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八五・經部・禮類

九旗古義述一卷 〔清〕孫詒讓撰……一
讀周禮日記一卷 〔清〕于　鬯撰……一七
冬官旁求二卷 〔清〕辛紹業撰……二七
考工記圖二卷 〔清〕戴　震撰……五九
考工創物小記八卷 〔清〕程瑤田撰……一二一
考工記考辨八卷 〔清〕王宗涑撰……二五九
考工記考一卷圖一卷 〔清〕呂調陽撰……三三九
磬折古義一卷 〔清〕程瑤田撰……三六七
車制考一卷 〔清〕錢　坫撰……三八七
考工記車制圖解二卷 〔清〕阮　元撰……四〇一
考工記鳥獸蟲魚釋一卷 〔清〕陳宗起撰……四二七
輪輿私箋二卷圖一卷 〔清〕鄭　珍撰……四三三
鳧氏爲鍾圖說一卷 〔清〕鄭　珍撰……四八五
儀禮(武威漢簡殘編)附釋文九篇……四九三
儀禮節解十七卷讀儀禮一卷 〔明〕郝　敬撰……五四五

E297/105

九旗古誼述

光緒廿八年三月
刊成　籀廎

古王者建國必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異器械以變民視故賓祭師田修禮敷政咸以旗章爲尤重肇自虞夏爰迄有周三統循環五德更王於是有五旗以上法天官下應方色章物燦然義咸有所取非苟爲別異也周禮司常掌九旗之名物而巾車隸路建五正旗其文制昭晳不可增省先秦西漢儒家大師如子夏叔孫通梁文之修爾雅毛公之傳詩尙能識其大略東漢以後說經者寖失其義以汝南許君北海鄭君之精博尙不無舛牾如許釋㫃勿二文皆未得其本制而鄭以旜物旞旌各別爲旗皆無畫章又以旜爲卽大赤與大白大麾應三代正色亦皆別爲旗爾雅之旐旆則爲喪旌咸不在九旗之數而旗識古義沈霾千載矣自是以降劉成國孫叔然郭景純以及賈孔義疏率敷闡鄭詁無所匡益而司常大閱大司馬治兵旗物錯文互見鄭君不得其說則歸諸常變空實之異禮堂弟子如趙商輩已疑之宋元迄今說禮者閒持異論然皆未能有所發明余前箸周禮疏深善檗齋金氏禮箋說知大赤卽鳥旟大白卽熊旗大麾卽龜旐合之大常大旂而方色大備又攷正旞旌爲諸旗之通制其說皆致塙顯於旜物旐旆猶沿襲舊釋而於司常旗物則以爲賓祭陳路建旗之法與大司馬四時大閱治兵之禮異近儒懋堂段氏墨莊胡氏皆宗其說余初亦無以易之竊念師田之建旗所以表事章信役令如鄭君及金氏說應時更建變易無方則是適以滋惑於理難通況諦審司常建旗一經明冠以及國之大閱贊司馬頒旗物云云文義本相承貫而金氏錄析章句以王建大常以下爲更端別起不冡大閱爲文其

說尤牽強揆之私心終未能釋然也積疑匈肌於今廿年庚子之夏畿輔告警

鑾輿西狩余里亦伏莽竊發邑城戒嚴索居無憀憂憤怫鬱輒精溫習經疏以自遣偶紬司常大司馬經注尋繹之綜覽舊詁疑啎孳甚迺取詩禮爾雅諸經與九旗相涉之文悉心校覈竊疑詩干旄明箸旄旟則是鳥旟注旄不涉通帛而毛傳則云大夫之旜此案之鄭義必不可通者也鄉射禮記說國君獲旌于竟則龍旜既爲通帛何因復有龍章此案之鄭義亦必不可通者也爾雅之釋旐云緇廣充幅而繼之以旆士喪禮不命之士銘旌以緇爲正幅而經末末今文又爲旆經末既有旆文則緇正必儗旐制此與雅訓適合而案之鄭義亦必不可通者也因其參互之迹以尋其閒罅覃思累日

始較然得其緫理迺知周之旗物名九而正唯五五旗之外更無它旗所謂旜物者猶今

國徽之有正有鑲實爲諸旗之通制旜純而尊物駁而卑王侯孤卿尊則建旜大夫士卑則建物而自命士以上斿皆依命數唯不命之士無物則叚旐物而小變之去其斿而屬以旆此其辜較也若然旜物與旞旌不過就五正旗而別異之耤縿斿之通雜注羽之全析以別嫌辨等爾金氏既得之於旞旌而仍失之於旜物則其疏也執是例以求之則知司常大司馬兩經文小異而義大同司常曰孤卿建旜大夫士建物而大司馬統晐之日百官載旟則知孤卿所建者爲旟之旜大夫士所建者爲旟之物也司常曰師都建旗而大司馬分偒之曰師都載旜鄉家載物則知軍帥大小都所建者爲

旗之旜家邑所建者爲旗之物而鄉復卽司常之州里則知其所建者又爲旟之物也更以是推之詩禮爾雅則亦無不可通干旄之旟毛傳以爲大夫之旜卽司常之孤卿建旜上大夫卽卿鄉射記國君龍旜卽司常之諸侯建旂蓋孤卿所建之旜卽旟而諸侯所建之旂皆旜也爾雅旐旆卽雜帛爲物之別制故士喪儗之以爲無物者之銘旌則知緇經異色亦卽雜帛之塙詁矣蓋諸經之不可理董者以是求之而弇然若引弦以知矩益信古經文例縝密非綜校互勘未易通其條貫也既㮣栝其略箸之疏而以二千年承譌之舊義非反覆辯證無以釋學者之疑故別述是册以究其說首舉司常大司馬九旗五正以箸其等例而旁及爾雅常旐鄉射獲旜士喪銘旌諸文以廣其義證其它名制無關指要或舊釋已詳

咸不箸於篇世變紛亟舊學榛蕪獨褱遺經無從質定安得精擘禮學如金氏者與之榷斯義之是非哉光緒辛丑孟陬

瑞安孫詒讓

九旗古義述

瑞安孫詒讓

釋九旗五正弟一

周禮司常掌九旗之名物各有屬以待國事日月爲常交龍爲旂通帛爲旜雜帛爲物熊虎爲旗鳥隼爲旟龜蛇爲旐全羽爲旞析羽爲旌

巾車玉路建大常十有二斿金路建大旂象路建大赤革路建大白木路建大麾鄭注云大常九旗之畫日月者正幅爲縿斿則屬焉大旂九旗之畫交龍者大赤九旗之通帛大白殷之旗猶周大赤蓋象正色也大麾不在九旗中以正色言之則黑夏后氏所建

金榜云王朝有大事陳五路於九旗取五大常爲日月大旂爲交龍大赤爲鳥隼大白爲熊虎大麾爲龜蛇周赤殷白夏黑有虞氏之旂以青歟爾雅素錦綢杠纁帛縿素陞龍於縿是大常纁色象中黃之色也陳路所建各象其方色兼取備四代旗章

案九旗名制備於司常綜而論之其正旗唯五曰常曰旂曰旗曰旟曰旐五路之所建也五者隨章異物其曰旜正字作旃周禮从或體作旜今各从其舊曰㫚經典竝叚物爲之爲縿斿之異名曰旞曰旌爲注羽之異名四者即就五正旗爲之別異乃旗物之通制非於五旗之外別爲章物也五旗備五色大常爲最尊其色纁亦與周之正色相近次則大旂爲虞制色青次大旟爲周制色赤國語吳語云左軍皆赤常赤旟依輈人斿數旟當尊於旗司常大司馬旟列旗後文不次也故謂之大赤次大旗爲殷制色白吳語王載白旗以中陳而立韋注云熊虎爲旗足證鄭用絳帛之誤故謂之大白次大旐爲夏制色黑謂之大麾五路所建即正旗五亦非別爲旗物在司常九旗之外也自鄭謂九旗帛同用絳又誤釋大赤爲通帛之旜以是推之殷大白夏大麾皆色別無畫章咸九旗所不數於是五正旗之外既別有旜物旞旌又增大白大麾二旗而周遂有十一旗徵章古制殽亂甚矣金氏本陸佃呂大臨陳傅良等說辨正五正旗及大赤大白旞旌諸義其說皆致塙而於旜物尙沿鄭說之誤今通攷諸經知五正旗應五方色不可增省旜物爲五旗之通制既不得妄分而旐旆爲麾物之別制又不得誤合而後詩禮羣經之義乃可通學者必知此而後可以辨九旗之物矣

輈人龍旂九斿以象大火也鳥旟七斿以象鶉火也熊旗六斿以象伐也龜蛇王引之王宗涑竝謂當作旐是也四斿以象營室也弧旌枉矢以象弧也注云交龍爲旂諸侯之所建也大火蒼龍宿之心其屬有尾尾九星鳥隼爲旟州里之所建鶉火朱鳥宿之柳其屬有星星七星熊虎爲旗師當作師都之所建伐屬白虎宿與參連體而六星龜蛇爲旐縣鄙之所建營室玄武宿與東壁連體而四星

禮記曲禮行前朱鳥而後玄武左青龍而右白虎招搖在上急繕其怒注云畫招搖星於旌旗上以起居堅勁之威怒象天帝也招搖星在北斗杓端主指者

孔疏引崔靈恩云此謂軍行所置旌旗於四方以法天此旌之旂皆放其星龍旂則九旒雀則七旒虎則六旒龜蛇則四旒皆放星數以法天也皆畫招搖於此四旗之上

金鶚云司常交龍爲旂即左青龍也熊虎爲旗即右白虎

也鳥隼爲旗卽前朱鳥也龜蛇爲旐卽後玄武也然則日月爲常卽招搖在上矣左氏桓二年傳臧哀伯曰三辰旂旗昭其明也杜注云三辰日月星也畫於旌旗象天之明若然大常必畫北斗三辰謂日月北斗移天子傳天子葬盛姬有七星之旗七星卽北斗也

案五旗分象五官星象崔靈恩陳祥道江永並據鄭八以釋曲禮四旗其說亦致塙金氏又以招搖爲大常畫北斗義尤完備此亦足證正旗止有五不當別有旜物等也又依金說畫招搖者唯大常而崔靈恩則謂四旗皆有畫星不知塙否據國策齊策說魏王建七星之旗此或爲朱鳥宿之七星旗屬南方正象鶉火也則似四方旗皆畫七星但曲禮義究當以金氏爲正耳

明堂位有虞氏之旂夏后氏之綏殷之大白周之大赤注云四者旌旗之屬也綏當爲緌讀如冠蕤之蕤有虞氏當言緌夏后氏當言旂此蓋錯誤也緌謂注旄牛尾於杠首所謂大麾

金榜云綏卽大麾亦謂之大綏詩韓奕淑旂綏章毛傳云綏大綏也

案此卽旂旐旗旟四代旗章也禮記文本無誤鄭讀以虞夏互易非是又鄭意以大白大麾並爲旜之異制又以綏爲唯有旄羽而無縿斿亦皆不塙詳後以上四旗魯用王禮得備四代旗章唯無大常蓋其尊無上雖公侯不得建也

司馬法天子之義篇旂夏后氏玄首人之執也殷白天之義也周黃地之道也　又云旂章夏以日月尙明也殷以虎尙威也周以龍尙文也

案司馬法此文卽據旐旗常三旗言之明三代旗章皆有畫章以緇旐爲玄者玄緇色略同故通言不別周黃卽指大常纁縿與爾雅同此三旗以通三統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質文篇云正黑統旗黑正白統旗白正赤統旗赤與此相應若如鄭說九旗同用絳又以周大赤爲通帛之旜與殷大白夏大麾同無畫章則周旗不得有玄白黃三色而夏殷旗又不得有日月虎龍諸章周旐無日月蓋夏制本有之周以日月畫於大常故它旗不以是爲章耳亦足證其誤

大戴禮記虞戴德篇云天子以歲二月爲壇於東郊建五色設五兵

穀梁昭二十五年傳天子救日置五麾諸侯置三麾楊士勛疏引麋信云各以方色之旌置之五處

案大戴之五色卽五正旗各應方色與月令五時旗同此可證司常注九旗帛皆用絳之誤穀梁天子五麾亦指五正旗言之與巾車陳路建旗正同諸侯三麾則於五旗中去二其一蓋爲大常以其爲王旌非侯國所得建其一則不審何旗明堂位魯備四代制則是有四麾似乎諸侯不得有此但依司常五等諸侯同建旂禮等通例上得兼下則以下四旗諸侯宜得通用蓋陳儀衛則止設三旗不得備陳之耳

釋旜物弟二

司常通帛爲旜雜帛爲物鄭注云通帛謂大赤從周正色無

飾雜帛者以帛素飾其側白殷之正色凡九旗之帛皆用絳
案旜物者五旗之通制巾車大常大旂大赤大白大麾皆
旜也左傳之少帛（卽小白）王制之小綏（卽小麾）皆物也凡五正
旗各有旜有物通帛者謂以同色之帛爲縿斿縿與斿上
下通一色也雜帛者謂縿與斿異色上下色相閒雜旜純
則尊物雜則卑敘爵則尊者建旜卑者建物表事則大者
建旜小者建物故鄉射記說國君射獲旌于竟則龍旜卽
大旂之爲旜制者自鄭誤以旜爲不畫者則龍旜之文不
可通矣物之別制末有爲燕尾者（詳後釋爾雅旐旆）與旜物恆制
絕異古經典別謂之旆（司常大夫士建物王朝大夫自四命以下則物亦有四斿三斿一斿之等但旆末爲燕尾斿則不爾此其異也士喪禮銘旌不命之士雖無物亦有一旆）自鄭誤以通帛
爲無飾雜帛爲雜色飾側而五旗之外別增三旗於是司

常大司馬建旗載旗兩文舛迕不合此必不可通者也
又案大赤爲周當代之正旗必無反不在五正旗之內者
皆由鄭不知旜物爲諸旗之通制故有是誤說也雜帛亦
非徒側飾之異詳後
爾雅釋天因章曰旃郭注云以帛練爲旒因其文章不復畫
之周禮曰通帛爲旃（左傳僖二十年孔疏引孫炎云因其繒色以爲旗章不畫之與郭說同）
案旃卽旜之正字凡旜有縿有斿而必同色故曰因章謂
縿斿相因不閒以他色也郭釋爲不畫亦沿鄭及孫叔然
說之誤不知因章猶司常云通帛章卽謂帛色非畫章若
云不畫便成無章何得云因章邪
又案詩鄘風干旄首章云孑孑干旄次章云孑孑干旟三
章云孑孑干旌此謂建旟而注以旌旄卽大司馬之百官

載旟司常之斿車建旌也毛傳於首章云孑孑干旄之貌
注旄於干首大夫之旃詩曰旄曰旟曰旌而無旃文毛知
爲旃者蓋以彼旟卽大夫所建之旃實隱據司常孤卿建
旜大司馬百官載旟兩文爲釋（卿亦上大夫故毛曰大夫之旃）是五正旗
皆有旜毛公固知之故於傳特箸此語以補其義西漢經
師詁釋精審非後世所能及也
又案穀梁昭八年傳說蒐狩禮云置旃以爲轅門毛詩小
雅車攻傳亦云褐纏旃以爲門而國語齊語說周襄王賞
齊侯大路龍旂九旒渠門赤旂章注謂渠門卽建旂爲門
今攷五旂唯旟色赤彼赤旂與龍旂不同（龍旂色青）當卽巾車
之大赤亦卽司常鳥隼之旟而置旟爲門又卽穀梁毛詩
之置旃爲門綜合諸文知諸侯田獵卽以大旗之旃表門

則天子田獵以旃表門不知用何旗或卽用日月之大常
與
說文㫃部旃旗曲柄也所以旃表士衆从㫃丹聲周禮曰通
帛爲旃重文旜或从亶
案曲柄之旃經典無見文未知許說何據漢書田蚡傳列
曲旃顏注引蘇林云禮大夫立曲旃蓋漢時有此說竊疑
曲旃卽鄉射禮之鴻脰蓋杠首曲而旁出以縣弧縿者此
實諸旗之通制不徒旃有是制亦非專爲大夫之禮也依
司常孤卿建旜大夫士建物則旃非大夫所得建蘇林引
禮或據上大夫卿言之與
又案孟子萬章篇云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
敢問招虞人何以曰以皮冠庶人以旃士以旂大夫以旌

趙岐注云旃通帛也因章曰旃旂旌有鈴者旌注旄竿首者左昭二十年傳則云齊侯田于沛招虞人以弓不進公使執之辭曰昔我先君之田也旃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二文小異以孟子攷之以旃招虞人蓋大旂之旃不注羽旄者士以旂則旂旃有鈴亦不注羽旄大夫以旌亦仍是旂旃但注羽旄以示別異大略如是此皆別有取義與建旗物等衰不同左傳唯大夫用旃餘皆不用旗物則傳聞之異爾

說文勿部勿州里所建旗象其柄有三游雜帛幅半異所以趣民故遽稱勿勿重文㫃或从㫃

案勿即物之本字物爲旗旟旐之通制則不定三斿許據字形釋之實非通法也依爾雅旐旆之制則雜帛當爲上下幅異色許云幅半異似謂緣幅亦中分半異恐古制未必如是大司馬治兵云鄉家載物許云州里所建州里即鄉也

釋名釋兵旆戰也戰戰恭己而已也通皆赤色爲之無文采三孤所建象無事也雜帛爲物以雜色綴其邊如燕尾將帥所建象物雜也

案劉說略本鄭義但物依鄭正幅爲赤縿而以白縿飾其側（說文糸部素白致繒也）依許義則幅半異不著何色依劉說則以雜色飾側爲燕尾又與鄭小異然皆與經義不合又司常大司馬並不云將帥建物劉說亦恐有誤

王制天子殺則下大綏諸侯殺則下小綏

案綏麾字通大綏即大麾亦即䳎旐之爲旜制者小綏與大綏相對蓋即旐之爲物制者也毛詩小雅車攻傳云天子發抗大綏諸侯發抗小綏與王制略同

又案凡旗物並以旜物分大小如大白大赤大麾爲旜小白小綏爲物是也據王制說則諸侯旗亦有爲物制者但不常用耳

周書克殷篇武王乃手大白以麾諸侯　又云斬二女縣諸小白　又云百夫荷素質之旗於王前孔晁注云素質白旗

案大白即熊旗之爲旜制者牧誓謂之白旄旗亦注旄羽也小白與大白相對當即旗之爲物制者與旐物爲小綏可互證素質之旗蓋亦即小白也

左定四年傳分康叔以大路少帛綪茷旃旌杜注云少帛雜帛也綪茷大赤取染草名也

案此少帛即小白亦即旗物帛白字通（本王引之說）杜依本字爲釋（史記衛世家集解引賈逵說同即杜所本）綪茷疑即旐物（詳後釋爾雅旐旆）猶士喪禮銘旌之用䋣旆（從今文）杜注亦失之旃旌疑即大旂以諸侯之正旗故直稱旃旌不箸旗名孔疏謂大赤即是旆茷言旂尾旆言旂身則合綪茷旃旌爲一不知旆爲繼旐之帛不得繫之旆也

釋旞旌弟三

司常全羽爲旞析羽爲旌道車載旞斿車載旌注云全羽析羽皆五采繫之於旞旌之上所謂注旄於干首也凡九旗之帛皆用絳道車象路也王以朝夕燕出入斿車木路也王以田以鄙全羽析羽五色象其文德也

賈疏云按全羽析羽直有羽而無帛而鄭云九旗之帛者

據眾有者而言或解以爲旞旌之下亦有旄旒而用絳帛也

金榜云司常王建大常諸侯建旂孤卿建旜大夫士建物師都建旗州里建旟縣鄙建旐此七旗蓋無羽賓祭之所用也其曰旞曰旌則以有羽者爲異道車載旞斿車載旌是也道車謂象路斿車謂革路木路鄭君解斿車專云木路於五路遺其一左氏春秋師斿闕四十乘謂斿車之補闕者是革路亦名斿車旞旌皆張縿幅屬旒焉畫於縿如日月爲常以下

案金說是也注云九旗之帛則鄭謂旞旌亦有縿可知但不知其爲五旗之通制亦有畫章則其疏也賈氏前一說謂旞旌直有羽無斿鄭本無是義也

夏采掌大喪以乘車建綏復于四郊注云故書綏作禮杜子春云當爲綏禮非是也玄謂明堂位曰有虞氏之旂夏后氏之綏則旌旂有是綏者當作緌字之誤也緌以旄牛尾爲之綴於橦上王祀四郊乘玉路建大常今以之復去其旒異之於生亦因先王有徒緌者

金榜云夏采乘車建禮復於四郊禮當爲旞說文旞亦作禮因訛而爲禮杜子春改綏鄭君又讀從緌皆非雜記諸侯死於道以其綏復又云大夫士死於道以其綏復綏皆旞之譌言其旞者明異物天子以大常諸侯以旂孤卿以旜大夫士以物鄭君謂去其旒異於生失之矣

案金說亦是也據夏采注說則鄭謂虞制有無旒之緌明周時除大喪外不用無旒之旗其說雖不塙然可證鄭謂旞旌非直有羽無帛矣孫叔然說旌亦有旒縿郭景純說同並本鄭義詳後

又案九旗自五方正旗外餘皆諸旗通制旞旌當如金說卽就五正旗注羽以示別異未有無帛者旌之無帛者鄉射禮謂之翿旌詳後非九旗所用自鄭誤謂旞旌別爲一旗有帛無畫章賈疏又并謂無帛詩干旄左成十六年孔疏說並同於經皆不可通金氏始攷正之其說不可易也

爾雅釋天注旄首曰旌郭注云載旄於竿頭如今之幢亦有旒詩干旄疏引李巡云旄牛尾注干首又引孫炎云旌旄之飾羽注旄上也其下亦有旒縿

說文㫃部游車載旌析羽注旄首也所以精進士卒也從㫃生聲

金榜云析羽爲旌亦有注氂牛尾者故爾雅云注旄首曰旌左氏春秋又謂之羽旄晉人假羽旄於鄭明日或旆以會是兵車之會故載羽旄又名爲旌詩出車設此旐矣建彼旄矣兵車之旌也車攻建旐設旄田車之旌也

釋周禮大閱治兵旗物弟四

司常及國之大閱贊司馬頒旗物王建大常諸侯建旂孤卿建旜大夫士建物師王念孫段玉裁阮元並謂當作帥是也都建旗州里建旟縣鄙建旐道車載旞斿車載旌鄭注云仲冬教大閱司馬主其禮自王以下治民者旗畫成物之象王畫日月象天明也諸侯畫交龍一象其升朝一象其下復也孤卿不畫言奉王之政教而已大夫士雜帛言以先王正道佐職也師當作帥都六鄉六遂大夫也謂之師當作帥都都民所聚也畫熊虎者鄉遂出軍賦象其守猛莫敢犯也州里縣鄙鄉遂之官互約言之鳥隼象其勇捷也龜蛇象其扞難辟害也大閱王乘戎路

建大常爲玉路金路不出

大司馬中秋敎治兵辨旗物之用王載大常諸侯載旂軍吏載旗師（當作帥）都載旜鄉家（合本誤遂今正）載物郊野載旐百官載旟各書其事與其號焉鄭注云軍吏諸軍帥也師（當作帥）都遂大夫也鄉遂（當作家）鄉大夫也或載旜或載物衆屬軍吏無所將也郊謂鄉遂之州長縣正以下也野謂公邑大夫載旐者以其將羨卒也百官卿大夫也載旟者以其屬衞王也凡旌旗有軍衆者畫異物無者帛而已

中冬敎大閱鄭注云凡頒旗物以出軍之旗則如秋以尊卑之常則如冬司常佐司馬時也大閱備軍禮而旌旗不如出軍之時空辟實

案四時肄兵春振旅夏茇舍秋治兵冬大閱其旗物並同

大司馬著治兵之旗物司常著大閱之旗物兩經亦本不異唯以經文有錯綜參互注疏家咸不得其解今略辯之蓋司常大司馬兩經有同文有異文有錯文如司常云王建大常諸侯建旂大司馬亦云王載大常諸侯載旂此同文重出也司常云孤卿建旜大夫士建物而大司馬則云百官載旟明孤卿所建爲旟之旜大夫士所建爲旟之物（聘禮使卿云載旜卽旟旜也其注羽蓋當爲旞雜記大夫士行死於道以其綏復綏卽旞之借字則卿行道亦載旞矣）而大司馬百官載旟亦兼含旜物可知也司常云帥都建旗而大司馬云軍吏載旗師都載旜帥爲軍將卽軍吏之最尊者明軍將及大小都所建者爲旗旜（軍將皆命卿大小都依鄭大宰載師注亦爲公卿王子弟所食采邑此與孤卿建旜等差亦正相應）其師帥以下軍吏雖亦同建旗而當爲物經雖無文可約推也司常云州里建旟大司馬云鄉家載物州里卽鄉明州里所建爲旟之物而鄉大夫爲卿則雖亦建旟而當爲旜經雖無文亦可約推也至家爲家邑當與都相對以都建旗旜例之則家雖與鄉同建物（家邑爲大夫采邑此與大夫士建物文亦相應）而所建之物實當爲旗而非旟亦可約推也此皆異文互見也司常云縣鄙建旐而不及郊野大司馬云郊野載旐而不云縣鄙縣鄙爲公邑郊爲四郊野爲六遂亦合有公邑兩職詳略異而義足互相備此錯文偏舉也蓋兩經文雖岐互苟知旜物爲諸旗通制則無不斠若畫一而卿以上建旜大夫以下建物實禮經徽號之大例學者以此例校之可以得其會通矣

又案司常大司馬兩職所建旗物本同而自王與諸侯帥都外文多錯異如司常孤卿大夫士卽大司馬之百官司常之州里卽大司馬之鄉司常唯有帥都而大司馬則又有軍吏及家司常有縣鄙而大司馬則別有郊野文雖似並互而義實相備鄭君不得其條理故多誤解如帥都帥當爲軍將都當爲大小都（都略本江永說）而鄭合爲一於司常則釋爲六鄉六遂大夫於大司馬又謂專屬遂大夫（因鄉家經別見）也鄉家當爲六鄉及家邑而鄭亦合爲一而釋爲六鄉大夫縣鄙當爲公邑（略本吳廷華說）而鄭釋爲六遂之屬與州里爲六鄉之屬互約言之郊爲四郊之吏本在六鄉之外而鄭以爲鄉遂之州長縣正以下皆於經不合賈疏及詩干旄孔疏推衍鄭義釋鄉遂吏建旗互約之文復多舛互皆不可通其說甚繁今不悉著也（並詳周禮正義）

又案司常孤卿建旜大夫士建物爲旗物之通例凡五正

旗不論所建爲何而自卿以上皆屬旜大夫以下皆屬物區畛較然雜而不越自鄭以旜物別爲旗在五旗之外而經文遂不可通故同此帥都也何以忽而載旜忽而建旗孤卿大夫士同此百官也何以忽而旜物異建忽而又同載旗其他差迕甚多鄭知其難通遂謂司常大閱異於大司馬治兵爲空避實又以大閱之孤卿大夫士爲但奉王政教治兵百官則以屬從王皆肊說無徵又巾車大白大麾即五旗之旗旐而鄭謂各別爲旗賈疏又引鄭志荅趙商問巾車建大白以即戎建大麾以田而大司馬治兵王載大常之異云白者殷之正色或會事或勞師不親將故建先王之正色異於親自將又云麾夏之正色春夏尙生其時宜入兵夏本不以兵得天下故建其正色以春夏田

秋冬出兵之時乃建大常其說尢牽强殊不可通金輔之知鄭說之誤而又謂司常爲平時建旗不冡大閱爲文創趾適屨其爲違失經義一也

又案司常經文敘九旗以旜物次常旂之後旗旟旐之前者以旜尊物卑常旂爲王侯之旗卿大夫以下不得建疑唯有旜而無物旗旟旐三旗通於卿大夫士則旜物兩有故經列旜物於五旗之閒蓋亦錯文以示別異古經文例變化不拘故常而皆有微意精義於此可見大司馬治兵章敘次與司常同唯以旗列旜物前則文偶不次不爲義例也

五旗旜物等差表 附

日月爲常			交龍爲旂			鳥隼爲旟	
常旜通縿帛不注羽巾車大常	金榜說王玉路以祀金路以賓建大常不注羽	巾車陳路玉路建大常	旂旜通青帛不注羽巾車大旂	陳路金路建大旂		旟旜通赤帛不注羽巾車大赤	陳路象路建大赤
常旜旞注全羽	巾車道車載旞注云象路王以朝夕燕出入	夏采大喪以乘車建綏復於四郊金榜說綏即旞	旂旜旞	覲禮侯氏乘墨車載龍旂	雜記諸侯行而死於道以其綏復案綏即旞	旟旜旞	聘禮使者載旜案使者即卿
常旜旌注析羽	巾車斿車載旌注云木路王以田以鄙金榜說兼革路以即戎	司常大閱王建大常大司馬治兵王載大常	旂旜旌	大閱諸侯建旂治兵諸侯載旂	鄉射記國君射於郊以旌獲於竟則龍旜案依注於郊大射於竟賓射	旟旜旌	大閱孤卿建旜治兵百官載旟
常物未聞			旂物未聞			旟物雜帛不注羽	
						旟物旞注全羽	
						旟物旌注析羽	大閱大夫士建物治兵百官載旟

	熊虎爲旗		
	旗旜通素帛不注羽巾車大白	陳路革路建大白	
于喪記薦乘車載旜注云攝卿	旗旜旞		
大閱州里建旗案鄉大夫鄉當建旗旜	旗旜旌	大閱帥都建旗治兵帥都載旜治兵軍吏載旗案軍將命卿師帥大小都長爲都	
	旗物周書史記小白左傳作少帛		
雜記大夫士死於道以其綏復案當用旗物旞	旗物旞		
大閱州里建旗治兵鄉載物說文物州里所建	旗物旌	治兵軍吏載旗案師帥中大夫以下至伍長下士並建旗物	治兵家載物

	龜蛇爲旐			附旐物旆
	旐旜通繡帛不注羽巾車大麾王制大綏	陳路木路建大麾		
	旐旜旞			
大司徒大軍旅田役大司馬[illegible][illegible]以旗致民鄉師時田以大旗致眾庶遂人以大旗致野役	旐旜旌	天子田獵下大綏		
	旐物王制小綏			
	旐物旞			
	旐物旌	諸侯田獵下小綏	大閱縣鄙建旐治兵郊野載旐	縣鄙郊野不命之士無物蓋載旐旆

五旗縿斿度數表 附

旗名	大常旜	大旂旜	大旗旜	旗物		大旟旜	旟物	大旐旜	旐物	附旐旆
斿數	十二斿	九斿	七斿 諸侯及孤卿大夫士各依命數今不具列下同	同		六斿 輈人說文作五斿	同	四斿	同	一旆
縿長	長三尋 二丈四尺 依杜佑說一幅長一尋則五旗當同度未知是否	長二尋半 二丈	長二尋 一丈六尺	同		長尋半 一丈二尺	同	長尋 八尺	同	長尋
縿廣	七尺二寸	六尺	四尺八寸	同		三尺六寸	同	充幅二尺四寸	同	充幅二尺四寸
斿長	長三尋 依孫炎說旐旆推之依士喪禮銘旌推之當六尋	長二尋半 依銘旌推之當五尋	長二尋 依銘旌推之當四尋	同		長尋半 依銘旌推之當三尋	同	長尋 依銘旌推之當二尋	同	旆長尋 孫炎說依銘旌末推之當二尋
斿廣	六寸 以十二乘之分布七尺二寸適盡	六寸 以九乘之得五尺四寸分布六尺不盡六寸	六寸 以七乘之得四尺二寸分布四尺八寸不盡六寸	同		六寸 以六乘之分布三尺六寸適盡	同	六寸 以四乘之分布二尺四寸適盡	同	旆以銘旌末推之當亦二尺四寸

案五旗縿斿長廣之度禮經無見文唯爾雅說旐云緇廣充幅（王制孔疏說帛幅廣二尺四寸）長尋（孫叔然注說旆亦長尋見後）是與縿等則斿長亦當同也斿廣無文以龜旐四斿推約之每斿葢廣六寸分布縿末四斿合之適盡二尺四寸之幅廣今姑以是爲根數各以半度相益推之由旐縿長一尋益半尋爲旗長一尋有半再益半尋爲旟長二尋再益半尋爲旂長二尋有半再益半尋爲常長三尋也依孫說縿斿長正等而依士喪禮銘旌經末倍於正幅則諸旗斿旆之長似皆當加一倍今未能定姑兩存之其縿廣亦自旐充幅二尺四寸益半幅爲旗廣三尺六寸再益半幅爲旟廣四尺八寸（充二幅）再益半幅爲旂廣六尺再益半幅而爲常廣七尺二寸也（充三幅）以每斿六寸注縿末常十有二斿旟

六斿旐四斿分布之皆適盡其縿廣唯旂九斿旗七斿分布其縿不盡者六寸又巾車輈人所說斿數皆天子制諸侯卿大夫士各依命數差降其斿數亦減則皆不盡正幅之廣也此雖無正文而以分率推約似尚可通故爲表以明之俟學者詳焉

又案依司常賈疏引禮緯及廣雅說旌旗之杠士三仞今據銘旌縿長推之則旐長三尋與杠長正等而廣充幅則易仞爲咫也（幅廣三咫）以此次之天子杠九仞大常縿斿其長九尋與彼亦相等而廣七尺二寸亦正符九咫之數比例並相合但諸侯七仞卿大夫五仞以旂旟旗長廣之度校之則不盡合耳

又案通典嘉禮說大常云其制杠長九仞以素錦綢之以絳帛一幅爲縿附於杠畫龍於縿上又屬十二斿於縿首長十二仞每斿皆畫交龍十二今攷大常用纁帛爾雅有明文杜云絳帛乃沿鄭司常注之誤又斿屬於縿末（大行人注云斿其屬縿垂者也）不當屬於縿首此說尤誤（國語齊語韋注云正幅爲縿旁屬爲旒韋以斿爲屬縿旁亦不塙）

又依杜說則常縿長亦止一幅卽與爾雅旐長一尋同葢謂五正旗之縿長並同而斿長十二仞較之杠長猶多三仞縿既太短斿復太長𢿱之漢魏舊說亦並不合不知何據

釋爾雅常旜旐旆第五

爾雅釋天素錦綢杠纁帛縿素陞龍于縿練旒九飾以組維以縷郭注云以白地錦韜旗之竿纁帛絳也縿衆斿所著畫白龍於縿令上向練絳練也用纂（今本作綦誤從釋文或本正）組飾旒之邊

用朱縷維連持之不欲令曳地

案釋天此章卽大常之旜也金榜謂纁象中黃之色其說甚塙司馬法云旂周黃八之道也卽指大常言之明常旜二旗並周之特制也常旜有縿有斿而同爲纁色所謂因章曰旃（詳前釋旜物）郭注謂練旒亦用纁是也而說因章爲不復畫（見前）則沿鄭司常注之誤

又案凡旜縿斿同色而大常陞龍獨用素者取其易辨識也旗物之有畫章所以相別異若纁縿之上更以纁爲陞龍則遠望之縿章同色易眩觀瞻於理不可故必用素爲之此與因章之義不相破也

又案依爾雅說大常之龍章卽箸於縿郭云畫白龍於縿

之上是也詩大雅六月孔疏引孫炎釋錯革鳥曰旟云畫急疾之鳥於縿也說亦不誤而郭於有鈴曰旂注則云畫交龍於旐殊誤據覲禮鄭注謂大常縿首畫日月其下及旒交畫升龍則正章必畫於縿附章或有畫於斿者不得如郭氏說也

金榜云天子大常龍章而設日月十有二旒爾雅不言日月下又云練旒九蓋周秦閒之儒往往以諸侯禮制上說天子故樂記亦云龍旂九斿天子之旌

案金說是也荀子禮論篇史記禮書並云天子龍旂九斿所以養信也國策齊策亦云魏王行王禮建九斿並以九斿屬王旌蓋皆戰國時沿襲之誤也大常畫交龍故升降兼備釋天止有陞龍無降龍者疑亦禮家之別說覲禮賈疏引白虎通云禮記曰天子乘龍載大旗象日月升龍傳

曰天子升龍諸侯降龍白虎通引傳文承大旗之下似即據旗章言之謂天子大常唯有升龍諸侯大旂唯有降龍與周禮說小異賈彼疏謂彼引傳據龍袞而言於文義似不甚合也今本白虎通義無此文

又云緇廣充幅長尋曰旐繼旐曰旆郭注云帛全幅長八尺旆帛續旐末爲燕尾者義見詩公羊宣十二年徐疏引孫炎云緇黑繒也帛續旐末亦長尋詩曰帛旆英英是也

郝懿行云充終也布幅廣二尺二寸帛廣二尺四寸然則旐之制以帛廣二尺四寸長八尺爲之也

案此即繼旐之制鄭司常注謂九旗同用絳帛而援此以釋檀弓喪禮之旗蓋以用緇者爲喪旌其義非也凡旐旜縿斿皆用緇帛故史記秦本紀謂之皁斿此繼旐之旆即物之別制當用襍帛攷左定四年傳有綪茷襍記注作旆茷茷旆之段借字說文糸部綪赤繒也疑旐旆當以赤繒爲旆士喪禮銘旌亦以緇爲正幅而經末即擬旐旆爲之赤經色同旆末字通可相比例也考工記畫繢之事云赤與黑相次也詩小雅六月云織文鳥章白旆央央毛傳云鳥章錯革鳥爲章也白旆繼旐者也蓋鳥章爲旟旜白旆爲旐物二旗不同毛釋甚分明但據其說則旐又有用白爲旆者畫繢云白與黑謂之黼然則雜帛者蓋無定色之稱與正幅之縿必應方色異也孫炎引詩又作帛旆則今本毛詩白或當爲帛之誤未可定耳

又案正旗凡五釋天有其四唯無熊虎爲旗一句近郝懿行則據文選西京賦辥綜注引有此四字今攷廣雅釋天有此文黨爾雅本有張揖而必不重出辥張同時所見本當同西京賦注偶誤記耳此二旗特詳又旐亦有旜而獨釋物旆之制者蓋五旗以

常爲最尊旐爲最卑於尊者舉旜卑者舉物取其可互相推約文不具也

又案說文勿部謂勿三斿明物亦有斿此易斿而以旆繼旐者乃旐物之別制也凡五旗斿數不同蓋皆充縿之廣分注之於末如旐縿廣充幅二尺四寸四斿則每斿六寸分綴縿末適滿也若然三斿則不盡者六寸二斿則不盡者尺二寸一斿則不盡者尺八寸廣狹相懸似不雅觀或當略增其度以充正幅之廣與

又案此旐長一尋旆長經無文依孫叔然說則縿與旆長正等合上下止二尋然依士喪禮銘旌末倍正幅杠長三尺則旆長亦當倍正幅與杠長相應疑此旆亦當長二尋合旐爲三尋旐旆亦士所建鄉射禮獲旌杠長三仞廣雅

釋天說旌旗之杠士三仞咸足以相證孫說恐不盡塙也
又案左昭十二年傳云八月辛未治兵建而不旆杜注云
建立旌旗不曳其旆旆旓也此旆爲垂旓之通語與繼旐
之旆不同然亦旆屬旐末引申之義也僖二十八年傳以大旆之左旃彼大旆爲晉君所建當卽大旐則又叚爲旌旗之通名
說文㫃部旆繼旐之旗也沛然而垂游旌旗之流也旛旛胡
也謂旗幅之下垂者今本挩此七字段玉裁據集韻類篇韻會校增糸部縿旌旗之
游所屬二字依段校增也
公羊宣十一年何休注云繼廣充幅長尋曰旐繼旐如燕尾
曰旆加文章曰旗錯革鳥曰旟注旄首曰旌
釋名釋兵白旆殷旌也以帛繼旐末也雜帛爲物以雜色綴
其邊如燕尾也將帥所建象物雜也

案許何劉釋旐旆咸本雅訓劉云白旆者據詩六月文其
曰殷旌者蓋以白旆爲小白也孫叔然引詩白作帛諦繹
釋名以帛繼旐之文疑劉所據本或與孫同其釋物義略
本何劭公但何說旆如燕尾乃據旆末言之劉以此通釋
物制又以繼末爲綴邊並與何恉舛異似誤以正幅之重
牙爲旆也許書旛胡亦卽旐旆之別名並詳後
檀弓孔子之喪公西赤爲志焉設崇殷也綢練設旐夏也注
云崇牙旌旗飾也綢練以練綢旌之杠此旌葬乘車所建也
旌之旐緇布廣充幅長尋曰旐爾雅說旌旗曰素錦綢杠
明堂位有虞氏之綏夏后氏之綢練殷之崇牙周之璧翣注
云綏亦旌旗之綏夏綢其杠以練爲之旐殷又刻繒爲重牙
以飾其側亦飾彌多也此旌旗及翣皆喪葬之飾周大喪葬
巾車執蓋從車持旌御僕持翣從遣車爾雅說旌旗曰素錦
綢杠纁帛縿素升龍於縿練旒九

案鄭禮記注亦據雅訓爲釋又釋崇牙爲刻繒爲重牙以
飾其側釋名雜色綴邊如燕尾之說似卽隱據彼文但彼
重牙謂縿側刻出爲櫨牙實與燕尾不同而何劭公所謂
如燕尾者自是旐末之旆又非正幅之飾不可傅合爲一
又左傳昭十二年孔疏謂九旗游數多者旁綴於縿其單
前之旆當如郭氏燕尾之說此又兼用劉郭諸家之義而
調停之不知諸說本不同强爲牽傅必不可通也
又案檀弓所說卽喪禮乘車所建之旌猶士喪禮乘車建
旃士當建物此建旃者鄭云攝卿是也孔子爲魯大夫當用旗旜亦攝卿而設
旐者蓋公西華欲備三代之制以示殊異故不用恆禮與
又案檀弓鄭注據爾雅以釋旐制而改定其文云旌之旐
緇布廣充幅長尋曰旐其難通有三釋天所云本屬旐之
正幅言之今云旌之旐則與屬末之旆掍殽無別其難通
一凡九旗皆用帛釋天所謂緇者亦本謂緇帛鄭以喪葬
所用改帛爲布與恆制不合士喪禮銘旌用緇經爲之經注並不箸布帛未能定也
其難通二布帛之幅本不同布幅廣二尺二寸帛幅則廣
二尺四寸今以布易帛而仍其充幅之度文雖無改而廣
已殺二寸矣於古亦無徵其難通三也蓋鄭意旐當以絳
帛爲縿而以用緇爲喪旌之專制故其說如是不知五旗
配五方緇自是旐之正色非喪禮也
又案五旗之斿皆依命數二斿以上分布縿末中雖有疏
密閒隙而其左右皆得盡縿兩側整齊無闕至一斿則與

正幅廣狹懸殊綴之縿末兩側餘地不盡者甚多未審其制何如至旐物別制易斿爲旆以士喪銘旌末與正幅同廣三寸推之疑旆亦當於縿末綴以與縿相等之帛如旐正幅廣充幅則旆亦廣充幅也以其一旆與一斿略同嫌其稍提故爲燕尾以示別異蓋侈其旁以求方整而刻其端以辨等衰義固各有當矣士喪不命之士無物其旌爲旆從仐文則旐旆當亦不命之士所建蓋不命則無物如遂吏之鄰長而在軍領衆又不可無以爲之表識故假旐物而小變之因謂之旆國語吳語夫差陳士卒百人以爲徹行百行行頭皆官師建肥胡十行一嬖大夫建旌十旌一將軍載常以彼文推之將軍載常蓋即旗旜通言之五旗皆得稱常大行人說五等諸侯建旂皆日常是也嬖大夫建旌蓋即旗物之屬斿而注析羽者官

師建肥胡文選吳都賦作祀姑誤蓋即旗物之屬旆者惠士奇謂肥胡爲即司常注之小徽識被之身者與說文不合恐非是韋昭注云肥胡幡也說文以旛胡爲旌旗之下垂者旛胡即肥胡亦即繼旐之旆也段玉裁謂旛胡即旗之正幅誤說文肉部云胡牛頷垂也旆綴斿末下垂而長與獸之頷胡下垂相似故有肥胡之稱矣吳語官師亦見祭法爲中下士之通稱吳語又云官師擁鐸即大司馬職所云兩司馬執鐸周禮兩司馬以下士爲之侯國降於天子或用不命之士故建旐旆與

又案旐旆爲不命之士所建以士喪銘旌決之殆無疑義不命之士唯六遂之鄰長萬五千八員數最多師田作六軍出於六鄉而六遂爲六鄉之副則治兵大閱遂吏自當在軍至四郊公邑之吏周禮敘官無明文要其職秩必不得踰遂吏則其不命者蓋尤多內百官亦有不命之士然員數不多且不必皆與師田之事故大閱縣鄙建旐即公邑治兵郊野載旐郊即四郊野兼六遂公邑明五旗以旐爲最卑知凡遂郊公邑之士皆建旐物其一命以上各以命數爲物之斿不命之士則皆以旆易斿故自爾雅以後毛許何劉諸儒率以旆繫旐言之明物雖爲諸旗之通法而易斿而旆則爲物之屬別其制至略而等尤殺唯旐有之它旗悉無是法故得專繼旐之名以王官論之不命之士員數既逾萬侯國降於天子數當亦不少則旐旆雖卑而建者實較它旗物爲尤衆故詩詠師田輿及之矣

釋鄉射禮獲旌弟六

鄉射禮記旌各以其物無物則以白羽與朱羽糅杠長三仞以鴻脰韜上二尋注云旌物名也雜帛爲物大夫士之所建

也無物者小國之州長也其鄉大夫一命其州長士不命不命者無物此翿旌也翿所以進退衆者糅雜也杠橦也七尺曰仞鴻鳥之長脰者也八尺曰尋仐文糅爲縚韜爲翿

又云君國中射則以翿旌獲白羽與朱羽糅於郊以旌獲於竟則龍旜大夫各以其物獲士翿旌以獲注云國中城中也謂燕射也於郊謂大射也大射於大學於竟謂與鄰國君射也畫龍於旜尙文章也通帛爲旜士謂小國之州長也用翿爲旌以獲無物也

案獲旌各以其物即司常王建大常以下是也唯不命之士無物則獲用翿旌徒有羽而無縿斿與九旗之旌異若然諸侯當用交龍之旂大射於郊用旌獲旌即謂旂旜之注析羽者於竟與鄰國君射用龍旜則即旂之爲旜制者

此旜有畫龍則通帛非無畫章之謂此其塙證矣鄭本謂旜通帛無畫章而於龍旜則不能守其前說而云倘文章以斡旋之葢以為旜之別制不知旃旜正法本有畫章也上郊射所建旌亦即旃旜此不云旌則疑是不注羽者抑或注全羽之旞亦未可知凡行道則建旞雜記國君道死用綏復綏即旞也（詳前釋旞旌）君在竟用行道法故容有用旞矣諸侯以龍旂為物而國中射用翿旌者燕射禮輕葢不必建其物也司常注云全羽析羽皆五采繫之於旞旌之上者此翿旌止用朱白二色或亦禮之降殺故不具五采與

又案鴻脰在杠上其制未聞以意推之當是杠首橫木衺出上出其形與鴻脰相似葢以繫弧韣及羽旄之屬凡旗

正幅並以弧張之輈人所謂弧旌枉矢觀禮記所云弧韣旂是也張弧之廣葢與縿度正同若然五旗大常最廣縿廣約有七尺寄張弧亦如之則繫縿橫木未必有二尋之廣竊意記云二尋葢謂杠耑并鴻脰之處用帛韜之即爾雅所謂素錦韜杠鴻脰以理推之必不過數尺故知二尋者必并杠言之也古者度廣曰尋度深曰仞同為八尺（說文人部仞伸臂一尋八尺）鴻脰橫出宜用度廣法故不曰二仞而云二尋耳鄭以仞為七尺與尋異度非古義也（鄭說仞七尺之誤金鶚辯證最長析詳求古錄禮說）

釋士喪禮銘旌第七

儀禮士喪禮為銘各以其物亾則以緇長半幅赬末長終幅廣三寸書銘于末曰某氏某之柩竹杠長三尺鄭注云銘明旌也雜帛為物大夫士之所建也以死者為不可別故以其旗識識之亾無也無旌不命之士也半幅一尺終幅二尺今文銘皆為名末為旆也杠銘橦也

賈疏云經直云長半幅不言廣則亦三寸

司常賈疏云按禮緯云天子之旌九仞（廣雅釋天云天子杠高九仞以下文並同）諸侯七仞大夫五仞士三仞按士喪禮竹杠長三尺則死者以尺易仞天子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其旌身亦以尺易仞也（小祝疏說略同）

案凡喪禮銘旌各用其生前之旗物為之周禮司常大喪其銘旌注云銘旌王則大常也若然經云各以其物者謂命士以上生前有旗物者孤卿即以旗旜為銘旌大夫士即以旗物為銘旌也其云無物者則別據不命之士言之

不命故無物而比儗旐物為之此雖與正旗不同而可據以推旐物之制葢緇為旐之正色此緇長半幅所以儗旐之縿赬末長終幅廣三寸所以儗物之旆今文直作旆字尤可證旆末義略同而凡旐物之旆亦即旗之末可知矣旐無論旜物皆用緇帛銘旌之為帛為布經注無見文以檀弓注推之則鄭意喪旌當易用緇布而旌末亦當用赬布此未知是否要可證雜帛之制為上下異色非唯飾側也正幅長一尺而末長二尺是旆之長倍於縿而杠之長與縿旆之和數正等禮緯及廣雅釋天說旌旗之杠並云士三仞銘旌之制賈謂易仞為尺則是八分正旗之長而取其一也旆之廣三寸者旐物之度廣充幅帛幅廣二尺四寸今取三寸者亦八分帛廣之一與易仞為尺分率正

合又其末疑亦當爲燕尾禮文不具也凡旜物皆有章而斿旆之數各依命數王之下士一命大宗伯典命鄭注疑物宜一斿爲最少此不命之士則無命數可視故擬物爲之無章而止一旆其制宜爾也鄭賈謂旜物並無章是直以不命之士銘旌之制爲孤卿大夫命士之旗物其誤明矣

又案賈疏釋注云布幅二尺二寸今云二尺者兩邊除二寸而言之則賈意銘旌用布卽隱據檀弓注義而小祝疏釋此經又以經末爲赤色緇與此疏義迕蓋經注無明文賈亦不敢決也

學古堂日記

南匯于鬯讀周禮日記

天官

內小臣奄上士四人

案奄上士三字蓋連文讀故鄭康成注云奄稱士者異其賢鄭意以此上士與凡稱上士中士下士者不同凡稱上士中士下士者爵也此則非爵也特因奄之賢者爲之故尊其稱曰奄上士耳而賈公彥釋乃云以其有賢行命爲士故稱士也則竟以此上士爲命爵之上士失鄭義矣酒正職皆使其士奉之鄭注云士謂酒人漿人奄士酒人漿人之奄不云士也而

鄭以彼文士字爲卽酒人漿人之奄稱曰奄士則士非爵之士可見矣奄上士猶奄士也故曰三字連文讀

小宰職

一曰聽政役以比居二曰聽師田以簡稽三曰聽閭里以板圖四曰聽稱責以傅別五曰聽祿位以禮命六曰聽取予以書契七曰聽賣買以質劑八曰聽出入以要會

案此八聽字經止言聽則但聽治而已不必專指聽訟而言也鄭注引司農釋聽閭里爲聽人訟地者聽稱責爲聽訟責者則義轉窄狹矣然亦止此二條指訟言餘六者皆不指訟言也鄭於書契注云凡簿書之最目獄訟之要辭皆曰契春秋傳曰王叔氏不能舉其契則但兼指獄訟而言固不專指獄訟此解蓋最合矣賈釋乃紐於聽字之義一若苟不訟無所聽於是又推廣司農之說謂八事皆聽者舊事爭訟當斷之也以聽政役爲爭賦稅使役聽祿位爲爭祿之多少位之前後聽取予爲爭此取與者聽賣買爲爭市事者聽出入爲爭此官物者則其說且近附會而於聽師田一條亦迄不能爲說則曰恐有違法然違法非爭訟也下文注云聽平治也鄭注每不發於首見之字而發於次見之字如大宰職言六典已出官府字不發注而於下文以八法治官府始注云百官所居曰府言八則

已出馭字不發注而於下文八柄之爵以馭其貴始注云凡言馭者所以敺之內之於善戰國齊策高誘注云聽治也是聽止聽治之義夫聽訟之聽原亦聽治之義然訟必聽治而聽治者不止於訟故不得執一聽字爲專指聽訟言也卽如下文云以聽官府之六計彼聽字專爲指聽訟可乎上文言六敘六曰以敘聽其情鄭注云情爭訟之辭是釋情字非釋聽字又豈可借彼一聽字以例此八聽字乎大司寇職云以兩造禁民訟入束矢於朝然後聽之小司寇職言以五刑聽萬民之獄訟然則聽訟者自有司寇之官小宰固不專其職也近有改賈釋者云八者皆曰聽者以有爭訟也如此則與鄭解書契義合便無病矣然非賈意也 又案四日聽稱責以傅

別鄭引司農云稱責謂貸予而賈釋謂舉責生子則賈所據注本作貸子不作貸予阮元校勘記卽援賈釋訂注文予字爲子字之誤考孟子滕文公篇趙岐章句亦有貸予字是貸予自漢人恒言賈所據當不誤而其義爲貸予則賓勝貸予者以貸釋責以予釋稱也上文曰政役曰師田曰閭里下文曰祿位曰取予曰賣買曰出入皆兩字平列則稱責兩字亦必當平列稱者爲予者責者爲貸者兩字亦正平列若謂舉責生子則義成側串與上下文獨不類矣且賈旣謂舉責生子又云彼此俱爲稱意故爲稱責夫舉責生子是以舉字訓稱字也以舉字訓稱字本滕文篇趙章句彼云稱舉也又云又當舉貸子卽所謂舉責生子其說固不爲無據矣彼此稱意之說不詳其何自味其意似以稱爲等稱之稱蓋謂無錢者得錢有錢者得子是爲彼此稱意則等稱之稱也則又與訓舉之義異然𢘓竊謂稱訓舉者舉之言與也楚辭初放諫王逸章句云舉與也易旡妄卦李鼎祚集解引虞翻曰與謂舉也蓋舉卽諧與聲故二字得通用與卽予也然則稱訓舉實同訓予而趙氏知稱之訓舉亦已昧於舉與之通用顧以說滕文篇之稱貸猶未爲不可而賈氏以說此稱責則戾於上下文字例況其又出歧說哉王安石周官新義云書其所與之數使責者執之書其所償之數使

稱者執之稱者責者對言卻得其解此不當因人廢言然於稱字之訓義亦未能曉也傳別之傳疑卽今人所謂簿上文比居之居疑卽今人所謂據下文要會之要疑卽今人所謂票

宰夫職

萬民之逆

案逆當讀爲訴訴諸斥聲篆文斥作㡿卽與逆並諧㡿聲例得假借說文言部云訴告也小徐本訴㡿聲是大徐本訴斥省聲譌也或體作愬 書傳又或作遡戰國齊策衛君跣行告遡於魏鮑彪注云遡愬同然則逆卽遡之省文亦可備說萬民之逆者謂萬民之訴告也鄭注引司農謂迎受王命未得其義又云元謂自下而上曰逆逆謂上書意則近矣而亦未知爲訴字之假借故不免迂回也上云諸臣之復復者報復也逆者訴告也凡復逆二字連舉如大僕職云掌諸侯之復逆小臣職云掌三公及孤卿之復逆御僕職云掌羣吏之逆及庶民之復皆當讀逆爲訴此言諸臣之復萬民之逆御僕言羣吏之逆庶民之復復與逆並互文也

宮正職

以時比宮中之官府次舍之衆寡

案此時謂日閒也一日之閒必有時如朝時旦時日中時之類鄭注謂四時非也官府次舍之衆寡謂居官居府居次居舍者之衆寡非謂官府次舍是指人言而不指處所言也故必一日逐時比之不得遠閱

四時其必知爲日閒之時者以下文云夕擊折而比之夕字與此時字正相照彼爲夕比則此爲日閒之比夕比擊折故曰擊折而比日閒之比不擊折故但曰以時比也　又案官府次舍之衆寡固指人言故曰衆寡曰時比下文云令於王宮之官府次舍無去守而聽政令尤爲明顯矣而官府次舍之本義皆是處所之義乃鄭注云官府之在宮中者若膳夫玉府內宰內史之屬次諸吏直宿若今部署諸廬者舍其所居寺則於次舍之本義得而官府之本義未得若大宰職注云百官所居曰府則於府字之本義亦得而官字之本義仍未得易隨卦云官有渝陸釋引蜀

才本官作館然則官卽館也吳夌雲遺箸解論語子張篇百官之富云官古館字俞蔭甫太史兒笘錄亦云官者館之古文也孟子庶人在官者卽是庶人在館者原館之始正爲庶人在官者而設因而吏事君者卽謂之官據此則官館同字館舍實官字之本義也居是館者謂之官官字之轉義也卽猶之百官所居曰府府字之本義也居是府者謂之府大府玉府內府外府卽以府命職府字之轉義也說文广部云府文書藏也周禮府史之府亦卽其轉義是官府次舍四字正相平列官府之本義亦如次舍之義則次舍之轉義亦如官府之義故曰官府次舍之衆寡而不必曰居官居府居次居舍之衆寡也是用其轉義也然而本義則不可不知也鄭不知本義則官府與次舍四字卽不能平列至如賈釋云校比宮中見住在王宮中者之官府及宿衛者次舍之衆寡更成何義而後之讀者遂有以十三字分作兩句於府字讀斷者鄭於下文注引司農云爲官府次舍之版圖也則四字連讀以府字讀斷又後人之過實誤於賈氏不通之說鄭不爾也則如下文令於王宮之官府次舍又將何以讀之下文令於王宮之官府次舍正官府次舍四字平列之的據他如小戴曲禮記云在官言官在府言府在庫言庫在朝言朝分言官府庫朝則四字爲平列尤顯官府次舍之平列猶之官府庫朝之平列矣彼鄭注云官謂版圖文書之處又

玉藻記在官不俟屨注云官謂朝廷治事處也雖不明其卽館字而義卻得蓋特望文以釋之而適中其本義故於周禮之官府終不能推闡明白也

甸師職

共野果蓏之薦

案凡物之不樹而自生者謂之野其語至今猶然果蓏之類不一或竟不必自樹或雖有樹之者仍有不樹而自生者不樹而自生故曰野果蓏也鄭注甸在遠郊之外郊外曰野則似未得此野字之義雖虛實本一義之通轉然如其說野卽甸矣既在甸師職中亦何必又出野字乎且此承上文祭祀而言故曰果

蓏之薦而場人職亦云凡祭祀賓客共其果蓏則是祭祀果蓏之共已有場人專職何必甸師又共蓋場人所共者果蓏之自樹者也故彼職云掌國之場圃而樹之果蓏珍異之物是其據矣甸師所共者乃欲別之於場人之所共故曰野果蓏也掌荼職云徵野疏材之物亦即此野字

疾醫職

春時有痟首疾夏時有痒疥疾秋時有瘧寒疾冬時有漱上氣疾

案痟字痒字瘧字漱字讀皆當逗首疾即伸釋痟字之義疥疾即伸釋痒字之義寒疾即伸釋瘧字之義上氣疾即伸釋漱字之義而讀者誤以痟首疾痒疥疾瘧寒疾漱上氣疾連文則不辭矣就其最顯者如云漱上氣疾疾之名目何爲其如此累贅乎鄭注云痟酸削也首疾頭痛也以首疾二字連文其讀卻似不誤然分痟與首疾爲二（賈釋云言痟者謂頭痛之外別有酸削之痛）則未必果得其讀特因首一字不可爲疾名必兼言首疾耳故其釋漱上氣疾云漱欬也上氣逆喘也亦分漱與上氣爲二今案許叔重說文疒部云痟酸痟頭痛引周禮以證則此文之讀許氏實得管子地員篇房元齡注云痟首疾也文選蜀都賦劉淵林注云痟亦頭病也亦足明首疾即伸釋痟字之義矣疒部又

云疥搔也痒即瘙字（說文無瘙字痒訓瘍即瘙也虫部蛘字又別體猶疥字亦或作蚧）劉熙釋名釋疾病云瘙揚也使人搔發之而揚出也又云疥齘也癢搔之齒顙齘也亦足明疥疾即伸釋痒字之義矣疒部又云瘧寒熱休作釋疾病云瘧酷虐也此疾先寒後熱兩疾似酷虐者也則此單言寒疾而不及熱者特省辭耳然據素問瘧論云先寒而後熱名曰寒瘧先熱而後寒名曰温瘧夫瘧固多先寒而後熱絕少先熱而後寒則世固多寒瘧絕少温瘧也故曰寒疾也亦足明寒疾即伸釋瘧字之義矣（孟子公孫丑篇云有寒疾不可以風當亦即瘧故又云朝將視朝瘧休作仍可視朝也）漱鄭訓爲欬說文欠部云欬屰气也釋疾病云欬刻也氣奔至出入不平調若刻物也是即上氣之說也亦足明上氣疾之即伸釋漱字之義矣故曰痟字痒字瘧字漱字讀皆當逗而連下讀者誤也

酒正職

四曰緹齊

案緹疑讀爲湜說文水部云湜水清底見也然則齊名湜者謂汁清滓見也五齊之名自濁而清上文泛齊醴齊皆濁盎齊在清濁之閒（說文酉部云醠濁酒也淮南子說林訓云清醠之美高誘注云清酒醠即盎在清濁之閒故或訓濁酒或訓清酒）緹齊則清矣若如鄭注謂紅赤色則必不能清也釋名釋飲食亦云緹齊色赤如緹也蓋不省緹之爲借字遂望文生義

耳夫緹字从糸酒齊之名何取糸義其爲借字實甚顯讀緹爲湜則正與上文泛齊下文沈齊皆從水比類矣或曰鄭注沈齊謂滓沈釋飲酓亦謂濁滓沈下汁淸在上今讀緹爲湜無乃與沈齊之義相淈乎曰彼其說正乃湜齊之義非沈齊之義也以彼義說沈齊則緹齊自不得其說矣鄭於小戴禮運記澄酒在下引此文而云澄與沈同物也則沈齊者澄齊也澄齊爲極淸然則安有滓乎故湜齊者汁淸而滓見者也澄齊者汁淸而無滓者也望沈字之義而謂滓沈猶其望緹字之義而謂紅赤鄭爲得於記注而失於此矣

共其計酒正奉之

案酒字當上屬計字讀不當下屬正字讀蓋既在酒正職中言正卽知是酒正矣無煩明出酒正鄭注引故書酒正無酒字又引司農云正奉之酒正奉之也是故書恰正奉之三字句然今書雖有酒字酒字上屬不下屬要仍以正奉之三字句也段玉裁周禮漢讀考謂鄭從司農說增字則未必然徐養源周官故書攷云故書無酒字今書有酒字其特載先鄭之說者欲見故書今書亦無異義也此陰斥段氏增字之說計酒者謂有酌數也鄭注云共其計者獻酬多少度當是也故下文云凡饗士庶子饗耆老孤子皆共其酒無酌數無酌數則非計酒也彼言共其酒無酌數此言共其計酒兩文正可並觀而知此酒字之上屬矣上文云皆使其士奉之鄭注云謂酒人漿人奄士江永周禮疑義舉要云謂其同官之下士耳似江說長此言正奉之兩文亦可並觀而知此酒字之不下屬矣或曰鄭以共其計爲句者以上文言王之燕飲酒日飲日酒則亦當共其計飲不當但共計酒故於計字絕句計者兼飲與酒言也上文言三酒四飲之目又云以共王之四飲三酒之饌及后世子之飲與其酒皆鄭所據也而賈釋云謂王與羣臣燕飲之酒蓋非鄭意愚案不然酒人職凡事共酒而入于酒府注云入于酒正之府者是王燕飲之酒則鄭亦明云燕飲之酒也

籩人職

饋食之籩其實棗㮚桃乾䕩榛實

案乾字在桃䕩之閒葢一字而上下兩屬猶上文魚字亦一字而上下兩屬也上文云鮑魚鱐賈釋云鮑鱐二者魚在於中明兩物皆魚則此云桃乾䕩桃䕩

二者乾在其中明二物皆乾鄭注云乾䕩乾梅也有桃諸梅諸是其乾者則正以乾字上屬桃下屬䕩其標乾䕩者特以梅釋䕩耳非以乾專屬䕩也若以乾專屬䕩則何以又及桃諸而賈於此乃云乾䕩旣爲乾梅經中桃是溼桃則誤矣饋食籩實皆用乾而不用溼棗㮚榛實其乾不待言故不必著乾字惟桃䕩二者恐人疑其用溼故特加乾字於桃䕩之閒明二者亦用乾也所以用乾而不用溼者桃實於秋䕩實於春若用溼則春有䕩而無桃秋有桃而無䕩至冬夏并無桃無䕩矣必用乾則四時得備也雖其有溼之時卽不禁其用溼而溼不常有乾常有故必以乾

為法也賈以為旣有溼桃則有溼梅旣有乾梅則有
乾桃并及棗亦分乾溼以與㮚榛實足八籩之數殆
未審乎有乾之時其時不必有溼有此溼之時其時
不能並有彼溼八籩之數終不可足也溼卽鮮也或謂賈氏所言
溼猶今人餹桃餹梅有汁者非謂鮮果然如此則不得為籩實矣籩竹絲為之豈可盛有汁之物眞穉說也不足辨

內宰職

以陰禮教六宮以陰禮教九嬪

案兩出以陰禮者古陰禮當有書冊一載教六宮之
禮依鄭注六宮謂后不敢斥言之謂之六宮則其實
是教后也其書題大名曰陰禮一載教九嬪之禮其

書題大名亦曰陰禮兩陰禮必有不同故不可總言
以陰禮教六宮九嬪而必兩出以陰禮也下文云以
婦職之灋教九御曰婦職之灋則有書冊更可知婦
職之灋者亦書題大名也以婦職之灋例陰禮則陰
禮之為書名尤顯矣推之九嬪職云掌婦學之灋以
教九御婦德婦言婦容婦功亦皆書名也婦學之灋
猶婦職之灋其書之大名婦德婦言婦容婦功者當
篇之小目也

出其度量淳制

案此量亦度也爾雅釋詁云量度也量人叙鄭注亦
云量猶度也謂以丈尺度地又職注云量長短也𠛬

國語云量資幣小戴王制記云幅廣狹不中量明量
並卽度經典中量字實不勝舉證說文重部云量稱
輕重也是量之義為權衡之稱其借為丈尺之稱卽
猶之借為豆區之稱矣家語五帝德篇設五量王肅
注云五量權衡升斛尺丈里步十百則量又為大名
凡輕重多寡長短之數無一不可以名量此言度量
淳制度淳制皆指丈尺而言則量亦主丈尺故曰量
亦度也鄭注乃以此量為豆區之屬則三者皆據丈
尺一量字獨據豆區無乃失類乎度量之文古書多
有要當隨文見義大行人職亦言同度量鄭亦訓為
豆區釜夫在彼之度量固無妨別量於度而此之度

量有淳制連文實不得儕於彼之度量也質人職云
同其度量壹其淳制則正與此度量同彼注引子春
云淳當為純純謂幅廣制謂匹長也皆當中其度量
云幅廣匹長而云中其度量則量字必不作豆區解
矣是子春於此量字義不誤制當訓折制為折數淳為中數故鄭注引天子
巡守禮制幣長十八尺純四邪以常幣長二丈廣二尺二寸準之長丈八尺折數也邪八尺廣四八三尺
二寸中數也此亦一解與聘禮校少異姑附存參

地官

師氏中大夫一人保氏下大夫一人

案師氏保氏疑卽左史右史之官也小戴玉藻記云
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孔義云周禮五史有

內史外史大史小史御史無左史右史之名因卽以大史內史當左史右史而不知周禮師氏之官卽是左史保氏之官卽是右史也師氏職云居虎門之左司王朝則保氏居虎門之右可知王居虎門之中是師氏保氏在王左右故亦稱左史右史矣兩職皆言凡祭祀賓客會同喪紀軍旅王舉則從聽治亦如之其必王舉則從者儀正以其書動書言與玉藻記動則二句文義別題非蒙上卒食元端而居言鄭注據書敘周召之師保以當此彼爲三公明明與此中大夫下大夫不合後人固能辨之而師氏之卽左史保氏之卽右史則周禮小戴記家皆未之或及也師氏職又云掌國中失之事以

敎國子弟惟其爲史官故能熟夫國中失之事以敎國子弟也彼鄭注引杜子春云中當爲得記君得失若春秋是也杜之此解但指中失之事而不知所謂中失之事者卽由師氏記之與玉藻記鄭注其書春秋尚書之說又可合矣

遂人府四人

案四當作六篆文四作兕六作兕故易誤賈釋云上士以下其數與司徒同上士以下者謂上士中士旅下士府史胥徒也今檢上士中士旅下士史胥徒遂人與司徒同而司徒府六人此四人獨不同則不得統云上士以下其數與司徒同矣然則賈作疏時此六字猶未誤爲四也且下文云史十有二人周禮府史之數雖不必畫一然率府數半於史數史十有二則府宜六不當少至四又可見

大司徒職

設其社稷之壝而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

案此文承上以天下土地之圖周知九州之地云云則通天下而言之也社稷者王宮之社稷以及邦國都邑之社稷皆是封人職云掌王之社壝爲畿封而樹之鄭注云不言稷者稷社之細也凡封國設其社稷之壝封其四疆造都邑之封域者亦如之據此則都邑亦有社稷故論語先進篇云子路使子羔爲費宰曰有社稷焉又州長職凡州之大祭祀鄭注云謂州社稷也則小至州亦有社稷矣此

之所云卽封人職之事矣封人掌其事而大司徒掌其制也賈釋舉大社大稷王社王稷要猶未盡至又言勝國之社稷反不必數小戴郊特牲記曰喪國之社屋之屋之必不復樹之矣田主者田社也小戴祭法記所謂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彼鄭注云大夫以下謂下至庶人也百家以上則共立一社今時里社是也說文示部云周禮二十五家爲社各樹其土所宜之木其說與鄭小異要爲社之小者賈以爲藉田之社亦爲未盡蓋賈止以王畿之內言之不審其通天下而言之也樹之者蓋謂或樹以松或樹以柏或樹以栗如論語八佾篇宰我對哀公之問所云

也淮南子齊俗訓云有虞氏其社用土夏后氏其社用松殷人其社用石周人其社用栗說與論語小異白虎社稷通引尚書逸篇曰大社唯松東社唯柏南社唯梓西社唯栗北社唯槐說尤異或謂樹木與樹主當分別觀之論語所云樹主也逸書所云樹木也然戰國秦策恒思悍少年與神叢鬭則木即主矣
蓋苟非田社則樹有定制三代之禮周率兼用之用
夏禮者則樹以松用殷禮者則樹以柏用周禮者則
樹以栗未必周之社稷盡以栗也若夫田社則并不
必以松以柏以栗但其野所宜木悉可樹之故曰各
以其野之所宜木也樹之卽名之故下文云遂以名
其社與其野今其社名之可見者有如槐社櫟社枌
榆社之稱必其樹槐也樹櫟也樹枌榆也此不必以
松以柏以栗之證也鄭注謂所宜木若以松爲社者
則名松社之野亦爲未盡矣然則此文田主二字當
屬下讀而不當屬上讀固已明甚且上句云制其畿
疆而溝封之此云設其社稷之壝而樹之兩句皆於
之字斷順文讀下法必應爾又有封人職爲畿封而
樹之亦以樹之斷句其的例不知何以自來讀者皆
以田主二字屬上爲句讀法不明致文不成義說之
安得了乎場人職云掌國之場圃而樹之果蓏珍異
之物以時斂而藏之彼亦明以樹之爲句兩句亦皆
於之字斷而讀彼文者又率以場圃斷句以樹之連
下讀亦不可解也
則攷其屬官之治成而誅賞令羣吏正要會而致事

衆此承上文歲終而言則成與要會皆歲計之簿書
也蓋成要會者特異其名而非有異義大成猶大要大要猶大會計
賈釋謂摠爲簿書其說是矣乃引宰夫職歲計言
會月計言要日計言成卽釋此文云成據日小成之
計要會謂是月計歲計不已拘乎且宰夫職云歲終
則令羣吏正歲會月終則令正月要旬終則令正日
成是言會屬歲言要屬月言成屬日者不過因事變
文之法猶之此成屬之屬官而要會屬之羣吏耳何
嘗以會必爲歲計之名要必爲月計之名成必爲日
計之名哉歲計曰會月計曰要本小宰職鄭注語彼
引宰夫職爲證故賈卽取以釋之又補足日計曰成

一語是此三語卽出宰夫職賈釋何得遂以爲宰夫
職文而引之乎夫宰夫職既曰歲會曰月要曰日成
若會必爲歲計之名要必爲月計之名成必爲日計
之名何不但云歲終則令羣吏正會月終則令正要
旬終則令正成而必復著歲字月字日字乎復著歲
字月字日字明會要成不足以分別歲月日是會要
成之特異其名而非有異義可知矣然則賈以歲計
曰會月計曰要日計曰成釋彼文之歲會月要日成
尙爲拘滯之說況更牽附及此文之成要會乎彼歲
會明承歲終月要明承月終日成明承日終則此文
皆承歲終而言明成要會皆歲計簿書之名而不得

但以會爲歲計此反可例也司會職云以歲會攷歲成小宰王制記云司會以歲之成質於天子則成爲歲計之明據宰夫職掌官灋以治要鄭注云治要若歲計也上文云三年大比則受邦國之比要呂氏春秋具備覽云五歲而言其要則要亦爲歲計之明據總之成要固非專歲計之名而歲計亦可稱成要卽猶歲計曰會而周語云月會則會亦不得爲歲計之專名矣

春官

小宗伯職

及執事眡葬

案此眡葬鄭注賈釋皆無說儻謂卽儀禮喪禮所言筮宅掘四隅外其壤掘中南其壤者則當屬下文卜葬兆甫竁之事不當屬此眡葬也或謂眡葬但眡其地而已則當言眡葬地又不應略去地字且其禮爲經所不載也據上文及執事涖大斂小斂曾釗小箋以爲涖字當句涖者涖彼上文以秬鬯渳也非涖大斂小斂也以彼推此則此當以眡字句眡者眡上文所謂縣衰冠之式也非眡葬也葬當一字句目下文盎自王喪至及執事眡皆言喪事未及葬事自下文獻器以下始及葬事故特目一葬字也且上文云大𢦏及執事禱祠于上下神示先言大𢦏後言及執事禱祠則此及執事眡如果眡葬當云葬及執事眡猶上文及執事涖如果涖大斂小斂當云大斂小斂及執事涖不當發首卽曰及執事與大𢦏一條文例歧見也是故及執事涖允當從曾箋之讀彼以涖字句此必以眡字句明矣

鬯人職

禜門用瓢齎

案瓢本作剽鄭注云古書瓢作剽鄭司農讀剽爲瓢竊謂司農此讀似屬不必剽鐘名也爾雅釋樂云大鐘謂之鏞其中謂之剽小者謂之棧是也剽本鐘名而借爲酒器之名故曰禜門用剽齎上文云社壝用大罍大罍酒器也下文云廟用脩凡山川四方用蜃凡祼事用概凡䣝事用散注云故書蜃或爲謨鄭司農云脩謨概散皆器名然則四者亦酒器也上下文皆酒器則剽亦酒器可知矣凡酒器之名多借鐘之名以名之謂酒盃爲酒鍾至今猶然鍾卽鐘也說文金部云鍾酒器也鐘樂鐘也其實酒器之鍾卽由樂鐘之鐘而得名自借名之後乃始改鐘爲鍾以分別耳然書傳仍鐘鍾雜用又如謂酒盃爲酒盞亦至今猶然盞卽爾雅釋樂之所謂棧也亦自借名之後乃始改棧爲盞以分別耳或作琖醆盞鍾盞並由鐘名而得則剽亦由鐘名而得何必讀剽爲瓢乎卽讀剽爲瓢

要仍爲借字其器仍是酒器之名其名仍由鐘名而得豈可從瓢字生義乎注云瓢瓠蠡也其不然乎若謂是合巹則昏禮所用也謂是匏匏則祭天所用也皆非禁門之所登也

學古堂日記　周禮　十九

冬官旁求卷上

謹案漢書藝文志云周官經六篇師古曰劉
官禮也亾其冬官目考工記充之陸德明敘錄曰河
間獻王開獻書之路時有李氏上周官五篇失事官
一篇乃購千金不得取考工記目補之是則五官全
而冬官本缺非因錯亂揉莒而致然也自臨川俞壽
翁擬爲雜出五官之說取五職之近于事典者改入
冬官而各官復有移易以爲周官之全在是嗣後丞
嘉王氏臨川吳氏清源邱氏椒邱何氏與夫方正學
舒國裳陳鳳梧諸人紛紛割補而五官之文乃遂大

亂夫冬官雖亾而自有其不亾者不當于五官求之
也經傳所載官名非五官所有者甚多案其職事往
往于事典有合而司空之職散見諸書者雖非周禮
之文當亦不甚相異卽其所掌以考諸職如肉貫串
因備錄其文參之註解附目管案而事官之屬十可
八九得矣至于官名非五官所有而不可指爲冬官
者附論于後其名與周官小異而職不異者槩署爲
益目見缺佚之可惜而壽翁之說之洵非然也萬栽

辛紹業

大司空

鄭康成冬官目錄云象冬所立官也是官名司空者冬
閉藏萬物天子立司空使掌邦事亦所以富國家使民
無空者也
班固白虎通云司空主土不言土言空者空尚主之何
況于實以微見著
馬融洪範注云司空主空土目居民
案已上三條論司空名義天下之有皆生于無實皆
成于虛四時之冬積于空虛不用之地而歲功由是
而成貞元目之而伏是不用者乃所目爲用也司空
所掌如營建造立等事皆于農間爲宜故其官爲冬

官然必國家之興事有常而後四民之赴功不懈四
民之赴功不懈而後財用之源流日廣故主乎空者
乃所以使民無空也目使民無空者而謂之爲司空
亦如以治亂之臣而稱之爲亂臣也班云主土馬云
空土居民雖亦事典之一然偏而不能該矣故司空
名義漢儒之說當目鄭氏爲準空讀平聲不讀去聲
又案顏師古漢書百官公卿表注云空穴也古人穴
居主穿土爲穴目居人也考上古穴居之時未必立
有司空之官至黃帝堯舜已易穴居爲宮室矣堯之
時上者爲巢下者爲營窟偶因洪水汎濫而然不必

爲爲營窟者而立官而周大王陶復陶穴亦曰窟于
戎狄故耳非其時未知爲宮室也厥後廼名司空正
立室家營宗廟之事師古說非且空讀平聲今云空穴
也是讀空爲孔尤非

天官小宰以官府之六屬舉邦治六曰冬官其屬六十
掌邦事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

天官大宰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六曰事典以
富邦國以任百官以生萬民注云任猶傳也生猶養也
疏云任謂任使注云任猶傳也者傳猶立也東齊人物
立地中爲傳欲使百官皆立其功也云生猶養也者若

直云生萬民則諸官皆生萬民彼何異也于義不安故
轉爲養冬官主土地所以養民故也

天官小宰以官府之六職辨邦治六曰事職以富邦國
以養萬民以生百物疏云上事典以生萬民生即養也
與上同此不云官府百官與六典不同者以六職皆當
職行事義不及遠故與六典文異也

大戴記盛德篇古之御政以治天下者冢宰之官以成
道司徒之官以成德宗伯之官以成仁司馬之官以成
聖司寇之官以成義司空之官以成禮注云天道發施
故爲道地理含藏故主德道德者包五性內外之稱也
天地之官尊故總之聖通也夏氣物充達又征伐者所
以平通天下司空不主智者已兼司馬凡宗社之設城
郭之度宮室之量輿服之制皆官所職也

按禮非事不立故云成禮凡宗社城郭等事春官典
命所掌大小高卑多寡之制司空因而成之非兼司
馬之謂也

又云以之道則國治以之德則國安以之仁則國和以
之聖則國平以之義則國成以之禮則國定注云體國
經野事官之職

又云百度不審立事失禮財物失量曰貧也貧則飭司

空注云凡度量財物考之猶有其事

案家語執轡篇與此篇所言同此段多鄙部不修句

書洪範三八政四曰司空鄭云此數本諸其職先後之
宜也司空掌居民之官傳云主空土以居民疏云足衣
食祭鬼神必當有所安居司空主居民故司空爲四此
用于民緩急而爲次也鄭云食貨祀賓師皆官名如鄭
說自可皆舉官名何獨三事舉官也且司馬在上司空
在下今司空在四司馬在八非取職之先後也

案疏駁鄭注取職之先後爲非今考鄭義本之大傳
大傳解此節云食者萬物之始人事之所本也故先

食然則貨以利民用故次於食民食用既足由是致力於神故祀次於貨論語亦云所重民食喪祭也人神各有依居故司空次四民飽食安居則當教之故司徒次五先教而後刑故司寇次六懷德畏威遠人來賓故賓次七其有不服化者則六師征之故兵終焉所云先後之宜者如此則仍就施政之宜而言非謂司空居司馬之上也至八者鄭謂官職則以有政必有官疏必以鄭爲非亦非

晉語悼公卽位知右行辛之能以數宣物定功也使爲司空解云數計也宣明也物事也能以計數明事定功

故使爲司空司空掌邦事謂建都邑起宮室經封洫之屬

鄭康成考工記注云司空掌營城郭建都邑立社稷宗廟造宮室車服器械監百工者疏云玆此下文見有其事案匠人云營國方九里國中九緯城隅之等是營城郭郡城之制及井方一里之等是營都邑左祖右社是營社稷宗廟夏后氏世室殷人重屋之等是營宮室也車人云羊車柏車是營車也繪畫之事是營服也梓人陶人之等是營禮樂之器也冶氏矢人弓人之等是營械械卽兵器也

案鄭注掌營城郭至監百工者皆釋司空之職監百工如月令所云百工咸理監工日號是也此疏下文以監百工者聯唐虞以上曰共工言之誤矣

又案已上九條總論司空之職

古文周官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傳云冬官卿主國空土以居民士農工商四人使順天時分地利授之土疏云周禮冬官亡小宰職云六曰冬官掌邦事又云六曰事職以富邦國以養萬民馬融云事職掌百工器用耒耜弓車之屬與此主土居民全不相當冬官既亡不知其本禮記王制記司空之事云量地以制邑度地

以居民足明冬官本有主土居民之事也齊語云管仲制法令士農工商四民不雜卽此居民使順天時分地利授之士也周禮云事此云土者爲下有居四民故云土以居民爲急故也

案古文周官出自東晉之世與周禮所言自不能相合其所云掌邦土雖亦司空之職然偏于一端不可以是該事官之全也

昭十七年左傳郯子論官曰鳲鳩氏司空也集解云鳲鳩平均故爲司空平水土

書舜典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僉曰伯禹作司

空帝曰俞咨禹女平水土惟時懋哉傳云稱禹前功目命之疏云禹平水土從前之事也其今復命之令平水土故云稱禹前功目命之

案文十八季左傳云舜臣堯舉八愷使主后土集解云后土地官禹作司空平水土卽土地之官此云地官目其所掌而言非周官之地官也

定四季左傳封康叔于殷墟聃季授土陶叔授民集解云聃季周公弟司空陶叔司徒

案聃季爲司空見此傳下文

襄二十五年左傳鄭入陳子美入數俘而出祝祓社司徒致民司馬致節司空致地乃還集解云子美子產也陳亂故正其眾官修其所職目安定之乃還疏云陳國旣亂致使官司廢闕民人分散符節失亾故令陳之司徒招致民人司馬集致符節司空檢致土地使各依其舊師乃廻還也

家語相魯篇孔子仕魯二年定公目爲司空乃別五土之性而物各得其所生之宜咸得厥所注云五土之性一曰山林二曰川澤三曰邱陵四曰墳衍五曰邍隰所生之物各得其宜

案已上六條司空掌土地之事

又案地官大司徒職云掌建邦之土地之圖注云若今司空郡國輿地圖漢司空有輿地圖周司空亦必有之司徒之圖目知地域廣輪之數目辨五土之名物司空之圖目別山川谿谷之不可處與休地之宜居民者皆職之不可無者也

禮王制司空執度度地居民山川沮澤時四時量地遠近興事任力凡使民任老者之事食壯者之食注云度丈尺也沮謂萊沛事謂築邑廬宿市也釋文云何氏云草所生曰萊水所生曰沛疏云上云用民之力惟三日而已故注云治宮室城郭道渠此言興事言興則用力雖重故云事謂築邑築邑則築城也又築廬之與宿及市案遺人云凡國家之道十里有廬三十里有宿五十里有市是也

又云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煖燥溼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剛柔輕重遲速異齊五味異和器械異制衣服異宜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中國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東方曰夷被髮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蠻雕題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髮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中國夷蠻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

服利用備器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嗜欲不同達其志通
其欲東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譯註云
廣谷大川異制謂其形象
又云凡居民量地㠯制邑度地㠯居民地邑民居必參
相得也無曠土無游民食節事時民咸安其居樂事勸
功尊君親上然後興學注云得猶足也
大戴記千乘篇司空司冬㠯制度制地事準揆山林規
表衍沃畜水行衺濯浸㠯節四時之事治地遠近㠯任
民力㠯節民食大古食壯之食攻老之事
案濯浸之濯當作灌灌廣韻訓澆畜水行衺灌浸謂

冬官旁求　卷上　九

畜水㠯備田用潦則行而衺之旱則灌而浸之此所
㠯節四時之事也濯說文訓瀚義與此無涉
又云是故立民之居必于中國之休地因寒暑之和六
畜育焉五穀宜焉辨輕重制剛柔和五味㠯節食時事
東辟之民曰夷精㠯僥至于大遠有不火食者矣南辟
之民曰蠻信㠯朴至于大遠有不火食者矣西辟之民
曰戎勁㠯剛至于大遠有不火食者矣北辟之民曰狄
肥㠯戾至于大遠有不火食者矣及中國之民曰五方
之民有安居和味咸有實用利器知通之信令之及量
地度居邑有城郭立朝市地㠯度邑㠯度民㠯觀安危

距封後利先慮久固依固可守爲奧可久能節四時之
事霜露時降方冬三月草木落庶虞藏五穀畢入于倉
于時有事烝于皇祖皇考息國老六人㠯成冬事
案廣韻云休美也善也休地謂美善之地僥說文玉
篇俱訓僬僥短人但僬僥南方非東夷集韻云僥僞
也文獻通考稱高句麗潔淨自憙又云性多詭伏潔
淨故精詭伏則僞東夷之國高句麗爲大記或指此
也實說文訓富實用謂富足之用距當作歫距說文
云雞距也義不通歫說文云止也歫封後利謂定其
四封所止而後謀所㠯利之先慮久固謂先爲之慮

冬官旁求　卷上　一

其可久固之道下文云依固可守爲奧可久是也奧
說文云宛也臣鍇曰宛深也冬屬水水數六故息國
老六人
又案已上五條司空居民之事
地官鄉師大役則帥民徒而至治其政令既役則受州
里之役要㠯考司空之辟㠯逆其役事注云役要所遣
民徒之數辟功作章程逆猶鉤考也疏云言大役者謂
築作隄防城郭等大役使其民
秋官大司寇凡萬民之有罪過而未麗于法而害于州
里者桎梏而坐諸嘉石役諸司空重罪旬有三日坐朞

役其次九日坐九月役其次七日坐七月役其次五日坐五月役其下罪三日坐三月役注云役諸司空坐日訖使給百工之役也

案此二條司空主役之事

隱六年左傳宋以武公廢司空集解云武公名司空廢爲司城

莊二十六年左傳晉士蔿爲大司空夏士蔿城絳以深其宮

案此二條則城築之事司空所掌也

又案莊二十九年冬十有二月城諸及防左傳云書時也凡土功龍見而畢務戒事也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集解云龍星角亢晨見東方謂今九月周十一月定星昏而中謂今十月據傳所云則古者築作之期早不越今十月遲不過今十二月此所以無防農事也

襄三十一年左傳子產毀晉垣曰文公之爲盟主也司空以時平易道路

周語單襄公引周秩官云敵國賓至司空視塗解云秩官周常官篇名視塗視險易也

案此二條則道塗之事司空所掌也

又案語云雨畢而除道水涸而成梁故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是則除道之期先于城築蓋以道路事易畢故無妨害早耳

禮月令季春命司空曰時雨將降下水上騰循行國邑周視原野脩利隄防道達溝瀆開通道路毋有障塞注云古者溝上有路疏云既爲雨决水而云開通道路恐道路非決之物故云溝上有路言道達溝瀆之時須脩此溝上道路案周禮遂人職云溝上有畛川上有路此言溝上有路者是道路之總名與彼別也

伏生大傳云溝瀆壅遏水爲民害責之司空

案此二條則隄防溝瀆之事司空所掌也

周語虢文公諭籍田曰稷乃命其旅曰徇后稷三之司空四之解云司空主道路溝洫故次后稷

案此條則農事司空所兼及也

詩緜五章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其繩則直縮版以載作廟翼翼傳云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廄庫爲次居室爲後箋云司空掌營國邑司徒掌徒役之事故召之使立室家之位處繩者營其廣輪方正之制也既正則以索縮其築版上下相承而起廟成則嚴顯翼翼然疏云位處者即匠人所謂左祖右社面朝後市之

類是也
又七章迺立皐門皐門有伉迺立應門應門將將迺立
冢土戎醜攸行傳云王之郭門曰皐門伉高貌王之正
門曰應門將將嚴正也冢土大社也起大事動大衆必
先有事乎社而後出謂之宜
案此二條則宗廟宮室社稷之造立皆司空所掌也
又案周語云清風至而修城郭宮室解云火見之後
建亥之初也據此宮室與城郭並修疑大促迫考豳
詩云十月納禾稼嗟我農夫我稼既同上入執宮功
又鄘詩云定之方中作于楚宮揆之以日作于楚室
則古者宮室之修例于十月無疑
周語司空除壇于藉解云司空掌地也
案此條則壇壝之事司空所掌也
家語相魯篇孔子仕魯為司空先時季氏葬昭公于墓
道之南孔子溝而合諸墓焉
案此條則冢墓之事司空亦兼掌之左傳曰此為夫
子作司寇時事考司寇無掌墓之文而役政主于司
空家語此條係為可信所以左傳仍不誤者諸侯之
卿司寇與司空同職孔子是時雖進為司寇必仍兼
司空之事故得溝先君之墓也

天官小宰六聯注云鄭司農云大祭祀大宰贊玉幣司
徒奉牛牲宗伯視滌濯涖玉鬯省牲鑊奉玉齍司馬羞
魚牲奉馬牲司寇奉明水火某謂奉牲者其司空奉豕
歟
案此條祭祀司空所掌之事
秋官大司寇凡邦之大盟約涖其盟書而登之于天府
大史內史司會及六官皆受其貳而藏之疏云大盟約
謂王與諸侯因大會同而與盟所有約誓之辭大史內
史司會掌事皆與六卿同故皆有副貳盟辭而藏之擬
相勘當
案此條會盟司空所同掌之事穀梁隱二年公會戎
于潛傳云知者慮義者行仁者守有此三者然後可
以出會疏云知者慮謂卿為司徒義者行謂卿為司
馬仁者守謂卿為司空人君之行二卿從一卿守然
則人君出會司空但居守而後更藏其盟書之貳歟
書坶誓王曰御事司徒司馬司空傳云治事三卿司徒
主民司馬主兵司空主土指誓戰者疏云孔以于時已
稱王而有六師亦應已置六卿今呼治事惟三卿者司
徒主民治徒庶之政令司馬主兵治軍旅之誓戒司空
主土治壘壁以營軍是其誓戰者故不及大宰大宗司

寇也
案此條軍旅司空所掌之事
昭四年左傳叔孫豹卒季孫使杜洩舍路不可曰夫子受命於朝而聘於王王思舊勳而賜之路復命而致之君君不敢逆王命而復賜之使三官書之吾子爲司徒實書名夫子爲司馬與工正書服孟孫爲司空以書勳今死而弗以是棄君命也乃使以葬疏云所以司徒書名者周禮大司徒掌十二教十有一曰以賢制爵十有二曰以庸制祿故司徒書名定位號也司馬與工正書服者周禮夏官司馬其屬有司士掌羣臣之政以德詔

爵以功詔祿工正雖不屬司馬掌作車服故與司馬書服也案周禮司勳屬夏官今司空書勳者春秋之時又是諸侯之法不可盡與禮同
案此條司空書勳之事汪謂春秋諸侯之法不與禮同非也古人之有德善功烈勳勞慶賞聲名列于天下者論撰爲銘而施于鐘鼎故春秋傳季武子以所得于齊之兵作林鐘而銘魯功而禮記亦載衛孔悝之鼎銘鐘鼎之作掌于工官則功勳之實必書于司空此眞周官之法也所以司空書勳而夏官之屬又有司勳者周官聯事最多即如司馬書服而工正亦書之是也且司勳職明云大功司勳藏其貳則書之者必不止一人矣
禮王制司會以歲之成質于天子家宰齊戒受質大樂正大司寇市三官以其成從質于天子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齊戒受質百官各以其成質于三官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以百官之成質于天子百官齊戒受質疏云司會總王羣官治要故以一歲治要之成質于天子質平也謂奏上文簿聽天子平量之家宰是貳王治事故亦齊戒贊王受羣官所平之事謂共王論定也大樂正大司寇市三官以其成從質于天子者謂此三官各

以其當司成要隨從司會平于天子以周禮言之司會總主羣官簿書則司徒司馬司空簿書亦司會掌之皆上天子所以下文司徒司馬司空各質于天子不由司會惟大樂正大司寇市三官從司會質于天子者司會總主治要先質于王若今先申[illegible]目樂正司寇司市當司事少即從司會以質于王其司徒司馬司空總主萬民其事既大雖司會進其治要仍須各受質屬官覲自質于天子百官齊戒受質以司徒司馬司空質于天子天子不斷畢當須報于下故在下百官齊戒受天子所平之要

案五官各有歲會之事據此條司空之有歲會可見矣

地官序官鄉老二鄉則公一人疏云書傳云天子三公一曰司徒公二曰司馬公三曰司空公彼注云周禮天子六卿與大宰司徒同職者則謂之司徒公與宗伯司馬同職者則謂之司馬公與司寇司空同職者則謂之司空公一公兼二卿舉下以爲稱

書顧命乃同召大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傳云大保畢毛稱公則三公矣此先後六卿次第冢宰第一召公領之司徒第二芮伯爲之宗伯第三彤伯爲之司

馬第四畢公領之司寇第五衛侯爲之司空第六毛公領之召芮彤畢衛毛皆國名入爲天子公卿疏云衛侯爲司寇而位第五知此先後是六卿次第也高官兼攝下司者漢世以來謂之爲領故言名公領之畢公領之毛公領之

班固白虎通云司馬主兵司徒主人司空主地王者受命爲天地人之職故分職以置三公各主其一以效其功

又引別名記曰司徒典民司空主地司馬順天

案此四條上朝司空所加之職漢世猶以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稱三公蓋倣乎古也

禮王制大國三卿皆命于天子次國三卿二卿命于天子一卿命于其君小國二卿皆命于其君注云小國亦三卿一卿命于天子二卿命于其君此文似脫誤耳或者欲見畿內之國二卿與疏云崔氏云三卿者謂大司徒兼冢宰之事大司馬兼宗伯之事大司空兼司寇之事故春秋左傳云季孫爲司徒叔孫爲司馬孟孫爲司空此是三卿也

案夏官大司馬職云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軍將皆命卿然則國之大小以命卿之多寡爲次其

同爲三卿則一鄭說是也

書立政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傳云此有三卿及次卿衆大夫則是文武未伐紂特舉文武之初以爲濟則

又酒誥剛惟若疇圻父薄違農父若保宏父傳云圻父司馬農父司徒身事且宜敬慎況所順疇咨之司馬乎況能迫迴萬民之司徒乎宏大也宏父司空當順安之司馬司徒司空列國諸侯三卿疏云司馬主封圻故云圻父司徒致民五土之藝故言農父司空言大父者以營造爲廣大國家之父

案小雅祈父疏引鄭此注云順壽萬民之圻父是今

文偁書本作若譸據文勢三句一例當釋云順譸萬
民之司馬迫迴萬民之司徒順安萬民之司空乃順
傳旨若疇爲所順疇咨目若保爲當順安之非是
又梓材司徒司馬司空尹旅曰予罔厲殺人傳云言國
之三卿正官衆大夫皆順典常而曰我無厲虐殺人之
事如此則善矣
隱二年左傳司空無駭入極費庈父勝之集解云魯司
徒司馬司空皆卿也
莊二十六年左傳晉士蔿爲大司空集解云大司空卿
官疏云傳于比年旨來說士蔿爲獻公設計晉國旨安

今又言大司空明任旨卿佐也直言司空者是大夫即
司空亞旅皆受一命之服是也晉自文公旨後世爲盟
主征伐諸國卿旨軍將爲名司空非復卿官故文二年
司空士縠非卿也雖則非卿職掌不異成十八年傳曰
右行辛爲司空使修士蔿之法是其典事同也
公羊襄十一年作三軍傳云三軍者何三卿也作三軍
何旨書譏何譏耳古者上卿下卿上士下士註云說古
制司馬官數古者諸侯有司徒司空上卿各一下卿各
二司馬事省上下卿各一上士相上卿下士相下卿足
旨爲治疏云公羊旨爲王官之伯宜半天子乃有三軍

魯爲州牧但合二軍魯人前此止置司徒司空旨爲將
下各有小卿二人輔助其政其司馬事省蓋總監而已
故但有一小卿輔之今更置中軍司馬將之亦置二小
卿輔助其政也
案左傳疏云閟宮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宇云公徒三
萬鄭謂大國三軍合三萬七千五百人言三萬者舉
成數也則僖公復古制亦三軍矣蓋自文公以來伯
主之令軍多則貢事多自減爲二軍耳非是魯衆不
滿三軍也若然昭五年舍中軍書之于經從前若減
一軍亦應書之而經不書者作三軍與舍中軍皆是

變故改常卑弱公室故史特書之耳此說魯本有三
軍與公羊異今更有可證者天子六軍出于六鄉諸
侯三軍出于三鄉柴誓云魯人三郊三遂峙乃芻茭
則當時已是三軍公羊謂魯但合二軍非也
又案已上七條侯國司空之職
鄭康成考工記注云司空唐虞已上曰共工疏云大史
公楚世家云共工作亂帝使重黎誅之又案舜典云帝
曰疇若予工僉曰垂哉帝曰俞咨垂女共工是唐虞已
上曰共工也若然唐虞已上皆曰共工堯時暫爲司空
是目尚書舜典二十八載後咨四岳欲置百揆僉曰伯

禹作司空注云初堯時冬官爲共工舜舉禹治水堯知
有強法必有成功改命司空㠯官異之禹登百揆後更
名共工是其事也
案後人名司空曰工部蓋本諸此
禮曲禮天子之五官曰司徒司馬司空司士司寇典司
五衆注云衆謂羣臣也此亦殷時制也疏云鄭注大傳
夏書云所謂六卿者后稷司徒秩宗司馬作士共工也
而不說殷家六卿之名今此記所言上非夏法下異周
典鄭唯指爲殷禮也然天官㠯下殷家六卿何者大宰
司徒司馬司空司士司寇是也但周左六卿放天地四

時而殷六卿所法則有異也殷㠯大宰爲一卿㠯象天
時司空㠯下五卿法于地事又鄭志云司徒㠯下法五
行也
案已上二條歷代司空官名之異
又案書序云咎單作明居疏引馬融云咎單爲湯司
空史記殷本紀集解引其下文云明居明居民之法
也殷時既有是書司空之職必盡載于篇中惜其書
亾不可得見也
小司空
天官大宰乃施灋于官府而建其正立其貳設其考陳

其殷置其輔注云正謂冢宰司徒宗伯司馬司寇司空
也貳謂小宰小司徒小宗伯小司馬小司寇小司空也
案五官之長皆卿一人貳皆中大夫二人考皆下大
夫四人其下更有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
三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
有二十人唯夏官史胥徒獨多者疏云大司馬大總
六軍軍事尙嚴特須監察故也今冬官事嚴不如夏
官則其人數應亦同彼四官也
禮王制大國次國小國皆下大夫五人疏云崔氏云下
大夫五人者謂司徒之下置小卿二人一是小宰一是

小司徒司空之下亦置二小卿一是小司寇一是小司
空也司馬之下惟置一小卿小司馬也
成二年左傳公會晉師于上鄍賜三帥先路三命之服
司馬司空輿帥侯正亞旅皆受一命之服疏云典命公
之孤四命其卿三命其大夫再命其士一命侯伯之卿
大夫士亦如之此三帥皆卿也本國三命故各賜㠯三
命之服司馬司空輿帥侯正亞旅皆大夫本國一命故
皆受一命之服周禮大夫再命此司馬司空等皆一命
者春秋之時其事已異于周禮故大夫一命
案高誘云司馬司空軍司馬軍司空也據此則夏官

之考爲軍司馬佀冬官之考亦當爲軍司空其實非
也司馬主軍政故其下有軍司馬之官司空主事何
緣特立軍司空之官乎若㠯爲一時假立則當事立
之事畢則已又何由受一命之服乎當指小司馬小
司空爲是

匠師

地官鄉師大喪及葬執纛㠯與匠師御匶而治役及窆
執斧㠯涖匠師注云匠師事官之屬其于司空若鄉師
之于司徒也鄉師主役匠師主衆匠共主葬引鄭司農
云纛羽葆幢也爾雅曰纛翳也㠯指麾輓柩之役正其

行列進退匠師又主豐碑之事執斧㠯涖之使戒其事
鄭司農曰窆謂葬下棺也春秋傳曰日中而堋禮記所
謂封者涖謂臨視也疏云地官之考稱鄉師春官之考
稱肆師秋官之考稱士師唯有天官之考稱宰夫夏官
之考稱軍司馬自外皆稱師此經鄉師是司徒考明匠
師亦是司空考天子六綍千人輓之柩車恐傾側執纛
者指麾輓柩之役人使柩車令不得傾側又千人輓柩
㠯持六綍恐行列進退失所皆㠯纛指麾之故云正其
行列進退也豐碑者案檀弓云公室視豐碑鄭彼注云
天子斵大木爲之豐大也天子六繂四碑前後各一碑
各重鹿盧兩畔各一碑皆䍐鹿盧天子千人分置于六
綍皆背碑負引擊鼓㠯爲縱舍之節匠師主當之故云
匠師主豐碑之事也鄉師執斧㠯涖之者恐匠師不戒
其事須有用斧之處故執斧助之使匠師戒其事

襄四年左傳定姒薨不殯于廟無櫬不虞匠慶謂季文
子曰子爲正卿而小君之喪不成不終君也君長誰受
其咎初季孫爲已樹六檟于蒲圃東門之外匠慶請木
季孫曰畧匠慶用蒲圃之檟季孫不御集解云櫬親身
棺匠慶大夫不㠯道取爲畧御止也

禮檀弓季康子之母死公輸若方小斂般請㠯機封注

云公輸若匠師方小言年尚幼未知禮也

案考工記匠人掌營國都廟社城郭道涂溝洫匠師
既爲其長必于數事有特重之職此數條但及塟事
乃其職之一耳非匠師之所掌專于此也

又案營國都等職乃司空度地居民之事事之大者
匠師既專掌之則其爲司空之考無疑

魯語嚴公丹桓宮之楹而刻其桷匠師慶諫公公弗聽
解云匠師慶掌匠大夫御孫之名也

案內傳事見莊公二十四年諫公者自是御孫非匠
慶也匠慶見襄公四年若㠯爲一人則能爲匠師而

諫君季至少亦不下二十餘歲自莊二十四季至襄
四年凡百有二季合匠慶已前之季當百有二十餘
歲古者大夫七十而致仕豈有百二十餘歲而猶爲
匠師者若㠯爲二人則前後同名又同爲匠師亦未
必有此此國語之誤韋晧附會爲一人非也

匠人

禮雜記升正柩諸侯執綍五百人四綍皆銜枚司馬執
鐸左八人右八人匠人執羽葆御柩注云升正柩者謂
將葬朝于祖正棺于廟也五百人謂一黨之民疏云匠
人工人也羽葆者㠯鳥羽注于柄頭如蓋謂之羽葆葆

謂蓋也匠人主宮室故執蓋物御柩謂執葆羽居柩前
御行于道示指揮柩于路爲進止之節也然周禮喪祝
御柩此云匠人者周禮王禮此諸侯禮也
儀禮士喪禮既井椁主人西拜工左還椁反哭獻材于
殯門外主人徧視之如哭椁獻素獻成亦如之注云既
已也匠人爲椁刊治其材㠯井構于殯門外也獻材明
器之材視之亦拜工左還形法定爲素飾治畢爲成疏
云注云匠人爲椁刊治其材者此解經主人拜工之事
㠯其冬官主百工百工之內匠人主木工之事所云者
拜匠人㠯其爲椁刊治其材者有功故主人拜之也

又既夕記既正柩賓出遂匠納車于階間注云遂匠遂
人匠人也遂人主引徒役匠人主載柩窆職相左右也
車載柩車疏云周禮有遂人匠人天子之官士雖無臣
亦有遂人匠人主其葬事
案諸侯及士之禮雖降于王朝其設官分職亦必依
王朝而爲之故考工記有匠人而此各有之匠人之
職其大者見于考工記此但就其其葬事而言耳
又案匠師爲冬官之考爵下大夫則匠人上士也

司商

周語仲山甫諫宣王曰古者不料民而知其多少司民

協孤終司商協名姓司徒協旅司寇協姦牧協職工協
革場協入廩協出解云料數也司民掌登萬民之數協
合也終死也司商掌賜族受姓之官商金聲淸謂人始
生吹律合之定其姓名司徒掌合師旅之衆司寇掌合
姦民㠯知死刑之數牧人掌牧養犧牲合其物色之數
工百工之官革更也更制度者合其數也場人掌場圃
委積之珍物斂而藏之廩人掌九穀出用之數
案此所數司民司徒司寇牧人場人廩人皆周官則
司商亦必周官司商掌辨族姓居四民之職也商說
文云從外知內也从冏章省聲漢書律志云商之爲

言章也物成孰司章度司商名義謂度其族姓而章明之非吹律之謂吹律何但取商聲且商聲次濁云金聲淸亦非

又案司商與司民對舉周禮司民中士六人司商之爵或亦中士歟

勦人

正長

逸周書大聚解立勦人以職孤左正長目順幼左職喪目恤死左大壟目正同

案勦人正長之所掌乃居民之事亦冬官之屬也職喪見春官大壟卽墓大夫亦見春官所云正同卽彼職云令國民族壟正其位之事

司里

周語單襄公引周秩官云敵國賓至司里授館解云司里授客所當館次于卿也聘禮賓致館

案司里掌國中之宅凡敵國賓至必館于國中故司里授之

魯語文公欲弛孟文子之宅使謂之曰吾欲利子于外之寬者對曰臣去先臣之署服其車服爲利故而易其次是辱君命也不敢聞命若罪也則請納祿與車服而違署唯里人之所命次公弗取公欲弛郈敬子之宅對曰先臣惠伯目命于司里令命臣更次于外爲有司之目班命事也無乃違乎請從司徒目班徙次公亦弗取解云言有司目佐次命職事于臣臣在外次無乃遠違而不便乎若有罪君欲黜之請從司徒徙里舍也

案司里掌國中之宅凡在佐者授之署黜爲民則當從民居故云從司徒目徙次

昭三季左傳齊晏子辭宅曰敢煩里旅集解云旅衆也不敢勞衆爲巳宅

案里旅謂司里之衆

襄九季左傳宋災樂喜爲司城以爲政使伯氏司里火所未至徹小屋塗大屋陳畚挶具綆缶備水器量輕重蓄水潦積土塗巡丈城繕守備表火道集解云樂喜子罕也爲政卿伯氏宋大夫司里里宰畚簣籠挶土轝綆汲索缶汲器水器盆罌之屬量輕重計人力所任巡行也丈度也繕治也行度守備之處恐因災作亂火起則從其所趨標表之疏云釋言云里邑也李巡云里居之邑也是里爲邑居之名周禮五鄰爲里目五鄰必同居故目里爲名里長謂之宰周禮里宰五里下士一人謂六遂之內二十五家之長也此言司里謂司城內之居

若令城內之坊里也里必有長不知其官之名周禮有里宰故目宰言之非是郊外之民二十五家之長也

案樂喜爲司城而使司里撤屋具器是司里爲司空屬官可知下文芻臣爲司徒而令隧正皇鄭爲司馬而命校正亦各率其屬也韋昭解國語杜預解左傳俱目司里爲里宰疑于地官之屬此疏所說極明

周語單襄公曰其時儆曰收而場功待而畚揭營室之中土功其始火之初見期于司里解云時儆所目儆告其民也收而場功使人修囷倉也待具也畚器名土籠也揭舁土之器具汝畚揭將目築作也定謂之營室謂建亥小雪之中定星昏正于午土功可目始也期會也致其築作之具會于司里之官

案此則司里兼掌築作之事

又案春官典命公之大夫再命而康成說天子之上士三命中士再命下士一命中外相擬宋司里目大夫爲之則王朝之司里必中士也

館人　亦作管人

儀禮聘禮管人布幕于寢門外注云管猶館也

案注謂館人掌次舍帷幕者鄭望文爲說非也管人掌館舍之事布幕其兼及耳

聘禮記管人爲客三日具沐五日具浴注云管人掌客館者也

禮喪大記管人汲不說繘屈之盡階不升堂授御者御者入浴又云管人汲授御者御者差沐于堂上君沐粱大夫沐稷士沐粱甸人爲垼于西牆下陶人出重鬲管人受沐乃煑之甸人取所徹廟之西北厞薪用爨之管人授御者沐乃沐注云差淅也淅飯米取其潘目爲沐也疏云管人主館舍者繘汲水瓶索也遽促于事故不說去此索但縈屈執之于手中徑塹灶重鬲者謂懸重之罌也是瓦瓶受三升

儀禮士喪禮管人汲不說繘屈之祝淅米于堂南面用盆管人盡階不升堂受潘煑于垼用重鬲注云管人有司主館舍者不說繘將目就祝濯米屈縈也疏云士既無臣所行事者是府史故知管人是有司也聘禮記云管人爲客具沐浴此爲死者故亦使之汲水也

昭元年左傳鄭子羽對楚伯州犁曰敝邑館人之屬也

集解云館人守舍人也

禮檀弓孔子之衛遇舊館人之喪注云前日君所使舍己疏云知非舊所經過主人必目爲君所使舍已者若是經過主人當云遇舊主人之喪故禮稱皆云主人是

㠯左傳云㠯爲東道主又云昔吾主于趙氏皆主人爲主今此云館人明置館舍于巳故㠯爲君所使舍巳者

孟子之滕館于上宮有業屨於牖上館人求之弗得

案上宮爲滕賓客之館則館人滕君所使守館舍有司也

又案司里通掌國宅館人專掌客館亦事官之屬也司里與于土功館人與于喪事此又其兼職司里既爲中士則館人下士也

舌人

周語王語士季曰唯夫戎翟則有體薦夫戎狄冒沒輕儳貪而不讓其血氣不治若禽獸焉其適來班貢不俟馨香嘉味故坐諸門外而使舌人體委與之解云儳進退上下無列也適徃也班賦也舌人能達異方之志象胥之官也

案舌人非象胥說見後

寄

象

狄鞮

譯

禮王制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嗜欲不同達其志通其欲東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譯注云鞮之言知也今冀部有言狄鞮者疏云達其志通其欲者謂帝王立此傳語之人曉達五方之志通傳五方之欲使相領解其通傳東方之語官謂之曰寄言傳寄外內語言通傳南方語官謂之曰象者言放象外內之言其通傳西方語官謂之曰狄鞮者鞮知也謂通傳夷狄之語與中國相知其通傳北方語官謂之曰譯者譯陳也謂陳說外內之言

案秋官有象胥之官鄭云通夷狄之言者曰象胥其有才知者也此類之本名東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譯今總名曰象者周之德先致南方也是㠯四者合而爲一而韋昭又㠯舌人即象胥總緣冬官早亾遂各擬議爲說也不知周官分職聯事最多象胥自是總掌四夷之官且其職云掌傳王之言而諭說焉協其禮與其辭言傳之皆行朝聘時所有之事若四官則達其志通其欲乃特爲彼而設是㠯各專一方而不相兼也至舌人則又專掌其事燕之禮俱非象胥之職所能盡者司空內安中國之民則外亦安四夷之民五職屬于冬官無疑

又案象胥之長爲上士此五官其皆中下士

冬官旁求卷下　萬載辛紹業輯

北京圖書館藏

稷

書舜典帝曰弃黎民阻飢汝后稷播時百穀疏云稷是五穀之長太官主此稷事后訓君也帝言汝君此稷官布種是百穀以濟救之追美其功以勸勉之上文讓于稷契益稷云曁稷呂刑云稷降播種國語云稷爲天官單名爲稷尊而君之稱爲后稷故詩傳孝經皆以后稷爲言非官稱后也

昭二十九年左傳蔡墨對魏獻子曰稷田正也疏云正長也稷是田官之長

案稷在虞夏爲卿官其于周時必中大夫也蔡墨謂之田正以其爲田官之長而稱之與後農正之爲官名者自別

農正　亦稱農大夫

農師

周語宣王不籍千畝虢文公諫曰不可夫民之大事在農是故稷爲大官古者大史順時覛土先時九日大史告稷稷以告王乃使司徒咸戒公卿百吏庶民司空除壇于籍命農大夫咸戒農用及籍后稷監之膳夫農正陳籍禮大史贊王王敬從之王耕一墢班三之庶人終于千畝其后稷省功大史監之司徒省民大史監之是日也瞽帥音官以省風土稷則徧戒百姓紀農協功乃命其旅曰徇農師一之農正再之后稷三之司空四之司徒五之大保六之大師七之大史八之宗伯九之王則大徇耨穫亦如之解云覛視也庶民甸師氏所掌之民王耕耨王之藉田者農用田器也膳夫上士農正田大夫主敷陳籍禮而祭其神爲農祈也贊導也一墢一耜之墢也王無耦以一耜耕班次也三于下各三其上也王一墢公三卿九大夫二十七音官樂官也風土以音律省土風風氣和則土氣養紀猶綜理也協同也一之先徧也農師上士農正后稷之佐故次農師后稷農官之君故次農正司空主道路溝洫故次后稷司徒省民故次司空大保大師天子三公佐王論道涖監衆官不得掌事故次司徒大史掌逆官府之治故次大師宗伯卿官掌相王之大禮若王不與祭則攝位故次大史大徇率公卿大夫親行農也

案前云農大夫咸戒農用其後徇農但有農師農正而無農大夫故知農大夫卽農正也其爵爲大夫其官爲農師之長語兩稱之

昭十七年左傳郯子論官曰九扈爲九農正扈民無淫

者也集解云扈有九種也春扈鳻鶞夏扈竊元秋扈竊藍冬扈竊黃棘扈竊丹行扈唶唶宵扈嘖嘖桑扈竊脂老扈鷃鷃以九扈爲九農之號各隨其宜以教民事扈止也止民使不淫放疏云釋鳥自春扈鳻鶞至宵扈嘖嘖凡七扈其文相次與此註正同又云鳸鴳老扈鴳桑扈竊脂註爾雅者舍人李巡孫炎郭璞皆斷老上屬扈下屬解云鴳一名鳸老鴳一名扈扈雀也唯樊光斷鴳鴳爲句以老下屬注云春秋云九扈爲九農正九扈者春扈夏扈秋扈冬扈棘扈行扈宵扈桑扈老扈是以老下屬唯鴳不重耳

案九扈之職賈逵樊光釋之其言不經難可據信疏駁之極是語多不具少皡氏于農官如此其煩者農事特重也周官自稷以下可考者亦非一職無如冬官缺亾不能得其全也

田畯

春官籥章凡國祈年于田祖龡豳雅擊土鼓以樂田畯注云祈年祈豐年也田祖始耕田者謂神農也豳雅亦七月也七月又有于耜舉趾饁彼南畝之事是亦歌其類謂之雅者以其言男女之正鄭司農云田畯古之先教田者爾雅曰畯農夫也疏云田祖即郊特牲云先嗇一也故甫田詩云以御田祖毛云田祖先嗇者也先王之業以農爲本是男女之正故名雅也

案主田之官謂之田畯故古之先教田者亦以是名之

禮郊特牲饗農及郵表畷注云農田畯也

詩七月田畯至喜疏云此官選俊人主田故謂之田畯又甫田田畯至喜箋云田畯司嗇今之嗇夫也疏云田畯田官在田司主稼穡故謂司嗇漢世亦有此官謂之嗇夫故言今之嗇夫也郊特牲曰蜡之祭也主先嗇而祭司嗇也注云先嗇若神農司嗇若后稷以神農始造其田后稷教民播種此二人有田事之大功者也蜡者爲田報祭故知謂此二人稷爲人臣教稼亦是由官故謂之司嗇此言田畯乃是當時主稼之人故以司嗇言之與郊特牲名同而實異也

案嗇夫別一官非田畯也鄭雖以漢官况之然直謂今之嗇夫誤矣

爾雅釋言畯農夫也疏云孫炎云農夫田官也

禮月令孟春天氣下降地氣上騰天地和同草木萌動王命布農事命田舍東郊皆修封疆審端經術善相邱

陵阪險原隰土地所宜五穀所殖㠯敎道民必躬親之田事既飭先定準直農乃不惑注云田謂田畯主農之官也術周禮作遂夫間有遂遂上有徑遂小溝也步道曰徑準直謂封疆徑遂也

大戴記夏小正篇正月農率均田鄭康成注禮月令引之孔穎達疏云農率則田畯也均田則審端徑術也

案小正解云率循也均田始除田也據此則本但㠯農名之與郊特牲言饗農一例孔穎達㠯農率連言非也此官本名田畯而或單言田或單言畯或更言農皆隨其便稱之

又案韋昭國語解云農大夫田畯也其解農正云后稷之佐田畯也豳風毛傳云田畯田大夫也皆㠯田畯卽農正此其說非也郊特牲云蜡之祭主先嗇而祭司嗇也注云先嗇若神農者司嗇后稷是也疏云伊耆氏神農也神農既爲始蜡豈自祭其身㠯爲先嗇乎皇氏云伊耆一代總號其子孫爲天子者始爲蜡祭祭其先祖造田者故有先嗇也據此卽可㠯神農爲先嗇不得㠯后稷爲司嗇司嗇必其時之助教稼者若后稷爲司嗇當在夏商之世至周而后稷又當爲先嗇司嗇則近世爲農正者既農正爲司嗇下文饗農爲田畯何得云田畯卽農正乎㠯爵次推之農正爲下大夫農師爲上士田畯其中下士歟

嗇夫

儀禮覲禮嗇夫承命告于天子注云嗇夫蓋司空之屬也爲末擯承命于侯氏下介傳而上上擯㠯告于天子疏云五官之內無嗇夫之名故知是司空之屬但司空職亾故言蓋㠯疑之

昭十七季左傳夏六月日食大史引夏書曰辰不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集解云逸書也疏引孔傳云嗇夫主幣之官馳取幣禮天神

案嗇夫之官鄭引况田畯謂司主稼穡者考漢書百官公卿表云十亭一鄉鄉有嗇夫職聽訟收賦稅又後漢志補註引風俗通曰嗇者省也夫賦也言消息百姓均其役賦據此二文則周時嗇夫亦必主稅斂之官也又說文云禾在野爲稼穀可收曰穡地官司稼主稼則嗇夫主穡職乃相備若然司稼職又云㠯季之上下出斂法者彼但出其灋耳此則用其灋而斂之非謂彼可兼此也至孔傳始㠯嗇夫爲主幣之官孔傳晉人僞作徒見左傳上文言樂奏鼓之下承㠯祝用幣之句遂用云然說不可信

又案戰國策魏策云周最善齊翟强善楚二子者欲傷張儀于魏張子聞之因使其人爲見者嗇夫𡖖師道曰見者謂引見傳命之臣儀使其臣爲見者之嗇夫以間何之此云見者嗇夫與儀禮承命告于天子相同則傳命之事嗇夫所兼掌也

又案聘禮卿爲上擯大夫爲承擯士爲紹擯今此嗇夫爲末擯則士也又春官序官大師下大夫二人小師上士四人下云瞽矇上瞽四十人中瞽百人下瞽百有六十人不言其何爵卽使有爵亦不過中下士及不命之士而已書曰嗇夫次于瞽與庶人之間其非上士可知

保介

詩臣工嗟嗟保介維莫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畬於皇來牟將受厥明明昭上帝迄用康年命我衆人庤乃錢鎛奄觀銍艾

禮月令孟春天子親載耒耜措之于參保介之御間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籍

案保介之名他無所見見此二處者皆耕藉之事康成箋注兩以爲車右衣甲之士非也介字在說文八部解云畫也从八从人人各有介此正畫井分壟之義而周頌無此壟畔界陸德明所見之本乃作介字然則保介者正壟界之官也王將有事于藉田故嗟而命之且使之驂乘焉重其職也豈平時車右之士乎

郵

禮郊特牲饗農及郵表畷注云郵表畷謂田畯所以督約百姓于井田之處也詩云爲下國畷郵疏云郵若郵亭屋宇處所表田畔畷者謂井畔相連畷所引詩者齊魯韓詩也

孟子孔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疏云郵馹名云境上舍也又云官名督郵主諸縣罰負

案此疏馹名之下有闕文

又案爾雅釋言郵過也注云道路所經過又說文云郵竟上行書舍畷兩陌間道也廣六尺古人于田畔及國竟皆立郵舍設官以涖之因以爲名其職本以分別畛域巡行民稼因而傳命徃來皆使其徒掌之後世勸民之意漸微而傳命之事乃有特重故諸家所解多以馹舍爲言也大蜡祭郵者正以其生有功于農沒得享其報鄭注但以田畯督約百姓之處爲言則田畯既已祭之其屋宇何必更祭但田畯出而

勸農或就其處晳息事應然耳
又案釋言云馹遽傳也注云皆傳車馹馬之名疏云文十六年左傳曰楚子乘馹會師于臨品又僖三十三年云使遽告于鄭又成五年曰晉侯以傳召伯宗是皆謂今馹也馹傳之事諸國皆有則馹傳之官亦所必有至馹遽之分則李合人云馹尊者之傳也今考左傳楚子乘馹外如襄二十一年祁奚乘馹而見宣子襄二十七年子木使馹謁諸王昭五年楚子以馹至于羅汭皆君大夫之事李說是也既馹為尊者之傳則遽乃卑者之傳禮記玉藻士曰傳遽之臣注

云士伕卑供車馬之役故自稱傳遽是其證也又左傳遽凡三見僖三十三年乃商人弦高之使其從卑者無疑哀二十一年齊閭邱息曰羣臣將傳遽以告寡君議公早至故言欲使遽告取急卑者行彌急也若昭二年子產乘遽則以公孫黑作亂懼弗及故乘卑者之傳而至耳傳則其總名也
又案後漢督郵之官其秩甚微此督郵亦在勸農之下則郵下士也

四監　亦稱田監

禮月令季夏命四監大合百縣之秩芻以養犧牲令民無不咸出其力以共皇天上帝名山大川四方之神以祠宗廟社稷之靈以為民祈福注云四監主山林川澤之官百縣鄉遂之屬地有山林川澤者也秩常也百縣給國養犧牲之芻多少有常民皆當出力為艾之今月令四為田牲以供祠神靈為民祈福明使民艾芻是不虛取也疏云知百縣非諸侯而云鄉遂之屬以其取芻養牲不可大遠故知是畿內鄉遂仲夏云乃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者兼外內諸侯也此云鄉遂之屬者不兼公卿大夫之采邑
又季冬乃命四監收秩薪柴以共郊廟及百祀之薪燎

注云四監主山林川澤之官也大者可析謂之薪小者合束謂之柴薪施炊爨柴以給燎
案官名四監者監取四野之薪芻也甸人之薪蒸以役外內饔之事此之薪燎以供祭祀之用彼入天官則此宜入冬官又冬官之屬有職人掌斂收之事則四監之秩芻乃以供職人之來也
又案甸師下士二人四監之官人數不可知其爵或亦下士歟

野虞

禮月令季春命野虞毋伐桑柘注云野虞謂主田及山

林之官
又孟夏命野虞出行田原爲天子勞農勸民毋或失時
又仲冬山林藪澤有能取蔬食田獵禽獸者野虞教道
之其有相侵奪者罪之不赦注云務收斂野物也大澤
曰藪草木之實爲蔬食疏云鄭注周禮水鍾曰澤水希
曰藪今言大澤曰藪者以有水之處謂之澤旁無水之
處謂之藪草木之實爲蔬食者爾雅云蔬不熟爲饉蔬
謂菜蔬以其麤蔬經言蔬食故爲草木實也山林蔬食
榛栗之屬藪澤蔬食菱芡之屬
案地官有山虞林衡之職皆掌材木之禁令者野虞
則掌野物及巡田職名不同彼二職既屬地官則此
冬官之屬也
又案山虞林衡有大山大林麓中下士之分野虞未
知所分若何然亦士官也
又案月令有澤人水虞之官其職主納材葦主收水
泉池澤之賦則卽澤虞而所稱各異耳
又案齊有衡鹿舟鮫虞候祈望皆主山林澤藪之官
疏云此皆齊自立名故與周禮不相同

司鐸
昭十三年左傳同盟于平丘晉人執季孫意如以幕蒙
之使狄人守之司鐸射懷錦奉壺飲冰以蒲伏焉守者
禦之乃與之錦而入集解云司鐸魯大夫蒲伏竊往飲
季孫冰箭筩蓋可以取飲疏云有北狄之人從晉師來
會故使狄人守之
哀三年左傳司鐸火集解云司鐸宮名
襄十四年左傳師曠引夏書曰遒人以木鐸徇于路官
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正月孟春于是乎有之諫失常
也集解云逸書遒人行人之官也木鐸木舌金鈴徇于
路求歌謠之言疏云木鐸徇路是號令之事孔言宣令
之官杜必以爲行人之官者以其云徇于道路故以爲
行人之官采訪歌謠者與孔宣令之官其事不異劉炫
以孔規杜非也
案行人之官杜亦比孔言之非以爲秋官行人之職
也行人無用木鐸之事
尚書疏云周禮無此官惟小宰云正歲帥治官之屬而
觀治象之灋徇以木鐸曰不用灋者國有常刑宣令之
事略與此同此以別其官非如周之小宰名曰遒人
不知其意蓋訓遒爲聚聚人而令之故以爲名也禮有
金鐸木鐸鐸是鈴也其體以金爲之明舌有金木之異
知木鐸是木舌也周禮鼓人以金鐸通鼓大司馬教振

旅兩司馬執鐸明堂位云振木鐸于朝是武事振金鐸
文事振木鐸
案魯有司鐸則周官亦當有司鐸遒人者夏時異名
也其官大抵掌道路之政令而王宮警戒之令亦兼
掌之觀魯司鐸之官近於公宮可知既掌道路之政
則即司空平易道涂之職屬之冬官宜也
又案司鐸于魯爲大夫于天子則士官歟

涉人

哀十五年左傳陳使弔吳公孫貞子卒吳子使辭芋尹
蓋對曰苟我寡君之命達于君所雖隕于深淵則天命

也非君與涉人之過也
案官曰涉人爲名必係掌津梁之官孟子云歲十一
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正冬官之事則此職之屬
於冬官明矣

蒼兕

史記齊大公世家師行師尚父誓曰蒼兕蒼兕總爾衆
庶與爾舟楫後至者斬索隱曰本或作蒼雉案馬融曰
蒼兕主舟楫官名
案主舟楫之官名蒼兕者必于舟首畫作兕牛之形
因目名其職王充論衡曰爲水獸九頭善覆人舟皆

衆令急濟故言此曰懼之非也
又案車人屬于冬官則主舟楫之官屬于冬官必矣

舟牧

禮月令季春命舟牧覆舟五覆五反乃告舟備具于天
子焉天子始乘舟薦鮪于寢廟乃爲麥祈實注云舟牧
主舟之官也覆反舟者備傾側也
魯語諸侯伐秦及涇莫濟晉叔向見叔孫穆子穆子曰
豹之業及匏有苦葉矣叔向退名舟虞與司馬曰具舟
除隧不共有灋解云隧道也舟虞具舟司馬除道
案舟虞即舟牧晉官偶異其名耳

舟人

詩小東舟人之子熊羆是裘傳云舟人舟楫之人

水師

周語單襄公引周秩官曰敵國賓至火師監燎水師監
濯解云火師司火燎庭燎也水師掌水監滌濯之事者
案秋官有司烜氏注云烜火也讀如衛侯燬之燬考
說文烜在爟字下注云或从亘司爟屬夏官此不當
更作烜作燬爲是說文又云火燬也燬火也二字正
同解謂火師司火即此官也又其職云凡邦之大事
共墳燭庭燎疏謂大事若大喪紀大賓客則皆設大

燭在門外庭燎在大寢之庭正此賓至臨燎之事火
師既屬秋官水師必屬冬官水冬行也
又案司馬彪漢書禮儀志云夏日至浚井改水冬日
至鑽燧改火周官司爟掌四時變國火卽改火之事
則改水之事水師掌之可知
又案司烜下士六人司爟下士二人水師亦必下士
也
豕人
春官小宗伯毛六牲辨其名物而頒之于五官使共奉
之注云鄭司農云司徒主牛宗伯主雞司馬主馬及羊
司寇主犬司空主豕疏云先鄭云司徒奉牛已下皆案
職知之若大司徒有牛人卽云奉牛牲宗伯職有雞人
卽云供雞牲司馬職有羊人校人掌馬卽云供羊牲奉
馬牲司寇職有犬人卽云奉犬牲唯司空職亾先鄭知
主豕者五行傳聽之不聰則有豕禍是豕屬北方司空
冬官故奉豕牲也
案此則冬官之有豕人必矣又月令冬食彘注云彘
水畜孔穎達云食當方之牲此亦豕人屬冬官之證
也
又案牛犬牢所用者重故其官中士二人下士四人

而府史胥徒多雞小物所用者微故其官下士一人
史一人徒四人而已羊少牢犬所用者多故皆下士
二人犬人多一府而史胥徒倍于羊人者犬有守犬
田犬庖犬之分羊則無也豕輕于牛而重于雞又不
如犬之有分用則其官當以羊人爲準
職人
地官牛人凡祭祀共其享牛求牛以授職人而芻之注
云享獻也獻神之牛謂所以祭者也求終也終事之牛
謂所以繹者也職讀爲樴樴謂之杙可以繫牛樴人者
謂牧人充人與疏云注云職讀爲樴者凡官皆有職直
云職人無所指斥但職樴聲相近誤爲職故讀從樴云
人謂樴人地之時樴樴然作聲故以聲名其官也云樴
人者謂牧人充人與者與疑辭疑之者凡牲堪祭祀者
則牛人選入牧人歸祭之前牧人乃授充人充人乃繫
養之今若卽以職人爲充人則隔牧人故連牧人而言
之明先至牧人乃至充人經據後而言之耳
案牧人牧牛牛人但共奉之非從牛人選入牧人也
觀夏官羊人職云若牧人無牲則受布于司馬使其
賈買牲而共之可見若然牛人職云掌養國之公牛
者牧人所牧之公牛牛人監養之非牛人別自養牛

也餘見後案
春官肆師大祭祀展犧牲繫于牢頒于職人注云此職
八謂充人及監門人疏云案充人云祀五帝繫于牢芻
之三月凡散祭祀之牲繫于國門使養之故知職人是
此二官也此有監門人者謂兼祭諸神司中之等
案犧牲之事周禮甚重無事則牧于牧人當事則共
于牛人羊人若大祭祀之㸰牲則牧人與牛人同共
之肆師展之而使充人繫之職人芻之散祭祀之犧
牲則監門人養之鄭謂職人卽充人考肆師職先言
繫于牢後言頒于職人是二職不得相合若充人職
言繫于牢芻之三月不云使職人芻之者文不具也
至監門人養小祭祀之犧牲則又與肆師言大祭祀
者不合而前條又兼牧人言之則尤遠矣所以充人
屬地官而職人屬冬官者四監合秩芻屬于冬官故
也
又案充人下士則職人亦下士也
史記孔子世家嘗爲司職吏而畜蕃息
案此則職不必改字
孟子孔子嘗爲乘田矣曰牛羊茁壯長而已矣
案乘田當係職官異名

權人
論語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四方之政行焉注云包曰
權秤也量斗斛疏云漢書律志云權者銖兩斤鈞石也
所以秤物平施知輕重也本起于黃鐘之重一龠容千
二百黍重十二銖兩之爲兩二十四銖爲兩十六兩爲
斤三十斤爲鈞四鈞爲石五權謹矣量者龠合升斗斛
也所以量多少也本始于黃鐘之龠用度數審其容以
子穀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實其龠合龠爲合十合爲升
十升爲斗十斗爲斛而五量嘉矣志又云度者分寸尺
丈引也所以度長短也本起黃鐘之長以子穀秬黍中
者一黍之廣爲一分十分爲寸十寸爲尺十尺爲丈十
丈爲引而五度審矣而此不言度者從可知也
禮月令仲春日夜分則同度量鈞衡石角斗甬正權槩
注云因晝夜等而平當平也同角正皆謂平之也丈尺
曰度斗斛曰量三十斤曰鈞稱上曰衡百二十斤曰石
甬今斛也稱錘曰權槩平斗斛者疏云漢書律志云權
與物鈞而生衡衡運生規規圓生矩矩方生繩繩直生
準權與物正等則衡平是權爲稱錘稱上曰衡甬與斗
通文律志十斗爲斛故知甬則斛也
又仲秋日夜分則同度量平權衡正鈞石角斗甬

案權衡丈尺斗斛之事皆聖王所重缺一不可者夏官有量人掌量度之事考工記有㮚氏掌豆𦉫之制則必有權人掌輕重之施其官屬于冬官明矣量人下士則權人㮚氏亦下士也

鉦人

詩采芑鉦人伐鼓傳云鉦吕靜之鼓吕動之箋云鉦也鼓也各有人焉言鉦人伐鼓互言爾疏云周禮有錞鐲鐃鐸無鉦也說文云鉦鐃也佀鈴柄中上下通然則鉦即鐃也鼓人云吕金鐃止鼓大司馬云鳴鐃且卻聞鉦而止是鉦吕靜之大司馬又曰鼓人三鼓車徒皆作聞鼓而起是鼓吕動之也說文又曰鐲鉦也鐃小鉦也則鐲鐃相類俱得吕鉦名之故鼓人注云鐲鉦也形如小鐘是鐲亦名鉦也鐲佀小鐘鐃佀鈴是有大小之異耳俱得名鉦但鐲吕節鼓非靜之義故知鉦吕靜之指謂鐃也

案鉦吕靜之宜屬冬官鼓人屬地官者彼疏云吕其主教六鼓四金吕是教官故在此鼓人兼教四金疑同一職所吕復有鉦人者彼但掌其教耳至其用之必于鉦人也

又案鼓人中士鉦人亞于鼓人𥁋下士也

倌人

詩定中靈雨既零命彼倌人星言夙駕說于桑田傳云倌人主駕者疏云吕命之使駕故知主駕者諸侯之禮亡未知倌人爲何官也

案周官掌車之官不一而皆非主駕者典路掌五路之用說疑于主駕矣然其于駕說亦弟贊之而已贊註謂贊僕與趣馬考趣馬職云掌駕說之頒但謂用馬之次第亦非主駕大馭戎僕諸職于駕說無文而曲禮云君車將駕則僕執策立于馬前注云監駕且爲行馬是亦未嘗主駕主駕者倌人也冬官有車人吕爲車則應有倌人吕駕車與春夏諸職正相備也

又案典路吕士爲之倌人或亦士歟

復陶

襄三十季左傳趙孟使絳縣老人助爲政辭吕老與之田使爲君復陶集解云復陶主衣服之官疏云昭十二季傳說楚子出㒕王皮冠秦復陶翠被豹舄執鞭吕出復陶之文在冠屨之閒知復陶是衣也此言君復陶知是主君衣服之官也衣服之名復陶其義未聞

案春官司服掌王之吉凶衣服辨其名物與其用事皆瀎服也復陶別有其製必係褻服意此官專掌爲

此遂㠯名之歟既復陶非法服故从其爲之而入工官不與司服同入禮官事之宜也

又案趙孟使絳縣老人爲政下大夫也辭而使爲此官則士也周官司服係中士此職亞之其下士歟

綴衣

書太政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

又云虎賁綴衣趣馬小尹傳云三者雖小官長必擇人

又顧命茲既受命還出綴衣于庭傳云綴衣幄帳疏云下云狄設黼扆綴衣則綴衣是黼扆之類黼扆是王坐太之處知綴衣是施張于王坐之上故㠯爲幄帳也周禮幕人掌帷幕幄帟綬之事鄭云在旁曰帷在上曰幕帷幕皆㠯布爲之四合象宮室曰幄王所居之帳也帟王在幕若幄中坐上承塵也幄帟皆㠯繒爲之然則幄帳是黼扆之上所張之物所言出綴衣于庭則亦并出黼扆故下句云象王平生坐時更復設之

又云狄設黼扆綴衣傳云復設幄帳象生平所爲

案帷幕幄帟綬掌于幕人而此復有綴衣者幕人但共其物綴而設之必別有人綴者連綴之義帷幕㠯連綴而成故總而名之曰綴衣而官亦㠯是名此官不但掌綴設必兼有所正焉如大僕正服位之事故在王左右也傳于顧命言幄帳而于太政言掌衣服疏承之遂㠯爲卽大僕之官誤矣鄭㠯顧命所出者爲連綴小斂大斂之衣尤誤

又案幕人下士虎賁下大夫趣馬下士綴衣職比幕人而次于虎賁趣馬之間其亦士官歟

褚師

襄二十年左傳季武子如宋褚師段逆之

昭二年左傳鄭公孫黑請㠯印爲褚師集解云褚師市官疏云蓋相傳說也

昭十二季左傳衞公孟惡褚師圃

案褚師之官諸國皆有之必周官也杜謂市官周禮地官司市之屬無褚師之名故疏云蓋相傳說㠯疑之考成三季傳云荀罃在楚鄭賈人有將寘諸褚中㠯出褚字杜無解林堯叟云褚也又師古漢書甯學傳注云㠯綿裝衣曰褚據此二條褚師必係掌絲絮之官葢典絲典枲之類周禮典絲典枲入天官而此入冬官者彼从典婦功之職此从其用之時也

又案典婦功中士典絲典枲皆下士此亦中下士爲之歟

工正

莊二十二年左傳齊侯使敬仲爲工政集解云掌百工之官

宣四年左傳楚蔿賈爲工正

案楚官爲工尹此言工正傳文之誤然職本相同故仍之

襄九年左傳宋災使皇鄖命校正出馬工正出車備甲兵庀武守疏云車馬甲兵司馬之職使皇鄖掌此事皇鄖必是司馬也周禮司馬之屬無主車之官巾車車僕職皆掌車乃爲宗伯之屬昭四年傳云夫子爲司馬與工正書服是諸侯之官司馬之屬有工正主車也

案諸侯之官多兼職故工正屬于司馬王國則自屬冬官也

文十年左傳楚成王使子西爲工尹集解云掌百工之官

又楚爲工尹者有工尹齊工尹商工尹襄工尹路工尹赤工尹槀工尹壽工尹固諸人

案楚官多以尹爲名所謂工尹卽工正也

昭十七年左傳郯子論官曰五雉爲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集解云五雉雉有五種西方曰鷷雉東方曰鶅雉南方曰翟雉北方曰鵗雉伊洛之南曰翬雉夷平也疏云爾雅說四方之雉唯南方不同賈逵云西方曰鷷雉攻木之工也東方曰鶅雉摶埴之工也南方曰翟雉攻金之工也北方曰鵗雉攻皮之工也伊洛之南曰翬雉設五色之工也樊光注爾雅四方之雉配工亦與賈同唯翬雉不配工耳案賈樊所言之工出于考工記耳而考工記更有刮摩之工凡有六工非唯五也且記是後世之書少皥時工未必如記所說又以工配雉無所憑據不可采用故杜不言雉聲近夷雉訓夷夷爲平故以雉名工正之官使其利便民之器用正丈尺之度斗斛之量所以平均下民也

案賈樊所言雖不可以說少皥時官然旣名爲五工正則必兼統衆工而周家工正之總衆職可知矣

工師

禮月令季春命工師令百工審五庫之量金鐵皮革筋角齒羽箭幹脂膠丹漆毋或不良百工咸理監工日號毋悖于時毋或作爲淫巧以蕩上心注云工師司空之屬官也五庫藏此諸物之舍也量謂物善惡之舊灋也幹器之木也凡輮幹有當用脂良善也咸皆也于百工皆理治其事之時工師則監之日號令之戒之以此二事也悖逆也百工作器物各有時逆之則不善時者若

弓人春液角夏治筋秋合三材冬定體之屬也淫巧謂
僞飾不如法也蕩謂動之使生奢泰也疏云周禮考工
記無工師知是司空屬官者吕司空掌工巧此稱工巧
師長故知司空之屬五庫者熊氏云各吕類相從金鐵
爲一庫皮革筋爲一庫角齒爲一庫羽箭幹爲一庫脂
膠丹漆爲一庫義或然
又孟冬命工師効功陳祭器案度程毋或作爲淫巧吕
蕩上心必功致爲上物勒工名吕考其誠功有不當必
行其罪吕窮其情注云工師工官之長也効功錄見百
工所作器物也主于祭器祭器尊也度謂制大小也程

謂器所容也功不當者取材美而器不堅也疏云必功
致爲上者言作器不須靡麗華侈必功力密致爲上
定十秊左傳侯犯吕郈叛武叔懿子圍郈弗克叔孫謂
郈工師駟赤曰郈非唯叔孫氏之憂社稷之患也集解
云工師掌工匠之官
孟子爲巨室則必使工師求大木注云工師主工匠之
吏疏云所謂工師者師範也敎也即掌敎百工者如漢
書云將作少府秦官掌理宮室者是也
案工師者工正之佐也周禮遂師亞于遂人而左傳
謂遂人爲隧正卜師亞于大卜而滕侯爲大卜自謂

爲卜正又黨正之下有族師縣正之下有鄙師國語
亦吕農師次于農正皆師爲正佐之驗也
儀禮大射禮工人士與梓人升自北階兩楹之間疏數
容弓若丹若墨度尺而午射正涖之注云工人士梓人
皆司空之屬能正方圜者一從一橫曰午謂畫物也疏
云知工人士與梓人皆司空之屬能正方圜者冬官雖
亡不知官屬之號見今考工記有三十官有梓人之官
此工人士又與梓人同事故知冬官未亡時屬司空也
云能正方圜者吕工巧之能知也云度尺者即鄉射記
從如笴三尺橫如武尺二寸是也

案謂之工人士者必工師之屬選其技之善而試爲
士者也禮文王世子篇云曲藝皆誓之吕待又語三
而一有焉乃進其等吕其序此工人士之所由選也
圬人
襄三十一秊左傳子產壞晉館垣曰文公之爲盟主也
圬人吕時塓館宮室集解云圬人塗者塓塗也疏云釋
宮云鏝謂之杇李巡曰鏝一名杇塗工作具也郭璞云
泥鏝也然則圬是塗之所用因謂泥牆屋之人爲圬人
塓亦泥也使此泥屋之人吕時泥塗客館之宮室也
梓人

儀禮大射禮文見前

案自梓人至矢人已見考工記此復載之者㠯見考工記三十工皆周官也

輪人

禮雜記古者貴賤皆杖叔孫武叔見輪人㠯其杖關轂而輠輪者于是有爵而後杖也注云輪人作車輪之官疏云關穿也輠廻也

輿人

孟子子如通之則梓匠輪輿皆得食于子注云梓匠木工也輪人輿人作車者也疏云梓人成其器械㠯利用

匠人營其宮室㠯安居輪人作車輪㠯迴行輿人作車輿㠯利載

又云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

玉人

襄十五年左傳宋人或得玉獻諸子罕子罕弗受獻玉者曰㠯示玉人玉人㠯爲寶也故敢獻之子罕曰我㠯不貪爲寶爾㠯玉爲寶若㠯與我皆喪寶也不若人有其寶子罕寘諸其里使玉人爲之攻之富而後使復其所集解云玉人能治玉者疏云我得不貪女得其玉是我女二人各有其寶

孟子今有璞玉於此雖萬鎰必使玉人雕琢之

陶正 卽陶人之長

襄二十五年左傳鄭子產獻捷于晉晉人問陳之罪對曰昔虞閼父爲周陶正㠯服事我先王我先王賴其利器用也與其神明之後也庸㠯元女大姬配胡公而封諸陳㠯備三恪集解云庸用也胡公閼父之子滿也

陶人

禮喪大記陶人出重鬲疏云陶人作瓦器之官也重鬲見前

冶氏

孟子㠯粟易械器者不爲厲陶冶疏云陶作瓦器之匠也冶鑄金之匠也

煇人 考工記作韗人

禮祭統夫祭有畀煇胞翟閽者惠下之道也煇者甲吏之賤者也胞者肉吏之賤者也翟者樂吏之賤者也閽者守門之賤者也注云煇周禮作韗謂韗磔皮革之官也翟謂教羽舞者也疏云案周禮考工記韗人爲皋陶鄭云皋陶鼓木也言韗人之官掌作鼓木張皮兩頭鞔之㠯爲鼓是韗磔皮革之官云翟謂教羽舞者也者羽翟羽故邶詩云左手執籥右手秉翟翟卽狄也古字通

用

案經中所言狄人凡有二等一則樂狄此所稱是也其職屬于地官舞師以執翟羽而舞因以爲名一則僕隸書顧命狄設黼扆綴衣禮喪大記狄人設階狄人出壺是也屬于秋官司隸其職云邦有祭祀賓客喪紀之事則役其煩辱之事掌帥四翟之隸使之皆服其邦之服執其邦之兵守王宮與野舍之厲禁據云喪紀役煩辱之事卽設黼扆設階之事云帥四翟之隸故名之爲狄人也

函人

完

弓人

矢人

孟子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矢人惟恐不傷人函人惟恐傷人

又云人役而恥爲役猶弓人而恥爲弓矢人而恥爲矢也

儀禮大射禮賓之矢則以授矢人于西堂下注云是言矢人則納射器之有司各以其器名官職不言君矢小臣以授矢人于東堂下可知

案曲禮天子之六工土工金工石工木工獸工草工典制六材鄭云此亦殷時制也周則皆屬司空土工陶旊也金工築冶鳧㮚段桃也石工玉人磬人也木工輪輿弓廬匠車梓也獸工函鮑韗韋裘也唯草工職亡蓋謂作萑葦之器據此所述雖殷官而周官以之爲準則萑葦之官亦周所必有也

都司空

家司空

案春官有都宗人家宗人夏官有都司馬家司馬秋官有都士家士則冬官必有都司空家司空矣天地二官無都家之官者治教不出于下也

又案都宗人都司馬以上士爲之長者重祭祀嚴軍旅也軍事尤煩故備三等之士而史胥徒倍于都宗人都士主刑獄非祭祀軍旅之比故以中士爲之長而府史胥徒同于都宗人者事相埒也都司空掌工役亦非春夏二官之比則其官應同都士蓋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也家司空亦如都司空之數

附

文十七年左傳諸侯會于扈晉侯不見鄭伯以爲貳于楚也鄭子家使執訊而與之書以告趙宣子集解

云執訊通問訊之官案采芑詩云執訊獲醜皇矣詩云執訊連連執訊二字實本于此鄭孔倶云執其可言問者不以爲官名今子家所使既不可云執晉人之可言問者而鄭官別有行人之名（論語云行人子羽修飾之）又不可云卽行人之官意當時行人之下更有是職也

成十年左傳晉侯欲麥使甸人獻麥饋人爲之召桑田巫示而殺之案周官無饋人之官膳夫職云凡王之饋食用六穀膳用六牲云云疑因此名之也

襄二十一年左傳欒盈請歸死于尉氏集解云討姦之官疏云尉氏主刑人故爲討姦之官周禮司寇之屬無尉氏蓋周室既衰官名改易于時有此官耳今案晉官有軍尉輿尉秦官有大尉皆掌兵之官疑屬夏官此疏云屬秋官未知其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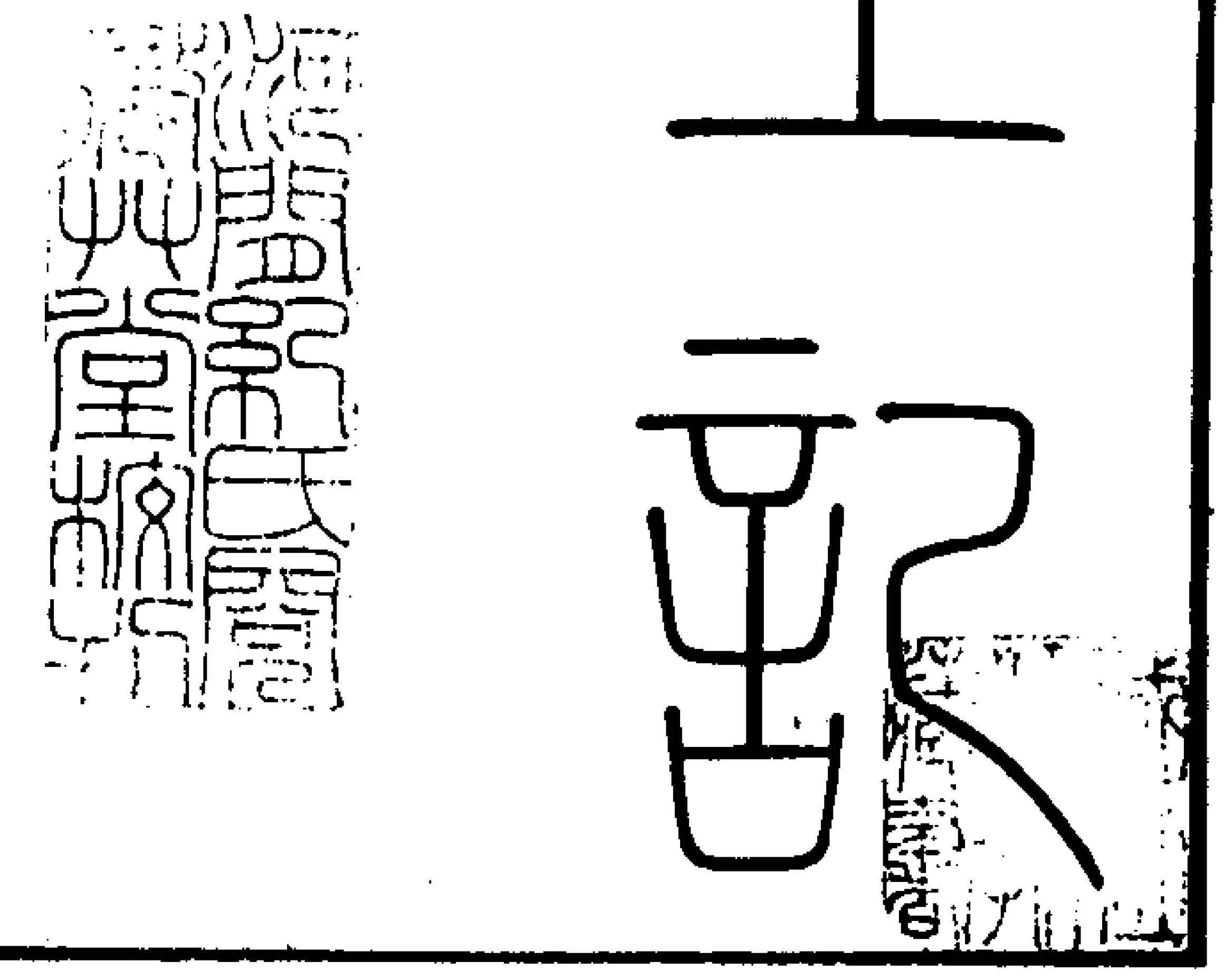
魯語天子少采夕月與大史司載糾虔天刑案司載不知何官秋官司盟職云掌盟載之灋盟萬民之犯命者詛其不信者與大史職約劑亂則辟灋不信者刑之正同疑卽此官韋昭以爲馮相保章之職恐未可信

吳語楚靈王親獨行屏營傍偟于山林之中三日乃見其涓人疇解云涓人卽中涓案師古曰中涓親近之臣若謁者舍人之類涓潔也主居中涓潔也此官始秦楚所置漢世因之擬之周官乃宮人之職大抵秦楚立官多異如楚有莫敖令尹箴尹連尹宮廄尹諸名秦有庶長大良造不更諸爵皆不可以周官律之也

又案經傳官名與周官小異而實不異者甚多畧舉言之如司宮（左傳）卽宮人賈正（左傳）卽賈師山人（左傳）卽山師縣人（左傳）卽縣師漁師（月令）卽漁人委吏（孟子）卽委人場師（孟子）卽場人麓師（國語）卽林衡又如雍正（儀禮）乃內外饔之長馬正馬師（左傳）乃家司馬之長與佐候正（左傳）校正（左傳）乃候人校人之長尙書大正乃大僕之長（逸周書）大正乃司寇之長理（月令）卽獄吏士師也行理（左傳）卽行人之吏行夫也大酋（月令）卽酒官之長酒正也彌宗（逸周書）宗人之屬泰士彌士（逸周書）士師之屬夏祝商祝（儀禮及禮記）喪祝之屬巷伯（左傳及詩）內小臣之等泠人（左傳）樂師之等公族（魏詩及左傳）餘子（左傳）諸子之職公路（魏詩及左傳）差車（左傳）巾車典路之職皆有可考唯立政所云常伯常任準人今不可考耳

弟辛誠賀行文校

考工記圖



戴君東原始爲考工記作圖也圖後附以己說而無注乾隆乙亥夏余初識戴君奇其書欲付之梓遲之半載戴君乃爲余刪取先後鄭注而自定其說以爲補注又越半載書成仍名曰考工記圖從其始也戴君語余曰昔丁卯戊辰閒先師程中允出是書以示齊學士次風先生學士一見而歎曰誠奇書也今再遇子奇之是書可不憾矣戴君深明古人小學故其考證制度字義爲漢已降儒者所不能及以是求之聖人遺經發明獨多詩三百尚書二十八篇爾雅等皆有撰著自以爲恐成書太早而獨於考工記則曰是亞於經也者考證雖難

要得其詳則止矣余以戴君之說與昔儒舊訓參互校覈轂末之軹明其當作軝不得與輿人之軹轛二名溷淆今字書併軝字無之車人徹廣六尺以鬲長車廣當相等兩轅之閒六尺旁加輻內六寸輻廣三寸綆寸合左右凡二尺則大車之徹亦八尺字譌八爲六弓人膠三鋝一弓之膠不得過兩有十銖二十五分銖之十四正其當爲三鋝此皆記文之誤漢儒已莫之是正者後鄭謂軫與後橫木戴君乃曰輈人言軫閒左右名軫之證也加軫與轐弓長庇軫軫方象地前後左右通名軫之證也輈人任正衡任鄭以當軓與衡而謂軓爲輿下

三面材輢式之所對戴君乃曰此爲下當兎圍軸圍發其意也若輢式之所對宜記於輿人今輈人爲之殆非也鄭以戈胡句倨外博爲胡上下戴君曰此不宜與已倨已句字義有異鄭引許叔重說文解字及東萊稱證鍰鋝數同戴君乃曰鍰之假借字作垸鋝之假借字史記作率漢書作選伏生尚書大傳作饌數小大相縣合爲一未然也戟刺長短無文鄭氏既未及賈公彥云並與胡同六寸戴君則曰戈一援戟二援也中直援名刺與枝出之援同長七寸有半寸刺連內爲一直刃通長尺有二寸猶夫戈之直刃通長尺有二寸也桃氏爲劒

中其莖設其後鄭訓設爲大謂從中已後稍大之戴君曰不當與設其旋設其羽之屬異義後謂劒環在人所握之下故名後與劒首對稱矣鍾之鉦閒無文鄭以爲與鼓閒六等而合舞廣四爲鍾長十六戴君乃曰鍾自銑至鉦自鉦至舞斂網以二準諸句股灋銑閒八鉦閒亦八是爲鍾長十六舞者其上覆脩六廣四並鍾羨之度不當在鍾長之數玉案以承棗㮚莫詳其制戴君引椕禁及漢小方案定其有四周而局足廬人句兵欲無彈刺兵欲無蜎鄭皆訓之爲掉戴君讀彈如兜蟺之蟺轉掉也蜎搖掉也其所以補正鄭氏注者精審類如此

他若因嘉量論黃鍾少宮因玉人土圭匠人爲規識景論地與天體相應寒暑進退晝夜永短之理辯天子諸侯之宮三朝三門宗廟社稷所在詳明堂个與夾室之制申井田溝洫之灋觸事廣義俾古人制度之大暨其禮樂之器昭然復見於今茲是書之爲治經所取益固鉅然戴君不喜馳騁其辭但存所是文畧又於輈人龍旂鳥旟之屬梓人簨虡車人大車羊車之等圖不具其言曰思而可得者微見其端要留以待成學治古文者之致思可也斯誠得論著之體矣余獨慮守章句之儒不知引伸觸類沾沾然動其喙也是以論其大指

以爲之序首河閒紀昀撰

考工記圖上

立度辨方之文、圖與傳注相表裏者也、自小學道湮、好古者靡所依據、凡六經中制度禮儀覈之傳注既多違誤、而爲圖者又往往自成詰詘、異其本經、古制所以日就荒謬不聞也、舊禮圖有梁鄭阮張夏侯諸家之學、失傳已久、惟聶崇義三禮圖二十卷見於世、於考工諸器物尤疏舛、同學治古文辭有苦考工記難讀者、余語以諸工之事非精究少廣旁要固不能推其制以盡文之奥曲、鄭氏注善矣、茲爲圖翼贊鄭學、擇其正論、補其未逮、圖傳某工之下、俾學士顯白觀之、因一卷書當知古六書九數等儒者結髮從事、今或皓首未之聞、何也、休寧戴震

國有六職、百工與居一焉、或坐而論道、或作而行之、或審曲面埶以飭五材以辨民器、或通四方之珍異以資之、或飭力以長地財、或治絲麻以成之、坐而論道謂之王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審曲面埶以飭五材以辨民器謂之百工、通四方之珍異以資之謂之商旅、飭力以長地財謂之農夫、治絲麻以成之謂之婦功、（與音預埶勢同長竹丈反）

注、作起也、辨猶具也、（辨辦古今字）鄭司農云、審曲面埶、審察五材曲直方面形埶之宜以治之、及陰陽之面背是也、春秋傳曰、天生五材、民竝用之、謂金木水火土也、

粵無鎛、燕無函、秦無廬、胡無弓車、粵之無鎛也、非無鎛也、夫人而能爲鎛也、燕之無函也、非無函也、夫人而能爲函也、秦之無廬也、非無廬也、夫人而能爲廬也、胡之無弓車也、非無弓車也、夫人而能爲弓車也、（鎛音博廬魯具反說文作籚夫音扶）

注、鎛田器、鄭司農云、函鎧也、廬謂矛戟柄竹欑柲

知者創物、巧者述之守之、世謂之工、百工之事、皆聖人之作也、爍金以爲刃、凝土以爲器、作車以行陸、作舟以行水、此皆聖人之所作也、天有時、地有氣、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後可以爲良、材美工巧、然而不良、則不

時、不得地氣也、橘踰淮而北爲枳、鸜鵒不踰濟、貉踰汶則死、此地氣然也、鄭之刀、宋之斤、魯之削、吳粵之劒、遷乎其地而弗能爲良、地氣然也、燕之角、荊之幹、妢胡之笴、吳粵之金錫、此材之美者也、天有時以生、有時以殺、草木有時以生、有時以死、石有時以泐、水有時以凝、有時以澤、此天時也、（知音智創刱古字通幹古旱反俗作榦妢扶云反笴讀爲藁泐音扐澤音釋）

注、幹柘也、可以爲弓弩之幹、妢胡、胡子之國、在楚旁、笴矢幹也、鄭司農云、泐謂石解散也、夏時盛暑大熱則然、

凡攻木之工七、攻金之工六、攻皮之工五、設色之工五、

刮摩之工五摶埴之工二攻木之工輪輿弓廬匠車梓
攻金之工築冶鳧㮚段桃攻皮之工函鮑韗韋裘設色
之工畫繢鍾筐㡛刮摩之工玉楖雕矢磬摶埴之工陶
瓬（刮古八反摶音博埴時職反㮚俗作栗鮑書或作鞄匹學反韗音運㡛莫荒反楖側筆反瓬從瓦方聲甫罔反）
注攻猶治也摶之言拍也（摶釋文有團博二音團音當手旁專博音手旁尃絕然二字譌溷莫辨鄭注摶之言拍取音聲相通爲訓拍古音滂各反釋名云拍搏也手搏其上也又云搏博也四指廣博亦以擊之也據此定從博音）埴黏土也
梓榎屬也
有虞氏上陶夏后氏上匠殷人上梓周人上輿故一器
而工聚焉者車爲多車有六等之數車軫四尺謂之一
等戈柲六尺有六寸既建而迆崇於軫四尺謂之二等

人長八尺崇於戈四尺謂之三等殳長尋有四尺崇於
人四尺謂之四等車戟常崇於殳四尺謂之五等酋矛
常有四尺崇於戟四尺謂之六等車謂之六等之數（迆以氏反）
注此所謂兵車也八尺曰尋倍尋曰常殳長丈二戈
殳戟矛皆插車輢（車輢外設屬戈殳戟矛所建）鄭司農云迆謂著戈於
車邪倚也
凡察車之道必自載於地者始也是故察車自輪始凡
察車之道欲其樸屬而微至不樸屬無以爲完久也不
微至無以爲戚速也（樸普剝反屬章欲反戚蹙同）
注樸屬猶附著堅固貌也齊人有名疾爲戚者春秋
傳曰蓋以操之爲已蹙矣鄭司農云微至謂輪至地
者少言其圜甚著地者微爾著地者微則易轉故不
微至無以爲戚數
輪已崇則人不能登也輪已庳則於馬終古登阤也（阤丈爾反）
注已太也甚也齊人之言終古猶言常也阤阪也輪
庳則難引
故兵車之輪六尺有六寸田車之輪六尺有三寸乘車
之輪六尺有六寸（乘繩證反）
注此以馬大小爲節也兵車革路也田車木路也乘
車玉路金路象路也（兼帀車言）兵車乘車駕國馬田車駕田

馬
六尺有六寸之輪軹崇三尺有三寸也加軫與轐焉四
尺也人長八尺登下以爲節（軹當作軒音笄轐轐同博木反）
注鄭司農云轐謂伏兔也玄謂軹轂末也此軫與轐
笄七寸田車又宜減焉
補注轂末之軹故書本作軒（從車干聲）讀如簪笄之笄轂末
出輪外佀笄出髮外也（軒字見大馭注杜子春改爲軹）軒軹軓軌四字經
傳中往往譌溷先儒以其所知改所不知於是經書
字書不復有軒字矣（說具釋車）
輪人爲輪斬三材必以其時三材既具巧者和之轂也

者以爲利轉也輻也者以爲直指也牙也者以爲固抱
也輪敝三材不失職謂之完（牙讀如訝）
注材在陽則中冬斬之在陰則中夏斬之今世轂用
雜榆輻以檀牙以橿也鄭司農云牙謂輪輮也世閒
或謂之罔
望而眡其輪欲其幎爾而下迆也進而眡之欲其微至
也無所取之取諸圜也（幎莫歷反）
注輪謂牙也幎均致貌也微至至地者少也非有他
也圜使之然也
望其輻欲其揱爾而纖也進而眡之欲其肉稱也無所

取之取諸易直也（揱音朔纖纖通稱尺證反）
注揱纖殺小貌也肉稱弘殺好也
補注輻有溈有殺侣人之臂擘故欲其揱爾而纖不
擁腫也許叔重說文解字曰揱人臂貌（徐鍇云人臂稍長纖好也）纖好
手貌詩曰攕攕女手（今毛詩作摻傳云摻摻猶纖纖也）
望其轂欲其眼也進而眡之欲其幬之廉也無所取之
取諸急也（眼當作輥古本反說文云周禮曰望其轂欲其輥幬徒到反）
注眼出大貌也幬幔轂之革也革急則裹木廉隅見
補注說文輥齊等貌齊等者不橈減也轂欲其輥則
輪木圜甚不窔又有廉隅以革幬轂欲廉廉之言斂

也負幹斂約也（如紾而搏廉之廉）
眡其綆欲其蚤之正也（綆音餠蚤爪古字通）
注蚤當爲爪謂輻入牙中者也鄭司農云綆謂輪箅
也玄謂輪雖箅爪牙必正也（疏云凡造車輪皆向外箅向外箅則車不掉）
補注輻上端入轂中用正枘下端入牙中用偏枘令
牙外出不與輻股骹參值是爲綆綆之言偏箅也蚤
正謂衆輻齊平雖有綆之減（綆參分寸之二）蚤皆均正也
察其菑蚤不齵則輪雖敝不匡（菑側吏反齵五溝反）
注菑謂輻入轂中者也菑與爪不相佹乃後輪敝盡
不匡刺也

補注人齒佹戾曰齵凡物剌戾不平曰匡
凡斬轂之道必矩其陰陽陽也者稹理而堅陰也者疏
理而柔是故以火養其陰而齊諸其陽則轂雖敝不藃（稹之忍反藃音槁）
注矩謂刻識之也稹致也火養其陰炙堅之也藃藃
暴（滕下曰藃虛起曰暴）陰柔後必橈減幬革暴起
轂小而長則柞大而短則摯（柞同笮莊百反摯同隉魚列反）
注鄭司農云柞謂輻閒柞狹也
補注摯者車行危隉不安
是故六分其輪崇以其一爲之牙圍

注六尺六寸之輪牙圍尺一寸

參分其牙圍而漆其二

注不漆其踐地者也漆者七寸三分寸之一不漆者三寸三分寸之二令牙厚一寸三分寸之二則內外面不漆者各一寸也

椁其漆內而中詘之以爲之轂長以其長爲之圍

注六尺六寸之輪漆內六尺四寸是爲轂長三尺二寸圍徑一尺三分寸之二也鄭司農云椁者度兩漆之內相距之尺寸也

補注大車短轂取其利也兵車乘車田車暢轂取其安也六尺六寸之輪轂長三尺二寸則車行無危隉之患圍亦三尺二寸以建三十輻則輻閒無柞狹之患周三尺二寸者徑尺有五分寸之一弱鄭注用六觚之率周三徑一約計大數爾非圜率也今算家圜率定於祖沖之隋書律歷志曰古之九數圜周率三圜徑率一其術疏舛宋末南徐州從事史祖沖之更開密法以圜徑一億爲一丈圜周盈數三丈一尺四寸一分五釐九毫二秒七忽朒數三丈一尺四寸一分五釐九毫二秒六忽正數在盈朒二限之閒密率圜徑一百一十三圜周三百五十五約率圜徑七周二十二

以其圍之防捎其藪捎音霄藪蘇口反

注捎除也防三分之一也鄭司農云藪讀爲蜂藪之藪謂轂空壺中也玄謂此藪徑三寸九分寸之五壺中當輻菑者也疏云車轂之處其孔必大頭寬小頭狹當輻入處謂之藪寬狹處中而已蜂藪者猶言趨也藪者衆輻之所趨也

補注捎空轂中如壺然所以受軸以密率計之徑三寸五分寸之二弱

五分其轂之長去一以爲賢去三以爲軹去起呂反軹當作軝

注鄭司農云賢大穿也軹小穿也玄謂此大穿徑八寸十五分寸之八小穿徑四寸十五分寸之四大穿甚大似誤矣大穿實五分轂長去二也去二則得六寸五分寸之二凡大小穿皆謂金也今大小穿金厚一寸則大穿穿內徑四寸五分寸之二小穿穿內徑二寸十五分寸之四如是乃與藪相稱也今當作令賈疏已誤

補注以密率計之大穿徑六寸十分寸之一強小穿徑四寸四十分寸之三弱軸徑四寸五分寸之一強大穿穿內徑不得過四寸軸之兩端入轂中者稍殺削之其當大穿處鋸截周遭少許則轂止不內侵

容轂必直陳篆必正施膠必厚施筋必數幬必負幹數色角反

注容者治轂爲之形容也篆轂約也幬負幹者革轂相應無贏不足

既摩革色青白謂之轂之善

注謂丸漆之乾而以石摩平之疏云將漆之先以骨丸之待乾乃以石摩平之革色青白善之徵也

參分其轂長、二在外、一在內、以置其輻

注轂長三尺二寸者、令輻廣三寸半、則輻內九寸半、輻外一尺九寸、

凡輻量其鑿深以爲輻廣、輻廣而鑿淺、則是以大扤、雖有良工、莫之能固、鑿深而輻小、則是固有餘而強不足也、故竑其輻廣以爲之弱、則雖有重任、轂不折、（量音亮　鑿曹報反　竑音紘）

注廣深相應則固足相任也、扤搖動貌、弱菑也、今人謂蒲本在水中者爲弱、是其類也、鄭司農云竑謂度之、（弱音溺）

補注輻廣不得過三寸、輻厚一寸奇、菑厚蓋太半寸、（三分之二爲太　三分之一爲少）漸殺至端、不得過三分寸之二、鄭用牧曰量其鑿深以爲輻廣、竑其輻廣以爲之弱、弱自與鑿深相應、反覆言之爾、扤而不固、則轂折、轂不能持輻也、

參分其輻之長而殺其一、則雖有深泥、亦弗之溓也、（殺色界反　溓讀爲黏　女廉反）

注殺衰小之也、

參分其股圍、去一以爲骹圍、（骹苦教反）

注謂殺輻之數也、鄭司農云股謂近轂者也、骹謂近牙者也、方言股以喻其豐、故言骹以喻其細、人脛近足者細於股、謂之骹、羊脛細者亦謂骹、

揉輻必齊、平沈必均、（揉說文作煣　而久反）

注揉謂以火槁之、衆輻之直、齊如一也、平沈、平漸也、鄭司農云平沈謂浮之水上、無輕重、

直以指牙、牙得則無槷而固、（槷魚列反　從木熱省聲）

注得謂倨句鑿內相應也、（內枘同　卽丞）鄭司農云槷榝也、蜀人言榝曰槷、

不得則有槷、必足見也、（見賢遍反）

注必足見、言槷大也、然則雖得猶有槷、但小爾、

補注鄭用牧曰足者枘之下、枘入鑿中而猶見其足、鑿太寬故也、槷小不足見、槷大則足見、無槷而固甚言鑿枘相應、不用槷亦固、

六尺有六寸之輪、綆參分寸之二、謂之輪之固、

注輪箄則車行不掉也、參分寸之二者、出於輻股鑿之數也、

補注固謂不傾掉也、輪不箄、必左右佗搖、故輻蚤用偏枘、令牙出於輻股鑿三分寸之二、如此則重埶微注於內、兩輪訂之而定、無傾掉之患、

凡爲輪、行澤者欲杼、行山者欲侔、杼以行澤、則是刀以割塗也、是故塗不附、侔以行山、則是摶以行石也、是故

輪雖敝不甐於鑿（杼直呂反侔亡侯反摶徒丸反甐音吝）

注，杼謂削薄其踐地者，侔上下等，摶圜厚也，甐亦敝也，以輪之厚，石雖齧之，不能敝其鑿旁使之動，

凡揉牙，外不廉，而內不挫，旁不腫，謂之用火之善，（廉當作燫）

注，廉絕也，（說文云燫火煣車網絕也周禮曰煣牙外不燫）挫折也，腫瘣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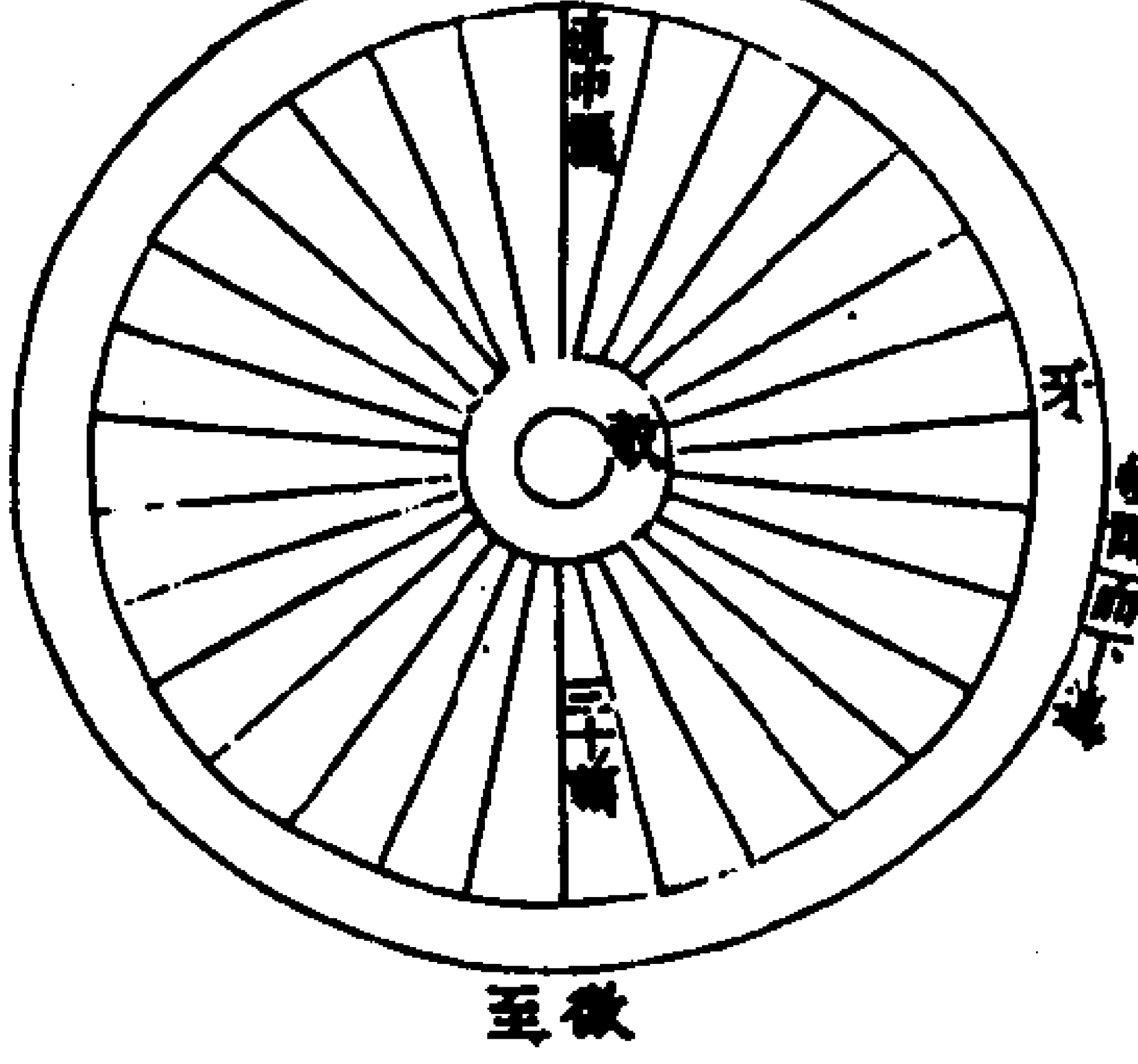
是故規之以眡其圜也，萬之以眡其匡也，縣之以眡其輻之直也，水之以眡其平沈之均也，量其藪以黍，以眡其同也，權之以眡其輕重之侔也，故可規可萬可水可縣可量可權也，謂之國工，（萬音俱）

注，輪中規則圜矣，等爲萬蔞以運輪上，輪中萬蔞則不匡刺也，輪輻三十，上下相直，從旁以繩縣之，中繩則鑿正輻直矣，平漸其輪，無輕重則斲材均矣，黍滑而齊，以量兩壺，無贏不足，則同，侔等也，稱兩輪鈞石同，則等矣，輪有輕重，則引之有難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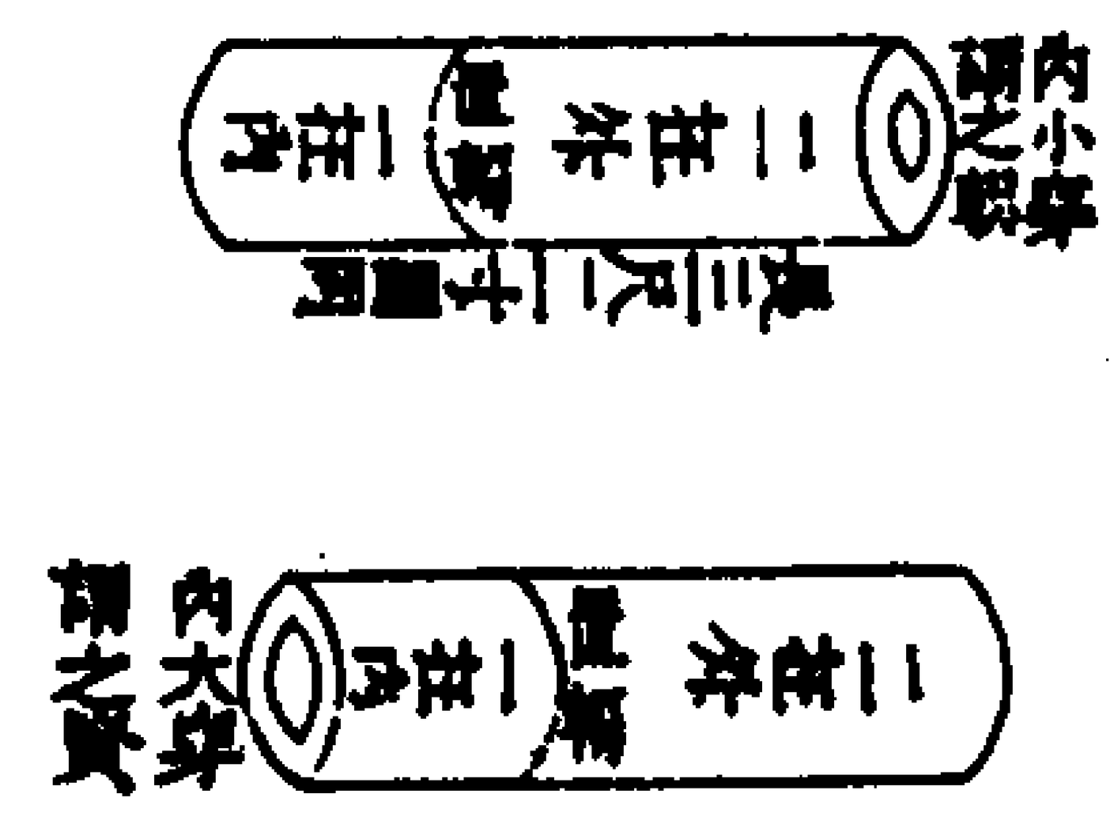
補注，正輪之器名萬，亦謂之萬蔞，蓋與輪等大，平可取準，萬之縣之，猶旅人之器中膊豆中縣也，方言秦晉之閒謂車弓曰枸蔞，二者其狀仿佛，故方俗同稱

輪

三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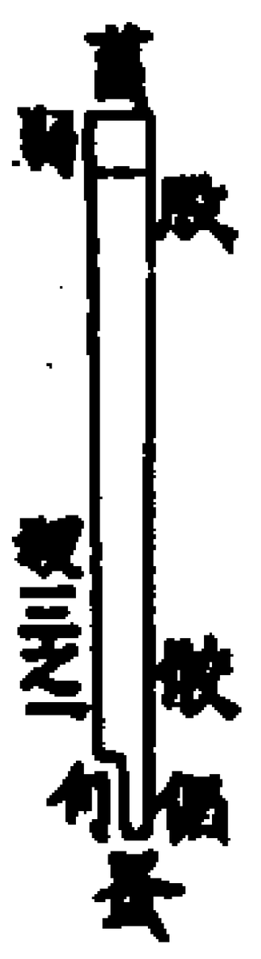


轂



兵車乘車軹閉六尺六寸旁加七寸合兩旁幷軹閉是爲轂廣八尺而轂入輿下者七寸其內地即置伏兔以承軫兩職之廣凡丈一尺六寸此轂末之軹故轊本作斬與軹內之害宜有別不得一車之中二名溷淆也

輻



牙外出三分寸之二輻股鑿不與蚤所入之鑿相當以爲有偏句故也外直下爲偏內曲斜之爲句

輪人爲蓋、達常圍三寸、桯圍倍之六寸、（桯讀如楹）

注、鄭司農云達常蓋斗柄下入杠中也桯蓋杠也、

信其桯圍以爲部廣部廣六寸、（信伸古今字）

注、廣謂徑也鄭司農云部蓋斗也、

部長二尺、

注謂斗柄達常也、

桯長倍之四尺者二、

注、杠長八尺謂達常已下也加達常二尺、則蓋高一丈立乘也、

補注、鄭用牧曰部厚一寸連於達常通長二尺不計

其入桯中者桯長八尺亦不計其入輿下者桯建輿下、達常建桯中、皆豆有數寸、取其足相持爲度、

十分寸之一謂之枚部尊一枚弓鑿廣四枚鑿上二枚鑿下四枚

注尊高也蓋斗上隆高高一分也弓蓋橑也廣大也

是爲部厚一寸、（鑿上下合六分幷鑿空四分共一寸也）

鑿深二寸有半下直二枚、鑿端一枚、

注、鑿深對爲五寸、是以不傷達常也、（達常徑一寸弱）下直二枚者鑿空下正而上低二分也其弓菑則撓之平剡其下二分而內之、欲令蓋之尊終平不蒙撓也、端內題

也、（二枚一枚皆鑿端弓杪所至欲見鑿空下正故曰下直二枚鑿端一枚便文協句爾）

補注弓鑿外大內小、外縱橫皆四分、內縱二分（下直二枚是也）橫一分、（鑿端一枚是也）下直者對上迆爲言鑿下外內同四分鑿上外二分、內四分、加部尊焉、

弓長六尺謂之庇軹、五尺謂之庇輪四尺謂之庇軫（軹當作斬）

注、庇覆也、杜子春云謂覆軨也、玄謂軹轂末也輿廣六尺六寸、兩轂幷六尺四寸、旁減軏內七寸、則兩軹六尺六寸有半也

之廣凡丈一尺六寸也六尺之弓倍之加部廣凡丈二尺六寸有宇曲之減可覆軹不及軨（軨錯古字通胡夏反於文從斗譌作軫非）

參分弓長而揉其一、

注、參分之、持長撓短短者近部而平長者爲宇曲也、

六尺之弓近部二尺四尺爲宇曲

補注、弓菑入鑿中剡其下二分兩旁各剡一分有半鑿空下平直則弓必上仰故揉其近部之二尺使平外。四。尺。自。下。迆。而。成。宇。曲。

參分其股圍去一以爲蚤圍

注、蚤當爲爪以弓鑿之廣爲股圍則寸六分也爪圍一寸十五分寸之一、

參分弓長以其爲一之尊上欲尊而宇欲卑上尊而宇卑則吐水疾而霤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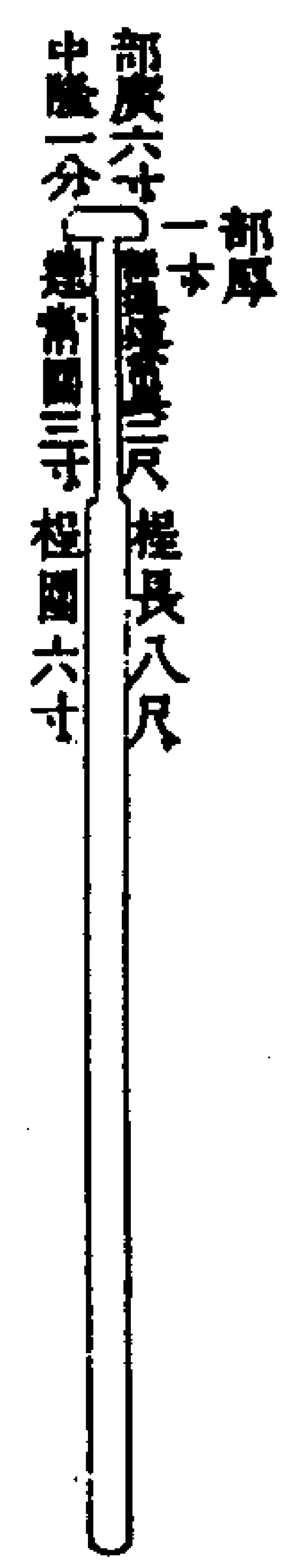
注六尺之弓上近部平者二尺爪末下於部二尺二尺爲句四尺爲弦求其股股十二除之面三尺幾半也上近部平者也隤下曰宇蓋者主爲雨設也乘車無蓋禮所謂潦車謂蓋車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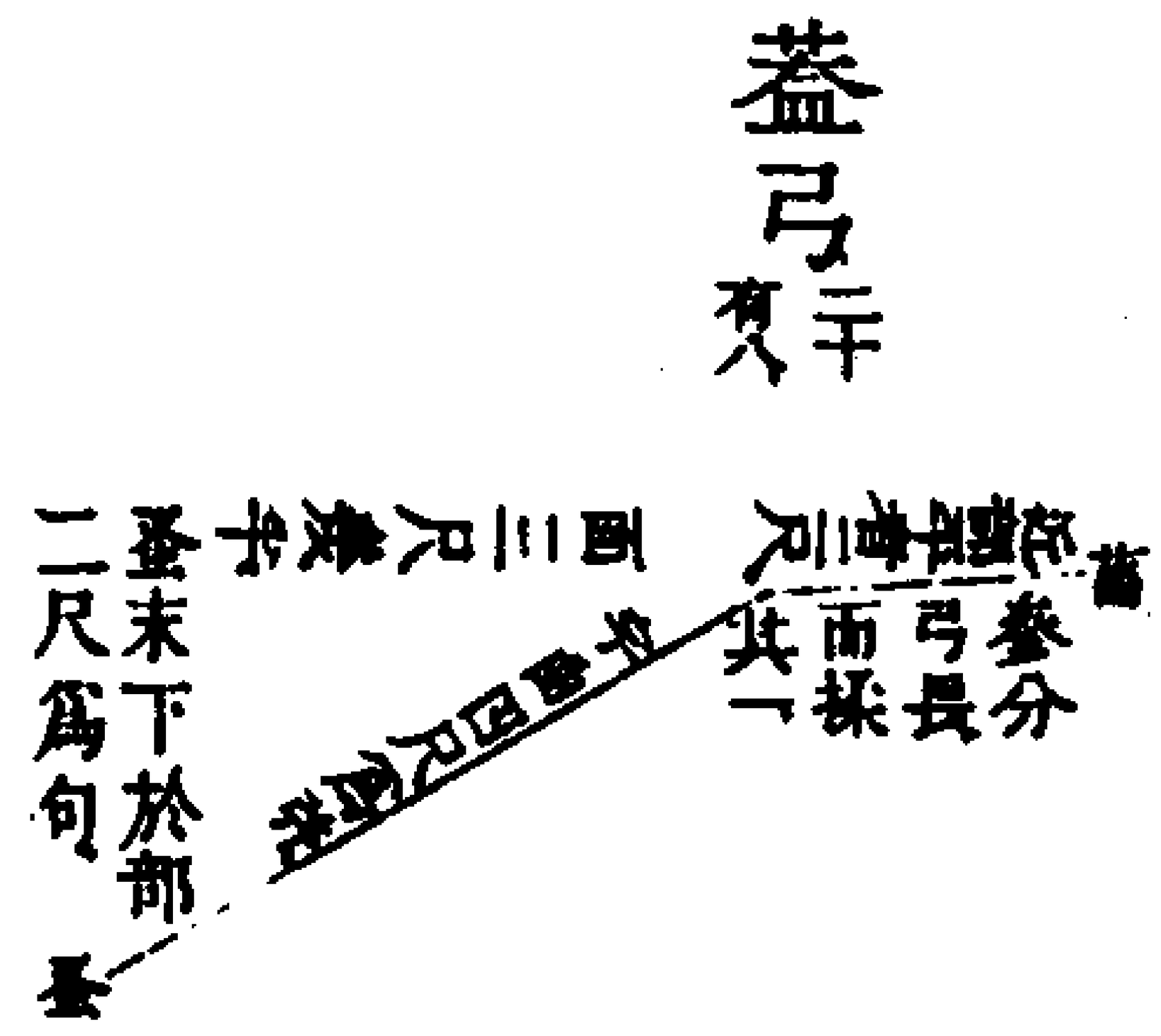
蓋已崇則難爲門也蓋已卑是蔽目也是故蓋崇十尺

注十尺其中正也蓋十尺宇二尺而人長八尺卑於此蔽人目

良蓋弗冒弗紘殷畝而馳不隊謂之國工（殷音隱）

注隊落也善蓋者以橫馳於壟上無衣若無紘而弓不落也





凡句股各自乘并之爲弦實弦自乘減句自乘餘爲股實減股自乘餘爲句實如圖以二尺爲句四尺爲弦而求其股先以弦自乘得弦實十六尺次以句自乘得句實四尺兩數相減餘十二尺爲股實開方除之得股長三尺四寸六分有奇故鄭注云面三尺幾半也

輿人爲車輪崇車廣衡長參如一謂之參稱（稱尺證反）

注車輿也衡之長容兩服

參分車廣去一以爲隧

注兵車之隧四尺四寸鄭司農云隧謂車輿深也

參分其隧一在前二在後以揉其式

注兵車之式深尺四寸三分寸之二

補注式前車也記不言式較之長一在前其上三面周以式則式長九尺五寸三分寸之一也二在後其上爲較則左右較各長二尺九寸三分寸之一也

以其廣之半爲之式崇以其隧之半爲之較崇

注兵車之式高三尺三寸較兩輢上出式者兵車自較而下凡五尺五寸

六分其廣以一爲之軫圍

注軫輿後橫者也兵車之軫圍尺一寸

補注輿下四面材合而收輿謂之軫亦謂之收獨以爲輿後橫者失其傳也輈人言軫閒則左右名軫之證也如軫與轐弓長庇軫軫方象地則前後左右通名軫之證也

參分軫圍去一以爲式圍

注兵車之式圍七寸三分寸之一

參分式圍去一以爲較圍

注兵車之較圍四寸九分寸之八

參分較圍去一以爲軹圍（軹音只）

注兵車之軹圍三寸二十七分寸之七軹輢之植者衡者也與轂末同名（說見前及釋車）

參分軹圍去一以爲轛圍

注兵車之轛圍二寸八十一分寸之十四轛式之植者衡者也轛者以其鄉人爲名

補注鄭用牧曰較小於式者扛兩旁用力少也軹扛較下轛扛式下長短不同故轛小於軹

圜者中規方者中矩立者中縣衡者中水直者如生焉繼者如附焉（中陟仲反 直同植）

注如生如木從地生如附如附枝之弘殺也

凡居材大與小無幷大倚小則摧引之則絕

注幷偏邪相就也用力之時其大幷於小者小者強不堪則摧也其小幷於大者小者力不堪則絕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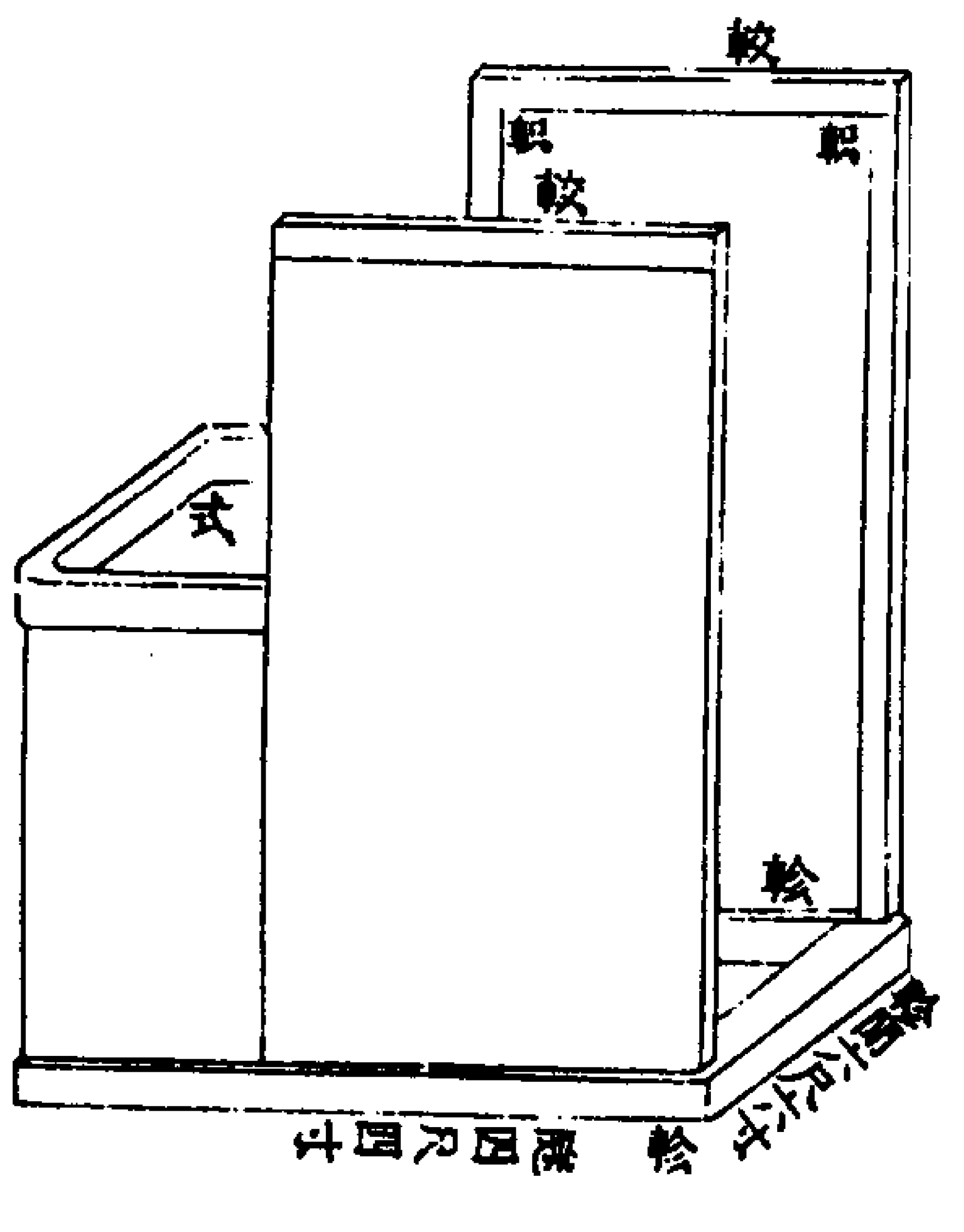
棧車欲弇（棧鉏版反 弇於檢反）

注爲其無革鞔不堅易坼壞也士乘棧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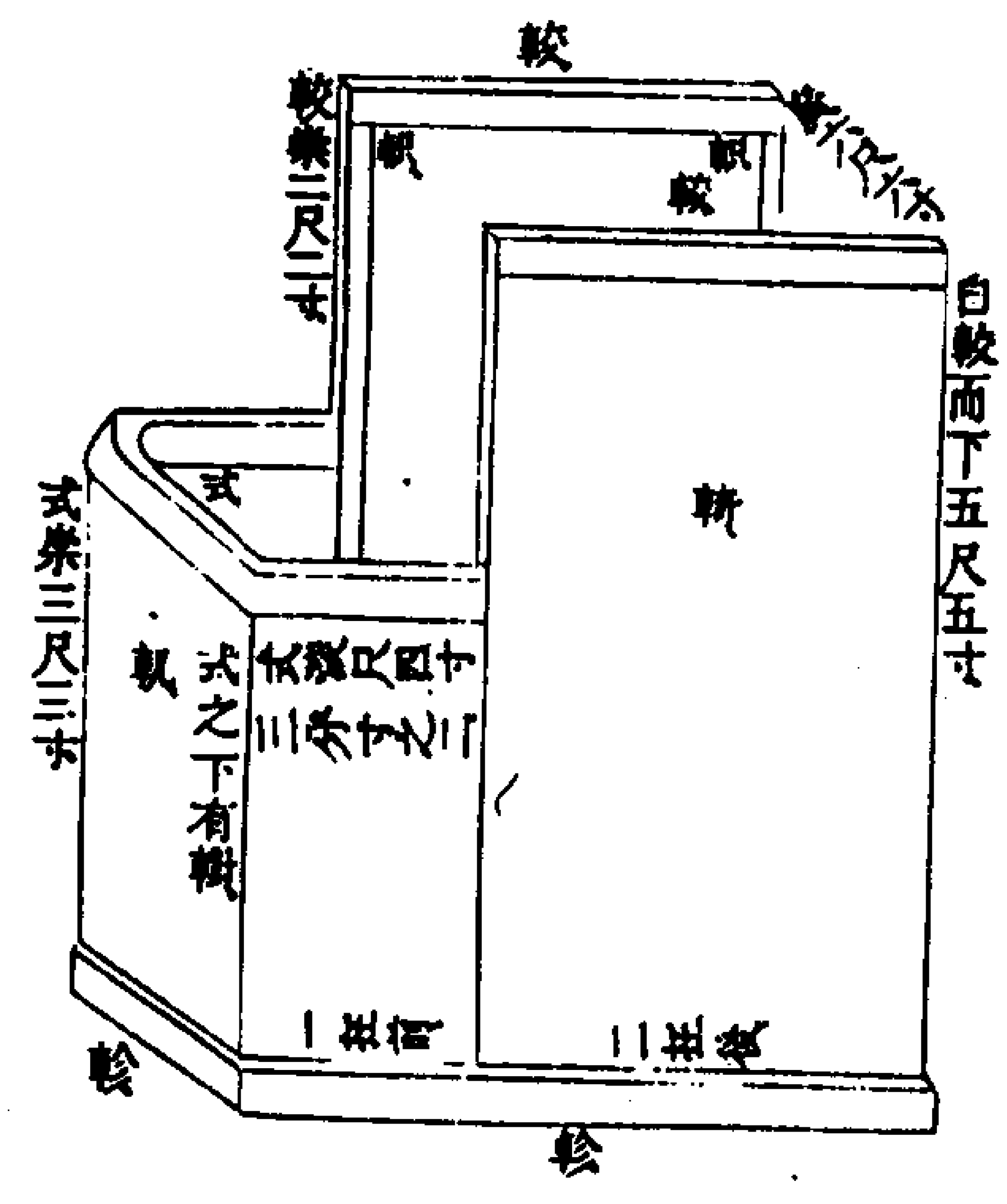
飾車欲侈

注飾車謂革鞔輿也大夫已上革鞔輿

輿



輿



輈人爲輈輈有三度軸有三理輈張留反

注輈車轅也

國馬之輈深四尺有七寸

注國馬謂種馬戎馬齊馬道馬高八尺兵車乘車軹崇三尺有三寸加軫與轐七寸又并此輈深則衡高八尺七寸也除馬之高則餘七寸爲衡頸之閒也鄭司農云深四尺七寸謂轅曲中

田馬之輈深四尺

注田車軹崇三尺一寸半并此輈深而七尺一寸半今田馬七尺衡頸之閒亦七寸則軫與轐五寸半則衡高七尺七寸

駑馬之輈深三尺有三寸

注輪軹與軫轐大小之減率半寸也則駑馬之車軹崇三尺加軫與轐四寸又并此輈深則衡高六尺七寸也今駑馬六尺除馬之高則衡頸之閒亦七寸

軸有三理一者以爲媺也二者以爲久也三者以爲利也軓前十尺而策半之軓與同軓音或作軓音犯

注策御者之策也鄭司農云軓謂式前也

補注車旁曰輢式前曰軓皆揜輿版也軓以揜式前故漢人亦呼曰揜軓詩謂之陰自軓至衡頸十尺據輈穹隆言式衡之閒八尺幾半也

凡任木任正者十分其輈之長以其一爲圍衡任者五分其長以其一爲之圍小於度謂之無任

注任正者謂輿下三面材持車正者也輈軓前十尺與隧四尺四寸凡丈四尺四寸則任正之圍尺四寸五分寸之二衡任者謂兩輗之閒也輗即衡下烏啄兵車乘車衡圍一尺三寸五分寸之一無任言其不勝任

補注輈。衡。軸。皆。任。木。任正者輈也衡任者軸也衡也此先發其意下文乃舉其制記中文體若是多矣輿下之材合而成方通名軫故曰軫之方也以象地也鄭注專以輿後橫木爲軫以輢式之所樹三面材爲軓又以軓爲任正者如。其。說。宜。記。於。輿。人。令。輈。人。爲。之。殆。非。也。輿人爲式較軹轛軫輢軓輈人爲輈衡軸伏兔記不言輢軓衡伏兔之度輢軓輿揜版爾衡圍準乎軸伏兔取節於輈當兔省。文。互。見。

五分其軫閒以其一爲之軸圍

注軸圍亦一尺三寸五分寸之一與衡任相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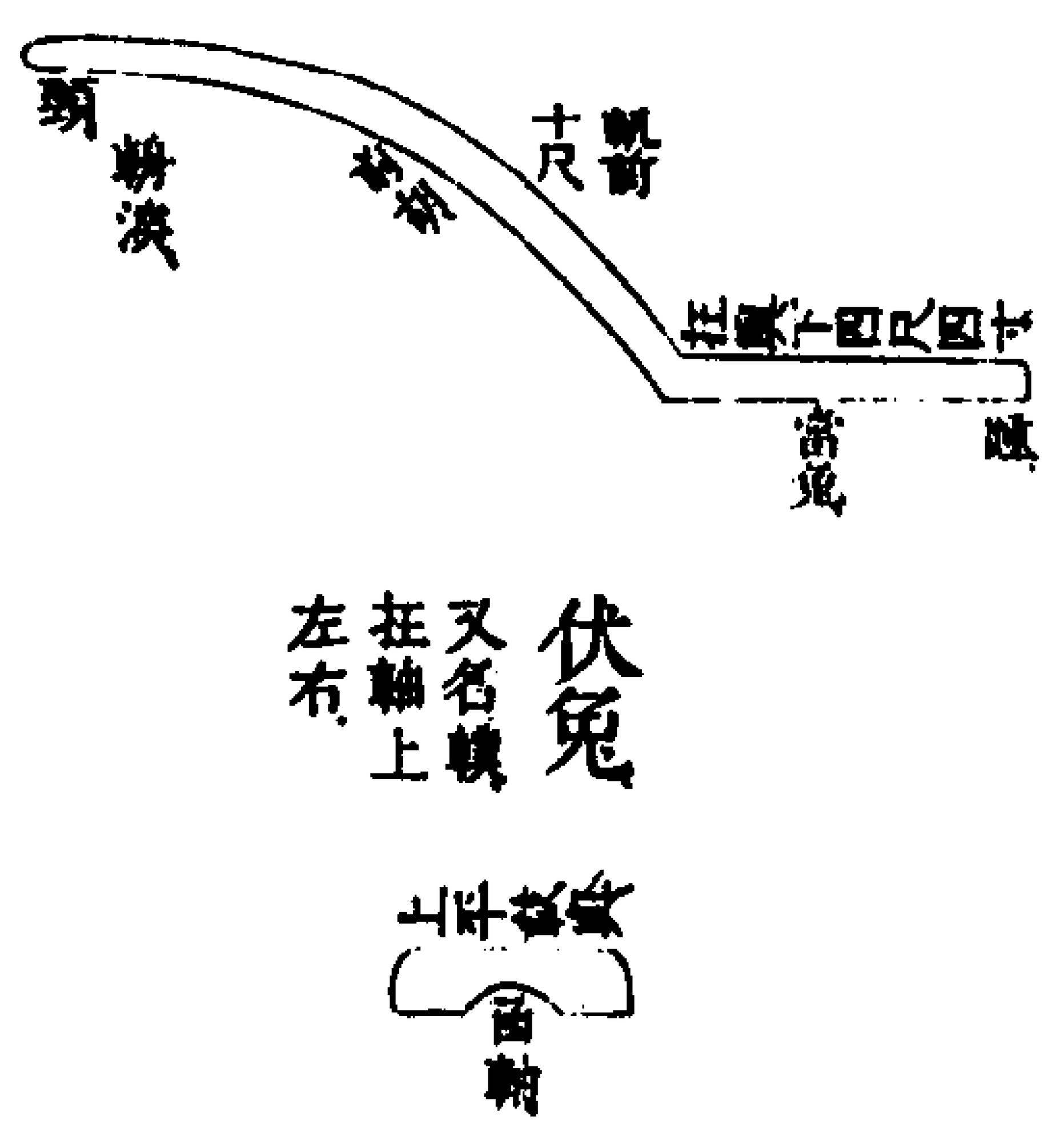
補注左右軫之閒六尺六寸軸之長出轂末而以軫閒爲度者主乎任輿之六尺六寸也軸。横。輿。下。以。任。輿。即。所。謂。衡。任。者。

十分其輈之長以其一為之當兔之圍
注輈當伏兔者也亦圍尺四寸五分寸之二、與任正者相應
補注輈所以引車也當兔在與下正中其兩旁置伏兔車行以輈為持任之正即所謂任正者、
參分其兔圍去一以為頸圍
注頸前持衡者圍九寸十五分寸之九
五分其頸圍去一以為踵圍
注踵後承軫者也圍七寸七十五分寸之五十一
凡揉輈欲其孫而無弧深今夫大車之轅摯其登又難既克其登其覆車也必易此無故惟轅直且無橈也是故大車平地既節軒摯之任及其登阤不伏其轅必縊其牛此無故惟轅直且無橈也故登阤者倍任者也猶能以登及其下阤也不援其邸必緧其牛後此無故惟轅直且無橈也是故輈欲頎典孫音遜緧音秋頎苦佷反典音殄
注孫順理也大車牛車也摯輖也鄭司農云關東謂紂為緧方言云車紂自關而東周洛韓鄭汝潁而東謂之緻或謂之曲綯或謂之曲綸自關而西謂之紂說文緧馬紂也鞧馬尾鞧也今之緻緧
補注小車謂之輈大車謂之轅人所乘欲其安故小車暢轂梁輈大車任載而已故短轂直轅此假大車之轅以明揉輈使橈曲之故鄭用牧曰抑伏車轅及逆援車箱之邸謂登下必恃牽傍助之頎典者穹隆而堅強之貌雖橈不傷其力也
輈深則折淺則負輈注則利準利準則久和則安輈欲弧而無折經而無絕
注揉之太深傷其力馬倚之則折也揉之淺則馬善負之經亦謂順理也
補注輈注謂深淺適中也輈之曲[illegible]隤然下注則車行有利準之善利疾速也準猶定也平也
進則與馬謀退則與人謀終日馳騁左不楗行數千里馬不契需終歲御衣衽不敝此惟輈之和也楗或作券俗作倦
注輈和則久馳騁載在左者不罷券尊者在左
補注契需猶翌懦方言謂畏偄曰契需衽者衣裳之旁削幅也
勸登馬力馬力既竭輈猶能一取焉
注馬止輈尚能一前取道喻易進
補注登猶進也加也
良輈環灂自伏兔不至軓七寸軓中有灂謂之國輈
注伏兔至軓蓋如式深兵車乘車式深尺四寸三分寸之二灂下至軓七寸則是半有灂也輈有筋膠之被用力均者則灂遠鄭司農云環灂謂漆沂鄂如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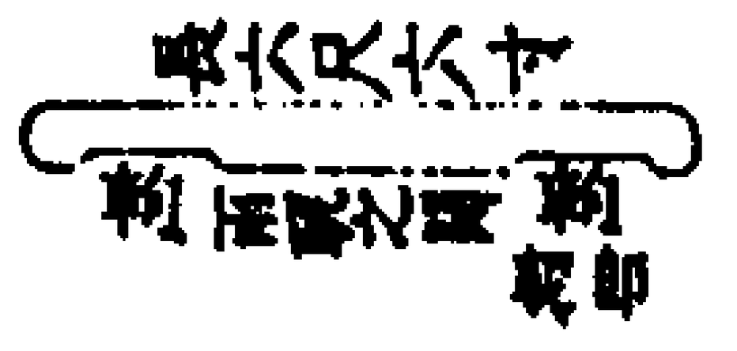
補注記反覆言輈之和潤耐久遠亦和之徵
軫之方也以象地也蓋之圜也以象天也輪輻三十以象日月也蓋弓二十有八以象星也龍旂九斿以象大火也鳥旟七斿以象鶉火也熊旗六斿以象伐也龜蛇四斿以象營室也弧旌枉矢以象弧也
注大火蒼龍宿之心其屬有尾尾九星鶉火朱鳥宿之柳其屬有星星七星伐屬白虎宿與參連體而六星營室玄武宿與東壁連體而四星覲禮曰侯氏載龍旂弧韣則旌旗之屬皆有弧也弧以張縿之幅有衣謂之韣又爲設矢象弧星有矢也蓋畫之畫矢於韣

補注斿著縿垂者也交龍鳥隼之屬皆畫於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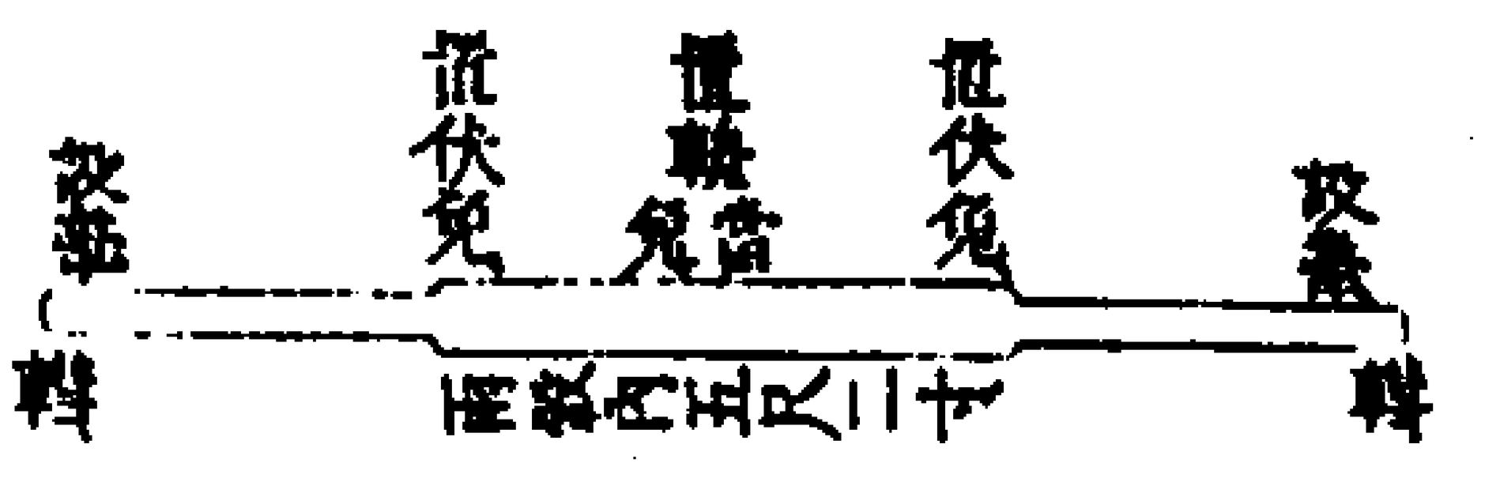
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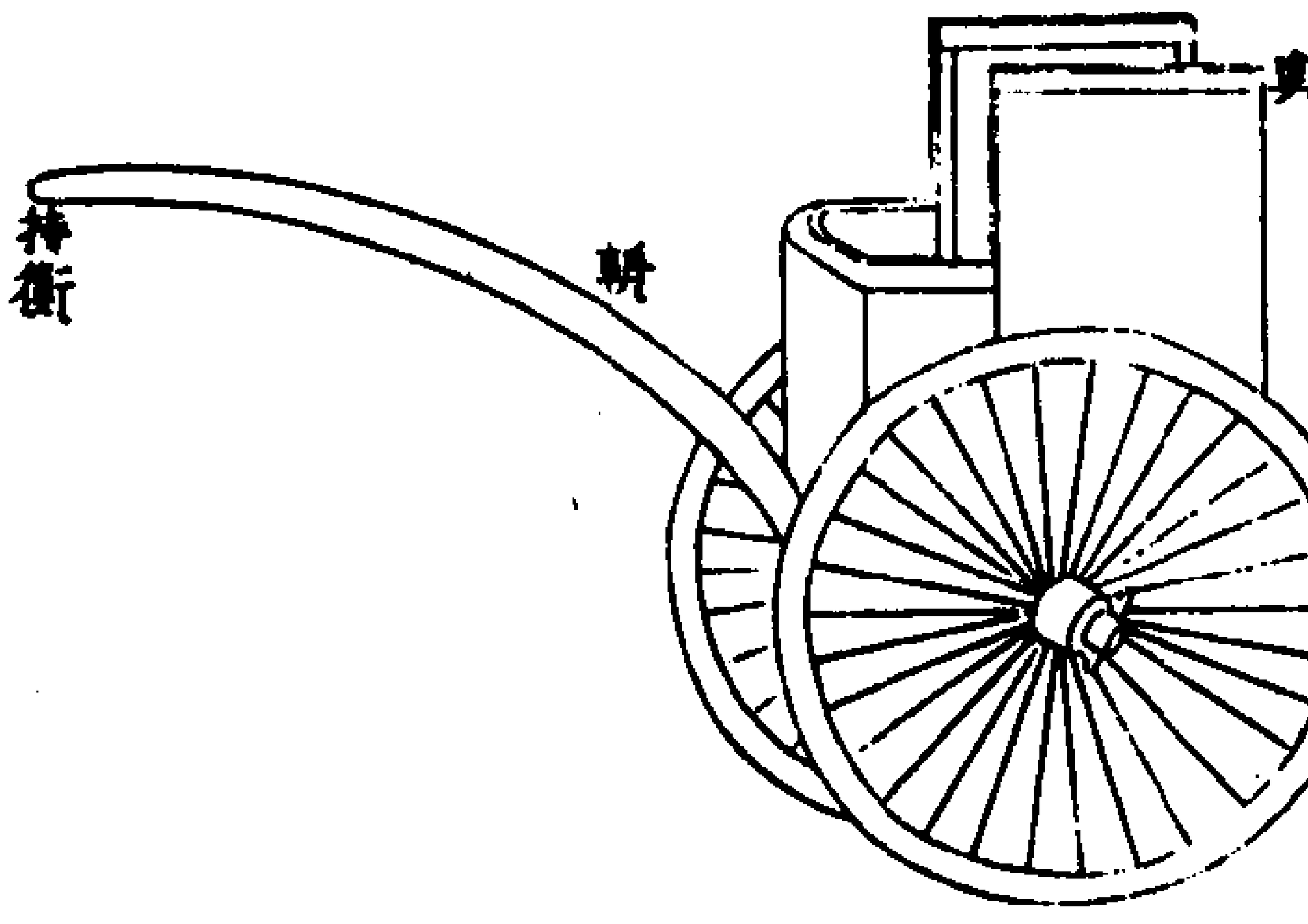
衡



軸



車兵車乘車田車



釋車

車式較內謂之輿大車名箱

其淺謂之隧

枕輿下謂之軫輿下四面材合而收輿者說見前方言軫謂之枕

軫謂之收詩秦風小戎俴收毛傳曰收軫也

揜輿旁謂之輢說文輢車旁也

式前謂之軓大馭右祭兩軹祭軓注故書軓爲範杜子春云軓當爲軓軓謂車軾前也輈人軓前十尺而策半之注鄭司農云軓謂式前也書或作軋玄謂軋是軓誤也謂輿下三面之材輢式之所尌持車正也少儀祭左右軌范乃飲注周禮大馭祭兩軹祭軓乃飲軓與范聲同謂軾前也詩邶風濟盈不濡軌毛傳曰由輈已上爲軌今詩軓作軌以合韻改之也說文軓車軾前也从車凡聲周禮曰立當前軓今周禮大行人作前疾又譌爲疾與說文所引不同軓與輢皆輿旁據輢之言倚也而旁人所倚也軓之言範也範圍輿前也後鄭說誤辨見前

軓謂之陰詩秦風陰靷鋈續毛傳曰陰揜軓也鄭箋曰揜軓在軾前垂輈上釋名陰蔭也橫側車前以陰笭也按式前揜版迤曰軓累呼之曰揜軓如約轂革迆曰軓累呼之曰約軓

縮輢上者謂之較左右兩較望之而直故衛風曰猗重較兮毛傳重較卿士之車固詩箋傳曾爾非禮制也

輿前卑於較者謂之式說文軾車前也曲禮疏古者車箱長四尺四寸而三分前一後二橫一木下去車牀三尺三寸謂之爲式又於式上二尺二寸橫一木謂之爲較較去車牀凡五尺五寸此條尺寸本之考工記而所言式較形制則大槩今各經傳注引呂氏大鈞說實曲禮疏之文學者鮮涉文義見其明曉又尺寸有據不復演思詳考於是爲車制一大障蔽姜氏兆錫曰三分車深而一前二後者式在車中其前一尺四寸三分寸之二而餘爲後也說同曲禮疏尤顯指式在車中如其說四尺四寸之輿於今尺不盈三尺乃以式較隔斷其中爲礙已甚有是理乎式與較皆車闌上之木周於輿外非橫在輿中較有兩在兩旁式有三面故說文槩言之曰車前鄭康成則曰兵車之式深尺四寸三分寸之二若橫一木不得有深矣式卑於較者以便車前射御執兵亦因之伏以式軾

車闌謂之軨曲禮僕展軨效駕釋文軨盧云車轄頭靼也舊云車闌也說文軨車轖間橫木轖車籍交錯也楚辭九辨倚結軨兮長太

息涕滂没今下鄉軾集注軨軾下從横木按軨者軾較下從横木統名即考工
記之軹轛也結軨謂軨之衡從交結倚軨而涕鄉軾則是倚於轎版內之軨故
其涕得下霑軾廣植轄頭粗之說乃因漢時路車
之轄施小橧謂之飛軨遂以解經爾古無是名也

輢內之軨謂之軹 軹之言積也積者木小枝交結也

式下人所對謂之轛

輪輮謂之牙牙謂之輞 釋名輞罔也罔羅周輪之外也關西曰輮言曲輮也或曰輾輾縣也縣連其外也

輪轑謂之輻輻近轂謂之股近牙謂之骹

輻端之柄建轂中者謂之菑菑没鑿謂之弱建牙中者謂之蚤

以偏柄入牙而出之謂之緵 緵與蚤聲相還故漢時呼爲輪箕說文箕藪也所以藪飯底飯箕中央隆高而周圍算下輪之輻股近內而牙稍出佀之賈疏云鑿牙之時其孔向外侵三分寸之二使輻股外算此說誤也鄭注計轂廣必加緵之數以牙外出不與輻

股鑿相當牙所以外出之故牙上之鑿未嘗偏輻蚤用偏柄曲剡其內而若鑿牙時外侵則牙反內入況牙厚不盈二寸鑿空復偏必削薄不固

轂空壺中所以受軸謂之藪 急就篇輻轂輨轄輮䡓類顏師古注輮者轂中之空受軸處也

輮謂之藪 輮藪語之轉後人誤以藪爲三十輻所湊非也輮讀所入聲之轉不謂之藪

以金裹轂中謂之釭 說文釭車轂中鐵也釋名釭空也其中空也

大釭謂之賢

轂末小釭謂之軝 今並作軝與輢內之軹溷淆非也大馭右祭兩軹祭軓注故書軹爲軝杜子春云軝當作軹軹謂兩轊也或讀斬爲簪笄之笄少儀祭左右軌范注周禮大馭祭兩軹祭軓乃飲軌與軹於車同謂轊頭也按少儀之左右軌即大馭之兩軹軹本作軝鄭爲而爲軌軌軝二字少見非改爲軝即爲軌學者疑涉古經未能辨其不幾曲徵明孔穎達諸儒亦時時雜出謬解則未有定識故也軒從車开聲讀如笄轂末也軌從車凡聲讀如范式前也軌從車九聲古音居酉反今音居洧反車徹也軹從車只聲讀如只輢內也軹𣃁六尺六寸軌八尺軹相去丈一尺六寸兩轊又在軹外叔末爲斬軸末爲轊祭軌則兼轊祭左右斬則兼轊不可以軸末之轊爲斬名之宜辨者也

轂端鍇謂之輨 以鐵爲管約轂外兩端說文輨轂端沓也急就篇顏師古注輨轂端之鐵也

輨謂之軑 離騷齊玉軑而並馳方言關之東西曰輨南楚曰軑趙魏之間曰𨍭鏅說文軑車輨也

以革幬轂謂之軧 說文亦作𨋢從革小雅約軧錯衡毛傳曰軧長轂之軧也朱而約之箋誤以軧爲長轂名非也軧即考工記幬革朱而約之者朱其革以幬於轂也幬長轂蓋飾大車短轂則無飾故曰長轂之軧

軸末謂之轊 史記田單列傳燕師長驅平齊而田單走安平令其宗人盡斷其軸末而傅鐵籠已而燕軍攻安平城壞齊人走爭塗以轊折車敗爲燕所虜惟田單宗人以鐵籠故得脫方言車轊齊謂之鍱說文𨊻車軸耑也亦作轊按軸長出轂外者名轊傅鐵籠所以鐵爲轊故可短

軸當轂釭裏之以金謂之鐗 說文鐗車軸鐵也釋名鐗閒也閒釭軸之閒使不相摩也

軸端之鍵以制轂者謂之舝 亦作轄鍇行車者貽釭中以利轉又設舝以制轂都是鐵屑載舝小雅閒關車之舝兮淮南子車之能轉千里者其要在三寸轄說文舝車軸耑鍵也轄車聲也一曰鍵也急就篇注轄墾貫軸頭制轂之鐵也

伏兔謂之轐 易小畜九三輿說輻大畜九二輿脫輹大壯九四壯于大輿之輹說文轐車伏兔也輹車軸縛也釋名屐似人屐也又曰

伏兔在軸上似之也又曰輹輹伏也伏於軸上也按轐輹實一字其下有革以縛於軸今易唯小畜作輻蓋誤字少見傳寫者誤輻在轂與牙之閒非可脫者又當連輪言不當連輿言後人不知輹何物於大壯大畜皆作輻解矣

輿下任正者謂之輈 大車名轅

輈出軓前穹而上謂之胡胡謂之㚤 大行人立當前疾注上公立當軹侯伯立當疾子男立當衡王立當轂與鄭司農云前疾謂駟馬車轅前胡下垂拄地者惠天牧曰論語邢昺疏引周禮作前㚤云㚤伯立當前㚤胡下又小雅翠蕭箴孔疏引大行人亦作前㚤㚤猶胡也故鄭注訓爲胡以其拄軓前故曰前㚤

輈端謂之頸後謂之踵當兩轐之閒謂之當兔

輗謂之衡衡下烏啄謂之軥 左傳襄十四年射兩軥而還服注車軶兩邊叉馬頸者杜注車軶卷者昭二十六年射之中楯瓦繇朐汰輈七入者三寸杜注入楯瓦也朐車軶說文軥軶下曲者小爾雅衡扼也扼上者謂之烏啄釋名馬曰烏啄下向叉馬頸似烏開口向下啄物時也

所以持衡者謂之軏。亦作䡇。大車名輗。論語大車無輗，小車無軏，其何以行之哉。包咸注：輗者，轅端橫木以縛軛；軏者，轅端上曲鉤衡。其說誤也。韓非子外儲說：墨子曰：吾不如爲車輗者巧也，用咫尺之木，不費一朝之事，而引三十石之任。說文：輗，車轅耑持衡者；軏，大車轅耑持衡者。按大車鬲以駕牛，小車衡以駕馬。轅端持鬲，其關鍵名輗；輈端持衡，其關鍵名軏。輗軏所以引車，必施輗軏然後行。信之在人，亦交接相持之關鍵，故以輗軏喻信。輈身上曲，上曲非別一物。大車之鬲即橫木，橫木即輗。包氏以輪丈之轅、六尺之鬲，而當咫尺之輗軏，疏矣。

車蓋之杠謂之桯，蓋斗謂之部，其柄謂之達常。

隆屈謂之弓。亦名蓋橑。方言：車枸簍，宋魏陳楚之閒謂之䉀，或謂之𥴳籠，其上約謂之筠，或謂之箕，秦晉之閒自關而西謂之枸簍，西隴謂之檢，南楚之外謂之篷，或謂之隆屈。郭注即車弓也，今亦通呼篷。釋名：隆強，言體隆而強也；或曰車弓，佀弓曲也，其上竹曰郎疏，相遠晶晶然也。

弓近部謂之股，弓末謂之蚤。

大車之較謂之牝服，其內謂之箱。輿有式較，卑高之分，箱則其上齊平。

所以引車謂之轅。釋名：轅，援也，車之大援也。

考工記圖上　兲

輗謂之鬲，持鬲者謂之輗。說見軏下。

輪輾謂之渠。小車所謂牙。

有輻謂之輪，無輻謂之輇。說文：有輻曰輪，無輻曰輇。按雜記輴車，鄭注引說文解之，謂輴讀爲輇。又引周禮蜃車，謂蜃輇聲相近，其制同。輇崇蓋半乘車之輪。又於喪大記君大夫葬用輴，士用國車，謂輴與國皆爲輇。今考大夫廟中有載柩以輴之禮，用輴則國車皆謂輴。廟載柩之車，國車即輴輴也。既朝廟然後用輴車載柩以行。鄭氏不以爲葬之朝廟，故誤爾。惟周禮之蜃車即輴車，蜃乃假借字，輴其本字也。輴車四輪而迫地，其輪無輻，然鄭氏以爲即輇，亦非也。輪者車之名，輇者輪之名，不宜溷而一之。

攻金之工，築氏執下齊，冶氏執上齊，鳧氏爲聲，㮚氏爲量，段氏爲鎛器，桃氏爲刃。齊才細反，段鍛古字通，丁亂反。

注多錫爲下齊，大刃削殺矢鑒燧也；少錫爲上齊，鍾鼎斧斤戈戟也。聲，鍾錞于之屬；量，豆區鬴也；鎛器，田器錢鎛之屬；刃，大刃刀劒之屬。

金有六齊：六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鍾鼎之齊；五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斧斤之齊；四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戈戟之齊；參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大刃之齊；五分其金而錫居二，謂之削殺矢之齊；金錫半，謂之鑒燧之齊。

注鑒燧取水火於日月之器也。鑒亦鏡也。凡金多錫

考工記圖上　卅

則忍白且明也。忍音刃。

補注金謂銅，錫謂鉛。

築氏爲削，長尺博寸，合六而成規。

注今之書刀。

欲新而無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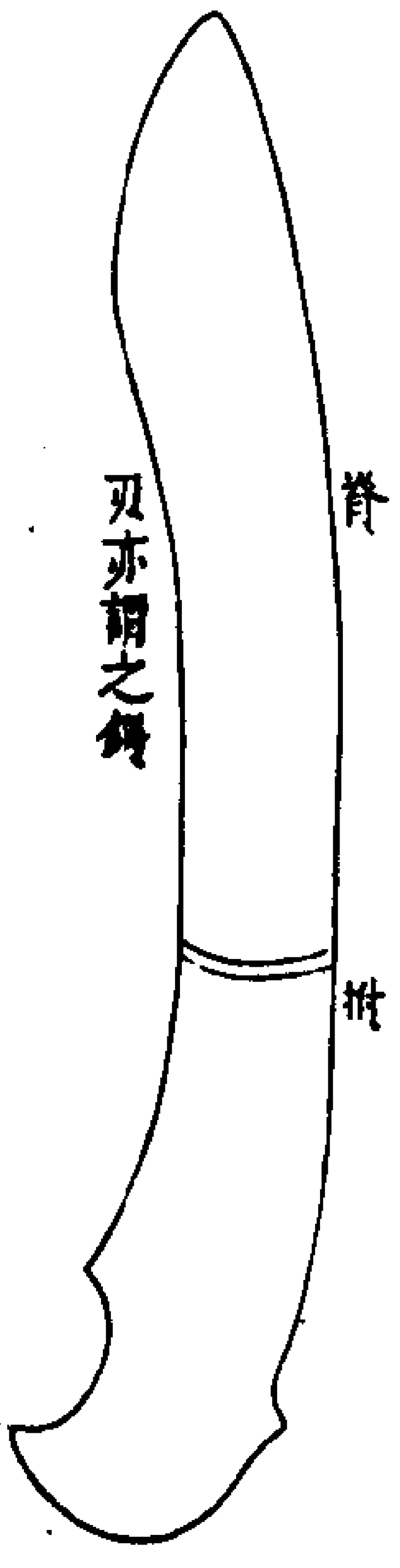
注謂其利也。鄭司農云：常如新，無窮已。

敝盡而無惡。

注鄭司農云：謂鋒鍔俱盡不偏索也。玄謂刃也脊也，

其金如一，雖至敝盡，無瑕惡也。

削



冶氏爲殺矢刃長寸圍寸鋌十之重三垸（鋌徒頂反　垸音丸）

注殺矢用諸田獵之矢也鄭司農云鋌箭足入藁中者也垸量名

補注矢匕中博刃長寸自博處至鋒也矢人參分其羽以設其刃刃長二寸通謂匕爲刃也圍寸不言博言圍者矢匕有脊之減博不及一寸垸者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

戈廣二寸內倍之胡三之援四之

注戈今句孑戟也或謂之雞鳴或謂之擁頸內謂胡以內接柲者也長四寸胡六寸援八寸鄭司農云援直刃也胡其孑

補注內連於援爲一直刃記分胡以內爲內胡以外爲援欲見置胡前卻之度胡廣二寸橫刃長六寸援之廣寸有半寸與

已倨則不入已句則不決長內則折前短內則不疾是故倨句外博

注戈句兵也主於胡也已倨謂胡微直而邪多也以啄人則不入已句謂胡曲多也以啄人則創不決胡之曲直鋒本必橫而取圜於磬折前謂援也內長則援短援短則曲於磬折曲於磬折則引之與胡並鉤

內短則援長援長則倨於磬折倨於磬折則引之不疾博廣也倨之外胡之裏也句之外胡之表也廣其本以除四病而便用也俗謂之曼胡似此疏云倨謂胡上句謂胡下倨與句皆有外廣故云倨之外胡之裏謂於胡下近本增之使廣句之外胡之表謂於胡上近本增之使廣若然則胡本上下俱寬自然合於磬折無上四疾而便用矣江先生曰分胡爲二關處爲本上半順看倨之外畔在右爲裏下半倒看亦直本在下則句之外畔在左爲表注中表裏字蓋取諸此又曰倨與句之背皆爲外對內之鈍處爲內也倨句之博處爲本對鋒處爲末也

補注長內謂胡上仰短內謂胡下俛胡以背連直刃處爲外倨句外博者曲直之度但於外增博之自無太倨太句之失而俛仰亦得其正鄭注倨句外博爲胡上下與已倨已句異似未然

重三鋝音刷所劣反字或作率選撰饌並六書假借

注許叔重說文解字云鋝鍰也說文鍰鋝也从金爰聲虞書曰罰百鍰鋝十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也从金寽聲周禮曰重三鋝北方以二十兩爲鋝今東萊稱或以太半兩爲鈞十鈞爲鍰譌作環者非鍰重六兩太半兩鍰鋝似同矣則三鋝爲一斤四兩疏云鋝鍰輕重無文故王肅之徒皆以六兩爲鍰是以鄭引許氏及東萊稱爲證也凡數言太者皆三分之二爲太三分之一爲少以一兩二十四銖十六銖爲太半兩也鍰則百六十銖用百四十四銖爲六兩餘十六銖爲太半兩尚書呂刑其罰百鍰僞孔傳六兩曰鍰釋文馬云賈逵說俗儒以鋝重六兩周官劒重九鋝俗儒近是疏曰或有存行之者十鈞爲鍰二鍰四鈞而當一斤然則鍰重六兩三分兩之二多於孔王所說惟較十六銖耳史記周本紀其罰百率徐廣曰率即鍰也音刷平準書白選索隱曰尚書大傳云夏后氏不殺不刑死罪罰二千饌馬融云饌六兩漢書作撰二字音同也蕭望之剶傳甫刑之罰小過赦薄罪贖有金選之品應劭曰選音刷金銖兩名也師古曰音刷是也字本作鋝鋝即鍰也其重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一曰重六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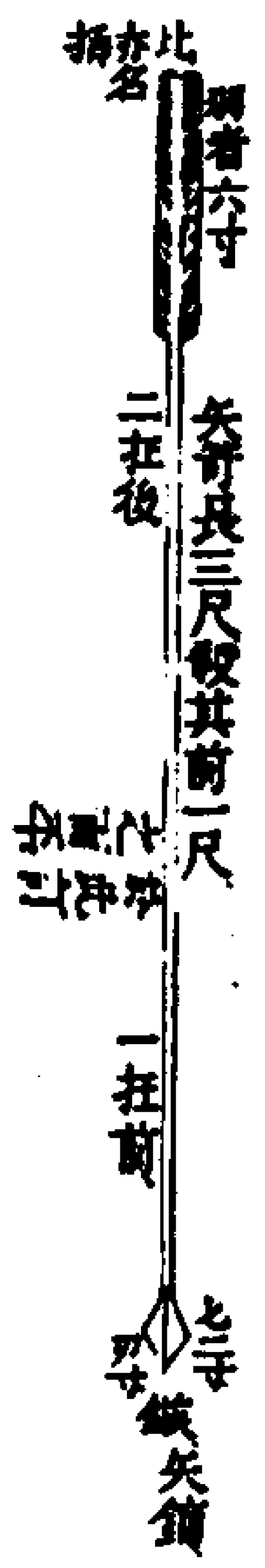
補注鍰鋝篆體易譌說者合爲一恐未然也鍰讀如丸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垸其假借字也鋝讀如刷六兩太半兩率選饌其假借字也二十五鍰而成十二兩三鋝而成二十兩呂刑之鍰當爲鋝故史記作率漢書作選伏生大傳作饌弓人膠三鋝當爲鍰一弓之膠三十四銖二十五分銖之十四賈逵說俗儒以鍰重六兩此俗儒相傳譌失不能覈實脫太太半兩言之說文云北方以二十兩爲鋝正合三鋝盖脫太三字徐本說文鋝十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鍇本及陸德明所引並作十一銖徐本盖脫一字說文既引周禮重三鋝當云北方以二十兩爲三鋝是以鄭注引說文證三鋝爲一斤四兩

戟廣寸有半寸內三之胡四之援五之倨句中矩與刺重三鋝中丁仲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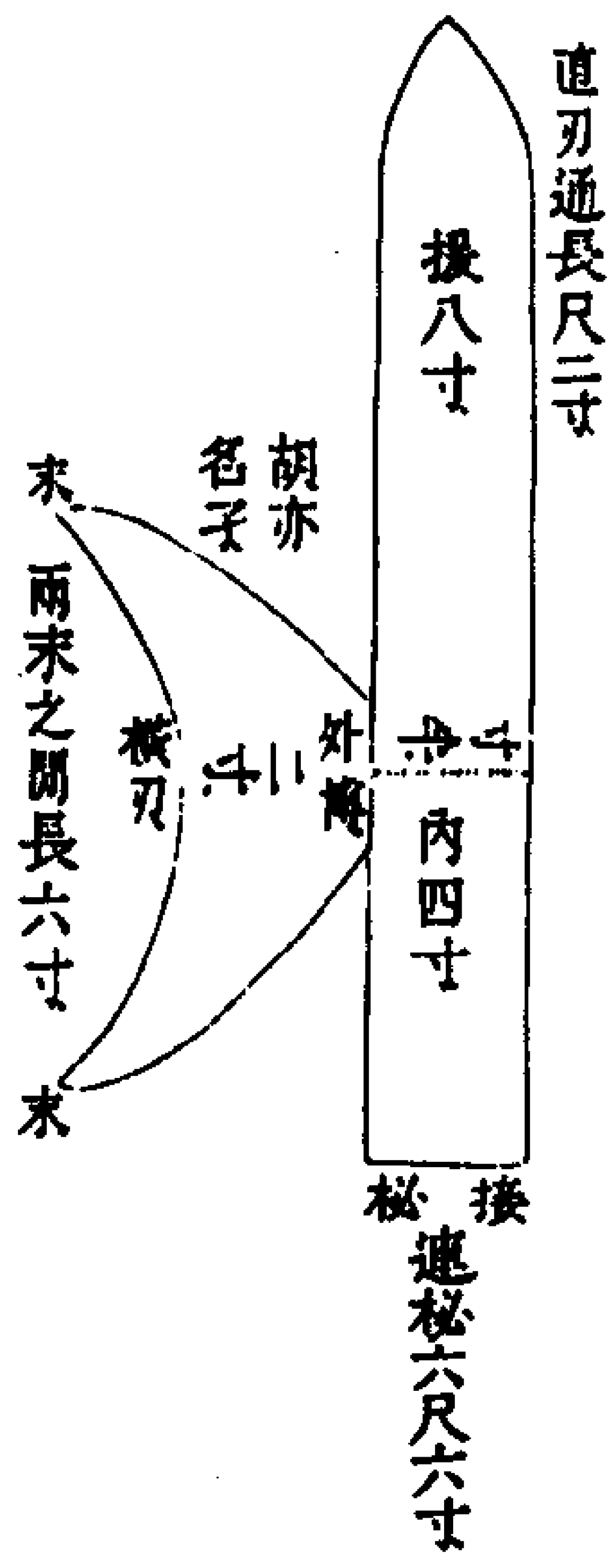
注戟今三鋒戟也內長四寸半胡長六寸援長七寸半三鋝者胡直中矩言正方也刺者著柲前如鐏者也戟胡橫貫之胡中矩則援之外句磬折與

補注引而前者曰援拄旁下垂者曰胡戈一援戟二援也中直援又名刺與枝出之援同長七寸半內連於刺爲一直刃通長尺二寸猶夫戈之直刃通長尺二寸也戈援廣寸半猶夫戟廣寸半也省文互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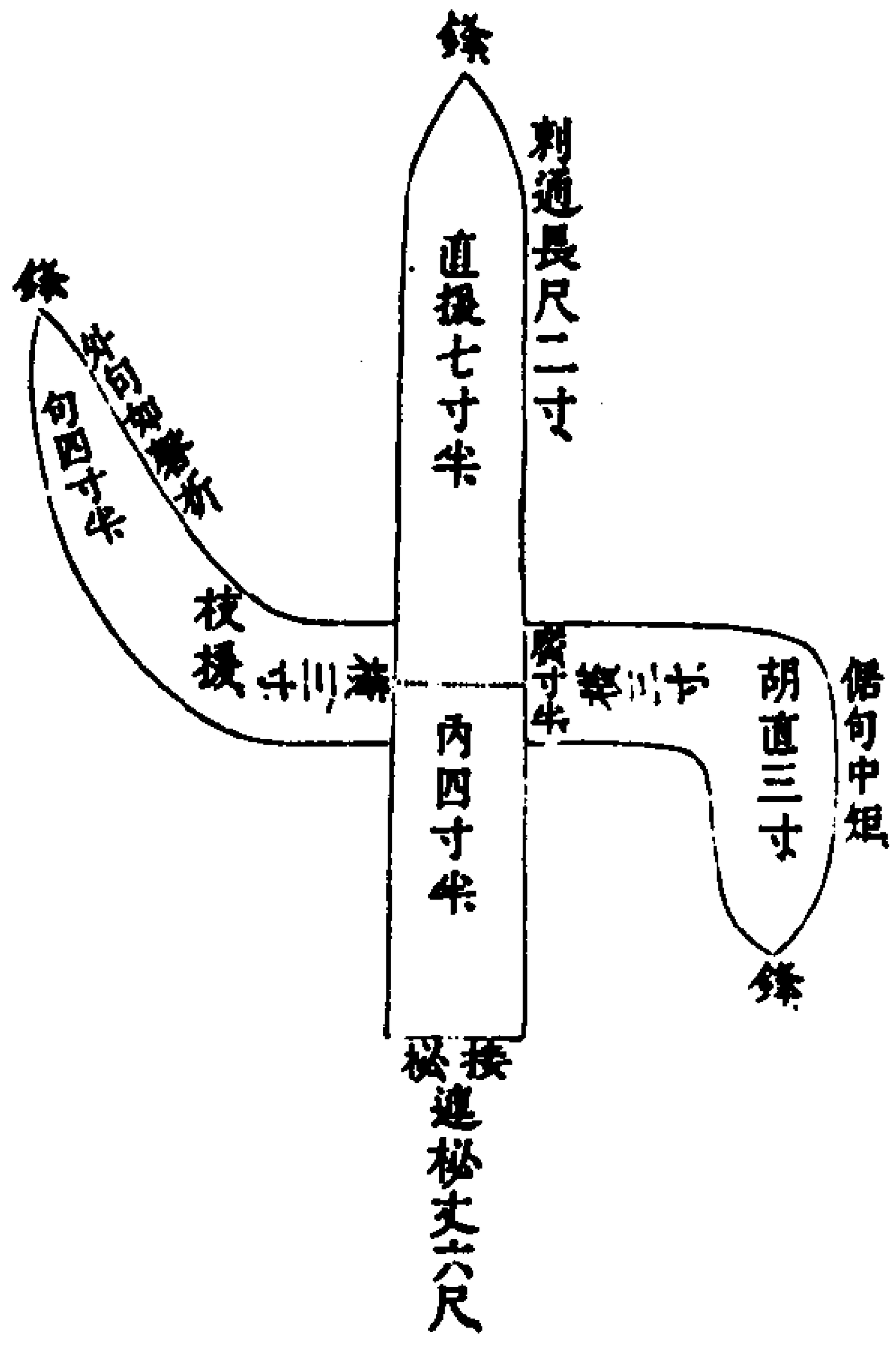
矢


羽者六寸
矢前長三尺殺其前一尺
二在後
一在前
鏃矢鏑

戈


直刃通長尺二寸
援八寸
胡亦名戈
末
兩末之閒長六寸
橫刃
外博
內四寸
接柲
連柲六尺六寸

戟


鋒
刺通長尺二寸
直援七寸半
內四寸半
胡直三寸
倨句中矩
枝援
句四寸半
鋒
接柲
連柲丈六尺

江先生曰戈戟皆有曲胡而異用以春秋傳考之獲長狄僑如富父終甥摏其喉以戈殺之此用援之直刃摏之也狼瞫取戈以斬囚此用胡之曲刃斬之也子南以戈擊子晳而傷苑何忌刺林雍斷其足齧亦是戈胡擊之刺之也若士華免以戈殺國佐長魚矯以戈殺駒伯用援用胡皆可云擊子都拔戟逐穎考叔蠭甀倒戟禦公徒皆兼用胡之刺與援者也狂狡倒戟出鄭人於井反爲鄭人所獲欒樂乘槐本而覆或以戟何之斷肘而死皆用下胡鉤人者也戟胡橫直皆三寸其閒甚狹何能鉤人出於井蓋鉤其衣者非是以其人不能反能禽鉤者也鉤欒樂斷肘而死蓋本欲生禽之故不用刺與援而用胡以鉤之鉤之而胡之下鋒貫肘曳之而肘遂斷也明乎戈戟之用而後可以知戈戟之形

桃氏爲劒臘廣二寸有半寸

注臘謂兩刃

補注劒兩刃兩脊分其面爲四通謂之臘其面平故言廣廣即臘也

兩從半之

注鄭司農云謂劒脊兩面殺趨鍔（自劒背中分之爲兩從從舉兩面則臘舉四面明矣）

以其臘廣爲之莖圍長倍之

注鄭司農云莖謂劒夾人所握鐔已上也玄謂莖在夾中者莖長五寸（刃後之鋌曰莖以木傅莖外便持握者曰夾）

中其莖設其後

補注後謂劒環即鐔也在人所握之下故名後與人所握之上名首相對之稱也中其莖設其後者鐔大於莖令莖在中而設之不偏左右也設其後猶之曰設其旋設其羽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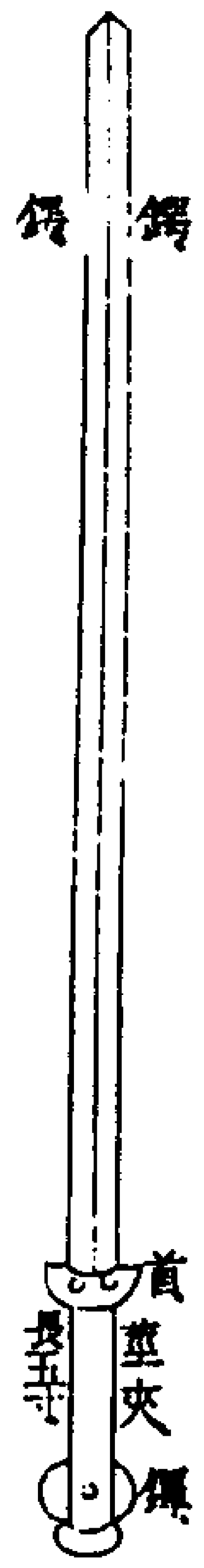
參分其臘廣去一以爲首廣而圍之

注首圍其徑一寸三分寸之二（首必大於劒刃故知臘廣舉四面）

身長五其莖長重九鋝謂之上制上士服之身長四其莖長重七鋝謂之中制中士服之身長三其莖長重五鋝謂之下制下士服之

注上制長三尺重三斤十二兩中制長二尺五寸重二斤十四兩三分兩之二下制長二尺重二斤一兩三分兩之二此今之匕首也人各以其形貌大小帶之

劒



鳧氏為鍾兩欒謂之銑（欒力端反 銑先典反）

注杜子春云銑鍾口兩角（疏云古之樂器應律之鍾狀如今之鈴不圜故有兩角也）

銑閒謂之于于上謂之鼓鼓上謂之鉦鉦上謂之舞（鉦音征）

注此四名者鍾體也鄭司農云于鍾脣之上祛也鼓所擊處

舞上謂之甬甬上謂之衡

注此二名者鍾柄

鍾縣謂之旋旋蟲謂之幹

注旋屬鍾柄所以縣之也鄭司農云旋蟲者旋以蟲為飾也玄謂今時旋有蹲熊盤龍辟邪

鍾帶謂之篆篆閒謂之枚枚謂之景

注鄭司農云枚鍾乳也

補注篆也枚也皆在鉦

于上之攠謂之隧（攠莫賀反）

注攠所擊之處攠獘也隧在鼓中窐而生光有似夫隧

十分其銑去二以為鉦

補注銑與鉦之脩也古鍾體羨而不圜故有脩有廣橢圜大徑為脩小徑為廣以舞脩六廣四例之脩十者其廣六又三之二脩八者其廣五又三之一鍾體下大上斂銑之脩廣據銑下鍾口也鉦之脩廣據鉦下界於銑鼓之處當鍾體之半也

以其鉦為之銑閒去二分以為之鼓閒

補注銑閒鼓閒同為鍾體之下半銑以兩旁言鼓以中擊處言兩旁有垂角鍾脣穹曲而上不齊平故中殺於旁四之一

以其鼓閒為之舞脩去二分以為舞廣

補注舞者鍾體上覆其脩六是為橢圜大徑其廣四是為橢圜小徑鍾之羨宜準此為度矣

以其鉦之長為之甬長以其甬長為之圍參分其圍去

一以為衡圍參分其甬長二在上一在下以設其旋

補注鉦之長即鉦閒鍾體上半也記不言鉦閒之度者以十分其銑去二以為鉦又去二以為舞脩斂殺以二銑閒八鉦閒亦八可知（此句脫之灋）猶之言舞脩舞廣而鉦與銑之羨可不言也省文之灋若此甚衆衡者甬頂平處鍾體鍾柄皆下大漸斂而上甬之為言如華甬之聳長蠶化甬甬化蛾形亦相類故甬長與鉦等宋宣和閒所得古鍾其柄之長大率二為鍾體一為鍾柄記長甬則震謂要長乎是乃震掉爾薄厚之所震動清濁之所由出侈弇之所由興有說鍾

已厚則石已薄則播侈則柞弇則鬱長甬則震（作側百反）

注太厚則聲不發太薄則聲散柞讀爲咋咋然之咋聲大外也

是故大鍾十分其鼓閒以其一爲之厚小鍾十分其鉦閒以其一爲之厚

補注大鍾鍾體大矣十取一以爲厚者恐太厚故取之鼓閒小鍾鍾體小矣十取一以爲厚者恐太薄故取之鉦閒此鉦閒宜寬於鼓閒之明證也

鍾大而短則其聲疾而短聞（聞音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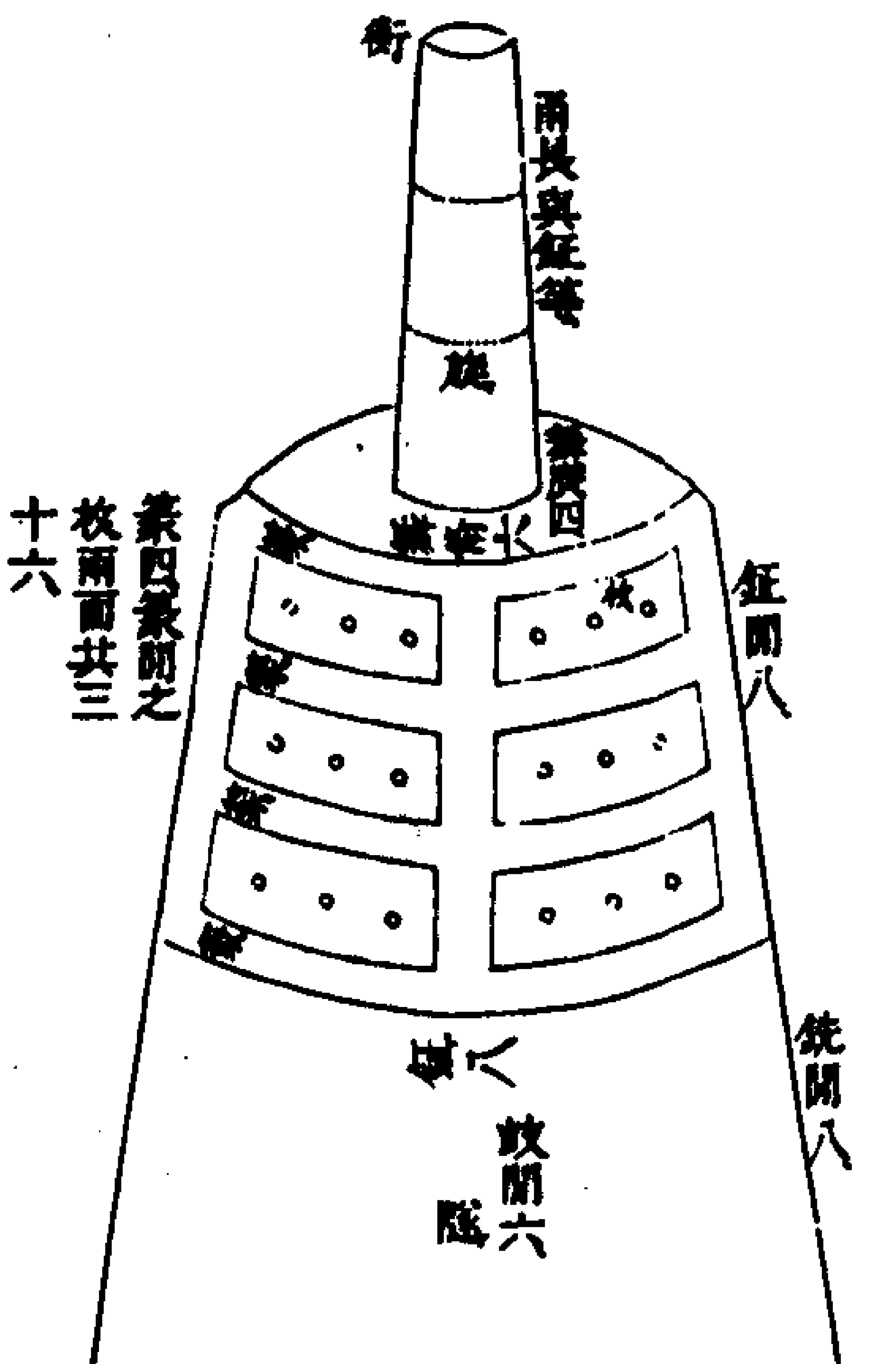
注淺則躁躁易竭也

鍾小而長則其聲舒而遠聞

注深則安安難息（疏云於樂器中所聲從聲舒而遠聞亦不可是以樂記云止如槁木不欲遠聞之喻也）

爲遂六分其厚以其一爲之深而圜之（遂當作隧）

注厚鍾厚深謂窐之也其窐圜



古之樂鍾羨而不圜皆有篆閒之枚故其聲一定而不游祀首舞脩舞廣則鉦與銑之羨皆以舞側之其殺三之一也歐陽氏集古錄曰古樂鍾皆側縣與今異初王朴作編鍾不圜至李照等奉詔脩樂以朴鍾爲非及得寶和鍾其狀正與朴鍾同乃知朴爲有激也

㮚氏爲量改煎金錫則不秏不秏然後權之（秏俗作耗）
注消湅之精不復減也量當與鍾鼎同齊工異者大
器
權之然後準之
補注以合度之方器承水置金其中則金之方積可
計而其體之重輕大小可合而齊此準之之灋也
準之然後量之（量讀如量人之量）
補注量範之大小所受以爲用金多少之量數也先
權之以知輕重次準之以知輕重若干爲方積幾何
又次量之以知爲器大小受金多寡

量之以爲鬴深尺內方尺而圜其外其實一鬴
注以其容爲之名也四升曰豆四豆曰區四區曰鬴
鬴六斗四升也鬴十則鍾方尺積千寸（此立方之灋）於今㮚
米灋少二升八十一分升之二十二（疏云算灋方一尺深尺六寸二分容一石）其
數必容鬴此言內方尺而圜其外者謂之脣
其臀一寸其實一豆（臀徒門反）
注杜子春云謂覆之其底深一寸也
其耳三寸其實一升
注耳拄旁可舉也
重一鈞
注重三十斤
其聲中黃鍾之宮（中竹仲反）
補注黃鍾之宮管子所謂黃鍾小素之首以成宮者
是也（見地員篇）呂氏春秋曰黃鍾之宮聲之本也清濁之衷
也（見適音篇）又曰昔黃帝令伶倫作爲律自大夏之西乃之
阮隃之陰取竹於嶰谿之谷以生空竅厚鈞者斷兩
節閒其長三寸九分（當作四寸五分）而吹之以爲黃鍾之宮吹
曰舍少次制十二筒以之阮隃之下聽鳳皇之鳴以
別十二律其雄鳴爲六雌鳴亦六以比黃鍾之宮適
合黃鍾之宮皆可以生之故曰黃鍾之宮律呂之本

（見古樂篇）又曰黃鍾生林鍾林鍾生太蔟太蔟生南呂南呂
生姑洗姑洗生應鍾應鍾生蕤賓蕤賓生大呂大呂
生夷則夷則生夾鍾夾鍾生無射無射生仲呂三分
所生益之一分以上生三分所生去其一分以下生
黃鍾大呂太蔟夾鍾姑洗仲呂蕤賓爲上林鍾夷則
南呂無射應鍾爲下（見音律篇爲上謂七者以半律上生爲下謂五者以全律下生）月令中央
土其音宮律中黃鍾之宮疏云蔡氏及熊氏以爲黃
鍾之宮謂黃鍾少宮也半黃鍾九寸之數管長四寸
五分（蔡氏熊氏者蔡邕月令章句熊安生禮記義疏）江先生曰黃鍾生林鍾不以全
律下生而以半律上生則黃鍾之宮位乎清濁之閒

抂其前者有林鍾夷則南呂無射應鍾五全律爲濁而下生乎清抂其後者有大呂太簇夾鍾姑洗仲呂蕤賓六半律爲清而上生乎濁也又曰後世之樂黃鍾宮以清黃爲調首正宮調不當最濁之律而在清濁之閒此正伶倫以黃鍾之宮爲律本之意亦聲律自然之理震謂後儒惟知黃鍾爲最長之律於傳記所稱黃鍾之宮不復識別久矣其說非專書不可明茲附見其略江先生名永字愼修著律呂新義

槩而不稅槩古愛反稅脫古字通

補注平鬴區者曰槩方希原曰稅者脫然突起高於

量也言槩平之不使滿出

其銘曰時文思索允臻其極嘉量既成以觀四國永啟厥後茲器維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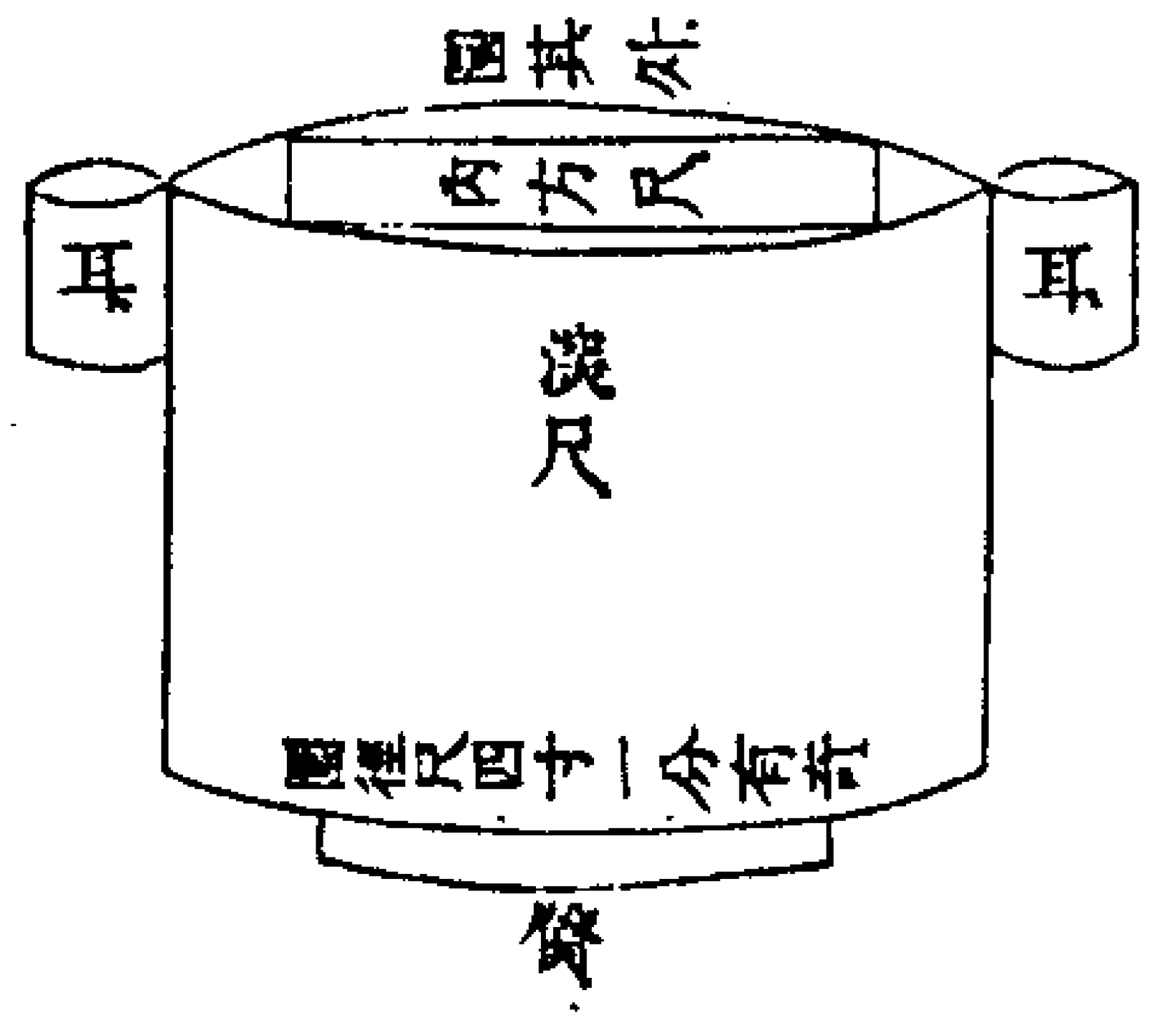
注銘刻之也時是也言是文德之君思求可以爲民立灋者而作此量以觀示四方使放象之

凡鑄金之狀金與錫黑濁之氣竭黃白次之黃白之氣竭青白次之青白之氣竭青氣次之然後可鑄也

注消湅金錫精麤之候

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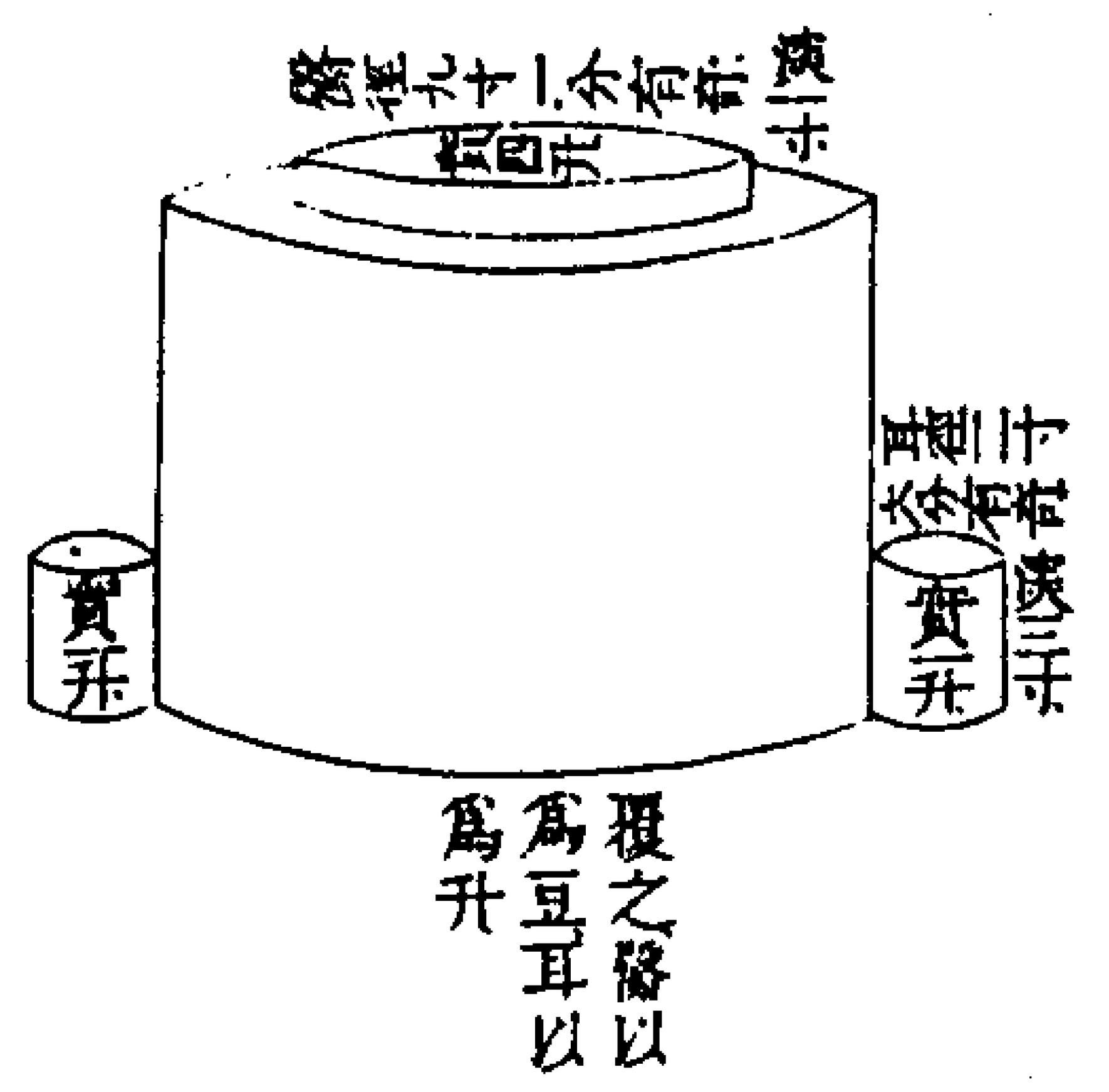
鬴



方希原曰卽夏書所謂和鈞也器兼律度量衡方尺深尺則度也實一鬴則量也重一鈞則衡也聲中黃鍾之宮則律也內方外圜則方圜冪積少廣旁要之理賅而具也凡圜內容方方內又容圜則內圜得外圜之半外圜得內圜之倍方內容圜圜內又容方則內方得外方之半外方得內方之倍方徑縱橫各自乘幷之爲實開方除之是爲外圜徑

量

升豆



段氏(闕)

函人爲甲犀甲七屬兕甲六屬合甲五屬(屬讀如灌注之注之樹反合音閤)

注屬謂上旅下旅札續之數也革堅者札長鄭司農云合甲削革裏肉但取其表合以爲甲

補注合之爲言取重堅相幷字亦作韐惠天牧曰韐猶堅也荀子犀兕鮫革韐如金石(管子小匡注韐革重疊當心著之可以禦矢)

犀甲壽百年兕甲壽二百年合甲壽三百年

注革堅者又支久

凡爲甲必先爲容

注服者之形容也鄭司農云容謂象式

然後制革

注裁制札之廣袤

權其上旅與其下旅而重若一以其長爲之圍

注鄭司農云上旅謂要已上下旅謂要已下(上旅甲衣下旅甲裳)

補注合言之上旅下旅通謂之甲分言之上旅謂之甲(又名爲盤領)下旅謂之髀褌甲之札有七屬六屬五屬髀褌之札屬與甲等合上旅下旅之長以爲中要圍

凡甲鍛不摯則不堅已敝則橈

注鄭司農云鍛鍛革也鍛革太孰則革敝無強曲橈也玄謂摯之言致

凡察革之道眡其鑽空欲其窓也(鑽作官反空音孔窓於阮反)

注鄭司農云窓小孔皃(惠天牧曰呂氏春秋邾之故法爲甲裳以帛公息忌謂邾君曰不若以組凡甲之所以爲固者以滿竅也今竅滿矣而任力者半耳組則不然竅滿則盡任力矣邾君以爲然然則察革之道先眡其竅竅大則難盈故任力半竅小則易滿故任力全)

眡其裏欲其易也(易以豉反)

注無敗蔵也

補注易治也治除革裏敗蔵犀甲兕甲皆然若合甲則用功尤多但存其表

眡其朕欲其直也(朕直忍反)

補注舟之縫理曰朕故札續之縫亦謂之朕

櫜之欲其約也(櫜音誥)

注鄭司農云謂卷置櫜中也(櫜韜甲者)

舉而眡之欲其豐也衣之欲其無齘也(衣於既反齘戶界反)

注豐大鄭司農云齘謂如齒齘(說文云齘齒相切也凡齒相切以斷物必不齊)

眡其鑽空而窓則革堅也眡其裏而易則材更也眡其朕而直則制善也櫜之而約則周也舉之而豐則明也衣之無齘則變也(更音庚)

注周密致也明有光耀鄭司農云變隨人身便利

補注更者敗蔵除而材更化葢革宜柔柔則利於屈伸而能久

鮑人之事望而眡之欲其荼白也進而握之欲其柔而

滑也卷而摶之欲其無迆也眡其著欲其淺也察其線
欲其藏也摶音團著直略反
注韋革遠眡之當如茅秀之色鄭司農云無迆謂革
不韏玄謂韏革調善者鋪著之雖厚如薄然林氏曰著者幔著於物之上不見其厚但見其薄淺卽薄也
革欲其荼白而疾澣之則堅澣胡玩反
注鄭司農云韋革不欲久居水中
欲其柔滑而腥脂之則需腥讀如沾渥之渥於角反需濡同
補注腥厚也需潤澤也
引而信之欲其直也信之而直則取材正也信之而枉

則是一方緩一方急也若苟一方緩一方急則及其用
之也必自其急者先裂若苟自急者先裂則是以博爲
帴也信伸古今字帴如俴淺之俴音踐
補注覆巾狹淺曰帴此通以言革革裂則博與帴同
實
卷而摶之而不迆則厚薄序也眡其著而淺則革信也
注序舒也謂其革均也信無縮緩
察其線而藏則雖敝不甐
注鄭司農云謂韋革縫縷沒藏於韋革中則雖敝縷
不傷也

韗人爲皋陶皋古勞反陶徒刀反
注鄭司農云皋陶鼓木也
長六尺有六寸左右端廣六寸中尺厚三寸
注版中廣頭狹爲穹隆也鄭司農云謂鼓木一判者
其兩端廣六寸而其中央廣尺也如此乃得有腹
穹者三之一
注穹隆者居鼓面三分之一則其鼓四尺者版穹一
尺三寸三分寸之一也倍之爲二尺六寸三分寸之
二加鼓四尺穹之徑六尺六寸三分寸之二也此鼓
合二十版據圍三徑一約率計之

上三正
注三讀當爲參正直也參直者穹上一直兩端又直
各居二尺二寸不弧曲也此鼓兩面以六鼓差之賈
侍中云晉鼓大而短近晉鼓也以晉鼓鼓金奏
鼓長八尺鼓四尺中圍加三之一謂之鼖鼓鼖扶云反
注中圍加三之一者加於面之圍以三分之一也面
四尺其圍十二尺密率徑四尺者圍十二尺五寸三分寸之二弱加以三分一四尺
則中圍十六尺徑五尺三寸三分寸之一也今亦合
二十版則版穹六寸三分寸之二爾皆約率不足準大鼓謂之
鼖以鼖鼓鼓軍事

爲皐鼓，長尋有四尺，鼓四尺，倨句磬折。

注，以皐鼓鼓役事，磬折中曲之，不參正也，中圍與鼖鼓同，以磬折爲異。

凡冒鼓，必以啓蟄之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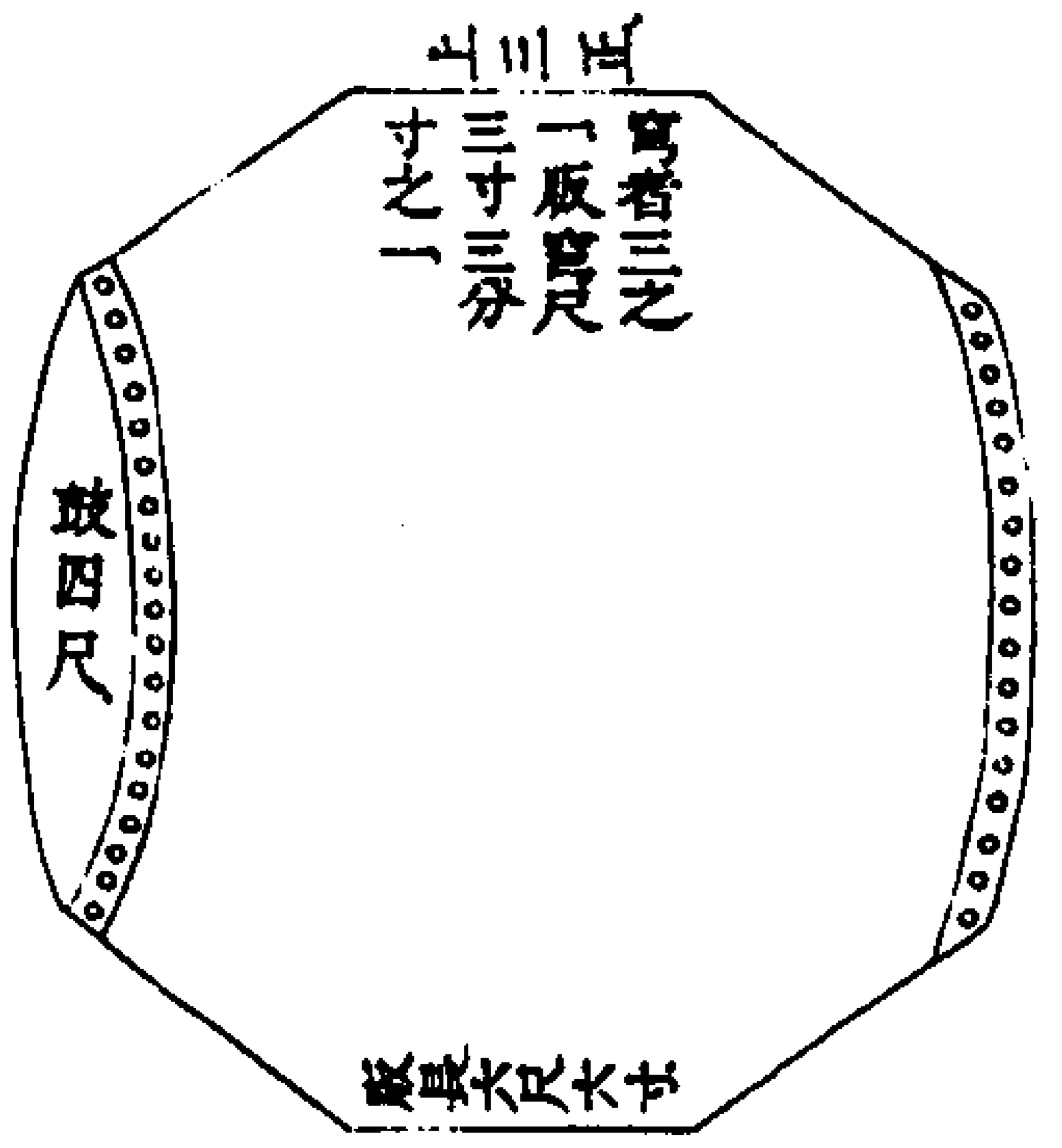
注，啓蟄孟春之中也，蟄蟲始聞雷聲而動，鼓所取象也，冒，蒙鼓以革。

良鼓瑕如積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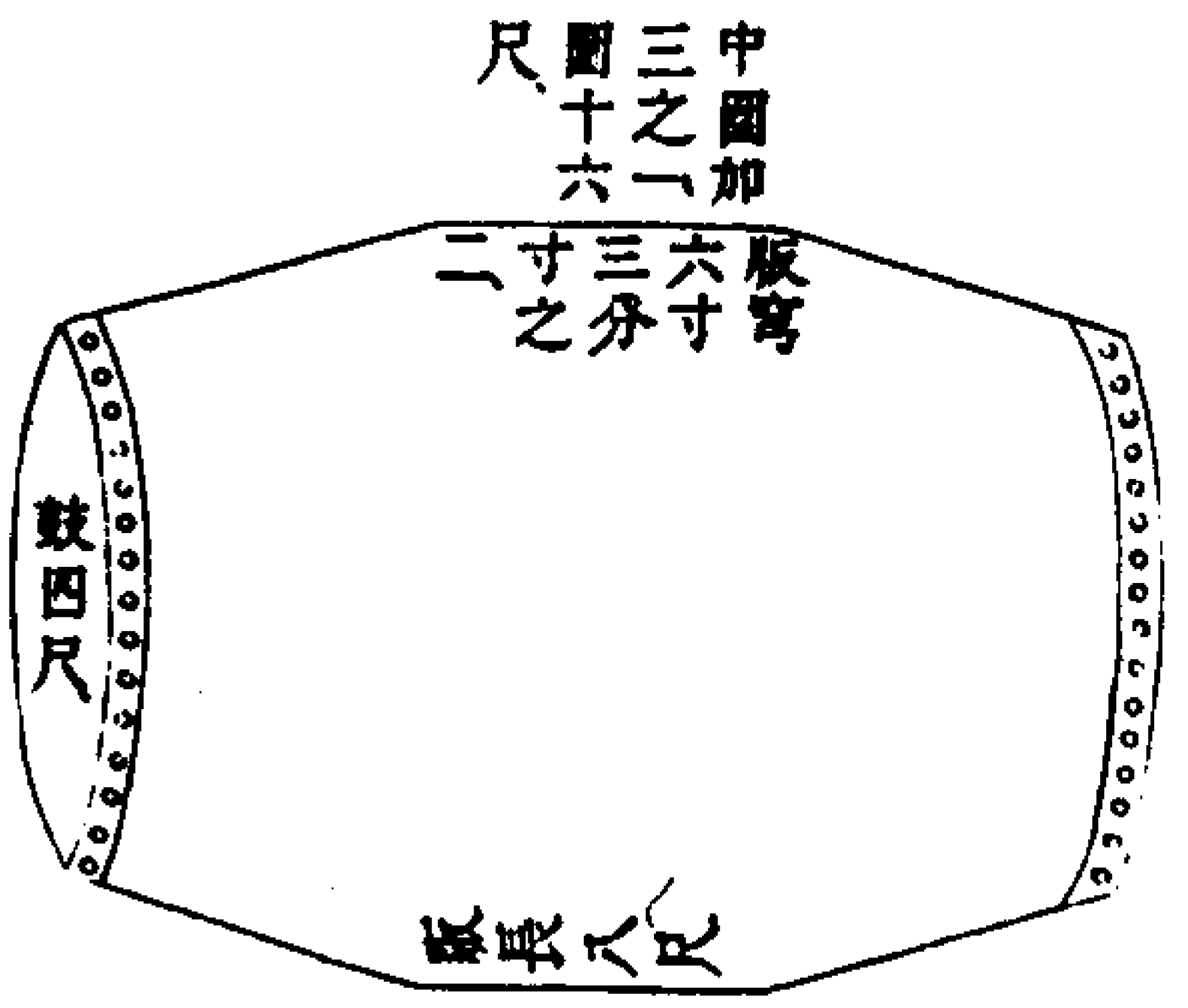
注，革調急也。疏云若急而不調則不得然也，林氏曰瑕者痕也，鼓皮既漆，其皮歡急則文理纍纍如環之積。

鼓大而短，則其聲疾而短聞，鼓小而長，則其聲舒而遠聞。

晉鼓


版穹尺三寸三分寸之一
鼓四尺
版長六尺六寸

鼖鼓


中圍加三之一圍十六尺
版穹六寸三分寸之二
鼓四尺
版長八尺

皐鼓

倨句磬折
中圍與鼖鼓同
鼓四尺
版長丈二尺

韋氏闕

裘氏闕

畫繢之事雜五色東方謂之青南方謂之赤西方謂之白北方謂之黑天謂之玄地謂之黃青與白相次也赤與黑相次也玄與黃相次也

注此言畫繢六色所象及布采之弟次繢以爲衣

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五采備謂之繡

注此言刺繡采所用繡以爲裳

土以黃其象方天時變火以圜山以章水以龍鳥獸蛇

雜四時五色之位以章之謂之巧

補注凡衣裳旗旐所飾必合四時五色之位雜閒章施之鄭注讀爲山以獐又解鳥獸蛇爲華蟲未聞其審

凡畫繢之事後素功

注素白采也後布之爲其易漬汙也鄭注論語云繪畫文也凡繪畫先布衆色然後以素分布其閒以成其文惠天牧曰古者裳繡而衣繪畫繪之事代有師傳秦廢之而漢明復古所謂璪火黼黻卽璪畫有章康成蓋目覩之鄉射記曰凡畫者丹質則丹地加采矣司常九旗畫日月龍蛇之象亦以絳帛爲質也

鍾氏染羽以朱湛丹秫三月而熾之淳而漬之湛音漸秫音述淳章倫反

注鄭司農云丹秫赤粟玄謂熾炊也淳沃也以炊下湯沃其熾疏云卽以炊下湯淋所炊丹秫烝之以漬羽漬猶染也

三入爲纁五入爲緅七入爲緇

注染纁者三入而成士冠禮注云凡染絳一入謂之縓再入謂之赬三入謂之纁朱則四入與又再染以黑則爲緅緅今禮俗文作爵言如爵頭色也又復再染以黑乃成緇矣凡玄色者在緅緇之閒其六入者與士冠禮注云凡染黑五入爲緅七入爲緇玄則六入與疏云淮南子云以涅染紺則黑於涅涅卽黑色也纁若入赤汁則爲朱若不入赤而入黑汁則爲紺矣若更以此紺入黑則爲緅而此五入爲緅是也若更以此緅入黑汁卽爲玄更以此玄入黑汁則名七入爲緇矣

筐人闕

㡛氏湅絲以涚水漚其絲七日去地尺暴之晝暴諸日夜宿諸井七日七夜是謂水湅涚音銳反漚烏豆反暴步莫反

注涚水以灰所泲水也漚漸也楚人曰漚齊人曰涹

宿諸井縣井中

補注凡湅絲湅帛灰湅水湅各七日

湅帛以欄爲灰渥淳其帛實諸澤器淫之以蜃欄音練渥如字

注鄭司農云澤器謂滑澤之器蜃謂灰也士冠禮曰素積白屨以魁柎之說曰魁蛤也周官亦有白盛之蜃蜃蛤也玄謂淫薄粉之令帛白

補注渥淳者以欄木之灰取瀋厚沃之也凡湅帛朝沃欄瀋夕塗蜃灰

清其灰而盝之而揮之而沃之盝音鹿

注清澂也於灰澂而出盝晞之晞而揮去其蜃更渥

淳之

補注清其灰者每日之朝置水於滜器中以瀓蜃灰乃取帛出盝之揮之更沃欄瀋而盝之而塗之而宿之

補注每日之夕盝欄瀋塗蜃灰經宿

明日沃而盝之

注亦七日如漚絲也

補注明日者承宿之爲言也沃前則清其灰而盝之揮之沃後則盝之塗之宿之詳畧互見

晝暴諸日夜宿諸井七日七夜是謂水湅

考工記圖下

玉人之事鎮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命圭九寸謂之桓圭公守之命圭七寸謂之信圭侯守之命圭七寸謂之躬圭伯守之(信伸古今字)

注命圭者王所命之圭也朝覲執焉居則守之子守穀璧男守蒲璧不言之者闕爾

補注鎮圭命圭通謂之介圭(爾雅珪大尺二寸謂之玠據鎮圭言也詩錫爾介圭以作爾寶以其介圭入覲于王據命圭言也)介者大也禮器大圭不琢以素爲貴亦謂此也(大有二義以尊大言者鎮圭命圭之爲大圭是也以長大言者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是也)凡圭剡上寸半厚半寸博三寸

天子執冒四寸以朝諸侯

注名玉曰冒者言德能覆蓋天下也四寸者方以尊接卑以小爲貴(顧命僞孔傳云瑁所以冒諸侯圭以齊瑞信方四寸邪刻之蓋俗儒臆說)

天子用全上公用龍侯用瓚伯用將(龍駹古字多通用瓚才江反將作旦反將當作埒力輟反)

補注說文解字曰禮天子用全純玉也上公用駹四玉一石侯用瓚三玉二石也伯用埒玉石半相埒也此蓋汜記用玉爲飾之等石謂石之次玉者如詩之充耳琇瑩貽我佩玖琇與玖皆美石

繼子男執皮帛(脫簡誤在此衍文)

天子圭中必

注必讀如鹿車縪之縪、車下革紨結於軸者陳宋淮楚之閒謂之畢大車謂之兼謂以組約其中央爲執之以備失隊疏云按聘禮記五等諸侯及聘使所執圭璋皆有繅藉及絇組絇組所以約圭中央恐失隊此不言諸侯圭舉上以明下可知

四圭尺有二寸、以祀天、

補注、一邸而四圭邸爲璧、扗中央、圭各長尺二寸、扗四面璧大小未聞也典瑞疏云蓋四面圭各尺二寸與鎮圭同其璧爲邸蓋徑六寸總三尺與大圭長三尺又等、

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天子服之、

注王所搢大圭也或謂之珽、終葵椎也說文云椎擊也齊謂之終葵、爲椎於其杼上、明無所屈也杼閷也相玉書曰珽玉六寸、明自炤閷色界反殺字之異者本或作殺、

補注、鎮圭瑞也、大圭笏也、故搢大圭而執鎮圭、笏亦謂之手版徐度卻掃編曰古者貴賤皆執笏卽今手版也亦謂之薄蜀志稱秦宓見太守以薄擊頰天子玉笏玉藻曰笏天子以球玉管子曰天子執玉笏以朝日是也其首六寸謂之珽、近首蓋殺半寸凡笏廣三寸殺半寸自中已上漸殺笏上廣二寸半也

土圭尺有五寸、以致日、以土地、

注夏日至之景尺有五寸、土猶度也、建邦國以度其地而制其域、

補注、土圭之灋詳見大司徒職、余嘗論其義曰、日南日北、猶堯典之度南交度朔方也日東日西、猶堯典之度嵎夷度西也分四方測驗然後折取其中、日南景短、日北景長、取中而得尺有五寸、以是求南北之中、日東景夕、日西景朝、時刻差移、取中加時、以是求東西之中所謂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者如是蓋測土深以南北言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古者宮室皆南嚮故南北爲深東西爲廣猶之車輿以前後爲深左右爲廣也表景短長卽南北遠近必測之而得故曰測土深正日景以東西言自東至西環地面各有子午卯酉東方日中景正、西方尚扗午前而爲景朝西方日中景正東方已過午後而爲景夕、周髀稱晝夜異處、加四時相及、據其方戴天相距四分天周之

一爲言、地周與天周等以率率之、厺一次、周天十二次則差一時一日之十二時地與天恆相應也東西相差若干時半之則爲地中與東西所差之時是則地中景正而東方景夕、西方景朝也凡差一時、於地面繩直計之、大致得六千里、道路迴曲之數則過乎此矣必正其日中之景以審時之相差故曰正日景合是二者、一爲南北里差、一爲東西里差觀堯典周禮、前古測里差極詳所云寒暑陰風之偏及四時天地交合、陰陽風雨和會蓋實驗而知先驗其偏後求之而得其中也測非獨夏至夏至日中景最短、以最短爲度、及其漸長、皆用是度之、古人用土圭測

黃赤二道猶今之測北極高下也寒暑進退晝夜永短悉因之而隨地不同土圭之灋不惟建王國用之封國必以度地以此知某國偏東偏西偏南偏北然後可定各地之分至啟閉其疆域廣輪之實亦於是分明不惑焉

祼圭尺有二寸有瓚以祀廟祼或作淉或作果古亂反

注祼之言灌也祼謂始獻酌奠也瓚如盤其柄用圭有流前注典瑞注云漢禮瓚槃大五升口徑八寸下有槃口徑一尺

補注瓚勺也大小之度當如三璋之勺記省文互見者多矣漢制瓚大於古而龍口記曰鼻而已不聞龍

口也

琬圭九寸而繅以象德

注琬猶圜也繅藉也

琰圭九寸判規以除慝以易行易以豉反行下孟反

補注琬琰之名以剡上之寸半爲別也凡圭直剡之倨句磬折上端中矩琬圭穹隆而起宛然上見爾雅宛中宛丘丘上有丘爲宛丘宛中隆故此義琰圭左右剡坳而下如規之判典瑞注鄭司農云琬圭無鋒芒故以治德結好琰圭有鋒芒傷害征伐誅討之象

璧羨度尺好三寸以爲度羨以善反

注鄭司農云好璧孔也爾雅曰肉倍好謂之璧好倍肉謂之瑗肉好若一謂之環玄謂羨猶延其袤一尺而廣狹焉典瑞注羨不圜之貌蓋廣徑八寸袤一尺

圭璧五寸以祀日月星辰

注圭其邸爲璧

璧琮九寸諸侯以享天子琮才宗反

注享獻也小行人注享天子用璧享后用琮其大各如其瑞皆有庭實以馬若皮惠天牧曰小行人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圭璋曰先享聘以之璧琮曰加享聘以之琥璜曰將大享以之圭璋特無皮馬不上堂璧琮九寸諸侯以享天子而諸侯自相享則以琮璧琮享諸侯東帛加璧享夫人東錦加琮天子饗諸侯諸侯自相饗酬以縭黼而將以琥璜黼南諸侯受顯服曰黻衣繡裳采菽天子命諸侯曰玄衮及黼此王賜黼黼之文其錫之也王拜送爵以琥璜將之故曰琥璜爵

穀圭七寸天子以聘女

補注典瑞職曰穀圭以和難以聘女注曰穀善也其飾若粟文然

大璋中璋九寸邊璋七寸射四寸厚寸黃金勺青金外朱中鼻寸衡四寸有繅天子以巡守宗祝以前馬

注射琰出者也鼻勺流也衡謂勺徑也三璋之勺形如圭瓚天子巡守有事山川則用灌焉於大山川則用大璋加文飾也於中山川用中璋殺文飾也於小山川用邊璋半文飾也其祈沈以馬宗祝亦執勺以先之禮王過大山川則大祝用事焉將有事於四海山川則校人飾黃駒

大璋亦如之諸侯以聘女

補注陳氏曰此錯簡也當繼穀圭七寸天子以聘女之後亦如之者亦如穀圭之七寸鄭注云如邊璋七寸射四寸 蓋天子聘女用圭諸侯聘女用璋此尊卑隆殺之等也

瑑圭璋八寸璧琮八寸以覜聘

注瑑文飾也典瑞注鄭司農云瑑有圻鄂瑑起 衆來曰覜特來曰聘

牙璋中璋七寸射二寸厚寸以起軍旅以治兵守

注二璋皆有鉏牙之飾於琰側先言牙璋有文飾也

駔琮五寸宗后以爲權

注駔讀爲組以組繫之因名焉此亦有鼻以結組省文互見

大琮十有二寸射四寸厚寸是謂內鎮宗后守之

注如王之鎮圭也射其外鉏牙疏云𢍜角徑之爲尺二寸角各出二寸兩相并四寸

駔琮七寸鼻寸有半寸天子以爲權

注鄭司農云以爲權故有鼻也

兩圭五寸有邸以祀地以旅四望

注邸謂之柢有邸僢共本也

補注兩圭蓋琮爲之邸故文在此大宗伯職注曰禮神者必象其類璧圜象天琮八方象地

瑑琮八寸諸侯以享夫人

注獻於所朝聘君之夫人前已云瑑圭璋八寸璧琮八寸以覜聘復見此文以明覜聘兼享與夫人之禮

案十有二寸棗㮚十有二列諸侯純九大夫純五夫人以勞諸侯勞力報反

注鄭司農云案玉案也夫人天子夫人棗人共夫人致飲于賓客之禮則此爲三夫人勞諸侯亦爲不可 玄謂案玉飾案也棗㮚實於器乃加於案聘禮曰夫人使下大夫勞以二竹簋方注云以竹爲之如今寒具筥 玄被纁裏有蓋其實棗烝㮚擇兼執之以進

補注案者棜禁之屬儀禮注曰棜之制上有四周下無足蓋如今承槃 禮器注曰禁如今方案隋長局足高三寸棜又名斯禁斯禁也切地無足 此以案承棗㮚上宜有四周漢制小方案局足此亦宜有足列謂兩以列也純耦也鄉射禮二算爲純一算爲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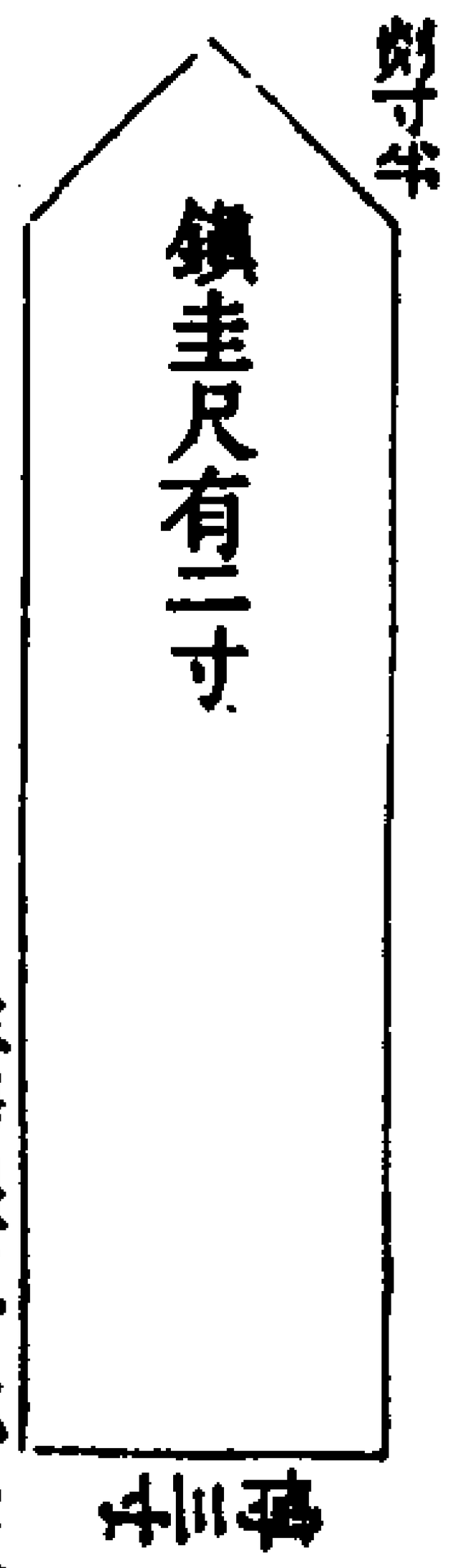
惠天牧曰二王後二十四兩兩列之則十二諸侯十八兩兩列之則九大夫十兩兩列之則五飾案古以玉漢以金鉅加文畫焉

璋邸射素功以祀山川以致稍餼

注邸射剡而出也典瑞注云璋有邸而射鄭司農云射剡也 鄭司農云素功無瑑飾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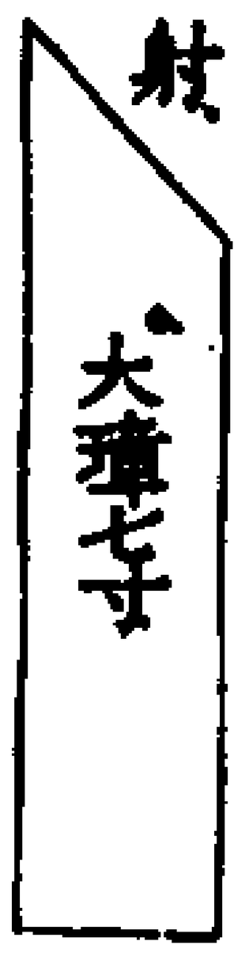
補注璋其邸爲琮而射琮八方言射者則肉剡出

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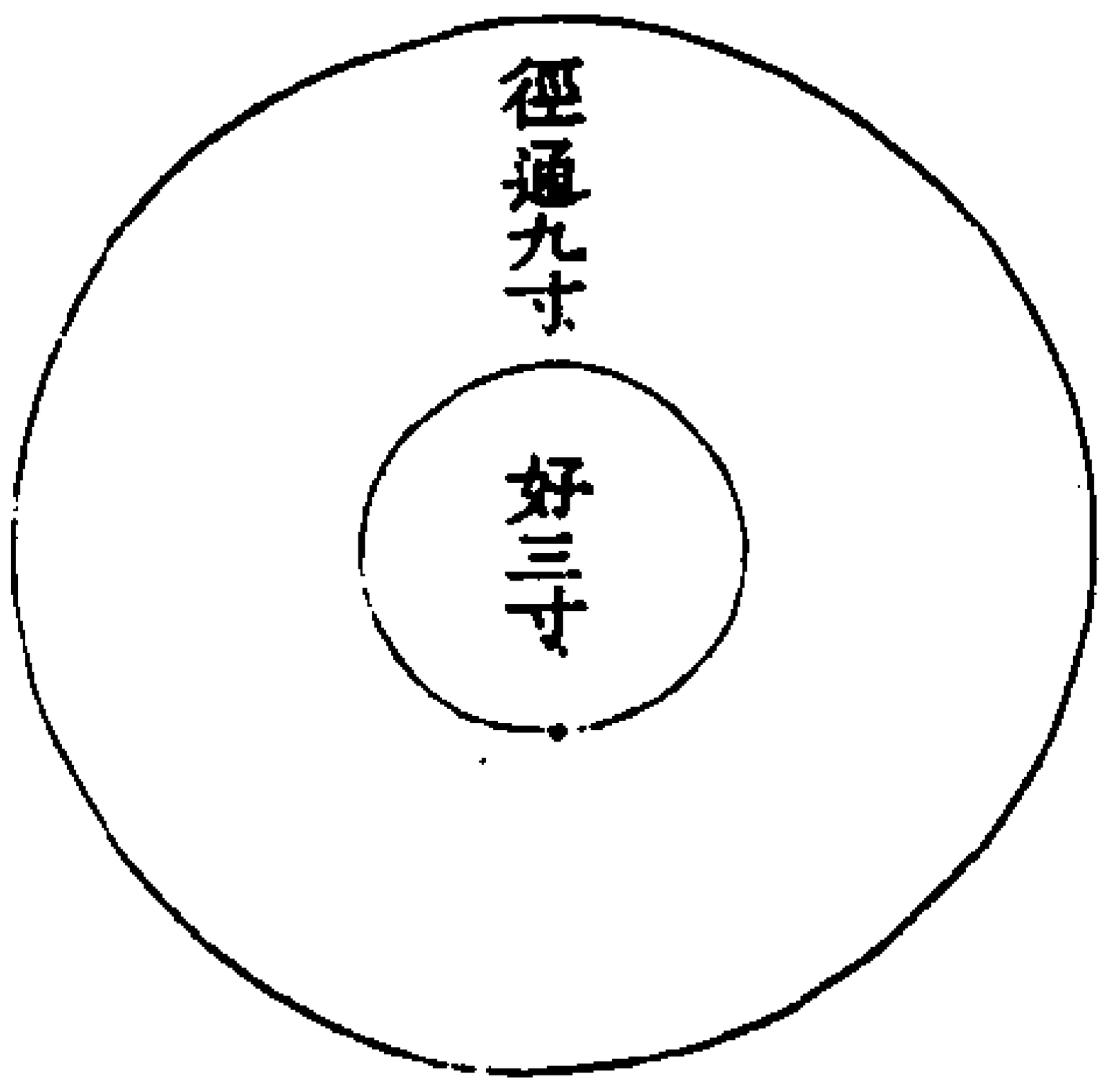
按聘禮記及贊大行凡圭厚博左右剡並同桓圭九寸信圭七寸躬圭七寸而前湖土圭尺五寸穀圭七寸與文瑑圭八寸圻鄂瑑起形制無殊也不別爲圖

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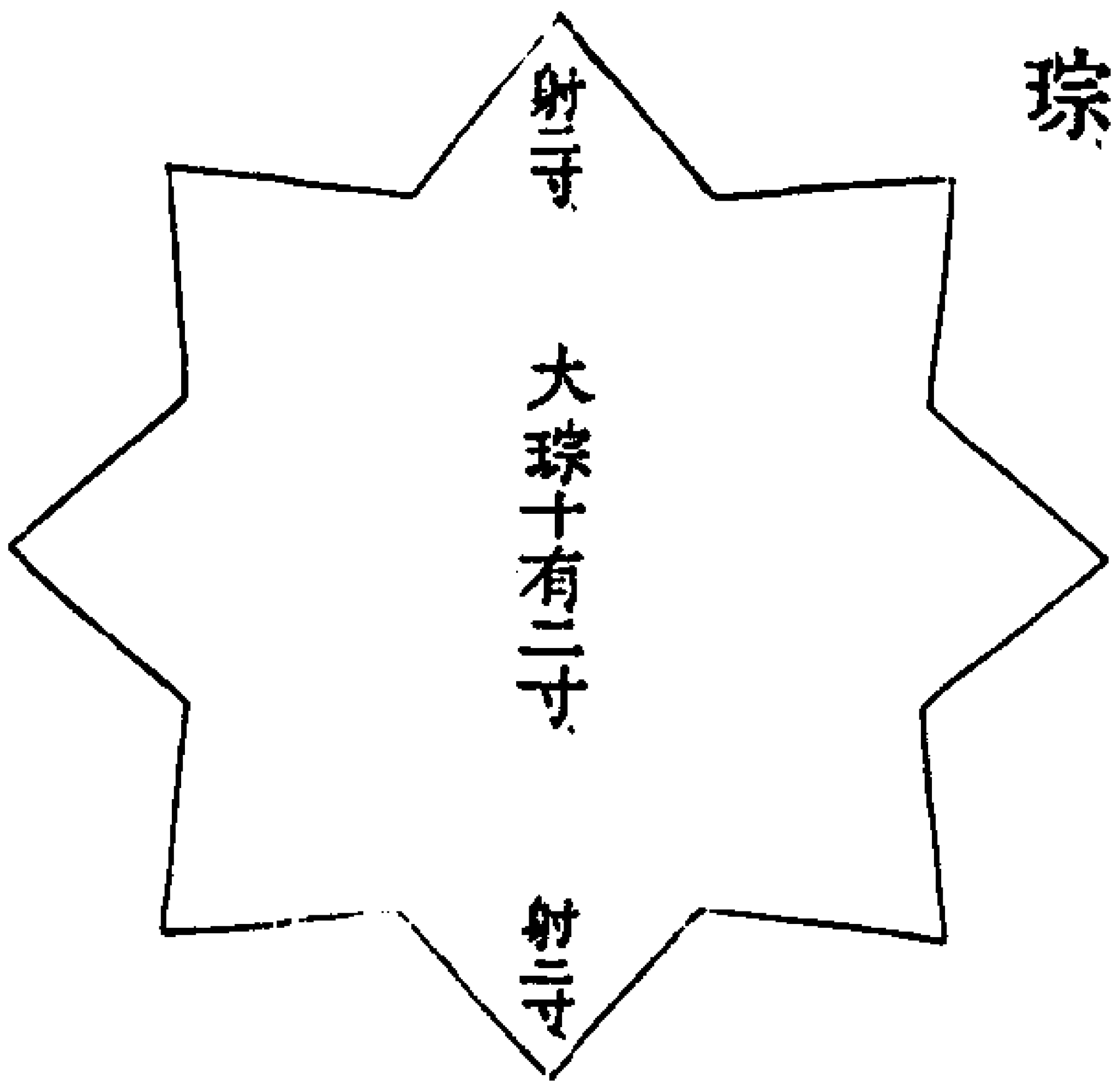
半圭曰璋瑑璋八寸有圻鄂牙璋中璋七寸射二寸剡側有鉏牙之飾皆不別爲圖

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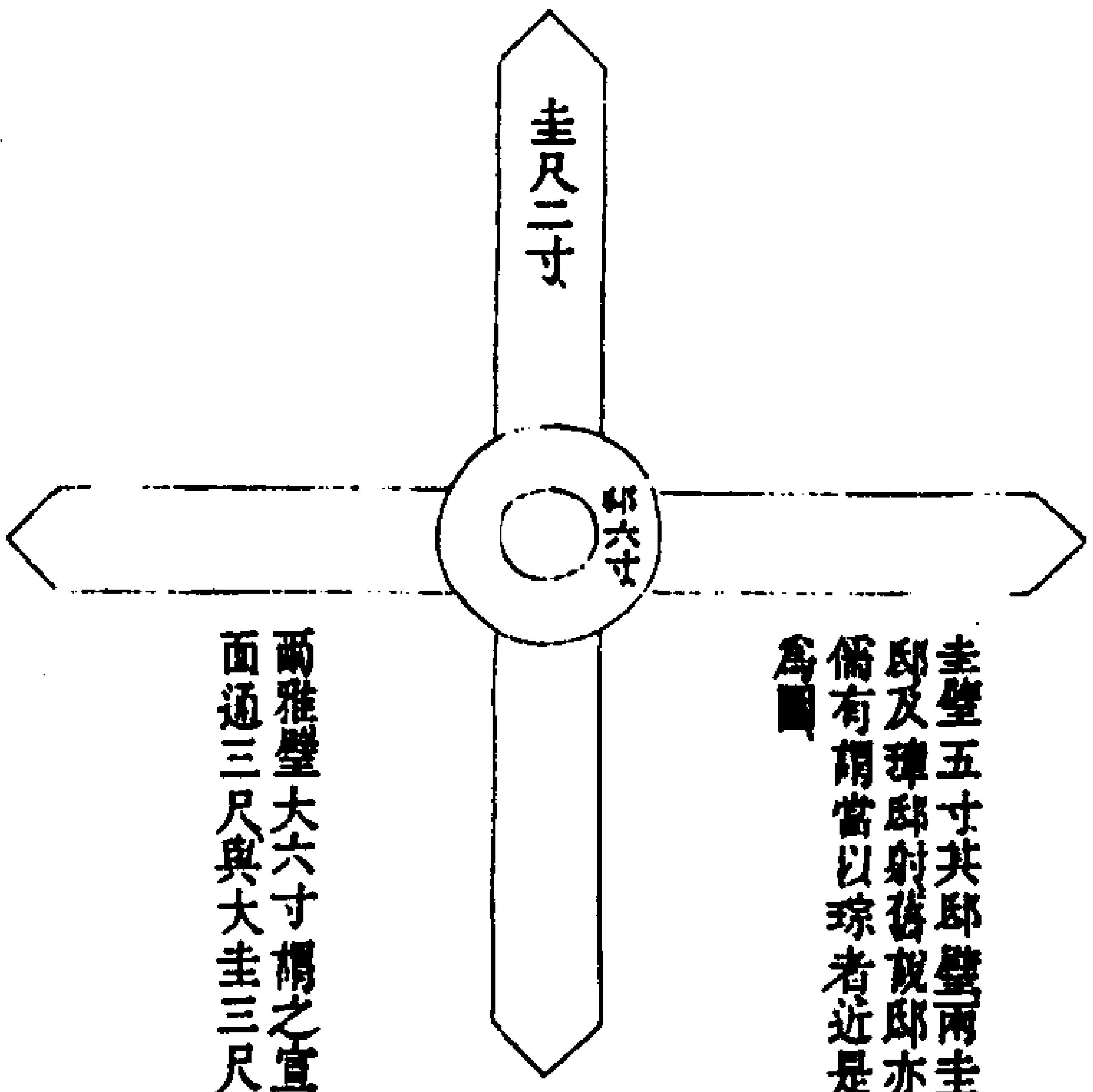
肉倍好謂之璧子執穀璧五寸男執蒲璧五寸考工記文不具瑑璧八寸有圻鄂瑑不別爲圖

琮


射二寸
大琮十有二寸
射二寸

惟大琮言射四寸以射各出二寸兩兩相對幷爲四寸其餘皆不言射琮八方象地疑不剡爲射故八方也瑑琮八寸圻鄂瑑起天子之駔琮七寸鼻寸半宗后之駔琮五寸琮外俯內貫故爲鼻以結組諸侯享王后之琮九寸已下爲叢皆不別爲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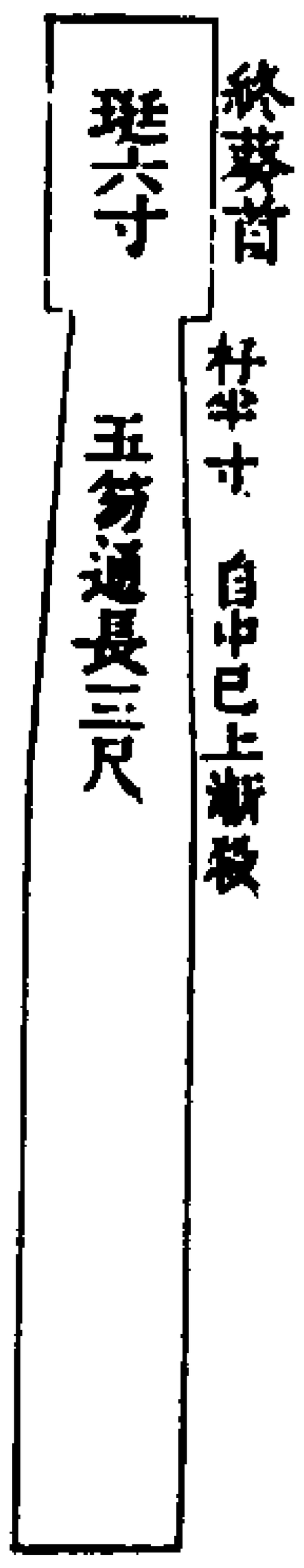
四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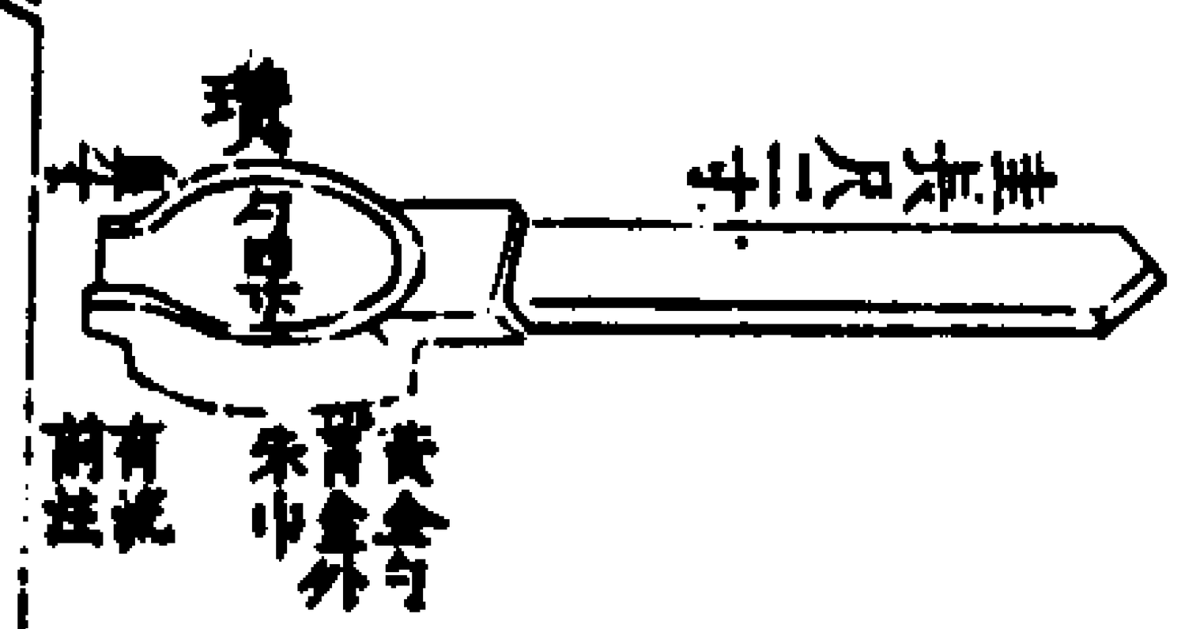
圭璧五寸其邸璧兩圭五寸有邸及璋邸射𤨏說邸亦以璧先儒有謂當以琮者近是皆不別爲圖

爾雅璧大六寸謂之宣圭者四面通三尺與大圭三尺等

大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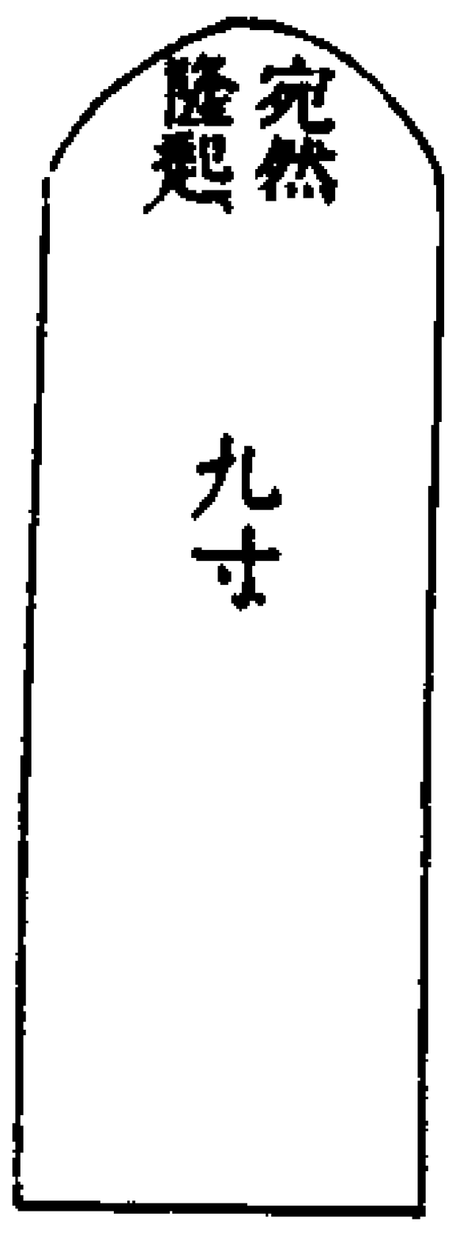

終葵首
珽六寸
杼半寸
自中已上漸殺
玉笏通長三尺

祼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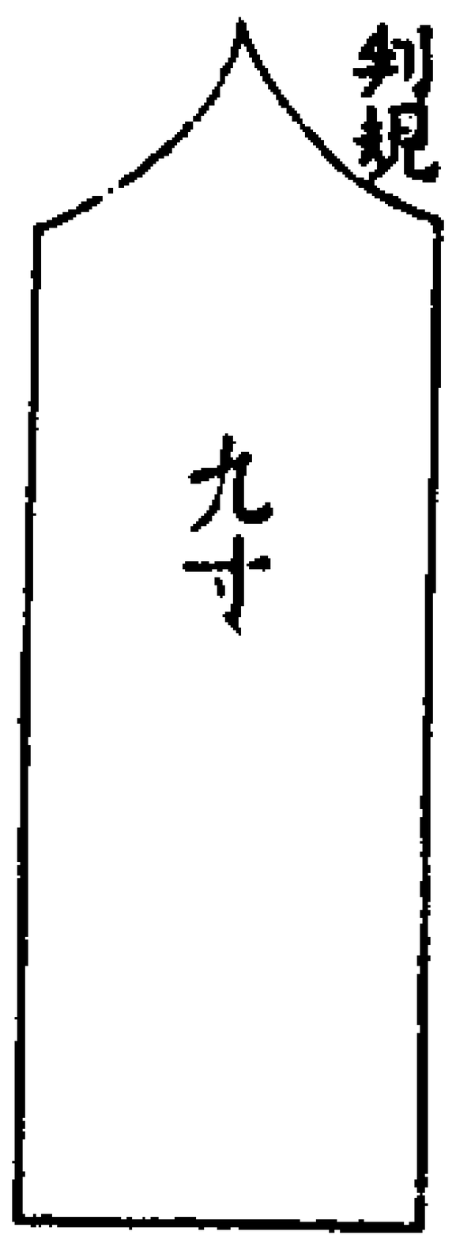

圭長尺二寸
瓚
黃金勺
青金外
朱中
有流
前注

以圭爲柄曰圭瓚以璋爲柄曰璋瓚共勺並同故不别爲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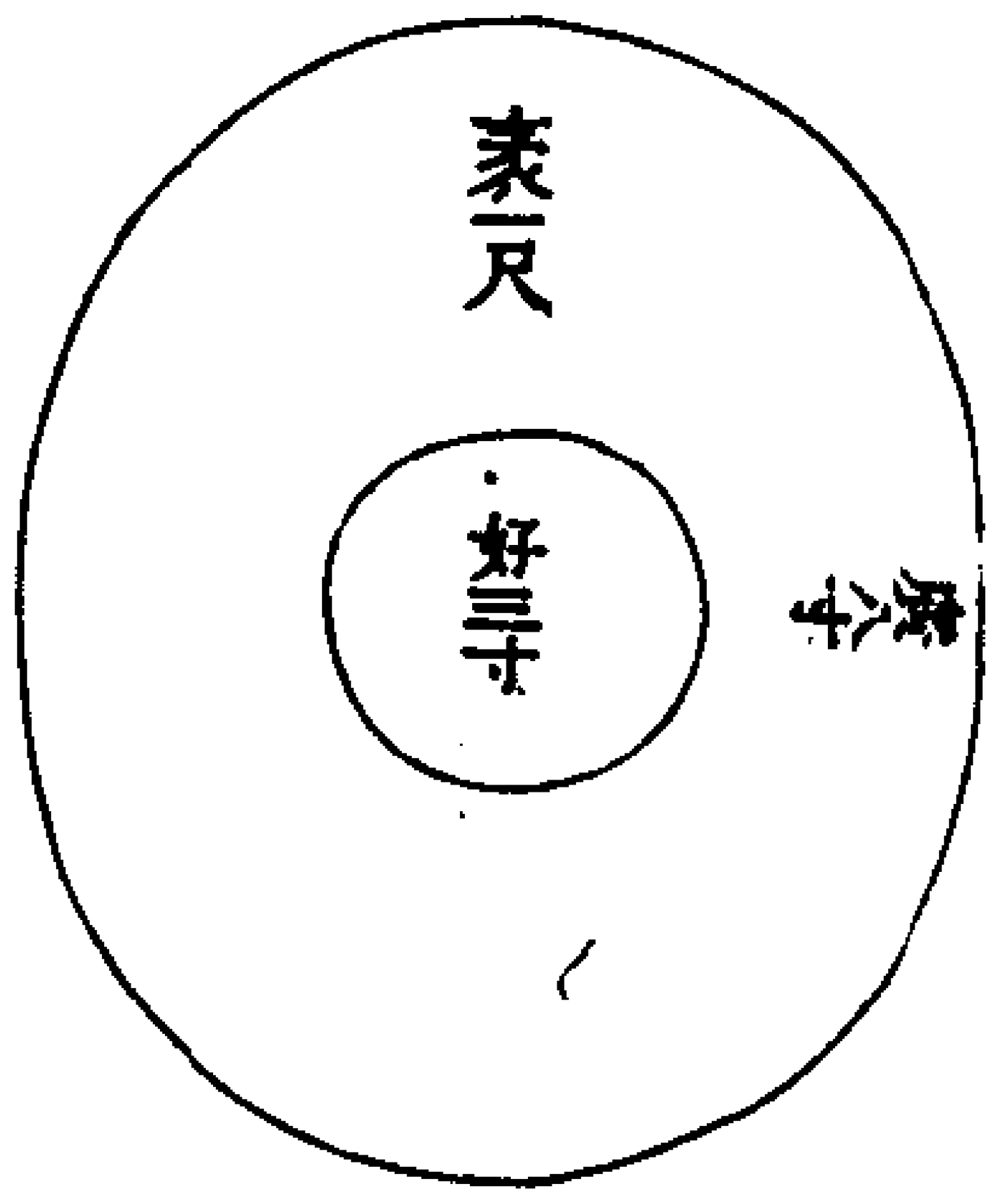
琬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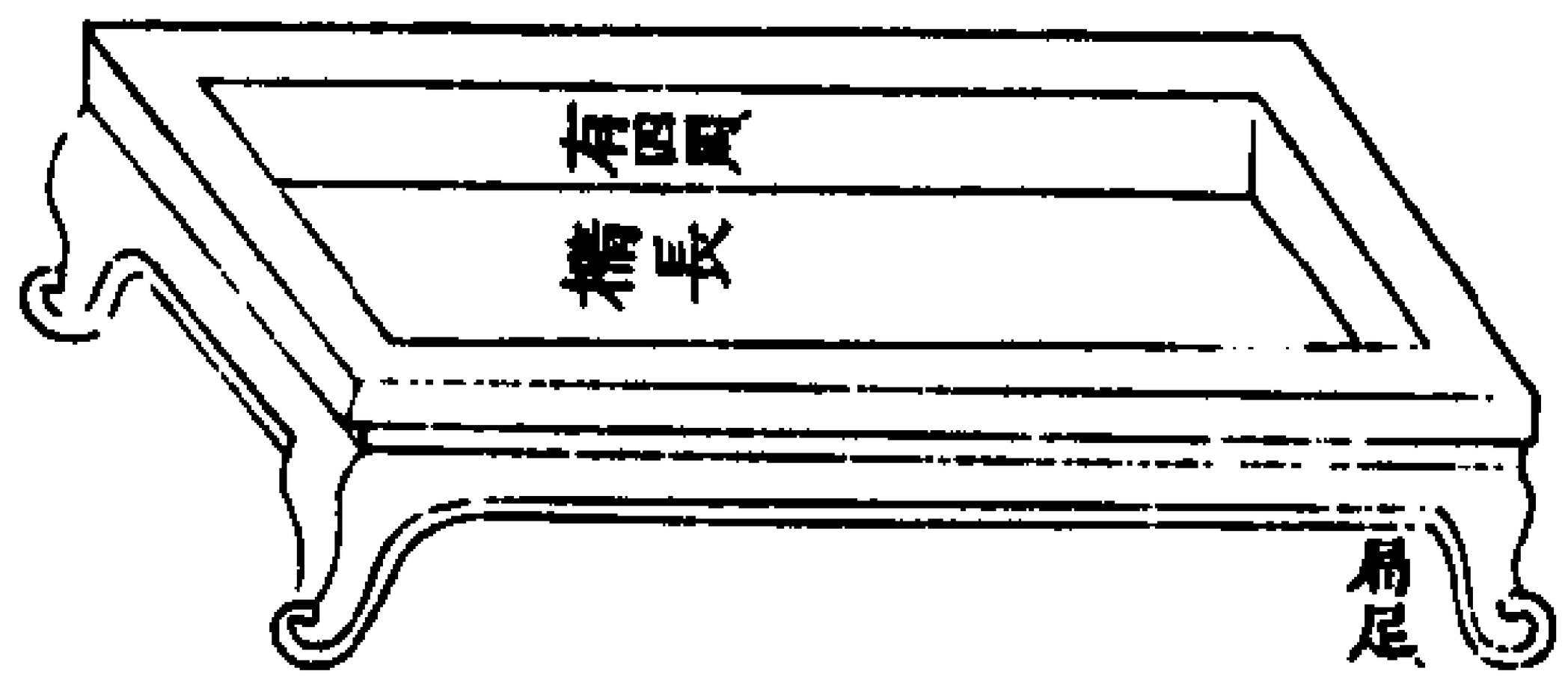
琰圭



璧羨



案



柳人闕

雕人闕

磬氏爲磬倨句一矩有半

注必先度一矩爲句一矩爲股而求其弦(取句股相等各自乘幷之爲弦實開方除之得弦)既而以一矩有半觸其弦(一矩有半大於所求之弦張句股就之)則磬之倨句也

補注任取大小横縱等成方是爲一矩度兩對角徑隅不及一矩有半今以一矩有半爲之徑隅(斜弦名徑隅)則倨句不中矩而成磬折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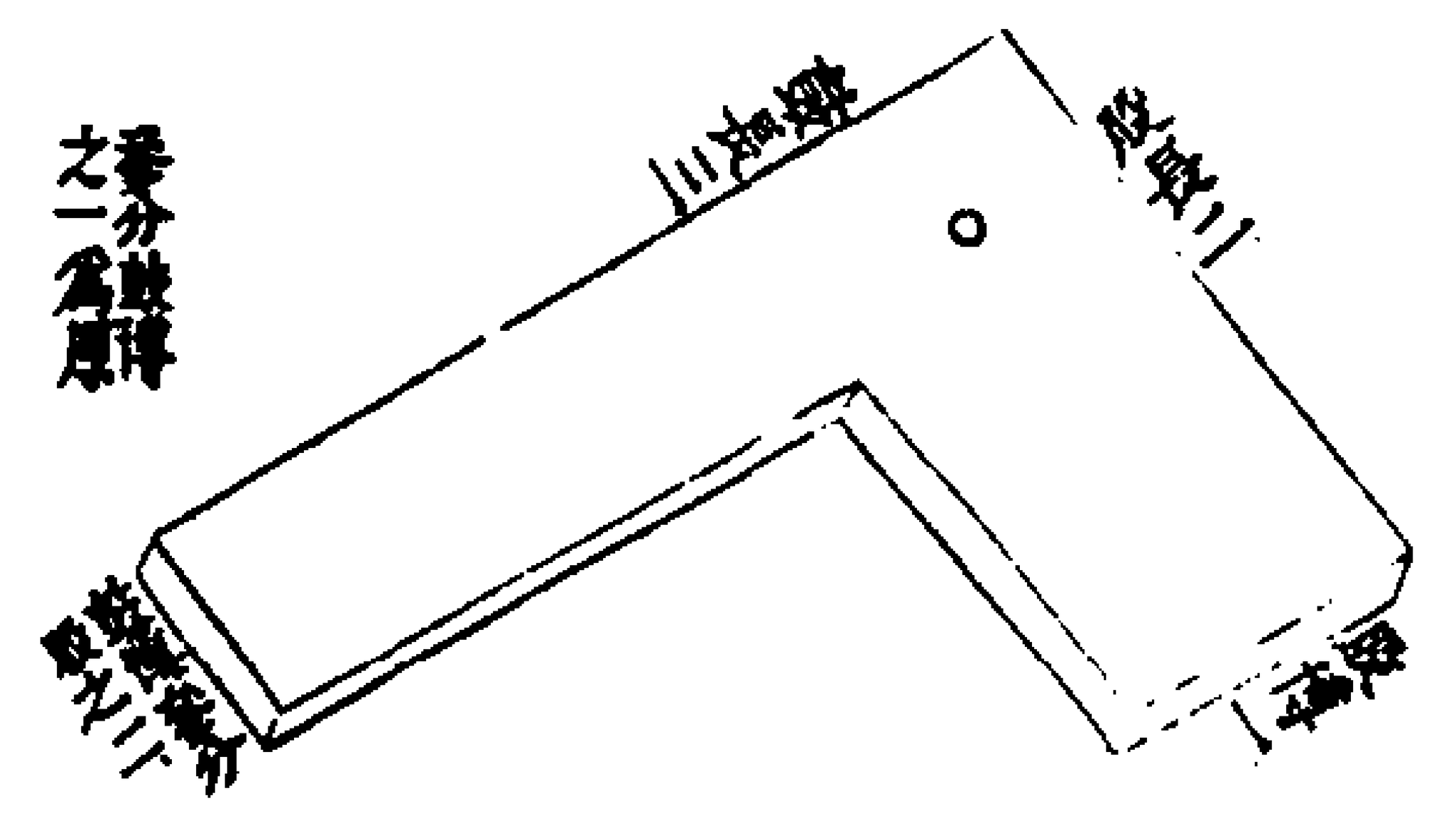
其博爲一股爲二鼓爲三參分其股博去一以爲鼓博參分其鼓博以其一爲之厚

注鄭司農云股磬之上大者鼓其下小者所當擊者也(疏云以其股面廣鼓面狹故以大小而言也)玄謂假令磬股廣四寸半者股長九寸也鼓廣三寸長尺三寸半厚一寸(疏云以四寸半爲灋者直取從此已下爲易計非實灋也)

已上則摩其旁已下則摩其耑(上時掌反耑音端)

注鄭司農云磬聲太上則摩鑢其旁玄謂太上聲清也薄而廣則濁太下聲濁也短而厚則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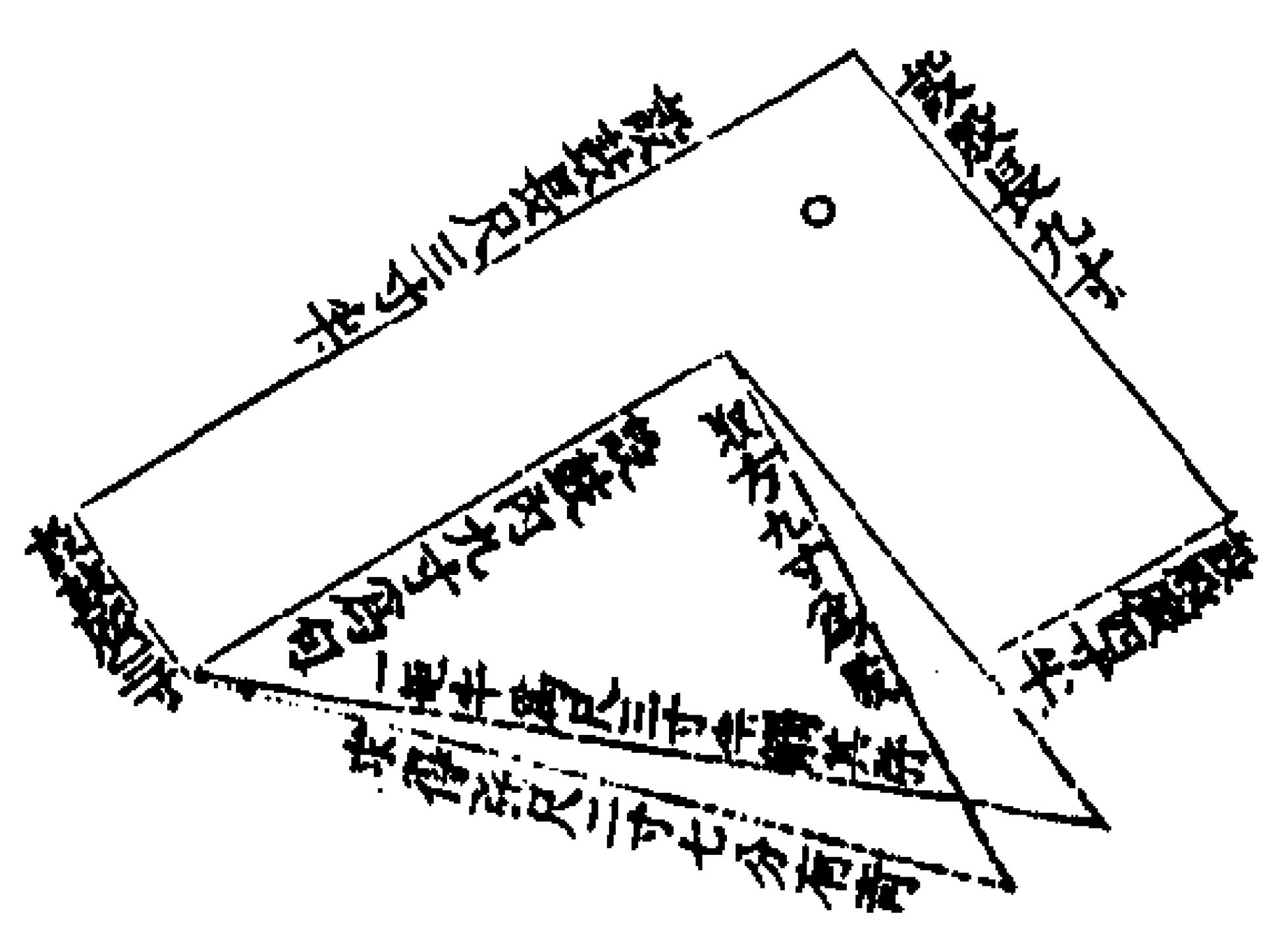
磬



磬之倨句截股與鼓其積正等令股廣四寸半股內六寸厚一寸計方積二十七寸鼓廣三寸鼓內九寸計方積亦二十七寸故輕重均也

磬

倨句一矩有半



矢人爲矢鍭矢參分茀矢參分一在前二在後
注參訂之而平者前有鐵重也司弓矢職茀當爲殺
兵矢田矢五分二在前三在後
注鐵差短小也兵矢謂枉矢絜矢也此二矢亦可以田田矢謂矰矢
殺矢七分三在前四在後
注鐵又差短小也司弓矢職殺當爲茀
參分其長而殺其一五分其長而羽其一以其笴厚爲之羽深水之以辨其陰陽夾其陰陽以設其比夾其比以設其羽（殺本又作𥶡色界反　笴讀爲槀　比毗志反）

注矢槀長三尺殺其前一尺令趣鏃也羽者六寸辨猶正也陰沈而陽浮夾其陰陽者弓矢比在槀兩旁弩矢比在上下設羽於四角鄭司農云比謂括也
參分其羽以設其刃
注刃二寸（此刃通矢槀外之斜方者言也）
則雖有疾風亦弗之能憚矣（故書憚或作怛都達反）
注鄭司農云謂風不能驚憚箭也
刃長寸圍寸鋌十之重三垸（已見冶氏）
前弱則俛後弱則翔中弱則紆中強則揚羽豐則遲羽殺則趮（趮子到反）

注言幹羽之病使矢行不正趮旁掉也
是故夾而搖之以眡其豐殺之節也
注今人以指夾矢儛衞是也
橈之以眡其鴻殺之稱也（橈乃孝反　稱尺證反）
注橈搦其幹
凡相笴欲生而摶同摶欲重同重節欲疏同疏欲㮚（相息亮反）
注相猶擇也生謂無瑕蠹也摶圜也鄭司農云欲㮚欲其色如㮚也（堅實之色）
陶人爲甗實二鬴厚半寸脣寸盆實二鬴厚半寸脣寸甑實二鬴厚半寸脣寸七穿（甗音彥）

注鄭司農云甗無底甑
補注一穿爲甑並上大下小甗甑亦通稱也（爾雅䰛謂之鬵鬵鉹也　方言甑自關而東謂之甗或謂之鬵或謂之酢餾　郭注云涼州呼鉹）盆盎也（爾雅盎謂之缶　方言自關而西或謂之盎或謂之盆）
鬲實五㲄厚半寸脣寸庾實二㲄厚半寸脣寸（鬲音歷　㲄音斛）
注豆實三而成㲄則㲄受斗二升庾讀如請益與之庾之庾
補注爾雅鼎款足謂之鬲（注云鼎曲腳也）蓋或以金或以瓦爲之款而三足無足則釜也（毛詩有足曰錡　方言江淮陳楚之間謂之錡吳揚之間謂之鬲　說文鬲鼎屬實五㲄斗二升曰㲄象腹交文三足）量之數斗二升曰㲄十斗曰斛二斗四升

曰庾、十六斗曰籔、𣪎與斛、庾與籔、音聲相邇、傳注往往譌溷。(論語與之庾、謂於釜外更益二斗四升、並與之釜已當所益不得過乎始與、包注十六斗曰庾誤也)

旊人爲簋、實一𣪎、崇尺、厚半寸、脣寸、豆實三而成𣪎、崇尺。

注豆實四升、

補注、陶人甗盆甑鬲庾皆不言廣崇之度、或脩而斂或庳而匽、不一定也、旊人簋豆竝崇尺、簋通蓋高、豆下有柄亦通蓋高、方曰簠、圜曰簋、簠盛稻粱器、簋盛黍稷器(禮器管仲鏤簋注云、鏤簋謂刻而飾之、大夫刻爲龜、諸侯飾以象、天子飾以玉、雜記注云、鏤簋刻爲蟲獸也、少牢饋食禮敦皆南首、注云敦有首者尊者器飾也、飾蓋象龜、周之禮飾器各以其類、龜有上下甲、聶氏三禮圖曰、舊圖云內方外圓曰簋、外方內圓曰簠、臣崇義按旊人爲簋及豆皆以瓦爲之、雖不

言盛以簋簋是相將之器、亦應制在旊人、歐陽氏集古錄曰簋容四升、其形外方內圓而小橢之、有首有尾有足有甲有腹、今禮家作簋亦外方內圓而其形如桶、但於其蓋刻爲龜形、與原父所得真古簋不同、按集古所云、但於其蓋刻爲龜形者、即三禮圖之說、與簋簋皆於蓋頂作一小龜是也、其謬始於崇義臆說、解鄭注飾蓋象龜一蓋字、蓋之爲言意儗未定之辭、非正文也、古者簋簋或以金、或以木、或以瓦爲之、管仲鏤簋、金簋也、爾雅金謂之鏤是也、飾以玉、飾以象者木簋也、瓦簋不得有飾)豆菹醢器、爾雅木豆謂之豆、瓦豆謂之登、竹豆謂之籩、此瓦豆則登也、豆其通名、登與豆用同、豆空濡物、若籩惟空乾物。

凡陶旊之事、髻墾薜暴不入市、(薜下革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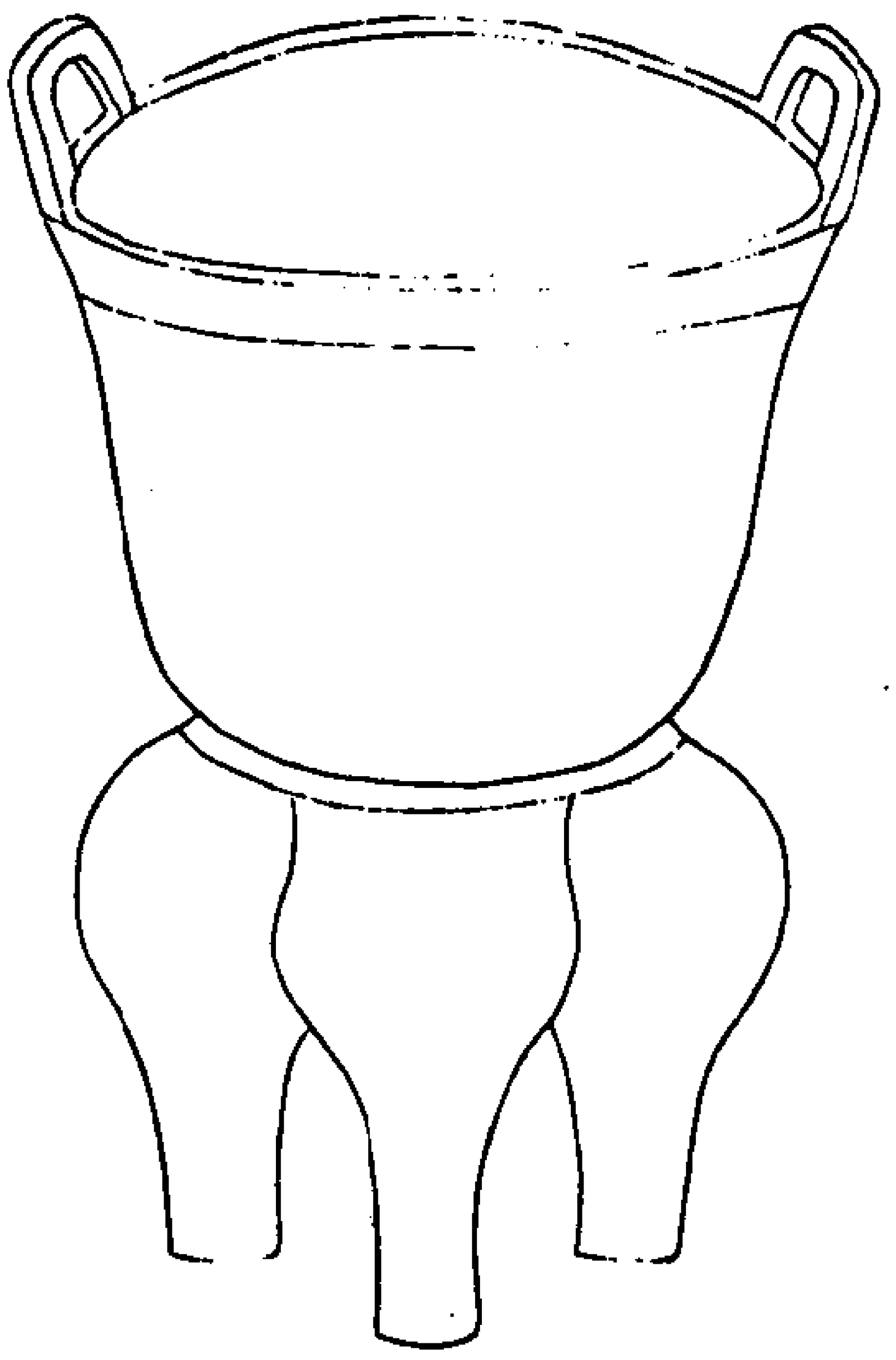
注爲其不任用也、鄭司農云、髻讀爲刮(削薄減下之義)、玄謂墾頓傷也、薜破裂也、暴墳起不堅致也、

器中䏝、豆中縣、䏝崇四尺、方四寸、(中陟仲反、䏝音均)

注縣、縣繩正豆之柄、

補注、鄭用牧曰、䏝讀如大專槷物之專、聲義同鈞(發作矢鑄器物)作器下所轉者也、鄒陽曰、聖王制世御俗、獨化於陶鈞之上、韋昭云、鈞木長七尺、有弦、所以調爲器具、此䏝崇四尺、亦當有弦、方四寸者、謂其柄、

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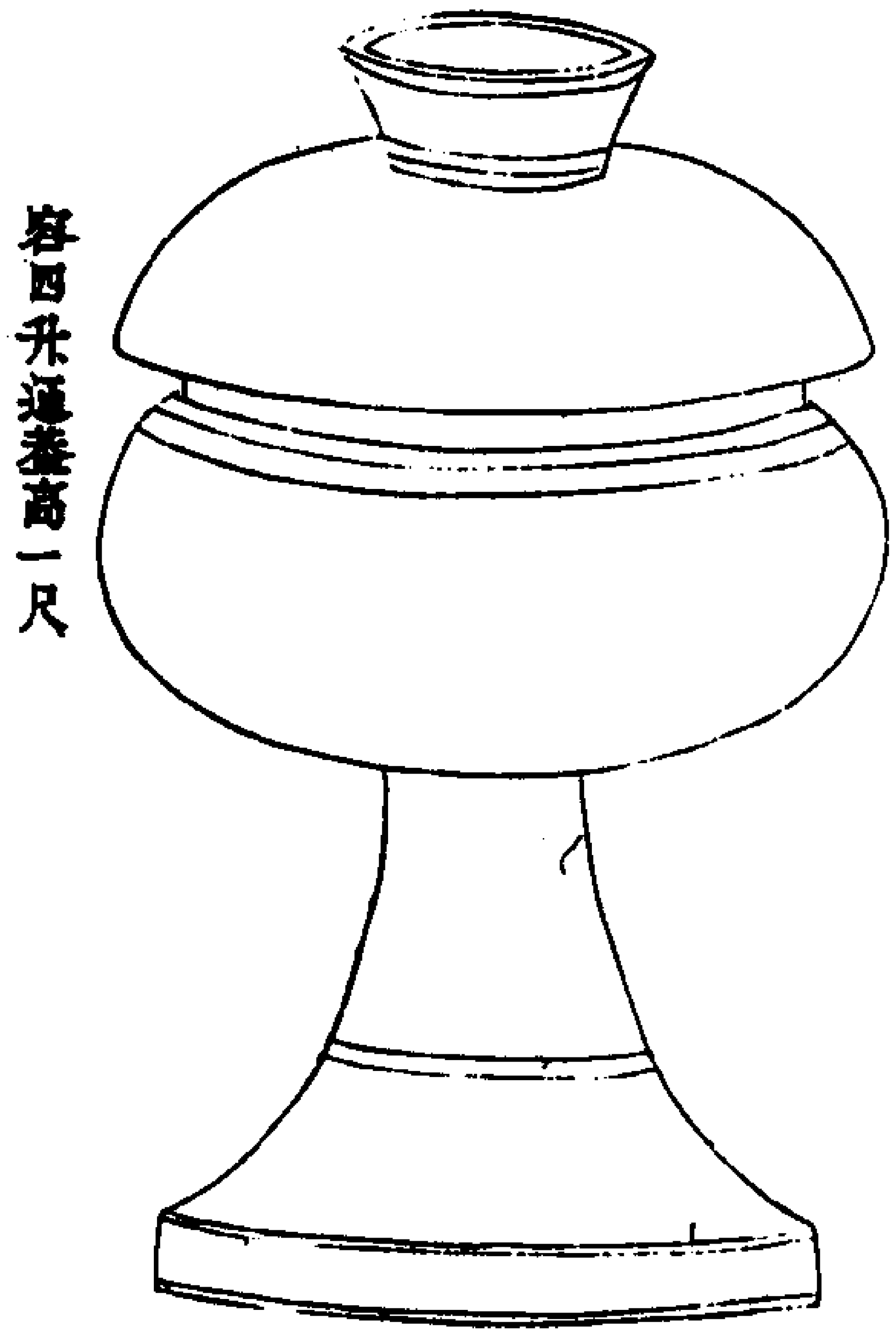


上體如甑無底、施箄其中、容十二斗八升、下體如鬲、以承水升氣於上、古銅甗有存者、大致類此、盆甑庾不附圖、盆甑易知、而制不一定、庾則無考

鬲

簋

豆



梓人爲筍虡（筍音荀 虡音巨）

注樂器所縣橫曰筍植曰虡

天下之大獸五脂者膏者臝者羽者鱗者宗廟之事脂者膏者以爲牲臝者羽者鱗者以爲筍虡

注脂牛羊屬膏豕屬（內則注云凝者曰脂釋者曰膏）臝者謂虎豹貔貍爲獸淺毛者之屬羽鳥屬鱗龍蛇之屬

補注臝者爲鍾虡羽者爲磬虡皆所以負筍非爲虡下之跗也（西京賦洪鍾萬鈞猛虡趪趪負筍業而餘怒乃奮翅而騰驤薛綜注云當筍下爲兩飛獸以背負）

外骨內骨卻行仄行連行紆行以脰鳴者以注鳴者以旁鳴者以翼鳴者以股鳴者以胷鳴者謂之小蟲之屬以爲雕琢（卻羌略反注同 咮陟又反）

注刻畫祭器博庶物也外骨龜屬內骨鼈屬卻行螾衍之屬（方言蛐衍自關而東謂之螾衍或謂之入耳）仄行蟹屬連行魚屬紆行蛇屬脰鳴鼃黽屬注鳴精列屬（趨織也方言精蛚楚謂之蟋蟀）旁鳴蜩蜺屬（蜩蟬也其類不一蜺者寒蜩）翼鳴發皇屬（爾雅蛂蟥蛢說文蟥蛢以翼鳴者）股鳴蚣蝑動股屬（方言舂黍謂之蜙蝑注云江東呼虴蛨）胷鳴榮原屬（方言守宮其在澤中者謂之蜥蜴南楚謂之蛇醫或謂之蠑螈）

厚脣弇口出目短耳大胷燿後大體短脰若是者謂之臝屬恆有力而不能走其聲大而宏有力而不能走則於任重宜大聲而宏則於鍾宜若是者以爲鍾虡是故擊其所縣而由其虡鳴（燿讀爲哨所教反 由猶通）

注燿項小也

銳喙決吻數目顅脰小體騫腹若是者謂之羽屬恆無力而輕其聲清陽而遠聞無力而輕則於任輕宜其聲清陽而遠聞於磬宜若是者以爲磬虡故擊其所縣而由其虡鳴（喙許穢反數音促顅苦田反陽或作揚非）

注吻口腃也顅長脰貌（莊子其脰肩肩）

小首而長摶身而鴻若是者謂之鱗屬以爲筍

注摶圜也

凡攫閷援簭之類必深其爪出其目作其鱗之而（攫居縛反簭音噬）

注謂筍虡之獸也深猶藏也作猶起也之而頰頌也

補注頰側上出者曰之下垂者曰而須鬣屬也

深其爪出其目作其鱗之而則於眡必撥爾而怒苟撥爾而怒則於任重宜且其匪色必似鳴矣（匪斐通）

注匪采貌也

爪不深目不出鱗之而不作則必穨爾如委矣苟穨爾如委則加任焉則必如將廢措其匪色必似不鳴矣

注措猶頓也

梓人爲飲器勺一升爵一升觚三升獻以爵而酬以觚一獻而三酬則一豆矣食一豆肉飲一豆酒中人之食也（觚當作觶之豉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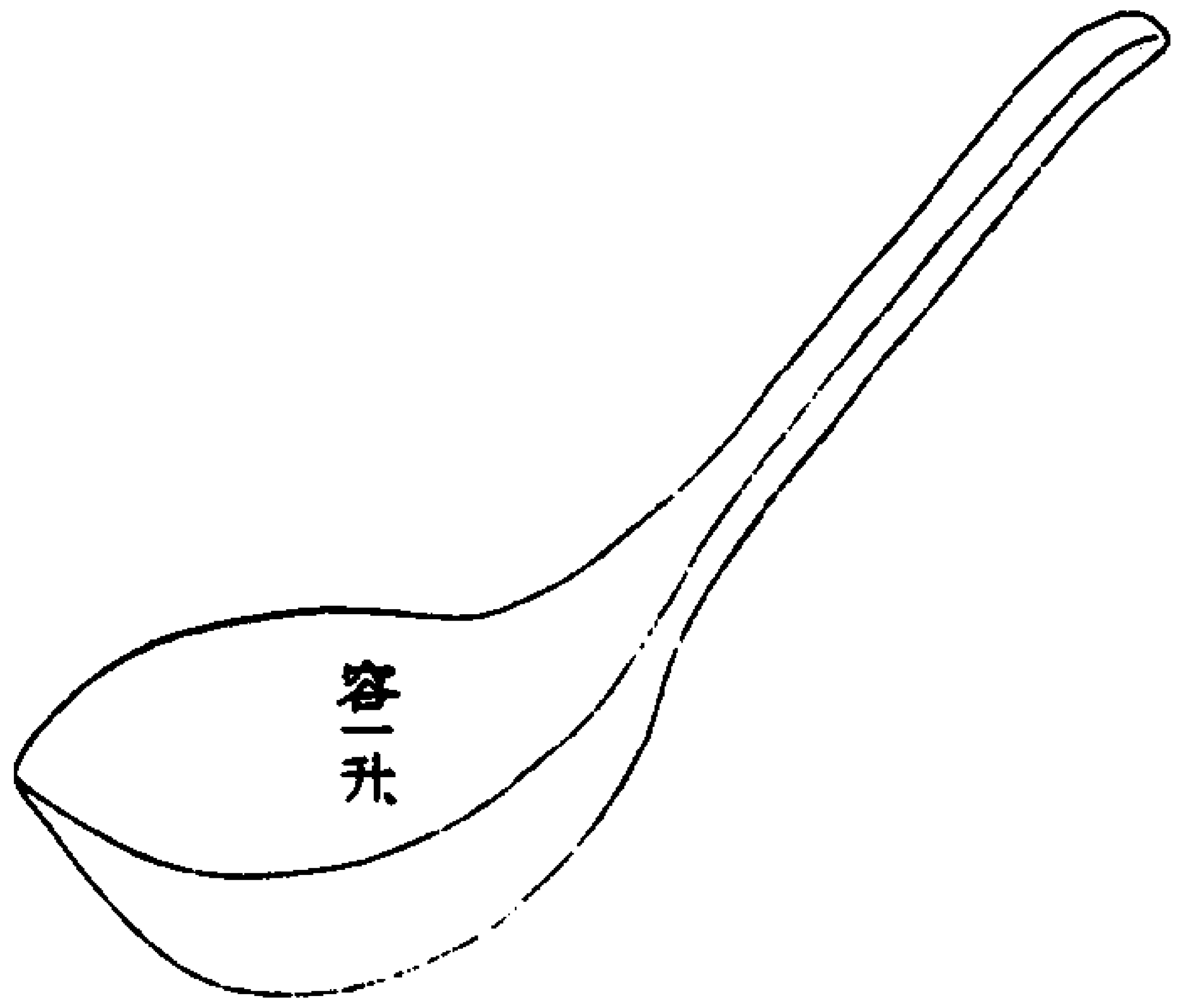
注勺尊升也觚當爲觶鄭駁異義云觶字今禮角旁單古書或作角旁氏則與觚相涉學者多聞觚寡聞觗寫此書亂之而作觚

補注凡觴一升曰爵二升曰觚三升曰觶說文觗禮經觶四升曰角五升曰散韓詩說飲酒之禮主人獻賓賓酢主人主人又飲而酌賓謂之酬獻進酒也酬猶厚也勸也合獻酬共一豆酒其曰一獻而三酬者爵一升以之獻觶三升以之酬掌上省文一升之爵獻而三升之觶酬是爲一豆豆實四升

凡試梓飲器鄉衡而實不盡梓師罪之鄉同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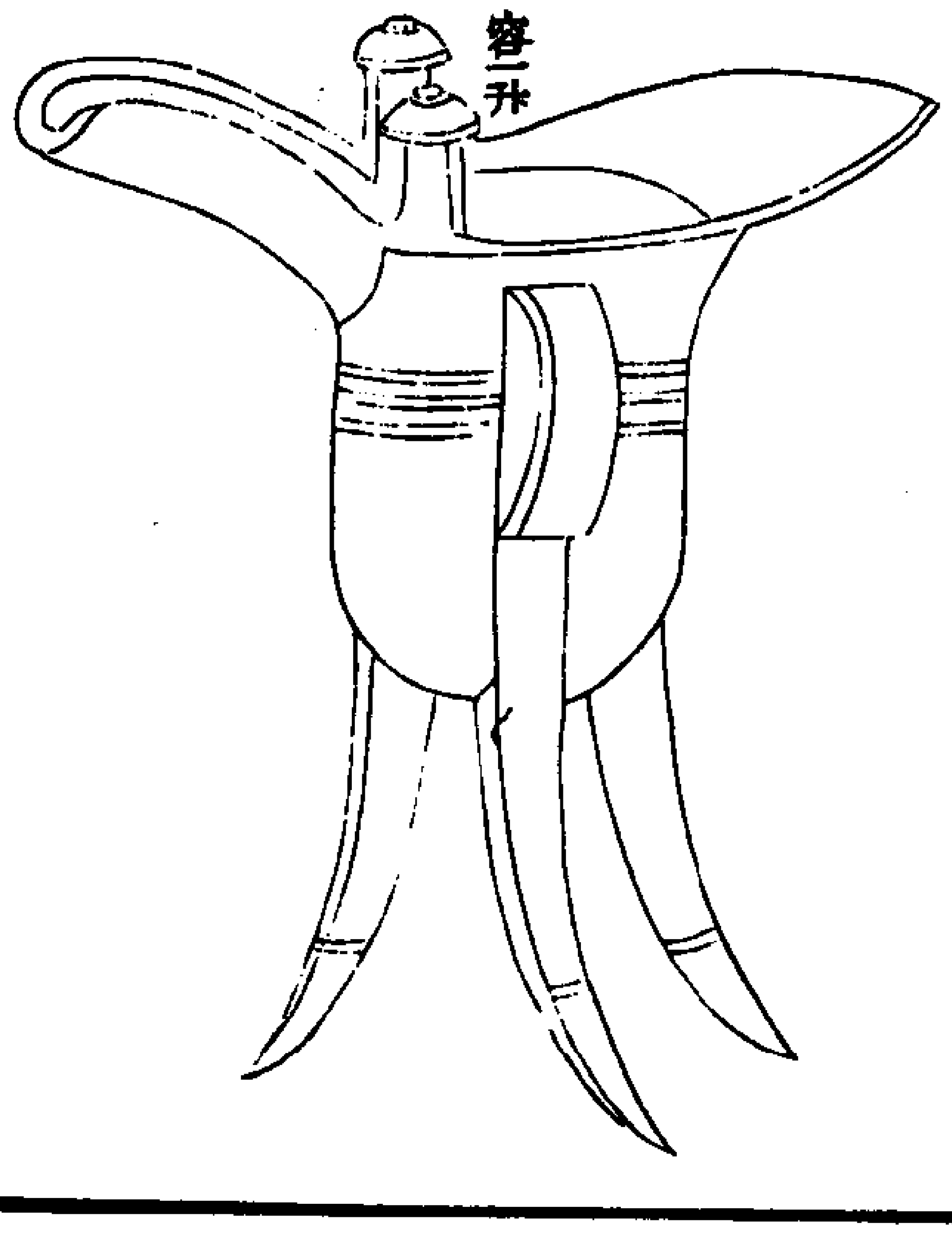
注衡平也平爵鄉口酒不盡則梓人之長罪於梓人焉

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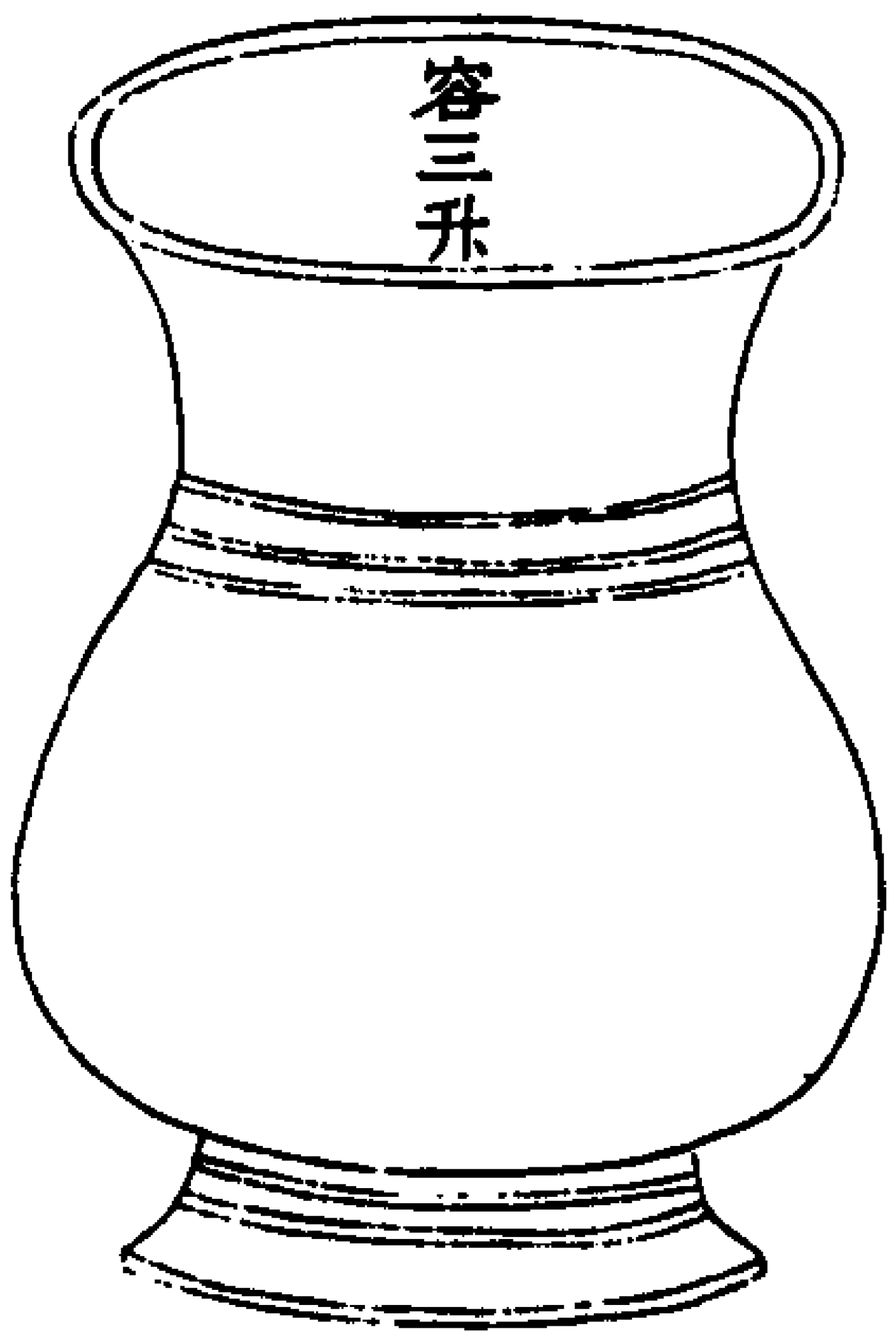


考工記圖下　注

爵



觶



梓人爲侯廣與崇方參分其廣而鵠居一焉鵠同𩰫胡篤反

注高廣等者謂侯中也天子射禮以九爲節侯道九十弓弓二寸以爲侯中高廣等則天子侯中丈八尺諸侯於其國亦然鵠所射也以皮爲之各如其侯也疏云謂若虎侯以虎皮飾侯側其鵠亦用虎皮其餘熊豹麋等亦然居侯中參分之一則此鵠方六尺惟大射以皮飾侯大射者將祭之射也其餘有賓射燕射

上兩个與其身三下兩个半之

注上个下个皆謂舌也身躬也鄉射禮記曰倍中以爲躬倍躬以爲左右舌下舌半上舌然則九節之侯身三丈六尺上个七丈二尺下个五丈四尺其制身夾中个夾身在上下各一幅此侯凡用布三十六丈个或謂之舌者取其出而左右也侯制上廣下狹蓋取象於人也張臂八尺張足六尺是取象率焉

補注下兩个半之謂出於身者也九節之侯上个左右出各丈八尺下个左右出各九尺

上綱與下綱出舌尋縜寸焉縜尤紛反

注綱所以繫侯於植者也上下皆出舌一尋者亦人張手之節也鄭司農云綱連侯繩也縜籠綱者

補注鄉射禮曰乃張侯下綱不及地武尺二寸爲武

然則九節之侯高二丈七尺四寸於今尺一丈六尺奇上綱兩植相去八丈八尺下綱兩植相去七丈縜者个上之紐以綱貫之說文縜持綱紐也

張皮侯而棲鵠則春以功

注皮侯以皮所飾之侯司裘職曰王大射則共虎侯熊侯豹侯設其鵠謂此侯也天子將祭必與諸侯羣臣射

補注四時之祭始於春故舉春以該焉功事也謂祭曰事尊祭祀也祭祀事之大也王將有郊廟之事以射擇諸侯及羣臣與邦國所貢之士可以與祭者

張五采之侯則遠國屬

注五采之侯謂以五采畫正之侯也遠國屬者若諸侯朝會王張此侯與之射所謂賓射也正之方外如鵠內二尺五采者內朱白次之蒼次之黃次之黑次之其侯之飾又以五采畫雲氣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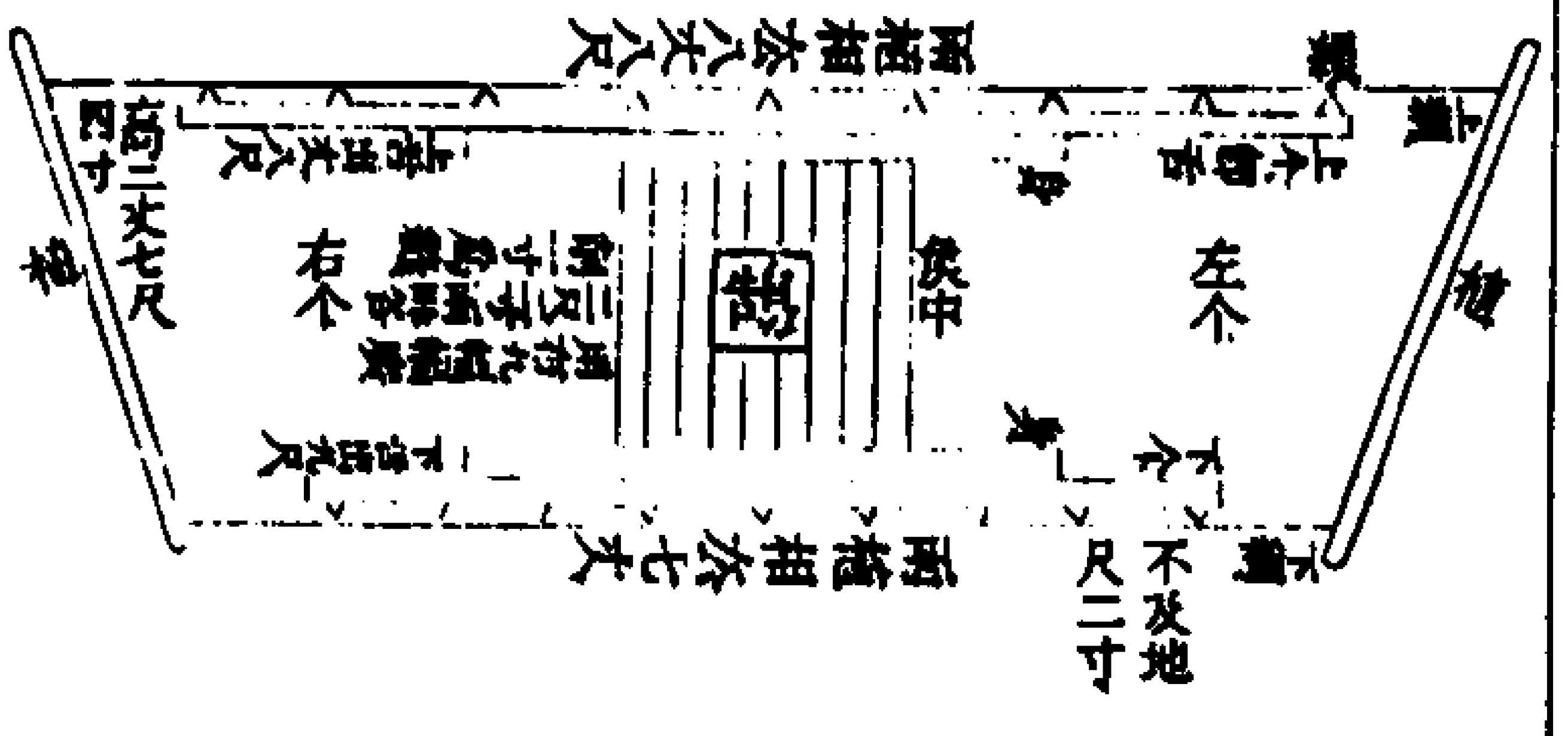
張獸侯則王以息燕

注獸侯畫獸之侯也鄉射記曰凡侯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凡畫者丹質是獸侯之差也息者休農息老物也敖氏云鄉飲酒禮乃息司正息疑即燕之異名燕謂勞使臣若與羣臣飲酒而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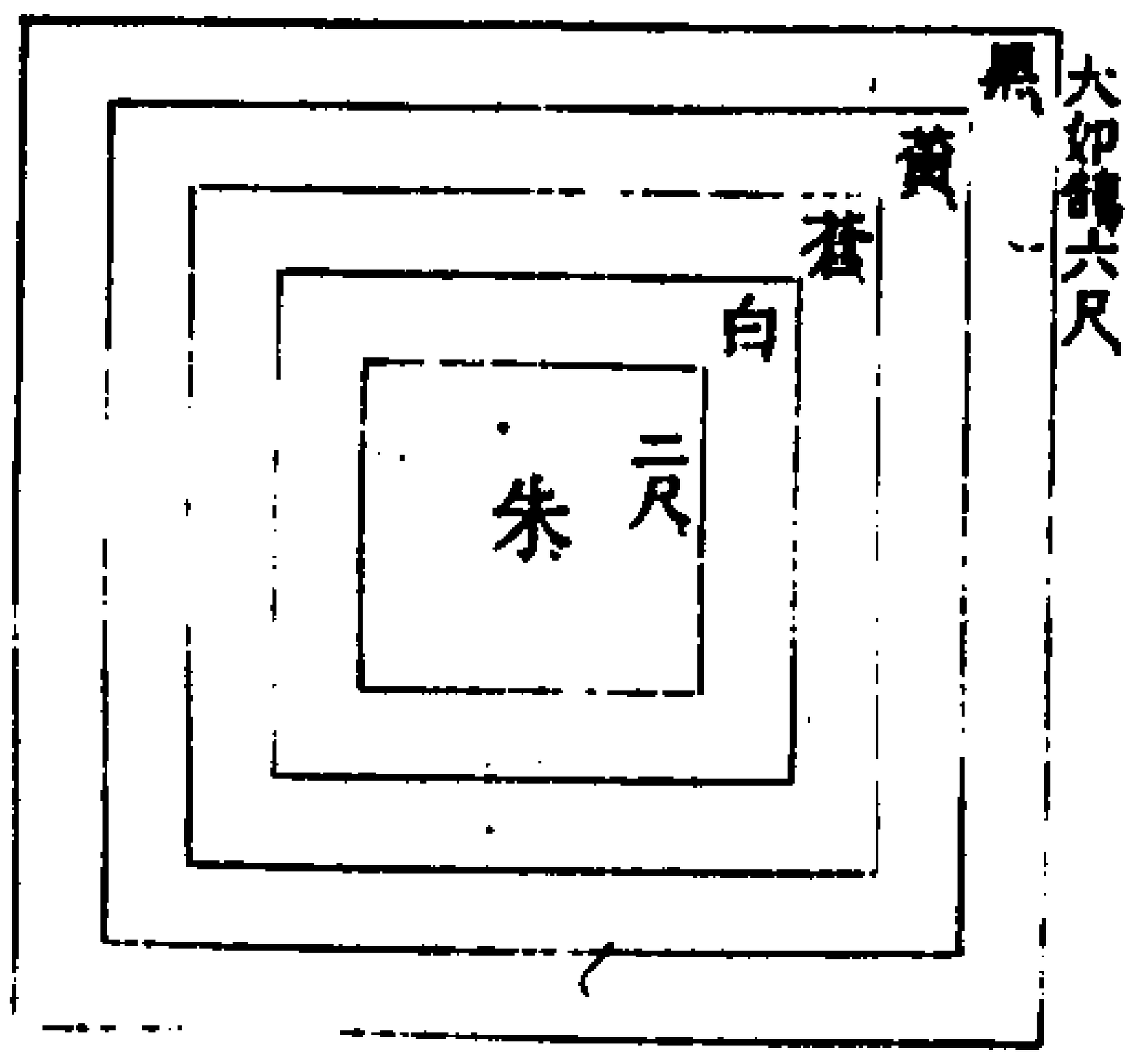
祭侯之禮以酒脯醢其辭曰惟若寧侯毋或若女不寧侯不屬于王所故抗而射女強飲強食詒女曾孫諸侯百福（女音汝強其丈反）

注謂司馬實爵而獻獲者于侯薦脯醢折俎獲者執以祭侯若猶女也寧安也若如也屬猶朝會也抗舉也張也曾孫諸侯謂女後世爲諸侯者

侯


上綱
下綱
躬
舌
左个
右个
侯中
不及地
尺二寸
高二丈七尺
四寸

正


大如鵠六尺
黑
黃
蒼
白
二尺
朱

廬人爲廬器戈柲六尺有六寸殳長尋有四尺車戟常
酋矛常有四尺夷矛三尋
注酋夷長短名酋之言遒也酋近夷長矣
凡兵無過三其身過三其身弗能用也而無已又以害
人故攻國之兵欲短守國之兵欲長攻國之人衆行地
遠食飲飢且涉山林之阻是故兵欲短守國之人寡食
飲飽行地不遠且不涉山林之阻是故兵欲長
注人長八尺與尋齊進退之度三尋用兵力之極也
而無已不徒止爾不徒止於不能用也又適以害執兵之人
凡兵句兵欲無彈刺兵欲無蜎是故句兵椑刺兵摶轂

兵同強舉圍欲細細則校刺兵同強舉圍欲重重欲傳
人傳人則密是故侵之句音鉤彈說文引作僤常衍反蜎於緣反椑薄兮反
注句兵戈戟屬刺兵矛屬鄭司農云彈謂掉也玄謂
蜎亦掉也讀若井中蟲蜎之蜎爾雅蜎蠉注云井中小蛣蟩赤蟲一名孑孓廣雅云齊人
謂柯斧柄爲椑則椑隋圜也摶圜也改句言轂容殳
無刃同強上下同也舉謂手所操校疾也傳近也密
審也正也人手操細以轂則疾操重以刺則正然則
爲矜句兵堅者在後刺兵堅者在前疏云以句兵向後牽之故云堅者在後也以向前推之故云堅者在前也言此者欲見句兵手執處欲得細細則手執之牢也刺兵執處欲得麤而勁則手穩也林氏云侵刺也
補注彈讀如兇蟺之蟺轉掉也蜎搖掉也侵善入也

凡爲殳五分其長以其一爲之被而圍之參分其圍厺
一以爲晉圍五分其晉圍厺一以爲首圍凡爲酋矛參
分其長二在前一在後而圍之五分其圍厺一以爲晉
圍參分其晉圍厺一以爲刺圍晉同搢
注被把中也長二尺四寸圍之圜之也大小未聞凡矜八觚
鄭司農云晉謂矛戟下銅鐏也刺謂矛刃胷也玄謂
晉矜所捷也首殳上鐏也疏云此殳首無刃鐏亦以上頭爲首而稍細之以其似鐏故鄭云首殳上鐏也
爲戈戟之矜所圍如殳夷矛如酋矛
凡試廬事置而搖之以眡其蜎也灸諸牆以眡其橈之
均也橫而搖之以眡其勁也灸音救

注置猶樹也灸猶柱也以柱兩牆之間輓而內之本
末勝負可知也
補注眡其蜎審察搖掉之勢也眡其橈之均審察屈
勢也皆欲通體無勝負苟材有勝負必自負處動折
試之既齊均又以彊勁爲尚
六建既備車不反覆謂之國工
注六建五兵與人也
補注六建當爲五兵與旌旗六建動搖則車行反覆
矜柲不彊故也
匠人建國水地以縣

注於四角立植而縣以水望其高下，高下既定，乃爲位而平地。疏云：謂於柱四畔縣繩以正柱，柱正然後去柱遠以水平之灋遥望柱高下定，卽知地之高下

補注：水地者，以器長數尺承水，引繩中水而及遠，則平者準矣。立植以表所平之方，縣繩正植，則度水面距地者準矣。若不用水，覆矩尺，使中縣引繩中矩尺及遠，簡灋也。矩尺卽今木工石工之曲尺

置槷以縣，眡以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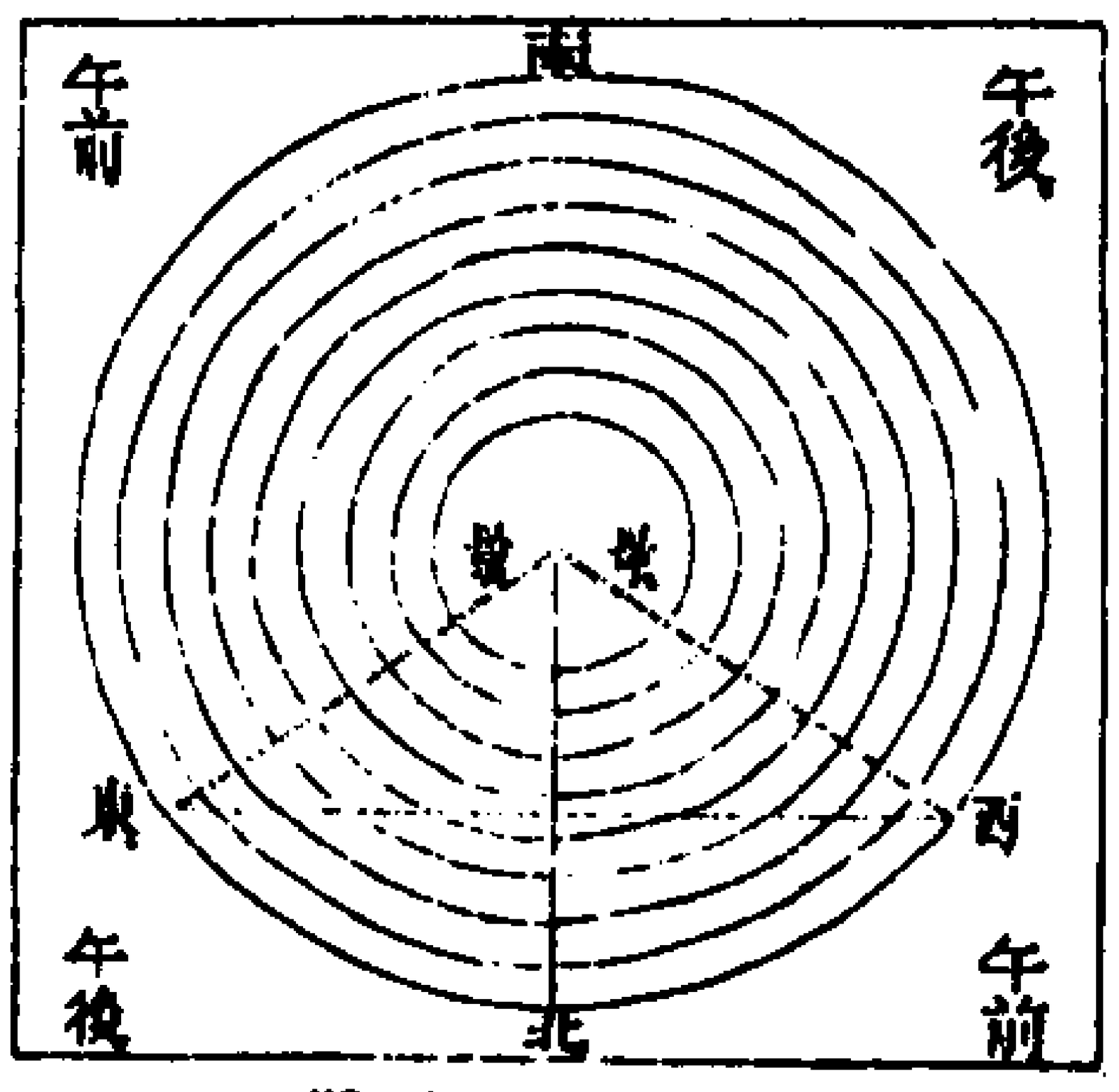
注：槷，古文臬假借字。於所平之地中央樹八尺之臬，以縣正之，眡之以其景，將以正四方也。爾雅曰：在牆者謂之杙，今爾雅作樴，謂之杙，在牆者謂之楎在地者謂之臬。疏云：槷亦謂柱也。欲取柱之景，先須柱正。欲取柱正，當以繩縣而垂之於柱之四角四中，以八繩縣之，其繩皆附柱，則其柱正矣，然後眡柱之景

爲規，識日出之景與日入之景，晝參諸日中之景，夜考之極星，以正朝夕。

注：日出日入之景，其端則東西正也。又爲規以識之者，爲其難審也。自日出而畫其景端，以至日入既，則爲規測景兩端之內，規之，規之交乃審也。度兩交之閒，中屈之以指臬，則南北正。日中之景，最短者也。極星謂北辰。

補注：必平中水，然後爲規數重，樹槷於中，眡槷端景齊規者皆識之，乃衡界午前午後之景，則東西正。又中詘之以指槷，則南北正。今用指南針有偏向，所偏隨地不同，不足取準。若考北極高下，則取近極大星，測其旋而上最高去地若干度，及旋而下最低去地若干度，兩數相減，得星環繞北極之徑，半之以加於最低去地之度，是爲北極高度。今冬至前後，勾陳大星酉時在北極之上，卯時在北極之下，可據之以測極 北極者，天樞也。先儒謂之不動處，作記時紐星正當不動處，故記以爲極星。梁祖暅測不動處距紐星一度有餘，今紐星又移。元郭守敬測離三度有奇 北極在勾陳大星、紐星之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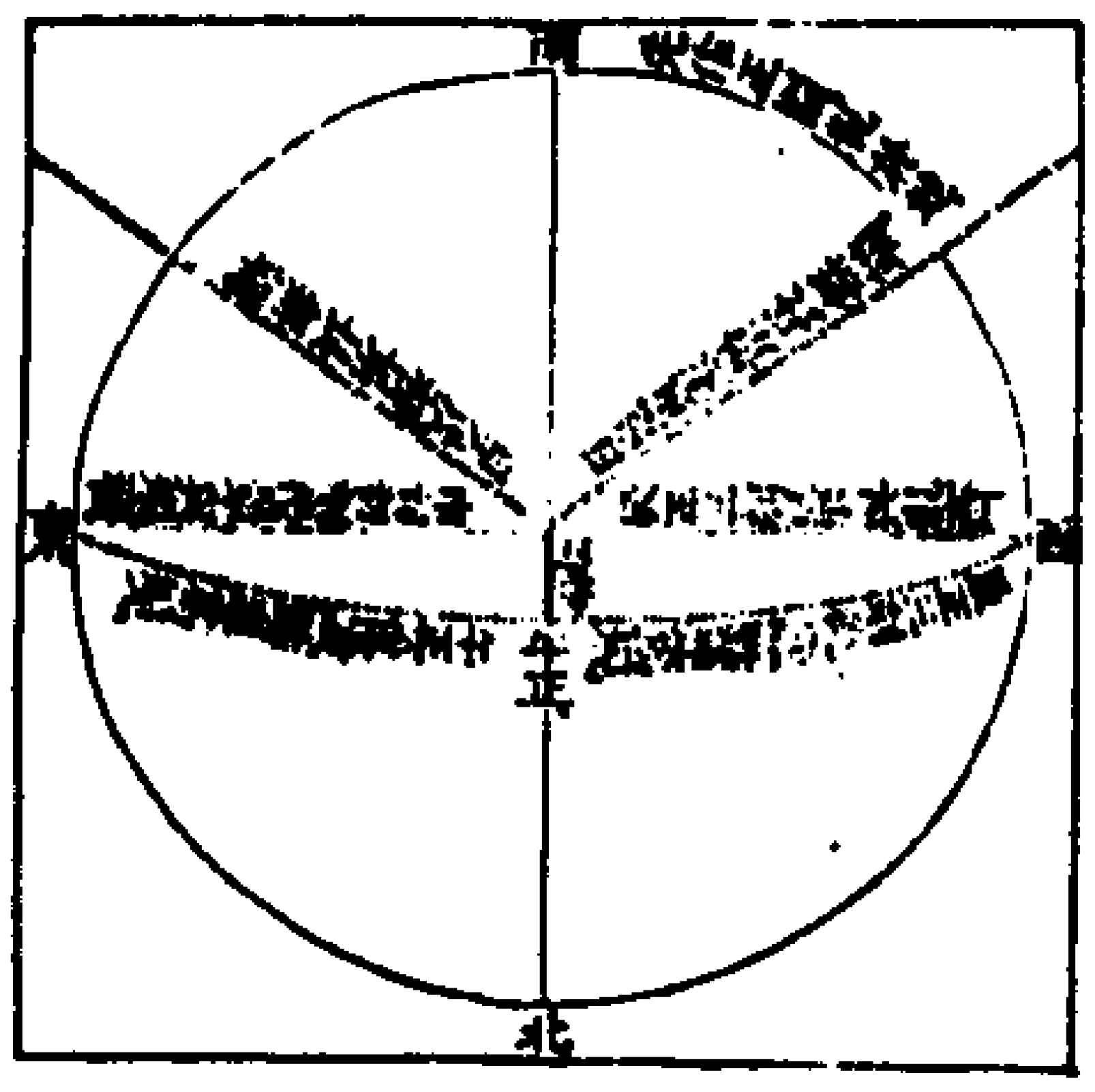
爲規識景



以水平地方一二丈，規之。於中央立槷，或用小方案，令平中水，爲規其上，中央設表，當槷。凡景端所至皆識之。此但據景端與外規齊者爲圖，內數重規亦然。所得南北東西，如一乃審密也。

爲規識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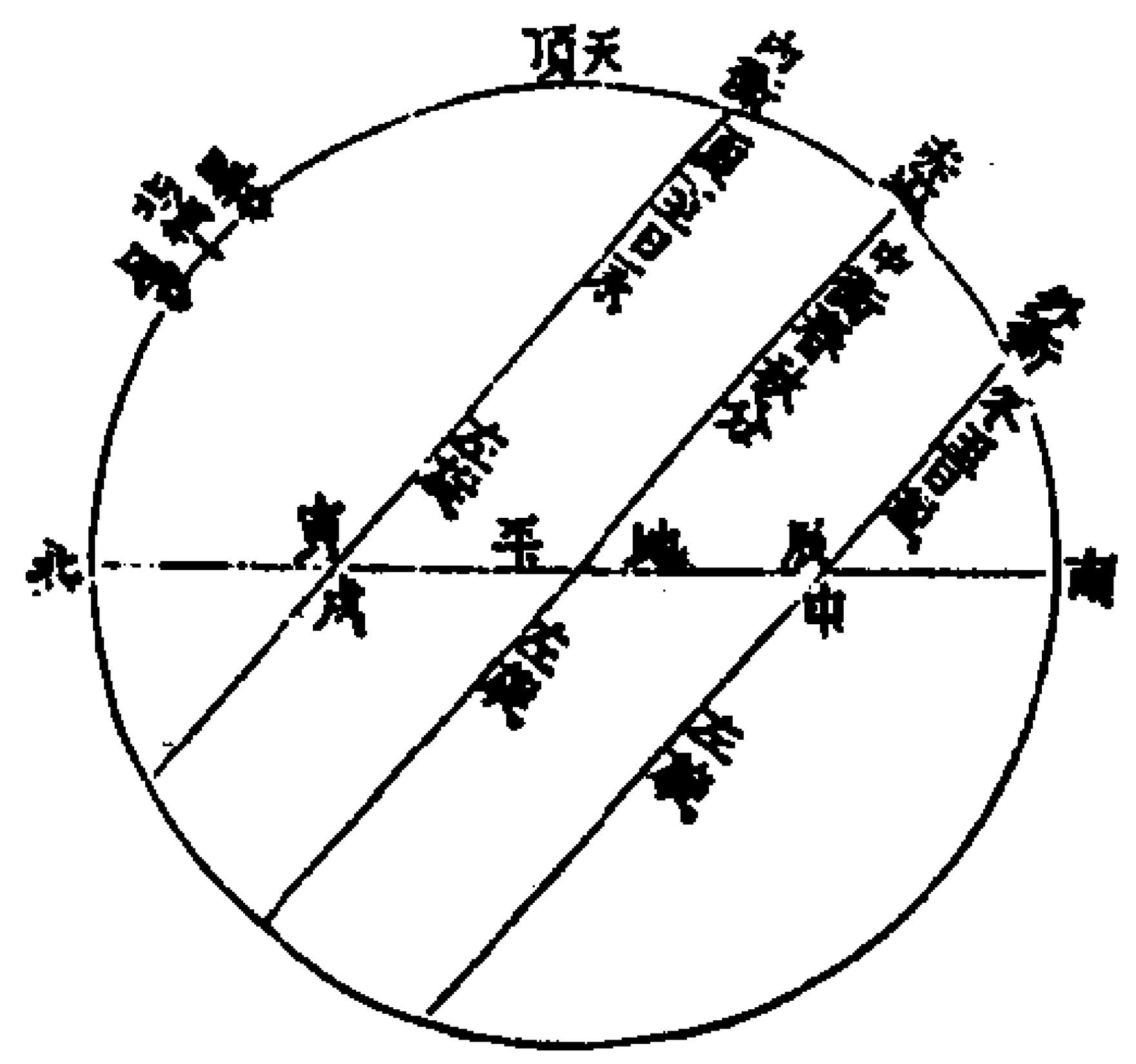
此圖得之江先生



此但據夏至地中爲圖規任作大小如以表八尺爲半徑必辰正三刻申初初刻景與規齊其春時亦是正東正西也若他方測景時刻方位不同而爲準此最短時爲午正

先爲規而後識景記文也先識景徐徐作點後乃規爲規鄭說也而鄭圖皆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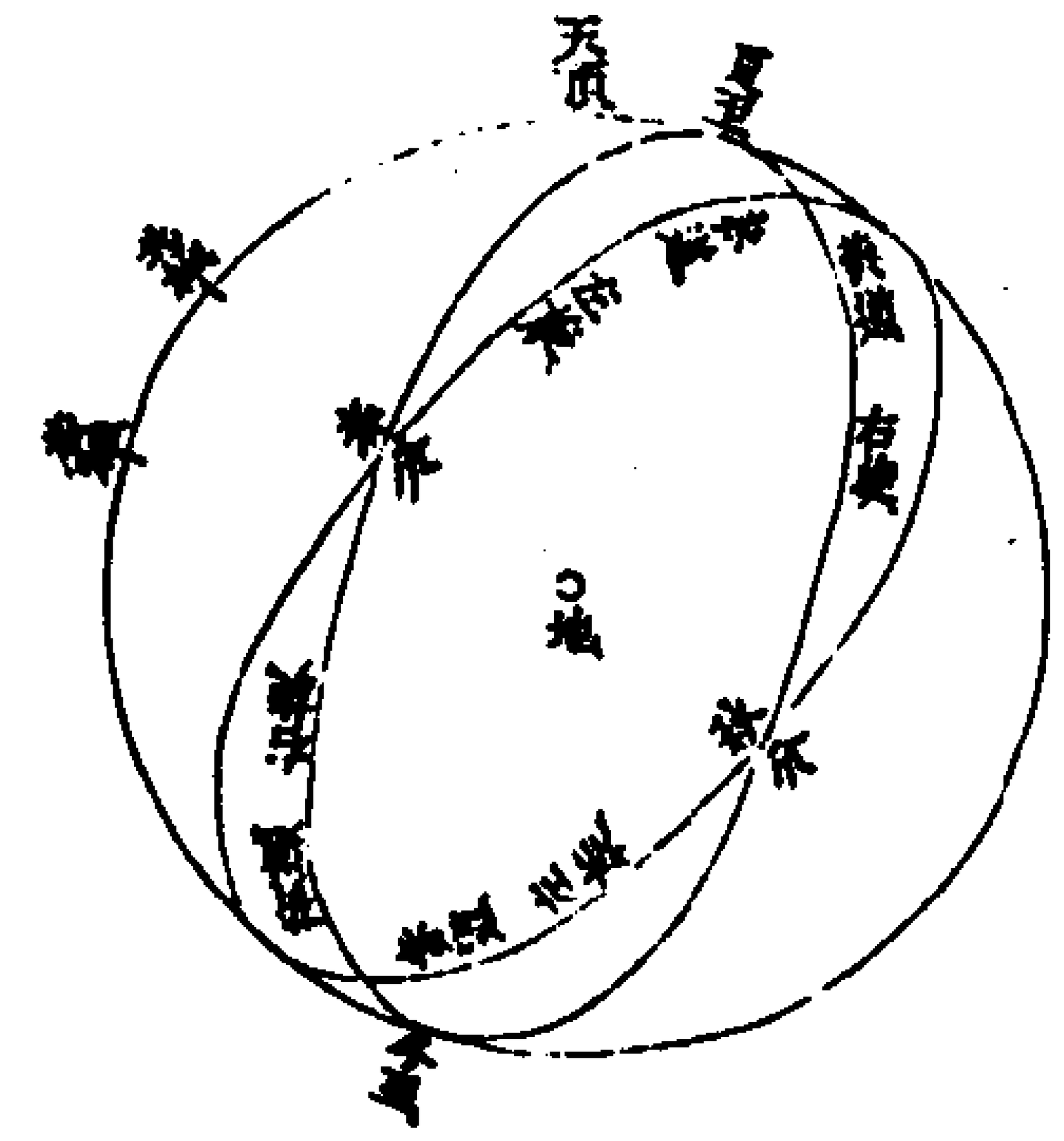
測北極高下



北極高下隨地不同南行纔直二百五十里而北極低一度北行二百五十里而北極高一度冬至前後日出辰入申壓旋天不啻半周可得其最高最低之度以考知北極

晝夜永短亦隨地不同南至赤道下冬夏至恒如春秋分極與地平適合北至極下半年爲晝半年爲夜赤道與地平適合

黃赤道



日行黃道三百六十五日幾三時而一周春秋分交於赤道冬至在赤道南夏至在赤道北前圖外衡內衡與此互明

匠人營國方九里旁三門

補注六尺而步五步而雉六十雉而里里三百步此記天子城方九里其等差公蓋七里侯伯蓋五里子男蓋三里以春秋傳考之鄭伯之城方三百雉故大都三國之一爲百雉是其合乎

國中九經九緯經涂九軌

注國中城內也經緯謂涂也經緯之涂皆容方九軌疏云南北之道爲經東西之道爲緯王城面有三門門有三涂男子由右女子由左車從中央軌謂轍廣乘車六尺六寸旁加七寸凡八尺是謂轍廣九軌積七十二尺則此涂十二步也旁加七寸者輻內二寸半輻廣三寸半量其鑿深以爲輻廣輻廣不得過三寸則輻內不止二寸半矣綆三分寸之二金轄之間三分寸之一

左祖右社面朝後市

注王宮所居也祖宗廟王宮當中經之涂也小宗伯之職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注云庫門內雉門外之左右朝士注云郊特牲譏繹於庫門內言遠當於廟門廟在庫門之內見於此矣

補注宗廟作宮於路寢之東社稷設壇壝於路寢之西劉向別錄云社稷宗廟在路寢之西又云左明堂辟廱右宗廟社稷按宗廟社稷屬路寢言得之以爲俱在西不知何所據凡朝君臣咸立於庭古字庭本作廷所謂朝廷說文云廷朝中也朝有門而不屋故雨霑衣失容則輟朝天子諸侯皆三朝則天子諸侯皆三門與禮說曰天子五門皋庫雉應路諸侯三門皋應路失其傳也天子之宮有皋門有應門有路門路門一曰虎門一曰畢門不聞天子庫門雉門也郊特牲云獻命庫門之內此亦據魯之事記者以魯用天子禮樂故推魯事合於天子所稱多傳會失實諸侯之宮有庫門有雉門有路門不聞諸侯皋門應門也皋門天子之外門庫門諸侯之外門應門天子之中門雉門諸侯之中門異其名殊其制辨等威也天子三朝諸侯三朝天子三門諸侯三門其數同君國之事侔體合也朝與門無虛設也君臣日見之朝謂之內朝聚人及玉藻之內朝是也或謂之治朝或謂之正朝在路門外庭司士正其位記或謂之外朝與路寢庭之朝連文爲外內也文王世子曰內朝則東面北上臣有貴者以齒其在外朝則以

官注云內朝路寢庭外朝路寢之門外庭斷獄蔽訟及詢非常之朝謂之外朝在中門外庭小司寇掌其政朝士掌其法以燕以射及圖宗人嘉事之朝謂之燕朝在路寢庭大僕正其位若射則射人掌其位聘禮曰公出送賓及大門內周官司儀曰出及中門之外廟在中門內明矣記曰昔者仲尼與於蜡賓事畢出遊於觀之上蜡之饗亦祭宗廟廟在雉門內故出而至觀也春秋桓宮僖宮災火自司鐸踰公宮至桓僖二廟廟逼公宮也季桓子至御公立於象魏之外立當遠火也春秋穀梁氏傳曰禮送女父不下堂毋不出祭門諸毋兄弟不出闕門廟門謂之祭門觀謂之闕亦謂之象魏

諸侯設於雉門是以雉門謂之闕門天子益設於應門闕門在外祭門在內不出闕門者得出祭門者也

春秋左氏傳曰閒於兩社爲公室輔以朝廷執政所在爲言宜繫君臣日見之朝社在中門內明矣其他書傳可證宗廟社稷在中門內路門外之左右者甚衆畧舉五事明之

市朝一夫

注方各百步

補注以朝百步言之方九百步之宮朝左右各四百步外門至中門百步之庭曰外朝中門至路門百步之庭曰內朝路門內至堂百步之庭曰燕朝路寢已後益六百步與王與諸侯若羣臣射於路寢則路寢之庭容侯道九十弓弓與步相應其百步宜也

夏后氏世室堂脩二七廣四脩一

注脩南北之深也夏度以步令堂脩十四步其廣益以四分脩之一則堂廣十七步半

五室三四步四三尺

注堂上爲五室象五行也三四步室方也四三尺以益廣也木室於東北火室於東南金室於西南水室於西北其方皆三步其廣益之以三尺土室於中央方四步其廣益之以四尺此五室居堂南北六丈東西七丈（五室之名推傳會言之其制則宜如是）

九階

注南面三三面各二

四旁兩夾窻

注窻助戶爲明每室四戶八窻

白盛

注蜃灰也盛之言成也以蜃灰堊牆所以飾成宮室

門堂三之二

注門堂門側之堂取數於正堂令堂如上制則門堂南北九步二尺東西十一步四尺爾雅曰門側之堂謂之塾

室三之一

注兩室與門各居一分

殷人重屋堂脩七尋堂崇三尺四阿重屋（重直龍反）

注其脩七尋五丈六尺放夏周則其廣九尋七丈二尺也五室各二尋四阿若今四注屋（四面皆有霤）重屋複笮也（說文云笮迫也在瓦之下棼上棼複屋棟也）

補注世室重屋制皆如明堂明堂既四面非四霤不可故爲四阿重屋之制古者質四面有霤必栅瀌乎

此姚姬傳曰重屋複屋也別設棟以列椽其棟謂之棼椽棟既重軒版垂檐皆重矣軒版卽屋笮或木或竹異名笮在瓦之下椽之上檐垂椽端椽亦謂之榱記言重屋鄭氏以複笮釋之而他書所稱曰重檐曰重榱(張敞傳作重橑)曰重軒(招魂作層軒西都賦作重軒)曰重棟曰重棼各舉其一爲言爾重屋之形制累複是以或謂之閣(張歸傳晝登閣殿古詩所閣三層)亦得云樓漢時名檐爲承壁材以其直垂而下如壁故明堂位注重檐重承壁材也(疏謂複笮亦直承壁材者誤)

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

注明堂者明政教之堂周度以筵亦王者相改

補注明堂灋天之宮五室十二堂故曰明堂月令中央太室正室也一室而四堂其東堂曰青陽太廟南堂曰明堂太廟西堂曰總章太廟北堂曰玄堂太廟四隅之室夾室也(釋名夾室在堂兩頭故曰夾也)四室而八堂東北隅之室玄堂之右夾青陽之左夾也其北堂曰玄堂右个東堂曰青陽左个東南隅之室青陽之右夾明堂之左夾也其東堂曰青陽右个南堂曰明堂左个西南隅之室明堂之右夾總章之左夾也其南堂曰明堂右个西堂曰總章左个西北隅之室總章之右夾玄堂之左夾也其西堂曰總章右个北堂曰玄堂左个凡夾室前堂或謂之箱或謂之个(左傳昭公四年使寘饋于个而退杜注云个東西箱是箱得通稱曰个也)兩旁之名也(鄉射之兩旁謂之兩相旅之左右謂之左个右个亦此義)古者宮室恆制前堂後室有夾(堂東曰東夾室堂西曰西夾室)有个(東夾前曰東堂亦曰東箱西夾前曰西堂亦曰西箱左傳所謂个)有房(室東曰東房亦曰左房室西曰西房亦曰右房)惟南鄉一面明堂四面闓達亦前堂後室有夾有个而無房房者行禮之際別男女婦人在房明堂非婦人所得至故無房室也王者而後有明堂其制蓋起於古遠夏曰世室殷曰重屋周曰明堂三代相因異名同實與世室重屋義未聞明堂在國之陽(淳于登說在三里之外七里之內丙巳之地韓詩說明堂在南方七里之郊)祀五帝聽朔會同諸侯大政在焉夏曰世室世世勿壞或以意命之也殷曰重屋阿閣四注或以其制命之也周人取天時方位以命之東青陽南明堂西總章北玄堂而通曰明堂舉南以該其三也四正之堂皆曰太廟四正之室共一太室故曰太廟太室明太室處四正之堂中央爾世之言明堂者有室無堂不分个夾失其傳久矣

室中度以几堂上度以筵宮中度以尋野度以步涂度以軌

補注馬融以爲几長三尺六之而合二筵與(阮諶云几長五尺)

廟門容大扃七个闈門容小扃參个（扃古熒反）

注大扃牛鼎之扃長三尺毎扃爲一个七个二丈一尺廟中之門曰闈（爾雅宮中之門謂之闈葢通稱）小扃腳鼎之扃長二尺參个六尺

路門不容乘車之五个應門二徹參个

注路門者大寢之門乘車廣六尺六寸五个三丈三尺言不容者是兩門乃容之兩門乃容之則此門半之丈六尺五寸正門謂之應門謂朝門也二徹之內八尺三个二丈四尺

內有九室九嬪居之外有九室九卿朝焉九分其國以爲九分九卿治之

注九室如今朝堂諸曹治事處

補注內九室九嬪省內治所居外九室葢在朝門之外九卿省其政事處也玉藻曰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之退適路寢聽政視朝在路門外庭凡有職於朝者咸至也聽政在路寢君退於路寢以待朝者各就其官府治處有當告者乃入也魯論記孔子過位升堂其此時與位者君方視朝之位玉藻又曰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大夫退於家君乃適小寢也

王宮門阿之制五雉宮隅之制七雉城隅之制九雉

注阿棟也宮隅城隅謂角浮思也（浮思本或作罘罳綱目之稱婦綴交疏佀之以其在臺上隨方角迴折故呼爲角浮思）雉長三丈高一丈度高以高度廣以廣（尚書大傳作度長以長疏云言高一雉則一丈言長一雉則三丈）

補注仞有三尺爲高一雉古者度廣長以尋度高深以仞（尋八尺仞七尺）牆言雉者五版而堵爲雉之高五堵而雉爲雉之長版祟二尺長六尺門阿五雉謂路門應門之祟也宮隅七雉謂皋門之祟也（大雅皋門有伉言高於他門）方九里之城宮九百步七里之城宮七百步五里之城宮五百步三里之城宮三百步天子之宮牆高七仞有一尺城高十仞門臺謂之宮隅城臺謂之城隅亦謂之闍（定公三年左傳門臺注云門上有臺鄭風出其闉闍毛傳云闉曲城也闍城臺也爾雅闍謂之臺）詩曰靜女其姝俟我于城隅媵俟迎之禮也古者諸侯娶必有媵說舍近郊整車飾然後至乎城下以俟迎者僾而不見迎之未至也（僾而猶隱然說文僾仿佛也詩曰僾而不見爾雅薆隱也方言掩翳薆也郭注云謂隱蔽也詩曰薆而不見）始思見其人繼思得見其物始言至城下終乃言至於郊（郊外謂之牧）靜女之刺思賢媵懷女史之㯹者也學者罕聞城隅而詩遂失其傳矣

經涂九軌環涂七軌野涂五軌

注廣狹之差也杜子春云環涂謂環城之道

門阿之制以爲都城之制

注都四百里外距五百里王子弟所封其城隅高五丈宮隅門阿皆三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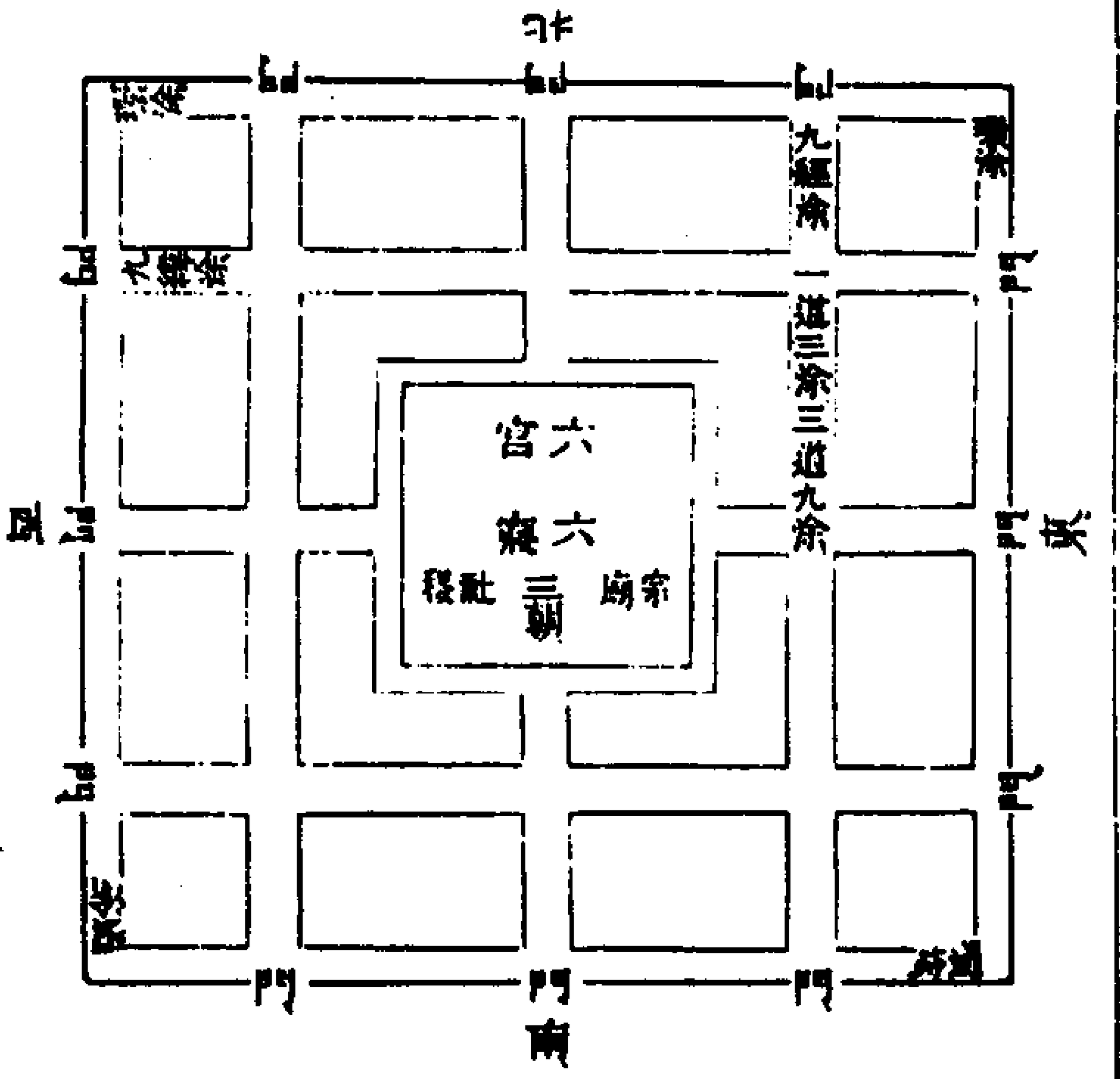
宮隅之制以爲諸侯之城制

注諸侯畿已外也其城隅制高七丈宮隅門阿皆五丈禮器曰天子諸侯臺門五經異義古周禮說云天子城高七雉隅高九雉公之城高五雉隅高七雉侯伯之城高三雉隅高五雉都城之高皆如子男之城高按公侯伯之城皆當高五雉城隅與天子宮隅等惟子男之城或同都城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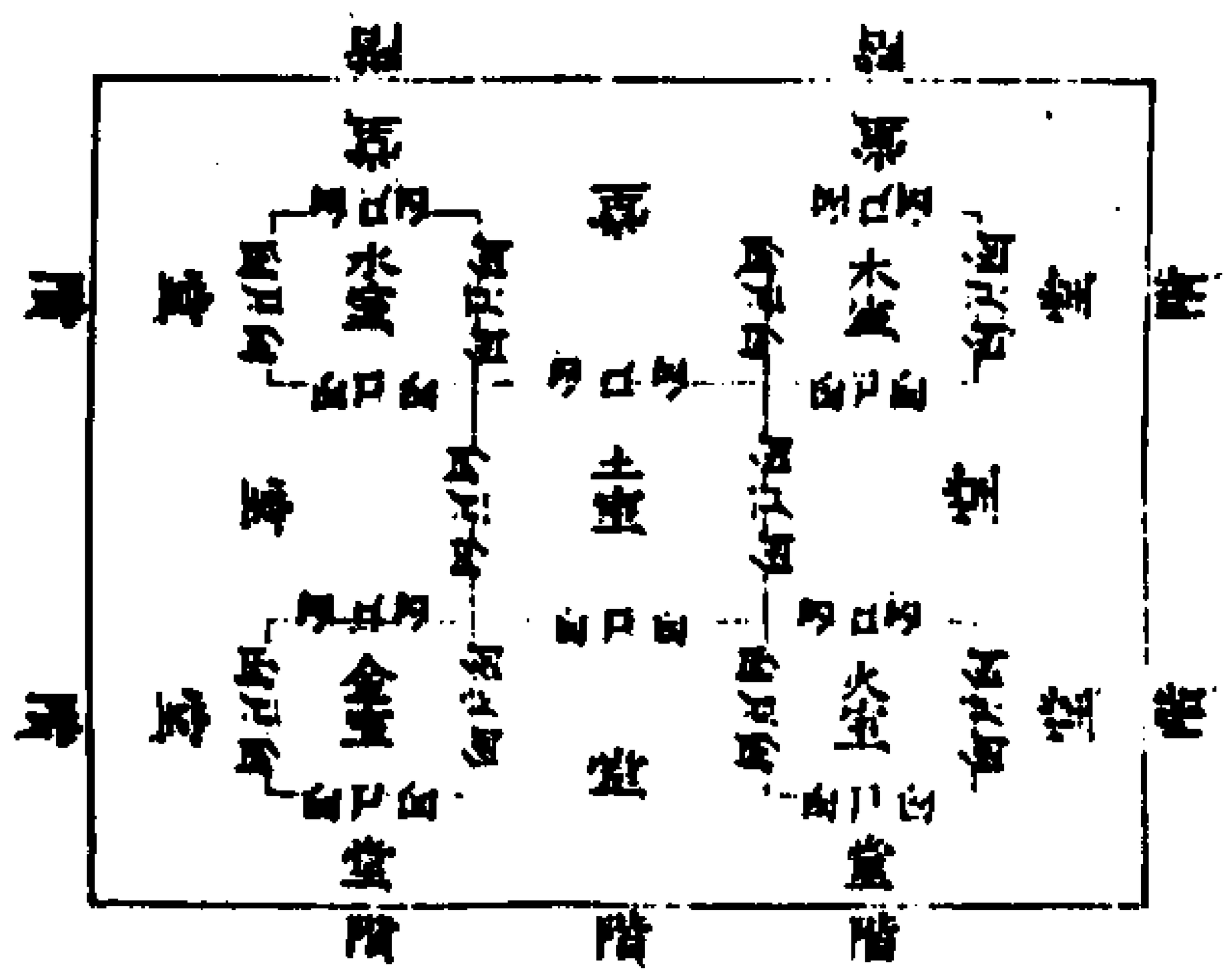
環涂以爲諸侯經涂野涂以爲都經涂

注經亦謂城中道諸侯環涂五軌其野涂及都環涂野涂皆三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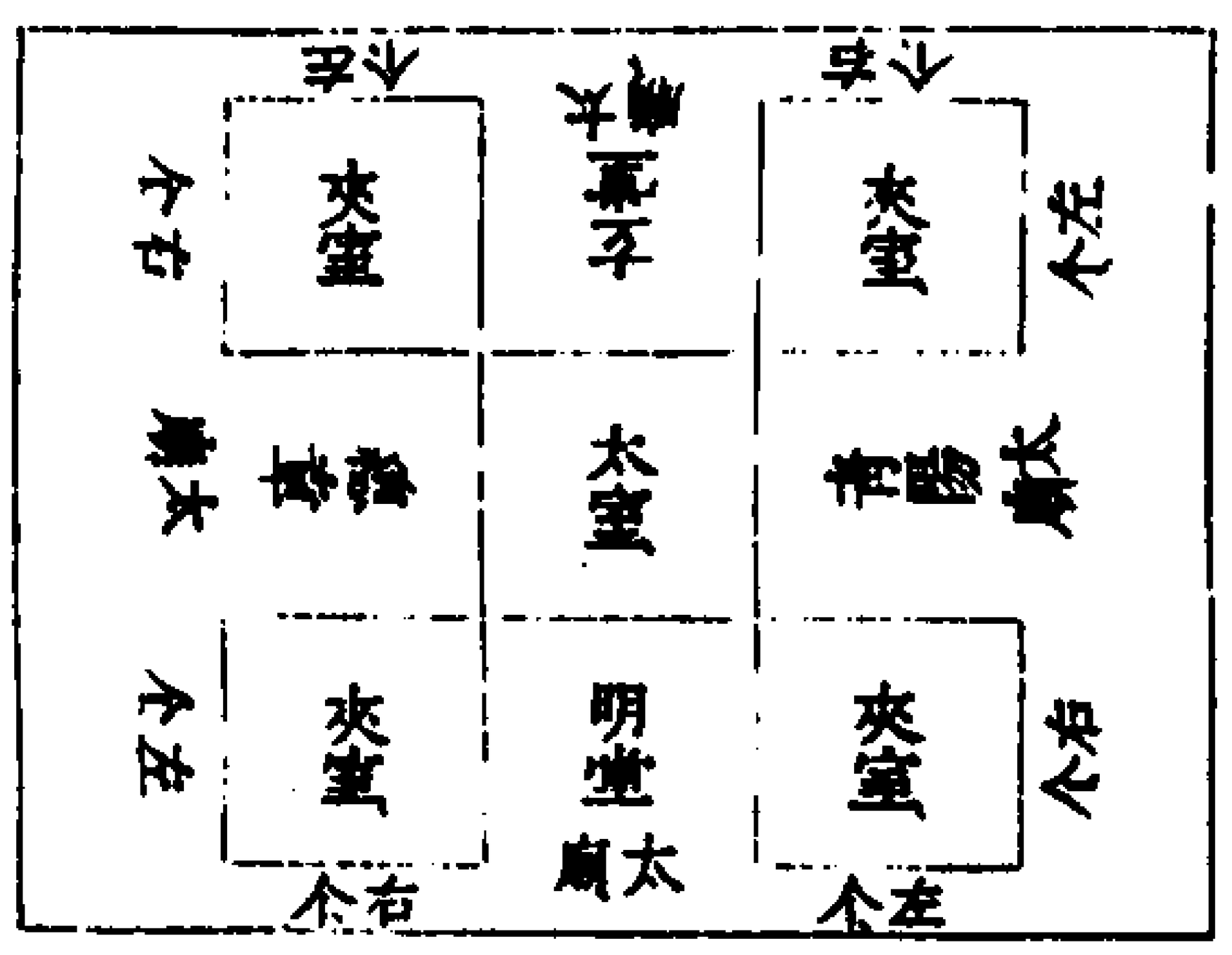
王城


北
南
門
九經涂
一道三涂三道九涂
六宮
六寢
宗廟
社稷
三朝

世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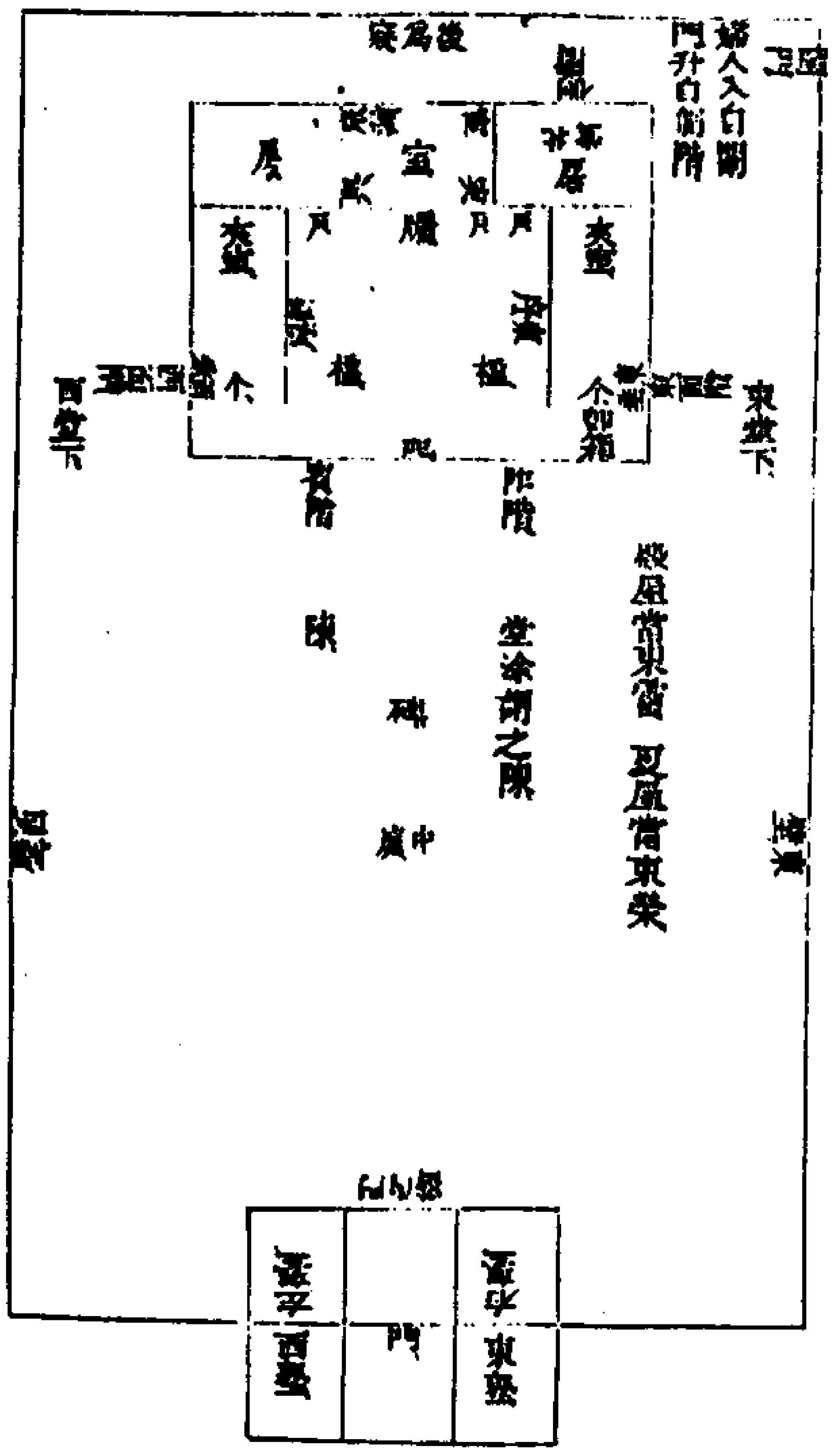


明堂



二十戸四十牖九階與世室同

宗廟於顧命見天子路寢之制於覲禮見天子宗廟之制降而諸侯下及大夫士廣狹有等差而制則一



匠人爲溝洫，耜廣五寸，二耜爲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甽，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甽說文作く，畎古犬反

注古者耜一金，兩人并發之，其壟中曰甽，甽上曰伐，伐之言發也，今之耜岐頭兩金，象古之耦也，田，一夫之所佃百畝，方百步地，遂者夫閒小溝，遂上亦有徑

九夫爲井，井閒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爲成，成閒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爲同，同閒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專達於川，各載其名。凡天下之地埶，兩山之閒必有川焉，大川之上必有涂焉。

注此畿內采地之制，九夫爲井，井者方一里，九夫所治之田也，采地制井田異於鄉遂及公邑，三夫爲屋，屋具也，一井之中，三屋九夫，三三相具以出賦稅，共治溝也。司馬法六尺爲步，步百爲畮，畮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 方十里爲成，成中容一甸，甸方八里，出田稅，緣邊一里治洫。小司徒職，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注云此制小司徒經之，匠人爲之溝洫，相包乃成，爾邑丘之屬相連比，以出田稅，溝洫爲除水害，四井爲邑，方二里，四邑爲丘，方四里，四丘爲甸，甸之言乘也，甸方八里，旁加一里，則方十里爲一成，積百井，九百夫，其中六十四井，五百七十六夫出田稅，三十六井，三百二十四夫治洫 方百里爲同，同中容四都，六十四成，方八十里，出田稅，緣邊十里治澮。小司徒職，四甸爲縣，四縣爲都，注云四甸爲縣，方二十里，四縣爲都，方四十里，四都方八十里，旁加十里，乃得方百里爲一同也，積萬井，九萬夫，其四千九十六井，三萬六千八百六十四夫出田稅，二千三百四井，一萬七百三十六夫治洫，三千六百井，三萬二千四百夫治澮 采地者在三百里、四百里、五百里之中。疏云據載師職而言

補注一夫百畝田首有遂夫三為屋遂端則溝屋三為井溝扗井間也井十為通溝端則洫通十為成洫扗成間也十成為終洫端則澮十終為同同薄於川澮扗同間也南畝而耕畎縱遂橫溝縱洫橫澮縱川橫東畝而耕畎橫遂縱溝橫洫縱澮橫川縱絕大為之澮非人為之川詩曰南東其畝因川制田與賈疏云井田之灋畎縱遂橫溝縱洫橫澮縱自然川橫但據南畝者言之成方十里洫十有一計其田畔竟十里者二十田畔邊於洫者凡三萬六千丈從鄭君說三十六井治洫蓋九夫共治千丈同方百里澮十有一計其田畔竟百里者二十田畔邊於澮者凡三十六萬丈從鄭君說三千六百井治澮蓋九夫共治百丈澮深於洫近倍大於洫三倍有半洫廣八尺深八尺廣深相乘六十四尺澮廣丈六尺深丈四尺廣深相乘二百二十四尺以約分之灋命之洫二澮七也水強侵敗隤高就下治之難易澮十倍洫先王不使出賦稅之民治洫與澮而為灋令民治洫澮者當其賦稅故農政水利之大皆君任之非責之民及其失也竭民之力畢以供上於是洫澮不治井田所繇廢也中原膏土雨為沮洳水無所洩暘為枯塵水無所留地不生毛賦減民窮上下交病矣

凡溝逆地阞謂之不行水屬不理孫謂之不行屬注古字通孫遜通

注溝謂造溝防謂脈理

梢溝三十里而廣倍梢音蕭

注謂不墾地之溝也鄭司農云梢謂水漱齧之溝故三十里而廣倍

凡行奠水磬折以參伍奠讀為停

注坎為弓輪水行欲紆曲也鄭司農云溝形當如磬直行三折行五

補注行奠水者行之停之直三而曲得五井田雖以方計隨溝委折非截方見於此矣

欲為淵則句於矩

注太曲則流轉流轉則其下成淵

凡溝必因水埶防必因地埶善溝者水漱之善防者水淫之

注鄭司農云淫謂水淤泥土留著助之為厚

凡為防廣與崇方其閷參分去一大防外閷

注方猶等也閷者薄其上

凡溝防必一日先深之以為式里為式然後可以傳衆力

補注古九數有商功為此也預為布算以定其規模而後從事一日之式大致可知又以一里之式平之

凡任索約大汲其版謂之無任

注約縮也汲引也築防若牆者以繩縮其版大引之言版橈也版橈築之則鼓土不堅矣

葺屋參分瓦屋四分

注各分其脩以其一爲峻

囷窌倉城逆牆六分窌古孝反

注逆猶郤也築此四者六分其高郤一分以爲閷囷圓倉穿地曰窌疏云假令高丈二尺下厚四尺則於上去二尺爲閷上惟二尺

堂涂十有二分

注謂階前若今令甓䄍也分其督旁之脩以一分爲峻也爾雅曰堂涂謂之陳疏云名中央爲督假令兩旁上下尺二寸則取一寸於中央爲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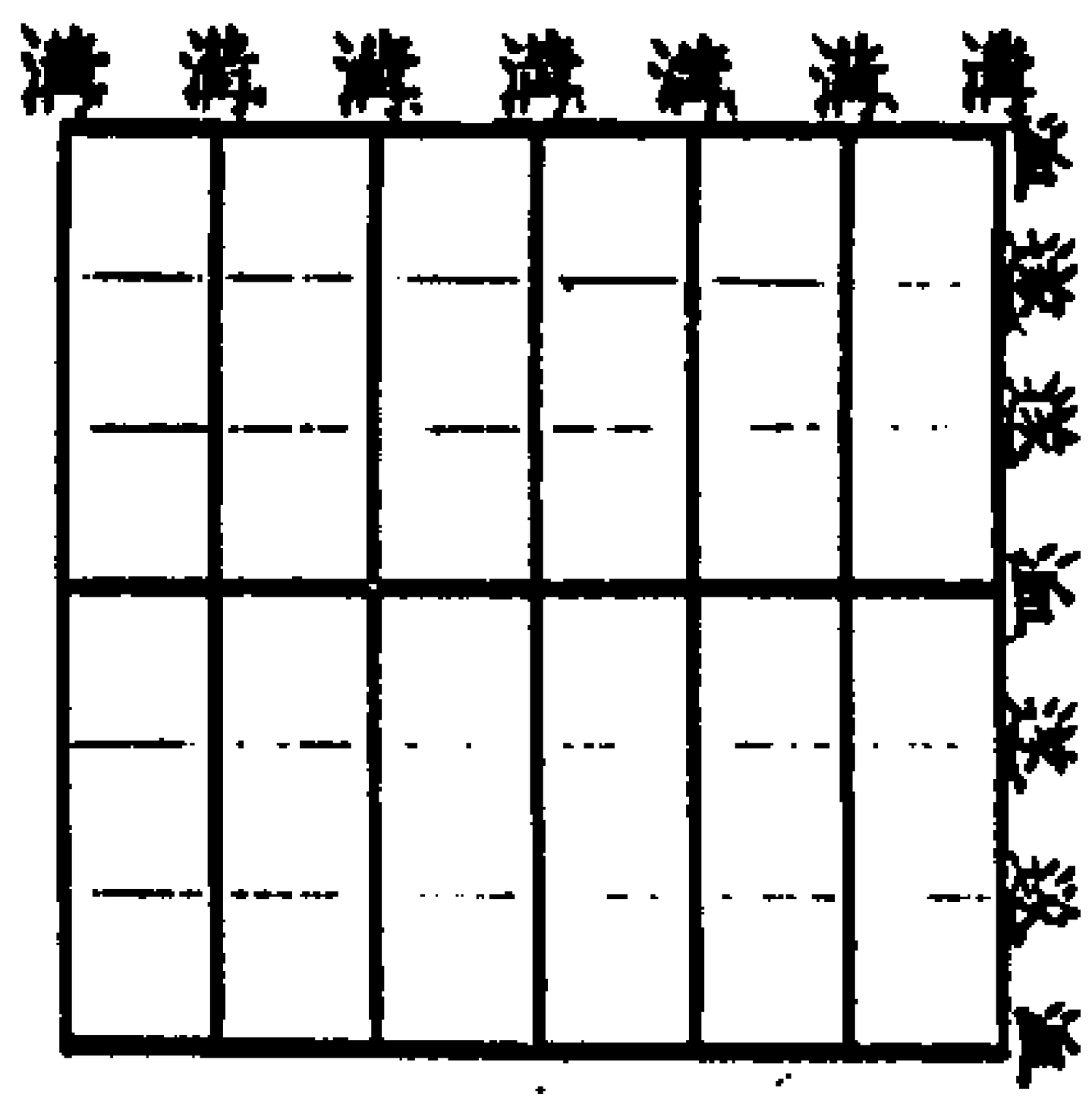
竇其崇三尺

注宮中水道

牆厚三尺崇三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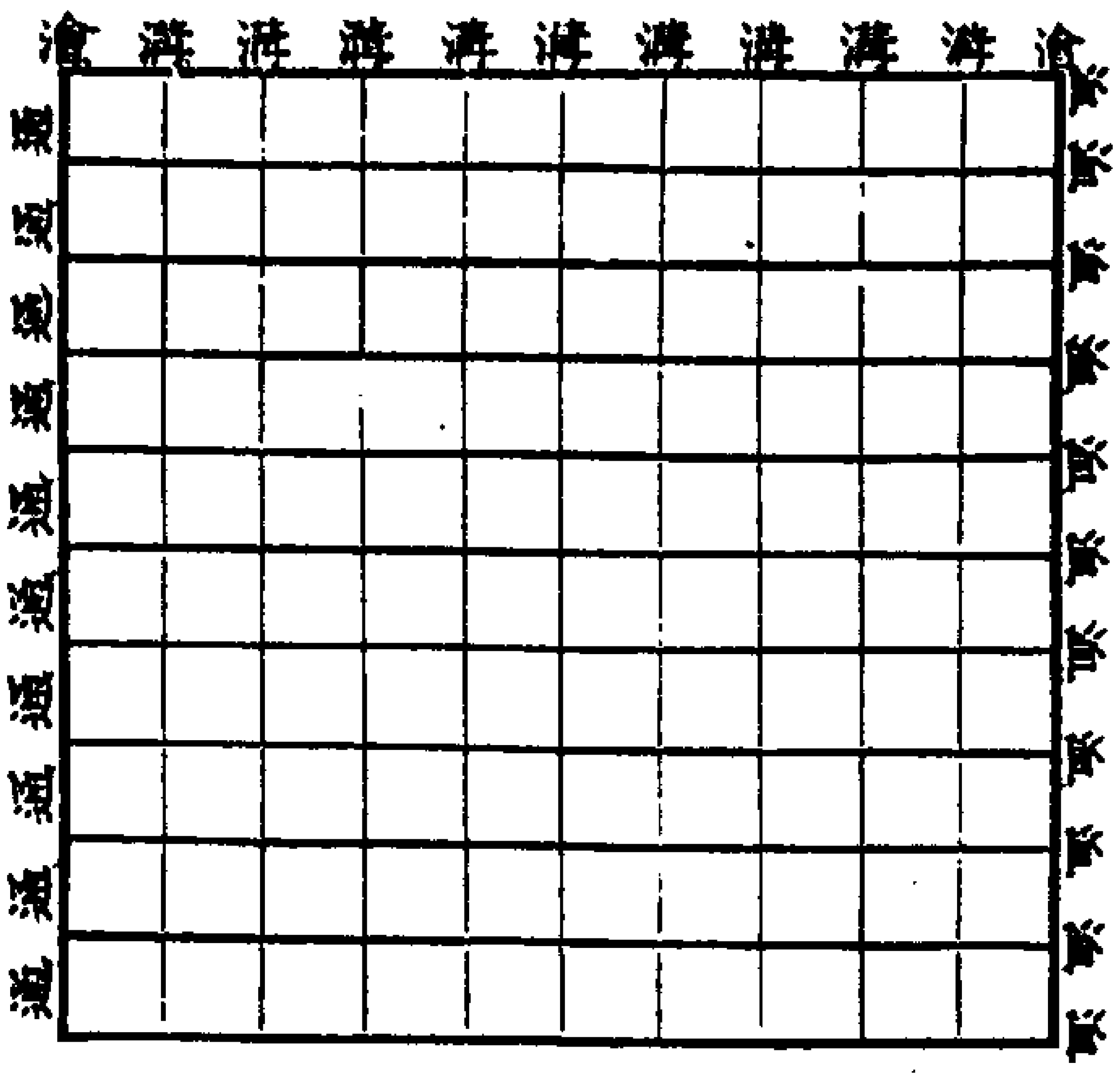
注高厚以是爲率足以相勝疏云假令厚丈六尺高丈八尺皆依此灋

四井每方一格爲一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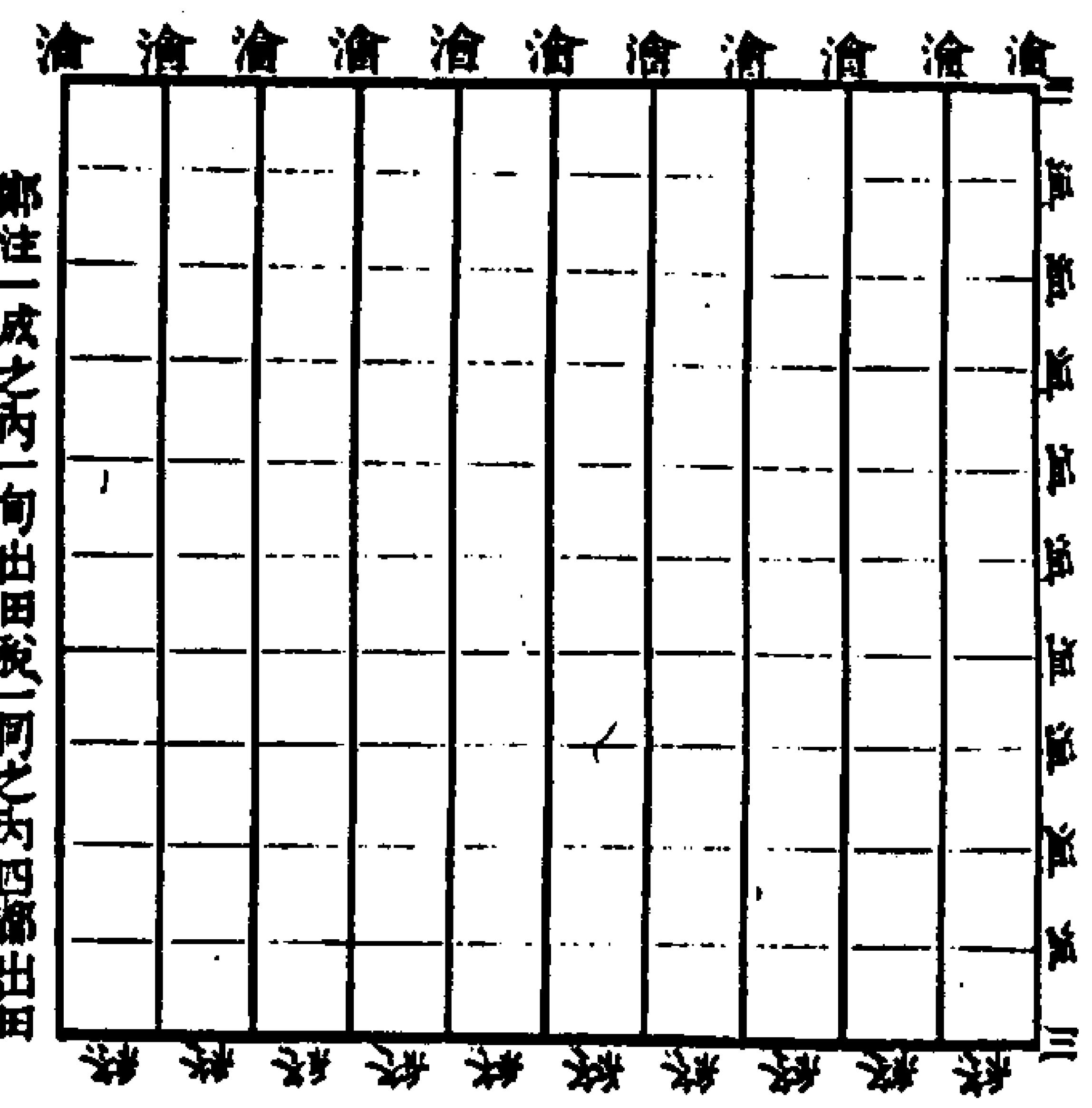


皆以南畝圖之溝洫澮川必因水勢委折非截然正方旋之於圖欲整齊井田之灋備於一同或百里內有數川亦因乎自然或達於川引澮長之其舒促不可一定也書言其常用略其變

一成每方一格爲一井



一同 每方一格為成



鄭注一成之內一甸出田稅一同之內四都出田稅故擬遂溝洫澮計其數然而不必定居稅遊

車人之事半矩謂之宣

注矩灋也所灋者人也人長八尺而大節三頭也腹也脛也以三通率之則矩二尺六寸三分寸之二頭髮皓落曰宣半矩尺三寸三分寸之一人頭之長也柯欘之木頭取名焉柯欘以人所瓶之端爲頭界數其處亦以度物易覭爲宣髮

一宣有半謂之欘張玉反

注欘斵斤柄長二尺爾雅曰句欘謂之定

一欘有半謂之柯

注伐木之柯柄長三尺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

一柯有半謂之磬折

注人帶已下四尺五寸磬折立則上俛帶處爲磬折立之節玉藻曰三分帶下紳居二焉紳長三尺

車人爲耒庛長尺有一寸中直者三尺有三寸上句者二尺有二寸

注庛讀爲棘刺之刺刺耒下前曲接耜疏云耜謂耒頭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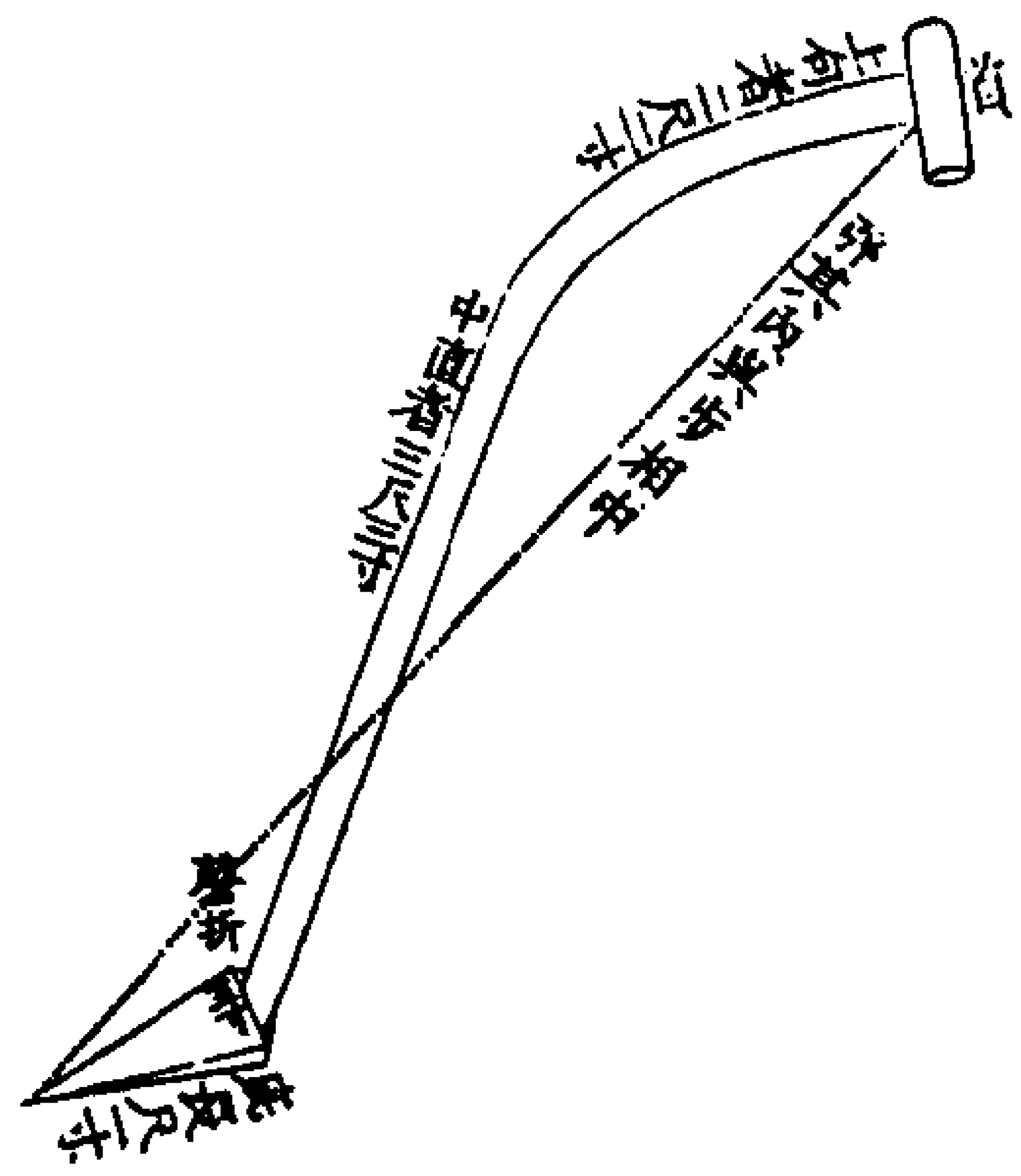
自其庛緣其外以至於首以弦其內六尺有六寸與步相中也

注緣外六尺有六寸內弦六尺應一步之尺數耕者以田器爲度宜耜異材不在數中

堅地欲直庛柔地欲句庛直刺則利推句庛則利發倨

句磬折謂之中地（中陟仲反）
注中地之耒其庛與直者如磬折則調矣調則弥六
尺、
補注中地謂無不宜也宜堅不宜柔宜柔不宜堅爲
不中地利推不利發利發不利推爲不中地

耒



車人爲車柯長三尺博三寸厚一寸有半五分其長以
其一爲之首、
注首六寸謂今剛關頭斧柯其柄也鄭司農云柯長
三尺謂斧柯因以爲度、
轂長半柯其圍一柯有半輻長一柯有半其博三寸厚
三之一渠三柯者三
注鄭司農云渠謂車輮所謂牙
行澤者欲短轂行山者欲長轂短轂則利長轂則安、
注澤泥苦其太安山險苦其太動
行澤者反輮行山者仄輮反輮則易仄輮則完六分其

輪崇以其一爲之牙圍
注鄭司農云反輮謂輪輮反其木裏需者在外澤地
多泥柔也山地剛多沙石宜謂反輮爲泥之黏欲得
心在外滑仄輮爲沙石破碎之欲得表裏相依堅刃、
柏車轂長一柯其圍二柯其輻一柯其渠二柯者三五
分其輪崇以其一爲之牙圍、
注柏車山車
大車崇三柯綆寸牝服二柯有三分柯之二羊車二柯
有參分柯之一柏車二柯、
注大車平地載任之車轂長半柯者也綆輪箄牝服

長八尺謂較也羊善也善車若今定張車較長七尺

補注大車渠二丈七尺輪崇當八尺六寸弱輻長不及四尺此云大車崇三柯(與從車較四寸)前云輻長一柯有半(不減轂空壺中)皆觕舉大數爾車箱記無高度羊車惟言牝服柏車不言綆大半寸以載任之用觕車八可意儗增成之

凡爲輈三其輪崇參分其長二在前一在後以鑿其鉤徹廣六尺鬲長六尺(鬲於革反)

注鄭司農云鉤鉤心(釋名鉤心從輿心下鉤軸也) 鬲謂轅端厭牛領者

補注輈値牝服下鬲在兩輈之閒鬲長車廣葢等大

車轂長尺五寸中其轂置輻輻內六寸輻廣三寸綆寸凡一尺六尺之箱旁加一尺(兩旁共二尺)徹廣八尺明矣古者涂度以軌軌皆宐八尺田車之輪庳於兵車乘車三寸牛車之制觕於四馬車軌八尺則同也故曰車同軌軌不同爲不合徹不可行於涂車人徹廣六尺字之誤與(車人所爲大車羊車柏車觀今日之車卽可知惟兵車乘車田車制不復存)

弓人爲弓取六材必以其時六材既聚巧者和之幹也者以爲遠也角也者以爲疾也筋也者以爲深也膠也者以爲和也絲也者以爲固也漆也者以爲受霜露也

注取幹以冬取角以秋絲漆以夏筋膠未聞

凡取幹之道七柘爲上檍次之檿桑次之橘次之木瓜次之荊次之竹爲下

注鄭司農云爾雅曰杻檍(關西呼杻子一名土橿一名牛筋) 又曰檿桑山桑

凡相幹欲赤黑而陽聲赤黑則鄉心陽聲則遠根

注陽猶清也木之類近根者奴(謂爲下)

凡析幹射遠者用埶射深者用直

注鄭司農云埶謂形埶假令木性自曲則當反其曲以爲弓故曰審曲面埶玄謂曲埶則宐薄薄則力少直則可厚厚則力多

居幹之道菑栗不迆則弓不發(栗裂古字通)

注鄭司農云菑栗謂以鋸副析幹迆謂衺行絕理者弓發之所從起(疏云不衺迆失理則弓後不發傷也) 玄謂栗讀爲裂繻之裂(豳風桼荏)(栗薪箋云古者聲栗裂同也)

補注菑斯聲相邇析也今方俗語猶然栗裂假借字謂傷動曰發亦方言

凡相角秋閷者厚春閷者薄穉牛之角直而澤老牛之角紾而昔(紾之忍反昔讀錯通)

注鄭司農云紾讀爲抮縛之抮昔讀爲交錯之錯謂牛角觕理錯也

疢疾險中

注牛有久病則角裏傷、
瘠牛之角無澤、
注少潤氣、
角欲青白而豐末、夫角之本蹙於剒而休於氣是故柔
柔故欲其埶也白也者埶之徵也（蹙音促剒腦通休況付反）
注蹙近也休讀爲煦鄭司農云欲其形之自曲反以
爲弓、玄謂色白則埶、
夫角之中、恆當弓之畏畏也者必橈橈故欲其堅也青
也者堅之徵也（畏烏回反）
注故書畏作威杜子春云威謂弓淵角之中央與淵

相當、玄謂畏讀如秦師入隈之隈（釋名篇弣之間曰淵淵宛也言曲宛也）
夫角之末、遠於剒而不休於氣是故脃脃故欲其柔也
豐末也者柔之徵也角長二尺有五寸、三色不失理謂
之牛戴牛、
注末之大者剒氣及煦之三色本白中青末豐鄭司
農云牛戴牛角直一牛、
凡相膠欲朱色而昔昔也者深瑕而澤紾而摶廉
注摶圜也廉瑕嚴利也
鹿膠青白馬膠赤白牛膠火赤鼠膠黑魚膠餌犀膠黃
凡昵之類不能方、（昵翻邇）

注皆謂煮用其皮或用角餌色如餌故書昵或作樴
杜子春云或爲䵒䵒黏也、
凡相筋欲小簡而長、大結而澤小簡而長、大結而澤則
其爲獸必剽以爲弓、則豈異於其獸、
注剽疾也
筋欲敝之敝
注鄭司農云嚼之當孰（疏云筋之椎打嚼齧欲得勢敝遡氏曰言熟之又熟也）
漆欲測
注測猶淸也
絲欲沈、

注如在水中時色、
得此六材之全、然後可以爲良、
注全無瑕病、
凡爲弓、冬析幹而春液角、夏治筋、秋合三材、（液音亦）
注三材膠絲漆鄭司農云液讀爲醳（疏云醳是醳酒之醳亦是漬液之義）
寒奠體
注奠讀爲定至冬膠堅內之檠中定往來體、
冰析灂、
注大寒中下於檠中復內之、
冬析幹則易、

注理滑致
春液角則合
注合讀爲洽
夏治筋則不煩
注煩亂
秋合三材則合寒奠體則張不流冰析灂則審環
注合堅密也流猶移也疏云謂不失往來之體也審猶定也疏云納之槷中析其漆灂其漆之灂環則定後不鼓動
春被弦則一年之事
注朞歲乃可用

析幹必倫析角無邪斲目必荼音舒
注鄭司農云荼讀爲舒舒徐也目幹節目
斲目不荼則及其大脩也筋代之受病夫目也者必強強者在內而摩其筋夫筋之所由幨恆由此作故角三液而幹再液幨昌瞻反
注脩猶久也摩猶隱也幨絕起也重醳治之使相稱
厚其帤則木堅薄其帤則需帤女居反
注需謂不充滿鄭司農云帤謂弓中裨
是故厚其液而節其帤約之不皆約疏數必侔
注厚猶多也疏云多其液者謂角幹節猶適也疏云其裨須節適厚薄得所也不皆約纏之繳不相次也侔猶均也
斲摯必中膠之必均斲摯不中膠之不均則及其大脩也角代之受病夫懷膠於內而摩其角夫角之所由挫恆由此作
注摯之言致也中猶均也幹不均則角蹙折也林氏云膠在角內若有厚薄則角必爲之摩動
凡居角長者以次需
注當弓之隈也長短各稱其幹短者居簫
恆角而短是謂逆橈引之則縱釋之則不校恆角而達辟如終紲非弓之利也今夫茭解中有變焉故校於挺

臂中有柎焉故剽恆角而達引如終紲非弓之利恆亙同辟譬同
注恆讀爲極極竟也竟其角而短於淵幹引之角縱不用力若欲反橈然校疾也既不用力放之又不疾達謂長於淵幹若達於簫頭紲弓韣角過淵接則送矢太疾若見紲於韣矣紲繫也常如繫於韣然弓有韣者爲發弦時備頓傷詩云竹韣緄縢發弦謂解弦茭讀如齊人名手足掔爲骹之骹茭解謂接中也前云居角長短各稱其幹短者居簫然則角長至淵幹與居簫之短者相接所謂淵接是爲茭解中也變謂簫臂用力異疏云引之則臂中用力放矢則簫用力既用力異故校校謂矢去疾也挺直也柎側骨釋名中央曰弣弣撫也人所持撫也林氏曰側骨者把處兩邊貼以木也剽亦疾也
補注韣以竹爲之弓弛則紲之於弓裏張則去之角

長過淵接引弬送矢俱不利故曰辟如終紲又曰引如終紲

撟榦欲孰於火而無贏撟角欲孰於火而無燂引筋欲盡而無傷其力鬻膠欲孰而水火相得然則居旱亦不動居溼亦不動撟居兆反燂音尋

注贏過孰也燂炙爛也不動者謂弓也

苟有賤工必因角榦之溼以爲之柔善者在外動者在內雖善於外必動於內雖善亦弗可以爲良矣

注溼猶生也

補注鄭用牧曰動者在內謂後必撓減變動於內

凡爲弓方其峻而高其柎長其畏而薄其敝宛之無已應敝讀爲蔽塞之蔽

注宛謂引之也引之不休止常應弬言不罷需也峻謂簫也鄭司農云敝謂弓人所握持者

補注峻葢簫之柱弬者也挺臂中有柎柎嚮弬宜高而薄之以便握持高下厚薄互爲橫縱之辭也敝與柎皆弓把柎者其內側骨

下柎之弓末應將興爲柎而發必動於𦜭

注末猶簫也興猶動也發也弓柎卑簫應弬則柎將動𦜭接中

補注末應將興言簫應弬將有傷動爲柎而發必動於𦜭言因柎以致傷動者其病必在角柎相接之處興與弓韻弓音肱發與𦜭韻異文協句爾

弓而羽𦜭末應將發羽音戶𦜭色界反

注羽讀爲扈扈緩也接中動則緩𦜭簫應弬則角榦將發

補注接中既傷動而緩𦜭角榦皆隨之壞矣

弓有六材焉維榦強之張如流水

注無難易也

維體防之引之中參

注體謂內之於檠中定其體防淺深所止疏云若王弧之弓往體寡來體多弛之乃有五寸張之一尺五寸夾庾之弓往體多來體寡者弛之一尺五寸張之得五寸唐弓大弓往來體若一者弛之一尺張之亦一尺謂體定張之弬居一尺引之又二尺疏云此據唐大中者而言餘四者弛之張之雖多少不同及其引之皆三尺以其矢長三尺須滿故也

維角牚之欲宛而無負弬引之如環釋之無失體如環牚古音直良反今音丑庚反

注負弬辟戾也負弬則不如環如環亦謂無難易

補注既張弬引之如環及其釋弬無失體亦如環也

材美工巧爲之時謂之參均角不勝榦榦不勝筋謂之參均量其力有三均均者三謂之九和

注不勝無負也

補注角榦筋三者量其力無此勝彼負謂之參均卽所謂量其力有三均也角榦筋之材美工巧爲之時謂之參均是均者各三而謂之九和也（量其力有三均二句承上兩謂之參均）

九和之弓角與榦權筋三侔膠三鋝絲三邸漆三斞上工以有餘下工以不足（鋝當作鋢）

注權平也鋝鋢也邸斞輕重未聞

補注權之使無勝負故曰角與榦權侔未聞三侔三鋢三邸三斞一弓之筋膠絲漆也鋢者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三鋢重一兩十銖二十五分銖之十

四邸收絲之器斞挹漆之器皆有量數可取則者

爲天子之弓合九而成規爲諸侯之弓合七而成規大夫之弓合五而成規士之弓合三而成規

注材良則句少也（疏云按下文及司弓矢六弓爲三等無士用合三成規之弓者）

弓長六尺有六寸謂之上制上士服之弓長六尺有三寸謂之中制中士服之弓長六尺謂之下制下士服之

注人各以其形貌大小服此弓

凡爲弓各因其君之躬志慮血氣豐肉而短寬緩以荼若是者爲之危弓危弓爲之安矢骨直以立忿埶以奔若是者爲之安弓安弓爲之危矢其人安其弓安其矢安則莫能以速中且不深其人危其弓危其矢危則莫能以愿中（荼古文舒假借字）

注又隨其人之情性奔猶疾也愿慤也

往體多來體寡謂之夾臾之屬利射侯與弋（臾庾通）

注射遠者用埶夾庾之弓合五而成規侯非必遠顧埶弓者材必薄薄則弱弱則矢不深中侯不落大夫士射侯矢落不獲弋繳射也

往體寡來體多謂之王弓之屬利射革與質

注射深者用直此又直焉於射堅宜也王弓合九而成規弧弓亦然革謂干盾質木椹天子射侯亦用此

弓

往體來體若一謂之唐弓之屬利射深

注射深用直唐弓合七而成規大弓亦然

大和無灂其次筋角皆有灂而深其次有灂而疏其次角無灂

注大和尤良者也深謂灂在中央兩邊無也（疏云筋在背角在隈皆有灂但深在其中央兩邊無也其次有灂而疏者以上參之此謂兩邊亦有但疏之不皆有也）角無灂謂隈裏

合灂若背手文角環灂牛筋蕡灂麋筋斥蠖灂

注弓表裏灂合處若人合手背文相應蕡枲實也斥蠖屈蟲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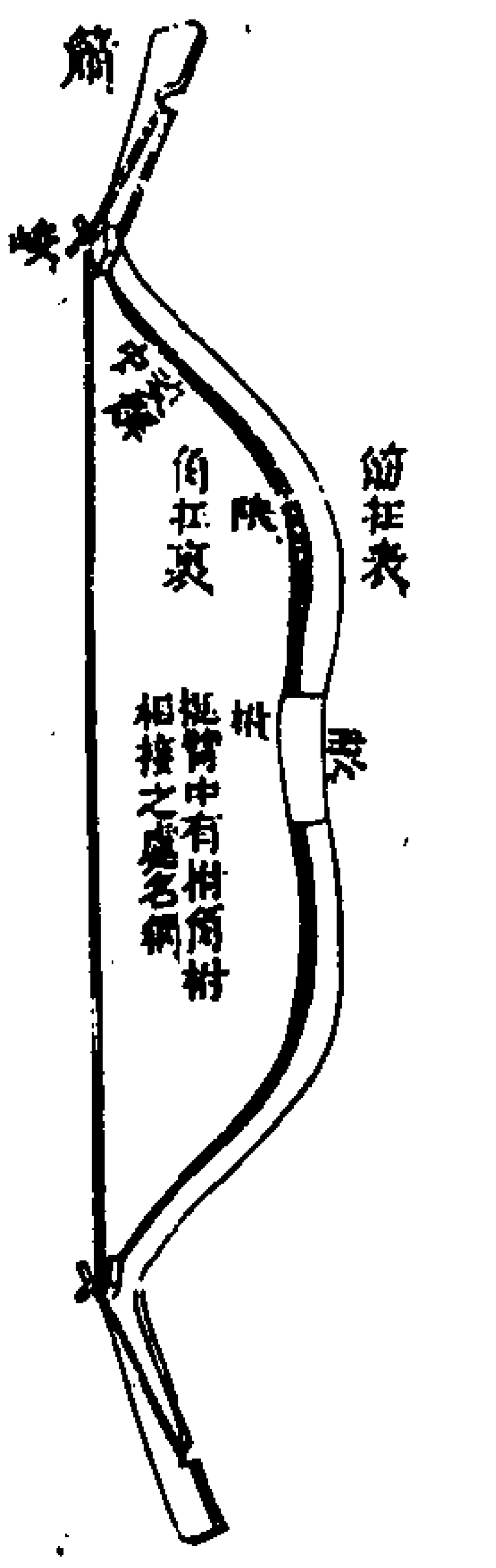
和弓轂摩

注和猶調也轂拂也將用弓必先調之拂之摩之

覆之而角至謂之句弓覆之而幹至謂之侯弓覆之而筋至謂之深弓

注句於三體材做惡不用之弓也覆猶察也謂用射而察之爾雅覆審也至猶善也古字至致通致致密也但角善則矢雖疾而不能遠幹又善則矢疾而遠筋又善則矢既疾而遠又深

弓



考工諸器高庳廣狹有度今為圖斂於數寸紙幅中或舒或促必如其高庳廣狹然後古人制作昭然可見不則如磬氏之磬何以定其倨句㮚氏之量何以測其方圜徑冪韗人之臯陶何以辨其晉鼓鼖鼓又如鳧氏之鐘後鄭云鼓六鉦六舞四其長十六又云今時鐘或無鉦閒既為圖觀之卣知其說誤也句股灋自銑至鉦八而厺二則自鉦至舞亦八而厺二銑為鐘口舞為鐘頂記曰銑曰鉦者徑也曰銑閒曰鉦閒曰鼓閒者祟也曰脩曰廣者羡也羡之度舉舞則鉦與銑可知而鉦閒因銑鉦舞之徑以得其祟然則記所不言者皆可互見若據鄭說有難為圖者矣其他戈戟之制後人失其形侶式祟式深後人疏於考論鄭氏注固不爽也車輿宮室今古殊異鐘縣劍削之屬古器猶有存者輒吾圖以考之羣經暨古人遺器其必有合焉爾昔柔兆攝提格日在南北河之閒東原氏書於游藝塾

考工創物小記

考工創物小記一　　程瑤田著　通藝錄

輪人造轂義述　轂闇之防捎藪說　捎藪異義記

復論賢軹爲飾轂之名記　轂長眞度出於牙圍說　輪綆說　牙圍說　揉牙說　輪轂軧軝說

輪人爲輪章句鉤貫

考工創物小記二

軫方象地義述　輈人任木義述　良輈環灂說

軹崇說　覩古銅轄求知轂空外端軸末圍徑記

輈軓軫轐轂軸互證記　輪綆求合徹廣記注異同記　徹廣八尺六尺闕疑說　再考徹廣八尺當闕疑說　馬車三職分任記

考工小記十大

考工創物小記三

冶氏爲戈戟考

考工創物小記四此第分冶氏爲戈戟考後半有題者爲下編

戈戟倨句異形說　戈戟橫內柲鐏旁證記　句兵雜錄　戈體倨句外博義述　戈體巳倨巳句長內短內四病圖說　造戈柲記　與阮梁伯論戈戟形體名義書　續錄戈戟圖考

考工創物小記五

桃氏爲劍考　讀壑子因論戈劍流傳今世之由

鳧氏爲鍾圖說　周禹公䥈鍾圖說　虢叔旅作惠
叔大𦾔龢鍾圖說　𨙸邦叔作叙賓鍾圖說
考工創物小記六
韗人三鼓圖說　璧羨肉好度法述　磬氏爲磬圖
說　磬鼓直懸六證記　磬鼓直懸證七記　磬鼓
直懸證八記　矢人爲矢考
考工創物小記七
述爵兼訂梓人鄉衡注　一獻三酬一豆說　廬法
無彈無蜎說　廬器圖數說　匠人建國考極星述
宣榣柯磬折倨句度法說　車人爲耒圖說　答

金輔之論車人倨句度法書　廬人刺兵疏證
考工創物小記八
鳧氏爲鐘章句圖說　設旋疑義記　磬氏爲磬章
句圖說　鳧氏磬氏二記屬文說　韗人三鼓章句
圖說　杭州府文廟增鑄鎛鐘紀畧　阮氏作寶和
鐘律中夾鐘記　答阮中丞論磬股端向人面書
磬服與鼓相函同積說　倨句矩法通例述　阮中
丞寄示李尚之考工記鄭氏磬圖第一鄭氏求磬倨
句圖第二懸磬圖第三凡三圖率爾書後　奉答阮
中丞寄示李尚之鄭注磬圖又推論磬股直懸書

輪人造轂義述

輪人爲輪。具三材。轂也輻也牙也。嘗試言其造轂之法。
其在記也先後次第。依文察義。井然其不可紊也。先之
以斬材。其次言以火養之。其次言轂長之所從出。而因
以定其圍。又其次言揱藪之法出於圍防。又其次言飾
轂之法。又其次言置輻之法。然後言輻言牙。而輪人之
事畢矣。鄭氏注防爲三分之一。瑤田謂防餘也。又分也。
理也。地理爲防分處皆防也。木理爲朸分處皆朸也。歸
奇於扐指之分處皆扐也。人之脇肋非一也。天馬肋過
十三。異駒肋各十六。沅江龜甲盎九肋。然則分出而成

理者皆曰防。分出成理。其防不一。於不一中而指其一
因亦謂之防。防者餘也。王制祭用數之仂。喪用三年之
仂。注以爲十分之一也。十分之一可曰仂。則三分之一
當亦可曰防。然十分之一。其說可憑。以王制用數非三
分之說足以破之。三分之一以言揱藪。證以上下文。不
得謂其必非十分之一也。葢以轂心爲所揱之藪。則三
分之一爲轂圍之餘。此鄭注之說以轂邊輻鑿之淺爲所揱之
藪。則十分之一爲轂圍之餘。此依王制注而爲之說余謂鑿淺爲藪。說
似較勝。防爲十分其圍之一。其數三寸二分五釐四豪
一絲六忽六不盡。轂圍之數見轂長頁度說中於此數中揱藪以爲鑿淺

湊三寸用防之成數也何以知其止於三寸也豈鑿淺以爲輻廣輻廣三寸也何以知輻廣之止於三寸也車人大車輻廣三寸柏車羊車不見輻廣亦三寸可知然則輪無大小輻廣不得過三寸亦不得不及三寸矣。按車（人造三車曰大車柏車羊車於大車言轂長之數轂圍之數輻長之數輻博輻厚之數渠之數牙圍之數於柏車但言轂長轂圍輻長及渠與牙圍之數不言輻之博厚者同於大車也羊車亦不言者三車皆同可知也羊車復不見轂長轂圍輻長渠與牙圍之數者羊車五者同於柏車又可知也大車言渠者徵徑及輻長倍數和之而得也柏車不言者可例而知也羊車不言者同於柏車可知也大車言轂數於服之數柏車羊車但言牝服不言轂數者轂數大車且不過寸釐差小之至三分寸之二止矣不言可也）輪人所造之車轂圍較小於車人之三車其輻廣豈反加大之乎鄭氏謂令輻廣三寸半未必然矣且轂圍之徑一尺零八分四釐七毫二絲二二不盡（此數由牙圍而定見轂長眞度中）除當輻鑿處壺中之軸徑四寸零四釐三毫三絲八忽八不盡（此數由所得古銅轄豈取軸末之圍徑參合軸圍徑而定之）其餘六寸八分零三毫八絲三忽三不盡半之三寸四分零一毫九絲一忽六微六不盡用三寸以爲鑿淺尚餘四分有奇令鑿淺不致穿傷轂壺之孔於置輻之法亦爲盡善之道耳。其和轂之法有三皆出於其轂之長一曰以其長爲之圍以其圍之防捎其藪此言治藪於圍以防數爲鑿淺也。一曰五分其轂之長去一以爲賢去三以爲軹容轂必直陳篆必正施膠必厚施筋必數幬必負幹既摩革色青白謂之轂之善此言飾轂之法也。一曰參分其轂

長二在外一在內以置其輻此言置輻之法也。三者對舉並以首句領下事皆出數於其轂之長事雖分之爲三而不離乎置輻於轂外捎藪者治其置輻之鑿五分之者飾其置輻之內外參分之者定其置輻之所是以其下特爲輻發凡而詳陳其鑿淺輻廣輻弱之數而終之以轂不折未嘗一言及於轂之函軸也自注者未審鑿淺爲蜂藪之藪函軸則當爲量名之籔即不妨同名亦必異實而又以量黍眡藪之法（其法詳捎藪異義記中）專主函軸者言遂誤移而解之而其圍防捎藪之數又與軸圍徑之數不能脗合於是求之下文爲賢爲軹而不復計其藪之出於轂長而非出於轂圍弃不計其賢軹本未見圖字而强以賢軹之圍解之然其數亦終不能脗合後鄭乃改去一爲去二而數又不合於是加以大小穿之金然後賢圍始合軸圍然賢圍太大軹圍太小輪之行地恒有外出之勢害體太弱亦非堅久之道用益知其說之不確也今據記文出數於其轂長而知其爲飾轂之法飾之者即下記所謂篆之膠之筋之幬之之事也但置輻於參分內一外二之閒在飾轂之後今先言飾轂不取飾於參分者置輻處不飾故其法先五分之而去一以爲賢去三以爲軹去一去三之閒虛其一分不飾

以待置輻而已記中用去字處甚多大率皆兩物取大而長者命分以較小而短者去其所較乃得小而短者之度今五分轂長去一又去三斷非去一得四爲賢去三得二爲軹之謂蓋轂但一物賢軹並轂上事與他處兩物相較者不同故屬文之法亦但以轂爲主而五分其轂長截去一分以賢之截去三分以軹之中畱一分不賢不軹以置輻此用去字之又一法亦自確然有不可不如此用之者況凡言幾分之而去幾者有所去必有所畱今五分之而去一爲賢去三爲軹是於五分中去其四而畱其一矣卽如他處兩物相較用去字亦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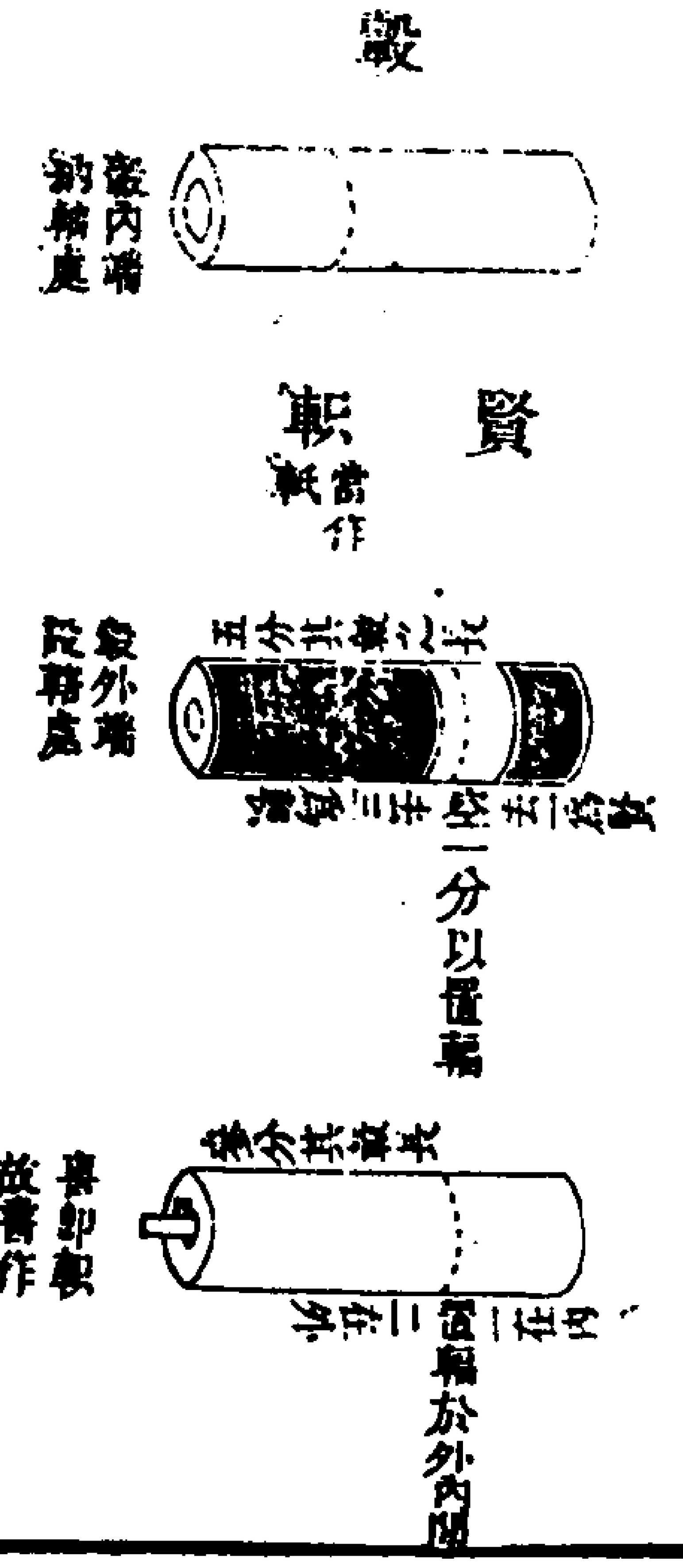
去必有畱故參分殷圍去一以爲散圍謂去殷圍之一分而畱殷圍之二分以爲散圍之度也然則用去字雖有二法之不同而有所去者必有所畱其義則無不同也且其言曰五分之去一去三參分之二在外一在內曰去曰在用字之法不可移掇曰去者明著中畱一分不飾以待置輻之辭曰在者亦明著其卽於內外朋以置輻之辭涵泳其文厥義自見又記於去一去三兩用以爲字下又叠用五必字上下氣脈連屬相貫望文求義亦是通言飾轂斷非判然兩事故於爲賢爲軹下接云容轂必直言治轂之形容是未飾時先令其體平直

然後篆之正膠之厚筋之數然後以革幬之務令與其初所容之幹無纖微之不相負夫然後摩之惟其幬之使急故革色青白可觀（革以冒鼓爲最急鼓色近白是其驗）而轂之善乃見矣至於飾轂之法別名之曰賢曰軹者亦自有義賢古作臤臤之言堅也釋名轂埆也體堅埆也義亦如是軹本當爲軝詩云約軝錯衡毛傳云長轂之軝軝在轂置輻處之外明矣軹在轂末故書作軒少儀範字又作軌與長轂之軝地既相近字形又相似是以致譌軝之言氏也氏之言著也陳篆施膠施筋而幬之皆令相依著之事注釋篆爲轂約其約軝之謂與所以必著之者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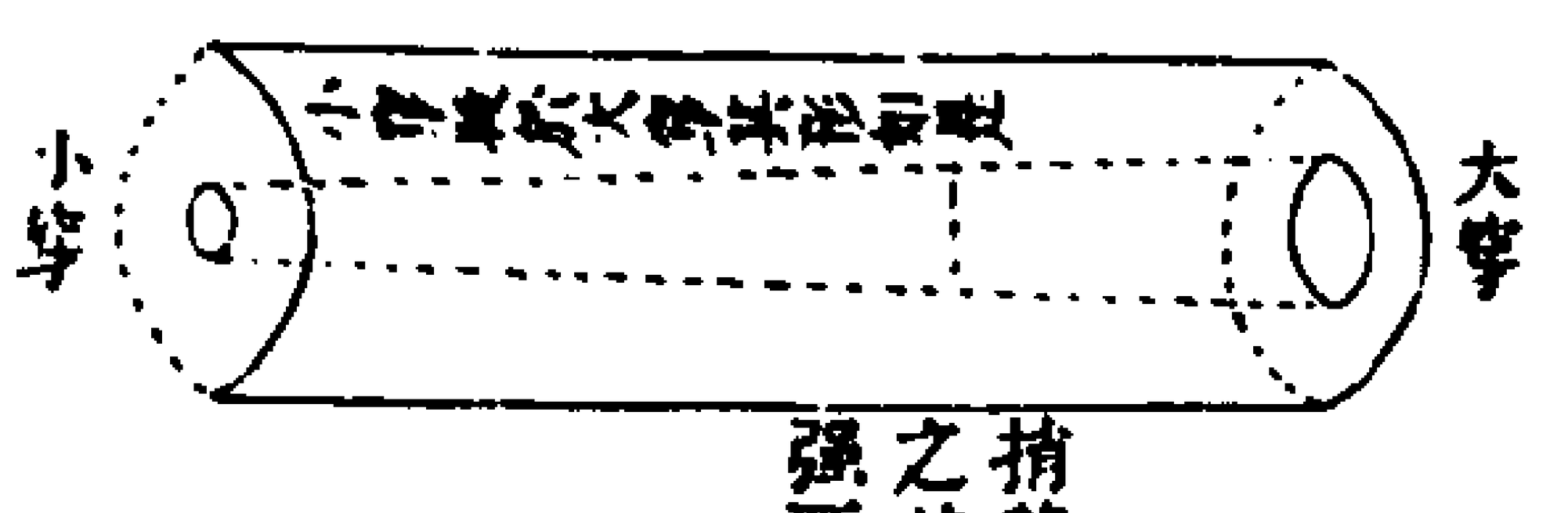
其堅也堅著互義蓋賢軝二文互足矣轂爲運轉之物非著之令堅何以能久其名其義斷歸飾轂以云大小之穿無乃皮傅又注云大小穿皆謂金也則賢軹當繇於攻金之工若鐫與鐧之不見於輪輈二職也猶之徹廣在匠人車制數職中均不見而車人徹廣六尺余以爲不合徹迹之度必爲車廣之譌亦以車人必無越職代之之事而斷之也且其說更有不可通者既以爲賢爲軹爲承上捎藪而終其說則所謂爲之卽捎之也轂之兩端及其中閒一例捎之三處有一定之度若準道輻虛之藪依注其徑三寸五分五釐五豪強則賢徑四

寸四分者軹徑當更小於二寸二分六釐矣若準賢徑六寸四分軹徑四寸二分六釐。謂初捎之藪不加釭金之數如注所謂大小穿之數則置輻處之藪其徑有五寸六分八釐六豪六絲強豈不穿傷輻鑿之涘乎況云去二為賢去三為軹是賢軹不連金名之而於既捎之後更加一寸之金記當明見以曉人而乃闕之而不言然則以金補空其說太鑿必不然矣軸圍納轂必設鐧令礲之不敝余目驗今制為橢長寸鐵五六枚嵌於軸圍當貫轂處與軸木齊平此殆古之遺法與釭金今制余未目驗然鐧金不得加高於輻則釭金亦豈得加厚於其大小穿耶又

梅注以轂圍三分之防為捎藪之度其徑固不能與轂兩端之徑一例相應矣而又曰令輻廣三寸半則鑿涘之不穿通壺中亦僅五釐強耳且又記無明文但以藪中之徑與藪外之轂厚相等約畧而推測之以定其輻鑿之涘前已備言其非矣今惟据注小穿殺大穿之半圖而覩之則外出之勢太迅恐難相安竊有更定處以記文顯然可据其所不知則闕疑焉不敢臆斷而漫說之也



鄭注賢軹大小穿之圖



捎藪當輻菑据此圖以句股比例算之其徑有三寸六分八釐六豪六絲強不止三寸五分五不盡也

据鄭氏注大小穿皆謂金也是大穿徑六寸四分小穿徑四寸二分又太半分金厚一寸當倍除之則大穿內徑四寸四分小穿內徑二寸二分又太半分兩穿相較小穿殺於大穿幾半矣其外出難安之勢閱圖自明甚□太小亦明

轂圍之防捎藪說

注云捎除也防三分之一也鄭司農云藪讀爲蜂藪之藪謂轂空壺中也元謂此藪壺中當輻菑者也眾輻之所趨也瑤田按說文楘車轂中空也讀若藪是以藪爲轂貫軸之空矣然先鄭言蜂藪後鄭言眾輻所趨則藪之名義當起於輻鑿也襯記文上言轂圍下言賢軹因及置輻遂至於以輻鑿之深爲輻廣且鑿深輻廣輻弱言重詞複展轉互發以明其制之不可苟則鑿深之數不可不明見以曉人否則輻廣股圍骹圍之度皆由於臆度非眞數矣竊以爲捎乃剜刻之義輻鑿相趨有似

蜂藪呼之爲藪名不可易壺中貫軸或亦可以量名之籔名之古人命名往往皮傅此類甚多（如軨之植者衡者曰軹軸末之軎亦曰軹轂末之度曰軌軸末之軹亦曰軌）其不可典要者亦即其名之無可易者也防非三分之一蓋据什一之防以捎其輻鑿之深既與上下文相貫又爲下文出數之根則轂圍邊防以三尺二寸五分四釐一豪六絲六不盡之圍數較之得三寸二分五釐四豪一絲六忽六不盡用其成數三寸以爲輻鑿深之數（說詳迭轂義述中）此鑿入轂兩邊相對爲六寸中留四寸零四釐三豪三絲八忽八不盡以居當輻鑿處貫軸之空以轂圍徑一尺零八分四釐七豪二絲二不盡較之尚有八分零三豪三不盡之餘半之則一邊有四分零一豪六絲六不盡之餘不致穿通貫軸之空矣輻之鑿深有其數因之以爲輻廣又因之以爲弱弱之長蓋如其深爲之而其廣復不可狹小故曰竑其輻廣言量度其廣以爲弱之廣蓋記人於鑿深之數三致意焉又圍防捎藪其數出於轂圍轂圍之數同於轂長余定轂長爲三尺二寸五分四釐一豪六絲六不盡（詳見轂長眞度說中）以爲圍防捎藪之根由是展轉布算靡不得其眞度矣靈皐先生之解圍防亦於輻鑿一周遭中取之然据三分之一以爲言是每輻入鑿厚止三分有餘故自以爲太

薄而恐其不牢又云止計柄之入鑿者菑之幹固不止此其說甚游移且菑幹即輻厚與菑相接處也若此處以鋸截分之令入鑿處太薄則折轂之根即生於此而記所謂固有餘而強不足者雖竑輻廣以爲弱廣而弱已先受太薄之病欲其強也得乎又云轂圍約留三分之一爲餘地是令菑幹不布滿轂圍以爲防則防乃指其不捎處又與以防捎藪之說悖矣余以周遭取防數而不以周遭定防地以周遭萬無定防地之理又不主三分一之防而主十分一之防誠以主十分之一以取鑿深鑿深有數可量之以爲輻廣是鑿深者乃輻廣出

數之本矣若不主十分之一而主三分之一則藪斷不在轂邊而在轂心依注從轂圍計防以爲藪圍爲一尺零六分六不盡因藪圍求藪徑得三寸五分五氂五豪强與軸徑四寸四分較少八分四氂四豪强於是以賢爲大穿而求合於軸徑以軹爲小穿而漸殺於藪徑無論遷就立算强以爲捎藪之法即將去一改爲去二而大穿小穿藪圍三徑其數終不能相應又況賢軹之數出於五分其轂之長而非出於五分其轂之圍捎藪之數出於轂圍之防而非出於轂長之防記文原自兩不相謀乎然則賢軹斷不能與捎藪幷爲一事轂圍之防

斷不可於轂空壺中求之而防爲十分之一藪爲輻鑿之深不煩别白而定矣

捎藪異義記

注以釋經者也如經義本達往往爲注義所掩者當條理其經文以正注之誤不煩援據他說以經文即其左證也輪人之職以其圍之防捎其藪注以藪爲轂空壺中後世說經者皆相承無異說而余獨疑之以爲是求轂圍置輻處鑿深之數誠以鑿深之數爲輻廣數之所自出記曰量其鑿深以爲輻廣其明證也若鑿深之數不定則所謂以爲輻廣者誰爲爲之耶余据王制注仂爲什一以解轂圍之防爲三寸二分五釐四豪一絲六忽六不盡取三寸成數以爲輻鑿之深謂之捎其藪桉

藪先鄭讀爲蜂藪後鄭以爲衆輻所趨輻鑿三十衆輻趨之實蜂藪狀準其所捎以爲輻廣之數所謂量其鑿深以爲輻廣也此經義之本無不達者也又桉藪爲藪澤而藪與澤異澤深而藪淺故鄭氏注澤虞職曰水希曰藪且注大宰九職曰澤無水曰藪疏以爲若有水不得田獵也又大宰九兩藪以富得民注云富謂藪中材物疏以爲薪蒸蒲葦也周國語藪物之歸也澤水之鍾也楚國語又有藪曰雲藪其中所生足備賦用故澤虞所共之澤物注以爲芹茆蔆芡之屬此數物者多生水希處半皆產於藪也以況衆輻所趨惟其有之是以似

之若轂空壺中當以量名容十六斗之籔況之不當擬以藪澤之藪也故說文以橾爲車轂中空曰讀若藪不曰與藪同也急就篇作轑余疑說文从喿殆从桑之形誤與人頭額曰顙柱礎如額亦曰磉今轂藪軸末故曾其意而謂其空爲轑輿或又謂量其藪以黍以眂其同當指轂空而言余謂轂空之同其要在兩端釭金圜徑之度勻稱畫一其中受黍卽小有盈朒不相妨害若置輻之鑿以黍量其一孔易置他孔而有不同必其所以捎之者非偏向內卽偏向外以納輻菑必參差不齊難以直指焉能縣之以中繩乎此所以必量黍以眂之也

始余涵泳記文以謂爲賢爲軹斷非轂端之大小穿以其出數於長不出數於圍也先鄭解作大小穿以之申釋捎藪未了之義致此記文義言圍言長萬難假借者混而同之余既詳辨之矣而鑿淺之數不可不求其說今更表而出之亦足爲其圍其長誤讀誤解之左證云

江先生周禮疑義舉要言林希逸（宋人著鬳齋考工記解二卷）以藪爲三十孔貽誤後人夫其說果貽誤後人乎抑說之未得其指趣而出於臆度宜其不足取信於人也近世靈皐先生亦爲是說謂三分其轂圍以其一捎三十孔孔之厚僅得三分其說不可通倘亦承襲林氏而爲之說與

復論賢軹爲飾轂之名記

余論賢軹之義斷歸飾轂既詳說之矣既又披記文反復讀之而益信請終其說焉輪人之察轂也曰望其轂欲其眼也進而眂之欲其幬之廉也無所取之取諸急也是治轂之道專主於飾而飾轂之法專主於革之急也其言賢軹也則承轂長而言之曰以其長爲之圍以其圍之防捎其藪五分其轂長去一以爲賢去三以爲軹容轂必直陳篆必正施膠必厚施筋必數幬必負幹既摩革色青白謂之轂之善然則轂之善也專主於革而革之所以善也專主於陳篆施膠施筋而幬之必令

負幹也負幹故急而其廉乃見矣環觀記文善轂之道舍幬革他無所事故曰去一爲賢去三爲軹者幬革之事也因詳言其幬革之所以善卽詳言其所以爲賢爲軹之善也況据賢軹名義及其度法以爲飾轂則脗合以爲函軸則乖違因復論之如此

轂長眞度出於牙圍說

轂長之數出於牙圍是牙圍爲下文諸度出數之本然則牙圍之徑未可以臆度也今注言令牙厚一寸三分寸之二則牙廣當三寸六分寸之五此臆度之耳如此則亦可令牙厚二寸牙廣三寸半矣亦可令牙厚一寸半牙廣四寸矣一輪三材其數盡出於臆度度非眞度可乎哉瑤田竊以爲凡言圍而不見橢圓長方縱橫之數者（如鉦之舞橢圓也必曰以其鼓閒爲之舞脩去二分以爲舞廣鉦之博厚長方也必曰參分其鼓博以其一爲之厚）其圍者皆圍三而徑一其方者皆圍四而徑一今牙圍一尺一寸與軫圍同度準之以爲徑亦當與軫徑同蓋二寸七分

半矣軫以收輿牙以抱輪厥任維均其材亦宜同度輿於是漆其參分之二（牙廣漆內近輻者二寸二分九釐一豪六絲六不盡漆外近地者四分五釐八豪三絲三不盡）桿漆內而中詘之轂長當三尺二寸五分四釐一豪六絲六不盡所自出之數旣眞斯其度乃得眞數矣至輻廣之數出於鑿淺鑿淺之數出於圍防揗藪之數也記承轂長爲圍卽云以其圍之防揗其藪及下言置輻卽云凡輻量其鑿淺以爲輻廣明是鑿淺出於圍防矣圍防爲十分其圍之一其數三寸二分五釐四豪一絲六忽六不盡用其三寸成數以爲輻鑿之淺鑿淺有數故基之以爲輻廣基例以大車輻廣三寸故亦不得過三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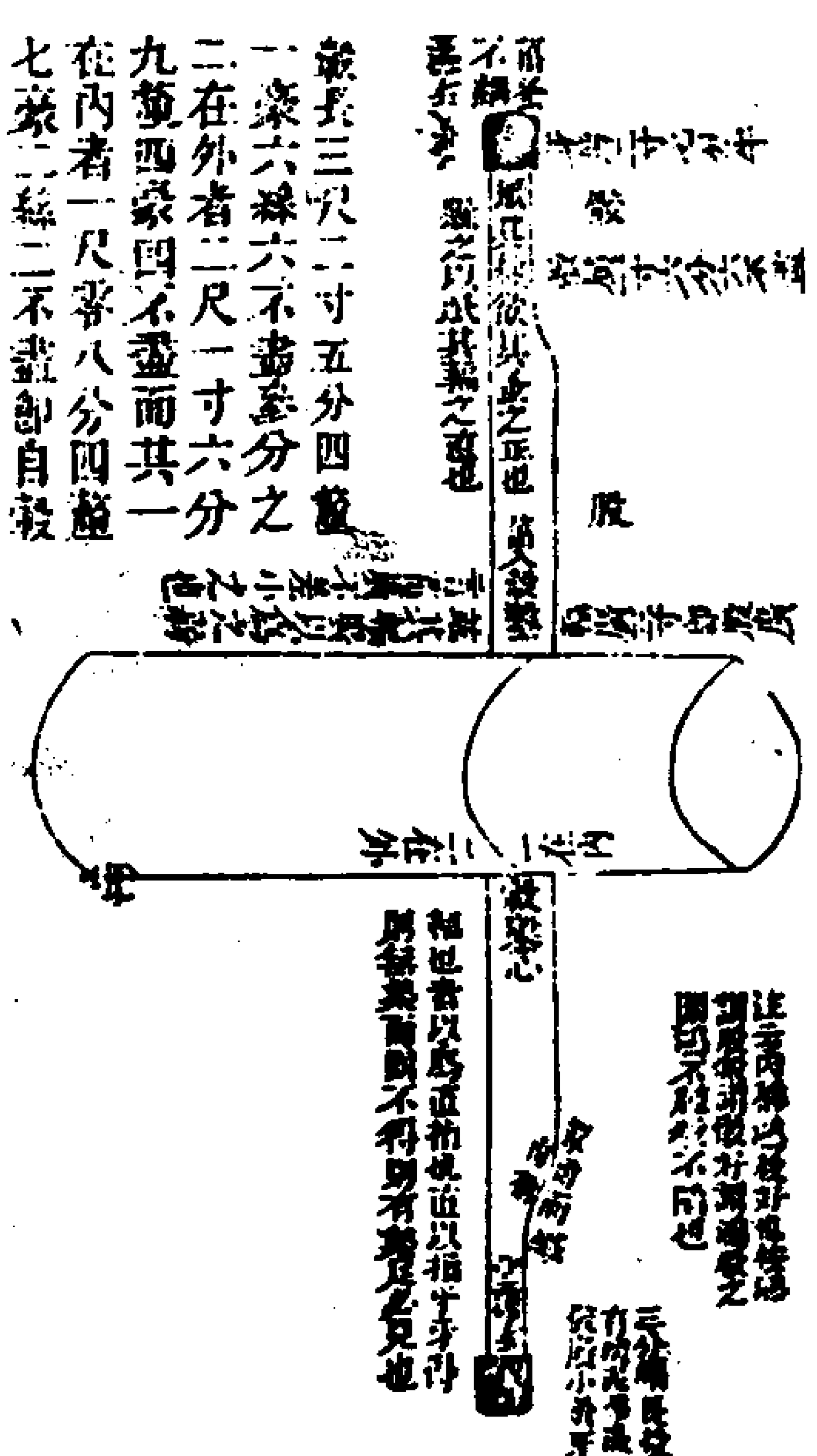
也出是竝其輻廣以爲之弱弱卽菑也其長自如鑿淺之數而其廣復不可狹小玉篇訓竝曰廣曰量度者其聲竝之言橫也克滿之義蓋言如其輻廣以爲弱廣正與量其鑿淺以爲輻廣句反復互注以明鑿淺輻廣之數皆出於圍防若鑿淺非藪數非出於圍防則其反復互注者皆無根之言終古不知輻廣豈其然乎輻廣之數定則中其廣以其菑入轂之鑿心當三分轂長二在外一在內之閒輻廣旣準之鑿淺三寸其輻厚則當準大車厚數輻得一寸如是則繞轂置輻令輻輻相倚以爲固而其菑之厚則量其所入之淺而漸殺焉令各安

其鑿鑿中三十輻不得交通亦固之之道也輻廣倍之得六寸輻厚倍之得二寸和之得八寸是爲股圍參分去一得五寸三分三釐三不盡是爲骹圍於是乃求骹厚骹廣雖其數記無明文而骹圍有眞度其厚不能更薄於輻厚則所謂參分股圍去一以爲骹圍者所殺之數全見於骹廣（其數詳見輪綆說中）而骹廣之殺於股廣者在近輿一面其一面向外者則直中繩焉記所謂縣之以眡其輻之直是也以其蚤與牙不甚偏倚故記曰眡其綆欲其蚤之正也蚤正由於輻直輻直則牙得故記曰直以指牙牙得則無槷而固牙之得也猶言菑蚤不齵也牙

輻二者互相爲用記曰輻也者以爲直指也牙也者以爲固抱也未有輻不直指而牙能固抱者輻蚤牙鑿兩相安之謂固抱固抱則牙得矣故記曰不得則有槷必足見也足即蚤也蚤鑿不相安則合縫處文必不相應而蚤外露故足見而不固矣至以牙圍出牙厚而記文不見者圍徑相求蓋省文之法若不用圍徑相求而任意立度誰能憑之況牙乃揉木爲之今令其廣倍乎其厚而又過之雖養之以火欲其不廉不挫難矣瑤田更定轂長之數也準牙圍以得其眞度所謂本立而道生也凡無本者必不能生而況於數乎乃作輪綆之圖以覩之

輪綆之圖

瑤田詳審記文更定之而不合徵扁之度



轂長三尺二寸五分四釐一豪六絲六不盡叅分之二在外者二尺一寸六分九釐四豪四不盡而其一在內者一尺零八分四釐七豪二絲二不盡即自轂內端至受輻股之轂鑿心度也自轂鑿心至受輻骹之牙鑿心六分六釐六不盡自牙鑿心至牙外面八分三釐三不盡二者和之得一尺二寸三分四釐七豪二絲二不盡倍之二尺四寸六分九釐四豪四不盡又與車廣和之九尺零六分九釐四豪四不盡

輪綅說

輪人三材出埶之根在牙圍而牙圍不見縱橫之度知其材必正方所謂圍四而徑一者也以一尺一寸之牙圍四分之其廣與厚必相等並爲二寸七分半牙廣厚之數定則參分漆其二之數定椁其漆內中詘之而轂長之數定轂長蓋三尺二寸五分四釐一豪六絲六不盡其數出於牙圍而準輪崇以取之者也由是以轂長爲圍以圍防捎藪藪卽輻鑿之深則捎之宜用防數今則去其奇零而舉防之成數以爲輻鑿之深者以輻廣出於鑿深而輻廣之數互見於車人之大車大車輪大

輻廣止於三寸知此亦必不能過乎三寸也輻廣如大車之三寸則輻厚亦當如大車之一寸此數之不可易者也輻廣卽股廣輻厚卽股厚股廣股厚和之得八寸是爲股圍參分去一得五寸三分三釐三三不盡是爲骹圍由骹圍而求骹廣骹厚骹之廣厚在記無文今骹圍之度既得輪人量而斲之以合於骹圍之度雖不中不遠矣然骹廣之數不定則蚤之入牙無定數而輪綅之數安所取節以立度乎於是先定其骹厚一寸以骹厚不能薄於股厚也倍之二寸以二寸減骹圍得三寸三分三三不盡半之爲一寸六分六六不盡是爲骹廣其數既得則骹廣之末入牙鑿之蚤也輻廣之末入轂鑿之菑也菑蚤不齵則輪綅之數約畧可知矣夫輪之有綅也爲輪固也綅之則固矣豈必較量於豪末閒耶然綅之形見於輻廣之外而綅之故實在於輻廣之中不可不知也牙轂兩鑿心對望相左故綅也入牙之蚤殺於入轂之菑故兩鑿對望而相左也至於綅數則又取節於牙厚其大較不得過寸大車牙厚三寸有奇故綅寸輪人三車牙厚不及三寸故綅不得及寸而定以三分寸之二何也大凡制器尺寸贏縮其差數輒三分之而或取其太或取其少其通率也亦不必爲典要也柏車牙

厚三寸其綅數可準此以知之明於輪綅之故則記文所謂眡其綅欲其蚤之正者蚤乃正矣所謂輻也者以爲直指也輻乃直指矣所謂縣之以眡其輻之直者直乃中繩矣所謂直以指牙牙得則無槷而固牙也者以爲固抱牙眞得而能固矣

牙圍說

古者車牙必揉之而成故有不廉不挫不腫諸用火之法又有反輮仄輮諸異制則牙廣之度不能過寬明矣。輪人六分其輪崇以其一爲之牙圍圍尺有一寸注以爲令厚一寸三分寸之二則其廣當三寸八分三釐有奇余以爲臆度之說不可從且言圍者非圜卽方若橢圜長方必見縱橫之數其不見縱橫數者必正方之圍四徑一者也以是知輪人牙圍其廣當二寸七分半余已詳說之矣車人大車輪崇九尺其輻長四尺五寸倍之卽輪崇之九尺也柏車輪崇六尺其輻長三尺倍之卽輪崇之六尺也疏謂通轂空壺中幷數而言是也蓋轂圍有度牙圍有度減轂牙之圍徑得輻長之實度因渠以知輪崇指輻以明軹崇此記人互文變調不失其爲辭達者也大車牙圍尺有五寸其徑三寸七分半轂半徑七寸五分以減軹崇之四尺五寸得輻長三尺三寸七分半此易知者也柏車牙圍尺有二寸其徑三寸轂半徑一尺以減軹崇三尺得輻長一尺七寸此易知者也夫但言牙圍而不見縱橫之度則必爲正方之材可知若準鄭氏注輪人牙厚之度而通之大車則其牙厚當五寸有餘揉之不亦難乎。

揉牙說

輪人云凡揉牙內不廉而外不挫旁不腫謂之用火之善其屈一木爲之如賈氏之說我不敢知然其成規也必非合衆木而不假爩治之謂明矣行澤者欲杼行山者欲侔此言揉後治其牙有或杼或侔之不同也若車人云行澤者反輮行山者仄輮此則輮牙之法之明以示人者也閒嘗論之輮牙有反有仄據注所云其材益以一木析之爲二也木析之則有心有邊心在外曰反輮爩之不順木理故言反也邊在外曰仄輮治析木之半而爩之故言仄也心堅故滑易注云爲泥之黏欲得心在外滑是也逆木理而爩之則表裏剛柔不相敵故完不足邊堪任爩故完善注云爲砂石破碎之欲得表裏和依堅刃是也行於砂石故貴其完不必過求其易也夫牙必揉之而後成則牙圍之徑不得豐其博而殺其厚矣雖然牙卽不必揉之而後成其圍徑自有定法固不得豐其博以殺其厚也牙之名生於衆輻排建有似牙牀之建牙故謂之牙左傳呼牙牀爲車互相借以爲名益可知車輞名牙之義矣。

輨轂軑軝說

方言輪韓楚之閒謂之軑或謂之軝關西謂之䡊(音總)又云輨軑鍊(音諫)鏅也關之東西曰輨楚南曰軑趙魏之閒曰鍊鏅据說文軑車輨也輨轂端沓也輨有管束之義沓有重疊之義(說文沓多言沓沓也)而設於轂端又謂之鍊鏅者鍊鏅聲同輨軑而廣雅鍇鏅字亦从金其爲束轂端鐵無疑矣吾友戴東原云以鐵爲管約轂外兩端是也[illegible]齊玉軑而竝馳斷指轂外言之曰玉者修辭之法如鼎卦之玉鉉豈眞扛鼎以玉能勝其任乎小雅約軝毛傳以爲長轂之軝說文軝字从革蓋輻外之轂施筋施膠

而以革幬之與輨軑相附著軑外軝軝中軑故謂之軑或謂之軝也兩物一所因得互呼而方言謂之輪輪者合轂輻牙而言之者也故又謂之轂郭氏注云車輨也輨輪一聲之轉今俗且合轂呼之曰車轂輨方言呼轂爲輪約畧之辭非有誤也若分別言之軑自軑軝自軝轂且不得假借之何況於輪乎

一切經音義載佛本行集經軸鐧字注之云方言作鍊同歌鴈反說文車鐵(小徐軸字)廣雅鐧鏅也据此是以鐧與輨爲一事二名也今檢方言釋輨軑鍊鏅爲關東西南楚趙魏之異語而未嘗言鐧鍊之同聲說文則云鐧車軸鐵也輨轂端沓也判然兩事不相混廣雅鏅鐧鍇也以鍊鏅與鐧同釋爲鍇非謂鐧鍊爲一字二文也說文解鍇字云以金有所冒也余考輨蓋冒於轂端之外故曰轂端沓也鐧之在軸乃排嵌軸木中非有所冒於外也而亦得釋爲鍇者以排嵌軸木有重疊義也釭嵌在轂端內輨冒於轂端外輨軑與釭尚不能相混而乃以鐧鍊聲相似遂欲使轂端沓與車軸鐵相亂乎

輪人爲輪章句鉤貫

造轂置輻有牙圍捎藪爲賢爲軹鑿淺輻廣諸度數言之不啻詳矣然皆紬繹其句讀涵泳其文義務求氣脈鉤貫非徒尋摘章句逞其一知半解以自炫新奇也因錄輪人爲輪章分節故訓而辨論之如或義有未安手披之下不難自見矣

輪人爲輪斬三材必以其時

桉注云三材所以爲轂輻牙也記曰天有時必合之然後可以爲良故斬材不可違其時也周禮地官山虞掌山林之政令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注云陽

木生山南者陰木生山北者冬斬陽夏斬陰堅濡調故此注云斬之以時材在陽中冬斬之在陰中夏斬之也注又云今世轂用雜榆輻以檀牙以橿爾雅釋木榆白句　枌玉篇枌白榆也然則榆爲赤枌矣雜榆赤白兼用之輿詩魏風坎坎伐檀又曰坎坎伐輻毛傳輻檀輻也又曰坎坎伐輪毛傳檀可以爲輪伐輻兼言伐輪則牙亦可用檀矣說文橿枋也枋木可以作車廣韻橿一名檍萬年木爾雅杻檍郭注似棣細葉材中車輞關西呼杻子一名土橿說文檍杶也吾友戴東原云杶恐杻之譌字

三材既具巧者和之

桉下文三材治之各有度法合之爲輪所謂和也注云調其鑿內而合之

轂也者以爲利轉也輻也者以爲直指也牙也者以爲固抱也

桉轂貴利轉輻貴直指牙貴固抱此三材之和而工巧之所徵也注云利轉者轂以無有爲用也

輪敝而三材不失職謂之完

桉說文完全也謂之完者工巧之極致三材不失職天時地氣材美工巧兼任之而要其歸於工巧當其

初成固已知之至於輪敝始可驗耳

望而眡其輪欲其幎爾而下迆也進而眡之欲其微至也無所取之取諸圜也

桉圜者輪不失職之極致注云輪謂牙也幎均致貌也進猶行也微至至地者少也非有他也圜使之然也瑤田謂注以進爲行余則以爲望作望之也進近察之也江先生周禮疑義舉要亦以遠近言引鮑人望而眡之進而握之乃確證也至地者少圜使之然非指牙厚切地者言牙厚有杼有侔不皆微至也

望其輻欲其掔爾而纖也進而眡之欲其肉稱也無所

取之取諸易直也
按易直者輻不失職之極致貴直尤貴易也注云掔纖殺小貌也肉稱弘殺好也瑤田謂觀注意益知直必兼易言也說文掔人臂貌人臂本豐末殺輻之易直似之也
望其轂欲其眼也進而眡之欲其幬之廉也無所取之取諸急也
按急者轂不失職之極致進眡其幬之廉益知進爲近察義也注云眼出大貌也幬幔轂之革也革急則裹木廉隅見鄭司農云眼讀如限切之限瑤田謂限

切卽後記負幹之義
眡其綆欲其蚤之正也
按綆者牙綆也綆之形見於輻廣之外而綆之故藏於輻廣之中輻廣有全有殺故轂牙兩鑿心對望有相左之差也鑿心相左則菑蚤相左入牙一準乎蚤則輪綆故曰眡其綆欲其蚤之正也蚤正者謂蚤入牙鑿必直也注云蚤當爲爪謂輻入牙中者也鄭司農云綆讀如關東言餅之餅謂輪箄也元謂輪雖箄爪牙必正也
察其菑蚤不齵則輪雖敝不匡
按蚤正則與菑不相齵菑不當不正也蚤偏菑亦因之而偏齵者鑿枘相戾致然也注云菑謂輻入轂中者也菑與爪不相佹乃後輪敝盡不匡剌也鄭司農云菑讀如雜廁之廁謂建輻也泰山平原所樹立物爲菑聲如胾博立梟棊亦爲菑匡枉也瑤田謂爾雅田一歲曰菑（爾雅一歲二歲三歲者言久蕪之田初事墾治始須破凷久乃和柔成熟用也非謂有三等之田如不易一易再易之殺也）孫炎云始菑殺其草木郭璞云今江東呼初耕反草爲菑葢皆以菑爲剌地之義易无妄不菑畬對不耕穫義亦同之漢志瓠子歌揵石菑師古曰謂臿石立之菑亦臿耳義與剌同集韻云植物地中謂之菑

或作傳說文解菑爲不耕田言先是不耕今乃初耕卽一歲曰菑之說也廣雅䕩菑也以盤庚顚木由䕩例之則菑乃木根萌生出土者以匠人置槷以縣例之䕩槷宜通則菑亦猶爲剌土樹立之義然出土與剌土雖相反均之爲建物於地之名則借以名入鑿之枘亦形惟肖耳平正爲匡枉乃匡之反然匡則有棱不滑利故不平正者亦謂之匡也康成氏所謂匡剌是也
凡斬轂之道必矩其陰陽
按此謂材有天時地氣其生也上參天而下植地有

一木必有一木之陰陽向背矩之乃能不誤施也故無論冬夏斬時皆當刻識之注云矩謂刻識之也

陽也者稹理而堅陰也者疏理而柔是故以火養其陰而齊諸其陽則轂雖敝不藃

桉轂之藃也由木之陰面疏柔而火養之功未至也注云稹致也火養其陰炙堅之也鄭司農云藃當作秏元謂藃藃暴陰柔後必橈減幬革暴起

轂小而長則柞大而短則摯

桉轂之大小長短必適中斯無柞摯之弊此爲下文言轂長轂圍諸度法起本也注云鄭司農云柞讀爲

迫唶之唶謂輻間柞狹也摯讀爲槷謂輻危槷也元謂小而長則菑中弱大而短則轂末不堅瑤田謂柞疑讀爲欹仄之仄謂不安也摯疑讀爲窒礙之窒謂不利也車人云長轂則安若小而長反不安又云短轂則利若大而短反不利靜驗物理大氐然也

是故六分其輪崇以其一爲之牙圍

桉牙圍不見縱横之度則其材正方可知注云六尺六寸之輪牙圍尺一寸則四面各二寸七分半矣

參分其牙圍而漆其二

桉牙圍正方不漆其踐地者三寸六分六釐六六不盡除踐地一面二寸七分半則內外面不漆者各四分五釐八豪三絲三不盡注云令牙厚一寸三分寸之二則內外面不漆者各一寸是以其材爲長方如果長方記不應不見縱横之度也且曰令牙厚云云者約畧之詞余不憑也是故其材雖有行澤欲杼行山欲侔之不同要皆以正方者爲體然後從而杼之侔之也

椁其漆內而中詘之以爲之轂長以其長爲之圍

桉此言轂長之度其數出於牙圍也記云六尺有六寸之輪軹崇三尺有三寸也葢連牙命之除其牙之

不漆者而從漆內中詘之得三尺二寸五分四釐一豪六絲六六不盡是爲轂長之度注云轂長三尺二寸據不漆者面各一寸爲之說約畧之詞余不憑也

以其圍之阞捎其藪

桉藪卽下記之鑿深捎之以待置輻也圍數與轂長同其阞葢十分之一爲三寸二分五釐四豪一絲六忽六六不盡用其成數三寸以爲鑿深（說詳造轂義述中）鑿深有數則輻廣有數故記云量其鑿深以爲輻廣也輻廣有數則輻弱有數故記云竑其輻廣以爲之弱也注據司農說藪謂轂空壺中而阞則以爲三分之一下

文爲賢爲軹意恭以爲中足捎藪之義無論約界之度數皆無根而繩以算法動輒齟齬且如注說賢軹葢出數於轂圍而記乃出數於轂之長上下文義乖違不合是以決其說之必不可憑也或曰藪不指轂空壺中記何以不見轂空之度也余曰軸圍之度見於輈人軸納轂空則轂空與軸同度猶之軸函於轐轐有函軸之凹亦與軸同度不必見也又如前軫必有函輈之凹以爲之軓後軫必有納輈踵之空且如後軫又必有安葢桯之鑿亦皆不見輿人也誠以桯圍之度在輪人輈圍踵圍之度在輈人亦無異於軸圍之度之在輈人也見於彼者省文於此大氐然矣其在鳧氏爲鍾不見鼓度以銑鉦相較鼓可知也不見鉦閒度以舞廣鼓閒相較可布算而知鉦閒並其例也若鑿淺不求其數則輻廣輻弱之數皆不可知故藪謂鑿淺無疑也

五分其轂之長去一以爲賢去三以爲軹

桉此以轂長五分之飾其一分而別名曰賢飾其三分而別名曰軹（軹爲轂末之稱余別有說）曰去者去其五分之四不仍轂名以飾之必異其名也留其一分不飾者不必異名以待置輻也故曰五分其長去一去三以爲之也

注据司農說賢爲大穿軹爲小穿穿數必出於圍上旣云以其圍之阞捎其藪則當云五分其圍去一去三以爲之且賢軹爲穿則有圍有徑今所爲者其圍也据記例凡言圍長廣崇深厚必見其文以晲人其不見者必承上文而言之今上文言長必不可不見圍字而不見圍字者是其去一者去其長之一分去三者去其長之三分中留其長之一分以待置輻也

容轂必直陳篆必正施膠必厚施筋必數幬必負幹

桉此承上爲賢爲軹詳言爲之之法容轂必直者通轂長五分之體言之未飾之先治之之法也篆膠筋幬專言飾其去一去三之四分也注云容者治轂爲之形容也篆轂約也幬負幹者革轂相應無贏不足瑤田謂施筋必數數者疏之反謂縱橫重疊互相牽繫以爲固也

旣摩革色青白謂之轂之善

桉此通結爲賢爲軹之義曰轂之善者爲賢爲軹之善也注云謂丸漆之乾而以石摩平之革色青白善之徵也（疏云謂以革鞔轂訖將漆之先以骨丸之待乾乃以石摩之余謂据注丸漆之後乃以石摩之）瑤田謂色青白者幬廉而急必負幹之所致也自五分以下三節反復讀之益知與上文捎藪義相發而事各殊也

參分其轂長二在外一在內以置其輻

桉上捎藪先言爲輻鑿之湥以待置輻也次言五分轂長去一去三以飾之畱其一分以待置輻也至此始就所畱之一分指其置輻之所也注云令輻廣三寸半者約畧之詞余不憑也且據記置輻在參分轂長外二內一之閒而注乃先除輻廣於轂長然後以所餘之數參分之置其二於輻廣外置其一於輻廣內如此則輻廣之中心不當其所分之縫而出而外移不得置之於轂長外二內一之閒矣算法之用當審先後一轉移閒而差數懸遠不可不知也

凡輻量其鑿湥以爲輻廣

桉此言輻廣出數於鑿湥也瑤田於上捎藪決其舉圜防之成數以定輻鑿湥之數此云量其鑿湥以爲輻廣適接捎藪句相呼應古人文字氣脈鉤貫其緻密蓋如此輻廣三寸準之鑿湥且互證於車人殆得其眞度與

輻廣而鑿淺則是以大扤雖有良工莫之能固

桉鑿湥則輻菑入鑿者長故不搖動而能固注云扤搖動貌

鑿湥而輻小則是固有餘而强不足也

桉輻小亦謂菑也菑雖長而狹小則能固而不能强謂易折也

故竑其輻廣以爲之弱則雖有重任轂不折

桉注云弱菑也菑入鑿湥之中其長既如鑿湥矣而其廣又不使狹小竑其輻廣以爲之弱玉篇云竑度也量度也瑤田謂審其聲竑之言横也有克滿之義蓋謂入鑿之菑廣一如其輻廣誠以菑之厚其末勢必漸殺而菑之廣則本末相等也自捎藪至此凡九節反復言造轂置輻之道尤關係於鑿湥輻廣者不淺試一氣讀之始知鑿湥之數藏於以圜防捎藪句中本自彰明較著者也

參分其輻之長而殺其一則雖有湥泥亦弗之溓也

桉輈崇三尺有三寸除牙面（二寸七分半）及轂圍半徑（五寸四分二釐三毫六絲一忽）則輻長二尺四寸八分二釐六毫三絲九忽弱近轂者謂之股近牙者謂之骹三分輻長而殺其一所殺者骹也余既求得骹圍之度而知其骹廣一寸六分六六不盡與牙厚二寸七分半較之狹於牙厚一寸零八釐三三豪三三不盡矣是以湥泥弗能溓也且下文輪綆之故亦生於輻廣之殺是一事而有二善也如注說牙厚僅一寸六分六六不盡而骹廣必二寸則

突出牙厚外矣。欲求不溓泥也。得乎於此益驗牙圍之村不能爲長方。如注所約畧之度也。

參分其股圍。去一以爲骹圍。

梭上殺其一謂輻長之數。殺參分之一也。長殺一分則骹圍必小於股圍。故又曰參分其股圍去一以爲骹圍也。注云。謂殺輻之數者。言既殺其輻長。不可不見所殺者之圍數也。股圍八寸骹圍五寸三分三不盡注又云。鄭司農云。股謂近轂者也。骹謂近牙者也。方言股以喻其豐。故言骹以喻其細。人脛近足者細。於股謂之骹。羊脛細者亦謂骹。

揉輻必齊。平沈必均。

梭此言揉輻用火。又必試之於水也。注云。揉謂以火橋之。衆輻之直齊如一也。平沈。平漸也。鄭司農云。平沈謂浮之於水上。無輕重。

直以指牙。牙得則無槷而固。

梭此言既齊既均。然後直以指牙。自轂鑿至於牙鑿。其向外一面不偏衺也。牙得者。謂蚤牙相稱。齊密而無罅縫。故能無槷而固也。注云。鄭司農云。槷。榝也。蜀人言榝曰槷。元謂槷讀如涅。從木。熱省聲。瑶田訓槷與楔同。說文楔。櫼也。櫼。楔也。楔先結切。櫼子廉切。徐鍇謂櫼。簪也。楔也。集韻楔。蜀人从殺。周禮从埶。据此注言之也。

不得則有槷。必足見也。

梭足即蚤也。不得謂蚤不直以指牙。則蚤牙相入處。縫不齊密。蚤必外露而見也。云有槷者。反言以見無槷之固也。注以足見爲槷大。謂雖得猶有槷。但小耳。疑不然也。

六尺有六寸之輪。綆參分寸之二。謂之輪之固。

梭注言輪箄則車行不掉是也。謂參分寸之二者。出於輻股鑿之數。輻股鑿鑿之在轂者也。据注牙厚狹

於骹廣。則牙必不能出所可出者。必骹廣也。輻直指牙。安得令骹廣出於輻股鑿之數乎。余嘗論輪之有綆也。牙轂兩鑿對望相左。故綆也。牙厚又加厚於骹廣。故綆也。記曰六尺有六寸之輪。綆參分寸之二。謂之輪之固。爲輪固也。故欲令其綆。然輻既直指矣。胡爲乎能綆也。既眡其綆矣。胡爲乎其蚤之能正也。曰。直指者。輻在輪外一面近牙處也。其向輿一面近牙處。則殺之矣。不問其殺。而惟還就於轂鑿心以爲牙鑿。雖牙亦不能正當轂鑿。而蚤必外偏而不正矣。故曰眡其綆。欲其蚤之正也。惟以蚤當牙體。除其綆[illegible]

而爲牙鑿則兩鑿心對望。自然相左。而牙之外面自然綆出。其出於輻股鑿之數。亦自不得求之骹廣矣。何也。股廣與骹廣。有全有殺。而牙又加厚於骹廣。故直者自直。而綆者自綆。如是則輪之行地。自然能固矣。

凡爲輪。行澤者欲杼。行山者欲侔。

桉牙必以正方者爲體。然後因其行之宜而杼侔之。

注云。杼謂削薄其踐地者。侔上下等。

杼以行澤。則是刀以割塗也。是故塗不附。

桉塗割之。則劃開。故不附牙。而或上涂於輻。注云。附著也。

侔以行山。則是搏以行石也。是故輪雖敝。不甐於鑿。

桉山石易敝輪。木木敝。則漸傷其鑿。注云。搏。圜厚也。甐亦敝也。以輪之厚。石雖齧之。不能敝其鑿旁使之動。

凡揉牙。外不廉而內不挫。旁不腫。謂之用火之善。

桉轂輻牙三材。竝有用火之法。古人用材。必量其事之大小而度之。轂則度其材之約有四圍者。輻牙則度其材之過乎把或將及乎栱者。地官山虞註凡服耜斬季材注云季猶穉也服牝服古人度材之法此可類推其或曲或直。亦必因其事中其用而度之。蓋因乎天者易爲力。雖在八疾。工師尚猶可材。使人器之。此之謂也。若夫用火之善。則又神明之而存乎其人也。注云。廉。絶也。挫。折也。腫。瘣也。

是故規之以眡其圜也。萬之以眡其匡也。縣之以眡其輻之直也。水之以眡其平沈之均也。量其藪以黍。以眡其同也。權之以眡其輕重之侔也。故可規可萬可水可縣可量可權也。謂之國工。

桉量藪以黍以眡其同。瑶田謂是量輻鑿之淺深。與注說異。前已詳言之矣。注云。輪中規則圜矣。等爲萬蔞以運輪上。輪中萬蔞則不匡剌也。輪輻三十。上下相

直從旁以繩縣之。中繩則鑿正輻直矣。平漸其輪無輕重。則斲材均矣。黍滑而齊。以量兩壺無贏不足。則同侔等也。稱兩輪鈞石同。則等矣。輪有輕重。則引之有難易。

又桉輪人三材不失職。其最重者專在於牙。故曰察車之道。欲其樸屬而微至。樸屬通謂三材。而微至則專重乎牙也。是故於眡輪復申言微至。而取諸圜於眡輻則取諸易直。爲其直以指牙也。於眡轂則專取諸急。爲其遺輻以建於牙。不可不樸屬也。是故蚤不齵則輪敝不匡。言牙不匡剌也。是故眡轂專言

革不及轂空以穀空必依輈人之軸而爲之非其專司亦猶釘軸竝當錄攻金之工非其所司故不見也以此知搰藪之文直揆爲賢爲軹爲蚤輻而言輻鑿之淺必非言治轂空也是以輸人之職於揉牙之後總結規之云云其所重亦專在於牙也規欲牙之圜也萬欲牙之平正也縣欲輻直指牙也水欲牙之平沉無輕重也然牙之所以平正而無輕重者其要在菑蚤不齵而菑蚤之所以不齵者實在於輻鑿之淺三十鼓均齊如一使量以黍而不能同必其鑿參差乖互而萬之必不能平正水之必不能無輕重也又何怪乎權之兩輪不能相應乎

軫方象地義述

記云軫之方也以象地也又云弓長四尺謂之庇軫皆指輿之四面而言之鄭氏注加軫與轐之軫曰輿也亦不以爲後軫矣乃注車軫四尺之軫必曰輿後横木者以下記軫圍之數取節於六尺六寸車廣之軫不取節於四尺四寸隧淺之軫而車廣之軫顯然可見者又在輿後故鄭氏特著後軫以曉人則首解軫字不得與後文互異（此亦鄭氏作注特偶見得如此）然記於軫圍則曰六分其廣（謂車廣）記於軸圍則曰五分其軫閒軫閒左右兩軫之閒即車廣也記不以輿後横木爲軫也則所謂六分其廣者猶言六

分其軫閒也記曷嘗專以輿後横木爲軫乎故曰軫閒指車兩畔以包其中通車前後而言之曰車廣指車中以見兩畔亦通車前後而言之也況記明言軫方象地則軫之爲輿又安得顯悖於經故注於加軫之軫復注之曰輿也使人黙會作注之法有互相發明之微旨不得以辭害意也又鄭氏注車有六等云戈殳戟矛皆插車輢（桉四兵之插車輢也惟戈迆之其餘殳戟矛三兵竝直建不迆故戈之迆也非向前卽向後蓋六尺六寸之戈迆之爲四尺用股弦求句法得句迆出者五尺二寸五分弱若左右横迆加以車廣共得丈有七尺必遮塞道塗矣）輢著輿下之縱木則戈殳四物之等必起數於縱木由是言之一等之四尺必取節於縱木之軫則縱木之軫必與後軫齊平又明矣安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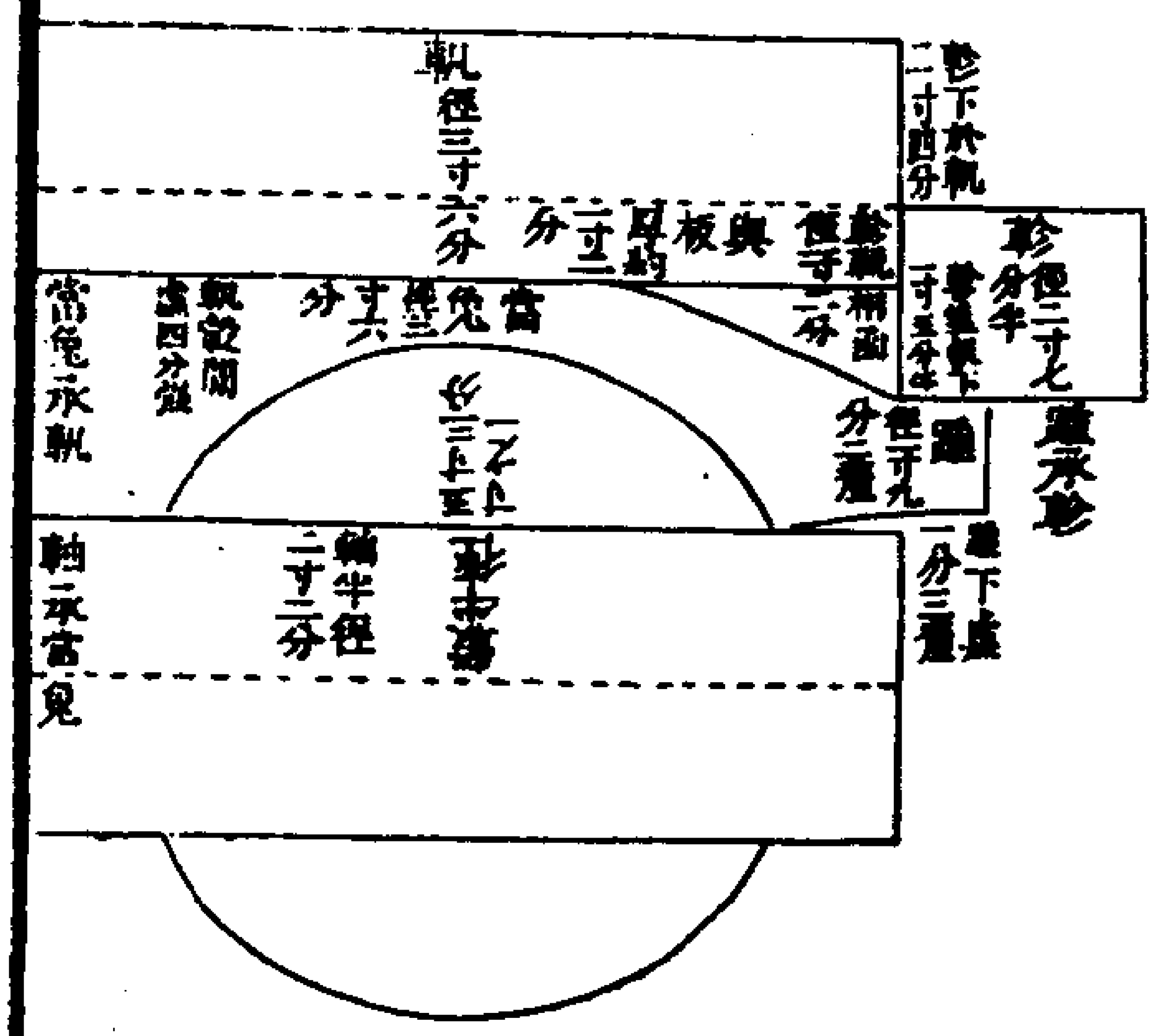
納轂內端於輿下乎。

又校鄭氏以輿下三面材爲軓，而以輿後之横者爲軫，軫徑二寸七分半。軓徑依鄭說與當兔徑同。則三寸六分。軫軓居材。大倚小小幷大矣。況軫轐和之七寸。是轐坐軓下者僅四寸二分半耳。今欲令轂內端納入輿下。其半徑依注有五寸又少半寸矣。欲全鄭說。必軫低於軓而下垂。則輈在輿下者。前承軓。後踵徑必斜治向上一面令小於前以承軫之下坐者。而前後畧可齊平。軸又承輈。以其半徑與輈徑和之。足以納轂於輿下矣。余細繹記文及鄭氏注。竊謂以三面材並後一面爲軫。則

軫與輈之上面齊平。故輈徑軸半徑和之爲七寸。轐在軫下與軫徑和之亦七寸。記所謂加軫與轐者宜如此。今欲以轂內端納入輿下。必依鄭氏三面材不呼爲軫而呼爲軓。呼之爲軓。便可登軓於輈上。而輈在軓下。與軸半徑和之。有五寸八分矣。以之納轂。尚餘四分六釐強。再與軓徑和之爲九寸四分。餘於軫轐相加之數二寸四分矣。於是將後軫移下於軓二寸四分。故軫徑二寸七分半。輈踵承之。其徑一寸九分二釐。踵下必虛一分三釐。然後軸半徑二寸二分承之。乃合軫轐相加七寸之數。而軫轐二材勢既相離而不相連。其安轐處必內移而入輿下七寸。上切輿底板。與後軫之下垂高低相錯而互藏者一寸五分半。然則轐高通有五寸八分。而入算者當除其互藏之數。止四寸二分半耳。其軫軓二材高下差參縱横而相函者僅得一寸二分。恐難堅固。因圖以觀之。

既圖之後。据圖。則輈在輿下者。下於後軫一寸二分。因考其軓前輈深四尺七寸者。其在軫上實止四尺五寸八分。据注除馬高餘七寸者實止餘五寸八分。與注不相應。則注說亦終難全矣。

据注轂入輿下擬諸材相承相幷之圖



伏兔 卽轐
兩軸半徑
二寸二分

輈人任木義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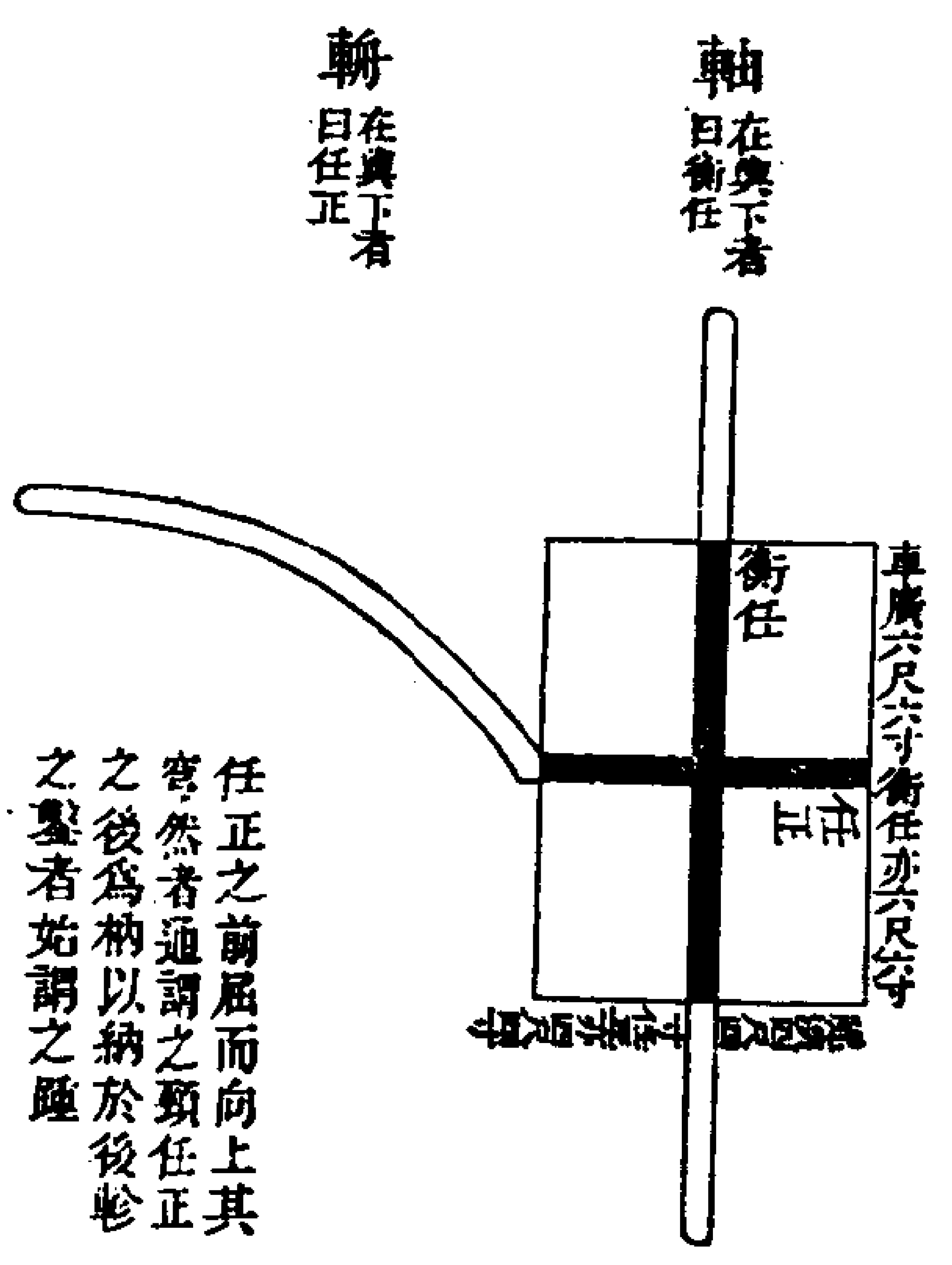
輈人爲輈。輈有三度。軸有三理。是輈人之事在輈軸二者而已。三度既明。三理既得。而記人特爲任木發凡。何也。誠以輈軸二者。任輿之木也。然必在輿下者。始克當任木之名。是故輈當輿之正中。則任正宜於輈求之。而全輈不得謂之任正也。軸當輿之衡材。則衡任宜於軸求之。而全軸不得謂之衡任也。車廣六尺六寸。軸在六尺六寸下者。其衡任乎。隧深四尺四寸。輈在四尺四寸下者。其任正乎。任正之圍。不取節於任正而取節於輈。故曰十分其輈之長。以其一爲之圍。衡任之圍。不取節

於軸而取節於衡任。故曰五分其長。以其一爲之圍。衡任之圍。卽軸圍也。不申言之不可也。故曰五分其軫間。以其一爲之軸圍。軫間者。左右兩軫之間六尺六寸者也。任正之圍。卽當兔之圍也。不申言之不可也。故曰十分其輈之長。以其一爲之當兔之圍。當兔居輈之中。而輈之頸。輈之踵。其圍漸殺於當兔。不可不有以知之也。故又繼之曰。參分其兔圍。去一以爲頸圍。承上當兔之圍而言。參分兔圍。是兔圍卽當兔之圍。省文也。若伏兔中有兩軸之半規。不得以圍命之。五分其頸圍。去一以爲踵圍也。輈圍之度。三法既定。然而揉輈之道弗善。則不得其和也。故許言揉輈以終焉。鄭氏以車後橫木爲軫。故以輿

前三面材爲任正而不知三面弇後一面謂之軫所謂軫方象地者也不得判其三面以爲任正也以兩輈閒爲衡任而不知其專衡之名者不得又呼之爲衡任也今夫車之行也有引之者而後行車之得行也有運之者而後得行運車者其輪乎而所以任輿以持輪者軸也則謂軸材衡在輿下者爲衡任名之不可易者也引車者其衡乎而所以任輿以持衡者輈也則謂輈材正安輿下者爲任正名之不可易者也

軓前十尺謂自軫平指至輈端下之度非据輈倿曲體而言也蓋輈有三度其體之長不能相等今詳三度總言軓前十尺則是三輈平指處其度同也

輈人一職專主輈軸二事而輈軸之通長皆不見惟於輈獨見軓前之十尺何也記文之見數也其可知者不見見其不可知者也輈在輿下者曰任正如隧之淺淺有其數也軸在輿下者曰衡任如車之廣車廣有其數也軸之出輿外者著於轂轂長有其數也故皆不見也若輈之出軓前者數無可稽無可稽而不見是闕之矣夫軓前之長而可闕其數乎是故軓前之長見則全輈之通長見輈長見則任正之圍其數可從輈而出也見任正之圍又見當兔之圍曷爲不謂之輈圍而必謂之當兔之圍也輈有頸其圍殺於其任正也任正有踵其圍又殺於其頸也見當兔之圍者明任正之圍取節於其當兔閒爾矣見衡任之圍又見軸圍者猶見任正之圍又見當兔之圍也任正之圍取節於當兔則衡任之圍亦宜取節於當輈曷爲不謂之當輈之圍也當輈之圍無異於其入轂處之圍故不得別之曰當輈之圍也



軸
在輿下者曰衡任
輈
在輿下者曰任正
衡任
任正
車廣六尺六寸衡任亦六尺六寸
任正之前屈而向上其穹然者通謂之頸任正之後爲枘以納於後軫之鑿者始謂之踵

良輈環灂說

灂謂紋理。環灂者。如今琴上之蛇蚹斷紋也。有筋膠之被乃有灂。故弓人云。牛筋蕡灂。麋筋斥蠖灂。角亦有之。故弓人云。角環灂。灂葢用久而後見者。與良輈環灂自伏兔不至軓七寸。是必輈當兔之前。其筋膠之被止於軓後七寸處。灂生於筋膠之被故也。否則其灂不應起自伏兔。而又以不至軓七寸限之矣。然云軓中有灂。謂之國輈。則是雖有筋膠之被。不皆有灂也。惟良輈有之。其用力均故致然。與注云。用力均者則灂遠。葢軓中七寸筋膠被處盡有灂矣。兩物相合。縫紋亦謂之灂。弓人

合灂若背手文。言弓表裏合處也。合手掌空。縫有疏密。惟背手之縫閒不空。髮弓合處似之。言紋密也。

軹崇說

記曰。六尺有六寸之輪。軹崇三尺有三寸也。軹崇當輪崇之半。其數取節於軸圍之半徑。由是平出而達轊末。謂之軎。（轊同）是軹崇處也。鄭司農云。軹。軎也。是已。釋名云。軹。指也。如指而見於轂頭也。周官大馭祭兩軹。注云。軹謂兩轊也。少儀祭左右軌范。注云。大御祭兩軹。軌與軹於事同。謂轊頭也。邶風匏有苦葉之詩。濟盈不濡軌。陸氏釋文云。軌舊讀龜美切。謂車轊頭也。然則軹軌聲相轉。均之爲轊也。大馭注。故書軹爲斬。或讀爲簪笄之笄。斬軹聲亦相轉。謂轊如簪笄。猶之謂轊如指而已。軸末

之軹。出轂釭之外。長轂之軝。在轂置輻之外。譌軝爲軹。又譌之爲轂釭之穿。余既詳辨之矣。而軹崇之數。記有明文。不得移易他處。故復爲之說如此。

觀古銅轄求知轂空外端軸末圍徑記

余疑鄭氏賢軹之說大小兩穿圍徑相懸竊据記文斷以賢軹歸於飾轂然轂內端函軸之處其徑四寸四分有其度矣而轂外端軸末安轄處既不憑注小穿之說而於記別無明文安能憑空立算而知其圍徑乎靈山方補堂藏古銅器一事戴以獸首漢武帝賜霍光金獸之轄蓋戴以獸首也首下為柄今尺厚二分廣三之長九之今尺長一寸八分於古尺為三寸首接柄處面背並為偃月形持以問余余曰此車轄也為偃月者蓋與軸凹凸相函者也依其偃月規之度以今尺徑二寸二分於古尺約三寸六分也以為軸末安轄處之圍徑雖與其四寸四分者有大小之殊然與注所擬小穿之徑較寬一寸三分四釐矣或曰記無明文憑此一物得無孤證乎余曰孤證固疑不可為典要也然其柄適當古尺之三寸與墨子淮南子所謂三寸之轄者合連首適四寸與尸子所謂四寸鍵者合則以是定轂外端軸末之圍徑其庶矣乎於是準之以算當輻鑿壺中之軸徑得四寸零四釐三毫三絲八忽八不盡加鑿淺倍數六寸以較轂圍之徑其徑一尺零八分四釐七毫二絲二不盡尙有八分零三毫三不盡之餘地其鑿不得穿通以傷軸也若注所謂大小穿之圍徑余以句股比例求其壺中當輻鑿之圍徑得三寸六分八釐六毫六絲強加以其所擬鑿淺倍數七寸和之得一尺零六分八釐六毫六絲強其轂圍徑止一尺零六分六釐六不盡其轂圍不加大乎若不加大則鑿淺必穿通而傷軸矣夫以賢軹為函軸之大小穿必先改去一為去二又必強以釭金補其穿之空始稍稍合其圍防捎藪之徑乃繩以算法又加大於其圍防捎藪者一分三釐一毫強矣注圍防捎藪得三寸五分五不盡數非出於一原所以展轉斡旋而終不能相應也又銅轄獸首之兩旁為空交通之蓋貫柔革於其空以縛軸者也盧植解曲禮僕展軨曰轄頭靼說文靼柔革也蔡邕獨斷云飛軨以緹油廣八寸長注地畫左蒼龍右白虎係軸頭薛綜注後漢書輿服志云二千石亦然但無畫耳薛注在諸侯王法駕條下志云若會耕祠主縣假給辟車鮮明卒備其威儀導從事畢皆罷所假諸車之文乘輿升龍飛軨皇太后諸侯王鹿文飛軨公列侯鹿文飛軨然則飛軨所畫等威有辨不皆畫蒼龍白虎且亦有無畫者又桉說文緹帛丹黃色緹油治絲而油治之如今為雨具之黃油絹與黃霸傳言帝賜別駕主簿車緹油屏泥於軾前疑屏泥可禦雨故油治之飛軨繫轄頭其長注地必令如屏泥之可禦雨故油之輿服志又言小使車亦屏泥油蓋亦油屏泥之例文耳尙書大傳曰未命士車不得有飛軨顏師古注急就篇云軨兩轄之系也故路車之轄施小旛者謂之飛軨然則軨非即轄亦非即轄頭靼蓋貫轄空而繫之別一物也僕立馬前監駕而曰已駕是已設轄矣乃復展軨者蓋視其繫軸之靼驗其固否也因靼與軨同貫於轄故曰展軨軨从令蓋旌節之類亦名器之所存者也玉篇旌之垂

文作旂或卽此類與蓋展軨卽展轄其實乃展軓也晏子曰終年爲車無一尺之軨則不可以馳又卽以軓爲軨也數名聚於一所而相爲用可互借而名之古人惟變所適類如此强生分別後人之固也軸末設轄處之圍徑三寸六分而轄牡止三寸者欲令軸鑿不穿通妨損軸折轄也史記田單傳齊人走爭塗以轄折車敗牡短或挺出故貫柔革納軸以固之轄必設軓蓋古人創物之精義與

古銅轄重四兩四錢二分

正面

上爲獸首下爲柄納軸鑿以閡轂者也正面與底接柄處並爲偃月形規之蓋設轄處軸圍之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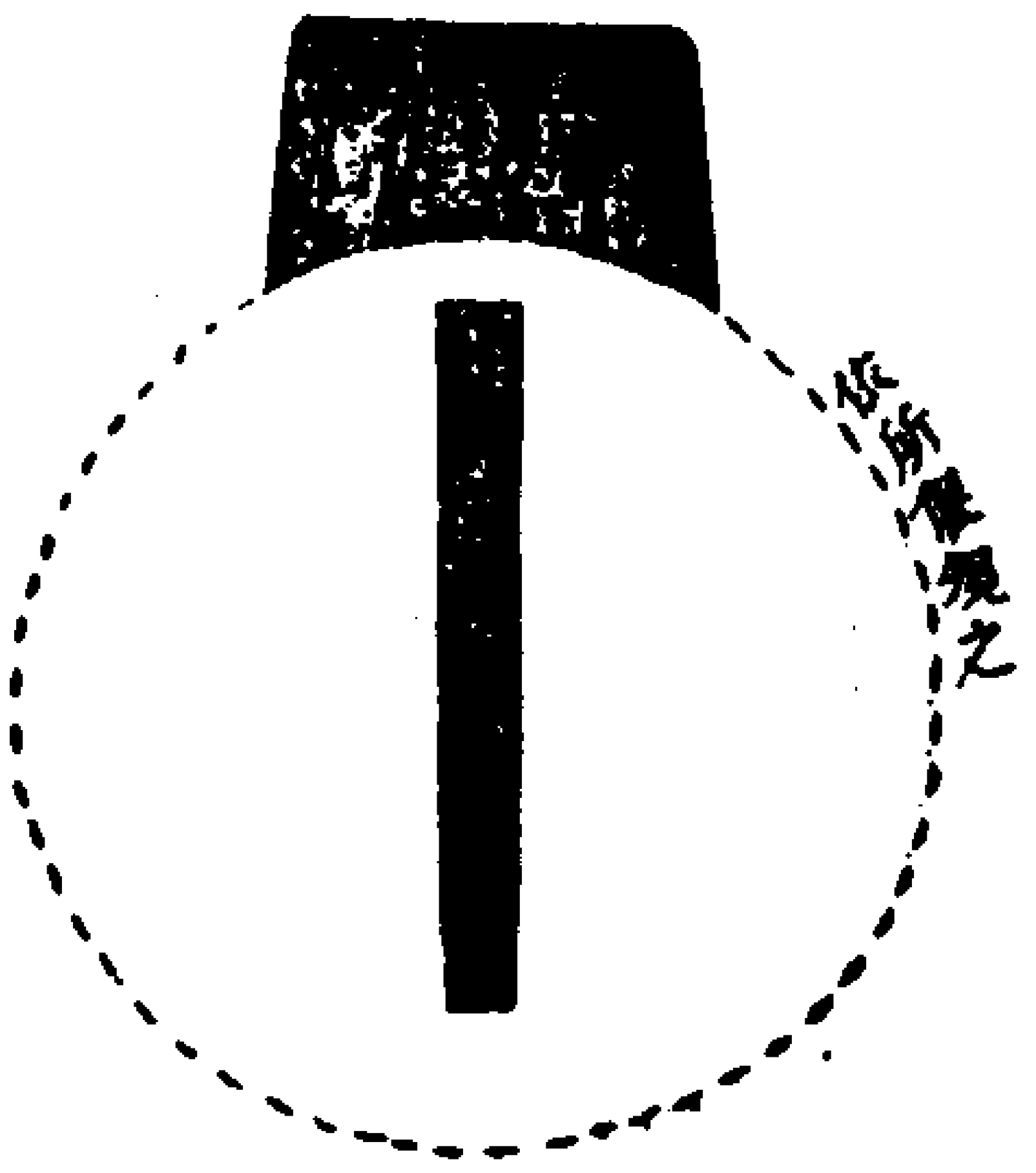
側面

耳側面
目側面
口鼻側面
底側面

獸首正面口鼻目耳以次遞而下坐觀此側面可略得其高下之節

獸首側面爲大空左右交通蓋貫軓以縛軸與

底



度其柄與子淮南子所謂三寸轄也連獸首之底度之尸子所謂四寸之鍵也

輈軓軫轐轂軸互證記

鄭司農云軓謂式前也杜子春許叔重並同其說則軓不得退居式後記言良輈環灂自伏兔不至軓七寸言環灂之長自伏兔前行其止處尚不及軓者有七寸也環灂屬輈之在輿下者而軓在其前軓必與輈相維繫而亦與前軫相附麗者輿軸在輈下與左右軫稍離軫材不得爲半規以函軸故必加伏兔於軫下以函之輈在軸上與前後軫切近可以相函爲固故輈踵當爲柄以貫於後軫之鑿踵圍七寸六分八釐軫圍尺一寸足爲柄鑿相函輈侯起處正當前軫自於前軫下與輈侯起處牙錯相嵌而函之如是則

範圍此輈全繫乎此故謂此處爲軓實非別有一物也軫圍尺一寸輈圍較大相函不能齊平正當與前不可無以飾之此揜軓之所由設與說文引周禮立當前軓今大行人作立當前侯前侯猶前軓也軓非有物其處又近輈侯故紀前軓者亦可曰前侯準式前之解合之陰有揜軓之稱或可以知其所與輈軫相函於事爲順不假他物附著益堅若夫伏兔之加蓋有不得不然之勢以軸在輈下左右軫不能相函故也假令軸在輈下而輈復在軫下如注所定之寸數則三物相加約一尺一寸六分除軸半徑在軹崇下餘九寸八分以算軫轐之加軫當寄軓以入算則軓徑三寸六分軫徑二寸七分十當較減八

分半而以五寸八分爲轐之數是軫轐和之猶八寸五分半也加於軹崇爲四尺一寸五分半不得曰加軫與轐焉四尺也加之止於四尺則軫轐和之僅七寸耳其所以僅七寸者蓋當兔圍徑與軸圍半徑相加之數也兔圍徑四寸八分當兔圍一尺四寸四分其形圜亦當以圍三徑一命算軸圍半徑二寸二分軸圍一尺三寸二分其徑四寸四分半徑二寸二分合之七寸如是則雖欲於七寸外增一分而不能也嘗試論之軫圍尺一寸其材方徑當二寸七分半與軸圍半徑和之得四寸九分半以與七寸相減得較二寸又半分爲轐減函軸半規上之厚數此厚數當軫軸之間故與上所和者成七寸也乃記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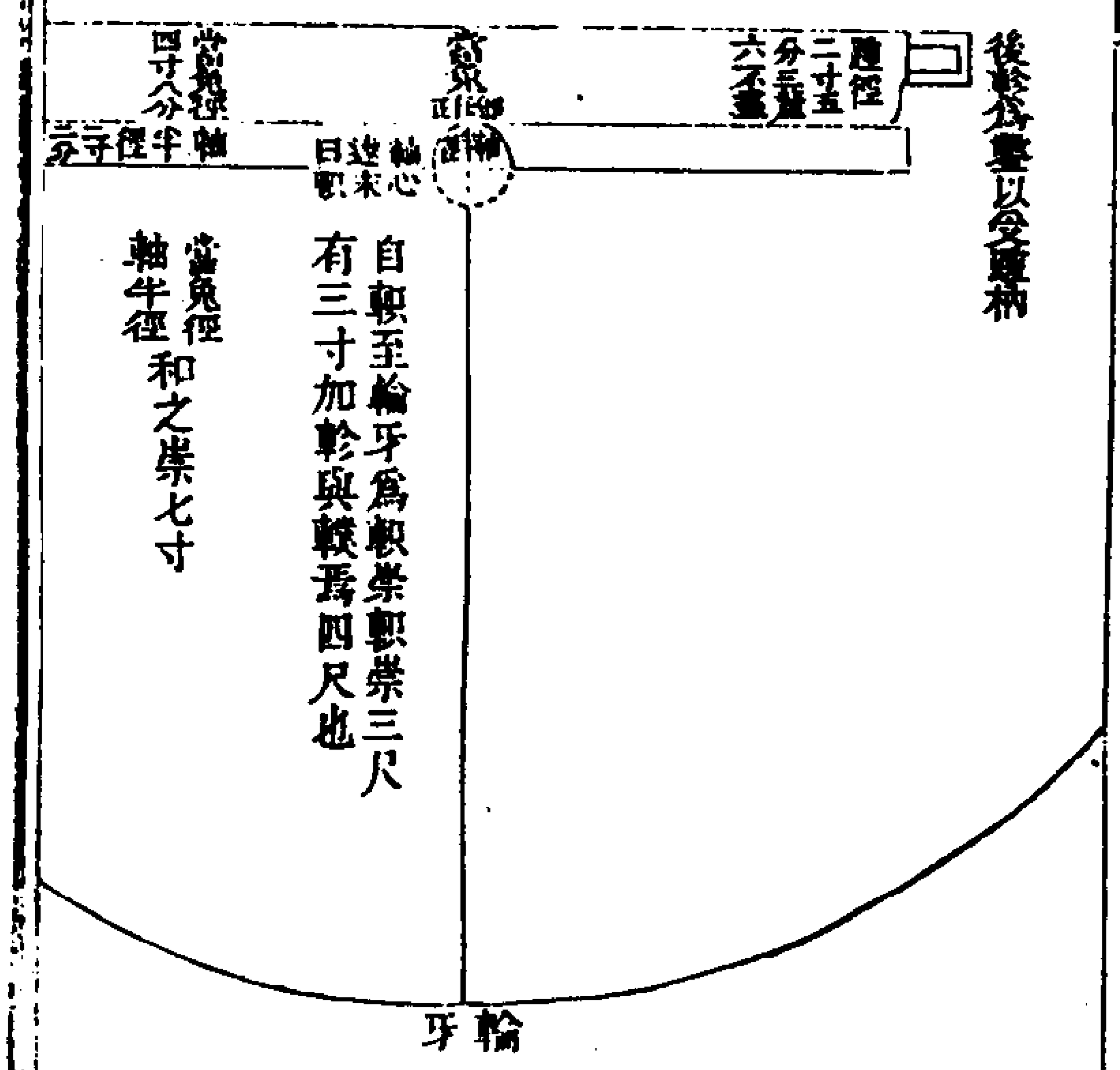
言軸半徑而但曰加軫與轐焉四尺者何也轐附於軫其材必方其寬必與軫相等而加高焉蓋其函軸之半規淺必足函軸之半徑當二寸二分是函軸之數卽軸半徑之數矣轐材非正方且有函軸之半規故不見圍數寬數可揣而知其高與軫軸閒之厚並可布算知之與其厚和之得高四寸二分半再與軫徑和之適得七寸故曰加軫與轐焉四尺也其所以必得四尺者實以兔圍徑與軸圍半徑相加之數而得之也然則伏兔之設所以持軸亦以補軫徑軸半徑相減之較數與以函軸上之半規補之夫引車在輈而軓當輈侯運車在軸而軹爲軸末是故僕之祭軓祭輈也僕之祭軹祭軸也祭輈所以祭任正也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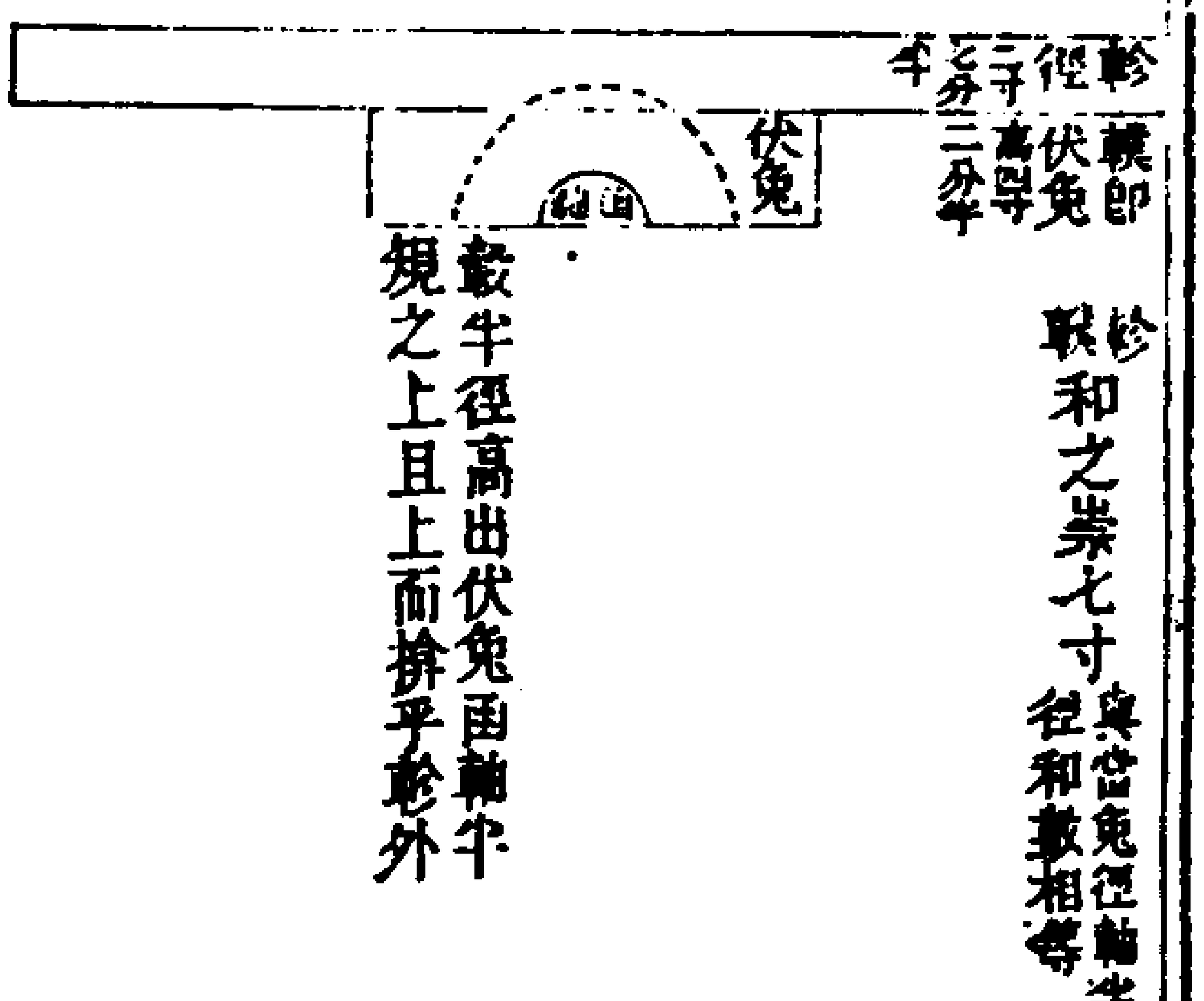
軸所以祭衡任也任正衡任不可見祭其所可見者故祭軓與軹也

据鄭注八尺之軌轂當入輿下七寸然轂圍半徑依注五寸三分有奇與軫徑和之得八寸有奇較減加軫與轐之七寸尚餘寸許且轐著輿底板既難堅固與板又薄亦難與軫齊平遠離於軫又與加軫之文不協今姑依經詮釋展轉互證悉與七寸之度脗合似難徇注然轂長轂圍有度轍迹亦復有度彼此互相低昂闕疑愼言意在斯乎擬圖附後不必爲典要也

軹崇加軫與轐之圖

圖此以明設內端不能納入輿下


自軹至輪牙爲軹崇軹崇三尺有三寸加軫與轐焉四尺也
當兔徑
軸半徑　和之崇七寸
輪牙


伏兔
軫
轐　和之崇七寸與當兔徑軸半徑和數相等
轂半徑高出伏兔因軸半規之上且上而拚乎軫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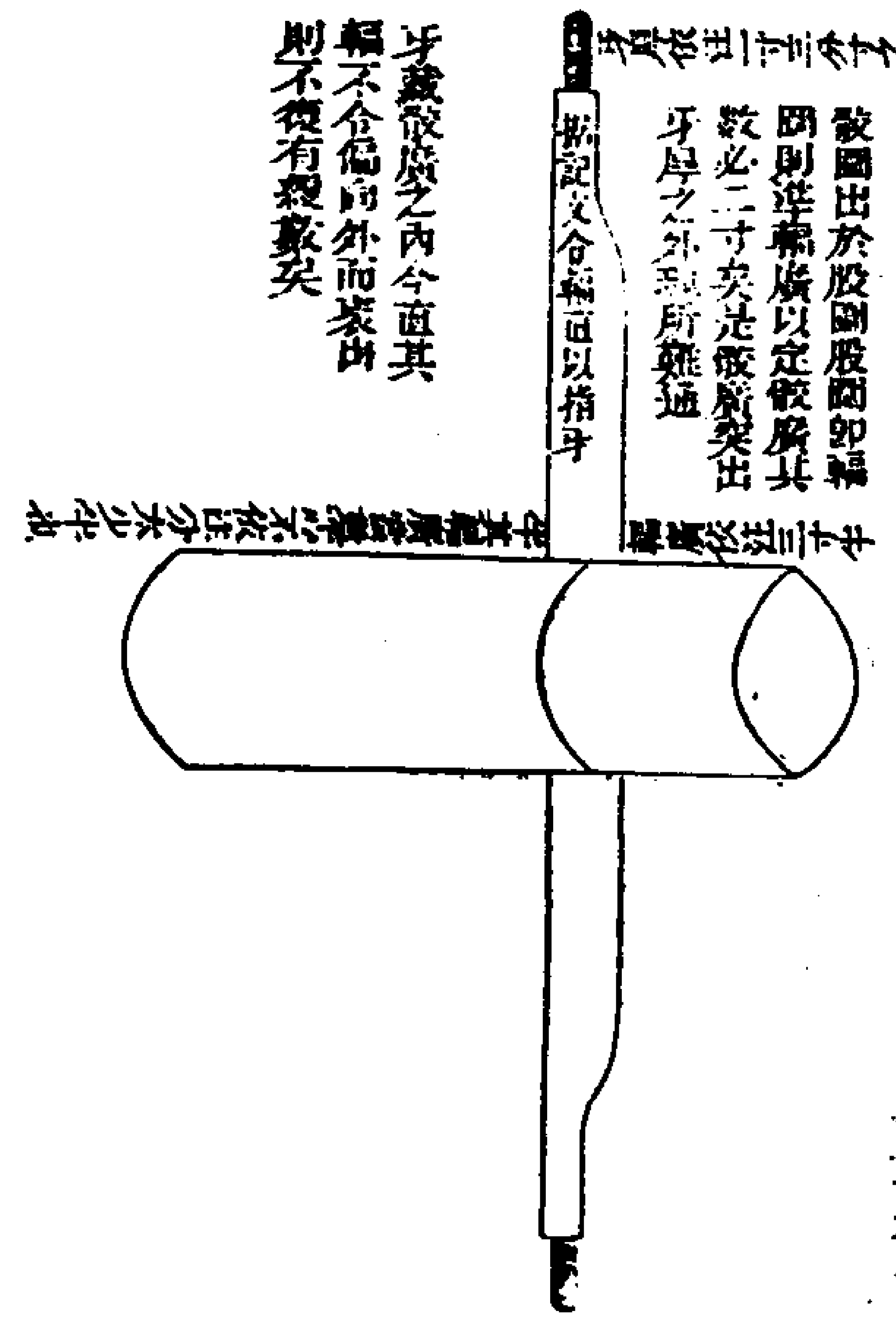
輪綆求合徹廣記注異同記

軌度八尺。鄭注匠人云乘車六尺六寸。旁加七寸。凡八尺是謂徹廣加七寸者。輻內二寸半。輻廣三寸半。綆三分寸之二。金轄之閒三分寸之一。謂釭金車轄閒不容太密以利轉也細繹注意八尺之徹蓋古語以乘車之廣而旁加之則後人足成其數也。然余悉心布算注旁加之說本末審諦。据注轂長之數三分之除入輿下之七寸。當是轂鑿心內三寸六分六六不盡。輿入輿下七寸和之爲一尺零六分六六不盡皆爲轂長三分之一矣轂鑿心外盡輻廣一寸七分半。再加輪綆六分六六釐六六不盡。加金轄之閒三分三釐三三不盡。和之僅得六寸四分一釐六六豪六六不盡。而注以爲七寸者。是不先以轂長參分之。而先於轂長數內減輻廣三寸半。然後以其餘數參分之。故輻內反得九寸半。而輻外僅得一尺九寸。如是則三寸半之輻廣亦當參分之。內得一寸一分六六釐六六不盡。外得二寸三分三釐三三不盡。名爲二在外一在內。以置輻實則出乎外內之閒五分八釐三豪三三不盡矣。夫然後綜其數而計之。輻內在輿外者得有二寸半。輻廣三寸半和之爲六寸。然而牙藏轂廣之內。不能求綆數於牙。於是輻之出於轂而向牙也。斷不能直指。不得不衺行偏出。乃得有綆數參分寸之二。再加金轄閒參分寸之一。

與前六寸和之。始合旁加七寸之數。而實與記文不合也。余畧据注轂長牙厚輻廣之數。爲之重定而論列之。以參合記文爲輪綆第二圖。以明記注之不相符。復据注說爲輪綆第三圖。合前所定之輪綆第一圖而並觀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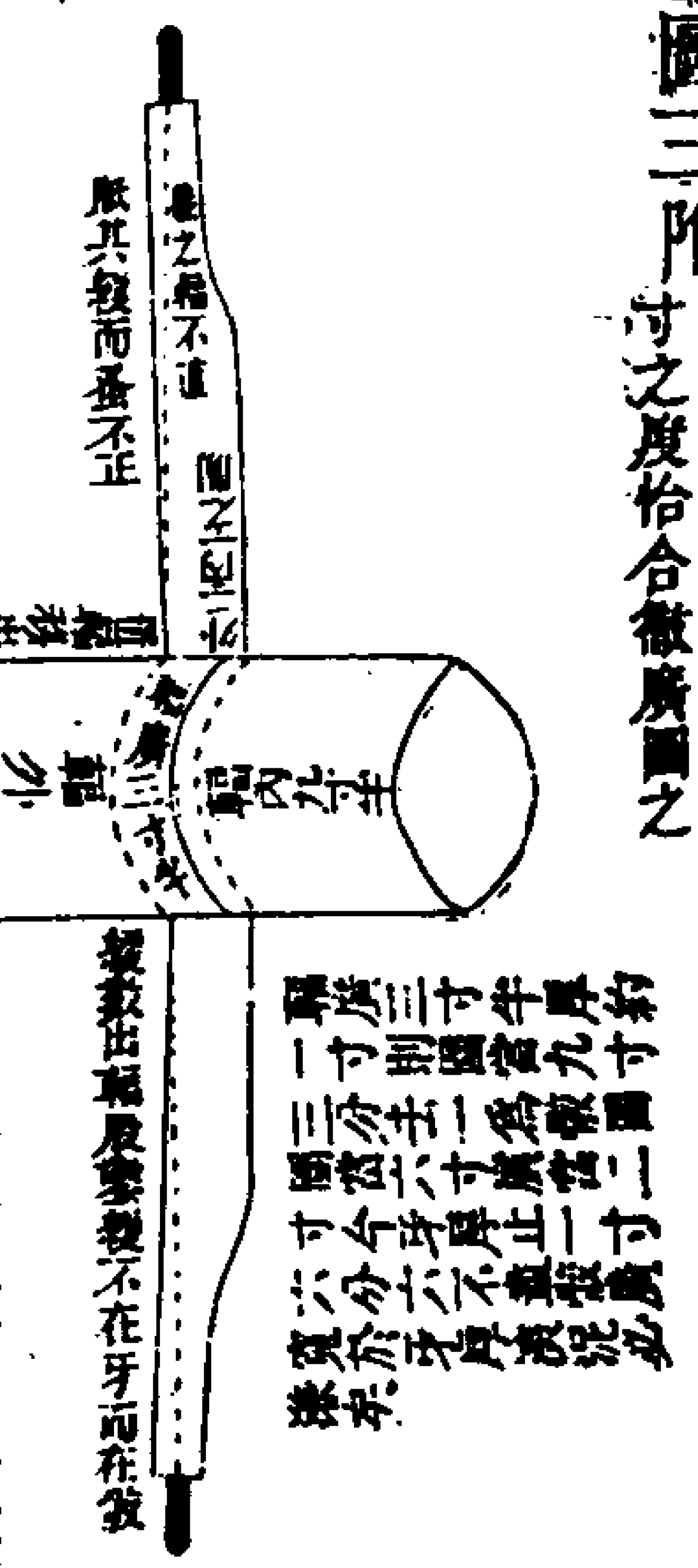
輪綆圖二附

据注轂長牙厚輻廣之度以推求記文圖之便無綆地然後知注所謂綆者不在牙而在轂也除綆與金轄閒之一寸其在輿外者亦無六寸然後知注所置輻不能不移出外二內一閒也



輪綆圖三附

据輪人匠人兩注旁加七寸之度恰合徹廣圖之



牙厚不及轂廣理本難通轂突牙外則幬必在轂而幬轂又必出於輻股鑿是輻必不能直指而篇蚤必相溯足必外見欲牙之圍抱豈可得乎

鄭注輪人云轂長三尺二寸者令輻廣三寸半則輻內九寸半輻外一尺九寸据此以輻內輻廣和之為一尺三寸減入輿下者七寸出輿外者六寸也又注匠人云乘車六尺六寸旁加七寸凡八尺是謂徹廣旁加七寸者輻內二寸半輻廣三寸半綆三分寸之二金轄之間三分寸之一是於出輿外之六寸外再加綆數及金轄間共一寸所謂旁加七寸也

徹廣八尺六尺闕疑說

如注說車廣加兩輪內至轂內端之數共九尺四寸於徹廣較長尺有四寸勢不得不截去轂之七寸以納於輿下也而車人言徹廣六尺車人三車皆不見車廣若以輿人參稱之說通之則大車輪崇九尺車廣亦當九尺以為徹廣六尺理實難通即短轂之輻內不及五寸者盡入輿下猶寬於徹廣三尺有奇況尺有五寸之轂徑萬難入於輿下乎且据車人鑿鉤於轅轅異於輈兩木夾車如輿人之左右二軫鉤在其下用以函軸轂限輿外不能侵入輿下故据徹廣一語則車人之事斷不能與輿人相通也又輿人不言徹廣以徹廣在匠人不關車制車制諸職中必不闕入徹廣之度況車廣轂長置輻處皆有定度則徹廣之度可知抑又不必見也且車人徹廣與鬲長同度此必有誤鬲長當與車廣同度也今車人不見車廣車廣不可不見者也然則徹廣豈車廣之譌字與余檢考工車總目及輿人輈人諸職參校之車廣之度實有三等則徹度似不能畫一且以車人短轂長轂之各有所宜亦似不可令長轂入於輿下蓋轂長則軸當置輻處較轂短者而加長故乘之而安若三等之車其軸之用力處均視徹廣以為之度則彼

轂雖長而軸力均限以八尺何以能安然則安之輿利在轂之長短者全繫於徹之廣狹也余意經涂九軌必爲三等之徹廣分別由之無不合徹然云閉門造車出而合徹況同軌之義必無異徹余爲是說何以能閒執難者之口据加軫與轐四尺之文轂斷難納之輿下据諸藏反覆推求徹廣似難限以八尺雖爲疏通而證明之然終不能無疑焉或又謂弓長六尺謂之庇軹据注宇曲之減當去五寸有奇加以部廣半徑三寸僅五尺八寸耳必轂淤七寸以入輿下軹乃與之齊平故足以庇之以此爲難徹廣不能出八尺矣鄭氏葢主此以注

之然軹崇軫徑記有定度轂入輿下終不可通多聞闕疑其斯之謂與

又桉輈有三度据田車輪崇六尺三寸則駑馬之車輪崇當六尺故鄭氏以爲軹崇三尺也車廣與輪崇如一亦當六尺轂長如軹崇而椁其漆內依注約二尺八寸二三分其在輻內者約九寸四分兩輻內者和之約一尺八寸八分以與車廣和之爲七尺八寸八分又加兩輪綆出共約一寸二分適得八尺則所謂軌廣八尺者或駑馬徹迹之度與然無文可憑亦臆說耳疑者闕之聖人且然而況其凡乎

又桉江先生羣經補義說中庸一條云車同軌謂車之制度同則軌廣八尺亦同耳非謂軌之廣狹有不同則車揑杌不能行也兵車乘車之輪六尺六寸軌固是廣八尺若田車之輪六尺三寸則軌必狹矣人所牽輓之輂輦則軌又必狹矣同塗往來縱横衺出皆可行非謂車必同軌而後可行也若使皆行軌中則徹淺泥高反揑杌難行矣先生此論先得我心益嘗居北方久之見得如此然余居北方或有言某處車不能到京爲不合徹也然則不合徹亦不能行先生所言縱横衺出皆可行者郊野之地則然若至城郭都聚必合徹乃可行也

然則今日之車亦隨地自爲軌徹古人造車合徹之語亦言其方常所往來之地雖千有餘里無不相合也然以此推之安知古人爲數等車不當有數等徹法乎古今異宜無所依据闕疑可也

再考徹廣八尺當闕疑說

軫不專指輿後橫木余備采考工記本文證之一曰軫之方也以象地也明言四面皆曰軫也二曰六尺有六寸之輪軹崇三尺有三寸也加軫與轐焉四尺也轐以函軸軫轐相加明指軫在左右者言之也三曰車軫四尺謂之一等戈柲六尺有六寸既建而迆崇於軫四尺謂之二等注云戈插車輢輢在車兩旁插戈於輢而崇於軫是記所謂軫者專指車兩旁言之也四曰弓長六尺謂之庇軹五尺謂之庇輪四尺謂之庇軫軹也輪也軫也明指其在車旁者從外及內次第言之也五曰五分其軫間以其一爲之軸圍此謂軸圍出數於車廣車廣在左右兩軫之間曰五分其軫間不曰五分其軫者明不專以輿後橫木爲軫也凡此皆說之無可疑者也此可据之以決轂端之不得入輿下矣請畧而言之軫方象地四面齊平加軫與轐止於四尺輿下之地僅三尺七寸二分半而轂崇於地乃有三尺八寸四分高於輿下之地一寸有餘如此互證轂難納入何說之辭而獻疑者則以爲徹廣八尺必不能不還就之使轂端納之輿下也然余考鄭注匠人云軌謂徹廣乘車六尺六寸旁加七寸凡八尺又注輪人云軫與轐并七寸田車

又宜減焉乘車之軌廣取數於此軌廣八尺旁出輿亦七寸也据此二注所云軌廣八尺者並謂乘車若田車則不如此故曰田車又宜減焉然則田車徹廣不足八尺至於駑馬之車又加減焉其徹廣當又不足七尺矣如必欲足八尺之數則將令納輿下者盡出輿外而所謂加軫與轐者且不及三尺七寸然乎不然乎況徹廣八尺鄭注雖云爾然終不詳所自出据匠人營國方九里經緯並長九百步經涂九軌鄭注積七十二尺僅十二步耳可羸可縮其何足以見徹廣之必八尺乎所不可解者同軌之義耳而此事之於車制又爲一大節目鶻突任之殊有未安余乃於詳辨之餘復披記文平心讀之至弓長六尺一節微得其間或可据之以定徹廣於是先依余說轂不納輿下者推求之從葢部心至軫三尺三寸故弓長四尺謂之庇軫從葢部心至輪四尺六寸故弓長五尺謂之庇輪從葢部心至軹六尺五寸五分四釐今弓長六尺雖不及軹者數寸謂之庇軹者大較言之耳然余竊又以謂苟依鄭注轂納輿下解之或能恰合記文卽當從之除庇軫一事與余同不具論乃就其庇輪者推之從葢部心至輪四尺而弓長者五尺又就其庇軹者推之從葢部心至軹五尺八寸而弓

長者六尺其轂亦不能齊一。況徹廣專取節於庛輪。庛
庛輪者如此其相遠也。似不得据之以難余說。夫余說
葢据記文而審定之。亦差足自信矣。然而同軌之義。耿
耿於懷。多聞闕疑。能無奉教於我夫子乎。

馬車三職分任記

車一器而工聚。故馬車有三職。分任之而不相
車自輪始。故以輪人爲輪先之。輪之村三。曰轂。曰輻。曰
牙。三村之外。輪人弗知也。其倚數也。自輪崇而定牙圍。
牙圍厚廣殺均乃徑一圍四之法余有說詳之牙圍之數定。則三村之數皆從此出。爲
由牙圍而知轂長。由轂長而知轂圍。由轂圍之數而捎
其藪。捎藪即鑿淺之殺余有說詳之又由轂長五分之以爲賢爲軹。又由轂
長參分之以置輻。鑿淺之數承圍防捎藪之言而知之。
因鑿淺而知輻廣。又因之而知股圍骹圍。葢牙圍之數
眞而三村諸數靡弗得其眞矣。輪人之職止於此。而葢

亦輪人爲之者。輪圜葢亦圜。葢弓之趣於部也。猶輪輻
之趣於轂。故兼官也。其次曰輿人。車廣與輪崇如一。前
見輪崇之數。則車廣之爲六尺六寸。數雖不必見。實爲
輿人眾村出數之本。於是由車廣而知隧淺。又由車廣
而知式崇之數。由隧淺而知較崇之數。車廣隧淺其縱
橫之村通謂之軫。其圍則一也。其圍數取節於車廣輿
版。節於隧淺亦一也。於是取節於車廣而知軫圍。由軫
圍而知式圍。由式圍而知較圍。由較圍而知軹圍。其數
皆由車廣順而摭之。輿之外。輿人弗知也。又其次曰輈
人。輈軸二事。兼官二事之外。非所知也。輈曰國馬。田馬

然馬輈之淺其度起於馬也軸曰轂曰久曰利其理定於材也其官二其材之數不得出於一也於是先定其任木之名而求其任木之圍輈任木也其在輿下者曰任正任輿之正者也其圍數出於輈輈之數隧淺與軓前弃之此其出數之本也軸任木也其在輿下者曰衡任任輿之衡者也其圍數即出於衡任衡任之數軫間之數也衡任與軫間同其長也比例以爲出數之本也於是求其軸圍之出與外者其圍葢與衡任同指軸圍之出於軫間益知衡任之圍之出於其長者實出於軸之在輿下者也此亦其出數之本也當兔者任正之中

焉者也復見當兔圍者欲見輈圍之即任正圍也然輈之通長其圍不皆與任正同其頸圍殺於當兔之圍其踵圍殺於頸圍故必由輈之長而先知兔圍然後由兔圍而知頸圍由頸圍而知踵圍也官可兼而任正屬輈衡任屬軸其圍數之所從出不可紊也如此三職分任不相爲謀其在三職外者衡與車廣並見而無其官殆與人兼之與轐以持軸策出數於軓前十尺而皆無其官殆輈人兼之與

冶氏爲戈戟考

冶氏爲戈廣二寸內倍之胡三之援四之倨句外博重三鋝戟廣寸有半寸內三之胡四之援五之倨句中矩與刺重三鋝戈戟並有內有胡有援二者之體大畧同矣其不同者戟獨有刺耳是故說文曰戈平頭戟也然則戟爲戈之不平頭者矣又曰戟有枝兵也然則戈爲戟之無枝者矣說文言枝考工記言刺枝刺一物也（枝者對斡之名從內刺出者爲其則援與胡二刃相連而出者其斡也戟本一斡一枝後世相因名斡亦呼枝故又有獨枝雙枝之稱）是故戈之制有援援其刃之止者衡出以啄人其本即內也內衡貫於柲之鑿而出之如量鑿正柄之柄讀如出內朕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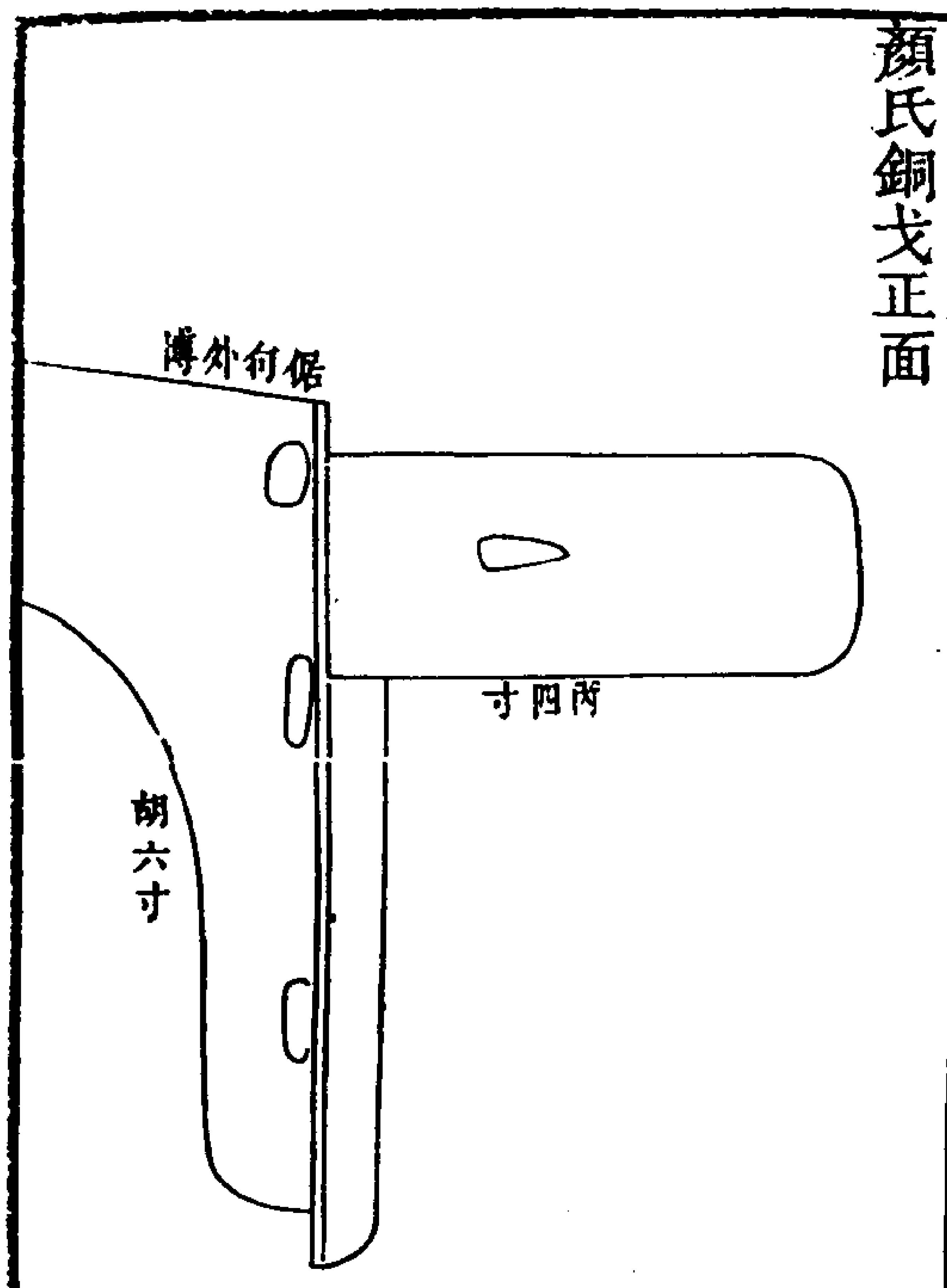
之內故謂之內援接內處折而下垂者謂之胡胡之言喉也如喉承頷折而直下也援衡胡上故曰平頭也此据記文又驗古戈之流傳於今者皆如此戟之制初以未見古戟惟据記文擬而圖之凡再易槀付之剞劂於今十餘年矣復披覽而疑焉以古戈所見不下廿餘事而戟不應不一見乃取所嘗見諸戈之拓本觀之見內末有刃者數事中有其援更昂於他戈者恍然曰是乃所謂戟也刺非別爲一物內末之刃即刺也既考定戟之眞形乃盡錄前所述之諸拓本詳爲之說以刻於卷後而兹篇至是凡三易其槀也抑前錄敔之造戟疑是戈

者其器本安邑宋芝山所藏後貽海寧吳槎客芝山語余云初本完好已而墜地折其內而斷之其斷猶存笥中今余考定戟形疑敔戟之斷其末或有刃因復按錄內末之有刃者其廣必狹於無刃之內與戈廣二寸戟廣寸有半寸之文合今敔戟之內其本尙存者亦狹且下邉漸坳進爲刃鍔發硎狀是又與諸內之有刃者合則其斷必有刃無疑矣然則銘之曰戟是戟非戈不信而有徵乎司馬相如上林賦有雄戟張揖注云胡中有鮔蓋言有刺如雞距雞距出踵後今戟刺在內之後正符鮔名注曰胡中恐言之未審今據字義宜言胡後古戟之刺正在後抑又信而有徵者也惟是戈戟二者竝重三鋝今戈戟長之弃數皆十有八寸而戟廣乃狹於戈宜戟重亦輕於戈而曰與刺重三鋝者是刺雖連內而實長出於內之外今考定有刃之內爲戟而圖之準廣以較余所見諸器其長必出於三之之外其尤長者或出於四之之外且將與援爭長而差弱焉此亦可以見古人制作之大畧乎抑所謂重者又未可以執一求也卽以余所見之戈戟羊子戈重八兩五錢後載長內有刃倨句極大之戟亦重八兩五分二器之重畧相符可以證記文竝重三鋝之說然其不相符者戈有重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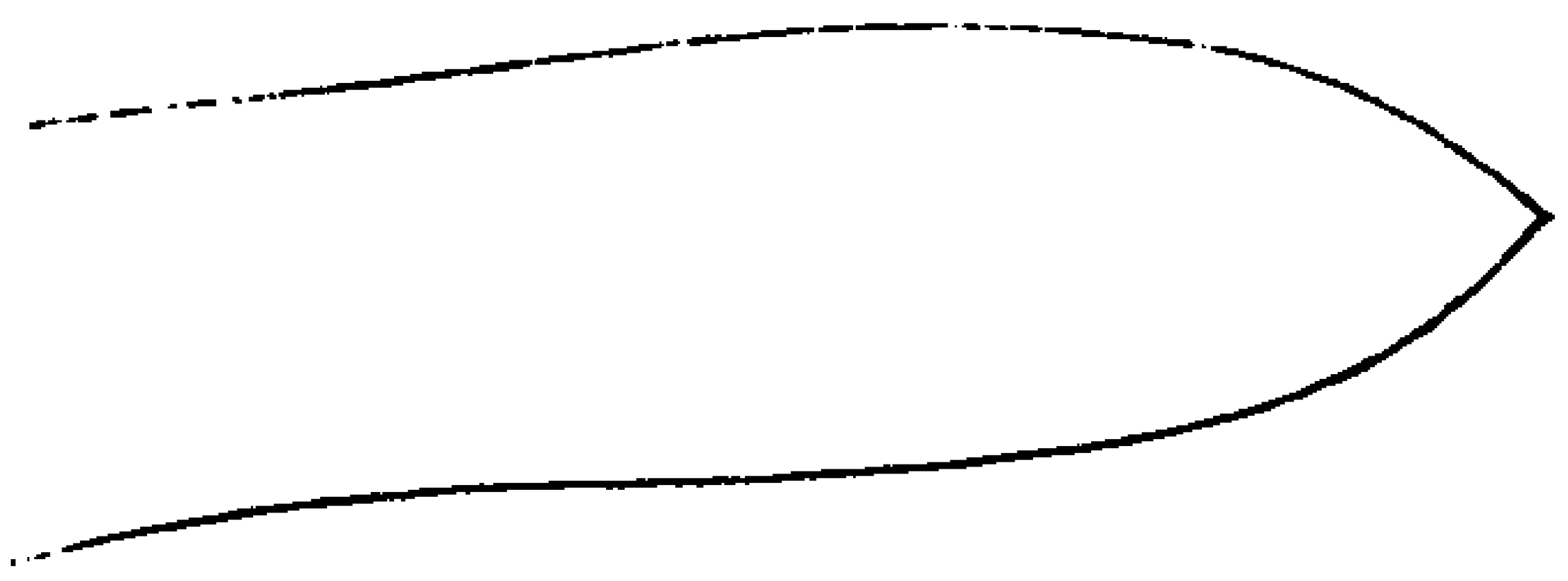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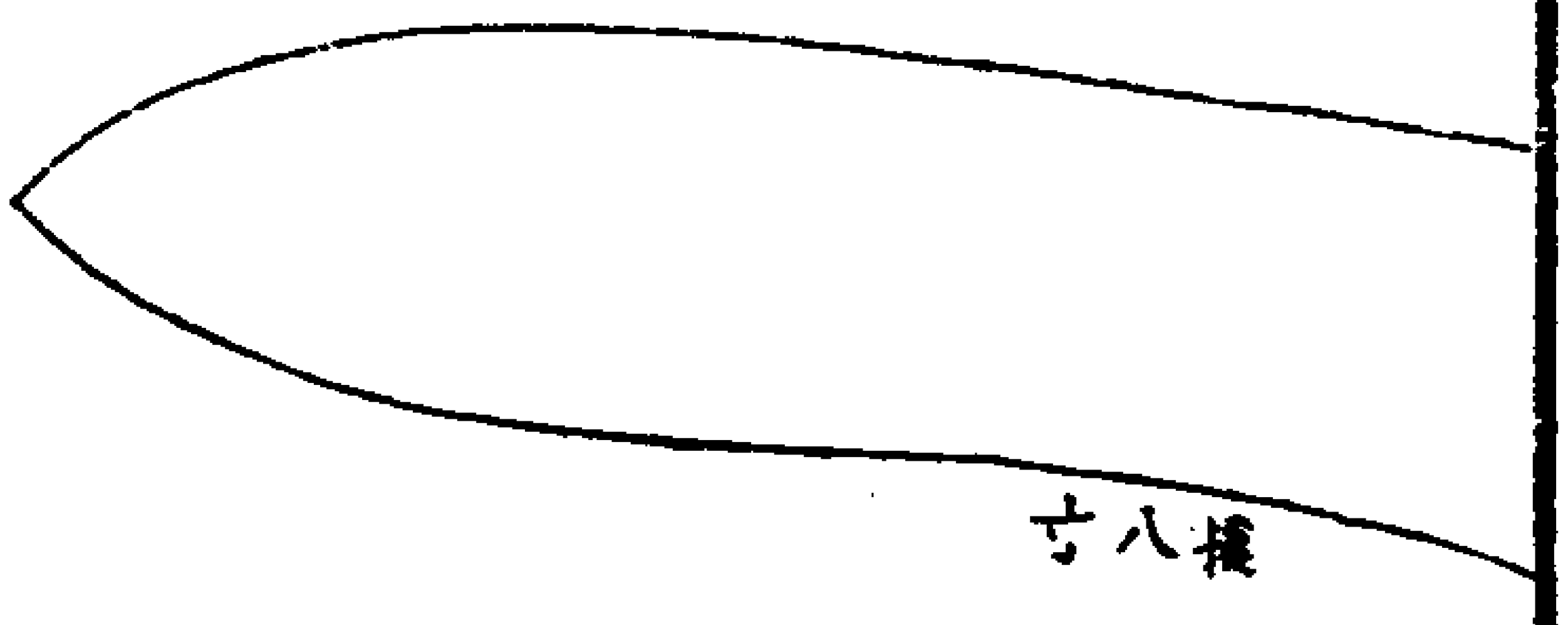
兩外者有六兩外者有十兩外者更有十二兩外者戟又有重六兩外者輕重懸殊大小不一或有銘或無銘然皆眞古物無一僞者故曰其重未可以執一求也余据二儀實錄雙枝爲戟獨枝爲戈之說以定戟形寄書以語王懷祖後得其答書云閱重定戟考始知內之有刃者卽其刺近閱唐釋慧苑華嚴經音義卷第十五賢首品下有云桉論語圖戈形旁出一刃也戟形旁出兩刃也與二儀實錄說正同瑤田謂戟形云旁出兩刃者是兩刃皆橫可以正余初擬戟圖一橫擊一直刺之繆惟兩刃皆橫擊故晏子春秋言崔杼之刧諸大夫也曰戟鉤其頸劒承其心葢戟之橫鉤異於劒之直刺矣古戈曾見曲阜顏同年崇槼所藏者用同身寸較之以證冶氏制度無不相合權其重葢今天平法馬八兩五錢夫戈之重三鋝也實二十兩以較今之重則每兩當今四錢二分半矣余嘗權黍以約銖兩之法黍之兩約當今五錢余念銅戈經四千餘歲後爲土氣所蝕必有損其質者矣然則今之四錢二分半足當權黍五錢之數與又顏氏銅戈其背有銘曰羊子之艁戈艁古文造字𢦏之造戟則用造字宋芝山又有藏戈銘曰子某之亾戈亾葢古作字作猶造也江寧司馬達甫又有所藏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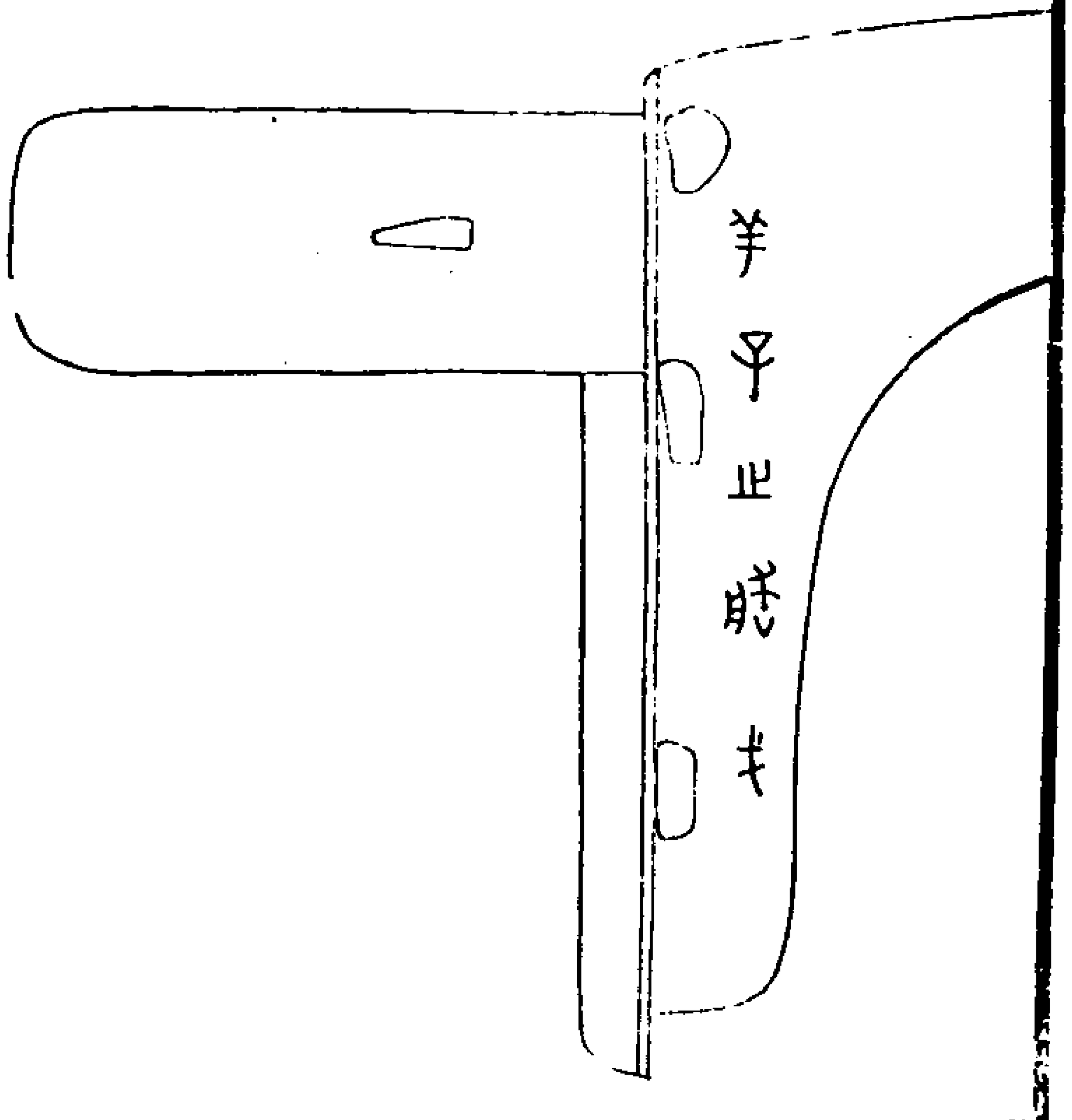
銘曰邾大某某某之船戈。則與羊子船戈同文矣。又戈胡貼柲處有闌以限之。闌之外復有物上當內而垂下。廣一二分。如胡之修而加長焉。蓋恐內廣二寸。僅足以持援而或不足以持胡。致有搖動之患。爲此物於柲鑿之下。亦刻其鑿以含之。則胡有所制矣。又於胡上爲三空。內上爲一空。殆於旣內之後。復以物穿空處約之。以爲固。與圖顔氏戈戟圖余所擬者大誤。仍之不刪者。欲令治經者知考覈之難也。戣戟以下三事足資考證。亦竝圖之。近撿黃長睿銅戈辨曰。援形正橫。而鄭氏以爲直刃。禮圖所畫。若子槊然。誤矣。戈擊兵也。可句可啄。而非所以刺也。是以衛而弗從。

顔氏銅戈正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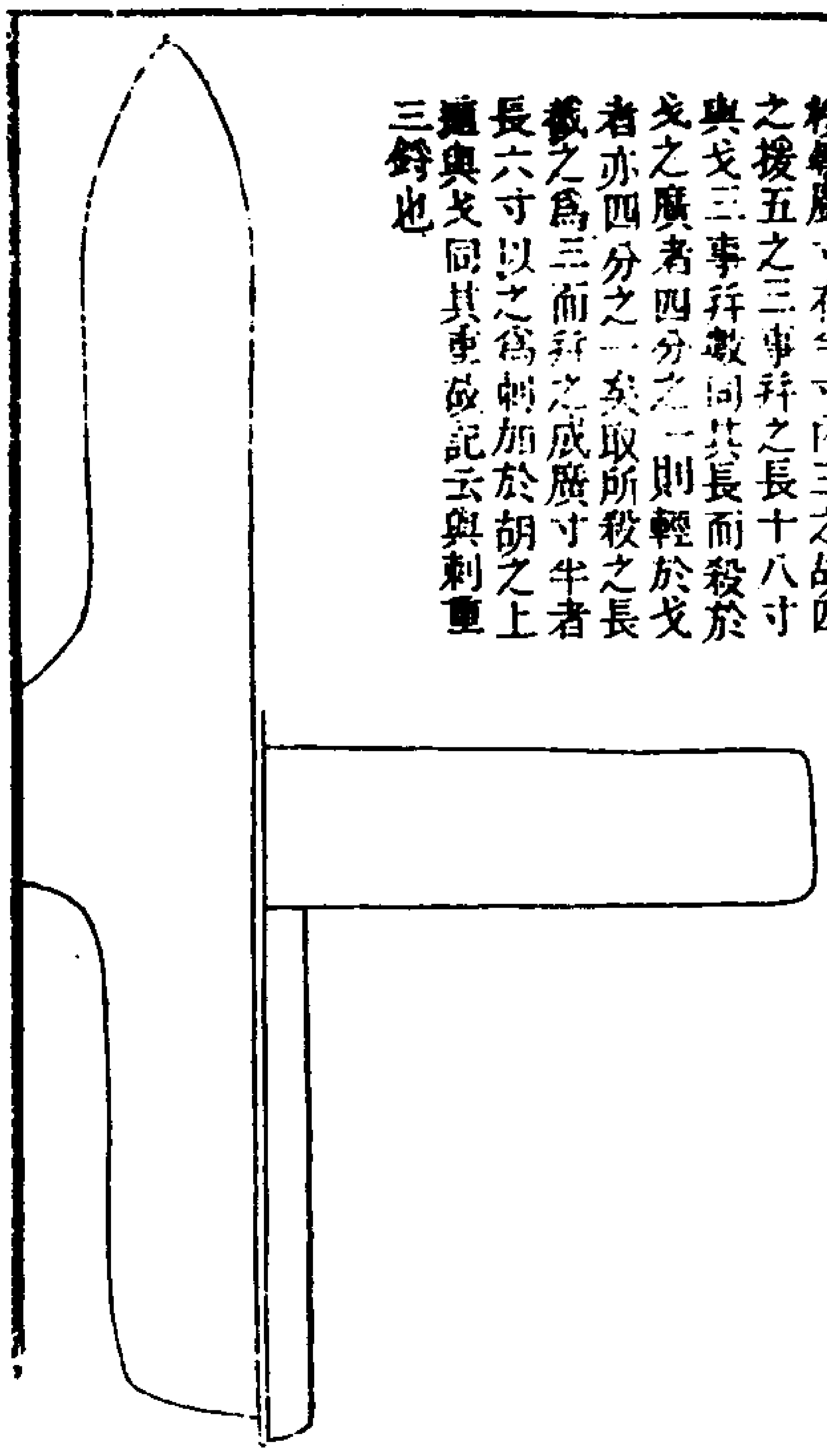
顔氏銅戈背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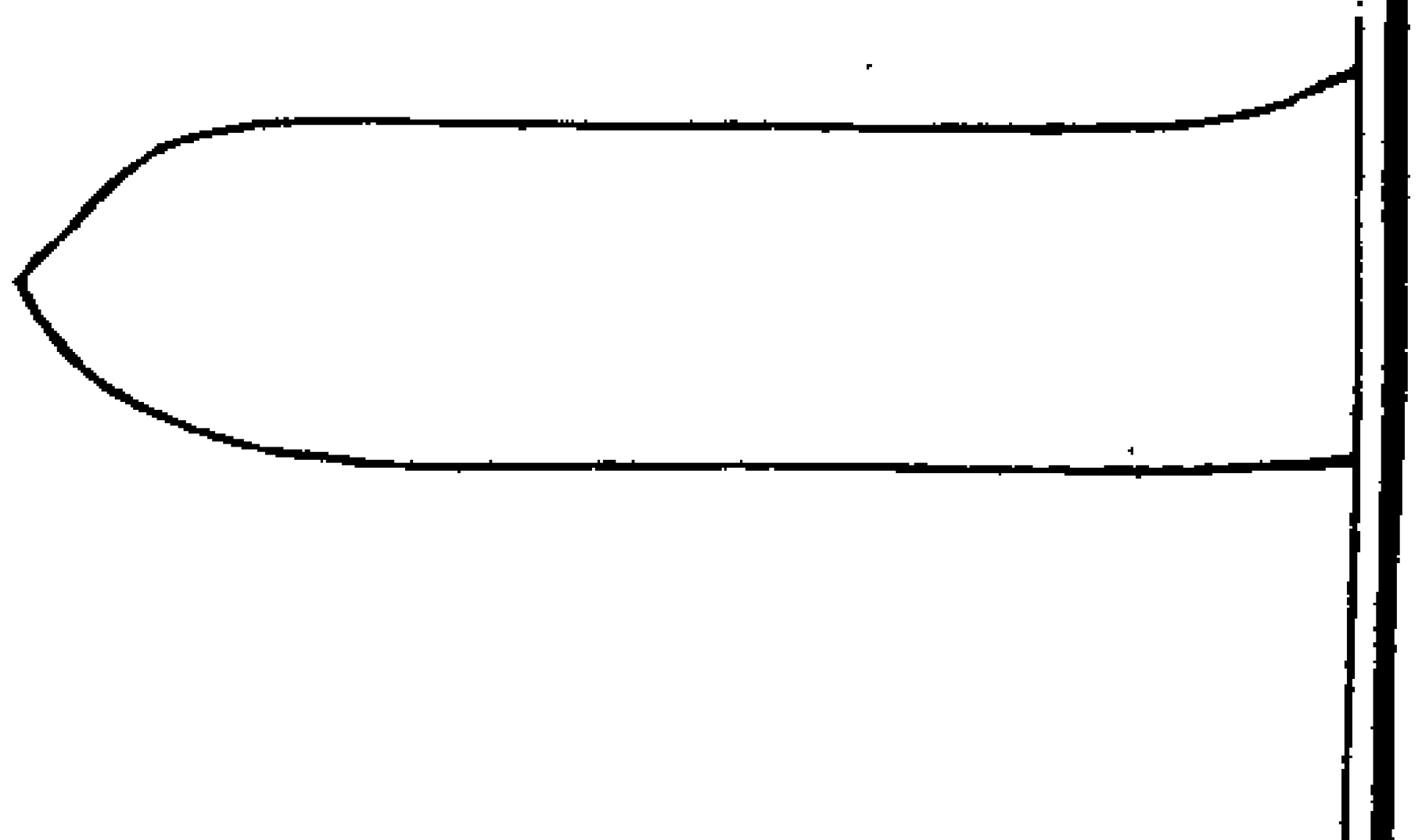


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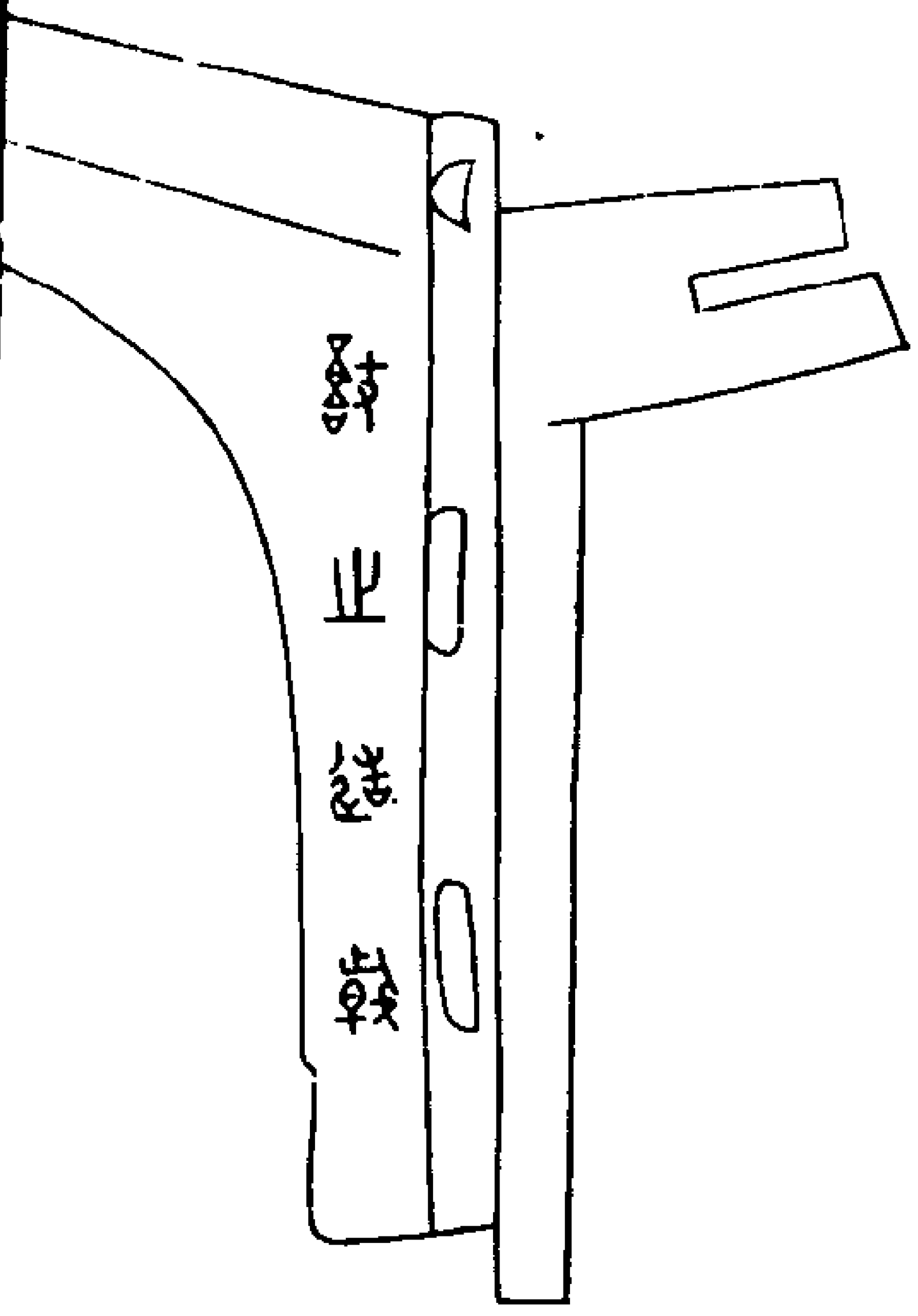
按戟廣寸有半寸內三之胡四之援五之三事并之長十八寸與戈三事并數同其長而殺於戈之廣者四分之一則輕於戈者亦四分之一矣取所殺之長截之爲三而并之成廣寸半者長六寸以之爲刺加於胡之上通與戈同其重故記云與刺重三鋝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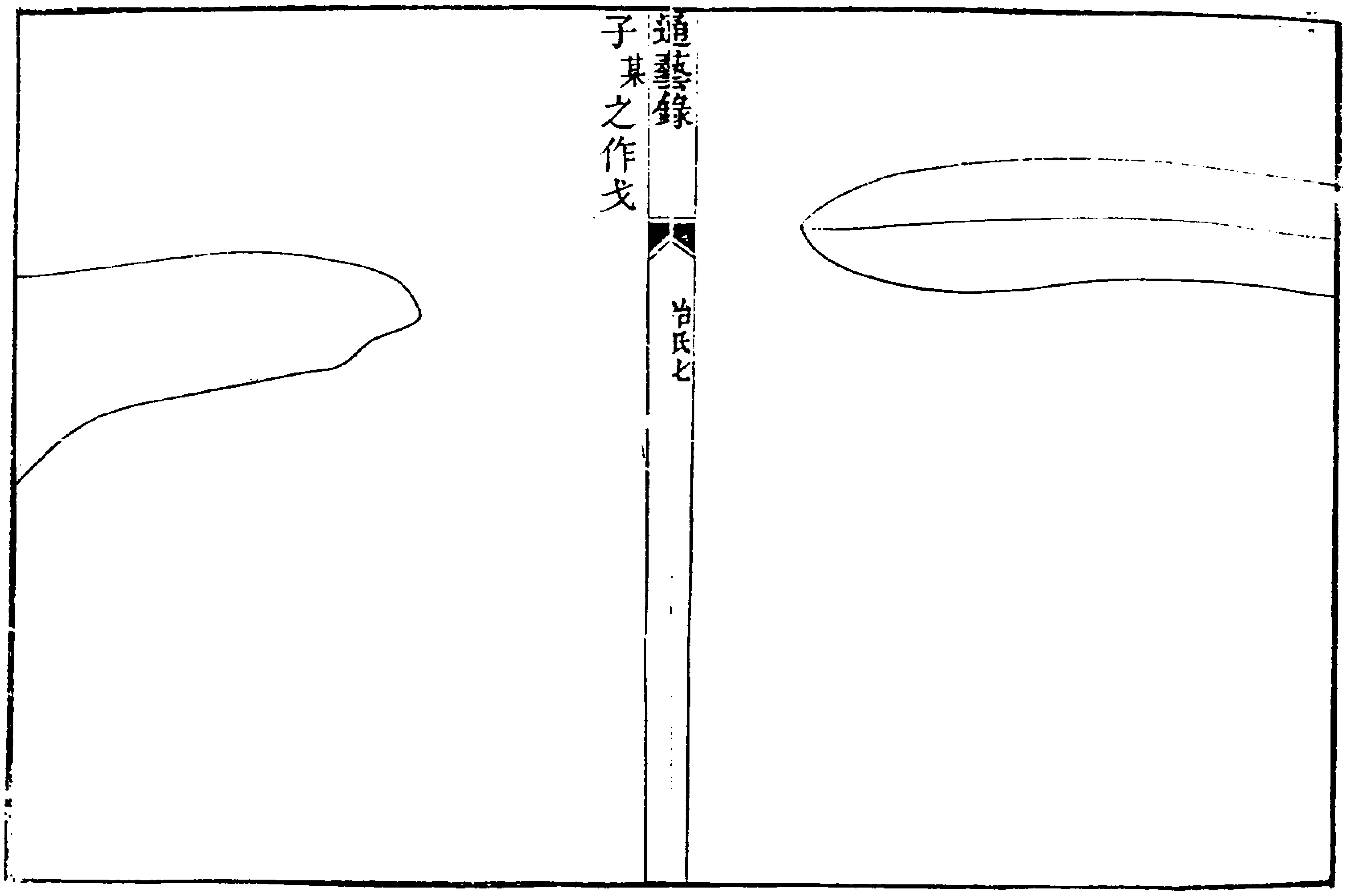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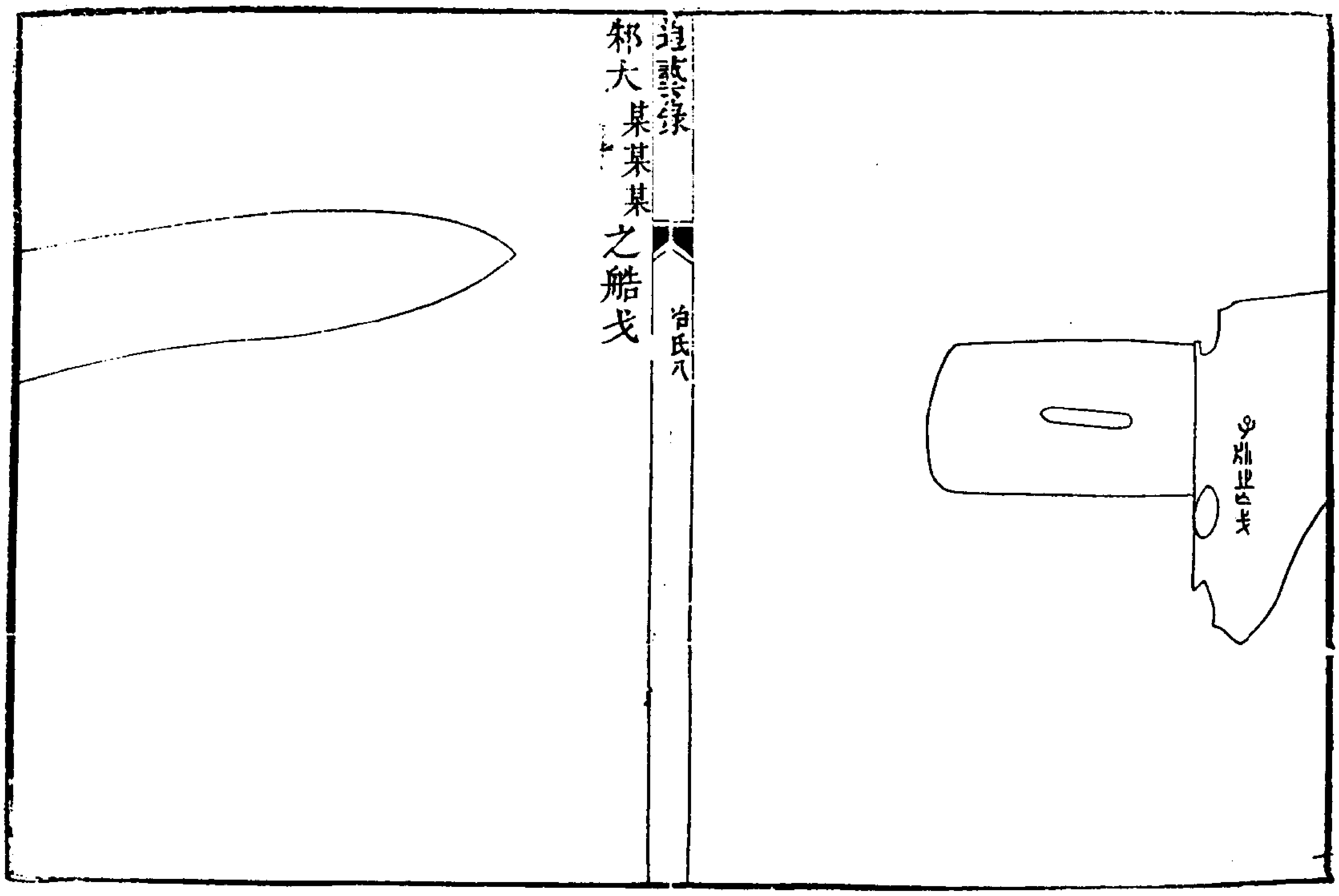
瑤田又按此戟圖據記廣長之度及倨句中矩與刺重三鋝之文擬之然十餘年間所見古戈不下二十餘事求一如吾所擬之戟無有也嘗竊疑之既而披前所已錄之戈及所遺而未錄者綜考之覺其內有刃而援之倨句極大器如磬折者當即方言之匽戟變泥於倨句中矩之文遂冀之以爲此不合記文之別一器不知其內之刃即所謂刺而所以與戈異者正在於此內既有刃而平出戟之爲句兵亦正主於此故記以此配胡而曰倨句中矩也戟援倨於戈援則戈援平故說文以戈爲平頭戟而戟援向上如周髀望高之倨矩故方言謂之匽戟也不然所見古戈何其多而古戟絕無豈其然乎既辨正之猶存此圖者見考訂之難苟非所見古物之多得彼此錯證而互明之鮮有不泥倨句中矩一語而強爲之說以詒誤後人也壬子嘉平月朔日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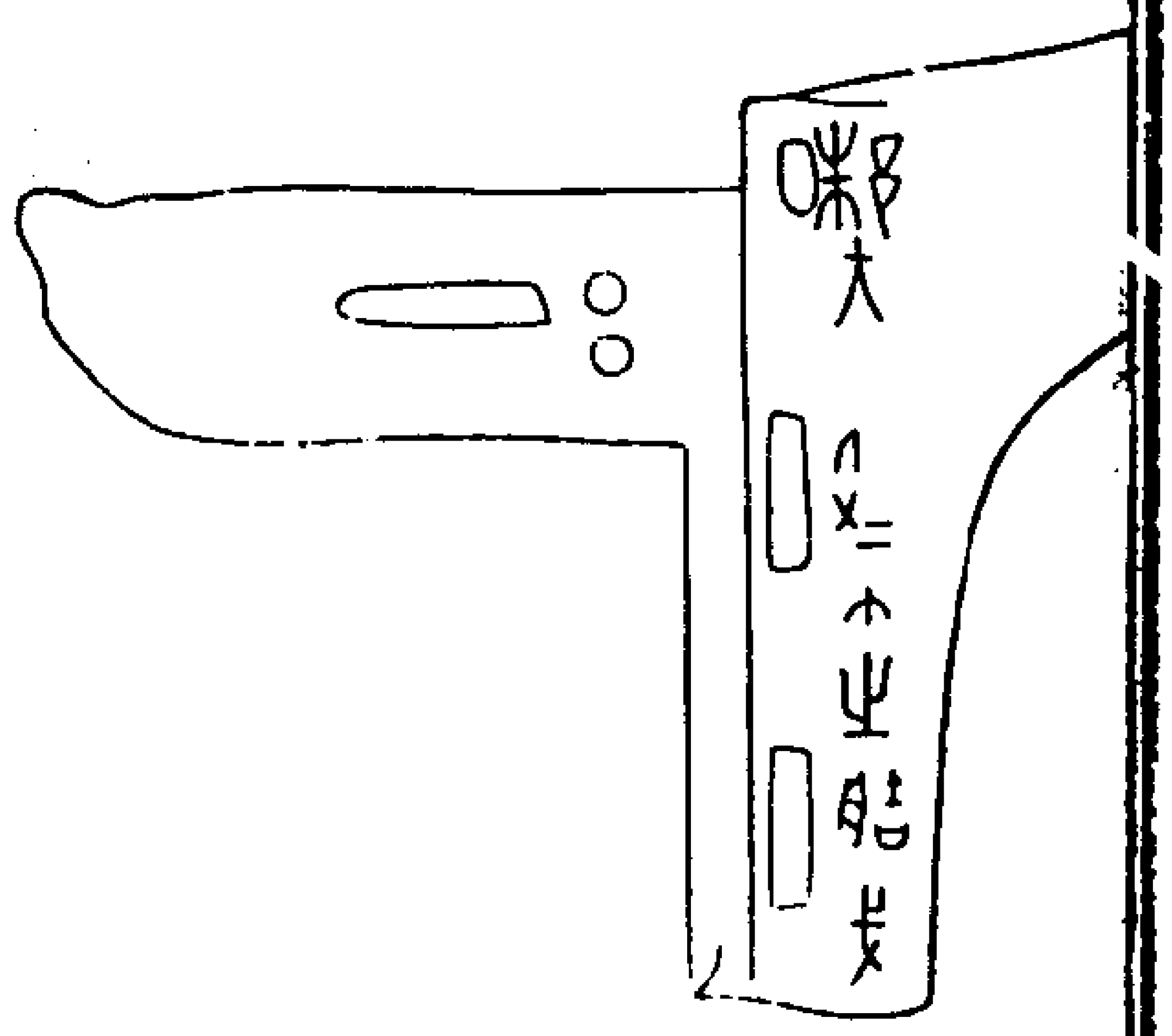


敔之造戟 重六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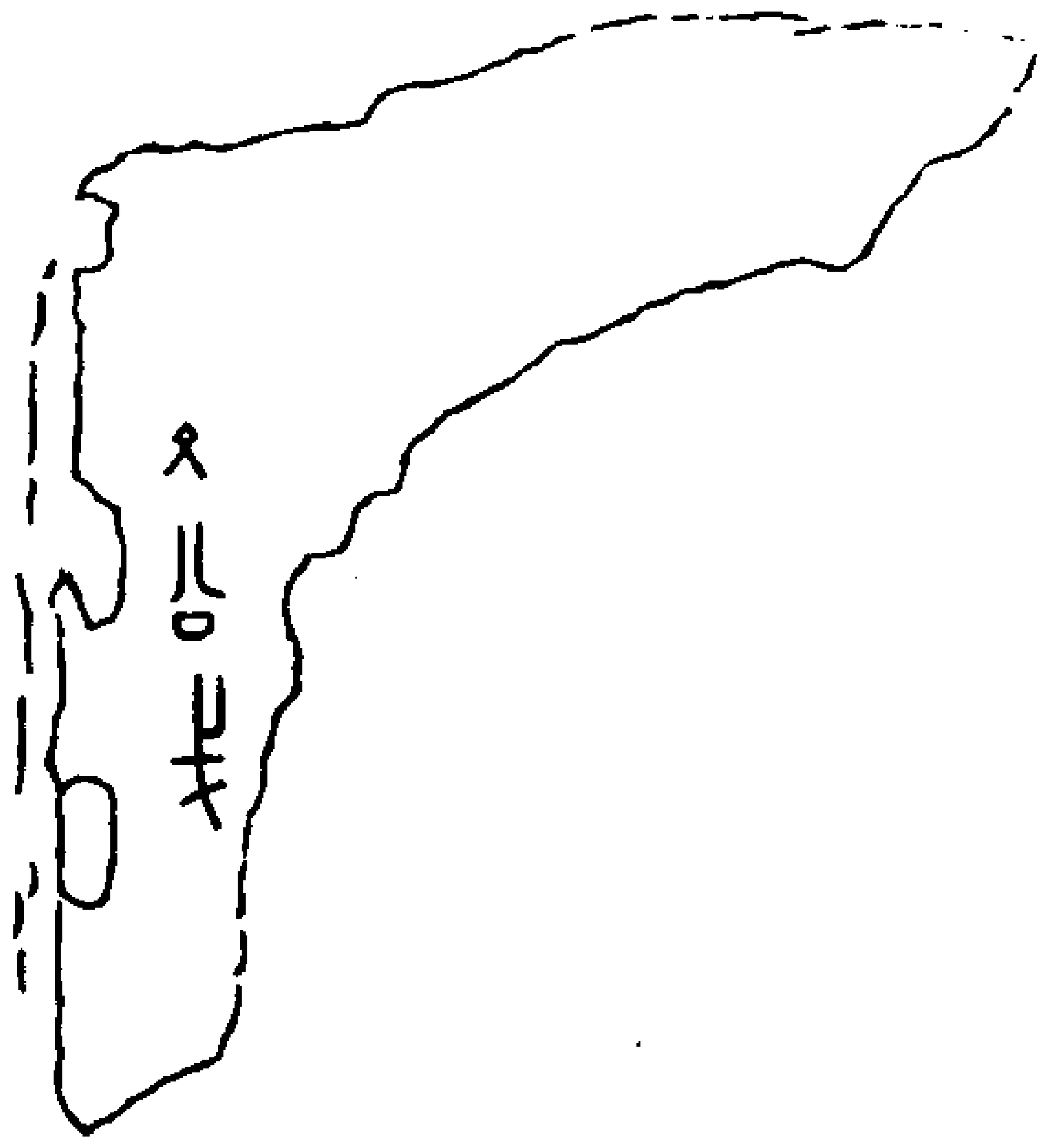

通藝錄
冶氏七
子某之作戈


通藝錄
冶氏八
邾大某某某之艁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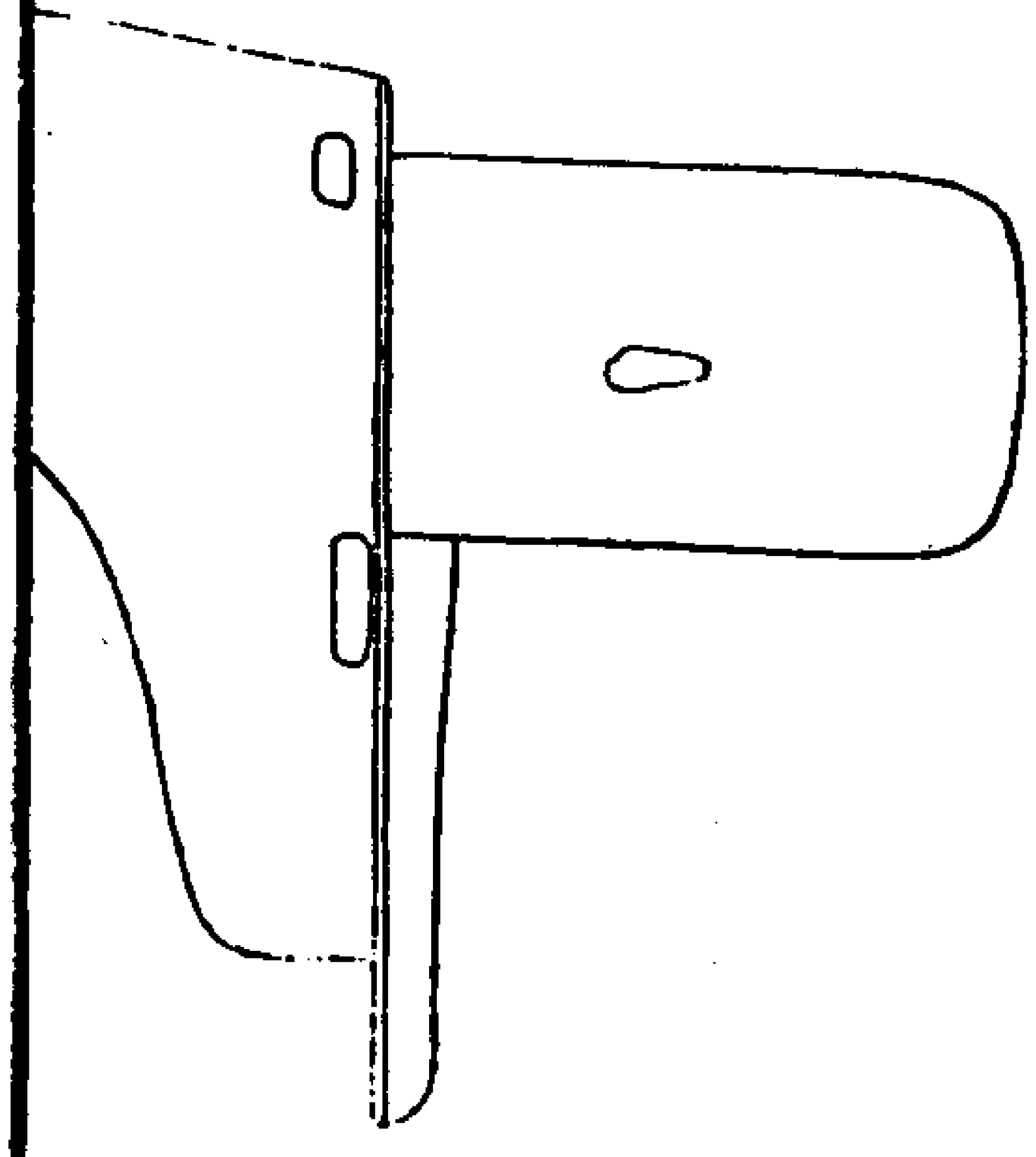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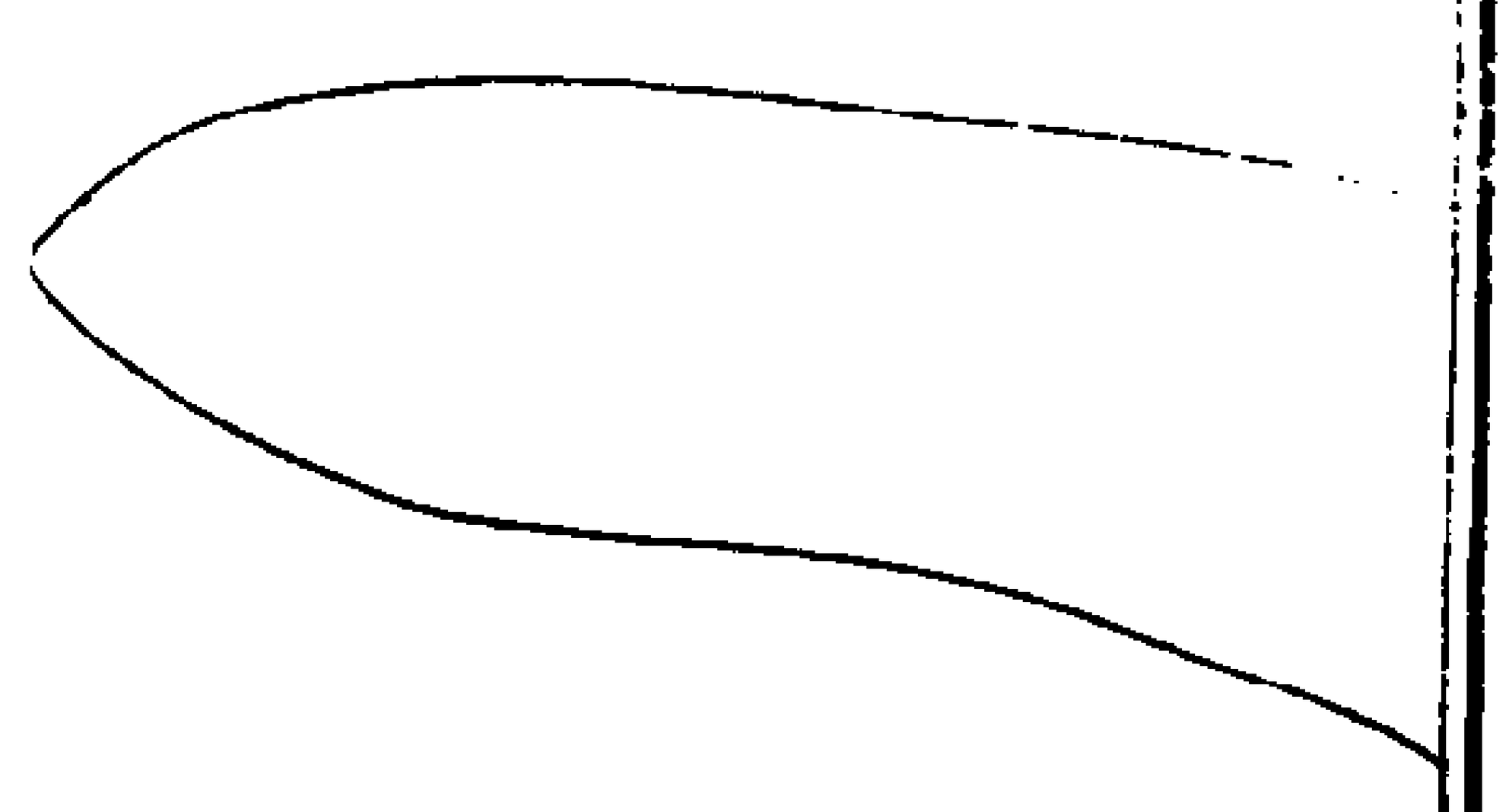
又見翁覃溪太史所藏殘戈拓本銘三字曰某公戈援末斷損不知寸數援上近內處殘缺胡下亦殘缺無內或有之而拓本未見也胡上亦爲三空三空布置較羊子戈促而密之知其戈體小於羊子戈也瑤田又買得小銅戈無銘廣與羊子戈同而內胡援之度竝短於羊子戈然所謂倍之三之四之者大致弗差也胡上僅爲二空以戈體小則所以約戈於柲者可不必多與至其倨句外博之度諸戈之發斂竝同記曰已倨則不入已句則不決觀於諸戈之制二病吾知免矣二圖附後

翁氏殘戈背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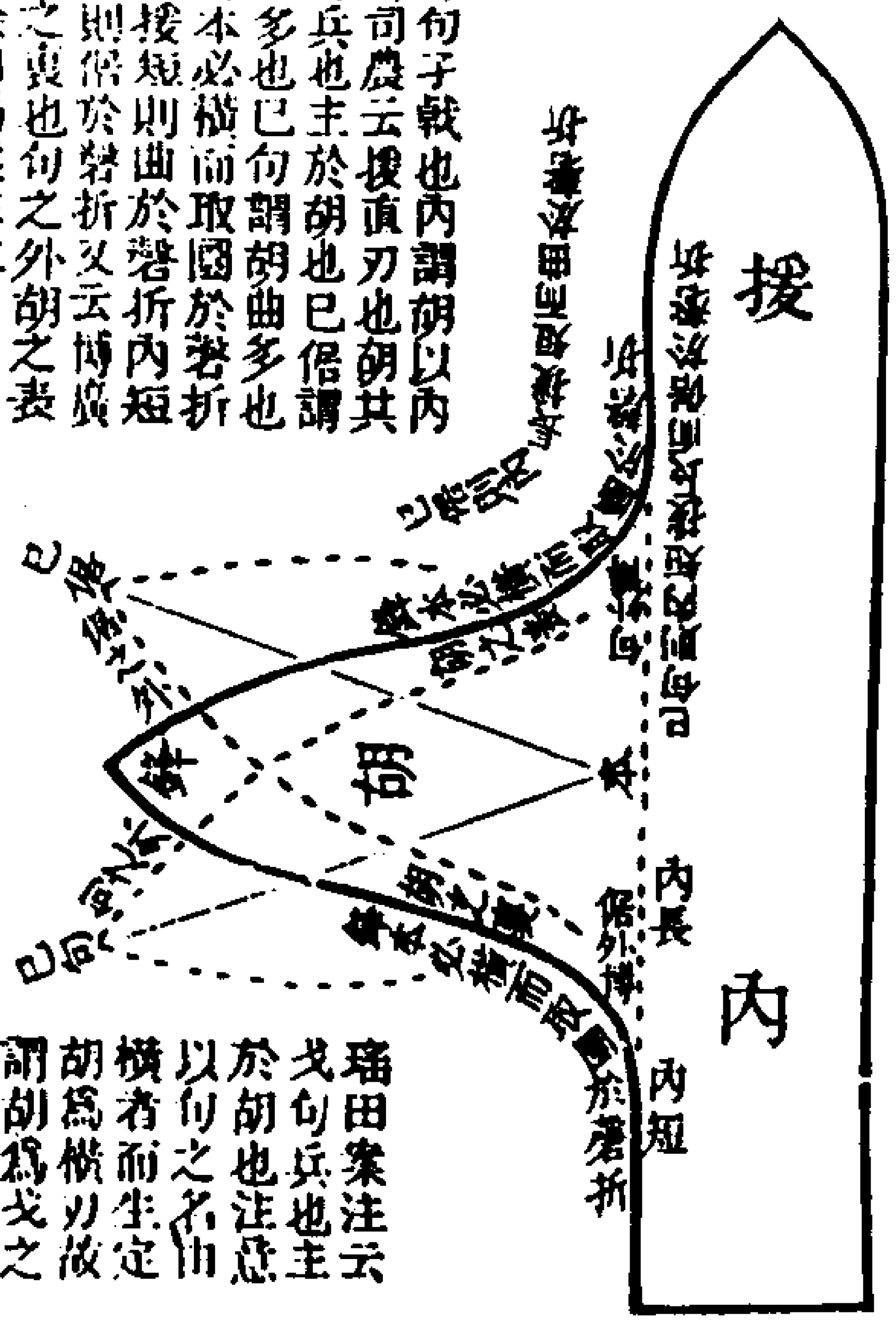


小銅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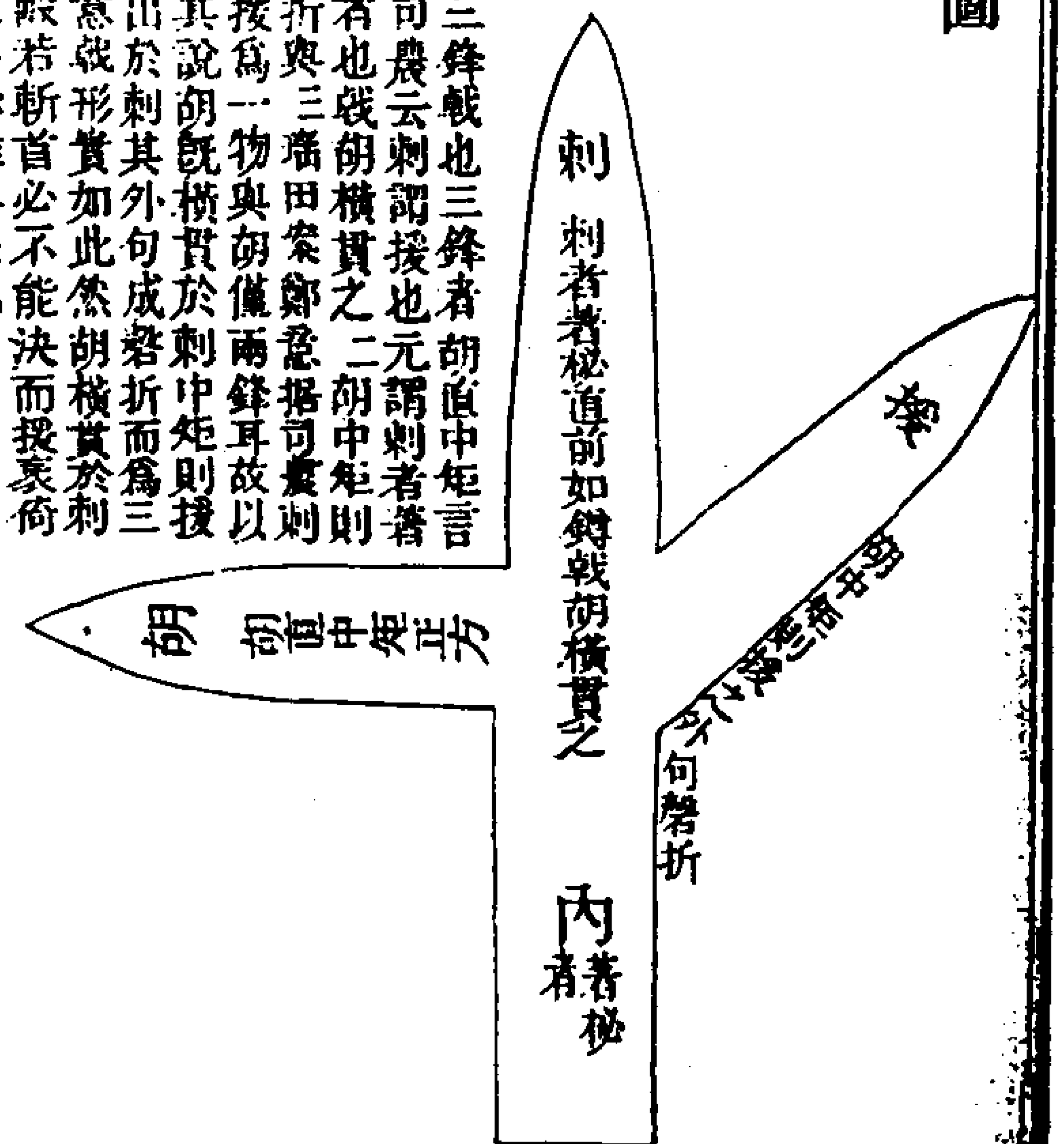
擬鄭注戈圖



鄭注云戈今句孑戟也內謂胡以內接秘者也鄭司農云援直刃也胡其孑又云戈句兵也主於胡也已倨謂胡微直而邪多也已句謂胡曲多也胡之曲直鋒本必橫而取圜於磬折長內則援短援短則曲於磬折內短則援長援長則倨於磬折又云博廣也倨之外胡之裏也句之外胡之表也廣其本以除四病案注意內之長短亦由於已倨已句故以倨句外博爲除四病也余辭外博止除二病耳

瑤田案注云戈句兵也主於胡也注意以句之名由橫者而生定胡爲橫刃故謂胡爲戈之主其實主於援援其橫刃也

擬鄭注戟圖



鄭注云戟今三鋒戟也三鋒者胡直中矩言正方也一鄭司農云刺謂援也元謂刺者著秘直前如鐏者也戟胡橫貫之二胡中矩則援之外句磬折與三瑤田案鄭意據司農刺謂援是以刺援爲一物與胡儼兩鋒耳故以今戟三鋒破其說胡既橫貫於刺中矩則援必不中矩衺出於刺其外句成磬折而爲三鋒矣細繹注意戟形實如此然胡橫貫於刺其用止能橫擊若斬首必不能決而援衺倚於刺即以刺人亦恐難勝任也

瑤田案物有折然後有倨句對挺直者而言之也倨句無定形句而稍伸曰倨倨而稍屈曰句故物之有折者渾而名之曰倨句二字連文不能分屬及其有定形而爲正方之倨句則曰倨句中矩不中矩而斂之爲銳角之倨句則曰句於矩發之爲鈍角之倨句則曰倨句外博鈍角而倨於矩之半則曰倨句一矩有半是爲磬折之倨句故凡一矩有半之倨句則曰倨句磬折然則磬折之名不可施於凡倨句也明矣余既圖鄭注戈戟之形以明其誤而又記之如此

甲辰乙巳閒見古銅戈者凡八其一有銘在內上三行行五字首援向後行有廿三年字中有右軍字末有之豆二字疑豆卽戟之古文戈爲平頭戟也其一有銘在內上亦首援向後行或曰文四中二文相竝余曰文三也中四者从𠂤之字橫之與帀合體成陽字葢高陽左三字直行者也曰左者案凡款識於戈體者刻在背於內則刻在面以內爲戈之餘事其面猶戈體之背也今乃不刻於內之面而反在其背者右手之背卽左手之面曰左者殆左手所執者與案三國志魏典韋持大雙戟與甘寧能雙戟舞抱朴子單雙戟皆有口訣要術然

則古人戈戟有用雙者鋒刃相向宜分左右與或曰鄭氏通志載以名爲氏者有高陽氏安知非氏高陽而名左者與而余必以爲左右之左者以刻在內者有面背之異定之然亦非必爲典要姑擬議之以俟考耳二事皆拓本覃溪先生令子石峯之所遺者其一銘一字曰戈雙鉤刻內上亦首援也其一銘曰某晉左庫某某六字在內上向援而行二事則洪養泉遺余拓本六字者余曾一見其器也其一無銘內上更爲圓空其色則褫皮紅最多與翡翠斑水銀青相錯陸離繽紛殊可珍愛巴予藉所遺者也其一三字銘曰蘷之戈鑿戈背胡上向內橫書右行以平頭處爲建首胡下斷損青綠極濃厚余從京師歸至揚州予藉示余言錢唐趙晉齋屬其相遺者然先一月與晉齋相見於京師潘毅堂同年坐匆匆相別未言及此戈也其一海寧吳槎客所藏因丁升衢寄余拓本余與槎客未識面槎客有識云薛氏鐘鼎款識商鳥篆戈銘曰戈此戈文與薛合知爲商器後余與槎客交見其戈內端面背竝有文爲蟠虯形非鳥篆也其一錢唐孫景高遺余銘四字鑿戈背胡上直行葢古文余揆尋篆籀而辨識之爲差勿之戈也案史記公劉子慶節慶節子皇僕皇僕子差弗勿弗字可通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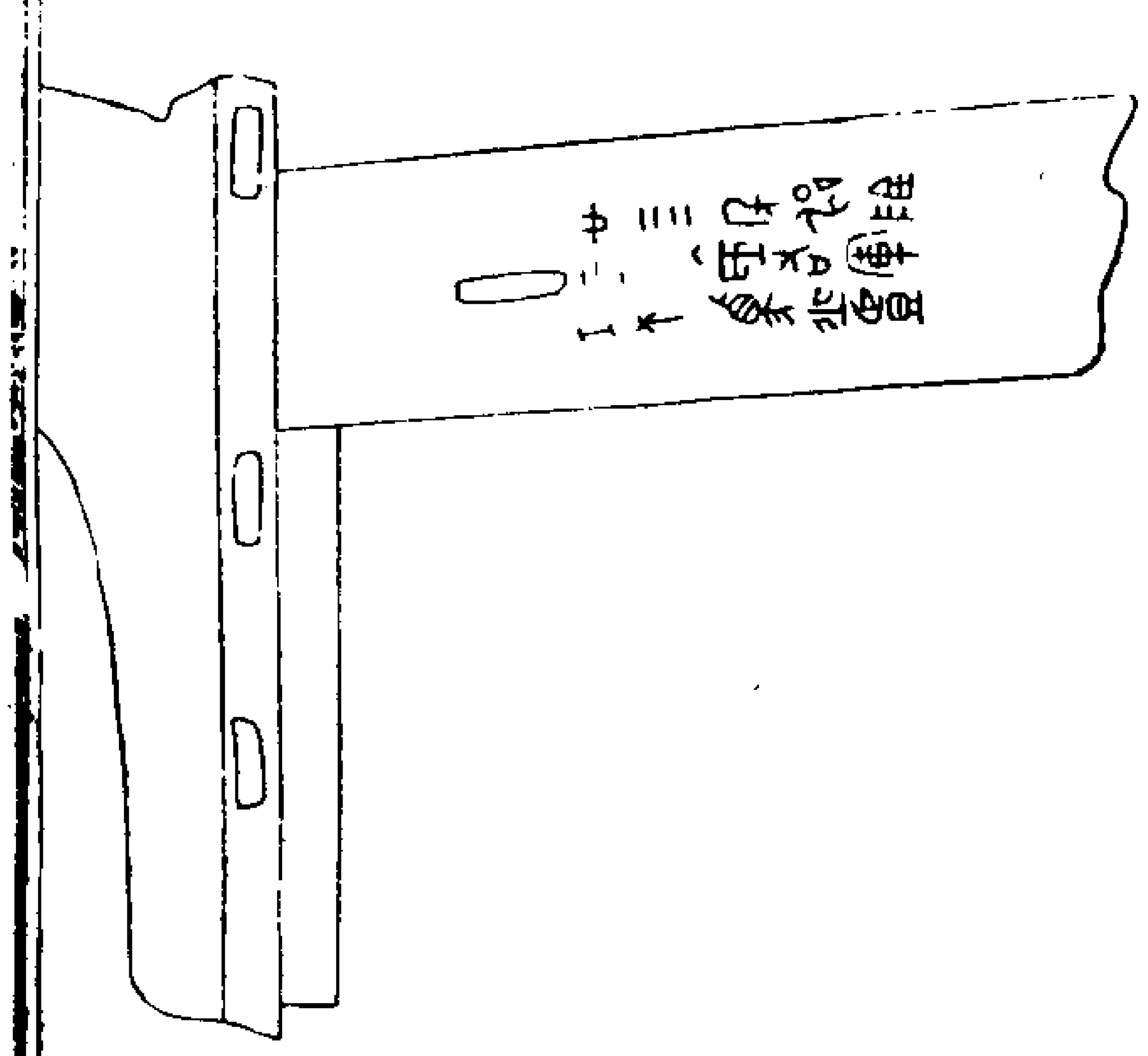
卽其人與論其世在商之中葉殆不可考然茲戈則古矣凡上事皆非近代所有而予所藏三戈亦未可以秦漢下物等觀也竝圖之以俟治經者

差勿之戈□字見夏竦古文四聲韻引石經作□又作□摭古遺文所載又有作□者瑫田以謂字葢从君之古文作□□者而參差之顚倒之也桉說文君从尹發號故从口尹从又丿握事者也君握事而發號故古文制字从□平正而弗差誠以差而在君所關非細故差字从君而參差之顚倒之義粲然矣勿州里所建旗象其柄有三游說文所解如是字但作勿今下多兩歧余

以爲柄用木岐者木根也如是戈之戈字作戈蘷之戈作朩皆木柄有根之形叉宰辟敲戈作卡下兩岐偏右與此勿字正同說文戈从弋一横之象形戈折木衺鋭著形〔象物挂之也余謂戈从木上下半去枝根會椓弋之意也戈从弋葢以弋爲柲也中畫象戈形乙卯槃銘凡从戈之字率作戈中乛象援胡酷肖也惟我旁戈作戈則倒乛而爲亅初視之幾莫辨其下筆蹟以是戈作戈乃知戈加〳猶戈加亅也其下作朩或作ㅏ明著木根枝去不全之形其作朩者則木根之全者也勿下更加∨者柄下必有鐏葢象鐏之形也

通藝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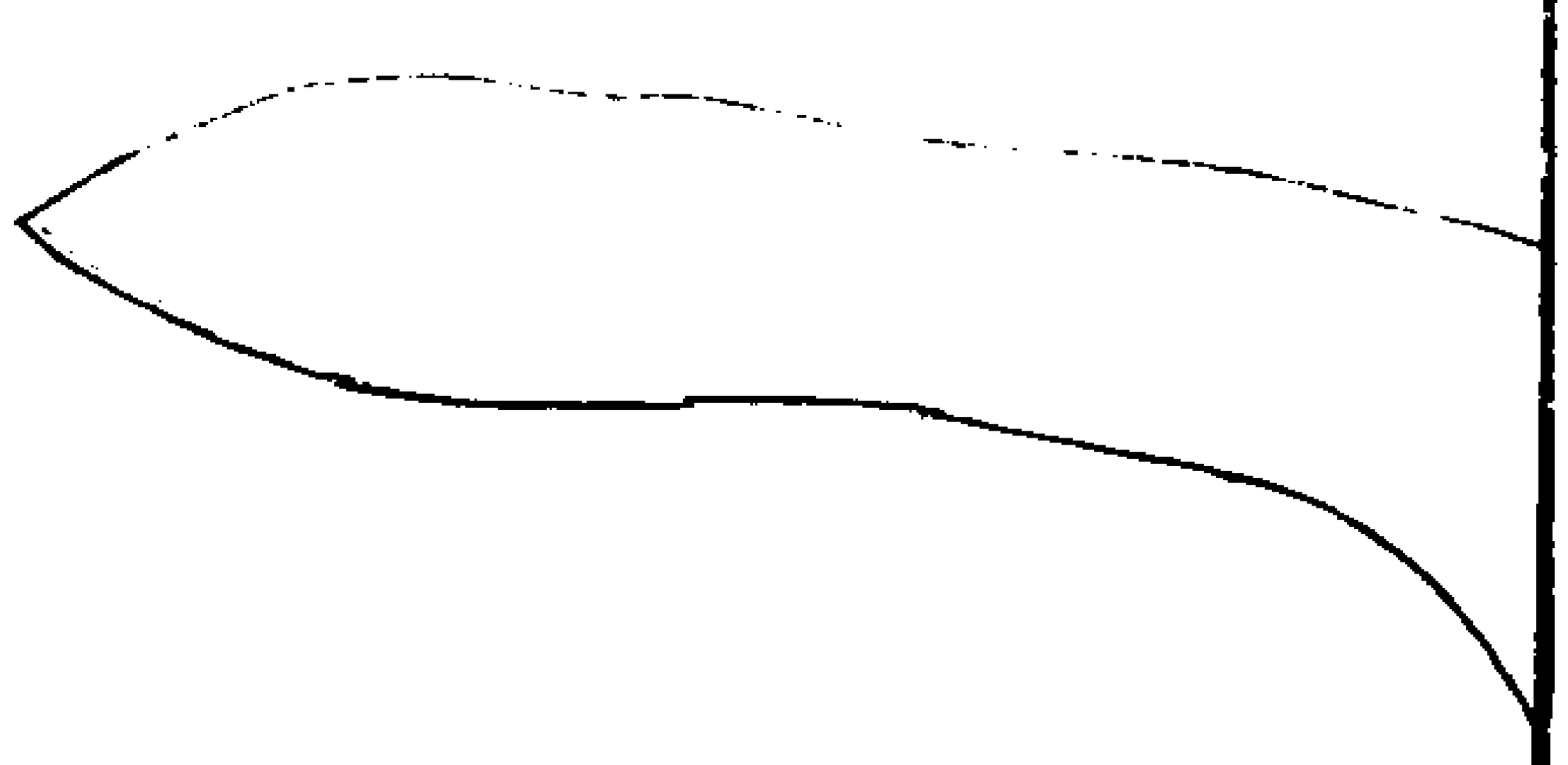
右軍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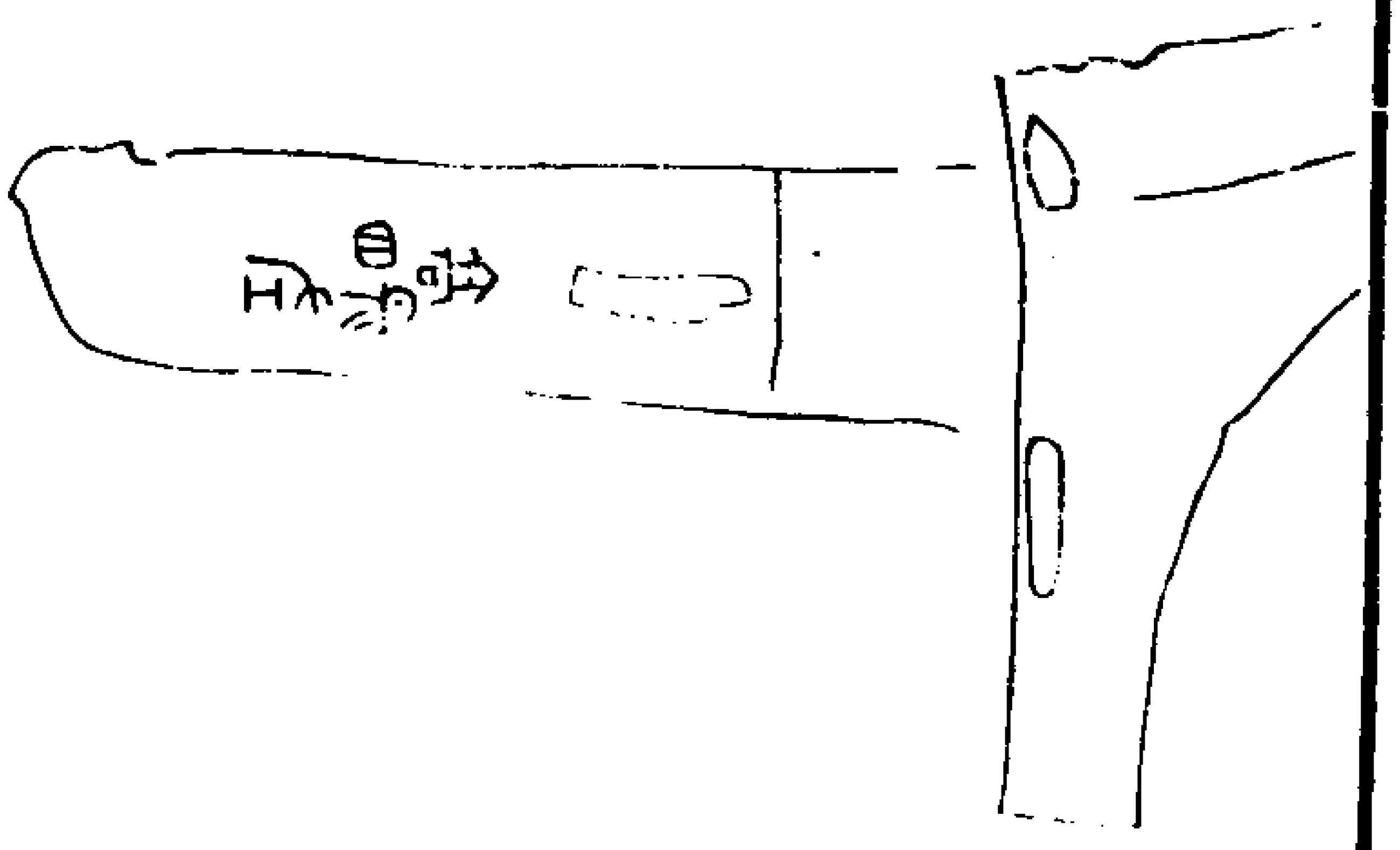
冶氏十五

通藝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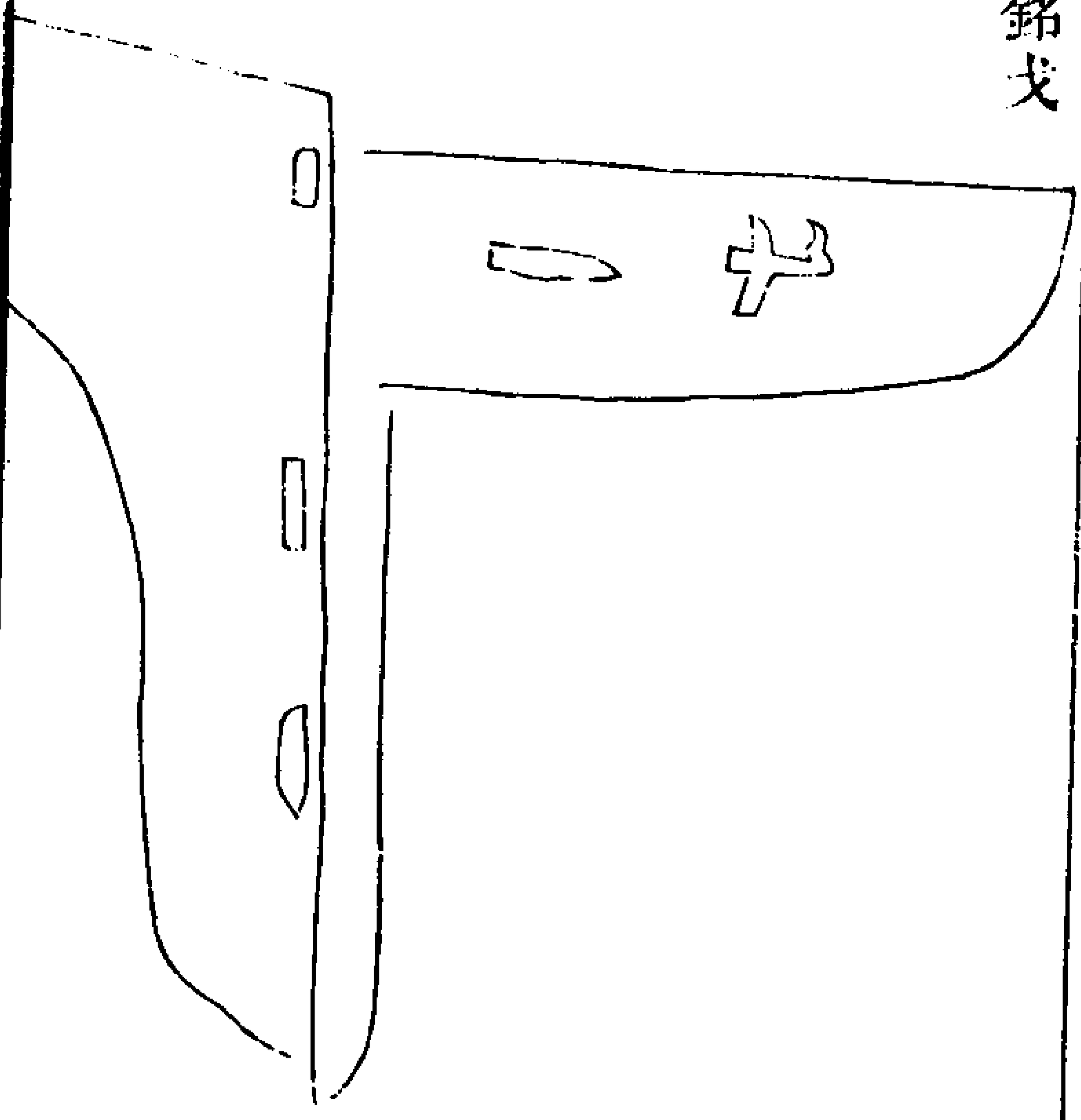
高陽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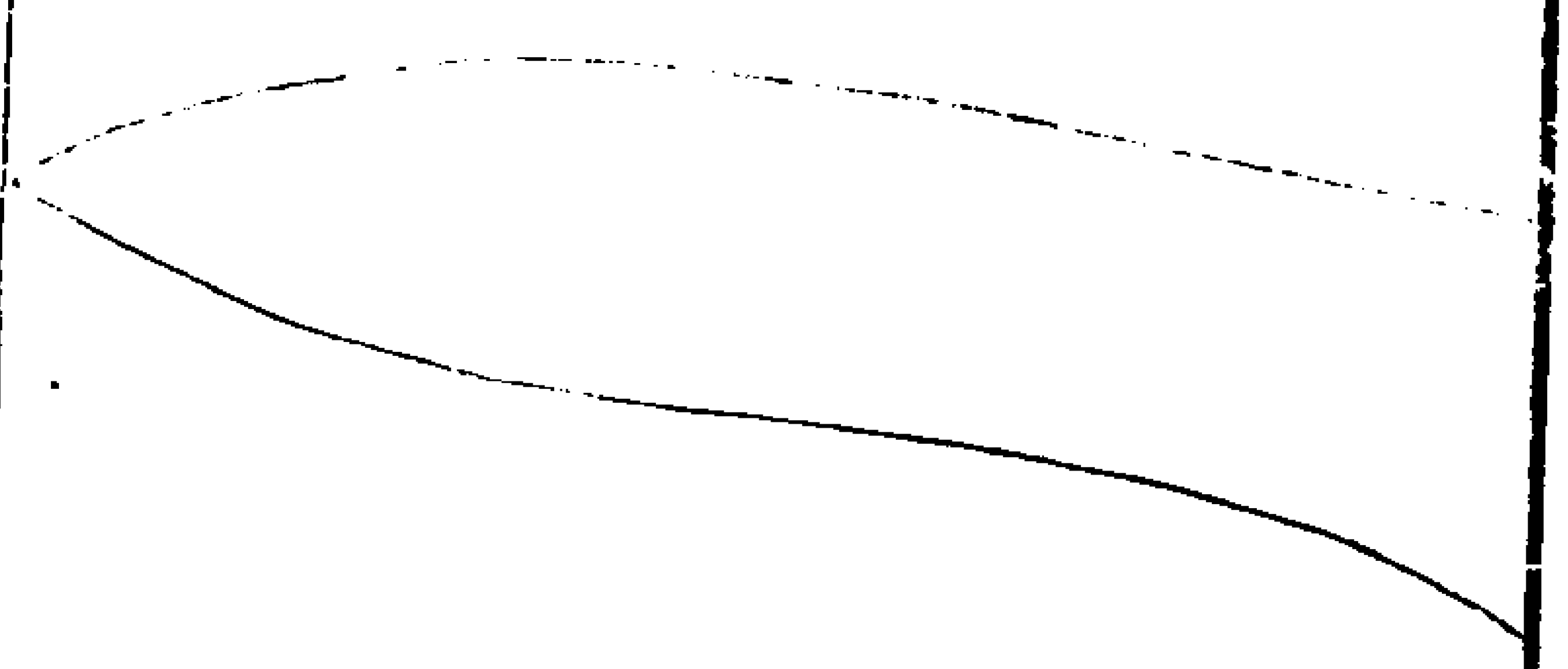


冶氏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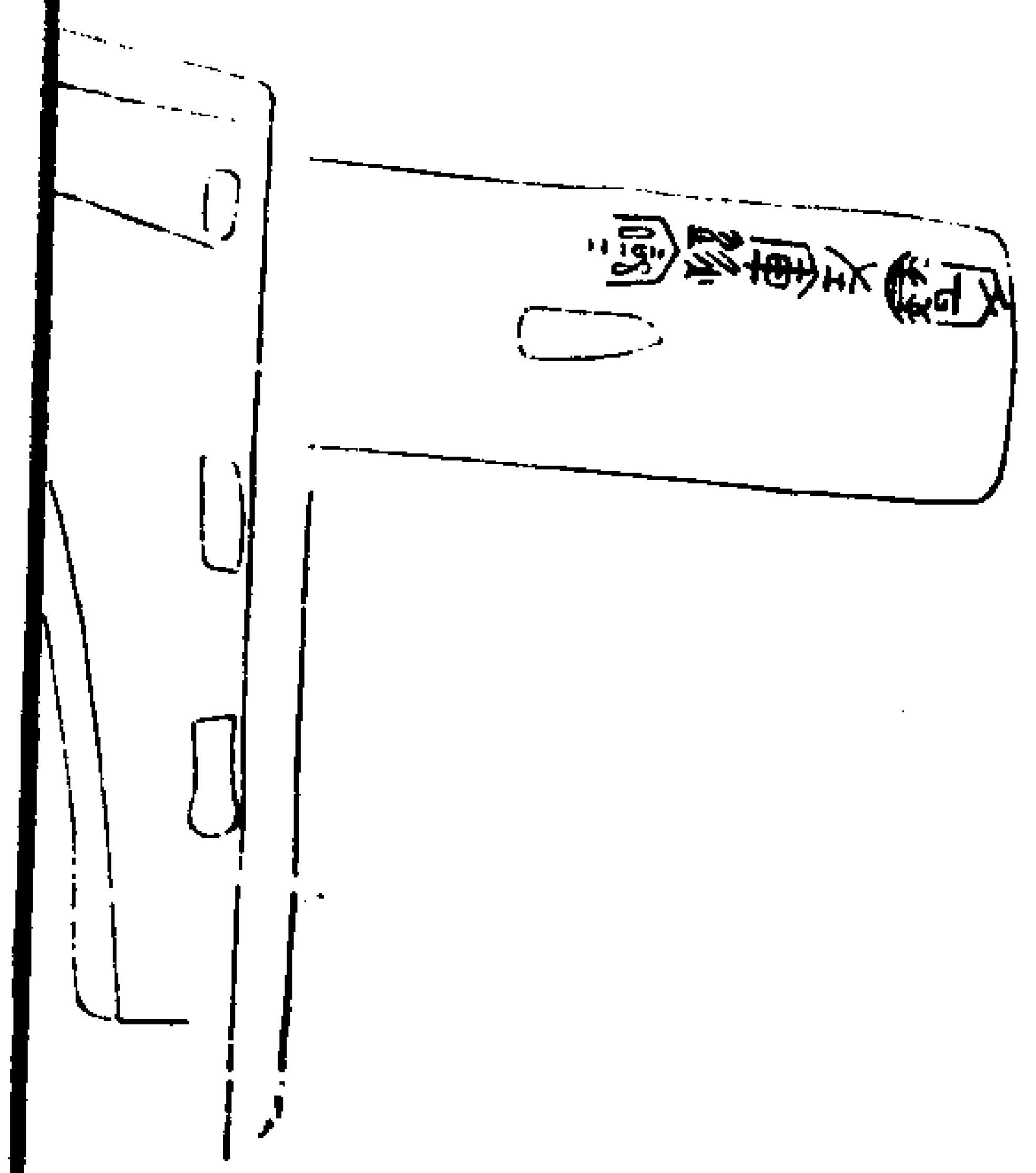


雙鉤一字銘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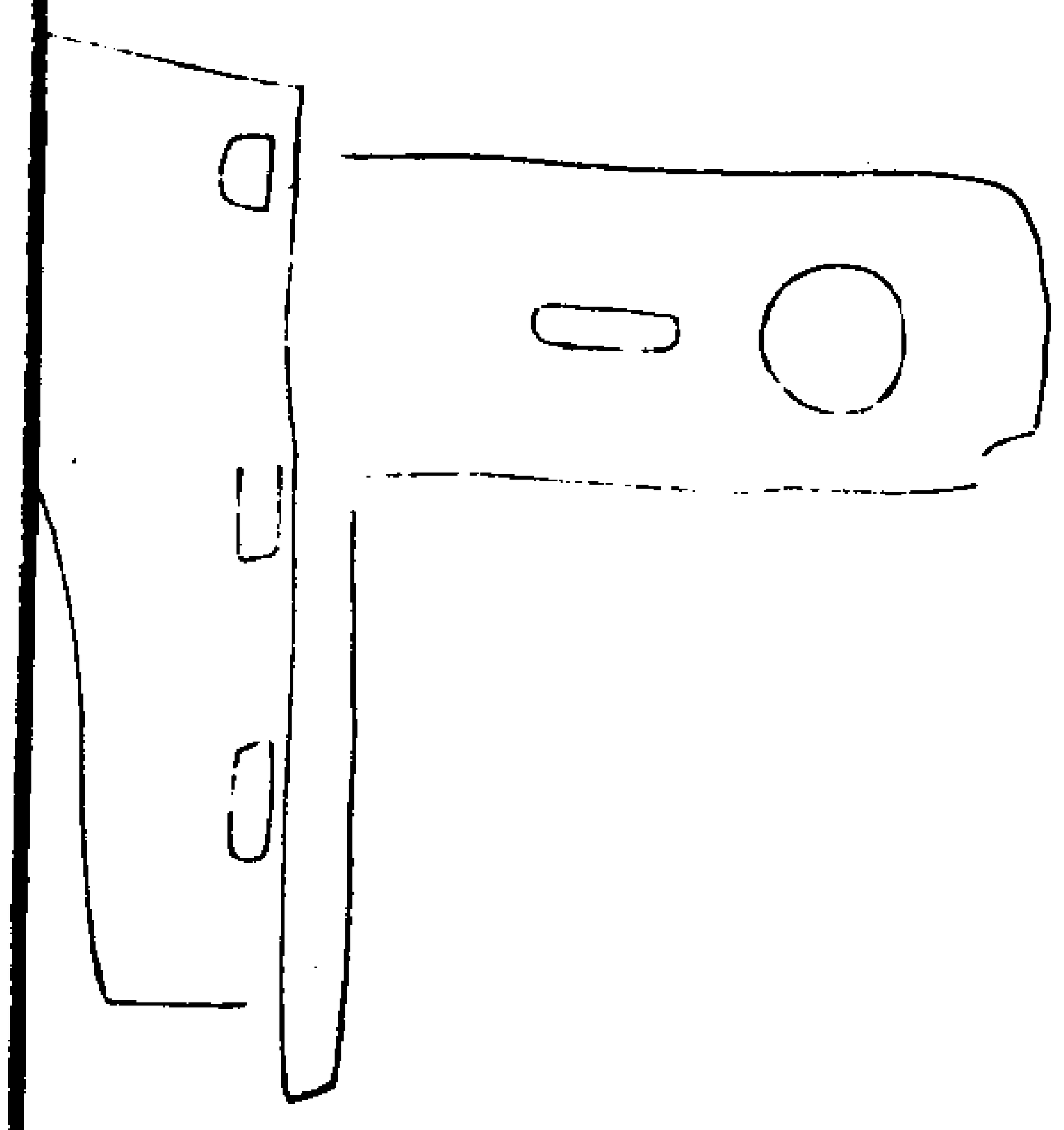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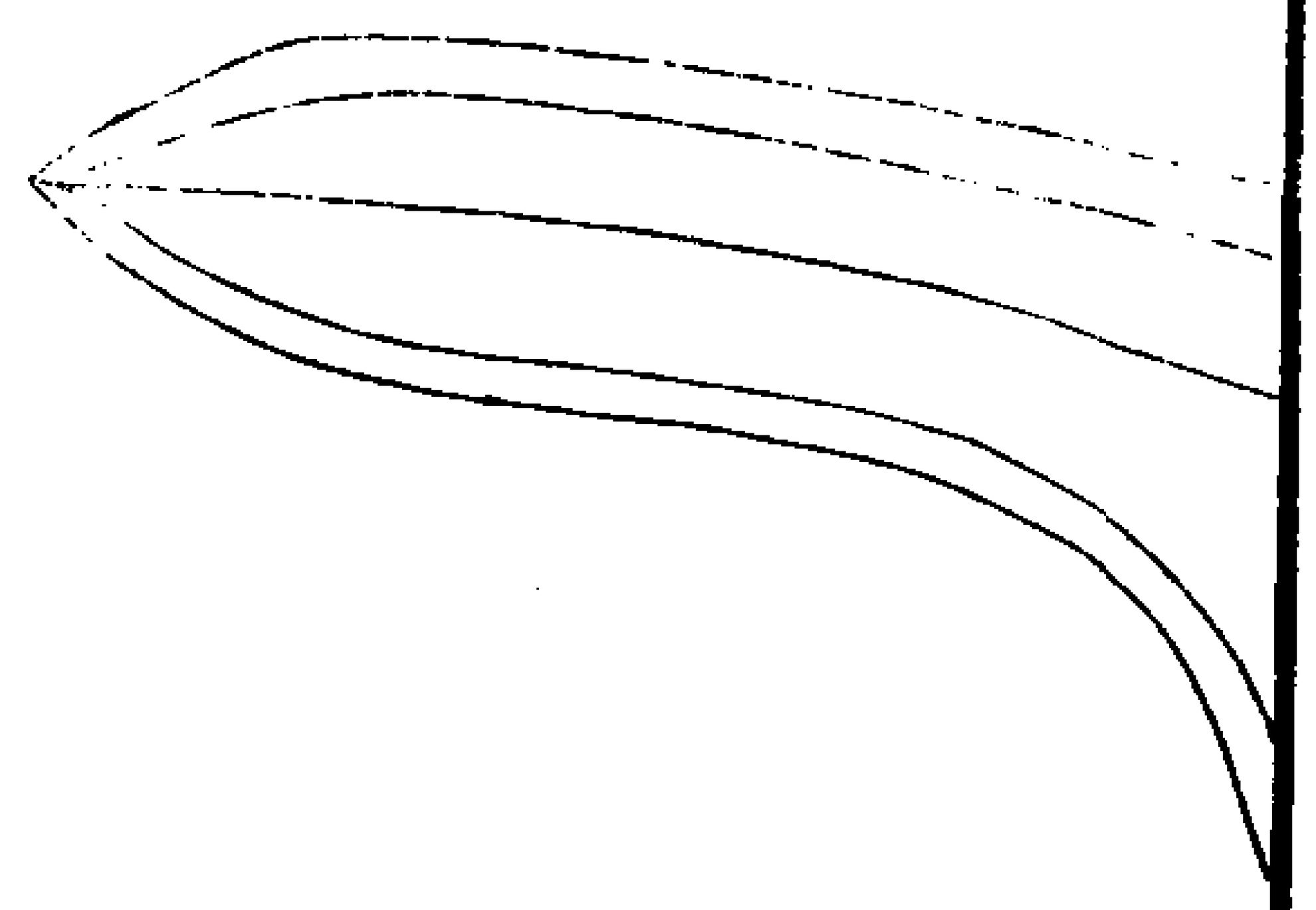
晉左庫戈 重五兩五錢一分



通藝錄　冶氏十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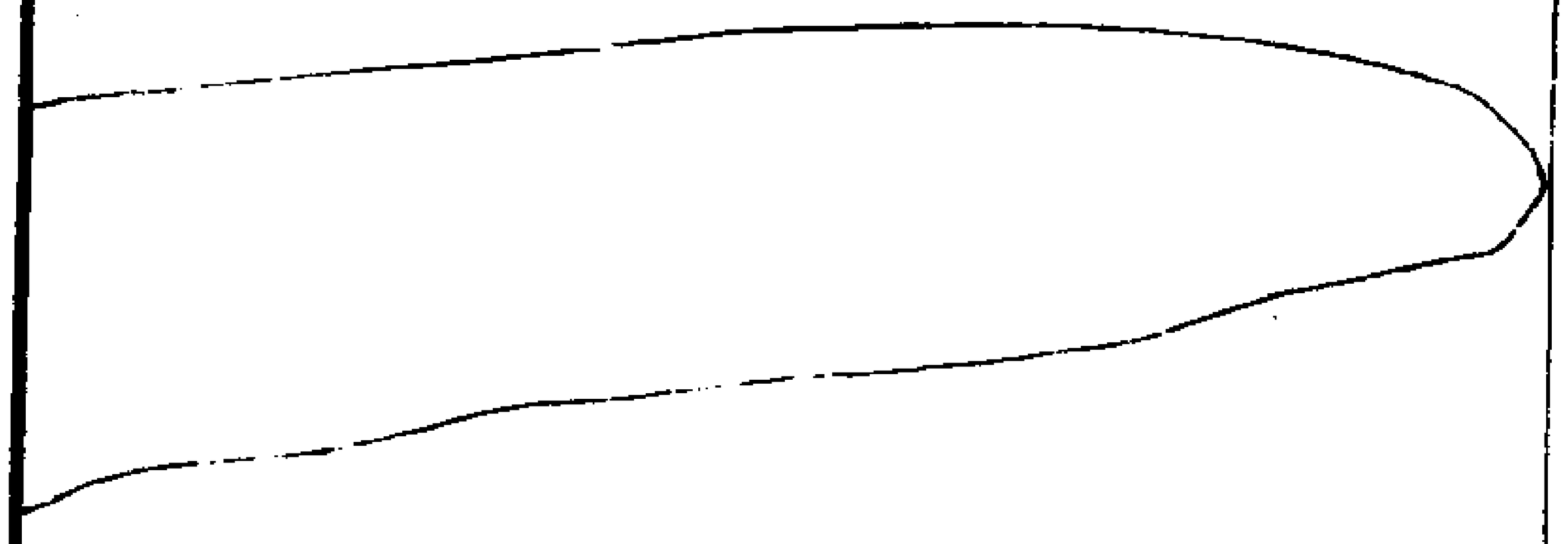
內有圜空戈　重五兩六錢八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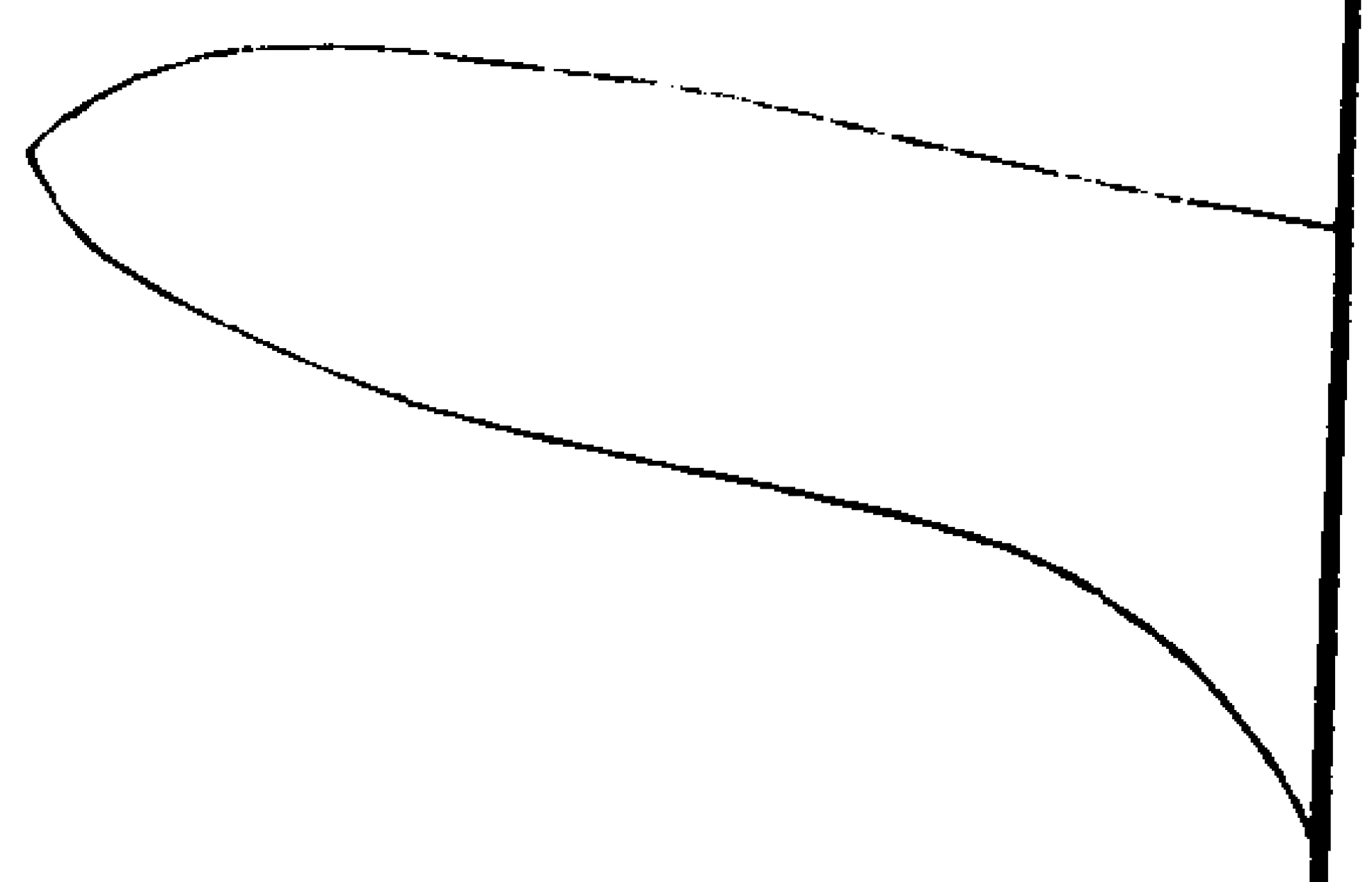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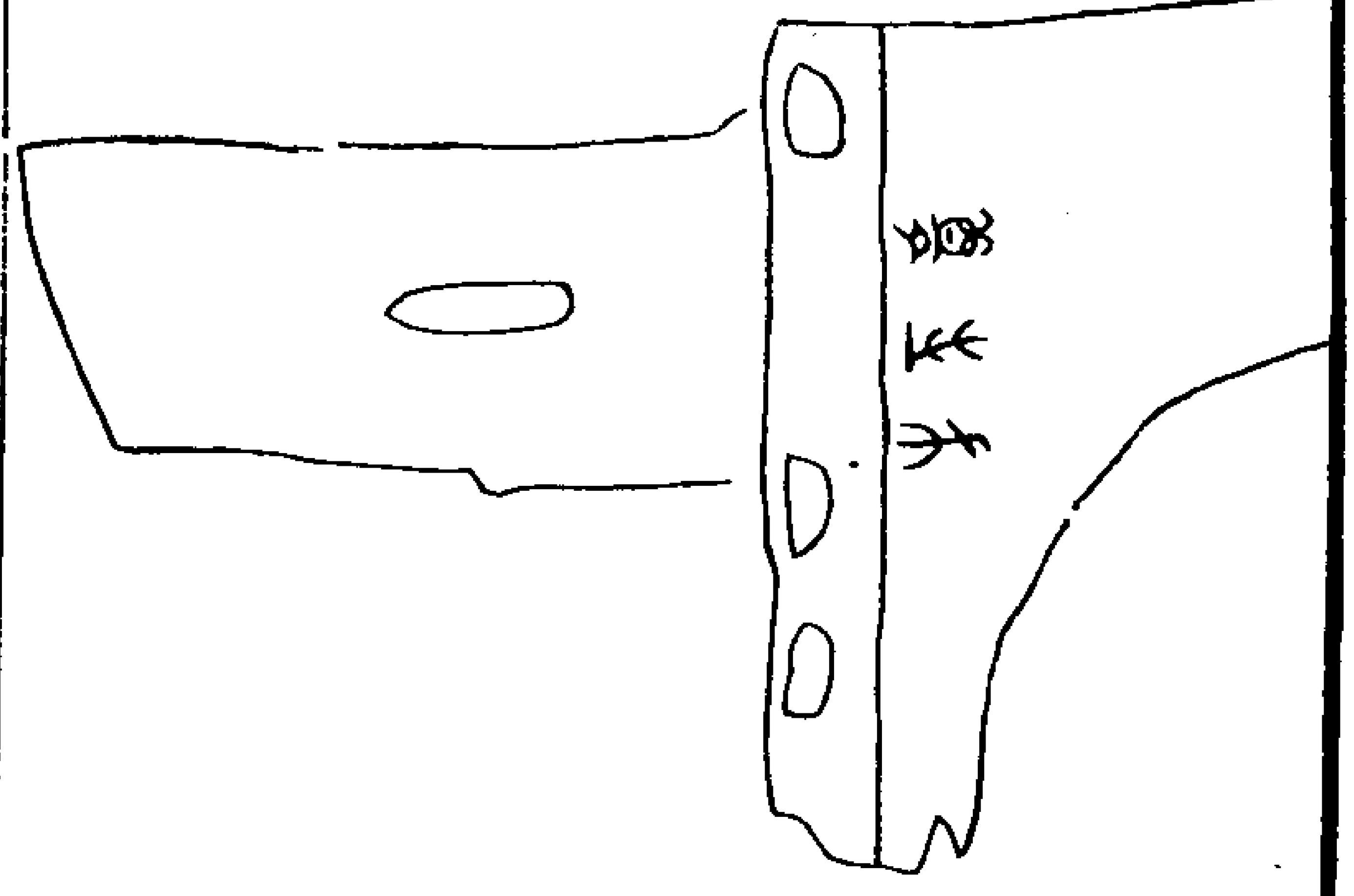


通藝錄　冶氏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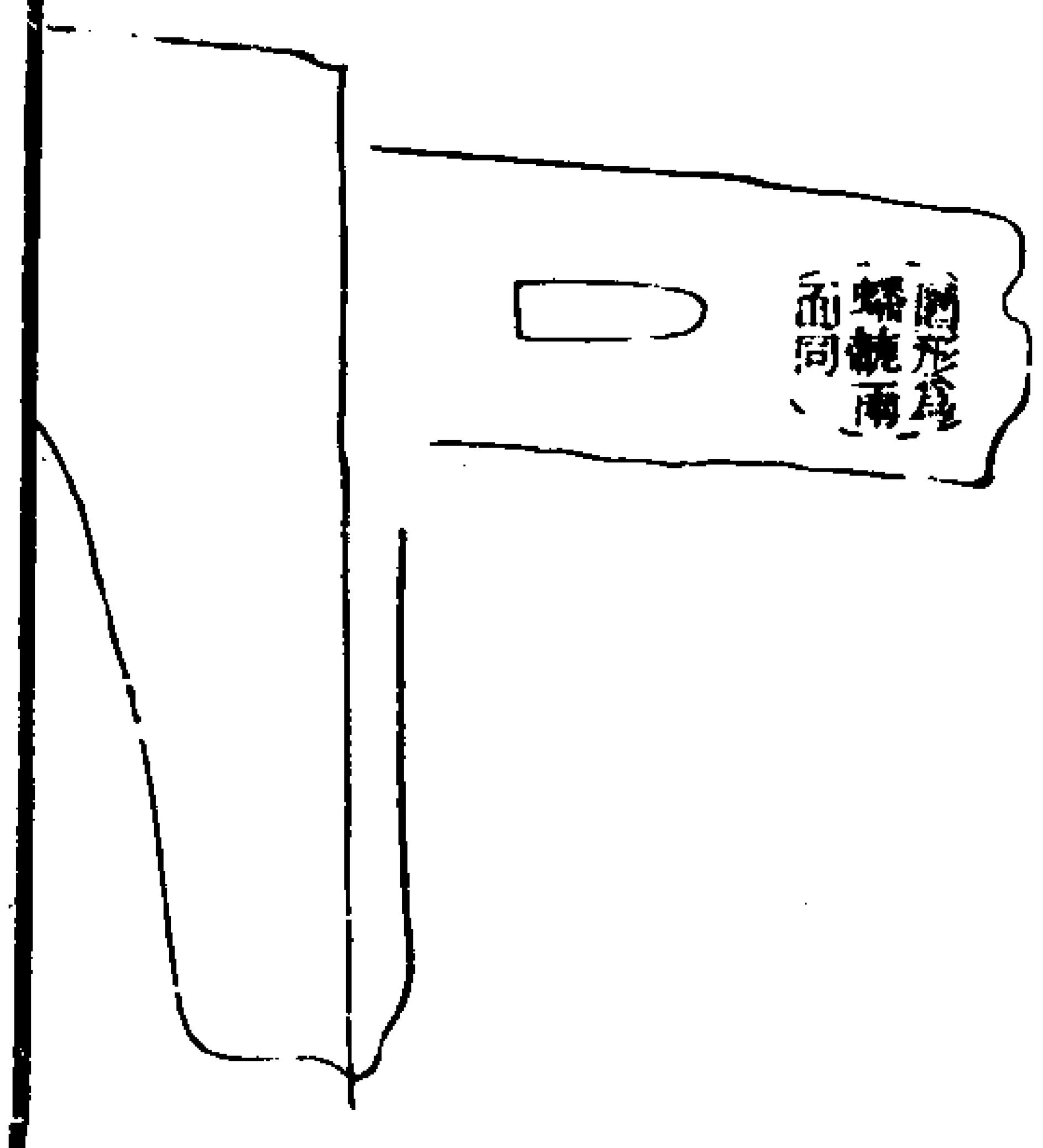
夔之戈　重十兩錢六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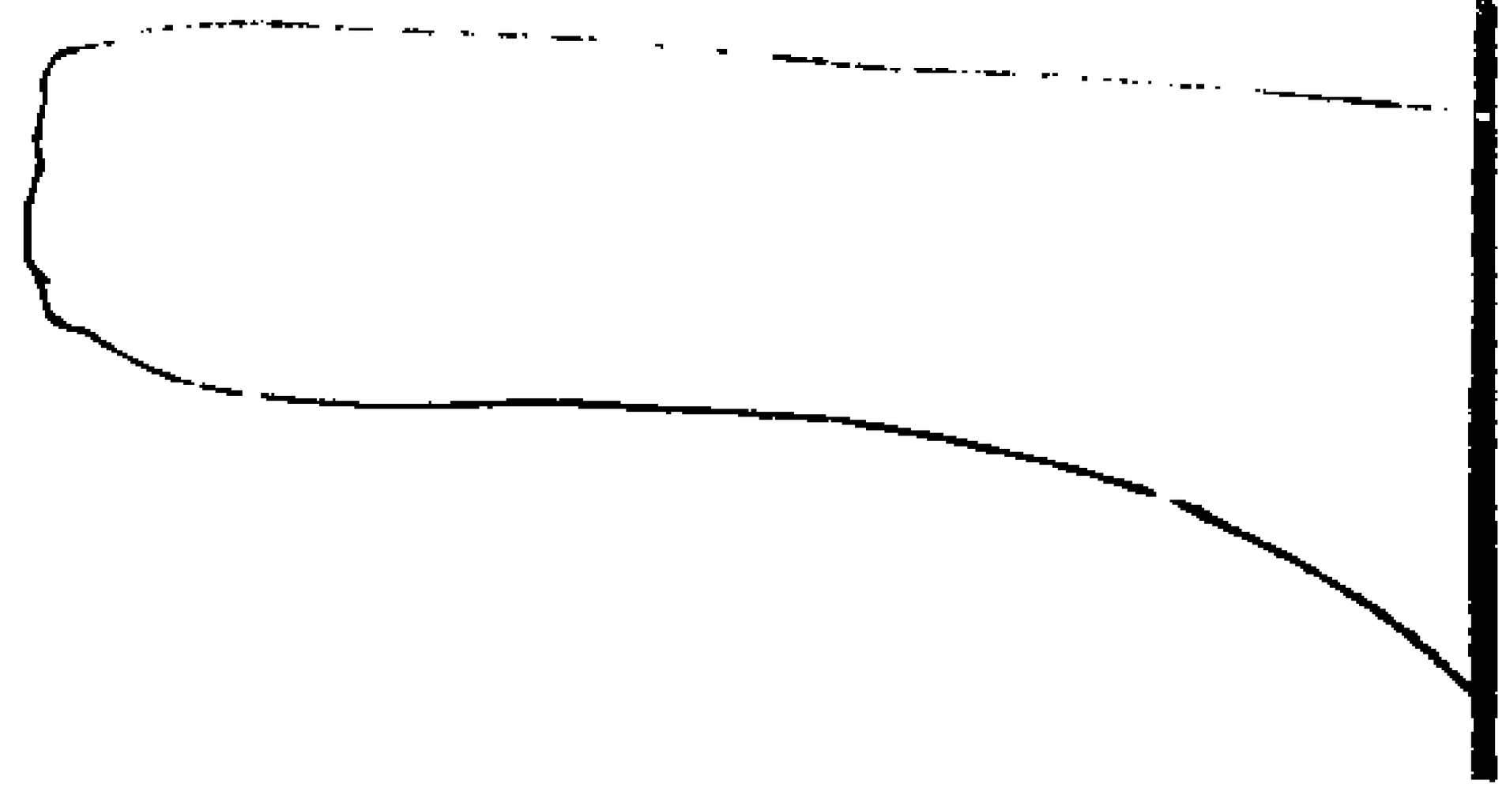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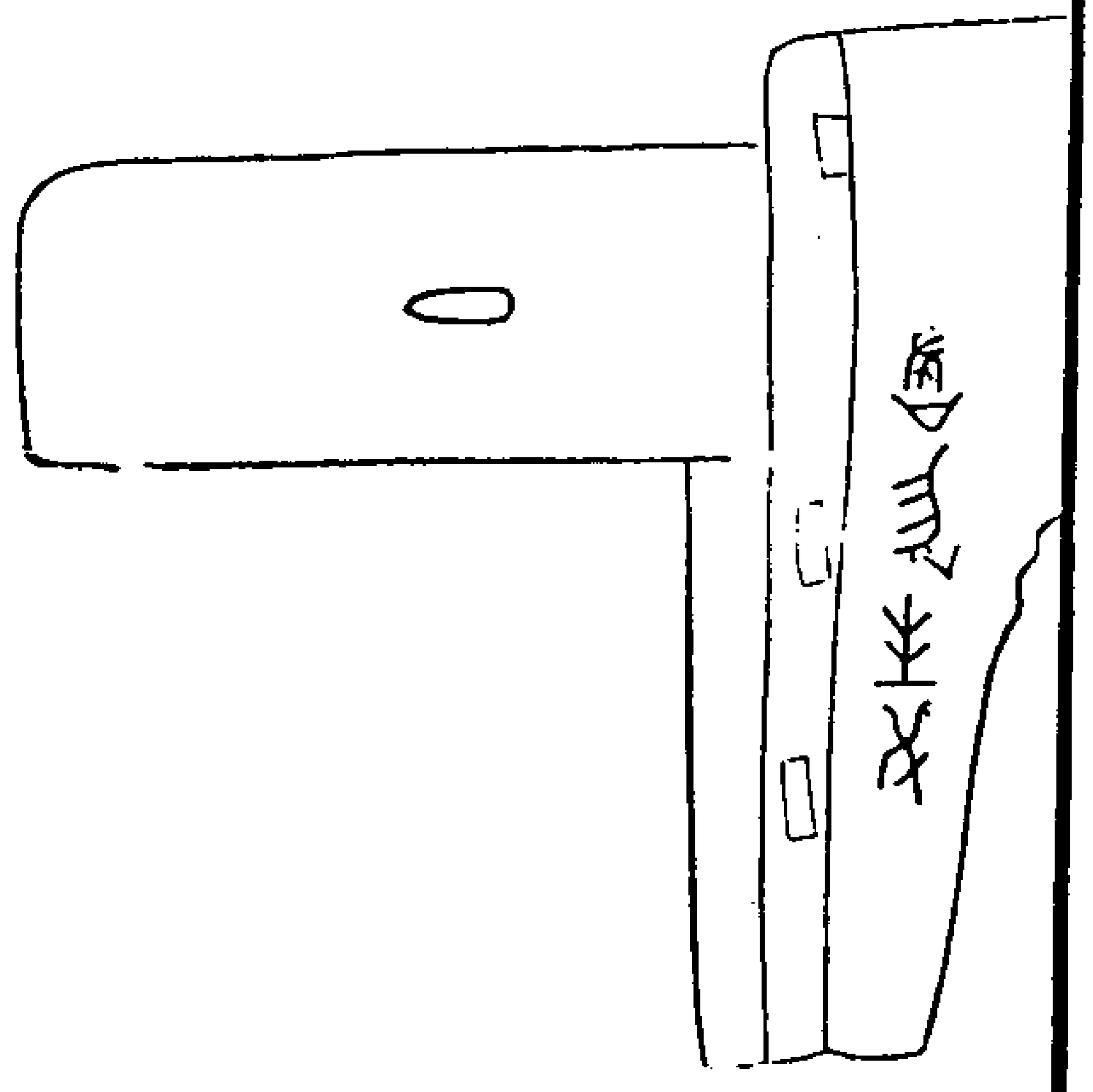


蟠龍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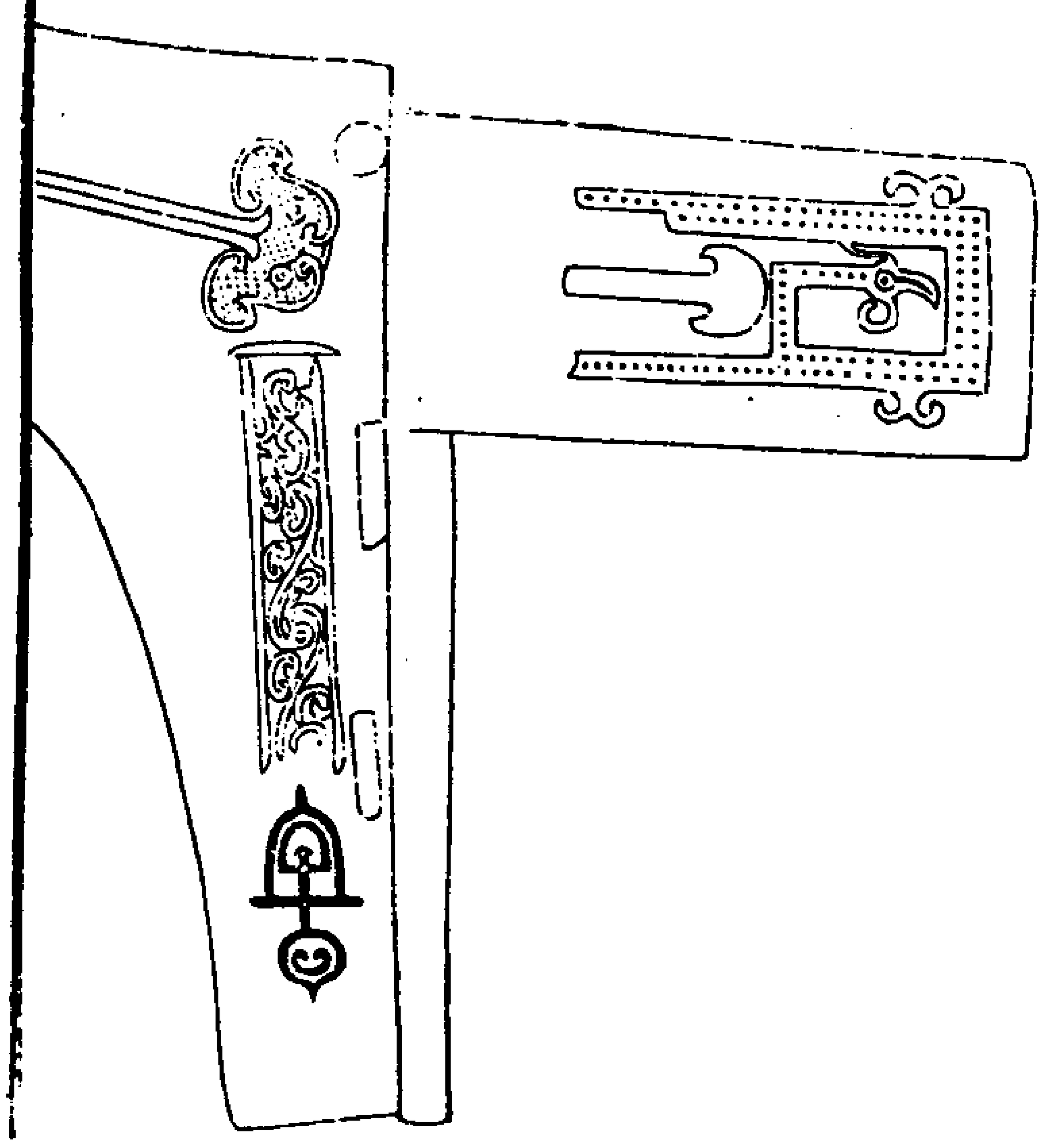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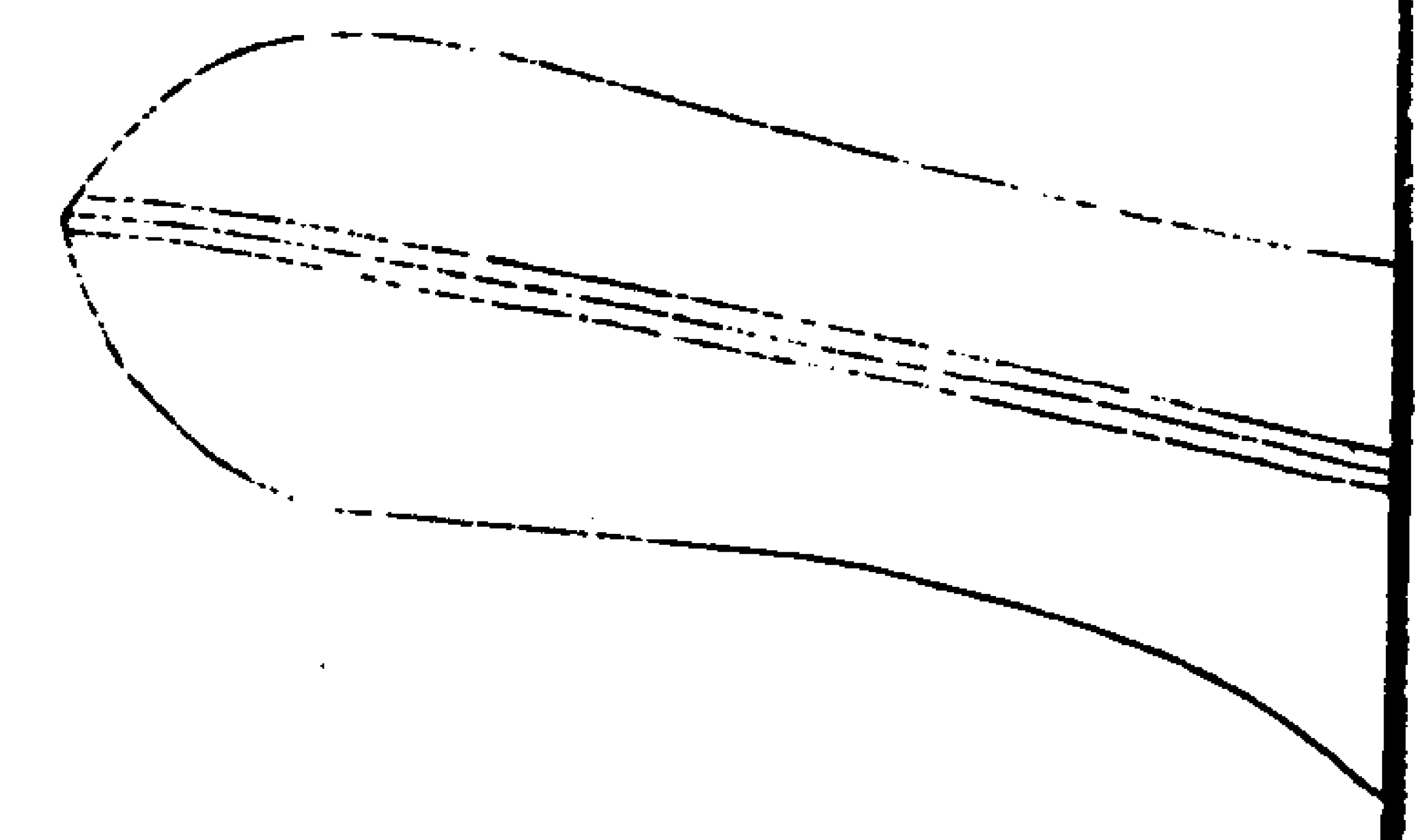
差勿之戈 重六兩六錢二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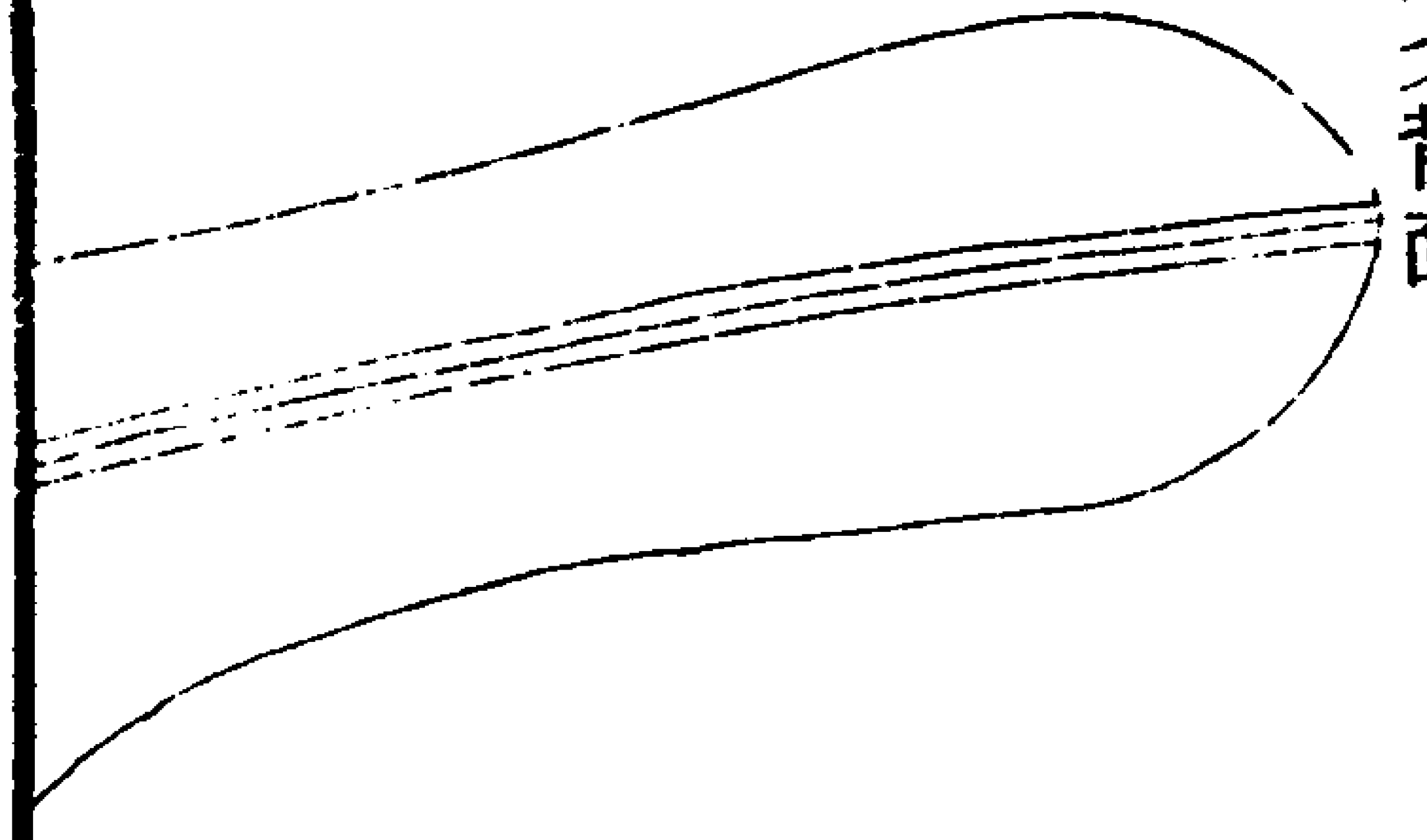
司馬舍人達甫豊寄示銅戈拓本面背竝追琢之若獸首戴劒若䍧若蝌若蟠虁空處畫斧爲固柲之孔余曰此古琱戈也面銘一字背銘四字竝古文初以面之一字無文義可擬姑先繹其四字曰八□□八平二字無可疑其次或□字省文薛氏載中鼎作□尹卣作□又載祖辛卣作□伯映彝作□皆其證也末一字不敢知爲無已求諸古文而得其近似爲□門爲□𠂤若以爲𠂤中畫交通其𠂤道與然皆不辭闕疑可也久之於面之一字灼然知之殆琱字古文與往者左都御史紀公有鍾余爲辨識周字已而披薛氏所載夏琱戈琱字作□下从古文口而倒之上更从二舟諸其聲古文不厭緐重也與余辨識之周字形體畧同然□字中从□望文立辨而琱戈之字从古文口必說之乃明口古作□或作□今乃作□故曰从古文口而倒之也古文口之制字葢與齒字同意去古遠而義晦也中凪作五畫者加玉而省其文與薛氏載周敦琱作□重六畫加玉而不省者也此戈作□上用字中亦似从玉省下口从□亦从古文□而倒之然余考周敦周字或作□似與此□字同∧同□□同□同□或者周琱一聲古文相通琱固可不加玉與圖而說之以俟識奇字者擇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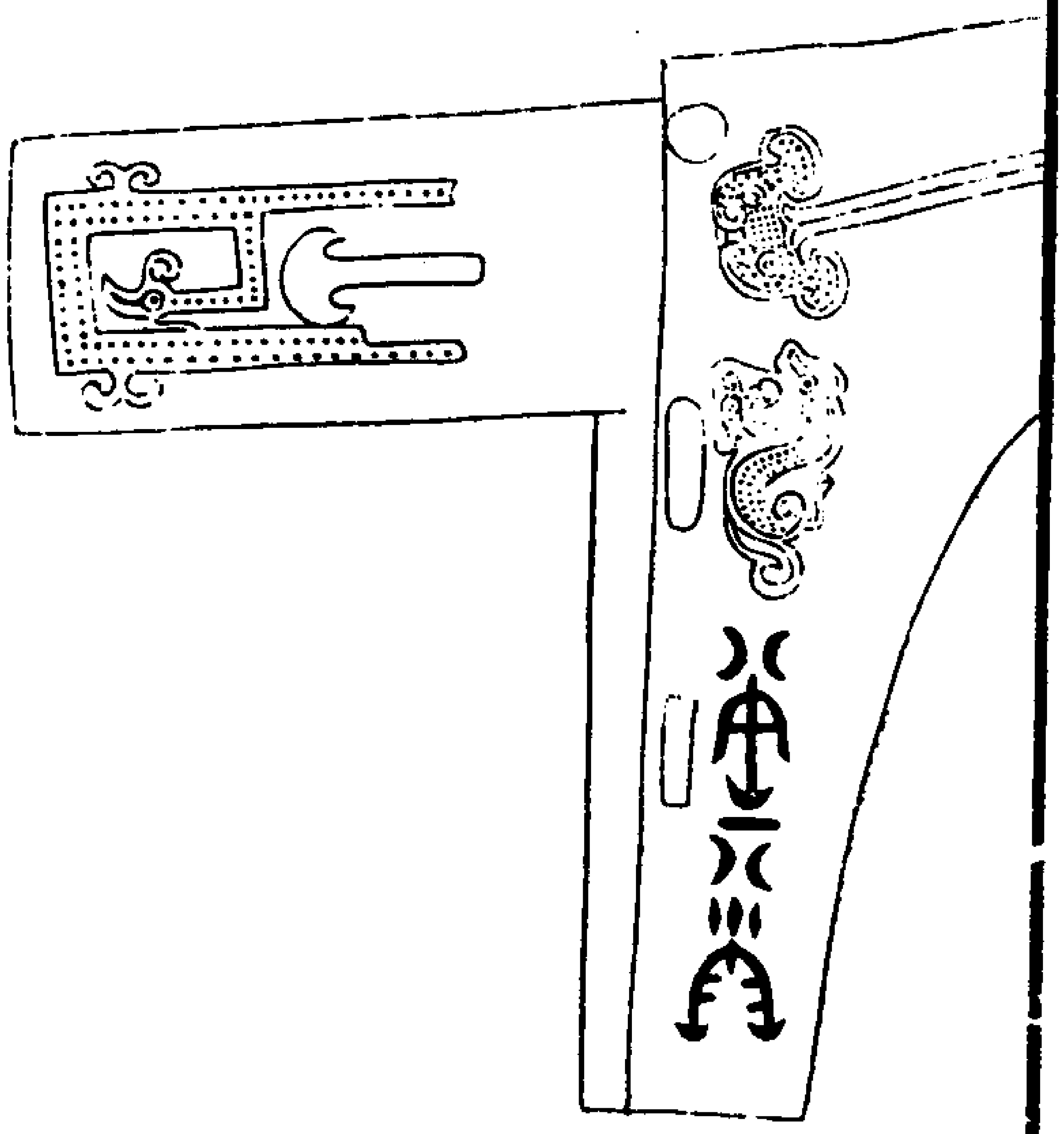
古琱戈





琱戈背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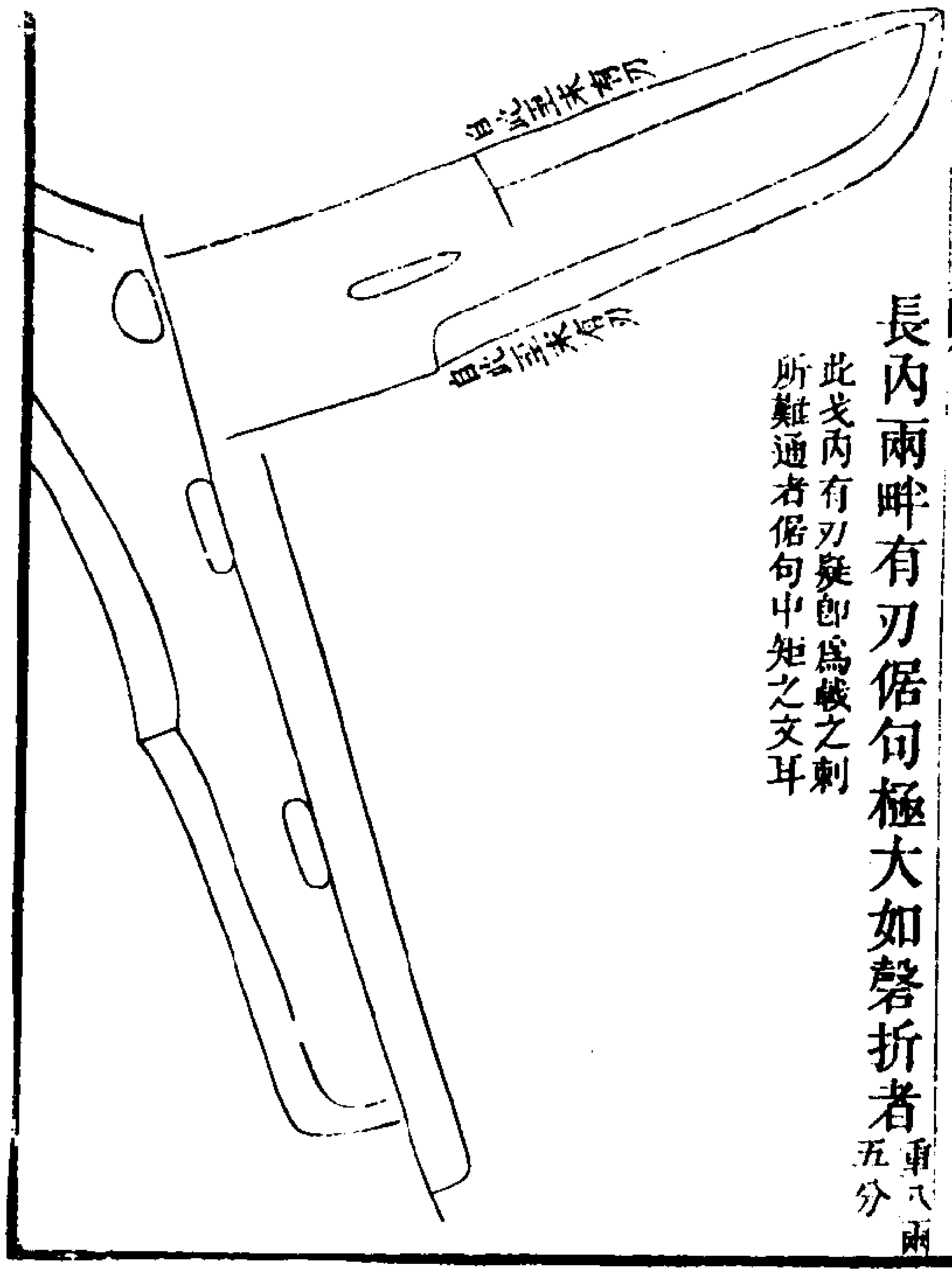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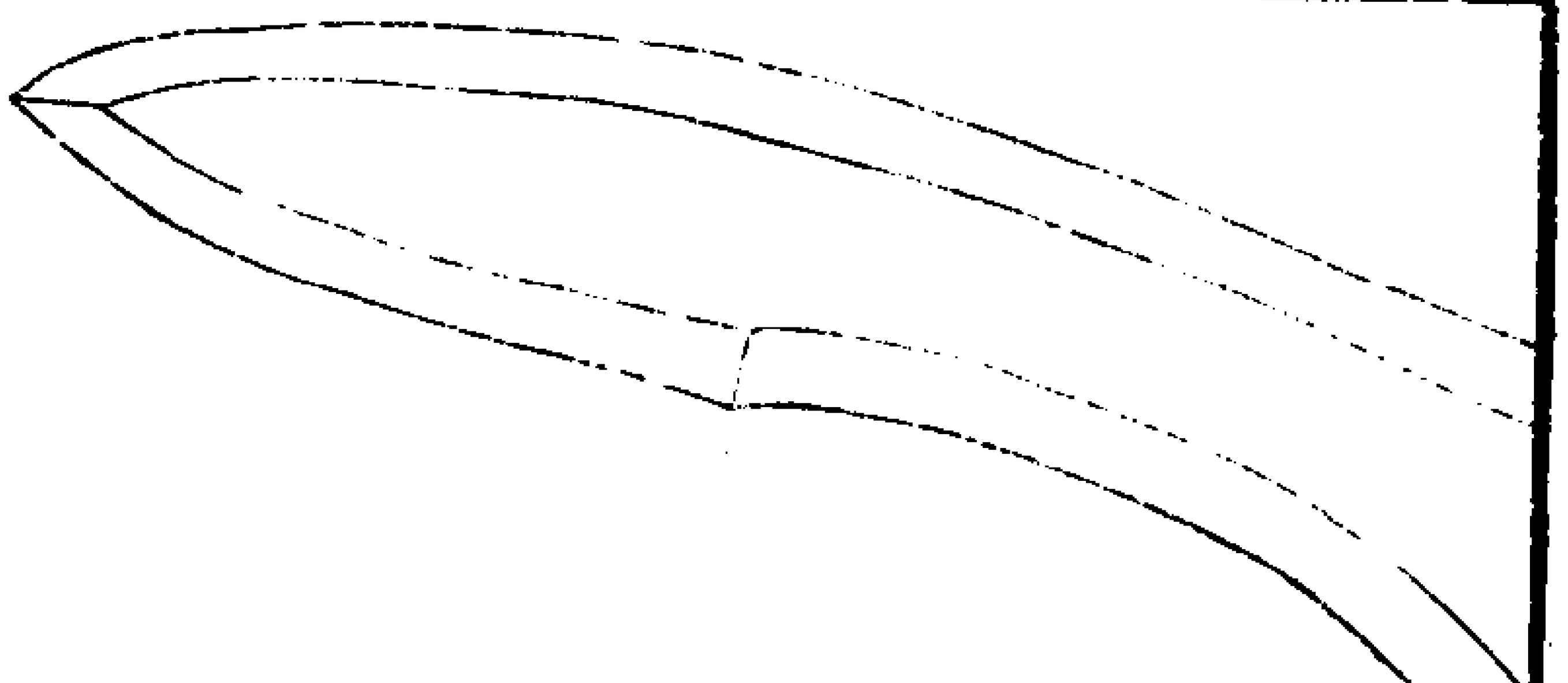
余著戈戟考於援胡內三者反覆明其所以爲句兵戟兵而異於刺兵之爲直傷者言之詳矣其有爲刃於戈之內者曩以不關記文畧而不言且或逸而不載夫古人設內以除戈弊何取乎刃而流傳於世者乃有其物若正逸之安知非余考之未審乎因復設之且圖其所逸者其一爲雙鉤一字銘之戈前所已圖者內刻下畔爲刃如刀形能斲殺人亦能句而殺人也其一內長六寸上下兩畔竝有刃而剡其下畔若刃從內出而內自爲內者然葢三分其長而二在外者爲刃也援長七寸半胡長六寸其倨句一矩有半葢與磬折相等矣而援

胡兩刃相接爲圜形中分三節微有界限豈中節屢經磨厲形獨凹曲與其一援胡內與上事較短內兩畔有刃倨句亦侈於他戈而稍弇於上事也其一倨句又益弇然亦侈於他戈而內上下畔亦有刃雖下畔向上剡處方而不圜也前所圖邾大某之戈內之下畔亦上剡如刃疑亦有刃者然但見拓本未睹其物不敢知也余疑內有刃豈戟之有刺者與然戟則倨句中矩矣又有內首鏤空其紋兩面相通者又有鏤通其紋中復嵌以銅條者亦有刻文爲飾而不交通者此戈內無孔與他戈異若前所圖吳槎客之戈內首兩面刻團龍者疑皆雕戈遺制今並圖其所未圖者以廣異聞

長內兩胖有刃倨句極大如磬折者重八兩五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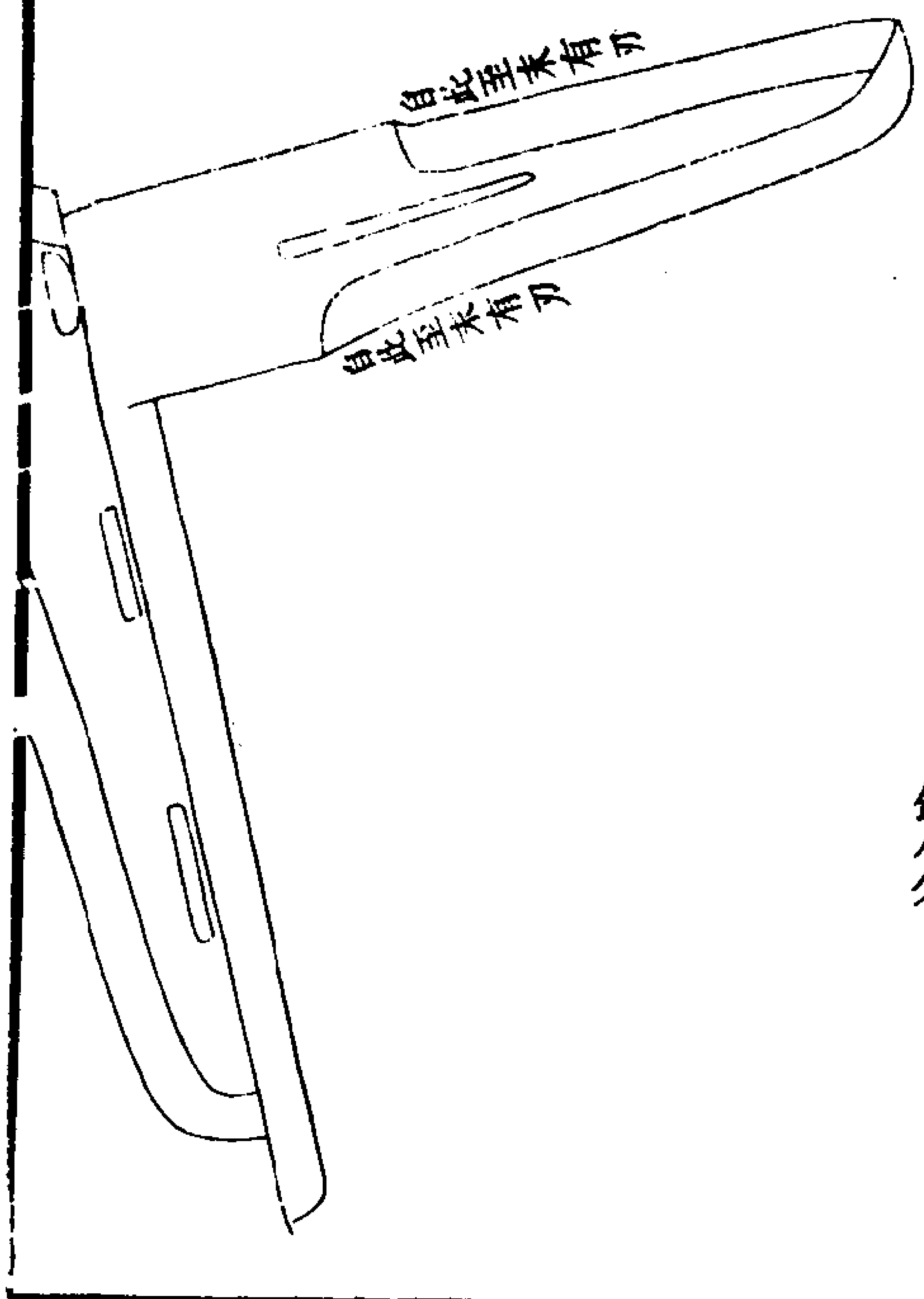
此戈內有刃疑卽爲戟之刺所難通者倨句中矩之文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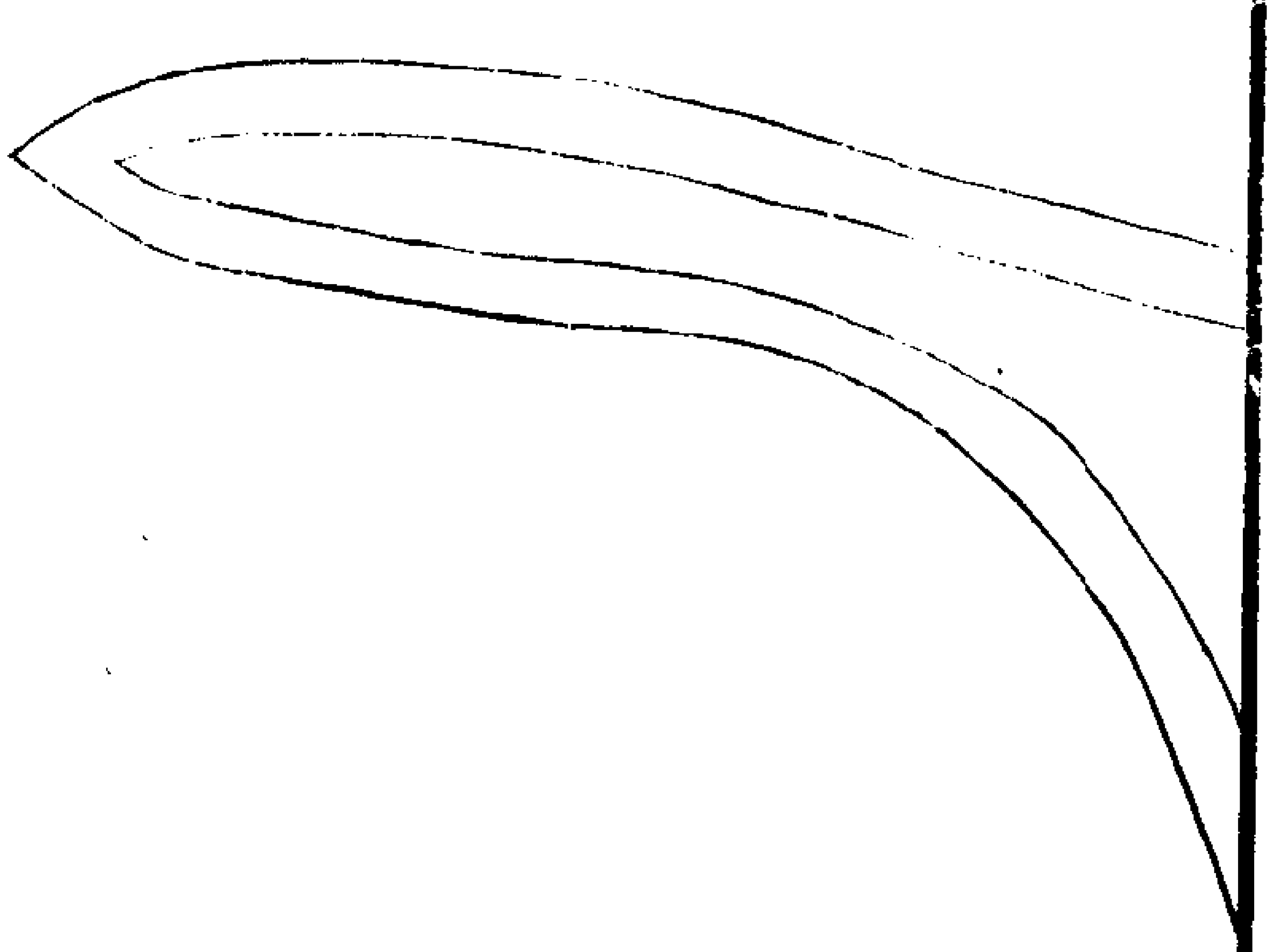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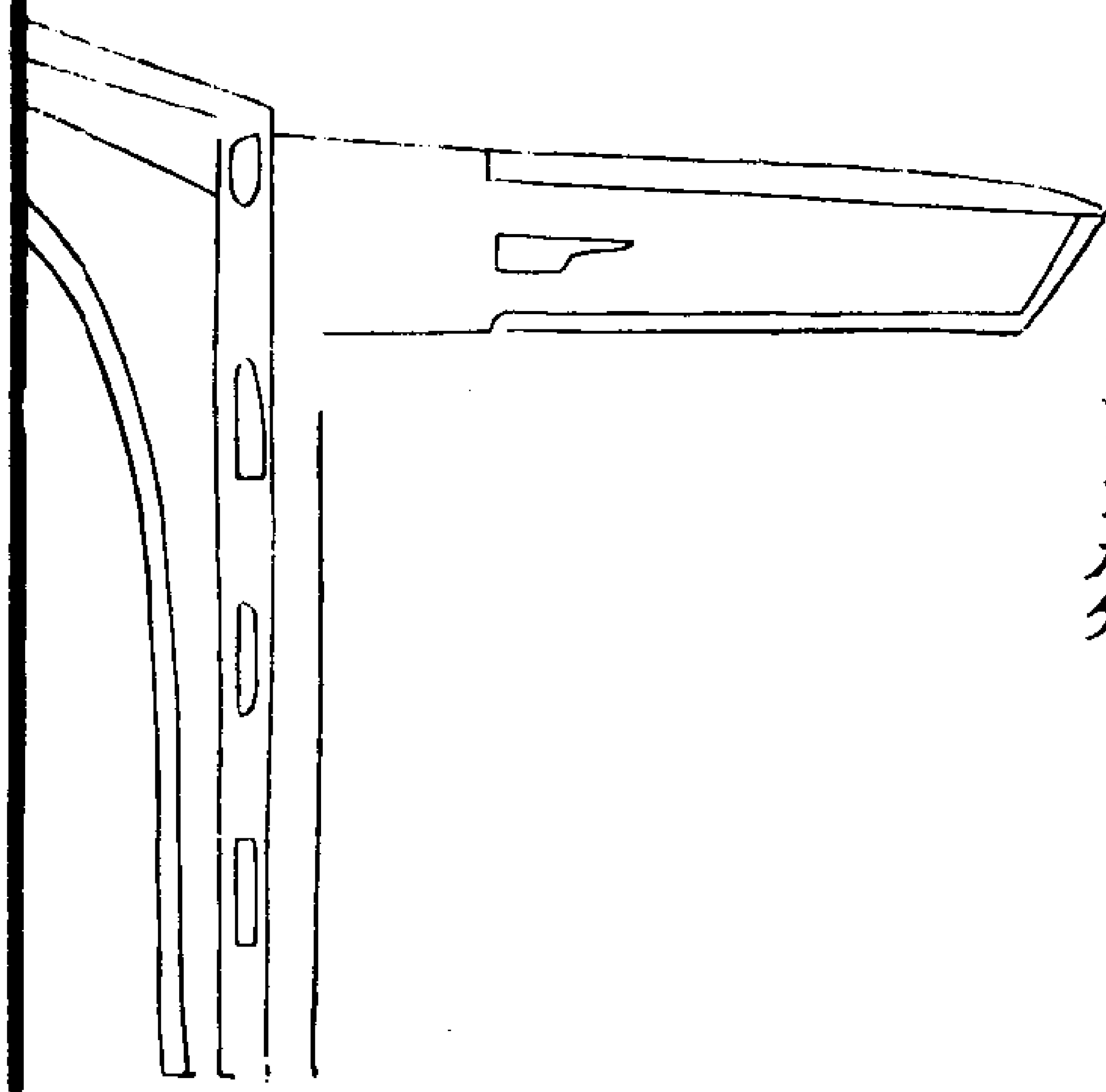
瑑田又按此節方言之匽戟初泥記文中矩二字以爲必指援與胡之倨句言之故其說終不可通今細繹其內有刃實卽爲刺是戈之爲句兵也句主於援而戟之爲句兵也句主於刺刺橫胡直成正方故曰倨句中矩也既有刺用以句取則援可偃而向上且車戟常其長丈有六尺其用可任直傷非同手戟短兵專主橫毄矣又格致鏡原載二儀實錄云雙枝爲戟獨枝爲戈其尤造據此則內有刃者爲雙枝的是戟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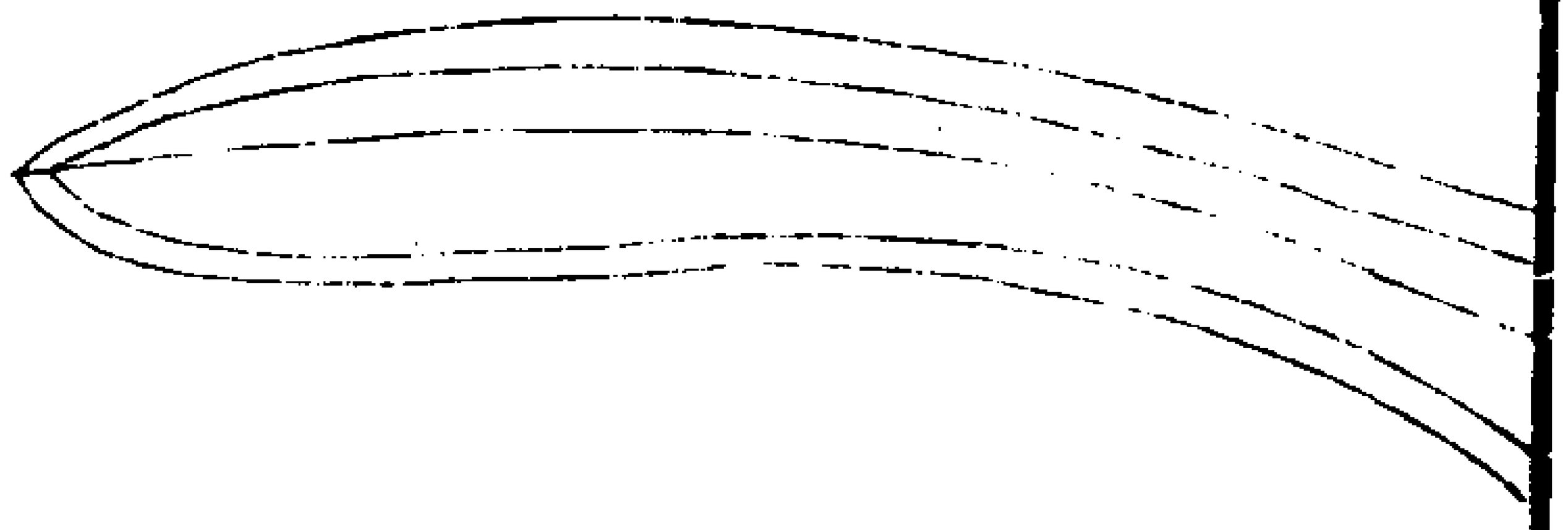
長內兩胖有刃倨句大于外博者重六兩八錢八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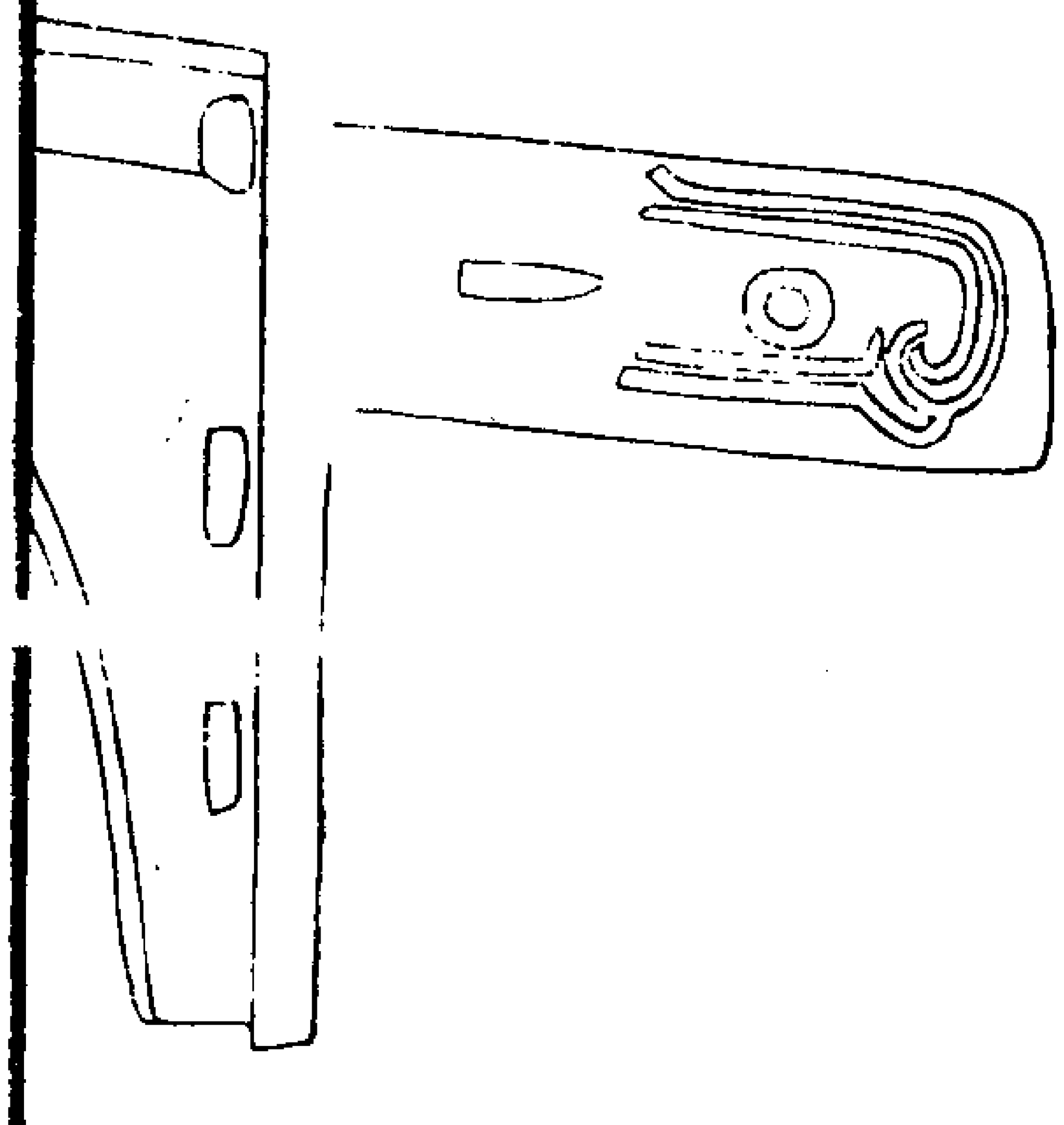


長內兩畔有刃剡如半圭者重六兩八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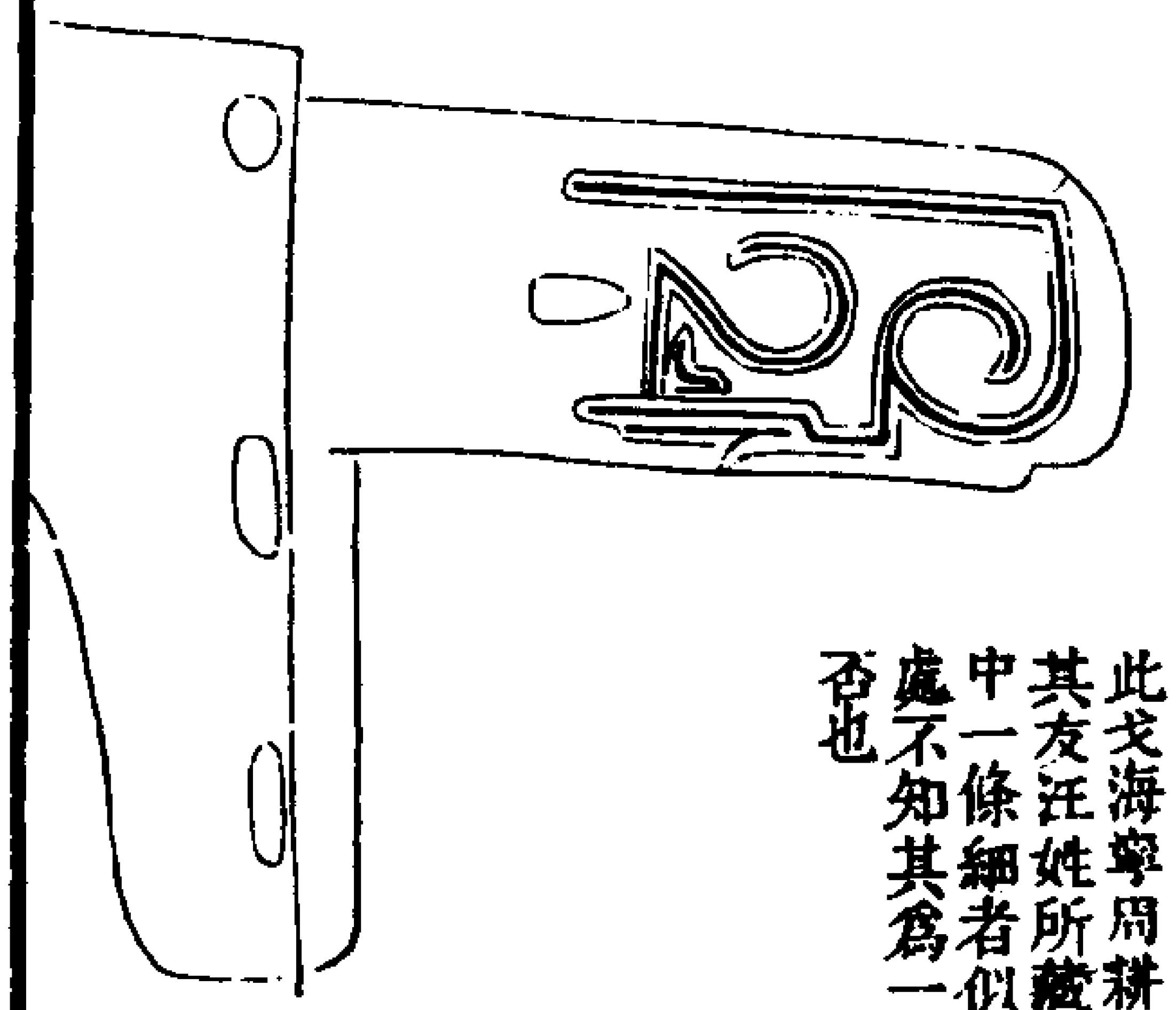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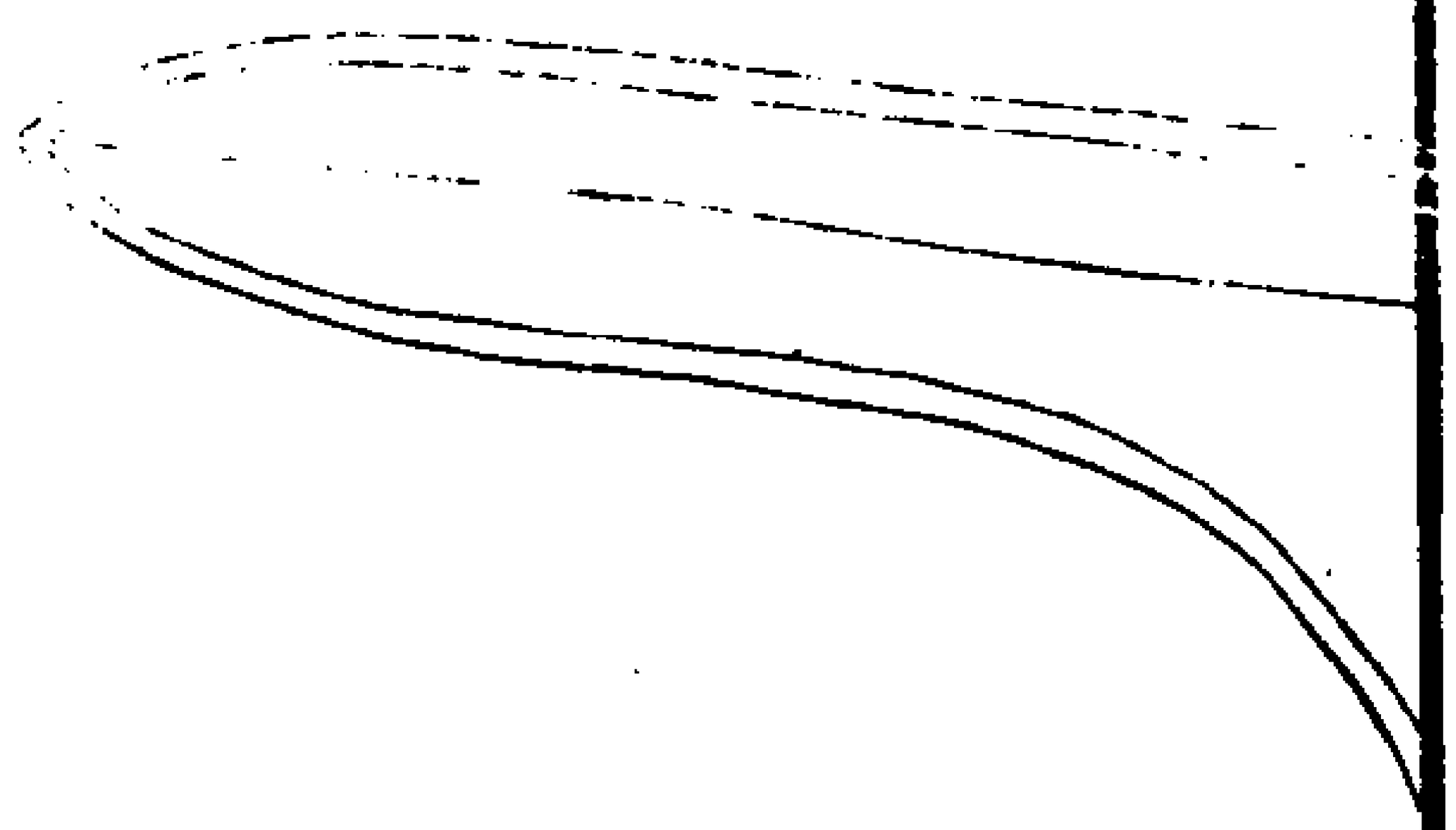


內首鏤紋穿通戈重五兩九錢



內首鏤通嵌銅條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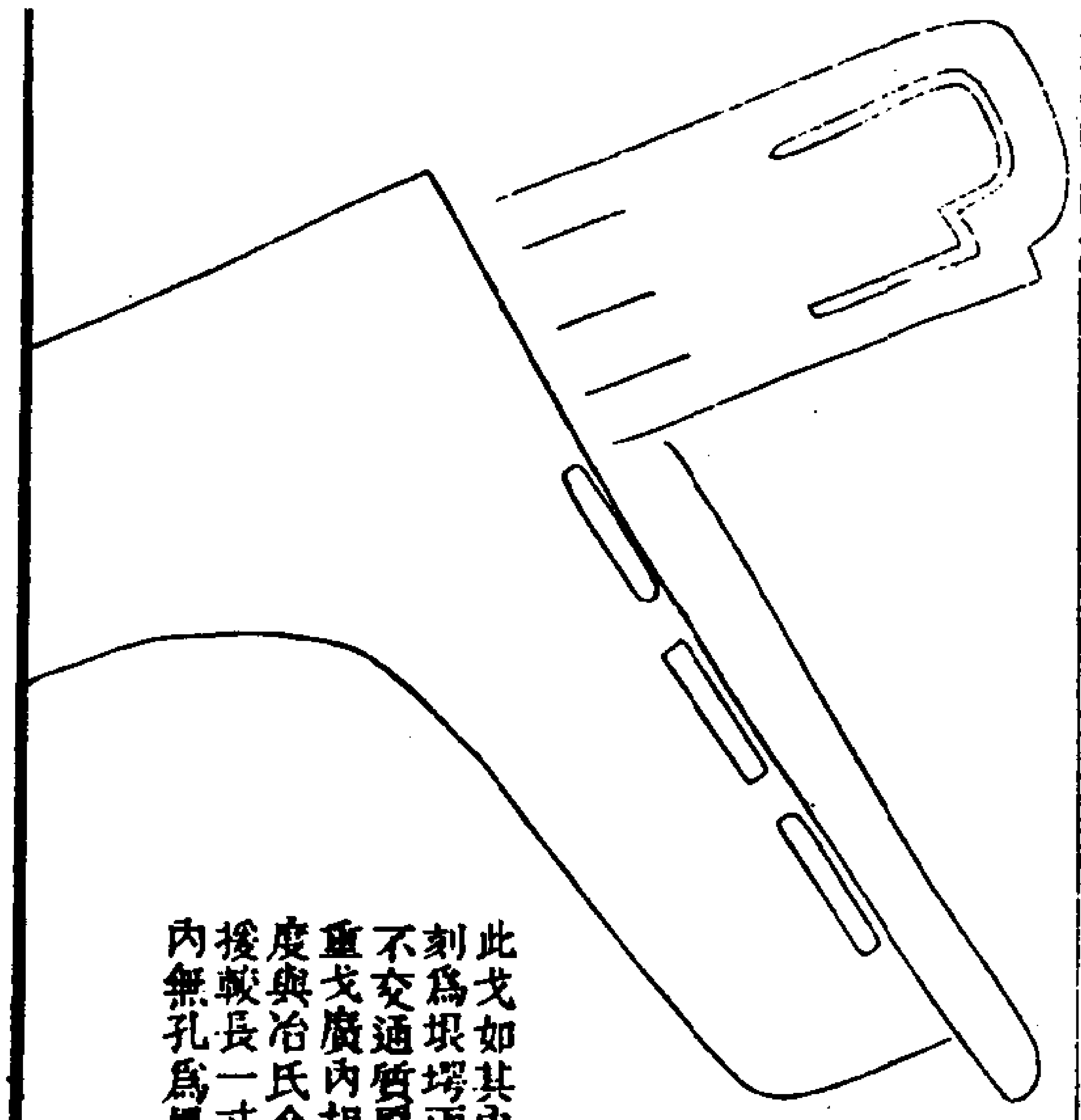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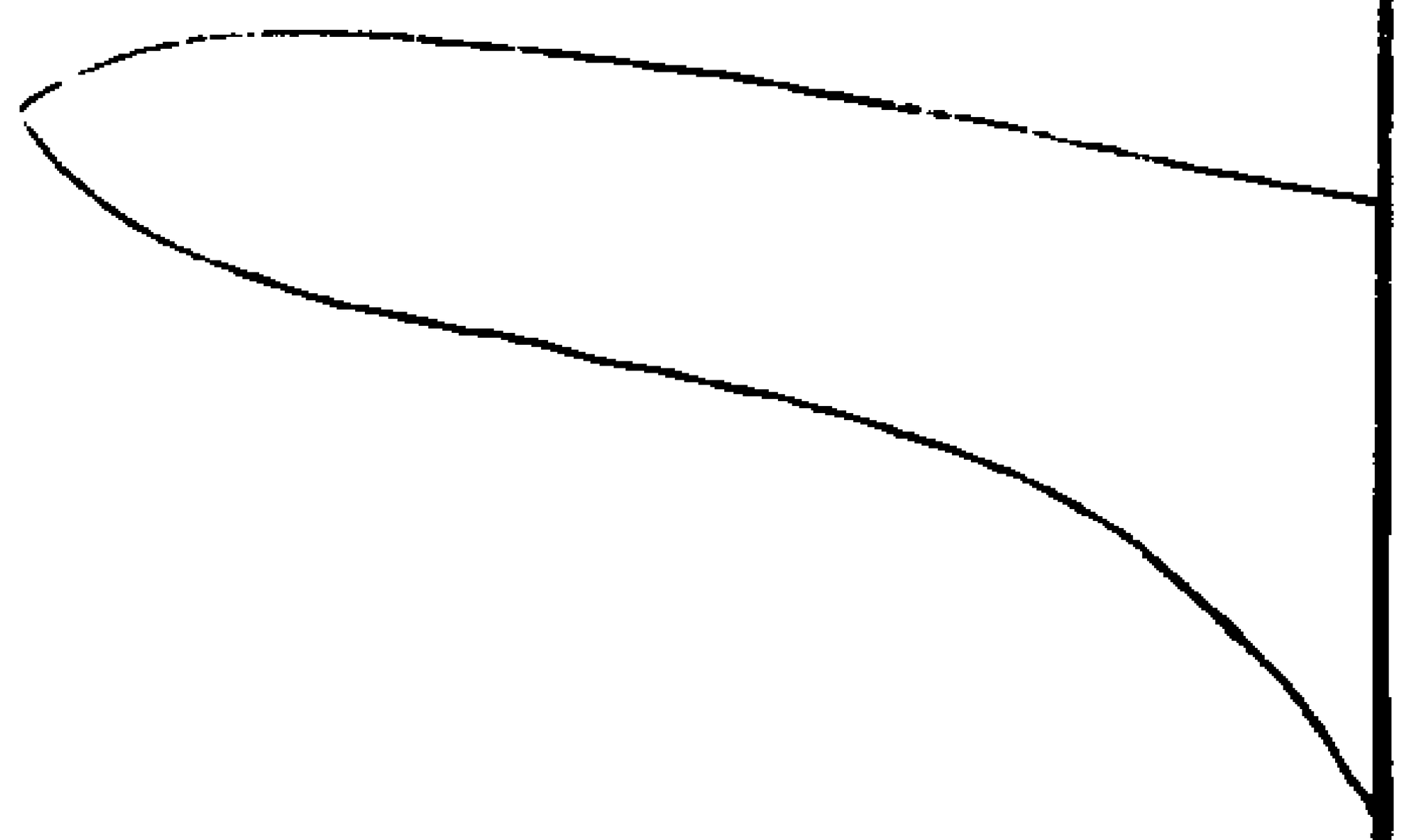


此戈海寧周耕厓所示其友汪姓所藏者鏤紋中一條細者似嵌在空處不知其爲一體鑄成否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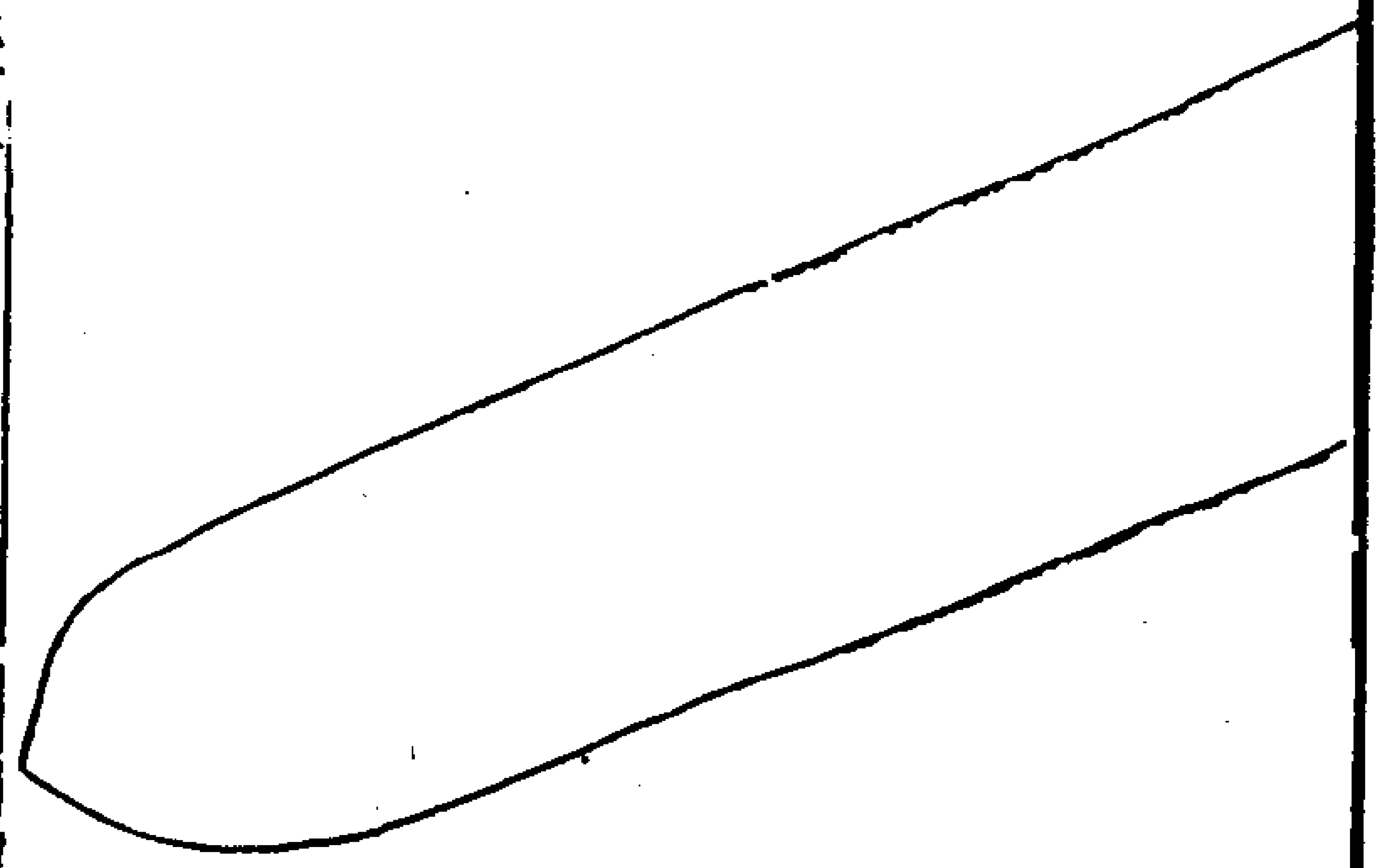
鏤內無孔之戈

重十二兩三錢





此戈如其內形刻爲垠堮兩面不交通質厚體重戈廣內胡之度與冶氏合惟援較長一寸獨內無孔爲異耳



余考戈戟而圖其內之有刃者旣而反復繹之而有所得焉鄭謂古戟不見於今時者非也方言凡戟而無刃秦晉之間謂之釨或謂之鏔吳揚之間謂之戈此言戟內之無刃者謂之戈也說文孑無右臂也戈右無刃謂之孑者假借會意而象其形以名之也又云三刃枝南楚宛郢謂之匽戟此言戈內之有刃者謂之戟也卽余所圖長內有刃與援成雙鋒者乃古戟之見於今時者也二儀實錄所謂雙枝爲戟獨枝爲戈蚩尤造者其言蓋有所受也廣雅匽謂之雄戟司馬相如上林賦建干將之雄戟張揖注云雄戟胡中有鮔者干將所造注言干將造者蓋所圖異辭亦以賦見干將字故云桉鮔卽雞距也增韻云凡刀鋒倒刺枝曰距今內有刃出於柲後如雞距惟戟有之雞鳴則昂首而擁其頸匽戟似雞鳴昂首之狀然則雞鳴也擁頸也鮔也竝所以狀雄戟也而句孑之名則出於戈然戈亦稱戟者散文通也偃之形解字者久失其義余嘗据古人之說而證明之周髀云偃矩以望高畢於覆矩以測深也釋名云頞鞍也偃折如鞍也頞乃鼻莖其折非覆也又云伏覆也偃安也明安之非覆也又云偃蹇也蹇跛蹇也明其似跛倚之形也離騷望瑤臺之偃蹇西都賦之言神明臺也曰偃蹇上躋注者竝以高貌釋之是

也据此倨句如偃矩故謂之匽戟說文解戟曰有枝兵對戈之平頭而言之明其偃而不平與方言三刃枝名匽戟者同異於戈內之無刃故曰三刃枝也方言又云東齊秦晉之間謂其大者曰鏝胡其曲者謂之鉤釨鏝胡余謂大對曲言狀其倨句侈張謂戟也言其胡曼曼然大也大者曰鏝胡曲者因亦以大者之名名之而曰鉤釨鏝胡言鏝胡之曲者鉤釨然弇而不侈謂戈也惟冶氏之言戈也曰已倨則不入已句則不決是故倨句外博而言戟則曰倨句中矩明戈之不中矩也今匽戟之援其出於胡也倨句且一矩有半而記曰中矩何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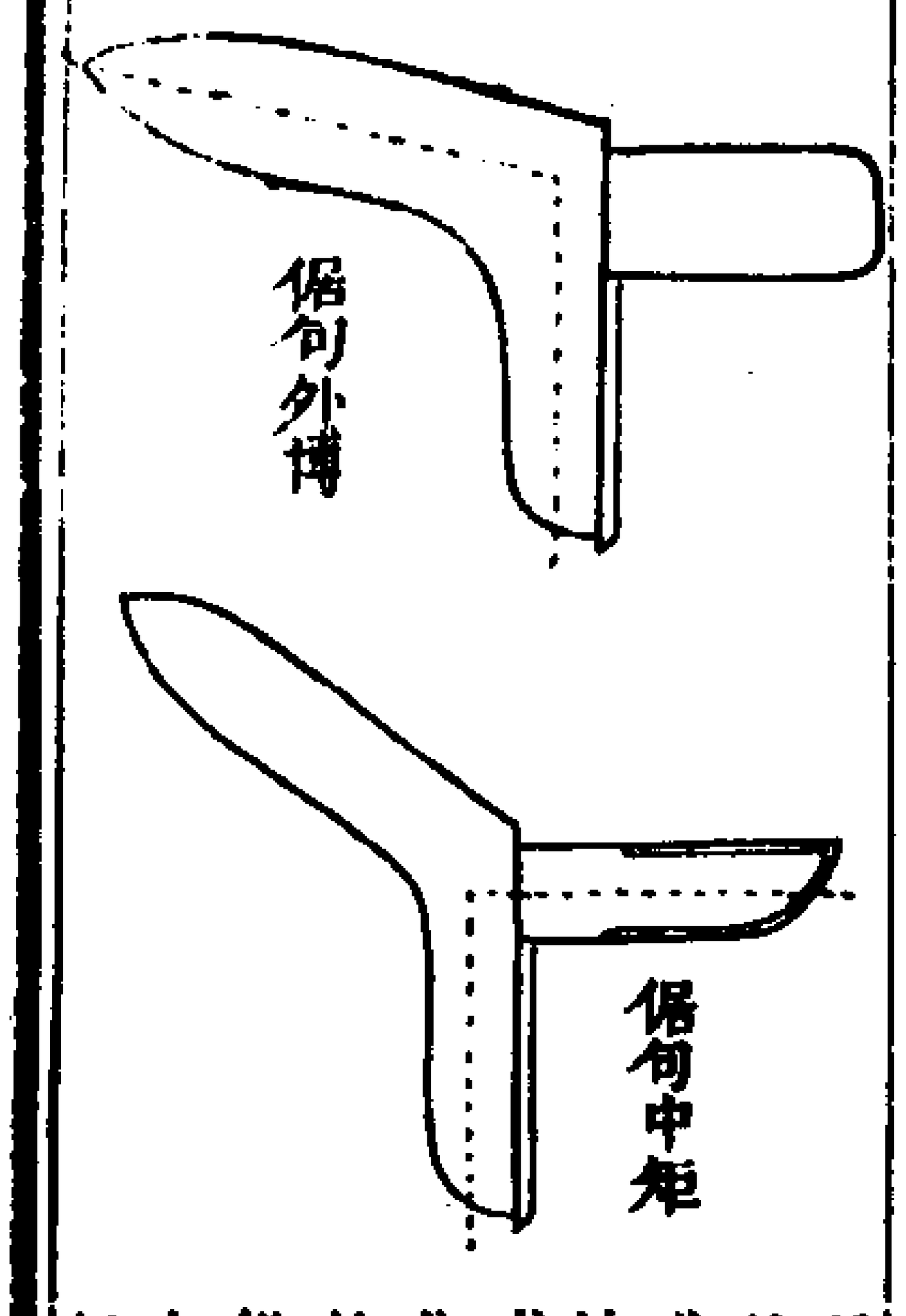
豈謂其內有刃卽爲其刺與且戈戟竝爲句兵今內有刃而平援刃倨而不平是戟之用其句主於內之刃而不主於援故遂舉內刃以配胡而成倨句中矩是以其下卽繼之曰與刺重三鋝刺不見長短之度以刺卽其內之端也又桉注解鋝字引說文解字今桉說文云鍰鋝也此倒之曰鋝鍰也以文義求之乃後人未省注意以爲解記文鋝字遂誤倒轉不知注乃借鍰字以定三鋝之重也鍰環同聲曰環六兩大半兩者卽言鍰之重也故援云鍰鋝似同謂鋝重亦如鍰六兩大半兩也葢以說文鍰鋝也之解而定之釋文戉音環三字當在鍰

戶關反又于眷反之下亦因注轉寫之譌而移置音劣字下也今特更正之

戈戟倨句異形說

冶氏戈廣二寸內倍之胡三之援四之已倨則不入已句則不決長內則折前短內則不疾是故倨句外博重三鋝桉倨句外博句專承已倨已句二語而定之長內短內二語則釋內之所以四寸以配援之八寸於倨句無與也戈之刃在援與胡其用以爲句兵也主於援故其發斂之度以援與胡定倨句之形而曰倨句外博外博云者不中矩之云也戟廣寸有半寸內三之胡四之援五之倨句中矩與刺重三鋝桉戟有內有胡有援竝與戈同而異於戈者有刺耳然則戟刃之在援在胡依

然一戈也而復有刺之刃則其用以爲句兵也主於刺明矣主於刺故其發斂之度不當求之於援而以刺與胡定倨句之形而曰倨句中矩也義失久矣余廣採古戈戟之流傳於今者以定其倨句之形前既圖而辨之而復說之如此其亦辭費矣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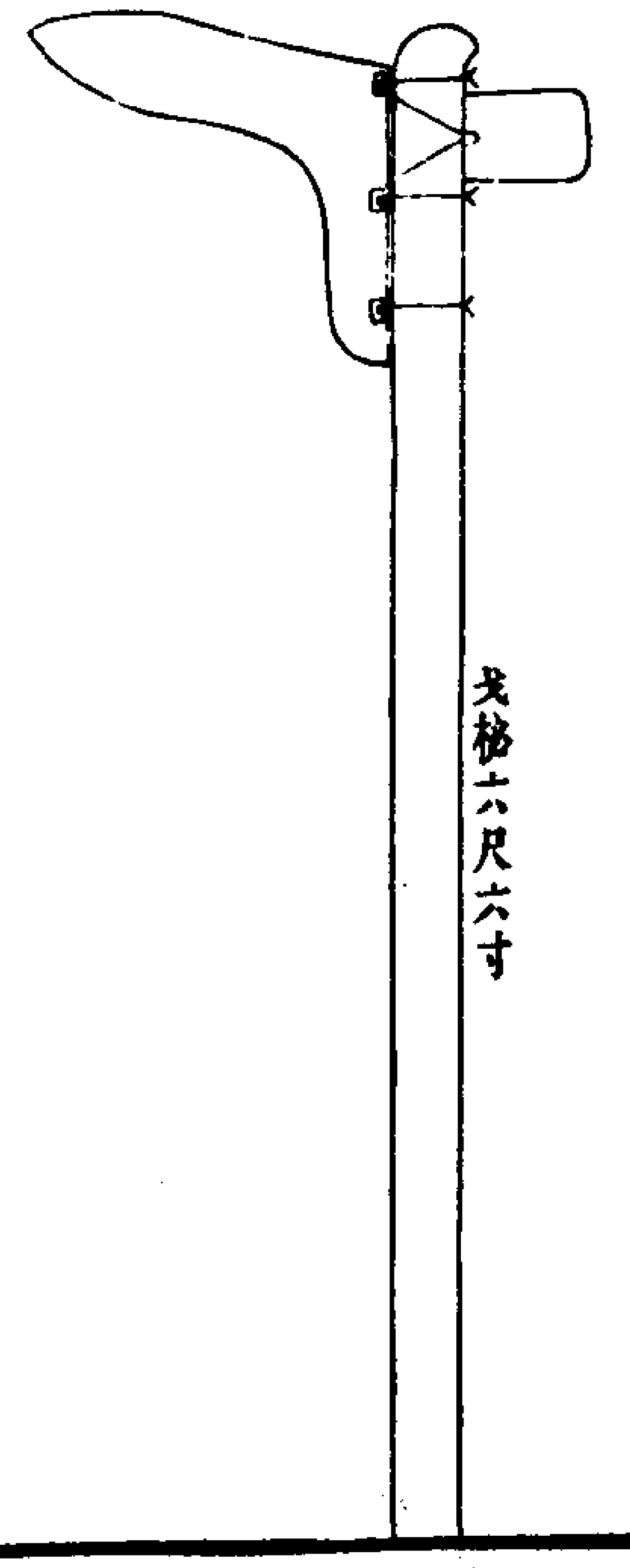
說文戈平頭戟也戟有枝兵也然則戈平頭戟不平頭戟有枝戈無枝矣而二儀實錄則曰雙枝爲戟獨枝爲戈葢戟刺與援成二鋒故亦得稱雙枝戟雙枝戈爲獨枝矣方言云三刃枝南楚宛郢謂之匽戟廣雅匽謂之雄戟桉三刃者一援一胡一刺也匽讀援上指如偃矩推謂有刺也

戈戟橫內柲鑿旁證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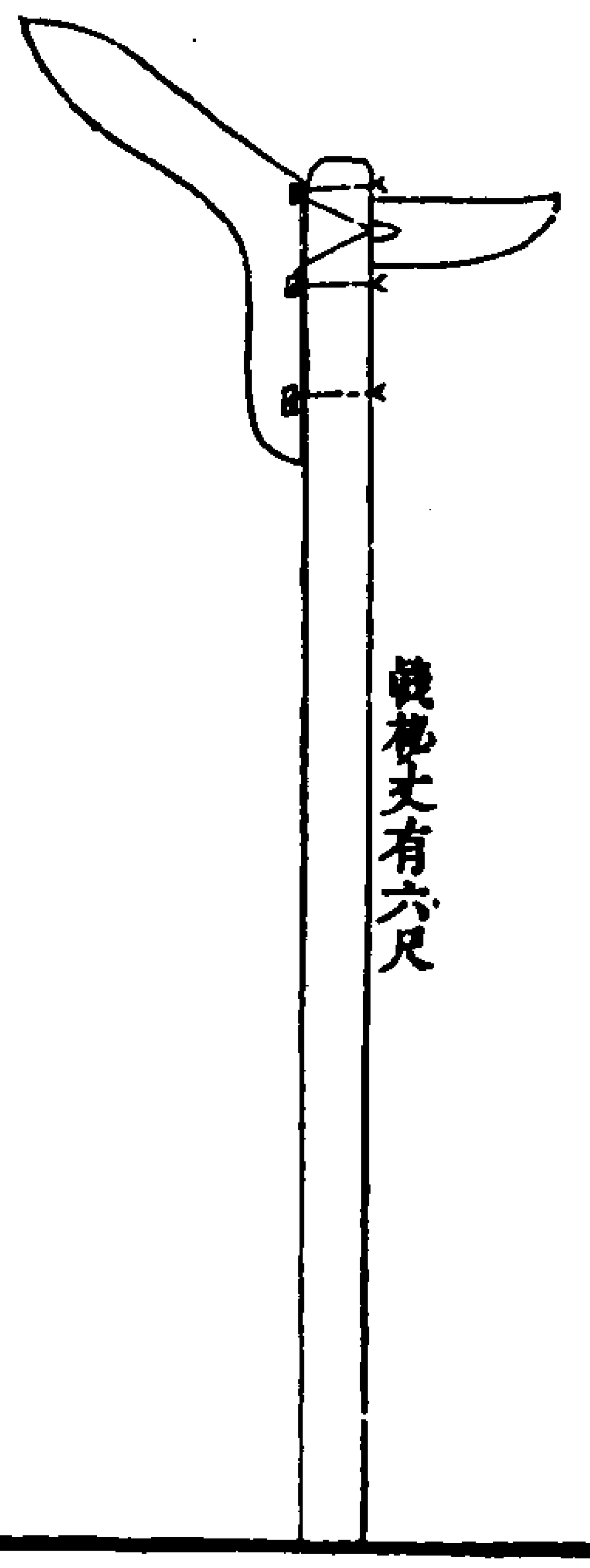
小雅斯干之詩如矢斯棘毛傳棘稜廉也鄭箋棘戟也如人挾弓矢戟其肘謂人左挾弓右挾矢必曲其兩肘作以手乂腰狀如戟之有援有刺兩鋒支出向外故曰戟其肘也證一左傳哀公二十五年杜氏注衛君戟手曰抵徒手屈肘如戟形謂空手抵掌兩肘支出如戟故曰戟其手也證二六書故曰戟有支所用以乂刺也故乂手謂之戟手證三史記楚世家周定王使王孫滿勞楚王楚王問鼎對曰在德不在鼎莊王曰楚國折鉤之喙足以爲九鼎正義曰凡戟有鉤喙鉤口之尖也尖有

折者足以爲鼎言鼎易得也据此不曰戟直呼爲鉤是句兵橫轂著其用也證四廣韻有鬤字釋曰鬤鬤說文鬤口上須也集韻鬤鬤皃然則口上之須分出如戟之左援右刺故有鬤名也證五孔叢子及南史褚彥回傳竝言鬚髯如戟李白詩亦云紫髯若戟髯宜順埀今乃堅挺橫出如戟之梧撐外射也證六說文揭戟持也揭音同臼說文臼乂手也玉篇兩手捧物曰臼然則戟持者謂兩手持物必曲兩肘如戟形也證七說文据戟挶也繫傳引詩拮据毛氏解作戟拘謂手執臂曲局如戟不可轉也證八玉篇又有撠字引漢書注云謂拘持之也余謂拘持卽毛氏之戟拘戟拘卽戟揭拘揭一聲也按漢書揚雄解難云撠膠葛師古曰撠揭也證九黃長睿有銅戈辨其畧曰詳此銅戈之制兩旁有刃橫置而末銳若斂鋒者援也援之下稍刓而漸直若牛頸之埀胡者胡也胡之旁有接柲之物者內也援形正橫而鄭氏以爲直刃禮圖所畫若矛槊然誤矣戈擊兵也可句可啄而非所以刺也是以橫而弗縱黃說得之秦人銷兵之後漢制自有戈戟故鄭云今句孑戟今三鋒戟疏以爲據漢法而言後人不見古戈戟不悟鑿柲銜內及爲孔纏縛之法今古器出土者多與記不殊而與注反違異因圖以明之

戈鑿柲銜內纏縛之圖



戟鑿柲銜內纏縛之圖



句兵襍錄

古器之流傳於今而失其名義者多矣。戈戟度法在冶氏。劍在桃氏。世亦嘗見其器。而其所以名與義之可以說者。學者讀考工記或昧焉。然苟深求記文。察其形體。如旋渦之在指。無豪髮爽。然後嘆古人之文章精妙無倫。又如青天白日無隱乎爾也。戈戟之爲句兵。其內横入於柲。與直刺之矛爲骹。如筩以受柲者不同。又斧之用。亦非直刺。然其安柲也。横其刃。而於其首爲銎。上下相通。柲直插銎中。不爲內也。於是灼知戈戟句兵必爲物以內柲。鑿所以名之爲內。而非如矛柲直插於骹。其

柲不爲鑿以受骹。故不得名之爲內也。往者海寧吳槎客示余一器。恭有內者。刃横出如戈援。而無下垂之胡。內廣三分其援本而去一。上與援上刃齊平。而下刃出於內者三分之一。內援之間。爲物閒之。上下皆出援本。所以嵌柲鑿以固內。如戈戟之安內法也。以冶氏不載是器。不知其名。故存而不論。已而又見二器。亦皆横援。援本不爲內而爲銎。上下相穿以安柲。銎外長出餘金。兩面皆有欵識。其一正面欵曰[illegible]。鬭以亞形。背面子形。手持竿。竿首如斾之有斿。子後又爲足掌。亦鬭以亞形。其一正面欵如馬項有鬣。尾有三岐。背面即畫此器

安柲立形二器今皆不知在何處。余司教嘉定時。司馬達甫從都門寄一器見貽。援內及所間物與槎客所示者畧同。內端有奇字□。不可識。藏之數年。今復玩而覩之。憶前年爲達甫識瑚戈□字。又曩爲紀大宗伯識周公鍾□字。又薛氏所載夏瑚戈□字。又載周敦□字。及古文口作□或作□者。參伍比類。反復相證。恍然悟此亦瑚戈之瑚字也。□同周敦周字之首。□畧同達甫瑚戈瑚字之上半。□畧同夏瑚戈瑚字之上半。□畧同古文口字。□畧同周公鍾周字之下半。蓋周與瑚字可互通。周有周正之義。有周密周徧周旋之義。又

忠信爲周。今其字上从用。用字从中。可通忠。下从口。可通信也。玩數奇字。皆象人面之形。而此字合觀之。又分觀之。上用字作□。象髻也。目也。耳也。下口作□。象鼻也。人中也。口輔也。兩□也。若瑚戈之字□下半則口在中。外爲□輔頰。下爲鬢。其上亦髻象也。周公鍾之字。亦有口輔□頰之形。夏瑚戈之字。亦有目耳輔頰惟肖也。周字義大。故須以人面象之。人面莫忠信若也。人面莫周正周密周徧周旋若也。余年來識數周字。又識豐潤牛鼎中□爲寶字。昔人譌作宋字。紛紛聚訟不已者。又爲潘䢵泉識建安□爲瓦字。象瓦平者俯者爲瓦當者襍壘之。又爲家豸名叔識銅雀三爲瓦字。五疊其平正者。凡皆古文奇字之廣陵散矣。此數器者。皆句兵。且有有內者。因復一一考之。顧命曰。一人冕執戣立於東垂。一人冕執瞿立於西垂。孔氏以爲戣瞿皆戟屬。似得之。廣韻戣戳皆引顧命。而以戟屬釋之。是矣。槎客所藏一器。及達甫所貽者。並有內。形製亦同。余疑爲瞿也。按說文。瞿。鷹隼視也。二器似橫目鷹隼鷙鳥能擊殺。襲其視名以名之耳。且二目爲朋。左右視也。衛兵主目。象之名之。艮亦不誣。餘二器雖爲銎以受柲。其爲句兵爲戟屬一也。有內者疑瞿爲銎者。豈卽戣與。日者同年吳徵埜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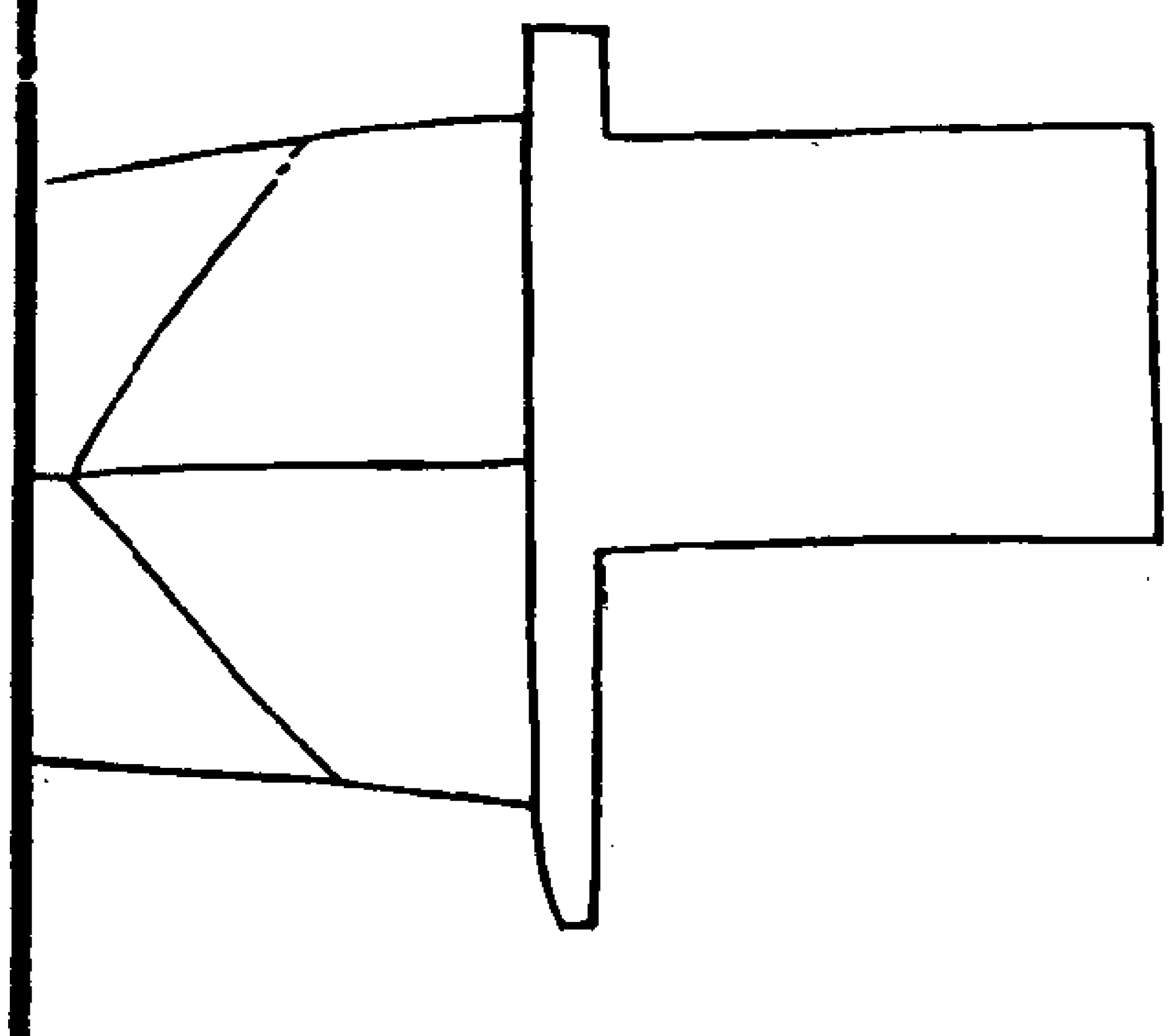
修從揚州貽一器。亦句兵有內者。視槎客達甫二器。援廣較大三之一。其內與援。小有倨句。然內當援廣之中。不似上二器偏其內齊上刃也。兩鍔及近內處三邊並有折鄂。其中上下分太少半。上太半中爲脊。其廣與三邊折鄂同。下少半作圭形。有射畧依援末爲之。中作圓孔穿通。孔旁作兩乳。中微凹。三邊及中脊之內有紋。紋亦分太少半。以小乳圍繞爲界限。其太半倚脊爲雷紋。而以風紋連屬之。博古圖所謂歆邪偃草之勢者。下少半。則以雷紋周於一孔兩乳之外。其內出柲處爲長孔。繞以小乳紋。蓋亦瑚戈之類。援似箭匕。中脊不厚。與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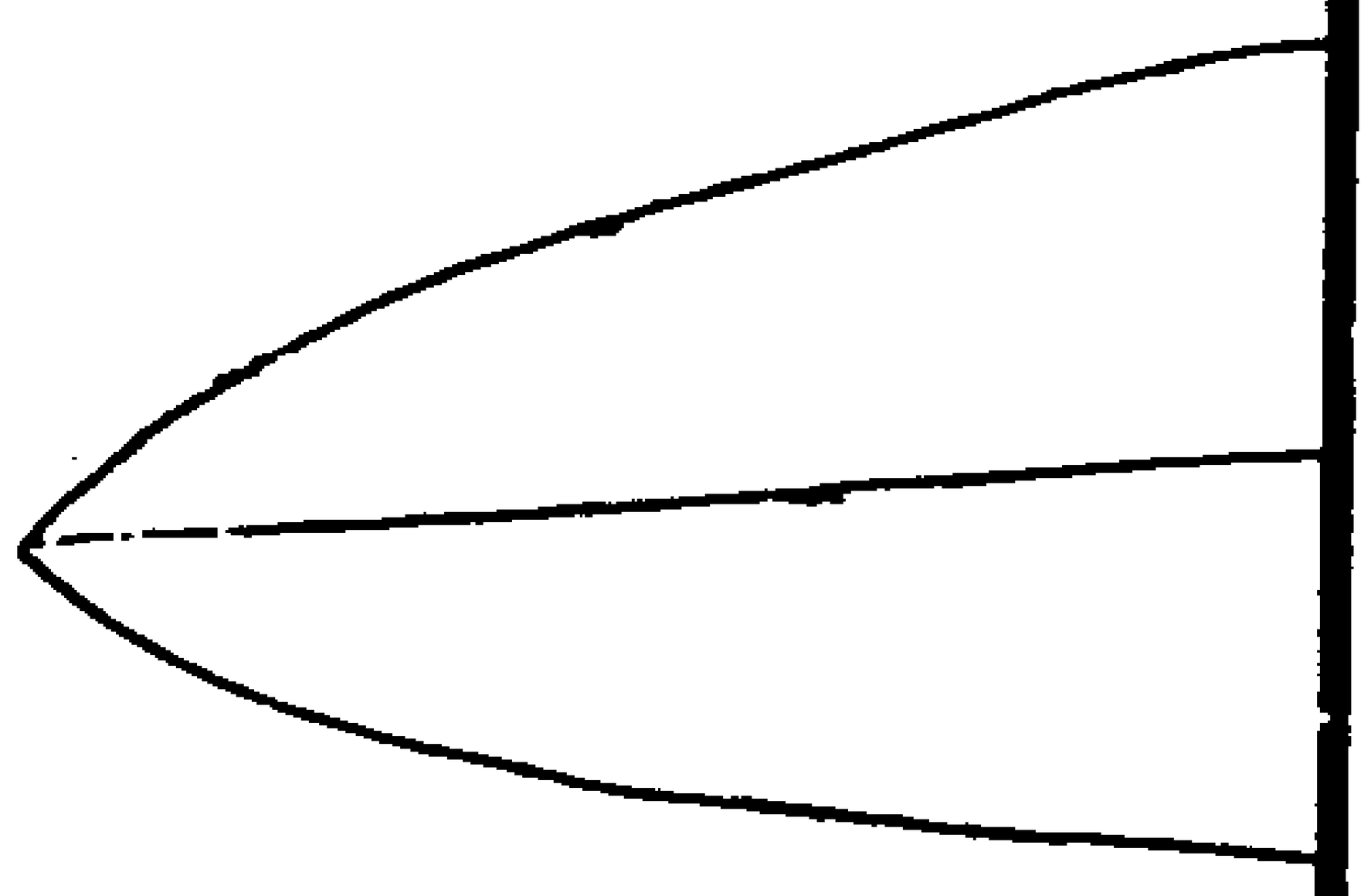
器異疑又一類也余昔得一斧葢以銎受柲者曾圖其形宜欘篇中椄斧屬之器說文云斧斫也斫擊也斪其俱切斸陟玉切斲竹角切皆斫也斤斫木斧也斨方銎斧也戉大斧也司馬法曰夏執玄戉殷執白戉周左杖黃戉右秉白旄戚戉也余謂斧斤異於戈戟者戈戟銳鋒斧斤闕鋒也觀尺字象形象其鋒之闕也故用之以爲斫擊戈戟之鋒銳同於矛之刺但矛直刺而戈戟則橫擊以刺之也公劉之詩云干戈戚揚毛傳云戚斧也揚戉也正義曰廣雅云鉞戚斧也則戚揚皆斧鉞之別名傳以戚爲斧以揚爲鉞鉞大而斧小太公六韜云大柯斧重八斤一名大鉞是鉞大於斧也余又從洪養泉見一斧屬之器有內與戈內同內上有銘二文曰㓜衣㓜疑卽黝字黑衣葢衞尉屬官國策左師觸讋見趙太后曰賤息舒祺願令得補黑衣之數以衞王宮是也戉爲大斧戚揚皆斧戉之別名而此器小難定厥名故以爲斧屬也雖非句兵以其有內如戈按說文銎斤斧穿也今斧皆用銎無用內者此實斧屬而用內爲異因附錄之

合前共六器竝圖於後

又見二銅器小大各一葢斤之類其鋒鍔兩面漸厚而至於首兩旁中更起棱故頂成六觚頂上爲銎以受柄斧斤受柄皆爲銎而銎異制疑斧斤竝用以斫木而斧橫斫斤直斫斤又必資斧擊之以爲用與大者洪生潤千携以問余余曰此穿木之器也說文鑿穿木也此穿木之器今卽呼是器爲鑿今尺度之長五寸二分刃廣寸有二分首分六觚觚畧相等銎依六觚爲之銎深三寸八分受短柄所謂資斧擊而用之者天平等之重十八兩八錢五分小者老友方君任所示長三寸二分刃廣寸有六分首修寸有九分首廣八分兩面二觚寛兩側四觚狹銎爲橢圜銎深寸有九分受短柄可穿木亦可劈木殆亦資斧擊而用之今木工有平木之斤其名與奔聲相近銎受短柄又於短柄上爲鑿受之柄加曲矩形治木時先用斧斫好乃彈墨再治平之疑用是器也因論斧斤亦附圖之

句兵戟屬有內者重八兩二錢九分　此海寧吳槎客所藏疑卽顧命之瞿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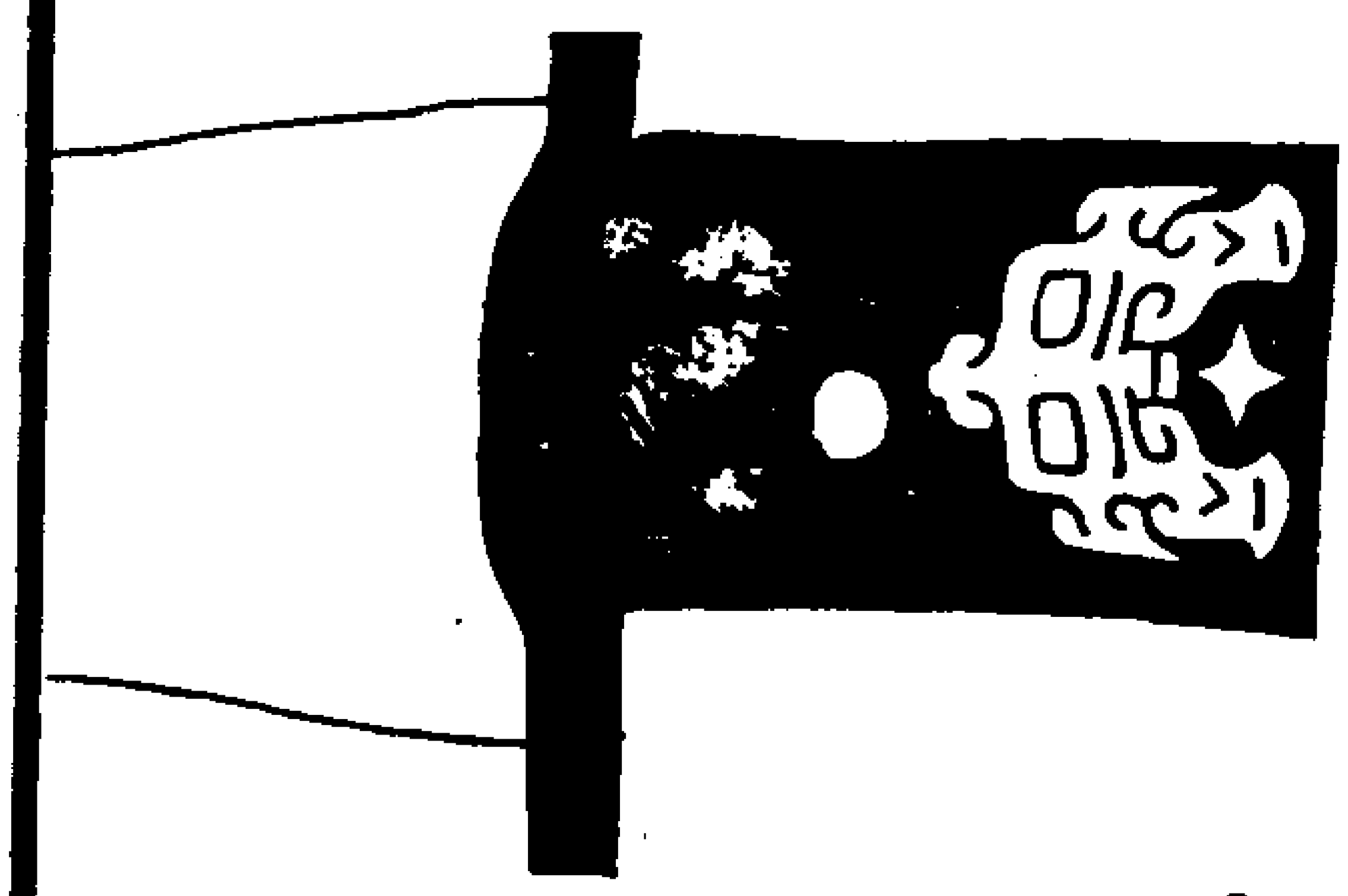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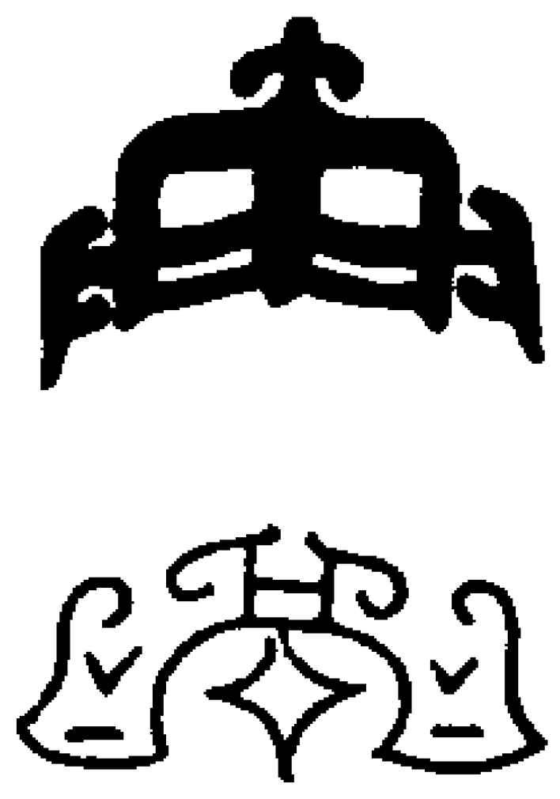


句兵戟屬有內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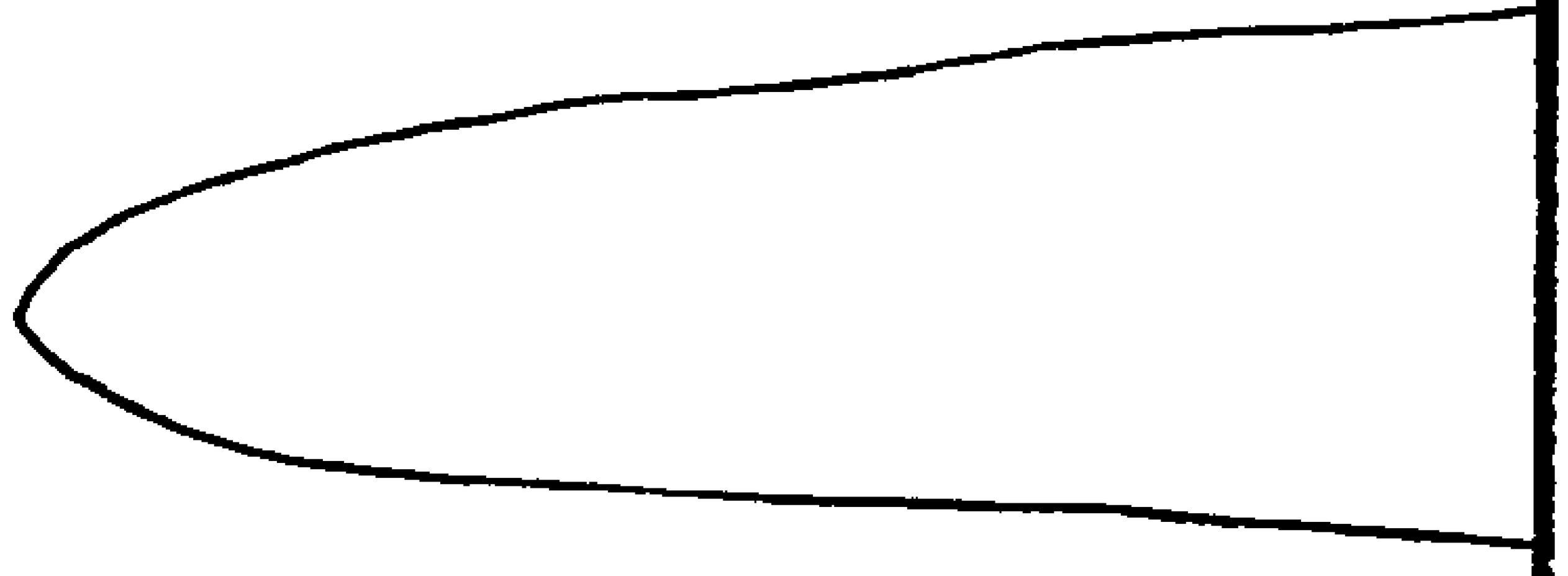
重十兩四錢

此江寧司馬建甫所貽與前器同製疑亦器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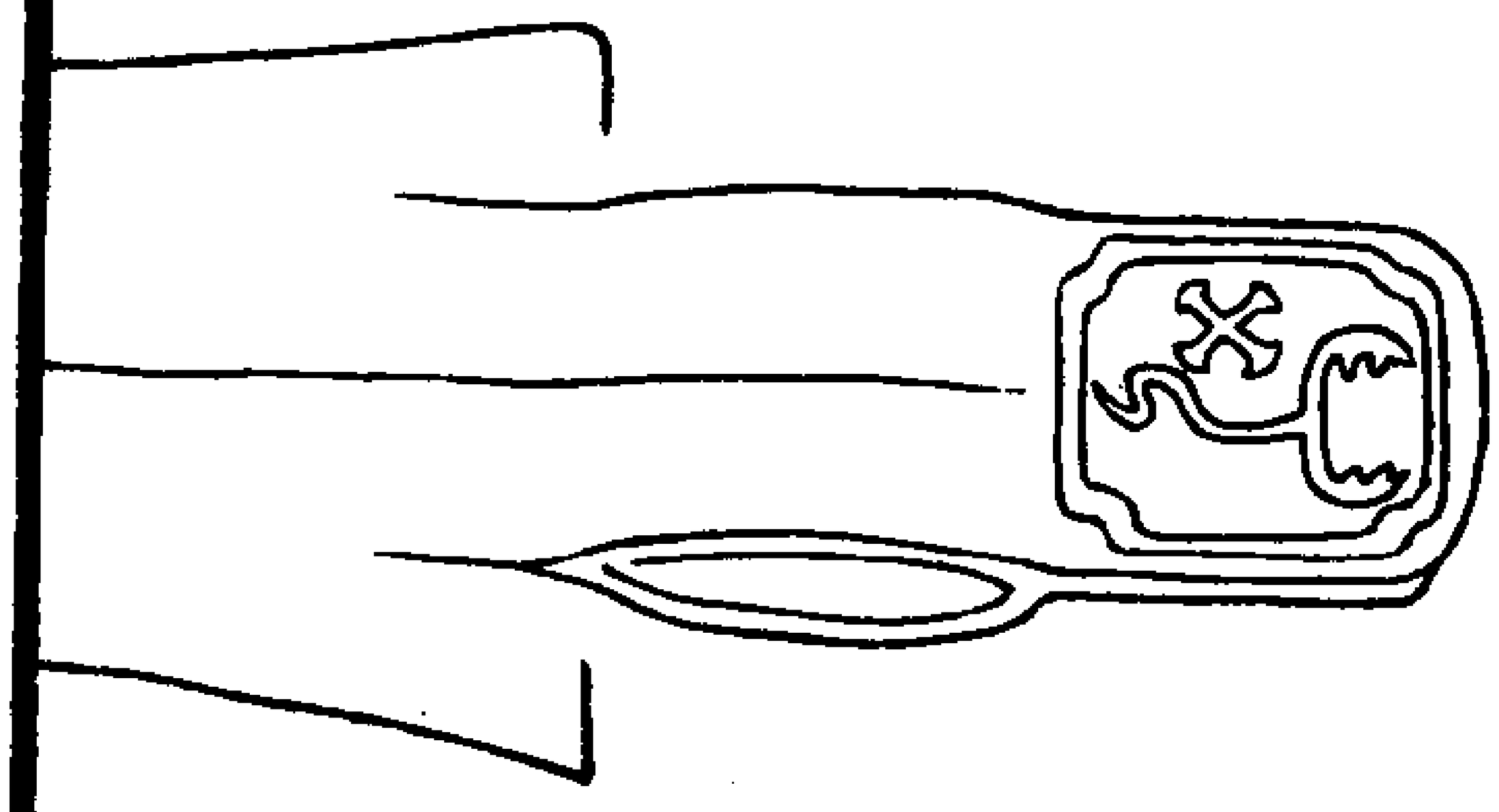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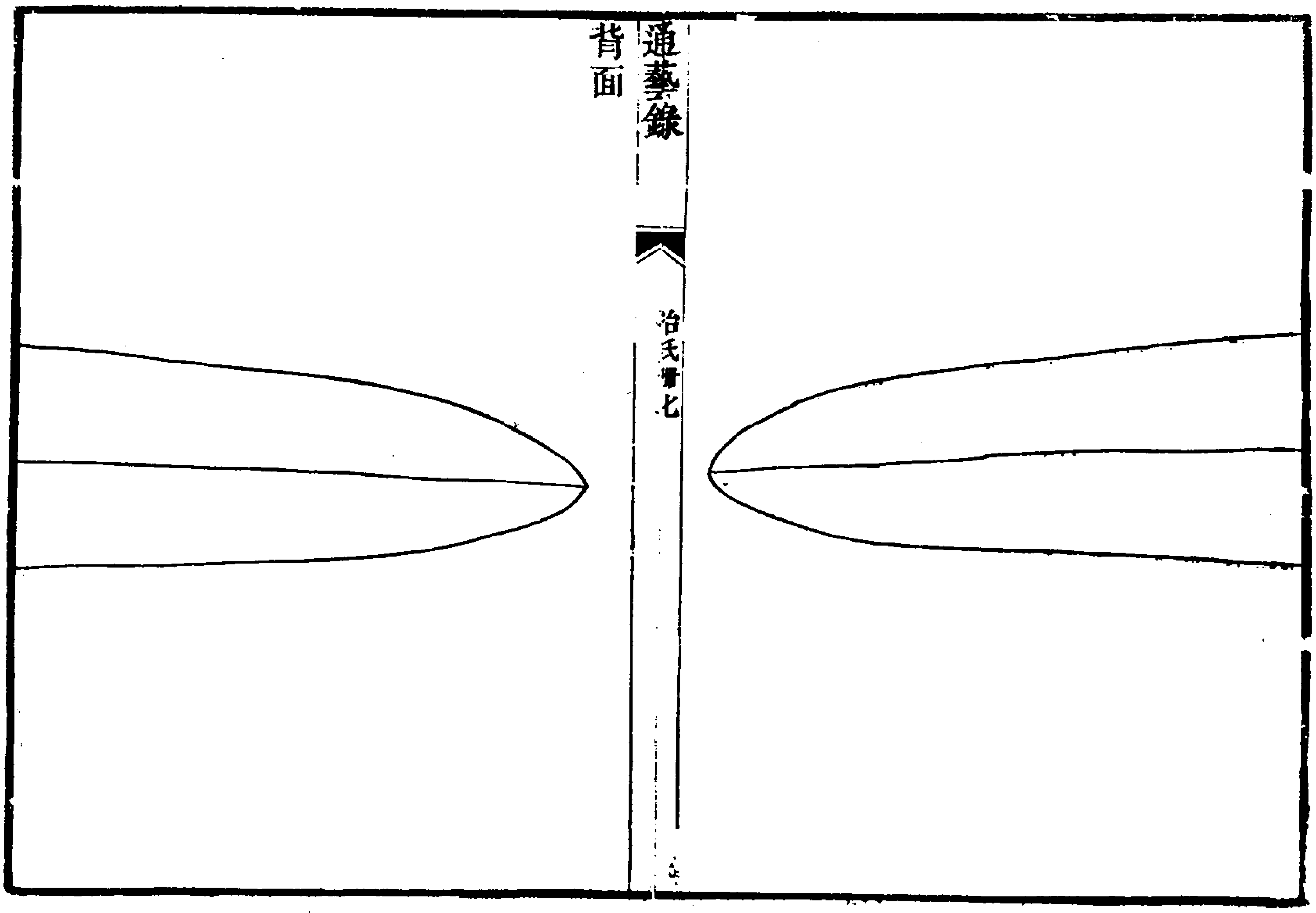
此周字與琱通有白文有墨文白文雙鉤墨文鐵綫法也上半純白文下半墨白互相為用今分兩段觀之上半用字內含中字下半口字信字之意所謂忠信為周也周字義大象人面為之上用字有髮有目有耳下口字有鼻有人中有口輔有頤頰此疑為秦書八體中之大篆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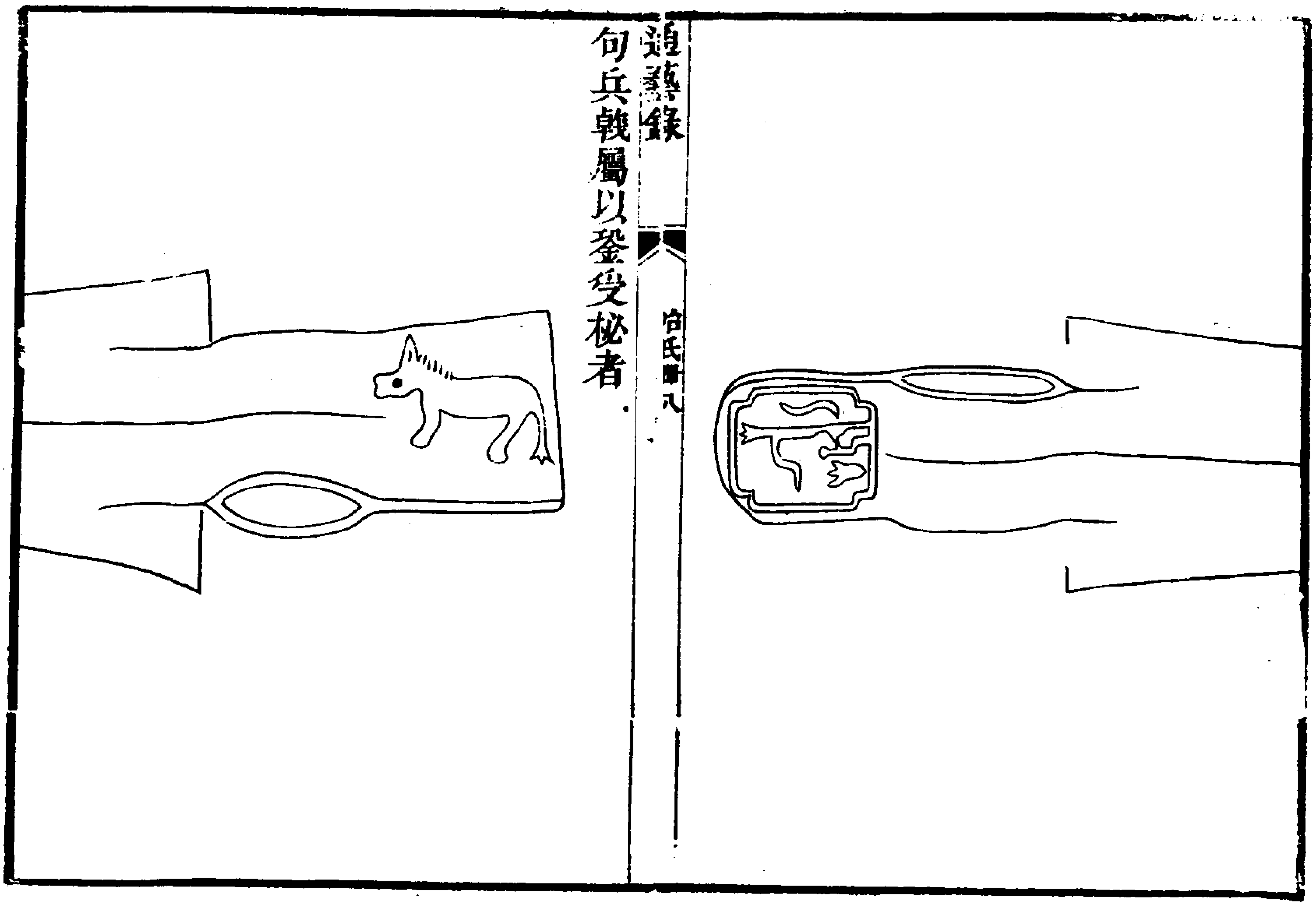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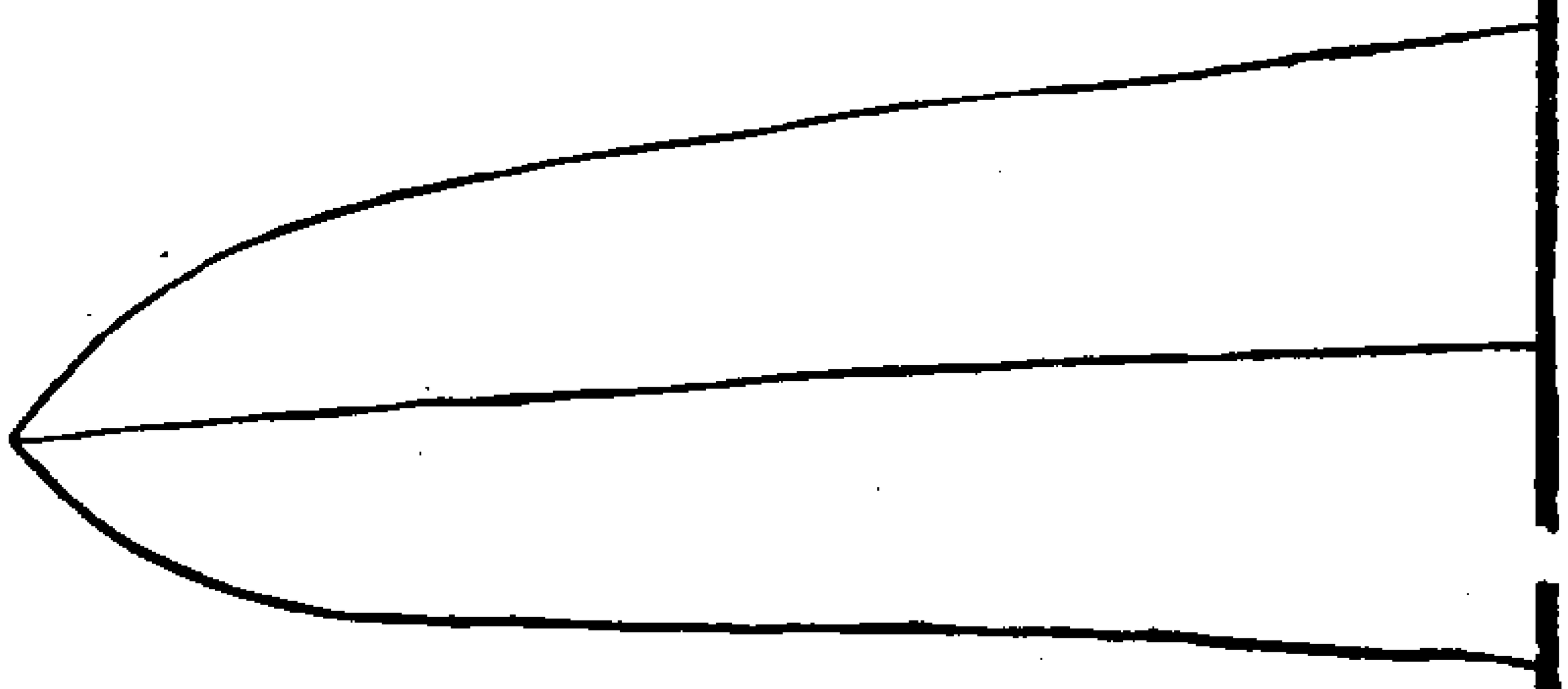
句兵戟屬以鋈受柲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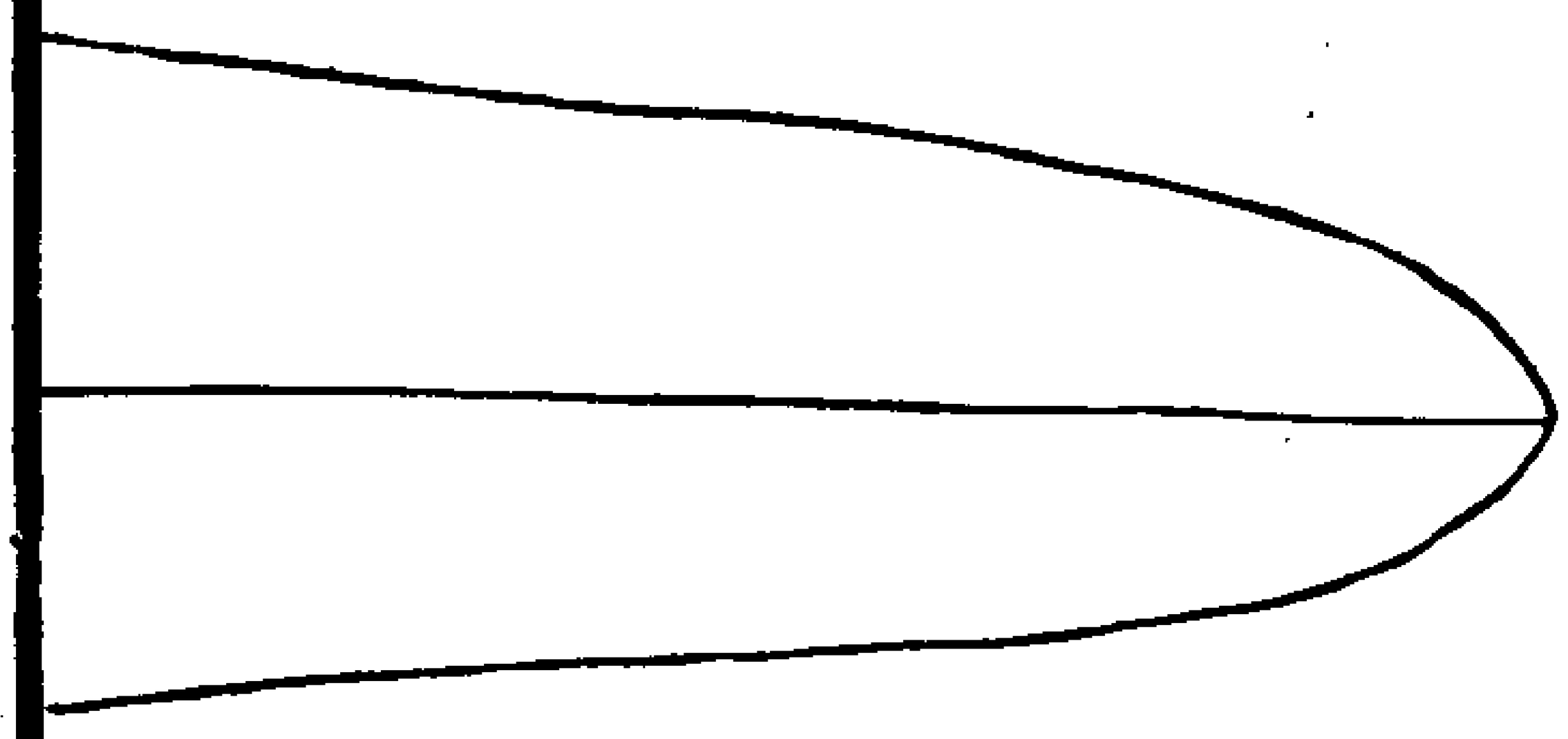
新六書中之奇字也


通藝錄
背面
冶氏圖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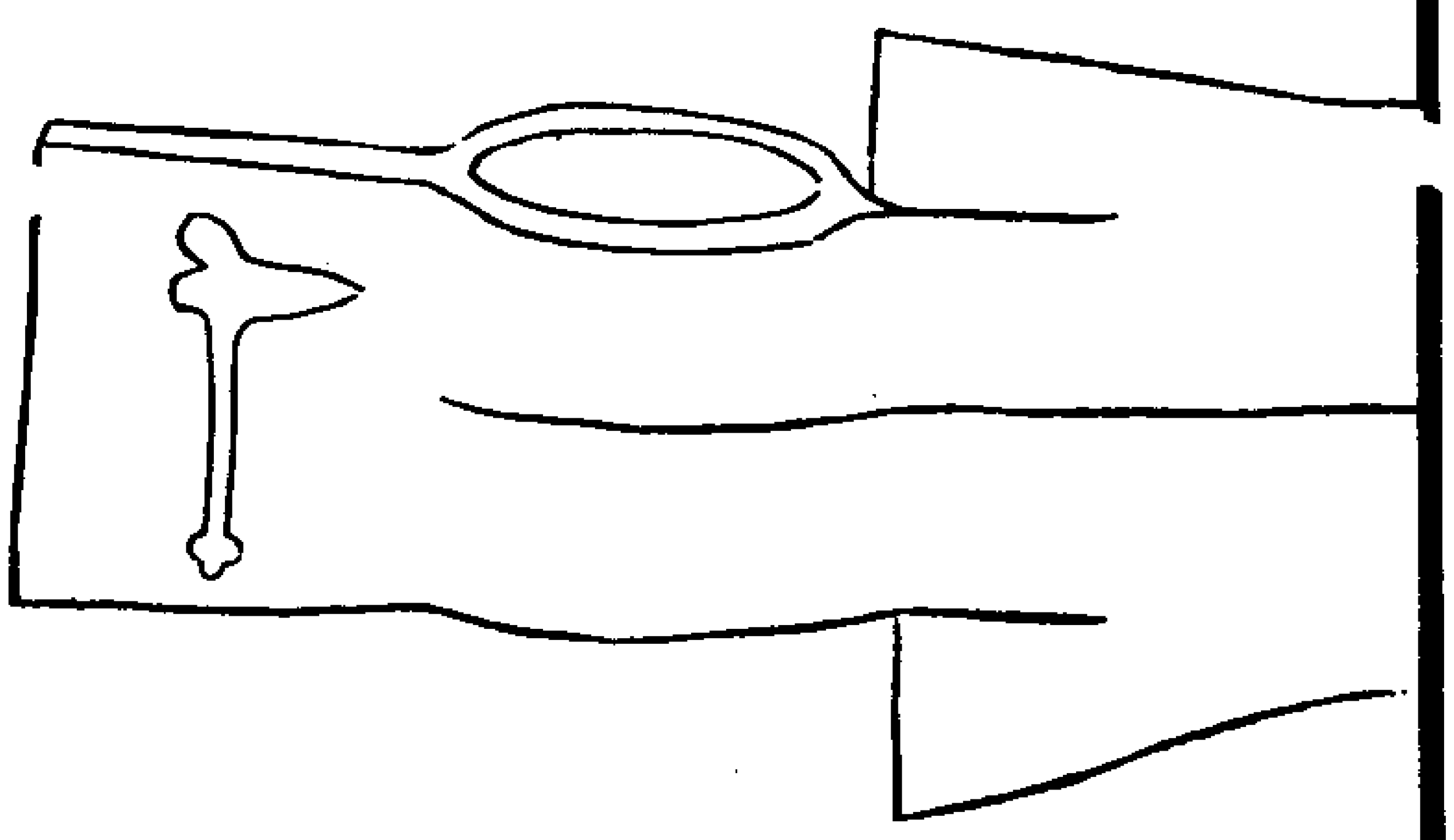

通藝錄
句兵戟屬以鍪受柲者
冶氏圖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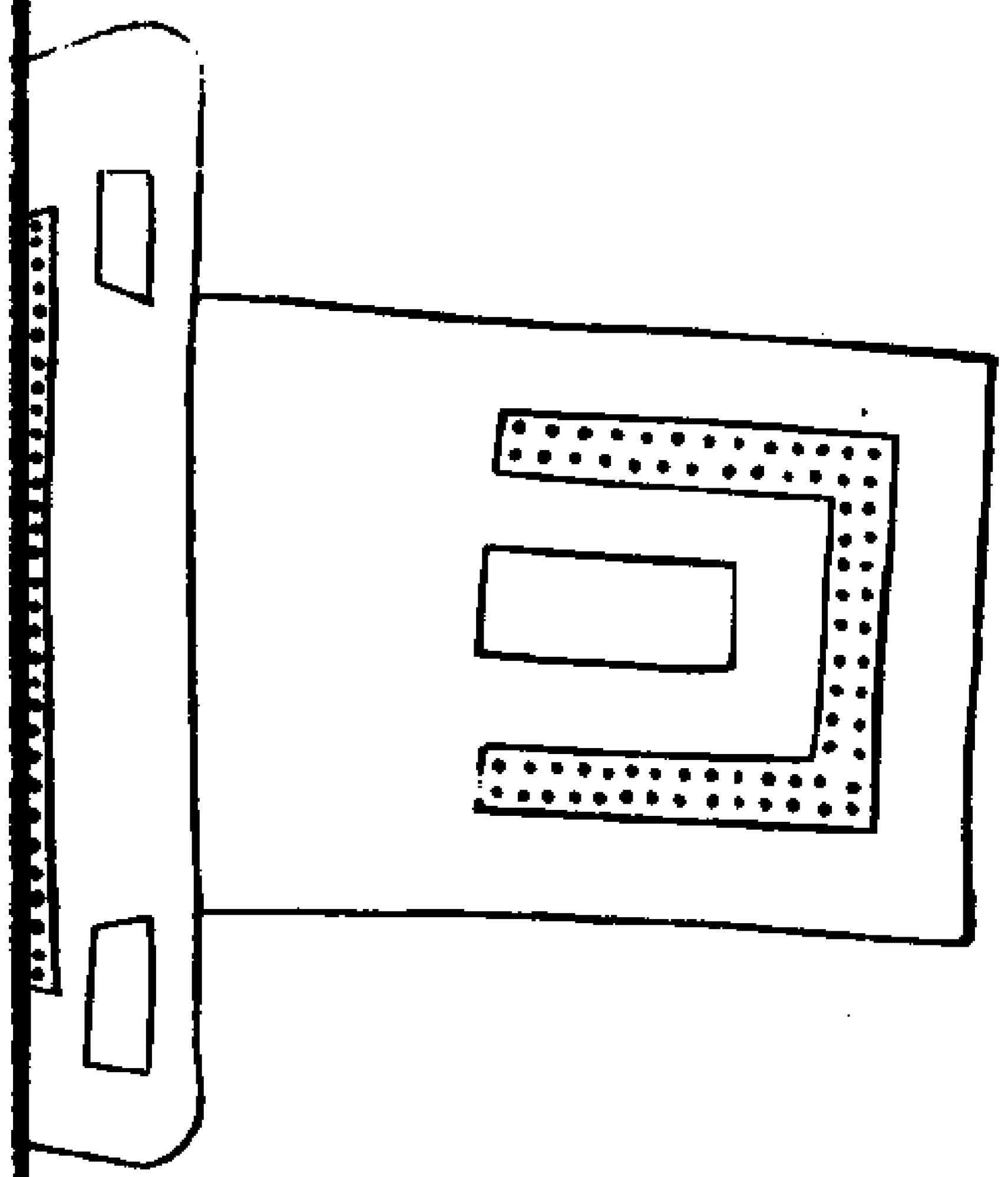
背面



通藝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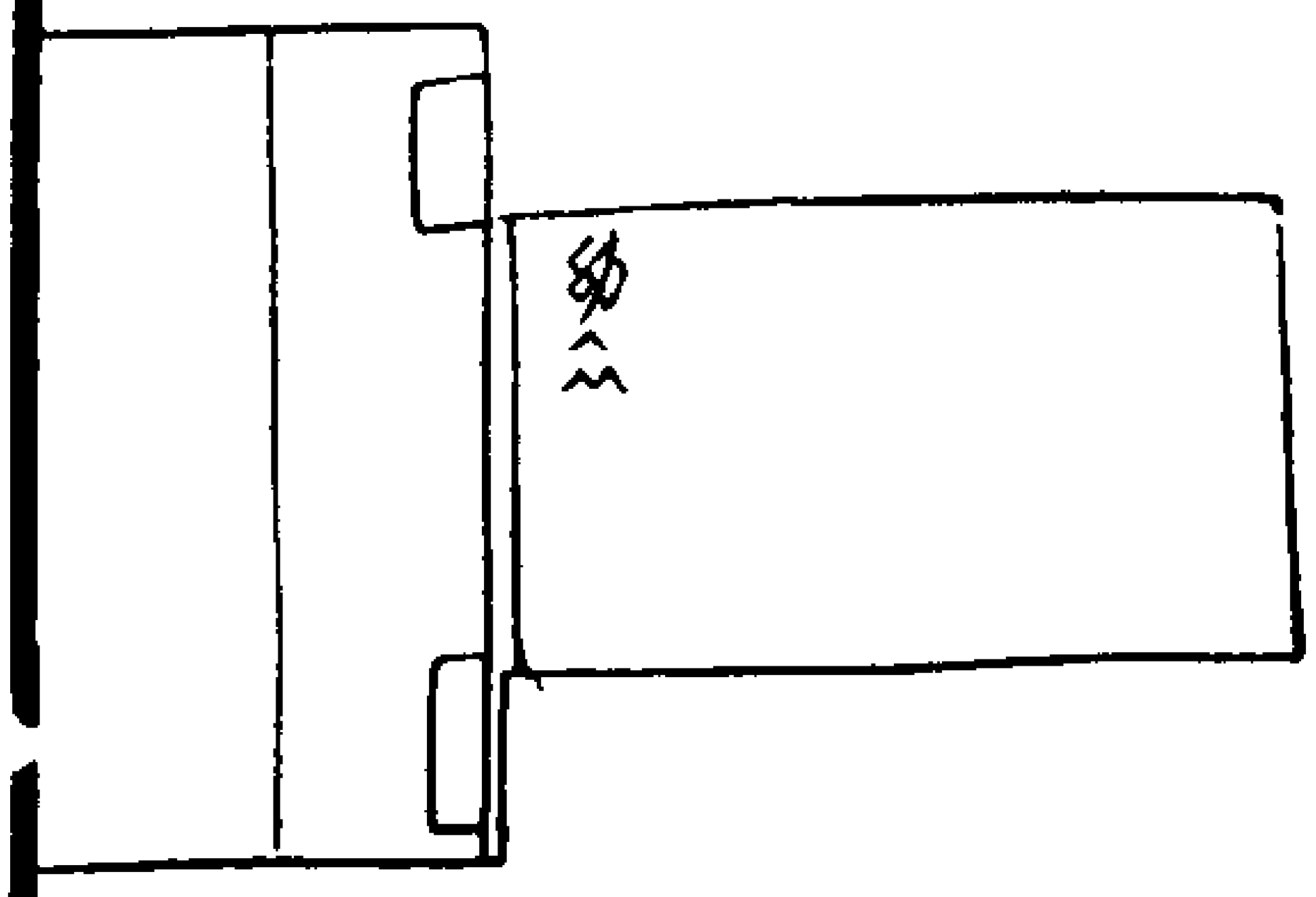
句兵廣援有內者重九兩一錢七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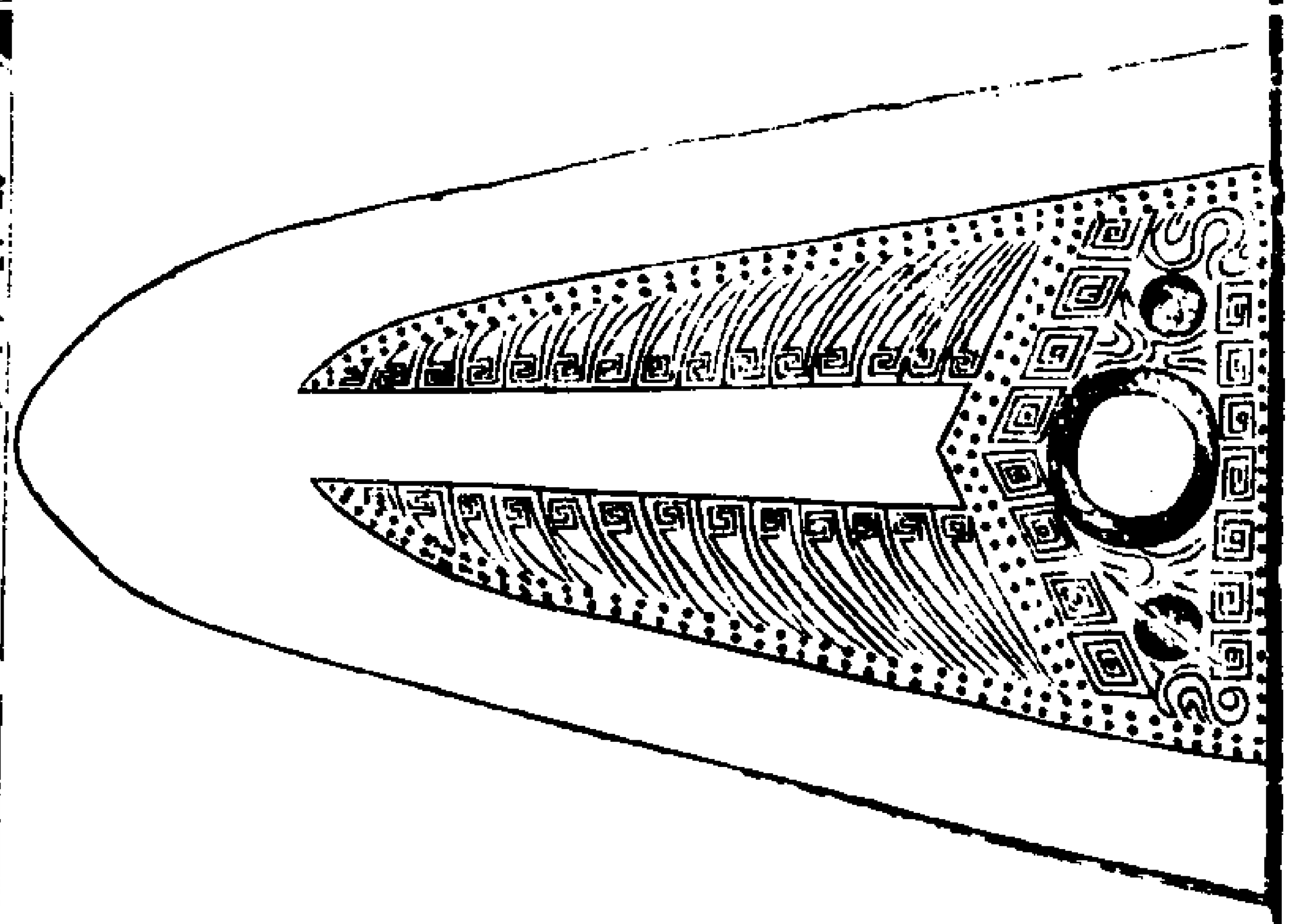


通藝錄

斧屬有內者　重十兩二錢七分

冶氏五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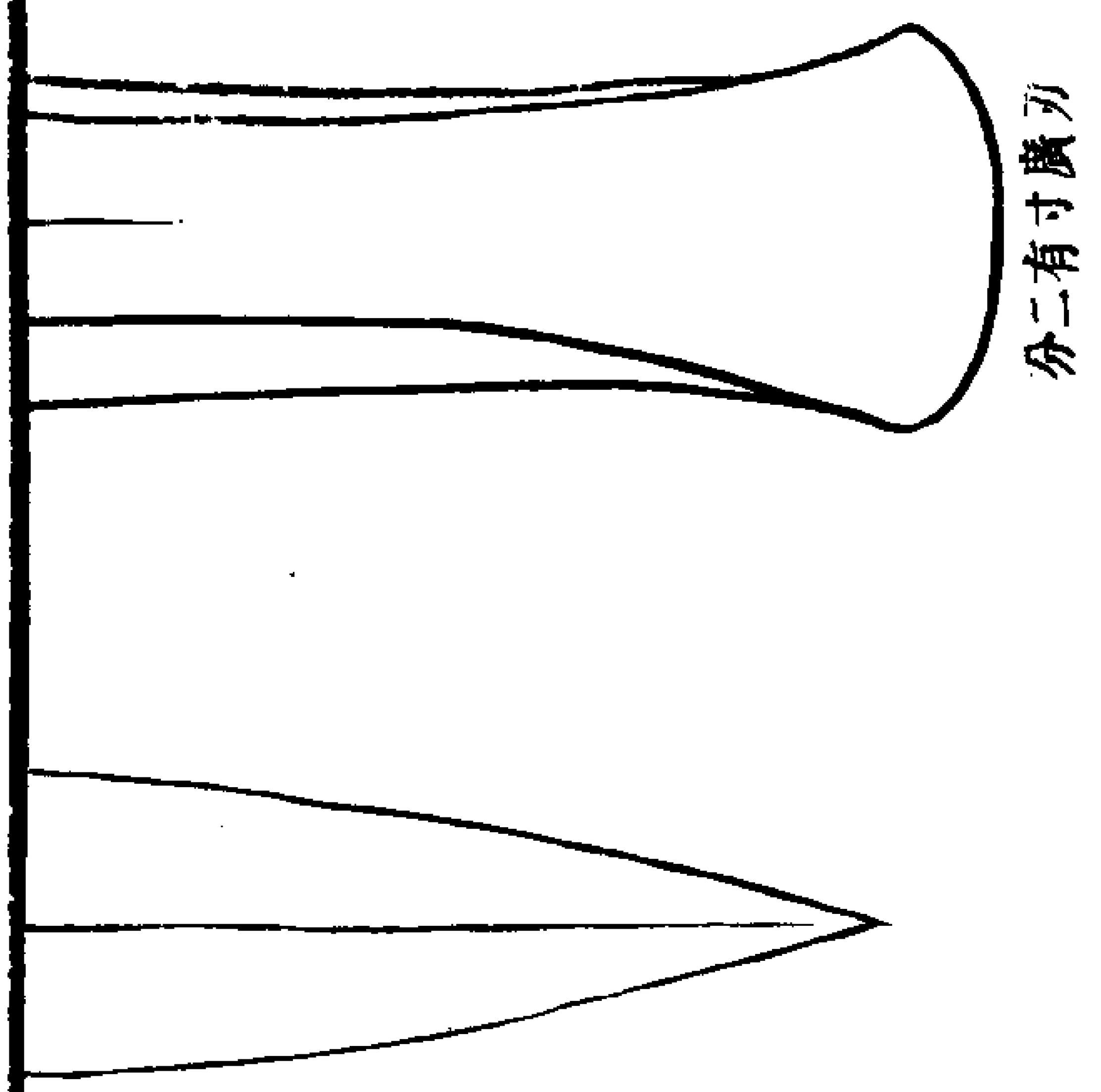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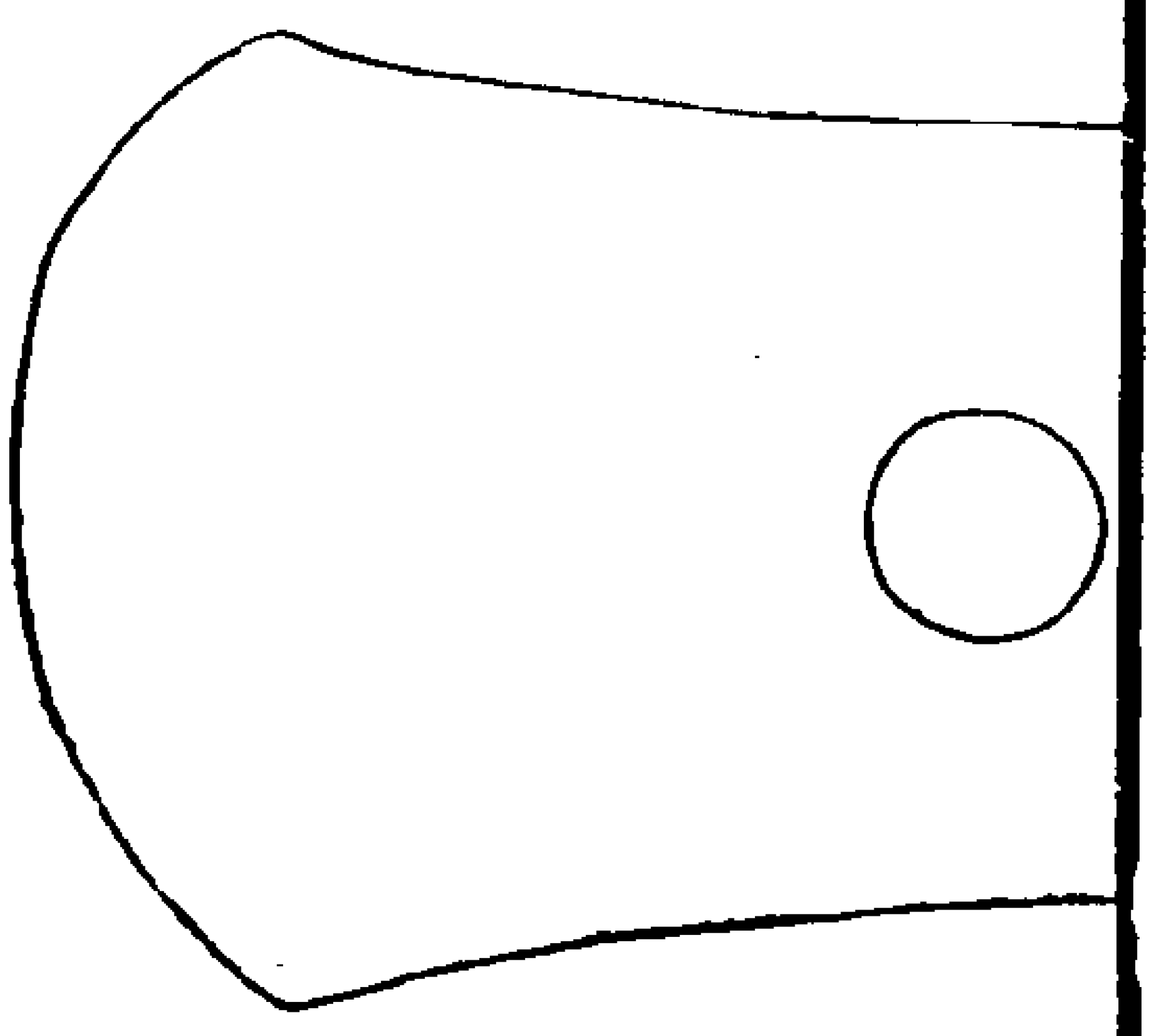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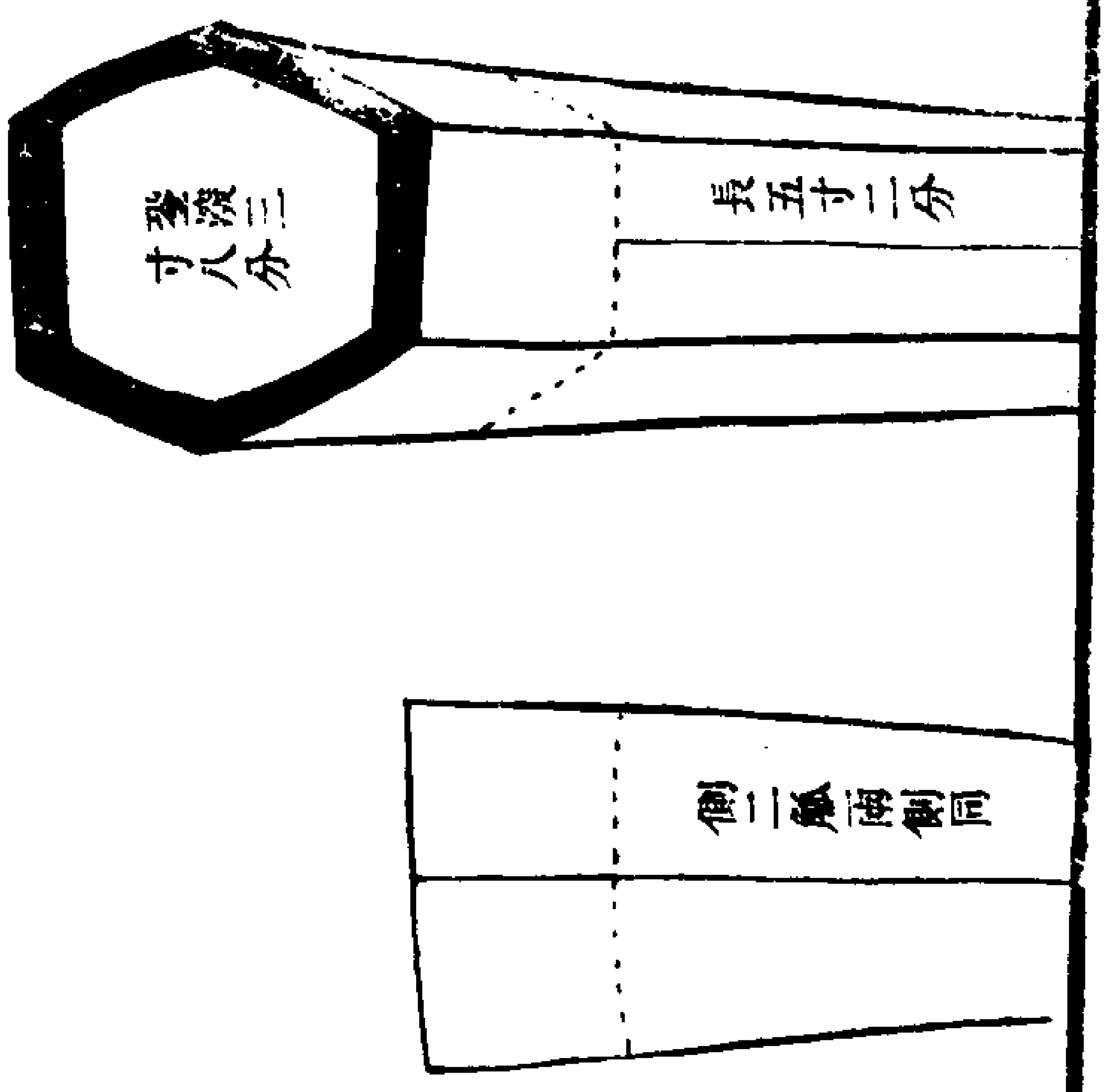
通藝錄

斤類一　附

冶氏五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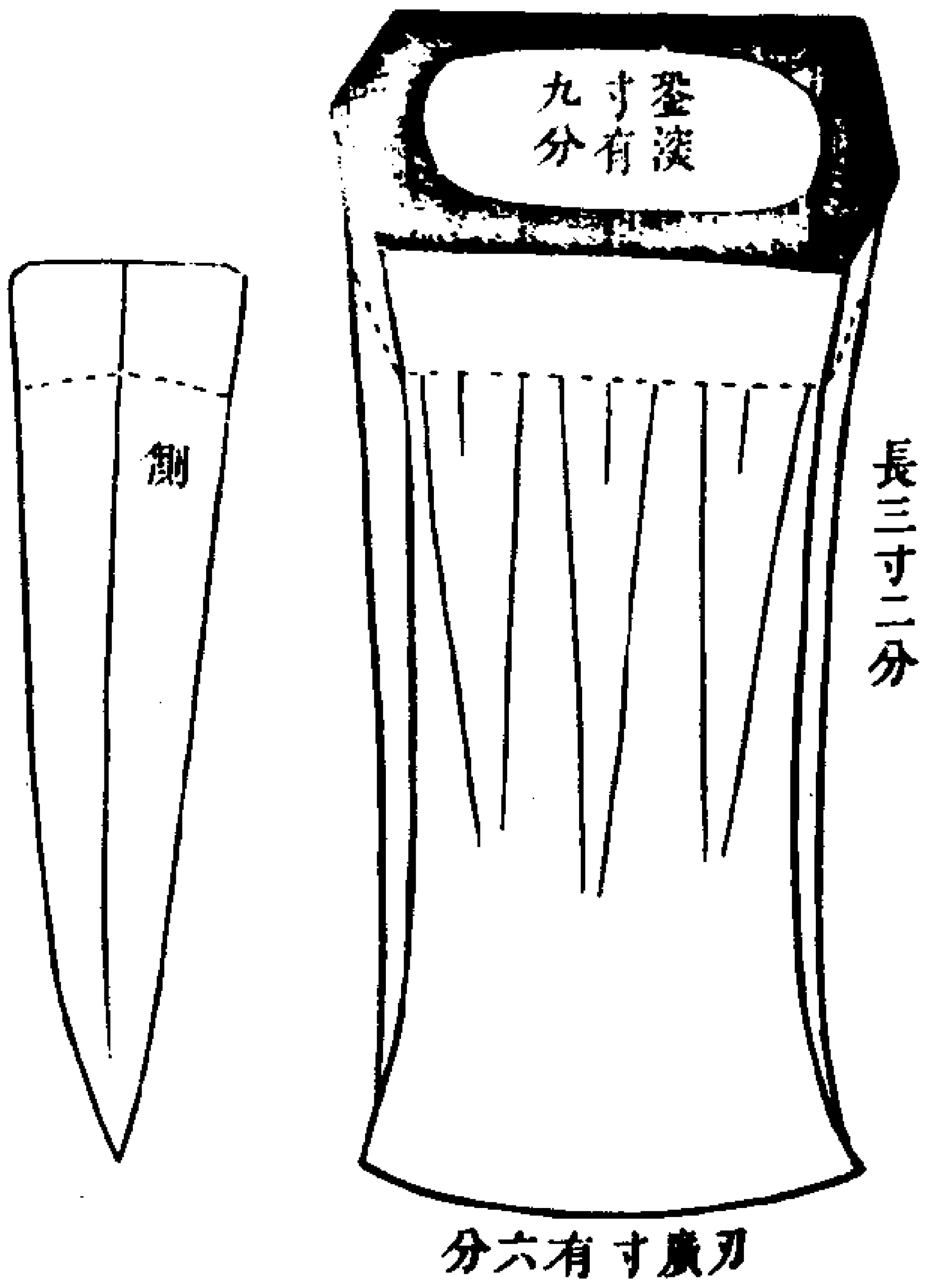





銎淺三寸八分
長五寸二分

通藝錄 古兵五十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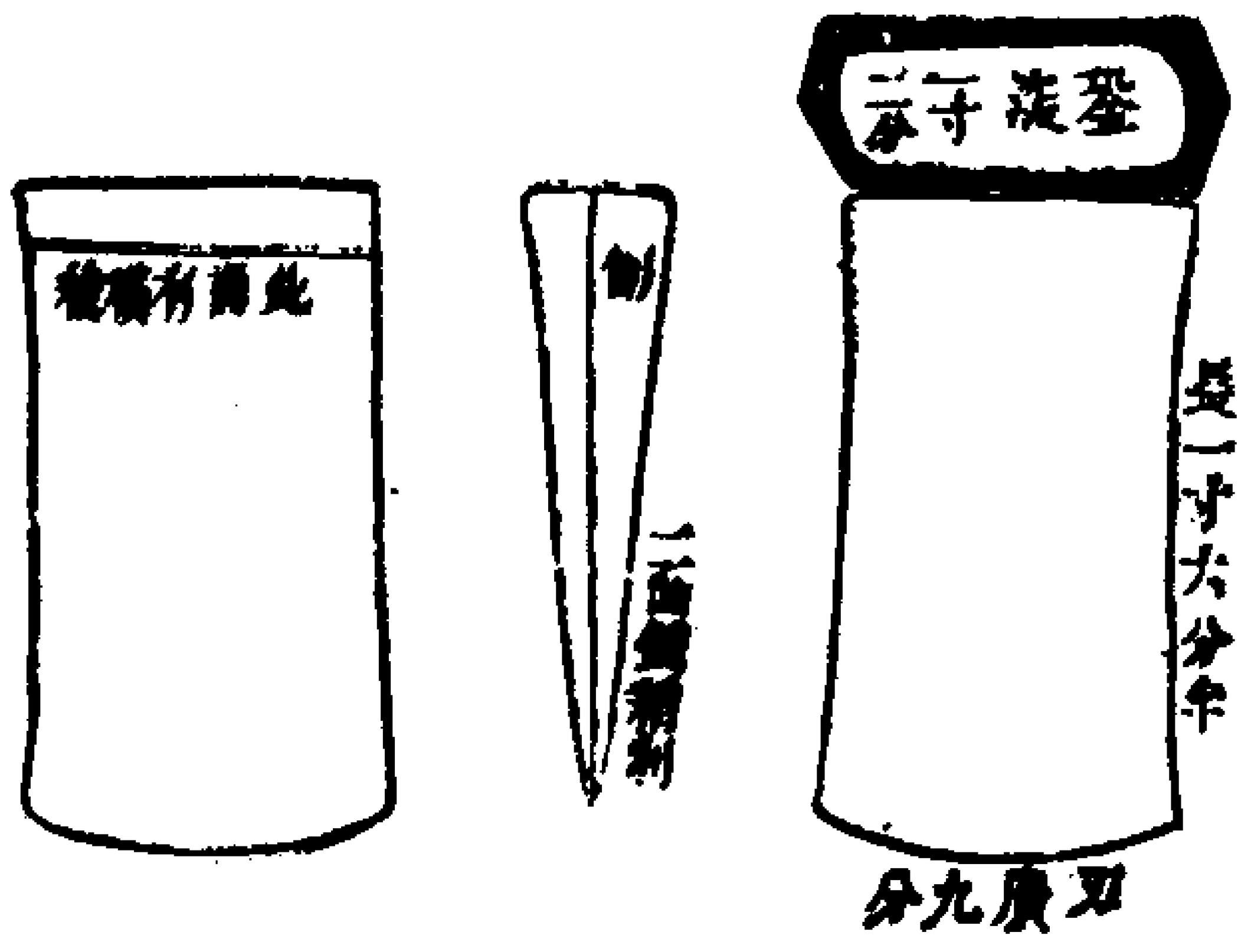
斤類二附


銎淺寸有九分
側
長三寸二分
刃廣寸有六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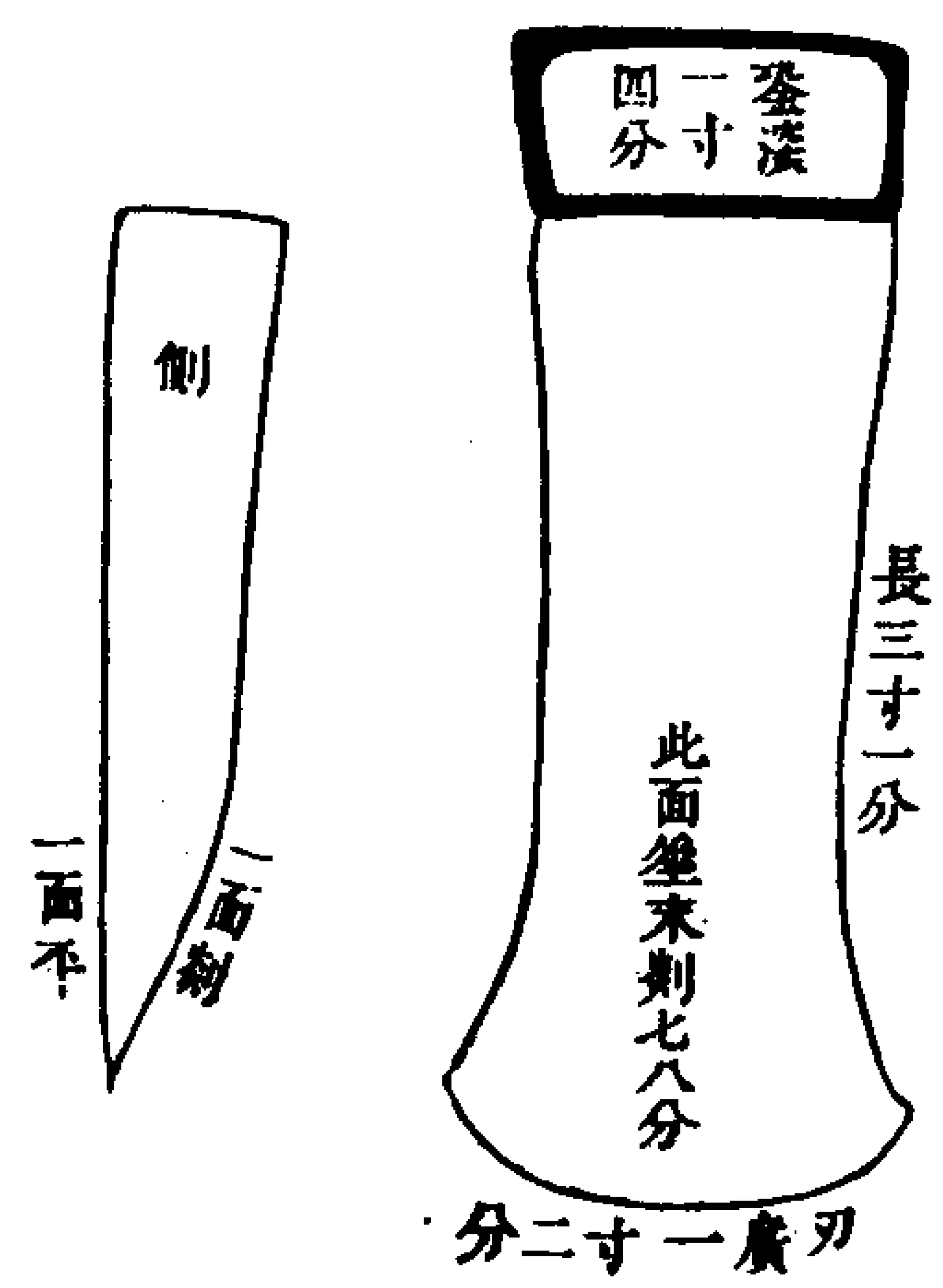
又見斤類小者一汪生瑤甫所得者天平等之重一兩五錢。今尺度之長一寸六分半刃廣九分一面鋒鍔稍剡一面平者其近本處有横稜銎淺一寸二分雖爲扁方然兩側有棱邊成六觚胡澗瑜又自揚州遺斤類二事其一重四兩三錢六分長三寸一分刃廣一寸二分一面坐末處剡七八分一面正平兩側平其中無棱銎淺一寸四分其一重三兩五錢長二寸一分刃廣一寸兩面皆正平削下銎淺一寸五分邊亦成六觚並圖之

通藝錄 古兵五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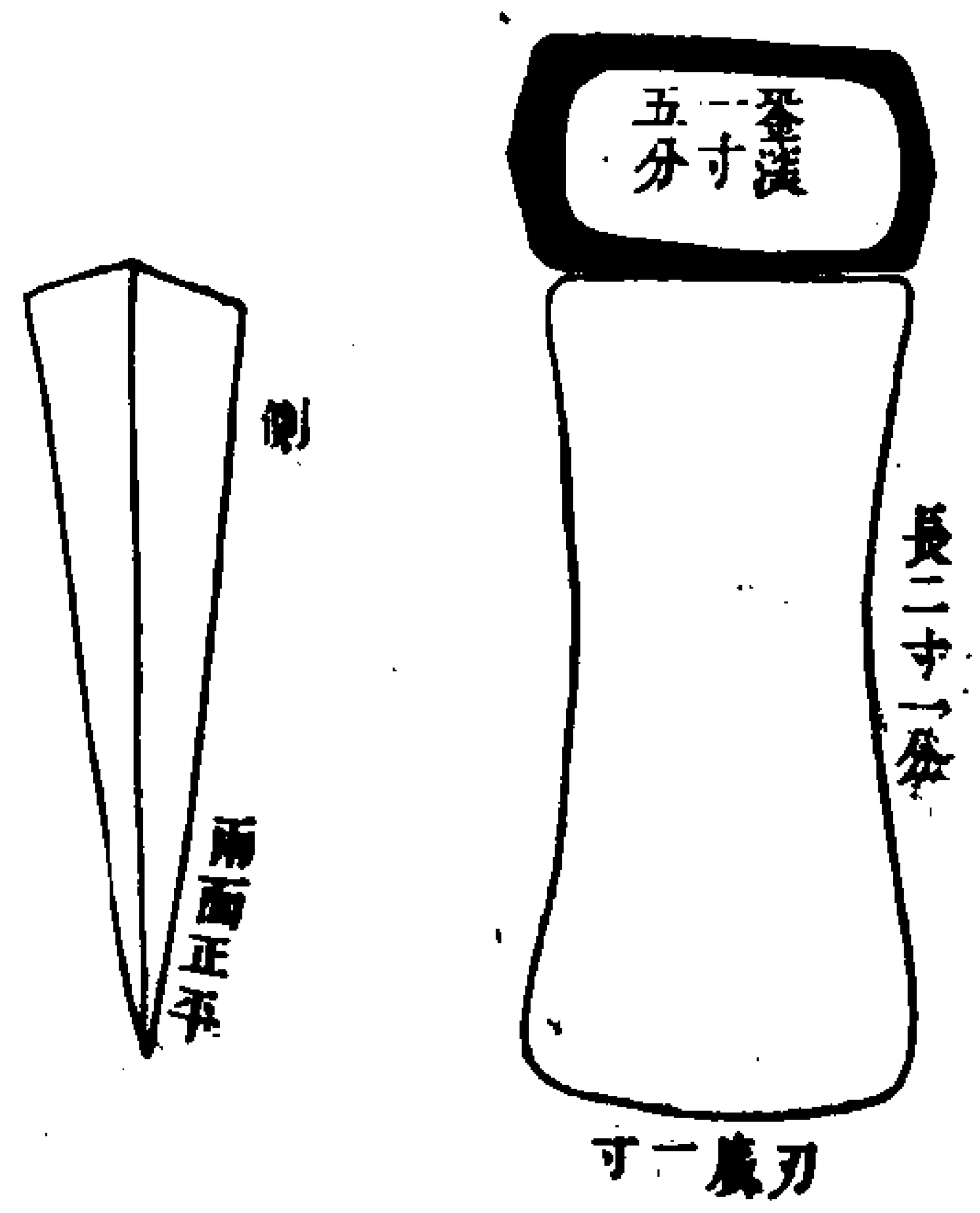
斤類三附


此面有横稜
側
一面鋒稍剡
銎淺寸二分
長一寸六分半
刃廣九分

斤類四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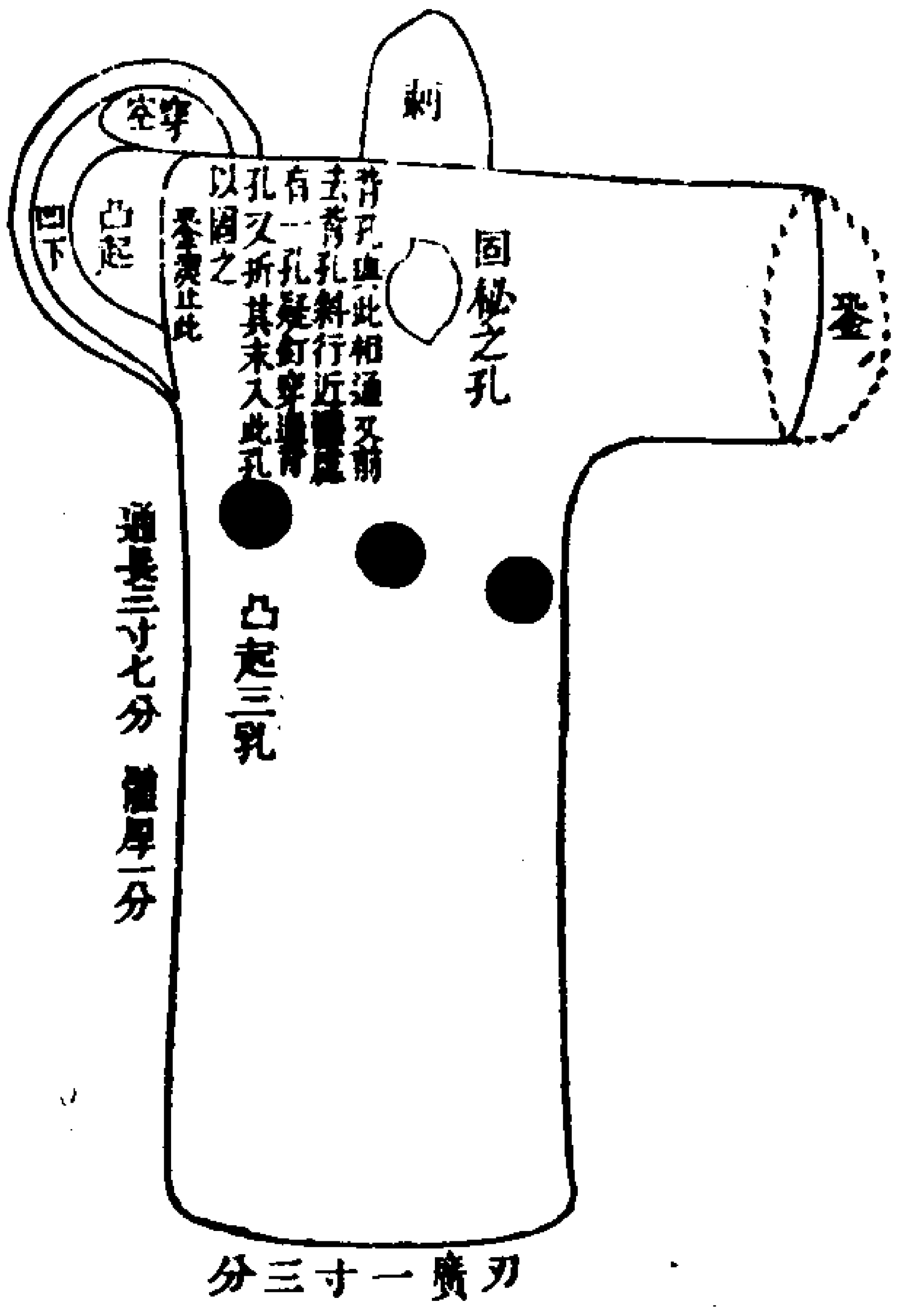

銎深一寸四分
側
一面剡
一面平
長三寸一分
此面坐末剃七八分
刃廣一寸二分

斤類五附


銎深一寸五分
側
兩面正平
長二寸一分
刃廣一寸

見于藍玉從都門得一器乃吳魯峯所遺者橫刃其本爲直銎以受柄後出一刺與前刃背鋒相直刃連本長三寸七分刃廣一寸三分刺長半寸刃本斜行凸起三乳余疑爲戚揚之戚也戚之言蹙也其刃蹙狹對戉名揚者言之彼爲發越飛揚故其刃侈張蹙之張之顧名思義曰戚曰揚弗可易也戉今俗呼月斧以爲象形然實戉聲之譌也余昔著宣欘柯磬折倨句義述曾圖右銅斧於其後今以此器合觀之此爲戚彼爲揚也猶信遂圖之以俟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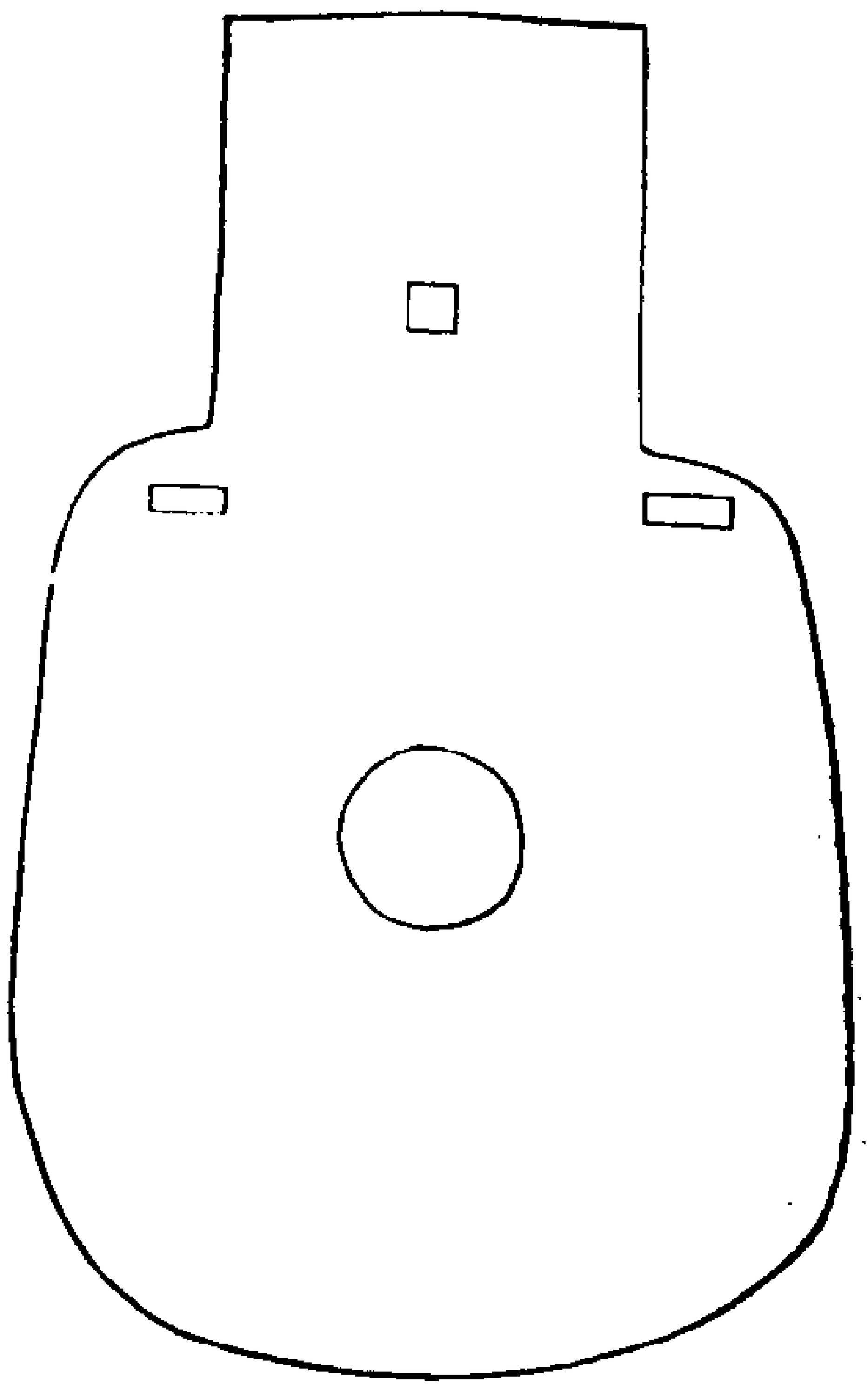
古銅戚一　重八兩四錢九分


穿
空
凸起
凹下
刺
銎深止此
背孔與此相通又前
去背孔斜行近刃處
有一孔疑釘穿過背
孔又折其末入此孔
以固之
固柲之孔
銎
凸起三乳
通長三寸七分　體厚一分
刃廣一寸三分

甲辰之春余館姜石臣今湖北中丞寓京師蓮花禪林陸丹叔少宗伯持所藏戚一事來令鑒別不得遇留言寓中云如是舊器爲收通藝錄中今宗伯久化去而此物不復得見矣近得一器有銎以受柄者因其刃形㬂而不揚與戉相反故斷以爲戚記而圖之而宗伯之戚有拓本存吾友金輔之處出以見示受柄以內而不爲銎亦與戉相反其刃㬂而不揚余錄中前收斧二事皆闊刃外揚是爲戉互相證明古義顯然因取圖之

宋古玉圖譜所錄玉戚數事畧皆刃之外揚如余所定以爲戉者惟載淳化中人發淮南王冢所得片雲雨玉戚刃淺而體寬如理髮梳其形如此蓋亦㬂而不揚之意證以余今所見有縱㬂橫㬂之異古制久失偶有存者拓而論之以廣異聞疑然交作非謂必可典要也

古銅戚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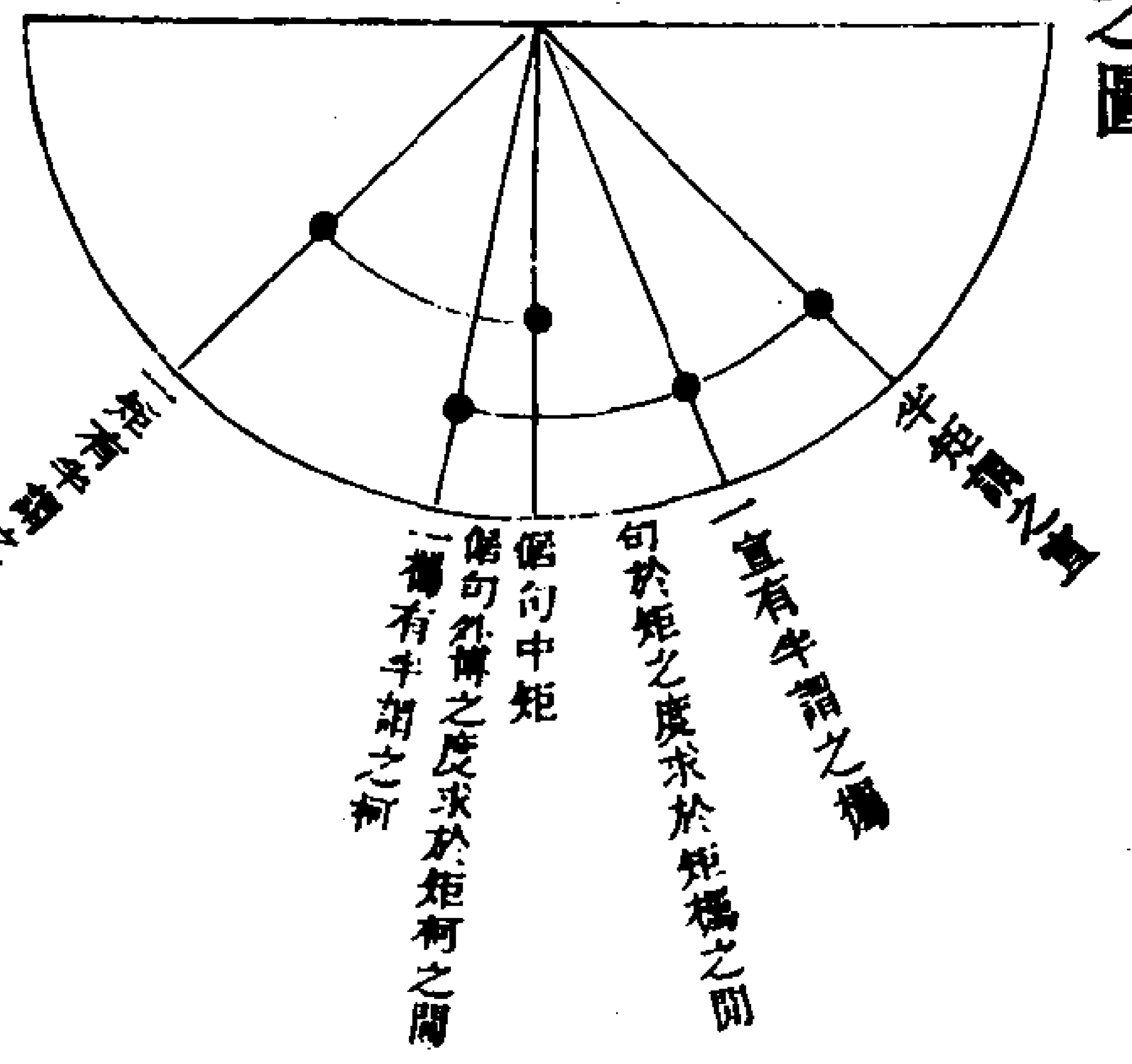
戈體倨句外博義述

余謂倨句度法生於矩在考工記車人職車人之事半矩謂之宣一宣有半謂之欘一欘有半謂之柯一柯（此矩字衍）有半謂之磬折是故有中矩之度有一矩有半之度有半矩之度其一宣有半者則半矩又四分矩之一之度也其一欘有半者則兩其半矩又八分矩之一之度也其度法必發於車人者以將言車人爲耒庛之倨句磬折故必先明磬折之度法也葢磬折之度法爲倨句一矩有半雖見於磬氏而未著磬折之名倨句磬折之名雖見於韗人而未言一矩有半之度法故記人必發

之於此也而欲發磬折度法之爲一矩有半自必先言半矩及句於矩倨於矩之度法也故句於矩者不一形以一宣有半爲之限倨於矩者亦不一形以一欘有半爲之限故冶氏之倨句外博雖無一定之度法其度法求之矩柯之閒也匠人之句於矩亦無一定之度法其度法求之矩欘之閒也而注是記者既不明戈之形體又不明倨句外博之度法是以讀者疑之余參考諸職以相證明而知倨句外博者外博於矩也故得略而言爲記云巳倨則不入謂援倨於外博太向上也戈椓人盎橫用之太向上是以不能入也巳句則不決謂援句

於外博橫啄之雖可入然太向下與胡相迫是以入而難決斷也倨句外博則二病除長內則折前前謂援也內長則重而援轉輕輕則爲重者所累故易掉折非斷折之折亦啄而不能入也短內則不疾內短則輕而不足以爲援助故入之而不疾也二病弗除雖倨句外博戈亦未盡善也

倨句度法生於矩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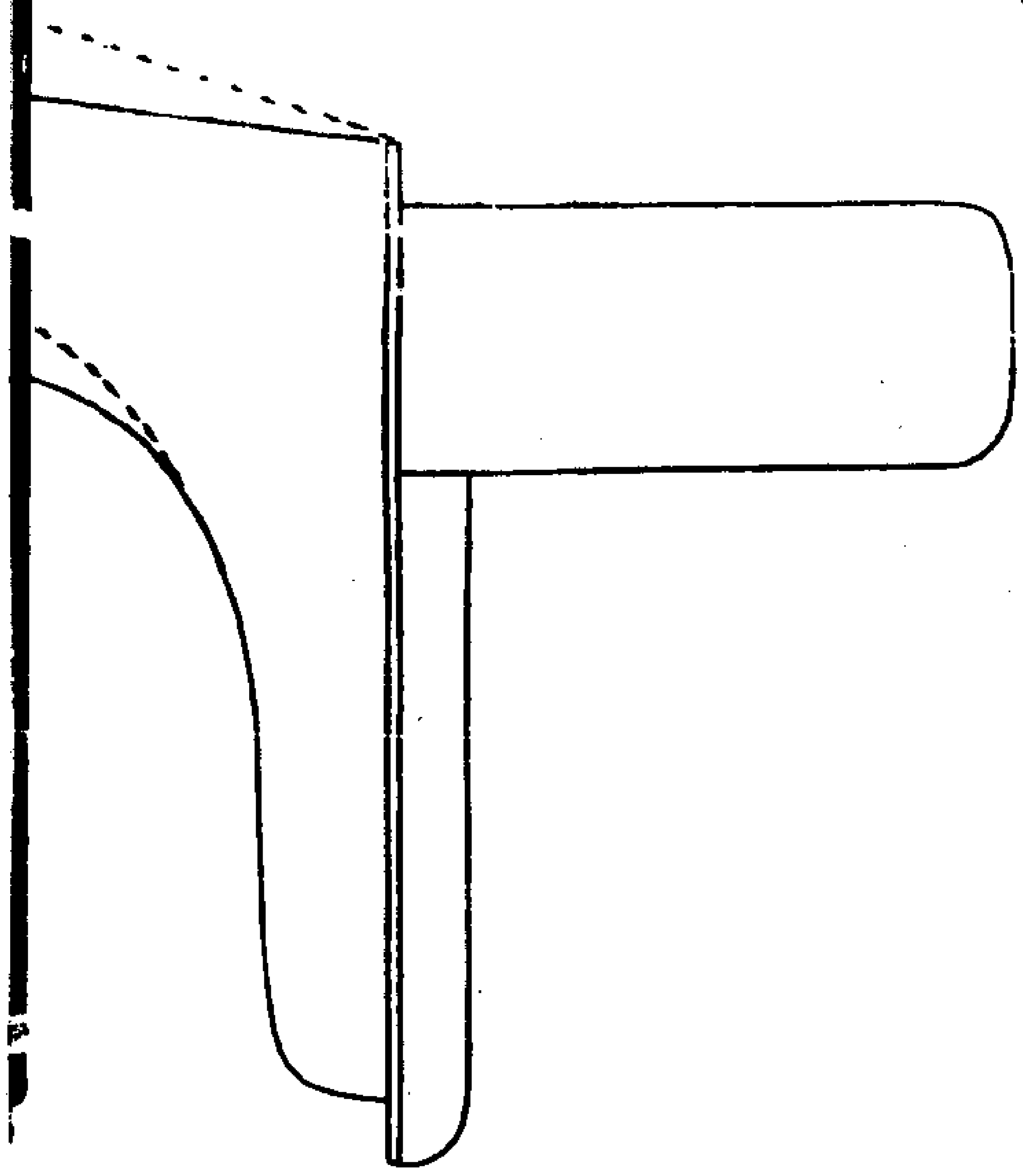
戈體已倨已句長內短內四病圖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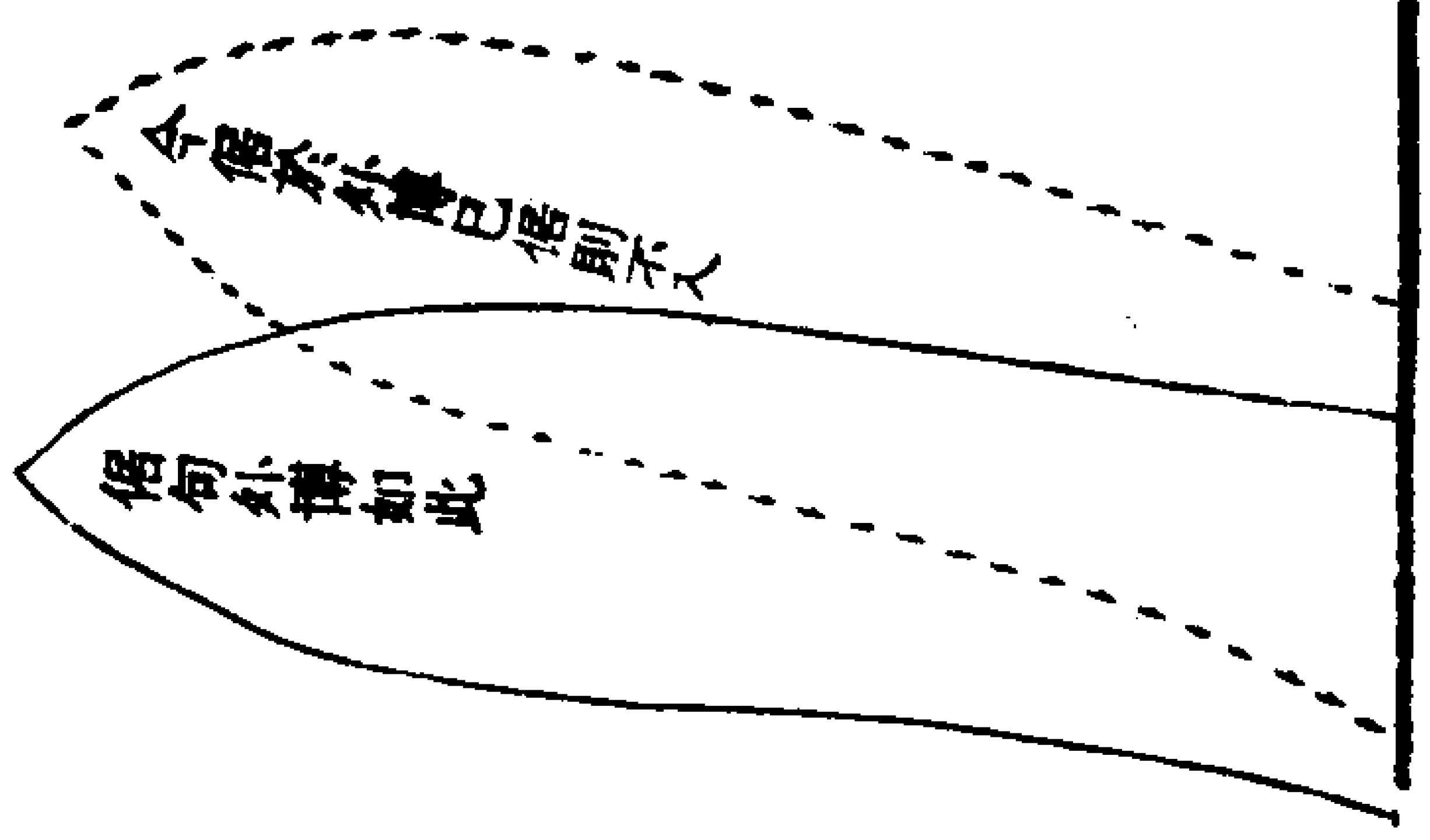
治氏之言戈體也廣二寸內倍之胡三之援四之已倨則不入已句則不決長內則折前短內則不疾是故倨句外博夫倨句外博者博之言廣也据倨句中矩者以爲限而戈之倨句則其形稍開而廣而出於中矩之外也如是則以言倨不至於已倨以言句不至於已句若又倨於外博則已倨矣已倨則用援啄人其鋒遠開於胡不惟與手力不相應援卽幸中而鋒必斜出啄向空際故曰已倨則不入也若又句於外博則已句矣已句則用胡殺人與援迫近又著頸項轂而不斷故曰已句

則不決也然則倨句外博斯遠近得中而不入不決之病皆除矣若夫內之制其度倍於戈廣而半於援則其重亦已得援之半足以輔援而又不過重以欺援故不失之長亦不過輕致不足以輔援故亦不失之短若加長焉則內過重如有物綴在援後以牽掣之用時內必向外偏傾則援鋒爲內翻折不定而不能勝轂殺之任故曰長內則折前折非折斷之謂也若加短焉則內過輕如贅疣然無所用之失設內輔援之旨用時援孤不得內之力其啄人也無迫之使進銳之勢其去必徐亦不能勝轂殺之任故曰內短則不疾也然則內度倍於

戈廣則不長不短而折前不疾之病皆除矣注惟未見古戈徒以漢法況之故與記文不應因依記文為四圖以俟治考工記者參觀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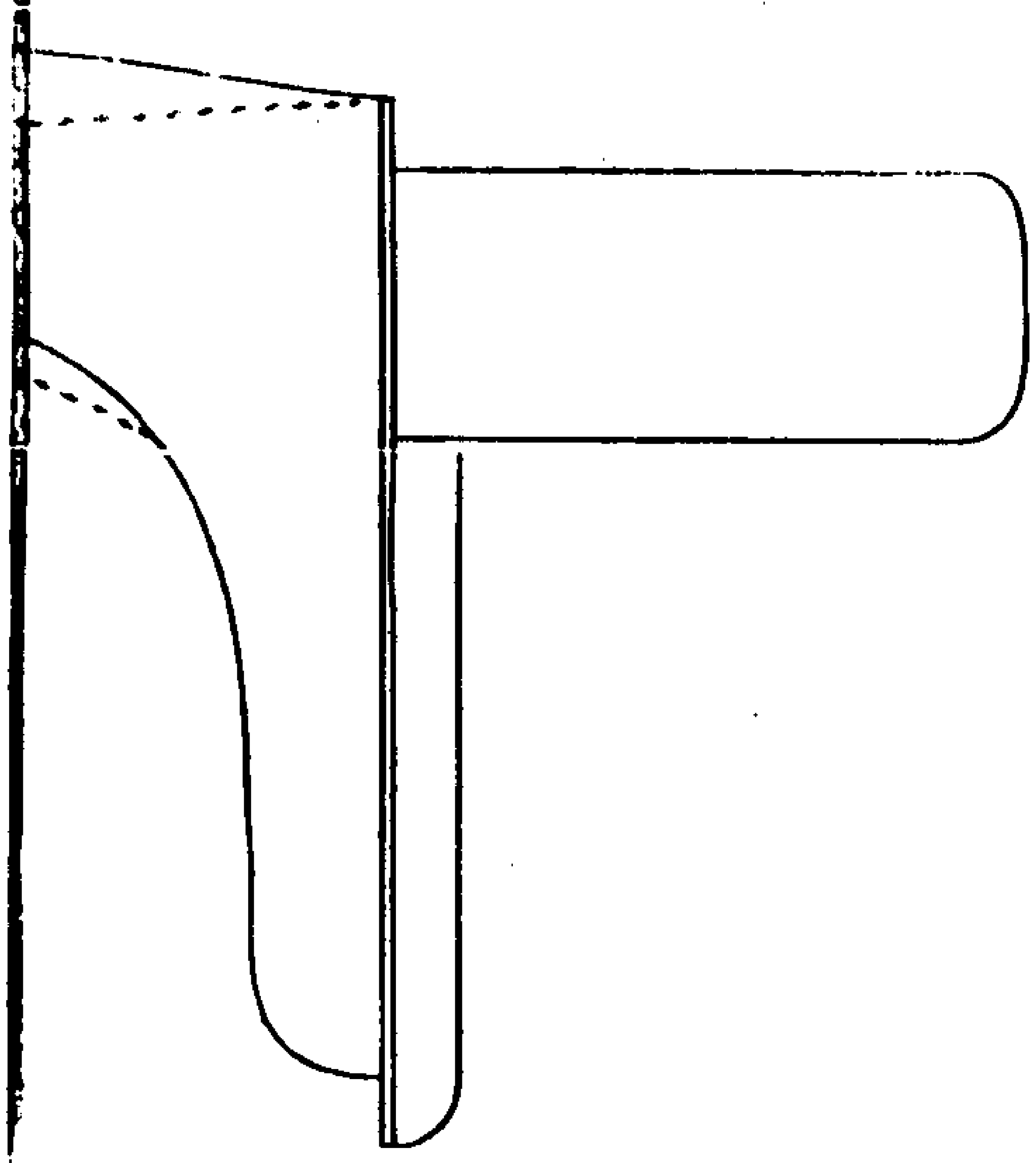
已倨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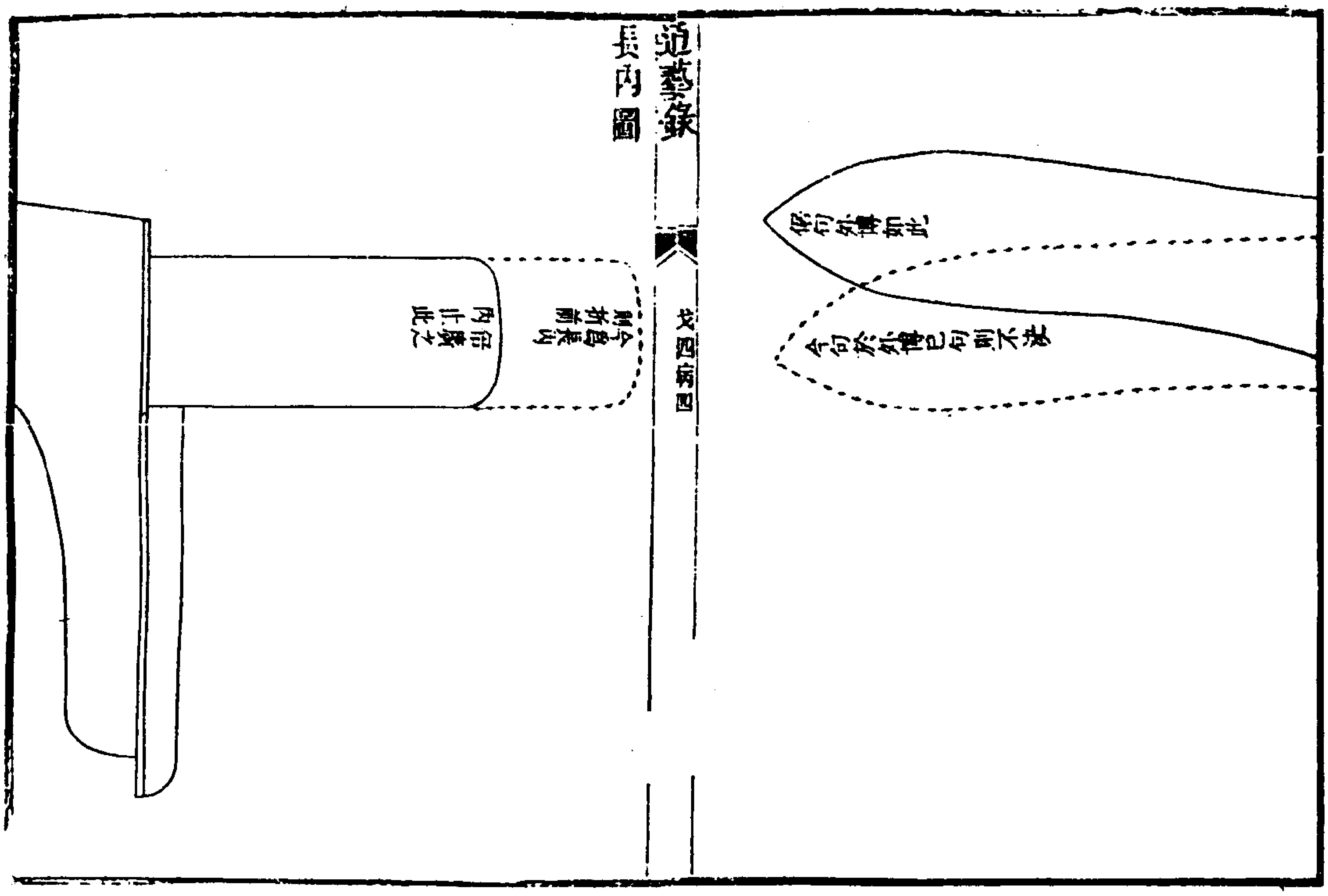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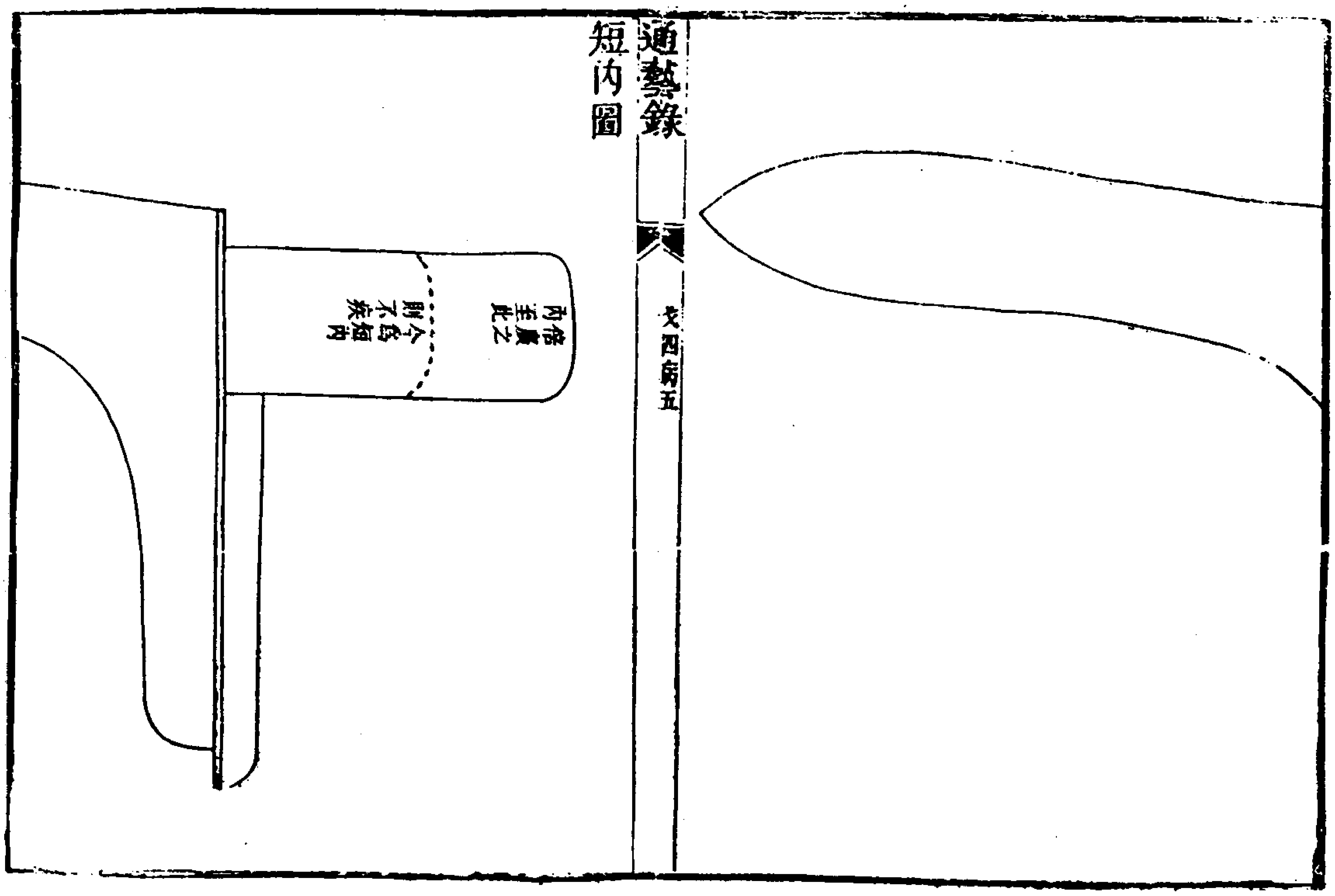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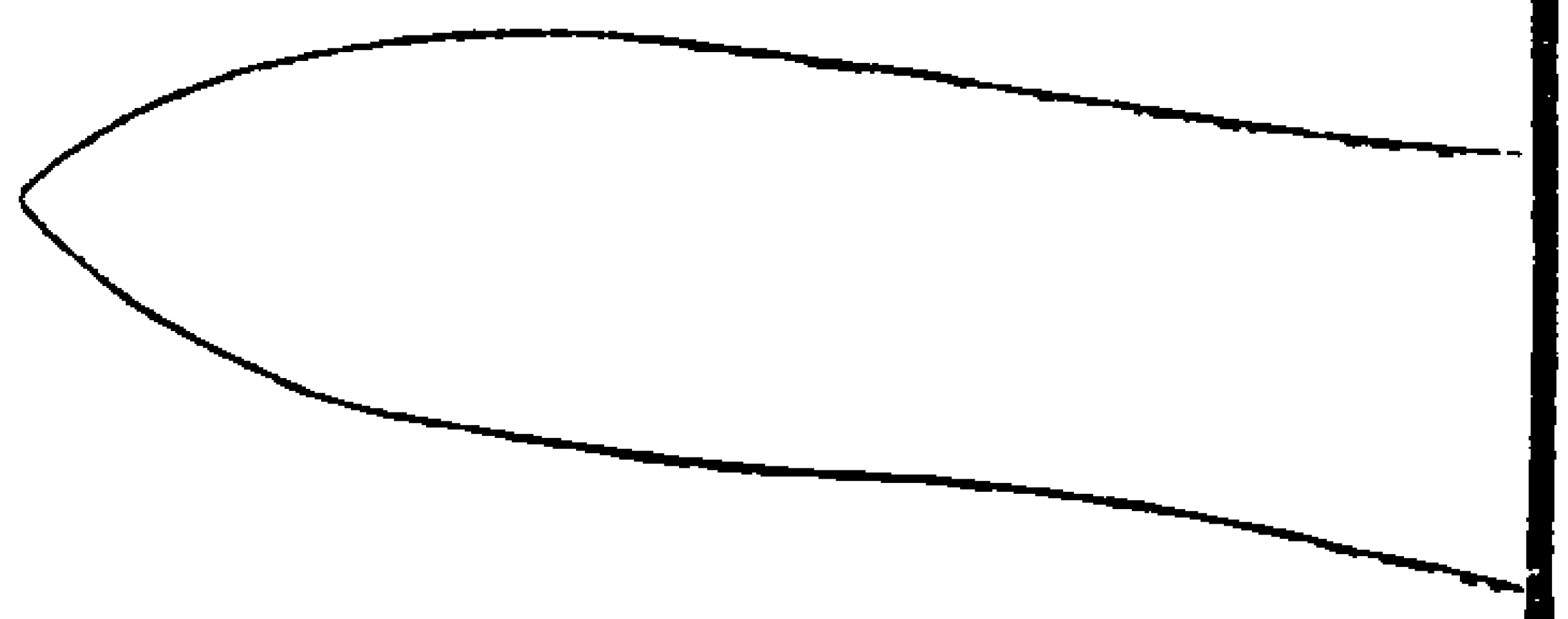
今倨者外博已倨則不入
倨句外博如此

已句之圖




通藝錄
長內圖
戈四病四
今析為長內則
內倍廣之止此
援句於鋒出
今句於外鋒已句則不決


通藝錄
短內圖
戈四病五
內倍廣之止此
今為短內則不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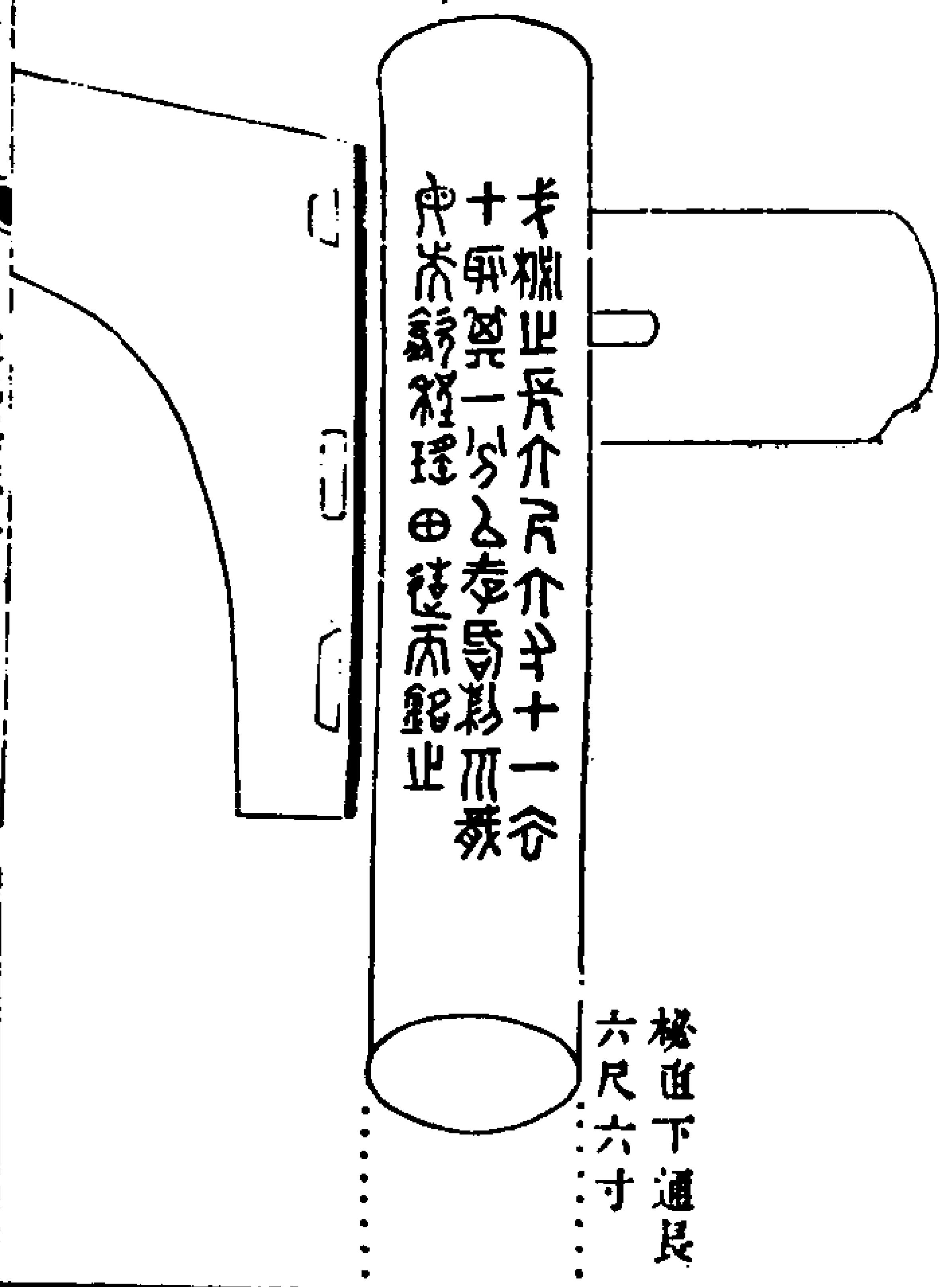


造戈柲記

戈戟所以謂之句兵者其用橫擊故廬人職又變言擊兵也（注言以句言擊容戈無刃非也）矛所以謂之刺兵者其用直刺故說文云刺直傷也鄭氏用司農說援直刃也胡其孑是以援爲直傷之刺而謂胡爲孑然橫出者誤也援在上而橫援之言引也開弓曰引義由橫出而生胡在援下如嚨胡之下垂故說文謂之平頭戟言援不上偃也戟則有刺在內援不平頭而上偃故說文謂之有枝兵明乎此可以知戈戟著柲之法矣今試造戈柲於柲之上端爲橫鑿以貫內內者內於柲鑿非於內爲鑿以受柲也古

戈存者其內爲薄金一片未嘗如矛骹爲銎以受柲也是內貫於柲之鑿明矣學者鈕於鄭氏注援胡易置橫直相反先入主之難遽通曉今以所造柲節其內鑿相函處令戈之內橫貫於其鑿爲銘刻於柲上椎拓墨本揭諸坐隅以與治經者觀焉庶幾古人度法不致終湮云爾圖附於後

戈柲受內之圖



與阮梁伯論戈戟形體橫直名義書

戈戟謂之句兵，又謂之轂兵。其用主於橫轂，故其著柲處不用直戟而用橫內（音納）。戈戟之有內也，其名蓋出於此。內者，於柲端却少許，爲鑿戈戟之內，以薄金一片橫內於其鑿（內與鑿枘之枘同義），非若矛之著柲者爲圜筩空其中而以柲貫之，如人足之脛，故名之爲骹也。戈之著柲橫內於後，則其正鋒必橫出於前，如人伸手援物，故謂之援。援體如劒鋒，既橫出則上下皆有刃，如劒之鍔。鋒以啄，上刃以揗，下刃以句而未已也。下刃之本曲而下垂，爲刃輔其下刃以決人，所謂胡也。胡之言喉也。援曲而有

與阮梁伯論戈戟形體橫直名義書

戈戟謂之句兵又謂之轂兵其用主於橫轂故其著柲處不用直刺而用橫內（音納）戈戟之有內也其名蓋出於此內者於柲端却少許爲鑿戈戟之內以薄金一片橫內於其鑿（內與鑿枘之枘同義）非若矛之著柲者爲圜筩空其中而以柲貫之如人足之脛故名之爲骹也戈之著柲橫內於後則其正鋒必橫出於前如人伸手援物故謂之援援體如劒鋒既橫出則上下皆有刃如劒之鍔鋒以啄上刃以摏下刃以句而未已也下刃之本曲而下垂爲刃輔其下刃以決人所謂胡也胡之言喉也援曲而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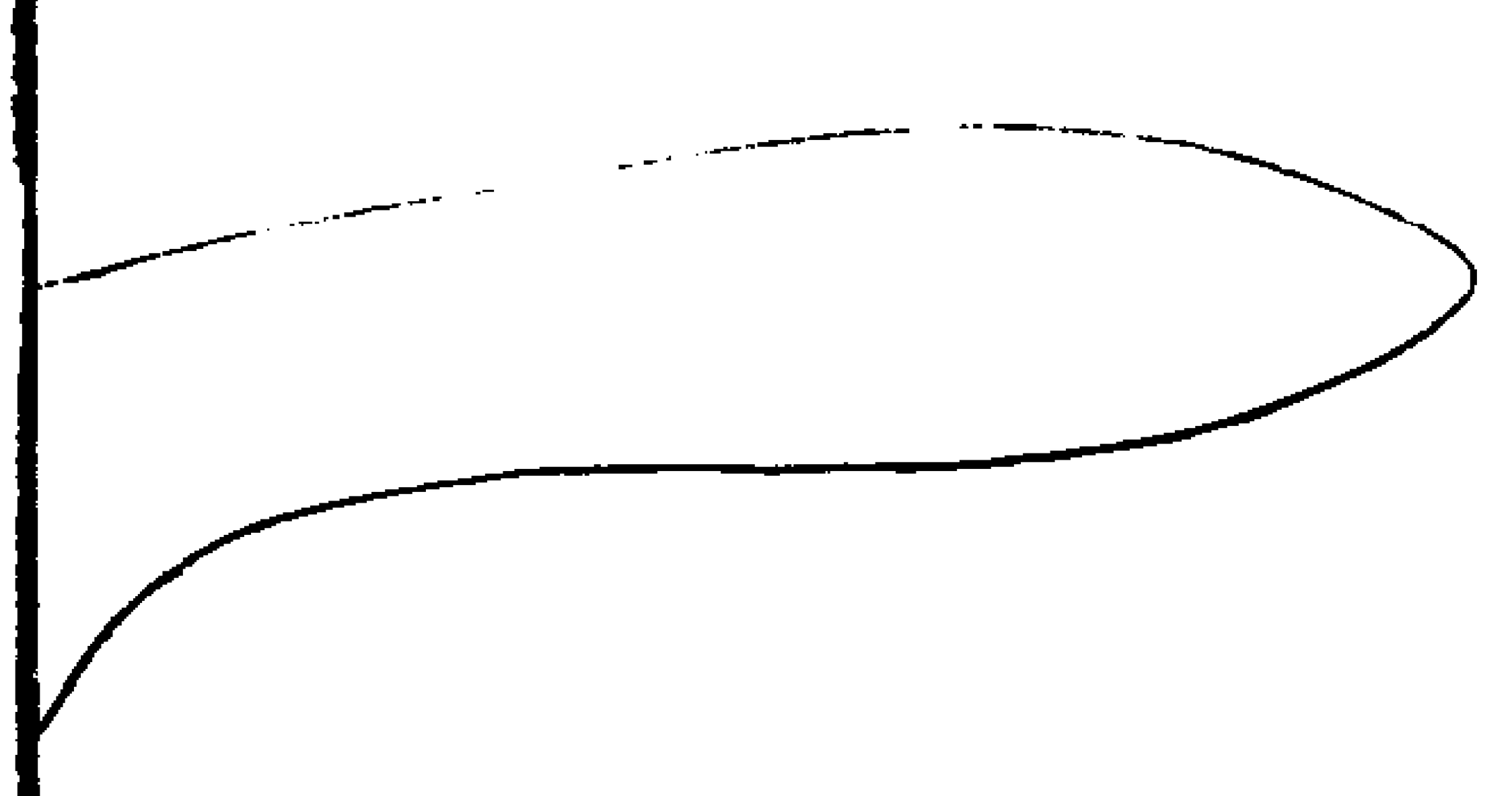
胡如人之喉在首下曲而下垂然則胡之名因援而有者也援折爲胡於是戈之倨句生焉倨句者物有折者之名也倨句無定形故戈之倨句外博也戟之著柲亦橫內於後其內有刃與胡正方以成倨句中矩戟內之刃曰刺爲句爲轂其用主於刺故倨句之名遂從刺而命之而援與胡其形大侈句轂之用不主於此可不必著其倨句之數也戟有刺戈則無之戈援平而戟偃故說文曰戈平頭戟也戟有枝兵也戈一鋒戟二鋒鄭氏以漢法句孑戟三鋒戟爲況一者二之二者三之宜其與記文殊異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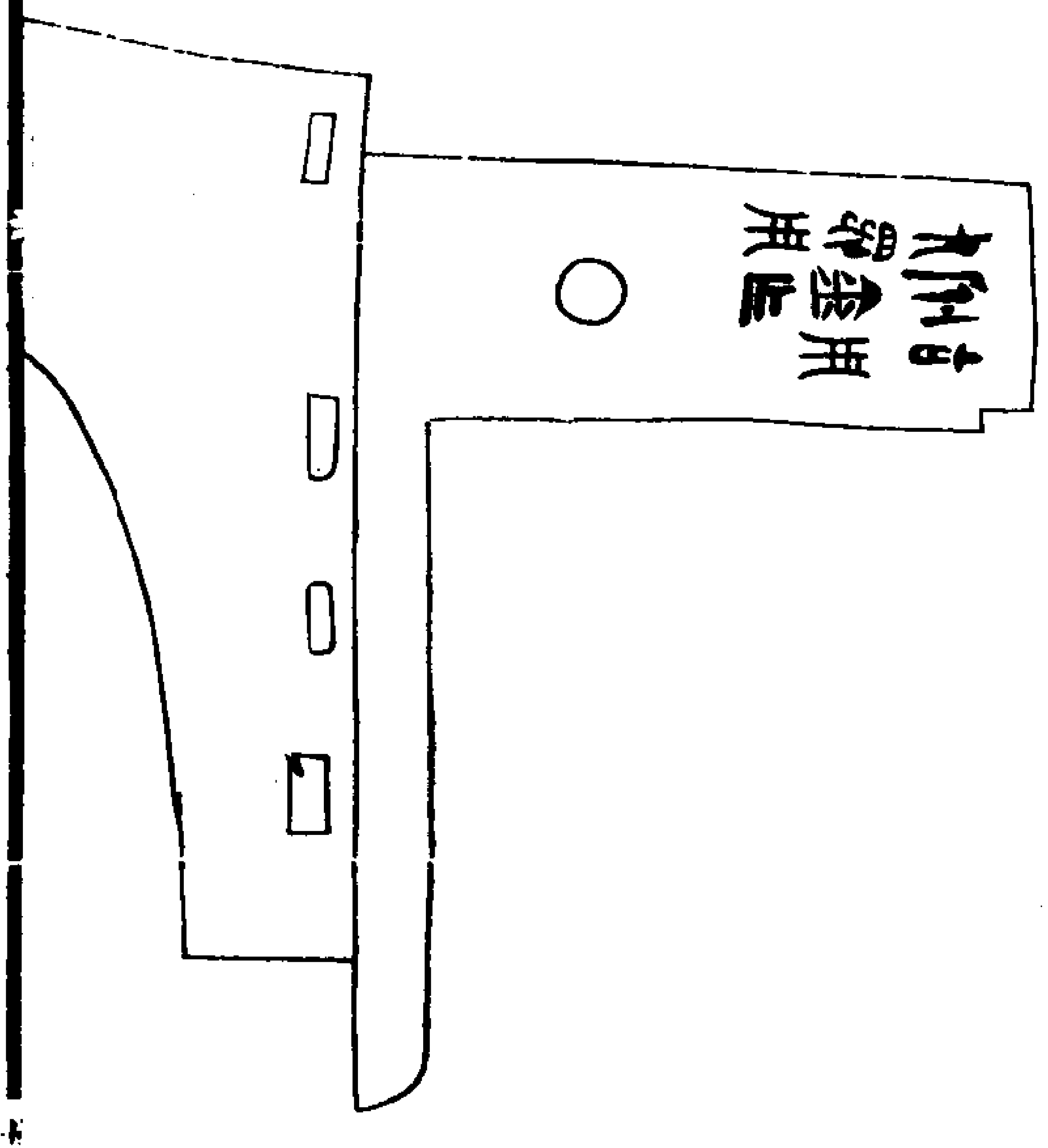
續錄戈戟圖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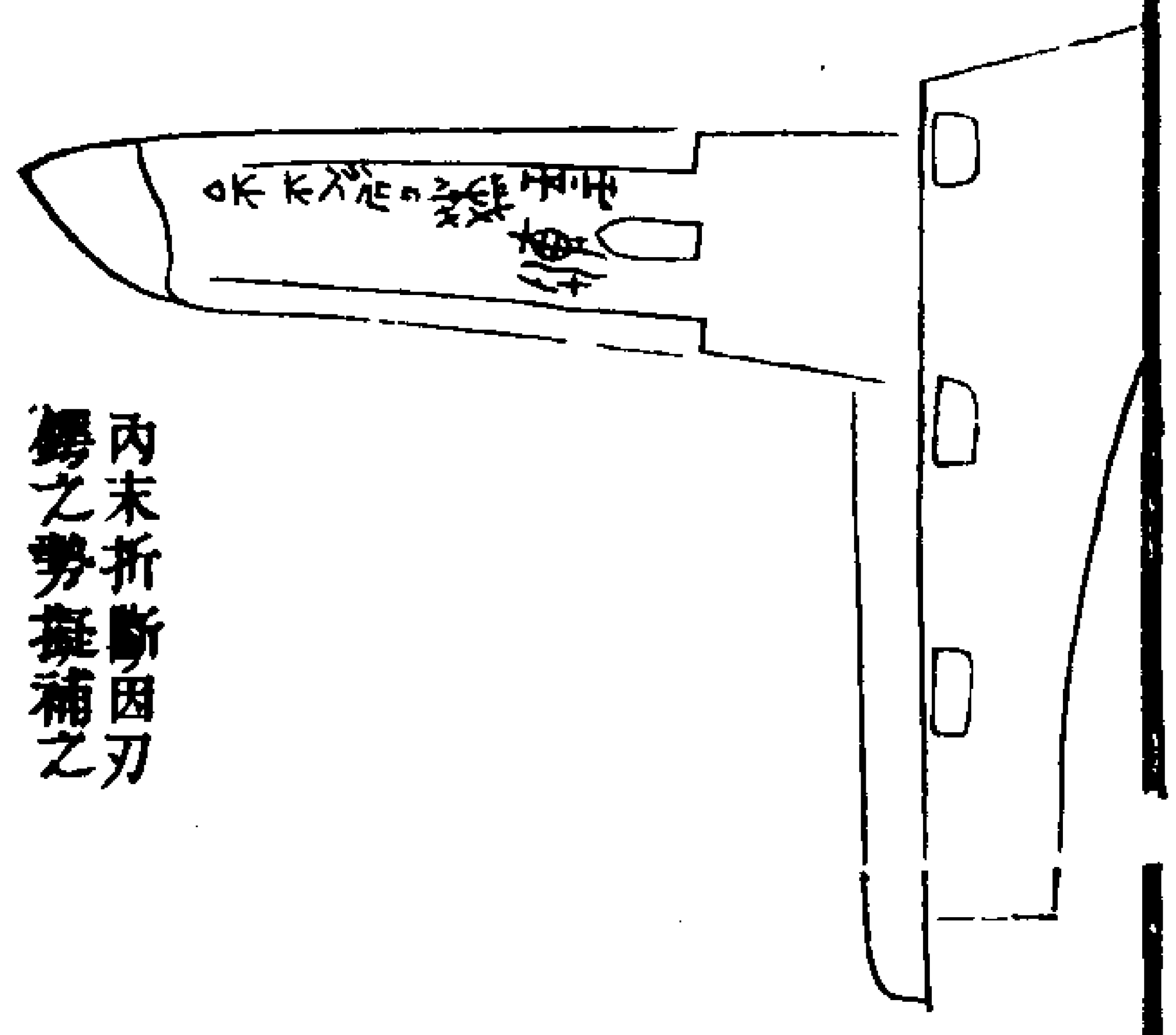
余考定戟形爲內末之有刃者因疑敔之造戟其斷末必有刃戊午七月遇芝山於武林問之則曰斷已失去然末固有刃也又別出一內末有刃拓本示余余察其銘曰戟也銘曰𢧢（王子□□之造）首四字皆不可辨（造）蓋造字末乃之造戟三字也知爲戟字者以敔戟𢧢字與此𢧢字互較筆意相同𢧢同𢧢也（戈）雖剝蝕同戈似無可疑且以戈戟書銘之法考之其書於內者內有刃從內孔向刃末書之內無刃從其端向內孔書之故一銘數行有始左次右書者有始右次左書者然雖分左右而

書起必依援之上刃一邊蓋援橫內亦橫故援有上刃內有上邊其有刃之內亦有上刃書必自上而下所見之戈戟無不同今此銘從內上刃讀之則始左次右末曰之造戟於文義亦無可疑故曰戟也芝山復出戈拓本見示銘在內從內端向援書之從內上邊始左次右讀之八字曰尹將用旅金作吉用（今按吉爲寶之譌說詳後）或乃欲從吉用始右次左爲讀不惟失內上書銘之法而以吉字爲名於文義亦復不順今考定書銘之法文義既順且可以證前戟銘辭之讀更以前所錄內有刃者如高陽左之銘只一行無左右讀之別廿三年之銘則依內上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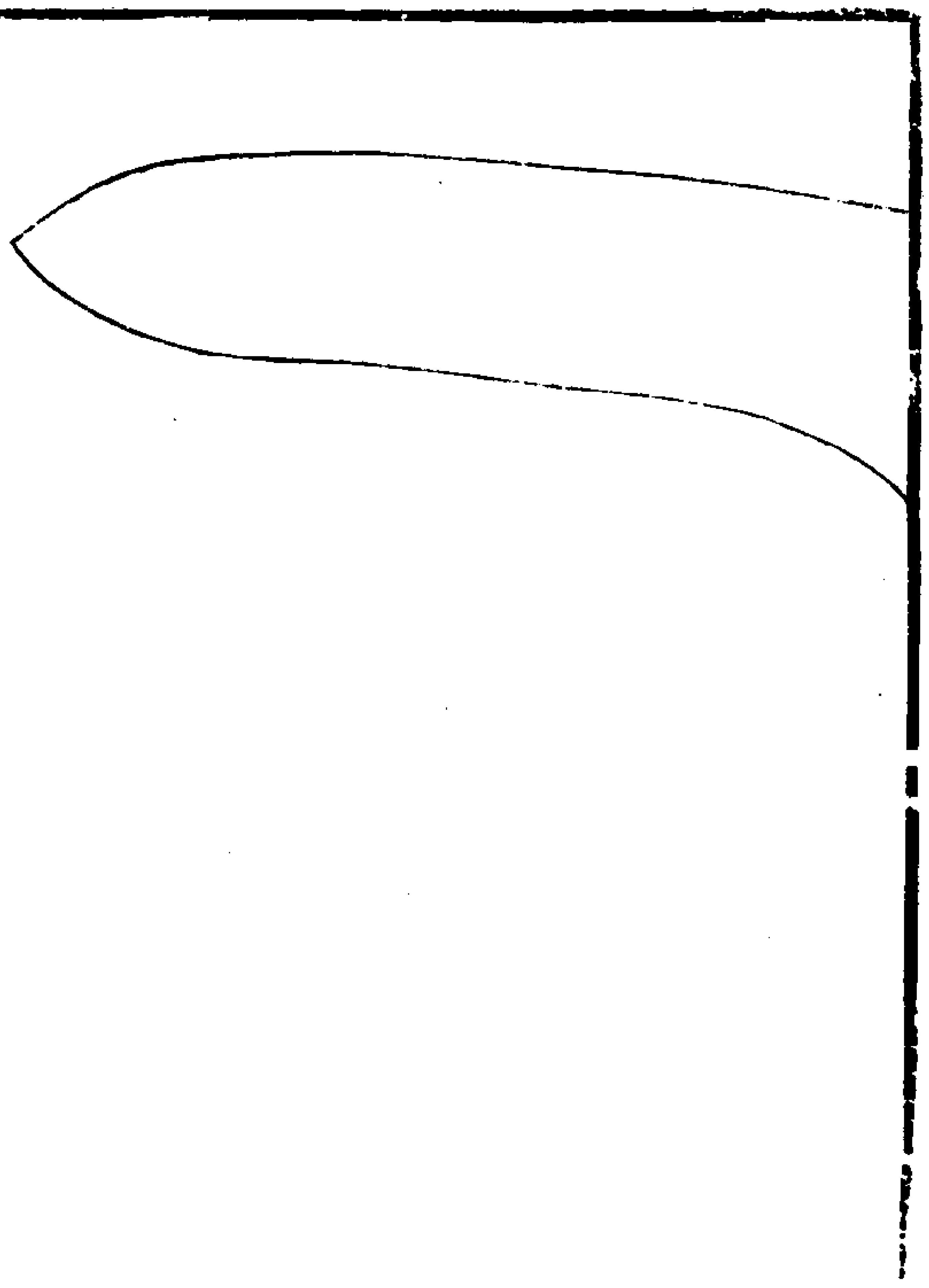
讀之內無刃者如晉右庫之銘在內上邊書之左行右行互見錯出書銘之法卒歸畫一若夫銘之書於胡者有羊子子某郕大某公差勿八寶平某凡六戈竝書胡之背面皆從援上刃始依胡直書又有夔之戈不直書而向內橫書之然從援上刃始左次右與書於內之始左次右者同法至於敔之造戟則書於胡之正面然從援上刃始依胡直下則一也以上戈戟凡十三事其書銘之法無不順上刃上邊為之則夫戈戟之為句兵橫內柲鑿異於刺兵直前用骹安柲也審矣圖續錄一戈一戟斧將所見有銘者類聚觀之以著句兵書銘之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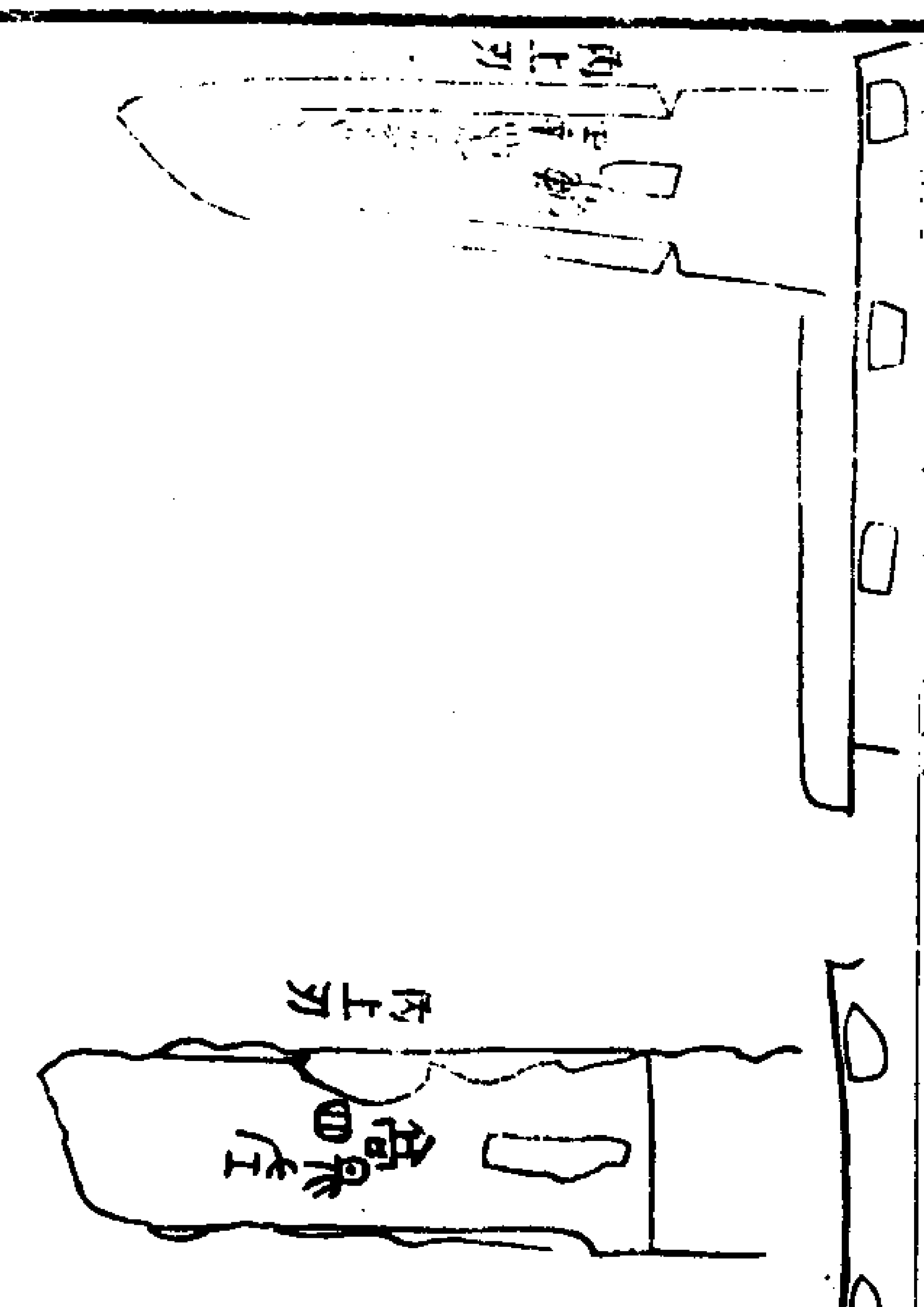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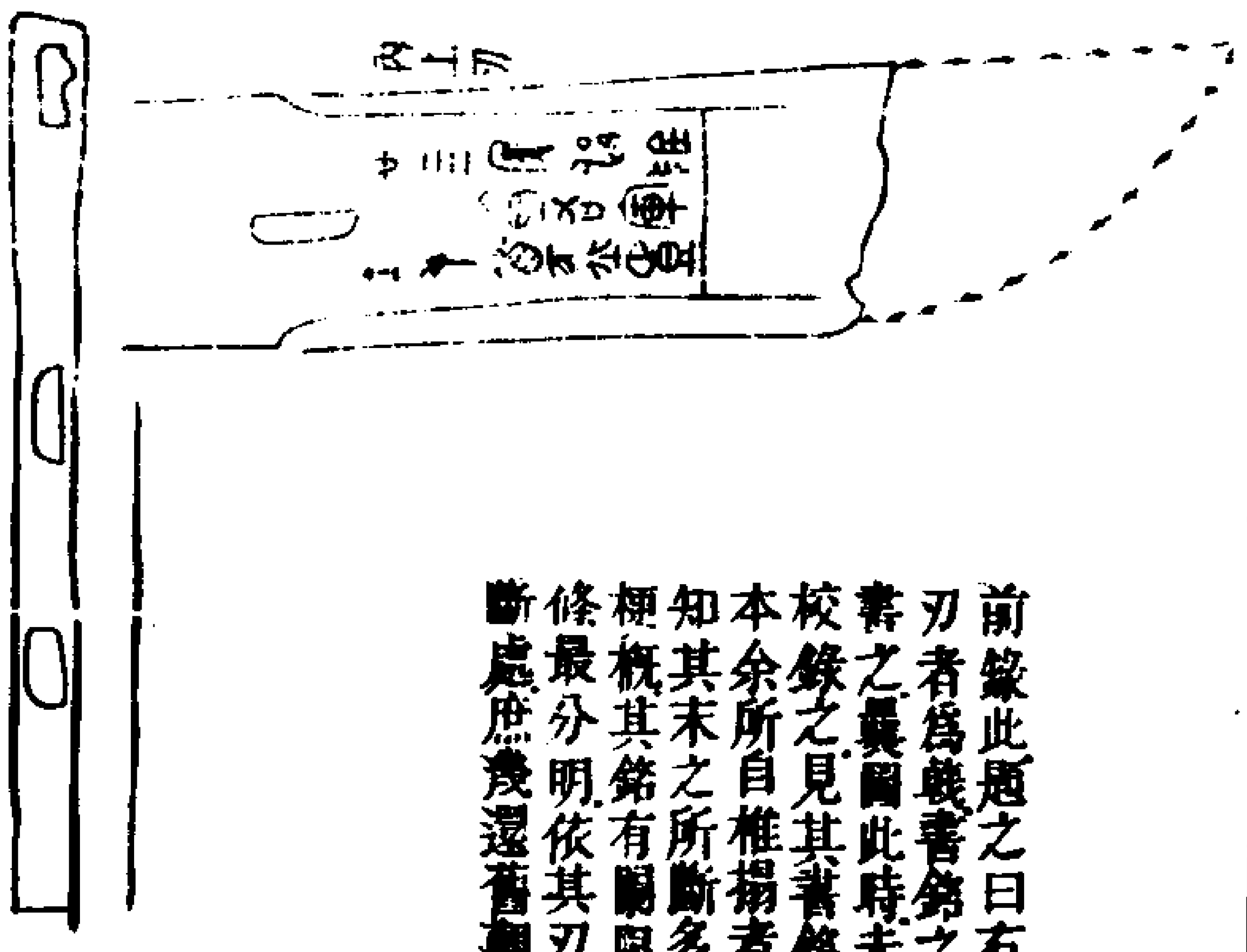
內末折斷因刃鍔之勢擬補之



內有刃者從內孔向刃末書之。視內上刃爲始而次第之從內孔書迄而不過孔以過孔則藏秘鑿中不可見銘蓋欲令人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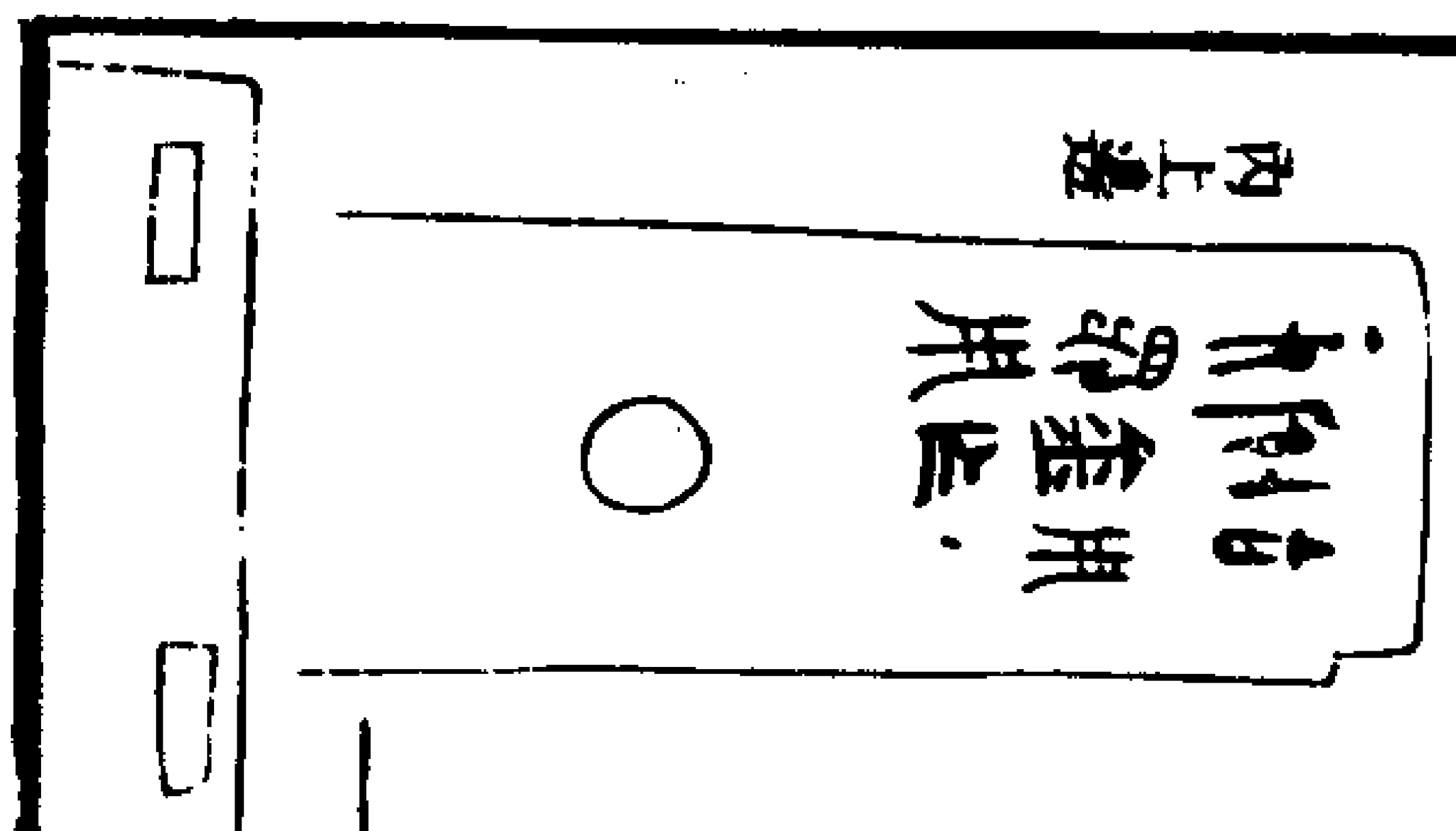


前錄此題之曰高陽戈非戈也今考定內有刃者爲戟錄時未明其制故亦未察其刃今撿原拓本觀之刃鍔可辨銘從內孔向刃末書之昔人所謂刺出兩刃者戟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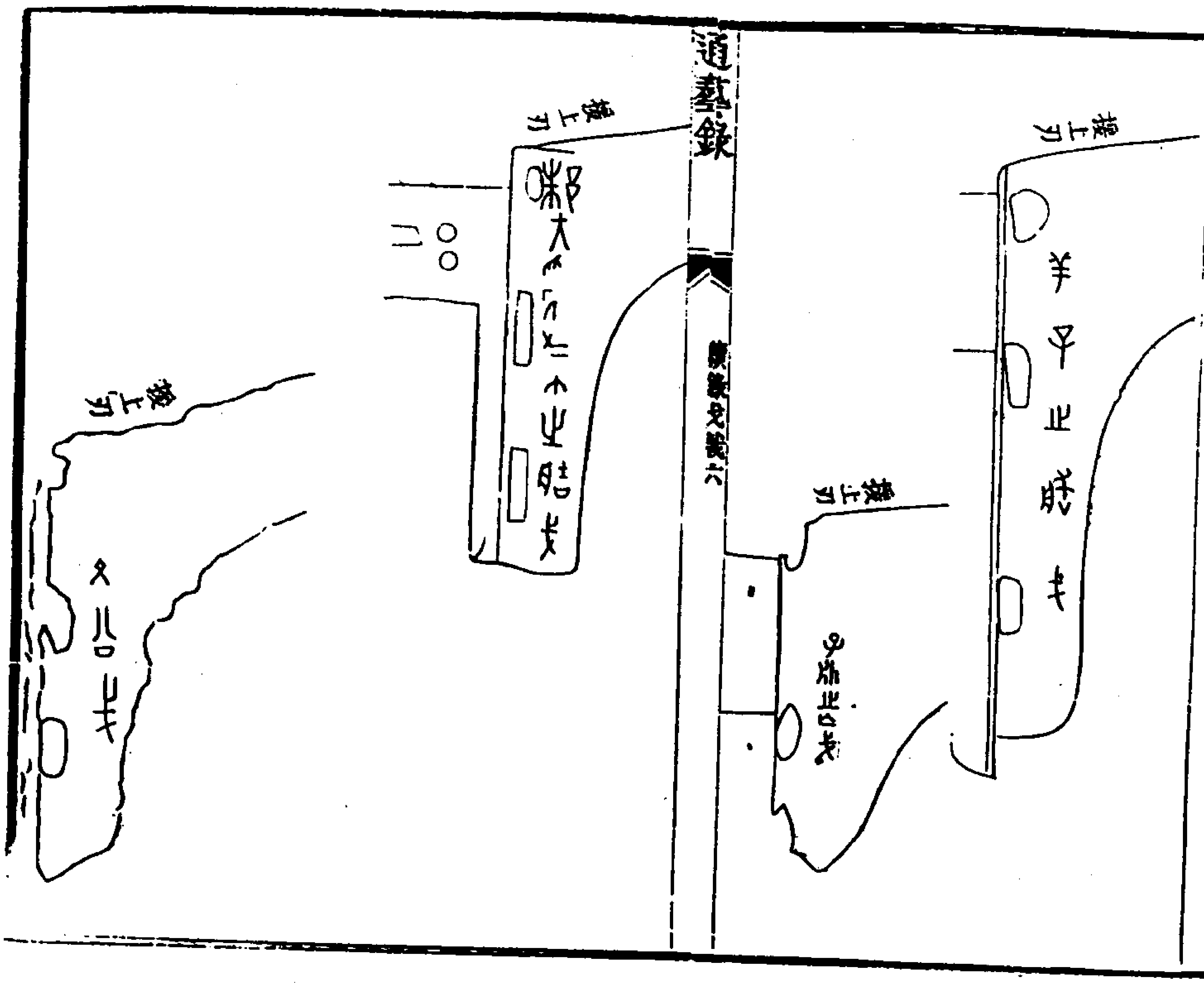
前錄此題之曰右軍戈今考定內有刃者爲戟書銘之法從內孔向刃末書之異圖此時未細察有刃與否頃校錄之見其書銘起內孔因撿原拓本余所自椎搨者觀之刃鍔顯然乃知其末之所斷多矣重圖之令無失標概其銘有關限之隱隱可辨下一條最分明依其刃鍔之勢擬補其末斷處庶幾還舊觀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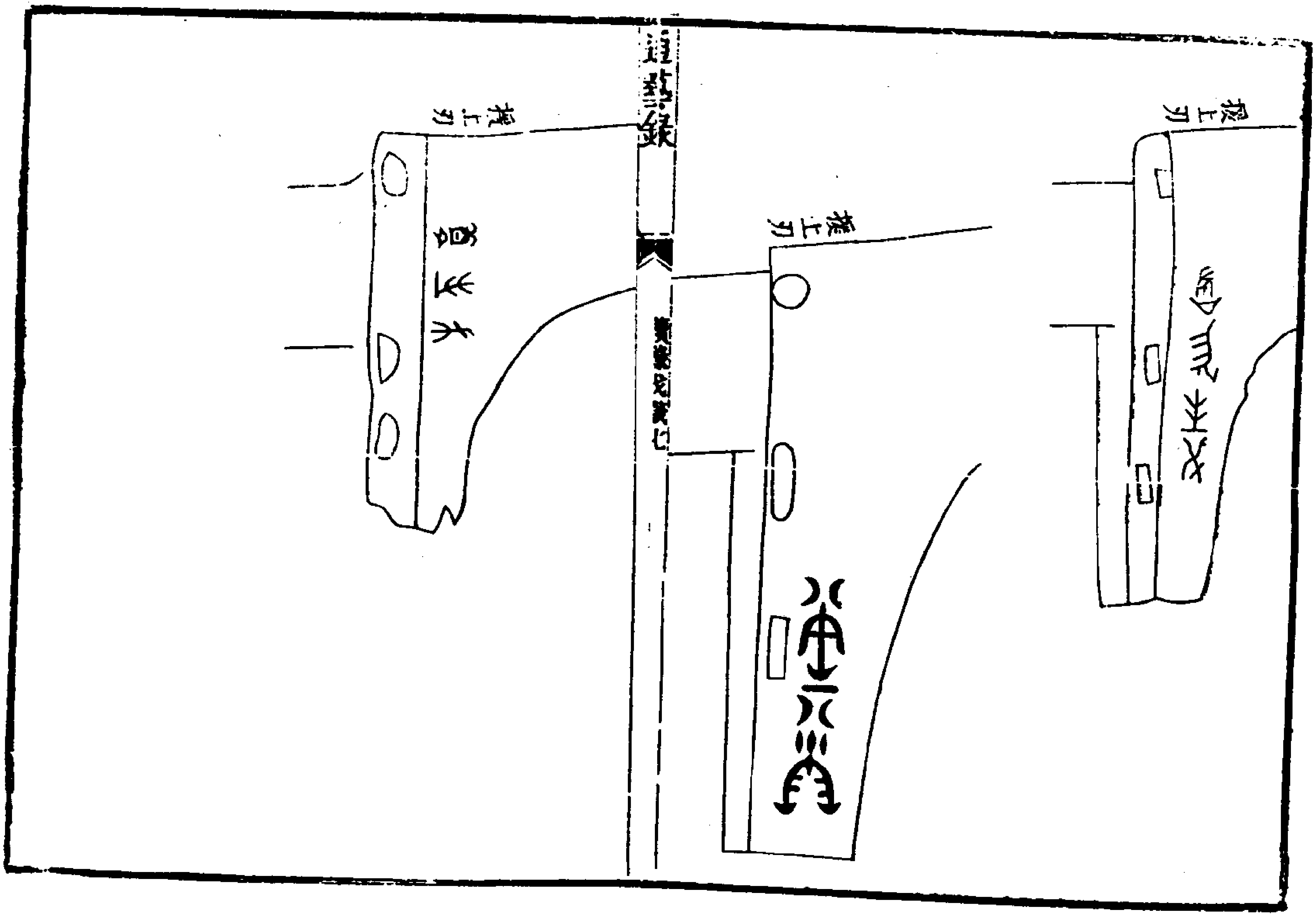
內無刃者從其端向內孔書之。亦視援上刃之內上邊爲始而次第之。向內孔書者不過孔以過孔則藏秘鑿中不可見矣



此銘首一字原拓本辨之不審從何馬逵甫以拓本見貽首字及末二字無一筆模糊然皆古文奇字所未識者且四圍隱隱有闌椎搨畢現重摹之以俟考焉

其書於胡者。所見戈凡七事。皆書於其背。從援上刃爲始直下者六事。其一夔之戈。則向內横書之。然亦視援上刃爲始而右行。


援上刃
援上刃
援上刃
援上刃
道藝錄


援上刃
援上刃
援上刃
道藝錄

戟之書於胡者一事。敔之造戟也。不書於背而書於其面亦視援上刃爲始直下書之。

內本將至孔處其下邊漸坳進爲刃鍔發硎狀矣未識戟制故審之未審亦未圖出今考戟內有刃而此內顯有刃形銘之曰戟信非戈也

尹將戈。銘曰尹將用旅金作寶用。從內上邊爲左。八字作三行。右行讀之。首行次行行三字。末行二字。舊譌讀寶爲吉。因以吉爲作戈者之名。又譌作左行讀之曰吉用旅金作尹將用。不辭矣。余在杭州見阮中丞藏宋拓本鐘鼎欵識。有京姜鬲銘中認知寶字。證以齊寶貨卽墨寶貨人皆譌寶爲吉。而余訂正爲寶字者。互相考定。於是欵識中之諸寶字。無不四通六闢。徧觀盡識。無復有誤讀之者矣。豐潤牛鼎銘有寶器字。釋者譌讀宋器。致後人有劉宋趙宋之辨。夫如是則元明法物亦將署曰元器明器乎。必不可通矣。甲子人日瑤田記

桃氏爲劒考

桃氏爲劒。臘廣二寸有半寸。臘者何。臘之言鬣也。前承劒身而後接於莖。豊中而漸殺焉。以横趨於兩旁。如髮鬣鬣然。故謂之臘。釋文臘一音獵。是也。横者臘之廣。則中豐者其從也。劒身陽之。故有兩從。從半於廣。故廣二寸有半寸。從則一寸有四分寸之一矣。莖者何。人所握者也。莖之言頸也。在首下。鬣被於其前。望形立名。惟其似也。以臘廣爲之圍。則參分臘廣之一。其莖圍之徑也。中其莖者何。當莖長之中也。設其後者何。後之言緱也。以繩纏之謂之緱。緱之言喉也。當莖之中設之。以容指

而因以名其所纏之繩。史記馮驩（國策作馮煖）有一劒。又蒯緱。說者謂劒把以蒯繩纏之。劒把者莖也。莖必纏以緱。故知中其莖而設之者在是也。首者何。戴於莖者也。首也者劒鼻也。劒鼻謂之鐔。鐔謂之珥。又謂之鐶。一謂之劒口。有孔曰口。視其旁如耳然。曰珥。面之曰鼻。對末言之曰首。是故曲禮曰進劒者左首（疏云首劒拊鐶也）而武叔之圉人示公若劒。僞固而授之末。益欲殺之。故僞爲不知禮而不進首也。劒之名物見於莊周書。凡五事。曰鋒鍔脊鐔夾（莊周書說劒篇天子之劒以燕谿石城爲鋒齊岱爲鍔晉魏爲脊周宋爲鐔韓魏爲夾諸侯之劒以知勇士爲鋒以清廉士爲鍔以賢良士爲脊以忠勝士爲鐔以豪傑士爲夾）據其所次者言之。則鋒者其耑也（說文作鋒兵耑也）鍔者

其刃也說文作[咢刂]刀劍刃也脊者身中隆者也鐔者其首也夾次鐔後繼夾遂言包裹則夾者其室也釋文司馬彪云夾把也先後鄭氏亦竝以人所握者爲夾是謂莖外着木如今之刀劍柎者古劍無是物也戰國策馮煖彈劍鋏歌曰長鋏歸來鋏爲劍室故呼長鋏劍把安得謂之長乎夾爲室鐔爲首明矣首及莖竝與劍同物鑠金而成自首至末一體也少儀云澤劍首鄭氏以爲金器弄之易於汗澤是也去三分臘廣之一以爲首廣則其廣與其圍竝視莖而倍之身長五其莖者何也亦畧以人況之人身五其頭之長也莖五寸五倍之則連莖長三尺也四其莖者長二尺有五寸也三其莖者長二尺也上中下異制者何也人貌異形服劍宜稱上士服中制則病劍短中士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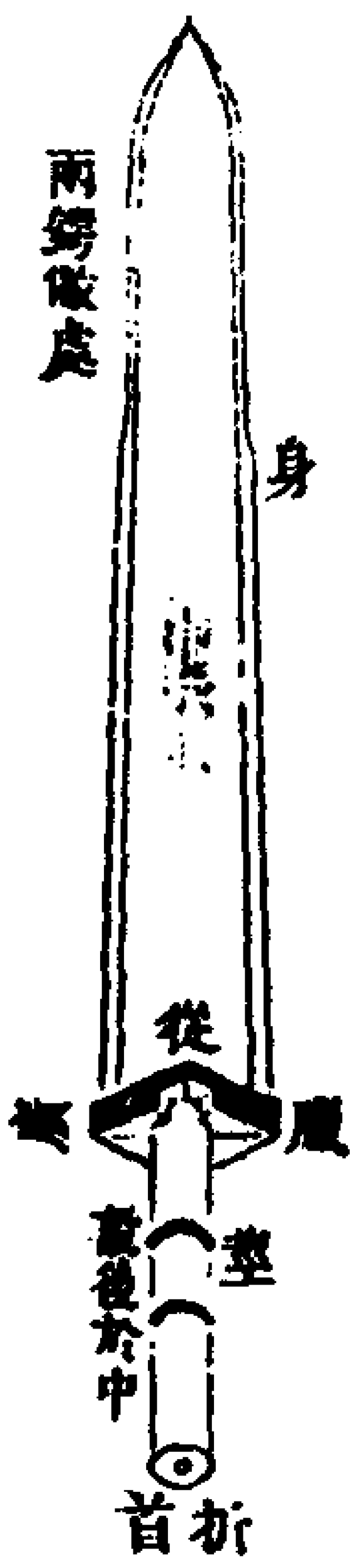
下制則病形長矣辛丑六月瑤田在揚州得古銅劍以同身寸度之長中下制而加羸焉葢鄭氏注所云今之匕首也臘之廣從倍半及莖圍之法靡不應度莖中爲二物而莖以閉之所謂設後以容指者中閉最短容中指也近臘一閉長於中閉葢大指食指繞而容之近首一閉最長所以容無名指與季指也纒繩之痕爛在翡翠斑上歷錄可見折劍首兩鍔埀末皆小斂脊隆而中無棱將及鍔乃爲發硎之棱殺而趨於刃或以爲鍔謂此棱也重當今之十一兩記言參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大刃之齊今劍末見金本色紫而微黃殆金齊宜然與得劍之明

日汪容甫又得一古劍以遺余重當今之十三兩臘莖法與前劍同脊有棱折其末身長不可知疑中中制者然有劍首形如覆盂宛然而中空可以證考工制度也吳栖玉過余見之因爲余舉一證曰莊周書夫吹管也猶有嗃也吹劍首者吷而已矣釋文司馬彪云劍首謂劍鐶頭小孔也劍首必如此乃可言吹吹聲異於管者管空長故其聲嗃劍首空淺不能有嗃聲但吷然而已釋文吷音血司馬彪云吷然如風過然則劍首之義可定矣豈惟劍首劍首名鐔鐔之言蕈也是于于者非蕈之形乎玆其所以名鐔者乎說鐔之義頗多異聞證以是劍吾能擇而從之矣說文云鐔劍鼻也釋名云劍鼻曰鐔鐔尋也帶所貫尋也廣雅云劍珥謂之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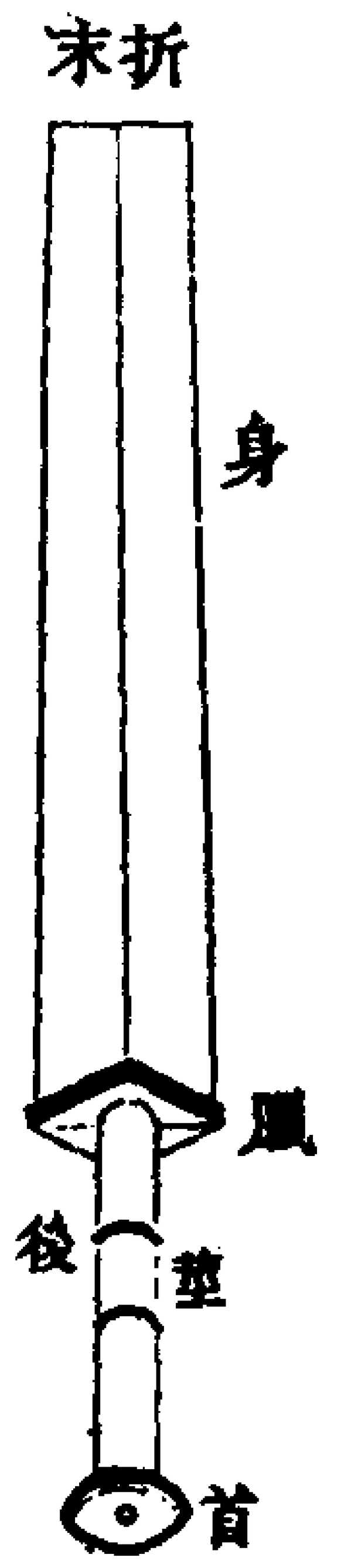
廣韵三收鐔字爲尋淫覃三音釋劍鼻者二釋劍口者一莊子釋文鐔三蒼云劍口也徐云劍環也司馬云劍珥也又引一云鍔棱也鐔從棱向背鋏從棱向刃也漢書韓延壽傳取官銅物鑄作刀劍鉤鐔師古曰鐔劍喉也又曰似劍而小形又案說文云璏劍鼻玉也玉篇璏與鐔同釋竝曰劍鼻也王莽傳莽進玉具寶劍於孔休解其璏蘇林曰璏劍鼻也雋不疑傳帶櫑具劍應劭曰櫑具木標首之劍櫑落壯大也晉灼曰古長劍首以玉作井鹿盧形上刻木作山形如蓮花初生未敷時今大劍木首其狀如此然則劍鼻玉爲之謂之璏以物施置其上則曰具竝謂劍首也古劍首鑄銅爲之後世異其制而飾之以玉與又案呂氏考古圖載瑞玉璏引李氏錄云蜀張惡子廟有唐僖宗解賜玉具裝劍其室之上下雙繫以管綰正此物余見今玉器中常有此物俗呼昭文帶者以此物爲璏以璏爲施於劍室恐竝謬矣其明年正月余家居汪容甫又自揚州寄余古劍一其末折損太半矣長雖不可知然形較麤大當爲上士所服者中莖所設之物爲人鑿毀其痕尙可見劍首平如錢孔大於邊若瑗之好倍肉者鐶之名可徵已側爪蒂扣謂之上環玉藻瓜祭上環又謂之鼻初學記載魚龍河圖曰瓜有兩鼻者殺人說文[illegible]謂之瓜瓜環宜謂之鼻鼻即首之義且言有孔也劍環與瓜環相似

故亦謂之鼻也此可為劒鼻即劒鐔之一證好通於莖淡如好之徑雖與前劒小異然有空可吹則一也先是巳予藉有古劒在漢陽云取來見遺而未至及三月二日予藉劒至首末完善畧無折損處青綠鮮妍有細裂如古琴之斷紋眞周人物亦眞宋磨鑞物也長中中制予藉作八分書以銘其植曰上士之劒殆欲勉余使不限於中人與初余之說劒也据記文定之權其與注異也今四劒若一首莖後臘身無不與桃氏合周人舊物未市歲皆來會以徵余言斯亦異矣竝圖於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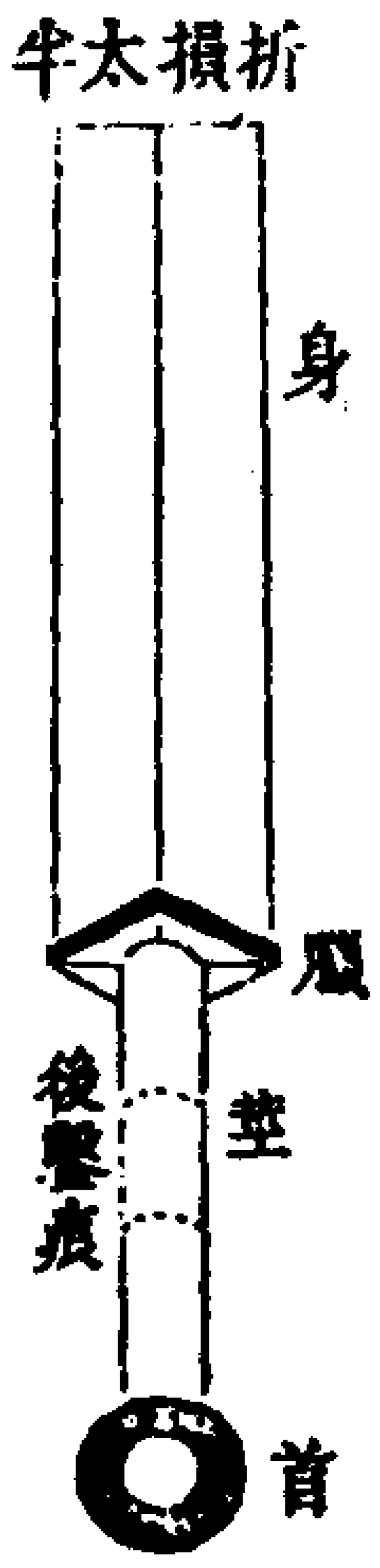
古銅劒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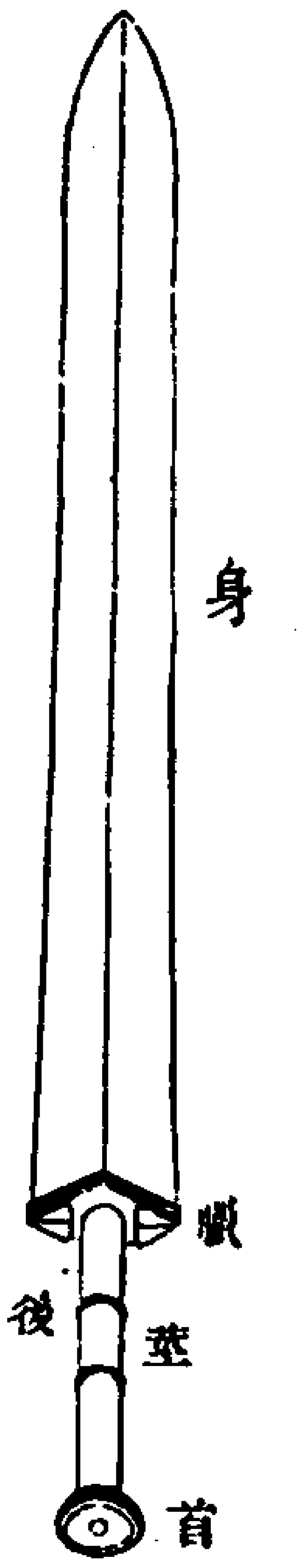
古銅劒二



古銅劒三



古銅劒四



乾隆四十八年七月二十九日瑤田在湖北會城往見永州太守王君蓬心館第時將之湖南任裝巳治矣見余桃氏爲劒考凡錄古銅劒者四乃解其裝取所藏古劒以示余余手之青緑斑布痳瘰然絜其長長中中制方諸四劒形貌竝同顧亦折其首如余所初得之劒耳於是相與論說不知晚暮歸而作古劒歌贈之閒日太守亦過余而余之四劒方藏於家不獲舉以相質也太守爲麓臺先生曾孫畫法妙遠雖將行日無餘晷而雅愎不倦言欲爲余作說劒圖已而圖成葢登舟之前二日丙夜爲之也復題四絶句余亦次韵和之太守旣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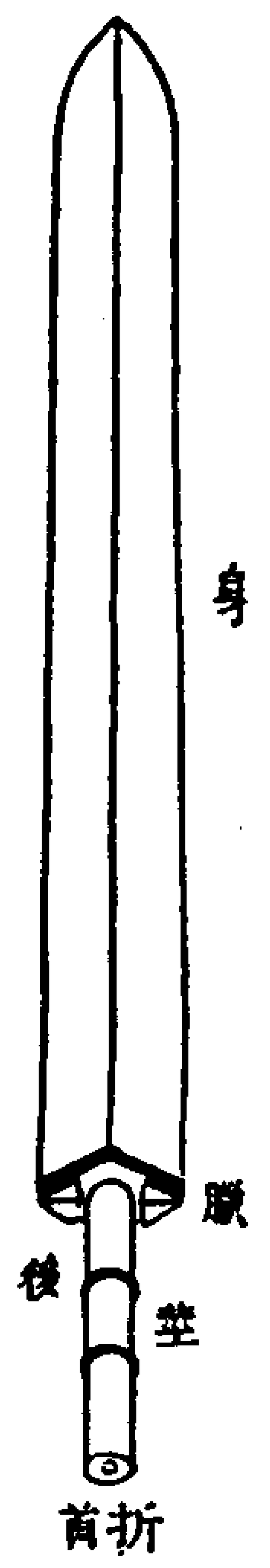
去余圖其劒於余考中爲古銅劒五用徵周人桃氏之法當時人所共遡無違異也初余得古銅劒一同日有胡生得孫退谷所藏吳季子之子劒劒銘拓本遂以遺余其篆爲鳥蟲書十字二行退谷手書釋之曰吳季子之子保之永用劒又爲跋尾手書之其略云昔季子有劒爲徐君所愛此則其子之劒吾見三代諸器欵識多矣鮮有及此者舊在雎陽袁氏曾向余言買時一字酬以十金余案曝書亭集有孫少宰蟄室觀吳季子劒四十韵聯句詩又有延陵季子劒銘跋其略云康熙九年冬偕李良年潘耒蔡湘過退谷先生蟄室出延陵季子

佩劒相示以周尺度之長三尺臘廣二寸半重九鋝上士之劒也臘有銘篆文不可辨曰季子劒者先生審定之辭云爾據此則退谷初得是劒時尙未能盡識其銘文見有季子字故以爲季子劒厥後十字盡識乃知爲季子之子劒也朱氏言臘有銘以劒身爲臘仍注之誤葢臘與身其廣略同也又案精華錄有雙劒行孫退谷侍郎席上作是詩作於康熙八年在曝書亭集作劒銘跋之先一年詩中但敘季子事無一字及其子可見是時王氏亦不知其爲季子之子劒也乃自注雙劒則云其一魚腸其一有銘云吳季子之子劒此必因退谷旣

經辨識之後改其自注以存質錄故池北偶談之作遠在作雙劍行之後亦得詳載十字銘文與退谷手書釋文無異（池北偶談云孫北海家藏三劍其一銅劍長尺餘有鳥篆十字云吳季子之子保之永用劍其一玉劍長尺有二寸博三寸其一魚腸）而其詩仍舊未暇改益足徵其注之爲改作矣朱氏言劍長三尺約以今尺得尺八寸耳池北偶談言長尺餘則粗略之辭亦謂不滿二尺長中上制者與惜余不得一視其劍而徒有其銘之拓本然拓本之得與余之初得古劍同日又與朱王二氏之書互相證明使人灼然不復譌誤以爲吳季子之劍而古劍之足徵者日益多歲方再周數且伍之以五夫豈偶然也哉

通藝錄　桃氏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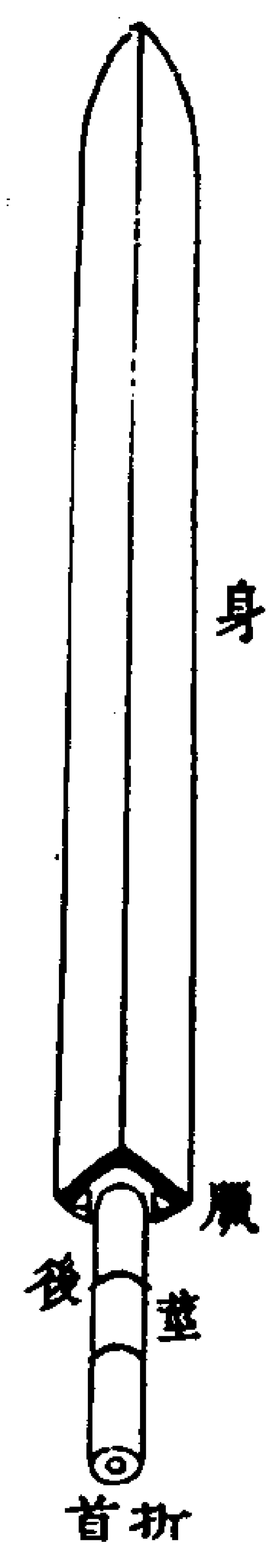
古銅劍五



乾隆四十九年二月既望瑤田至京師越五日丙子謁覃溪先生詩境軒中先生曰子著桃氏爲劍考凡錄古銅劍者五今我有劍藏於家數歲矣子試爲我鑑之乃出其劍以示瑤田其綠若瓜膚也其紅若櫨皮也其藍若翡翠之羽也三物駮布以爲之章有章有質有質斯蒼水銀詻之乃生劍光於是度以今尺長尺有五寸中乎中制中士服之之劍也身猶前五劍之身也臘猶前五劍之臘也莖猶前五劍之莖也後猶前五劍之後也折其首有痕焉痕猶前劍折首之痕也先生曰若是其同哉同則宜錄子考中矣瑤田曰諾圖之爲古銅劍六

通藝錄　桃氏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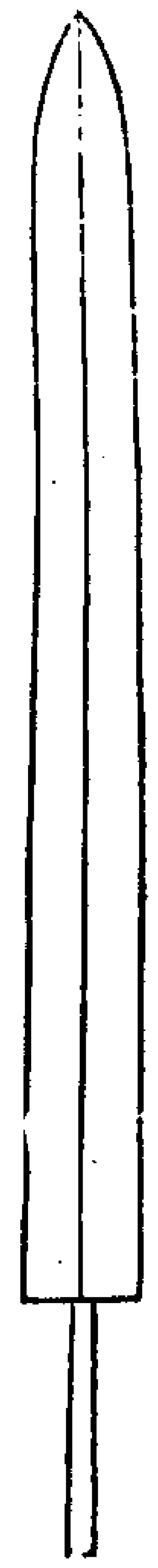
古銅劍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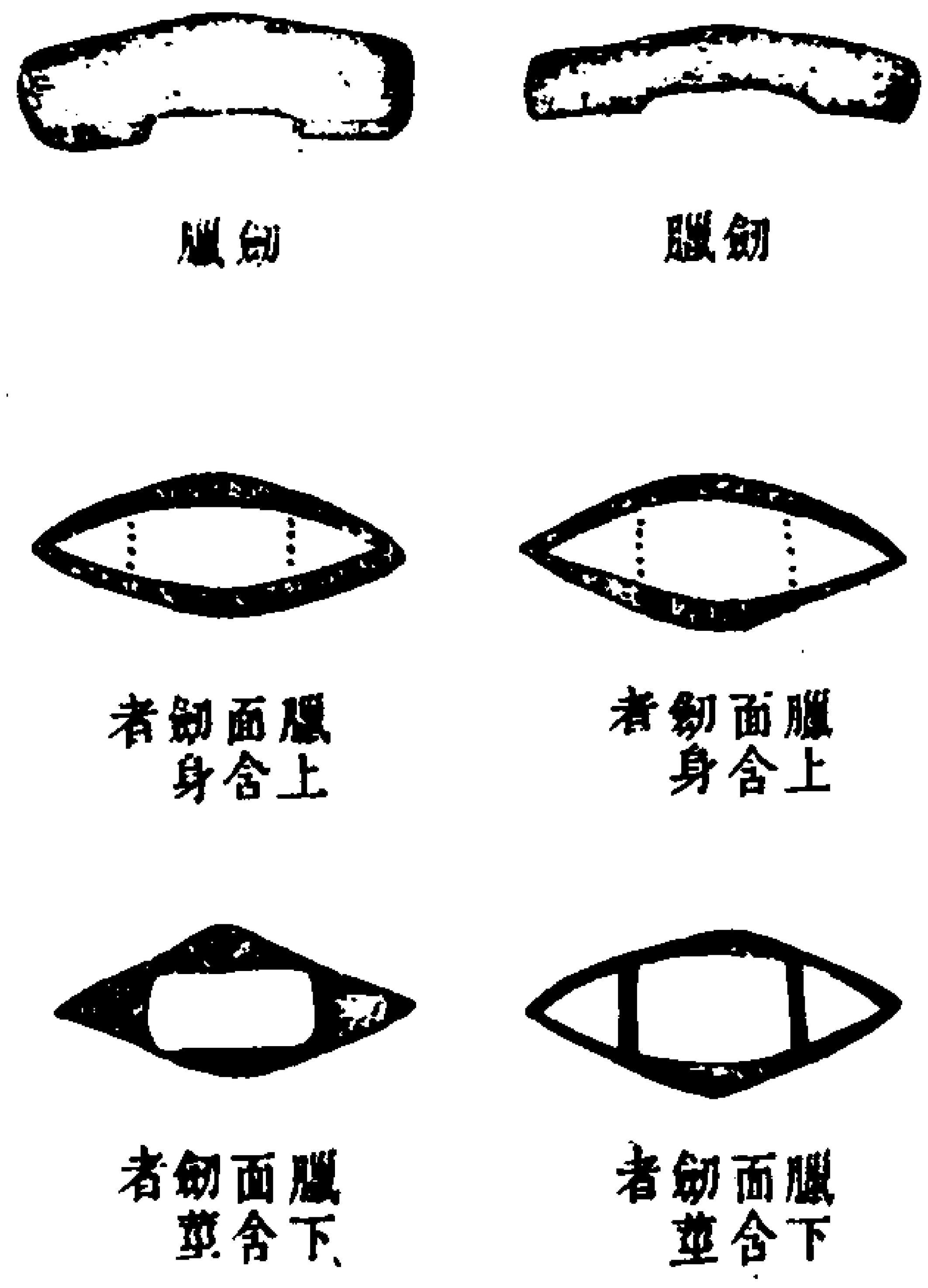
翁氏之劍余以天平法馬等之重二十兩有五錢已而過詩境軒又以一劍示余亦折首長亦中中制與前劍較之短不及半寸安邑宋芝山在翁氏坐言見一銅劍索觀之則與考工異制蓋秦漢以後物也劍身後但有莖一條質方不中繩蓋如今世劍將以納諸木柄中故不治之也無臘臘蓋不與身同物裝時乃施臘及首所謂劍具漢書有玉具劍櫑具劍是也於是知漢時劍與考工異制矣先鄭云莖謂劍夾爲人所握後鄭云莖在夾中皆目驗漢劍傳之以爲說故與記文違異時翁氏坐張中翰瘦銅佩古銅劍臘二枚解而觀之中有鑿可納芝山劍莖者也芝山劍長中今尺一尺九寸重二十一兩二錢有奇

古銅劍七與其六同圖省

銅劍與考工異制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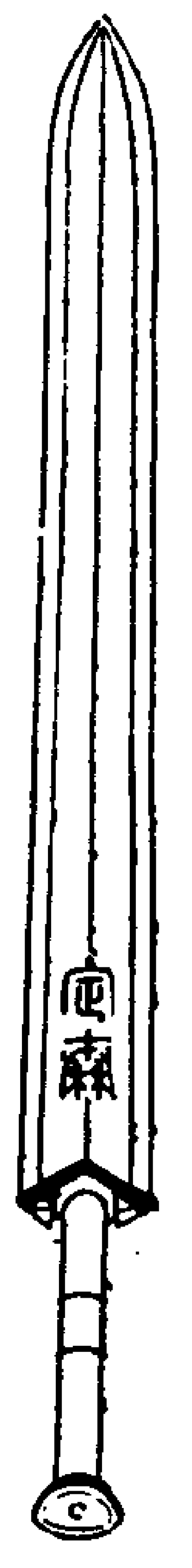
銅劍臘附


劍臘
劍臘
臘上面合劍身者
臘上面合劍身者
臘下面合劍莖者
臘下面合劍莖者

乾隆五十年居杭州館於瑤田座師今貴州方伯芍阪先生學松師竹之齋蓋世仲育民從余遊也先生館甥湯仲炎言其世講孫景高藏古銅劒因言於景高得假觀焉度以今尺長尺有三寸等以今天平法馬重十一兩有四錢劒脊垂臘處銘二字曰定秦非鑄非鑿以刀刻之初土揜其刻余爲滌去土則刻寬以滲黃金錯其畫故薶不生衣也近刃有垠鍔刃謂之鍔其是與周官典瑞瑑圭璋璧琮注司農云瑑謂圻鄂瑑起西都賦作垠鍔前漢淮南子注垠鍔端崖也案漢魏叢書載刀劒錄始皇三年採北祇銅鑄二劒銘曰定秦小篆李斯刻長三尺六寸今是劒秦字籀文从二禾長不及中制然首莖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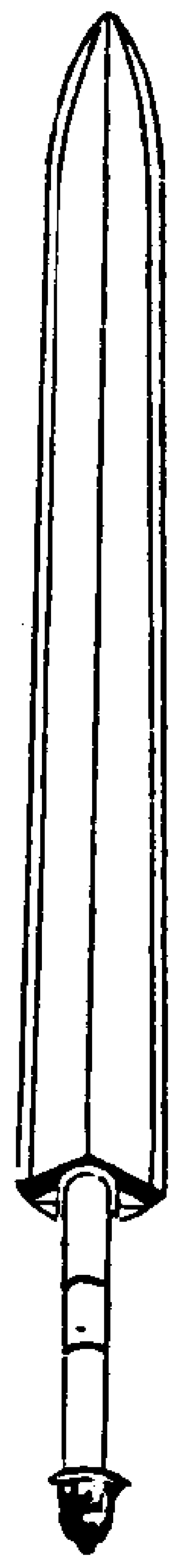
臘身五者皆中考工制度是當求之漢秦以上東漢而後恐無是物也昔漢高王關中韓信勸以舉兵東出遂定三秦奄有天下定秦之功莫大矣不當鑄劒以銘之與茲皆不具論論是劒爾余考桃氏爲劒度法至是凡見古銅劒八並足證經文而訂先後鄭氏之違異然七劒無銘有銘者惟是劒以其度法之合於考工知定秦者之去周未遠也至於體無折損青綠古厚特其餘事耳景高又有小銅戈銘四字皆古文知余於古物款識務求辨晳遂以遺余他日審知之當記余戈戟考中也

古銅劒八 銘在劒之背劒雖分面背款識處卽其背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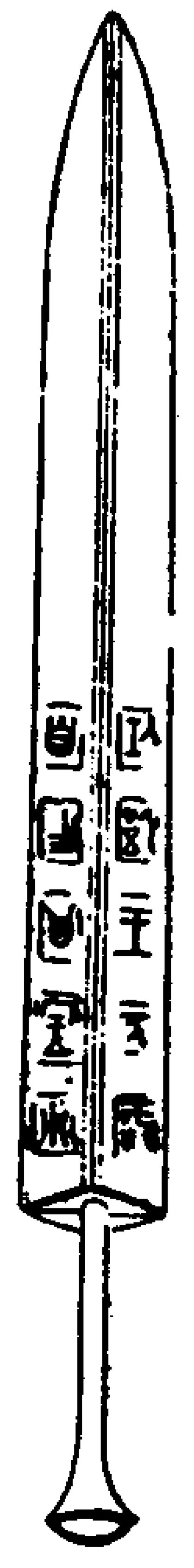
吾友金輔之殿撰藏一劒度中中士所服者制與前所錄者並同惟其首之于于然者侈之幾平其上更爲一物如小鍾合而鎔之頂上有鈕如鑄印之鼻鈕有小孔可貫以繩所謂劒鼻蓋指是與前所錄劒首頂皆若汙茲則形求惟肖矣青綠極佳五色具備蓋西出土者當於周以上求之今之冠屨皆有定制而侈之弇之知其不爲蓋也或方或員知其不爲蕢也惟變所適而不殊其形圖是劒者非以示異乃所以著其同也

古銅劍九 重十五兩二錢



江寧司馬達甫舍人有中士之劍劍身近臘處銘十字兩行每字爲小長方空以局之筆畫甚古疑古文之在籀文前者不中其莖以設後決其物之尤古矣或以爲旗旄之首達甫從都中寄拓本令鑒別爲余謂劍有兩刃旄首則但有稜縱橫四出而無刃劍握曰莖中實而外細旄首著竿處則中空而外大劍有首其淡不及一寸吹之無聲旄首則爲筩以著竿擬於人足之脛故謂之骹劍握其莖不假柲以操之故莖無孔旄首今世多有之骹上必有二孔所以固竿者也至於劍之有朕標出身莖之閒尤非旄首所宜設若以今之標鎗擬之鎗乃矛之類也亦有骹以著柲劍莖非骹不能著柲又非如句兵之內亦不能爲鑿於柲以內之此皆可不辨而明者也是劍未經目驗覩其篆文想其制作之古寧周以後有是物耶圖之以俟元鑒者考焉

古銅劍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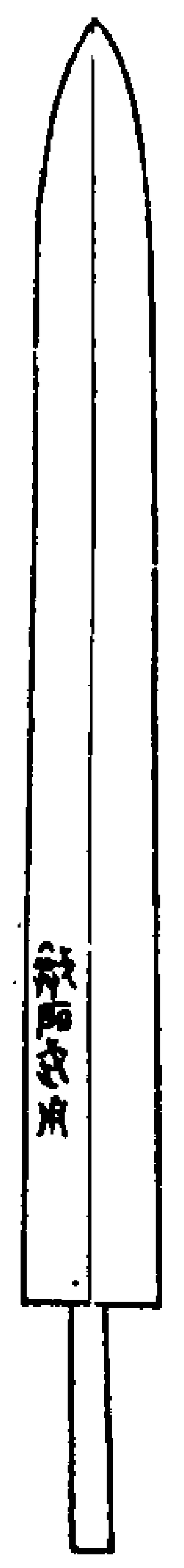


劒之諸名義度法謁互難明然余觀桃氏所記文從字順本自了然讀者不潛心玩索專憑後人解說以先入之言主之所以緐縛莫解也余旣三復記文因文見義又幸得觀古劒數以十計疏通而證明之然皆中下之制長不及古之三尺前年司馬達甫寄余古劒拓本則上士之劒也上制三尺今尺一尺七八寸有銘四字曰〓〓〓武用二字不疑自旁曰豈陽字與惟〓字疑不能明汪生桂云用字上必人姓名古人鮮二名者此必姓陽名武者也桓弓陽虎父唐有陽城陽武上着一字又从戈必其器名余曰然是器劒也其爲劒字無疑∩即亼〓乃二口形即〓汗簡中字从古文雚者〓皆作〓或作〓與作〓者同下作艸者汪生云〓下〓象手足形〓即人其明徵也余昔辨周公鍾銘中畏作〓桉說文畏字从虎省虎下从人古文虎下从〓余謂〓即艸也畏下〓乃兩人互倒其文而古文作艸是从艸通也益因以知古文畏字鬼頭人身手足腰腸具體者也說文劒从刃此从戈義固不殊余於古文欵識往往辨識其文類皆奇字之失傳者高陽戈作〓自旁橫置右軍之戟作〓〓敵之造戟作〓子某之作戈作爲〓差匆之戈作〓〓〓夔之戈作〓下象木根其橫者象戈形也周公鍾周作〓錄作〓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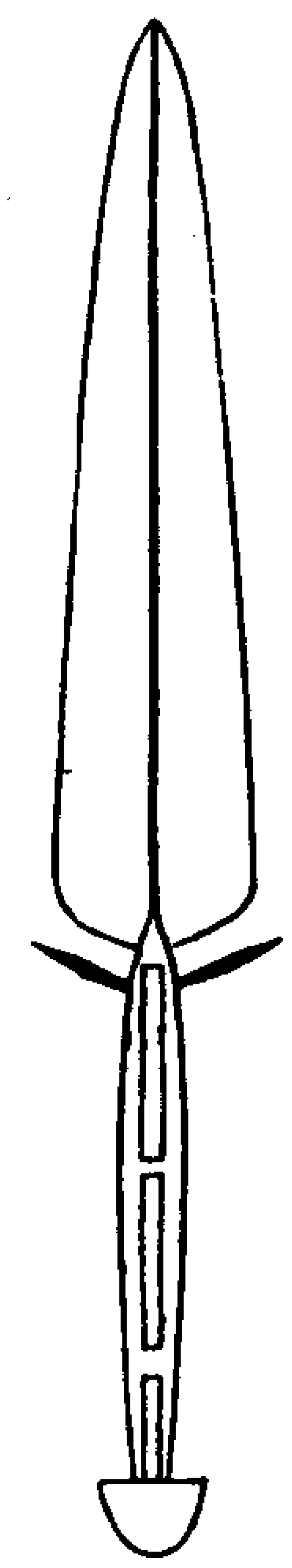
作〓聽作〓八寶平餌瑚戈作〓〓〓瑚作〓必知其文爲八寶平餌者平當也謂以八寶當餌道藏之〓字象形兼指事中作直畫指其事也又援本無埀胡之戈疑顧命之瞿瑚戈屬也瑚作〓牛鼎寶器作〓建安瓦作〓銅雀瓦作〓錢生東垣豐宮瓦當豐作〓楊都尉竹廬藏一器形似博古圖所載商周彝器中底上有銘曰〓〓下乃象形魚字彝盛明水故以水中物銘之亦猶周龜魚洗漢雙魚洗以洗爲盛水器也凡廿有餘字皆斷圭碎璧可寶者也瞿爲達甫所貽瑚戈及此劒則達甫所藏寄余拓本令辨識其文者今竝識之而達甫今夏化去不可使知又不知其劒今在何處爲備述之後之人如見是劒知爲司馬舍人物也達甫卽不知何害吁足悲也已是劒也莖中無所設亦無首未覩其物不敢漫說之也昔在錢塘丁希曾所見一器今衣工尺長約七寸八分葢劒屬其脊隆起一條高於其身約一分不似劒脊自脊一平漸殺以趨於鍔也其近脊之厚與近鍔處相等握近身處有兩刺分出與身不相連握處其中一面鑿兩長空一短空短空近首半爲首所掩首形如杯半其橢圓者戴於莖頂或曰此匕首也桉史記刺客傳曹沫執匕首劫齊桓公索隱曰匕首劉氏

云短劍也鹽鐵論以爲長尺八寸其頭類匕故云匕首鄭注下士之劍爲今匕首則二尺非尺八寸也此器於古尺尺三寸耳殆難懸擬以名之然總之不離匕首短劍者近是今并圖之曩余辛未歲初得下士劍於揚州同日有胡生得孫退谷所藏古劍銘拓本孫手書釋之曰吳季子之子保之永用劍十字又手書跋尾曰昔吳季子有劍爲徐君所愛其劍之佳可知此則其子之劍或有二劍一自佩一以與其子乎觀其制厚重鋒鍔韜斂雖世代久遠然其德尚可想而見也劍上字非籀非篆別有一種古逸之致吾見三代諸器欵識多矣鮮有及此者殊可珍也舊在睢陽袁氏家曾向余言收買時一字酬以十金尚存乎見少淡余寶物出非其時之慨退道人記余以爲此鳥虫書之遺不可使失傳也遂橅圖之以附於後他日倘覩是劍取以相證未可知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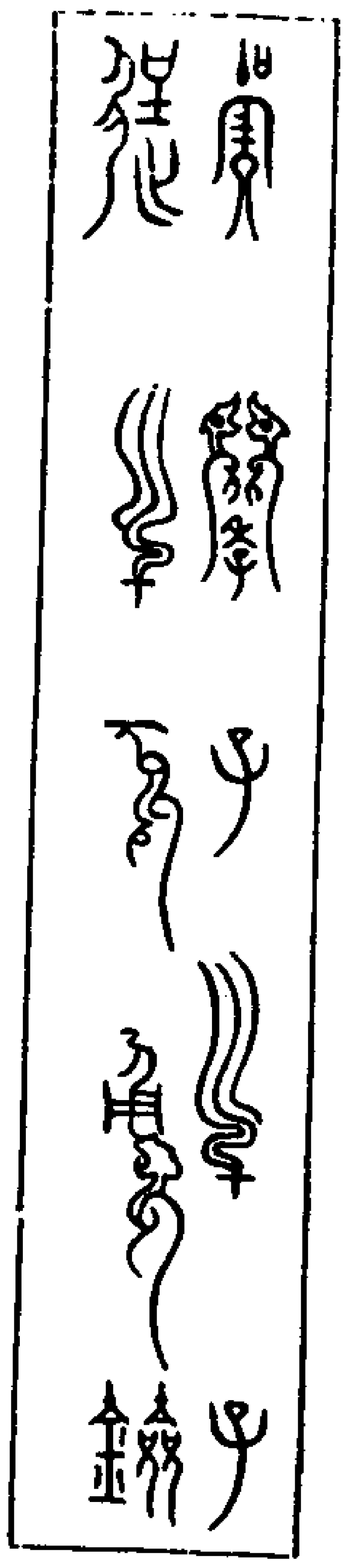
古銅劍十一



劍屬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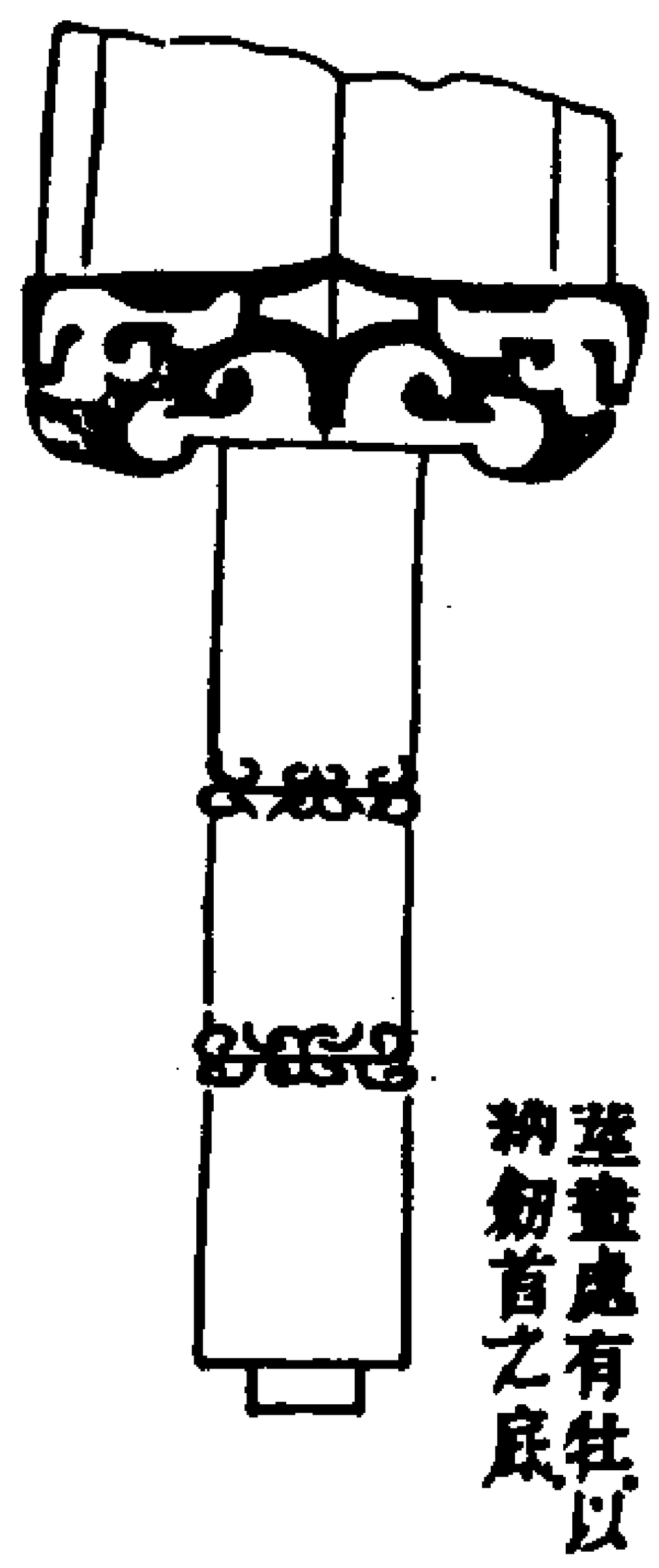


劍銘附



家篆名叔詒余斷劍數寸。臘與前所見十餘事竝同。加追琢爲飾耳。中莖所設之兩圈亦有紋。劍首脫去。非折也。古劍首率連莖一體鑄成。所謂玉具劍櫑具劍則與莖別體。故或用玉。或用木。不連莖。用銅鑄也。此劍莖盡處有納首之牡。首與莖別體。於此可見矣。昔在都門。宋芝山得玉劍首。知爲劍首者。以形如小盤。圓徑之度及接莖處之圓徑。竝與桃氏合。又其底。昔人用漆固莖。粘處漆猶未脫也。此莖有牡以納首。雖與玉首以漆固莖者小異。然首莖殊處。合而觀之。德乃不孤。圖此斷劍。兼圖芝山玉劍首。以見古器制度。同中之異有如此者

古銅劍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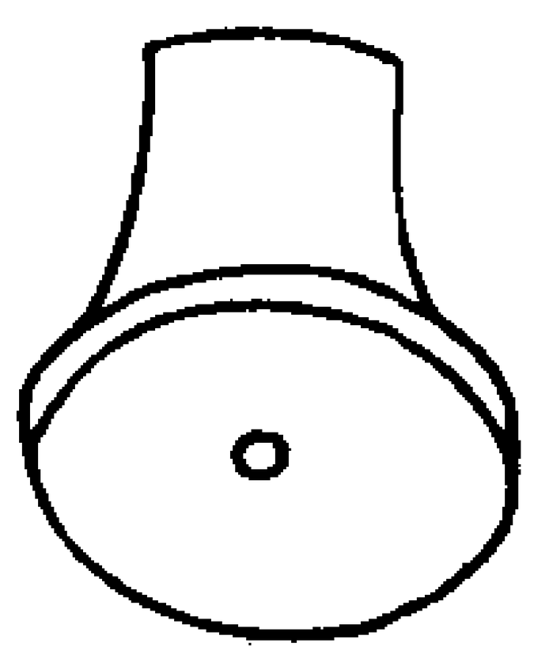


莖盡處有牡以納劍首之底

臘之兩面殊紋

玉劍首附

底接莖處



圓面如小盤。中凹三四分。莊生書所謂吹劍首在此。中孔不穿通。

接莖處之圓徑上有刀痕數條。昔人固莖之漆尚未脫

讀墨子因論戈劍流傳今世之由

考工記攻金之工戈劍二事余以記之文義求之頗能得其度法然往往與鄭氏注相戾及見二物之流傳於世者靡不與余所考之記文相合然後知周漢相距雖近而中隔秦亂凡制度之變其本形者多矣獨是由周至今二千餘年二物之足證考工者若是之多而東漢去周三百年耳鄭氏何不之見耶此不能無疑者也今讀墨子至節葬篇其言厚葬者曰諸侯死者多爲屋幕鼎鼓几梴壺濫戈劍羽旄齒革寢而埋之諸侯之葬如是則等而上之王者加隆等而下之大夫士以次降殺

莫不埋以是物數有多寡耳由是言之戈劍之藏於塚墓者無論夏殷卽周八百年中殆不可以數計漢世古制浸變先代舊物除秦人銷鑄外其時竝在壙中卽有一二出土者或在凡愚之手儒者或不得見鄭氏之不能目驗勢固然耳迨歷世既久塚墓平毁者多暹之又久犂之掘之向之埋藏者稍稍見於世此數千年後之人反得見之以證記文而鄭氏不能無誤者故曰勢也墨子周人也其言足徵由是言之戈劍在今日不乏周人法物者有由然也余考磬爲直懸獨不得古磬證之今墨子言厚葬果不及磬益見戈劍流傳者眞古物也

鳧氏爲鍾圖說

自漢迄今由不明鳧氏爲鍾諸閒字之義故注斯記者恆誤瑤田既考正而圖之復爲之說曰古鍾羨而不圜故有兩欒在鍾旁言其有棱欒欒然兩欒謂之銑鍾是以有兩銑也銑判鍾體爲兩面面之上體曰鉦其下體曰鼓鼓所以受擊者鉦之言正也鼓上爲鍾之正體矣體有兩面故有兩鉦兩鼓也凡物有兩斯有閒是故有上下然後有上下之閒有前後然後有前後之閒有左右然後有左右之閒鍾有兩銑兩鉦兩鼓於是乎有銑閒鉦閒鼓閒也見於經記傳注者曰階閒楹閒席閒豆閒客閒縣閒夫閒碑閒其明見兩字者曰兩楹之閒兩山之閒兩驂之閒二

大國之閒其明見兩事者曰房戶之閒棺椁之閒根闑之閒江汝之閒辭禪之閒賓主之閒倨句之閒中霤與東楹之閒十分其銑者命其鍾體之長爲十分而因以爲度鍾之法去其下體之二分餘八分在上者爲鉦其二分則鼓也銑閒謂之于明鍾脣于于然曲當兩銑之閒故謂之銑閒銑閒者鍾口之大徑凡圜中所含直觸兩邊之數謂之徑步算家之率所謂徑一圍三也橢圜有羨有斂故徑有大小鍾口大徑謂所羨者之徑大徑橫小徑縱于上謂之鼓兩鼓相觸以爲鍾口小徑是之謂鼓閒何以不名于閒也于言鍾脣于曲非鍾體之名且自兩銑而中趨之皆其于曲處非若兩鼓適當小徑之所觸此鼓閒之所由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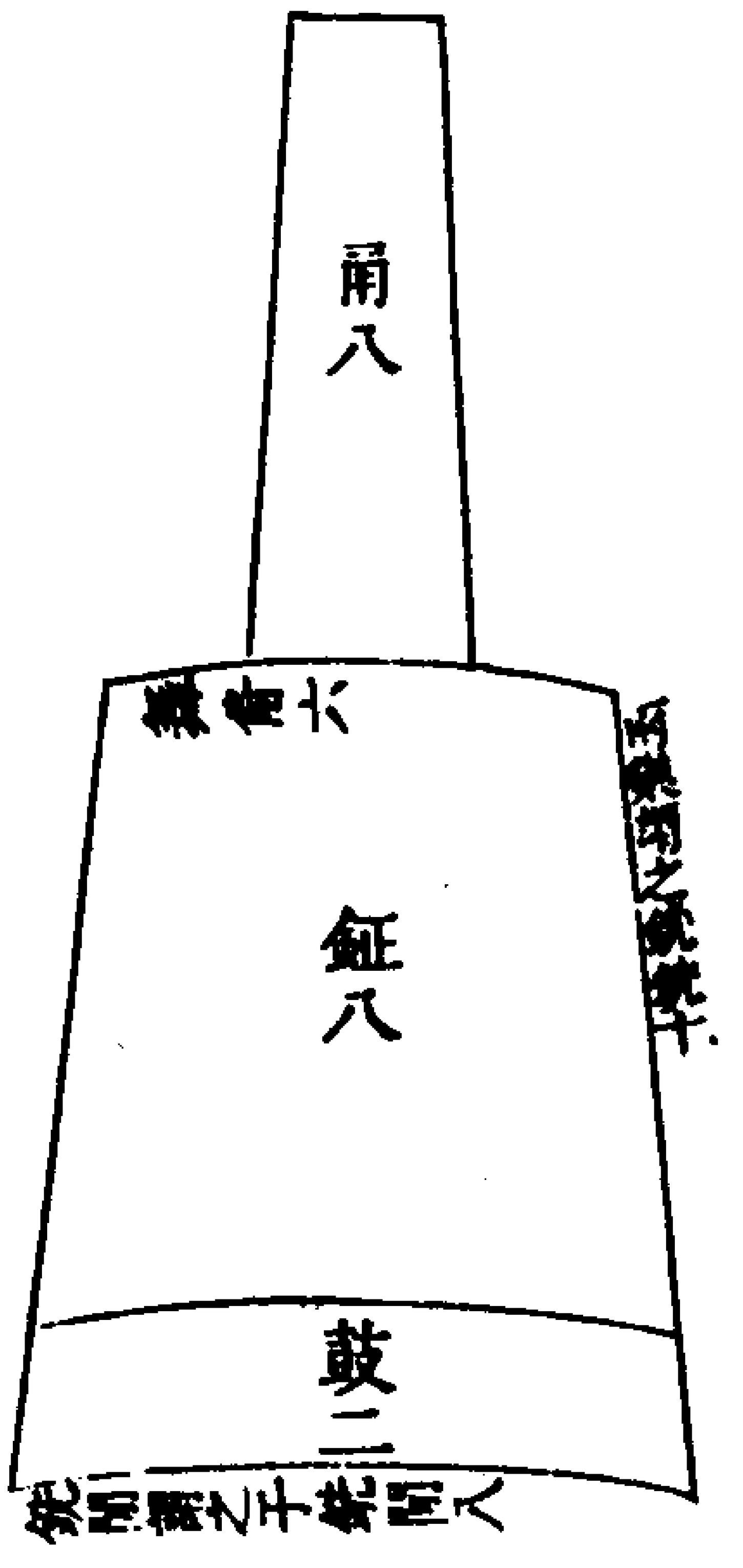
也以其鉦爲之銑閒去二分以爲之鼓閒銑閒八鼓閒六也鼓上謂之鉦鉦閒者兩鉦之閒與鼓交接處觸兩鉦之下際蓋鼓閒既準鍾口則鉦閒亦準其在下者可知鉦上謂之舞舞覆也謂鍾頂其脩六所羨之徑去二分則廣之徑四也舞覆在上者一而已故但有脩廣之數不得以閒命之鍾口空無物可指以寫其縱横大小之徑於是指其兩銑之下端與其兩鼓之下端而命之曰銑閒鼓閒以斯知古人命名之義或虛或實出於自然而不可易也如此夫鍾之長有其數鍾口之縱横有其數鍾頂之脩廣有其數則鍾體之度全而鳧氏爲鍾

乃可以鑠金從事矣鉦閒不言數者鼓閒六舞廣四介其中者有定形不必知也無已則以句股法求之當五又十分一之六矣鍾帶謂之篆篆閒謂之枚吾友戴東原補注云篆也枚也皆在鉦余謂篆之設於鉦也交午爲之横四縱三中含扁方空者六空設三枚三六十八枚兩鉦凡三十六枚枚之上下左右皆有篆故曰篆閒謂之枚也枚隆起有光故又謂之景焉鼓中所擊處爲于上之攠攠謂之隧者鄭氏云窐而生光有似夫隧也鍾已厚則石小鍾尤易石故大鍾之厚取節於鼓閒小鍾之厚取節於鉦閒鉦閒小於鼓閒也鄭氏言鉦閒鼓閒皆六則大鍾小鍾之厚相等記奚必别言之乎鍾大者謂體太博則鍾形短如銑十分銑閒亦十分或九分也鍾小者謂體太狹則鍾形長如銑十分銑閒則六分或七分也以其鉦之長爲之甬長甬之數八也以其長爲之圍圍謂與舞交接處準銑閒鼓閒亦指其在下者以命名命名之法一器中不得異也其端謂之衡衡平也與鍾脣之于相應爲義于則不能正平矣參分甬之圍去一以爲衡圍甬體上小下大畧準鍾體爲之鍾縣謂之旋所以懸鍾者設於甬上參分其甬長二在上一在下其設旋處也孟子謂之追蠡言追出於甬上者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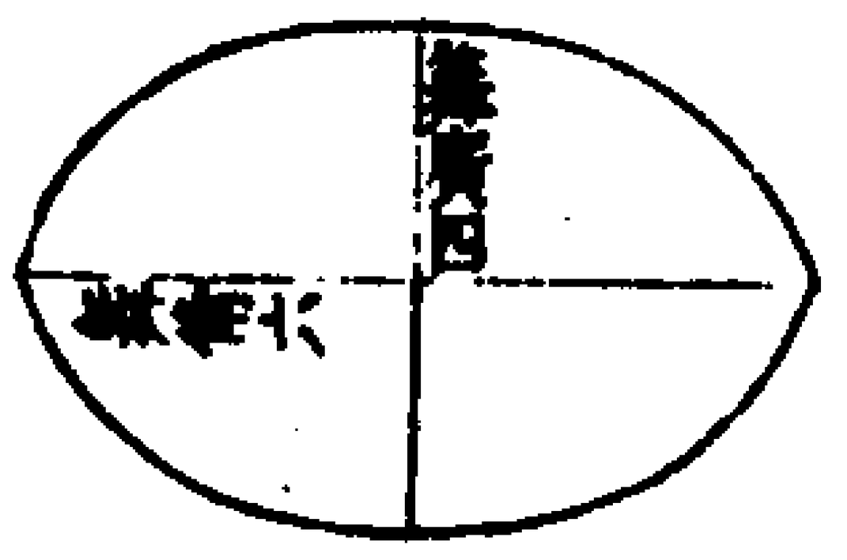
蠡也蠡與螺通文子所謂聖人法蠡蚌而閉戸是也螺小者謂之蜁蝸郭璞江賦所謂鸚螺蜁蝸是也曰旋曰蠡其義不殊蓋爲金枘於甬上以貫於懸之者之鑿中形如螺然如此則宛轉流動不爲聲病此古鍾所以側懸也旋轉不已日久則刓敝滋甚故孟子以城門之軌譬之旋蟲謂之幹余謂幹當爲斡蓋所以制旋者旋貫於懸之者之鑿中其端必有物以制之按說文斡揚雄杜林說皆以爲軺車輪斡斡或作舝說文舝車軸端鍵也或作轄急就篇注轄豎貫軸頭制轂之鐵也天問斡維焉繫戴東原注云斡所以制旋轉者鍾之旋蟲蓋亦

是物與斡旋二字後人連文本諸此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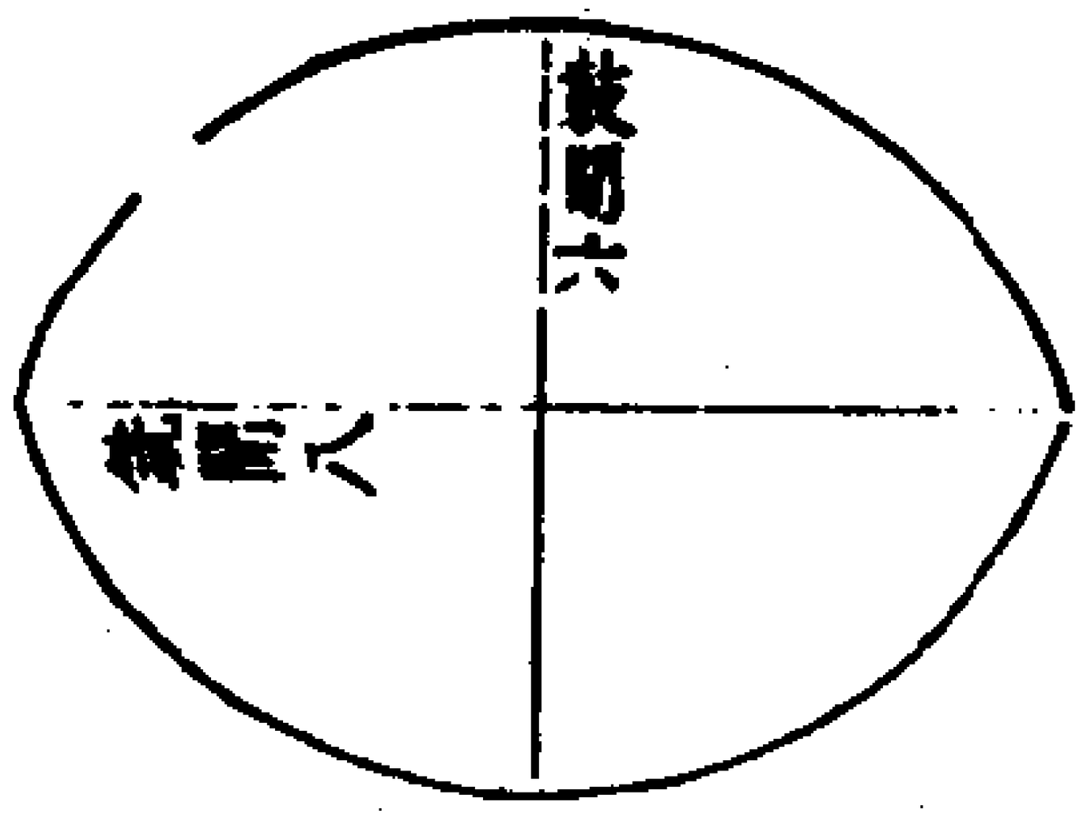
鍾



鍾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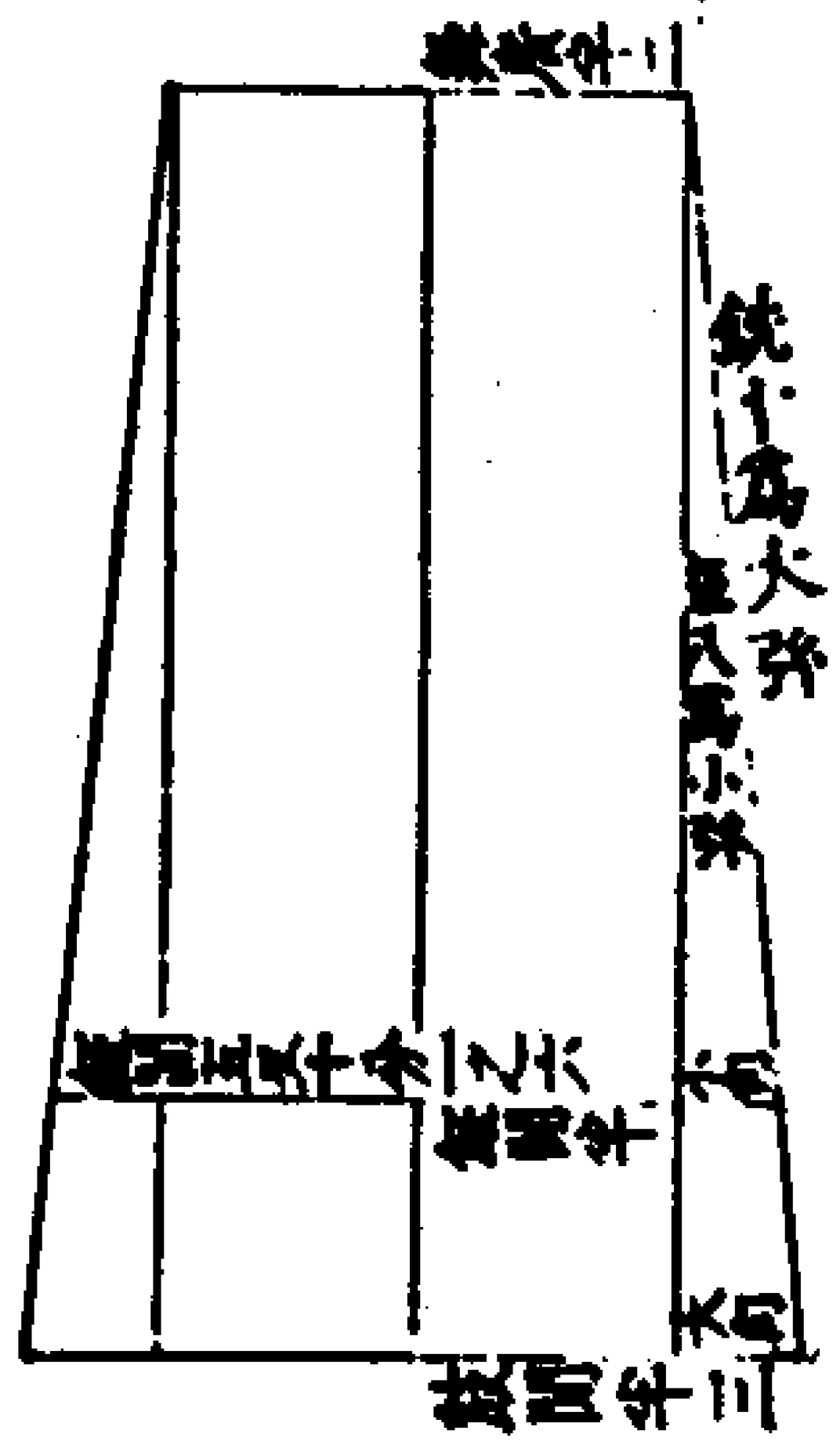


鍾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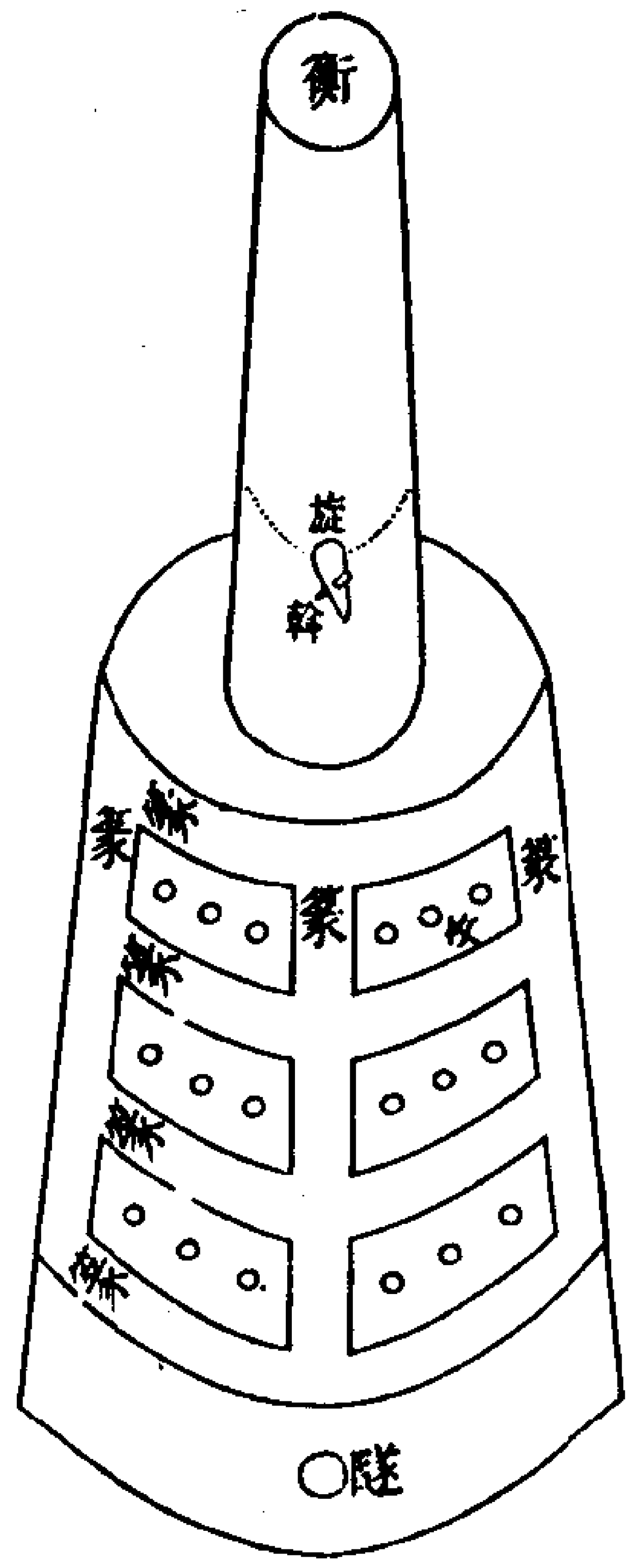


鉦閒數用句股比例求之

以銑十爲大弦鼓閒半三減舞廣半二得數一爲大句鉦八爲小弦異乘同除以大句一乘小弦八得八爲實以大弦十爲法除之得小句十分一之八是爲鉦閒半減舞廣半之較數以小句與舞廣半和之得二又十分一之八是爲舞閒半之數倍之卽得鉦閒之數爲五又十分一之六矣



衡旋幹篆枚隧



歐陽氏集古錄言古鍾側懸側懸之意防聲病也故旋不設於鍾體而設於甬又不能甬設之而設於甬之一面意深遠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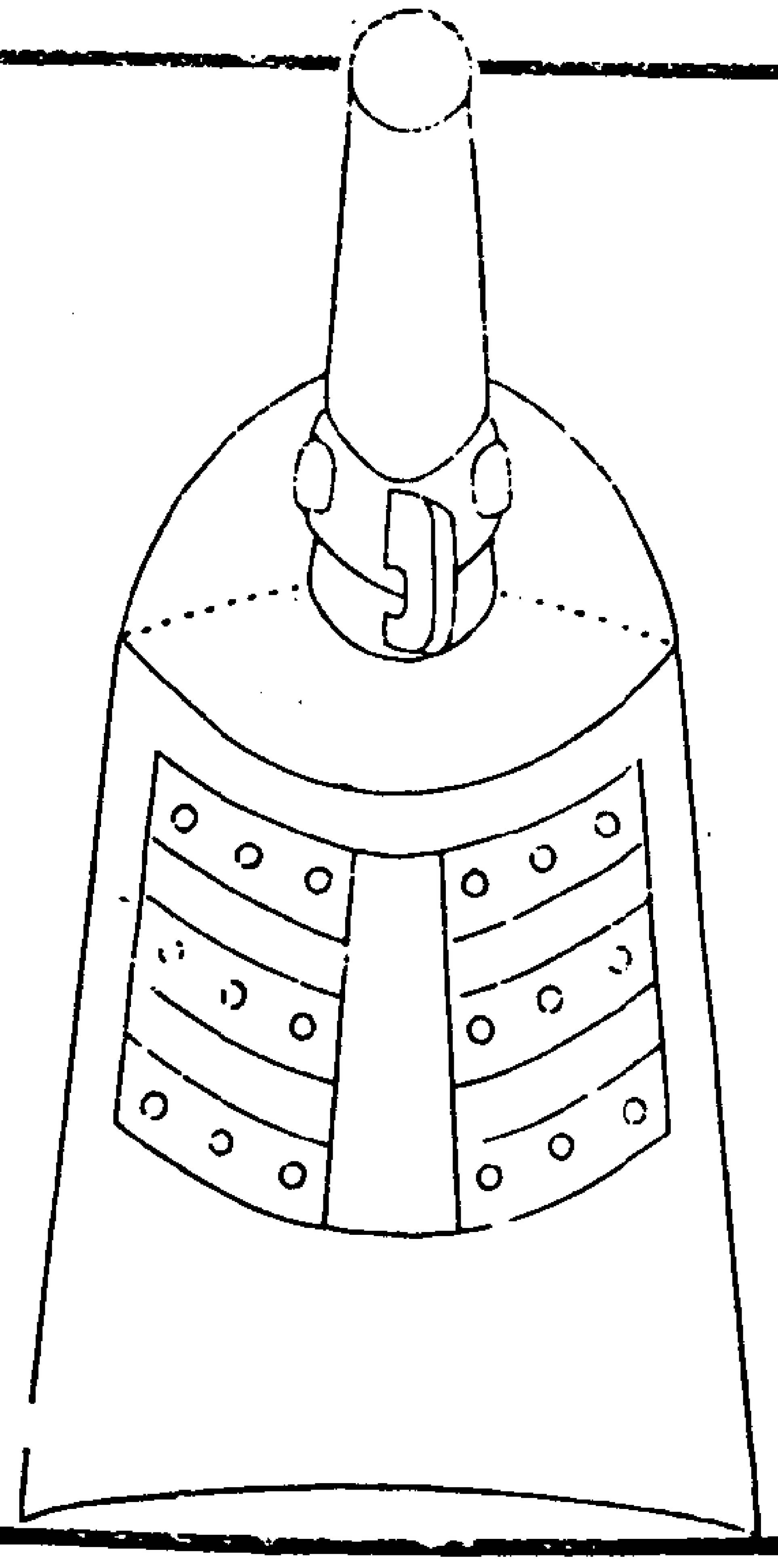
周周公牼鐘圖說

周公牼鐘今尺度之高六寸六分通於同身寸倍律也銑十銑閒八鼓閒六舞脩六與考工記鳧氏合銑閒鼓閒自漢人誤釋至今余能知之得是鍾足爲左證矣惟鳧氏鉦八以銑十除之其二當鼓與于共也今則鉦與鼓共八于之空處專得二微有異耳權以今秤重十一斤設旋於甬之一面益側懸有銘九十三字在鍾體當設旋之面凡銘皆在器之背鍾體有兩面故有銘者爲後一面也推而言之有內外則銘在內有底則銘在底銘十二行建首一行十七字在右邊銑十處乃左行次二行八字次三行七字次四行次五行行竝四字在鼓之右方次六行七行行竝八字在鉦之中居設枚之閒次八行次九行行竝四字次十行次十一行行竝六字在鼓之左方次十二行十七字在左邊銑十處其文余盡識之或疑𤔲字不見世所傳古文篆字書余謂說文周从用口古文作𠂣今口下伸筆作𠂣是與古文同矣鍾鼎字源收𠂣字从𠂣今中作𠂣是與𠂣同矣又收商鍾用字二文𠂣𠂣中畫皆从屮左右皆屈而下勾今三畫竝从屮是與商鍾用字同矣說文庸用也字从𠂣今下从𠂣即𠂣也葢从庸猶从用也或又疑鏤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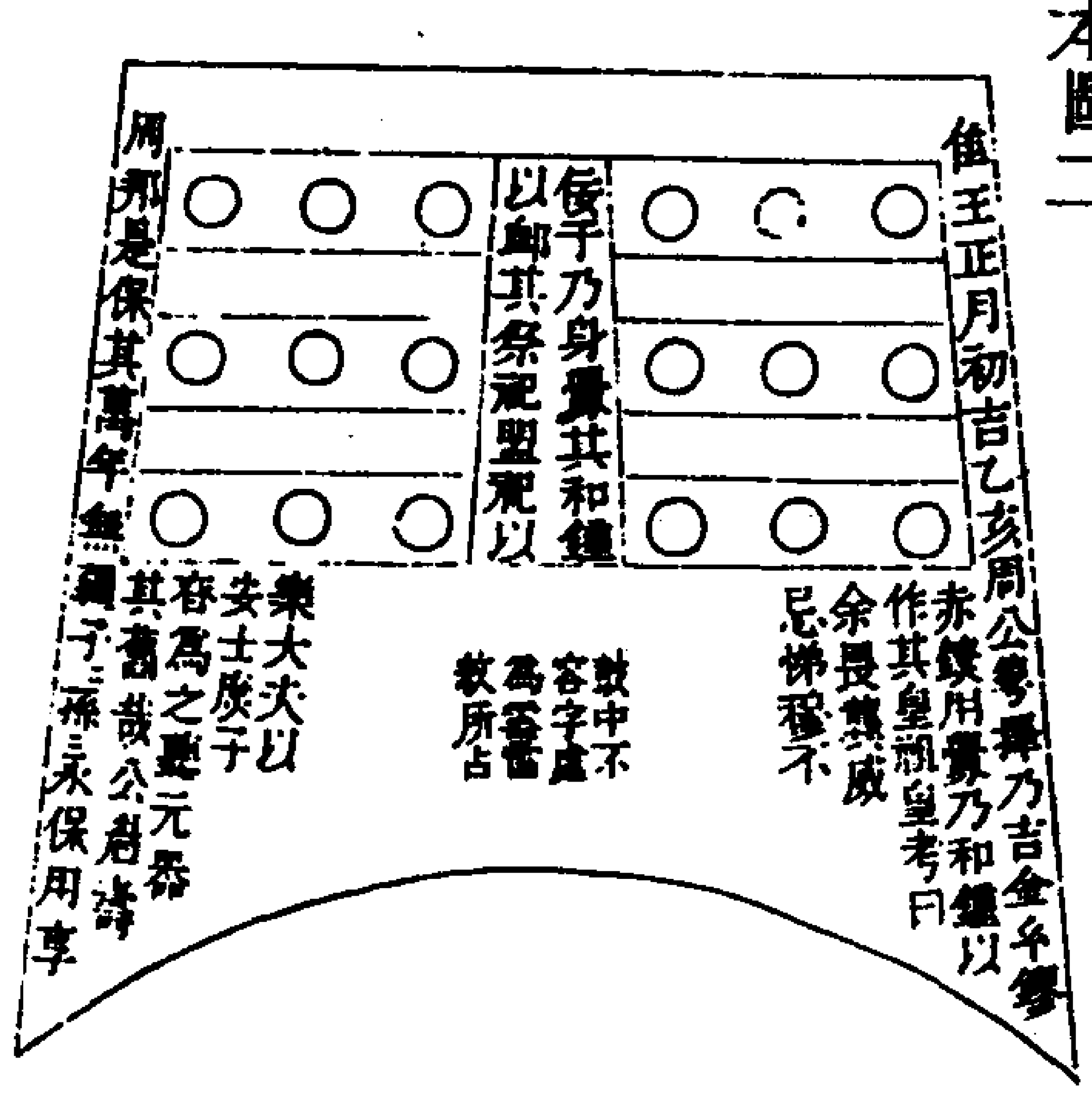
从火而从夕余謂字从𡨦聲今下从夕者从皿膢字省聲也或又疑𩰫之釋爲畏也余謂畏壘土石不平皃二字並从田者象凶形今上作與壘三田同義且据文畏忌對言與博古圖周齊侯鏄畏忌連言同彼作忌今作忌以義以形求之並是至於不佞作與周齊侯鏄作者同聽作與汗簡收義雲章作者同案周公在春秋經傳有周桓公即周公黑肩有周公忌父有宰周公即宰孔又有宰周公即周公閱（或云即宰孔）有周公楚据杜氏注周公王卿士食采於周地在扶風雍縣東北有周城獨不見周公牼余以謂食采於周爲卿士者

不僅五人其不見者固多也或曰蓋出周公後所不敢知非謂其不見於史記魯世家不若鄭桓公武公之爲周司徒也鄭國王畿內桓武二公即以其君爲王卿士故見於鄭世家魯國王畿外而食采者非魯君也即周公後其不見於世家固宜然周爲畿內采地詎必周公後始可食采於周耶或曰平王子秀封在汝川者爲周（見路史）亦不能詳也是鐘周公牼雖經傳不見其爲王卿士無疑大宗伯河閒紀公藏是鐘命瑤田察其度法以瑤田審考正鳧氏舊注辨之能審也因据周公牼定爲周之法物圖之并橅其銘於後以與讀考工記者共證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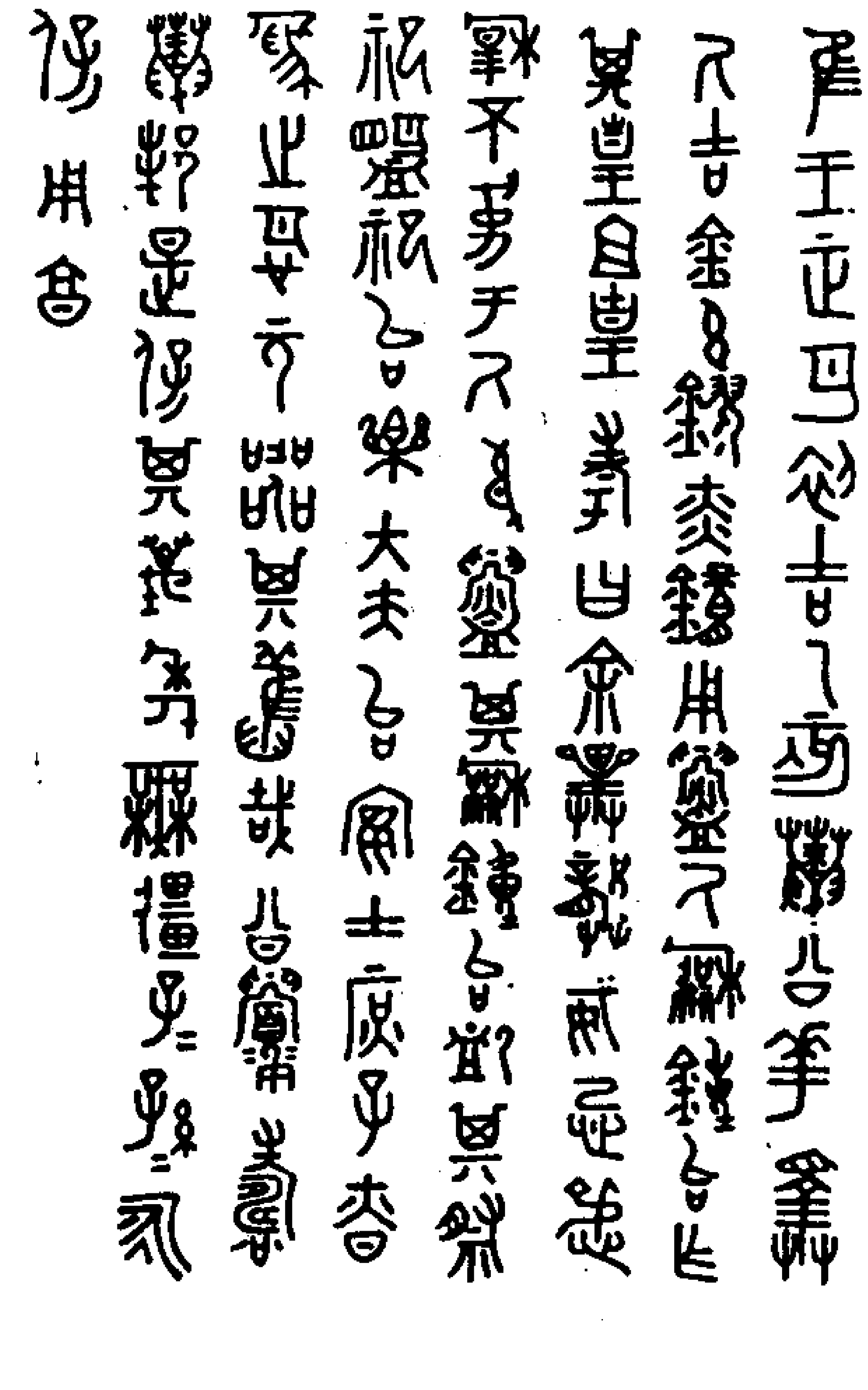
周公牼鐘縮本圖一（度得原鐘之半）



周公牼鐘縮本圖二


隹王正月初吉乙亥周公牼擇乃吉金玄鏐
赤鏷用鑄乃和鐘以
作其皇祖皇考曰
余畏龔威
忌淑穆不
墜于乃身鑄其和鐘
以卹其祭祀盟祀以
樂大夫以
安士庶子
眘爲之聽元器
其舊哉公眉壽
邾是保其萬年無
疆子子孫孫永保用享
鼓中不
容字處
爲審
鼓所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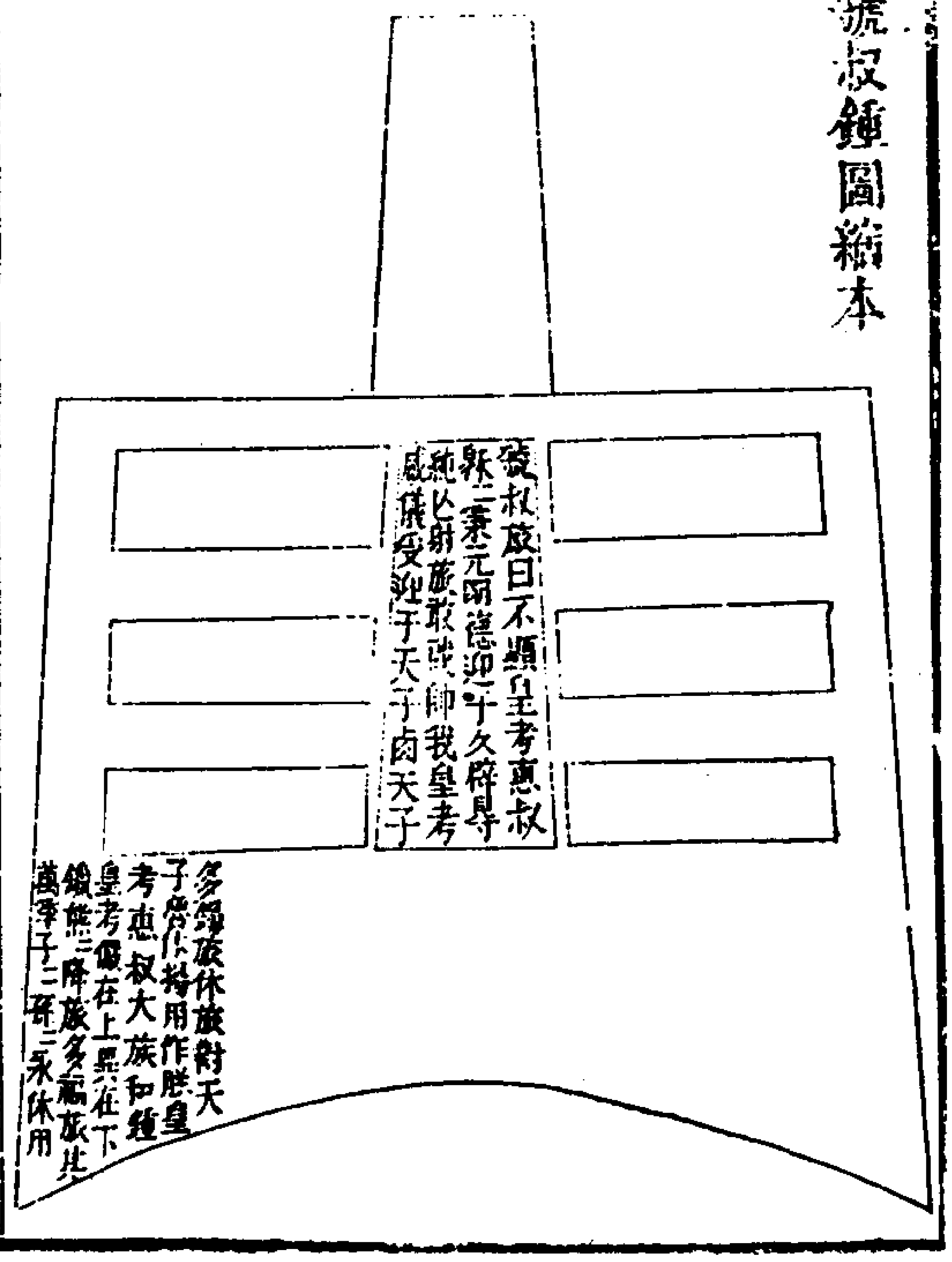
鐘銘橅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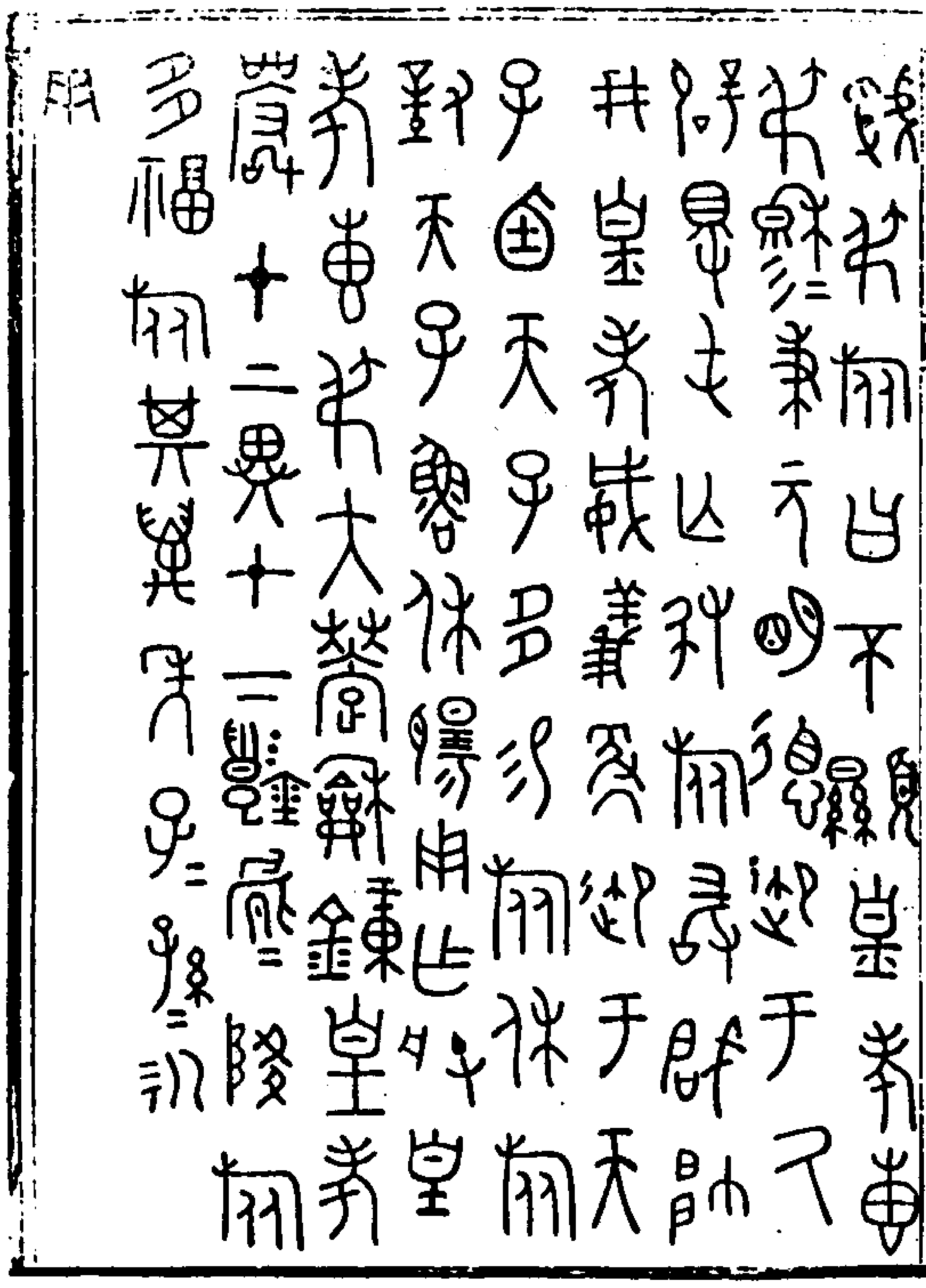


虢叔旅作惠叔大族和鍾圖說

乾隆壬子。司馬達甫寄古鍾拓本。銘曰虢叔旅作皇考惠叔和鍾。銘中有數字不能辨也。嘉慶三年。胡詠陶自都門歸。言是鍾銘文爲青綠汚蝕者。經其雕刻。得大族二文於和鍾之上。知是鍾葢律中大族者也。桉漢志字作大族。云族。奏也。言陽氣大奏地而達物也。此銘作大㚖。从亽與㚖从亽同。上从㸚。與从艸畧同。从足。奏也。字雖未見流傳款識。疑爲奏字古文。班氏以奏解族。豈族奏二文古通與。余以今裁尺度其兩欒之長。得一尺三寸四分。通以世所流傳之周尺。爲二尺一寸二分。足鍾疑用倍律。則大族之管爲周尺一尺有十分寸之六。通以他律。黃鍾之管。當爲周尺一尺一寸九分二釐五豪。江先生著律呂闡微。考定黃鍾律管。當周尺一尺二寸五分。以是鍾通之。較短五分七釐五豪。古銅器年久損齊。固難考擊中律。而兩欒之長。不致相懸。未始不可存之以俟折中也。至其鍾體位置。鼓下鉦上。鍾帶之篆。篆閒之枚。並設於鉦。與余所考記文正同。因作縮本圖之。得七分原度之二云。

虢叔鍾圖縮本


虢叔旅曰不顯皇考惠叔
穆〻秉元明德迎于久辟身
純亾敃旅敢啟帥我皇考
威儀受迎于天子廼天子
多錫旅休旅對天
子魯休揚用作朕皇
考惠叔大旅和鍾
皇考嚴在上異在下
鐵〻降旅多福旅其
萬季子〻孫〻永休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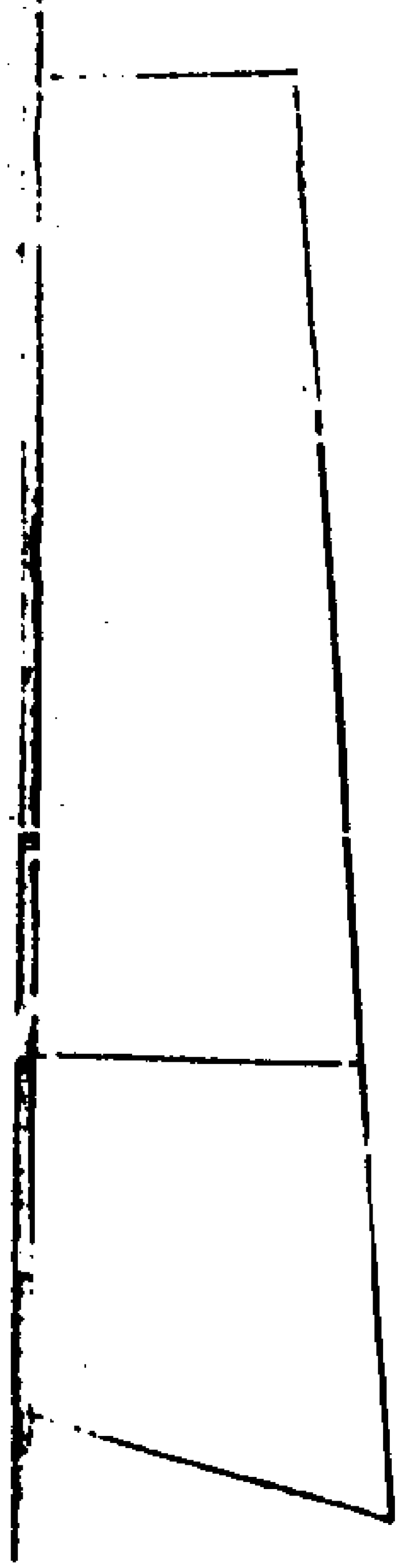


虢叔鍾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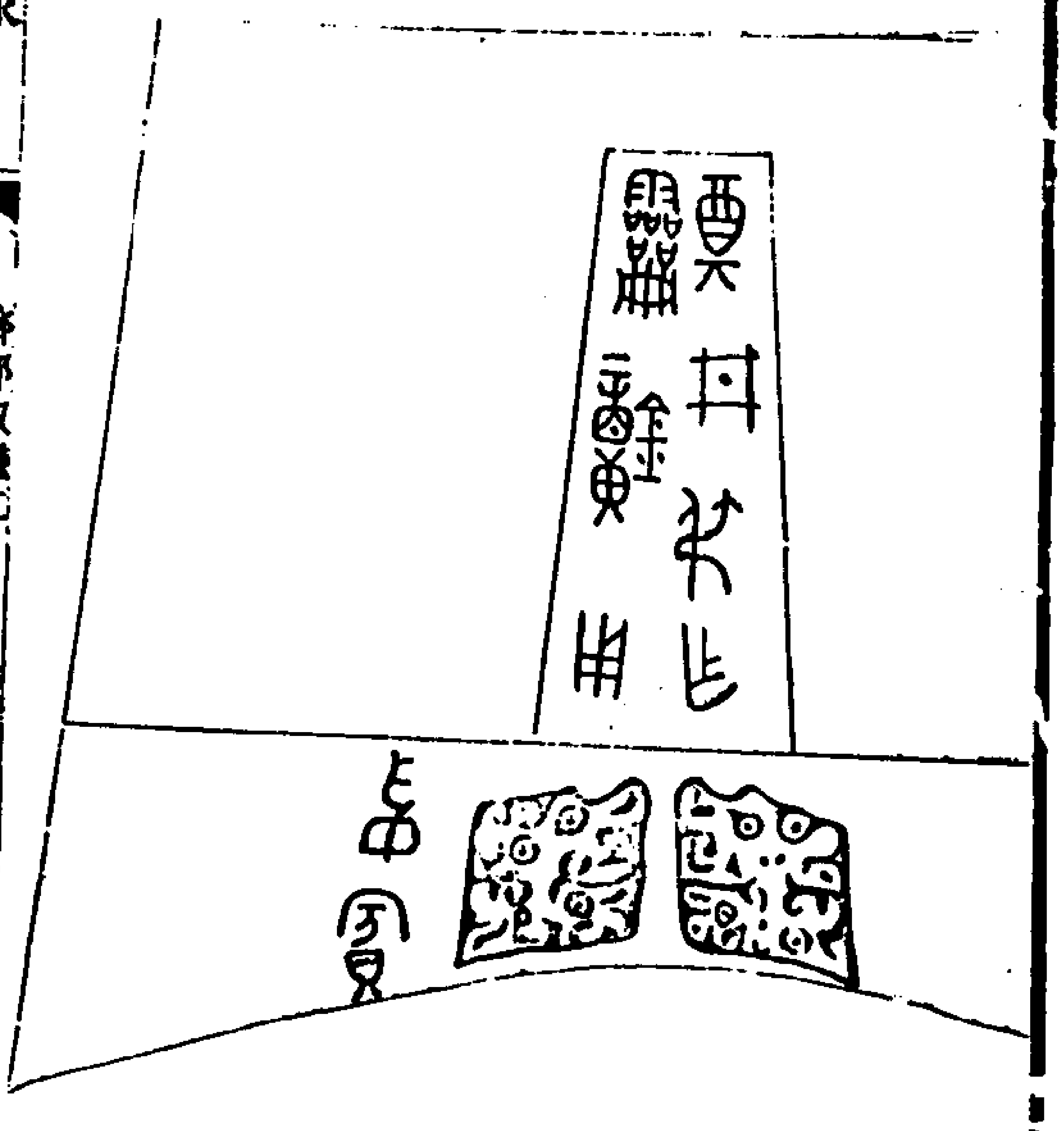
鄭邢叔作綏賓鍾圖說

胡詠陶貽余大族倍律古鍾拓本。余既圖而著錄之矣。又貽余綏賓編鍾拓本二。鍾銘中竝見律名。藉以考覈律度。可寶也。已綏賓編鍾。鄭邢叔所作。刻律名於鼓所擊處之旁。作妥賓二文。按士相見禮。妥而後傳言注云。古文妥爲綏。又周禮夏采注云。士冠禮玉藻冠緌。故書亦多作綏。今禮家定爲緌。然則緌與綏。綏與妥。古皆可通。未可以後世聲韻之書限之也。是鍾度以今裁尺。得四寸二分。以周尺通之。爲六寸三分弱。適符綏賓律度之數。綏賓律管長六寸又八十一分寸之二十六。此豈周之遺器與。抑周時造律即用周尺與。皆不可以臆說之也。拓本未收鍾甬之度。又鉦上鍾帶之篆。及篆閒之枚。亦未經打出。然鼓下鉦上。爲鍾體之兩段。皆彷彿考工鳧氏之制。余圖之。并紀其律度以俟來者。知其解者。旦暮遇之。未可知也。

鄭邢叔鍾一



鍾圖 度據原鍾拓本平寫



韗人三鼓圖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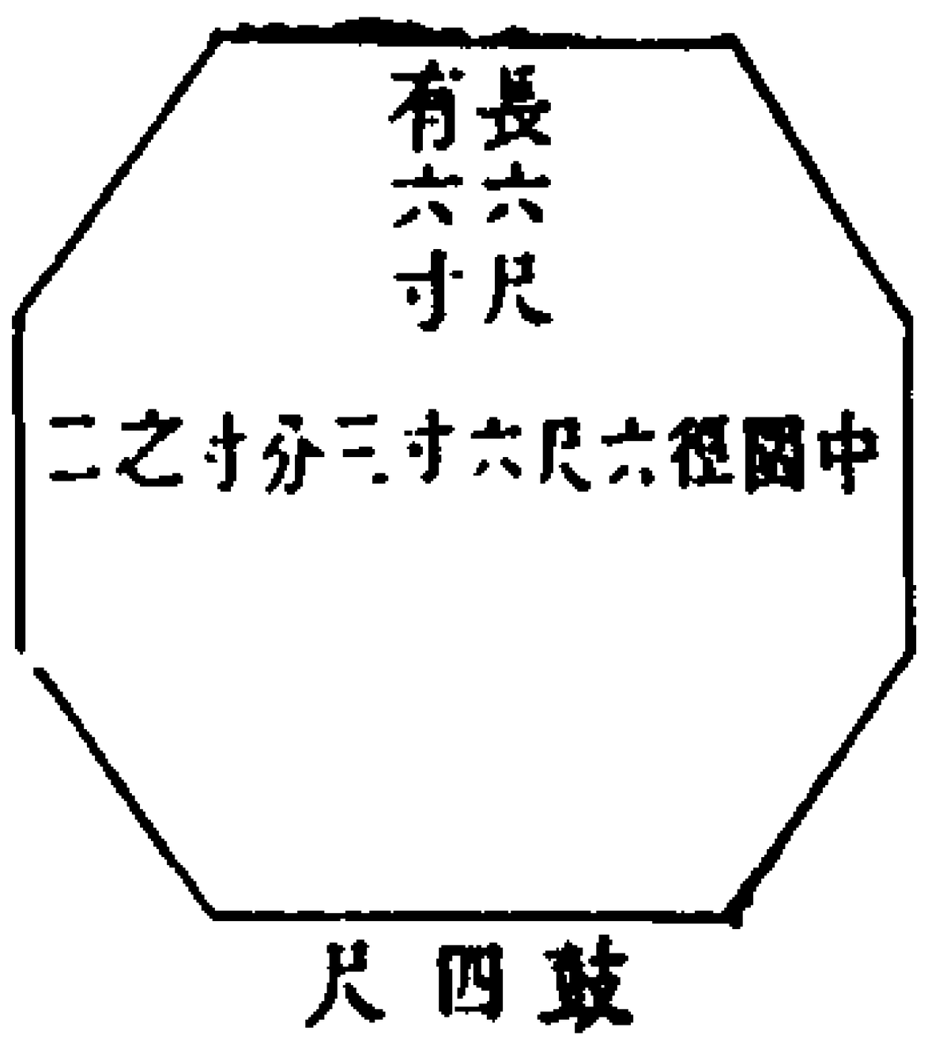
韗人爲皐陶長六尺有六寸鼓四尺中圍徑六尺六寸三分寸之二鼖鼓長八尺鼓四尺中圍徑五尺三寸三分寸之一皐鼓長尋有四尺鼓四尺中圍穹者倨句磬折凡磬折中分之爲兩句股股六尺者句恒二尺四寸半即是鼓中穹者之度倍其穹爲四尺有九寸加鼓四尺爲中圍徑八尺有九寸蓋据倨句磬折而能知之者如是鄭氏乃云中圍與鼖鼓同誤矣夫惟不明磬氏倨句一矩有半之度既昧於磬折之倨句則亦不解記人以磬折況皐鼓中圍之實宜其釋中圍之度憒憒若斯也記著上三正於皐陶明下二鼓不三正也皐陶體短故鼓木三折令腹寬大以養其聲二鼓體長不必寬大其腹而其聲自如也鄭氏以磬折之謂爲不三正之謂因誤以爲鼖鼓亦三正也不知磬折之倨句有定度故記人況之以别鼖鼓之折非以磬折别三正也故但言磬折則中圍之度可知亦如皐陶之鼓但言鼓木中與兩端之度又言穹者三之一則鼓度可知不必更言鼓四尺也若磬折無定度則皐鼓之中圍不可知以爲蒙上鼖鼓又與皐鼓之長不應其形已狹不虞其有聲病耶夫磬折之倨句爲一矩有半矣如凡倨句皆可謂之

磬折則治氏倨句外博倨句中矩皆可以磬折名之矣鄭氏於倨句外博注中亦以磬折言之大謬　瑶田於磬折之倨句考定而詳說之語具磬氏通之以釋是鼓并爲圖以明之

皋陶

皋陶即鼓名先鄭以爲鼓木或卽以木名其鼓若但作鼓木不應三鼓獨此鼓不見鼓名也

鼓木三折平直凡三正



長六尺有六寸
中圍徑六尺六寸三分寸之二
鼓四尺

長六尺有六寸鼓木弜之之長非緣穹者而量之之長也鼓木三折以句股弦互求之每折長二尺四寸六分强通長七尺三寸八分强鄭注謂三正各居二尺二寸誤也鼓長六尺六寸分三截中截二尺四寸六分强兩頭每截二尺七分弱

賁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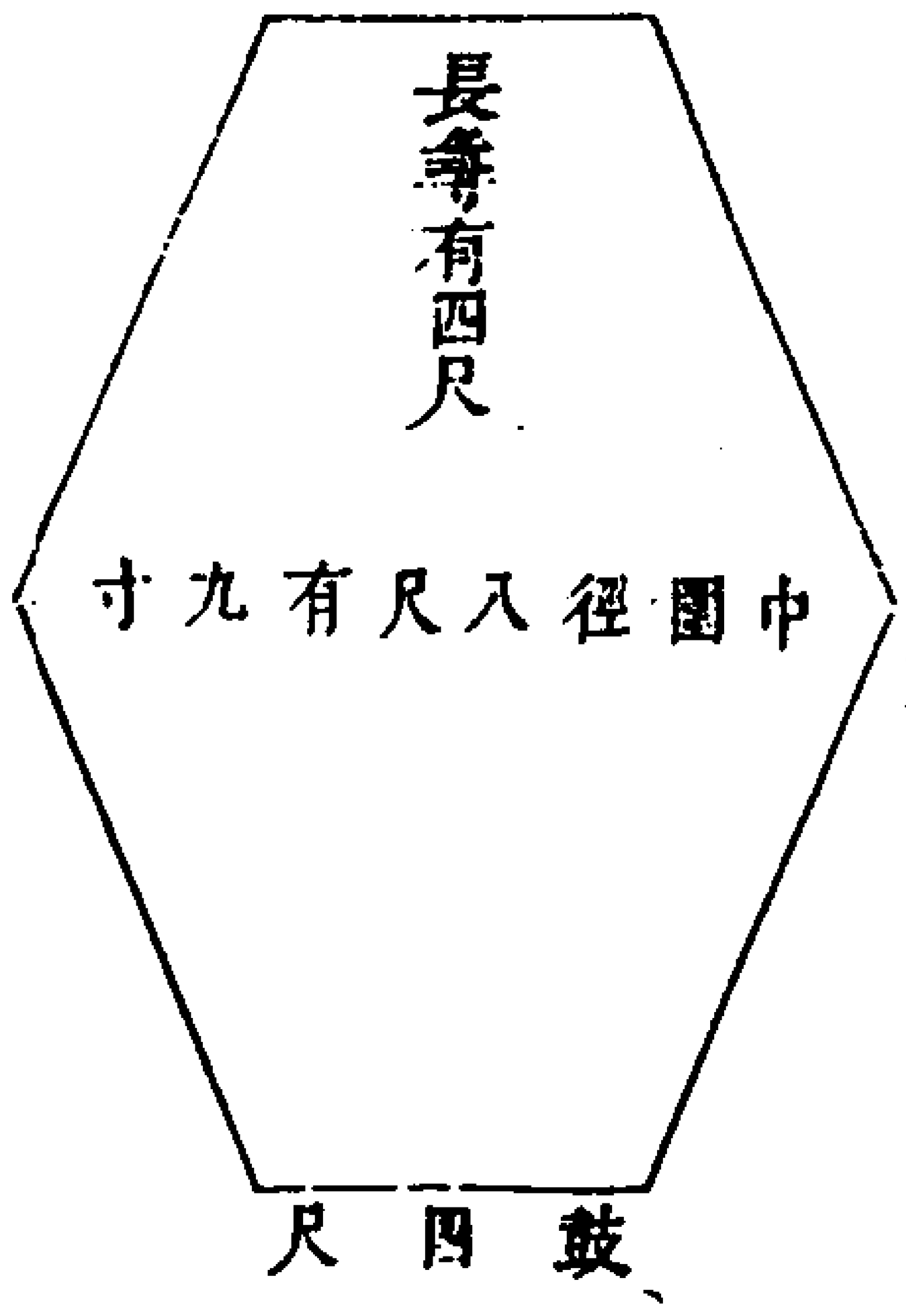
鼓木當中圍折之不三正也

長八尺
中圍徑五尺三寸三分寸之一
鼓四尺

賁鼓當中圍處但弧曲不爲倨句之折故此鼓記文不見倨句名以倨句乃折旋之名而弧曲則周旋之名也不同也昔圖此鼓誤作倨句形而中折之今余復據本句圖說以是正此圖猶存之者見考覈之難也瑶田并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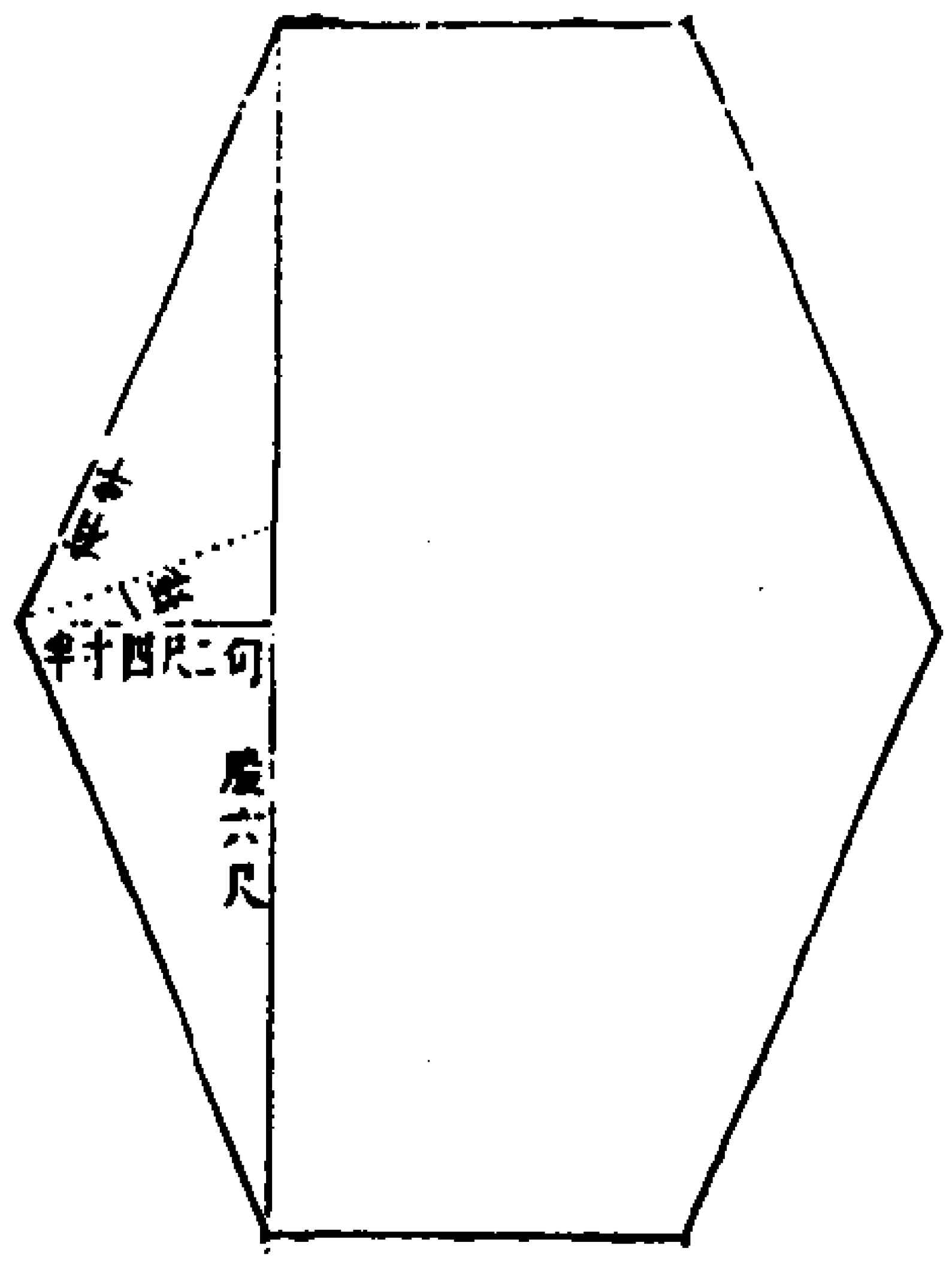
皋鼓

倨句磬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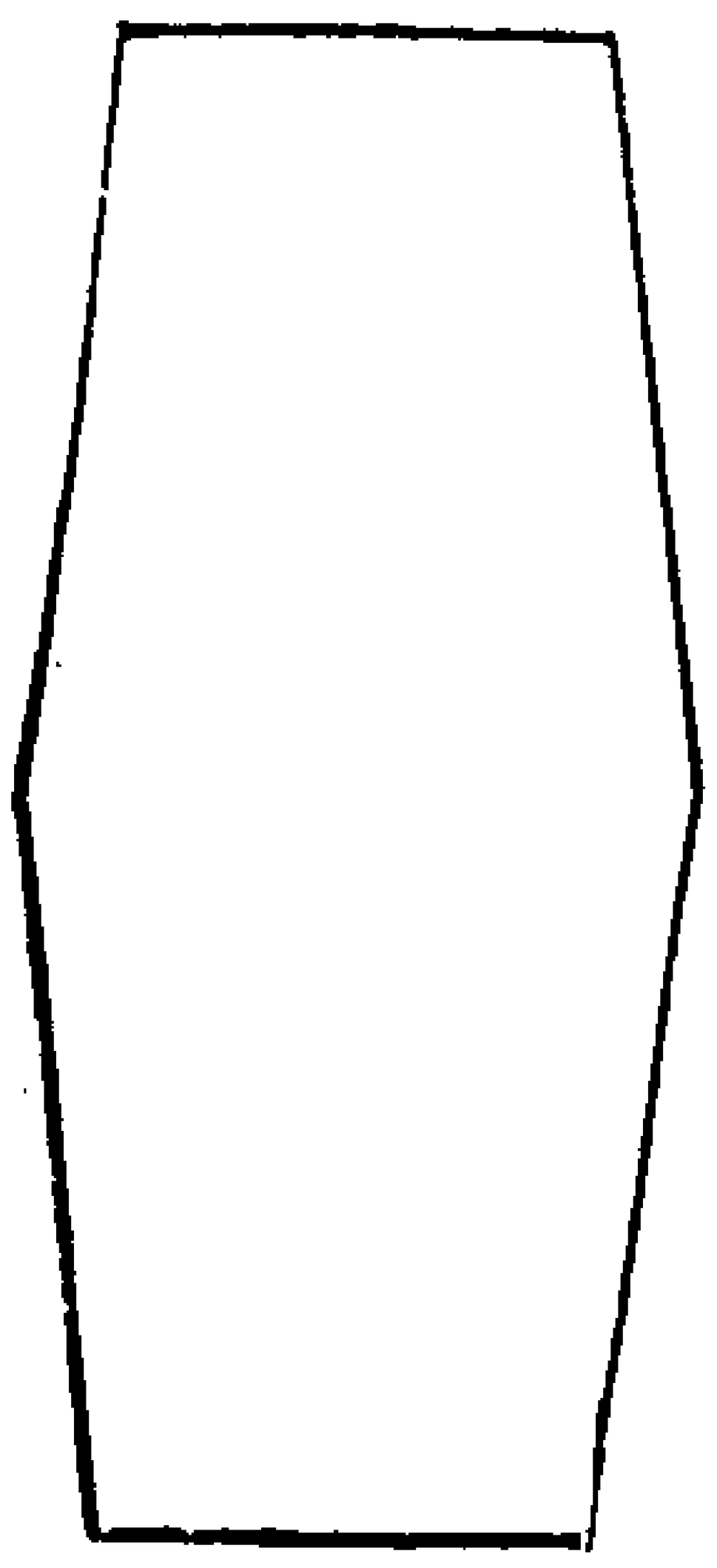


長尋有四尺
中圍徑八尺有九寸
鼓四尺

磬折倨句一矩有半中分之爲兩句股



鄭注皋鼓倨句不應磬折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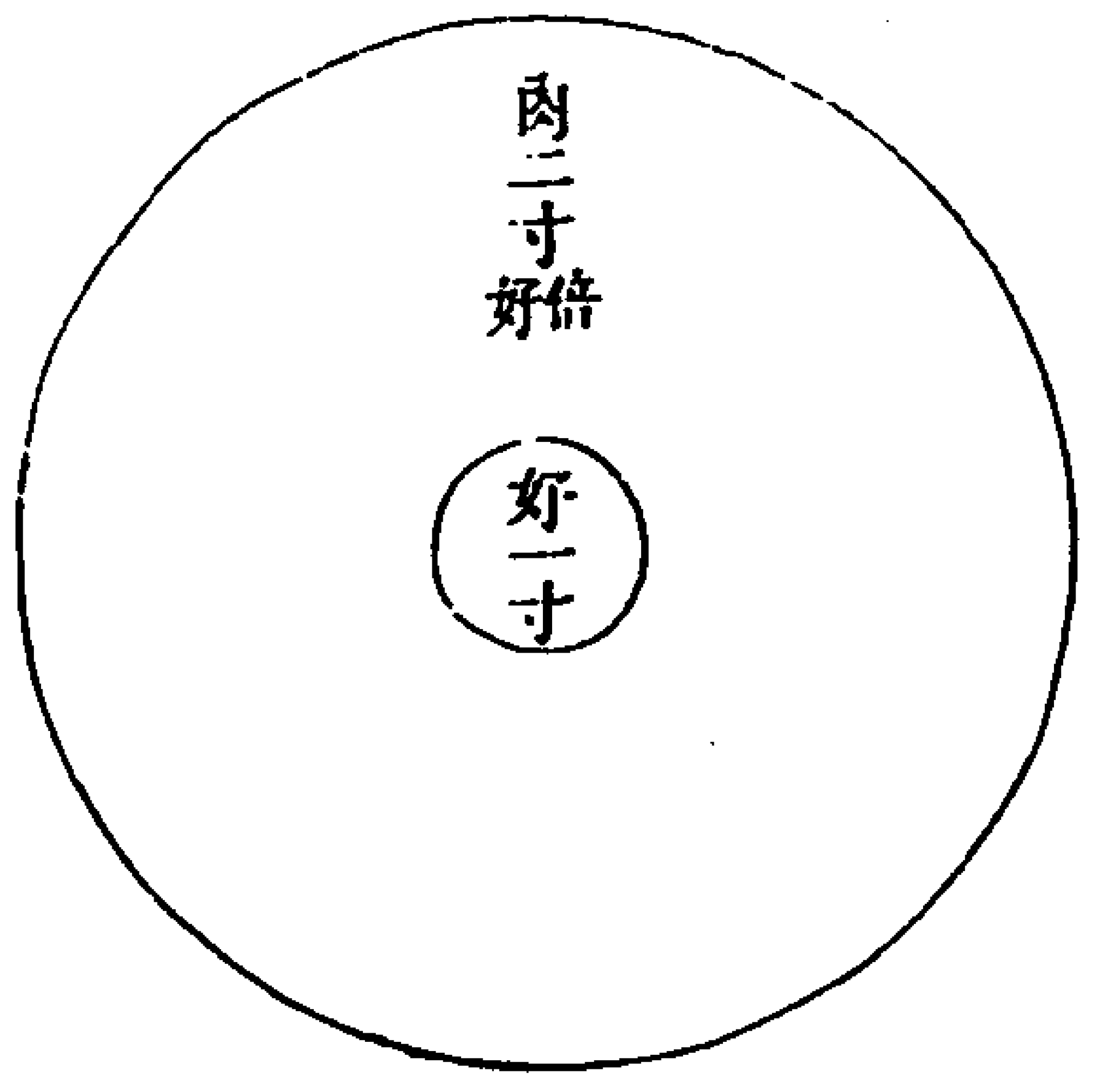
璧羨肉好度法述

爾雅釋器肉倍好謂之璧好倍肉謂之瑗肉好若一謂之環郭璞注云肉邊好孔好倍肉孔大而邊小若一孔邊適等據經與注皆謂若璧孔一寸則邊二寸合兩邊及孔其徑五寸也瑗孔二寸半則邊一寸又四分寸之一合兩邊及孔其徑亦五寸也環孔一寸又三分寸之二則邊亦一寸又三分寸之二合兩邊及孔其徑亦五寸也肉好度法甚明矣而鄭氏不知典瑞及玉人所載璧羨之度與此璧度法不同乃於玉人職據先鄭說引爾雅以證璧羨之肉好謂袤一尺而廣狹焉於典瑞則曰廣徑八寸袤一尺賈氏於是誤釋之以增成其說曰此璧好三寸肉各三寸兩畔共六寸是肉倍好也造此璧時應圜九寸今減廣一寸以益上下之袤則上下一尺廣八寸自鄭賈二氏之說出而爾雅肉好或倍或一之度法學者不明其義矣問者曰然則璧羨之度不足據乎余曰璧羨非璧也其度亦非出於肉倍好也以其有肉有好形似璧而羨焉故假璧以名之曰璧羨周官典瑞曰璧羨以起度玉人曰璧羨度尺好三寸以爲度曰起度曰以爲度蓋造此以度物猶周髀算經所用之折矩也度尺好三寸羨之則其廣必狹於袤當得八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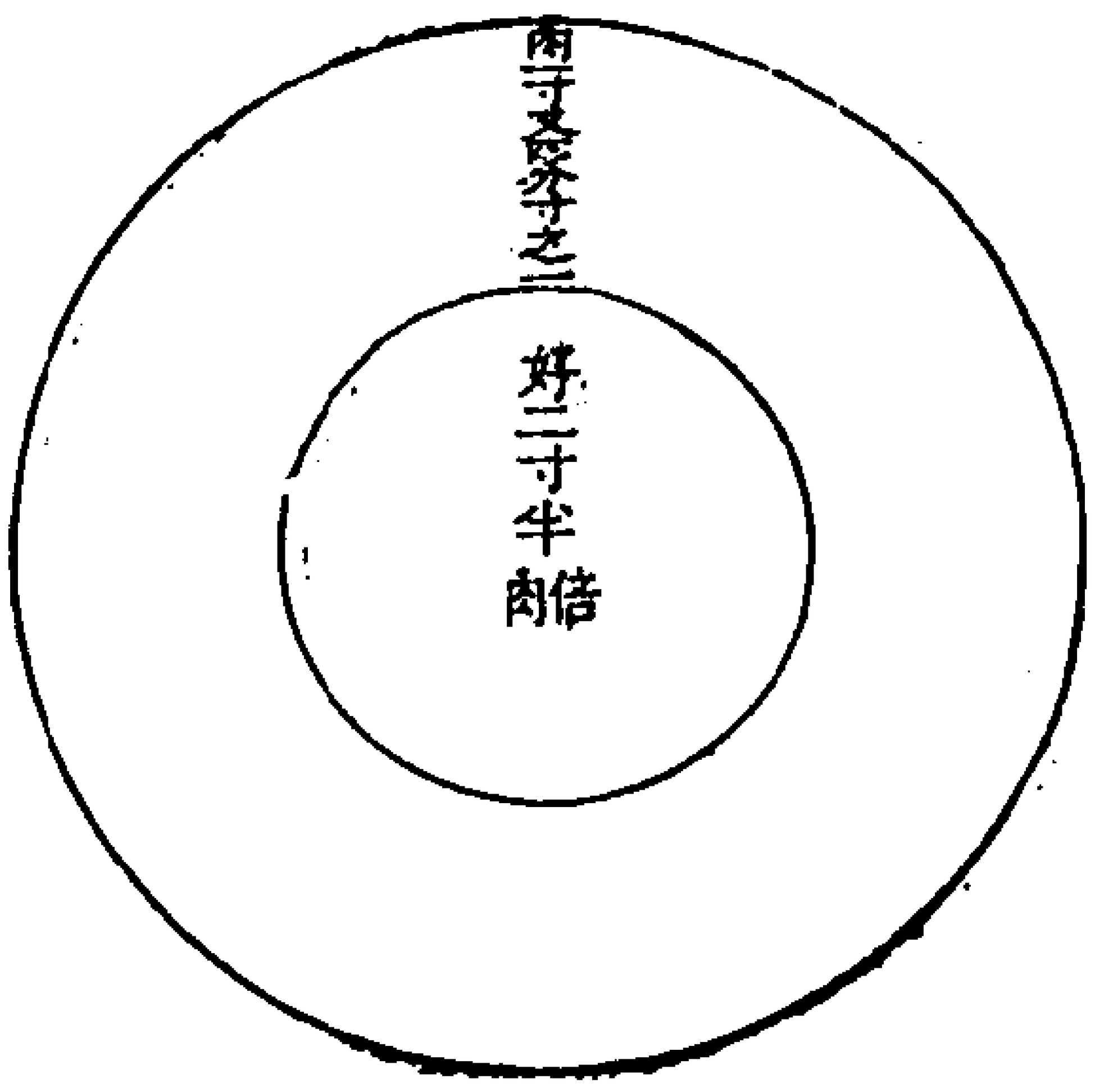
或漢時尚有此物鄭氏目驗而知之也余謂此物羨之好之數雖僅具其三而無窮之數皆在焉尺減好三寸則七寸其肉三寸半也八寸減好三寸則五寸其肉二寸半也三寸半減二寸半則寸也減三寸則半寸也寸與三寸幷之則四寸也半其三寸則寸半也五寸減三寸則二寸也二寸半三寸半幷之則六寸也六寸三寸幷之則九寸也九寸三寸幷之爲尺有二寸七寸五寸幷之亦爲尺有二寸三寸八寸幷之尺有一寸也三寸與尺幷之尺有三寸也袤之兩肉倍之則尺有四寸也廣袤之肉幷而倍之又益之以好則尺有五寸也倍之

則三尺所謂璧羨以起度以爲度者其用蓋如此玉人職所載圭璋璧琮長厚衡射之度盡具於是與璧瑗環三事肉好倍一之度法兩不相謀矣己亥歲莫潘仿泉以拱璧見示爲曹氏所藏者朱斑翠采漸肌浧理其排布滿面者有瑑隱隱如聚縠經緯爛然正其緯以察其經左視之則向左右視之則向右蓋其經袤行也緣邊視之經緯成六觚之形背蟠二螭隆起高踰於璧之厚璧厚二分有半螭高三分有半瑤田以中指同身寸較之好寸肉二寸其徑五寸於今尺則徑二寸九分其大行人職所謂諸子執穀璧五寸者與附記之以徵余所考之不謬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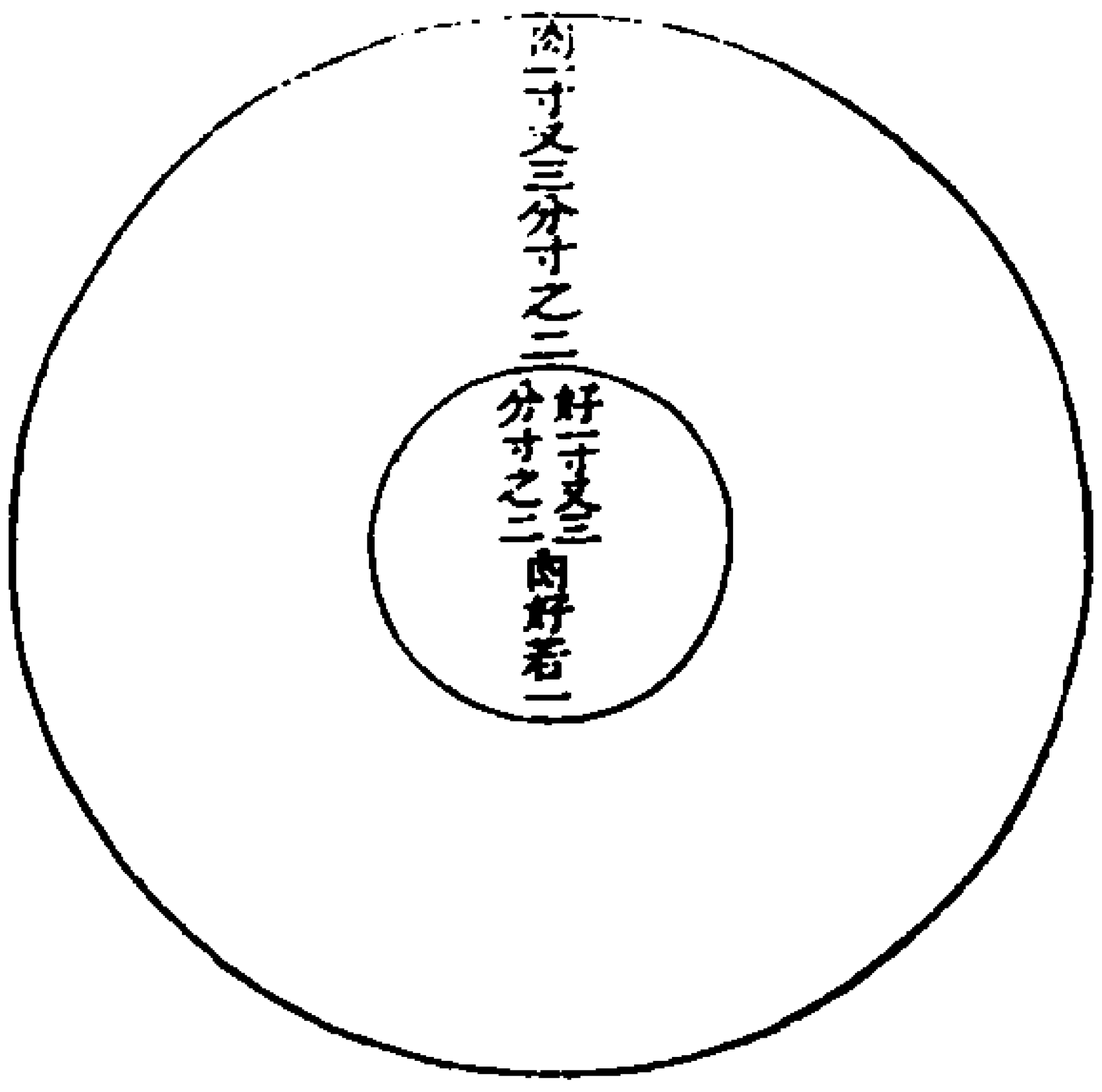
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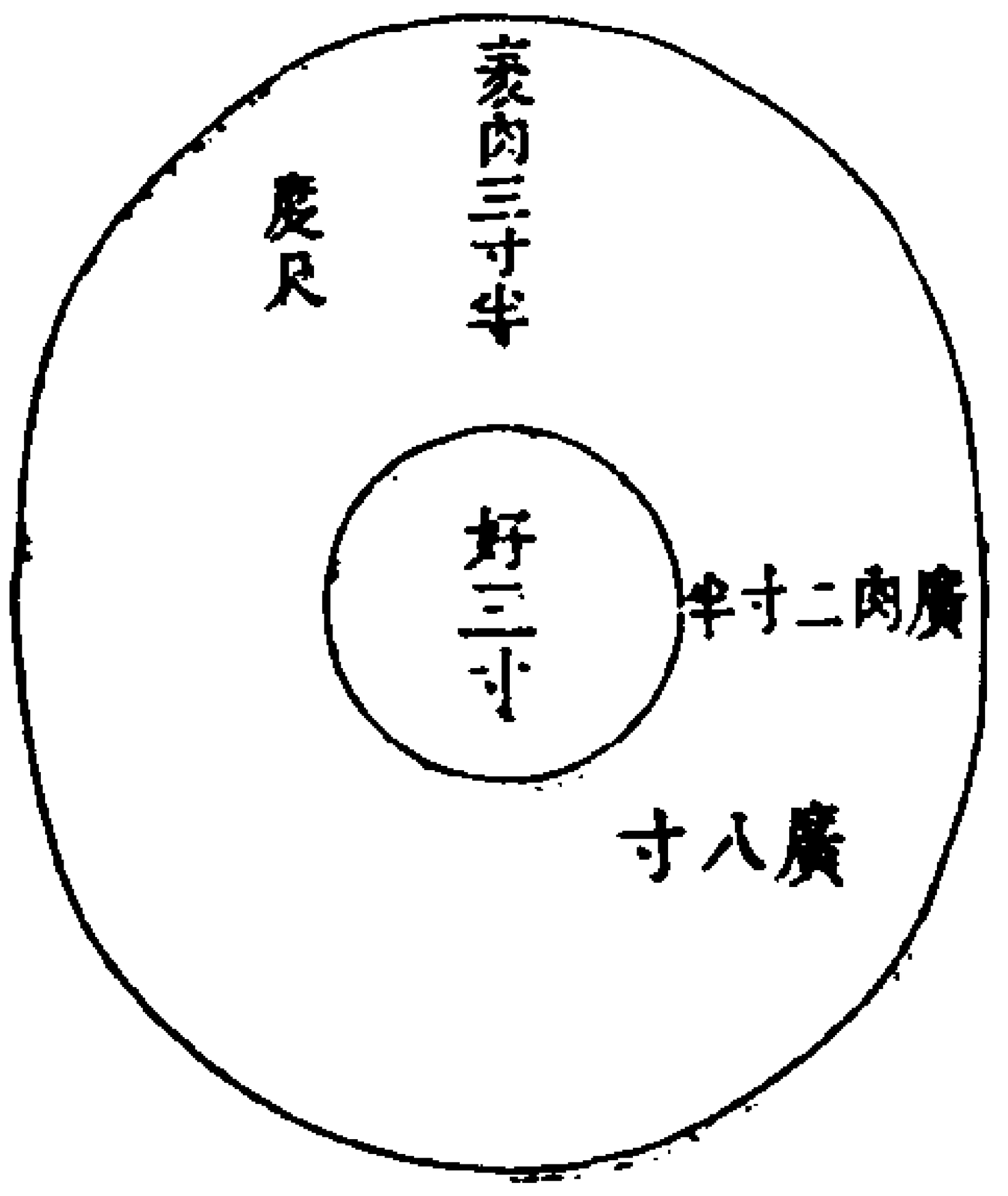
瑗


肉寸又分寸之二
好二寸半
肉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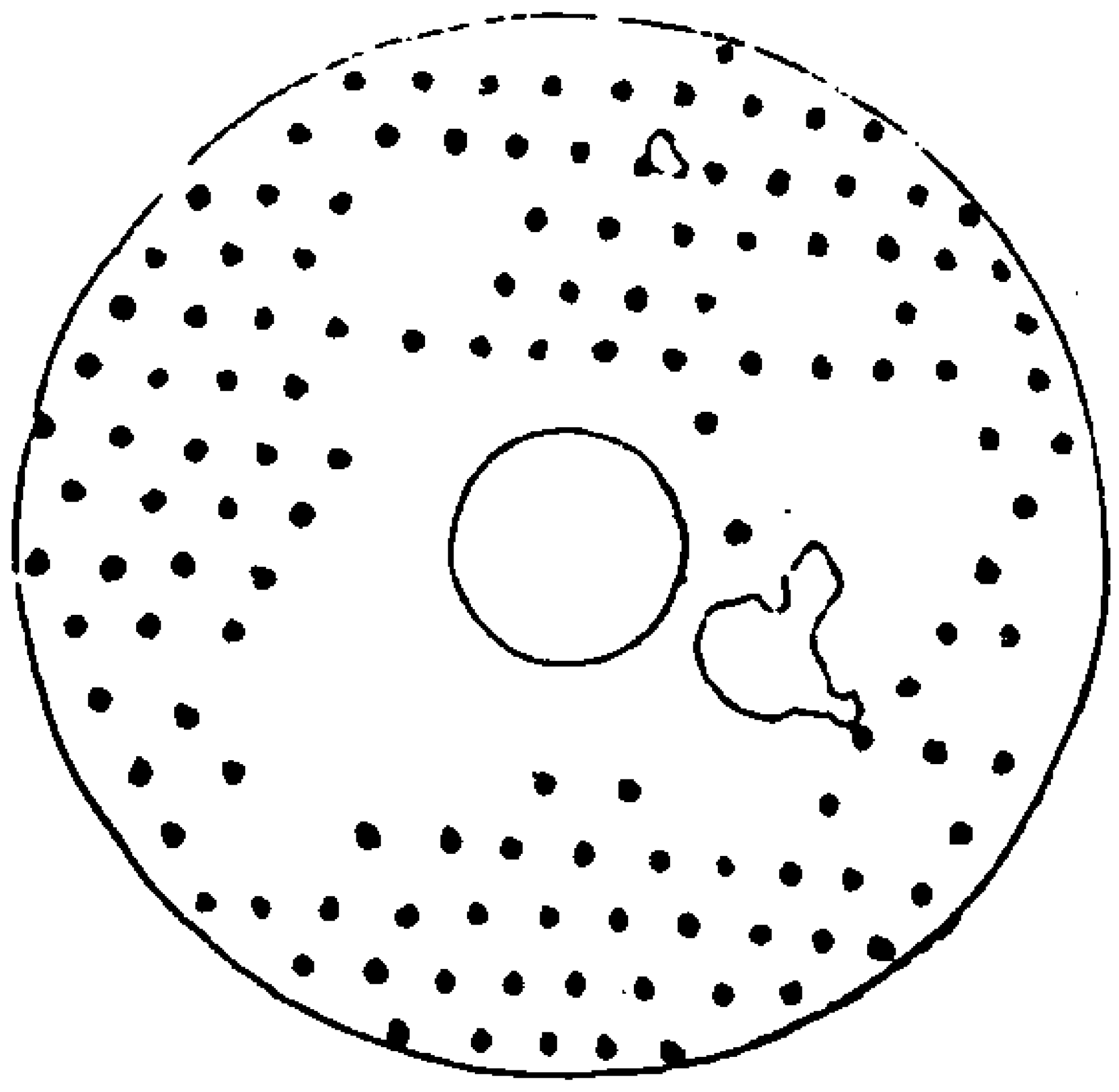
環


肉一寸又三分寸之二
好一寸又三分寸之二
肉好若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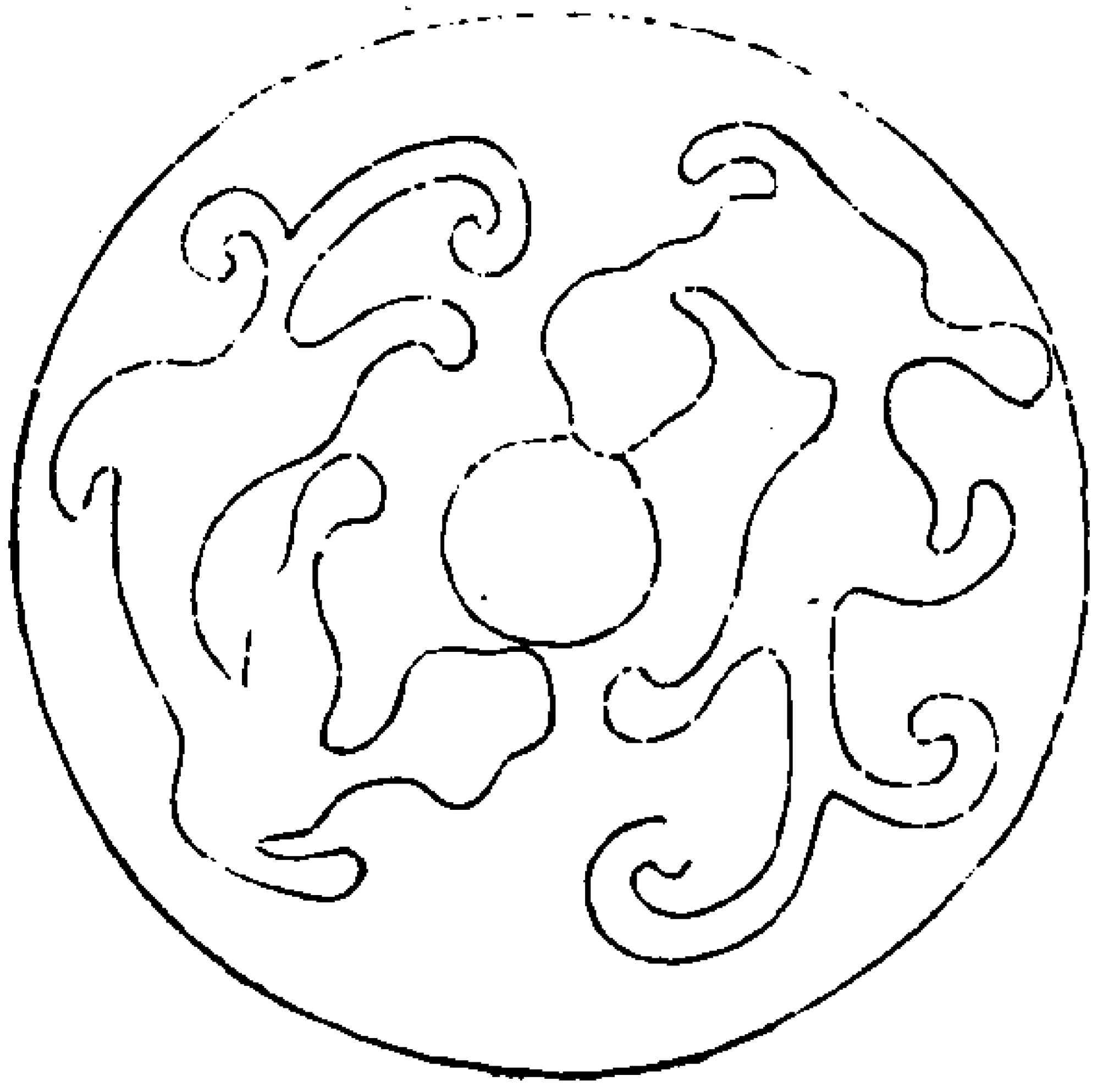
璧羨


袤肉三寸半
度尺
好三寸
廣肉二寸半
廣八寸

曹氏穀璧穀形可見者及駁蝕處界劃之



曹氏殺鍾之行



磬氏爲磬圖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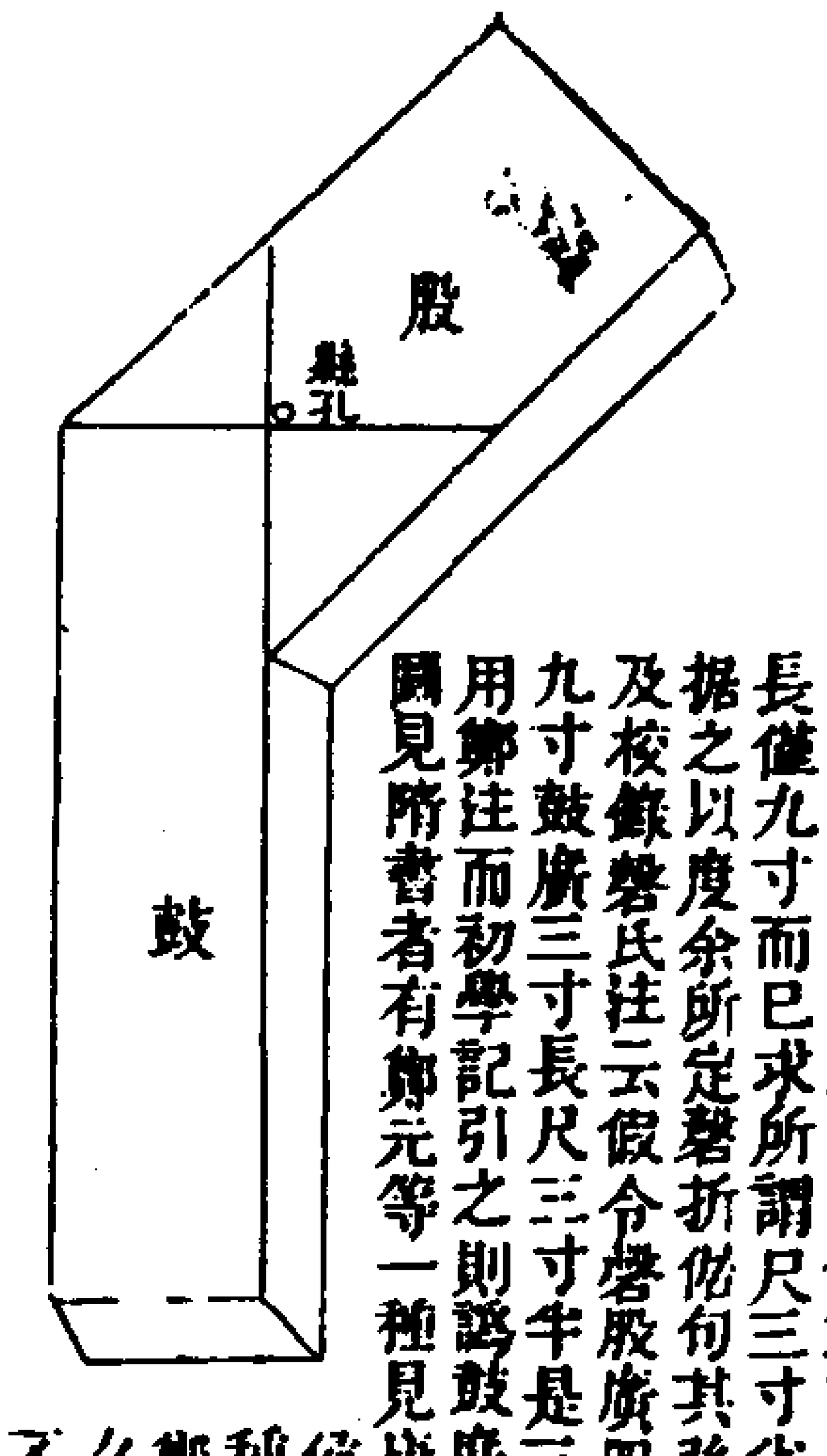
磬有二體曰鼓曰股懸設於股故股橫在上其下縱者鼓蓋所擊處磬之本體也鄭司農訛股磬之上大者鼓其下小者以上下寫其形得古人懸磬之法矣夫磬之有股猶鍾之有甬也鍾懸設於甬磬懸設於股恐着鍾磬之本體而爲聲病故別爲甬與股以設之聖人制作之精意其在斯乎說文云磬樂石也从石殸象縣虡形殳擊之也殸籒文省余以爲尸磬之形𠙴所以懸者絡結股上必橫厥股斯形求惟肖焉曲禮立則磬折垂佩以磬折狀立容若今懸磬如覆矩則是匍匐之容非立

容矣左傳曰室如懸罄字从缶从缶與从石同意大戴禮三本篇懸一罄唐贈太師孔宣公碑擊磬字皆从缶罄有房室中空之象室無資糧故曰如懸罄也國語作懸磬韋昭注言魯府藏空虛但有榱梁如懸磬也文王世子公族其有死罪則磬于甸人鄭氏注縣縊殺之曰磬亦謂懸磬象之假借之凡器中空皆謂之罄詩云瓶之罄矣是也淮南時則訓罄龜無腹高誘注罄空也然則磬罄通空則有盡義故又謂盡爲罄詩云罄無不宜是也後魏張猛龍碑罄力字亦从石其倨博厚薄之度在磬氏而磬折倨句雖鄭注言之戴東原補注又詳言之然余竊以爲未得其實也倨句之法見於考工記者凡六事治氏二曰倨句外博曰倨句中矩韗人一曰倨句磬折車人一亦曰倨句磬折磬

氏一曰倨句一矩有半卽所謂磬折也匠人一曰凡行奠水磬折以參伍欲爲淵則句於矩夫中矩者折之正方者也句於矩者折之句於方者也外博者折之倨於方者也句於矩其句不得過矩之半倨於矩而外博也其博於外者亦不得倨於矩之半也倨句一矩有半者則倨於矩之半者也合六事相較焉而求其度則磬之倨句爲一矩又益之以半矩矣倨句之度既定乃擬其所懸之孔孔之鑿麗於股然雖麗於股而猶不令當鼓之上亦不令當鼓之旁恐其病於聲也乃於鼓上與股相際處爲橫綫鼓旁與股相際處爲縱綫縱横兩綫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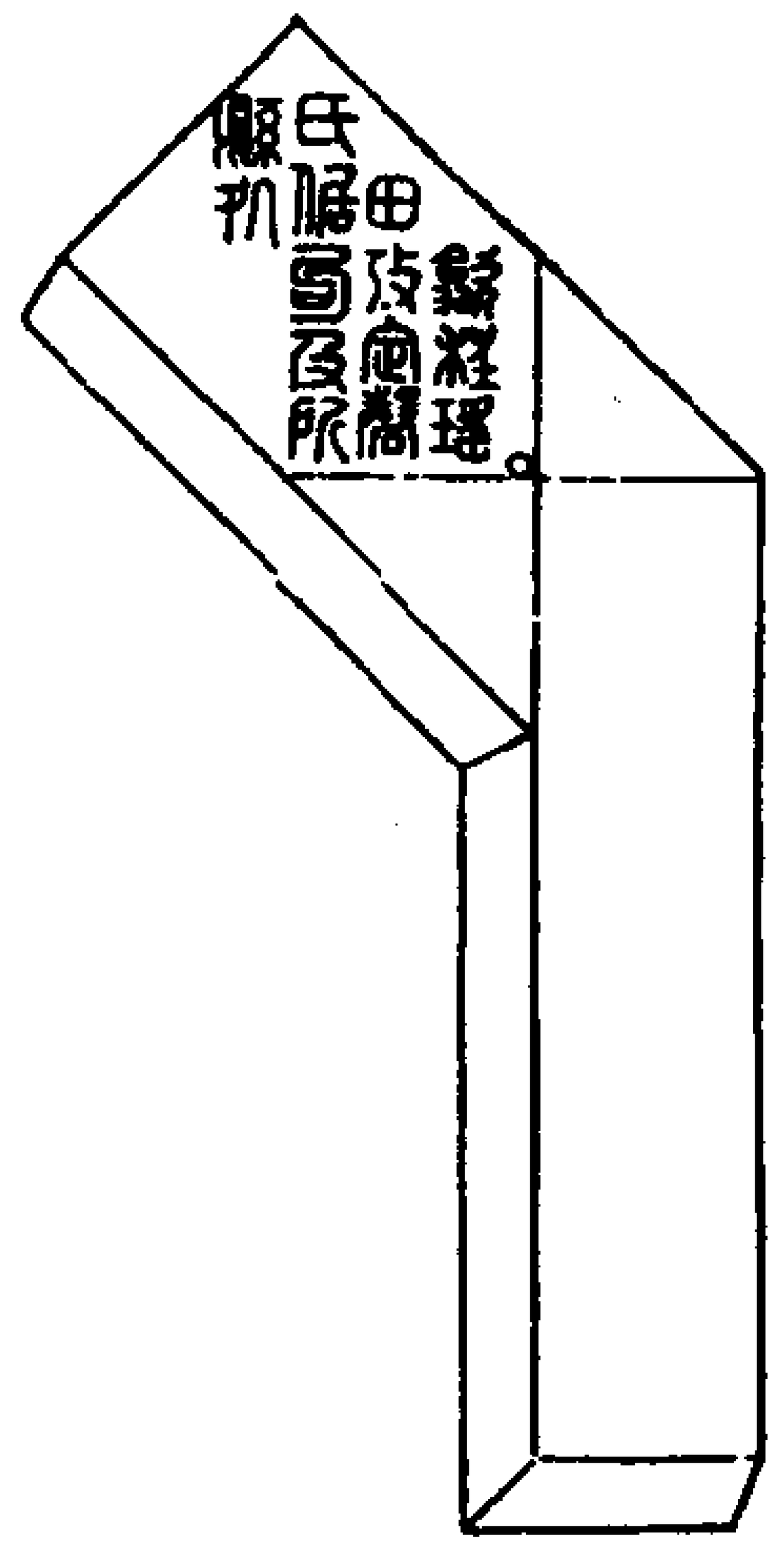
午錯出於股作十字乃於十字交午處當鼓上之旁鼓旁之上而爲之孔孔倚於兩綫錯出之閒而不傷綫此磬懸所以設於股而又非大遠於鼓也大遠於鼓則必長厥股而後懸之能令鼓直夫股專用之以設懸者也而奚取於過長哉懸孔不大遠於鼓則三分鼓長以其二爲股之長足矣瑤田既考定所懸之孔乃縣之以眡其鼓而其直中繩焉然後嘆聖人制作之精妙無有倫比而股之命名乃如人足之有股凪而横出於厀之上矣

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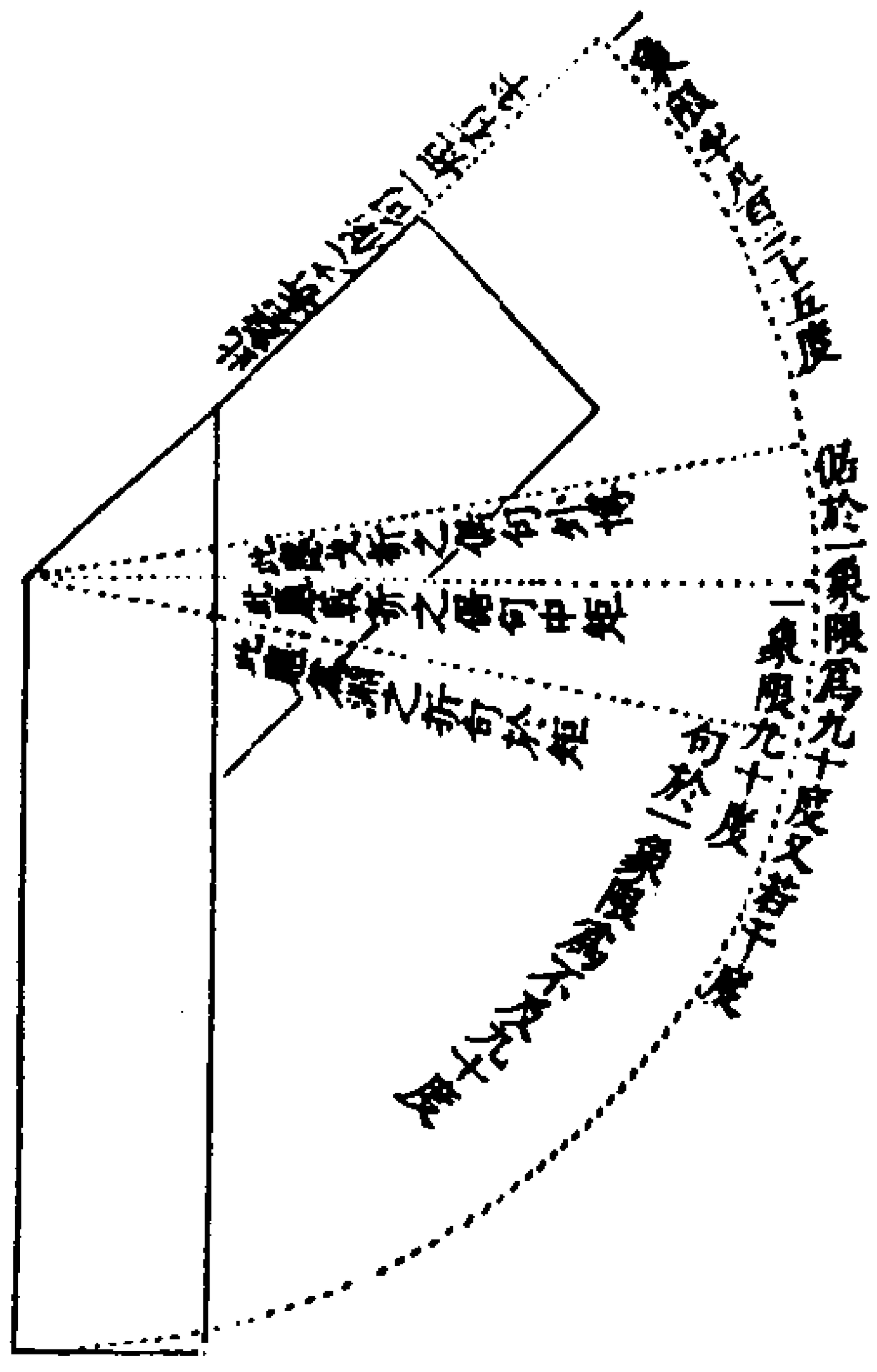
瑤田按曩余考定磬折倨句之度圖之頃見徐堅初學記載三禮圖云磬股廣三寸長尺三寸半近有採錄古經解者引之亦如此余以股廣作三寸據之以較股長僅六寸鼓廣僅二寸鼓長僅九寸而已求所謂尺三寸半者不可得惟據之以度余所定磬折倨句其弦適尺三寸半及校鄭注云假令磬股廣四寸半者股長九寸鼓廣三寸長尺三寸半是三禮圖之說乃用鄭注而初學記引之則譌鼓廣爲股廣三禮圖見隋書者有鄭元等一種見唐書者又有夏侯伏朗張鎰二種鎰在徐堅後鄭夏二家皆亦久逸無可是正不據鄭注不知其譌也夫既無關於磬折倨句之法可置不論然一字之譌遂有適然巧合之數如是甚辯幾爲初學記今本所誤今雖據鄭注改正然不可不錄以曉人亦因以知考覈之難初非可以輕心掉之也

磬氏爲磬倨句一矩有半其博爲一股爲二鼓爲三參分其股博去一以爲鼓博參分其鼓博以其一爲之厚



磬背

倨句一矩有半之圖



磬鼓直懸六證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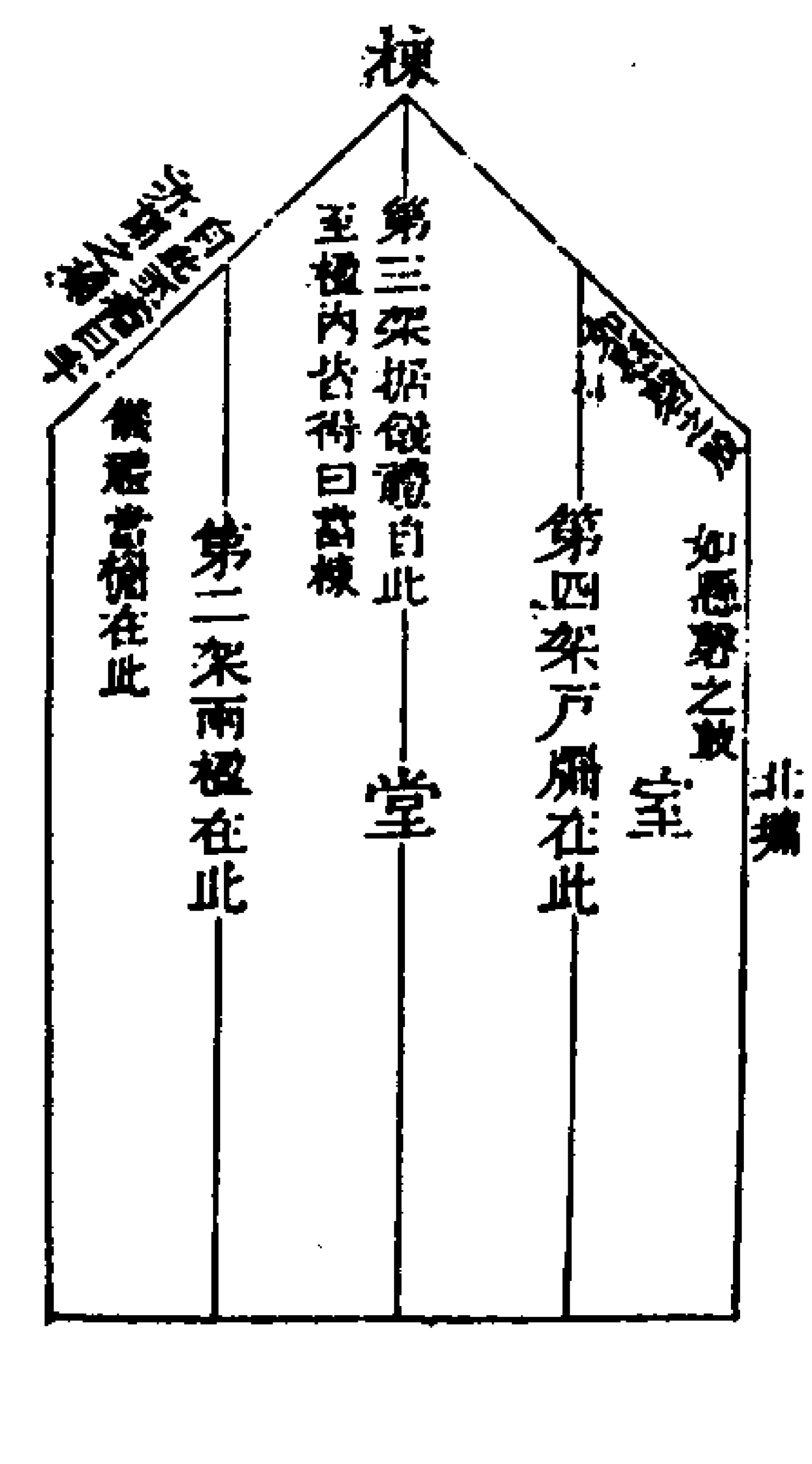
磬折倨句之法余謂一矩有半者其體也於中矩之外而又益之半矩以爲之折葢卽考工記言倨句者六事互證以明之耳鄭氏謂度兩矩以求其弦既而以一矩有半觸其弦者誤也倨句之法定乃考其懸孔令不傷鼓體亦不遠於鼓體處爲之以斯知古人制器固皆有一定之所以與後人尋繹而得之也二法既得然後懸以試之其鼓之直適中繩也可無煩取證矣然而古義之可引以爲證者又何其多也曲禮立則磬折垂佩謂立而曲身如磬之折也是磬鼓直懸之證一左氏內外

傳室如懸磬古人五架屋從第四架下爲戶牖以隔之外爲堂內爲室室上之宇北出斜下以交於北墉墉直如磬鼓宇斜如磬股也是磬鼓直懸之證二文王世子公族有死罪則磬於甸人鄭氏注懸縊殺之曰磬謂如磬之懸也是磬鼓直懸之證三說文云厬泉之側出者側出之泉其水初出則斜而橫之如磬之股既乃折而直下如磬之鼓葢謂其形象磬而因以諧其聲也是磬鼓直懸之證四說文又云謦欬也人欬必伸首稍昂焉其喉頸間折處上如磬之股下如其鼓亦因象磬形而乃以諧其聲也是磬鼓直懸之證五爾雅大磬謂之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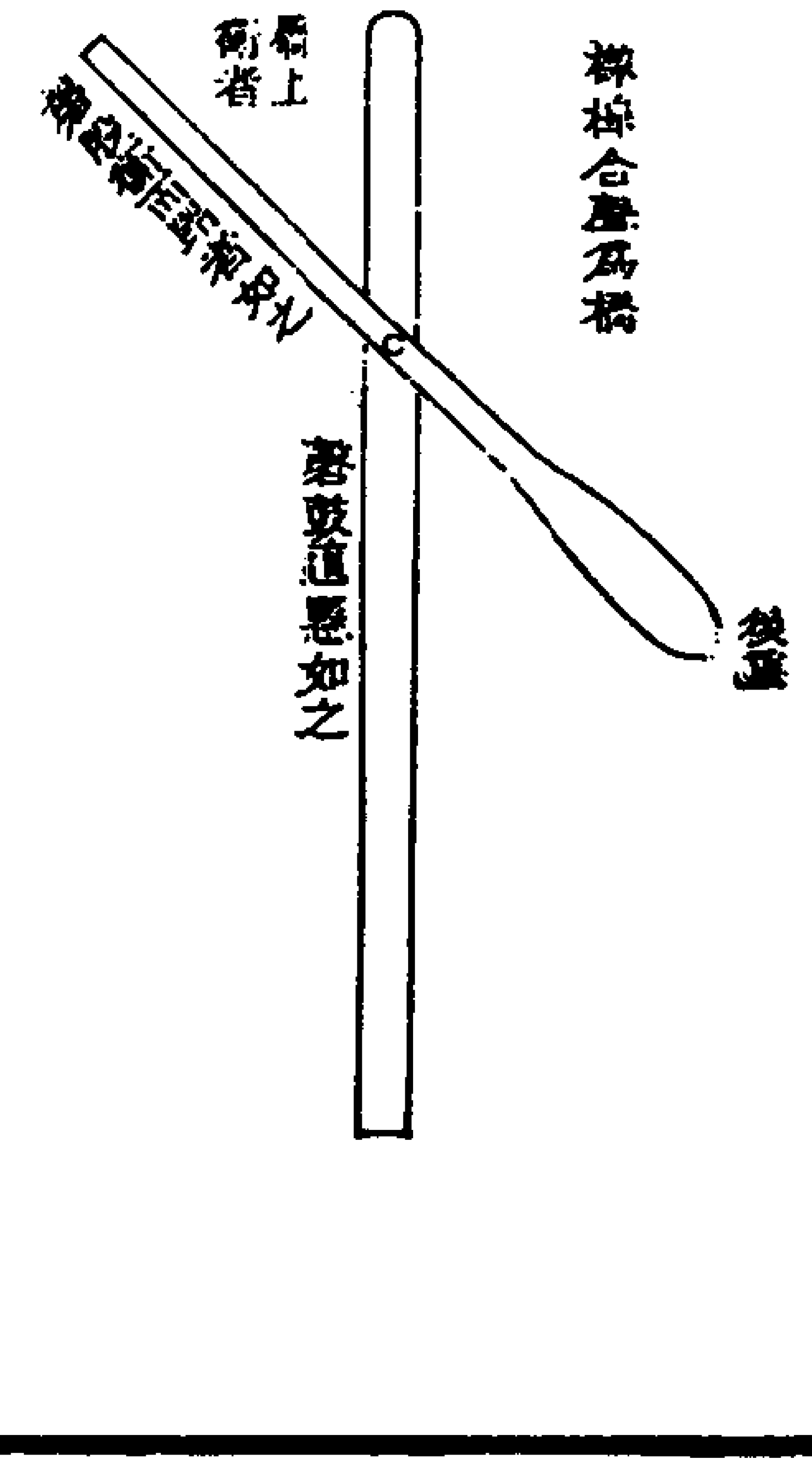
郭氏注磬形如犁錧如犁錧者謂如耒庛相貫處之折也車人為耒其中地之庛倨句磬折是也磬之為言橋也曲禮奉席如橋衡橋謂井上欂櫨衡謂上低昂者如橋衡謂橫奉之左昂右低也鄭注云　王懐祖曰欂櫨合聲曰橋故莊周書曰櫨劉向說苑曰橋余案莊周書云鑿木為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其名為櫨然則本名櫨以其挈水故牽連呼之曰挈櫨疾讀挈櫨則為橋也後重前輕故其衡者常後低而前昂也前昂如鳥之立故又名鶴易井初六曰舊井无禽　今磬之折鼓如欂櫨之植者股如其衡之昂然者故謂之磬是磬鼓直懸之證六因欂櫨疾讀而有橋名於是凡如橋者皆得以是名名之名之曰橋則皆有昂首之義尚書大傳商子答伯禽康叔問橋木高而上反曰父道也爾雅句如羽喬上句曰喬如木楸曰喬皆言昂首也故中矩之句與句於矩皆低首之狀而一矩又益之半矩則昂首之狀此磬所以亦得磬名也　夫磬折之法在考工記凡六事而磬鼓直懸之證見於經記者亦六事合十二事而磬之倨句懸孔符於古制無遺義亦無疑義矣

弟子職曰凡拚之道必由奧始俯仰磬折此磬鼓直懸之又一證也俯仰猶言倨句

室如懸磬之圖



欂櫨之圖



磬鼓直懸證七記

余据曲禮以磬折狀立容決磬鼓之爲直懸今懸作徊句形者誤也因旁求之厥證有六紀之於篇矣爾後檢書觸處得證而立容之見於賈子容經者加詳焉其言曰固頤正視平肩正背臂如抱鼓足閒二寸端面攝纓端股整足體不搖肘曰經立（正視就前體言之正背就後體言之抱鼓言手之圍閒以二寸言足之方足尺二寸廣五寸兩足之廣加二寸則廣修等而方矣攝謂收攝其纓以固冠即崔駰達旨所謂攝纓也端面攝纓言肩以上端股整足言要以下體不搖肘則全身不浮動矣立之常容宜如此故曰經立以是建首爲下三立之體）因以微磬曰共立（因經立之容而小俛其首不及於磬折故曰微磬依然臂如抱鼓而小舉其手故曰共立）因以磬折曰肅立（因經立之容而鞠其躬不但微磬而已是爲磬折之形故曰磬折而抱鼓之臂因鞠躬而小下若肅拜然故曰肅立）因以垂佩曰卑立（因經立之容而滋折其躬不但磬折而已益磬折則佩倚而不垂矣則上

體益前而佩不倚故曰垂佩於是抱鼓之臂更下矣故曰卑立）据此三立之法則不及磬折曰微磬過乎磬折曰垂佩皆足以證磬鼓之直懸而磬折之非徊句形益無疑矣抑三立之法權之以臂如抱鼓抱鼓者手與肩齊也共立則首小俛而抱鼓者小舉之手幾齊乎眉矣肅立則曲其躬而抱鼓者小下手雖舉焉而不得不齊乎心矣至於卑立者謂卑其手對共立之高其手而言也益其躬益曲而向前而抱鼓者臂益下雖亦猶舉其手焉而不得不齊乎要矣要之皆立容也足證磬鼓之直懸也至其言行容趨容跘（同盤）旋之容跪容皆以微磬言之謂不磬折也而其言拜容曰拜以磬折之容吉事上左凶事上右隨前以舉項衡以下寧速無遲背項之狀如屋之氐（同低）据此則所謂拜者九拜之初皆磬折而頓首稽首之拜復有伏地之法故下文別出伏容也隨前以舉承上左上右言舉手也項衡以下言俯首也背項之狀如屋之氐言磬折之形如是此以知言室空者所以得如懸磬也其容經又曰子贛由其家來謁於孔子孔子正顏舉杖磬折而立曰子之大親無乃不寧乎放杖而立曰子之兄弟亦得無恙乎曳杖倍下（放杖下於舉杖曳杖又下於放杖故曰倍下）而行曰妻子家中得無病乎故身之倨佝手之高下顏色聲氣各有宜稱所以明尊卑別

疏戚也据此則問大親者肅立舉杖者共其手也於兄弟立不共手於妻子且問且行矣容經又曰子路見孔子背磬折舉褎曰唯由也見孔子聞之曰由也何以遺忘也故過猶不及有餘猶不足也据此則常見但宜微磬共立不必磬折與抑未見子面率爾致辭何其遽也子故聞言而詔示之與凡上事合而觀之磬折者立容足證磬鼓之直懸也

磬鼔直懸證八記

余論磬鼔直懸連舉七證著於篇。嘉定陳生令華寄余書言近又爲余舉一證。跋之篇後曰。磬之古文作硜。字从巠。巠者皆有直義。桉釋名。脛。莖也。直而長似物莖也。說文。鋞。温器。圜直上。莊子秋水篇。徑流之大。釋文引崔注。直度曰徑。管子兵法篇。徑乎不知。注謂卒然直指。史漢注訓徑爲直者頗多。漢書楊惲傳集注。脛脛。直皃。爾雅。直波爲徑。劉淵林魏都賦注。直行爲經。玉篇廣韻。脛。直視皃。巠之字从壬得聲。說文壬从人士。一曰象物出地挺生也。挺生有直義。故廷从壬聲。亦訓直。後漢書郭太

傳注。引蒼頡篇。廷。直也。又引風俗通。廷。正也。取平均正直也。爾雅釋詁。頲。直也。庭。直也。左傳襄五年。我心挺挺。杜注。挺挺。正直也。曲禮。脡祭。鄭注。脡。直也。隨書引許氏五經異義。天子笏曰珽。珽直無所屈也。廣韻。侹侹直也。可知磬之制。字其初正以其鼔直懸而名之也。故籀文省石作殸。以說文壴鼔二字例之。壴陳樂立而上見也。鼔从壴支。象其手擊之也。是殸之作。字屮其懸之飾。殳其手擊之。㔾即磬。正象直懸之形。然則千古未明之旨。此書特揭之。直通古人制字之原。命物之義。不亦偉哉。余閱斯跋。喜其徵引閎肆。益見余說非孤證。難憑者也。

錄之以爲磬鼔直懸證八云

瑤田桉說文李氏韻譜本汲古閣始一終亥本所刻磬古文竝作硜。而其說則曰古文从巠。巠圣異文異說。不可假借互通。況巠古靈切。聲與磬近。圣余篋切。聲與磬遠。則磬古文當从巠。不當从圣。今竝刻作圣者。其爲後世本轉寫之譌無疑。余因撿諸字書韻書所收古文磬字通校之。郭忠恕汗簡作硜。直注曰見說文。戴侗六書故。亦直引說文曰古文作硜。即丁度集韻楊桓六書正義黄公紹韻會舉要所收磬古文竝从巠。司馬光類篇亦曰磬或作硜。玉篇云口耕切。硜硜小人皃。又出一音

曰口定切。是雖不云磬古文。實以从巠者爲古文磬字也。可見硜硜之字。又爲磬之古文。一字兩讀。硜之外不別出硁字。是無硁字也。而說文石部中亦不重出硜字。可見硜即磬之古文。說文於一字兩讀者。例不重出。證以玉篇又出一音。明是一字兩讀。而說文刻作硁字者。實轉寫之譌也。夏竦古文四聲韻。其書頗宗採汗簡。亦載說文古文磬字宜从巠而从圣。是書爲近人翻本。譌不譌未敢知也。余有周伯琦六書正譌。初刻善本。磬亦从圣。豈元時說文已有譌字。而周氏不能是正之與。又桉从巠之古文。亦有通从圣者。如四聲韻經字。收䋄

出古莊子从巠又收絰出古孝經收緈出古老子並从𡈼兼收並載然不可以亂說文之例也說文敘不云乎邎修舊文而不穿鑿博采通人信而有徵於所不知蓋闕如也故其所收之字从巠聲者則牼莖輕經涇陘娙鋞桱頸脛勁徑諸字是也从𡈼聲者則淫婬諸字是也類聚羣分不相雜厠而所收𦣻古文其說必曰古文从巠明非从𡈼可知即以說文證說文可斷其刻作緇者之爲譌誤通檢說文互相比例益可得許氏著書雜而不越之旨矣

矢人爲矢考

夏官司弓矢職掌八矢之法枉矢絜矢殺矢鍭矢矰矢茀矢恒矢庳矢鄭氏注八矢弓弩各有四焉枉矢殺矢矰矢恒矢弓所用也絜矢鍭矢茀矢庳矢弩所用也枉絜二者前於後重微輕（瑤田案謂其前於後殺鍭二矢之尤重者爲微輕也轉寫譌互作重後）行疾也殺鍭二者前尤重中深而不可遠也矰茀二者前於重又微輕行不低也恒庳二者前後訂其行平也又云恒矢之屬軒輖中所謂志也（儀禮既夕記志矢一乘軒輖中注云輖摯也釋文摯音至）瑤田案爾雅金鏃翦羽謂之鍭骨鏃不翦羽謂之志然則八矢中惟六矢用金鏃故考工記矢人職所舉五矢僅三等不

舉恒矢之屬以軒輖中者用骨鏃不用金鏃也是故矢人之言鍭矢茀矢（注茀當爲殺）也曰參分一在前二在後即夏官注所謂前尤重者也（注參訂之而平者前有鐵重也）其言兵矢田矢也曰五分二在前三在後即夏官注所謂前於重微輕者也（注鐵差短小也兵矢枉矢絜矢也亦可以田）其言殺矢（注殺當作茀）也曰七分三在前四在後即夏官注所謂前於重又微輕者也（注鐵又差短小也）其在冶氏曰爲殺矢刃長寸圍寸鋌十之重三垸（戴東原補注曰垸爲鋝之假借字云鋝計如九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矢人之言刃也其辭同不專言殺矢也余以三等之矢訂之而平者前後殊所其故在金鏃行輕重則記所云刃之度法與權刃之數宜如冶氏專指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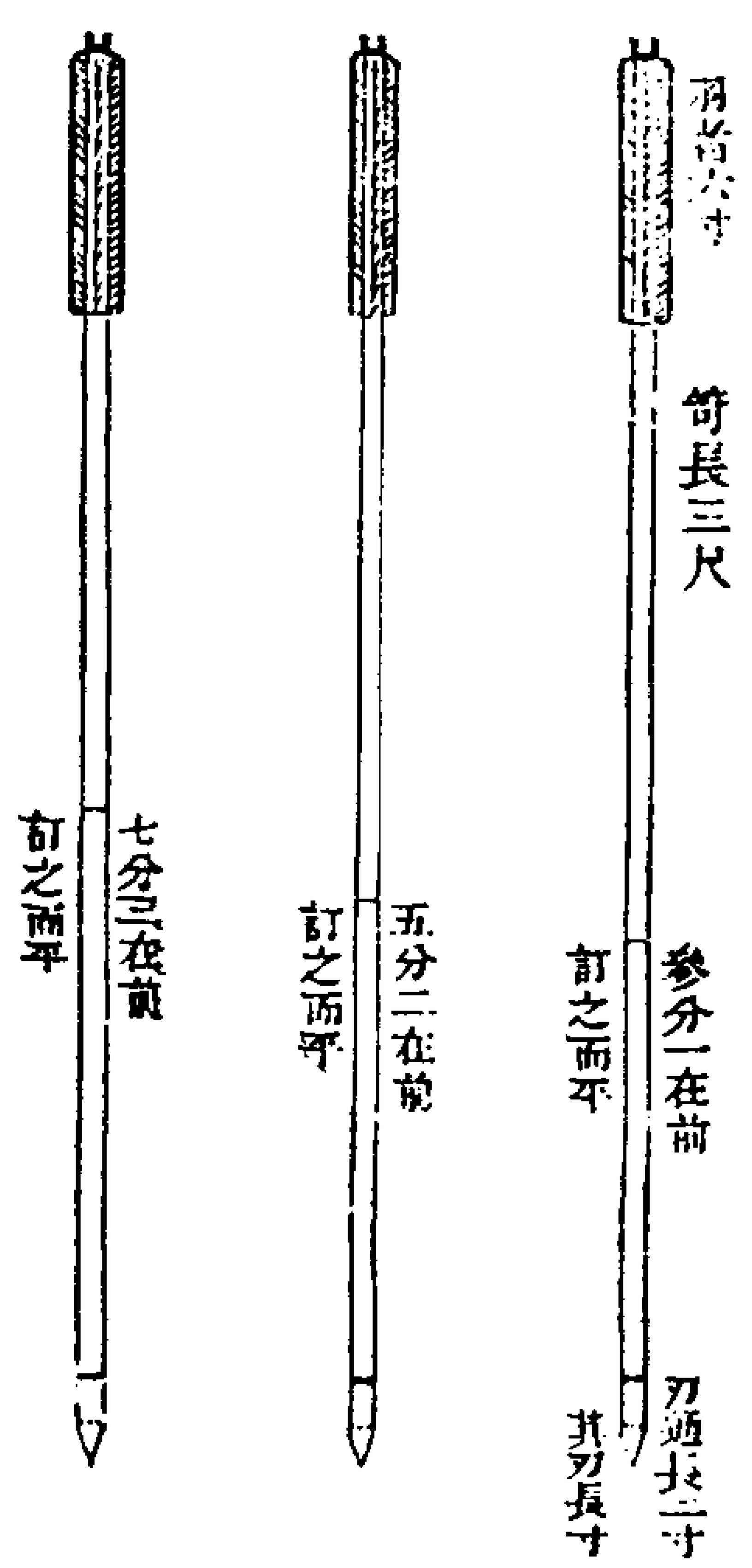
矢言也又考記云以笴之厚爲之羽深注謂厚之䑕未聞然刃圍寸者刃本之圍也刃之本卽笴之末循其所羽之末而漸豐之至於其所羽之始所謂參分其長而羽其一也準之而爲笴末之羽圍則亦參分其圍羽其一而巳矣羽圍寸則不羽者圍寸有半其厚半寸可知也若是刃之圍寸似無三等之差矣圍寸無差而三等之差實由金鏃豈所謂鋌十之重三垸者惟殺矢之屬爲然故冶氏專言殺矢㒵有以與其他二等則以次差短亦以次差輕準訂平處試之從可知其數與五分其長而羽其一參分其羽以設其刃羽六寸刃二寸也曰

刃長寸者注以記脫二字戴東原補注云矢匕中博刃長寸自博處至鋒也余見古矢鏃不爲匕豐本銳末自其半而漸殺之然則二寸者刃之通長言刃長寸者戴氏由今匕以通其義余見古鏃而知其形益言其半之發於硎者耳水之以辨其陰陽注云陰沈而陽浮疏云就其浮沈刻記之夾其陰陽以設其比注云弓矢比在槀兩旁弩矢比在上下余謂夾其陰陽者如弓矢旣辨其沈而在下者爲陰浮而在上者爲陽而刻記之矣乃夾其兩旁而設比是爲夾其陰陽若弩矢則夾其上下設之令陰陽不欹側亦爲夾其陰陽也夾其比以設其

羽者羽有四先設其兩其比夾在兩旁者先設其上下夾在上下者先設其兩旁均之爲夾其比也兩羽旣設復又夾兩羽而更設兩羽則四羽與比適相當據注設羽於四角蓋古羽四若今羽三則設一羽當其陰陽如鼎之足兩羽分設其下成三觚亦與陰陽不相舛錯比與陰陽不相戾然後以比關弦而陰陽恒居上下發而赴的不嫌游掉雖有疾風何憚之有哉雖然笴之強弱不可以弗講也前弱後強後弱前強與前後強弱同而中或偏強偏弱則倪翔紆揚之病生倪者前低翔者前高紆者中曲而不直揚者前後輕而不定故必橈之以眡其鴻殺之稱鴻殺稱則四病除矣雖然羽之豐殺又不可以不講也豐則

遲殺則趮說文趮疾也對遲言宜從說文注趮旁掉也今人試矢以左手指撟而圍之藏矢其中復以右手兩指夾其比旋之令前行以觀其遲趮之宜注言今人以指夾矢儛衞衞卽羽也儀禮旣夕記云猴矢短衞志矢亦短衞疏言羽所以防衞其矢不使不調故名羽爲衞是也記曰夾而搖之以眡其豐殺之節豐殺得其節則遲趮之病亦除矣相笴欲生而摶注云生謂無瑕蠹余謂生如漢志泠綸取竹之嶰谷生其竅厚均之生晉灼曰生而自然均也彼言其厚生而自然均此言其形生而自然圜且生字直貫下四者摶重疏㮚皆生而自然者也

矢人爲矢三等之圖



述爵兼訂梓人鄭衍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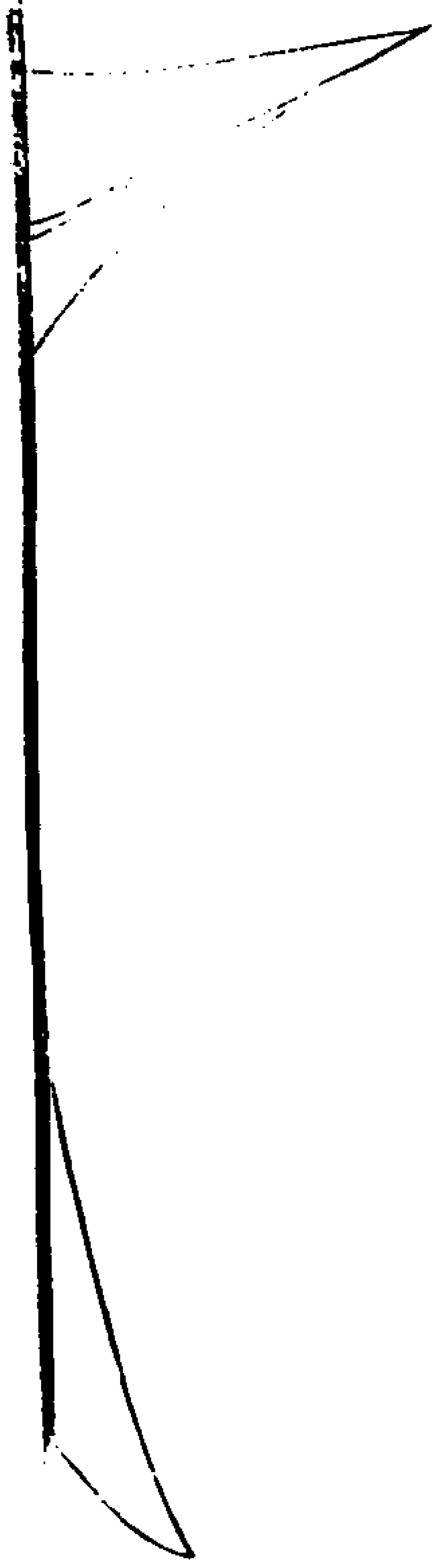
爵之制。其形如雀。前有流。喙也。腦與項也。胡也。後有柄尾也。（祭統尸酢夫人執柄夫人受尸執足夫婦相授受不相襲處疏云爵以尾爲柄）容酒之量其口左右侈出者。翅也。近前二柱聳翅舒翼將飛皃也。其量腹也。腹下卓爾鼎立者其足也。司馬舍人達甫自都門貽我古銅爵。青綠元黃朱白無色不備。鋬內有銘曰丫[illegible]●天。平法馬等之。重二十兩。以吾歙城民用升較之。容二合二勺有奇。耳質朴無紋。豈所謂足爵者與。（士虞禮主人洗廢爵主婦洗足爵賓長洗繶爵注云爵無足曰廢有足輕者飾也繶爵口足之閒有篆又彌飾疏云鄭云爵有足輕者飾主人喪重爵無足可知）按韓詩說。一升曰爵。二升曰觚。三升曰觶。四升曰角。五升曰散。總名曰爵。其實曰觴。觵亦五升。今是器所謂一升曰爵者也。明堂位曰。爵夏后氏以琖。殷以斝。周以爵。此明魯有三代之爵。而特以爵目之。是其名不同。其爲爵一也。行葦之詩云。洗爵奠斝。毛傳曰。斝。爵也。引夏曰琖殷曰斝周曰爵以證之。說文曰。斝。玉爵也。亦引夏曰琖殷曰斝周曰爵以證之。又曰。从吅从斗冂。與爵同意。（或說斝受六升蓋所聞異詞非正說也）琖。說文蓋徐氏新附字。而本有醆字。曰爵也。故徐鍇繫傳於斝玉爵也下。直書从酉之醆。而云夏曰醆。蓋本禮運醆斝之字。已直書从酉之醆也。冢宰贊玉爵。注云。宗廟獻用玉爵。余以爲玉爵卽玉琖也。魯用天子禮。獻用

玉琖豈天子之獻反不用玉琖耶爵說文云禮器也象爵之形中有鬯酒又持之也所以飲器象爵者取其節節足足也由是觀之三器皆爵故禮運以醆斝及尸君爲非禮鄭氏以爲惟魯與王者之後得用先王之爵其餘用時王之器而已葢夏殷琖斝與周爵三代相配故方愨曰所謂一升曰爵者夏則一升曰琖殷則一升曰斝也以爲同是爵其容亦同一升也又桉博古考古圖說於欵識中用甲乙等十日而銘之曰父某祖某者輒定以爲商器又於其質樸者亦歸之於商此爵銘曰丁父丁而純素無紋殆商器與然商尺大於周尺則量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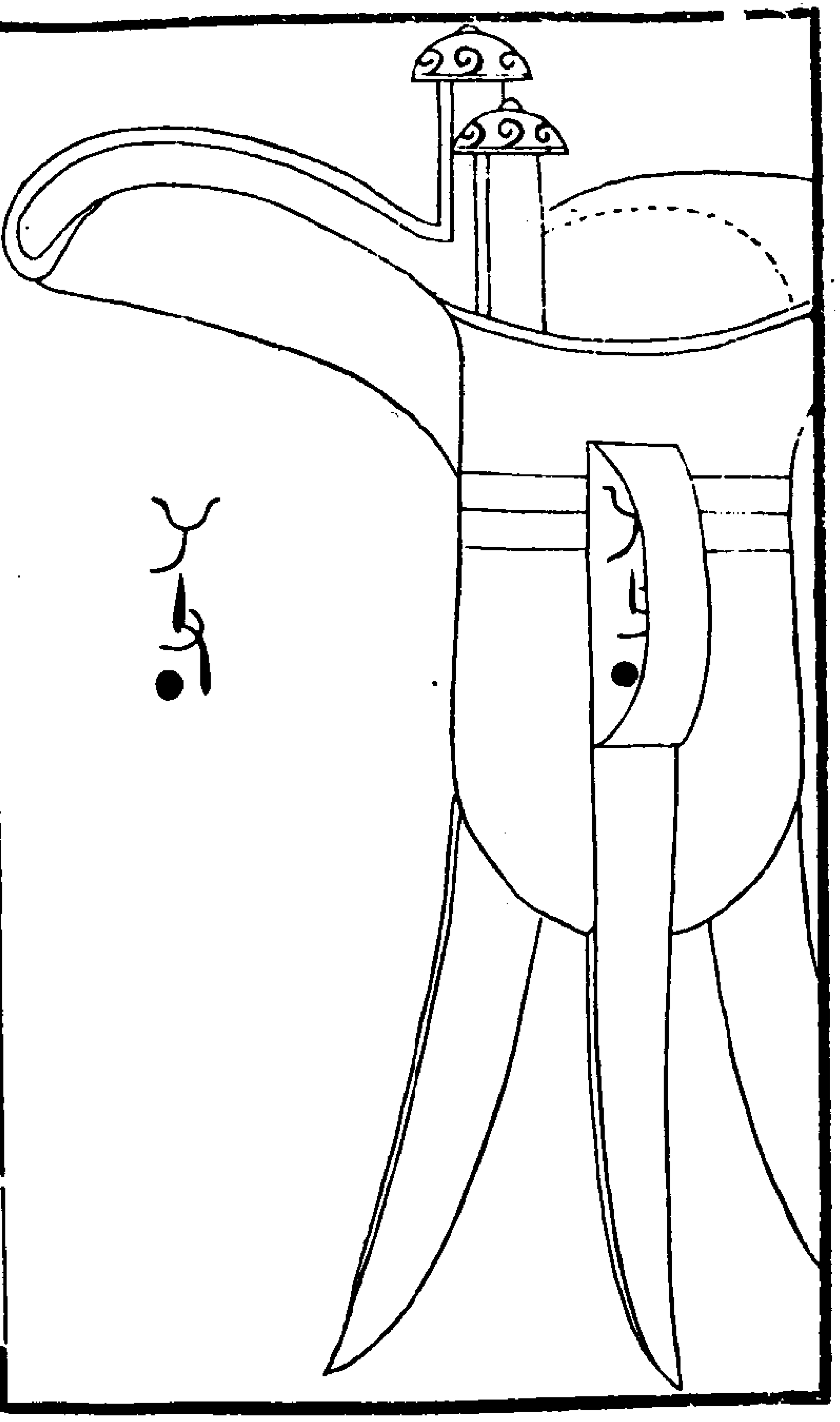
當然是爵於今升得二合三勺如果商升則周升更小可知亦不敢臆斷矣考工記梓人凡試梓飲器鄉衡而實不盡梓師罪之余得是爵試之而後知先鄭之注允矣其注云衡謂麋衡也（疏云麋即眉也）桉王莽傳盱衡厲色注孟康曰眉上曰衡盱衡舉眉揚目也蔡邕傳揚衡含笑注云衡眉目之閒也路史舜龍顏日衡日衡者眉骨圓起也三說衡皆指眉言鄉衡者飲酒之禮必頭容直也經立之容固頤正視（見賈子容經）則不能昂其首矣今余試舉是爵飲之爵之兩柱適至於眉首不昂而實自盡衡指眉言兩柱鄉之故得謂之鄉衡也而後鄭之注則曰衡平也平爵鄉口酒不盡則梓人之長罪於梓人衡指爵之平是衡而鄉之非鄉衡也已又見族叔祖虛谷翁所藏古銅爵取以證之形製一同鋬內有銘曰[illegible]据銘應亦商爵也惟口足閒有篆則士虞禮所謂繶爵也等之重二十一兩試之飲亦鄉眉衡而實盡焉由是觀之兩柱葢節飲酒之容驗梓人之巧拙也而呂汲國考古圖乃曰兩柱所以反爵於坫夫其流有兩畔與尾參之爲三亦足以反之於坫而不傾欹矣奚所需於兩柱哉今見其兩柱實任之而遂疑其專爲反爵而設豈其然哉家虛谷翁又藏一器考之博古圖乃角也豈謂其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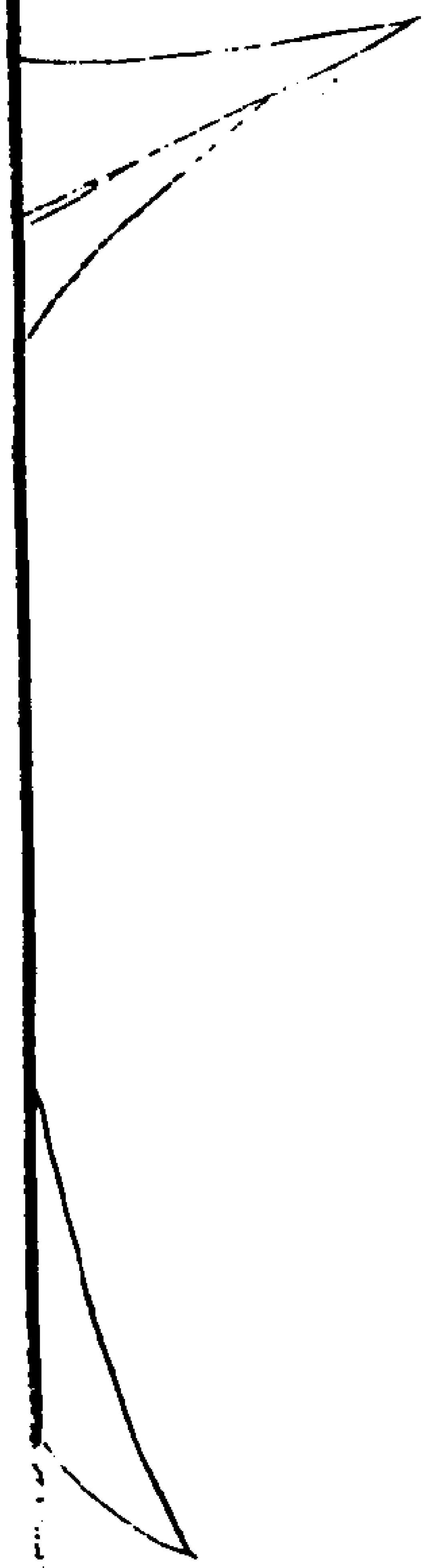
兩端射出如角之銳無流與柄之別故謂之角與兩柱當中其一正當鋬上不似爵之偏於前也（博古圖所載者無兩柱）鋬內有銘曰[illegible]自足以上通體有紋等之重二十二兩以較前爵所容倍之夫爵容一升角容四升今是器所容僅倍於爵與觚量同然諸圖所載之觚皆不爲爵之三足形是器雖不爲爵咮翅尾而大致似爵且有射出之兩端惟角足以擬之豈所見之爵眞商器而是角眞周器所容宜有多寡之異與且博古圖所載者有周雙弓角其說曰晷類父已角而特小夫父已角据銘定之商角也商角固宜大於周角周角特小固宜與商爵不相

應以商爵較之僅倍之而得其二升與。然如此者。嘗存而不論不必從而爲之辭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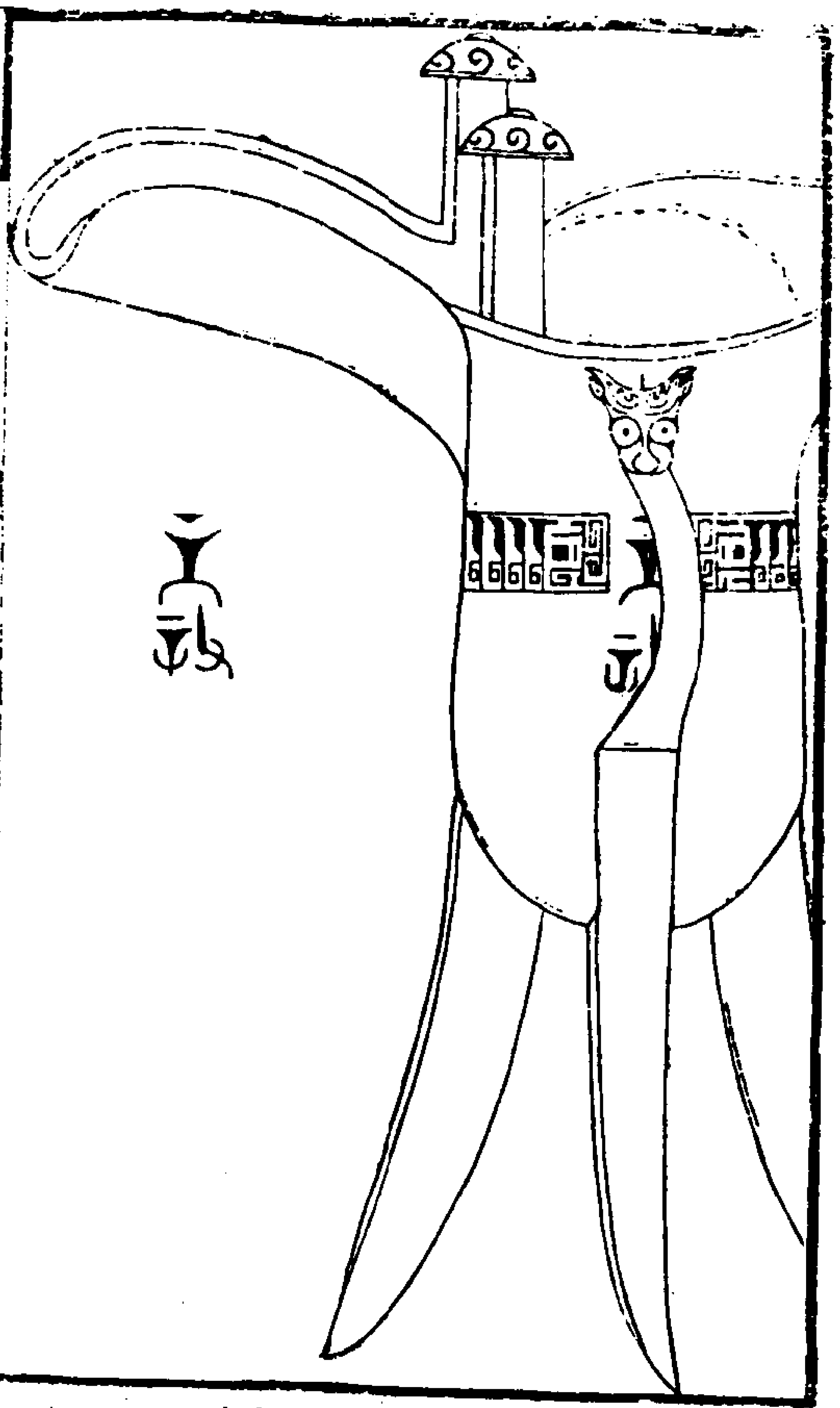


丁父丁爵 重二十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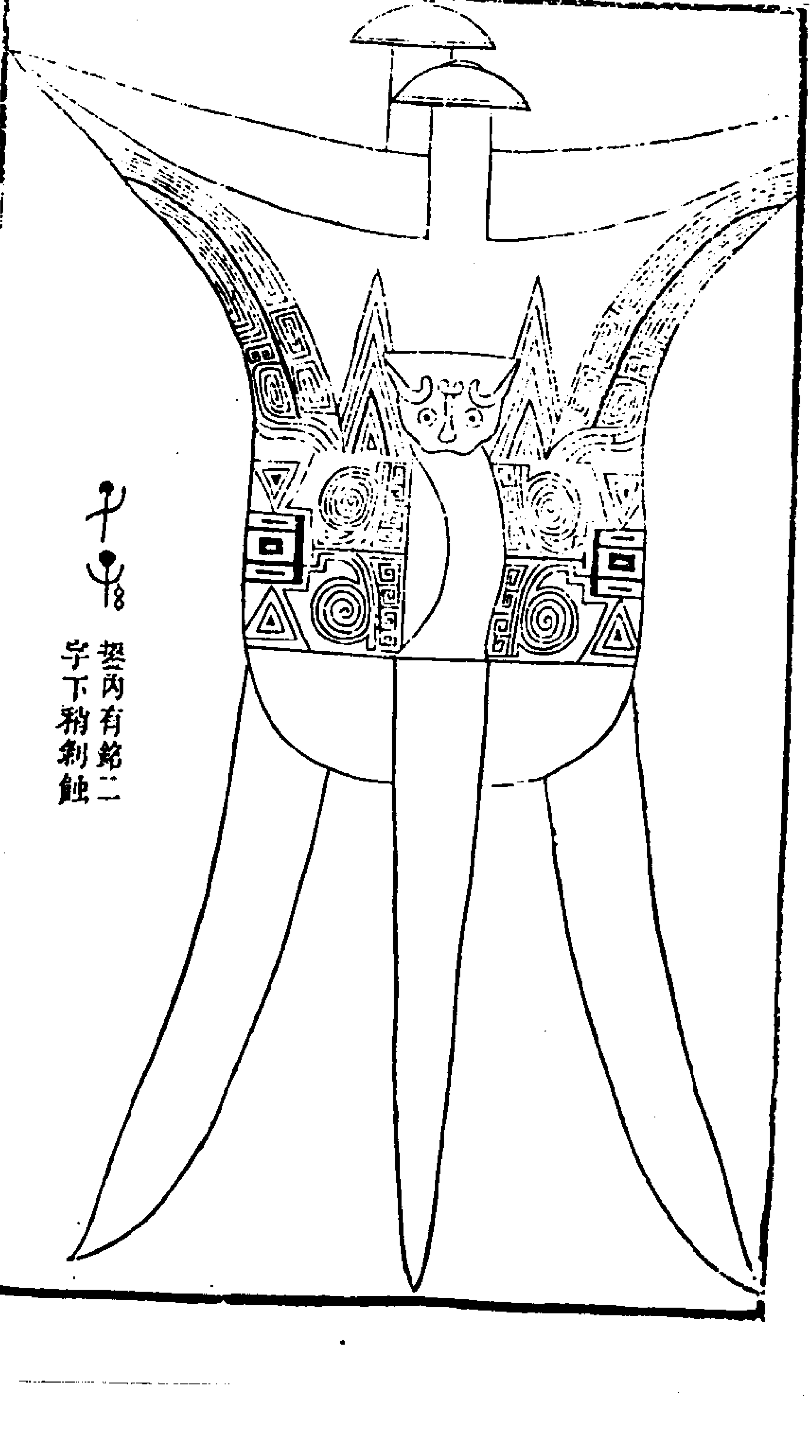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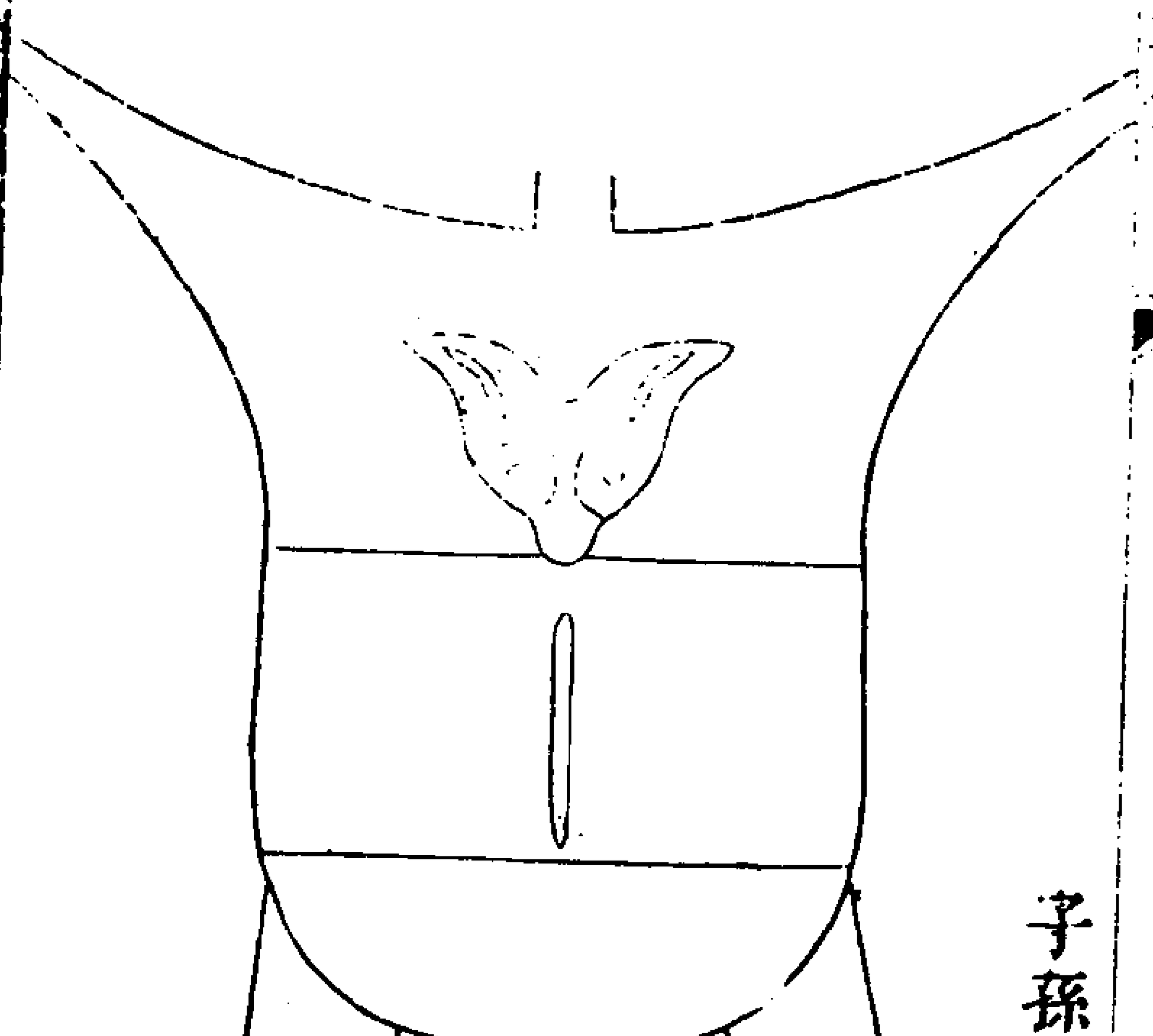
辛父辛爵 重二十一兩



子孫角 重二十二兩



鋬內有銘二字下稍剝蝕



子孫角 前圖有鋬一面其一面無鋬者試與前同惟中有獸類之首凸出首下起稜長寸許

一獻三酬一豆說

梓人爲飲器勺一升爵一升觚三升獻以爵而酬以觚一獻而三酬則一豆矣食一豆肉飲一豆酒中人之食也鄭氏以爲觚當爲觶前後二豆字當爲斗孔沖遠禮器正義曰（賈疏不如孔疏之詳故合本疏而引孔）今韓詩說一升曰爵二升曰觚三升曰觶四升曰角五升曰散總名曰爵其實曰觴觴者餉也觥亦五升非所以餉不得名觴古周禮說爵一升觚二升（說文義二升乃三升之誤爵當因韓詩說誤改之也）獻以爵而酬以觚一獻而三酬則一豆矣毛詩說觥大七升許慎謹案周禮云一獻三酬當一豆若觚二升不滿一豆（此据周禮之觚三升以難韓詩說之觚二升故今說

文云觶受三升者謂之觚觶受四升凡以見其指矣）又觥罰不過一一飲而七升爲過多（此案毛詩說觥七升之過多）鄭駁之云周禮獻以爵而酬以觚觶字角旁加氏是與觚相涉誤爲觚也（許慎不指辨觚觶互譌故鄭駁之然慎實謂觚三升觶四升也）南郡太守馬季長說一獻三酬則一豆豆當爲斗與一爵三觶相應（許慎意以一升獻三升酬如滿一豆爲四升故鄭据馬氏說駁之然慎實謂觶四升若易觶字豆斗皆不合矣）如鄭此言是周禮與韓詩說同一也此周禮一獻三酬案燕禮獻以觚又燕禮四舉酬熊氏云此一獻三酬是士之饗禮也若是君燕禮則行無算爵非惟三酬而已若是大夫以上饗禮則獻數又多不惟一獻也故知士之饗禮也据孔氏此疏當從鄭氏觚爲觶豆爲斗矣何楷曰爵受一升觚受三升豆受四升一獻三酬者言獻以一升之爵酬以三升之觚也合之則爲四升是謂一豆据此則記文觚豆皆不煩改字合於許氏之案而觚之升數與韓詩說異矣陳祥道禮書曰鄭氏釋梓人謂觚當爲觶其說是也然梓人曰一獻而三酬者獻以一升酬以三升也并而計之爲四升四升爲豆豆雖非飲器其計數則然鄭氏改豆爲斗誤也据此則觚字當改豆字不當改也江先生周禮疑義舉要曰觚爲觶豆爲斗當如舊說劉氏通計四升爲豆非也若論獻酬正禮賓止得一獻而酬酒不舉何有四升如以主人言之受酢一爵酬

賓一觶得四升矣而又不得爲獻或謂始而主獻次而賓酬三而主酬故稱三酬強解三酬亦未思賓之酬酒不舉也不知記文通前後大概言之謂得一獻三酬則一斗耳非必謂獻酬正禮也酬酒不舉而後有旅酬無算爵皆用觶行酬則宜有三酬矣戴東原考工記補注亦不改豆字與陳氏禮書合瑤田桉若以獻酒飲而酬酒不舉言之則四升之說不可通而以一獻三酬爲士之饗禮豈梓人制器必準之士乎江先生謂通前後總言之至謂用觶行酬則宜有三酬是有數矣安得云無算乎且約畧之詞與記文似亦未協況記文明以一豆

肉陪一豆酒以爲言。考之文義。似不當有謬字。余謂此造飲器之法。非言飲酒之禮。凡造器必量人之所受以爲節。今造飲器時。乃以中人飲四升之量。分其一升以制爵而以爲獻器。分其三升以制觶而以爲酬器。正得多寡適中之數耳。奚必計其飲不飲舉不舉哉。山觶遜加之角四升。散五升。而觚之制則間於爵觶以爲之。雖罰爵之觥。亦不過五升而止。豈中人之飲四升之外一升亦不可加耶。限以一豆。言乎其止而不過耳。夫聖人之制飲器也。豈苟焉已哉。至於其用之也。又必多爲之禮以節之。故壹獻之禮。（士飲酒之禮）賓主百拜。終日飲酒而不

得醉。夫寧有酒禍之不備也哉。

廬法無彈綵蜎說

廬人爲廬器。謂戈戟矛柲及殳也。記曰句兵欲無彈（案說文作僤疾也）注云句兵戈戟屬。鄭司農云彈掉也。蓋言戈戟之柲欲其不轉掉於手。故柲正圜則易轉掉。柲隋圜則難轉掉。故曰句兵椑。注云齊人謂柯斧柄爲椑。椑隋圜也。戈戟之體。其援橫出而偏長。用之防其轉掉。故爲內合穿柲之鑿而出之。以與援相稱。爲其援之重也。若內過長。則內轉重而援反輕。是故援重亦掉。援輕亦掉。冶氏曰長內則折前。前謂援。折謂掉也。合冶氏廬人兩職觀之。知句兵之病在易轉掉也。記曰刺兵欲無蜎。注云刺

兵矛屬。先鄭蜎謂橈也。是後鄭謂蜎亦掉者非也。吾友戴東原云蜎搖掉也。亦未諦。案下記云。凡試廬事。置而搖之。以眂其蜎也。置謂植之也。蜎謂不直兒。如蜀身之蜎蜎然也。立而搖之。以眂其往來。或有偏強偏弱處也。偏強處則往少來疾。偏弱處則往多來緩。所謂蜎也。爾雅云蜎蠉。郭璞注井中小蛣蟩赤蟲。一名孑孓。（即蛣蟩字）據說文無右臂曰孑。無左臂曰孓。是蟲行水中恒屈曲其體。屈於左則缺右。屈於右則缺左。又其屈而瘤然者輾變無定。勝負不均。苟爲廬一器中若此蟲然。偏强偏弱皆節相間。是之謂蜎。（注云蜎故書或作絹。先鄭謂絹讀爲悁邑之悁。悁亦謂撓也。後鄭蜎謂若井中蟲蜎之蜎。井中蜎的是橈象。而亦

（以掉釋之與彈相涵余故不從）下記又云灸諸牆以眡其橈之均也謂如為廬三尋揮兩牆間函二丈者屈廬而柱諸牆令橈焉而因以觀其所橈兩端初無勝負則均也下記又云橫而搖之以眡其勁也勁謂通體同強無弱眡之挺直不下垂也三法之試初一法防其蜎次二法防其末弱次三法無上二病專主於強戴東原云試之既均齊又以強勁為尚是也記言刺兵欲無蜎於三法中求之庶得其旨刺兵無掉病而防其蜎故曰欲其無蜎也然三法之試凡兵皆然故刺兵摶注云摶圜也摶而試之以三法則可無蜎病且均而同強句兵之不摶而椑也專以防掉然亦不可有蜎病故試廬之法句兵亦然故記言凡以包之

廬器圍數說

廬人職凡為殳五分其長以其一為之被而圍之參分其圍去一以為晉圍五分其晉圍去一以為首圍是晉圍首圍之數皆出於其圍也凡為酋矛參分其長二在前一在後而圍之五分其圍去一以為晉圍參分其晉圍去一以為刺圍是其晉圍刺圍之數亦皆出於其圍也然則殳與酋矛之圍乃其廬體上下諸圍之宗也而鄭氏注則云被把中也圍之圜之也大小未聞夫既為其諸圍之宗安得不以大小示人也是必有闕文而後可然嘗試讀之固非有闕文者也則安得云其圍之大

小未聞也考之喪服傳曰苴絰大搹注云盈手曰搹搹扼也（說文搹扼一字）中人之扼圍九寸（蓋將指與中指圍而握之九寸）今訓被為把中說文訓搹為把搹圍九寸是把圍九寸也用殳與矛以把故即以把之數為其圍之數莊周書言櫟社樹絜之百圍吳越春秋言伍子胥腰十圍皆具數於人之把豈廬之用在把反疑其圍之之云非即其把之數乎曰為之被而圍之葢謂為之把而圍之也依文義讀之亦是著數之辭於此見記人屬文之妙也殳以晉圍對首圍酋矛以晉圍對刺圍則晉圍者廬所內鐏之一端也矛之用在刺故即以刺名其內刺之一端殳所用之一端

無刺但平其首故名之曰首鄭氏云晉讀如王搢大圭之搢矜所捷也說文矜矛柄也釋文捷初洽反矜捷插一字與鄭司農云晉謂矛戟下銅鐏也殳有晉圍亦有鋤鐏余謂晉鐏一聲之轉捷鐏亦一聲之轉晉之爲鐏無疑矣鄭氏云戈戟之矜所圍如殳非也戈戟柲隋圜而不摶所謂椑也故其舉圜欲細非若摶者之舉圜欲重也以其圜者治而隋之必細於摶者以其隋者而加圜之必重於椑者殳與首矛竝曰圍之同爲一把九寸明矣戈戟之圍雖亦一把然隋之則不得不稍細於殳其不能與殳同其圍又明矣然則記文改句兵曰轂兵者句言其形轂言其用戈戟用恒橫故曰轂矛用恒直故曰刺說文刺直傷也鄭氏云改句言轂容殳無刃非也橫用曰轂專言戈戟不容殳也殳据說文積竹八觚說文又云籚積竹矛戟矜也蓋言凡籚皆積竹爲之與記文不合記所言籚似竝用木今注云凡矜八觚類同說文所謂積竹者或亦爲籚之一法然如戈戟之柲隋圜則斷不能積竹爲之矣記云轂兵舉圜細則校先鄭云校讀如絞而婉之絞疏引昭元年左傳注云絞切也後鄭謂校疾也不如切字之的蓋謂不掉則與所轂者相切近無游移之病記云刺兵舉圜重則傳人傳人則密注云傳近也密審也正也蓋謂不蜎則勁直有定在手之所用與目之所視相準亦無游移之病以刺入自然審而且正密亦切近之義但所以致此切近者有異一由於不彈一由於不蜎也下記云是故侵之總承細重二者謂不彈不蜎復何憂於不能侵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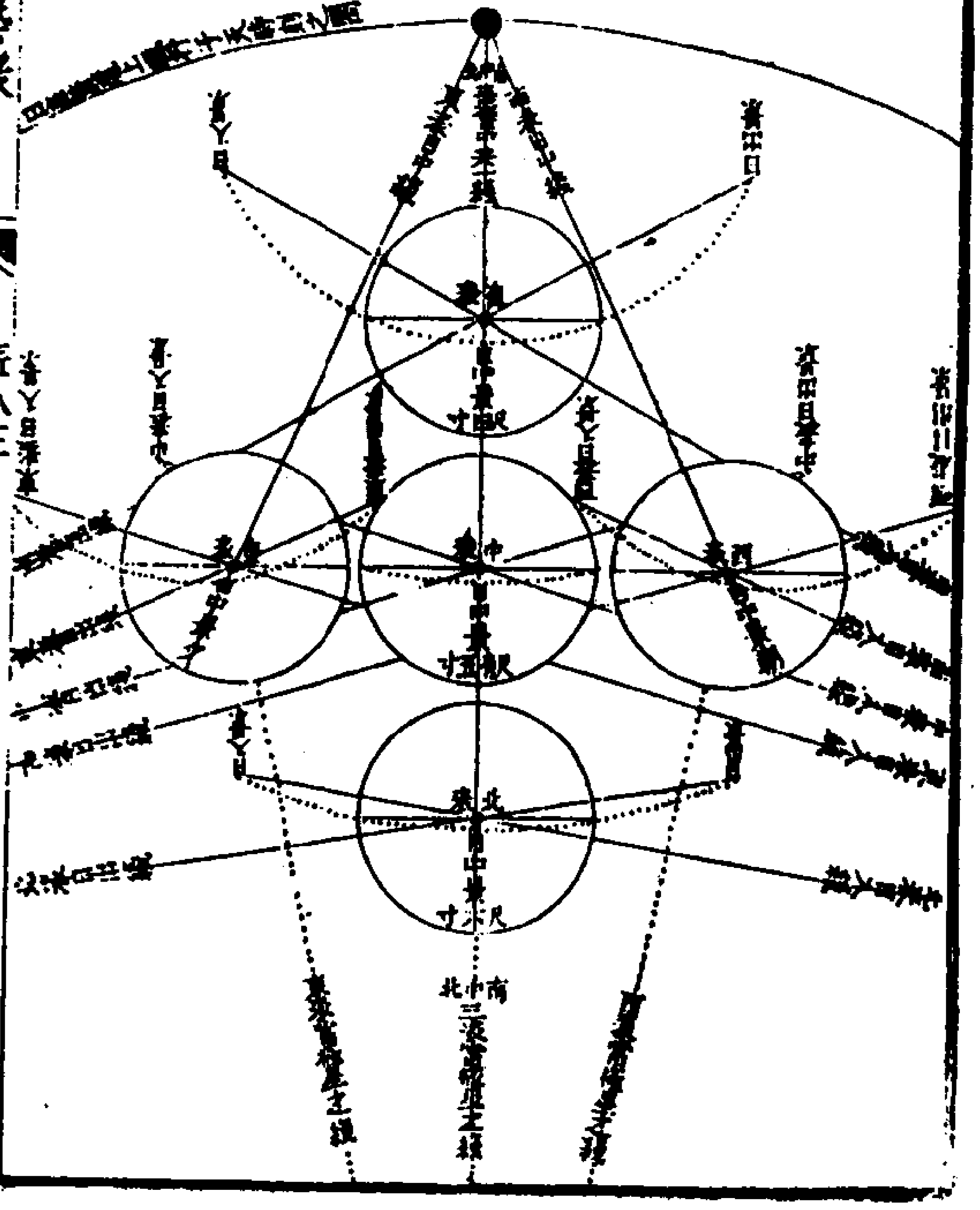
匠人建國考極星述

大司徒之職以土圭之灋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注云鄭司農云土圭之長尺有五寸以夏至之日立八尺之表其景適與土圭等謂之地中今潁川陽城地爲然）蓋言夏至於地中立表日中之時景長尺有五寸据是以爲日之所在故呼地中之南立表處曰日南地中之北立表處曰日北地中之東立表處曰日東地中之西立表處曰日西日南景短者謂地中之南日中時表景亦當中而短於尺有五寸也日北景長者謂地中之北日中時表景亦當中而

長於尺有五寸也日東景夕者謂地中日方中時其東立表處日已過中景偏向東而夕也日西景朝者謂地中日方中時其西立表處日猶未及中景偏向西而朝也以四方短長朝夕之景參合之而知尺有五寸者之爲地中是之謂求地中也而考工記匠人建國置槷眡以景者（槷古臬字卽表也）則曰爲規識日出之景與日入之景晝參諸日中之景夜考之極星以正朝夕朝夕者卽大司徒職所謂景朝景夕也正朝夕者卽正其東西也日出之景者謂立表於四空之地日始至表端初見之景日入之景者謂日始入地表端初不見日之景識者迹其時識之令勿差也必爲規者如地中及日南日北立表其景齊於規則出入之景皆齊也遠於規則出入之景皆遠也若日東立表則日出之景近於規日入之景遠於規日西立表則日出之景遠於規日入之景近於規故爲規識之而地中與非地中已畧可知矣然如鄭氏注云日出日入之景其端則東西正也爲其難審也測景兩端之內規之規之交乃審也度兩交之閒中屈之以指臬則南北正是東西南北無不正矣而必夜考之極星者何也蓋極星者與地中正南北相直者也日東立表北視極星則在表西日西立表北視極星則在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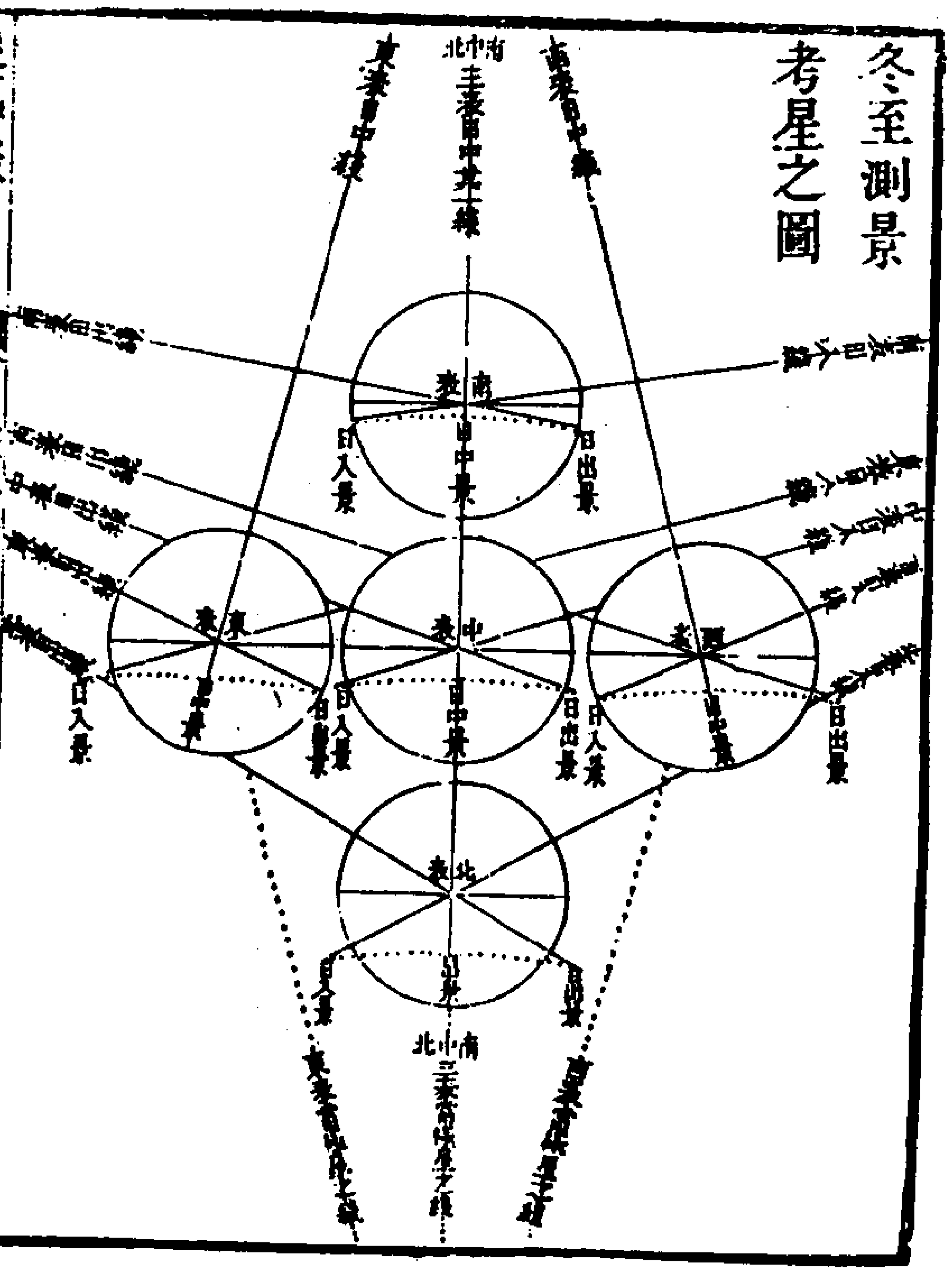
東南北不相直者也當地中未得其求之時使不考之極星安知尺有五寸者之爲地中而日東景夕日西景朝使不考之極星又安從而知其景之夕與景之朝哉是故考極星者測景之權衡而正朝夕以求地中舍是則弗得其求也鄭氏但以測景盡正朝夕之術遂其所謂考極星者不之釋殆未得其趣與因述其義并爲夏至參考圖以明之又作冬至圖者見春秋冬夏表景不同之故也自地至天其高十餘萬里尺幅中難顯其度圖存大畧數不足稽也

夏至測景考星之圖



賈疏云玉人職土圭尺有五寸周公度日景時置五表於潁川陽城置一表爲中表中表南千里置一表北千里置一表東千里置一表西千里置一表日南據中表之南表言晝漏半立八尺之表表北得尺四寸景日北據中表之北表言晝漏半表北得尺六寸景日東據中表之東表言晝漏半中表景得正時東表日已跌得夕景日西據中表之西表言晝漏半中表景得正時西表日未中仍得朝時之景四表未得所求於中表夏日至晝漏半立八尺之表表北得景尺有五寸景與土圭等謂之地中鄭注云凡日景於地千里而差一寸故疏云南表景得尺四寸北表景得尺六寸也

冬至測景考星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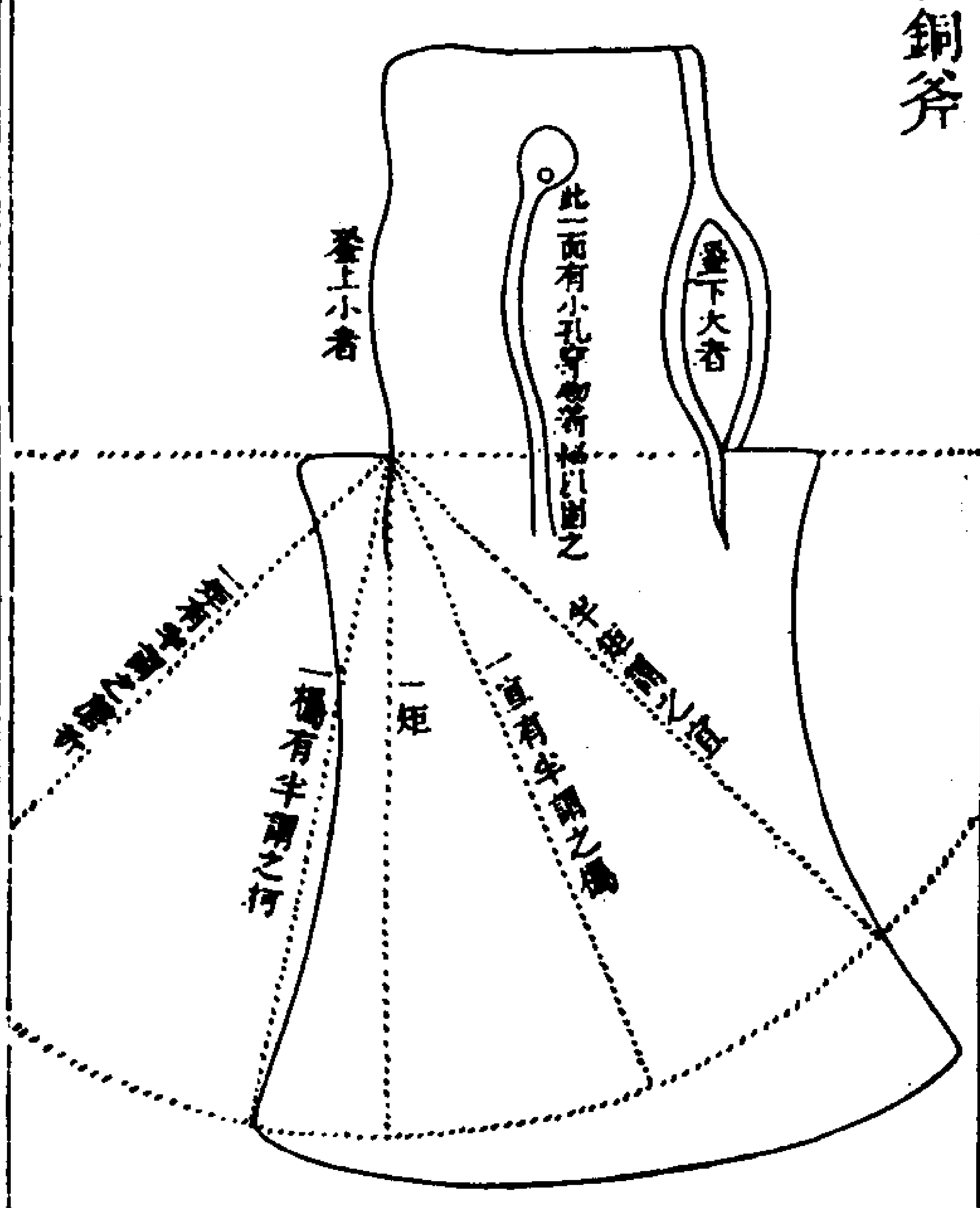


瑤田於己亥小寒役在豐潤測之日出入時表景遠在立表之北日中景在表北者則較近焉以二寸半之表測之得日中景四寸五分例以八尺之表當得景一丈四尺四寸與夏日至之景形在地者相背所以然者夏至日出入處在表之北故景在表之南日中南歷於天故景在表之北兩端之形鉤向南也冬至則日出入處皆在表南日中又在日出入之南故景之在表北者如日在天之形兩端皆鉤向北也若然則二分時表北之景日中與日出入當畧齊平與今据所測者擬爲冬至參考圖

宣欘柯磬折倨句度法述

百工皆持矩以起度而倨句之度法遂生於矩焉矩者倨句之正方者也由是而句焉則半矩半矩謂之宣由宣而倨焉葢以半宣則四分矩之三而爲一宣有半矣是謂之欘又由欘而倨焉葢以半欘則倨於矩而爲一矩又八分矩之一矣是謂之柯柯之言阿也句不及矩之謂也斧內以柲其倨句之外博也應之故謂之柯而因以名其柲此與戈之倨句外博同度欘句欘也爾雅曰斪斸謂之定葢鋤屬釋名鐲誅也主以誅除物根株也其着柲也句於矩與一宣有半相應時耕曰宣宣之言發也萊田反草之謂而因以名其器葢句欘之又句者也故與半矩應焉半矩倍之則矩也三之則磬折之倨句也磬氏曰爲磬倨句一矩有半故曰一矩有半謂之磬折持此以度他物凡倨句之應乎一矩有半者皆以磬折名之故韗人爲皐鼓曰倨句磬折車人內耒之庛亦曰倨句磬折而轉寫是記者乃順上文讀之遂譌矩爲柯鄭氏又因下記柯長三尺之云而以之釋柯之倨句等而下之遂謂欘爲二尺宣爲尺三寸三分寸之一等而上之遂謂磬折爲四尺有五寸夫人身之磬折譬況之名也故曲禮云立則磬折言其折之倨句似磬也謂之磬折者言凡應磬之倨句者乃以磬折謂之其不以人立之倨句言也明矣且所云四尺五寸者但言人立折以下之度又何以不言折以上之度也肄業及此嘗不安於心而未敢以語人近得古銅斧重當今之十一兩檐其銎銎鑿兩端有小大準其小大以定斧之上下度其外博之倨句則與余所考定之一欘有半者相應夫磬折之謂著於磬氏此記又發端於半矩則矩字之譌固不必緣柯之謂以定之然柯之謂定則亦足以互證之矣遂圖其斧而并圖倨句之異形者以參觀焉

古銅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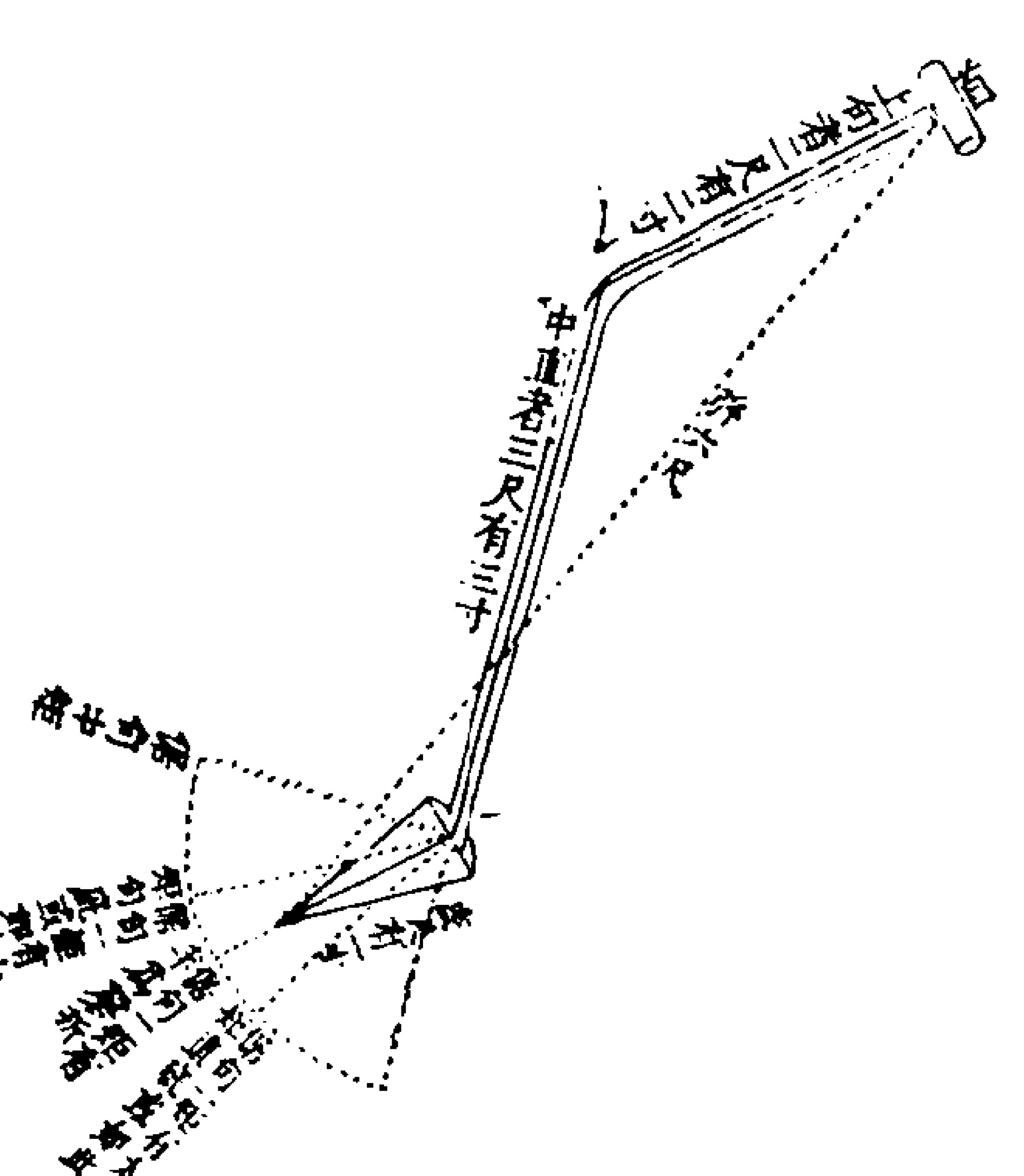
攻木之工七而車事居其三輪人輿人車人也標目無輈人而云輈人爲輈者恐輿人之誤蓋從輪輈宜從輿也輈任正者在輿下衡任亦在輿下而無與於輈然文綴於輈之後足以見之矣輪人輿人分其職而車人總其成故倨句之度法亦宜出於車人矣自宜遞錄之而至於磬折卽繼以其所爲耒以明磬折之事蓋車人爲車又兼爲耒亦事之以類從者與下記車人爲車而取度於柯與上言倨句之柯異事故特著長三尺以爲下文言車者起度倨句之柯言其折故與磬折竝稱長三尺之柯言長不言折也首如耒首劍首非剛關頭斧之

謂斧自有首末器之正體不得反爲柯之首柯則爲造車之度觀下所度者無一與宣欘磬折相應故知與倨句之柯異事也

車人爲耒圖說

車人爲耒庛長尺有一寸中直者三尺有三寸上句者二尺有二寸自其庛緣其外以至於首以弦其內六尺有六寸與步相中也堅地欲直庛柔地欲句庛直庛則利推句庛則利發倨句磬折謂之中地瑤田按三事共長六尺六寸今以六尺六寸三折而倨句之衡以余所定磬氏之磬折以内其庛其上句之折亦畧如磬折使與庛相應然後弦之自庛以至於首適六尺與步相中是故直庛者倨於磬折如一矩有太半矩句庛者句於磬折如一矩有少半矩倨句磬折所謂一矩有半者也

耒



答金輔之論車人倨句度法書

日者蜀源觀纍花承言及車人之事半矩謂之宣數句之義竊以為此倨句度法也今以平圜言之試割之為兩成一直綫耳無倨句也又交午割之為四成四矩矩各有一直綫一橫線兩綫相觸處成折角而倨句之名立矣此一矩也算家謂之一象限用為準望之器發之斂之成無數之倨句於是製為八綫以算周天之度商高所謂數之法出於圜方圜出於方方出於矩者即此一矩也夫倨句無定形也無定形故無定數今有一矩之形而為正方之倨句有形則有數故謂之倨句中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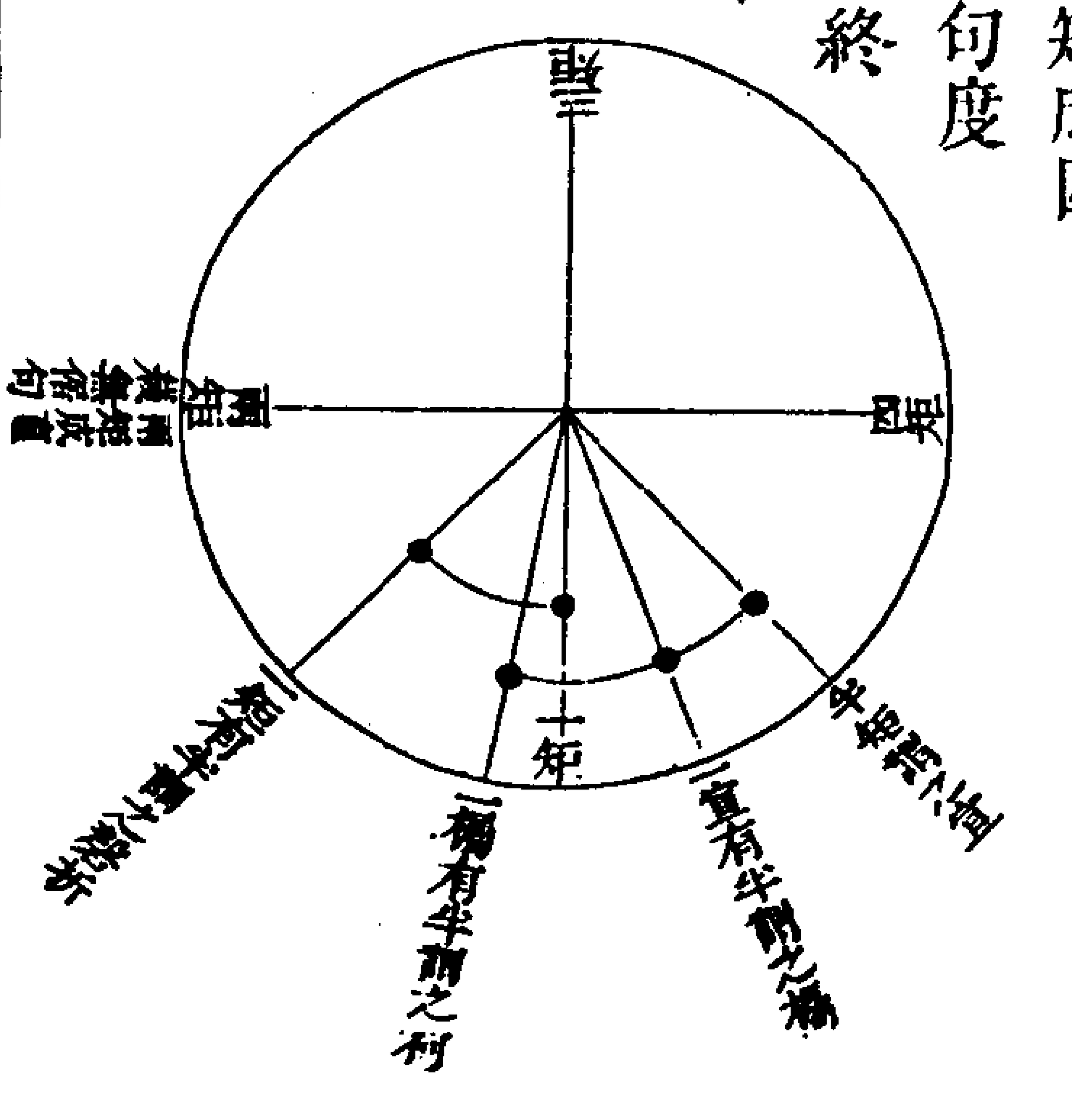
也然試取兩象限而竝之則彼兩折角皆不見復成一直綫而無倨句者矣然則言倨句必判兩矩各成一矩而後倨句見故又取一矩判之成半矩而命之曰半矩謂之宣是為倨句半矩亦可謂之倨句一宣又判其宣而加於一宣命之曰一宣有半謂之欘是為倨句一宣有半亦可謂之倨句一欘（欘盖鉏屬安柄而成倨句）又判其欘而加於一欘命之曰一欘有半謂之柯是為倨句一欘有半亦可謂之倨句一柯柯之名說者以為斧柄之名也斧柄直物無倨句今以柄安於斧斧刃外博於斧首與柄成折角而為倨句望形立名因得假借之而曰倨句一柯抑或假借此一柯以名斧柄此皆不足深考者也（余嘗有說斧安柄成之其倨句中一柯有半之度皆曰之附余所撰車人宣欘篇之後）夫倨句一柯則出於一矩之外矣若更取柯而判之以加於一柯自有倨句之數然又出於一矩有半之外矣故記人畧而不言而以為半矩者判其一矩也於是以半矩加於一矩命之曰一矩有半謂之磬折蓋磬氏為磬倨句一矩有半故亦可謂之倨句磬折韗人言皐鼓中圜穹者倨句磬折車人言耒庛倨句磬折皆是也是故倨句度法始於半矩終於一矩有半其義具見矣若欲推廣言之則倨句之形出於一矩以其有折角也而盡於兩矩以兩矩則無折角矣故

以平圜三百六十度而分之一矩九十度兩矩則百八十度半矩四十五度一矩有半百三十五度故自四十五度而句之以至於一度中含四十四倨句自百三十五度而倨之以至於百七十九度中亦含四十四倨句宣之外磬折之內亦不止於一宣有半一欘有半而已倨之句之其為倨句之形可遽數之而悉數之然皆可知者也故記人畧之也若夫倨句度法為句股三角之形所由出句股之形出於中矩之倨句三角之形出於句於矩與倨於矩之倨句倨於矩者三角之鈍角句於矩者其銳角也然而倨句之義與句股三角之義同歸

而殊塗者也嘗試論之一句一股必有弦以截之然後句股之長短有其數有其數然後可以互求今中矩之倨句因其形而命之不必知其一縱一橫之長短也長短之不知則句股互求之根絕矣或爲鈍角或爲鋭角必有對角之邊以截之然後三角始有定度有其度然後可以互求今句於矩與倨於矩之倨句亦因其形而命之孤懸一角之度而兩邊之長短不知則兩邊之末皆各孤懸一邊而不能成其角夫三角不成則所謂中函一定之百有八十度者洞洞然歸於太空無所依以起數而三角互求之根絕矣是故倨句之名生於兩綫相觸之本句股互求之數與三角互求之度生於兩綫分出之末故曰倨句之義與句股三角之義同歸而殊塗者也鄙見如此謹錄就正時維首夏氣倘清和伏承萬福不宣瑤田再拜

列平圜爲四矩成四象限以明倨句度法始於半矩終於一矩有半之義

倨句發斂出於平圜中心之一點一矩有半之外餘半矩與宣相應纍隅反三人皆知之故立法至一矩有半而止



盧人刺兵疏證

往在都門始見羊子之戈厥後戈戟頻有之得見者不下三數十其足資考證收吾考工創物小記中者凡廿有三事獨鋒橫出者不在算惟矛一兵未之見焉曰者巴藝之持一古銅器來示余見而定之曰此古之矛也天平等之重二兩四錢半今尺度之長四寸末二寸半剡其上中爲劒脊而加厚焉自脊旁出爲兩刃刃本橫之太半寸兩刃之廣也縱之少半寸兩脊之厚也刃後寸又半寸爲骹以受柲其空正圓徑六分弱圍寸又太半寸也骹接刃處小却後當脊面各有小孔施丁以固

柲丁首圓如珠金錯之嵌於孔而弗脫者柲爛丁存久而黏著之也一面有銘去末寸又太半寸向骹書之兩行十六字中有古文難盡識者司寇余以爲司寇說文寇从攴此从戈攴爲小擊戈擊兵義可通與癳見篇海力火切瘧也廣韻作瘰余謂司馬癳疑是人名古人以疾命名若史記魏將公叔痤說文以痤爲族絫左傳族絫作瘯蠡廣韻瘰蠡一字瘰病也是痤瘰義亦相通不嫌命名姑存其說不爲典要矣細辨銘文疑作兩截讀上截十二年邦上軍𠂤棫隴西郡有上邽史記秦武公十年伐邽冀戎初縣之在魯莊公六年昔見一戟銘曰

廿三年祁𨛜字从邑疑是縣名今此亦从邑二銘書法一同故疑邽爲上邽且此曰上軍彼亦有右軍字也𠂤疑古矛字禾蓋从古文戈人象鋒刃之形周伯琦六書正譌戌卯矛字留田濮然之以爲从丨者象刺兵直出之形也吳元滿六書正義戌作𢦏以戌爲譌其文與此𠂤字相似又說文戌象六甲五龍之拘絞亦不曰从戈古義錯見皆足與此𠂤字相證合采錄之以俟考下截疑癳或人名埜蓋野字疑亦人名楷下敷文不可辨故未知其審也何以知其爲矛也考工記盧人爲廬器凡兵句兵欲無彈刺兵欲無蜎是故句兵椑刺兵摶鄭氏注曰句兵戈戟屬刺兵矛屬據說文直傷爲刺此器可直刺而不可橫句是以知其爲矛也矛之見於記也曰酋矛常有四尺夷矛三尋其度雖有長

短之殊而鄭氏之注則曰酋發聲直謂矛是矛不以酋夷生分別其形一同故曰酋夷長短名酋之言遒也酋近夷長矣夫亦猶是直謂矛之說酋夷不生分別也其見於詩清人曰二矛重英二矛重喬鄭氏亦以酋矛夷矛箋之閟宮曰二矛重弓鄭氏亦但云兵車之法左人持弓右人持矛中人御而已惟小戎別其名曰厹矛毛傳以爲三隅矛孔疏謂刃三角相傳爲然其疏曲禮亦謂矛如鋋而三廉是皆言鋒本作三棱形而劉熙以爲頭有三叉然乎哉顧命孔傳解惠爲三隅矛與毛氏厹矛同釋而疏引鄭氏則謂惠狀斜刃蓋所聞異辭矣疏

又引鄭氏言戣瞿葢今之三鋒矛三鋒云者亦頗有三叉之說又執銳孔傳矛屬疏引鄭氏亦以爲矛屬王西莊光祿著尚書後案云說文鈗字注云侍臣所執兵周書曰一人冕執鈗說文所引皆眞古文鄭必與之同僞孔安改鈗唐人引鄭注亦作銳皆非也据此足正鄭氏原文之不譌而銳當作鈗則蔡氏已据說文改定然說文亦未言鈗是矛也要之矛義久失說者不得其耑惟鄭氏刺兵矛屬之注据記文說義最爲的確戴氏六書故曰刺兵長而無枝者曰矛亦極得古人矛之形制然則古之矛葢今之鎗與字書解鎗爲矟釋名謂矛長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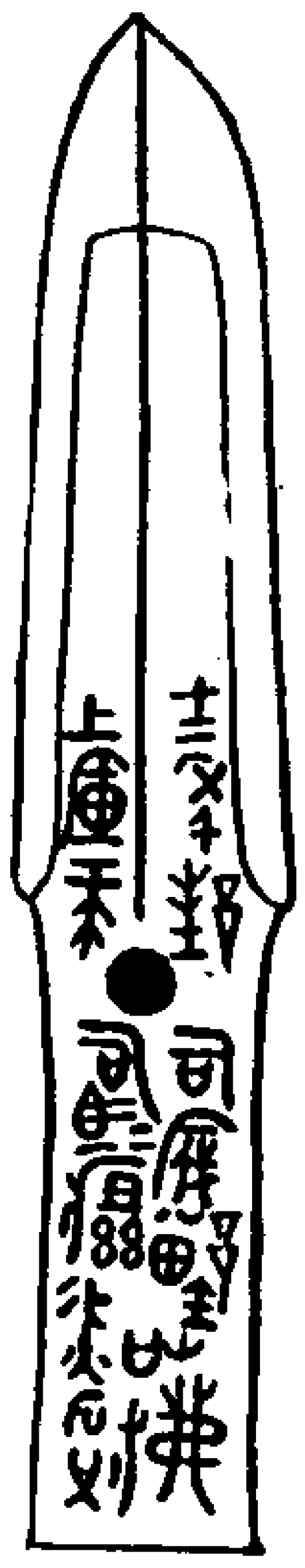
八尺曰矟鎗爲矟矟爲矛古今字也釋名曰矛冒也刃下冒矜也夫曰冒矜矜柲也言刺兵刃本爲骹以冒矜別於句兵爲內同納横穿於柲不冒矜也讀者誤解以謂其刃下垂而冒乎矜夫使刃皆下垂以冒乎矜則兵車右人持矛之矜刃皆自向將安用乎直傷爲刺今乃欲其不用以刺而用以句乎釋名又云松櫝其矜宜輕以松作之也倚速櫝也前刺之言也此與其穌釋猶迹稍足直前之言也證語同一文法是劉熙以矛爲刺兵之證且夫凡兵之爲用剛制也而矛獨以柔制柲長能柔故用之而奇變生焉觀矛之制字古文作𢦏象形中丨者其體剛也ㄋ環繞之其用柔也吳越春秋越王以屈盧之矛欵吳王必其柲之能柔而可屈伸者也今之鎗搖而用之能者其鋒成圓暈

徑可丈餘以禦敵雖水不能入矛之爲用今雖未聞然觀於鎗可以得古人矛以柔制之大畧矣是故廬人之試廬事也置而搖之以眡其蜎也灸諸牆以眡其橈之均也横而搖之以眡其勁也然則有柲之兵其能善於用也全在於柲而句兵之柲欲無彈彈謂掉搖而脆圍之則不掉矣猶易易也若夫刺兵之柲雖摶而圍之恐難必其無蜎也是故試廬事之法雖承句兵刺兵總言之而於刺兵尤所不容忽焉者也何也刺兵柔制其用柔之妙一出於柲故置而搖之其蜎蜎然者不能有其美而或有其蜎之病則必不能得其用柔之妙灸諸牆

所以橈之也而通體驗之逐節校之其橈不能無勝負則必不能得其用柔之妙横而搖之將欲抑之而能揚如或曳之而弗動是其勁也材之能韌者也柔中之剛乃見其柔之妙而非然者安能善其柔乎凡此柲之利病惟柔制之兵務辨焉故曰試廬事之法雖總承句兵言之而於刺兵尤所不容忽者也今得見古矛因披廬人之文三復之以疏通而證明焉然後矛之爲用昭然無遁形矣圖之橅其銘以俟識古文奇字者察之唐荊川武編鎗作鎗云鎗制木桿上刃下鐏即鄭氏所謂刺兵矛屬者也別有鎌鎗其刃倚側之形如麥穗鎲是即三隅矛之遺制變三隅爲四隅者也今之車鎗方體四棱其鋒鎗所由名與又謂騎兵槍首之側施倒雙鉤倒單鉤言施於槍首之側則其首原是直鋒直刺但於其旁施此以助直刺之用然亦必是後人神而明之變本加厲

出奇制勝者也。陳祥道云矛上銳而旁句今六經圖於詩清人篇之矛但畫句形而無直刃蓋流傳展轉增譌失其本形矣又細審矛有刃下數寸施小鐵盤皆有刃欲刺人不能捉搦其柄無疑此當亦後人所制然愈可見其為刺兵也

古矛



瑶田又按𢍰即矛。上干同了。下木同木。余有夔之戈。戈作木。與此木作木正同。足為左證。

鳧氏為鍾章句圖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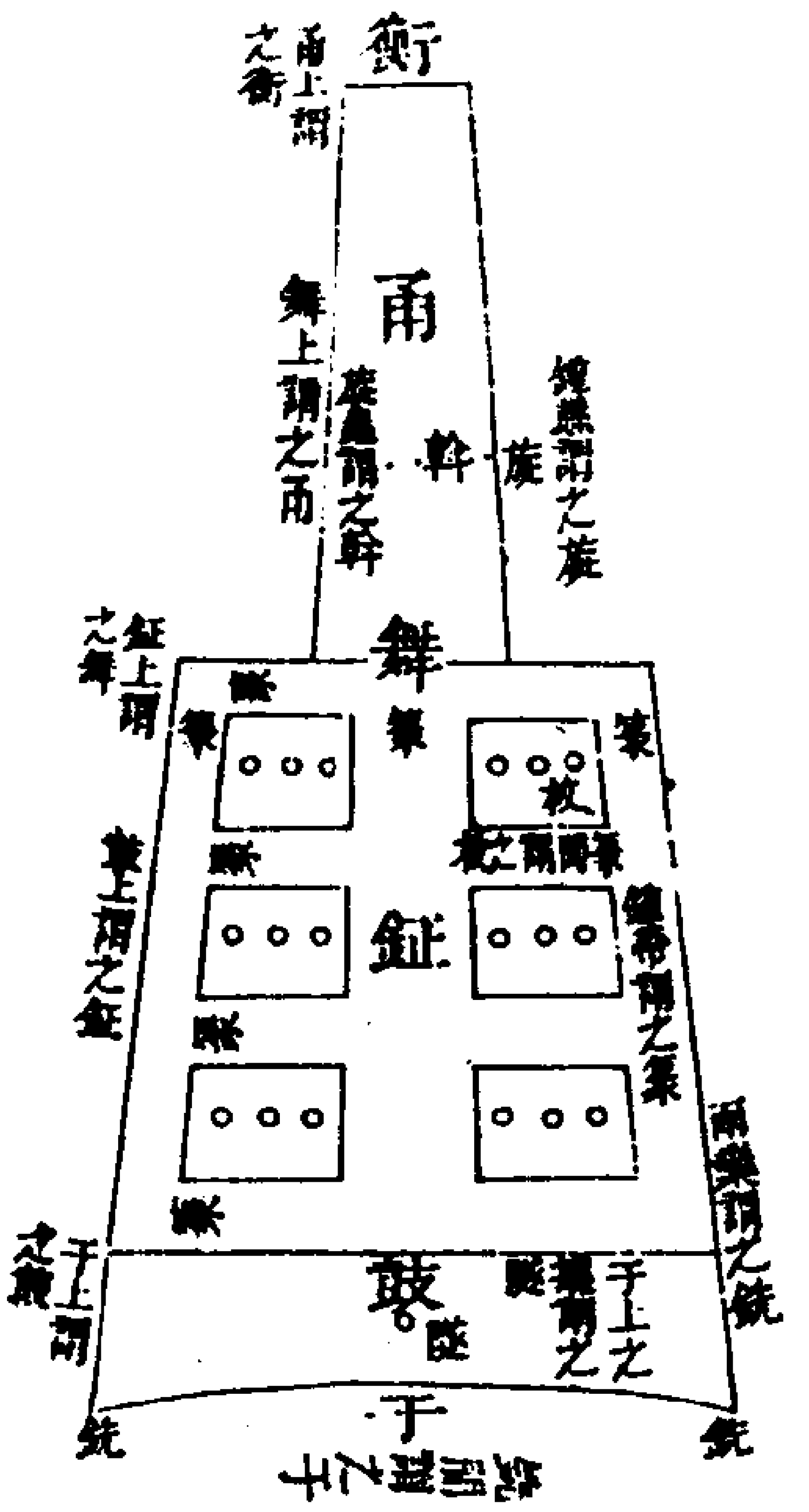
古鍾羨而不圜有兩邊為兩欒謂之銑。兩銑之間謂之于。于上擊處謂之鼓。鼓上正體謂之鉦。鉦上鍾頂謂之舞。舞上出於頂為甬謂之甬。甬上平處對于言之謂之衡。鍾縣與甬相含謂之旋。含旋之物在甬上者為旋蟲以管之謂之幹。字當為幹 鍾帶設於鉦者謂之篆。篆間為乳謂之枚。枚上隆起有光又謂之景。于上之攠弊處謂之隧。

瑶田按此記欲見鍾體鍾柄飾之縣之諸命名及其分布位置之所也鍾體分二段下鼓上鉦其大致也。

其體橢而不正圜。故兩邊有稜為兩欒。通長生光澤。故謂之銑。說文銑金之澤者 兩銑下垂角處相距之間。即鍾口大徑。其體于然不平。故謂之于。于上為鍾體下段擊處。故謂之鼓。鼓上為鍾體之上段正面也。故謂之鉦。鉦上為鍾頂覆之如廡。故謂之舞。舞上連鍾頂而出之鍾柄也。為甬故謂之甬。甬末正平。故謂之衡。鍾縣於甬變動不居。謂之旋。甬上必有物如蟲。以管攝乎旋。謂之幹。鉦體正方中有界。縱三橫四。為鍾帶。篆起故謂之篆。篆間扁方空六。三成。成皆二。以竝中各為乳三。共十八枚。故曰篆間謂之枚。枚謂之景也。鼓所

擊之處在于之上。攠弊焉。坒下生光如夫隧。謂之隧。
命名如是位置排定。此橢圓之一半也。兩面合之而
鍾成矣。見銑間者。以銑間有于之名而見之。不見鼓
間鉦間者。無名可紀。亦如舞之脩廣。必俟後文出度。
乃可一一紀之也。

鳧氏為鍾命名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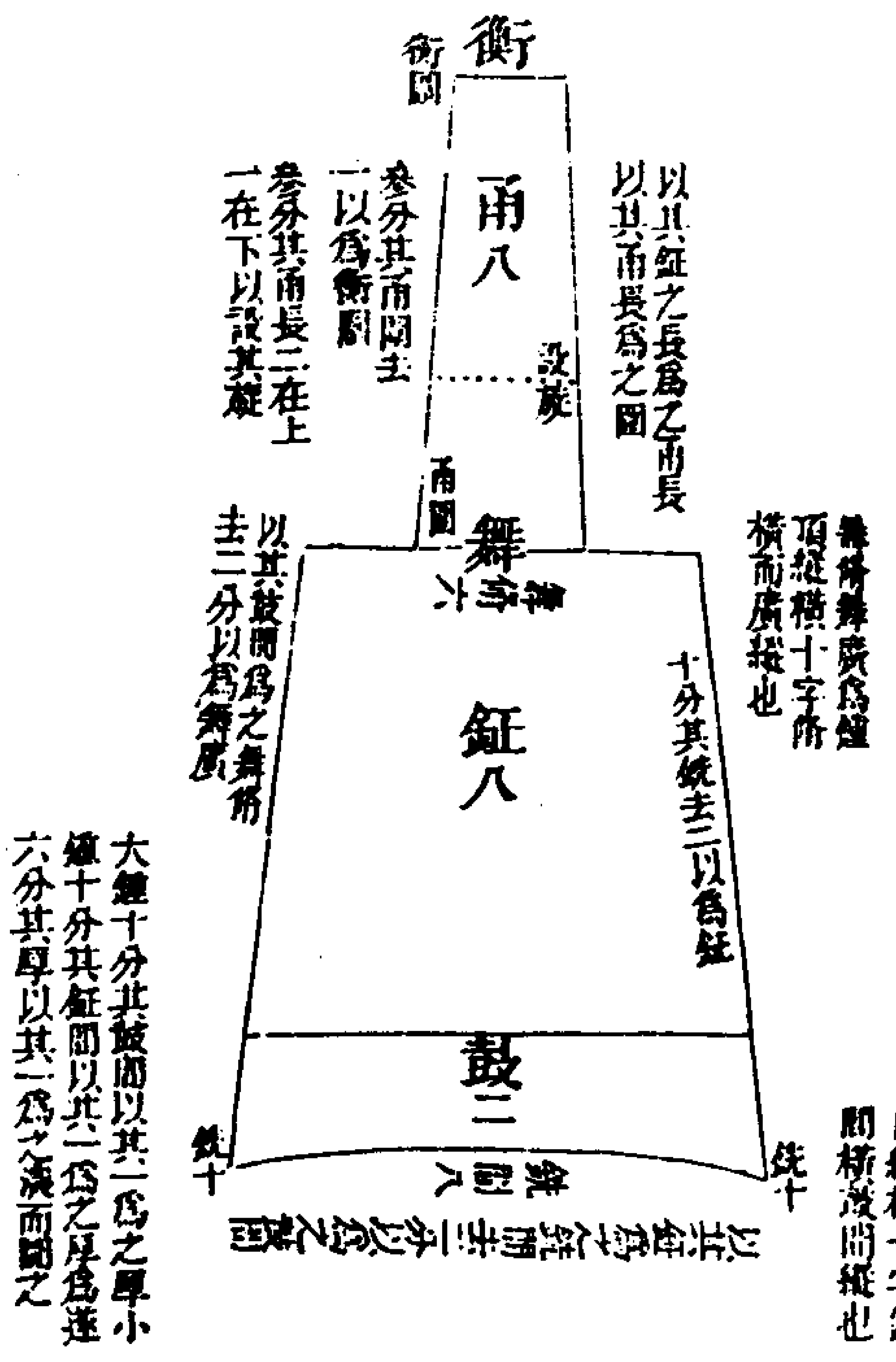
十分其銑。去二得八以為鉦。其二鼓也。以其鉦八為之
銑間。去鉦間之二分得六以為之鼓間。以其鼓間六為
之舞脩。去舞脩之二分得四以為舞廣。以其鉦之長即
鉦八為之甬長。以其甬長八為甬之圍。三分其甬圍。去
一以為衡圍。參分其甬長八。二在上。一在下。以設其旋。
大鍾十分其鼓間六。以其一為之厚。小鍾十分其鉦間其度不見記文以鼓間舞廣有度見於于下定以包之余用句股比例法求得五又十分一之六。以其一為
之厚。鼓中窐下為遂。六分其鍾之厚。以其一為之深而
圜之。

瑤田按。此記以鍾之命名位置既定。須製矩度以為

諸命名出分之本也。其矩度即以鍾體之長所謂銑
者為之。於是十分其銑。然後以十分之銑。去二得八
為鍾體上段之鉦。所去之二在下段者為鼓也。兩銑
之間即以其鉦為之。鉦八。銑間亦八也。是為鍾口大
徑。去銑間之二分以為兩鼓間。銑間八。鼓間六也。是
為鍾口小徑。如是則鍾口縱橫之度得矣。以其鼓間
六為舞脩。六是為鍾頂大徑。去其二分。以為舞廣四。
是為鍾頂小徑。如是則鍾頂縱橫之度得矣。鍾體度
定。乃度鍾柄。於是以其鉦之長為之甬長。甬長亦八
也。以其甬長屈而圜之。以為甬接舞處之圜。參分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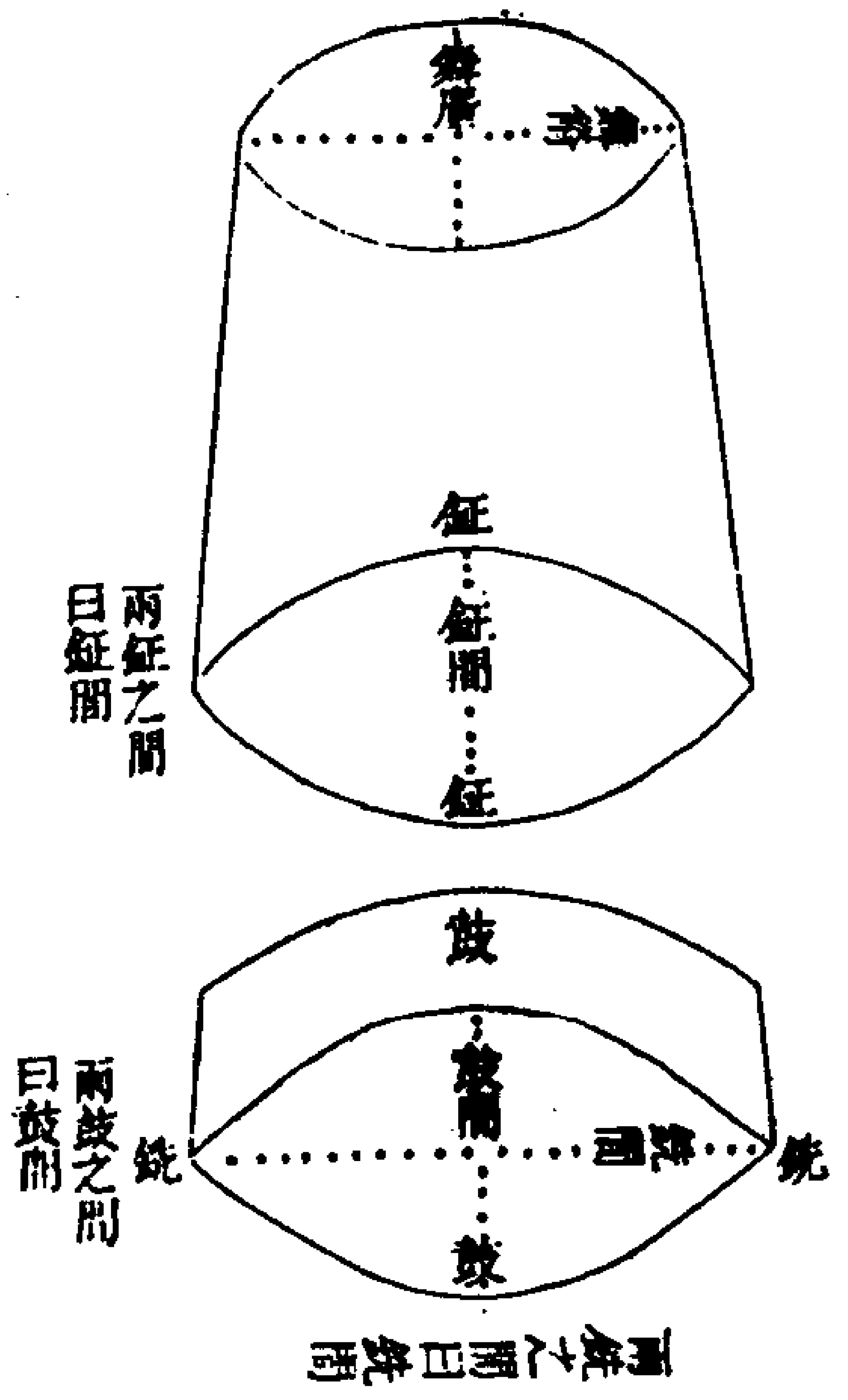
圍去一得二以爲甬末之衡圍。又參分其甬長。二在上一在下以設其旋。如是則鍾柄諸度分及圍徑皆得矣。大鍾之厚。十分鼓間六而取其一。而小鍾之厚則十分鉦間五又十分之一之六而取其一。必薄於大鍾者。以鍾小易石故也。其遂窐下則六分鍾厚以其一爲之深而圜之。凡上事。鍾體鍾柄之度分。一一據所定之數而無少差。然後用撥蠟法爲範鎔金鑄之而鍾成矣。嗚呼自康成氏後千六百餘年。鍾製不定。言人人殊。由三間字不得其解。雖記文明示之度而遷就求合。離之愈遠。況鉦間之度並不見記文。恣其臆說。益又支離。今余一一解之。旣爲度分之圖。復繫三間圖於其後焉。

鳧氏爲鍾命分圖


衡
衡圍
甬八
以其鉦之長爲之甬長
以其甬長爲之圍
參分其甬圍去
一以爲衡圍
參分其甬長二在上
一在下以設其旋
設旋
甬圍
舞
以其鼓間爲之舞脩
去二分以爲舞廣
十分其銑去二以爲鉦
鉦八
鼓二
銑十
銑十
大鍾十分其鼓間以其一爲之厚小
鍾十分其鉦間以其一爲之厚爲遂
六分其厚以其一爲之深而圜之

鳧氏爲鍾銑間鼓間鉦間圖

三間並具鍾體中兩段分圖之乃見橢圓之形亦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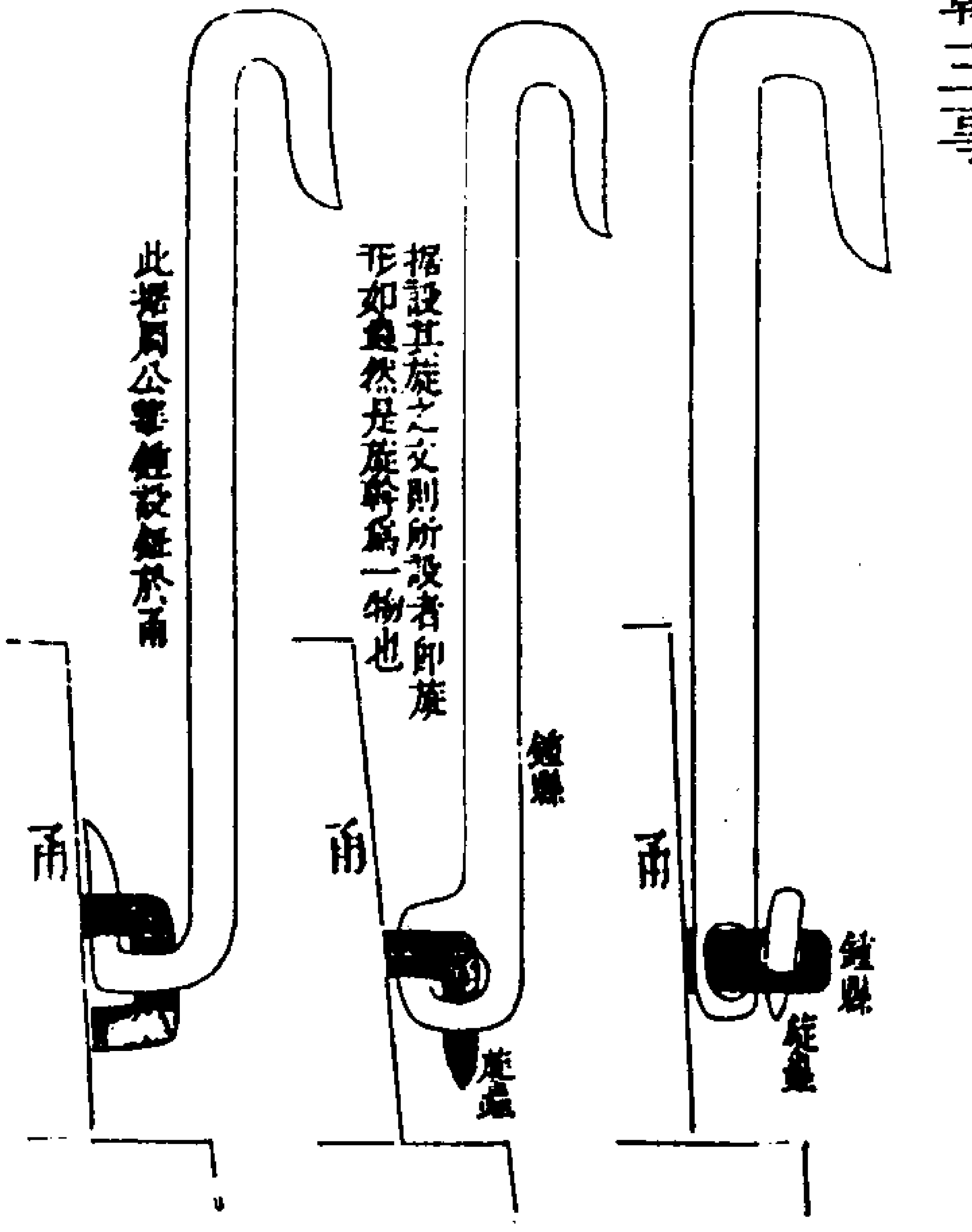

鉦
鉦間
鉦
兩鉦之間
曰鉦間
鼓
鼓間
銑
銑
鼓
兩鼓之間
曰鼓間

設旋疑義記

古人之文。無一字不經推敲而出。不可移易。亦不相假借。然而亦有疑義難遽析者。則鍾縣謂之旋。旋蟲謂之幹。二句所見不能無異辭也。据兩謂之之文。似旋幹爲二物。曰鍾縣者。當爲縣鍾屬於筍虡之物。曰旋蟲者。當爲鍾甬上之物。如蟲然。與旋相含。使鍾縣能挈鍾以屬於筍虡者也。此据兩謂之之文而爲之說也。余近日重撰鍾圖記主之。据後文以設其旋之文。似旋即設於甬上。追出如蟲然。曰旋蟲者。謂旋之形如蟲。以其運轉言謂之旋。以其管攝此鍾足使運轉言。又謂之幹。則是異名同實。非二物也。此据設其旋之文而爲之說也。此說與孟子追蠡合。蠡。旋螺也。旋螺追出鍾甬。故孟子曰追蠡。此曰旋蟲也。又趙君卿注。蠡。蟲齧木也。追出鍾甬以納於所縣之鑿中。亦與蟲齧木之狀。惟肖。惟不見縣鍾屬於筍虡之物。豈以其爲鍾外之物。可不必及之乎。平心論之。不得謂此說斷乎不是也。又說文載揚雄杜林說。幹。皆以爲軺車輪幹。幹或作𨏥。說文𨏥。車軸端鍵也。文幹則是旋貫於所縣物之鑿中。而又出而露於鑿外。然後爲孔於其端。更製一物如蟲然。鍵於其孔以爲固。是爲旋蟲。謂之幹。是說也。余初作圖主之。然幹字之義。亦

不能無歧。由之解屈賦天問篇。幹維焉繫。所謂幹維。即周髀算經之北極旋璣。鍾之旋蟲爲幹。即此物也。蓋幹維如戶之樞。故又謂之天樞。然戶樞必於門關之上下爲鑿孔。納之以相繫。今幹維在天。因其轉運不息而知之而究之。繫此幹維者在天外。不可見。故曰焉繫也。据此則旋蟲之幹與輪幹之鍵於軸端者大有別也。說文又以蠡爲瓢。解幹爲蠡柄。此亦如戶樞轉運之義。譬況旋蟲。亦堪舉似。

擬旋幹三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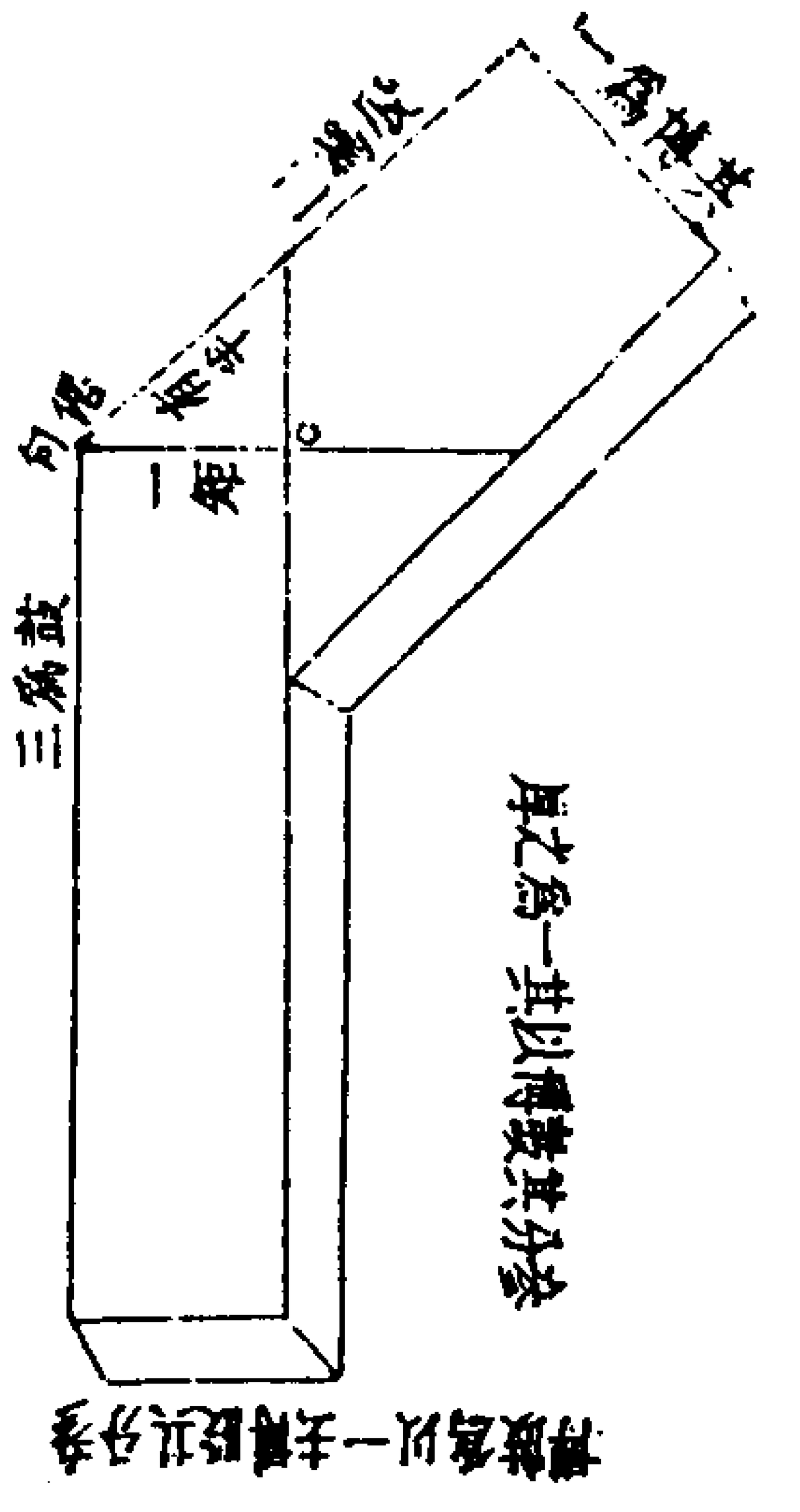


磬氏爲磬章句圖說

磬折之發斂也。倨句然正方折之一矩有外博其折而斜出其半矩以爲股截其股之長半之爲其博命之爲一。以爲出度之本環而斂之。股爲二。折之。鼓爲三。乃參分其爲一之股博去一以爲鼓博。又參分其鼓博以其一爲磬體之厚。

瑤田按記文六句耳。將磬體之鈍角正角一一爲出余更爲聯絡之益覺次序分明形求惟肖。惟記文未見縣孔。余据其文理定其倨句之折。察其形求其義。證以古人之凡言磬折者而知其鼓之必直縣。且知其股之專爲縣孔而設也。於是即其折處。橫其鼓博而出之以趨乎其股而取節於所出線之外。又於橫出趨股處直其鼓長而出之以趨乎其股而取節於所出線之外。兩線交叉處以爲縣孔。縣而驗之。其直中繩焉。然後知古人製器之精思微旨。而後乃今黙而成之不言而信矣。

磬氏爲磬命分圖


其博爲一
股爲二
半矩
倨句
一矩
鼓爲三
參分其鼓博以其一爲之厚
參分其股博去一以爲鼓博

鳧氏磬氏二記屬文說

爲鍾先叙其命名次第從鍾體兩邊通長名銑者叙起。然後從邊而及中間之最在下者名于於是自下而上曰鼓又上曰鉦又上曰舞舞與銑之起處齊平而鍾體之大致畢矣自舞而上爲鍾柄曰甬甬上盡處曰衡而止然後復自上而下補叙之在甬曰旋曰斡在鉦曰篆曰枚在鼓曰隧又止矣屬文之法以兩邊之通長爲鍾體之大閑外足以包乎其中也其中自下而上者鍾之三大限復自上而下者詳其每限中之細名也

次叙其命分次第分銑之通長爲十以爲矩度其餘所

命之分皆自此矩度中出之是故鍾體通長亦十中與邊同長也分矩度之十爲兩段上段鉦八下段鼓二也然後以鉦八度其鍾口鍾口橢圜畫爲十字有縱有橫橫者八銑間也縱者去二分得六鼓間也然後以鼓間六度其鍾頂亦畫爲十字有縱有橫橫者六舞脩也縱者去二分得四舞廣也然後復以鉦長爲甬長之度鉦八甬亦八也甬形正圜屈甬八爲之圜卽其接舞處也甬亦下大上小上小者衡圍三分甬圍去一以爲之也至於鍾體之厚則有大鍾小鍾之分十分其鼓間以其一爲大鍾之厚十分其鉦間以其一爲小鍾之厚也遂亡深又從鍾厚出之六分其厚以其一爲之記文曰圜之令成圜也而不見圜度者擊處無定度圜之而已其鍾爲之可也其屬文之法亦以兩邊通長爲出度之本由此而遞相承焉或分而承之或相減而承之或相因而承之脈絡相銜首尾相貫盈縮不差絫黍厚薄出於天然文章之妙可謂易知簡能易簡理得者矣

爲磬以一矩有半定倨句之形然後命分從股博始爲一以出度環而命之倍其股博股爲二參其股博鼓爲三參分其股博去一以爲鼓博鼓博得股博之太半也參分其鼓博以其一爲之厚厚得鼓博之少半也其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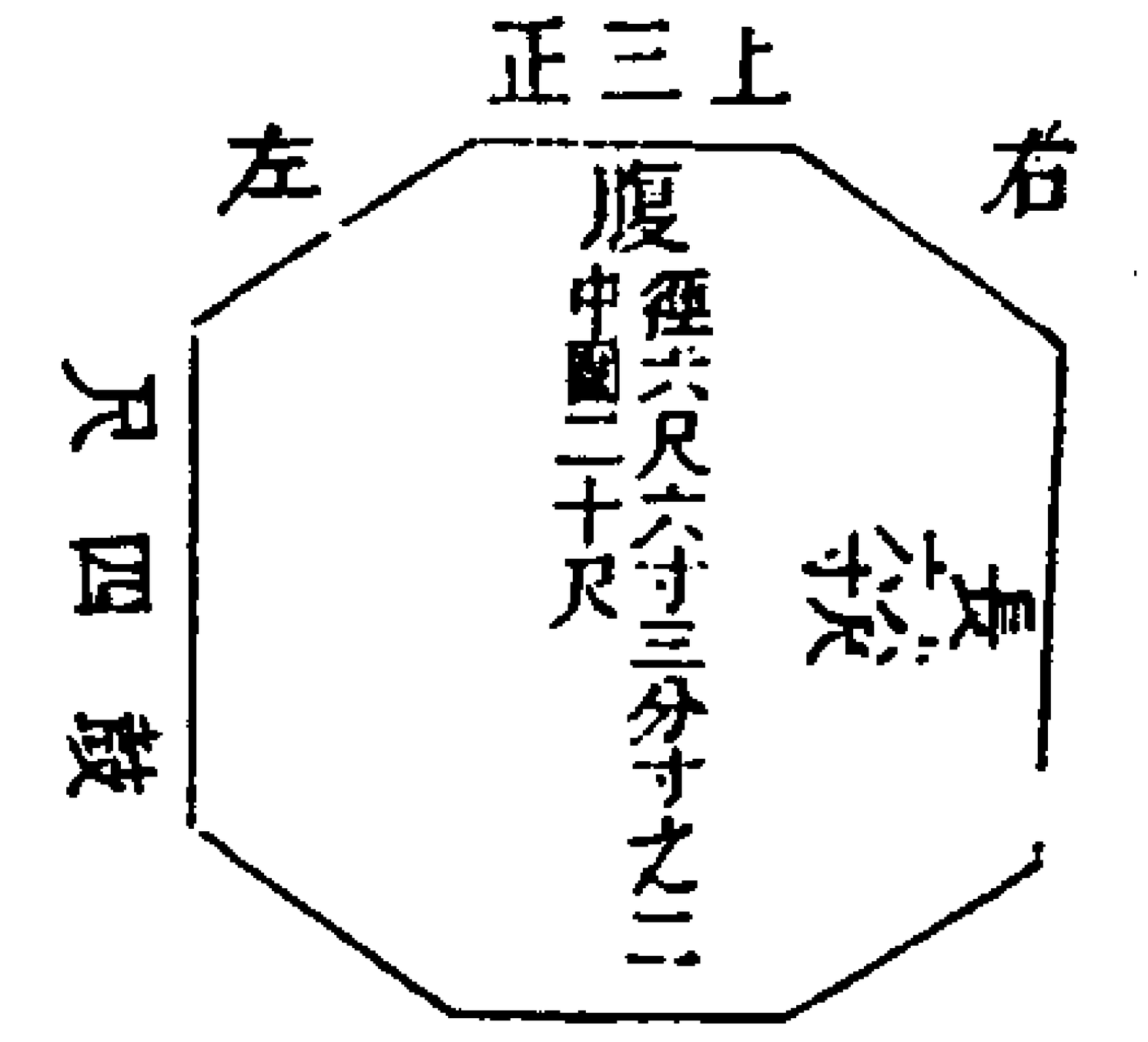
文之法以爲磬必有折而股生焉有股斜出之然後磬之形斯立又隱隱見必爲股者專爲縣孔而設也縣之鼓直中繩則股在鼓上而股博爲磬之端於是命股博爲一而出度焉然後環而度之而遞至於鼓博爲磬之坔末處乃又從鼓博出度以爲磬厚終焉

韗人三鼓章句圖說

韗人爲一鼓鼓木皋陶然則以爲鼓名其木薪穹曲而鼓之則六尺有六寸也左右兩端廣六寸其中廣尺其厚三寸其穹隆者祝鼓面四尺益三之一而倍之得腹徑六尺六寸三分寸之二縣之左右中皆向上不弧曲參直焉爲三正

瑤田按皋陶舜臣之封於皋者也而鼓木亦曰皋陶葢穹隆之形雙聲疊韻字與莊周書瓠落義略同後鄭云以皋陶名官亦從先鄭鼓木義也穹者三之一注据鼓面四尺言之穹言腹徑與祝鼓据中圍加三之一者不同且又以此鼓合二十版記已見中廣之數而知之也上三正注謂不弧曲是也謂參直各居二尺二寸約言之非實數也實則弦之數中居二尺四寸六分強兩端各居二尺七分弱也注謂此鼓以六鼓差之近晉鼓鼓人云以晉鼓鼓金奏也

皋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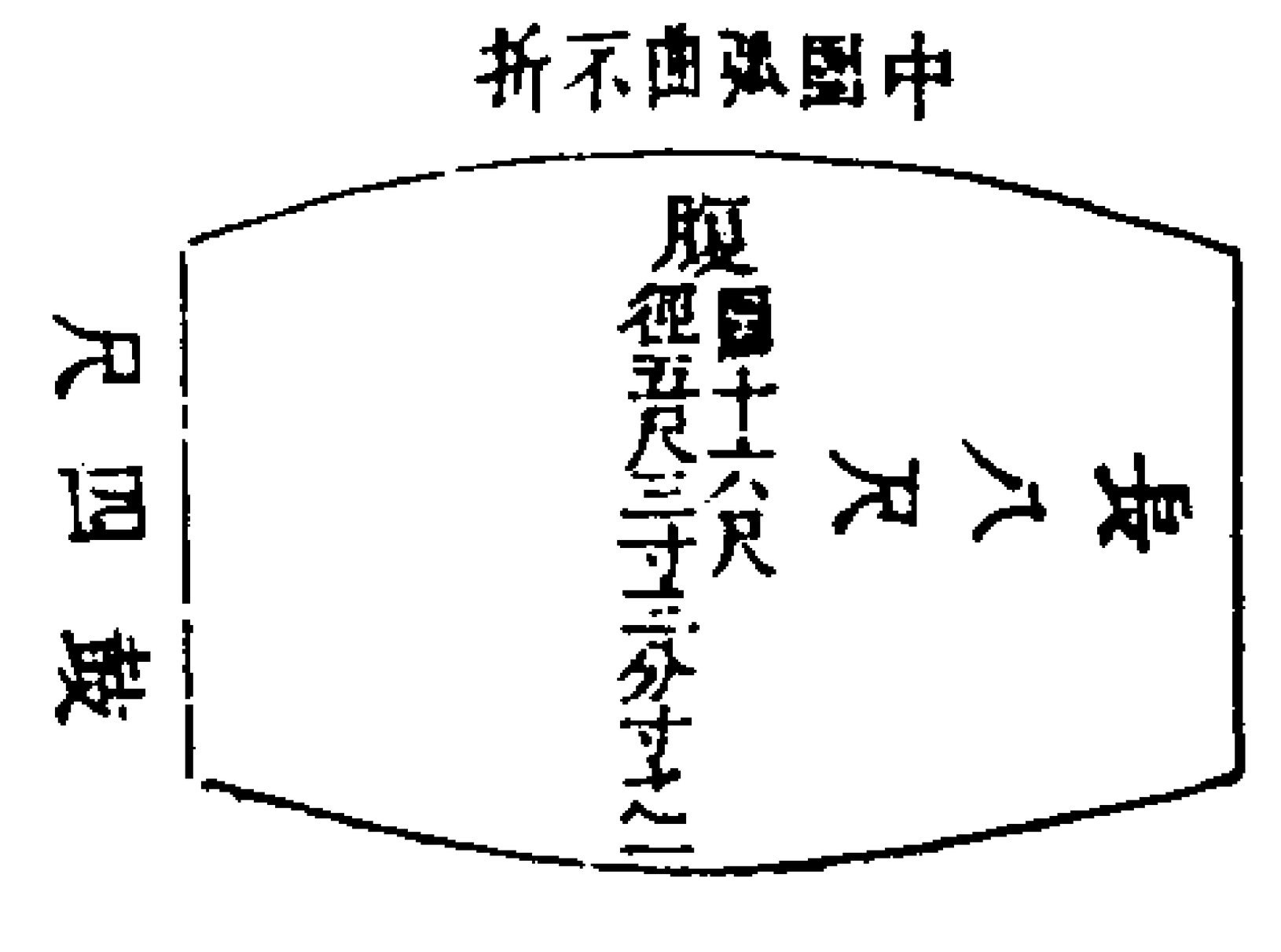


又一鼓長八尺鼓面冡以革者四尺中圍祝鼓圍十二尺加三之一得十六尺得徑五尺三寸三分寸之一謂之鼖鼓

瑤田按注言面四尺其圍十二尺加以三分一四尺則中圍十六尺瑤田謂以二十版通之兩端版廣六寸者中圍版廣八寸也皋陶上三正則不弧曲此鼓記無三正之文又不見倨句字則其圍之穹隆者必不爲倨句之折但弧曲之而已余昔圖此鼓作倨句形折之非也蓋倨句折旋之名而弧曲周旋之名也鄭君皋鼓注云中圍與鼖鼓同以磬折爲異是以鼓

鼓爲亦上三正繆甚矣。鄭君不明磬折之義。而以爲凡倨句者皆可謂之磬折。故以皋鼓同鼖鼓之圜。而不知皋鼓之圜。如果同於鼖鼓之圜。則据圜以定皋鼓之倨句。必不應磬折之度。盍磬折之倨句爲一矩有半。弗可改也已。注云大鼓謂之鼖。引鼓人文曰。以鼖鼓鼓軍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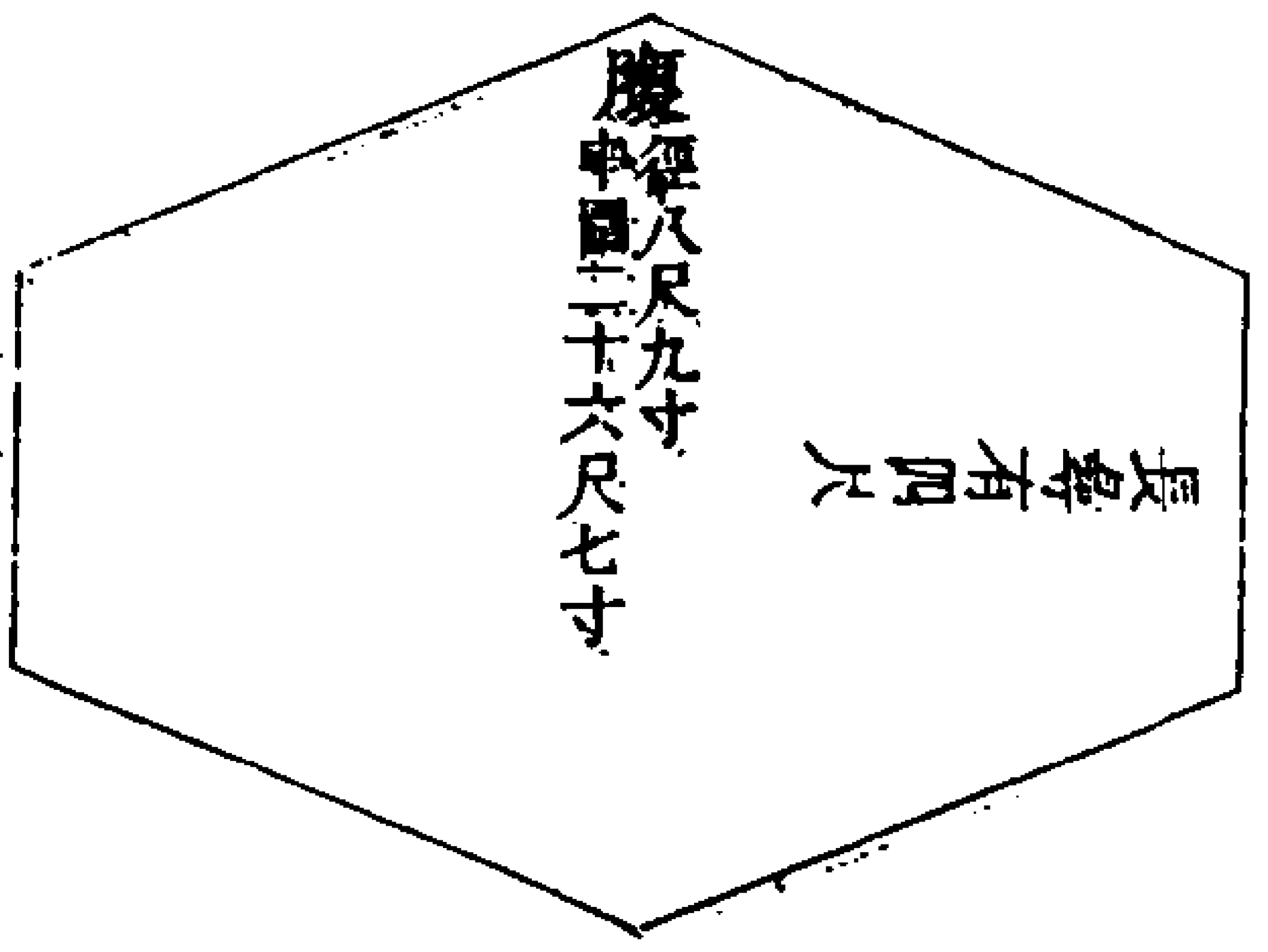
鼖鼓



文爲皋鼓。其長尋有四尺。鼓面四尺。較上二鼓獨有倨句之形爲一矩有半之磬折也。

瑤田按磬氏爲磬。倨句一矩有半。車人之事。半矩謂之宣。一矩有半謂之磬折。二記互證。則此鼓倨句磬折。及車人爲耒庛之倨句磬折。義竝了然矣。更證以冶氏之倨句外博。倨句中矩。則凡倨句不言磬折者。自有命名。斷不能以磬折冒之。且苟明著磬折之文。則其折必應一矩有半。亦更不能以過乎一矩有半。不及一矩有半者之說溷之。而鄭君之解此倨句磬折。言中圜與鼖鼓同。試依其說圖之。過乎倨句磬折約三十度矣。宜其於三鼓之穹。或爲折。或爲弧。未能別白之而定一尊也。余据倨句磬折以擬此鼓。腹徑得八尺九寸。中圜得二十六尺七寸。以二十版通之。兩端版廣六寸者。中圜版廣一尺三寸百分寸之三十五也。注於此鼓引鼓人文曰。以皋鼓鼓役事。

鼖鼓



杭州府文廟增鑄鎛鐘紀畧

嘉慶七年七月四日。中丞阮公召匠命鑄鎛鐘。建爐鎔金。火光干雲。須臾旋風驟至。撥面眯目。人竝立不相見。主鑄者大駭。不知休耶。抑咎耶。戰慄從事。金分貯四罐。已而皆熟。乃鉗束其罐沃諸範。三傾三盡。又挈一罐傾之。未竟。金從沃口溢出。色如流丹。其光如鏡。中弗能容乃止。主鑄者曰。吁其成乎。衆工皆應諾諾曰成矣。初中丞考　文廟樂器。當增鑄鎛鐘。工問重幾何。瑶田曰。國語有之。重不過石。百又二十斤也。先是歲在辛丑。鑄無射編鐘。重七斤十兩。銑高六寸八分。据以爲比例。鎛鐘

百二十斤。銑高當尺有七寸四釐強。如其度爲範。既成之明日。去範土。約鎔金之數。與所限之數不相遠也。主鑄者曰。噫蓋神助。昔者旋風。其是矣乎。余曰然。我不敢知也。元和李秀才尚之名鋭。通算學。依斤出度。試之而然。尚之之爲也。

今制　文廟。用鎛鐘二。春祭二月用夾鐘。秋祭八月用南呂。按

皇朝禮器圖式言

國家之初鑄鎛鐘也。自乾隆廿四年。江西臨江府得古鎛鐘。撫臣獻於

朝迨西師奏凱功成樂作。
皇帝考古制。釐定其名。復
詔樂部、倣鑄鎛鐘十二。起黄鐘、止應鐘。以備宮懸。朝會
燕饗中和韶樂與凡祭祀、每月依辰用之。故　文廟春
秋二祭。定制亦依辰用夾鐘南吕也。今年增鑄鎛鐘、瑶
田與聞盛舉、竊以爲依制當鑄二鐘以應月辰、而經費
過大。且祭時只用一鐘、請据重不過石之云。鑄一鐘而
兩用之。不必問其應何律也。乃比例出度。及鑄成。重與
所限數畧同。更以比例法算之。於辰當下二律。乃磋磨
盡淨。權之多八斤耳。吹律聽之。適中南吕。今當秋祭。正

合月辰。人巧天工。有莫知其然而然者。余左目不明三
年矣。然猶能見物。鐘成。目益昏。厥後日日以甚。今則左
目全瞽矣。七月晦日。書於杭城舍館鐘鏗石磬齋右之
無俗聲室

阮氏作寶和鐘律中夾鐘記

中丞阮公之撫浙也。士氣奮興、海氛肆靖。文德武功。環
被四境。聲名洋溢乎鄰封矣。於政清民安之餘。籌新
文廟。修明典禮。釐正樂器。按録舊物。知故無鎛鐘也。按
皇朝禮器圖式而增鑄之。夫鑄鐘不難。難於應律耳。鎛
鐘謂之辰鐘。匝十二子。一辰一鐘。以應當月之律。有事
則按月律而用之。當鑄鐘時。彼不知算術者無論已。即
知算術。通比例法。以本有之鐘之櫄度。乘除加減。求未
然之鐘之權度。宜其不差絫黍。然而鑄成之後。或高一
律。或下一律。求其應辰不爽。蓋戛戛乎難之。則銅齊之

未和。橅範之未能盡善盡美也。而中丞所鑄之鎛鐘。限
以重不過石之數。初不問其應何律也。而聲中南吕。適
合　文廟秋祭之月辰。於是滿堂稱賀。僉曰。凡音之起。
由人心生。非中丞之至誠感神。曷克臻此。虞書言夔之
典樂。百獸率舞。庶尹允諧。有感必應。非虚語也。中丞曰。
未已也。其爲我更鑄一鐘。乃復召工爲範。擇日從事。及
期夙興。鎔金正範。日中而成。中丞乃命知音者較之以
律。則夾鐘也。於是中丞喜曰。是鐘也吾敬爲家大人靳
眉壽而爲之也。開歲二月二十六日。爲家大人七十慶
辰。今鐘成而應夾鐘。夾鐘。二月辰鐘也。於是中丞喜甚

退而爲銘其詞曰臣元受
爾朝恩侍從禁近備官司徒惟
帝五年歲在己未
命臣撫浙臣辭
帝手詔曰卿宜力任仔肩爲朕宣猷贊化臣拜受
命撫浙三年海烽未徹風雨未和作器能銘臣何有爲
惟
帝八年春二月丁酉初吉越二十六日壬戌臣　父年
七十受祿于
帝封光祿大夫敢作寶和鐘以應仲春夾鐘之律以蘄

眉壽綰綽多福以對揚
天子丕顯休命阮氏子子孫孫其永寶用之巳而瑤田
請見中丞手所撰銘以示曰其爲我記之瑤田謹再拜
頓首畧紀其始末以復於中丞曰猗與盛哉此公之封
公令德壽豈福祿攸同亦公之有孝有德宜子孫純純
常常以莫不增也繼自今公其膺
國恩垂家慶以光輔
聖天子致中導和位育天地用綿
皇祚於無疆也嘉慶七年八月十五日
制科徵舉孝廉方正在籍嘉定縣教諭歙程瑤田記

答阮中丞論磬股端向人面書

瑤田謹白中丞閣下辱承手書據國語䢔篨蒙璆句以
解古人懸磬當以折處向人面此精義也按鄭注引司
農云股磬之上大者鼓其下小者又云某謂股外面鼓
內面也先鄭言上下後鄭言內外蓋互相足先鄭解直
懸則鼓在下故以上下寫之後鄭申言鼓直懸故恒在
內爲內面惟鼓直懸則股斜出故恒在外爲外面而向
人必兼二說其義始備且股斜出向人面則於室如懸
磬一語更覺形求惟肖一經指出千古疑不能明者昭
然立辨嘉惠後學不淺矣瑤田歸卽補此條於拙刻中

也瑤田行裝今日上船晚潮後先令開行詰朝肩輿至
富陽登舟不更趨轅拜辭十五日戊刻瑤田謹白
來書云玩蒙字則古人懸磬當以折處向人面人以搖
旁擊其鼓乃合俯仰之義揭出俯仰二字益見非所不
材官師必有以材之鑄鐘之舞有覆形戚施畧如其形
俯而直之磬直股斜出有偃形䢔篨立其下仰而蒙之
猶之矇瞍不可視故使之聽而修聲聾聵不可聽故使
之視而司火如此則官師之所不材者亦僅矣因髃能
領而利之其旨甚微而文章之妙亦化工之筆古義未
湮在得其解者旦暮遇之而已

磬股與鼓相函同積說

磬之體鼓三一片石耳。其股之二。如懸疣枝指。非所應有。以其孔必設於其旁。懸之不能正。故侈而壓之使正耳。然則股二何以股博一。鼓三何以鼓博三分一之二也。曰。壓之使正之道也。不如是則必不能正。曷爲其不如是必不能正也。偏諸左者。必益之於其右。偏諸下者。必益之於其上。所益之數。與所偏之數。必兩相當焉。而後偏者正矣。曷爲其益股於鼓而後能兩相當也。曰。股與鼓之數兩相函。而後股與鼓之體兩相當。相函相當而欲其不正也得乎。是故三分其鼓三。以其一爲股博一。三分其股二。以其一爲鼓博。六六六不盡。是股博鼓博之數兩相函於鼓股中也。三其股博之一。即鼓之三。三其鼓博之六六六不盡。即股之二。是鼓股之數兩相函於股博鼓博中也。股鼓和。而三分之一。即股博鼓博之和。股博鼓博和。而三倍之。即股鼓之和。是股鼓之和數。與股博鼓博之和數。又互相函於兩數之中也。此其故何也。股二與股博一自乘。得積二百。鼓三與鼓博六六六不盡自乘。亦得積二百。其積同。其兩體之輕重同也。故能益其偏而壓之使正也。明乎此。而磬折倨句之取數。誠非苟而已也。

倨句矩法通例述

倨者由屈而伸之名。句者由伸而屈之名。若物之本直者。無待於倨。亦何有於句。故惟折其直物爲不直之物。於是乎可倨可句。難立主名。而因以倨句二字連文以爲名而名之。是故倨句之形。一縱一橫而角見焉。正角者。一矩之象也。句之爲銳角。判其正角之半。則半矩之象也。倨之爲鈍角。加正角之半。則一矩有半之象也。故倨句無定形也。而其有定形者。可据矩以命其名矣。磬氏爲磬。磬樂器之有倨句者也。則据其定形而曰倨句一矩有半。冶氏爲戈戟。戈戟皆兵器之有倨句者也。戟則据其定形而曰倨句中矩。其戈則曰倨句外博。外博者。即倨於矩之謂也。匠人之爲溝洫。不能無倨句者也。欲爲淵。則据其定形而曰句於矩。然則舍矩無以命倨句之名也。於是車人之事。遂因矩生法。而爲倨句立其主名焉。曰半矩謂之宣。一宣有半謂之欘。一欘有半謂之柯。一矩（刊本並譌矩爲柯今改正之）有半謂之磬折。据此以檢考工他職。凡器之倨句一矩有半者。並以磬折名之。韗人爲皋鼓。曰倨句磬折。匠人行奠水。曰磬折以參伍。車人爲耒庛。曰倨句磬折。倨句之形。因矩命名。以考工證考工。其子母鉤帶渠畎交通有如此者。讀管子弟子職篇得隅

坐執燭倨句一事與考工小異考工倨句一物有外倨句然此則兩物合并乃成倨句不可不錄之以廣其說其言曰昏將舉火執燭隅坐錯總之法橫於坐所櫛之遠近乃承厥火居句如矩蒸間容蒸然者處下奉梲以爲緒右手執燭左手正櫛有墮代燭交坐無倍尊者乃取厥櫛遂出是去棱錯總二句錯總猶言錯綜襍聚衆燭橫於坐前也櫛之遠近五句言然燭之法櫛與𤒉通隶謂之𤒉亦謂燭餘爲𤒉然涵泳櫛之遠近乃承厥火二語是燭之通名亦可謂之櫛也下言正櫛乃謂除隶取櫛遂出乃謂棄燭餘蓋一字用處義有流變也居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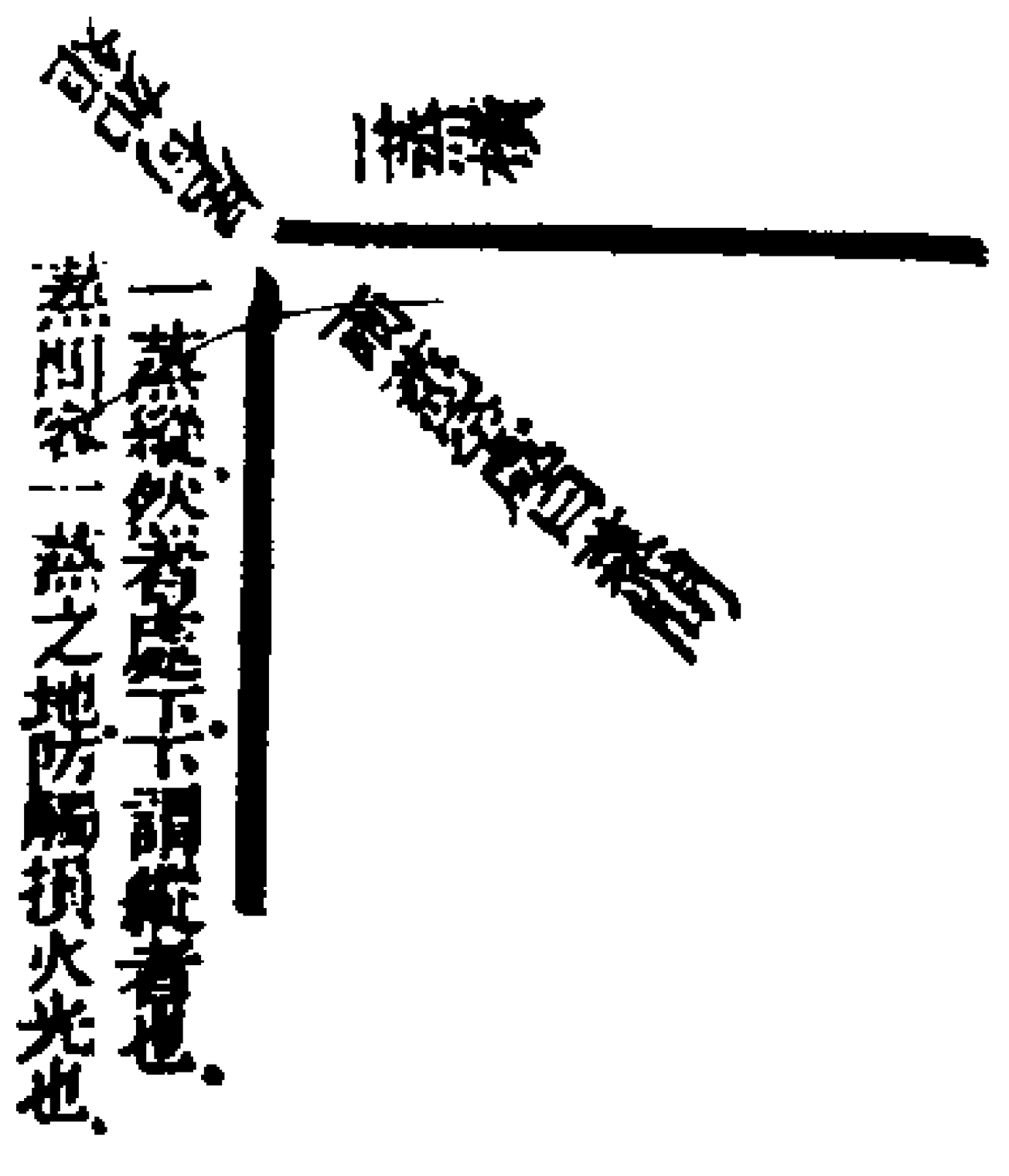
如矩言兩燭相灼以未灼之燭就已灼之燭而然之故曰然者處下也蒸卽燭也說文云蒸折麻中榦也是束麻榦以爲燭故謂燭爲蒸也一蒸橫一蒸縱縱者已灼之燭處於下而以未灼者就而然之蒸間者兩蒸之閒容蒸謂空一蒸之地令火光得伸乃得相灼也奉梲以爲緒三句除隶法也有墮似可兩解一謂燭墮落將盡當取燭更代之一謂執燭乃弟子服勞事久且倦隋必易一人更代之然下言交坐必兩人事且以文義求之亦主人言有墮言有惰倦也代燭言更一人執燭也交坐言比肩而坐也無倍尊者言若對坐代之則於尊者

不能皆面之也惟比肩交坐則二人並得面尊者無或倍之者矣乃取厥櫛遂出是去言後者代執燭則先者可出於是取其餘隶出而棄去之也此節解者未得其趣又不明兩蒸相灼成居句且不明閒容文義見於經傳中者所在多有更不明他處倨句爲一片地無所爲閒亦無所爲容也考工匠人職行奠水言用一矩有半磬折之倨句也以參伍者言不一倨句必參伍之因水勢而利導之或三其倨句或五其倨句抑或不止於三之五之期於奠水之能行也而後已此行奠水之倨句法也爲淵蓋欲畜水令浚不主於速行也不惟磬折之

倨句不可爲卽中矩之倨句猶不可爲必句於矩而爲銳角之倨句於是水之來也直行至欲爲淵處乃橫開衺行向上而長隄之是爲句於矩以當來水之衝搏之激之可使過顙在山於是迴瀾逆行噴薄嚙潄使來沙不得停淤泥益浚掘日夜無休時而不測之淵成矣此爲淵之倨句矩法也吾意禹之行水也惟浚明倨句之法故能疏河以注海匯漢迆江而朝宗告厥成功而無績用弗成之虞也黃河之百里一小曲千里一曲一直此天造地設之倨句吾意神禹於此必因其自然之倨句而權度之以致其施功之道惜乎世遠言湮不可得

而聞之也。嗚呼。不明倨句之法。水何由得行。而淵何由
得成。畜之洩之。神明於倨句之矩法。思過半矣。

管子弟子職居句如矩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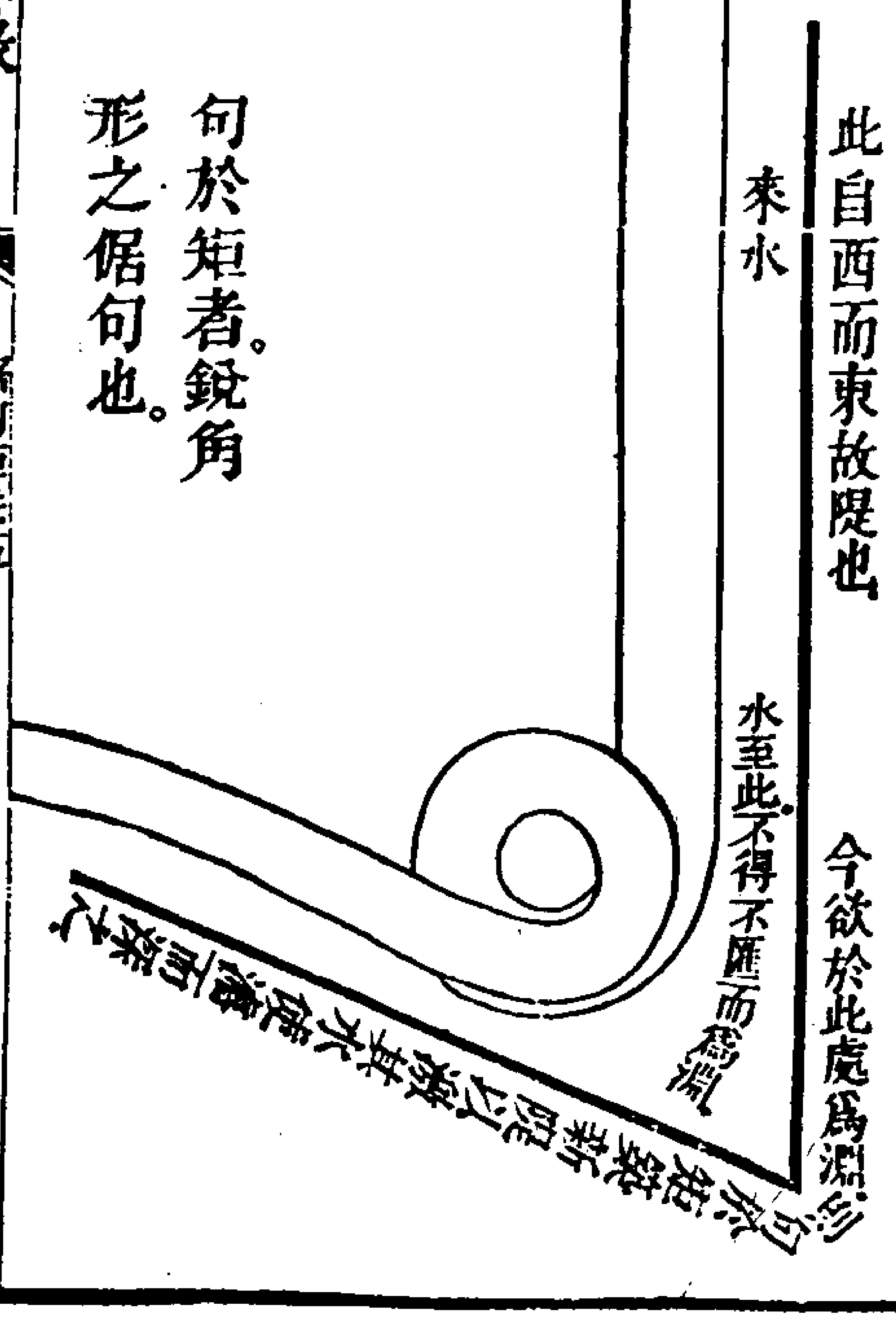

一蒸縱然者處下謂縱者也
蒸間容一蒸之地防隔損火光也

如矩者。正方之倨句。方角形也。

考工記匠人職行奠水倨句圖

磬折者。倨於矩之倨句。鈍角形也。

考工記匠人職爲淵倨句圖


此自西而東故隄也
來水
水至此不得不匯而爲淵
今欲於此處爲淵則

句於矩者。銳角形之倨句也。

阮中丞寄示李尚之考工記鄭氏磬圖第一鄭氏求磬倨句圖第二縣磬圖第三凡三圖率爾書後

漢經師之說經也亦或有所見偶別於原經指趣頗不相入然苟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自可成一家言易之爲書不可典要知者見知仁者見仁皆是物也而後人或誤解漢人文義則是注旣失經趣讀注者又遂注義彌誤後人可勝言哉如考工倨句矩法記文明明大書特書之曰車人之事半矩謂之宣一宣有半謂之欘一欘有半謂之柯一柯有半謂之磬折是爲磬氏爲磬倨句一矩有半起例也是卽爲車人爲耒倨句磬折弦之與

步相中起例也是卽爲皐鼓長尋有四尺鼓四尺倨句磬折起例也此其例縣之飛閒無不見見聞者此其用矩之法又卽採取本記之實事疏通而證明之無不一一若合符節所謂八面受敵所當者破聽之者寧將復得作聲耶而鄭氏乃於記文讀之瞶瞶焉未得其窾故注磬氏倨句一矩有半不悳車人矩法而曰必先度一矩爲句一矩爲股而求其弦旣而以一矩有半觸其弦則磬之倨句也此注大誤然讀此注者不但賈疏文理鶻突看去不能了了卽以吾友東原氏之聰明猶不免繢鳧斷鶴之誚斯亦難矣瑤田涵泳注文字梳句櫛

而釋之令其文從字順於是注中旣而以一矩有半觸其弦十字一一皆有分曉而鄭注二千年來之茫昧一旦理順冰釋因圖而說之詳見磬折古義中矣今見李君尚之銳復作圖說與瑤田一同不異於此見李君讀書眞能一字不放過與古人有默契者也又磬股與鼓相函同積故其兩體輕重同瑤田曾見及此爲說以明之然吾所定縣孔不在兩體相均之重心則其說猶屬依稀仿佛非十分之見故雖刻在拙集考工創物小記中行將剛去不悳之矣今李君尚之亦謂兩體同積等重而於左右之中爲孔縣之當其重心不差豪杪自然

兩體分垂無復參差的是鄭氏之法然亦可見先鄭以前之縣法眞爲磬折形而磬折之形又眞與室如縣磬立則磬折諸傳記之言無少剌繆處而後鄭孔重心以縣之改先鄭股上鼓下之上下字而爲前後字宜其變磬折形而爲匍匐之形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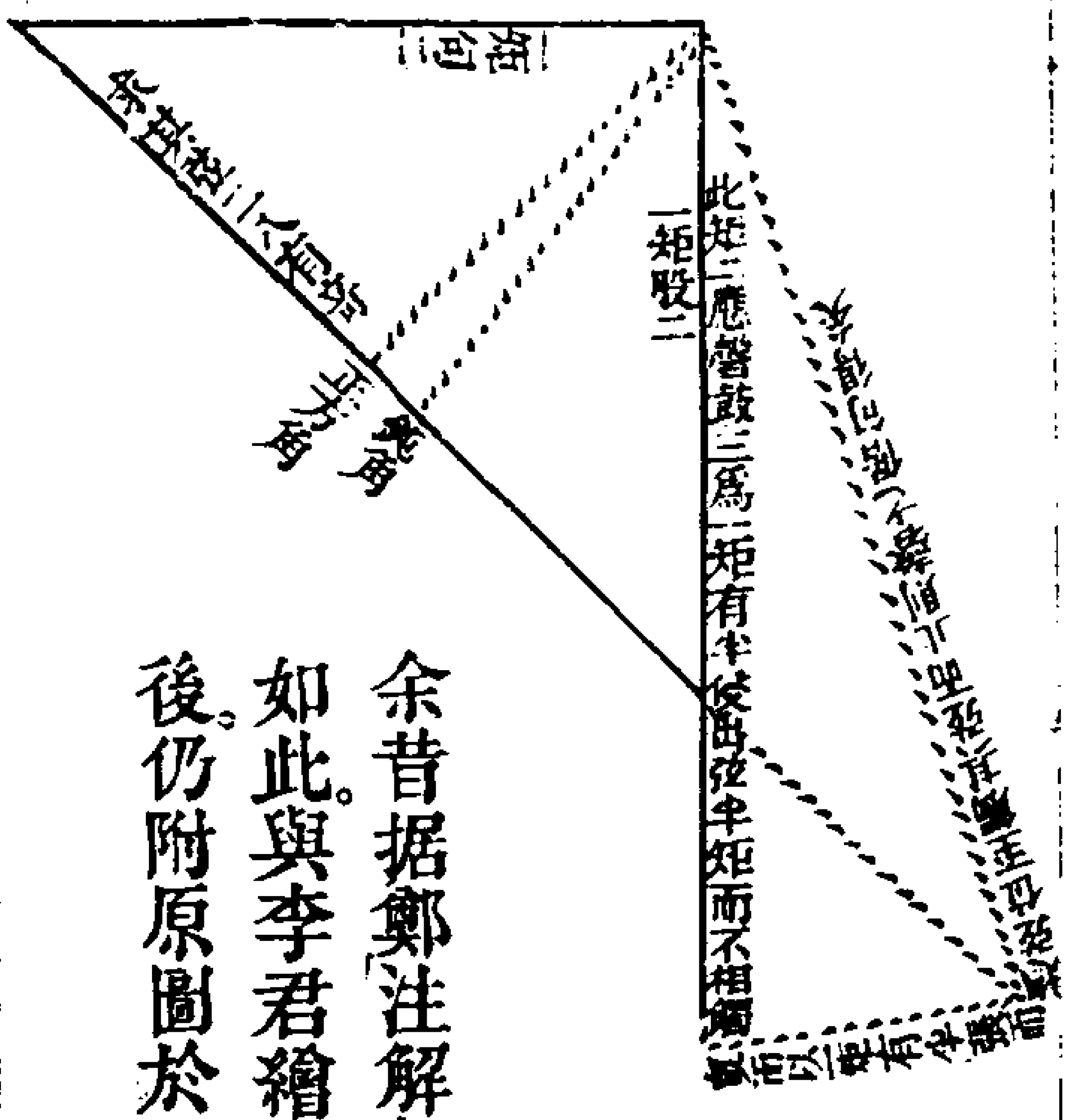
桉鄭氏所注磬折倨句之度以車人之事所定之倨句矩法較之僅爲一矩有十六度有奇是其倨句之度句於車人磬折之倨句二十八度有奇矣蓋車人之事曲矩法有半矩一矩一矩有半句於矩諸異形此倨句之名所由出也鄭氏直矩我用我法也故其不能相通也

如此

又桉股鼓同積等重平分處爲重心其妙在博一股二鼓三參分股博去一以爲鼓博此不但鄭氏法之磬折爲然即車人矩法之磬折亦然雖誤解鄭氏法之磬折其重心處舉無不然也惟瑤田据車人矩法所定之磬折酌其不致聲病處孔而縣之及其孔成縣而試之果令磬鼓一片衡平繩直設用吾法以孔鄭氏及誤解鄭氏之磬折則非昂即低移步換形無措手處此吾所以不憑重心處爲孔以其非十分之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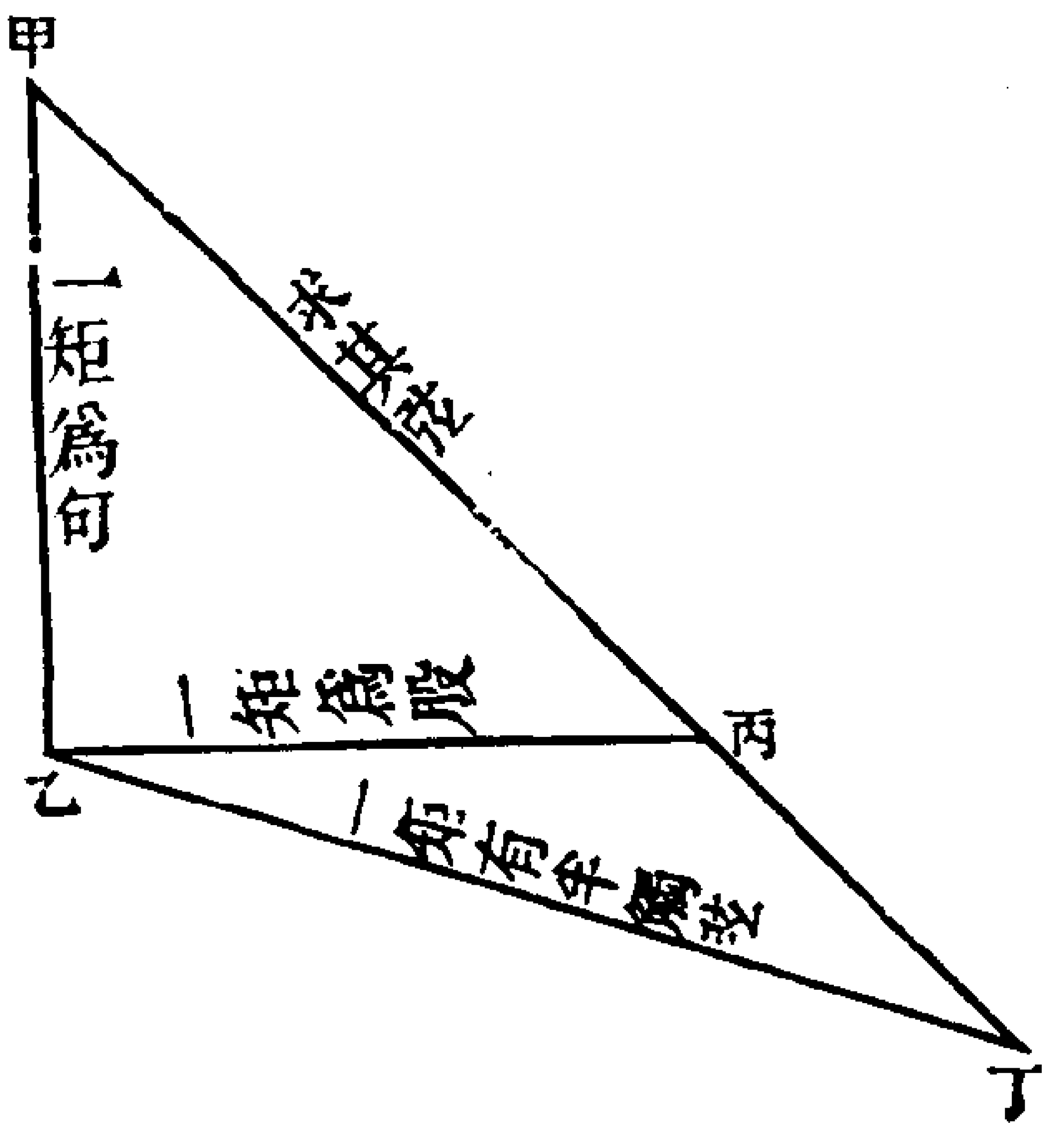
鄭注云度一矩爲句者磬股矩也一矩爲股者磬鼓矩也二矩均長而求其弦得弦數是正方角之倨句非磬之倨句也於是推而求之以句一矩應磬股二二爲一矩也以股一矩應磬鼓三三則一矩有半侵出弦外半矩不能觸弦今乃推開一矩有半而漸張之令其侵出者反而歸乎弦位而不出乎弦其弦亦自然引而伸之以來相就是之謂以一矩有半觸其弦而向之正方角倨句變爲鈍角之倨句則磬之倨句得矣据注解經文倨句一矩有半如此頗覺詞費且與經文語氣甚齟齬吾不敢憑惟据車人之事由矩矩法定其倨句考其縣孔於是磬鼓直縣一一與諸經傳記所言之磬折形無

不相合益信而有徵乃爲十分之見也



余昔据鄭注解磬折倨句擬圖如此與李君繪圖正同既爲書後仍附原圖於左以互證云

附李尚之鄭氏求磬倨句圖并說



圖說云案一矩爲句故股爲二一矩有半爲弦故鼓爲三也一之與二一有半之與三其相與之率皆倍以三角法算之先求乙丙丁鈍角三角形之丁角此形有乙丙邊一矩有乙丁邊一矩有半有丙外角四十五度（甲丙乙角爲乙丙丁角之外角）以乙丁邊一矩有半爲一率丙角四十五度正弦七〇七一〇六八爲二率乙丙邊一矩爲三率推四率得丁角正弦四七一四〇四五檢八線表得丁角二十八度七分三十二秒次求甲乙丁鈍角三角形之乙角此形有甲角四十五度有丁角二十八度七分三十二秒併二角共得七十三度七分三十二秒以減半周一百八十度餘得乙角一百六度五十二分二十八秒卽磬之倨句也

奉答阮中丞寄示李尚之鄭注磬圖又推論磬股直縣書

速奉鈞諭並賜曾子注釋四卷一切領悉磬鼓直縣非鄭氏法而鄭氏之注三十一字人苦不能讀若滅若沒於今二千年矣瑤田曾得其讀圖之說之載拙錄磬折古義中前已上呈鈞覽今李君所製圖說與瑤田正同又蒙作書見寄以表章之令鄭氏注義朗如揭日月而行又以瑤田直縣之說爲不繆經義據記文摩耑摩旁指其處所以申明必爲直縣之故不摒之妄言妄聽說經不主故常乃考訂之權衡俾瑤田之說與鄭義並行不悖瑤田讀之皇恐慚愧不知所云外有李君三圖書後錄呈鈞覽又呈樂器三事能言一卷所要磬鼓直縣六證記收在卷中大銅盤昔藏揚州徐氏曾借拓其銘卽裝潢什襲珍之不敢褻視也瑤田自夏五抱痾數月舌乾喉燥身熱體癢之外幷無他病然終日兀坐臥房閉戶不出所幸氣猶不餒猶能努力餐食無大病狀足慰錦注盛心亦因差以自喜耳來諭言十月入覲貤命重申指日閒事臨禀無任懽忭稱賀之至

總序

友人毘陵趙伯厚主講正誼書院寓書於予言□□生
嘉定王倬甫邃於小學得其鄉錢少詹事之傳所□□、
醞謹立志以嫓亦當於古人中求之今春倬甫入　都
持伯厚書來謁接其容質訥誠樸叩其學經誼紛綸讀
其所作倉史居饌箸於說文有榘誤原聲會通箋疏四
種採賾索隱直揭得聲得誼之所以然非徒以皮傅之
見穿鑿附和已也於周禮仿禮經釋例之體哉以吉凶
軍賓嘉為綱細分子目離合經文旁及左傳者。
書大傳大小戴記各以類聚名曰周五禮攷、
刱始僅成王眂治朝一卷然固不許
朝儀可為緜蕞以肄焉至謂王之聽治有在朝
別在朝之聽王坐與三公面議政者也引大僕職王眂
治朝則前正位而退攷工記坐而論道謂之王公為證
則先鄭後鄭俱未見及矣居　京師數月因呂鶴田侍
郎之問分析鄭賈戴程阮諸家之是非成輪輿輈車攷
辨鶴田擊節稱賞為作序文請盡出饌箸付之剞劂倬
甫以疇人家言非所素習園徑倨句秝斛未能精究示
種亦尚未經審定堅辭甚力鶴田弗能奪也於乎自攷
證之學盛於時而估畢小儒破壞大道稗販勦襲以灾
黎棗者何可悉數能融會貫通獨標精義如我倬甫顧
且閟之篋笥潛心擘究而不欲即出以問世斯其實事
求是之志嫥嫥為何如哉予由此益信伯厚之知人為
不謬也遂書之以弁諸饌箸之首云
咸豐二年仲秋月朔旦晉江陳慶鏞序

憶昔　贈大夫以周官授賢基誦習既久積多疑誼而於攷工記輪輿輈車為尤甚鄭君輪人注云輿廣六尺六寸而轂幷六尺四寸旁減軌内七寸則兩軹之廣凡丈一尺六寸也戴吉士申之以軫閒六尺六寸轂入輿下者七寸玆二說也　贈大夫嘗言其難通然倍六尺之弓加部廣凡丈二尺六寸減宇曲僅得丈一尺五寸有奇幷六尺六寸六尺四寸得丈三尺記云弓長六尺謂之庇軹彼此齟齬遽難融貫故誤周禮補注録程徵君轂半徑高出伏兔半規之上且上而掩乎軫不之說以俟後學之參攷焉今歲春杪老友包君孟開偶

王君倬甫所著攷辨若干種示予予讀匠人職旁辨於九階兩夾五室溝洫皆能以經證經曲暢旁通畢達記者立言之恉所坿茅屋畢門家甐諸辨糾先儒之謬而獨抒心得卽使二鄭司農見之亦當樂引為諍友矣未幾遇倬甫於陳御史頌南家予舉旁減軌內一節以相質倬甫云此鄭君未知輿與車有別從而為之辭也載人之軫曰輿加輿於輪軸曰車說文云輿車輿也車與輪之總名也然則軫閒為輿廣而車廣謂兩輪間矣軫閒之廣當同於隧深軫正方四尺四寸與正圜之蓋相配幷四尺四寸六尺四寸得一丈零八寸六尺弓之蓋自足庇軹何藉乎軌內之減哉是說也頌南與予甚韙之閱數月過倬甫邸舍案上散稟積寸許逐一檢眡則輪輿輈車攷辨又已成帙袖歸讀之其正記之文誤者六如謂輪人容轂必直轂當作軸鑿深二寸有半二當作一弓長六尺謂之庇軹軹當作軒輿人為車車當為輿去一為軹圍參分軹圍軹竝當為軿鄭君謂記文誤倬甫以為不誤者一去一以為賢之一是也戴吉士謂記文誤倬甫以為不誤者一車人徹廣六尺之六是也攷則不專一己擇善而從不守一家引證必確辨則探本窮原指陳所失明記者之意而止嗚呼是眞能集戴

程阮諸家之大成而精益求精者與反覆展玩豈獨使予之積疑盡釋已哉

咸豐二年秋七月既望旌德呂賢基敘

自跋

宗涑生長澤國游歷近在數百里內載月乘風舟楫是賴年踰四十於輪輿輈衡之制僅得按戴程阮三家圖說而想像之爾癸亥困敦之如月浮海入　都至天津登陸僱二馬車一兩兩轅一服如古大車然其輻十六也其轂不幬革而兩端裹以鐵也其駕馬不用衡也其衡軸不鑿鈞也其輞牙不為綆也與攷工所記殊絕矣至　都閒兢陳御史頌南先生呂侍郎鶴田先生質正所學侍郎以鄭賈戴程阮注解輪輿輈車四職柢牾不少命宗涑剖析其是非時行篋止攜戴吉士圖說程阮之解皆据周禮補注節錄攷信辨疑歷夏涉秋麤具綂紀而圍徑倨句半從闕畧則以割圜句股弧矢諸術宗涑素未講貫故也既而游幕當塗避兵旋里干戈交偪溝壑為鄰重以椿蔭遽凋護幃多恙百憂叢集千載難期四顧茫茫益增傷痛矣近者侍母授徒畧餘暇晷殘編細檢舊稾幸存又得同里友時曰滈清甫潛心商訂於圍徑倨句之數悉為斠補宗涑亦借得通藝錄覆斠再三㪅為八卷然距呂侍郎抗節舒城之歲已逾三載削稾迻書曷勝今昔之感云咸豐建元歲次彊圉大荒落又五月五日　古婁王宗涑跋於倉史居

倉史居鍥著第十種卷一

攷工記攷辨　　古婁王宗涑學

乘車之圖漢代多刻於碑石初未有說也其圖而兼說者僅宋聶氏之三禮圖爾然皆畧具車之形狀未有將輻轂輪輿輈衡軸轐一一分而圖之而說之者有之自近儒東原戴吉士之攷工記圖說始厥後易疇程徵君伯元阮相國繼有譔述並祖吉士精益求精而不必盡同也及攷之於記得失互見因玩輪輿輈車四職之文兼綜鄭戴程阮之說佐以經典别成攷辨八卷務期實事求是以存古制於放失之餘故凡徵引諸家是者存之誤者訂之亦猶戴之不盡同於鄭程之不盡同於鄭戴阮之不盡同於鄭戴程也豈好與前賢剌謬哉歲次元黓困敦相月朔日識於都城宣南邸舍之古藤書屋

有虞氏上陶夏后氏上匠殷人上梓周人上輿

鄭曰官各有所尊王者相變也舜至質貴陶器甒太瓦棺是也禹治洪水民降邱宅土卑宮室盡力乎溝洫而尊匠湯放桀疾禮樂之壞而尊梓武王誅紂疾上下失其服飾而尊輿

攷曰自此至登下以為節乃輪輿輈車四職之總敘陶當作匋説文云匋燒土器也昆吾始作匋梓人所為筍虡樂器也勺爵觚豆禮器也車有等威所以別尊卑故鄭君云爾

故一器而工聚焉者車為多

鄭曰周所上也

賈曰謂有輪人輿人車人就職中仍有輈人

車有六等之數

鄭曰車有天地之象人在其中焉六等之數灋易之三材六畫

賈曰下文云蓋之圜也以象天軫之方也以象地是車有天地之象也

車軫四尺謂之一等戈柲六尺有六寸旣建而迆崇於軫四尺謂之二等人長八尺崇於戈四尺謂之三等殳長尋有四尺崇於人四尺謂之四等車戟常崇於殳四尺謂之五等酋矛常有四尺崇於戟四尺謂之六等

鄭曰此所謂兵車也崇高也八尺曰尋倍尋曰常殳長丈二鄭司農云迆讀為倚移從風之移謂著戈於車邪倚也

戴曰輿下四面材合而收輿謂之軫

攷曰乘車之軫亦崇於地四尺惟田車之軫卑寸半崇於地三尺八寸五戈建於車邪倚殳戟矛皆直立戈殳矛戟插於車輢外之兵闌左宣十二年説扃杜云扃兵闌也酋當作厹聲近通借毛傳云厹矛三隅矛也涑謂蓋以矛有三鋒如獸足之厹地而名

鄭曰軫輿後橫木戈殳戟矛皆插車輢鄭司農云酋發聲直謂矛

辨曰下文軫圜注亦云軫輿後橫者也呂雲起云加軫與轐注軫輿也是鄭君亦以左右前後木為軫此舉一以知三耳涑案輈人云以輿下三面材為軓則鄭君究不以左右前之木為軫也不若戴説之明析輢是車較中之軨闌不可插兵器證以左傳輢較外別有兵闌明甚酋矛別於夷矛而言酋是厹借字無疑司農説誤

賈曰戈殳戟矛插於車輢者當皆以鐵為圜範邪置於輢之上下乃插而建之容出先刃入後刃言之一則邪向前一則邪向後

辨曰兵闌內輢較外亦以版薦輿底記既建而迆單指戈言謂鐏著薦版而邪倚其刃於闌也殳戟矛則皆鐓著薦版而直立如人故矛崇於戟戟崇於殳殳

崇於人皆得四尺其所插之圍範當以木為之架於薦版之上不置於輢也先刃後刃特其刃有向前向後之別不皆邪倚賈說非賈又以戈殳戟矛為前驅車所建尤為刻舟求劍不足辨也

車謂之六等之數

鄭曰申言數也

凡察車之道必自載於地者始也是故察車自輪始

鄭曰先視輪也自從也

𢽾曰此節敘記以輪人為首之故兼小車任載車言

凡察車之道欲其樸屬而微至不樸屬無以為完久也不微至無以為戚速也

鄭曰樸屬猶附著堅固貌也齊人有名疾為戚者春秋傳曰蓋以操之為已蹙矣速疾也書或作數鄭司農云樸讀如子南僕之僕微至謂輪至地者少言其圜甚著地者微耳著地者微則易轉故不微至無以為戚數

𢽾曰詩景命有僕毛傳云僕附也樸僕聲同義近故先鄭讀為僕而後鄭訓為附著也屬猶注也合數輞以成大圜其牡齒相交附著互注是為樸屬

輪已崇則人不能登也輪已庳則於馬終古登阤也

鄭曰已大也甚也崇高也齊人之言終古猶言常也阤阪也輪庳則難引

𢽾曰此推原車軫必崇四尺與三尺八寸五之故輪庳則壓馬重常若登阤然

故兵車之輪六尺有六寸田車之輪六尺有三寸乘車之輪六尺有六寸

鄭曰此以馬大小為節也兵車革路也田車木路也乘車玉路金路象路也兵車乘車駕國馬田車駕田馬

𢽾曰置六尺六寸六尺三寸兩輪以六觚率推之兵車乘車輪周丈九尺八寸田車輪周丈八尺九寸以密率推之兵車乘車輪周二丈零七寸三分四釐五豪一秒一忽田車輪周丈九尺七寸九分二釐零三秒三忽此輪周當依密率求如依六觚率求則於輪崇之度必皆有所不足又𢽾商頌烈祖云約軝錯衡說文金部云錯金涂也据此刻轂為軝篆以玉金象革飾車皆始於殷頌特舉其一尔周之五輅皆因殷制而別異其用烈祖序云祀成湯也据此殷祀先王乘金輅此其用輅之異於周者餘四輅之用無攷孔子曰乘殷之輅溯五輅之所自始而言非以殷周殊制而擇取其善者也漢書蕢敬傳云脫輓

輅是輅本引車橫木之名衡橫縛輈耑以引車輅乃
其別名也故衡飾玉者曰玉輅飾金者曰金輅飾象
者曰象輅飾革者曰革輅無飾者曰木輅字或作路
以同聲通借巾車注云王在焉曰路失之

六尺有六寸之輪軹崇三尺有三寸也加軫與轐焉四
尺也人長八尺登下以為節

鄭曰此車之高者也軹轂末也軫輿也鄭司農云轐
讀為旃僕之僕謂伏兔也玄謂此軫轐幷七寸

攷曰軹轂末之小穿也所以貫軸者也其空小於大
穿故亦名小穿說文車部云軹車輪小穿也轂在輪
中舉輪可以該轂崇三尺三寸謂軹之半徑也江云
軫方徑二寸七分有半涑案轐輴方圍立徑四寸四
分有半幷軫徑得七寸二分鄭云七寸不數餘分也
軸在輿下者圍二尺二寸徑七寸軸末圍八寸八分
徑二寸八分零一豪一秒二忽○軸入轂中其半徑
氐於軹半徑二分（大穿小穿必寬於軸圍軸之運轉乃利其寬之度當倍軫轐之餘分為四分故秝法軸半徑當氐二分入秝也）則與下之軸上面距地得三尺八
六寸一分加軫轐七寸二分當崇四尺三寸三分記
云四尺者明軸與轐各有鑿以交衡也鑿深若干記
無明文今推得軸鑿深寸七分轐鑿深寸八分二鑿
縱橫互抱減三寸五分故軫崇四尺也田車軹半徑
崇三尺一寸半加軫與轐崇三尺八寸半

鄭司農曰軹軎也

辨曰軹是車轂之小穿軎是車軸頭之出於小穿外
者字或作轊見說文

鄭曰田車又宜減焉乘車之軌廣取數於此軌廣八
尺旁出輿亦七寸也

賈曰軌廣謂徹廣徹八尺則車輿外旁出輿兩箱各
七寸七寸之數取於軫轐七寸之數故云取數於此
也

辨曰田車之減於兵車乘車者獨軫崇輪崇爾餘皆
不減輈人注謂田車軫轐幷五寸半殊甚軫以封式
較轐以承軫衡軸減氐寸半當小三寸何以勝厥任
乎知必不然軌廣賈以為徹廣是也然軌有二說小
車之軌廣六尺六寸任載車之軌廣六尺卽呂覽勿
躬注所謂車兩輪閒曰軌此軌之一說也盡小車之
兩軎頭亦謂之軌少儀祭左右軌注云軌謂轊頭是
也匠人九軌七軌五軌西京賦方軌十二左隱十一
年注道方九軌也其軌皆指軎頭言兩軎頭相距丈
一尺八寸度涂以軌當取整數丈二尺則方軌並進

其軎頭不至相轂此又軌之一說也別無廣八尺之軌即依鄭說乘車輿廣六尺六寸旁加輻内之轂九寸兩輪間得八尺四寸亦非八尺且與一而已安得輿外復有旁出之輿取數於軫轐七寸者謬說相沿良可駭怪

江曰自軸心上至軫面總高七寸轂入輿下左右軓在轂上須稍高容轂轉故軸上必有轐度之轐之圍徑無正文輈人當兔之圍居輈十分之一方徑三寸六分輈亦在輿下度輿者則兔圍與當兔等可知軸半徑二寸二分加轐方徑三寸六分共高五寸八分以密率算轂半徑五寸一分弱中間距軓七分強可容轂轉以五寸八分加後軫出轐上者約一寸二分總高七寸也算加軫與轐之七寸當從輈算起蓋輈在軸上必當與底相切而兩旁伏兔亦必與輈齊平（洓案左右軓及距軓二軓字當依段改軹）

辨曰江氏精於袜術而此節細細斠量祇借袜術以附合鄭旁出輿之一說即與鄭前後注牴牾亦不稍顧請得一一指其失焉鄭云軫轐幷七寸据記軹崇三尺三寸加軫與轐四尺言江云轐方徑三寸六分則幷軫方徑二寸七分半共得六寸三分五不足六分五一失也軹崇三尺三寸以軹半徑言加軸半徑二寸二分（依鄭注軸圍袜用六觚率）軸半徑氐於軹半徑二分則軸上面崇於地三尺五寸幷軫方徑得三尺七寸七分五釐餘二寸二分五釐為轐中鑿深處之立徑是依鄭說推之轐出軸上僅二寸二分半尔江云軸半徑二寸二分加轐方徑三寸六分共高五寸八分是轐無銜軸之鑿背記與注二失也以密率袜軸半徑二寸一分當減軹半徑二分以除轂半徑（軸心氐於軹半徑二分故除當減二分袜）則轂出軸上三寸二分彊以除方徑三寸六分之轐轂軓相距曾不足五分江謂中間距軓七分彊三失也記云加軫與轐鄭云軫轐幷皆謂轐上承軫也江云加後軫出轐上約一寸二分以方徑二寸七分半之軫止有一寸二分出轐上是轐不承軫背記與注四失也左右前三軫別名曰軓上下二面皆與後軫齊平若軫出轐上僅一寸二分則軫已冒轐一寸五分五釐而轐出於軫之下軸之上者僅二寸零五釐是即軫軸中間相距之數也豈能容五寸一分彊之轂五失也軫上鋪薦版是曰輿底所以載人也輈轐皆上承軫軫方徑二寸七分半則與底距輈亦二寸七分半江云輈必當與底相切六失也然

江豈不自知哉但誤以為車廣卽輿廣、欲彊通蜀出輿之說而不得、於是曰左右軓在轂上、曰加後軫、曰當從輈算起、使若軓非卽軫、而車别有在轂上之軓者、不知軫轐幷七寸、當從軹半徑算起、本自明析、而牽輈以混之、皆屬遁詞、要不若鄭云蜀出輿而不明言轂入輿下、尤工於遁也、

戴曰轂末之軹故書本作軒讀如簪笄之笄轂末出輪外如笄出髮外也又曰轂末小釭謂之軒今竝作軹與輢内之軹溷淆大馭右祭兩軹祭軓注故書軹為軒杜子春云軒當作軹軹謂兩轊也或讀為簪笄之笄少儀祭左右軌范注周禮大馭祭兩軹祭軓乃飲軌與軹於車同謂轊頭也按少儀之軌卽大馭之兩軹軹本作軒譌而為軌軓軒二字少見非改作軹卽譌為軌諸儒襍出謬解則未有定識故也軒從車幵聲讀如笄轂末也軌從車凡聲讀如范式前也軌從車九聲車徹也軹從車只聲讀如只輢内也

辨曰、轂末與笄細大甚不倫、且有小釭空中而貫軸、尤與笄不相類、不應名軒、軒當卽轚之别名也、轚以制輪轂之出、猶笄以制髻髮之散、其用同、其大小亦不甚異、古或假借笄名、字卽用笄、易從竹為從車而作軒、乃經師所孳乳、故說文未收軒字、說文云、軹車輪小穿也、此軹之正解、輿人軹轛之軹當作輢、較下軨闌、以人所倚而名輢、猶式下軨闌以人所對而名轛也、輢誤為軹、聲相涉也、軒貫軎頭、雖與軹相切摩、然軒轚也、軎軸頭也、軹小穿也、判然三物、杜子春以軹易大馭故書之軒、而訓為軎固非、戴以軒為轂末小釭、軹為輢内横軨、尤非、軌有二義、一為兩軎頭、一為車徹字、從九者、說文云九象其屈曲究盡之形、軎頭車軸盡處、軎頭曰軌、取究盡一義也、車徹在地紆迴曲折、車徹曰軌、取屈曲一義也、在地之軌、車輪輾地而成、故兩輪之間亦得軌名、少儀祭左右軌、大馭祭軒、記禮者各据一物為言、其物雖異、其處所實同、戴以少儀之軌為軒之譌、由未識軌有二義故也、少儀注云、軌與范同聲、謂軾前也、則鄭固謂少儀之范卽大馭之軓矣、卽杜以軹當沃祭之所、亦未為誤、其誤在訓軹為軎尓、

程曰當兔徑四寸八分軸半徑二寸二分和之崇七寸軫徑二寸七分半轐卽伏兔高四寸二分半和之崇七寸轂半徑高出伏兔函軸半規之上且上而掩乎軫外

辨曰呂侍郎（諱賢基）云程蓋謂轂內端不能納輿下湅案轂半徑上掩軫外程說確極足正鄭君之誤然其所推尚多未合如輈當兔圍尺四寸楷方圍也程云徑四寸八分則六觚率圍三徑一之圍徑矣是以輈當兔爲圓一未合也伏兔與輈當兔同圍故輈人上云當兔之圍下但云參分兔圍程云伏兔高四寸二分半滅於當兔之徑五分半二未合也原程之意謂伏兔如得四寸四分半并軫徑羸於鄭所云軫轐才七寸者二分故滅伏兔之高二分以求合乎記與注不知軸之半徑本氐於軹半徑二分軫轐并如僅高七寸則軫崇四尺不足二分矣古人於七寸之外又羸二分使合軫崇之度此匠巧之至精者也且輈與伏兔皆下銜軸而上度與彼此不容有高氐夫人知之矣而程謂當兔高於伏兔五分半弗思之甚也

倉史居饌著弟十種卷一終

倉史居饌箸弟十種卷二

攷工記輪人攷辨上　　古嘐王宗涑學

輪人爲輪斬三材必以其時

鄭曰三材所以爲轂輻牙也斬之以時材在陽則中冬斬之在陰則中夏斬之今世轂用襍榆輻以檀牙以橿也

攷曰自斬三材至謂之完、爲輪之總論、斬、伐也、

三材旣具巧者和之

鄭曰調其鑿內而合之

攷曰巧者、謂國工也、鑿謂穿木爲空、內、入也、卽枘之省、謂入穿空之牡齒、賈云、和謂入轂入牙並須調使得所也、

轂也者以爲利轉也輻也者以爲直指也牙也者以爲固抱也

鄭曰利轉者轂以無有爲用也鄭司農云牙讀如跛者訝跛者之訝謂輪輮也世閒或謂之罔書或作輮阮曰輞非一木其合抱之處必有牡齒以相交固爲其象牙故謂之牙說文曰牙牡齒象上下相錯之刑車牙字加木作枒蓋枒本車輞會合處之名本義也因而車輞通謂之枒餘義也

攷曰、轂之穿空、圜正而滑易、則利轉、故云以無有為用也、一木之屈曰輮、輮煣也、言不經煣屈也、合衆輮以成大圜曰輞、輞罔也、言如罔之結繩聯綴也、兩輮交合之牡齒曰牙、此其本義也、然三字經典亦通用、阮說是、牙與互有二音無二字、說文棨誤詳之抱或捊字、讀若部、互與固抱同部之疊韻、急疾呼固抱二字則成互、互交合之形、固抱、交合之義也

輪敝三材不失職謂之完

鄭曰敝盡而轂輻牙不動

攷曰、職主也、轂主轉、輻主指、牙主抱、不失職、謂轉仍利、指仍直、抱仍固也

望而眂其輪欲其幎爾而下迆也進而眂之欲其微至也無所取之取諸圜也

鄭曰輪謂牙也幎均致貌也微至至地者少也非有他也圜使之然也鄭司農云微至地或作危至故書圜或作圓當為圜

攷曰、自此至不匡皆言察輪輪之已成者也、特分三材而一一察之爾、輪本轂輻牙備具之名、說文云、有輻曰輪、其證也、鄭訓輪為牙者、以幎尒云云皆察輪之輞也、記云輪者、以察輞必具轂輻牙而運轉之是已成輪也望眂、遠眂、進眂、近眂也

鄭曰進猶行也

辨曰、察輪皆運轉而察其四周但遠眂不能察其至地之微不微、故復近眂之、鄭訓進為行、則謂望眂時輪不行動矣、舛甚、

望其輻欲其揱爾而纖也進而眂之欲其肉稱也無所取之取諸易直也

鄭曰揱纖殺小貌也肉稱宏殺好也鄭司農云揱讀為紛容揱參之揱謂如桑螵蛸之蛸

戴曰輻有鴻有殺似人之臂揱故欲揱爾而纖不擁腫也說文云揱人臂皃

程曰人臂本豐末殺輻之易直似之也

攷曰、此節記察輻也、輻說文謂之輪轑、近轂曰股、近牙曰骹、入轂之枘曰菑、入牙之枘曰蚤、臂在小指一偏者本末齊平、在大指一偏者本豐末殺、揱則臂纖殺之貌也、輻圜外一偏、股骹若一、內一偏、三分其長而殺其近牙之一分、與臂正相似、記故以揱纖形容其殺也、殺之形容遠眂可得、而殺之肉稱、則非近眂不審、

望其轂欲其眼也進而眂之欲其幬之廉也無所取之

取諸急也

鄭曰眼出大貌也幬幔轂之革也革急則裹木廉隅見鄭司農云眼讀如限切之限

玫曰轂說文云輻所湊也大穿曰賢小穿曰軹皆所以受軸也兩穿內之金鐶曰釭說文云釭車轂中鐵也刻輻外之轂為篆曰軔亦曰軝冒革後畫以褋采而朱其當軝者說文云軔車約軔也軝長轂之軝也以朱約之此節記察轂也以轂外冒革故專言革之急也眼限也以目有圍而名冒革不急則軝篆隱於革內遠眡不能如限切若遠眡如限切而近眡[21]不見軝篆之廉隅猶不急也記故以限廉為革急之徵說文眼作輥訓齊等貌謂軝篆周帀於轂無紆曲無細大也呂云先鄭讀如限切之限即說文齊等之義涑柰後鄭云出大貌謂軝篆棱起於革中也義亦不甚殊

戴曰說文輥齊等貌齊等不撓減也轂欲其輥則輪木圍甚不宜又有廉隅以革幬轂欲廉廉之言斂也負輪斂約也又曰以革幬轂謂之軝

辨曰廉謂軝篆之棱角并不指軝篆言篆即說文之軔說文引周禮孤乘夏軔今巾車作孤乘夏篆其證也轂無軝篆幬革易急有軝篆者急最不易至軝篆之廉隅盡顯則急甚矣賈云凡轂初作時隱起然後以革輓之革裹木隱起賈說雖未甚明析尚知眼也廉也皆轂有軝篆所為戴不徒誤會許恉并記陳家必正句似未之見也

眡其緶欲其蚤之正也

鄭曰蚤當為爪謂輻入牙中者鄭司農云緶讀為關東言餅之餅謂輪箄也〻謂輪雖箄爪牙必正也

賈曰凡造輪皆向外箄向外箄則車不掉

戴曰輻上端入轂中用正枘下端入牙中用偏[22]枘令牙外出不與輻股骹參值是為緶緶之言偏箄也蚤正謂眾輻齊平雖有骹之減殺蚤皆均正也

玫曰此節記察爪鑿也正齊也蓋牙圍橢方其受爪處厚二寸三分分之爪鑿在中一分其外外在小穿一偏一分為緶輻廣二寸曰股亦三分分之殺其內內在大穿一偏之一分以為骹故骹廣寸又三分寸之一骹末殺骹廣之半以為爪殺在內爪在外為偏枘輻股之上為菑亦廣二寸是輻外偏自菑至爪直如引繩菑鑿與爪正遙遙相對內偏輻骹與牙之大圍平面齊等故輻股內箄三分寸之二而牙外偏之緶亦出於輻菑

鑿三分寸之二也、爪正由於牙上鑿齊、爪鑿不可遠眡、是以不曰望、

阮曰牙厚二寸三分分之每分得六分六釐六毫內一㫄與輻爪曲剡處相齊中一分為爪鑿外一分當輻骹殺處是曰綆也綆寬六分六釐六毫

辨曰阮以牙之外一分為綆是也內一分與輻爪曲剡處相齊中一分為爪鑿亦是也謂外一分當輻骹殺處、誤甚、輻骹殺在內、不在外也、外之輻股與骹其菑鑿與爪鑿參值、牙是以外出而不與輻股骹參值也、外之牙出於輻股三分寸之二、內之輻股、亦卽出於牙三分寸之二、賈曰、輪皆向外箄、輪卽謂大圜也、大圜向外、則輻股向內、是謂之箄、段云、箄之言偏是也、若使牙之外一分當輻骹殺處、則牙外一分雖不與輻骹參值、仍與輻股參值、大圜兩面皆與輻股齊平、又何所為偏箄哉、

察其菑蚤不齵則輪雖敝不匡

鄭曰菑謂輻入轂中者也菑與爪不相佹乃後輪敝盡不匡刺也鄭司農云菑讀如襍廁之廁謂建輻也泰山平原所樹立物為菑聲如截博立梟棊亦為菑匡枉也

戴曰人齒佹戾曰齵凡物刺起不平曰匡

攷曰、此節記察菑鑿也、說文云、齫齵齒不正也、輻居轂輞之間、菑長二寸廣與輻同厚三分寸之二亦與輻同菑末厚當減半爪在骹下厚亦與輻同廣六分六釐六毫六秒六忽零行澤車爪長三寸半不殺其末行山車爪長三寸八分三釐三毫三秒三忽零末殺三分之一廣四分四釐四毫四秒四忽零是菑與爪大小不侔、且爪偏在外、最易佹戾、菑不齵由於四周之菑鑿正齊也說文云刺戾也、義亦近枉、

凡斬轂之道必矩其陰陽

鄭曰矩謂刻識之也故書矩為距鄭司農云當作矩謂規矩也

賈曰先就樹刻之記識其向日為陽背日為陰之處為後以火養其陰故也

攷曰、自此至謂之轂之善、單論治轂、就未成輪時言也、此節至以其長為之圍、論治轂之飭材也、斬轂云凡、不單指小車、亦兼任載車言也、矩、謂刻一方圍於樹以為記識、先後鄭同意、

陽也者稹理而堅陰也者疏理而柔是故以火養其陰而齊諸其陽則轂雖敝不藃

鄭曰稹致也火養其陰炙堅之也鄭司農云稹讀為蓴祭之蓴藃當作秏〻謂藃藃暴陰柔後必橈減幬革暴起

戴曰減下曰藃虛起曰暴

攷曰、秏、虛也、卽橈減之謂、幹木橈減則冒於外之革虛起、藃暴非有二也、飭材之次第、先别陰陽、次審長短大小、然後養之以火、記乃次言火養者、度長短大小之材、雖在火養之先、斲削之使中長短大小之度必在火養之後、

轂小而長則柞大而短則摯

鄭司農云柞讀為迫唶之唶謂輻間柞狹也摯讀為槷謂輻危槷也〻謂小而長則菑中弱

戴曰摯車行危隉不安也

呂曰說文出部䊵槷䊵不安也易曰槷䊵徐鍇曰物不安則出不在也先鄭讀摯為槷訓危槷卽此義

攷曰、三十輻共一轂、故轂小則輻間柞狹而菑中弱、賈謂後鄭足先鄭義、是也、先鄭注謂輻危槷也之輻、當作輪、涉上輻間之輻而誤、輪危槷卽出不在之謂、蓋轂短則大小穿不甚殊、而軸貫其中、易於游移不定也、則危槷者是輪而非輻明甚、

鄭曰大而短則轂末不堅

辨曰大車轂長尺半短之至矣然任重載物未見其末之不堅也鄭說非危槷與轂末不堅義别賈亦謂後鄭足先鄭義未是

是故六分其輪崇以其一為之牙圍

鄭曰六尺六寸之輪牙圍尺一寸

攷曰牙圍楕方當植轂處厚二寸行山車踐地處亦如之故倍牙厚以除牙圍餘七寸半之為大圜平面寬三寸半行澤車踐地處削薄三分之一厚一寸又三分寸之一則倍牙厚減三分寸之二以除牙圍餘七寸又三分寸之二半之為大圜平面寬三寸八分三釐三豪三秒三忽零六尺三寸之輪、牙圍亦尺一寸、不減五分也、

阮曰牙圍乃輞牙周帀之大圜牙圍一尺一寸卽才大圜面寬一尺一寸

程曰牙圍尺一寸則四面各二寸七分半

辨曰、凡云圍者、皆帀一木之四面、如軫圍軸圍兔圍皆是、輪之大圜、車人謂之渠、阮說無稽之甚、程以牙圍為正方亦非、牙厚二寸、阮說不可易也、

參分其牙圍而漆其二

鄭曰不漆其踐地者漆者七寸三分寸之一不漆者三寸三分寸之二

攷曰漆當作桼說文云桼木汁也置三寸三分寸之二山車除踐地處二寸餘一寸三分寸之二則大圜内外平面不桼者各八分三釐三豪三秒三忽零澤車除踐地處一寸三分寸之一餘二寸三分寸之一則大圜内外平面不桼者各一寸一分六釐六豪六秒六忽零涑謂輪崇六尺六寸不以山車澤車異則大圜内外平面之不桼者各一寸當亦不以山車澤車異故中詘桼内竝得三尺二寸也然則山車桼者七寸於二不足三分寸之一澤車桼者七寸三分寸之二於贏三分寸之一記云參分牙圍而桼其二但約計其大數爾

鄭曰令牙厚一寸三分寸之二則内外面不桼者各一寸也

辨曰鄭謂内外面不桼者各一寸是也牙厚當與輻廣相應鄭下云令輻廣三寸半與此牙厚懸殊已甚蓋鄭以除去内外面不桼者二寸僅餘不桼者一寸三分寸之二遂以此一寸三分寸之二為牙厚而不惜其說之自相矛盾爾

椁其漆内而中詘之以為之轂長以其長為之圍

鄭曰六尺六寸之輪漆内六尺四寸是為轂長三尺二寸圍徑一尺三分寸之二也鄭司農云椁者度兩漆之内相距之尺寸也

戴曰大車短轂取其利也兵車乘車田車暢轂取其安也六尺六寸之輪轂長三尺二寸則車行無危隉之患圜亦三尺二寸以建三十輻則輻閒無柞狹之患周三尺二寸者徑尺有五分寸之二弱鄭注用六觚之率周三徑一約計大數非圜率也

攷曰椁郭也桼周乎大圜如錢之輪郭也度起兩桼不及不漆之大圜是椁其桼内也鄭先鄭訓椁為度尤為直捷戴意謂田車之轂長與轂圍竝同於兵車乘車是也謂徑尺有五分寸之二弱用祖沖之圜率也圜密率圜三尺二寸徑得一尺零一分八釐五豪九秒一忽零

以其圍之阞捎其藪

鄭曰捎除也鄭司農云捎讀為桑螵蛸之蛸

林曰藪三十空

程曰藪即下記之鑿深捎之以待置輻也

攷曰此下兩節論轂空數衆小空賢軹一大空也小

空建輻、大空容軸、皆鑿木為之、轂木中虛而後捎藪、必至傷轂、故捎藪先於為賢為軹也、藪當作棷、說文云棷車轂中空也、讀若藪、是藪以同聲通借矣、小車之棷、外距軹二尺、內距賢一尺、大車之棷、外距軹、內距賢各六寸、介在轂中、許故訓轂中空、三十空羣聚一轂、故謂之棷、字從喿聲、說文云喿鳥羣鳴也、阞古通扐、成數之餘也、易再扐、虞注扐所揲之餘、其證也、圍之阞、謂三尺之餘二寸也、以圍之阞捎其藪、謂以二寸為鑿深之度也、鑿與輻菑相應、廣亦二寸、下云量其鑿深以為輻廣、其旳證也、寬則鑿口得三分寸之二、與輻厚相應、鑿底減半得三分寸之一、與菑末厚相應、積三十空鑿口凡二尺、鑿底凡一尺、於轂圍三尺二寸中除去二尺、計每鑿口相距四分、置轂徑一尺零一分八釐五豪九秒一忽零而除去四寸（兩鑿深也）以求小周、則小周得一尺八寸九分零八豪三秒五忽零、除鑿底一尺、則每鑿底相距二分九釐六豪九秒四忽零

鄭曰阞三分之一也、鄭司農云藪讀為蜂藪之藪、謂轂空壺中也、玄謂此藪徑三寸九分寸之五、壺中當輻菑者也、蜂藪者猶言趨也、藪者衆輻之所趨也

戴曰捎空轂中如壺然、所以受軸、以密率計之、徑三寸五分寸之二弱、又曰後人以藪為三十輻所建、非也

辨曰古未有訓阞為三分之一者、鄭說無稽之甚、藪若是轂空壺中、則在大小穿內、欲量藪者、必并大小穿量之、下但云量其藪以黍、是單量藪也、則藪非轂空壺中甚明、戴非三十輻所建為藪之說、是以不狂為狂也

程曰王制祭用數之阞、喪用三年之阞、注以為十分之一也、阞十分其圍之一、其數三寸二分五釐四豪一秒六忽六不盡、取三寸成數以為輻鑿之深、謂之捎其藪

辨曰、程以藪為輻鑿是也、謂輻鑿深如圍阞、其識尤卓、以阞為十分轂圍之一而取成數三寸、尚未密合、何則、鑿深準乎輻廣、兵車乘車田車之輻並廣二寸、則藪亦捎深二寸明甚、吾故云阞是三尺之餘也

阮曰轂中空謂之藪、藪為中空之物、故量亦名之、聘禮記曰十六斗曰藪是也、觀記曰量其藪以黍、是轂藪雖不必定如十六斗之多、要為物空中受物者之名可知、阞當依說文作扐、扐也、今從阜作阞、字相假

借記曰以其圍之防捎其藪者此言順轂木中直理除去轂中心木而為藪

辨曰藪本操之借字阮以記有量其藪以黍之文遂牽合量名之藪以斷藪為受軸之空疑誤後學滋甚程云轂空之同其要在兩端釭金圍徑之度匀稱畫一其中受黍卽小有盈朒不相妨害若置輻之鑿以黍量其一空易置他空而有不同必其所以捎之者非偏向内卽偏向外以納輻菑必參差不齊難以直指所以必量黍以眂之也此解量藪之故最為明析知此便知阮說之舛且木理中外皆直除去轂中心木本不能逆木理而施鑿破防為枘附會尤甚

五分其轂之長去一以為賢去三以為軹

鄭司農曰賢大穿也軹小穿也玄謂此大穿徑八寸十五分寸之八小穿徑四寸十五分寸之四

攷曰賢得轂長五分之四圍二尺五寸六分軹得轂長五分之二圍尺二寸八分鄭謂大穿徑八寸十五分寸之八小穿徑四寸十五分寸之四用六觚率也以密率求之大穿徑八寸一分四釐八豪七秒三忽零小穿徑四寸零七釐四豪三秒一忽零是大穿倍小穿也軸末圍八寸八分徑二寸八分零一豪一秒二忽零釭空寬於軸末四分徑三寸二分零一豪一秒二忽零置小穿徑四寸零七釐四豪三秒一忽零以釭徑三寸二分零一豪一秒二忽零除之餘八分七釐三豪二秒弱半之為小穿金厚則小穿釭金厚得四分三釐四豪一秒弱軸當大穿處其圍徑若干記無明文以大穿倍小穿例之大穿在内而任重其金厚亦當倍於小穿金厚推得大穿金厚八分六釐八豪二秒弱置大穿徑八寸一分四釐八豪七秒三忽零倍除金厚一寸七分三釐六豪三秒九忽零餘六寸四分一釐二豪三秒四忽零為大穿釭空之徑大穿釭空亦當寬於軸四分則軸當大穿處徑得六寸零一釐二豪三秒四忽以大小穿釭穿空相斛則中間轂空之衺分可得記故但詳賢軹之大小以示學者

鄭曰大穿甚大似誤矣大穿實五分轂長去二也去二則得六寸五分寸之二凡大小穿皆謂金也今大小穿金厚一寸則大穿穿徑四寸五分寸之二小穿穿内徑二寸十五分寸之四如是乃與藪相稱也

辨曰大穿倍小穿此長轂所獨也轂空中之軸内豐外殺轂貫於軸利轉而下致游移記故曰長轂則安

言不震掉也、鄭既以藪為轂空壺中徑三寸九分寸之五、又以尺三寸五分寸之二為軸圍、則疑五分轂長去一之大穿為甚大、無足怪矣、戴阮依附鄭說、茲不復辨

程曰、為賢為軹、出藪於其轂長、知為飾轂之法、記所謂篆之膠之筋之幬之之事、去一去三之間、虛其一分不飾、以待置輻、軹當為軝、詩曰約軝錯衡、毛傳云軝長轂之軝、軝在轂、置輻處之外明矣

辨曰、轂以運軸為主、記故曰轂也者以為利轉也、轂飾無關於運軸、程既以藪為輻鑿、又以賢軹為轂飾、是記論治轂、獨不及受軸之空也、舍其大而詳其細、不亦傎乎、況程云輻廣三寸、則留轂長十分之一、已足置輻、今留轂長五分之一、何也、且朱軝畫轂、兼及輻牙、所不飾者、惟牙之踐地處爾、轂留一分不飾、無稽之甚、

程曰、以金補空、其說太鑿、軸圍納轂、必設鐧令礲之不敝、目驗今制、為櫍長鐵五六枚、嵌於軸圍、貫轂處與軸木齊平、釭金今制余未目驗、然鐧金不得加高於軸、則釭金亦豈得加厚於其大小穿耶

辨曰、目驗今制鐧金長得古造尺二寸半、廣三分弱、厚分半弱、當大穿八枚、當小穿八枚、其嵌於軸鐧金微高於軸木也、礲久金平、曾見有取出鐧金、襯布兩重而復嵌之者、知不取齊平也、程說未覈、釭金約厚半寸强、外與轂末齊等、未知內深若干度、與鐧金之長相稱、則亦二寸餘也、涑謂今制大小穿不甚殊異、釭金內之轂空、必微寬於釭空、則釭鐧相礲、而軸與轂不至相礲、古制大穿倍於小穿、然大小穿釭金內之轂空、亦皆微寬於兩穿之釭空、此一定不易者也、而轂木之大小寬尤寬於釭金內之轂空、而補之以釭金、亦是實事、並非穿鑿之說、若阮謂鐧金厚七分四鍪九豪其謬不待辨矣

容轂必直

攷曰、轂當作軸、聲相涉也、此句承上文說指轂之內言也、下六句皆指轂之外言也、賢也、軹也、所以容軹、賢大軹小、自賢至軹、其空漸殺、施鑿易偏、容軸必直、言由賢達軹、為空極圜正也、

鄭司農曰、讀容上屬、曰軹容、玄謂容者治轂為之形容也

辨曰、先鄭讀容上屬、不詞之甚、後鄭蓋以容為直轂之器、如鑄金之有範也、不知轂是完木、長僅三尺三

寸。不待容而始直。且直轂當在火養之時。斷無既鑿建輻容軸之空而始謀直轂者。鄭亦昧於攷木之次弟矣。

陳篆必正

鄭曰篆轂約也

攷曰篆刻轂木為垠鄂。篆起。如竹有節約然。鄭故訓轂約。小車不皆有篆。孤以上車乃有之。巾車云。卿乘夏縵。言不為篆也。篆致飾之一。所以辨等威也。正圜帀齊等也。

施膠必厚施筋必數幬必負榦

鄭曰負榦者革轂相應無贏不足也

攷曰膠煎獸皮骨肉之液也。厚。濃也。數。密也。幬。冒也。負。承也。榦。木也。施筋冒革非膠不和。弓人云。膠也者以為和也。

既摩革色青白

賈曰以革鞔轂訖將漆之先以骨丸之待乾乃以石摩平之

攷曰摩革以石。所以出軝篆之廉隅也。革色近白。既摩而青白色者。乃革與膠筋相得而然。是亦負榦之徵也。

鄭曰謂丸漆之乾而以石摩平之

辨曰賈意謂丸在摩前。摩在桼前。是也。既成輪然後桼之。桼後大夫車轂之革黑色。稱墨車。卿車轂之革褋衆色。稱夏縵。以無篆約故也。孤以上車轂之革當軝篆處朱色。不當軝篆處褋衆色。稱夏篆。今革既摩色但青白。未桼甚明。

戴曰以革幬轂謂之軝。小雅約軝。毛傳曰軝長轂之軝也。朱而約之。軝卽攷工記幬革朱而約之者。朱其革以幬於榦也。惟長轂盡飾。大車短轂無飾。故曰長轂之軝。

辨曰纏束一處謂之約。覆冒全體謂之幬。轂榦除置輻處。皆冒以革。膠之筋之。幬之皆所以固轂。短轂未必不以革冒也。後世一用短轂。易革以鐵。乃止冒惟兩端。說文。軑車輨也。輨轂端錔也。刻轂為軝軕。而朱其當軝之革。則孤以上長轂所獨。詩約軝。卽說文約軕。謂軝軕周帀轂榦如纏束然也。毛傳云朱而約之。說文云以朱約之。謂當軝軕纏束處畫革以朱。爾戴以為幬卽是約。軕卽是所約之朱革。不惟昧幬字之義。卽陳篆與幬革記分二事亦未之致思矣。

謂之轂之善

第一〇〇册　續修四庫全書第19版反外

攷曰此句總結治轂中詘桼内長與圍之善捎以圍阞藪之善去一去三為賢為軹之善直也正也厚也數也負幹也容軸陳篆施膠施筋幬革之善也

鄭曰革色青白善之徵也

辨曰如鄭說記當云謂之幬之善不得混稱轂也

倉史居饌箸弟十種卷二終

倉史居饌箸弟十種卷三

攷工記輪人攷辨中　古晹王宗涑學

參分其轂長二在外一在内以置其輻

攷曰自此至謂之輪之固論治輻此節記輻入轂之處所也轂長三尺二寸輻廣二寸輻内尺輻外二尺大穿一頭曰内小穿一頭曰外

鄭曰轂長三尺二寸者令輻廣三寸半則輻内九寸半輻外一尺九寸

程曰大車輻廣三寸柏車羊車輻廣亦三寸可知然則輪無大小輻廣不得過三寸亦不得不及三寸輪人所造之車轂圍較小於車人之車其輻廣豈反加大乎

辨曰程糾鄭違是也謂柏車羊車輻廣皆三寸亦是謂小車輻廣亦三寸則非車人輻廣三寸綆得三分輻廣之一輪人云綆三分寸之二阮以為亦得輻廣三分之一則小車輻廣二寸明矣

凡輻量其鑿深以為輻廣

鄭曰廣深相應則固足相任也

程曰此言輻廣出數於鑿深也量其鑿深以為輻廣遥接捎藪句相呼應

攷曰、鑿藪之空也、廣以輻一面言、量其鑿深以為輻廣、遥承圜阞捎藪說、謂輻廣二寸也、然記云凡輻、則非單指小車言、兼任載車言矣、謂車人其博三寸之輻亦準諸鑿深也、

輻廣而鑿淺則是以大抓雖有良工莫之能固

鄭曰抓搖動也

程曰鑿深則輻菑入鑿者長故不搖動而能固

攷曰、此下兩節反覆推明廣深相應之故、言輻廣二寸、鑿深不足二寸、則輻建於轂必致搖動、

鑿深而輻小則是有固餘而强不足也

鄭曰言輻弱不勝轂之所任也

攷曰、言鑿深二寸而輻廣不足二寸、則輻建於轂雖不搖動、而弱不勝轂、

故竑其輻廣以為之弱則雖有重任轂不折

鄭曰言力相稱也弱菑也今人謂蒲本在水中者為弱是其類也鄭司農云竑讀如紘綖之紘謂度之

戴曰菑厚蓋太半寸（三分之二謂太）漸殺之至末不得過三分寸之一鄭用牧云量其鑿深以為輻廣竑其輻廣以為之弱弱自與鑿深相應反覆言之爾

程曰玉篇云竑廣也量度也瑶田謂竑之言横也有充滿之義蓋謂入鑿之菑廣一如其輻廣誠以菑之厚其末必殺而菑之廣則本末相等也

攷曰、此節論廣深相應之效也、兼任載車言、謂輻廣二寸者、菑亦長二寸、輻廣三寸者、菑亦長三寸、鑿深同於菑長、則記言菑長如輻廣、而鑿深可互見矣、小車輻厚三分寸之二、記不言者、以車人輻博三寸厚三之一可例推也、輻厚三分寸之二者、菑末厚三分寸之一、輻厚寸者、菑末厚半寸、皆末弱於本、故菑亦名弱、記不詳輻爪之長者、山車澤車爪長不同、欲學者据牙圜之侔杼以推測也、

戴曰輻廣不得過三寸輻厚一寸奇

辨曰、戴言輻廣與程同、皆不如阮之典覈、車人輻厚一寸、兹云輻厚一寸奇、是小車之輻厚于任載車之輻矣、傎孰甚焉、

參分其輻之長而殺其一則雖有深泥亦弗之溓也

鄭曰殺衰小之也

阮曰其一即骹也

攷曰、此節論殺輻短長中度之利也、案記言六分輪崇、先言輪崇若干、言參分車廣、先言車廣若干、言十分輈長、先言輈長若干、蓋本數既定、而後差分之數

可明也乃茲言參分輻長獨不先言輻長若干者何則以輻在牙轂之間牙圍之倅㭗不同大圍平面之寬狹即異欲學者据大圍平面之寬狹與轂徑并之以求輻長也轂圍三尺二寸以密率求之徑一尺零一分八釐五毫九秒一忽零行山小車之大圍平面寬三寸半倍之得七寸并轂徑凡尺七寸一分八釐五毫九秒一忽零以除六尺六寸之輪餘四尺八寸八分一釐四毫零九忽弱輻長半之得二尺四寸四分零七毫零四忽強以除六尺三寸之輪餘四尺五寸八分一釐四毫零九忽弱輻長半之得二尺二寸九分零七毫零四忽強行澤小車大圍之平面寬三寸八分三釐三毫三秒三忽強倍之得七寸六分六釐六毫六秒六忽強并轂徑凡尺七寸八分五釐二毫五秒七忽強以除六尺六寸之輪餘四尺八寸一分四釐六毫一秒三忽零輻長半之得二尺四居寸零七釐三毫二秒一忽零以除六尺三寸之輪餘四尺五寸一分二釐六毫四秒三忽零輻長半之得二尺二寸五分七釐三毫二秒一忽零甾爪皆未入算參分殺一則長二尺四寸四分零七毫零四忽強之輻殺者八寸一分三釐五毫六秒八忽零不殺者一尺六寸二分七釐一毫三秒六忽零長二尺二寸九分零七毫零四忽強之輻殺者七寸六分三釐五毫六秒八忽零不殺者一尺五寸二分七釐一毫三秒六忽零長二尺四寸零七釐三毫二秒一忽五零之輻殺者八寸零二釐四毫四秒零不殺者一尺六寸零四釐八毫八秒一忽零長二尺二寸五分七釐三毫二秒一忽五零之輻殺者七寸五分二釐四毫四秒零不殺者一尺五寸零四釐八毫八秒一忽零說文云溓薄仌也涑謂仌水所冰古凝字也然則泥弗之溓謂泥弗冰箸于輻也

鄭司農曰溓讀為黏謂泥不黏箸輻也

辨曰司農謂泥不黏箸輻是也破溓為黏則非黏黍之冰結者溓水之冰結者不用改字也

阮曰記不言輻長今以輪半崇除去牙面寬及轂半徑求得輻長一尺七寸三分三釐三毫

辨曰阮以牙圍尺一寸為即牙面寬故輻長止得此數至澤車輻長之異于山車又何足以知之

參分其股圍去一以為骹圍

鄭曰謂殺輻之數也鄭司農云股謂近轂者也骹謂近牙者也方言股以喻其豐骹以喻其細人脛近足

者細於股謂之轂羊脛細者亦謂之轂
阮曰以股博股厚二數推得楕圜圜股圍五寸一分四釐一豪轂圍三寸四分二釐六豪
攷曰此節論殺輻大小之度圜帀四面也兼任載車輻言方圜棱角易傷輻楕圜圜阮說是人之轂脛前直後殺絃名輻之殺者為轂與掣同意言輻外平而内殺其下也阮所推之數小車輻之股轂也任載車之轂圍如小車之股圍其股圍二分小車股圍而增其一得七寸七分一釐一豪五秒
程曰股圍八寸轂圍五寸三分三不盡
辨曰程以廣三寸厚寸為輻而推得此數蓋謂股轂皆楕方圜也不若阮說之於理為長

揉輻必齊平沈必均

鄭曰揉謂以火槁之衆輻之直齊如一也平沈平漸也鄭司農云平沈謂浮之水上無輕重
攷曰此上論治輻皆就輻未納於鑿時言也揉當作煣說文云煣屈申木也無揉字齊有二誼直也等也直衆輻之曲一誼也等衆輻之火候一誼也蓋火候過則輻煣而輕火候不及則輻溼而重不若曲直之有形可見最難齊等平沈必均所以驗煣之齊不齊也平平浮沈沈浮凡木入水約者平浮豐者沈浮輻轂約股豐故浮兼平沈均亦有二誼一輻入水以轂平股沈為均衆輻入水以轂與轂平浮如一股與股沈浮如一為均均則火候齊而輕重同此先鄭所謂無輕重也後鄭以平漸訓平沈則以平為木出水分數沈為木入水分數誼亦可通

直以指牙牙得則無槷而固

鄭曰得謂倨句鑿内相應也鄭司農云槷椴也蜀人言椴曰槷玄謂槷讀如涅從木熱省聲
戴曰外直下者倨内曲剡者為句
攷曰自此至綆三分寸之二論合輻於轂牙以成輪之事此節上句言菑與轂鑿相應下句言爪與牙鑿相應兼治輞言也直以指牙者輻菑既正鑿藪又向故輻建於轂直如手指之指物輻外圜帀以輞牙記故以指牙為言鄭云内即枘也謂輻爪也鑿謂輞牙容牙之空爪入輞牙直達其踐地處削木札倒入爪中謂之楔亦謂之櫼說文云櫼楔也楔櫼也段云槷椴皆假借字椴即楔之假借也涑謂固即固抱之固言輞牙之抱輻緊湊也不得則有槷必足見也

鄭曰必足見言槷大也然則雖得猶有槷但小耳
戴曰鄭用牧云槷小不足見槷大則足見無槷而固
甚言鑿枘相應不用槷亦固
孜曰此節言爪與鑿不相應之弊足見謂槷顯露鄭
以為槷大是也自凡輻至此皆兼任載車言
戴曰鄭用牧云足者枘之下枘入鑿中而猶見其足
鑿太寬故也
程曰足卽爪也不得則爪牙相入處縫不齊窓爪必
外露而見也
辨曰槷倒入枘下小則不甚可指別大則顯露康成槷
大之説與雖得云云確不可易若枘之下卽與鑿相
得無不外見用牧説誤程之誤甚于用牧何則枘之
下直達牙踐地處程以爪入牙為足則足見輻幾于脫
矣豈徒不固已哉
阮曰舊説爪長同牙面寬爪穿牙外出之加槷非是
槷乃横貫牙面制牙使不脫者
辨曰今制車輞踐地處周裹以鐵輻爪入牙不復穿
出牙外但用鐵丁横貫牙面以制輻爪之脫阮以為
古制亦然故其説有是獨不思爪入牙中制以横骨
貫之槷則有槷宜固于無槷何以反至足見乎有槷
必足見則古槷非横貫于牙面甚明

六尺有六寸之輪綆參分寸之二

鄭曰輪箄則車行不掉也參分寸之二者出於輻股
鑿之數也
戴曰輪不箄必左右佹摇故輻蚤用偏枘令牙出於
輻股鑿三分寸之二如此則重勢微注於内兩輪訂
之而定無傾掉之患
阮曰牙厚二寸綆寬六分六釐六豪大車小車皆輻
廣同牙厚綆數居牙厚參分之一車人曰輻博三寸
則大車牙厚三寸可知又曰綆寸則綆居牙厚參分
之一可知今輪人惟舉綆數不言牙厚以有車人之
例可互見也
孜曰此節言牙鑿之齊平也蓋一輪之牙鑿三十苟
參差不齊爪與鑿雖相應輞牙猶必匡剌也至綆竝
得三分寸之二其鑿無不齊平可知此句單説小車
綆數故以六尺六寸之輪別異之牙厚同于輻廣記
言輻廣卽言牙厚也上文云量其鑿深以為輻廣是
輻廣得轂圍之防輪人固嘗言之矣至於牙厚車人
亦未明言也阮説是而未甚覈

謂之輪之固

攷曰此句治輻之總結仍兼任載車言其稱輪不稱輻者以固不固於成輪後驗之離輻于轂輞卽無以見其固也固與上文數固字相應輻廣同鑿深菑之固牙得不用槷爪之固吾故曰此句治輻之總結也

戴曰固謂不傾掉也

阮曰記意以為綆得三分寸之二則牙厚二寸輪乃固少薄卽不固矣

辨曰左右佹搖是車之不安非輪之不固鄭云車行不掉言輪所以有綆之故非以不掉為輪之固也戴誤會鄭君之恉矣阮以固為單承綆三分寸之二說亦誤輻廣鑿深㮚輻不齊指牙不直有槷而足見欲輪之固甚其可得乎則固不單承綆三分寸之二說甚明

凡為輪行澤者欲杼行山者欲侔

鄭曰杼削薄其踐地者侔上下等

攷曰自此至謂之用火之善專論治輞亦兼任載乎言也輞牙削薄若干記未之詳以意揣之必與爪末相稱行澤小車爪末廣四分四釐四豪四秒四忽强輞牙踐地處當削薄三分之一厚一寸三分三釐三豪三秒三忽零然輞牙踐地處雖削薄要于尺一寸之牙圍無所減于六尺六寸六尺三寸之輪崇無所增其法蓋加寬大圜之平面而稍減其輻長也惟輻長有澤車山車之不同故輪人不言輻長若干欲學者据有定之輪崇轂圍參牙圍參攷杼侔以求無定之輻長也大圜之平面加寬輻爪卽當加長記故但詳菑長而爪長絕不齒及以爪長亦無定故也又攷小車載人皆欲其安故行澤行山並用長轂但以杼侔別異其輞牙

杼以行澤則是刀以割塗也是故塗不附

鄭曰附著也

攷曰此節說杼之利于行澤

侔以行山則是摶以行石也是故輪雖敝不甐於鑿

鄭曰摶圜厚也鄭司農云不甐於鑿謂不動於鑿中也〻謂甐亦敝也以輪之厚石雖齧之不能敝其鑿旁使之動

攷曰此節說侔之利于行山

賈曰先鄭以甐為動而不動於鑿中後鄭以甐亦敝不能敝於鑿旁不從先鄭者以其動者先動於旁乃及於中不可先動於中也

辨曰說文無甐字甐與論語磨而不磷之磷同誼孔

注云礴薄也鑿空兩旁敝薄則空中之枘動揺不固先鄭云不動於鑿特言不皺之善非以動訓皺後鄭訓皺為敝補先鄭所未詳以輪之厚云云申明所以不動之故二説相成賈以為歧異失其恉矣

凡揉牙外不廉而內不挫旁不腫謂之用火之善

鄭曰廉絶也挫折也腫瘣也

玫曰外當火之對面於輞牙為踐地處內當火之正面於輞牙為植轂處旁當火之左右側面於輞牙為平面廉假借字説文火部引此作熑解云火煣車輞絶也凡煣木使屈火皆在內火力不匀則外或理傷而斷絶內或焦灼而挫損旁或暴裂而壅腫故煣才必除此三者始為善於用火槩治輞之事先斵杼侔次煣屈其木後鑿容爪之空穴玆但記杼侔及用火而不詳鑿空者以鑿爪相應已具上文自凡為輪至此僅屬補義也

賈曰古者車輞屈一木為之要當木善火齊又得乃可圜而得所也

辨曰煣輞如弧深已易于折無他深則煣傷木理故也況過于弧深乎蓋木性雖善屈決不能煣一木為大圜賈説無稽之甚

是故規之以眂其圜也萬之以眂其匡也

鄭曰輪中規則圜等為萬蔞以運輪上輪中萬蔞則不匡剌也故書萬作禹鄭司農云讀為萬書或作矩

戴曰正輪之器名萬亦名萬蔞蓋與輪等大平取準

玫曰自此下至謂之國工乃為輪之總結鄭戴所謂輪皆指大圜言也合眾鞣以成輞外不圜則踐地不微至內不圜則立輻有短長平面匡剌則立輻不均平規之萬之所以齊其不圜正其匡剌此治輞之事也

縣之以眂其輻之直也水之以眂其平沈之均也

玫曰煣以申輻使直準之以縣而未盡直則再煣煣以均輻之重輕準之以水而平沈未盡均則亦再煣此治輻之事也

量其藪以黍以眂其同也權之以眂其輕重之侔也

鄭曰黍滑而齊侔等也

玫曰一轂之鑿三十兩轂凡六十鑿其大小淺深最難齊一以齊等之黍粒量之使六十空所容黍粒多少若一則鑿空同矣以火養兩轂難必燥溼之盡侔則測之以輕重之權（知權但以同兩轂之輕重者六十輻之平沈既均其輕重自侔不待再權也）輕重同則燥溼等矣此治轂之事也仍皆就

轂輻輞未合時言惟平沈之法已具上文餘五者竝補上文所未及上文先言治轂次言治輻末言治輞由中達外此則先言治輞次言治輻末言治轂由外以達中是行文順逆回環之法又攷今世車輪合四輮以成大圜据此兩輪當有八輮輪人所以齊其輕重者度不外水之權之兩術記未之詳以可類推之也

故可規可萬可水可縣可量可權也謂之國工

鄭曰國之名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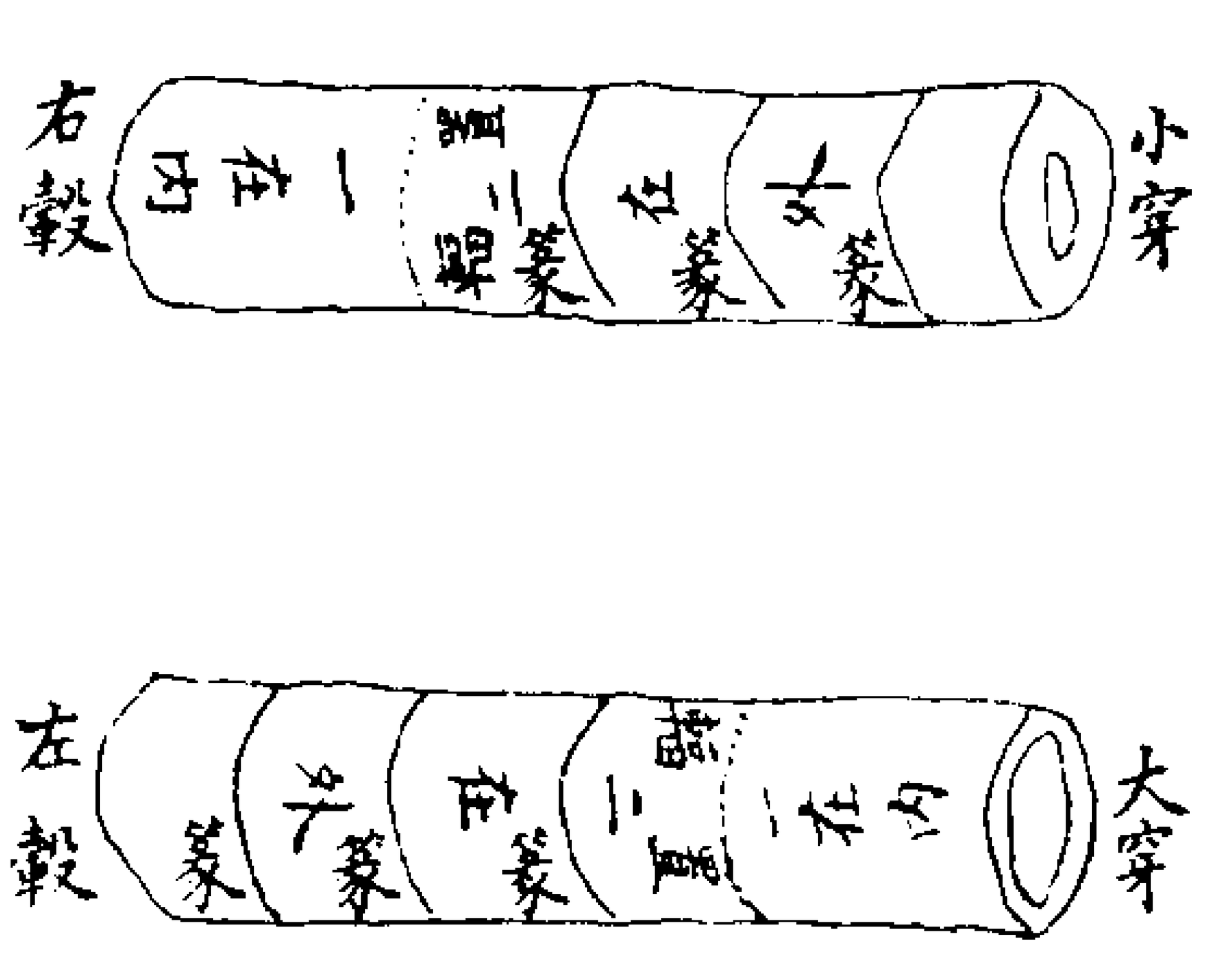
賈曰總結上文也

攷曰此句乃一節之總結可水可縣据上文當作可縣可水傳寫之誤倒

鄭曰輪輻三十上下相直從旁以繩縣之中繩則鑿正輻直矣平沈其輪無輕重則斵材均矣黍滑而齊以量兩壺無羸不足則同稱兩輪鈞石同則等矣輪有輕重則引之有難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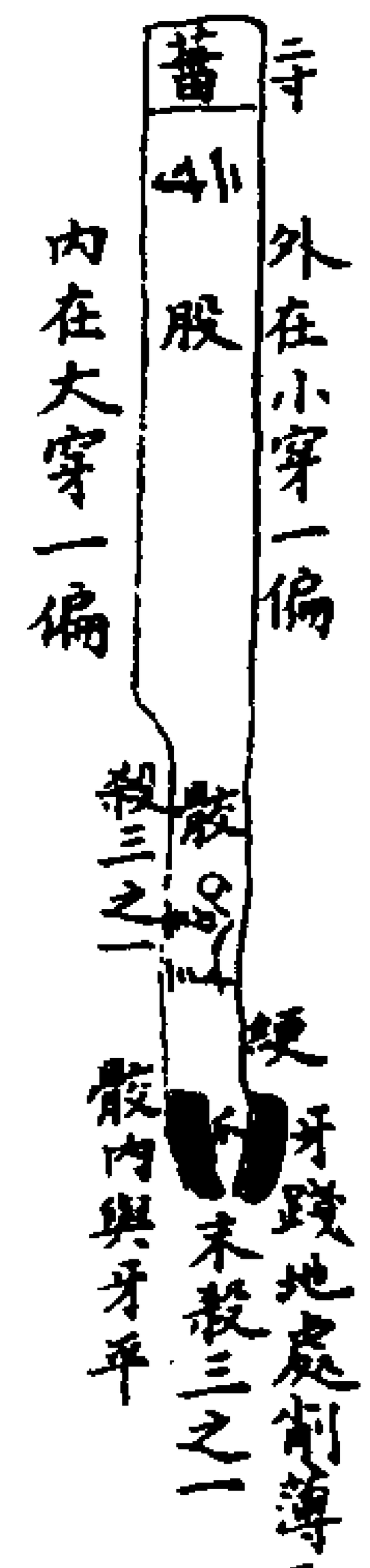
辨曰規與萬蔞皆所以正輪之輞在治輞之時如鄭說規萬縣水量權特於成輪之後驗輪之中度否爾然當輪之既成卽不中規萬縣水量權之度不復可以救正古人何為若是之徒勞況平沈均者輕重無不侔既水之復權之古人何為若是之不憚煩瀆故謂規萬屬治輞縣水屬治輻量權屬治轂水者一物權者又一物皆在輞輻轂未合前此特補敘爾記可規云云乃極言國工之從心不踰所斵之輞無不中規萬所煣之輻無不中縣水所鑿之藪養之轂無不中量與權不若常工之為輪必數數焉規之萬之縣之水之量之權之而後可免不圜不直不均不同不侔與匡刺也且輞輻轂之輕重既同合而成輪自無不同之輕重何事復權其輪哉斵材雖均而火齊不均平沈終不能均也鄭謂平沈之均由於斵材脉于攷木之理甚矣

轂圖



攷曰一轂之輻篆若干經典未有明文周禮巾車云孤乘夏篆卿乘夏縵是孤以上乘車之轂方有輻篆知篆不依命數爲多寡也今姑取䡵字從川之誼定爲每轂三篆卿以下乘車但不爲輻篆轂之制度竝同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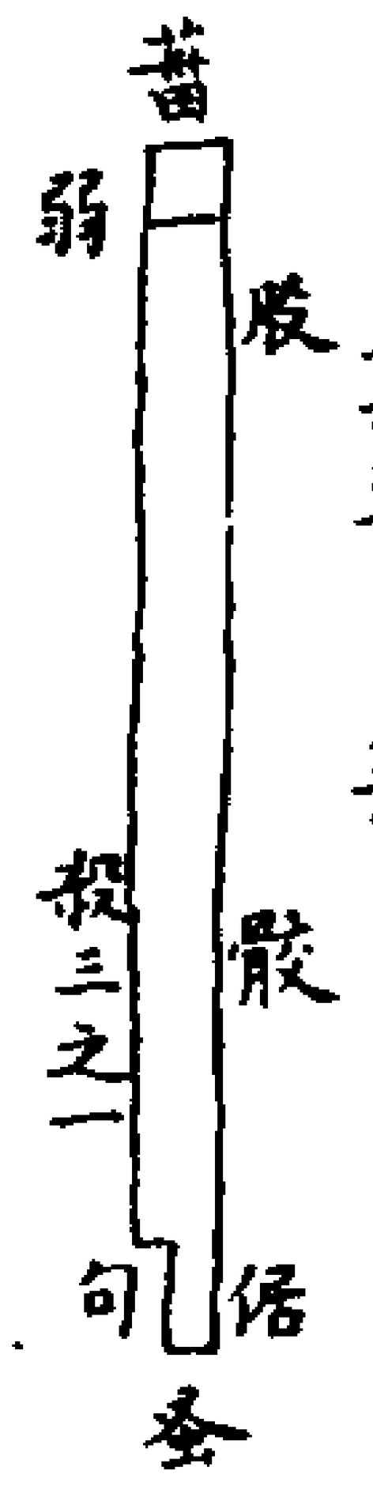
輻綆圖



菑
寸
股
外在小穿一偏
內在大穿一偏
骹
殺三之一
綆
牙踐地處削薄三之一
末殺三之一
骹內與牙平

攷曰輻骹之句與輞牙大圜之平面齊等故輻股算于內三分寸之二而輞牙外偏出于輻股骹之外亦三分寸之二是爲輪綆輻菑之末獨殺其厚右圖乃輻廣一面故菑末不殺輞牙踐地處削薄于牙厚三分之一爪末亦殺于爪廣三分之一皆依行澤車圖之也行山車則輞牙與爪末皆不殺其任載車之行澤者輻綆皆仿此惟廣厚長短則異爾

戴輻圖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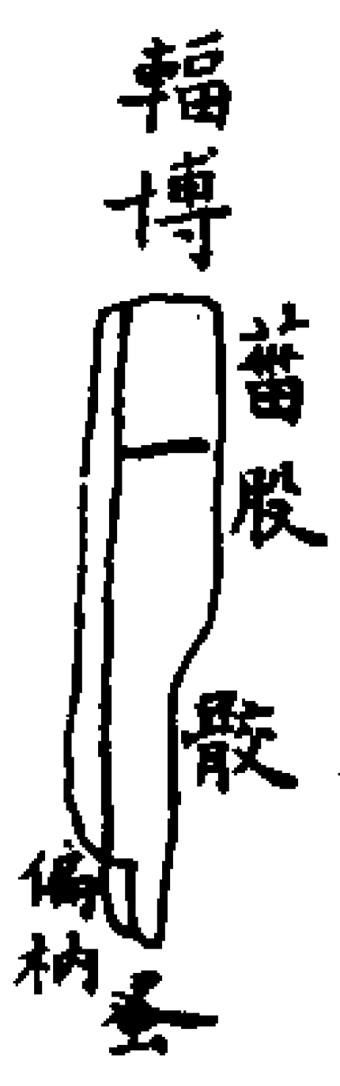


菑
弱
股
骹
殺三之一
句
倨
蚤

戴曰牙外出三分寸之二輻股鑿不與蚤所入之鑿相當以蚤有倨句故也外直下爲倨內曲剡之爲句

辨曰鄭云參分寸之二者出於輻股鑿之數也据外一偏言此輻股鑿云云据內一偏言也涑謂輻股內一偏出于牙外亦三分寸之二股鑿不止與爪所入之鑿不相當與骹亦不相當也戴說未覈且右圖不殺骹內但云殺三之一戴蓋謂骹之四圜皆殺于股也舛戾尤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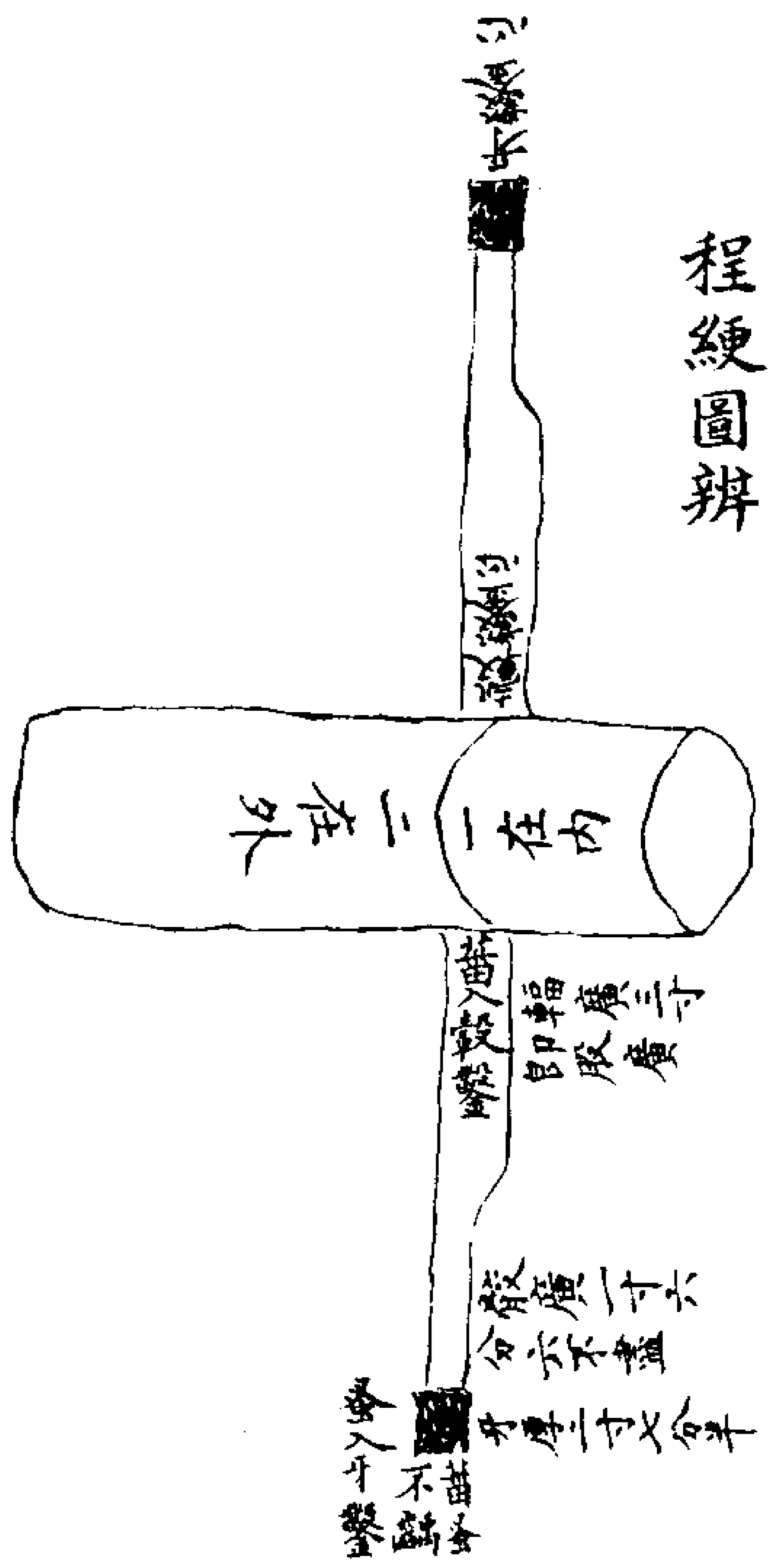
阮輻圖辨



阮曰參分輻長股不殺者二分骹殺者一分也但所殺之圜衹參分輻博殺其向外之一分非周圜殺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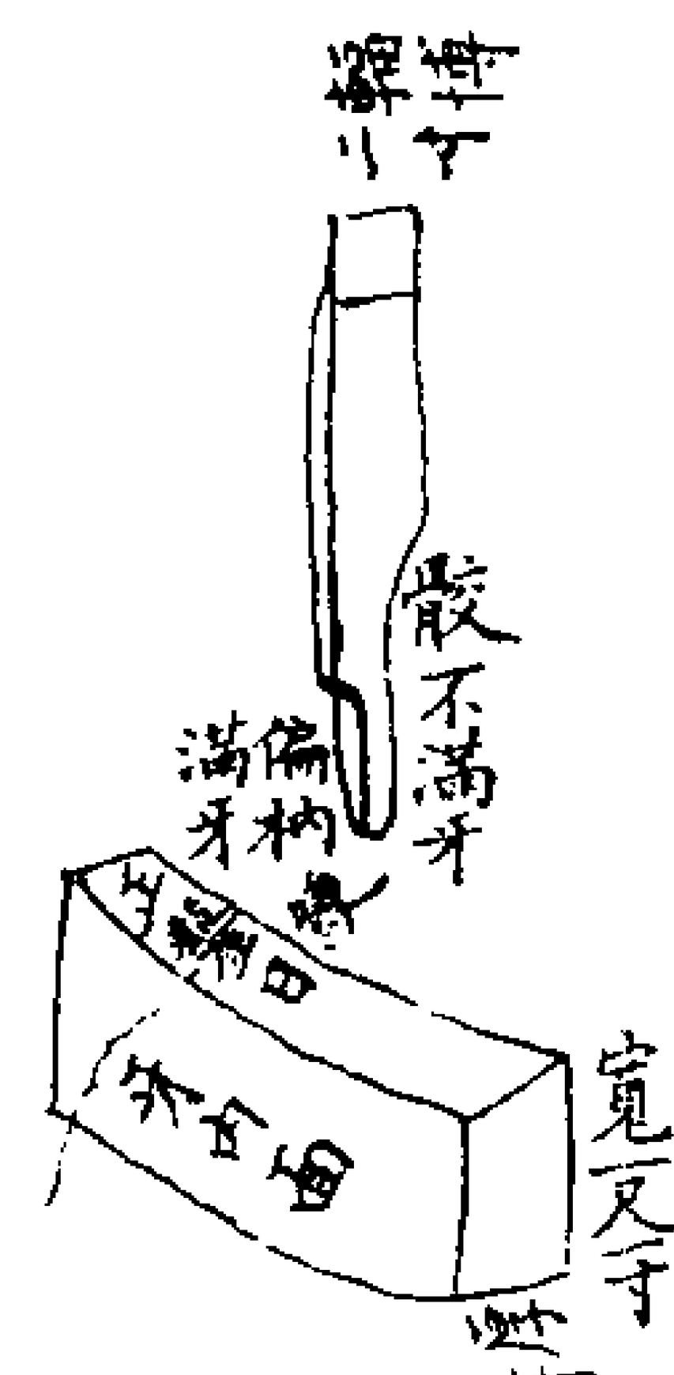
辨曰輻骹倨一偏向外句一偏向內殺內不殺外也阮之圖說反之舛甚

程綆圖辨



辨曰右圖殺轂之内極是而綆則尚非記曰眡其綆欲其蚤之正也程蓋訓正為中謂爪非偏枘居轂廣一寸六分六不盡之中而轂亦居牙厚二寸七分半之中也則牙出轂之内外者各得五分五釐弱是内外皆有綆矣幷内外綆共得一寸一分弱於記所云綆三分寸之二俱不合殊不知爪鑿雖居牙厚之中而牙厚僅二寸輻股廣亦二寸轂廣一寸三分寸之一爪廣則得轂廣之半又偏在外自爪至蕃其直如引繩此之謂正正直也此之謂蕃爪不齵而綆則算于外亦適得三分寸之二與記文密合矣

阮綆圖辨



阮曰牙厚二寸試三分分之每分得六分六釐六豪内一分與輻蚤曲剡處相齊中一分為蚤鑿外一分當輻轂殺處是曰綆也綆寬六分六釐六豪也輻所殺之轂既與牙邊不相當以平牙向外出其實合股之不殺者視之正與牙平且所以必殺為綆者不過為潒泥之故記曰參分其輻之長而殺其一則雖有深泥亦弗之潒也

辨曰右圖之誤有二輻轂殺外偏一也牙面寬一尺一寸二也其餘皆精當不易夫泥深弗潒者正以輻殺内偏為轂牙之内外平面皆不與輻股平故輪行于地其輪上半向内微側故所染之泥易於墮落而弗至潒箸也若殺輻外偏為轂而牙之内外平面皆與輻股齊平則輪行于地仍正而不至微側矣當輻殺處泥之潒箸乃益固爾

倉史居餘箸弟十種卷三終

倉史居饌箸弟十種卷四

攷工記輪人攷辨下　　古䣢王宗涑學

輪人為蓋

賈曰輪輻三十蓋弓二十有八器數相似故因遣輪人造蓋

攷曰蓋凡三等、大者弓長六尺、中者弓長五尺、小者弓長四尺

達常圍三寸

鄭曰圍三寸徑一寸也鄭司農云達常蓋斗柄下入杠中也

賈曰蓋柄有兩節此達常是上節

攷曰三寸圜周也、以密率推之、徑九分五釐四豪九秒二忽零、涑案蓋雖有三等之殊、而達常圍桯圍部廣部長桯長部尊鑿廣鑿上鑿下鑿深下直鑿端之度則無殊故記于此不似弓長之有所別異也

桯圍倍之六寸

鄭曰圍六寸徑二寸足以含達常鄭司農云桯蓋杠也讀如丹桓宮楹之楹

賈曰此蓋柄下節麤大一倍

攷曰六寸亦圜周也、以密率推之、徑一寸九分零九豪零八秒五忽零

信其桯圍以為部廣部廣六寸

鄭曰廣謂徑也鄭司農云部蓋斗也

賈曰此言蓋之斗四面鑿空納蓋弓者

戴曰信伸古今字

攷曰蓋圜則部亦圜徑六寸、於六觚率周一尺八寸、以密率推之周一尺八寸八分四釐九豪、五秒五忽零達常與部當以一完木為之上留廣六寸厚一寸一分者（并部尊言）為部、下斲削其四旁獨留圜三寸之心木為達常、

部長二尺

鄭曰謂斗柄達常也

賈曰此部卽達常以達常上入部中遂名此達常為部

攷曰部與達常通高二尺、達常雖部之柄、而與部連為一節、故統名為部、二尺者、直蓋之部也、直蓋卿以下車左定九年與之犀軒直蓋杜云犀軒卿車、其證也諸侯以上車用曲蓋其達常當較長於直蓋之達常、而橈屈之然部高於桯仍不過二尺記不敢詳曲蓋之達常

程長部之四尺者二

鄭曰杠長八尺謂達常以下也加達常二尺則蓋高一丈立乘也

戴曰鄭用牧云部厚一寸連於達常通長為二尺不計其入程中者程長八尺亦不計其入輿下者程建輿下達常建程中皆宜有數寸取其足相持為度

攷曰程建輿之中央在御者背後史記管晏列傳御者擁大蓋非質言也于輿下鑿輈為空以持程足約深寸餘輿之簾版加乎軫上者約厚一寸并軫徑二寸七分半得三寸七分半令持程足之輈空深一寸二分半則程入輿下者當長五寸曲蓋之程當倚于輿後之門閑鄭以蓋高一丈為立乘据下文蓋卑蔽目言也

十分寸之一謂之枚

鄭曰為下起數也枚一分故書十與上二合為二十字杜子春云當為四尺者二十分寸之一

攷曰古書作二十分寸之一謂之枚劉子駿賈景伯句讀之誤也杜以下文蓋崇十尺互證之知當讀四尺者二句

賈曰故書十與上二合為廿字則二十三十四十字一字為兩讀因而有之子春不從者文理俱周乃合於義若以十合二為廿是則於文字得矣若讀以分向下讀之其義安在

辨曰賈說支離舛謬之至故書誤謂程長止倍于部讀四尺者三字句二十分寸之一謂之枚九字句鄭云十與上二合為二十字特謂二十兩字故書連讀杜子春乃正其讀以二字屬上四尺者句非謂二十兩字合作廿字也

部尊一枚

鄭曰尊高也蓋斗上隆高高一分也

攷曰謂部頂上加厚一分也部徑六寸其加厚之一分四旁當各減三分徑五寸四分為十分部廣而殺其一

弓鑿廣四枚鑿上二枚鑿下四枚

鄭曰弓蓋橑也廣大也是為部厚一寸

賈曰漢世名蓋弓為橑子訓廣為大明上下淥按上下二字上作一縱字解及横皆四分也空上二枚空下四枚以其弓下用力故也

戴曰鑿上下合六分并鑿空四分共一寸也

攷曰鑿部上容弓菑之穴縱横皆四分方空也一部積二十八鑿凡一尺一寸二分置部圍一尺八寸八分

四釐九豪五秒五忽、除去一尺一寸二分、餘七寸六分四釐九豪五秒五忽、則每鑿口相距二分七釐三豪二秒零、鄭云厚一寸、不計部尊也、連隆高者部厚一寸一分、

鑿深二寸有半下直二枚鑿端一枚

鄭曰鑿深對五寸是以不傷達常也下直二枚者鑿空下正而上低二分也其弓菑則平剡其下二分而內之欲令蓋之尊終平不蒙撓也端內題也

戴曰弓鑿外大內小外縱橫皆四分內縱二分下直二枚是也橫一分鑿端一枚是也二枚一枚皆鑿端弓秒所至欲見鑿空下平故曰下直下直對上迆為言鑿下外內同四分鑿上外二分內四分加部尊也

攷曰、鄭戴說備矣、然記二寸有半、當是一寸有半之誤、何以言之、積鑿端二十八、凡圍二寸八分、達常圍三寸、則鑿端處之部、餘於三分寸者僅二分、是每鑿端相距止有七豪強、雖不傷達常、其傷部亦已甚矣、斷不能施鑿、令鑿深一寸有半、兩鑿對得三寸、鑿端處之部亦徑三寸、圍得九寸四分二釐四豪七秒七忽零、則每鑿端相距二分三釐六豪五秒九忽五零、庶幾部不至傷而持弓能固、

弓長六尺謂之庇軹五尺謂之庇輪四尺謂之庇軫

鄭曰庇覆也故書庇作秘杜子春云秘當為庇謂覆軹也

攷曰、六尺五尺四尺、弓菑末入算、弓菑皆當長一寸有半、與部之鑿深相應、軹當為軒、故書大馭祭兩軒、杜子春改軒為軹、此軹字疑亦子春所改、故書本作軒、故子春訓為幹也、兩軒相距一丈零八寸又三分寸之二、兩軒末入算并兩軒約共一丈一尺零三分寸之二、兩輪相距六尺六寸、相距為言兩輪末入算、并兩輪為七尺、兩軫相距四尺四寸、兩軫入算、記故以庇軒庇輪庇軫為三等蓋之衰分、

鄭曰軹轂末也輿廣六尺六寸兩轂并六尺四寸總一丈三尺旁減軌內七寸則兩軹之廣凡丈一尺六寸也六尺之弓倍之加部廣凡丈二尺六寸有宇曲之減可覆軹不及幹

賈曰輿六尺六寸并兩轂六尺四寸總一丈、三尺減尺四寸入輿下其餘有丈一尺六寸也

戴曰兵車乘車軫間六尺六寸轂入輿下者七寸其內地即置伏兔以承軫

辨曰、軹是轂末空中之釭、覆庇所不及、字据杜訓幹、

則宇當作軒凡輿之制兩較之内為輿兩較之下為左右軫左右軫加伏兔之上伏兔下銜軸軸兩頭貫轂者出伏兔之外而軸末名害頭者又出兩轂之外幹則害頭上制轂之關鍵也鄭以兩軹相距丈三尺則六尺之弓庇不及軹故云旁減軏内七寸然六尺之弓近部平者二尺并宇曲之平徑戴以為兩數共得五尺四寸六分有奇倍之加輻廣蓋徑凡一丈一尺五寸三分弱準以一丈一尺六寸之軹不足七分强是雖有軏内之減不獨庇幹不足即庇軹亦不足也且旁減軏内云云本屬鄭之遁詞轂斷不能入輿下也如轂入輿下七寸則兩伏兔相距止五尺二寸左右軫加于伏兔軫閒安得有六尺六寸矛盾一如軫閒六尺六寸兩伏兔相距五尺二寸伏兔安得承軫矛盾二如兩伏兔相距五尺二寸承軫而轂入輿下軫安得收輿矛盾三如兩伏兔相距五尺二寸承軫而軫仍收輿轂安得入輿下矛盾四不知輿人所云車廣乃左右兩輪相距之度非左右兩軫相距之度也左軫距右軫與前軫距後軫同皆四尺四寸故六尺之弓自足覆幹鄭戴誤以車廣為即軫閒于是鄭云旁減軏内賈戴云轂入輿下皆庶幾弓之足以庇軹即自相矛盾亦弗暇顧豈不謬哉

參分弓長而揉其一

鄭曰參分之持長撓短短者近部而平長者為宇曲也六尺之弓近部二尺四尺為宇曲

戴曰弓葘兩旁各剡一寸有半

攷曰蓋弓平則吐水不疾故揉屈其弓使一分上平二分下迆記云揉其一實止揉其詘屈處爾五尺之弓近部一尺六寸六分六釐六豪六秒六忽强宇曲三尺三寸三分三釐三豪三秒三忽强四尺之弓近部一尺三寸三分三釐三豪三秒三忽强宇曲二尺六寸六分六釐六豪六秒六忽强弓葘皆長一寸有半其端上剡二分兩旁各剡一分五釐此殺之極也下則平直與部之鑿空相應

賈曰鑿弓空時外畔弓上二枚弓下四枚内畔弓上下俱四枚由弓頭仰故須近部撓之使平向下四尺持之為宇曲吐水也

戴曰弓葘入鑿中剡其下二分兩旁各剡一分有半鑿下平直則弓必上仰故揉其近部之二尺使平外四尺自迆而成宇曲

辨曰、弓菑上剡二分、與部鑿相應、不橈之弓植于鑿中、不獨近部者平、其宇亦平、弓頭竝不仰也、橈而屈之、祇因宇平不能吐水、豈為弓頭之仰哉、既橈之弓、植于鑿中、惟近部之一分平、其宇二分曲而下迆、一分為短、二分為長、鄭故有持長撓短云云、戴謂弓菑下剡二分、以求合賈弓頭仰之說、不知弓頭既仰、而後橈其近部者、使弓頭下于部二尺、而為宇、則蓋之上平者、其迫而近部之弓、必致反下于詘屈之處、故知弓菑剡上不剡下也、

參分其股圍、去一以為蚤圍

鄭曰、蚤當為爪、以弓鑿之廣為股圍、則寸六分也、爪圍一寸十五分寸之一

賈曰、上云弓鑿廣四枚、卽以方圍之四四十六、故圍寸六分

玹曰、股、弓近部者、爪、弓末也、自股漸殺至末、其圍得股圍三分之二、凡一寸零六釐六豪六秒六忽零、乃殺之極也、

參分弓長、以其一為之尊

鄭曰、尊高也、六尺之弓、上近部平者二尺、爪末下於部二尺、二尺為句、四尺為弦、求其股、股十二、除之面三尺幾半也

戴曰、凡句股各自乘、并之為弦實、弦自乘減句自乘、餘為股實、減股自乘、餘為句實、如以二尺為句、四尺為弦、而求其股、先以弦自乘、得弦實十六尺、次以句自乘、得句實四尺、兩數相減、餘十二尺、為股、開方除之、得股長三尺四寸六分有奇、故鄭注云三尺幾半也

玹曰、此句但据六尺弓之大蓋言也、鄭戴故皆依弓之長六尺者計之、六尺之弓、股長三尺四寸六分四釐一豪零一忽零、并近部平者、倍之、加部廣、蓋徑得一丈一尺五寸二分八釐二豪零二忽零、淶謂五尺四尺之弓、爪末下于部亦皆二尺、上文部長二尺、下文蓋崇十尺、皆兼三等蓋言也、四尺之弓、如以一尺三寸三分三釐三豪三秒三忽強為句、二尺六寸六分六釐六豪六秒六忽強為弦、求其股、得二尺二寸一分九釐一豪三秒五忽七零、并近部平者、倍之、加部廣、部蓋徑得七尺七寸零四釐九豪三秒七忽零、已足庇軨、而記以四尺弓為庇軨之蓋、則其宇下于部亦二尺甚明也、五尺之弓、減上近部平者一尺六寸六分六豪六秒六忽零、餘三尺三寸三分三釐三豪三秒三忽零為弦、二尺為句、求其股、得二尺六寸三分三釐三豪二秒五忽零、并近部平者、倍之、加部廣、蓋徑得九尺一寸九分九釐九豪八秒二

忽零四尺之弓減上近部平者一尺三寸三分三釐三豪三秒三忽零餘二尺六寸六分六釐六豪六秒六忽零為弦二尺為句求其股得一尺六寸六分三釐三豪二秒九忽零并近部平者倍之加部廣蓋徑得六尺五寸九分三釐三豪二秒四忽零車廣并兩輪凡七尺是四尺弓之蓋庇軫有餘庇輪固不足也

上欲尊而宇欲卑

鄭曰上近部平者也隤下曰宇

賈曰此言為下而設也上謂近部二尺下謂持長四尺也

上尊而宇卑則吐水疾而霤遠

鄭曰蓋者主為雨設也

攷曰此節申釋上句乃蓋宇卑二尺之所以然也秦策云暑不張蓋据此設蓋兼為禦日也

鄭曰乘車無蓋禮所謂潦車謂蓋車與

賈曰巾車五路皆不言蓋以其建旌旗故無蓋

辨曰桒巾車及葬執蓋注云王平生時乘車建旌旗雨則張蓋當以彼注為長道右王下則以蓋從是乘車本備有蓋特非雨非暑不拔去旌旗而設蓋爾蓋杠所入之空卽旌旗杠所入之空也左宣四年楚子與若敖氏戰伯棼射王貫笠轂笠蓋也轂輻所聚也部亦蓋弓所聚因名為笠轂据此兵車亦有時設蓋也安得云乘車無蓋哉

蓋已崇則難為門也

攷曰門車後戶古時乘車前半為式左右為較後設門闌以登降蓋宇下于部二尺崇于軫八尺門闌設蓋宇之內約崇八尺一寸黃鍾之數也已太也門闌與式較高下當相稱蓋太高則門闌不足以障輿後之風故難為門

蓋已卑則是蔽目也是故蓋崇十尺

鄭曰十尺其中正也蓋十尺宇二尺而人長八尺卑於此蔽人目

攷曰周時貴者之車皆坐乘小戎文茵毛傳以為所坐虎皮褥其明證也兵車且坐何况乘卓特蓋之崇則必以立乘不蔽目為準爾

良蓋弗冒弗紘殷畝而馳不隊謂之國工

鄭曰隊落也善蓋者以橫馳於壟上無衣若無紘而弓不落也

攷曰此節言弓菑與部鑿相得之甚也以幕蒙蓋弓曰冒冒幔也以繩聯綴蓋弓之宇曰紘紘維也說文

輹衣車蓋也維車蓋維也凡為車蓋既植弓于部鑿乃以繩聯綴其宇而後以輹衣之

賈曰弗冒則無衣不須言不紘也若言不紘則有衣而不須紘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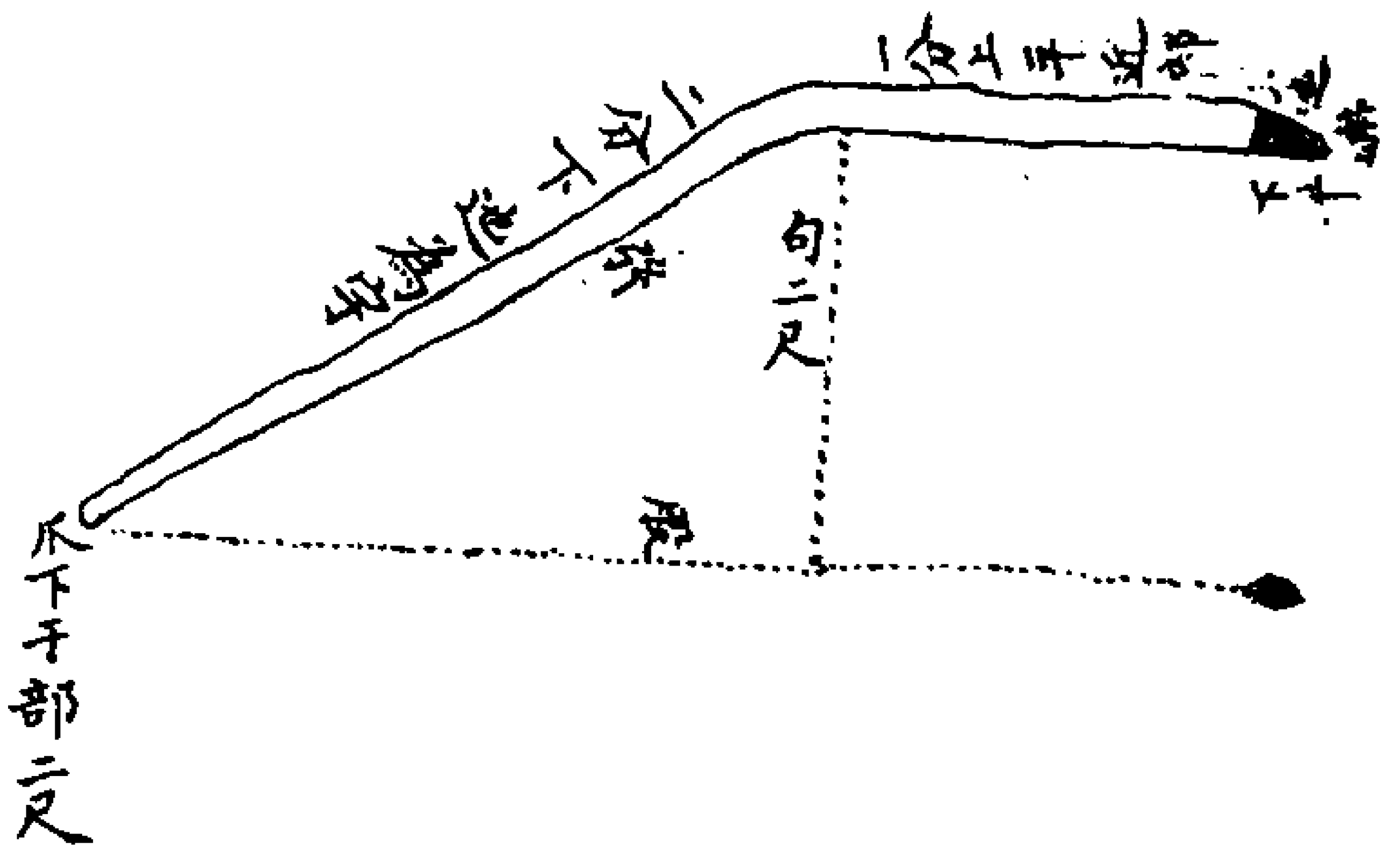
辨曰凡蓋弓植于部鑿皆紘在先冒在後弗冒而尚有紘在則橫馳不隊猶未足為良蓋也故必以弗冒弗紘驗蓋之良不良賈說舛甚

部桯達常圖

厚一寸
部通達常二尺
達常圍三寸
桯長八尺圍六寸
桯
足

攷曰右圖依戴吉士但戴圖不具桯足茲為增入桯足長五寸在桯長八尺外達常入桯中者約長四五寸亦在部長二尺外

蓋弓圖



句二尺
股
爪下于部二尺

攷曰蓋弓之長有三等而爪下于部則皆二尺故句長二尺則皆同惟股弦與近部平者三等各殊說已具于前茲不更贅

倉史居餘著第十種卷四終

倉史居𩡭著弟十種卷五

攷工記輿人攷辨

古暚王宗涑

輿人為車

攷曰車當為輿涉下車廣而誤也說文車輿輪之總名也輿人咢為小車牝服不得云為車且輪人為輪輈人為輈車人為車記文上下皆不易字則此車字是轉寫之誤明甚

鄭曰車輿也

辨曰輿牝服之專名也合牝服于輪軸乃衍稱車任載車牝服與輪軸一人為之故職以車名而曰車人為車凡人所乘皆牝服之已合于輪軸者而人在牝服之中故經典多云乘車亦通偁乘輿若輿八單為牝服是輿之未合于輪軸者也則記文元本必作輿人為輿可知鄭不知車是誤字而以輿訓車由先不知車與輿之有別也

輪崇車廣衡長參如一謂之參稱

鄭曰稱猶等也衡之長容兩服

賈曰參如一者謂俱六尺六寸也

攷曰車廣謂兩輪之相距也兩輪中夾一輿謂之車廣即說文輿總名之義也由輈以上旁距兩輪曰車廣由輈以下旁距兩輪曰徹廣車廣六尺六寸者（六尺六寸兩輪輻轂及大圜平面相距之度也其輻股相距六尺四寸三分寸之二）其徹廣亦六尺六寸可知徹廣六尺者其車廣亦六尺可知輿人不言徹廣車人不言車廣正以徹廣與車廣彼此可以互證尔所以知此者小車之有衡猶任載車之有鬲也鬲長侔于徹廣則衡長侔于車廣即是侔于徹廣甚明輪軸非輿人所為而車廣記于輿人者因隧及式崇軫圍皆準車廣以起度也況車廣雖非輿廣而輿廣可即車廣以推置車廣六尺六寸兩旁各減輻內之轂一尺緶三分寸之二凡二尺一寸三分寸之一餘四尺四寸三分寸之二當取四尺四寸為輿廣兩旁各餘三分寸之一為轂轐之間則轂之運轉不內侵轐而輿安輿廣同于輿隧其形正方記云軫之方也以象地也其的證也置車廣六尺六寸兩旁各加輪厚二寸輻外之轂一尺九寸三分寸之一（轂在輻外者本長二尺以輪外算三分寸之二當準大圜平面以量輻外之轂則轂短三分寸之二故止得一尺九寸三分寸之一也）則兩軹相距一丈零八寸又三分寸之二兩軹入算軸頭約各長五寸通長一丈一尺八寸三分寸之二當名一丈二尺為軌（不足一寸三分寸之一）幹貫軸頭倚箸于兩軹兩幹相距約一丈一尺零三分寸

之二故益徑一丈一尺五寸二分八釐二豪零二忽
零者記謂之庛軒也
参分車廣去一以為隧
鄭曰兵車之隧四尺四寸鄭司農云隧謂車輿深也
讀如鑽燧改火之燧玄謂讀如邃宇之邃
玫曰自此下至為之較崇論輿大小高下之形制也
兵車乘車田車三者如一四尺四寸自前軫至後軫
之度前後軫竝入算記但詳隧深而不言輿廣欲學
者据車廣輻内軫方之文以求輿廣也隧先鄭讀燧
但明隧之聲後鄭讀邃兼明隧之義

参分其隧一在前二在後以揉其式
鄭曰兵車之式深尺四寸三分寸之二
賈曰乘車亦同
戴曰式前車也記不言式較之長一在前其上三面
周以式二在後其上為較
玫曰揉當作煣下文云飾車欲侈謂式畧侈大于軫
也記不言侈之度以意揣之假如式左右各侈半寸
則式廣得四尺五寸三分分之每分得尺五寸中一
分不煣煣其左右二分使向後以合于較則式隅圜
折下不與軫隅相直餘去中一分并左右兩式隅適

得平圜之半徑凡三尺以密率求之圜周得九尺四
寸二分四釐七豪七秒七忽零半之加式之中一分
式通長六尺二寸一分二釐四豪二秒三忽零兩端
當各贏一寸坳其内偏為偃月形以抱較未入算鄭
云式深尺四寸三分寸之二未計其侈也并侈半寸
式中一分深尺五寸一分六釐六豪六秒六忽零隧
之後二分深二尺九寸三分三釐三豪三秒三忽零
輿後門闌不向後侈當縮于後軫半寸置二尺九寸
三分三釐三豪三秒三忽零除去半寸并門闌立木
徑一寸五分五釐六豪一秒八忽零餘二尺七寸七

分七釐七豪一秒五忽卽為較長較後端當贏三分
坳其中以抱門闌立木與前端反出之車耳皆未入
算古者乘車之儀三分其隧御者立在前一分居中
而箸于式左右兩人立中一分旁倚于較前直式隅
圜折處楚詞云倚結軨兮長太息涕潺湲兮下霑式
是也其式四乘則一人居中立後一分御者與左右
不竝立故輿廣四尺四寸而不覺其隘兩轂貫軸適
直中一分之中禮故云顧不過轂兵車大將居左掌
鼓鉦鼓有跗置左式外箸于兵闌出式上約二尺左
襄十八年晉獲齊殖綽郭最坐於中軍之鼓下兵闌

立木圜徑當與較同植在前後軫上內距左右軫八寸半立木入算前後軫出兵闌立木外者一寸外距輻股一寸零兵闌外距輻股二寸零兵闌外建大盾亦厚一寸零故不妨輪之運轉也於八寸半中除立木徑一寸五分五釐六豪一秒八忽零餘不足七寸而鼓下可容一人坐明式隅圜折下不與軫隅相直也人坐約高五尺知鼓高于軫五尺餘也鉦縣鼓後而下于鼓左宣四年伯棼射王自鼓跗著于丁寍杜云丁寍鉦也其明證也

戴曰式長九尺五寸三分寸之一左右較各長二尺九寸三分寸之一

辨曰戴以六尺六寸為輿廣倍式深幷輿廣得九尺五寸三分寸之一是戴以式隅為方折也若是圜折卽使輿廣六尺六寸式長必不能有九尺五寸三分寸之一也然方折之隅從未見有能煣屈一木以為之者戴說于誤之中又有誤焉車輿有門互見于輪人較連反出之車耳長不止二尺九寸三分寸之一不計反出之車耳不及二尺九寸三分寸之一若長得二尺九寸三分寸之一則與之後軫無餘地以置門矣戴說亦誤

以其廣之半為之式崇

鄭曰兵車之式高三尺三寸

攷曰田車乘車亦同鄭云兵車舉其一尒餘仿此

以其隧之半為之較崇

鄭曰兵車自較而下凡五尺五寸故書較作榷杜子春云當為較

攷曰較說文作較解云車輢上曲鉤也輢車旁也淶謂輢車旁軨也周乎輢軨之橫木植木與橫木之為車耳而反出者上曲者下垂者統名曰較較以章較尊卑名輢以人所倚箸名析言之則反出曰較下垂曰輒上曲曰鉤鉤之制剙自夏益為天子乘車明堂位云鉤車夏后氏之路其證也上鉤下輒相絫為重淇澳詩謂之重較一名重耳崔豹古今注云車較重耳是也在周時為王朝卿士乘車毛傳云重較卿士之車是也續漢輿服志云金薄繆龍以為輿倚較倚卽輢也則漢時輢較上有刻作龍形而飾以金者矣與後為門闌與十尺之葢相稱約出較上二尺六寸通高八尺一寸崇于葢宇一寸足禦輿後之風較崇五尺五寸天地之數也門闌崇八尺一寸黃鐘之數也

鄭曰較兩輢上出式者

賈曰較謂車輿兩相今人謂之平鬲也言兩輢謂車相兩旁豎之者二者既別而云較兩輢上出式者以其較之兩頭皆置于輢上二木相附故據兩較出式而言之

辨曰据鄭賈說輿旁惟橫木名較其植木則名輢也然式之橫木植木皆名式較之植木不應獨有別名且人之所倚者橫木及軨不及其植木也植木安得專輢之名洓得以轛例之轛是式中之軨非式之植木則輢是較中之輢軨非較之植木明甚故曰輿旁橫木植木竝名較也

阮曰輢上反出謂之輒輢立木達輒謂之較說文曰較車輢上曲鉤也輒車兩輢也從車耴聲耴耳下垂也象形春秋傳云秦公子耴者其耳下垂故以為名輙車耳反出也合此四者可知車耳之反出矣蓋車輢版通高五尺五寸其下三尺三寸直立軫上軫上之輪崇三尺三寸與直輢前式同高若過此三尺三寸之上則漸而外曲勢反出乎輪之上象耳之耴故謂之輒以其反出又謂之輙至其直立軫上上曲如兩角之木則謂之較重出式上故名重較崔豹古今注曰車較重耳也在車轝上重起為兩角然

辨曰較之立木前與式接其上橫木之出乎立木前者約三四寸煣之使屈而向外如今交椅之扶手是為車耳反出輒者于反出之車耳下刻木為下垂之飾如耳之下垂者然今交椅扶手下亦有片木下垂如耳未必非規撫古時車輒之制為之也故謂之交椅交較之省椅倚之假借也車耳反出下垂飾之通乎貴賤者又于反出車耳之上刻木為上曲之鉤與下垂之輒相絫而重是為重較此貴者所獨毛公以重較為卿士車其證也較中有軨無版阮謂輢是直立軫上之版誤一謂輢版出式上者反出誤二謂反出卽是下垂誤三謂直立軫上之較木其上曲如兩角誤四夫較之後立木與門闌相接不容上曲則立木之接式者亦不容屈曲其上甚明下文云立者中縣尤立木不上曲之的證且式出軫上三尺三寸幷軫崇四尺凡七尺三寸崇于六尺六寸之輪七寸田車式幷軫崇三尺八寸半凡七尺一寸半崇于六尺三寸之輪八寸半夫人知之阮謂輪輿式同高疏舛已極何論其他

六分其廣以一為之軫圍

鄭曰兵車之軫圍尺一寸

江曰軫方徑二寸七分有半

戴曰與下四面材合而收輿謂之軫亦謂之收輈人軫間則左右名軫之證也加軫與轐弓長庇軫軫方象地則前後左右通名軫之證也

玫曰自此下至去一以為轛圍論斵材大小之度方徑二寸七分有半謂四面各得二寸七分五釐合為一尺一寸徑一周四方圍也

鄭曰軫輿後横者也

辨曰加軫與轐注云軫輿也是輿下四面材竝名軫鄭亦知之特恐與旁減軌内七寸之説相妨故但以輿後横者為軫而指三面材為軓使若式較所尌之軓非卽軫也者此則鄭之遁詞也

段曰姚氏鼐云記曰軫之方以象地葢軫方六尺六寸記曰參分車廣去一以為隧葢以二尺二寸為輿後其前廣如軫而深四尺四寸以設立木焉是為收毛公云收軫也謂深四尺四寸收於軫矣非謂軫名收也玉裁按姚氏説為完合輿下三面之材與後横木而正方渾言之四面曰軫析言之軨式所尌曰軓輿後曰軫

辨曰姚以軫為輿後葢謂如今時轎車之有尾也其説近理足惑人不可不辨桼記云去一以為式圍去一以為較圍凡言去者皆實有所減損之詞記云參分牙圍而桼其二參分輻長而殺其一參分弓長而㮚其一皆於一物中區分彼此以示別異之詞也倘軫在輿後二尺二寸與深四尺四寸之隧合而成方于車廣非實有所減損記當依參分其隧一在前一在後以㮚其式之例而云參分車廣以一為軫二為輿而置其門必不云去一以為隧也今云去一以為隧則二尺二寸是減損于車廣之實數明矣且古惟任載車有尾説文云軝大車後也輈人云不援其軝必緧其牛後是也小車之尾經典絕無左證祇因不知車與輿之有辨而輿廣六尺六寸及徹廣八尺二説遂至横亙於胷中而不能去乃從而為之詞尔姚謂軫非名收亦未是所載收于式較式較植于軫毛公故以軫訓收也

參分軫圍去一以為式圍

鄭曰兵車之式圍七寸三分寸之一

玫曰式圍圜徑二寸三分三釐四豪二秒七忽零横木立木竝同立木凡四枚兩枚在正面兩枚與左右

較接竝出軫上三尺零六分六釐五豪七秒六忽零、下入軫用偏枘、下入軫及上入横木之枘皆未入算、幷上横木崇三尺三寸、上横木一枚、兩隅圜折、幷兩端衡較者通長六尺四寸一分二釐四豪二秒三忽零、下横木三枚出軫上約五寸、一枚在式正中長一尺二寸三分三釐二豪三秒七忽零、二枚在式左右、為圜折之隅、各長二尺一寸二分三釐七豪零六忽零、入立木之枘皆未入算、轛軨在上横木之下、下横木之上、下横木之下以版横側揜之、禮謂之軓、詩謂之陰、毛傳謂之揜軓、

叅分式圍去一以為較圍

鄭曰兵車之較圍四寸九分寸之八

攷曰較圍亦圜、其徑一寸五分五釐六豪一秒八忽零、横木立木竝同、左右兩較立木各二枚、前一枚接于式、下入軫用正枘、後一枚接于門闌立木、下入軫、用偏枘、相距二尺七寸二分七釐七豪一秒五忽零、立木入算幷門闌立木凡二尺八寸八分三釐三豪三秒三忽零、不盡後軫半寸若盡後軫則立木不固知當不盡半寸也較立木出軫上五尺三寸四分四釐三豪八秒二忽弱、上入横木、下入軫之枘未入算、幷上横木崇五尺五寸、上横木長二尺七寸二分七釐七豪一秒五忽零、幷衡門闌立木者三分及反出之車耳通長約三尺一寸強、下横木出軫上約八寸、長二尺四寸一分六釐六豪六秒九忽、兩端入立木之枘未入算、輢軨在上横木之下、下横木之上、下横木之下亦以版横側揜之、與式下之揜版同名、記不詳門闌之大小、其圍徑蓋與較同、門闌無下横木、立木二枚、下入軫用正枘、崇于軫七尺九寸四分四釐三豪八秒二忽弱、下入軫上入横木之枘未入算、上加横木、通高八尺一寸、左右相距四尺三寸、横木之長如之、左右不盡軫各半寸、立木入算、乘車設兩扉曲禮展軨效駕奮衣由右上、釋文引舊解云、軨、闌也、蓋其扉亦交木為方格與輢同制、故禮謂之軨、注謂之闌也、展軨謂啟扉以俟登車也、故先展之軨而後效駕、言由右上、則非一扉居中甚明於四尺三寸中除去二立木之徑三寸一分一釐二豪三秒六忽強、餘三尺九寸八分八釐七豪六秒四忽弱、則每扉應廣一尺九寸九分不盡八釐七豪六秒四忽弱、以利啟閉、式接較、較接門闌、皆鞔之以革、鄭所謂革鞔與是也與無門闌則左右較不能自固、戴阮與圖但具式較而後無門、誤之甚者、兵車田車或但有門而不設扉、或亦設扉、至臨敵入圍時始去之、左襄二十四年鄭宛射犬御晉張骼輔躒驅入楚軍、二子下與楚戰、射犬先出、弗待而出、二子超乘抽弓而射、按射犬驅車先出楚

壁張輔追及超乘而登楚之逐張輔者勢必更在其後張輔射之其矢必從與後之門出矣若果設扉不便超乘亦不便射故知臨敵必去其扉也經與末有旳据、侯攷、其扉應高七尺九寸六分門閑之橫木當削平其下面於圍徑一寸五分五釐六豪一秒八忽零中削去下面一分五釐六豪一秒八忽零使平與扉相應扉軨之圍徑當與輢軨同

參分較圍去一以為軹圍

鄭曰兵車之軹圍三寸二十七分寸之七

攷曰軹當作輢輢較之植者橫者也人所對之軨曰轛人所倚之軨曰輢書作軹聲近而誤也輢圍方其徑八分一釐四豪八秒一忽零植者橫交為方格通名曰軨楚詞謂之結軨木縱橫交織如結也軨外以革若席為蔽是為轖轖以蔽軨猶牆以蔽垣也故字皆從嗇說文云轖車籍交革也籍古通席爾雅云輿革前謂之鞎後謂之第詩云簟第朱鞹皆謂車軨前蔽用革後蔽用席也

鄭曰軹輢之植者橫者也與轂末同名

辨曰凡物之同名者其形必相類如輻末名爪蓋弓之末亦名爪細大雖殊其為末則同也今轂末止一大圜空軨闌聚諸小方格形制縣殊同名奚所取義

涑故謂軹是輢之聲誤也

參分軹圍去一以為轛圍

鄭曰兵車之轛圍二寸八十一分寸之十四轛者以其鄉人為名鄭司農云轛讀為綴繫之綴謂車輿軨立者也立者為轛轛書或為軨

攷曰軹圍之軹亦當為輢轛圍方其徑五分四釐二豪九秒零轛式之植者也式隅圜折故但為直格也軨之言櫺輢轛之通名也錢氏坫云軨之言闌也闌在內也

鄭曰轛式之植者橫者也鄭司農云衡者為軹按軹亦當為輢

辨曰鄭意式下之軨亦交木為方格與較下之輢同殊不知圜折之式隅決不能為方格正面一分因兩隅之不為方格而亦但為直格當以先鄭說為是立者為轛謂其格但有植者也至較下之輢當從後鄭說楚詞倚結軨之文可證也先鄭衡者為輢謂較下但為橫格亦誤說文云轛車橫軨也則又以轛為橫格矣涑謂橫格可施于式之正面謂式下無橫格不可謂式隅亦為橫格尤不可也

圜圜者中規方者中矩立者中縣衡者中水直者如生焉

繼者如附焉

鄭曰治材居材如此乃善也如生如木從地生

攷曰、自此下至末、是為輿之總結、亦上文之補義也、圜者中規、謂式圜較圜門闌圜、方者中矩、謂軫圜輢圜轛圜門扉圜、立者謂式較門闌輢轛扉之縱木、中縣言直也、衡者謂式較門闌輢轛扉之横木、中水言平也、此就式較門闌未植于軫時言也、直、植也、植者如生、言立之軫上如木生于地不可動搖也、繼者如附、言式繼較較繼門闌、其相接處兩兩附合、不留間隙也、此就式較門闌已植于軫時言也、

鄭曰如附如附枝之宏殺也

辨曰、鄭意以繼者為輢繼較轛繼式、故言宏殺也、然輢在較中、轛在式中、皆相合而不可分離、豈徒如附已哉、如附云者、乃本不附合而有似于附合之詞、無宏殺之義甚明、

凡居材大與小無幷大倚小則摧引之則絕

鄭曰幷偏亲相就也用力之時其大幷於小者小者强不堪則摧也其小幷于大者小者力不堪則絕也

攷曰居猶就也、材謂式較門闌之材、大謂式、小謂較及門闌、幷謂鑿枘相合、摧、頹也、絕、斷也、皆謂折也、益材木大小不侔、不可倂合、如强欲幷之、必偏為鑿枘、鄭故以倂為偏亲相就也、無幷謂式較門闌之横木各自與其立木相合、而式之横木不合于較之立木、較之横木不合于門闌之立木也、此節與上如附義相足、大倚小云云、極言幷之弊、

棧車欲弇

鄭曰為其無革鞔不堅易折壞也士乘棧車

賈曰弇向内

攷曰說文云棧、棚也、竹木之車、謂弇、斂也、棧車縛竹木為棚其棚斂小于四尺四寸之軫、賈說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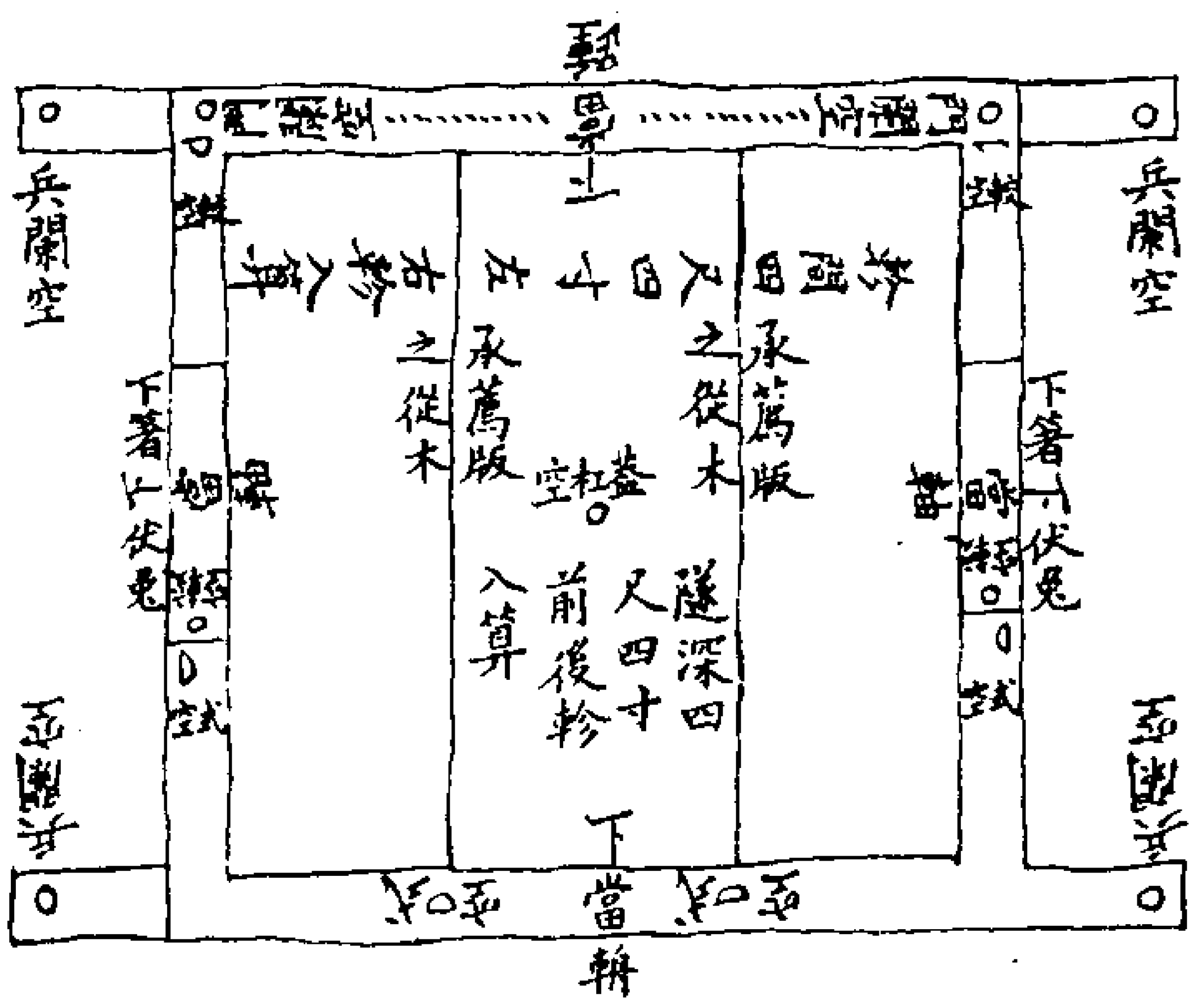
飾車欲侈

鄭曰飾車謂革鞔輿也大夫以上革鞔輿故書侈作移杜子春云當為侈

賈曰侈向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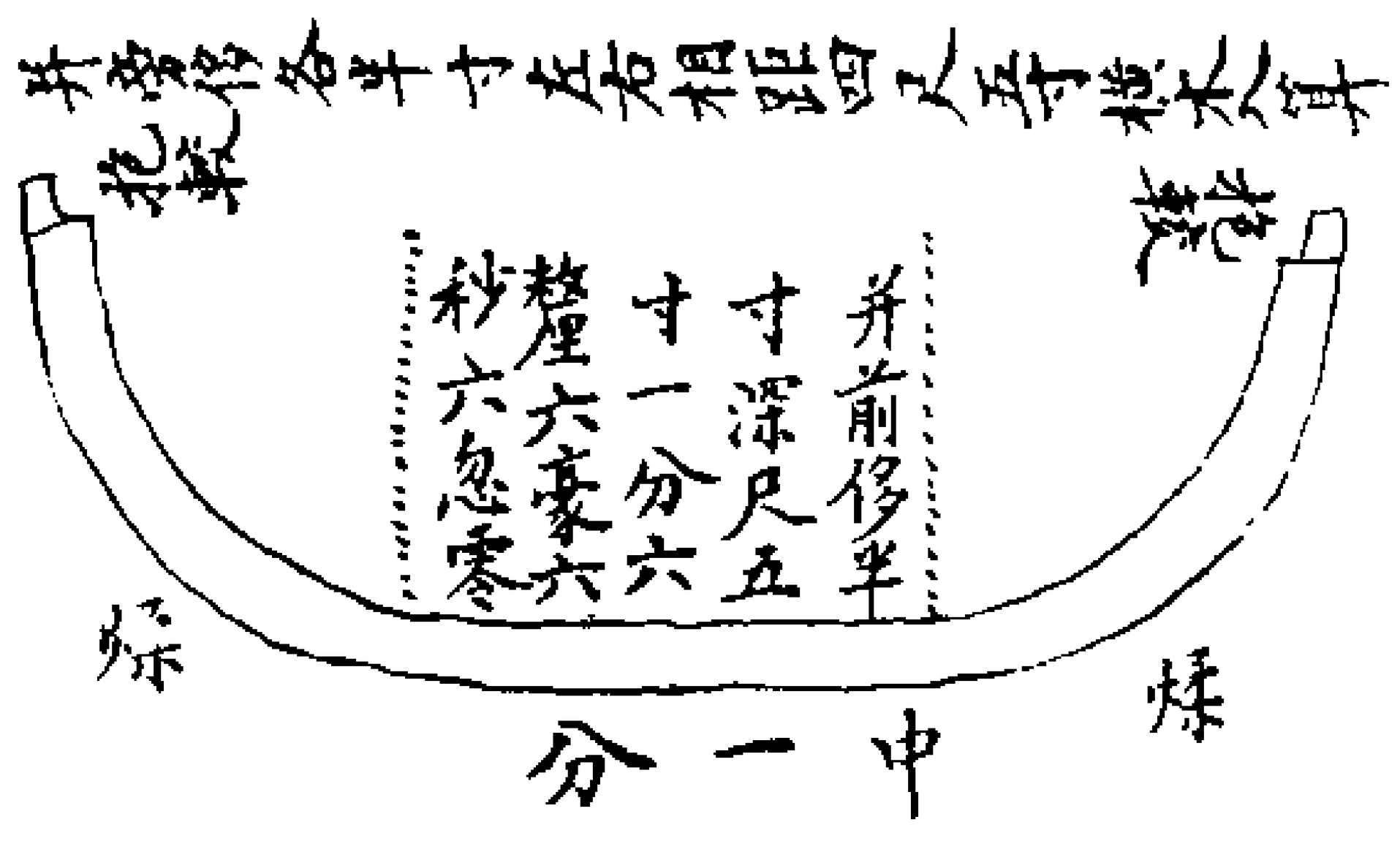
攷曰侈、肆大也、謂式之立木、其上微注于外、而上横木肆大于四尺四寸之軫也、賈說亦是、

軫圖


兵闌空
下著下伏兔
承薦版
之從木
承薦版
之從木
蓋杠空
隧深四尺四寸
前後軫
入算
下當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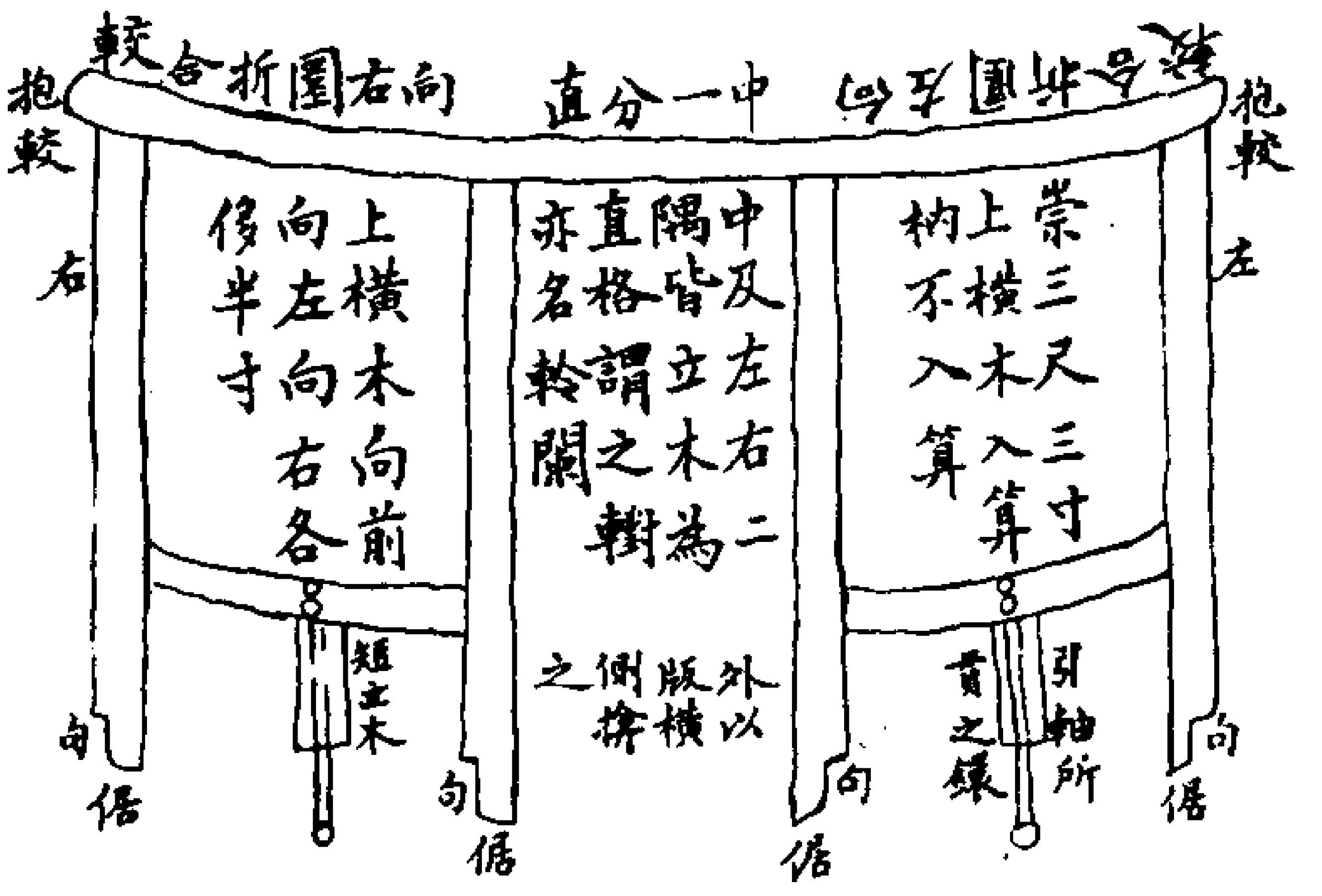
攷曰右軫圖依兵車之制寫之前後軫出左右軫外各九寸半通長六尺三寸故兵車一名廣車𡿖田車之軫當與兵車同制乘車無兵闌前後亦長四尺四寸為正方形兵車田車除厺兵闌其中載人者亦屬正方記故曰軫之方也以象地也與氐薦版横鋪左右軫上後不盡後軫所以止扉使不得內入也薦版出左右軫外亦各九寸半是為兵闌氐以載兵器兵闌氐下當各有從木一枚以承薦版其大小上與軫平下以不妨轂轉為度右圖未具左右軫內承薦版之二從木其大小亦如之蓋杠空在輿氏之中央下當輈之鉤心凡圖中之空圜者容正枘如半月者皆容偏枘之鑿也

煣式圖


抱較
抱較
并前後半寸深尺五寸一分六釐六豪六秒六忽零
煣
煣
中一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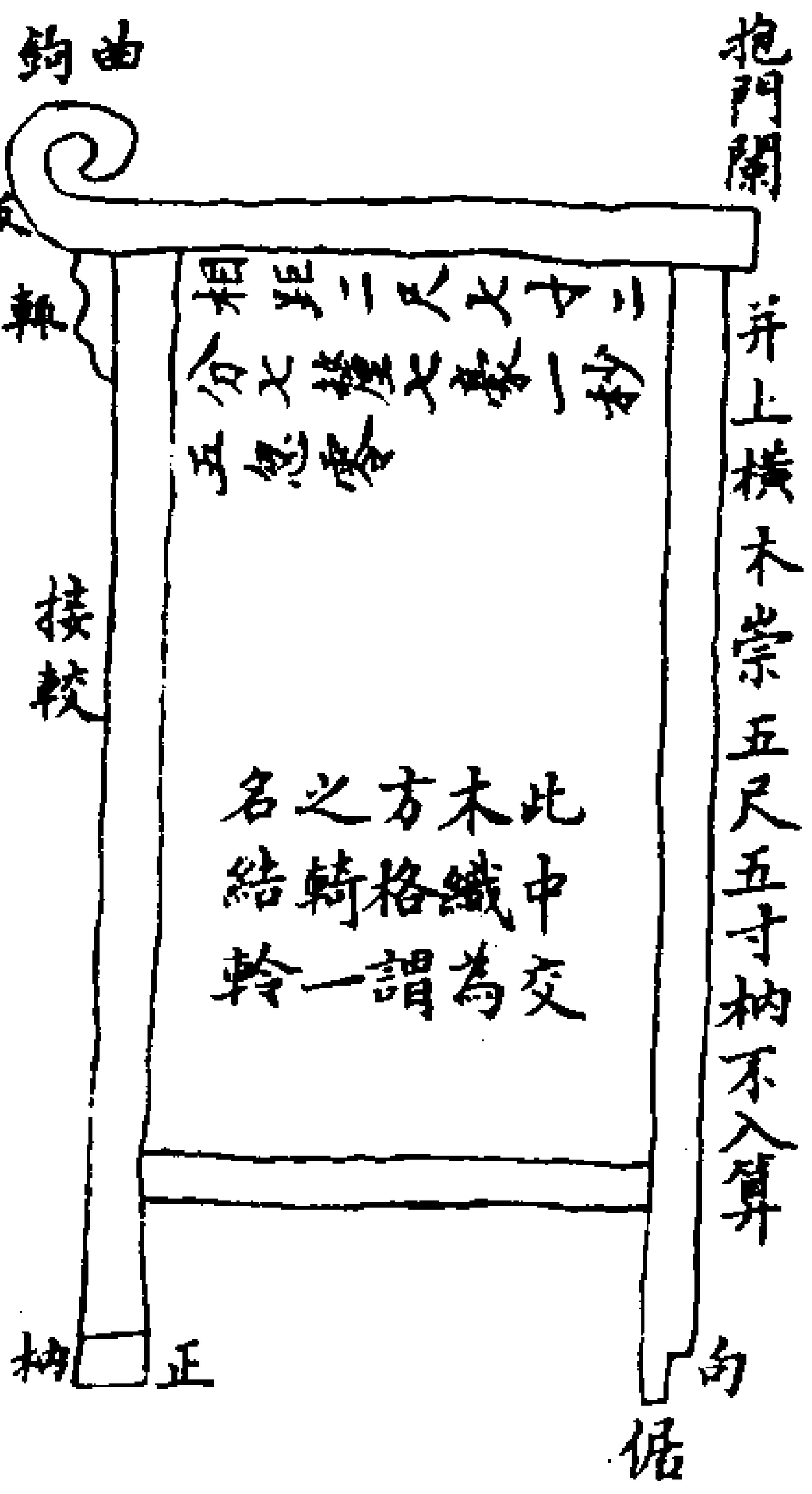
攷曰右圖卽下式圖之上横木也以式圖于兩隅圜折之形未顯故先為此圖以明之式上之横木煣屈一木為之周于輿之前三面兩隅圜折下與軫隅有似于方中函圜其横木并兩端抱較之一寸通長六尺四寸一分二釐四豪二秒三忽零兵車田車乘車其式之煣屈皆同此而戴阮二家之輿圖式隅皆方折顯與記煣式之文矛盾故别為此圖以正之

式圖


向右圜折合較
中一分直
抱較
抱較
右
左
崇三尺三寸上橫木入算枘不入算
中及左右二隅皆立木為直格謂之轛亦名軨闌
上橫木向前向左向右各侈半寸
外以版橫側揜之
短立木
引軸所貫之鐶
句
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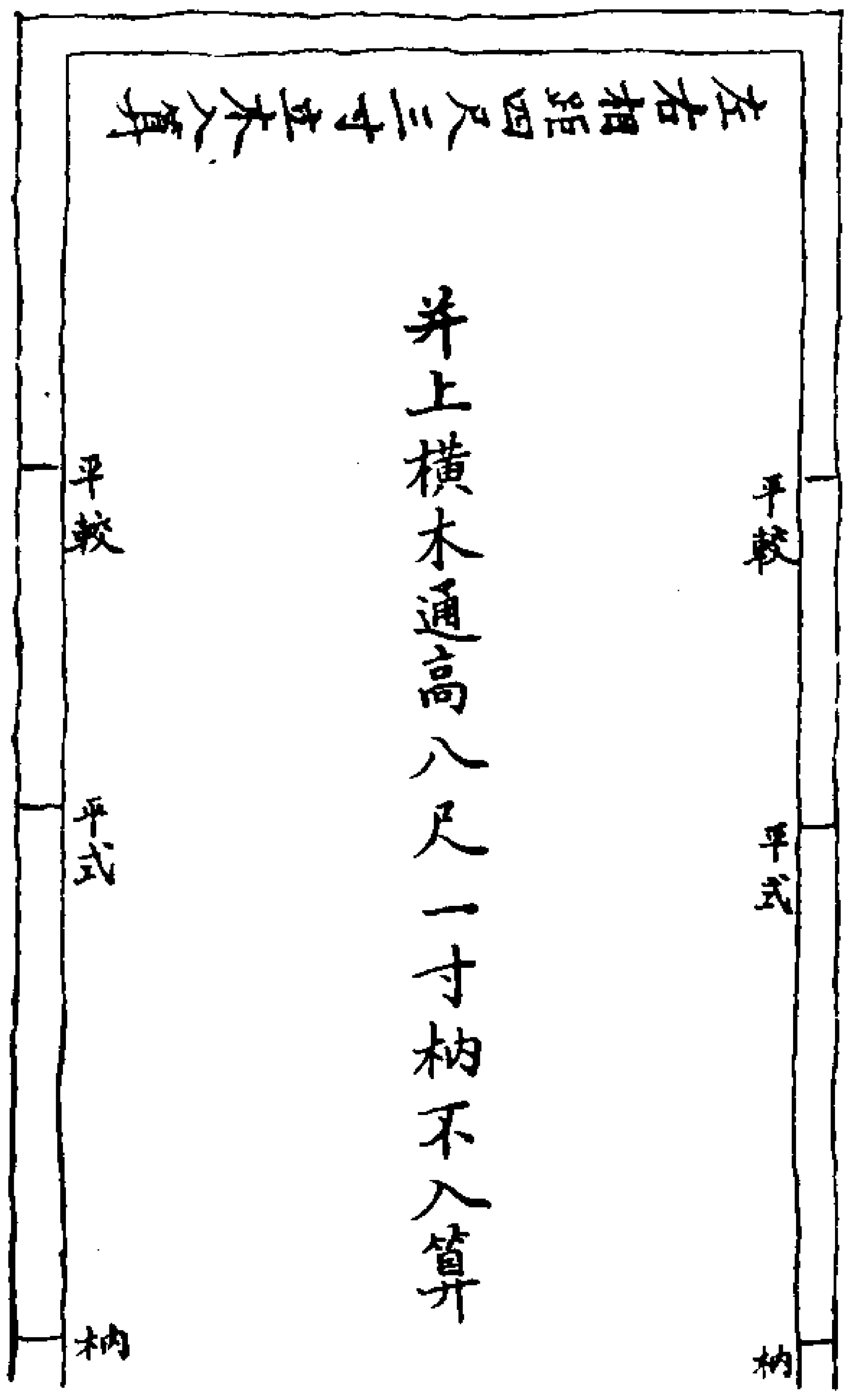
攷曰式上侈下斂立木入軫鑿非偏枘不固正面二立木之枘偏于後而殺其前為句接左較立木之枘偏于右而殺其左為句接右較立木之枘偏于左而殺其右為句下橫木分三截為之與上橫木㮇屈一木者不同式隅短立木左右各一枚上入下橫木有枘下箸薦版無枘所以固下橫木也下橫木之下無轛軨以版橫側揜之上齊下橫木下箸薦版正面下沒軫卽詩所謂陰也短立木在陰版之內貫靷之垂鐶在陰版之外其處所則同右圖未具轛軨陰版也靷以皮二條前繫于驂馬之頸後繫于軸以引車說文云靷引軸也毛傳云靷所以引也其證也靷若曳地易絆服馬之後足則于式隅之陰版上別設連鐶垂于軫下而貫靷于鐶中所以制靷使不至曳地也靷之繫軸者藏在輿下不可得見可見者惟陰版上之垂鐶故詩云陰靷驂馬頸中之皮條非直繫于軸中斷之而設鐶與鉤以便駕脫卽詩所謂鋈續是也毛傳云續續靷也非謂靷與陰版上之垂鉤相續也

較圖


曲鉤
較
輒
接較
抱門闌
幷上橫木崇五尺五寸枘不入算
此中交木織為方格謂之輢一名結軨
枘
正
句
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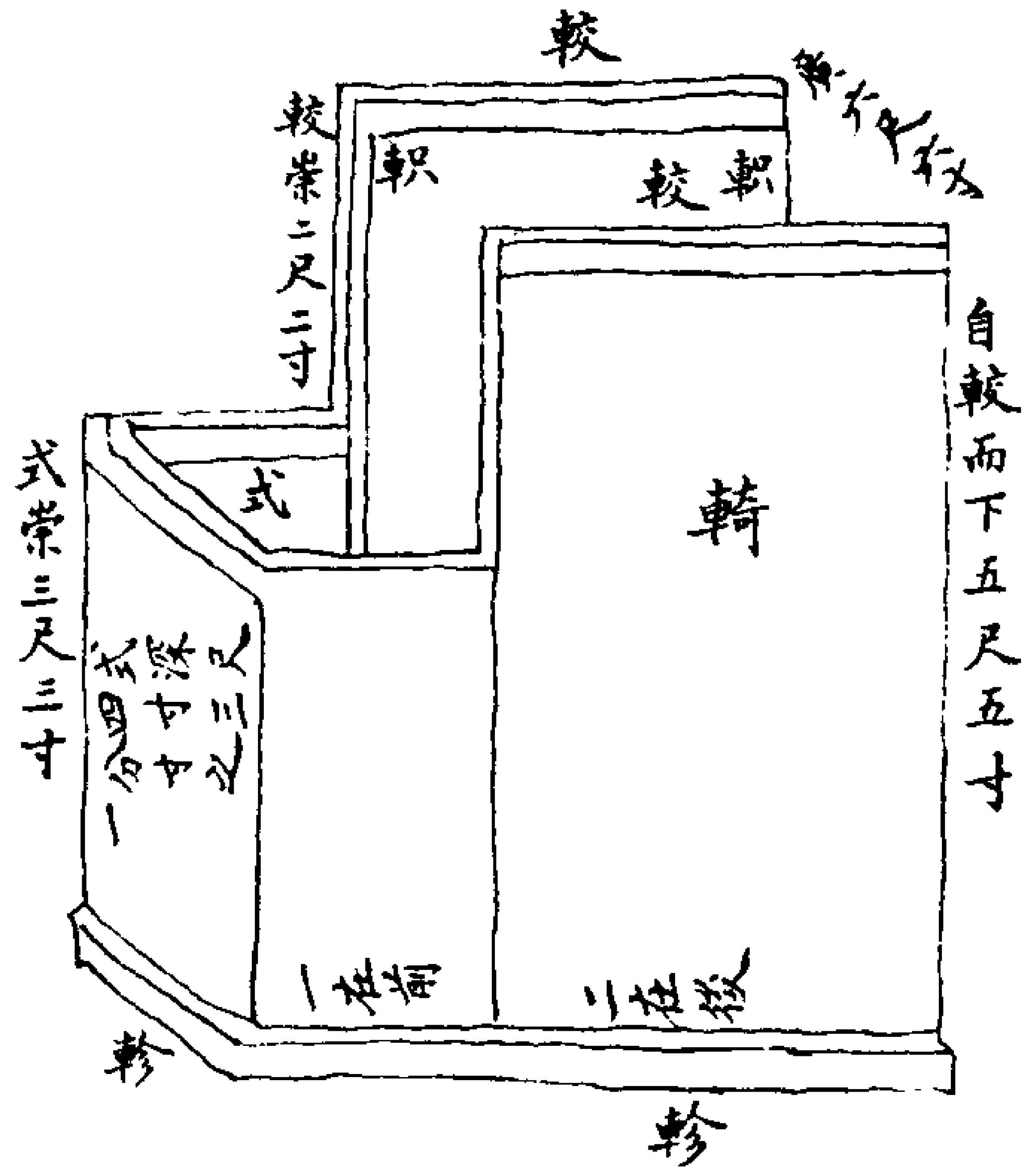
攷曰較上曲之鉤與下垂之輒相絫為重是曰重較卿士以上車也若卿士以下則車無上曲之鉤但有下垂之輒是為單較至左較之耳向左反出右較之耳向右反出則重較單較皆同

門闑圖


并上横木通高八尺一寸枘不入算
平較
平式
枘
平較
平式
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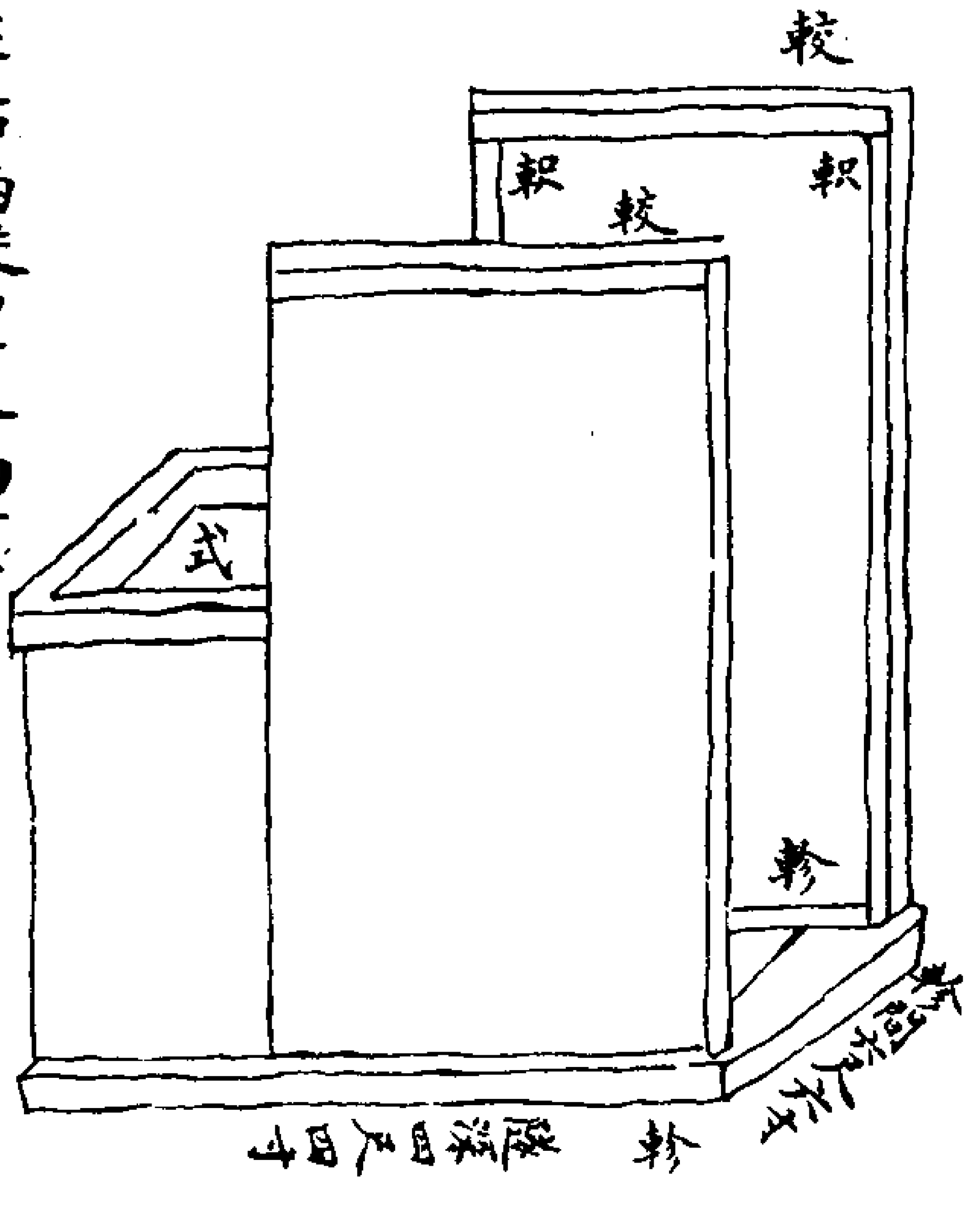
攷曰門闑在輿後中設兩扉闔則向後闢則向前立木下為正枘左右不盡軫半寸後不盡軫亦半寸

戴輿圖辨


較
軹
較軹
較崇二尺二寸
自較而下五尺五寸
輢
式
式崇三尺三寸
軫
軫

戴輿圖辨

戴曰左右兩較望之而重



辨曰凡木煣而折之其折必圜輈人云凡煣輈欲其孫而無弧深是煣木至深不過如弧而弧折皆圜雖有國工豈能煣作方隅哉今式隅方折誤一謂軫間廣六尺六寸誤二輿後無門闑誤三以較之立木為軹誤四較無反出之耳誤五謂左右兩較望之而重誤六夫較分左右望之而重惟旁視則然且以此為重較又何車不重較而毛公乃以重較為卿士車乎古今注云重較在車轓上重起如牛角沫故以車耳有上曲之鉤者為重較也

倉史居饌箸第十種卷五終

倉史居饌箸弟十種卷六

攷工記輈人攷辨上　　　古嘐王宗涑學

輈人為輈

鄭曰輈車轅也詩曰五楘梁輈

攷曰析言之曲者為輈直者為轅小車曲輈一木居中兩服馬夾輈左右左哀十七年謂之中甸任載車直轅兩木分左右一牛在兩轅中說文云輈轅也轅輈也渾言之也

輈有三度軸有三理

鄭曰目下車度深淺之數

攷曰軸有三理四字見下文此誤衍

國馬之輈深四尺有七寸

鄭曰國馬謂種馬戎馬齊馬道馬高八尺鄭司農云深謂轅曲中

攷曰高八尺之馬其頸上縛軥處不及八尺也兵車乘軹崇三尺有三寸幷此輈深正得八尺輈未入算故先鄭以深為轅之曲中後鄭謂衡頸之閒七寸蓋謂輈端下于曲中七寸也衡縮于輈端約二寸輈端留二寸以貫軏則衡下于曲中約五寸八分弱衡徑四寸二分强幷之衡高得七寸衡未入算

鄭曰兵車乘軹崇三尺有三寸加軫與轐七寸又幷此輈深則衡（涑按衡當作輈字之誤也鄭意亦以深為曲中下故云除馬之高則餘七寸為衡頸之閒謂輈頸縛衡氏于曲中七寸也則此衡字為輈之誤明甚輈高卽指曲中）高八尺七寸也除馬之高則餘七寸為衡頸之閒也

辨曰記云加軫與轐焉四尺也乃軫上面距地之數輈入軫下與轐齊平則輈之下面距地亦止三尺三寸尔以三尺三寸與四尺七寸幷正得八尺卽幷輈身計之不過八尺三寸餘（輈頸圜周九寸六分曲中大于輈頸無幾其徑知不過三寸餘也）安得有八尺七寸也如後鄭說輈反加于軫之上矣舛謬已極何論其他

阮曰記文一曰凡揉輈欲其孫而無弧深再曰輈深則折淺則負深字皆指曲中者為言是所謂深四尺七寸者乃曲中之度必非輈端下垂之高明矣今以通徑求外周以定輈身中心之長攷輈身有圜卽徑求記者之意其輈身當以徑三寸入算蓋以此三寸合之四尺七寸其深五尺為半徑合通徑十尺適得平圜之半又輈身既有圜徑之三寸則當有朒有贏今以軓前十尺內減兩端輈身徑共六寸餘九尺四寸之通徑合四尺七寸之半徑求平圜半周得十四尺七寸六分五釐四豪此輈身朒數也若竝輈兩

端身徑在内為軓前十尺之通徑合輈身三寸于深四尺七寸為五尺之半徑求平圜半周得十五尺七寸零七釐九豪此輈身外背之嬴數也既得嬴朒一數再以二數通徑相減為九尺七寸之通徑四尺八寸五分之半徑求平圜半周得一丈五尺二寸三分六釐六豪此輈身中心之長也輈身在輿下者正平長與輿隧等四尺四寸是輈身通長一丈九尺餘

辨曰阮之推算極精覈而涑不敢從者有二馬頸圜減于兔圍參分之一圜周得九寸六分特持衡處之輈身尒記故別之為頸圍明自當兔以前輈身雖漸殺其圍固不止九寸六分也阮云今以軓前十尺内減兩端輈身徑共六寸是謂輈頸輈身徑皆三寸無乃與記文相矛盾乎輈在輿下者距地三尺三寸輈未入算如輈在軓前者為平圜半周形則下垂之輈頸距地亦止三尺三寸尒阮謂馬頸至高不過六尺然至氐者亦不止于三尺三寸況駕國馬而可用距地三尺三寸之輈頸乎則其說固已自相矛盾矣如使輈頸距地亦得六尺則近軓之輈身又與式轛相妨矣且輈是完木所為木性雖善屈不能煣作平圜半周況輈在輿下者正平倘軓前之輈煣作平圜半周則輈出軓前上曲處與輿下正平之輈當煣令近臥矩形而後下垂之輈頸距地得三尺三寸否則必不足三尺三寸如欲輈頸距地得六尺又必煣令畧句于矩然而煣近臥矩形與畧句于矩此二者國工所必不能也阮說何可從也謂深四尺七寸是曲中之度雖用二鄭說而意則絕異鄭云衡頸之間七寸是謂輈頸之端下于曲中七寸也阮云適得平圜之半乃謂輈頸之端下于曲中四尺七寸與二鄭意不大相剌謬耶

田馬之輈深四尺

鄭曰田車軓崇三尺一寸半并此輈深而七尺一寸半今田馬七尺

攷曰高七尺之馬其頸上縛軥處不及七尺也七尺一寸半亦輈曲中距地之數輈未入算鄭謂田馬之輈輈端下于曲中亦七寸則衡縮于輈端亦二寸下于曲中亦五寸八分弱矣并衡徑四寸二分强則衡距地得六尺衡未入算

鄭曰衡頸之間亦七寸則軫與轐五寸半則衡（涑按衡亦當作輈如本作衡并衡徑尚高七尺二寸八分弱去馬[illegible]三寸何以駕馬）高七尺七寸

辨曰田車之異于兵車乘車者獨輪崇尒餘竝同也

安得謂軫與轐五寸半、即使田車之廣取數于輪崇六尺三寸、軫圍得六分之一、方周一尺零五分、徑二寸六分二釐五豪、減于兵車乘車之軫徑、僅一分二釐五豪、轐之圜徑即有減殺、亦不過分數尓、則軫與轐并、當得六分寸八九分、況未必有此減殺乎、何以言之、軓前十尺、田車不異于兵車乘車、則輈當免亦不減于兵車乘車明甚、鄭説謬中又謬、不獨輈加于軫上為不可通也、

阮曰此為半橢圜形與圜馬之輈為正圜者不同試推之以軓前為通徑輈深為小半徑求橢圜積得橢圜半周贏朒二數相減得田馬輈心長一丈四尺三寸〇分四釐一豪再加與下四尺四寸共長一丈八尺七寸四分四釐一豪

辨曰田馬之輈如作半橢圜形則下垂之輈頸距地僅得三尺一寸半何以駕七尺之馬阮之推算雖精數不合田馬輈之度也

駑馬之輈深三尺有三寸

鄭曰駑馬之車軹崇三尺又曰今駑馬六尺

攷曰高六尺之馬、其頸上縛軥處不及六尺也、校人注、駑馬給宮中之役、詩有棧之車、毛傳、棧車役車也、役車軹崇、經無明證、然任載之柏車、輪崇六尺、軹崇半于輪崇、是柏車固軹崇三尺、謂給役小車軹崇等于柏車、理亦可通、軹崇三尺并此輈深輈曲中距地得六尺三寸、輈未入算、鄭謂駑馬之輈、輈端下于曲中亦七寸、則衡縮于輈端亦二寸、下于曲中亦五寸八分弱、并衡徑四寸二分强、則衡距地得五尺、衡未入算

鄭曰輪軹與軫轐大小之減率寸半則駑馬之車軹崇三尺加軫與轐四寸又并此輈深則衡（洣按衡亦當作輈）高六尺七寸也除馬之高則衡頸之間亦七寸

辨曰、軫圍得車廣六分之一、轐圍同于當免、得輈長十分之一、記竝有明文、役車之廣與輈長不見經典、鄭云加軫與轐四寸、不知何所据而云然也、攷兵車乘車轐圍一尺四寸四分、軫圍一尺一寸、是軫圍得轐圍四分之三、又贏二分、設七分四寸、令三為軫、四為轐、則轐厚二寸二分八釐、軫厚一寸七分二釐、軫弱已甚、豈勝載式較門闌之任哉、鄭既移軫下之轐加諸軫之上、又減削軫轐以求合馬高之度、妄孰甚焉、不知馬之縛軥在頸之上、近于前足、其高下于馬首尺許、故輈端與馬齊高不可縛軥也、鄭説之謬無

足深辨、

阮曰今亦以軓前為通徑輈深為小半徑求楕圜積得楕圜半周贏朒二數相減得駑馬輈心長一丈二尺八寸零零一豪再加輿下四尺四寸共長一丈七尺二寸零零一豪

辨曰古人煣輈順本曲之木理而煣其一端令高四尺七寸與四尺與三尺三寸三度而持衡之輈端皆下垂七寸而止故引車不折也若兩端皆煣使下垂齊等而為平圜半楕周與半楕圜與楕圜半周形微獨煣木者不能也卽令能之引車必折卽令不折而輈端距地僅得三尺三寸三尺一寸半三尺三度斷不能駕八尺七尺六尺之馬況八尺以上七尺以上六尺以上乎阮于推算甚精于攷古惜已疏矣

軓前十尺而策半之

鄭曰謂輈軓以前之長也策御者之筴也鄭司農云軓謂式前也書或作軋ㄍ謂軓是

攷曰二句各本在三者以為利也之下、錯簡也、今正、十尺謂平徑也、輈深分三度、而軓前之平徑十尺則同、承上文三句言也、式較下横木之下其揜版皆曰軓而輈則出輿正面揜版之前先鄭故以式前訓軓式在上軓在下其處所同也

鄭曰十或作七合七為弦四尺七寸為句以求其股則短矣七非也

辨曰、鄭以七為非、是也、然据合七云云、鄭固以十為弦、不以十為平徑也、其說未是、

鄭曰軋各本軋誤作軓段云ㄍ謂軓是句謂當從軓也下釋軋字之義軋訓法與軓訓式前不同所以伸大鄭之意謂此經軓是軋非濾也謂與下三面之材輢式之所尌持車正也

辨曰、鄭分别軓軋之是非、不誤、軋蓋軫之異名、周帀于輿下、範圍之義、蓋起于軋也、然以軋為持車正、失之矣、

戴曰車旁曰輢式前曰軓皆揜輿板也軓以揜式前故漢人亦呼曰揜軓詩謂之陰自軓至衡頸十尺據輈穹隆言式衡閒八尺幾半也

辨曰、鄭以為輢式同尌于軋謂輢是較之植木也其說誤、較之輢、式之轛、蔽以革若席、詩爾雅有旳證若輢既是揜版、何為又以革若席為蔽、涑故謂軓是式較下横木下之揜版也、揜版上不蔽輢轛、倚所不及、說文輢訓車旁、不謂車旁之揜版也、戴說亦誤、戴謂十尺據輈穹隆言尤誤、穹隆有三等、十尺連穹隆而

王宗涑說云式衡間八尺幾半、以輈深四尺七寸者言也、若輈深四尺、輈深三尺三寸、而自軓至衡、連穹隆亦皆十尺則式衡間必不止八尺幾半矣、嘗以輈深四尺七寸為句、十尺為弦、而求其股、得八尺八寸二分六釐六豪六秒四忽零、固已不止八尺幾半、如以輈深四尺為句、十尺為弦、而求其股、得九尺一寸六分五釐一豪五秒一忽零、三尺三寸為句、十尺為弦、而求其股、得九尺四寸三分九釐八豪零九忽零、是國馬輈之式衡間反短、田馬駑馬輈之式衡間反長也、知必不然、且兩輪之出于式前者一尺一寸、馬身自頸至尾畧高、驂馬之頸後于衡、若使式衡間八尺幾半、則輪侵驂馬後足、不便引車、涑故謂十尺是式距衡之平徑、穹隆深者輈長、穹隆淺者輈短、其長不過數寸、而平徑則皆十尺也、

阮曰當式下圜輈者曰軓、軓在輿之前軫下正中畧如伏兔、為半規形、以圜輈身輈與輿之力在後軫則有任正以持之、在前軫則有軓以衡之、故左右轉戾不至敗折、軓從車凡聲、與笵範字通借、易繫辭曰範圍天地而不過、禮運曰笵金合土、法言曰模不模範不範、通俗文曰規範曰模範、繹此諸義、自是半規而可模範物使不過者之名、軓在前軫下、所以範圜輈身使不過也、

辨曰、車以輪行、輪貫于軸、左右轉戾不至敗折者、在輈軸相得、輈加于軸、前後軫加于輈、而軸與左右軫為輈所隔、不得相接、因為伏兔以上承軫下銜軸、故獨輿與輈相得、左右轉戾不能無敗也、輿必兼與伏兔相得、左右轉戾乃不至敗折、是以兔圜與輈當兔圜大小均一、取其齊平足以載軫也、若使前軫之下輈之上又有半規之軓、則左右軫仍不得箸于伏兔、輿何以能平、且輈上加軓于軫下、則軫崇必不止四尺、又與記文矛盾矣、

軸有三理

玫曰、總下文三句、

一者以為媺也

鄭曰無節目也

二者以為久也

鄭曰堅刃也

三者以為利也

鄭曰密滑

玫曰、利謂運轂滑易也、斵軸極圜而礱治以密石、則

滑而易轉

凡任木任正者十分其輈之長以其一為之圍衡任者五分其長以其一為之圍小於度謂之無任

鄭曰輈軓前十尺與隧深四尺四寸凡丈四尺四寸則任正之圍尺四寸五分寸之二兵車乘車衡圍一尺三寸五分寸之一無任言其不勝任

戴曰輈衡軸皆任木任正者輈也衡任者軸也衡也

程曰輈之在輿下者為任正軸之在輿下者為衡任

呂曰任正者卽下文所謂輈當伏兔者也當兔之圍尺四寸五分寸之二正所謂十分其輈之長以其一為之圍也

攷曰任正者輈當兔也轐也左右兩軫不箸于軸則輿欹側不平轐上承軫下衡軸以正輿故亦為任正者記不云十分其長以其一為之圍而云十分其輈之長以其一為之圍者誠以任正又有轐轐短于輈而其圍亦得輈長十分之一故也輈當兔與轐並周一尺四寸四分為楕方圍平徑二寸七分五釐立徑四寸四分五釐軸長一丈零八寸六分六釐六豪六秒六忽零書頭未入算軸不算書頭猶輈不算穹隆也軸圍得軸長五分之一圍周二尺一寸七分三釐三豪三秒三忽零徑六寸九分四釐二豪三秒一忽零此在輿下兩伏兔內之軸圍軸徑也衡長六尺六寸圍得五分之一凡一尺三寸二分圍周也徑得四寸二分強鑿衡兩旁之下偏為半規形約深圜徑三分之一以縛鞁具鞁具曲木為之衣以柔革形如烏啄以叉馬頸謂之軥一名輯軛其通名也毛傳云厄烏啄也軛之省說文云軥軛下曲者輯軛軥也則以衡之兩鑿為軛軛下所縛之曲木為軥與毛異解洙謂軛所以駕牛說文鞙解云大車縛軛靻其證也駕馬具名軛假借也輯圜也烏啄圜折輯以形言軥拘也軛扼也竝以鉗制馬牛之義言也

鄭曰任正者謂輿下三面持車正者也衡任者謂兩軛之間也

戴曰此先發其意下文乃舉其制記中文體若是多矣輿下之材合而成方通名曰軫故曰軫之方也以象地也鄭注專以輿後橫木為軫以輢式之所尌三面材為軓又以軓為任正者如其說宜記于輿人今輈人為之殆非也輿人為式較軹轛軫輢軓輈人為輈衡軸伏兔記不言輢軓衡伏兔之度輢軓與揜版尔衡圍準乎軸伏兔取節于輈當兔省文互見

辨曰鑿衡兩偏以縛軛鑿內鑿外竝圍一尺三寸二分惟鑿處減殺尔鄭乃以兩軛之間為衡任者何繆戴糾鄭之違是也謂此先發其意非也下文十分其輈云云特以輈身自踵至頸不皆圍一尺四寸四分記欲明頸踵二圍之衰分故複舉之衡之中央與兩端齊等卽不複舉可證此非先發其意也且衡長詳于輿人戴謂記不言衡之度疏甚衡圍亦不準軸段

段曰衡木上平而下為兩㘭加于兩服馬之頸是曰軥

辨曰段謂衡木下為兩㘭是也卽以兩㘭為軥與毛傳說文皆不合說文革部鞙大車縛軛靼段引論語皇疏云古作牛車先取一橫木縛著兩轅頭又別取曲木為軛縛著橫木以駕牛脰也說最分明小車之駕馬有軥猶大車之駕牛有軛也則軥亦曲木所為縛著衡兩偏之㘭處而非卽兩㘭甚明且衡徑四寸二分强兩㘭之深約得三分徑之一不能似烏開口向下啄物時也則又馬頸之烏啄别以曲木為之又甚明

阮曰輈兩端木為任木前端駕馬為衡任後端持輿為任正任正木橫安輿後與輈踵為內鑿之役作形因加輈于軸作十形又加輿于輈軸上作申形輿後軫與任正交固若一前軫下之軓規定輈身是輿已安置輈上不傾反矣記曰衡長車廣如一推得衡長六尺六寸記曰衡任者五分其長以其一為之圍推得衡圍一尺三寸二分記不言任正長今求任正長與輿廣等得任正長六尺六寸記曰任正者十分其輈之長以其一為之圍推得任正圍一尺五寸二分三釐六豪

辨曰以輈為車之任正者戴程呂之說不可易也而呂說以記證記尤為精覈若前以軓後以任正固輈于輿乃阮之拗解此竊取段橫置車字則象車形之說而穿鑿者也不知車字木非象形愚所著說文解字桊誤辨之詳矣夫轅有衡軸之鉤心輈亦有衡軸之鉤心輈之引車著力在軸不在于輿前後軫加于輈上其所以與輈相固者度不過如制轂之舝制衡之軏長一二寸而止尔卽伏兔承軫亦必有楔以相固與輈之頸踵同而為物甚微故記皆從畧且使任正木果橫安于輿後則亦衡任者尔與橫安輈頸下之衡何以異而獨名為任正也阮說祇足以疑誤後學故辨之

程曰隧深四尺四寸任正亦四尺四寸車廣六尺六寸衡任亦六尺六寸

辨曰輈圍一尺四寸四分者止當兔處其長得三分四尺四寸之一自當兔以後漸殺至踵圍得七尺六分八釐自當兔以前漸殺至頸則圍得九寸六分程以為輿下四尺四寸皆圍一尺四寸四分誤矣軸圍二尺一寸七分三釐三豪三秒三忽零者上兩轂內四尺四寸三分寸之二尔程謂衡任亦六尺六寸則以車廣為即輿廣亦誤

五分其軫間以其一為之軸圍

玫曰此軸圍指出兩軹外之害頭言害字或作轊見說文方言云車轊齊謂之轆害頭是軸末故亦謂之軸圍軫間四尺四寸軸末圍得五分之一圜周八寸八分徑二寸八分零一豪一秒二忽零軸末出兩軹外者約長五寸一頭其圍與輿下之軸小大不倫且復記其減殺之度欲學者合軹空互參以求金厚也害頭設鍵以制轂謂之舝戴云亦作轄鎋幹淮南子車之能轉千里者其要在三寸之轄說文舝車軸端鍵也轄車聲也一曰鍵也急就篇注轄豎貫軸頭制轂之鐵也沫案小穿釭空徑三寸二分零一豪一秒二忽弱程古銅轄記云上為獸首下為枘納軸鑿中以關轂者也度其枘墨子所謂三寸轄也連獸首之底度之尸子所謂四寸之鍵也戴云軸當轂釭參之以金謂之鐗說文云鐗車軸鐵也釋名鐗閒也閒釭軸之間使不得相磨也

鄭曰軸圍亦一尺三寸五分寸之一與衡任者相應

戴曰左右軫之間六尺六寸軸之長出轂末而以軫間為度者主乎任輿之六尺六寸也軸橫輿下以任輿即所謂衡任者

辨曰軸貫轂中猶輈入輿下也當兔圍分輈長十之一幷計輿下之輈軸圍分軸長五之一不計轂中之軸有是理乎害頭殺于輿下之軸猶頸踵殺于當兔之輈也記當兔之輈圍幷詳頸踵記輿下之軸圍不詳害頭有是理乎且軸與衡異長亦軸與衡異圍軸圍準軸長而殺衡圍準衡長而殺其為衡任則同上文故云衡任者五分其長以其一為之圍也若衡軸同圍上文當云衡任者五分其衡之長以其一為之圍不得但云五分其長以其一為之圍也此當云五分其衡之長以其一為之軸圍不得云五分其軫間以其一為之軸圍也倘謂上文是渾言以發其意此

乃詳舉其制、則上文于任正者、何不渾言云十分其長以其一為之圍、而必加輈之二字以分析之也、況輈與皆加于軸、即驗之今日之車、輿下之軸亦較大于軎頭、而絕無小于車轅者、若軸圍一尺三寸二分、則減于輈當兔一寸二分矣、恐不勝任、反覆參攷、上文衡任者是記軸圍衡圍、此二句是記軸末圍、不容混為一、甚明、軫間與車廣各別、鄭戴竝以六尺六寸之車廣當軫間、失之彌遠、

十分其輈之長以其一為之當兔之圍

鄭曰輈當伏兔者也亦圍尺四寸五分寸之二與任正者相應

戴曰輈所以引車也當兔在輿下正中其兩旁置伏兔車行以輈為持任之正即所謂任正者

攷曰記欲明頸踵與當兔小大之衰分因先記此二句、其意本非欲與任正者相應、然即謂為相應亦無不可、此云當兔之圍、下云兔圍、明輈當兔與伏兔大小齊等也、推得輈當兔橢方圍平徑二寸七分五釐、立徑四寸四分五釐、銜軸鉤心深一寸八分、與伏兔竝同、何以知之、伏兔承軫、平徑當同于軫、軫立徑亦二寸七分五釐、幷伏兔立徑四寸四分五釐、共得七寸二分、於記所云軹崇三尺三寸加軫與轐四尺者、贏二分、所以必贏二分者、軹空較軸為大、軸半徑氐于軹半徑、軫伏兔不贏二分、則加于軸上不能足四尺也、輈當兔不為鉤心以銜軸、則不能引車、記不言設鉤者、以設鉤見于車人、可互證也、當兔圍同伏兔、則平徑立徑鉤心無不同伏兔甚明、伏兔約長一尺四寸六分六釐六豪六秒六忽零、下文云環灂自伏兔、其證也、伏兔銜軸、其下復束以革䋫、謂之轐、說文云、轐、車伏兔下革也、讀若閔、段云、謂以䋫固之軸上也、淶案、輈當兔銜軸、其下亦束以革䋫、謂之輹、說文云、輹、車軸縛也、易云、輿說輹、言輈銜軸不固、車不可行也、正義引鄭注云輹謂與下縛木與軸相連鉤心之木易是也釋名云輹伏也伏於軸上也鉤心從輿心下鉤軸也皆合伏狀兔與輈之鉤心為一輿軫安置輈與伏兔上、計必削木為楔、約長一二寸、上半入軫、下半入輈與伏兔、以相楔固、其楔在內不見于外、故記概從畧、

參分其兔圍去一以為頸圍

鄭曰頸輈前持衡者圍九寸十五分寸之九

攷曰九寸十五分寸之九、即九寸六分也、輈自當兔以前漸殺、其下至于縛衡之頸、圍周得九寸六分、殺之極也、戴云、輈出軓前穹而上謂之胡、胡謂之侯、

論語邢疏引大行人立當前疾、疾猶胡也　沫案古音疾與胡同、胡牛頷之下垂者、軏前之輈上穹、其後有似下垂之胡、故謂之胡、疾以同音通借、穹曲處以革縷纏束、歷錄有文謂之楘、凡五處、說文云、楘車歷錄束文也、詩曰、五楘梁輈、毛云、五五束也、楘歷錄也、梁輈、輈上句衡也、一輈五束、束有歷錄是也、輈端持衡者謂之軏、戴云、亦作軏、大車名輗、韓非子外儲說墨子曰、吾不如為車輗者巧也、用咫尺之木、不費一朝之事、而引三十石之任、說文、軏車轅耑持衡者、輗、大車轅耑持衡者、按大車鬲以駕牛、小車衡以駕馬、轅端持鬲、其關鍵名輗、輈端持衡、其關鍵名軏、沫案輈頸與衡蓋不為枘鑿、衡縛輈頸下、但穿小空于輈端、貫軏于中、以制衡、韓非子謂輗長咫尺、其旳證也、何則、輈頸圍周其徑三寸零五釐四豪一秒零、與衡徑并得七寸二分五釐四豪一秒零、故關鍵必用咫尺之木也、且為枘鑿、則衡之駕使不靈、車當轉戾、輈衡必敗折、故但縛衡于輈端也、

以圜徑言之之衺　未詳

程曰、承上當兔之圍而言、參分兔圍是兔圍、卽當兔之圍省文也

辨曰、兔謂伏兔也、伏兔與輈當兔大小齊等、故上云當兔之圍、此云兔圍、明伏兔圍亦得輈長十分之一竝非當兔之圍之省也、程說舛甚

五分其頸圍、去一以為踵圍

鄭曰、踵後承軫者也、圍七寸七十五分寸之五十一

玫曰、七寸七十五分寸之五十一、卽七寸六分八釐也、輈自當兔以後漸殺其下及旁側、以至于踵、則圍得七寸六分八釐、為正方形、徑得一寸九分二釐、此殺之極也、上面不殺、置軫尚平也、

倉史居僎著弟十種卷六終

攷工記輈人攷辨下

古嘐王宗涑學

凡揉輈欲其孫而無弧深

鄭曰孫順理也杜子春云弧讀為淨而不汙之汙[illegible]謂弧木弓也凡弓引之中參深之極也揉輈之倨句如二可也如三則深傷其力

攷曰順理者順本曲之木理而煣屈之也弧深謂弓引滿鄭所謂中參是也輈出軓前穹折而上高于平徑有四尺七寸四尺三尺三寸之三度木理直者煣之不能使深至此也欲其孫言必順本曲之木理而後煣屈乃不至于傷朸無弧深有二義無如引滿弓之中參一義也無如引弓之兩端皆下垂又一義也蓋輈端下于曲中七寸為句穹折而上至曲中者為倨倨深三度皆得平圜半徑之半鄭故云倨句如二也如引弓之二平圜半徑也輈在倨一偏者得半徑之半在句一偏者下于曲中七寸而止則鄭云如二猶單指倨一偏言也今試卽輈之三度逐一細推之輈深四尺七寸倍之得九尺四寸為平圜徑於密率圜周得二丈九尺五寸三分零九豪七秒零半徑之半其平徑亦四尺七寸其倨得七尺三寸八分二釐七豪四秒二忽零句深七寸以弧矢術求之圜徑九尺四寸矢七寸求得半弧徑卽平徑二尺四寸六分七釐七豪九秒二忽半弧背卽句二尺五寸零九釐九豪一秒九忽倨句幷得九尺八寸九分二釐六豪六秒一忽零幷半弧徑于四尺七寸之平徑共得七尺一寸六分七釐七豪九秒二忽以除軓前之平徑餘二尺八寸三分二釐二豪零八忽并倨句得一丈二尺七寸二分四釐八豪六秒九忽此是朒數輈身未入算也幷輈身而計江云倨句如二蓋以一丈三尺三寸煣之為十尺也其說近之矣輈深四尺倍之為平圜徑得八尺周得二丈五尺一寸三分二釐七豪四秒一忽零半徑之半其平徑亦四尺其倨得六尺二寸八分三釐一豪八秒五忽零句深七寸為矢八尺為徑求得半弧徑二尺二寸六分零五豪三秒半弧背二尺三寸二分一釐七豪八秒倨句幷得八尺六寸零四釐九豪六秒五忽零幷半弧徑于四尺之平徑共得六尺二寸六分零五豪三秒以除軓前之平徑餘三尺七寸三分九釐四豪七秒幷倨句得一丈二尺三寸四分四釐三秒五忽零輈深三尺三寸倍之為平圜徑得六尺六寸周得二丈零七寸三

分四釐五豪一秒一忽零半徑之半其平徑亦三尺三寸其倨得五尺一寸八分三釐六豪二秒七忽零句深七寸為矢六尺六寸為徑求得半弧徑二尺零三分二釐二豪四秒零半弧背二尺一寸零六釐四豪八秒二忽倨句幷得七尺二寸九分零一豪零九忽零幷半弧徑于三尺三寸之平徑共得五尺三寸三分二釐二豪四秒零以除軓前之平徑餘四尺六寸六分七釐七豪五秒九忽零幷倨句得一丈一尺九寸五分七釐八豪六秒八忽零通輈之在輿下者計之國馬輈長一丈八尺一寸二分四釐八豪六秒九忽零田馬輈長一丈六尺七寸四分四釐四豪三秒五忽零駑馬輈長一丈六尺三寸五分七釐八豪六秒八忽零三度之袤分皆在三寸以外然此据算術推之如是爾至于煣輈實不盡然何以明之若軓前之輈有正平者二尺八寸三尺七寸四尺六寸以外而後煣使曲而向上則其曲處近于臥矩引之必折故知輈出軓前卽行袤迆順本曲之木煣使向上卽其向上穹隆亦止求曲中合乎四尺七寸四尺三尺三寸三度而其倨處不必屈曲與圜周四分之一無少嬴朒也大行人上公立當車軹矦伯立當前矦（矦各本作疾依惠氏改正）子男立當車衡先鄭云前矦謂駟馬車轅前胡下垂柱地者　涑案諸矦朝王車皆駕國馬軹半徑距軓二尺二寸幷軓前半徑凡一丈二尺二寸衡縮于輈端二寸則軹距衡一丈二尺矣矦伯所立介乎軹衡之中前距衡後距軹各六尺惠云前矦前乎下垂柱地者葢謂矦伯立在車矦之前也今半泝徑與四尺七寸之平徑幷之得七尺一寸六分七釐七豪九秒二忽正與惠說密合

今夫大車之轅摯其登又難既克其登其覆車也必易此無故惟轅直且無撓也

鄭曰大車牛車也摯輖也登上阪也克能也惠曰摯本軒輊字或作蟄或作蟄見淮南子或作墊見儀禮注既夕云軒輖中軒輖猶軒摯毛如輊如軒傳云輊摯也

戴曰此假大車之轅以明煣輈使撓曲之故玫曰登、升、高也撓、屈也無撓、卽謂轅直也大車兩轅三分轅長二在前一在後以設鉤而衡軸、本是前重後輕、其轅直而不屈、則重勢獨注于前、故記云轅摯鄭云摯、輖也說文云輖、重也、又駕轅但用一牛、故難于升高、升高亦易覆車、此總論轅直無撓之敝、以明

小車之所以必用曲輈也
是故大車平地既節軒摯之任
段曰摯蟄輊同字輖𨊠聲許書有輖摯而已軒言車輕摯言車重
攷曰大車前重後輕平地既節軒摯之任者謂行平地時節其任載俾之輕重適均不至畸輕畸重也葢大車牝服半在軸前半在軸後任載後多于前則輕重中節
及其登阤也不伏其轅必縊其牛此無故惟轅直且無橈也
鄭曰阤阪也故書伏作偪杜子春云偪當作伏
攷曰阤山阪之迆高者說文云阤小崩也大車任載後多于前行于平地轅直而平則輕重齊一登阤時其轅前高後下重勢獨注于後使無人抑伏其前轅則車箱後傾前轅高揭而牛縣若縊矣上文云既克其登其覆車也必易此其一也曲輈車之登阤車箱非不前高後下也輈之穹曲者高出式上重勢仍注于前不用抑伏前輈而馬自不至縣縊記故以縊牛為轅直無橈之故也
故登阤者倍任者也猶能以登及其下阤也不援其邸必緧其牛後此無故惟轅直且無橈也
鄭曰故書緧作鰌鄭司農云鰌讀為緧關東謂紂為緧鰌魚字
戴曰方言云車紂自關而東周洛韓鄭汝潁而東謂之緻自關而西謂之紂說文紂馬緧也鞦馬尾鞦也今之般緧鄭用救云抑伏車轅及逆援車箱之邸謂登下必恃牽徬助之
攷曰倍任謂大車任載車箱當軸以後倍于當軸以前則登阤時人能抑伏其前轅不至覆敗若任過于倍則轅非人力所能抑伏必至縊牛故曰倍任者猶能以登言過于倍卽不能登也邸當作軝說文云軝大車後也今謂之車尾邸借字緧以生革縷般牛尾之下引而前至背上與繫軶之革縷相接續當下阤時車箱後高前下轅直者重勢直注轅端不援其軝輪轉速于牛足則軶引而前緧摯牛尾必至傾敗此又易覆車之一也輈之穹曲者下阤重勢注于軓前輈之平而上曲處不注于輈端無俟援軝自不至緧其馬後記故以緧牛後為轅直且無橈之故也顧大車不為曲輈者任重載多轅茍煣曲為輈引時必折故用直轅而助以牽徬也

鄭曰倍任用力倍也

辨曰、登阤倍用力、不獨直轅車有是、此單指直轅車說、則倍任不作用力倍解甚明、

是故輈欲頎典

鄭曰頎典堅刃貌

戴曰鄭用牧云頎典者穹曲堅强之貌雖撓不傷其力也

玫曰、頎讀如字、詩碩人頎頎、各本作其頎誤毛云、頎長貌、頎爾長兮、毛云、頎長貌、碩人敖敖、毛云敖敖猶頎頎也、說文敖作贅、云贅、顤高也、則頎義亦為長而高出矣、典當讀為腆、方言云腆、厚也、公羊注云、腆、厚也、輈身穹曲而高出式上者、雖殺于當兔、而厚之分數較多于廣之分數、此之謂頎腆、頎言長高、腆言厚也、鄭用牧說為該備、鄭注但解得腆字意爾、

鄭司農云頎讀為懇典讀為殄駟馬車之轅率尺所一縛懇典似謂此也

惠曰殄古文腆腆善也尺許一束一輈五束故謂善也

辨曰、此句承上轉下、言轅直無撓之不利登下如是、故輈欲頎高而腆厚、頎高則上曲、腆厚則旁殺也、與上直無撓正相反、說文云、轐車句衡五束也、各本奪句字五作三依段氏補正曲轅轐縛、直轅暈縛、轐、轐或從革贊、暈直轅車轐也、案贊猶鄭聚也、暈猶俱皆也、曲輈之縛聚為五處、是曰贊、直轅之出前軫前者皆縛以革、是曰暈、吾未聞衆縛之善于皆縛也、且古人制器以利用、無不求其盡善、直轅不利于登下、而大車猶用直轅者、任重載多、非曲輈車所能勝故也、若尺所一縛善于暈縛、卽可除縊牛縊後諸弊、直轅亦用轐縛久矣、必不獨以頎腆讓曲輈也、先鄭及惠氏說竝屬望文生訓、

輈深則折淺則負

鄭曰揉之太深傷其力馬倚之則折也揉之淺則馬善負之

賈曰馬倚之則折者馬不倚深亦不折揉之淺則馬善負之者輈直似在馬背負之相似善負本或作若負皆合義不必改也

玫曰、傷其力之力、乃朸之省、說文云、朸木理也、倚偏引也、謂車當般旋、馬倚一偏而輈卽折、敗者由煣深傷其木理故也、善時也、輈時壓箸馬背、如負物然、由煣淺而輈直故也、此二句明輈所以必量馬之高下

而為三度也
輈注則利準利準則久和則安
鄭曰注則利謂輈之㮯者形如注星則利也準則久謂輈之在輿下者平如準則能久也和則安注與準者和人乘之則安也
戴曰輈注謂淺深適中也輈之曲勢隤然下注則車行有利準之善利疾速也準猶定也平也
攷曰注謂輈端向下句七寸如鳥之注也鄭戴二說其意實同蓋輈端過下則衡氐以之駕馬車與前氐而後高輈端過上則衡高以之駕馬車與前高而後氐是以行則不利般旋則折乘者不安也惟下句如注則駕馬高下適中而利準且和矣注咮也鳥注高下與鳥身相稱稱輈注言輈端句如鳥注與上曲之輈身相稱也正淺深適中之謂也
輈欲弧而無折經而無絕
鄭曰㮯輈太深則折也經亦謂順理也
攷曰欲弧而無折與上無弧深同意蓋㮯輈如引滿之弓則深傷木理不能無折也輈欲弧言但欲㮯屈如弧而無折言不欲深傷木理也絕與火㮯車輞絕之絕同蓋卽順本曲之木理㮯得經常而用火不均則木理絕而易折無絕謂欲用火得宜不使灼絕木理也夫輈與輪皆車之所恃以行者也而輈以一木任載㮯屈尤難于輪記故于此三致意焉
進則與馬謀退則與人謀
鄭曰言進退之易與人馬之意相應馬行主于進人則當有退時
賈曰皆是喻其利也
攷曰退謂般旋也退與人謀謂旋轉如人意也
終日馳騁左不楗
杜子春曰楗讀為蹇左面不便馬苦蹇輈調善則馬不蹇也書楗或作劵々謂劵今倦字也輈和則久馳騁載在左者不罷倦尊者在左
攷曰楗字之解杜鄭各殊未知孰是竊意載在車者左右等爾而右又時當下推車何以不罷倦而罷倦獨指左言似當以杜為長
行數千里馬不契需
鄭司農曰契讀為爰契我龜之契需讀為畏需之需謂不傷蹄不需道里
包愼言曰契龜者開龜也馬蹄傷則開坼故謂不契為不傷蹄

攷曰契刻木而中分之各執其半以為信說文云大約本誼也毛云開也從契信中分引申此亦用契之引申誼包說是

戴曰契需猶䟴需方言謂畏偄曰契需

辨曰契需之解先鄭為長說文需遇雨不進止須也懦心有所懾憚而止須是畏葸偄弱一懦字該之於契無涉方言所述非此經契需誼也

終歲御衣袵不敝

鄭曰袵謂裳也

戴曰袵者衣裳之旁削幅也

攷曰此言馬不待鞭策而行也蓋車不利準數攱鞭策則衣袵與式相摩易于敝壞不敝者安之驗也

此惟輈之和也

鄭曰和則安是以然也謂進則與馬謀以下

勸登馬力

鄭曰登上也輈和勸馬用力

戴曰登進也加也

攷曰車行利準取道易速則馬不疲于馳騁而力似進加故曰勸登

馬力既竭輈猶能一取焉

鄭曰喻易進

攷曰馬行欲止是其力竭也然以輈注之故不得遽止猶必前行數步此之謂一取勸登三句申明上不蹇不契懦衣袵不敝之所以然也

鄭曰馬止輈尚能一前取道

辨曰車不止馬不能獨止記意謂馬本欲止因車利而不能遽止非馬止而車獨進也鄭說未分明

良輈環灂自伏兔不至軓七寸軓中有灂謂之國輈

鄭曰伏兔至軓蓋如式深兵車乘車式深尺四寸三分寸之二灂下至軓七寸則是半有灂也輈有筋膠之被用力均者則灂遠鄭司農云灂讀為滑酒之灂環灂謂漆沂鄂如環

攷曰當讀良輈句環灂自伏兔句不至軓七寸句輈入輿下四尺四寸三分分之一分當兔者鑿鉤心以銜軸一分在當兔前一分在當兔後桼圻埒之在前一分者有三焉一與伏兔齊平一不至軓七寸居前一分之中半皆環帀輈身一在軓中中內也謂當前軨將盡處在軓之內則輈身上面以承軨而不為垠埒其垠埒止在下三面不環帀也故云環灂自伏兔不至軓七寸軓中有灂有灂言但有灂而非環灂也

前一分深一尺四寸六分六釐六豪六秒六忽零三濶相距各七寸則每濶廣二分二釐二豪二秒二忽零夫輈身自踵至頸無處不黍軓前之輈無濶以有歷錄之束也當兔後亦宜有濶一與伏兔齊平一不至踵七寸皆環帀輈身一當踵不環帀記文不具者葢舉前以見後

軫之方也以象地也葢之圜也以象天也輪輻三十以象日月也葢弓二十有八以象星也

鄭曰輪象象日月者以其運行也日月三十日而合宿攷曰此下輪與輈三職之總結也日月謂一月之日數也太初術月凡二十九日又八十一分日之四十二而與日交會是日月以三十日合朔也星謂二十八宿

龍旂九斿以象大火也鳥旟七斿以象鶉火也熊旗六斿以象伐也龜蛇四斿以象營室也

鄭曰交龍為旂諸侯之所建也大火蒼龍宿之心其屬有尾尾九星鳥隼為旟州里之所建鶉火朱鳥宿之柳其屬有星星七星熊虎為旗師都之所建伐屬白虎宿與參連體而六星龜蛇為旐縣鄙之所建營室玄武宿與東壁連體而四星

攷曰說文旗解云熊旗五游以象罰五轉寫之誤游斿罰伐古字通用旐解云龜蛇四游以象營室毛師云王氏引之云蛇葢旐誤以攷工記龍旂鳥旟熊旗例之可見後人因已誤之攷工改說文也王說是也司常交龍為旂鳥隼為旟熊虎為旗龜蛇為旐而攷工記蒙上龍旂但言鳥旟熊旗葢舉鳥以包隼舉熊以包虎不應於旐獨言龜蛇則蛇為旐誤明矣涞案說文旗解引熊旗六游以證旗字如記本作龜蛇四斿句中無旐字旐解何所取證而引之乎記作龜蛇涉注龜蛇為旐之文而誤也旂旗旟旐皆聯三幅絳帛為之謂之曰縿交龍鳥隼熊虎龜蛇畫于中幅左傳二十八年晉中軍風於澤亡大旆之左旃大旆晉侯之龍旂也曰左旃則有中有右可知司常通帛為旃謂旃用一幅絳帛也龍旂之左右二幅無文章與通帛同故亦偁旃旃幅廣二尺二寸三幅幷為縿廣六尺六寸與車同旐之縿長八尺爾雅云縿廣充幅正幅用繒非周制也曰正幅曰充幅皆謂縿幅不殺非謂縿止一幅也長尋曰旐是也旂旟旗之長未聞要無短于旐者斿屬于縿末下垂如冕旒字亦通旒巾車注正幅為縿游則屬焉疏云正幅為縿爾雅文孫炎云為旒於縿郭璞云縿眾旒所

著旃色及長廣無攷禮緯含文嘉云諸侯九旒齊軫大夫七旒齊較士五旒齊首亦無長之實數凡旃末續以絳帛裁作燕尾形謂之旆爾雅云繼旐曰旆公羊注云繼旐如燕尾曰旆毛傳云帛旆繼旐者也皆舉旐以該其餘左昭十三年晉治兵於邾南建而不旆謂不垂旃也晉侯建旂其卿大夫建旃建物而云旆不旆此旃末皆有旆之的證也杜云旆旃也蓋亦謂旆續乎旃末故即以旆為旃

弧

旌枉矢以象弧也

鄭曰覲禮云侯氏載龍旂弧韣則旌旗之屬皆有弧也弧以張縿之幅有衣謂之韣又為設矢象弧星有矢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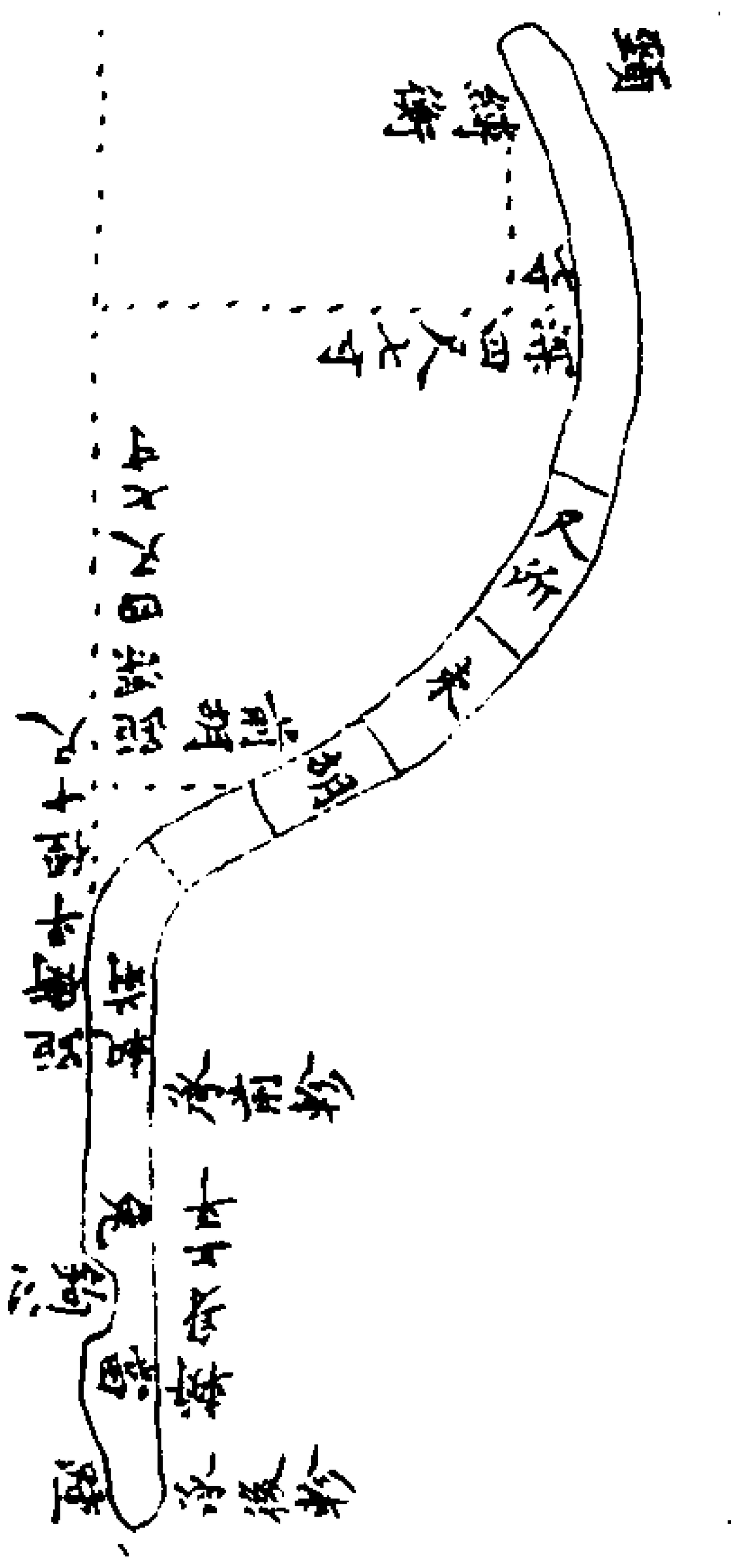
攷曰張縿之弧猶解轡紛之弭皆形似弓爾不可以射也弓上制長六尺六寸（謂張弓弛弓不止此）張縿之弓與縿廣相應亦六尺六寸縿縣杠首而下垂弧之張縿蓋如布帆抱桅之曲竹枉矢則如橫竹也矢注于弓隈為直此矢橫繫于弓之兩簫故偁枉也呂引干注云枉蓋應為枉直謂枉矢於弧其說是弧矢交繫與杠相坿箸所以制縿使不飛揚也曲禮云武車綏旌德車結旌縿旃緌結如意當不止一弧一矢與布帆大相似說文韣與韔竝訓弓衣（涑謂張弓之衣曰韔韔容二弓詩交韔二弓是也弛弓之衣曰韣韣獨也張縿之弧無弢弛弓類也衣之以韣盡飾也

鄭曰妖星有枉矢者蛇行有尾因此云枉矢蓋畫之

戴曰畫矢於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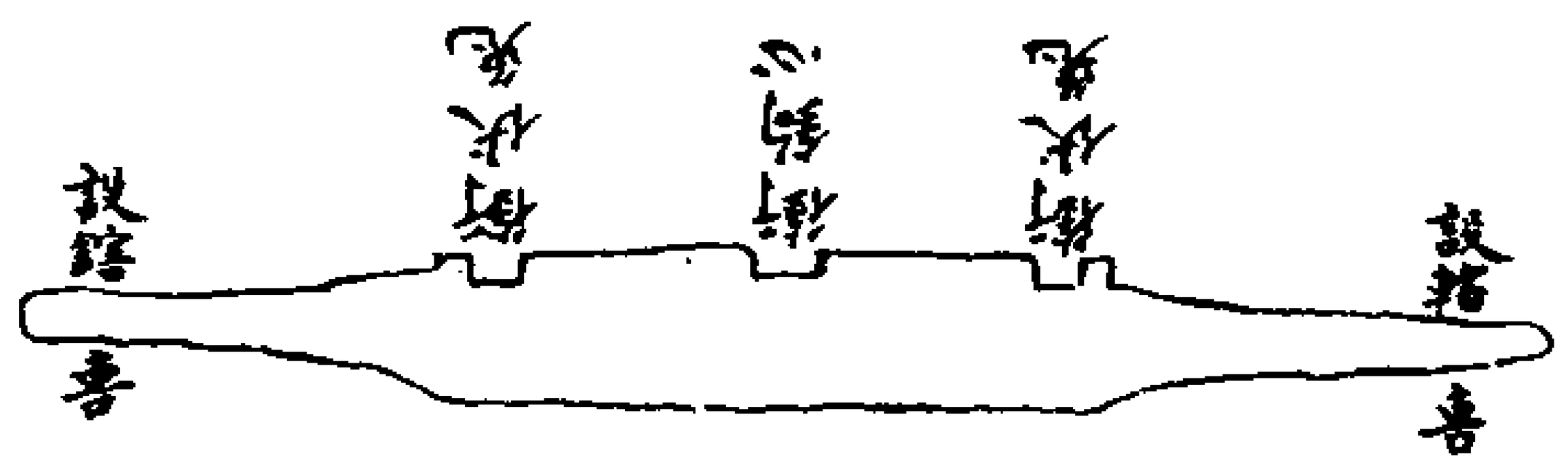
辨曰古人制器象物象其常不象其變妖星星之變也呂云干注云枉矢象妖星非其義也（涑謂大火鶉火伐營室弧皆是經星何至枉矢而獨妖星之是象乎呂從干注其識卓矣戴申鄭義究難徵信

輈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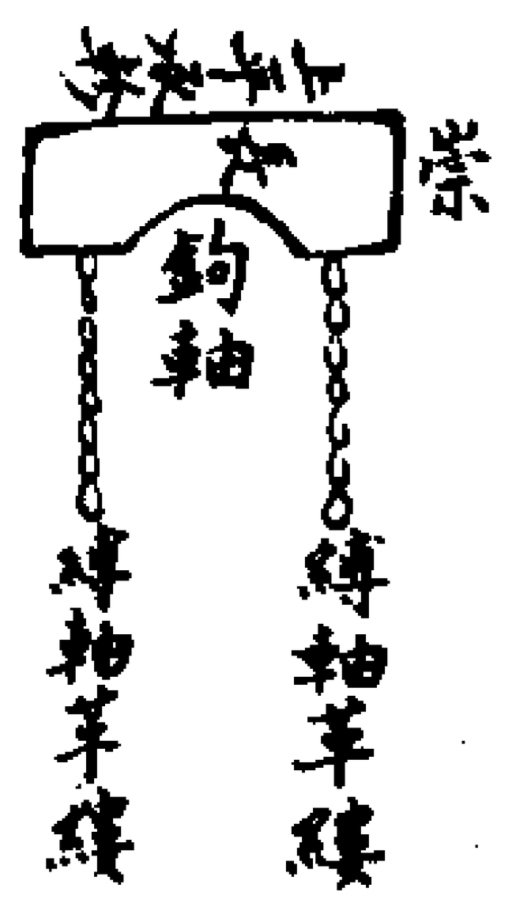
攷曰深四尺之輈胡距深亦四尺深三尺三寸之輈胡距深亦三尺三寸而式衡閒平徑皆十尺鉤心前後束以革縷垂其餘以下縛軸輈承前後軫處鑿兩空以納軫下之楔輈在輿下者楕方圜軓前楕圜圍頸正圜圍此三度輈所同者也

軸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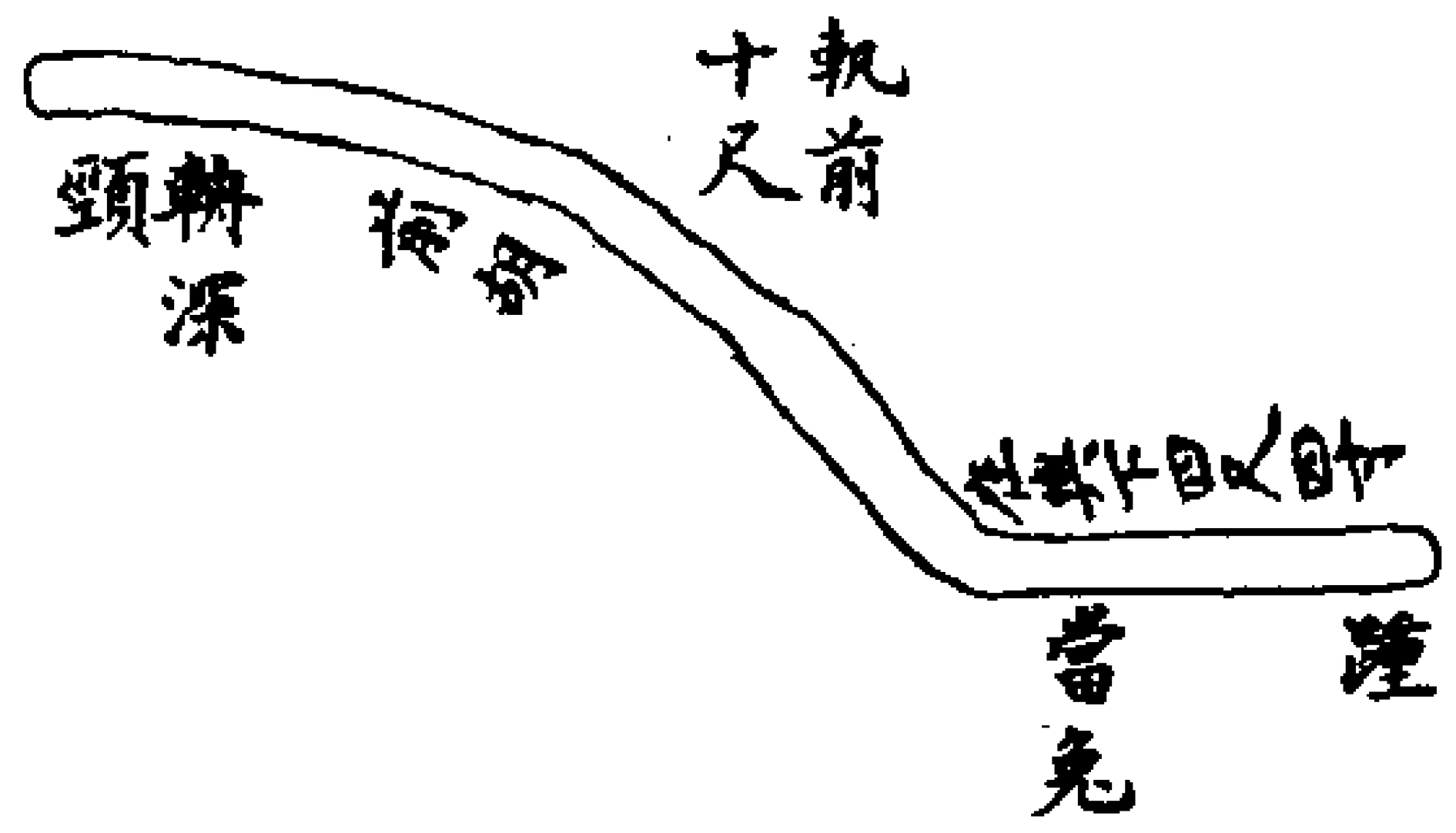
攷曰軸在輿下者圜周二尺一寸七分三釐三豪三秒三忽零軎頭圜周八寸八分銜鈎心伏兔之鑿深一寸七分四釐有奇兩伏兔鑿相距四尺四寸兩鑿八算兩鑿外盡軎頭各長三尺七寸三分寸之一兵車田車乘車之軸竝同此制

轐圖



攷曰轐一名伏兔長一尺四寸六分六釐六豪六秒六忽零圍一尺四寸四分平徑二寸七分五釐崇四寸四分五釐鈎軸深一寸八分同于輈下之鈎心平面兩端各有一楔以上入乎軫所以固輿也兩端束以革縷垂其餘以下縛軸與輈當兔同惟輈當兔之革縷但繫束輈當兔而垂其餘此則將革縷繫束伏兔于軫下而垂其餘為異爾

戴輈圖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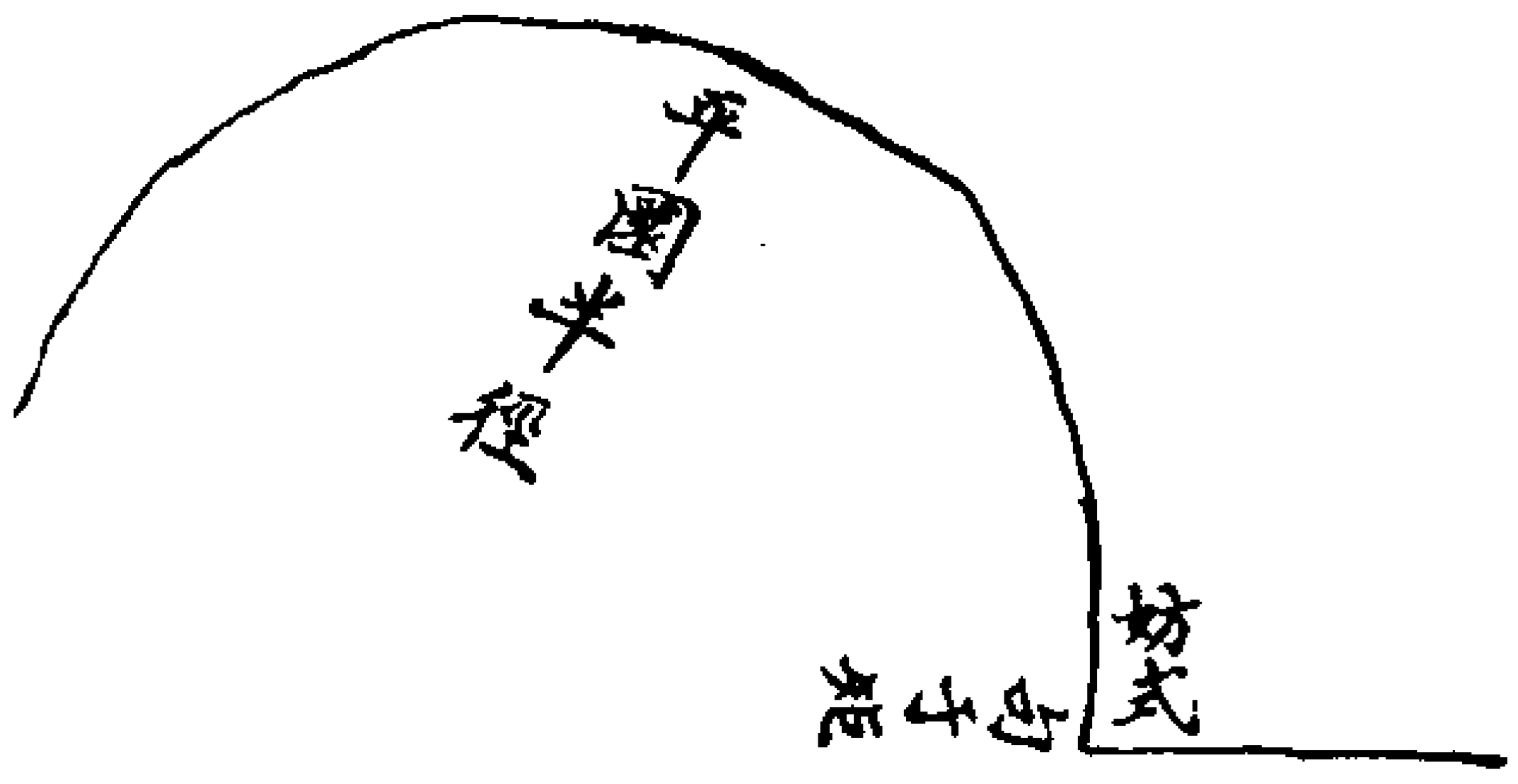


辨曰輈無鈎心引軸于何著力今轎車不為鈎心者以兩轅故也古兩轅之大車尚為鈎心以引軸況小車一輈而不為鈎心乎輈端不下于深處七寸則輈頸太高衡不能箸馬頸也轉上微帶方形煣時雖可矯強為之至引車以盤旋則輈之折敗立見矣

阮輈圖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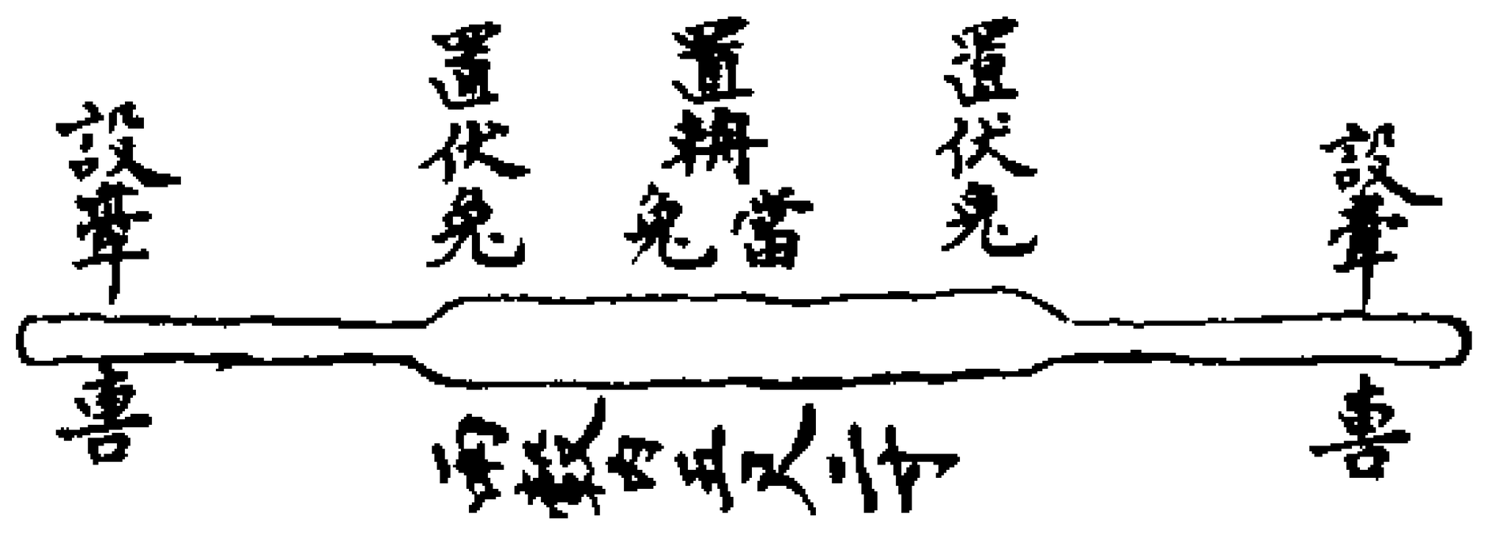
辨曰阮輈圖如此輈端與輿下之輈身正平則距地亦三尺三寸何以駕六尺之馬出軓前轉上形如臥矩尢方于戴吾見輈未煣成而木且先折爾又奚能引車哉

阮輈圖辨



辨曰煣輈如平圜半徑者必裘置其半徑如此圖而後輈端可駕六尺之馬然軓前之輈身已與式相妨矣前胡距軓不盈三尺衡距前胡九尺有奇亦乖疏數之節且轉上句于矩雖煣出國工不能使木不折也

戴軸圖辨


設䡇
置伏兔
置輈當兔
置伏兔
設䡇
軎
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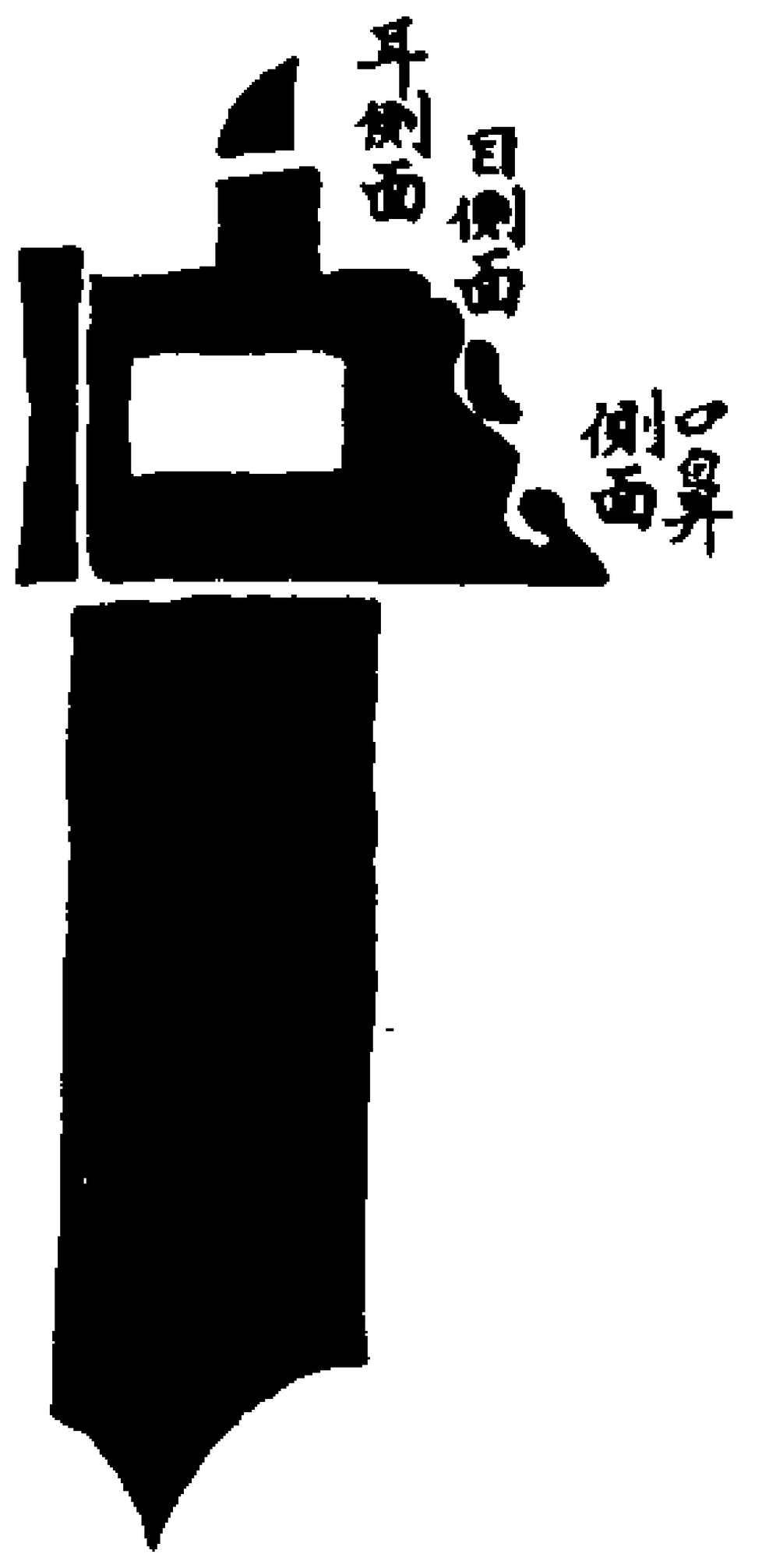
辨曰軸無衡輈衡伏兔之鑿猶可謂輈伏兔竝有鉤心以銜軸軸上不必更爲鑿也謂兩轂内五尺二寸伏兔卽置在五尺二寸中則與伏兔上承軫軫閒六尺六寸之說自相矛盾矣

古銅轄正面圖

偃月形
重四兩四錢二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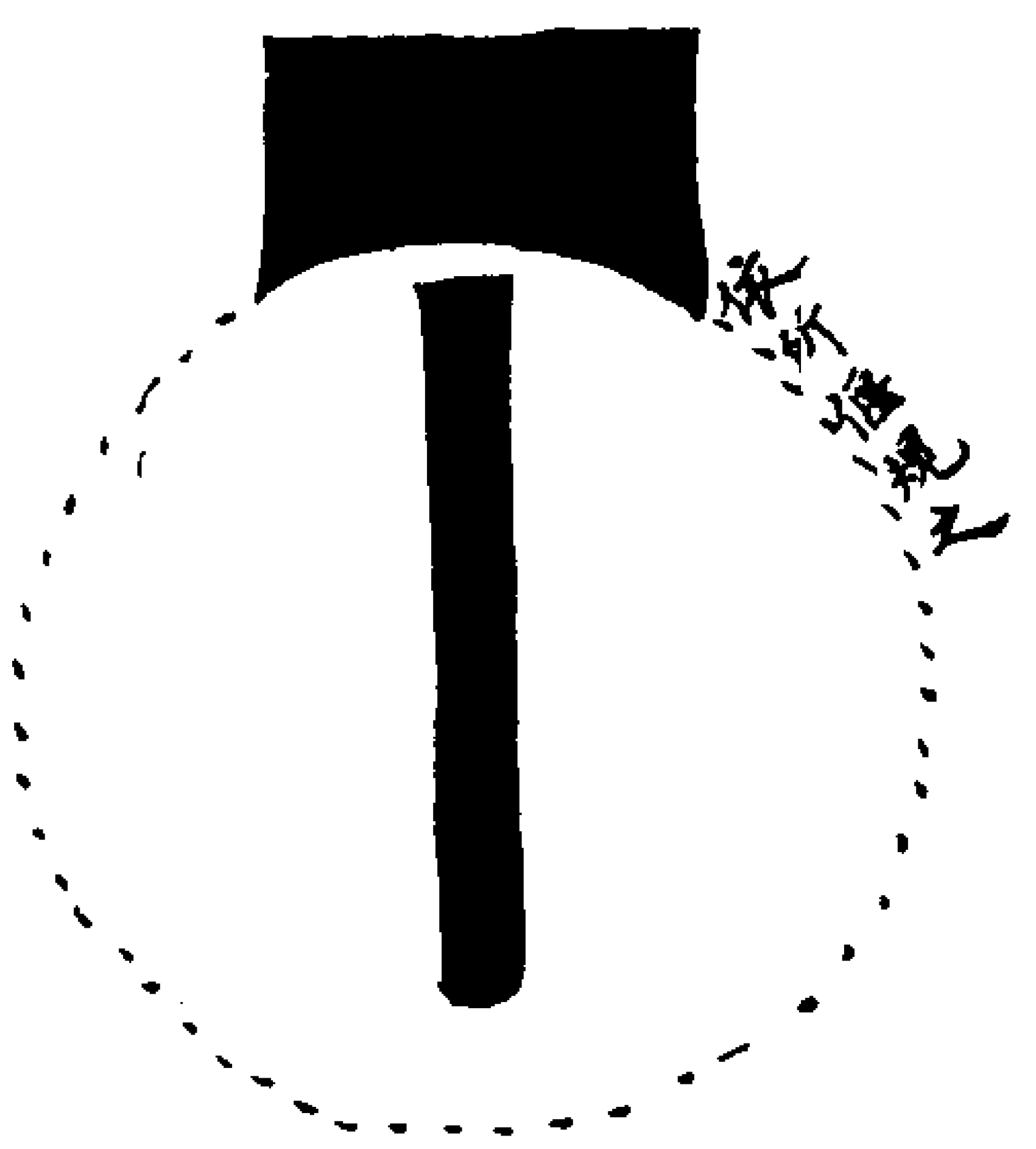
程曰上爲獸首下爲枘納軸鑿以關轂者也正面與底接枘處竝爲偃月形規之葢設轄處軸圍之度

古銅轄側面圖


耳側面
目側面
口鼻側面

程曰獸首面口鼻耳目以次迆而下垂觀此側面略得其高下之節獸首側面爲大空左右交通葢貫軔以縛軸與

古銅轄底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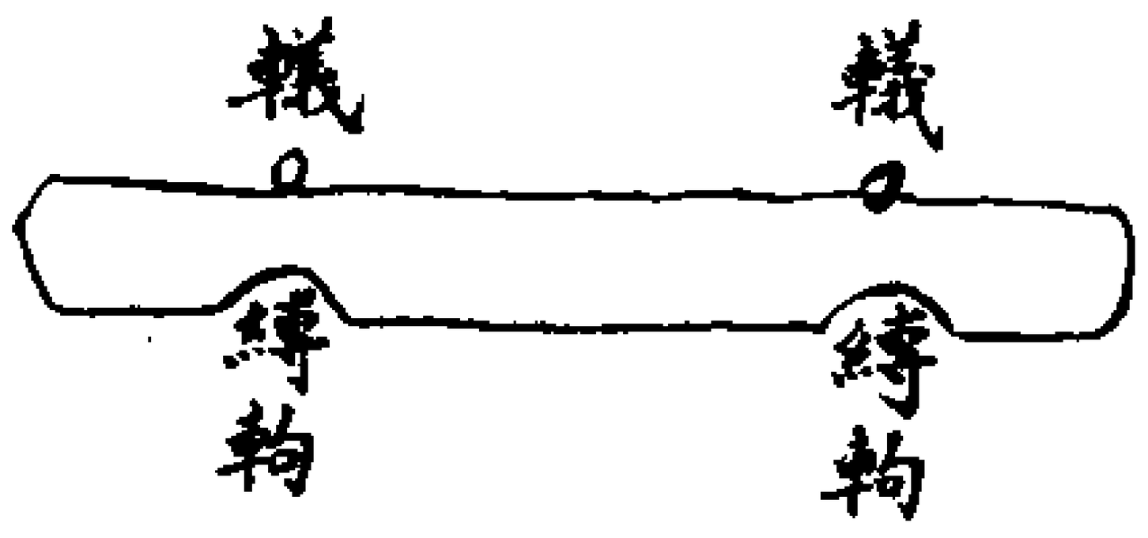
程曰度其枘墨子淮南子所謂三寸轄也連獸首之底度之尸子所謂四寸之鍵也

又曰方補堂藏古銅器一事戴以獸首（漢武帝賜霍光金鳳轄蓋戴以鳳首也）首下為枘今尺厚二分廣三之長九之（今尺長一寸八分於古尺為三寸）首接枘處面背皆為偃月形持以問余

余曰此車轄也為偃月者蓋與軸凹凸相函者也依其偃月規之度以今尺徑二寸二分於古尺約三寸六分也以為軸末安轄處之圍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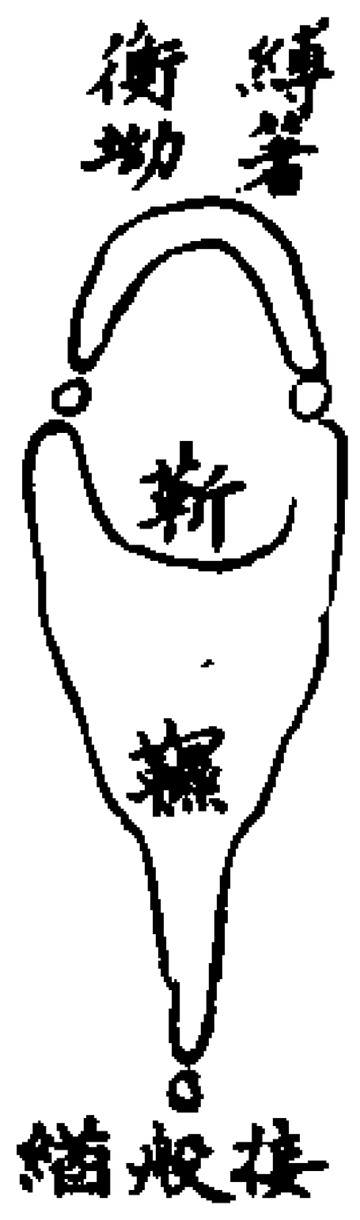
攷曰右三圖並依程徵君轄之形制於經典絕無左證然即金鳳轄類推之以方補堂所藏古銅器為車轄雖不中不遠矣因取以補經典之闕云

衡圖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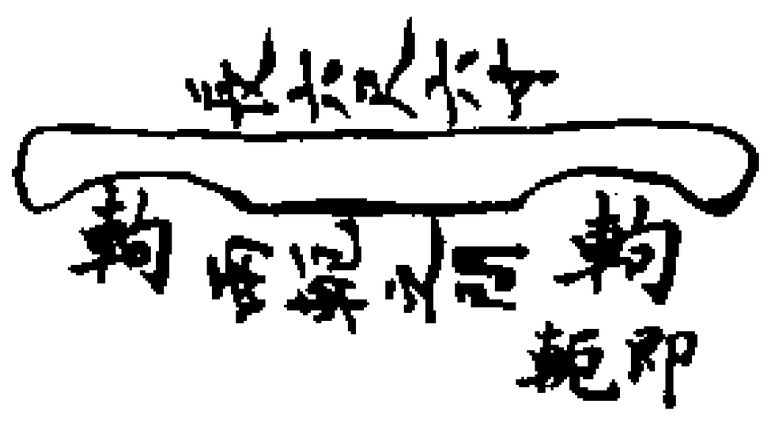
攷曰衡不為拗則縛軥易致游移故為兩拗以縛軥約深一寸四分兩拗之背有環謂之轙引兩服馬四轡分貫兩環中故說文云轙車衡載轡者爾雅載轡謂之轙郭云車軛上環轡所貫也

軥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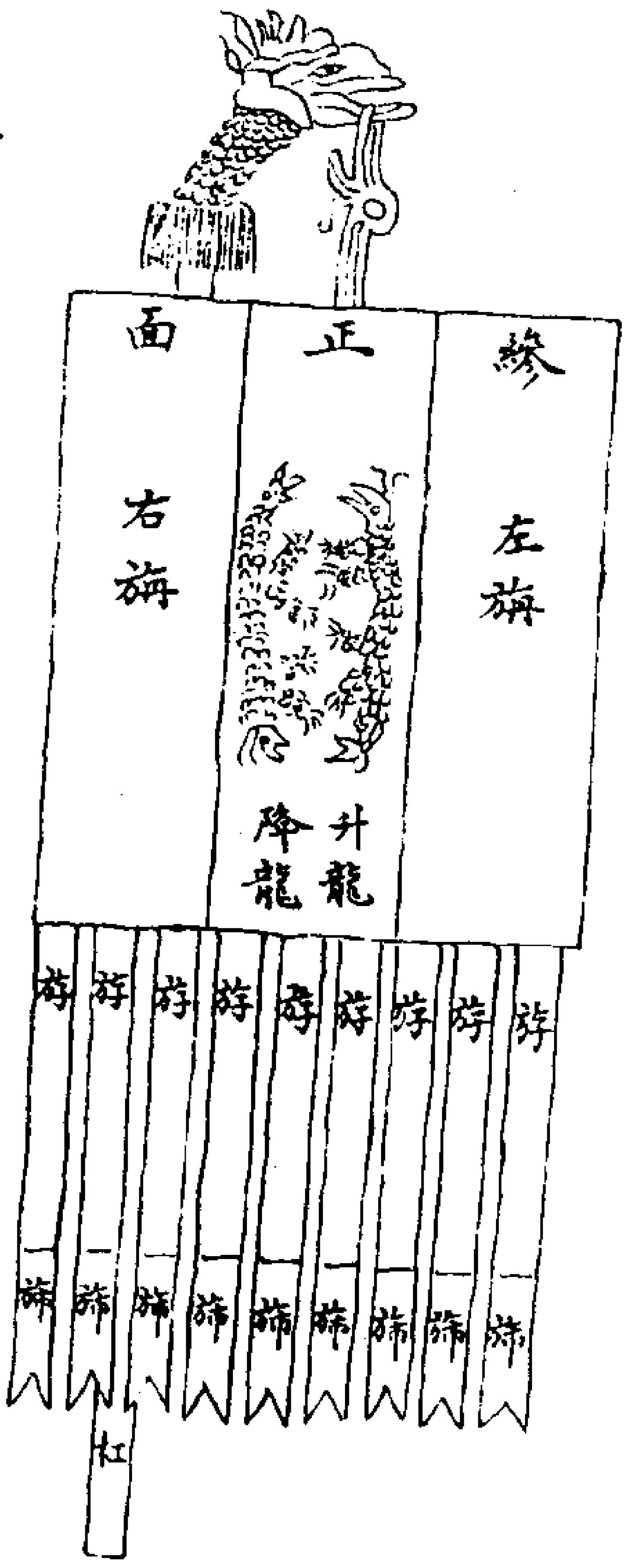
攷曰軥乂馬頸用曲木為質衣以柔革軥下革鞁曰靳曰韅右服之靳自軥左端引而繫于軥右端左服反之皆橫經馬胸說文云靳當膺也韅自軥下循馬左右掖而上至背與般尾縮相接兩服馬皆然說文云韅著亦（古掖字）鞥也杜注左傳云在背曰韅其實一也

戴衡圖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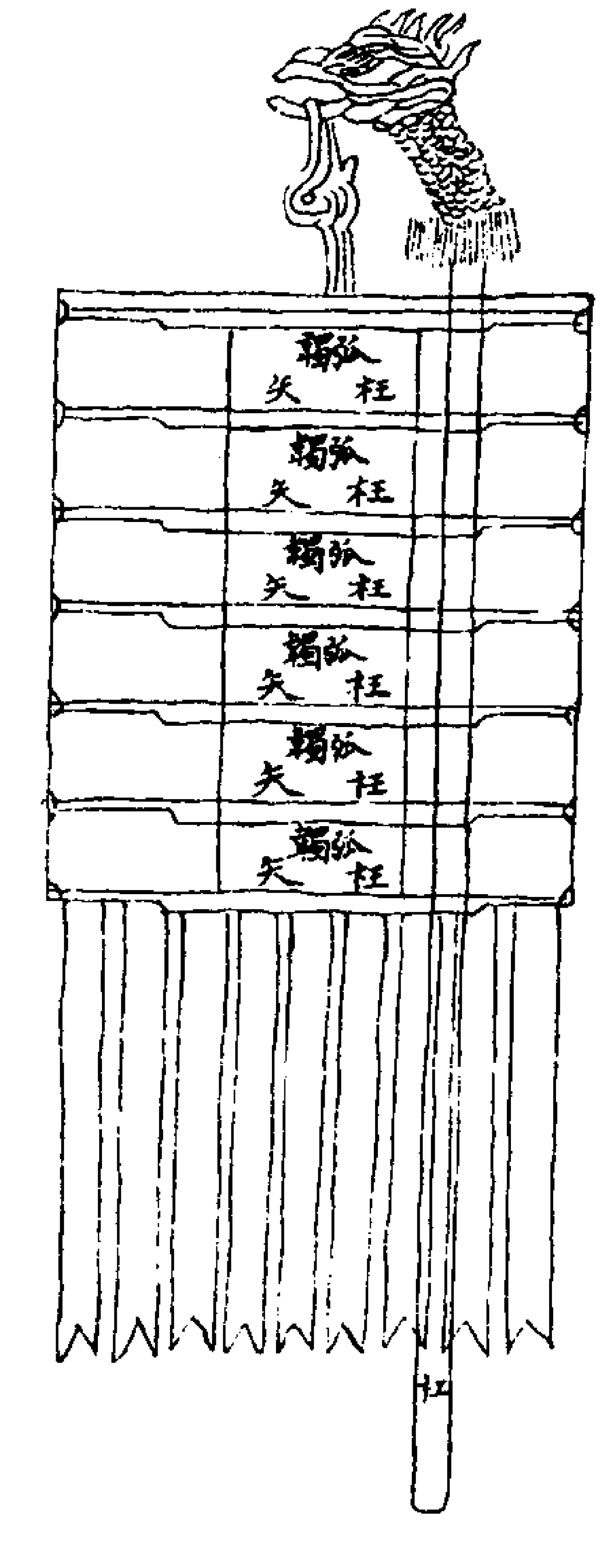
辨曰以衡之兩拗為軥此戴之誤也衡拗深不過一寸四分豈能乂馬頸乎涑謂軥者縛于衡拗之曲木非衡拗即名軥也、

龍旂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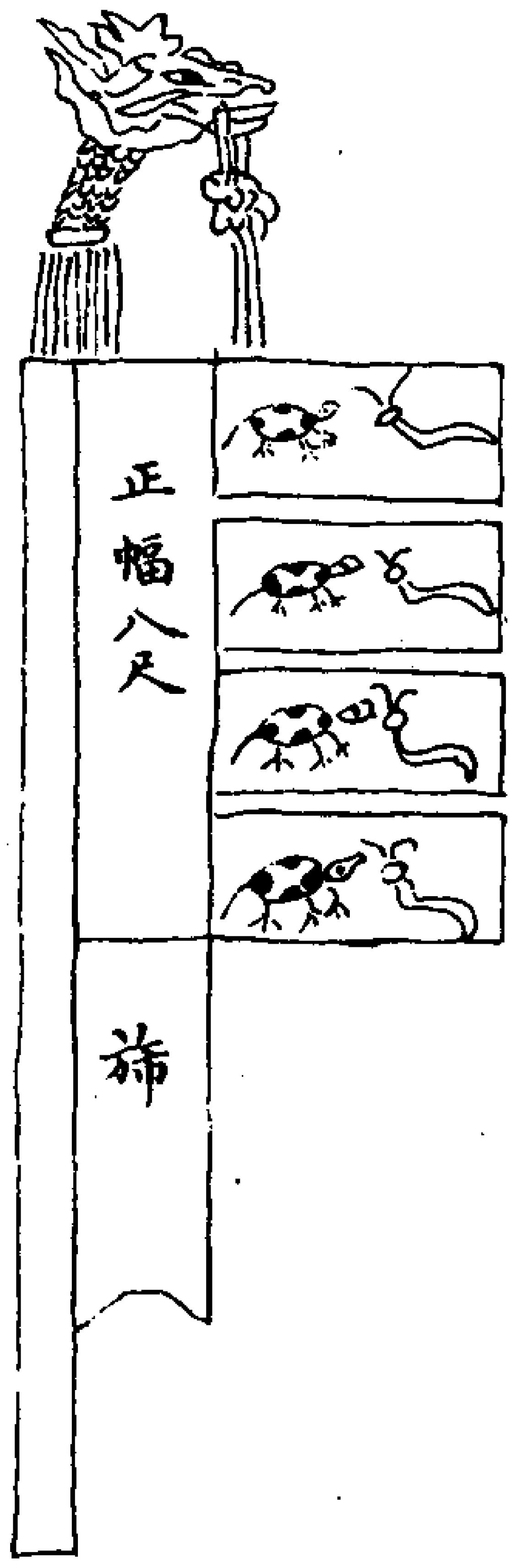
攷曰龍旂長短無攷覲禮云升龍降龍司常云交龍為旂葢畫二龍于縿中幅之中心上下各留二尺二寸與左右旃幅廣相稱鳥旟熊旗龜旐仿此但斿數少爾陳奐云凡旗皆有旄有旌 涑謂此旌旄是杠首之飾與注析羽于杠首謂之旌注犛牛尾于杠首謂之旄名同而制不同

弧矢張縿圖



攷曰弧矢在縿反面矢在杠前弧在杠後互抱以制縿之飛揚也一縿之弧矢或各如其斿數然經典無明文未敢以為必然也故茲但為七弧七矢侯達者之攷定云含文嘉云天子之旒曳地諸侯齊軫卿大夫齊較士齊首長短不倫殊未足信 涑謂上下隆殺宜以三尺為等差左昭十年王黑用齊侯之旗靈姑銔請斷三尺其證也然旂旗三者長若干究無旳据姑闕所疑可也

陳旂圖辨



辨曰長洲陳奐毛詩傳疏從尌旗旂二圖旂圖如右旗圖但無旆鳥隼畫于斿亦同此涑竊謂不然斿說文作游从㫃汓聲以旌旗之游隨風往復如水之汓流也今縣旂之索繫于游上則其游必以縷綴連不復可因風出入矣誤一節服氏六人維王之太常注王旌十二旒旁三人持之（注謂兩兩以縷綴連亦非）明是游屬縿末而下垂故得人持二游若如右圖安得兩兩分持誤二常斿旗旂之正幅皆聯三幅絳帛因亦名縿其正幅用帛一幅者即畫龍為章亦以旃名（旃从丹聲丹粗不連屬者也）鄉射禮記云龍旜以獲旜或旃字今旗旂正幅皆止一幅誤三六月織文鳥章毛云錯革鳥為章章縿也則毛意日月龍鳥熊虎龜蛇皆畫于正幅今畫在游誤四出車云彼旗旐斯胡不旆旆泮水云其旂茷茷（旆假借）之明旗皆有游旆也今惟旂有旆誤五左昭十三建而不旆杜云旆游也今旆與正幅同韜于杠既建其杠豈復能不旆哉且縣旂之索繫于斿上既建之後斿亦不能卷于杠而不垂也誤六

倉史居餜箸弟十種卷七終

倉史居鍥著第十種卷八

攷工記車人攷辯　　古畛王宗涑學

此篇於羊車但舉其牝服非記之疏也盖謂大車柏車之制言之維詳若并列羊車之制則學者無所用心而術業或轉不能精進是故隱藴羊車之制而特舉牝服以示其例茍學者能据牝服之短長推求羊車輪牙轂輻圍徑之衰分而隅反焉於造車之事思過半矣此攷工立言之恉也

車人為車

攷曰此車謂任載者任載之車有三行澤者曰大車行山者曰柏車介乎行山行澤閒者曰羊車

柯長三尺博三寸厚一寸有半五分其長以其一為之首

鄭曰首六寸謂今關剛頭斧柯其柄也鄭司農云柯長三尺謂斧柯因以為度

賈曰凡造作皆用斧因以量物故先論斧長短及刃之大小也

攷曰車人為車首言柯長三尺猶匠人為溝洫首言耜廣五寸也即所執之器以起度取其便于事

轂長半柯

攷曰半柯一尺有五寸所謂短轂也置輻當轂之中半輻廣三寸則轂在輻內外者各得六寸羊車轂長記文不具涑据牝服求之知羊車大小長短介乎大車柏車之中其轂長當得四分柯之三凡二尺二寸五分輻廣亦三寸其置輻合依長轂之例則轂出輻內者七寸五分出輻外者一尺二寸是大車羊車柏車之轂在輻內者各以一寸五分為衰分在輻外者各以六寸為衰分而羊車輻內外之轂長亦適介乎大車柏車之中矣其大穿釭空大車羊車柏車竝當徑六寸小穿釭空羊車柏車當徑三寸依長轂小穿釭空半大穿釭空之例以推也大車之小穿釭空宜三分大穿釭空而殺其一徑四寸此以意測

其圍一柯有半

鄭曰大車轂徑尺五寸

攷曰依密率圍四尺半徑一尺四寸三分二釐三豪九秒四忽零鄭說依六觚率也涑謂車之高下皆用整數不取奇零如小車之輪徑有六尺六寸六尺三寸二等是也此大車當以輪徑九尺轂徑一尺五寸為定率記以六觚率計轂圍則曰一柯有半爾徑一

尺五寸於密率圍得四尺七寸一分二釐三豪八秒八忽零羊車之轂蓋徑一尺七寸五分於密率圍得五尺四寸九分七釐七豪八秒七忽依六觚率圍得一柯又四分柯之三凡五尺二寸五分

輻長一柯有半

攷曰此篇記文取數不甚密大車輪徑九尺除牙徑一尺轂徑一尺五寸餘六尺五寸半之為輻長得三尺二寸五分菑爪未入算攷輻菑長如輻廣得三寸輻爪長半牙徑得五寸通長四尺零五分而記半九尺之輪以為輻長故曰取數不甚密也又攷大車亦三分輻長而殺其一則殺者一尺零八分三釐三豪三秒三忽零不殺者二尺一寸六分六釐六豪六秒六忽零柏車輪徑六尺除牙徑六寸轂徑二尺餘三尺四寸輻長半之得一尺七寸三分輻長而殺其一則殺者五寸三分寸之二不殺者一尺一寸三分寸之一菑長如大車之輻菑爪長半牙徑得三寸通長二尺三寸羊車之輪蓋徑七尺五寸除牙徑八寸轂徑一尺七寸五分餘四尺九寸五分輻長半之得二尺四寸七分五釐三分輻長而殺其一則殺者八寸二分五釐不殺者一尺六寸五分菑長如大車之輻菑爪長半牙徑得四寸通長二尺一寸七分五釐

其博三寸厚三之一

鄭曰輻厚一寸也故書博或為搏杜子春云當為博

攷曰博廣也輻廣三寸厚一寸倍之得八寸即股圍也三分股圍去一以為骹圍則骹圍得五寸三分寸之一皆椭方圍也量其輻廣以為鑿深則轂上容菑之鑿每穴深三寸廣亦如之寬則穴口一寸與輻厚相應穴氏半之得五分此大車羊車柏車所同者也穴口寬寸積三十穴凡三尺以除大車轂圍餘一尺七寸一分四釐二豪八秒五忽零則每穴口相距五分七釐一豪四秒二忽零以除羊車轂圍餘二尺四寸九分七釐七豪八秒八忽則每穴口相距八分三釐二豪五秒九忽零以除柏車轂圍餘三尺二寸八分五釐七豪一秒四忽零則每穴口相距一寸零九釐五豪二秒三忽零皆依密率推也

渠三柯者三

鄭曰渠二丈七尺謂罔也其徑九尺鄭司農云渠車輮所謂牙

攷曰渠輪之大圍也鄭謂之罔即輞之省置圍二丈七尺以密率求徑得八尺五寸九分四釐二豪六秒

六忽零、戴云、輪崇當八尺六寸弱是也、如輪徑整得九尺、於密率圍得二丈八尺二寸八分五釐七豪一秒四忽零、羊車之渠七柯有半、凡二丈二尺五寸徑七尺五寸、依六觚率推也、若依密率推之、圍二丈二尺五寸、徑得七尺一寸六分一釐九豪七秒二忽零、如徑整得七尺五寸、則圍當得二丈三尺五寸七分一釐四豪二秒八忽零、輻爪厚寸、大車羊車柏車竝同、積三十爪、凡三尺、以除大車渠圍、餘二丈五尺二寸八分五釐七豪一秒四忽零、則爪鑿每穴相距八寸四分二釐八豪五秒七忽零、以除羊車渠圍餘二丈零五寸七分一釐四豪二秒八忽零則爪鑿每穴相距六寸八分五釐七豪一秒四忽零

行澤者欲短轂行山者欲長轂短轂則利長轂則安

鄭曰澤泥苦其太安山險苦其太勤

攷曰此言任載之車所以有大車羊車柏車之殊短轂大車長轂羊車柏車也、

行澤者反輮行山者仄輮反輮則易仄輮則完

鄭曰故書仄為側鄭司農云反輮謂輪反其木裏耎者在外澤地多泥柔也側當為仄山地剛多沙石

攷曰輮車輞之輮屈者反輮謂輮木為車輞反陰為陽、使木之向陰者在箸地一面也、記云陰也者疏理而柔、柔者耎也、先鄭云反其木裏復申之以耎者在外、則木裏指木向陰一面甚明、仄輮謂車輞箸地陰陽各半也、案反仄與杼侔為互文、小車之輞行澤者亦反輮、行山者亦仄輮、任載車之輪大車欲杼、柏車欲侔、羊車在杼侔之間、

鄭曰反輮為泥之黏欲得心在外滑仄輮為沙石碎之欲得表裏相依堅刃

辨曰、凡木皆心堅于表、易曰、其於木也為堅多心、其證也、後鄭謂木心裏柔滑與表相依乃堅刃、是木表堅于木心、與易誼正相反、不知先鄭所謂木裏指木向陰一面、不指木心也、涑謂車輞之木去表存心先鄭故以向陰一面箸地為反輮、則仄輮為陰陽各半箸地甚明、

六分其輪崇以其一為之牙圍

鄭曰輪高輪徑也牙圍尺五寸

攷曰、此謂輪高九尺之大車也、故知牙圍一尺五寸、圍謂帀車輞一木也、牙圍橢方、植轂處厚三寸、踐地處削薄三分之一、厚二寸、并之以除牙圍、餘一尺半之以為大圜平面之立徑凡五寸、羊車牙圍亦橢方、

應得一尺三寸五分則縮于大車牙圍一寸五分羸于柏車牙圍亦一寸五分而適介乎其中與牝服稱矣植轂處厚三寸踐地處應削薄六分之一厚二寸五分并之以除牙圍餘八寸半之以為牙平面之立徑凡四寸

柏車轂長一柯

鄭曰柏車山車

攷曰、柏迫也、柏車之輪更卑于田車牝服、最迫近于地、故名柏車、一柯三尺、所謂長轂也、三分轂長二在外一在內以置其輻、除輻廣三寸、則轂在輻內者九寸在輻外者一尺八寸、

其圍二柯

攷曰、二柯六尺、依六觚率徑得二尺、依密率徑得一尺九寸零九釐零九秒零、涑 謂柏車當以輪徑六尺轂徑二尺為定率、依密率轂圍得六尺二寸八分三釐一豪八秒五忽、

其輻一柯

攷曰、柏車輻長一尺七寸、記云一柯、則取輪崇之半并轂半徑牙徑數之、取數亦不甚密、柏車不言輻博及厚、蓋與大車輻同制、而隱之、欲學者之自悟也、

其渠二柯者三

鄭曰輪高六尺

攷曰、圍一丈八尺、高六尺、鄭依六觚率也、依密率渠圍一丈八尺、徑得五尺七寸二分九釐五豪五秒五忽、如輪徑整得六尺、則圍當得一丈八尺八寸五分七釐一豪四秒二忽零、以爪積三尺、除渠圍、餘一丈五尺八寸五分七釐一豪四秒二忽零、則爪鑿每穴相距五寸二分八釐五豪七秒一忽零、是柏車與大車羊車容爪之穴、其相距皆以一寸六分零一豪四秒三忽零為衰分也、

五分其輪崇以其一為之牙圍

鄭曰牙圍尺二寸

攷曰、柏車之牙輞是正方圍、四面皆徑三寸、所謂行山者欲侔是也、

大車崇三柯

鄭曰大車平地任載之車轂長半柯者也

攷曰、崇三柯、謂輪徑也、與上輻長一柯有半相應、明輪徑整得九尺、涑 故曰輪徑用整數也、輪崇九尺、軹半徑崇四尺五寸、軸出軹半徑上者除鑿崇一寸八分加轐五寸除鉤不計通高五尺一寸八分羊車輪崇七

尺五寸軹半徑崇三尺七寸五分加軸（亦一寸八分）與轃（除釳亦崇五寸）通高四尺四寸三分柏車輪崇六尺軹半徑崇三尺加軸（亦一寸八分）與轃四寸半（亦不計釳）通高三尺六寸三分

綆寸

鄭曰綆輪箄

玫曰綆數與輻骰之殺數相應記言綆寸則廣三寸之輻亦三分殺一以為骰也此大車羊車柏車所同者也

牝服二柯有參分柯之二

鄭曰牝服長八尺謂較也鄭司農云牝服謂車箱服讀為負

賈曰車較今人謂之平鬲皆有孔內軨子於其中而又向下服是以先鄭云牝服謂車箱服讀為負以眾軨所依負然也

玫曰織竹為匪笭納牝服中以收斂所載是謂車箱說文云箱大車牝服之箱也笭匪笭也即賈所謂軨子軨笭古通用羊車柏車當亦用此匪笭但長短不同爾

羊車二柯有參分柯之一

鄭曰較長七尺

玫曰羊車牝服短於大車之牝服一尺長於柏車之牝服亦一尺記於羊車之轂輻渠牙絕不齒及非疏略也羊車轂輻渠牙之制度葢皆介乎大車柏車之中與牝服不異則記詳牝服之制度而轂輻渠牙之長短圍徑皆可据大車柏車之轂輻渠牙以推得矣故特於牝服著衰分之例所以為學者舉隅也

鄭司農曰羊車謂車羊門也玄謂羊善也善車若今定張車

賈曰先鄭言無所當後鄭舉當時漢法以曉人漢世去今久遠亦未知定張車將何所用但知在宮內所用故差小為之謂之羊車

辨曰行澤以短轂為善行山以長轂為善是大車柏車無不善也羊車命名不可强解二鄭說似未安賈既云未知將何所用又云但知宮內所用豈以晉書言武帝於宮中乘羊車而云然耶然晉書云宮人競以鹽汁灑地竹葉插戶以引帝車胡身之通鑑注羊性喜鹽食竹葉是彼所謂羊車乃游戲所乘小車之駕羊者爾與定張車無涉況記之羊車固用以任載者乎

柏車二柯
鄭云較六尺也
玫曰柏車牝服最短葢以山險難行而少其任載也
然則任載之車分三等亦量地之易險而利其用爾
易野用大車險野用柏車易險半者用羊車而任載
多少亦隨地之易險而殊故牝服有長短也而牝服
之廣記文不具者以牝服之廣可据徹廣以推欲學
者深思而自得之故從略
鄭曰柏車輪崇六尺其綆大半寸
辨曰鄭見輪崇六尺六寸之兵車其綆大半寸今柏
車輪崇僅卑于兵車六寸相去不甚殊絕因遂臆決
為其綆大半寸不知綆數不依輪崇而減殺但與輻
轂之殺數相應故輻廣二寸之小車轂殺于股三分
二寸之一則綆大半寸輻廣三寸之任載車轂殺于
股三分三寸之一則綆寸知柏車之輻亦廣三寸者
大車轂圍一柯有半其輻尚廣三寸柏車轂圍二柯
增于大車轂圍一尺五寸以行山故大其轂也則輻
廣決不減削于大車之輻廣明矣
凡為轅三其輪崇
賈曰柏車羊車大車其轅當各自三其輪崇柏車輪
崇六尺三之為轅丈八尺大車輪崇九尺三之為轅
二丈七尺羊車雖不言輪崇亦三之以為轅也
玫曰羊車輪崇七尺五寸三之為轅凡二丈二尺五
寸案任載之車皆兩轅鑿轅之下面以鉤軸不用伏
兔其轅之大小記文不具葢皆十分其轅之長以其
一為之圍以上承牝服參分其圍去一為頸圍以縛
駕牛之鬲五分頸圍去一以為踵圍則大車之轅方
圍二尺七寸徑六寸七分五釐頸圍圍一尺八寸踵
圍圍一尺四寸四分羊車之轅楕方圍二尺二寸五
分平徑約四寸六分立徑約六寸六分二釐五豪頸
圍圍一尺五寸踵圍圍一尺二寸柏車之轅楕方圍
一尺八寸平徑約三寸立徑約六寸頸圍圍一尺二
寸踵圍圍九寸六分任載車無軫納匪笭之牝服其
植木立于轅上軝及牝服下之薦版亦即鋪于轅上
承薦版之横木與轅立徑為枘鑿與今轎車正相類
而轅載重多故圍皆大于輈也
參鄭分其長二在前一在後以鑿其鉤
鄭司農曰鉤鉤心
玫曰鉤轅之所以下鉤軸者也上當牝服前後之中
故或偁鉤心大車之軥約深一寸七分五釐羊車之

鉤約深一寸六分二釐五豪柏車之鉤約深一寸五分外距轂約皆半寸轅二在鉤前、一在鉤後、則大車鉤前轅長一丈八尺、鉤後轅長九尺、羊車鉤前轅長一丈五尺鉤後轅長七尺五寸柏車鉤前轅長一丈二尺鉤後轅長六尺、牝服立轅上、半在鉤前、半在鉤後、大車牝服深八尺、則轅出牝服前者一丈四尺、出牝服後者五尺、羊車牝服深七尺則轅出牝服前者一丈一尺五寸出牝服後者四尺柏車牝服深六尺、則轅出牝服前者九尺、出牝服後者三尺、此在後之五尺四尺三尺卽所謂軝、說文云、軝、大車後也、舉大車以包羊車柏車也、軝及前轅大車獨長者、以為增加任載之用爾、

徹廣六尺鬲長六尺

鄭司農曰鬲謂轅端厭牛領者

賈曰鬲長六尺者以其兩轅一牛在轅內故狹四馬車鬲六尺六寸者以其一轅兩服馬在轅外故鬲長也

攷曰徹謂牝服下兩輪之間也、廣六尺、亦大車羊車柏車所同者也、故總記之、置廣六尺之徹以求牝服之廣、大車旁除綆寸、輻內轂六寸、轂距鉤半寸、幷之凡一尺五寸、餘四尺五寸為牝服之廣、羊車旁除綆寸、輻內轂七寸半、轂距鉤半寸、幷之凡一尺八寸、餘四尺二寸、為牝服之廣、柏車旁除綆寸輻內轂九寸、轂距鉤半寸、幷之凡二尺一寸、餘三尺九寸為牝服、之廣、則其廣狹皆以三寸為衰分、而兩輪閒竝廣六尺、此之謂車同軌、置廣六尺之徹以求軸長大車旁加輻廣三寸輻外轂五寸轂在輻外者本亦六寸以有綆故其轂偏在牙內一寸則準大圍平面量輻外之轂僅得五寸小穿外害頭五寸幷之凡二尺六寸幷徹廣軸長得八尺六寸羊車旁加輻廣二寸輻外轂一尺一寸準大圍平面以量也害頭五寸幷之凡三尺六寸幷徹廣軸長得九尺六寸柏車旁加輻廣三寸輻外轂一尺七寸亦準大圍平面以量害頭五寸幷之凡五尺幷徹廣軸長得一丈一尺此皆可据徹廣轂長以推故記文不具以待學者之致思也至於軸圍皆當準柏車之軸長五分取一圍圍二尺二寸徑七寸强與小車之軸同若減於此恐不勝任也軸上面銜鉤之鑿深一寸五分强軸半徑亦氐于軹半徑二分則軸出軹半徑上者除鑿不計得一寸八分大車羊車柏車皆如此鬲橫縛于兩轅耑、所以止鬲之關鍵曰輗、鑿鬲中之下面為坳、而縛曲木以乂牛領、曰軛故先

鄭以鬲為厭牛領者也、

戴曰鬲長車廣蓋等大車轂長尺五寸中其轂置輻輻內六寸輻廣三寸綆寸凡一尺六尺之箱旁加一尺（兩旁共二尺）徹廣八尺明矣古者涂度以軌軌皆宜八尺田車之輪卑于兵車乘車三寸牛車之制㮰于四馬車軌八尺則同也故曰車同軌軌不同為不合徹不可行於涂車人徹廣六尺字之誤與

辨曰徹廣六尺記文不誤戴不信記文而信鄭徹廣八尺之說反以不誤者為誤良可慨也夫牛車三等皆用兩輮兩輮相距之衺分有四尺五寸四尺二寸三尺九寸三等鬲長六尺加於兩輮耑旁出於兩輮外者尚長故可交縛若車箱廣六尺兩輮相距亦六尺則鬲加兩輮耑不復有旁出于兩輮外者豈能交縛輮耑雖有輗將何以固鬲乎知此則戴說之誤不俟辨而自明矣且戴亦但就大車計之似與徹廣八尺之說合如就柏車而計輻內九寸輻廣三寸綆大半寸（大半寸依鄭戴說）凡一尺二寸三分寸之二六尺之箱加一尺二寸三分寸之二得八尺五寸三分寸之一則徹廣已不止於八尺矣戴將何說以處此而謂牛車四馬車軌同八尺不甚偵哉（涑）謂牛車有大車羊

車柏車三等而兩輪間之徹皆廣六尺四馬車有兵車田車乘車三等而兩輪間之徹皆廣六尺六寸天下雖大造車者竝遵此六尺與六尺六寸之兩度是曰同軌譬如齊人以得為登楚人以多為夥其聲讀雖殊而著於竹帛則得从彳㝵登从址豆多从重夕夥从多果竝从內史所詔之書名是曰同文也倘誤執閉門造車出門合徹之說謂制度者必并牛車四馬車一其徹迹之廣狹乃得為同軌是猶謂攷文者必合九千三百五十三文一其筆畫之多寡乃得為同文也其亦不達於理甚矣況車之在涂惟害頭相轂則不可以行若兩輪之間廣六尺可廣六尺六寸亦可豈必八尺而後可行哉（涑）故曰涂度以軌不以兩輪相距為準當以乘車之兩害頭相距為準蓋兩害頭相距乘車最廣方軌竝進苟乘車之害頭不至相轂則他車更無相轂者矣

倉史居饌箸弟十種卷八終

附小傳

倬甫既卒之明年冬十月映江始自京歸既哭先慈且哭倬甫搜其篋得稿本十餘種嗚呼倬甫竟止於是耶倬甫姓王氏名宗涑一字叔侯行四年八歲隨映江入塾日授書二十餘行既成誦不更忘稍長學為時文用意刻深竊謂吾家世貧藉館穀以給得工舉子業為後進導師足矣年十七八友人延訓村蒙積染暑溼遘三陰瘧疾頗劇醫云弱冠之脉乃似老翁映江私叩之曰無害弱可轉為強也試童子科不利時今予告大學士壽陽祁公視學江蘇以漢學教東南人士爰以解經課會同里陳先生瑑箋於汶長說文解字之學同郡毛先生嶽生又專求形聲義理倬甫時從質難冥心獨造左右逢源如易舊井无禽以白虎通冬祭井牲以魚國語登川禽謂无禽者無祀井者也書阻飢以儀禮大射儀註且作阻解為且字且重也所謂堯有九年之水也史記作祖飢又因且而譌博古圖皇祖皇考祖皆作且也詩委蛇之委當從虫旁即說文重文之蟡蔿濈其左翼韓詩戢捷也古捷接通廣韻戢插也插有接義謂回頭而插其味於左翼也左氏傳偪姞乃偪妘形譌夓夏為夏夓倒文則以襄十年傳偪陽妘姓也內傳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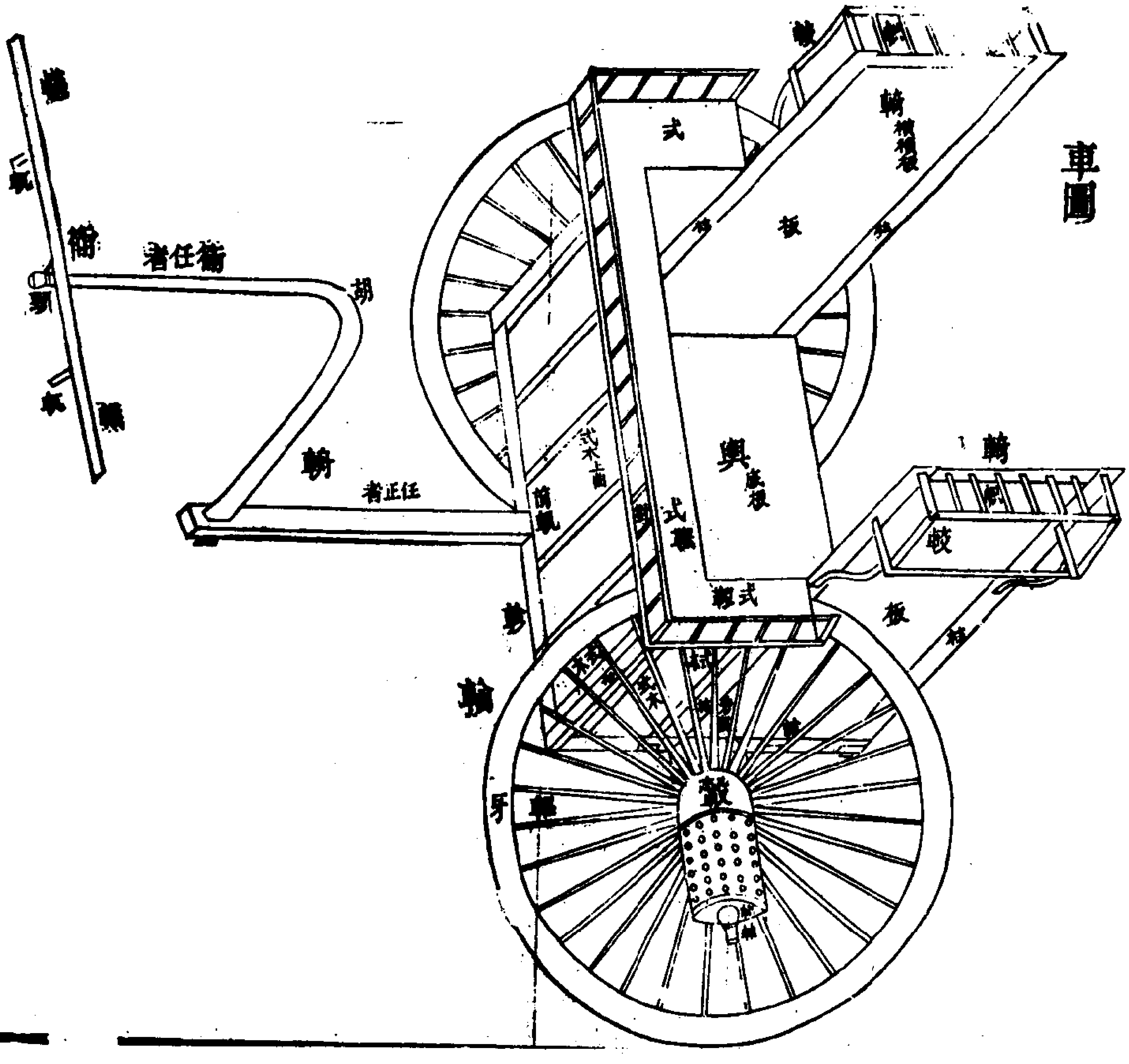
父弗忌為宗伯外傳宗人夏父展為證三望之望義同祊方旁也即男巫旁招之禮八蜡之八取諸辨辨徧也乃徧索百神之名旋以古學補縣學生假館浙江武原陳氏發其藏書讀之所學益進乃以倉史名其居而日事譔述毛先生亟稱之陳先生尤以畏友諍友推毛先生刻其贈大夫青士先生說文述誼上下卷未卒業卒倬甫為加案語付梓人陳先生卒其國語翼解亦未削藳倬甫為校錄成帙嘗以書南訛解見賞於琴川翁相國謂江徵君王光祿不得專美於前毘陵趙宮贊掌教蘇州紫陽書院得倬甫經說屏從枉訪因執贄門下投契尤深致書旌德呂侍郎晉江陳侍御諸先達因游京師講求明堂溝洫輪輿輈車制度辨正大戴禮盛德篇史記封禪書金修撰榜禮箋婺源江氏戴氏程氏儀徵阮氏諸說旋就館皖南咸豐癸丑春粵匪東竄安慶江甯相繼失守遂歸里授徒戊午春疾卒嗚呼豐其學而嗇其遇又促其祘天乎何阨吾弟之甚也映江五十餘年頗幸父母俱存兄弟無故間有臆說疑義日已陳兩先生謝世惟倬甫是質乃癸丑先子棄養甫七年喪吾倬甫禍延先慈罔極之哀手足之痛倥偬填膺目耗頭童經此摧折當不久相從地下何暇復求學術也獨念

倬甫饌箸顧命攷辨兩卷清本已上趙宮贊師存稿不全周禮凡五種賓禮攷辨一卷攷工記輪與輈車攷辨八卷匠人職攷辨四卷說文凡五種刋誤上下四卷原聲二卷會通一卷箋疏二卷又卷聲係圖說五卷未成雜著一卷曰甸稍縣都軍賦考遂之軍法如六鄉辨萬二千五百人為軍皆徒兵說萬二千五百家為鄉說闢睢序釋其說間與先儒歧異而根據經文推闡祕奧允堪出正通儒所幸遺孤足任鈔寫因命次第别録副本俟有暇日壽諸梨棗則後死者之責也嗚呼

攷工記攷

附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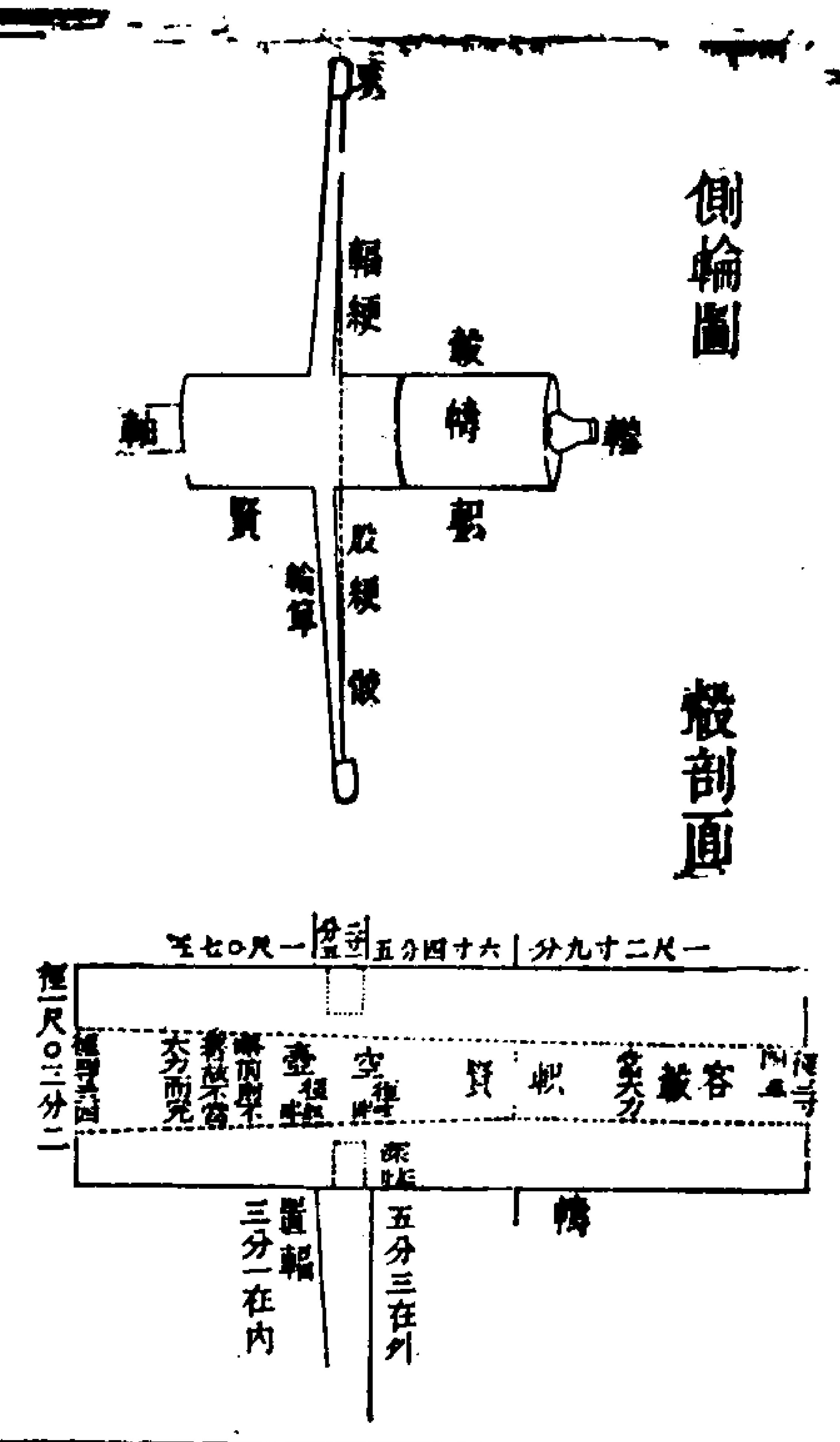
車圖


式
輿
衡任者
任正者
胡
輈
較
軫
轂
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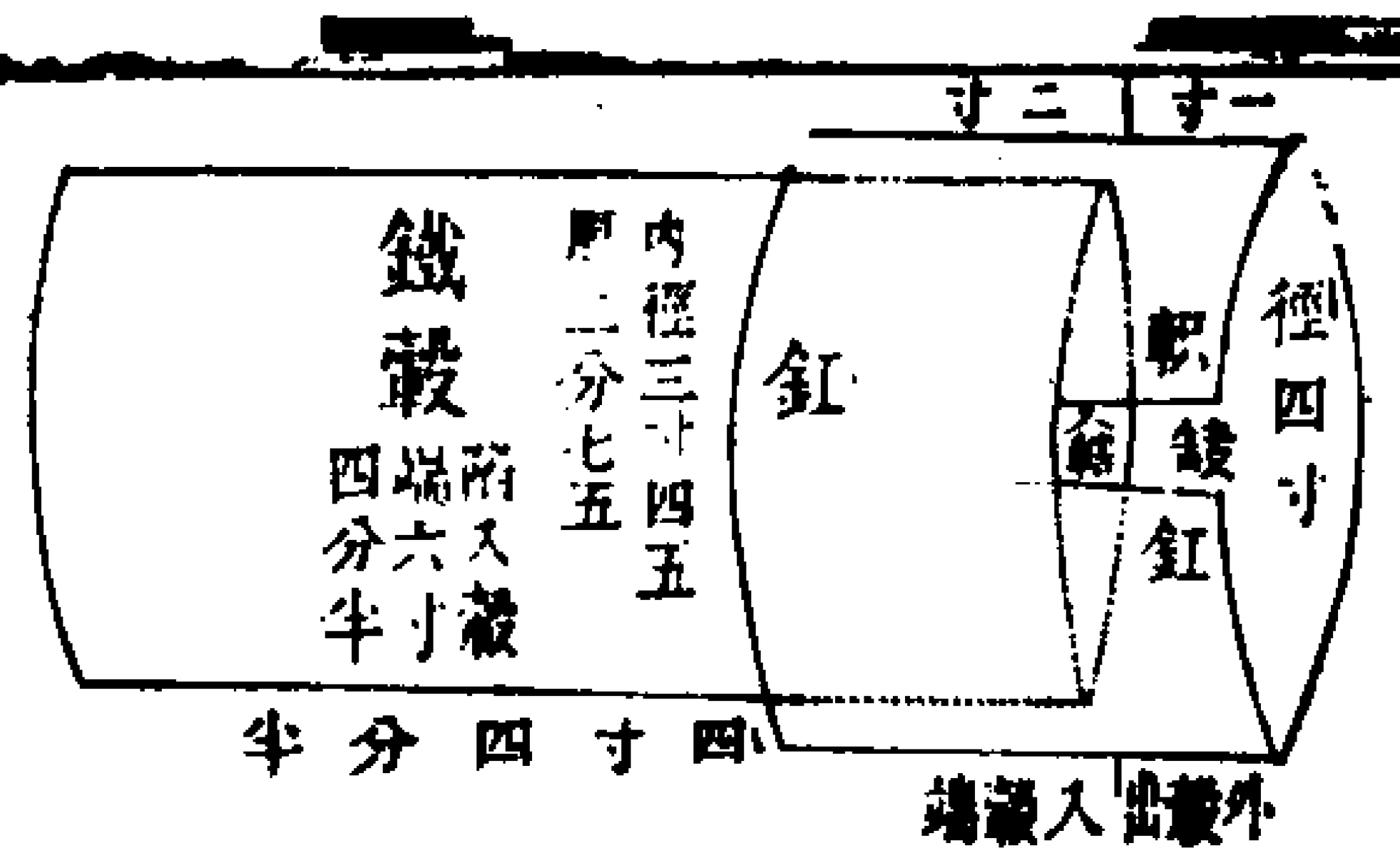
攷工圖一

側輪圖

轂剖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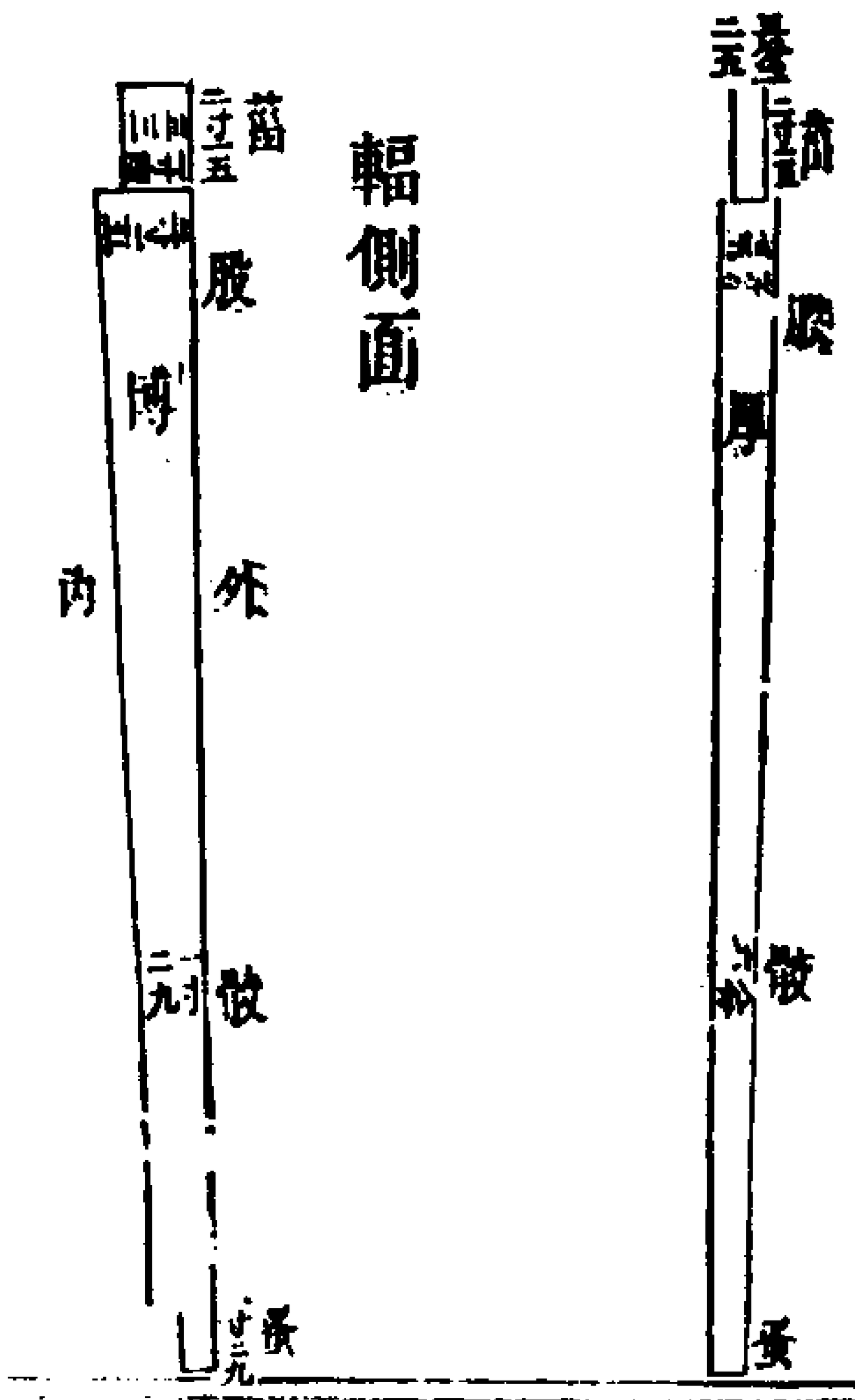

輻
輻綆
轂
帱
軹
軸
賢
股
綆
骹
輪覃
容
轂
空
藪
賢
軹
帱
一尺二寸九分
三分一在內
五分三在外

車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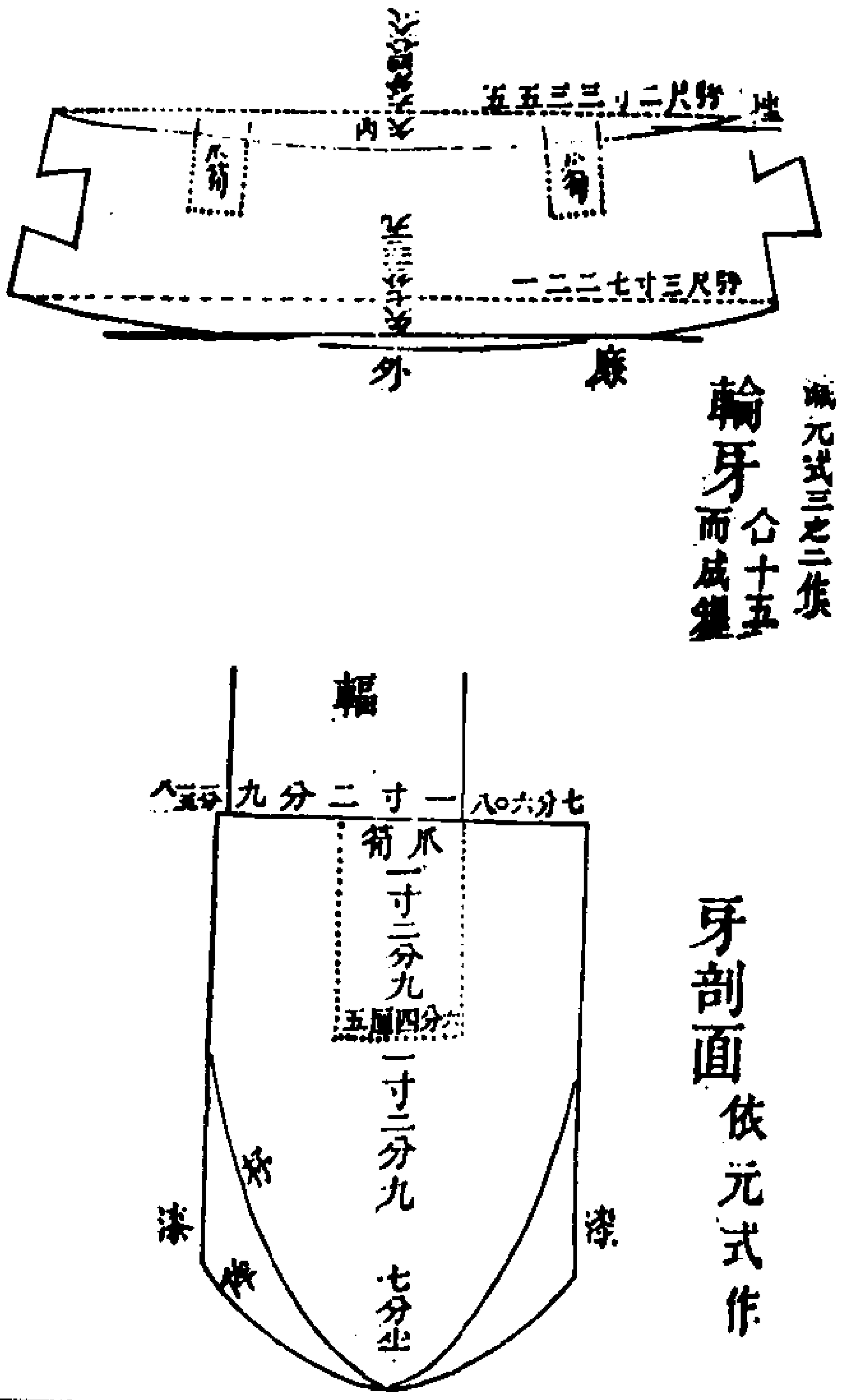
輻面

輻側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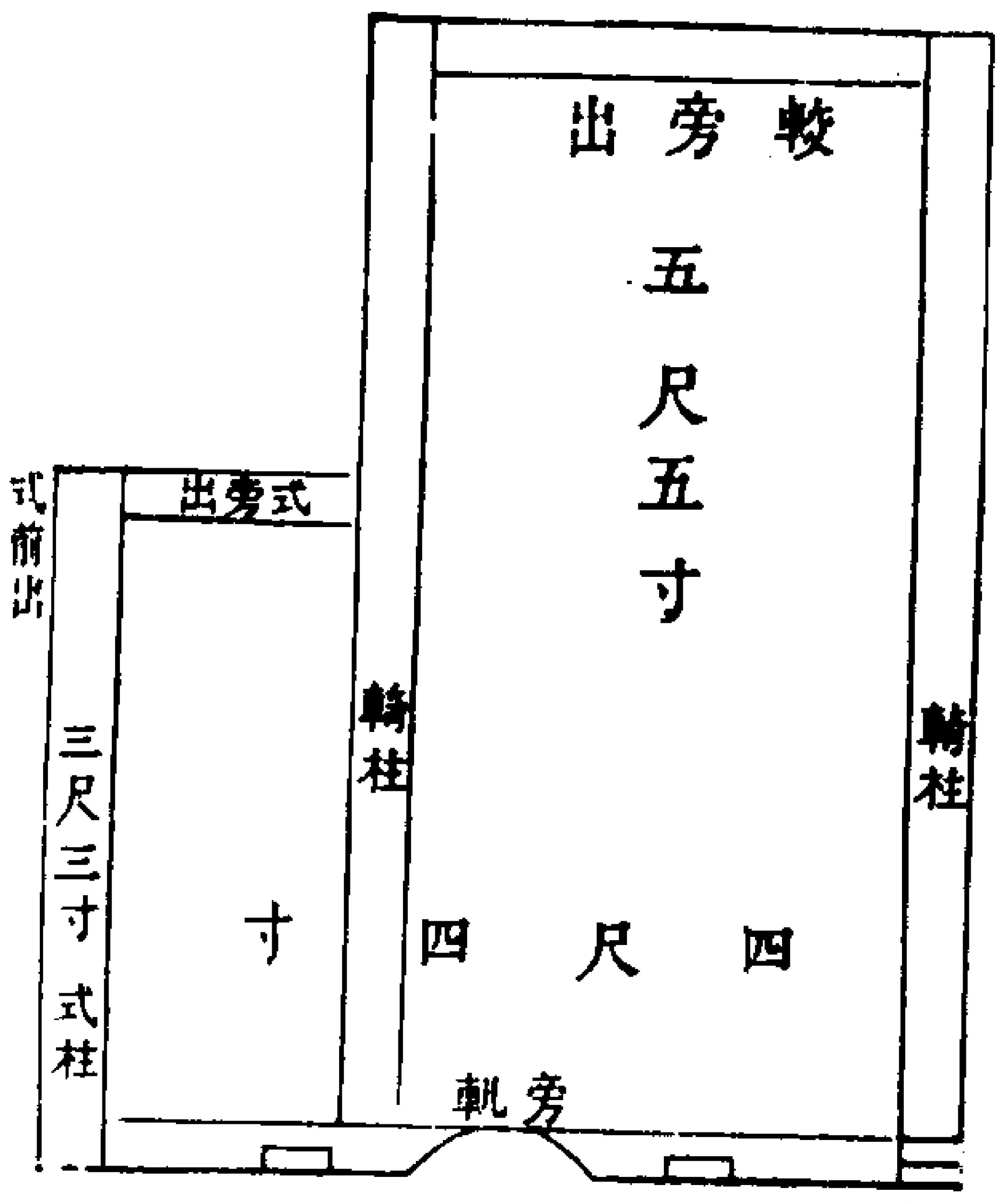


輪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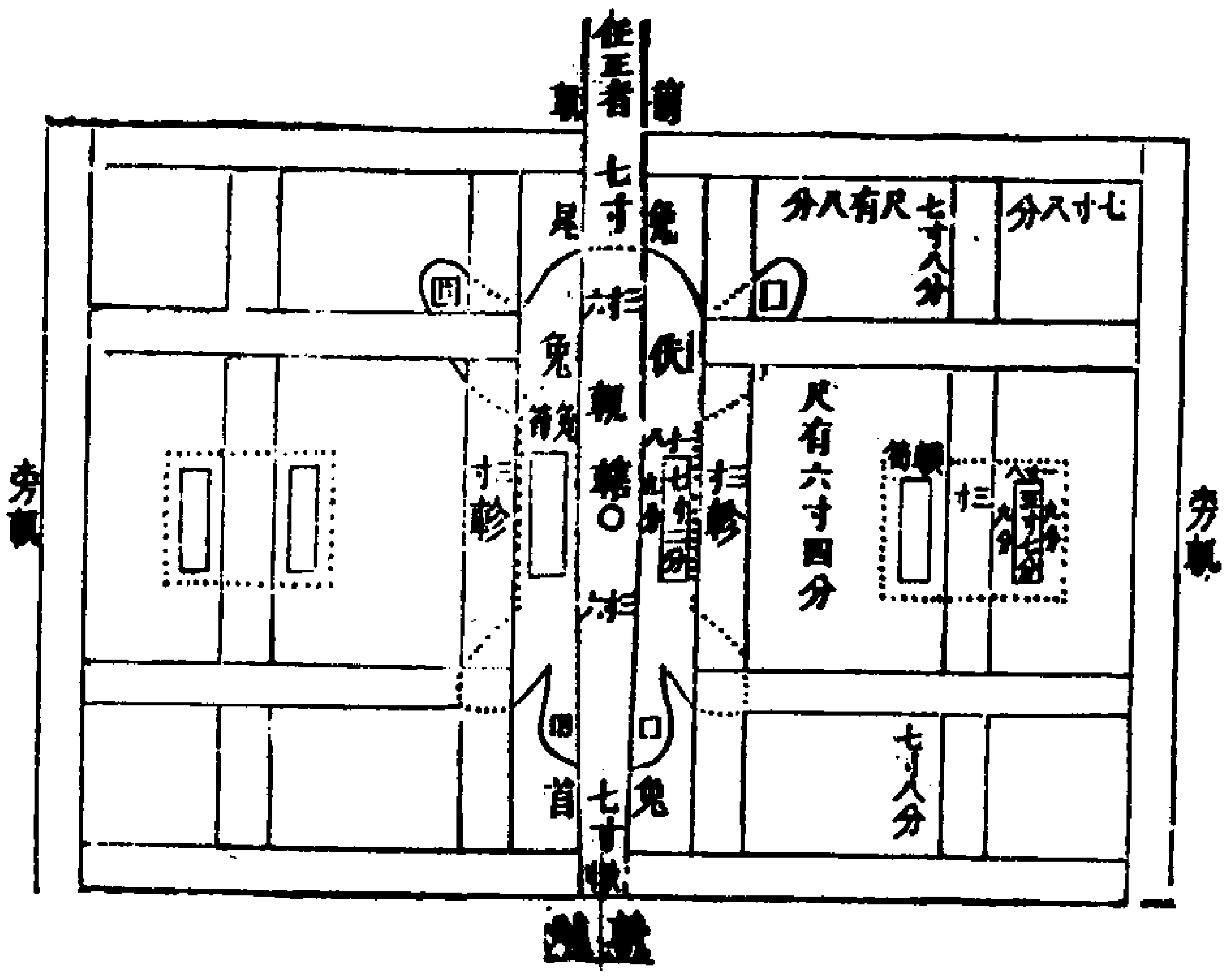
牙剖面 依元式作


內
外
廉
輻
爪
菑
一寸二分九
一寸二分九
七分半
漆
漆

輿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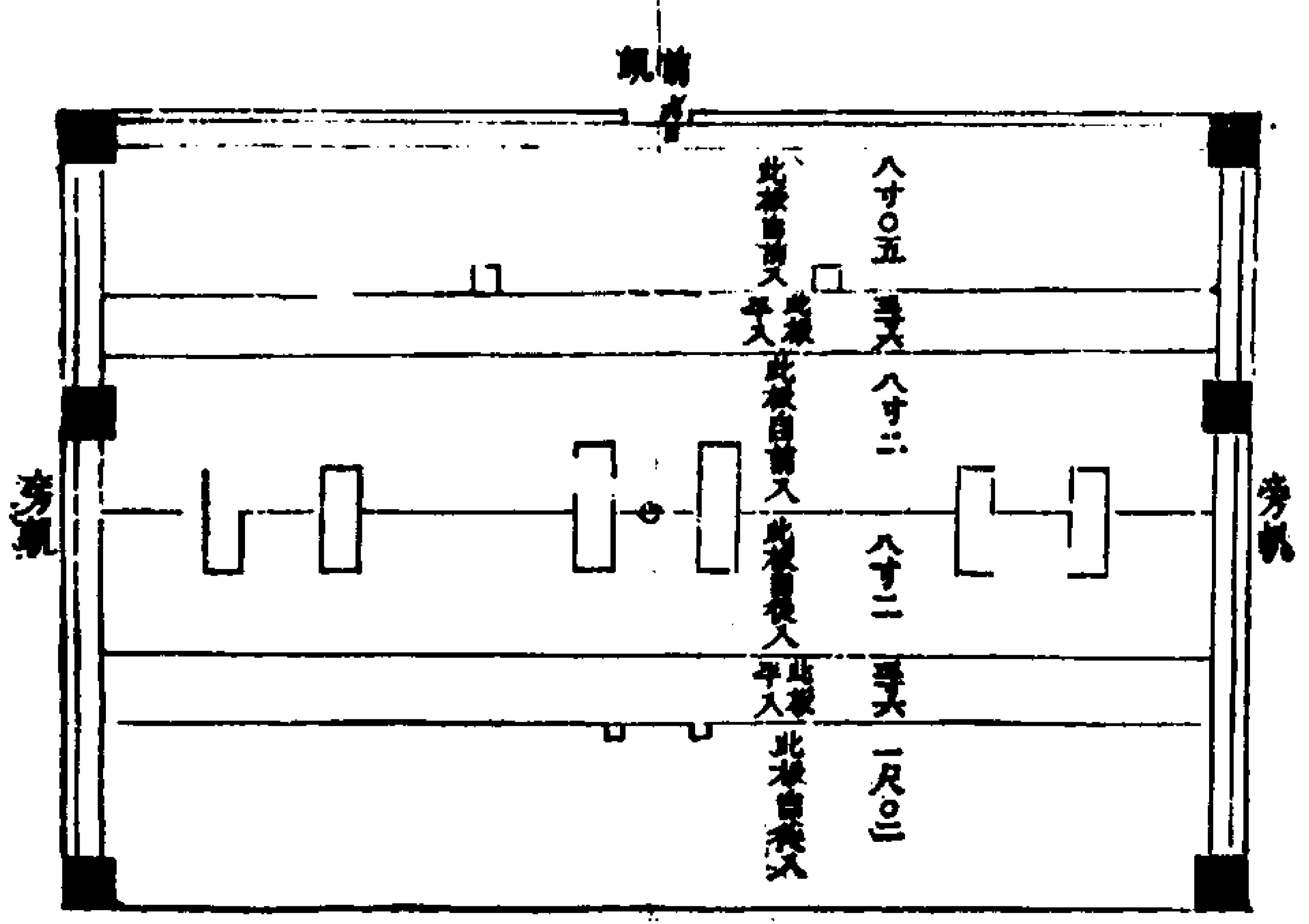

較旁出
五
尺五
寸
輢柱
輢柱
四 尺 四
寸
式前出
出旁式
三尺三寸
式柱
軓旁

輿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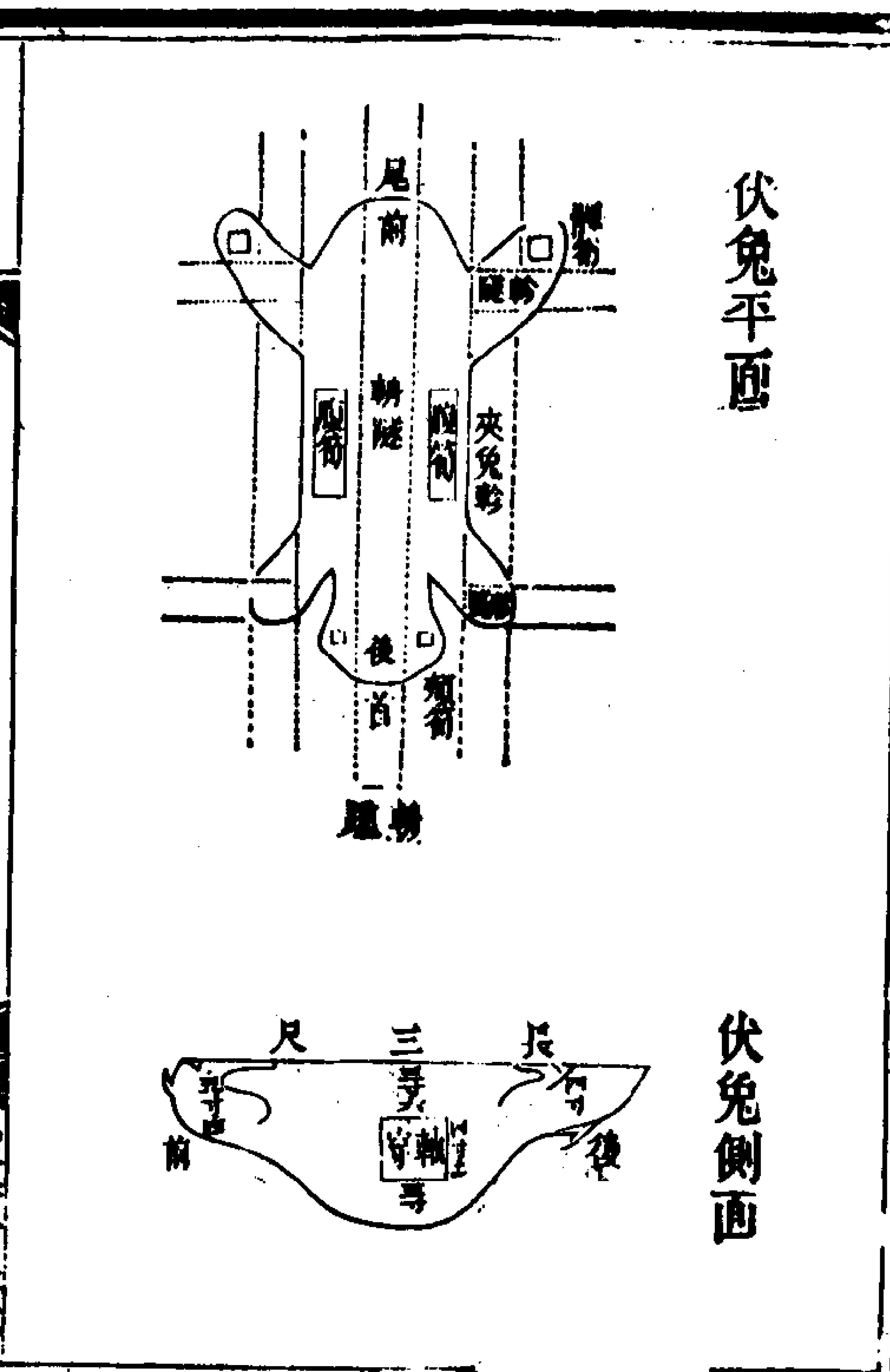

前軓
七寸
尾
兔
首
七寸八分
尺有八分
尺有六寸四分
軫
旁軓

攷工圖四

輿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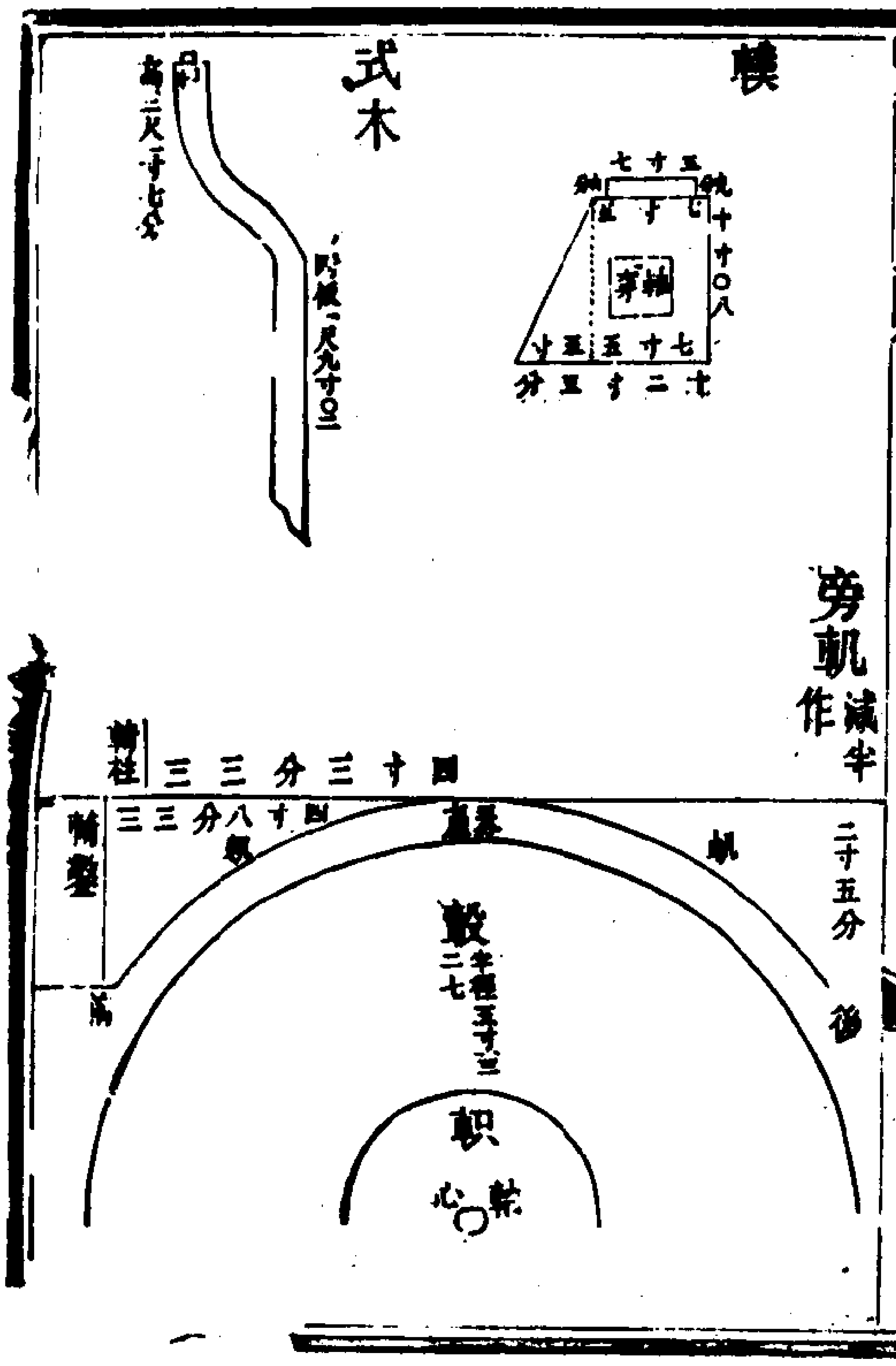

前軓
八寸〇五
八寸二
一尺〇二
旁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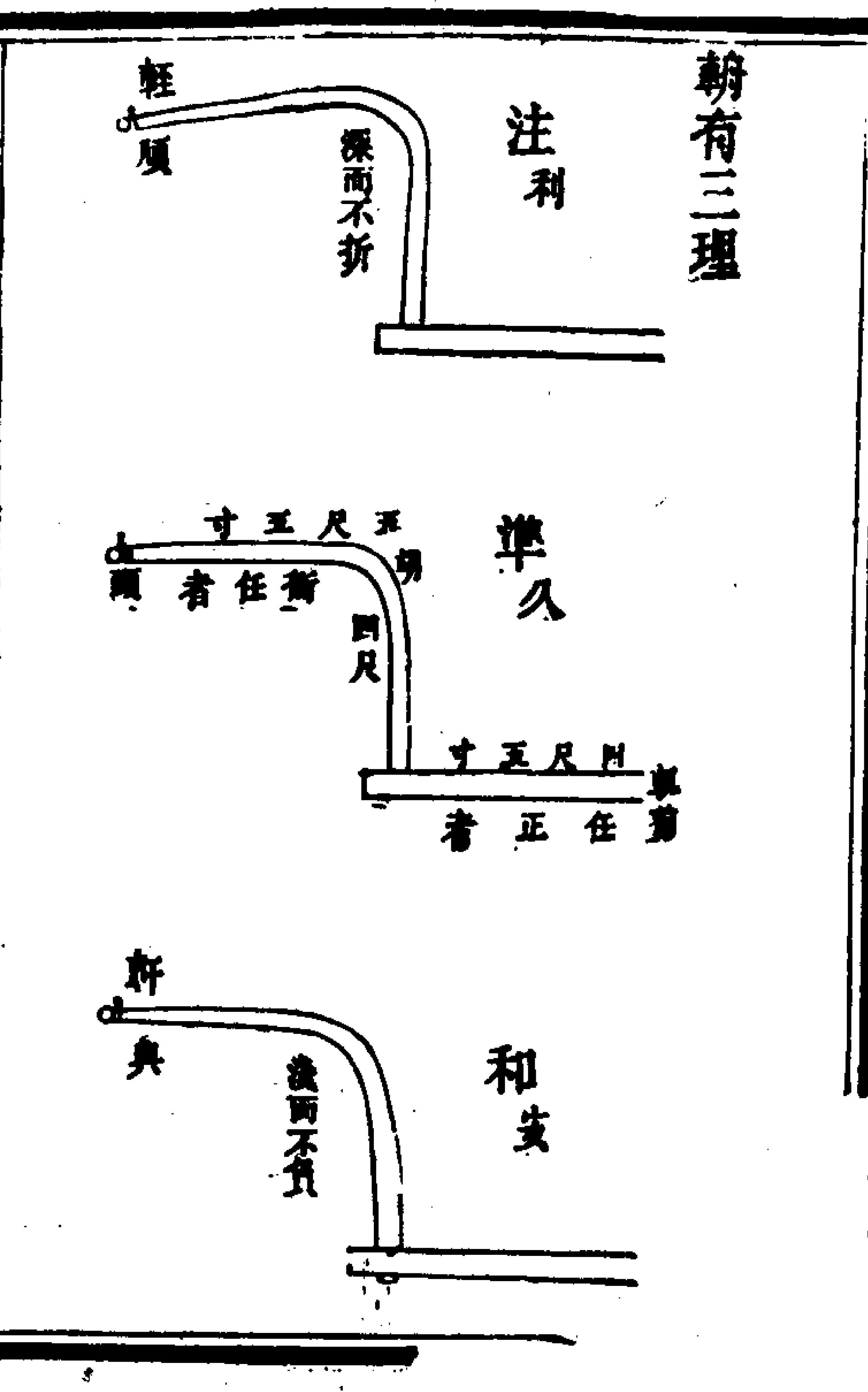
攷工圖五


伏兔平面
前
後
伏兔側面
前
後

攷工圖 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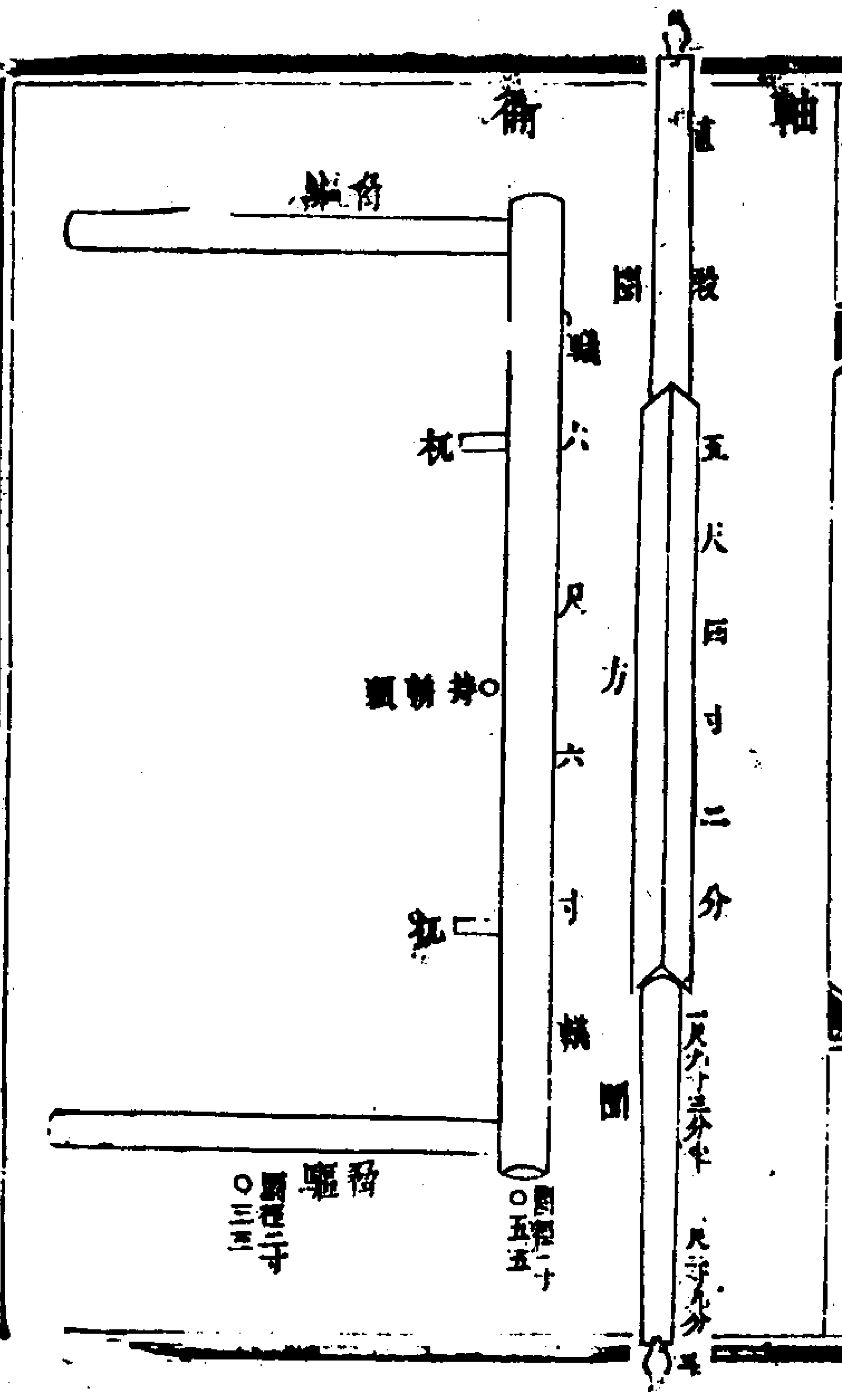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


軾
式木
旁軓作減半
軓
轂
軹
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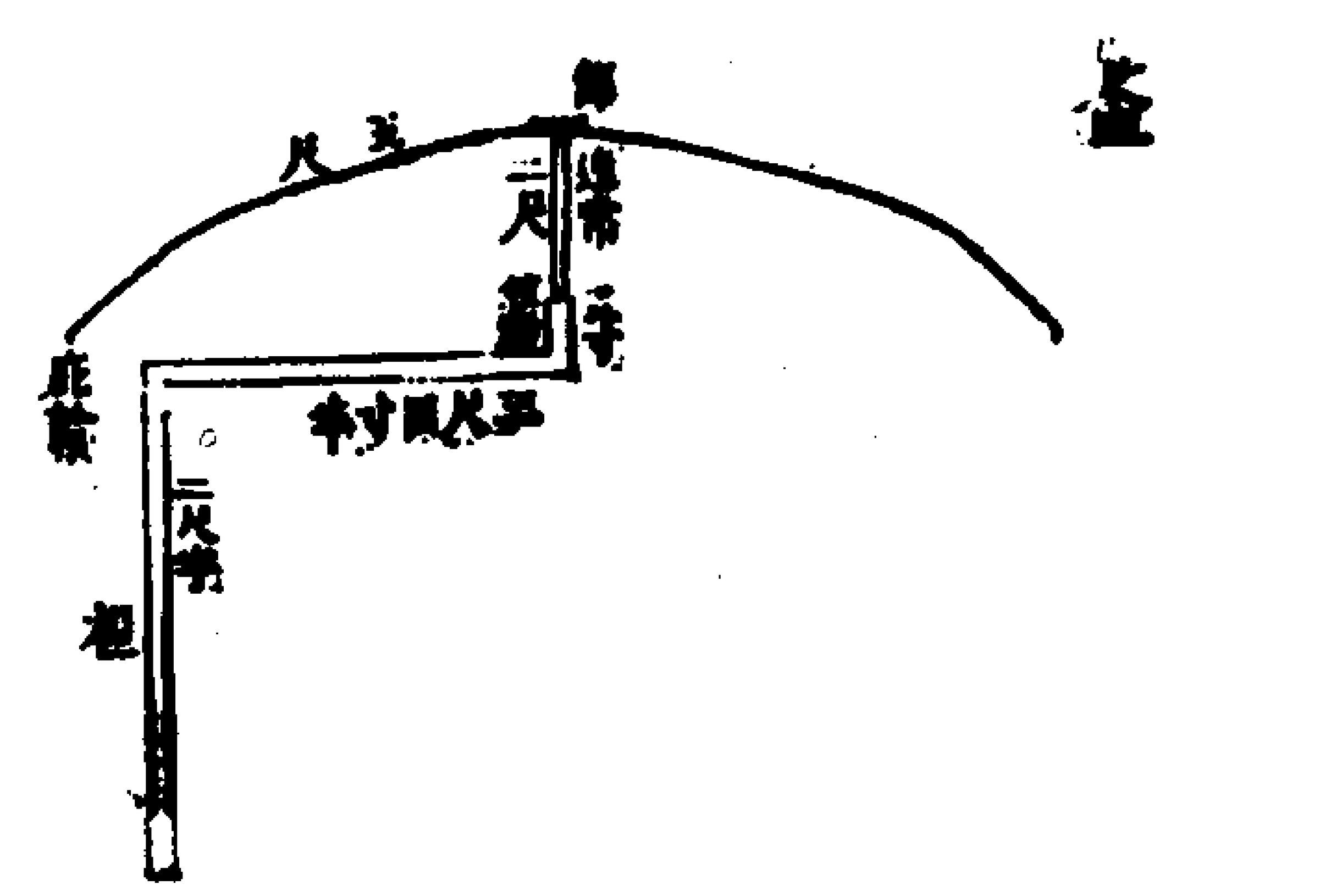

輈有三理
注利
深而不折
準久
任正者
和安

攷工圖 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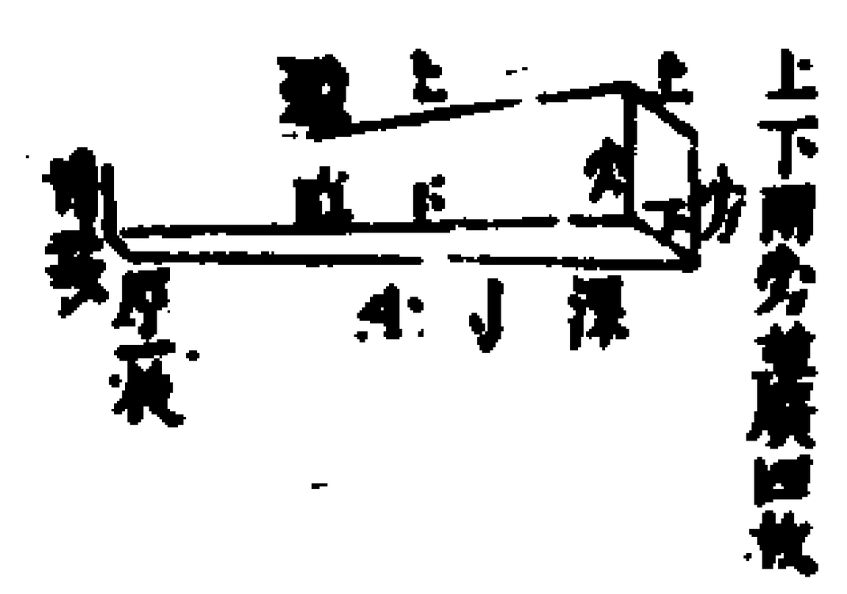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



盧



弓鑿依原式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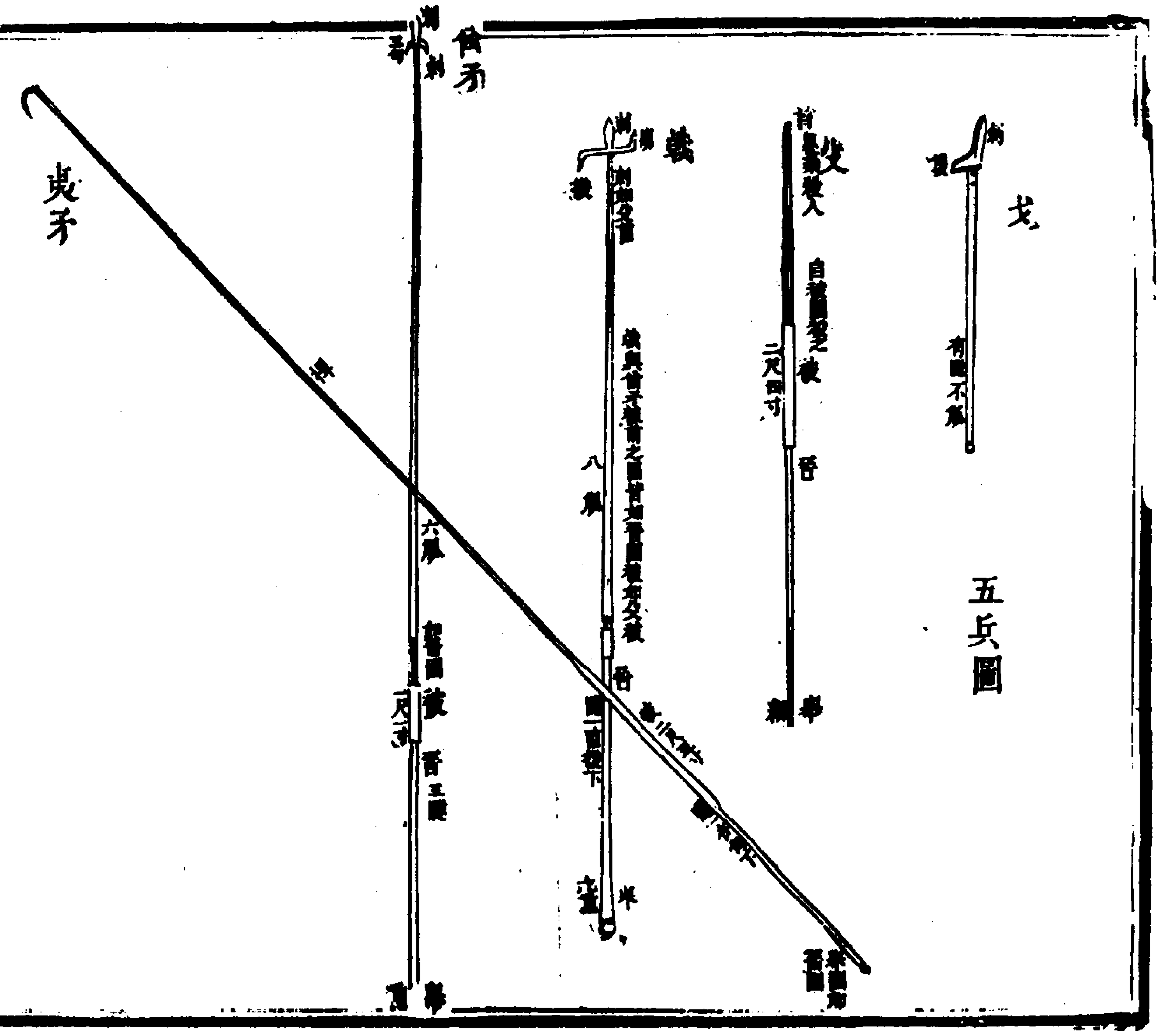


攷工圖　人

誤象盧戢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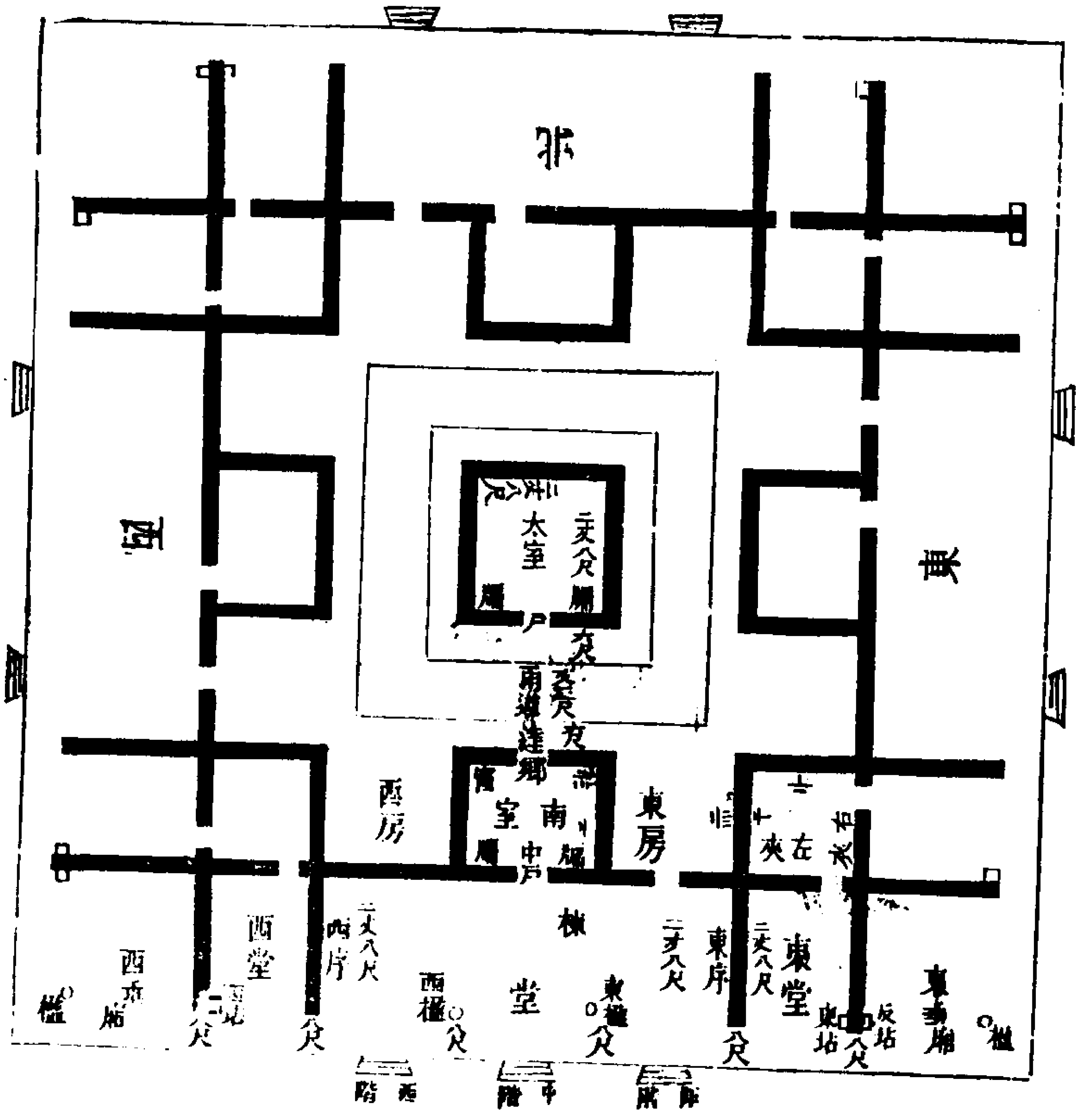
弓

右爲中制弣五尺角二尺五寸弣六寸弓末竟弰六寸半上制弣五尺二寸角二尺五寸弣七寸弓末竟弰七寸下制弣四尺八寸角二尺五寸弣五寸弓末竟弰六寸撻閒皆五寸半自偎內環而引之合七成規弛之則王弓之屬合九成規爲往體寡唐弓合七成規爲往體來體若一夾庾合五成規爲往體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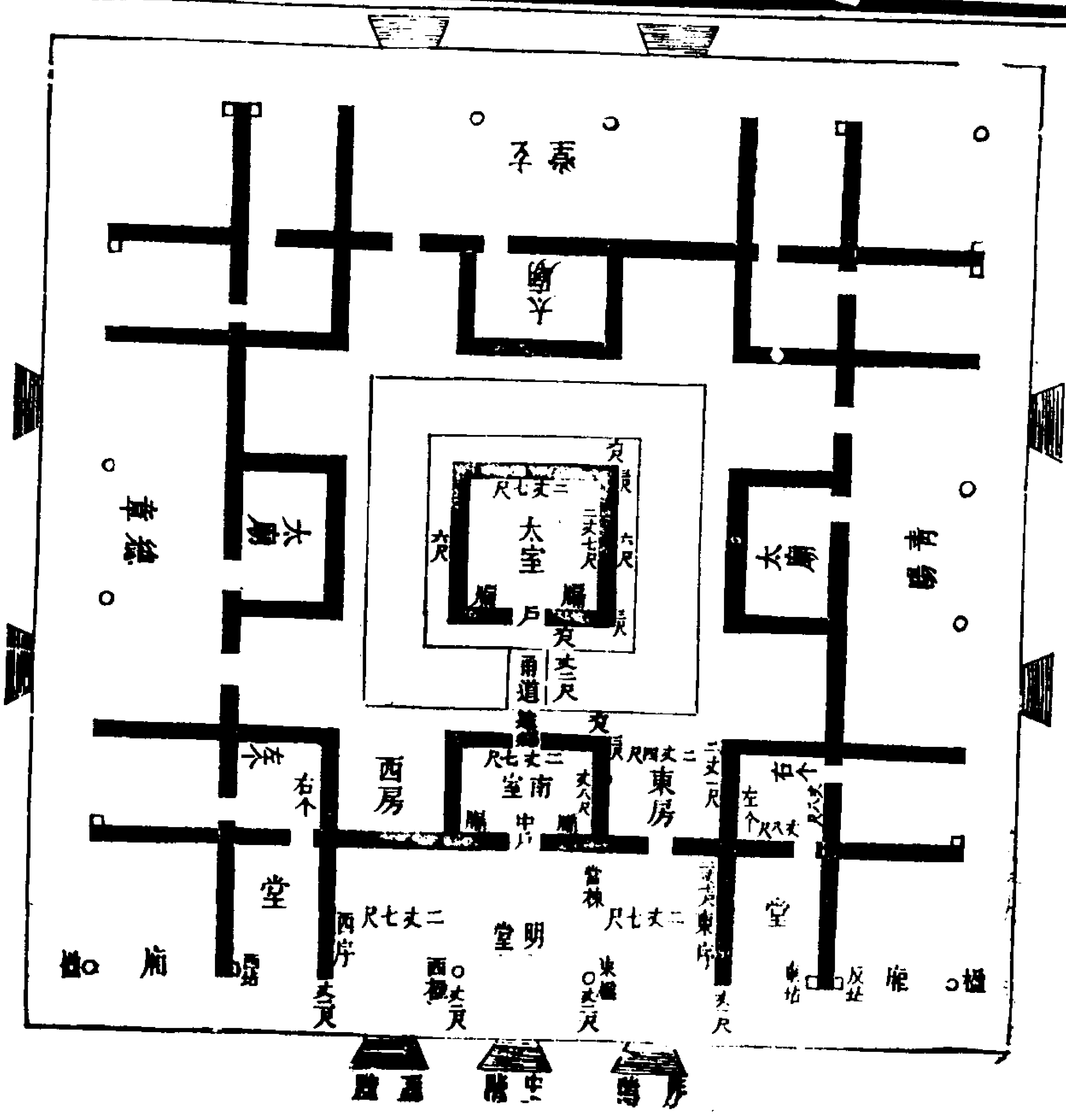
攷工圖九

夏世室基圖 五分堂基二在前南棟之


北
西
東
太室
南
室
西房
東房
堂
西堂
東堂
西序
東序
西夾
左夾
西階
中階
東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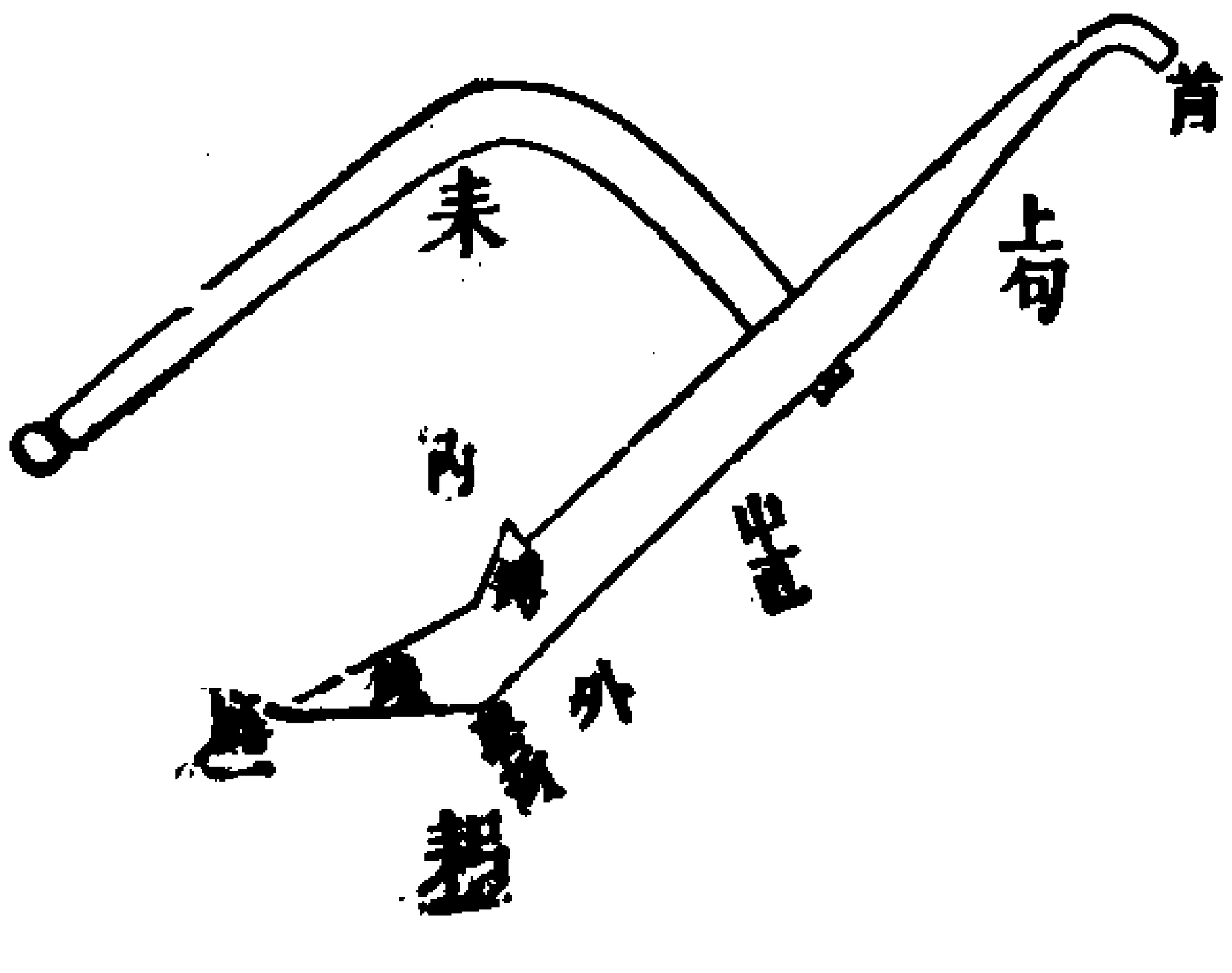
攷工圖十

周明堂基圖 棟居南北之中重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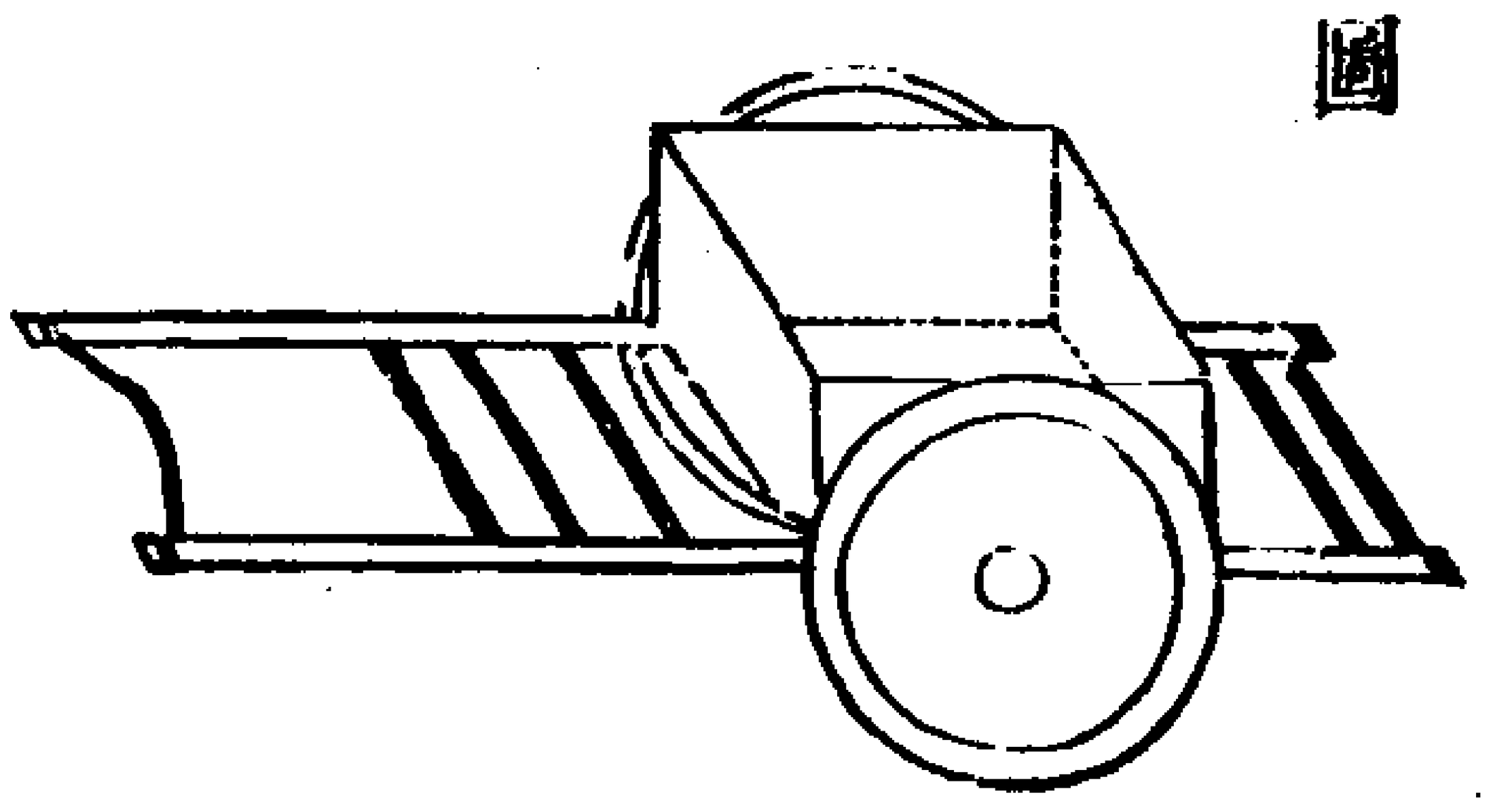

太室
太廟
西房
東房
南
室
堂
明堂
西序
東序
甬道
左个
右个

攷工圖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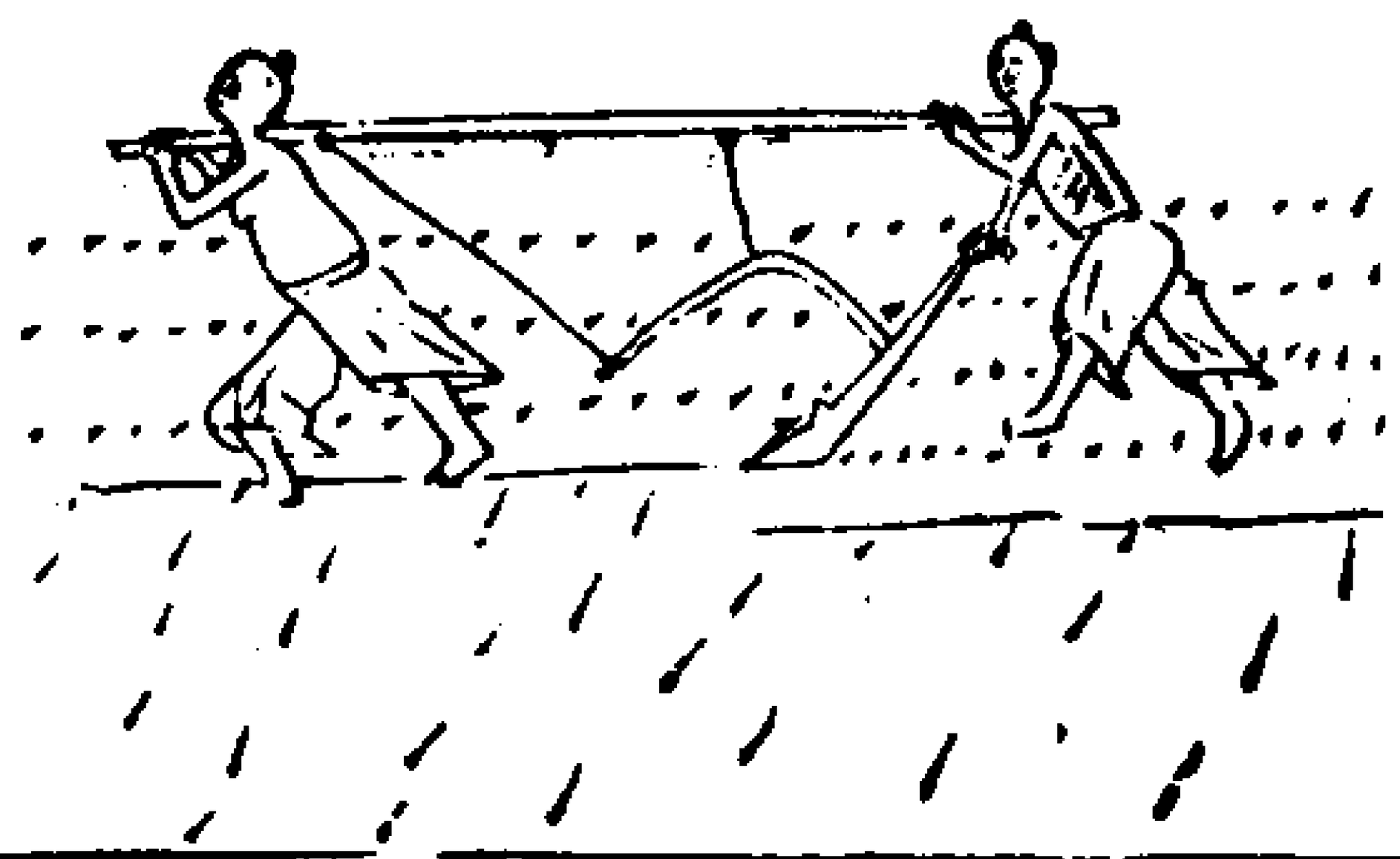
耒耜圖 今蜀中犂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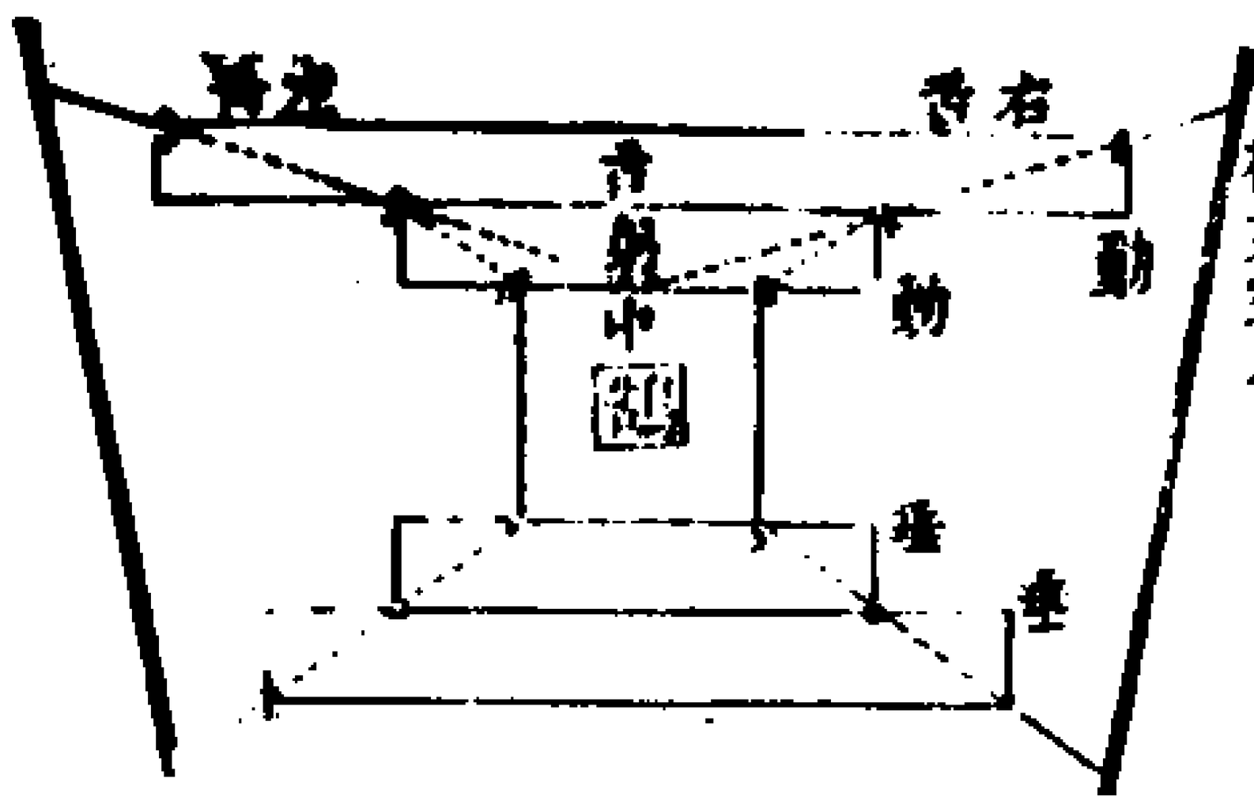
大車圖



耦耕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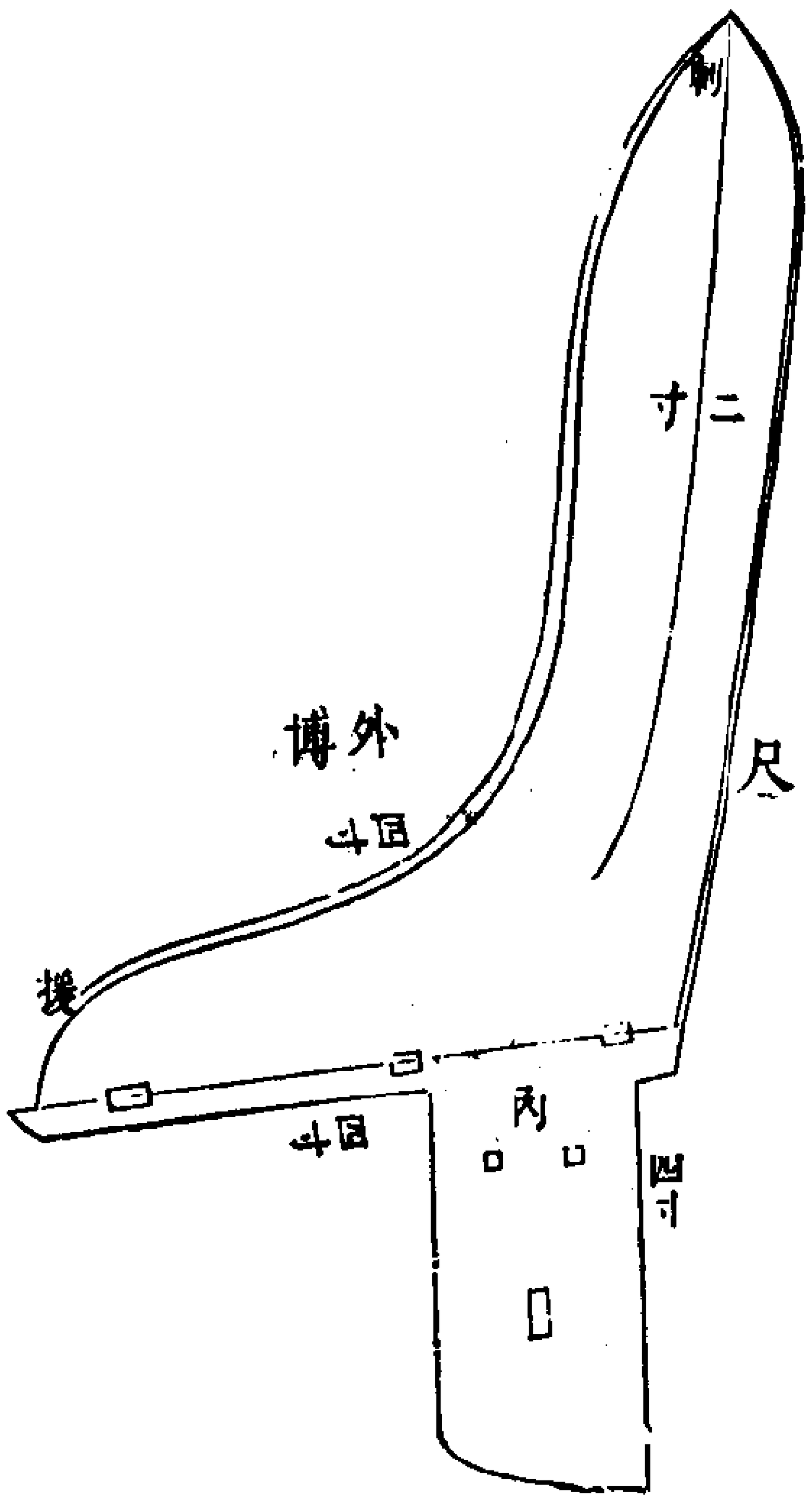


張侯圖 三侯大小不同 形制皆如一



攷工圖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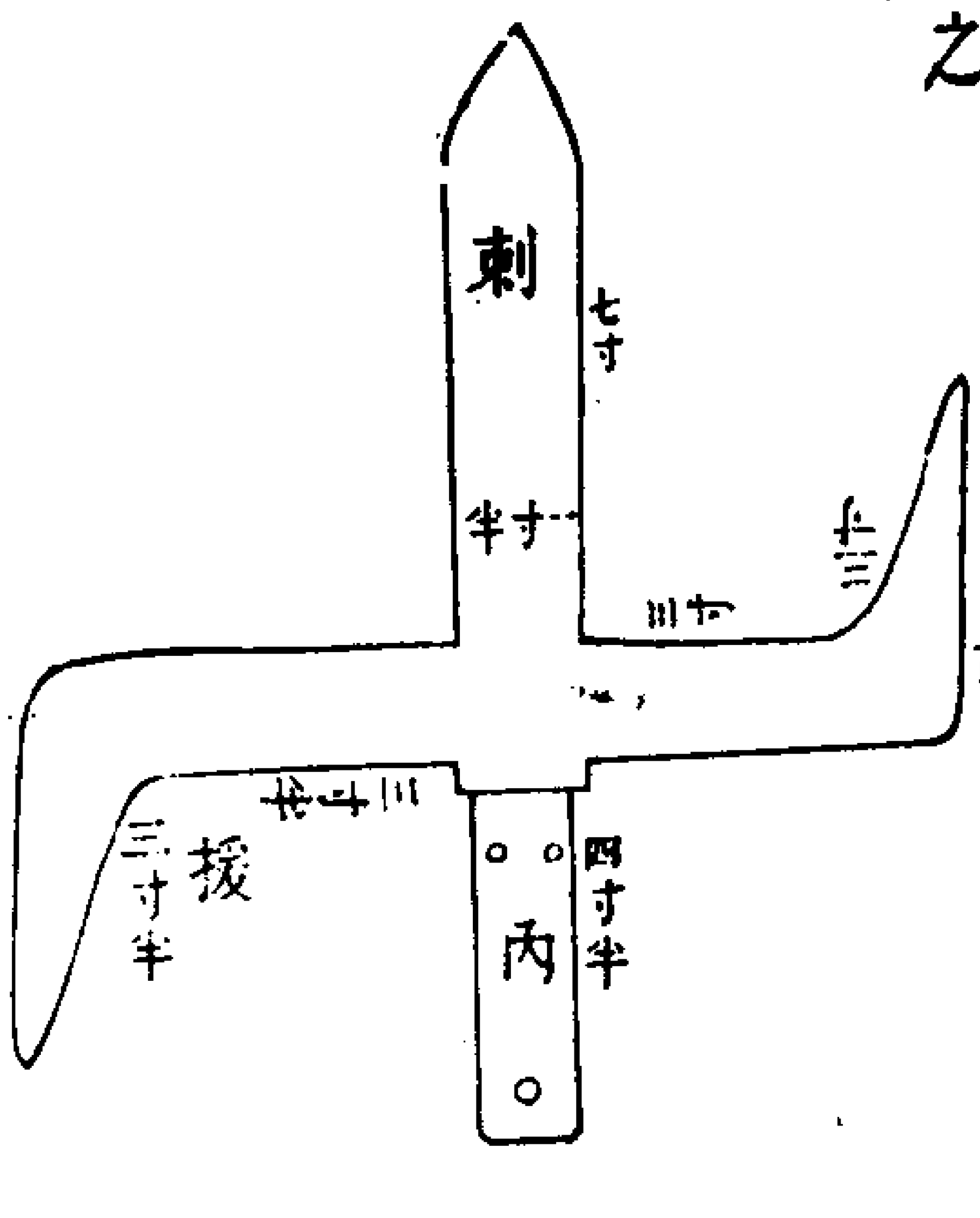
戈 減半作


刺
二寸
尺
外博
援
內
四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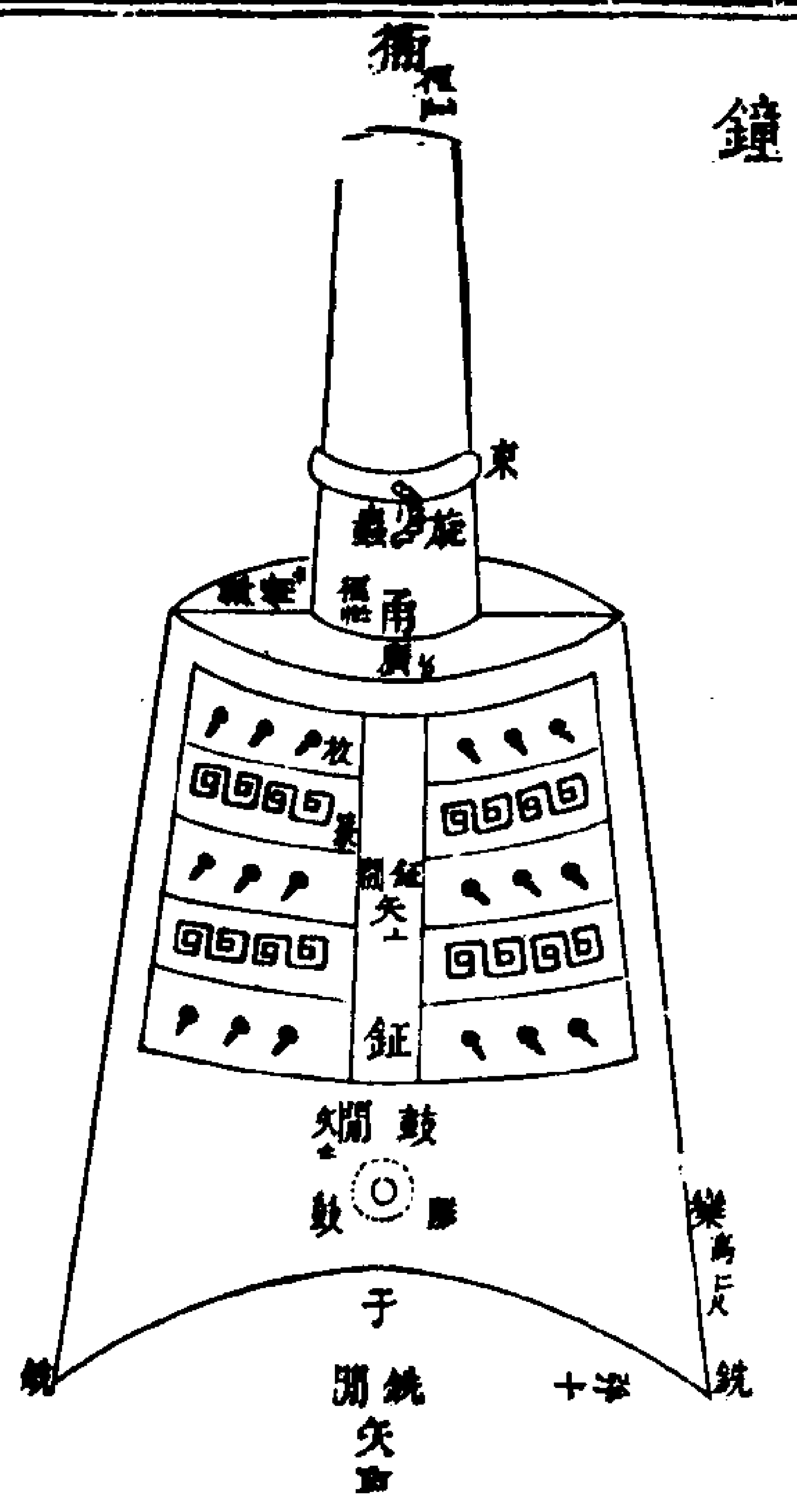
攷工圖 十三

觀象廬叢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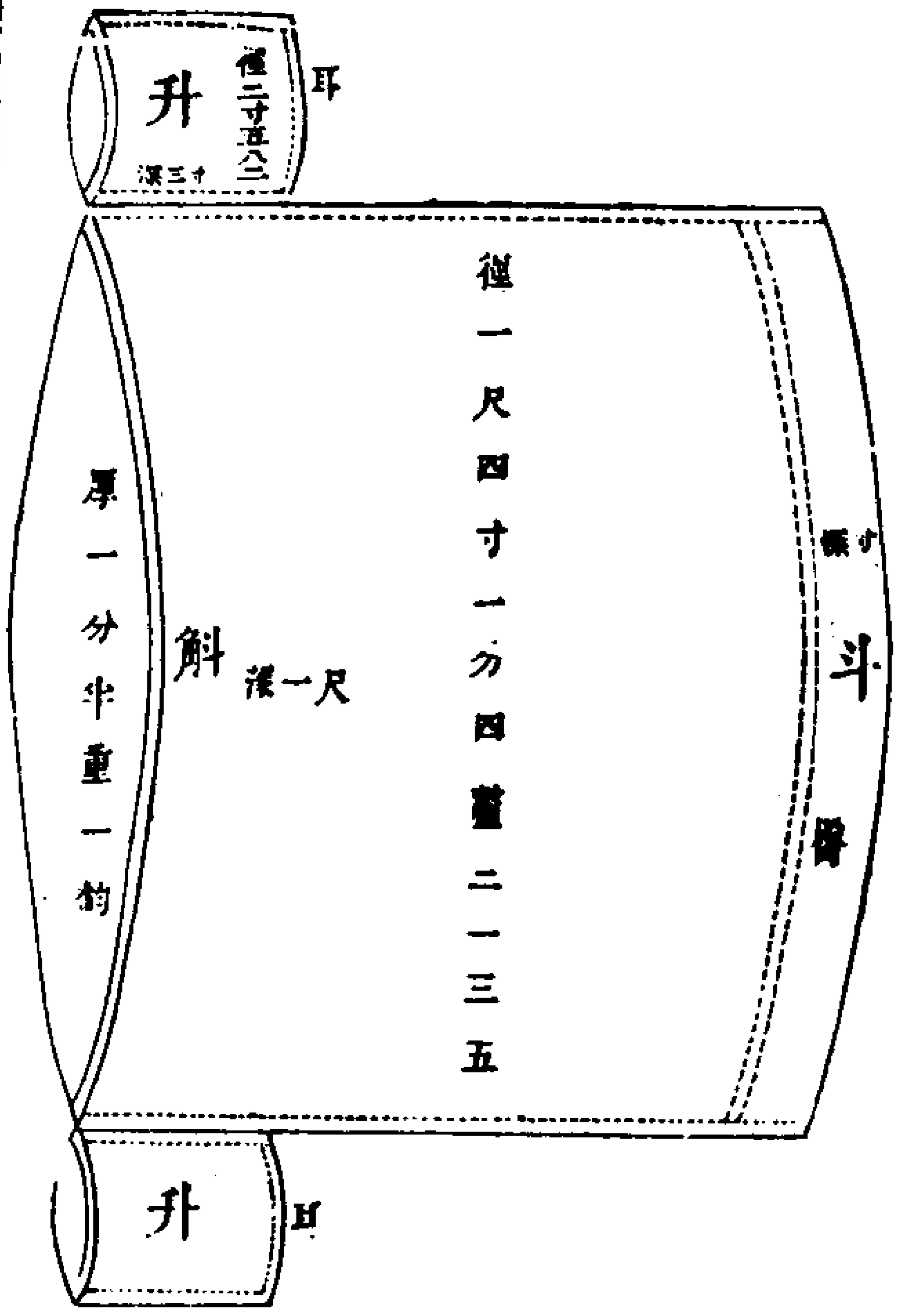
戟 減三之二作


刺
七寸
半寸
胡
援
三寸半
內
四寸半

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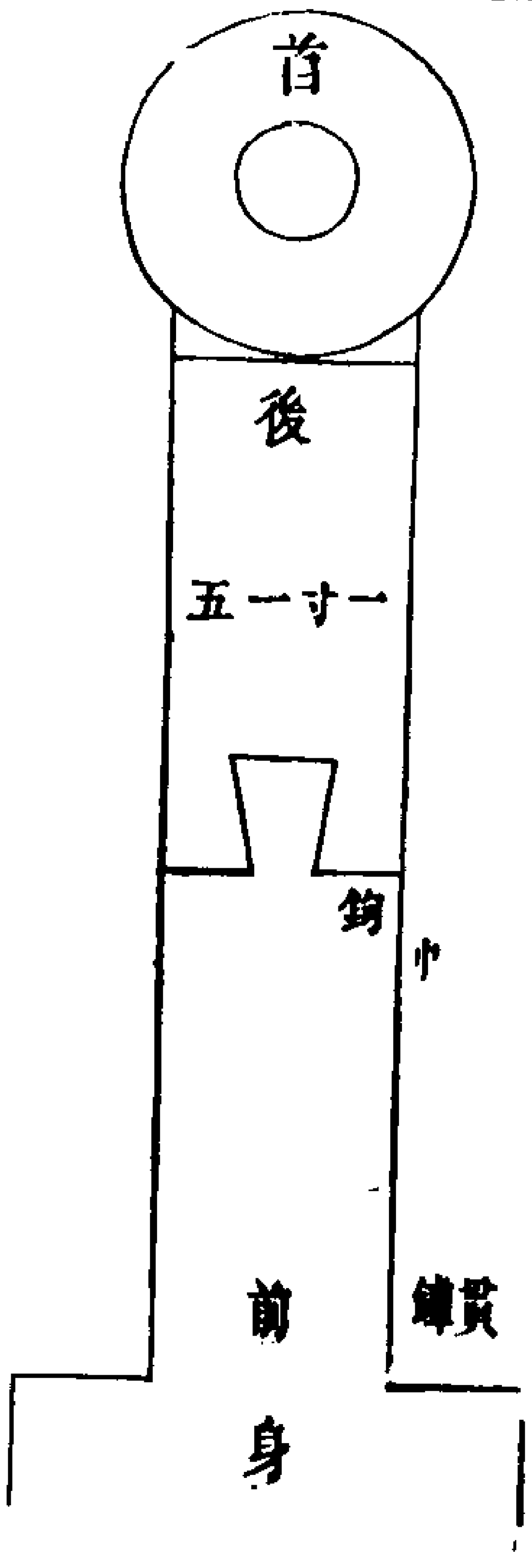


㮚量 減三之二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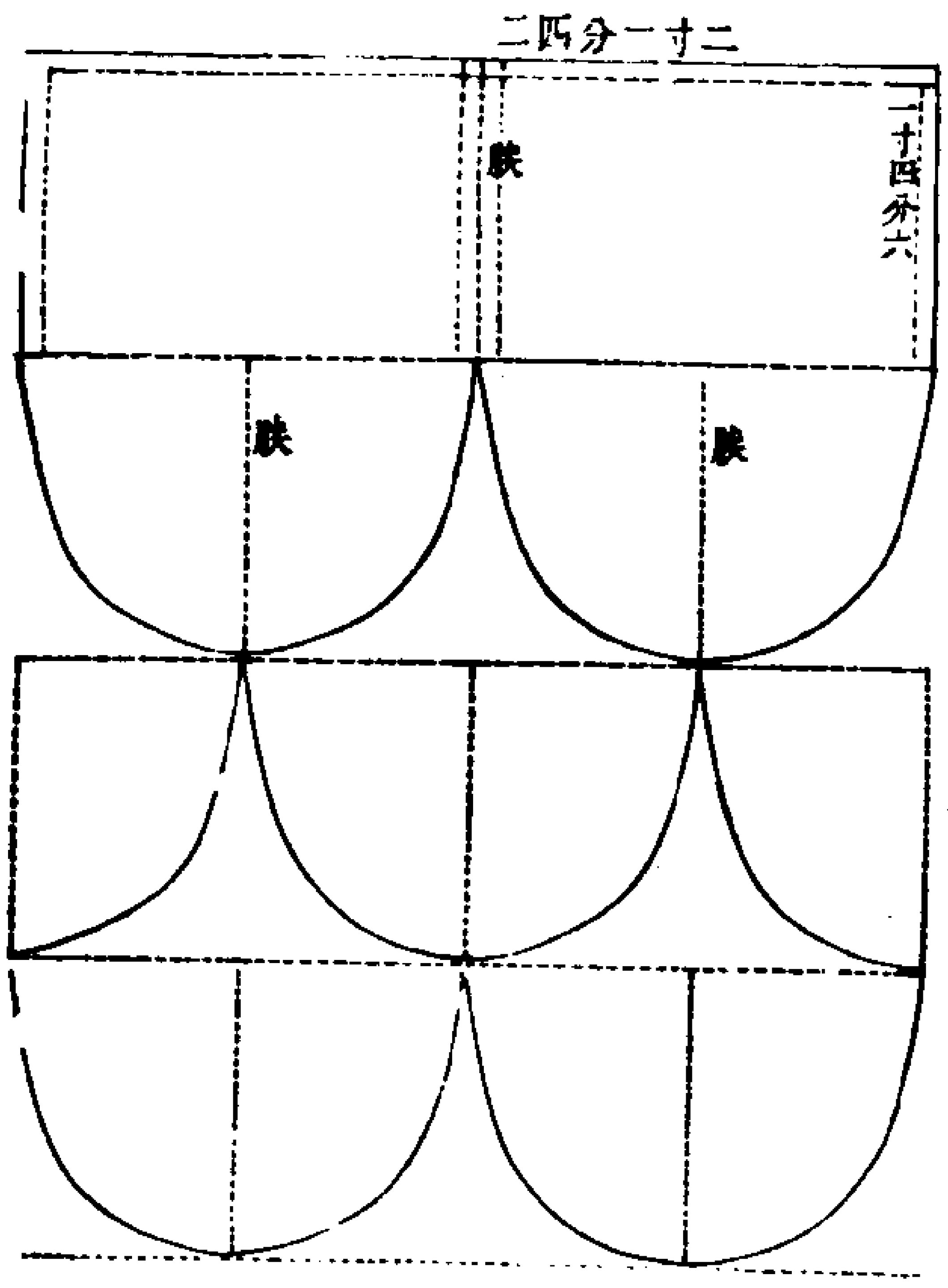


劍 劍身疑太廣然以九鋝七鋝五鋝之重推之又實有此數不知古人服劍何爲笨重若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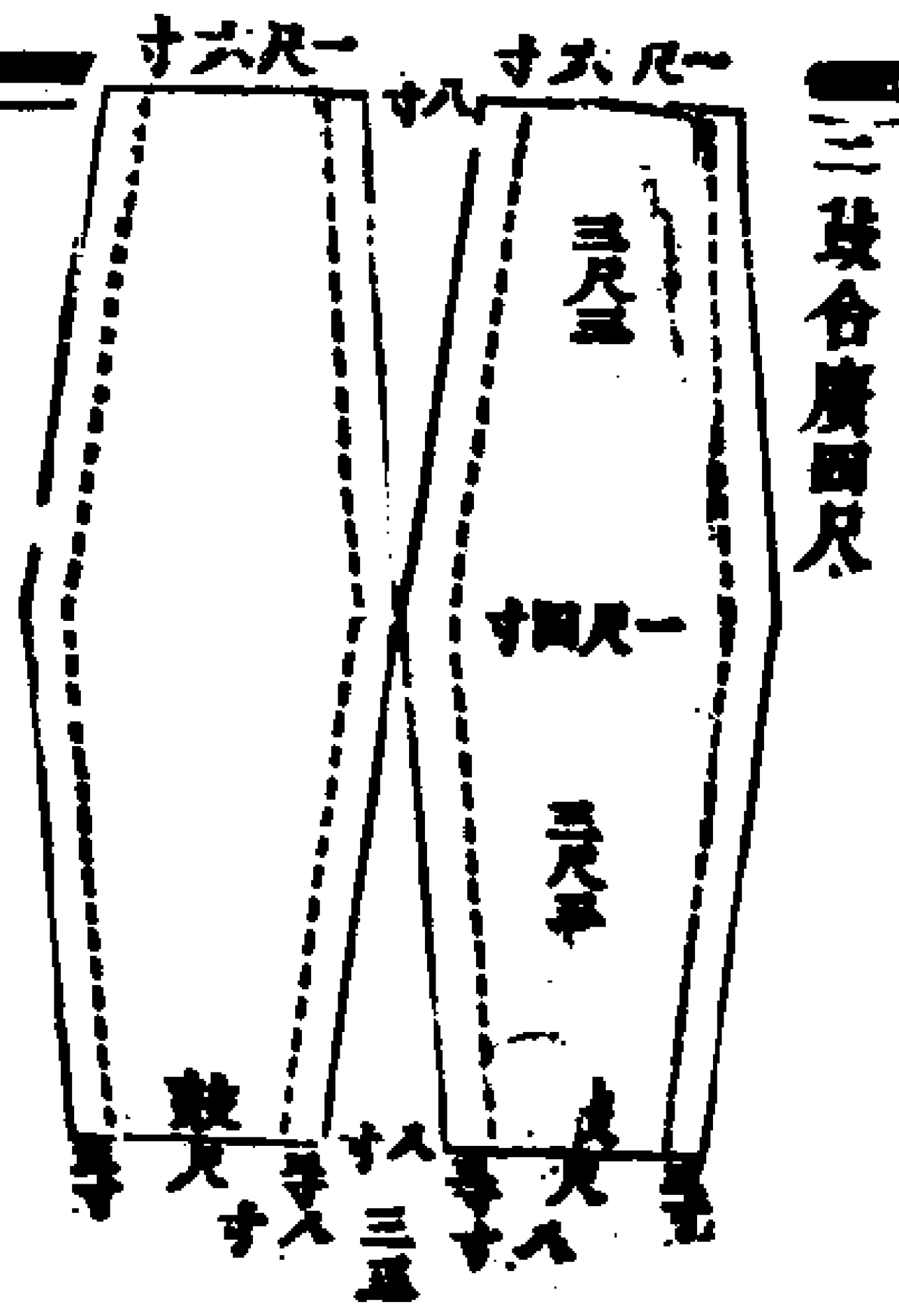
劍莖 依原式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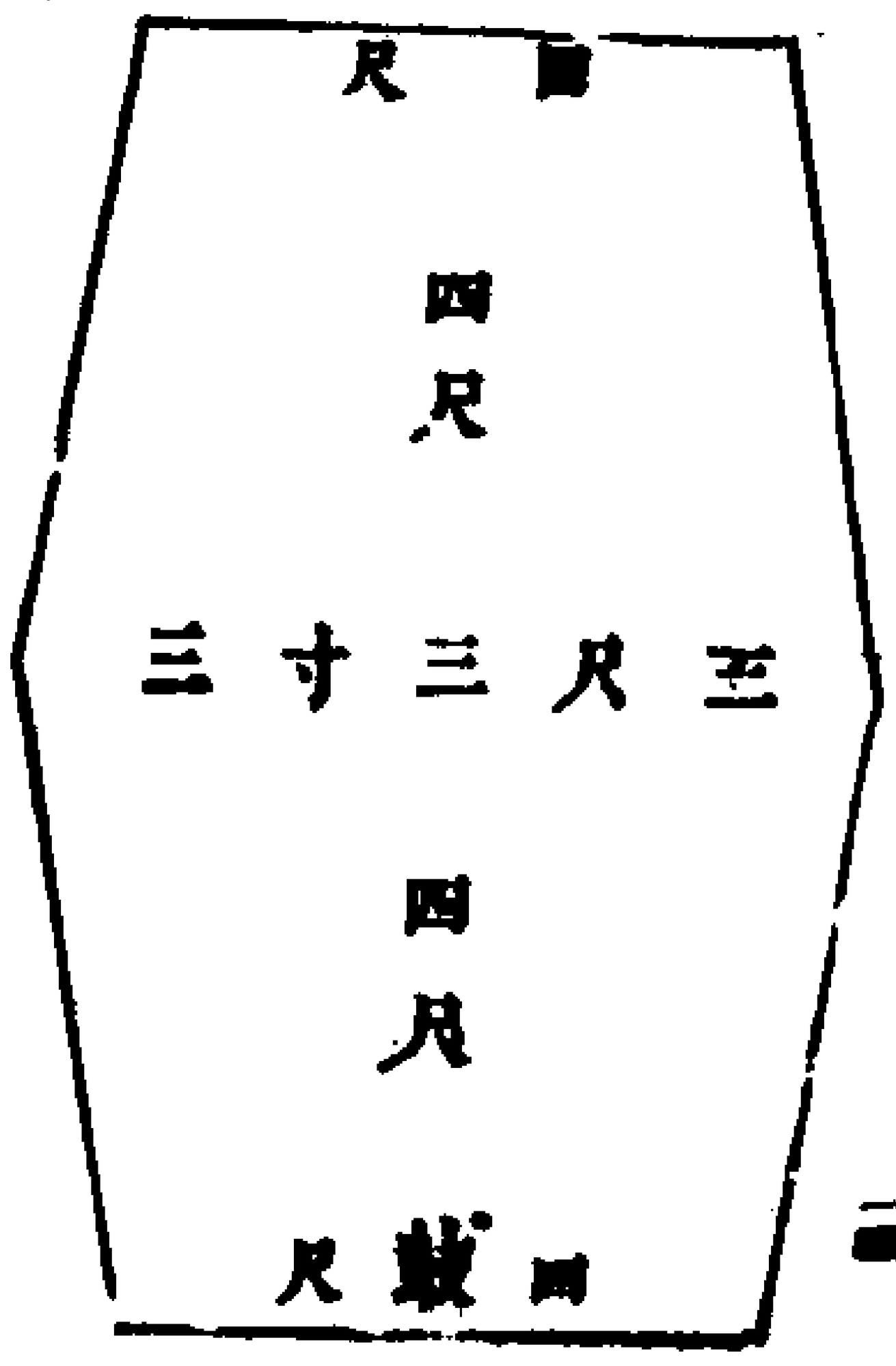
犀甲七屬 依原式作



臯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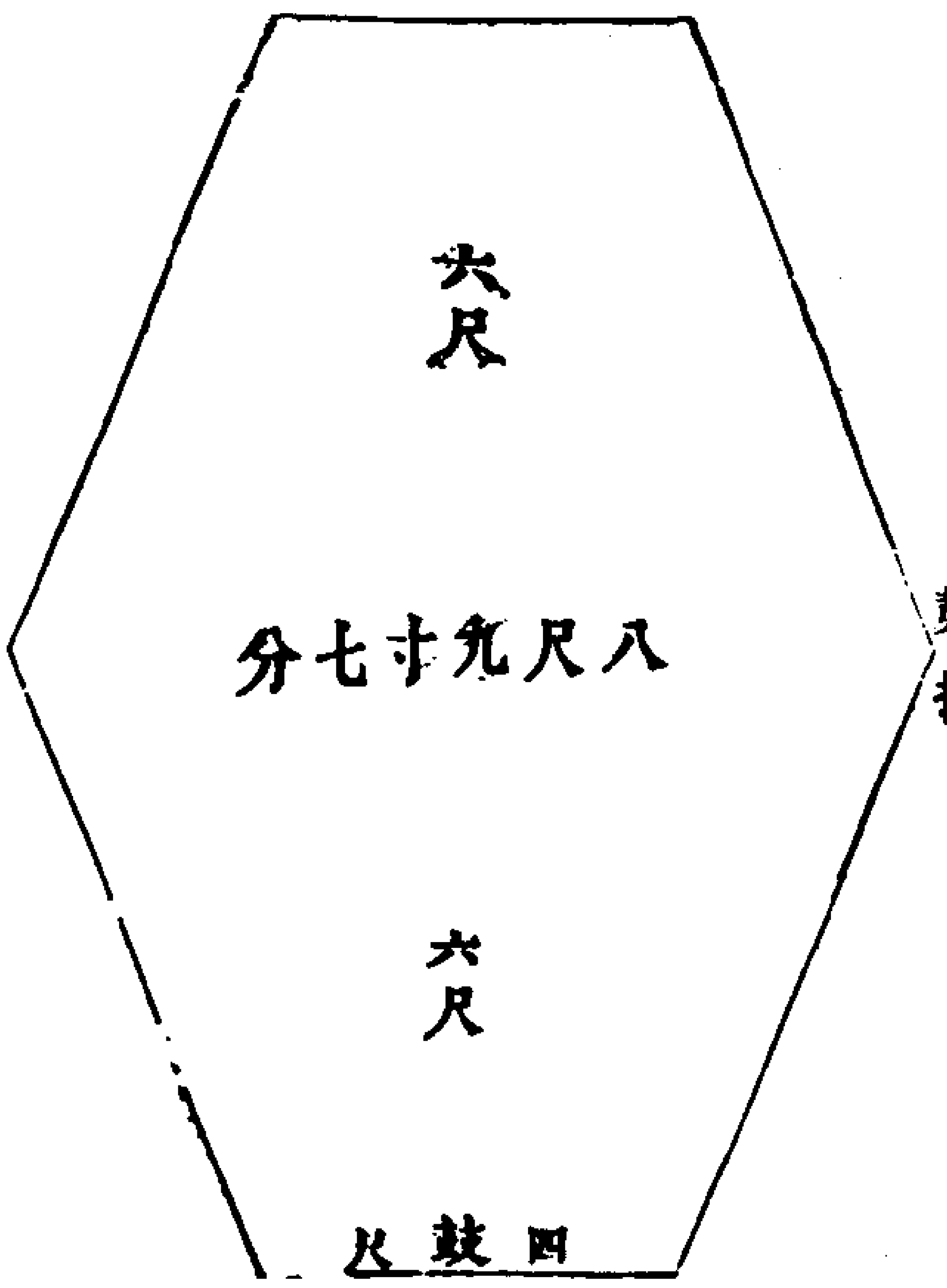

一尺六寸
八寸
一尺六寸
一尺四寸
鼓

賁鼓


四尺
四尺
三尺三寸三
四尺
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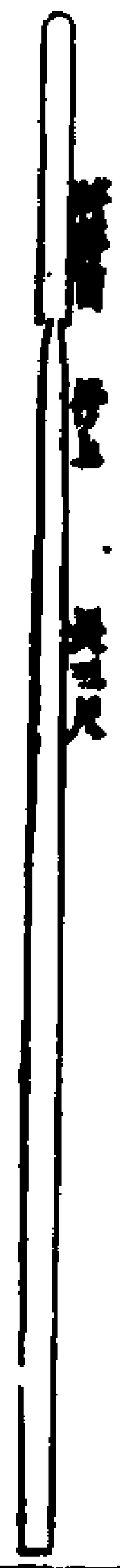
攷工圖　夫　觀象廬叢書

臯鼓


六尺
八尺九寸七分
六尺
四鼓尺
磬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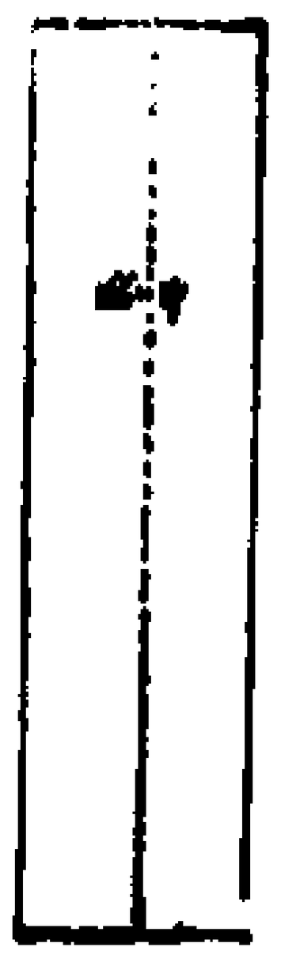
大圭側面

天子所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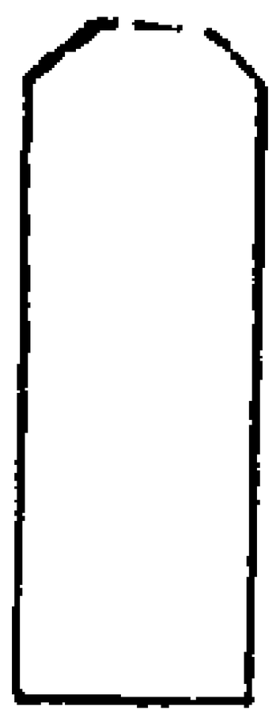


鎮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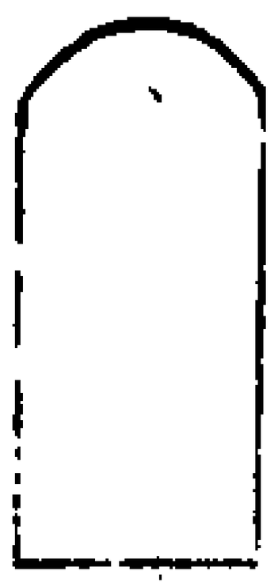
十二寸天子



桓圭九寸



信圭七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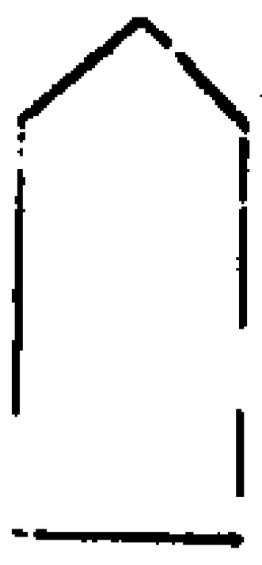


躬圭七寸

三者皆諸侯朝王所執其諸侯相朝所用皆上之出各以其等不用命圭也下圖如

桓圭九寸

信圭七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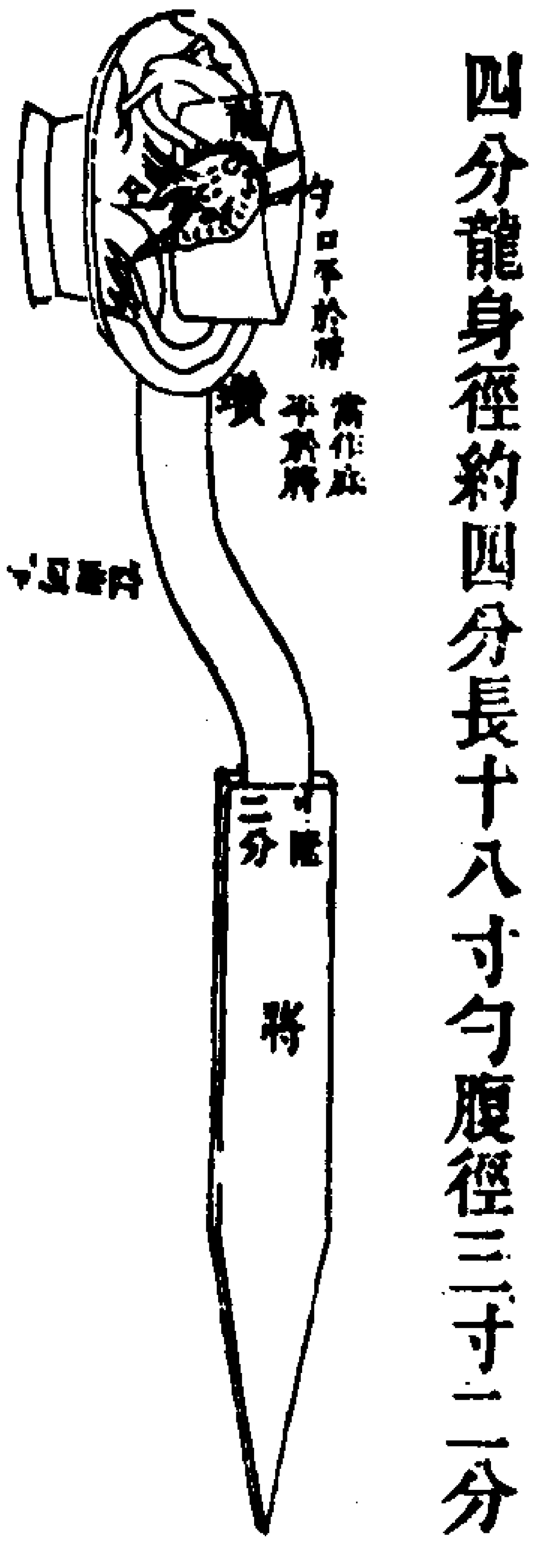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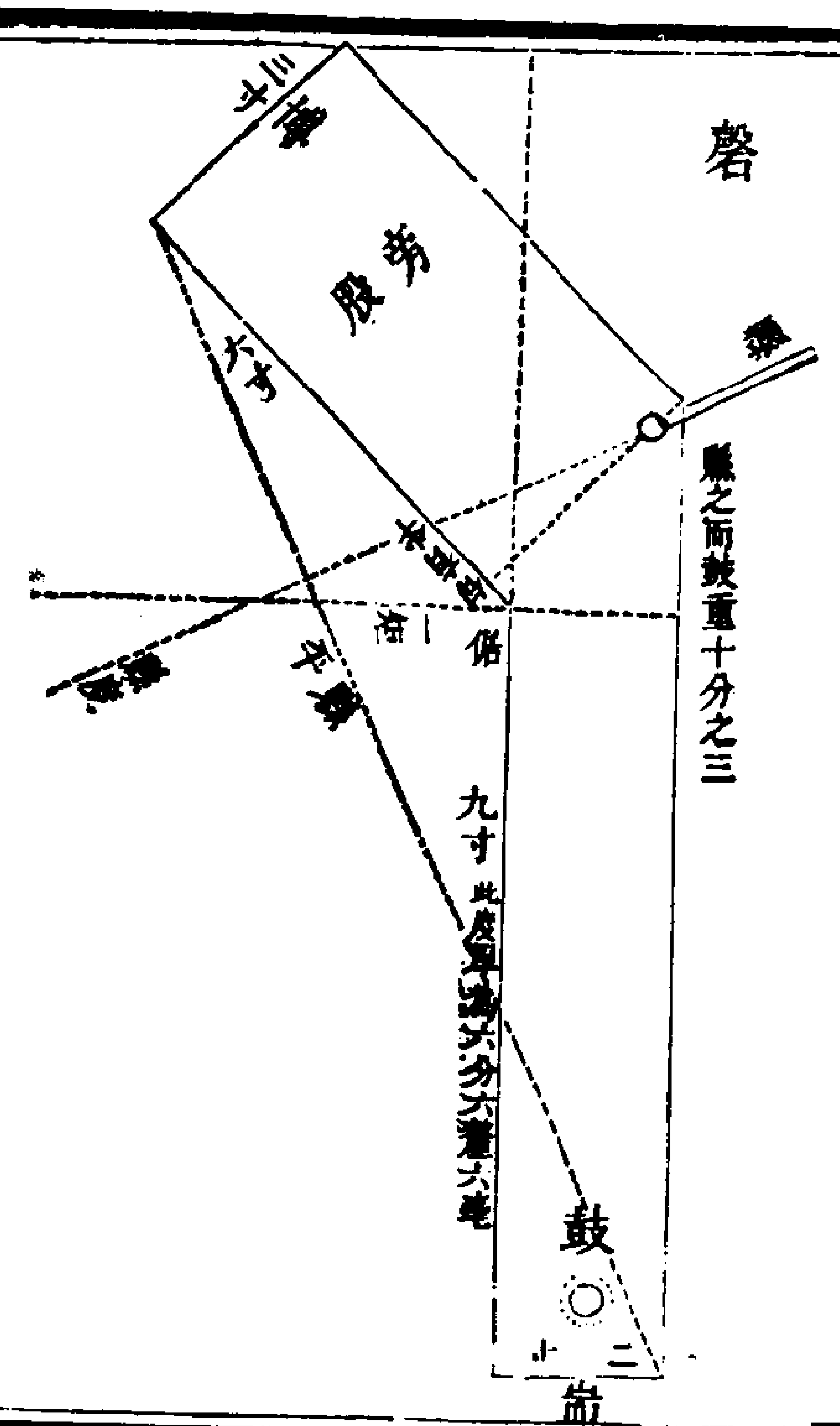
躬圭七寸

攷工圖　十七　觀象廬叢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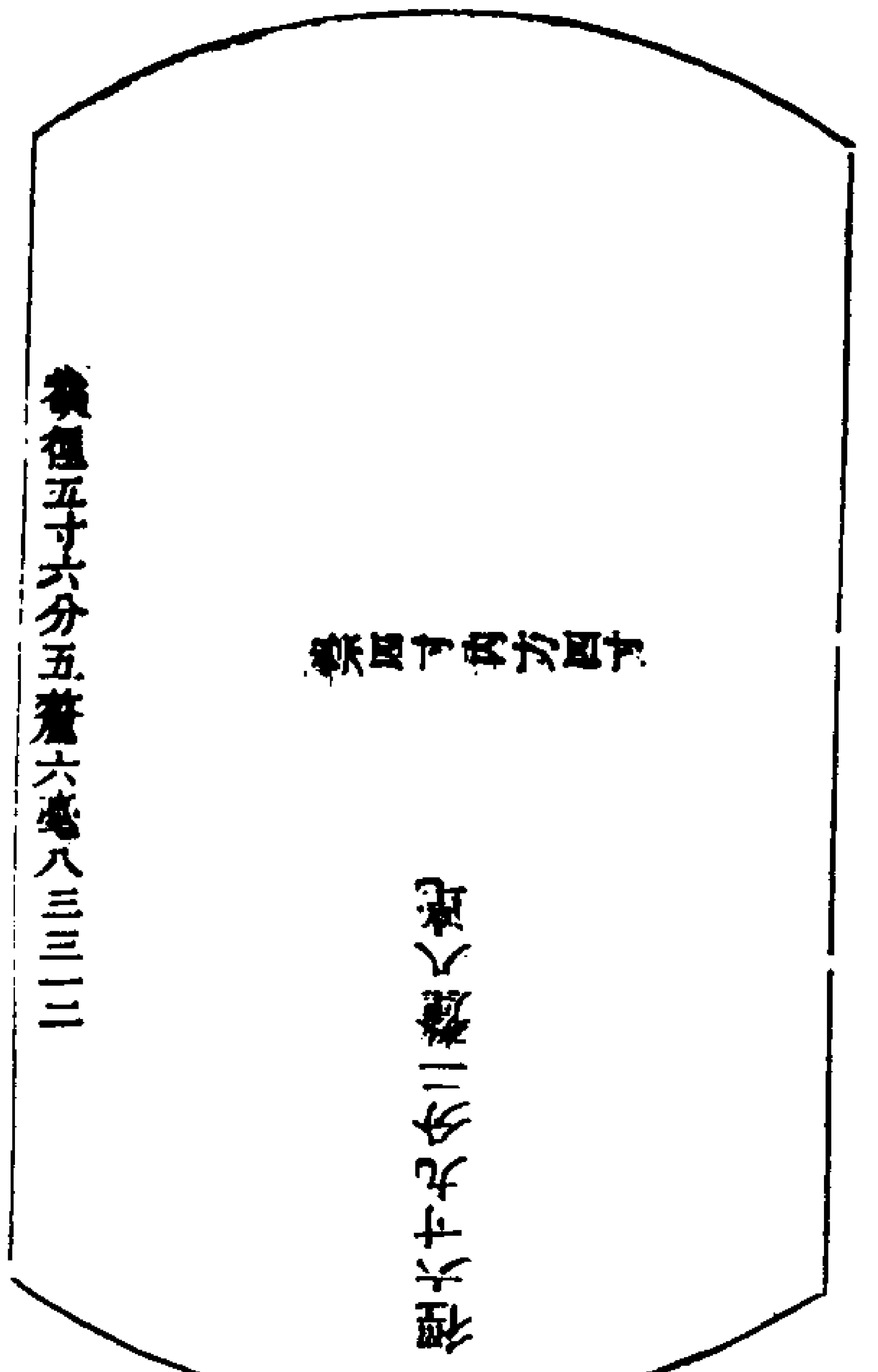
祼圭

長尺有二寸博三寸厚八分前爲稍銳一寸中廣五分深二寸圭面當瓚中隆二分以固瓚柄曲徑六寸博寸八分厚五分椑瓚徑六寸博寸四分厚四分龍身徑約四分長十八寸勺腹徑三寸二分





鎛 依原式作



攷工記攷

彭縣呂調陽述

攷工東周後齊人所作也其言秦無廬鄭之刀厲王封其子友始有鄭平王以西周故地與秦始有秦故知為東周時書其言橘踰淮而北為枳鸜鵒不踰濟貉踰汶則死皆齊魯閒水而終古戚速椑茭之類鄭注皆以為齊人語故知為齊人所作也 本江氏永

冬官雖鈌以諸經傳證之當有大司空小司空 如五官之例 工正 左傳 工師 孟子 車正 奚仲為夏車正周亦當有此官 舟牧 見月令此雖秦官周亦當有之 梓師 梓工之長見梓人 陶正 左傳 豕人 如牛人雞人羊人犬人之例 嗇夫 見儀禮覲禮 司里水師 並見國語 都家司空等官此皆冬官篇亡無庸割裂牽補致五官無一完善也 參江氏

審曲面埶曲埶皆對直言埶微曲如人之勢也面自其正面以度其側也物生如皆正直轉多不宜於用故曰物曲有利惟善因故有利也

五材後鄭謂金木皮玉土與曲禮之六工合玉可以兼石木可以兼草也 本江氏

以辨民器注辨具也古言辨今言辦賈二字昧者憶改從力耳 參江氏

刀斤削劒必淬以水地氣異則水性異故遷地弗良本汇氏妢胡之笴妢胡今太原之樓煩鎭司妢疑當作汾或謂此胡以水為姓笴同稾音考司西近石樓山有笴嶺

石有時以泐凡水直衝岸石逆轉如指之扐故謂石為水漱曰泐因謂風雨蝕石亦曰泐

有時以澤澤讀同釋詩其耕澤澤夏小正農及雪澤初服於公田皆此澤字

攻木之工七輪輿輈弓廬車梓也記文本不及匠人故止言七其匠人一篇蓋後人自他書收入因去輈存匠以合

七工之數非也且建國營國為溝洫皆司空工師大匠之事非匠人執斤斧者之事不當以是名篇

設色之工五五疑作四記文畫繢只一工之事也

車有六等之數疑本謂廬人之六建也人與五兵以四尺遞崇故曰六等此文去夷矛言軫與彼異者總敘與匠人皆刑一人之作也

既建而迤謂向後邪建於輿內之右也鐏在式下刃出輢後八寸五分卑於輢一尺五寸其殳戟二矛俱立建於右輢外之軹槅間殳最在後夷矛在前皆有管以受鐓

楧屬徵至輪股相扶轐如楧枝之後狹前廣曰楧屬輪牙輕輾地如踖者輕下其首曰徵至一坐再至之至

軹釭也轂端陷鐵當長五分轂長之一厚二分七五齊於轂以受軸而利轉軸末徑三寸四分鐵轂之徑彷之鐵轂之末以釭函之出轂外寸餘以承害釭有鍵以入轄轄長四寸見尸子其廣厚約五分故名軹凡圜不支為只也

軹崇三尺有三寸加軫與轐四尺軹崇自軸心計之也軫貫轐之軫也軸半徑二寸一分古率得二寸一一二內方而兩端圜軸身長十二尺四寸八分內方者五尺四寸三分兩端圜者在空壺中各一尺九寸三分半在軹各一尺二寸九分

出轂外各三寸以受轄其方處貫於兩轐與伏兔與輈輪俱可脫也轐有二在軓內左右各七寸二分距轂端一寸三分半轂入軓內五寸八分半其形上狹下廣後矩前銳下廣十二寸五分上廣七寸五分高一尺零八分左右厚一尺零二分際與底當中為軫隧博三寸深二寸半順於輿隧兩旁各厚三寸六分為牡笴厚一寸八分長五寸七分上出平於輿面一寸三分牡笴前與軸齊後退於軸一寸五分自輿下三寸六分為軸穿方廣四寸二分鑿下三寸鑿後二寸四分計軸心上至輿面總七寸故合軹崇為四尺也七寸之數是連牡笴計之

人長八尺中指尺也若食指尺則一丈（古一尺約當今六寸四分）

轂輻牙轂端流膏似穀乳輻古文作[illegible]象形直指如人散伸五指以觸物牙以牝牡筍相銜似齒牙今人謂之抱圈固抱如抱物者錯接五指以固之

幎爾下迆幎作暝轉勢如人暝而前俯此見其輻之轉也

徵至則見其牙之轉也

掔爾而纖此下三者皆就不行之車言也輻股遠望不可辨故但見其骹之纖細骿臑減殺如削曰掔也肉稱股後之肉其豐殺與骹稱也易直輻面向外直下也

眼革色青白似人目白也（很日日眼）嶹之康幹觚外見也幹不觚不易嶹嶹不急不能康

綆蚤菑注以綆為輪箄謂輪牙稍偏向外輻股向內隆起如輴箄也謂之綆者汲綆長繩而有小枝故凡物倨句一甚長一甚短名綆也計六尺有六寸之輪自轂心至地三尺三寸牙偏向外六分六釐倨句五十分之一猶五丈之綆有一尺之枝也輻似人指故謂向外邊筍之入牙者為蚤蚤與菑在輻面應繩也菑本治田反草向上之名輻股之筍徵邪入轂似之齵當作齵齒偏不正也不齵者菑蚤之鑿一一相當也匡者正矢之器似木桶長方而侈口輻折而輪毀似之（蚤在輻面之下廣眂骹厚八分六釐廣於牙厚得骹博之半為六分四釐五釐深眂骹博一寸二分九釐蚤外不至牙邊七分六釐零八內不至牙邊一分一釐五八）

矩其陰陽木南向日為陽北背日為陰西受雨澤少為陽東受雨澤多為陰自木心午畫十字識之則成四矩

雖敝不蔽蔽作歙吹竹破裂氣泄也

柞搫柞多聲也搫搖而俯向內外也

牙圍牙厚二寸六分寸之一（即二寸一六六康成牙厚博一寸三分寸之二已薄）三寸三分寸之一（即三寸三三三）合四面為六分輪崇之一（一尺一寸）

近地不漆者內外各四分寸之三（即七分五）加厚二寸六分寸之一是為牙圍三分之一（三寸六六六）其餘漆者居三分之二也

椁其漆內鼓郛曰椁自漆內平度兩端得徑六尺四寸有半中詘之得三尺二寸四分寸之一即轂長以其長為之圍得徑一尺零二分六五四九半徑五寸一分三二七四也（古率徑一尺零三分二釐校古率周一徑三二徑一周三一二五）

圍之防防同扐三指之一也（凡扐總以中指無名指小指而小指獨當扐處故謂三分）用一為扐以圍之防捎其藪謂以一尺有四分寸之三（即一尺零七五）

為賢與軹間之圍也 用古率周徑比例大穿首圍一尺三寸二分徑四寸二分二四穿尾接軹處依經率五十分一算之當徑三寸四五得圍一尺零七八有奇止大三釐有奇也 藪即賢以其外為眾輻所聚謂之藪以空壺不受摩力而完久謂之賢賢貝之堅好者也空壺向內略寬故不受摩力其當大力處唯在軹壺口亦少佐之而已以指探穴而旋之曰捎謂入手轂中以度空壺之均好否也 空壺口大與小三寸四分餘之徑兩端皆可入手

去一為賢依鄭氏作去二為是五分轂長每分得六十四分五賢得三分為長一尺九寸三分五軹得二分長尺二寸九分也 軹在外近釘因以釘名之

容轂必直容轂謂轂之切於軸者即軹也容轂猶容膏也直則受軸力均無偏重之任凡幬轂亦幬其當軹者而已

詩約軝錯衡軝即軹篆陳墨也先削轂面為三十觚乃節節墨之如一施膠施筋皆循其篆則不偏迆也幬革皆曳急而釘之故貿幹而廉矣

參分轂長每分得一尺零七五以一在內置輻前加股博貝是五分轂長二在內也蓋輻股之厚一寸零七五 即三十分 轂圍 倍之得二寸一分五為股博即三分一五分二之較度也

[illegible]與[illegible]廣如一皆二寸一分五其長得輻廣三分之二為一寸四分三三順於轂廣得輻厚之半為五分三七五近外依經率算得深二寸一分九三去壺空一寸零八五七廣三分一二菑後輻股不入轂者七分一六釐六六 即輻廣三分之一

竑其輻廣輻股似人脛故以竑言竑者循曲量之弱謂菑鑿之長得輻廣三分之二其廣得厚二分之一也鑿不過大故轂能任重矣

參分輻長而殺其一 據車人說輻長皆以輪半徑言則參分一為近下七寸六分六 加牙博得一尺一寸 若以輻之實長去蚤與菑計之則參分之一為八寸一分八也

股圍骹圍以輻廣與厚計之股圍得六寸四分五參分去一得骹圍四寸三分其廣當為一寸二分九釐厚八分六釐 股厚得博之半骹厚得博三分之二

無槷而固木相磨曰槷同梲謂木楔也

足見凡蚤鑿不相直也 得直 必剸其一方乃可入此方剸則彼方有槷矣有槷則搖動不固久之槷必自出而蚤外見也對掐言之曰蚤對股骹言之則曰足

凡爲輪謂爲輪牙也或杼或侔皆輪既成而後削治之故以輪言明與揉牙爲二事也

杼侔如椶曰杼如男子勢曰侔杼者齊鑿端殺之侔者二其鑿下殺之下餘七分五鑿爲不漆者不甐于鑿謂牙雖蔽石留僅甐其下不能甐其兩旁而穿及於鑿也

揉牙反揉者制木以合規貴外不廉而內不挫外踐地處內受輻之兩端外不固則曲者自折而廉內不和則廉者或撞而挫也仄揉者木自曲但揉其旁貴無辟戾辟戾則腫也按反揉合十五牙而成規其通弦一尺三寸七分二二矢七分二釐一一仄揉合十牙而成規

萬之以眡其匡綆曲如矢在匡也萬今之紫茄其臀不正故謂度綆之器爲萬字通作蓏凡兩瓜並生者其臀必竵紫茄之臀似之又陶器不正曰蓏義亦同

平沈之均如陶均之平轉

眡其同如律同之等大等容

輕重之侔如二脅等重而平數語見記文用字之精

蓋嘗觀星圖華蓋杠形曲倚而不直立竊疑此記注文之誤今細攷之知記所謂崇十尺者以建於輢上言非以植於輿底言也計輿廣六尺有六寸半之三尺有三寸輢高五尺有五寸桯之下直者四尺上橫者二尺四寸半曲而上以受達常者五寸半即笠轂是爲四尺者二其建之在輢之外入輢下尺有五寸上出二尺有五寸等於人崇八尺橫入一尺四寸半中於輿加達常二尺是爲崇十尺也崔豹古今注謂太公因折蓋形而爲曲蓋不知古蓋皆曲也

鑿下二枚以注疏攷之本作鑿下四枚

鑿深二寸有半二當作一

輿所舁也造車唯輿最易亦最難易者無所庸巧也難者不易爲固也夫子爲邦必乘殷輅有以也承以輪軸舁以輈衡故名輿其制中廣六尺加旁軓各三寸

爲六尺六寸隧深四尺一寸加前軓三寸爲四尺四寸參分其隧一在前得一尺四寸六分六六爲式式鉤三面崇三尺一寸七分加版崇三尺二寸二在後得二尺九寸三分三三爲較較一名輢崇五尺五寸式前當隅二柱兩輢四柱皆方廣三寸記不言柱圖因軫可推也式覆輢覆輿輿下各軫橫四縱六並廣三寸厚二寸五分柱各爲牝隧以受版前式兩輢下入旁式上入隧深五分廣六分半邸廣九分七五版厚一寸三分式柱及輢後戶之筍方廣寸半長四寸出軫下鏇之接式輢柱之筍厚寸博二寸深二寸半順於軫式覆

輢覆之笱俱近下端厚寸高寸半長三寸齊於柱旁覆之笱入輢柱者如輢柱之笱加式柱者以牡笱自上銜入之前軓二軫在式下者各長二尺八寸二分弱中閒不接者三寸六分以容輈即所謂軓凡所自入也旁軓四軫各長一尺九寸在轂前者一端銜下與前軫相銜以承柱一端去末四寸八分三三三爲輢鑿因用轂半徑加距輿底數齊於末殺之以鑿軓則轂與軓閒均空五分七釐不礙轂轉也二軫在轂後者作軓用規爲銜鈙皆如前凡邊軫與底軫相銜皆鈙下唯在後戸柱下則後軫鈙上也軫者鎭也所以藉輿

而加於轐軸之上者也从㐱與眞同一曰塡也人蹈其上聲塡塡也計一輿四面邊軫七在輿底者縱四横二凡六皆藉伏兔與轐爲固伏兔者當輿下之中用木長三尺中段脩廣尺有八分後廣尺六寸八分前廣二尺二寸八分先制爲首尾腹足之形次平鏝面而留其笱乃竟首尾鑿隧前當兔尾深廣三寸六分後壓兔首自兩肩漸殺以卻凡長九寸六分出兔脣處深一寸六分四一廣三寸零一五九輈踵壓後軫博二寸五分九厚一寸二分五隧下橫鑿軸穿方廣四寸二分鑿下三寸前出一尺零一分旁平於轐兔髀向前斜出侵兩軫交笱外各三寸

出六寸兔蹏向後斜出齊兩交笱兔尾夾隧兩旁自横軫以前廣三寸至一寸兔頸當横軫處隧旁各廣一寸八分兔頰各廣二寸七分連隧廣三寸零五八五合廣八寸四分五八五乃於四足各鑿縱横軫隧縱軫夾腹横軫在腹前後各八寸二分外距軓與後戸各一尺零八分次斲兔脊脊高而尾殺之首又殺之最後乃作笱腹上兩笱縱長七寸二分横廣一寸八分左右餘面地九分高一寸三分髀末兩笱當交笱之外方廣一寸八分頰旁兩笱方廣一寸五分皆上大下小唯髀頰之笱直其向腹一面也爲易入板轐笱後端必與兔笱齊軸心

後三寸六分既合四縱軫已乃加横軫以聯轐兔縱四軫相距並一尺零八分横二軫相距一尺六寸四分其外皆距邊軫七寸八分加邊軫亦一尺零八分其次乃聯邊軫並用小釘固之其次乃入輿板與板凡六當軸前後者各廣八寸二分一自前入一自後入其次廣三寸六分平入其次在前者廣八寸零五前入在後者廣一尺零二分後入輿板當兔肩髀之端交笱之內皆用巨釘固之其餘當軫處每楅一釘之則三者相爲固也次入式版輢版於柱皆自下入之次植柱而鍵之次入旁式版自上入之次加旁覆則輿體成矣記曰圜者中規謂旁軓也方者中矩謂諸軫也立者中縣

謂輢式之版也衡者中水謂輿底版也直者如生謂六柱
也繼者如附謂兗轐也兗形似兗後高而前下長後足而
短前足又名轐言固抱軓軫如鳥伏卵也轐形上狹下廣
如椟枝今謂之車夾耳也凡居材居者安置之意大與小
無并謂不以軓聯軫也軓軸當輿心有轄自上鍵之以引
車其踵雖加後軫之上但藉以固軫為登車所由非以引
也夫而後乃可為式與較矣二者皆附輿外亦繼者也式
用版一長二短廣皆約尺五寸平加式覆上飾車欲侈外
出者多約一尺棧車欲弇內外如一其外皆揉于木承之于形

再曲飾車反揉棧車仄揉俱厚寸五分博二寸一分六六上
有笥入式版下以釘固於箱版其棧車則內外皆揉之也
蓋車上為地無多飾車若弇則式者進退不易兵車不式
唯取強固且欲令御者足得前身得俯策得及遠射者前
股有所倚而便於審固車右前股有所倚而便於用兵故
欲弇弇侈卽式版向內向外之伸縮非上下闊狹之謂也
用作升斗之反笥作車箱必是輿有四面乃可式版之上作小植欄如窗櫺曰轛
徑六分八鼇零式者首加之如對問也或曰轛卽植本作幢同植輢兩柱之外
為較其制用小方木一縱二橫廣厚如式圍縱者長如輢

閒橫者長八寸弦其兩端而合之摶其角如几面形縱木
內側均鑿孔以受軹軹卽較上平格其形圜而不周其下
馮者可手執不轉也軹內端與兩橫俱作笥以入輢覆與
且兩角之下乃以小圜柱作雙笥承之曰較較校也几足
也足下端尺有一寸復用縱橫三木承之下以斜柱掌之
遊眂如兩較相重故詩云重較較徑一寸五分五三軹徑一寸零二一重較
之下蓋與式齊也
棧車爾雅棧于木謂木生自曲者也兵車之式用之故謂
兵車曰棧車閣道名棧道卽取棧車之義賨棧馬棧又取棧道之義詩小戎俴收謂

用棧為式而弇也俴駟孔羣棧車之駟也舊訓淺非是
軓有三度此下衍軸有三理四字軓平於輿底下不及地
故言深不言高深轐曲下至任正之深也國馬高八尺以
上軓深四尺有七寸則下至地八尺五寸七分高於馬背
五寸七分衡加馬背之鞍上軓係衡下與鞍平適得五六
寸之數也田馬軓深四尺下至地七尺七寸二分駑馬軓
深三尺三寸下至地七尺一寸七分或云駑馬雖屬乘車與道馬齊馬不同輪
崇當減殺為六尺則軓深距地為六尺八寸七分然經無明文未敢臆定也與高七尺六尺之
馬皆相準

軸有三理軸當作輈𣧑卽安謂乘車久謂兵車利謂田車
任正者衡任者輈之後直以承軫也其前曲以利旋也攷
漢代車制皆一馬兩轅轅自軫側向前曲起漸岐末聯梲
加於馬頸無衡無鞍其引車以一革絡馬膺聯於腹背無
鞅見武梁祠堂畫像 漢儒據此以說輈制謂輈出前軓漸曲而上
至衡徵鉤而下其解衡任者亦謂兩梲之閒不知非也任
正者輈後直而方自軫下前出於軓四尺五寸者也共長八尺
九寸曲前所餘不入算 輿謂之正故輈後爲任正者齊有正輿子是
也衡任者輈前曲而博長五尺五寸深四尺以田馬下屬爲中制

任正前繫衡下者也其形似桝犁之轅 爲衡所任故曰衡任其度
則後直者方徑三寸六分前曲者厚二寸一分六六博三
寸三三也曲輈下入任正之筍當廣一寸二分長二寸八分三三鍥其前五分深出其下鍵之 五分
其長謂曲前之長也輈深三度不同則長亦當有三等準上數推之國馬之輈長六尺二寸駑
馬之輈長四尺八寸 頸在曲輈前踵在直輈後肖人踠伏而爲之名
也曲謂之胡植之似人頷下也周禮立當前疾本作侯同胡 古戟字从
舟作𦨴戟有胡似輈曲也不言衡圍蓋與頸圍同也圍徑三寸
零五五 其駕之也兩服夾輈以鞍承衡中衡兩畔之下有杌
下入鞍穿穿狹口而闊其下 鞍上有軥以固衡馬之兩肩以兩梜

繫靷藉以鞅鞅長革囊也今馬引車尚如此 鞅下有絆今名鞅索 衡兩端有脅
驅以小木徑二寸屬衡端下垂當兩服之脅而驅兩驂向外也 兩馬之驅有繫一名驅驂則聯
之 服馬之靷聯於鞍驂靷屬軓內縱軫下所謂陰靷 御以六轡
兩服二轡兩驂四轡約以游環御者當軓立持五尺之策
俯而前擊可及七尺五寸馬後距輈曲尺計侵馬髀二尺
不及鞍衡亦約二尺故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也若衡在
馬領則策過於腹矣當兔卽任正者兔在輿下如人仰寢
輈在上如當之自外言之曰任正者自內言之曰當兔兩舉之明其大小同也
軸圍謂入轂端之圍者也古率徑四寸一分二五以此例

其中段之方圍得十六寸半
揉輈孫者讓馬後不讓則負弧深者曲太過曲過則折
大車登阤欲軒而人伏其轅下阤欲摯而人援其邸邸轅
尾也牛後橫索轅閒以制牛之退下阤不援其邸則重勢
向下而牛後爲索縉急矣縉猶擠也
頎典頎音墾轅摯如人稽顙是爲頎頎者不過深也軒如
加耆几上是爲典典者不過淺也折以曲埶受直力也負
輈旋而厭馬背也注者輕向下如水沃準者不軒不輊而
平和者軒向上而不負田車欲注兵車欲準乘車欲和

而無折卽順也注也經而無絕卽典也和也蓋軒車馬用
力多其輈恆直如織經過軒則輈亦絕也楗足股僵直似
木楗也利而不和之病也契同刻艱進則其跡刻也需馬
駐立如有待也和而不利之病也終歲御衣衽不敝安行
而用策者寡也唯輈之和也馬力既竭輈猶能一取唯輈
之利也環灂者輈滑易故灂可薄也環義見下弓人伏兔
長三尺故不至軓七寸不至猶云距也輈利且和故軓中
之滑不傷輈注則利下舊衍犂利二字江氏曰輈在前者滑之軓下可不滑而亦滑之者欲驗輈之利安久而不摩損也

居幹與居材居角之居同謂審其爲簫爲柎之處與其宜
也菑謂柎埶微曲如反草也栗謂簫矢發而弦彈如震栗
也不迆者上下直也發同癹音撥弓辟戾也謂搖向左右今俗作擺字
紾而昔紾如人反縛仰不直也昔皵也
剫本作劅从刀从㣺省音殺午割心也此借爲髓休同咻
埶堅柔角本用老牛則埶中用壯牛則堅末用穉牛則柔
二尺五寸之中三節相續續處皆爲犬牙銜也牛戴牛老
壯穉相戴也牛角長二尺五寸絕少唯烏犍乃有之耳

相膠朱色而昔昔陳也紾不平直也唯乾故紾摶廉其廉
圜也唯澤故摶
小簡而長簡猶條也筋之條欲小而長其端之結則欲大
而澤
敝之敝捶之而不橫絕但如韡鞾之直裂也言筋之善非
謂捶治之孰下敝字同術古韡字
漆欲測漆之善者垂之絕而急捲如測深之起其錘
液角買疏以液爲漬江氏謂以火去其液均未確凡角幹
乾則彊直得火則中液流通而柔則液是以火出其液而
使之洽非去其液也故曰春液角則洽又曰苟有賤工必
因角幹之溼而爲之柔言不復液也
秋合三材江氏云謂幹角筋合者以膠絲合之也漆則在
後故下云冰析灂
析灂灂有剛柔施灂有厚薄皆分析用之冰時灂沍而易
乾其文有定故審環蓋文之粗細通可謂之環也
大脩乾肉謂之脩脩猶昔也久也
斲摯必中摯作絜卽帑也與鑿枘之楔同爲木相磨故亦
名絜巾猶節也

挫角銜笴之廉掎動而自槷也

居角長者謂中堅者需謂末之柔者以次需謂先居需者於末乃以長者續之則無過短過長之病也

恆角月上弦曰恆恆角謂弦弓也角短則末太柔角長而達於上則與鉅末相觸故引之不易若常繫於𩊚中鉅末所以藉弦今謂之弓墊在茭解之下弓末曲處

茭解茭鄭讀同骹骹解弓隈接簫處如支解之手捥也茭从艸从骹省生菌似人手也故可通借為骹

隈下為挺臂弓隈直下也以簫下為捥故以隈下為挺臂中兩臂之中也二句言角之所以能疾者祇在骹解之不阻其力臂柎之能助其力不在角之長也

燀如燀肉而至於腫也

方其峻峻謂簫也簫本作弰弛之似男子勢垂也峻本作夋張如強作也今弓弰皆方之

高其柎弓把貼小木以助力曰柎鄭云側骨謂小木殺其兩畔也或謂弓把兩畔有側骨者非高之者所以為埶也

薄其敝弓隈正當曲處曰敝易裂縺如俯也薄之而節其帑則不敝矣

宛曲也引弓也俗作彎

下柎為柎不高也末謂簫也興謂弓末搖向前後如舁者初起之狀蓋柎弱則矢既發簫必搖向後也

為柎而發柎過高而埶仰如矢既發之形也殺接中以卻也動者柎過強而摧其接中也

弓而羽殺而讀同如羽殺謂弓偎狹薄如羽末也發謂搖向左右

膠三鋝鋝本作鋢同鍰三鍰重十八兩合今之七兩一錢五七六

漆三斞斞小甌也容一合有六三之得四合有八眂今之

二立方寸二百六十一分弱

太和無灂此下三句依陳氏作其次角無灂其次角有灂而疏其次筋角皆有灂而深

合灂合謂弓兩側也秋合三材之合凡灂愈薄則文愈粗愈厚則愈細末乾而得暄或炙之則無文而有光背手文細於環灂而粗於賁與斥蠖也賁謂彘皮

環灂爾雅好倍肉謂之環故灂文粗而間闊者曰環唯質地滑易而施灂薄則如此

和弓毄摩和調也毄以袚摩以膝毄者膝弓而以兩袚拔

而搖之弓末似車轂相軌也（按大射禮大射正以袂順左右隈上再下一順卽轂摩之謂也凡人有所聽從疑立而首亞俯弓被轂摩之狀似之）

廬人廬本作盧晉語曰侏儒扶盧盧者執兵乍前御也

柲戈柄爲隧似引壘也所以隧之者識刃所在爲夜備也

車戟凡戈殳建在車後爲下車所用戟矛在前爲車上所用故以車字冠之

二矛矛同蚌篆作㕚肖蟷蠰之形故借爲句兵名酋矛卽三隅矛句前有刺著人如擠之夷矛一句垂似人夷臥

句兵轂兵句兵者夷矛之專名轂兵者殳之專名刺兵則

戈戟酋矛之通名也酋矛本刺兵而有參句故通名矛戈戟皆枝兵而有刺其援皆以殺人非直句之使來故酋矛可列句兵戈戟不得爲句兵也

彈蜎彈者握而轉之似弦鼓也蜎似鐲蠡曲有定向也句兵而彈則不易著人刺兵而蜎則前刺無力桿則蜎而不彈摶則彈而不蜎也桿者微扁似棺椁旁也

同彊卽摶也桿者偏厚則有彊弱

傅人人執兵之人也傅附也依也宓備敵密也侵之乘其閒也

殳酋矛凡兵以前手握處爲晉晉圍倶以五寸爲率晉舉門之長以五尺五寸爲率晉者伸縮似鳥出穴也晉前爲被所以覆手也計殳長尋有四尺五分之得二尺四寸爲被合晉後五尺有五寸共七尺九寸餘四尺一寸爲首晉圍五寸則被圍得七寸五分首圍得四寸也酋矛常有四尺被前丈三尺三寸被後五尺五寸（卽晉）晉圍五寸則被圍六寸四分寸之一刺圍三寸三分寸之一也殳長被三尺四寸欲前重也酋矛短被一尺一寸但取覆手也二兵不復言舉圍（後手握處）轂兵舉細刺兵舉重已見上文也

炙諸牆炙如炙病而柱之（俗謂灶）謂兩手執而徵諸牆因反復橈之也

置槷以縣槷借爲臬（篆作臬）

旁三門以夏官量人及地官序官司門攷之乃是旁二門也下云九經九緯後云九分其國皆其證矣（九區故經緯皆九若十六區則不止於九矣）

世室堂脩二七東西十四步也（夏人六尺爲步十四步凡八丈四尺）廣四分脩而損其一廣兼堂室言南北十步半也（合六丈三尺與周明堂同）五室四方之堂後各一中央太室一也二四步四三尺四方

之室皆深三步三尺脩四步四尺也九階東西北各二階南三階也明堂位所謂中階四旁兩夾四方皆有左右夾也夾室隨方而爲之戶則八夾實止四夾夾外皆有堂故大戴禮云九室十二堂也夾室脩廣皆三步三尺夾前之堂除牆厚皆深六步則四垂各方六步也夾與垂在四隅與堂室基成正方故但度堂室之脩廣而四隅可知也牕屋漏之穴也五室之牕皆堊以白盛白盛蜃炭也門堂三之二門及兩塾之脩凡九步二尺也室三之一室即太室方四步四尺也康成以南北爲脩東西爲廣又攢五室於一堂之上又以室三之一爲門堂之室皆舛繆不可致詰

攷工記攷　壬三　觀象廬叢書

重屋即明堂位之重檐本殷制而周人因之堂脩七尋七當作十阿宇也四阿上覆板也四方有堂故四阿矣

明堂東西九筵脩八丈一尺南北七筵廣六丈三尺五室凡室二筵深丈八尺脩二丈七尺其太室則脩廣皆三筵也世室重屋明堂之制率與廟寢同唯南有中階南室之北墉有戶太室與南室皆中戶兩牖明堂位所謂達鄉夾室皆有二戶二牖此其不同耳世室除室深二丈一尺兩牆厚六尺得堂深三丈六尺再除楹外八尺則堂上每間方廣二丈八尺也明堂除室深丈八尺兩牆六尺得堂深三丈九尺若楹外爲丈二尺則堂上每間方廣二丈七尺也又室後之廉亦當占地六尺以此計太室四旁得方六丈九尺室中二丈七尺室外四宇各六尺兩牆六尺則與四方堂基相距亦止丈二尺矣太室當南鄉與明堂太廟同其前爲甬道以達之四戶八牖之說蓋未必然也

廟門四句據夏制門堂三之二周制當略同周之明堂與寢皆東西九筵門塾當六筵三分之各得二筵爲一丈八尺今之一丈一尺五寸二分而廟門大於路門尊祖之義也應門又大於廟門便事也廟門容大扃七个者大扃長三尺七个則二丈一尺也路門不容乘車之五个者五本作三乘車廣六尺六寸參之爲一丈九尺八寸曰不容則一丈八尺也應門猶臣下之大門其度特廣爲二丈四尺曰二徹參

攷工記攷　圭　觀象廬叢書

个者二徹之閒廣八尺也

九分其國以爲九分下分字當依量人作州古文作𡿧與从相似故誤

門阿謂雉門也兩側有臺中卻入似曲陵故曰阿門之上爲闕臺上有雉堞下爲象魏所謂闕兩觀其前爲外朝

五雉高四丈五尺也今二丈八尺八寸舊說三堵爲雉長三丈高一丈據後文云牆厚三尺崇三之則知每堵止高九尺三堵爲雉爲長二丈七尺高九尺也

爲溝洫桉呂覽任地篇后稷曰六尺之耜所以成畮也其

博八寸所以成畎也所說與車人庛長尺有一寸合此言耜廣五寸二耜爲耦則鄭氏所謂今之耜歧頭兩金者也方十里爲成以一井爲一里與孟子同蓋皆夏殷之制周人則鄉遂以一閭爲一里野外以四井爲一里也成卽周人一甸百井之地周制以中六十四井爲五百十二家所受正田外三十六井爲一易再易者易耕之田此則家皆百畮也溝洫之制率畎縱而遂橫溝縱而洫橫成閒有洫則左右當皆有澮與周鄉遂法異而同非百里而後一澮也百里當有十澮故下言各載其名也

逆地防防曲如扐者之指也溝逆地而至於防則過句故不行屬水注若獸尾也理猶循也孫讓也下則孫高則不孫

梢溝流泉所導之溝雨潦所盆其下漸大如權之溜

句於矩卽弧角衡之鋭角

大汲其版約而棸之其急如汲綆大汲者過急也

城逆牆城上涇敵之牆也逆古音語俗呼女牆

半矩謂之宣宣讀若鉤援之援古木工所用之矩句尺股一尺三分尺之一故以股爲半矩半矩之度如人肱至腕之長故謂之援肱腕所以援也

車人爲耒易繫辭傳言斲木爲耜揉木爲耒夏小正稱農緯厥耒耒乃耜上之曲若輈胡者今謂之犁轅是也此記雖稱爲耒而但詳耜之長短倨句或遂以耜卽耒不復知有上曲一事其用遂不可曉矣今南北之犁大小雖不同其制皆有曲有直牛犕所屬皆以小橫木繫轅頭嘗見陝人有耦耕者係兩人共舁一木後挂轅曲前繫轅頭而曳之後人執犁首以發土絕無單用直木之耜者也春秋時已用牛耕故爲耒屬之車人

庛耜前冒金者形如足此庛故名从广曳也从此以足指物也此亦聲上句謂中直以上漸殺而曲向後者卽柄也柄下端距中直處二尺二寸距上端二寸七分四釐爲首自庛末至首弦之仍得六尺六寸爲周人一步之度也外謂後也

大車牝服蓋廣二柯轂長半柯眞輻中其轂加綆寸得徹距轂內八寸五分加箱旁空一寸五分得徹廣八尺轅方徑五寸入箱底左右各二寸半得轅閒四尺五寸鬲以革爲之長六尺兩端屬於轅則曲起二尺牛高者約六尺六寸加䡊得七尺滅二尺爲五尺轅下鑿鉤二寸半以銜軸得軸心至地四尺五寸也鬲卽輗在牛背其軏乃在牛領

以持靷而繫於輈端以引車也今北方騾車如此以聘禮記每車容禾千二百秉每秉當一斗之積推之車箱之高蓋四尺五寸除四旁及底各厚一寸五分得容積十九萬零九百二十一寸也千二百斗共積十八萬七千五百寸

栢車轂長三尺置輻四分一在內加綆六分得箱旁空一寸九分亦爲徹廣八尺柏車轂空壺當爲五分三箱底高三尺五寸牛畢者約五尺五寸加鞍得五尺九寸減二尺爲三尺九寸得鬲下軒於徹閒四寸也

邸牛車輈甚長其在牝服後者名邸亦可載物以上下文推之大車邸長五尺牝服八尺前輈一丈四尺羊車邸長

四尺牝服七尺前輈丈一尺五寸柏車邸三尺牝服六尺前輈九尺計牛身高大者鞍後不過五尺牛後空輈尚九尺蓋輈長則任減重故也柏車短爲行山也

臝屬臝讀同臝言不能走也與倮蟲之倮異

外骨臝蚌之屬內骨黿黽之屬

脰鳴天牛也注鳴蟬也旁鳴馬蜩也

燿後腹向後殺小如熠燿之腹

鷙腹凡鷹者腹起向上鳥喙在前似之

搏身而鴻言若鴻頸

之而同芝栭譔厚而揭之貌

瓬豆依注瓬作䇣豆作斗若謂中人之食僅飲四升則禮之不能終者多矣

上綱與下綱出舌尋梜出者自內達外也上綱梜其本爲兩股自中上邪起交於躬末以出於舌下綱則自中之兩側邪出而已絹在中上及躬舌之末又梜躬與舌之崇各䑛其鵠鄭皆以廣幅算之非也蓋豻侯之崇二丈三尺三寸去地三尺三寸參侯崇三丈二尺六寸去地四尺六寸大侯崇四丈二尺去地六尺堂高九尺人目高七尺五寸

故三鵠能迭見也大侯用布凡七十五丈六尺參侯四十五丈七尺三寸干二十三丈三尺三寸大侯見鵠於參參見中於干

祭侯辭主皮之射或用此

鐘鼎之齊鐘屬鍾氏鼎與量均屬栗氏

斧斤之齊與戈戟同屬冶氏此皆上齊

大刃之齊屬段氏桃氏削殺矢之齊屬築氏與鑒燧皆下齊

築氏鏟謂之築削書刀所以殺青一名鍥敝盡無惡句下

有殺矢刃長寸圍寸鋌十之重三垸凡十三字錯簡在冶氏殺矢者錐也垸疑卽塡諸鏃唯殺矢最輕且係圍體故可短其他應長寸餘至二寸也冶氏鑄謂之冶此記說戈有胡有援以古戈證之乃無胡但有直援蓋記文本作冶氏爲戈廣二寸內倍之四寸援四寸傳寫舛誤遂準下文改作內倍之胡三之援四之也鄭氏不見古戈故隨文解之誤也內義同柄援下入柲者也戈援爲直枝徼邪向下亦可鉤援故名援徼邪則內狹故曰倨句外博外博亦非作矩形乃是圜曲而上其刺徼邪也已倨則不入已句則不決徼邪則易入亦易決也前代諸戈多失之

倨不知兵者之所作也援枝與刺爲一援下窄刃與內爲一二體相銜轄以金而鍾合之故有長內折前之說也戈刺如劍臘長尺其厚當一枚有半通計援刺與內厚一枚半者約二十八寸積四立方寸二百分以古度尺合今六寸四分約之得一方寸一百零一分每寸金四錫一和重六兩五錢七分三三得共重七兩二錢三分七釐二四以今權四錢零三釐二毫合古一兩共得十七兩九錢四分九釐五毫有奇六兩爲鋝故云重三鋝也鋝古鋝字金今黃銅錫今倭鉛戟枝向上者爲胡向下者爲援與刺皆兩刃則寸有半寸

之博止得實厚一枚半者一統計內得六寸七分半胡去末殺得五寸半援得六寸二分半刃交二寸半刺上出七寸亦爲厚一枚半者二十八寸也左傳衞侯戟手而罵謂前手向上後手向下如戟枝也

鳧氏當作鍾氏樂鍾之兩欒似欒實也欒今俗呼無患子銑絕澤也于鍾脣曲中也古鍾亦有不于者鼓卽隧鉦在鍾面正中而近上兼帶篆而名之舞爲鍾之兩肩甬爲舞上之管下大上小以受衡使鍾不搖甬三分一在下有束以設旋旋所以縣也或爲小環以貫於束與甬或作蟲形斜似齧管之牡

故謂之斡斡蠡柄也斡建旃之管也當讀爲冋从斡从古文冋冋亦聲內之曰乾出之曰旋也冋與古文斗相似故誤耳鍾帶在鉦兩旁而連於鉦兩旁各爲五閒二閒以篆三閒以乳乳卽枚每閒三枚二面合三十六枚也康成不見古鍾故多臆說江氏亦然鍾形似兩弧相合假令兩銑之弦尺則鉦之橫長與銑閒之矢皆八寸此矢度係虛度鍾身邪下度之自鼓閒之矢與舞脩皆七寸舞廣五寸記去二分以爲之鼓閒二當作一蓋四分鍾身銑閒八舞廣五則鉦閒六鼓閒七也以鉦長爲甬長及圜古率得徑二寸五分六釐受衡之徑一寸七分六釐以鼓閒爲之厚得七分以鉦閒爲之厚得六分爲隧深六分厚之一則一分也至兩欒

之高以古鍾度之率十分其銑益二也

㮚氏金錫改煎至不耗如㮚實堅密故名不耗然後權之謂以一鈞三十斤爲率權金六錫一用金二十五斤十一兩四三錫四斤四兩五七也權之然後水之謂內二實於水以視其體積共若干寸分也既得體積則可依量之大小爲厚薄之數矣今依金錫重率每今立方一寸金六錫一和重六兩六錢七分二八九七二零八四推之得黃銅體積爲今二十四立方寸三百九十五分三百七十八釐八百三十毫倭鉛體積爲今四立方寸六百零七分九百零四釐一百一十四毫共二十九立方寸零零三二八二九四四又用斛法深尺內方尺而圜其外依古率徑一周三一二二五推之得嘉量上斛下斗兩耳及底之面積共七百三十平方寸七十九分九十八釐八

十九毫其厚擬爲一分半得一百零九立方寸六百一十九分九百八十三釐四百九十一毫合今之二十八立方寸七三六二二零九五三尙餘二百六十七分零蓋聯附耳處須有餘銅也若用密率乃得今二十九立方寸二五四零五九六六四爲大於所準之數或謂一耳爲量一耳爲扳以執故可小也量之以爲鬴深尺內方尺以鬴容定斛法也凡立方尺其積千寸以六斗四升約之得升斗之積皆一五六二五也而圜其外其實一鬴鬴當作斛方尺而圜之則徑一尺四寸一分四釐二一三五六古率徑一周三一二二五得周四尺四寸一九四一七二七五半周半徑相乘得面積一百五十六寸二十五分以高一尺乘之得體積千五百六十二立方寸五百分也其臀一寸其實一豆豆當作斗斗積一百五十六立方寸二百五十分也其耳三寸其實一升一升之積十五寸六百二十五分而三十分之得面積五寸二十分八三三三開方得二寸二分八二一七七三二二古率方徑一同積圜徑一一三一三七零九四以此比例得圓徑二寸五分八一九八九一零一零三又用古率得周求其面積適與上積同也重一鈞疑作二鈞厚爲三分以密率推之方尺深尺而圜其外乃得千五百七十立方寸七百九十六分三百二十釐是古斛常盈而釜常縮不能相應也

段氏大鍾曰段鎛器蓋鉏屬也

桃氏成劍而磨治之如雪桃也臘猶鬣也卽劍脊脊兩旁如道有左右兩從因以目之莊周書列子行食於道從是也莖猶頸也卽劍內厚一枚博一寸一五對首而言故謂之莖莖雖長五寸而爲兩段在前與劍身爲一在後與首爲一爲牝牡筍相銜故曰中其莖設其後後卽莖之後段也首鐶也圜似首故曰首戰國趙策謂之蒙彩其莖曰鉤罕廣一寸三分寸之二內倍於好可吷而吹莊子云吹劍首者一吷而已是也其設之也先貫鐔於前鐔劍鼻也劍柎有脊似鼻頟鐔似準及兩顴文鉤其後而鋏之而緱之鋏劍柎也

上中下制三等之劍臘廣雖同而厚薄則異故短者倍輕今擬上制劍脊厚三枚有半五其莖長共積十立方寸九百三十七分半重四十六兩七錢九分加莖重五分其劍之一得五十六兩一錢五分約當九鍰之數中制脊厚三枚二五四其莖長共積八立方寸一百二十五分重三十四兩七錢六分加莖重四分其劍之一得四十三兩四錢五分約當七鍰之數下制脊厚三枚三其莖長共積五立方寸六百二十五分重二十四兩零六分加莖重三分劍重之一得三十二兩零八分亦約當五鍰之數也古率每立方寸得金三錫一和重四兩二錢七八一八七七

函人函乳也甲葉垂似乳故名七屬六屬五屬皆謂一尺中札葉相續之數也凡札形皆上方而下圜犀革柔故七屬每葉相距一寸四分二八長二寸八分五六兕革少堅故六屬每葉距一寸六分六長三寸三分三合甲九堅故五屬每葉距二寸長四寸其廣皆四分去一也革堅而札密則齘齘保齒也柔而札疏則不緻也旅同膂圜要圜也

窓孔圜曲俯抱其綫也革堅則綫不侵革故見其窓是因堅故窓非窓而後堅也裏裏甲衣也革材熟變裏乃能平易舟鏄曰朕故謂札葉左右接處爲朕直則制革善也約小也豐大也對約而言周密附也明謂縫界分明

鮑人鮑當爲鞄柔革似胞也卷而摶之摶通縛著同褚革內似褚絮也幭帛殘敝可用者少也

韗人鼓瑕積環如日煇故名韗皋陶二鼓並建字本作謚所以爲役者謳謚之節也其鼓長六尺有六寸厚三寸鼓面徑尺六寸中尺左右轂處各三寸自其旣建言之故稱左右端也穹三之一爲徑二尺四寸三正者兩鼓相去八寸與鼓中至兩端之度同也並建而仰擊之故云上矣鼛鼓四尺圍十二尺五寸六分中圍加三之一得十六尺七

寸五分徑五尺三寸三分似賁之楕故名鼛皋鼓長十二尺鼓面四尺中閒倨句磬折得徑八尺九寸七分也

文章黼黻青與赤謂之文龍及華蟲也赤與白謂之章日月也黼爲車輔形牙白而中黑黻爲弓弼形弓以黑而檠以青

天時變火以圜當作天以圜火時變

山以章峰比次如旗章

水以龍波如龍鱗

後素功古之冕服皆玄青赤之色皆不能受必先以粉白

界畫之而爲之地然後可繪故夫子言繪事後素禮器言
白受采與此記皆一義也先鄭言白采後布是繪他物及
他色或有之耳
鍾氏當爲䳍氏䳍者入羽器中似䳍沒也
㡛帛在清水中之形
玉人鎭圭長而方似席四隅之鎭桓圭挫其角似桓楹足
信圭圜首似人直立（同瑑圭而短）躬圭微曲從側視之似鞠躬
形冒諸侯之圭之冒班玉時留諸朝廷藏之典瑞朝諸侯
則執以合符書所謂輯五瑞也全龍瓚將皆𤣩玉之名而

有美惡故以爲天子公侯伯圭所用玉之等全以玄玉飾
龍口爲鬱鬯之流也龍蟠瓚上而繞勺瓚如環而承勺有
曲柄聯於將將所執也或用圭或用璋中必當圭面之中
爲隧示率天下之義也四圭句及下兩圭五寸三句並當
在天子服之之下土圭之上大圭郎玉藻所謂天子搢珽
前後皆直者郎天子之笏也以球玉爲之故亦名圭其形
上下方從側視之則首六寸以下殺薄如杼其首如終葵
終葵菌也𤣩圭尺有二寸有瓚黃金勺青金外朱中以祀
廟今黃金八字錯簡在後邊璋厚寸之下又天子以聘女
下當接大璋亦如之諸侯以聘女大璋至厚寸十五字下
當接有繅天子以巡守宗祝以前馬而鼻寸衡四寸五字
當在後宗后以爲權上夫人以勞諸侯夫人以勞天子在
案十有二列之下也此章錯誤太多謹攷定如左
天子圭中必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天子服之四圭尺
有二寸以祀天兩圭五寸有邸以祀地以旅四望土圭尺
有五寸以致日以土地𤣩圭尺有二寸有瓚黃金勺青金
外朱中以祀廟琬圭九寸而繅以象德琰圭九寸判規以
除慝以易行璧羨度尺好三寸以爲度圭璧五寸以祀日

月星辰璧琮九寸諸侯以享天子穀圭七寸天子以聘女
大璋亦如之諸侯以聘女大璋中璋九寸邊璋七寸射四
寸厚寸有繅天子以巡守宗祝以前馬瑑圭璋八寸璧琮
八寸以頫聘牙璋中璋七寸射二寸厚寸以起軍旅以治
兵守駔琮五寸鼻寸衡四寸（疑作衡尺有四寸）宗后以爲權大琮
十有二寸射四寸厚寸是謂內鎭宗后守之駔琮七寸鼻
寸有半寸天子以爲權瑑琮八寸諸侯以享夫人案十有
二寸棗栗十有二列諸侯夫人以勞天子諸侯純九大夫
純五璋邸射素功以祀山川以致稍餼

祼圭圭長尺有二寸博三寸二分厚八分後剡四寸八分前受瓚柄處隆起二分其耑爲橢登廣寸中厚五分瓚曲柄長七寸直度六寸博二寸厚五分橢內屬於圭瓚前作環形徑六寸好徑三寸六分以承勺蟠龍其上龍首在勺之左有遂自勺達於龍口飾以玄玉所謂全也通計圭重今權二十七兩二錢瓚重十五兩四錢九分龍身徑五分長十八寸約重四兩加黃金勺約重今權五十兩也

楖人楖同櫛

矢人江氏云矢笴有長短三尺其中制假令矢長三尺三分之前一尺後二尺五分之二在前尺二寸三在後尺八寸七分之三在前尺三寸弱四在後尺七寸當其處準平之以定鏃之重輕前稍短者鏃重稍長者鏃輕

參分其羽以設其刃分字衍文設刃謂內鋌於笴也羽長六寸參之得一尺八寸加羽後距括一寸爲一尺九寸於此設刃適與鋌十刃一之數合惲依故書作旦娛旦謂之旦矢被風旋行似之

磬氏倨句一矩有半卽弧角衡之鈍角一百三十五度也凡作磬折形者但畫十字成四矩而取其一矩有半之斜

反卽磬之倨句也注疏所云止得鈍角九十七度十二分弱與平方相去無幾以之作磬猶可名爲耒耜爲車步如此豈可用邪且人之磬折立如此豈復成禮邪已上已下謂石理有巯一偏縣之而鼓或過高或過卑也凡縣磬以鼓外端與股內端正平爲得中旁謂股旁

旊人有所仿而作之故名卽所謂器中膞也

庾實二觳庾作鍈亦作斞容十六升卽區也庾爲大小斞之通名故一升六合亦曰斞庾十則數爲十六斗

豆實三而成觳三當作二豆容四升二豆則八升也

髻墾薜暴髻斜似括髮墾瘃如豕喙薜傾俯似薜荔暴墳起也

膞崇四尺方四寸尺當作寸膞爲截上下球體以木爲之簋敦所仿作也崇四寸方四寸用密率求之得球徑六寸九分二八二零三三四上下各截一寸四分六四一零一六七得截積共四十立方寸零八十三分四百七十二釐五百八十毫以減球積一百七十四寸一二四七四七零三八得一百三十四寸零四十一分二百七十四釐四百五十八毫以古斛法除之得八升五合七八六七約爲二豆之容也

磬折古義

程瑤田著

磬折說幷圖　造倨句矩式　四六尺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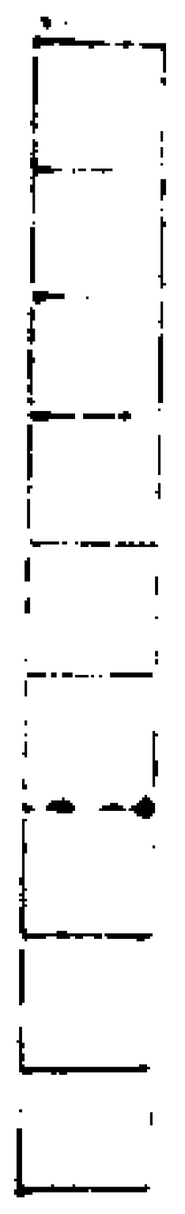
羣經皆有古義。自似是而非之說興。而古義隱矣。然而未隱也。苟無眞安有似。似者非而眞者是。是非弗可改也。吾日見其眞。而懼似者之亂吾目。其誰信之。磬氏爲磬倨句一矩有半。眞矣。人固謂其語渾渾爾。申之以半矩而遞加之。以至於一矩有半。又加眞矣。人猶疑其語未見端緒也。至車人爲耒其長六尺有六寸。度又眞矣。乃三折之。可倨也。亦可句也。倨句有定形哉。從而弦之。限以六尺而倨句之形定矣。磬折之倨句。亦因之而定矣。眞者得。似者烏得而淆之。嗚呼。抱殘拾瀋。所貴多聞闕疑。而羣經之完善者。既無脫簡。非有爛文。雖復大音聲希。豈類艱言文淺。綴學之士。慧辯塡胸。主其先入。以莠亂苗。過矣。斯文未墜。古義難湮。卒亦安能忍而與之終古哉。歙程瑤田

附汪孝嬰通藝錄考定磬氏倨句令鼓旁線中縣而縣居線右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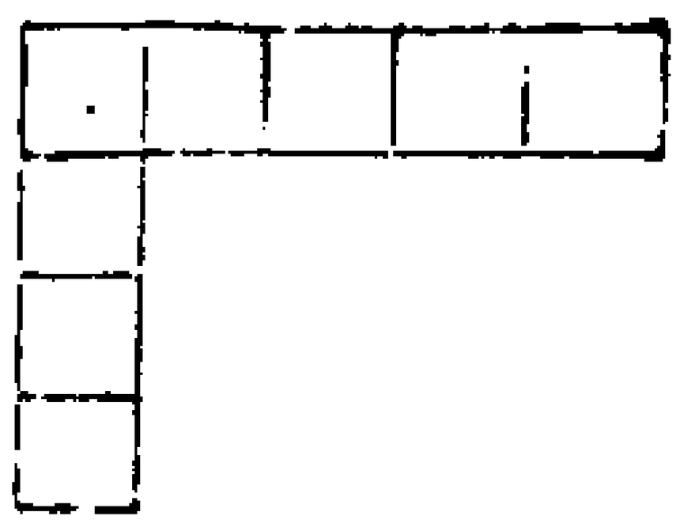
磬折說

磬折之義不明於天下也久矣磬折之不明由倨句之義之不明也欲明倨句先辨矩字矩有直者有曲者倨句之云折其直矩而爲曲矩故直矩無角周髀所謂矩出於九九八十一今衣工所用之布帛尺是其遺製也折之爲曲矩則一縱一橫而爲正方之角周髀所謂折矩以爲句廣三股修四又所謂合矩以爲方又所謂兩矩其長二十有五是謂積矩今木工石工所用之曲尺是其遺製也故凡正方之形謂之一矩是矩也當其未折時一直物而無角其數九其體畧占曲矩之倍及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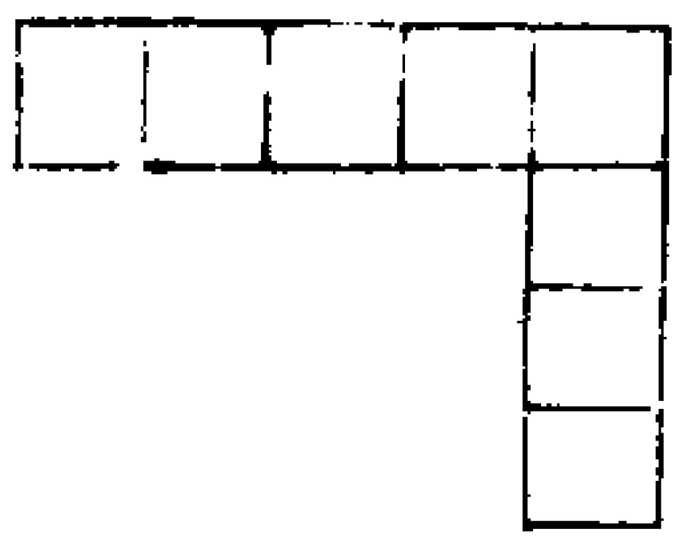
折之爲曲矩則橫五縱四其體畧存直矩之半兩矩合之縱橫皆五荀卿書所謂五寸之矩盡天下之方者指曲矩而言之也故當其未折而爲直矩也伸之無可伸何倨之有屈之不必屈何句之有及其折爲曲矩而謂之一矩由一矩之折而漸伸之出乎一矩之外名之曰倨其倨之角悉數之不能終其物也由一矩之折而復屈之入乎一矩之内名之曰句其句之角亦悉數之不能終其物也而此或倨或句不能悉數者呼之爲角不辭也今以其可倨可句也於是合倨句二字以名之凡見無定形之角則呼之爲倨句此考工記呼凡角爲倨句之所昉也故車人之事爲倨句發凡起例而折直矩爲正方之一矩以爲一切倨句之權衡



此直矩所謂矩出於九九八十一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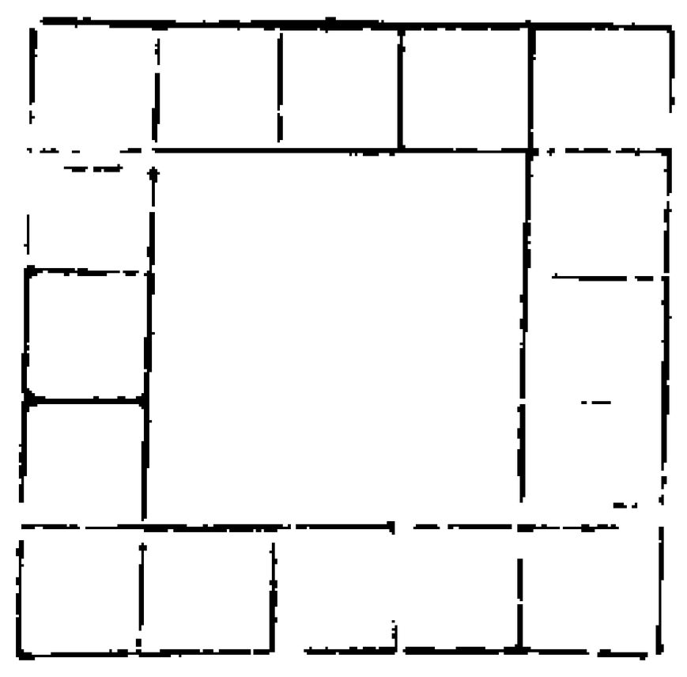


此曲矩之向右折者



此曲矩之向左折者

必擬兩曲矩者容度一矩有半之倨句也且周髀有合矩爲方之法又有積矩之法並有須於兩曲矩也



此所謂合矩爲方也合兩曲矩縱橫皆五所謂其長二十有五是謂積矩也

乃衺判一矩之角而二之。曰半矩。半矩之倨句謂之宣。宣之爲物。未聞其審也。

桉宣之言發也。𣎆是起土勾鉏之最勾者。盖句庛利發之義。由是言之。車人之事。所以爲倨句發凡起例者。一矩實一曲矩之角。半矩實判曲矩之半之銳角。一矩有半實一曲矩加曲矩之半之鈍角也。車人爲耒。曰倨句磬折。韗人爲皋鼓。曰倨句磬折。匠人行奠水。曰磬折以參伍。此三磬折。不見倨句之度者。同乎磬氏之倨句一矩有半爲磬折也。所以車人之事。爲倨句起例於半矩。數至一矩有半謂之磬折下。即接

車人爲耒一條。弦其折體之六尺六寸。以定其弦之中步爲六尺。以爲凡命曰磬折者之定衡。二經相連。義取互足。其示人亦極明白而無隱語矣。而鄭君之注。乃謂矩爲法。以法人長八尺。三分人長之八尺。以其一之二尺六寸有奇爲一矩。半之爲半矩。如此則三尺之柯。斷不可以言矩。四尺五寸之一柯半。斷不可以言一矩有半。或又謂四尺五寸。雖不可以言一矩有半。而未始不可言磬折。則亦未始不可以句股求弦既而犄弦之算法。以求其倨句。夫然則一柯有半之倨句。與一矩有半之倨句。將毋同。用之以爲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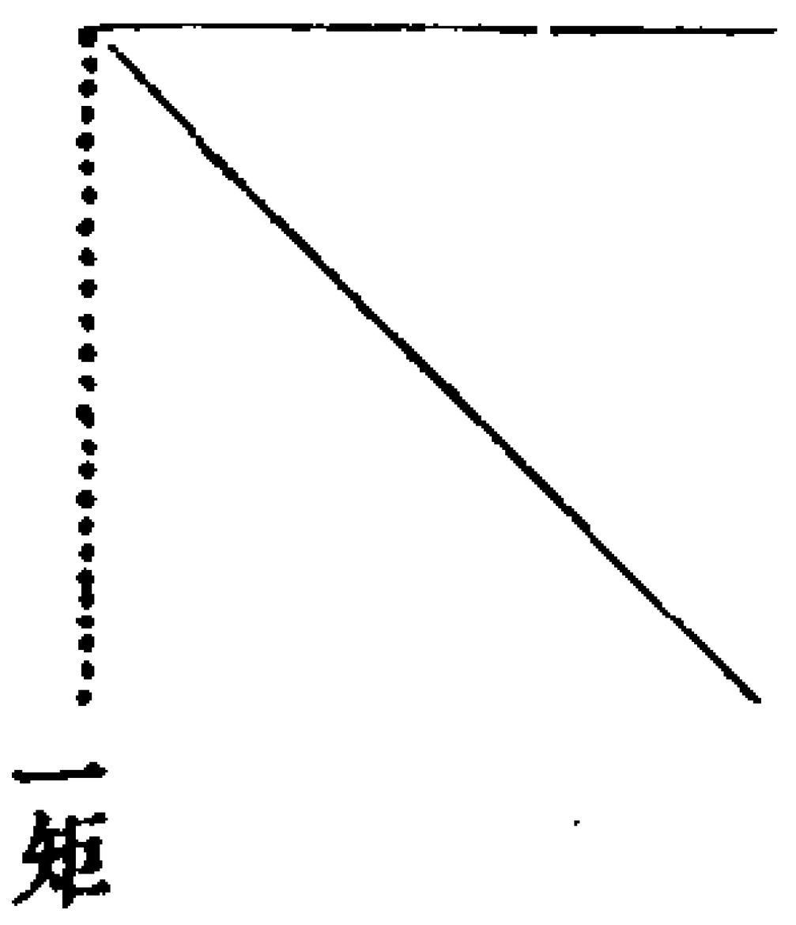
體之折。或者巧合以與步中乎。然而斷斷乎其不能與步相中也。而後乃今知不用曲矩必不能得磬折之眞度也。据鄭注一矩者長二尺六寸三分寸之二。半矩者長一尺三寸三分寸之一。并之爲一矩有半長四尺也。準此四尺以爲磬折。必有所以用此四尺者也。何以注磬氏之磬折。絕不言一矩有半爲四尺。而別用句股求弦法。又必假磬鼓無定之一矩有半以觸其弦耶。且据鄭君注意。一矩有半者磬氏爲磬之磬折也。以矩言之也。一柯有半者磬折立之磬折。以柯言之也。柯之數三尺。矩之數二尺六寸有奇。一

爲四尺之磬折。一爲四尺五寸之磬折。固有不能通一無二者。然則耒體之磬折。將遵何法耶。用其一矩有半之磬折法。以弦其六尺六寸之折形。則既不與步中矣。豈將用其一柯有半之磬折法。以弦其六尺六寸之折形。而望其能與步中乎。故能與步中者眞磬折也。不能與步中者。磬折之不眞者也。總之鄭君於車人一記。囫圇看去。未能分別其起例有二道。起例於半矩者。爲凡造物發斂不同形。是爲倨句之例。起例於半柯者。爲凡造物修短無定數。是爲尺寸之例。是故倨句之例。不可以尺寸言。故以半矩一矩加

半而數之、尺寸之例、則必紀之以數、故曰柯長三尺。以爲半柯一柯二柯三柯之定限、嗚呼、差之豪釐、繆以千里、更何論鑿枘方員之不相入耶、嘗試論之。古人文章密緻、節次分明、而脉絡連屬、如車人全經。須爲劃開作三段看。第一段。爲倨句舉例。有其形而無尺寸之度、學者未明一矩半矩之分、未能領取其指。故第二段、承上謂之磬折之云、指出未體倨句磬折三折形、又識其三折之尺寸、然終無與於磬折之倨句也、何也、三折之尺寸同、而巳倨之、卽非磬折、巳句之亦非磬折也、故不使之巳倨巳句、惟有弦之之一

法、弦之之尺寸定、而後磬折之眞倨句定矣。磬折之倨句定、則凡或倨或句之一切矩法、由此推之、一隅三反、不外是矣、此倨句之定例也、然倨句究無尺寸可紀也、車人造車、豈倨句之謂哉、其所謂一器工聚者。在在皆据尺寸爲之、舍尺寸無所措手、故車人又必起度於柯長三尺、如玉人之事、起度於璧羨之度尺。此第三段、詳言造車之尺寸、蓋自爲一例。與倨句之例分兩事也、凡制事以度法爲先、故人聲爲律、人身爲度。伸手度廣爲尋八尺、側身度深爲仞七尺、閱持則五尺、扼圍則九寸、周制寸尺咫尋常仞諸度量皆

以人之體爲法。不但巳也、制玉起度於璧羨尺、造[illegible]起度於斧柯三尺。耕耨起度於耒。體六尺。呂氏春秋曰、耨柄尺。是其度也。以是知制事必以度法爲先。故車人既爲倨句舉象形之例。又必爲尺寸舉紀數之例也。



此半矩曰宣之倨句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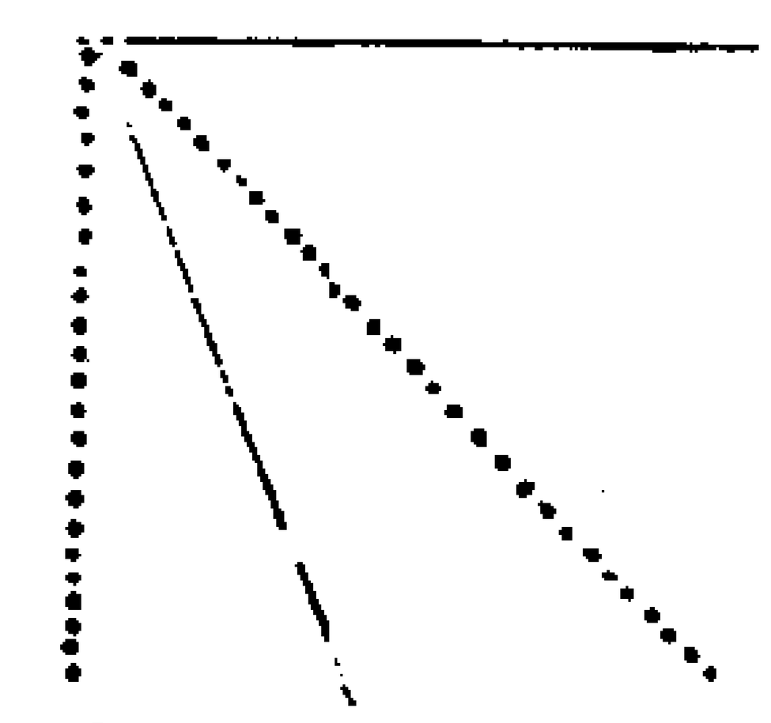
又判其宣爲半宣、以加於半矩之宣。其倨句謂之欘。欘之爲物、鉏屬也。鄭注曰、欘、斵斤。引爾雅句欘謂之定。爾雅字作斪斸。李巡曰、定、鉏別名。說文、欘、斫也。齊謂之鎡錤。

案說文有欘字。又有斸字。竝訓斫。斫訓擊。戈戟皆曰擊兵。其用也主於句入。是兵器之有倨句者。今爲倨句舉例而及於欘。故其用亦爲擊。而字有欘斸二文。吾於欘从木。當爲鉏。斸从斤。則斤屬。一以起土。臼器之句而斫之者也。故曰鎡錤。一以攻木。今木工[illegible]之[illegible]。亦巳粗平。然後用闊斤向懷句斫之。俗呼[illegible]。

音與耕同。北萌切二者同名異實。然皆擊而用之。故同訓斫也。此从木。爾雅从斤。鄭注此記曰斲斤。而以从木者易爾雅之从斤。是以欘斸爲一字。專屬之於斤矣。然說文二字竝訓曰斫。而於欘字。以𣓜薅器。梈𣓜田器。欘斫也。斫謂之櫡。諸文牽連竝錄。故其解欘字。又曰齊謂之鎡錤。是以爲田器矣。然又出一說云。一曰斤柄性自曲者。則又以鉏屬之字。兼斲斤之字解之。而斤部所載。則斧斫也。斫斫也。斸斫也。斲斫也。四文同訓。据此則專以爲斲斤。而不及田器。余則斷以爲从木者爲治田之句欘。从斤者爲攻木之斫斸。葢曰

欘曰斸。皆言其器之爲曲體。曰句曰斫。皆寫其曲體之形。其用之也。則無論治田攻木。竝向懷而斫擊之。其倨句之度。則皆一宣有半。其義殆將毋同耶。況倨句舉例。以車人之事建首。則攻木之器。盡宜屬之車人。而耒體之倨句。又農器之大者。特令車人爲之。是凡耕耨之器。亦歸之車人宜矣。然則倨句之度。或見於匠器。或見於田器。期於中度止矣。奚必生分別焉。唯宣之倨句。余昔讀緜之詩曰。廼宣廼畝。鄭氏注曰。時耕曰宣。宣發也。其義宜在於耒。然耒體之倨句磬折非半矩也。卽曰句庛利發。不嫌其已句耶。恐之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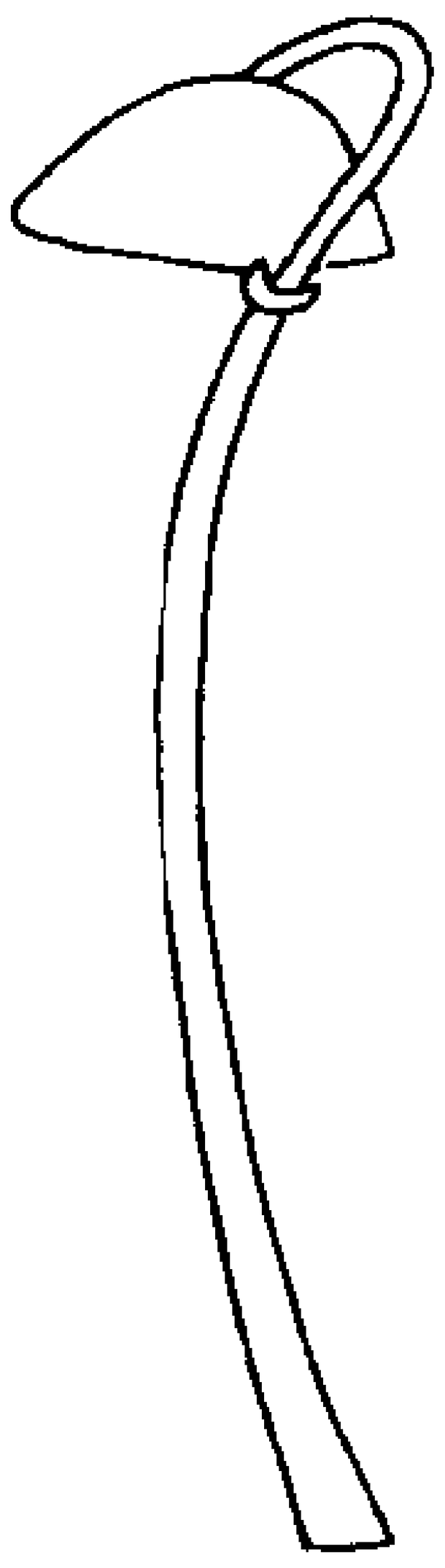
之毋亦鬼神通之耶



此一宣有半曰欘之倨句形

余別句欘斫斸爲二專。而又以其倨句矩法將毋同。亦旣明辨晳矣。然二名異實。不可不具其形。考之元人王禎農書載三器。一曰鎛。耨別名也。良耜詩曰。其鎛斯趙。以薅荼蓼。釋名曰。鎛迫也。迫地去草也。爾雅疏云。鎛耨一器。或云鉏。或云鉏屬。粤無鎛夫人而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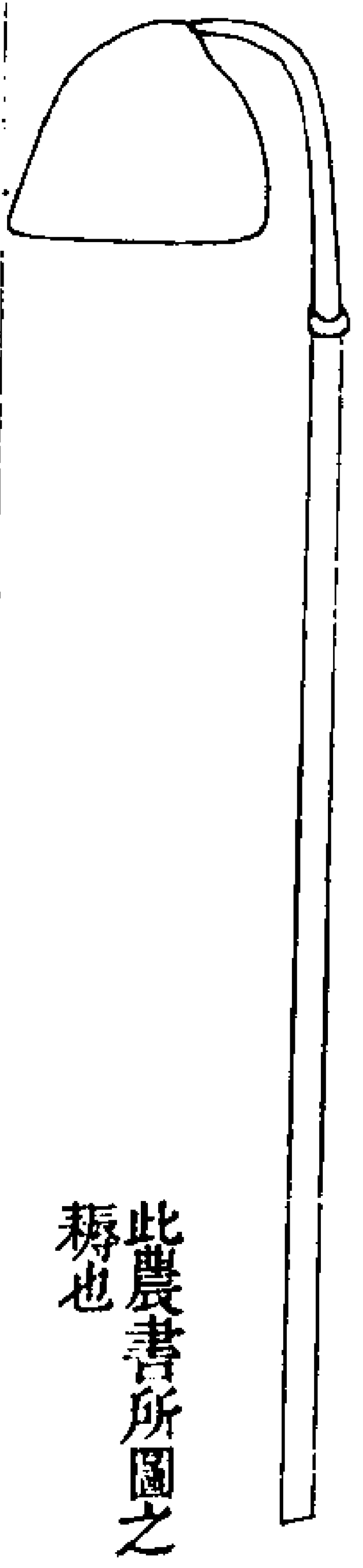
爲鎛也。言農所通。故人多匠之。不必國工。今舉世皆然。非獨粤也。○余於宣之義未聞其審。今覩釋名之言鎛也。曰迫地去草。而宣之句也僅半矩。用以去草。夫亦迫地之至矣。豈宣卽鎛乎。因附疏之以俟考。



此農書所圖之鎛也

二曰耨。除草器。呂氏春秋曰。耨柄尺。此其度也。其耨六寸。所以間稼也。高誘注。耨。芸苗也。六寸所以入苗間。廣雅又云。定謂之耨。爾雅曰。斫斸謂之定。郭曰。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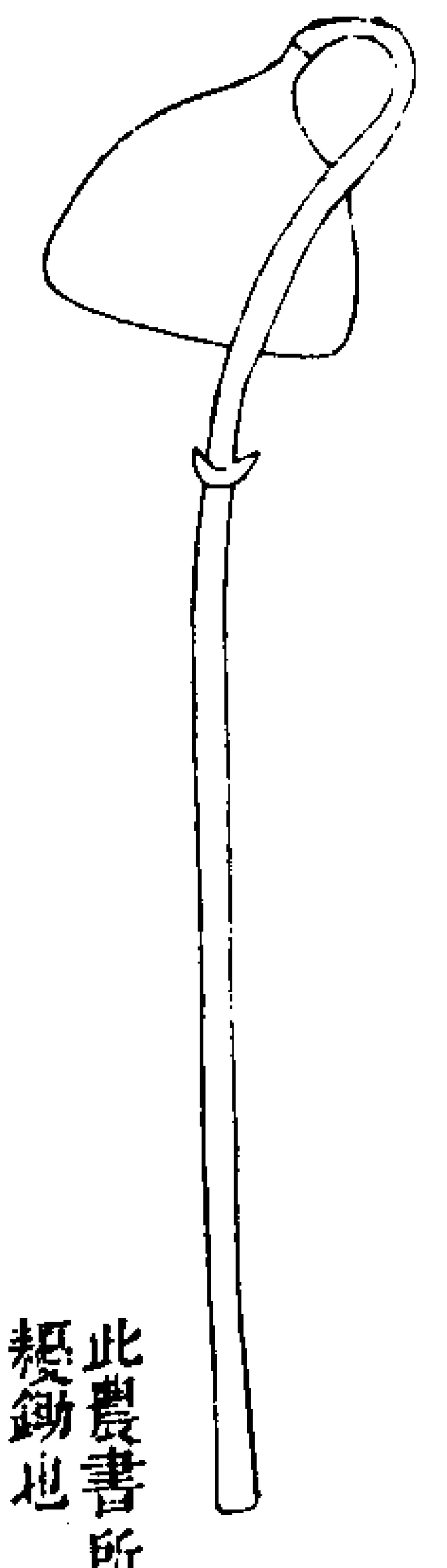
屬。淮南子曰。摩蜃而耨。按耨蓋古用蜃爲之。纂文曰。養苗之道。鉏不如耨。古農法云。苗生葉以上。稍耨壠草。因隤其土以附苗根。此耨之功也。○余於鎛之言迫。疑爲半矩之宜。此定謂之耨。與斫斸謂之定。釋義相通。耨爲一宣有半之橘。更覺古訓鉤貫。



此農書所圖之耨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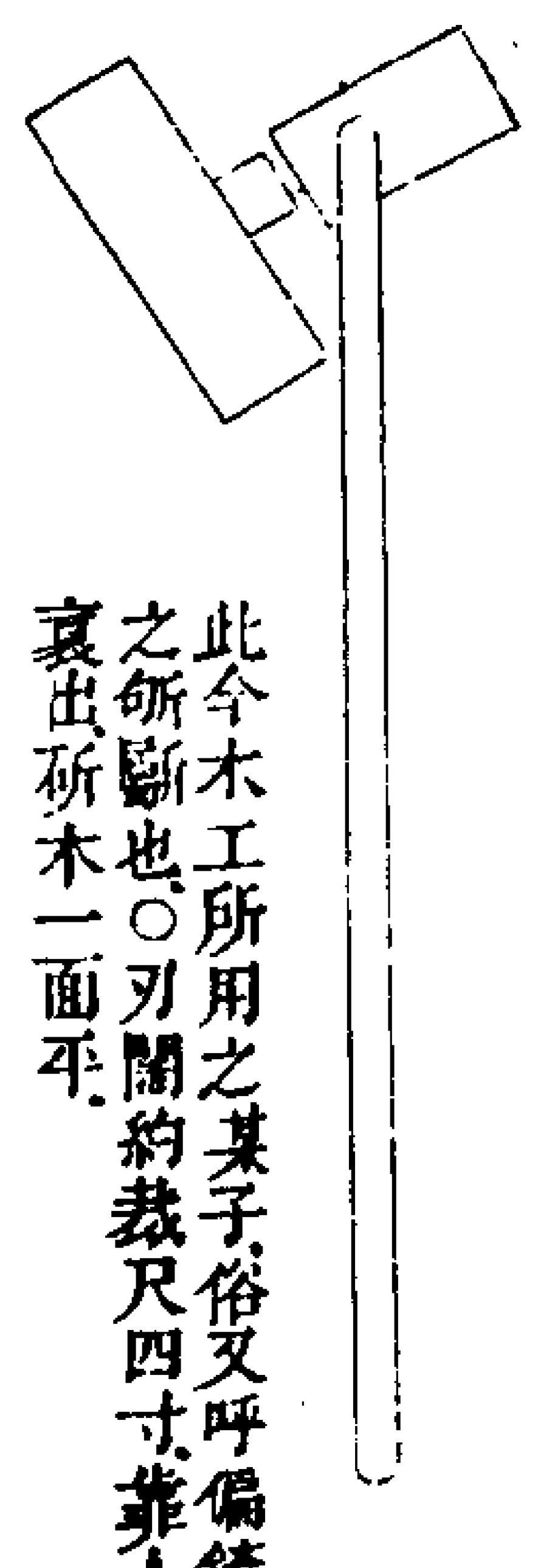
三曰钁鉏。古云斫斸。一名定。钁爲鉏柄也。釋名。鋤助也。去穢助苗也。說文。鉏立薅所用也。齊民要術曰。其

刃如半月。比禾壠稍狹。上有短銎以受鉏鉤。鉤如鵞項。下帶深袴。皆以鐵爲之。以受木柄。鉤長二尺五寸。柄亦如之。○上三事皆鉏屬。倨句形之巳句者。而有淺深之殊。钁鉏即耨之曲項者。其用殆隨地之柔剛便宜施之。與王懷祖廣雅疏證云。椓定者。斫物之稱。今江淮間謂以斧斫物曰釘。音帶定反。是其義也。余謂今以木削其末令銳。刺地爲樁。敲其首使深入曰釘。以銅鐵竹木爲刺固物。用斧鏟敲之令入亦曰釘。然皆直下釘之。與倨句器之擊物名定者異。



此農書所圖之钁鋤也

余以句欘爲鉏屬。斫斸爲斤屬。謂二器同名異實。既考農書得田器之端緒。復從木工取所謂某子者觀之。校其倨句適中一宣有半。因問木工曰。倨句有定限乎。曰無二形也。開而向外。則斫木易入而難出。斂而向內。則斫木滑過不能入。此即冶氏爲戈巳倨則不入。巳句則不決之病。所不免者也。圖之以廣異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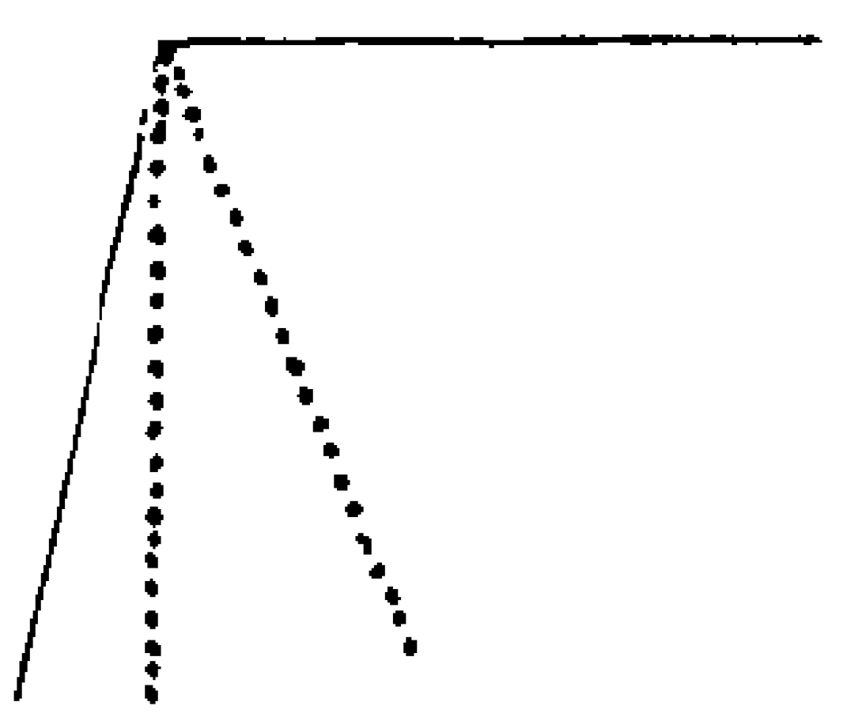
此今木工所用之某子。俗又呼偏鏟。余疑即斤屬之斫斸也。○刃闊約裁尺四寸。兼入身一面有鍔。裏出。斫木一面平。

余畜古銅斲斤。又於他處見數事。大小廣狹不一。然皆橫刃。其頂爲銎以納木柄。用斧腦擊其柄首。直下用之。曾圖而爲之說。此斤刃闊數倍於其闊。刃上之中間爲小銎。如直斤銎狀。以納數寸直柄。又於直柄中爲鑿。橫安長柄。爲倨句形。執其長柄句而斫之。蓋斲斤之歪首者。豈余所謂斤屬之斫斸與。

又判其欘為半欘欘者四分一矩之三半欘者四分一矩之一分有半以半欘加於一欘則出乎一矩又餘八分一矩之一矣謂之柯者記人命此倨句之名也

按車人為車柯長三尺五分其長以其一為之首注云首六寸今剛關頭斧柯其柄余以為柯之為言阿曲也合其長與其首為倨句形故阿曲然而名之曰柯也余嘗畜古銅斧安柄校之恰合一欘有半鈍角之倨句曾圖而記之今車人云柯長三尺注以柯為斧柄之長夫曰三尺洵其長為言斧柄之長矣然安知非因其倨句之名柯遂假其名以名之[illegible]與且欘之為倨句名無疑矣而說文一曰斤柄性自曲者欘以名其斤柄柯以名其斧柄櫌以名其鉏柄皆是物也久假不歸名為借義所奪往往而然然車人有記倨句之矩法不可易故柯之古義終古不失也宣言鉏之用義主於宣發欘言其體之曲用主於句擊柯言其不挺直三事互相足合而觀之大畧可見矣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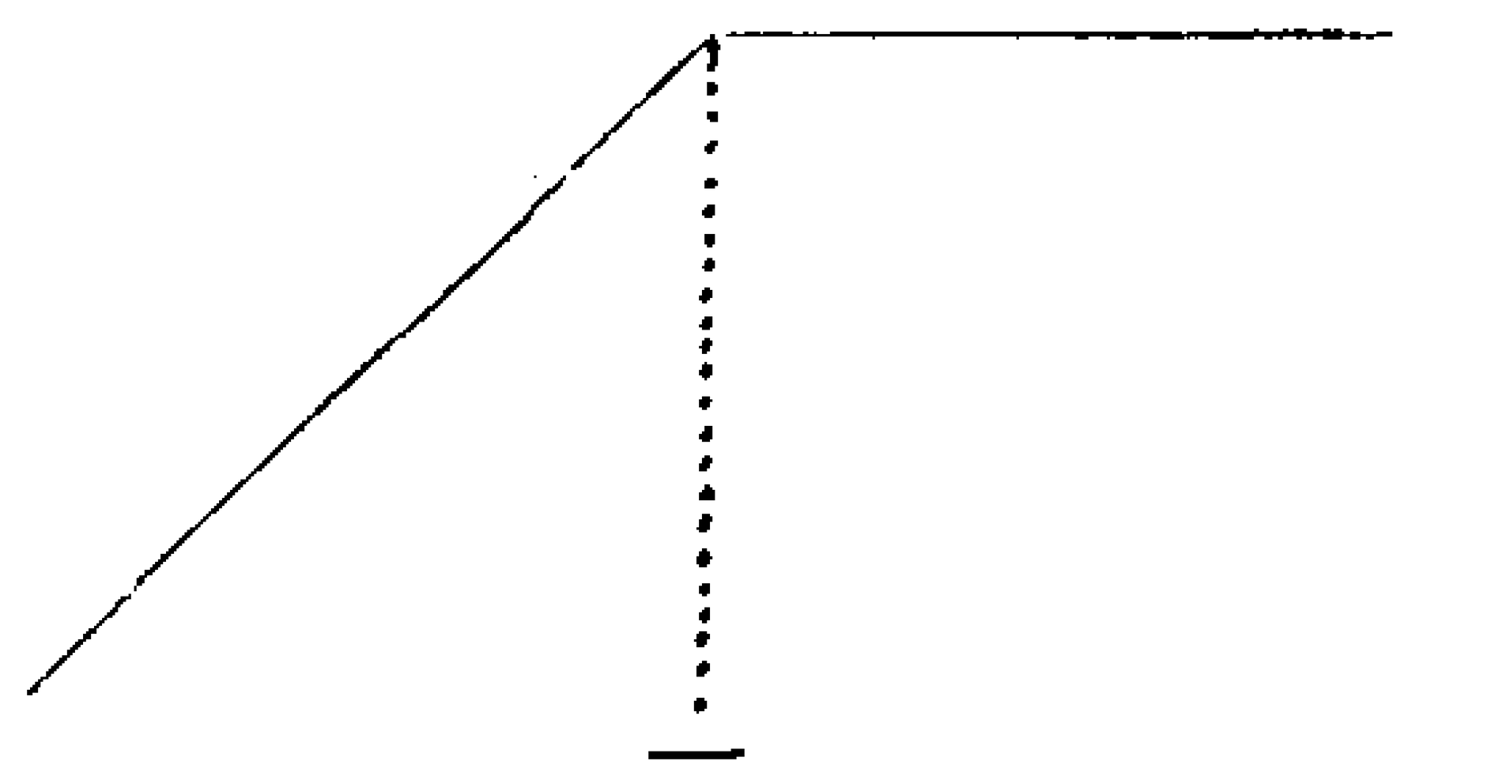
按柯欘二名同為倨句之義然其事大有分別柯之為言阿曲然其於一矩之倨句稍倨之而不句欘之為言句欘然其於一矩之倨句稍句之而不倨故一以柯名其倨句謂其為不已句之形也一以欘名其倨句謂其為不已倨之形也誠哉柯獨指其倨句而言而說文一說以斤柄性自曲者解之是亦即可以名其斤柄古人相因命名之義吾見多矣讀古者倘亦旦暮遇之乎



此一欘有半曰柯之倨句形

夫半矩生於一矩由半矩加半矩之半而遞加之以至於柯則出乎一矩矣一矩可判為半矩即一矩可加以半矩其法用兩曲矩相背合并之一居右一居左乃判去其左矩之半而留其半以加於右一矩而為一矩有半之倨句謂之倨句磬折也夫一矩有半之倨句何以謂之倨句磬折也蓋磬氏為磬者為磬折也為磬折而有倨句其倨句一矩有半故謂凡一矩有半之倨句通謂之倨句磬折也夫兩矩合并而得一矩有半之倨句矣所餘者半矩耳以半矩加於一矩有半則向之見為倨句者今為一直矩故倨句之凡例至一矩有半而止

矣。假使不明倨句之義。爲曲矩可倨可句之形。而以爲
直矩長短之度。則觸處窒礙而不可通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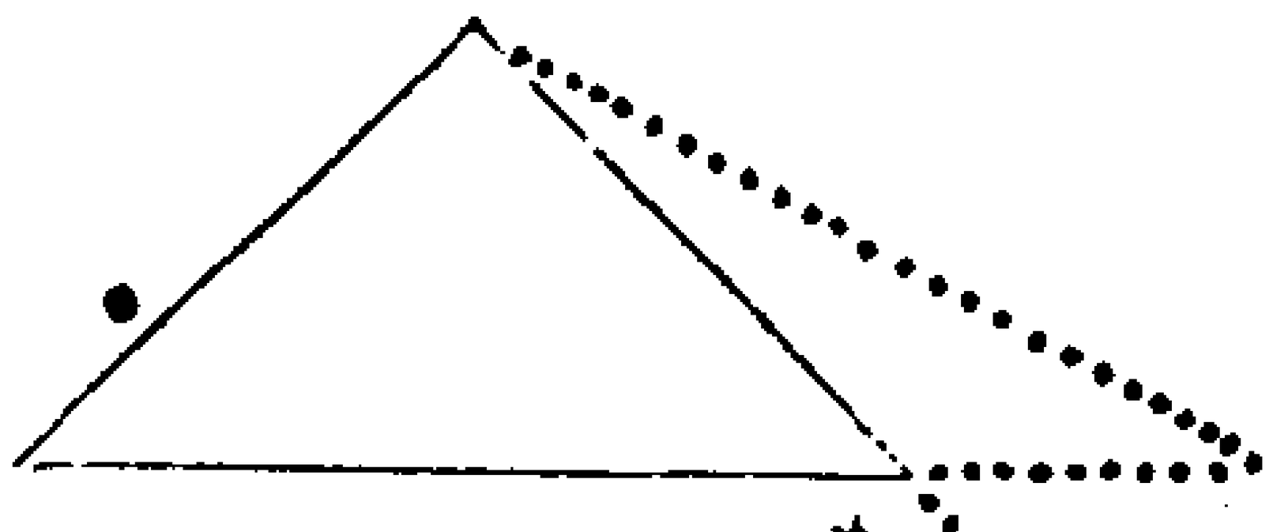


此一矩有半曰磬折之倨句形

車人据曲矩以發明倨句之形。起於半矩而終於一矩有半。其爲限凡四。宣也。欘也。柯也。磬折也。始吾於宣之名未聞其審。及讀緜之詩曰。迺宣迺畝。公劉之詩曰。既順迺宣。考鄭注曰時耕曰宣。宣之言發也。韋昭注國語土乃脈發。引農書曰春土冒橛。耕者急發。即鄭注時耕曰宣之意。耕用耒耜。車人所謂句庛利發。庛蓋耒末之木納於耜銎者。庛之用與耜同。曰利發者。與半矩曰宣義實相足。宣謂起土句鉏。允爲的解。然曰句庛。亦謂其句於一矩有半耳。豈必半矩乃謂之句庛耶。既又思之起土之鉏。及耕犂之耒耜。雖或倨或句之不同。而皆同於宣發。倨句始於半矩之宣。由是倨之爲欘。又倨之爲柯。又倨之爲磬折。以宣建首。可見宣之義足以包之。故半矩曰宣。句而宣之也。一宣有半曰欘。雖小倨之。猶句而宣之也。一欘有半曰柯。倨之矣。形與有卷者阿畧同。不大曲而小曲。然不得謂其非句而宣之也。及至一矩有半之磬折。則已大倨。然豈不折之謂哉。名曰磬折。謂如磬折之倨句。仍然句而宣之而已矣。然則宣也欘也柯也磬折也。不外於折也。不外於阿也。不外於句也。其所以必折必阿必句也。欲其利於宣發。故於田器歷數之。以爲倨句之形舉其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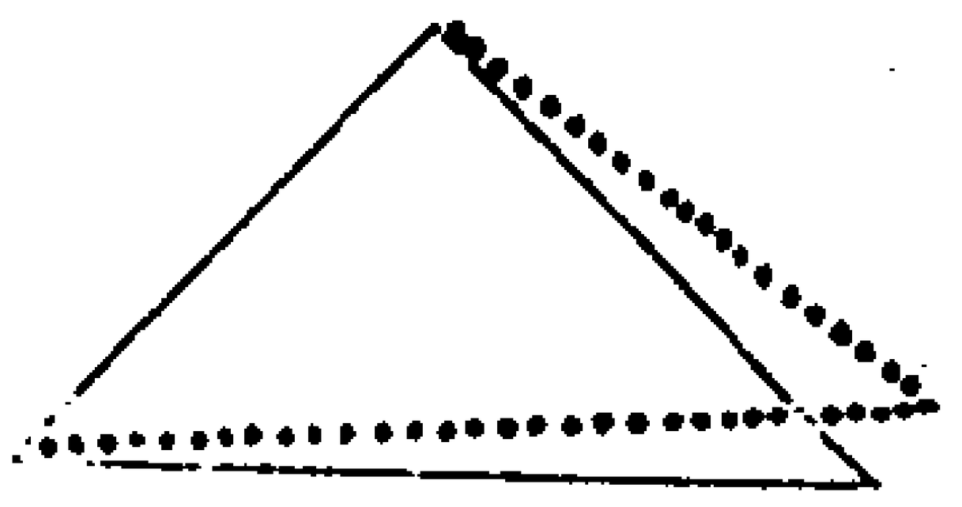
余之說倨句。豈敢以一人之謬。拒千人之諾。然卒不能可否因人。以破碎古經之文義。故雖以漢經師如鄭君之函蓋古今。弗敢徇也。雖然。鄭君下筆。固自斐然成章。不可不求其解也。注云。必先度一矩爲句。一矩爲股。而求其弦。既而以一矩有半觸其弦。則磬之倨句也。謂度相等之兩矩以求其弦。則爲正方之倨句。是倨句之中矩者矣。而磬折之倨句猶未得。於是復以一矩有半觸其弦。謂磬之制有大小。股爲二。即假一矩言之可也。鼓爲三。比之股爲一矩有半矣。加以半矩之長。則侵出乎初求之弦者遠。故必摧鬬一

矩有半者。令爲已倨之倨句。至與初弦相望而齊平。則可以觸其弦。而爲磬折之倨句也。圖之。注意自見。似不復有別解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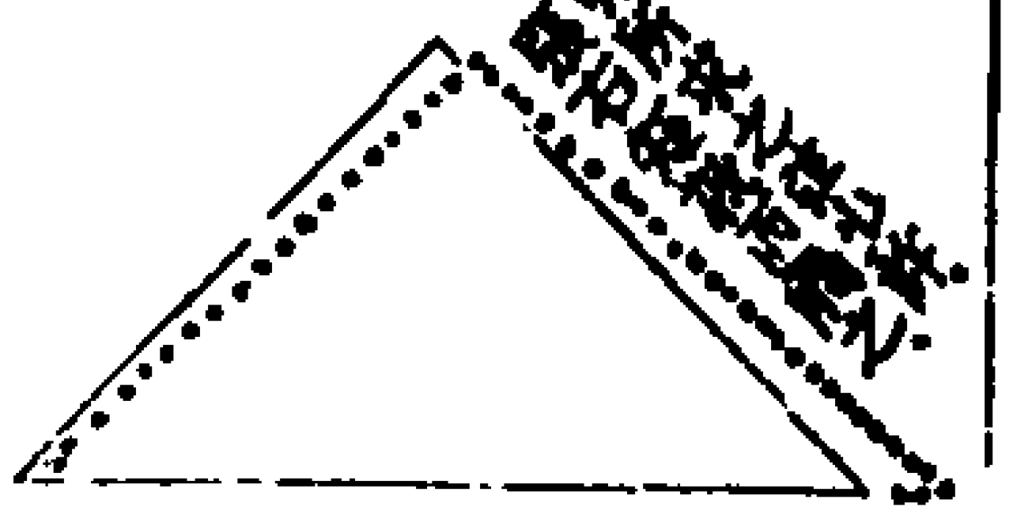


据鄭注擬其磬折倨句形。其法以直矩爲之。於所度之右一矩。加半矩爲一矩有半。据觸弦字。不令所求之弦易位。則跨出乎弦之外。乃引弦令長而張其二。矩有半者以觸之。然以此倨句。與車人爲耒所定之倨句磬折不相應。故知其法之非經義也。

昔吾友戴東原之解鄭注。說小異。其言曰。設鼓內九寸爲句。取方九寸爲股。求得弦尺二寸七分有奇。一矩有半爲尺三寸半。大於所求之弦。張句股就之。桉此所謂一矩有半者。以弦之長言之。夫弦之長。安得謂之一矩有半。未諦也。圖而觀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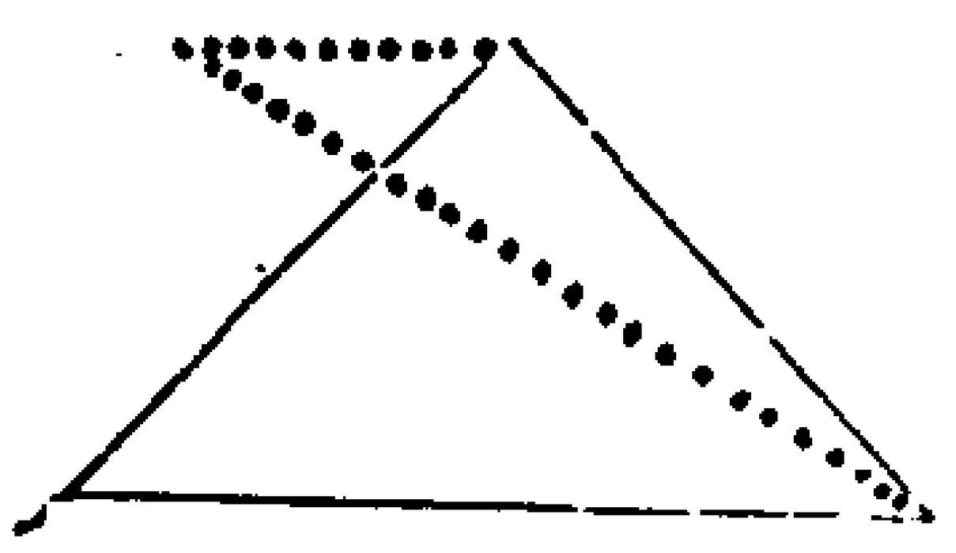
戴氏原圖如此。是以左矩爲鼓內。以右矩爲股內。欲就磬股股字以當注中句股之股。故以磬鼓爲句。配之鼓。如矩長股必短於矩矣。豈以注所設之法。但求倨句之形。若鼓股之數。經有明文。可置不問與。然與車人爲耒所定之倨句磬折不相應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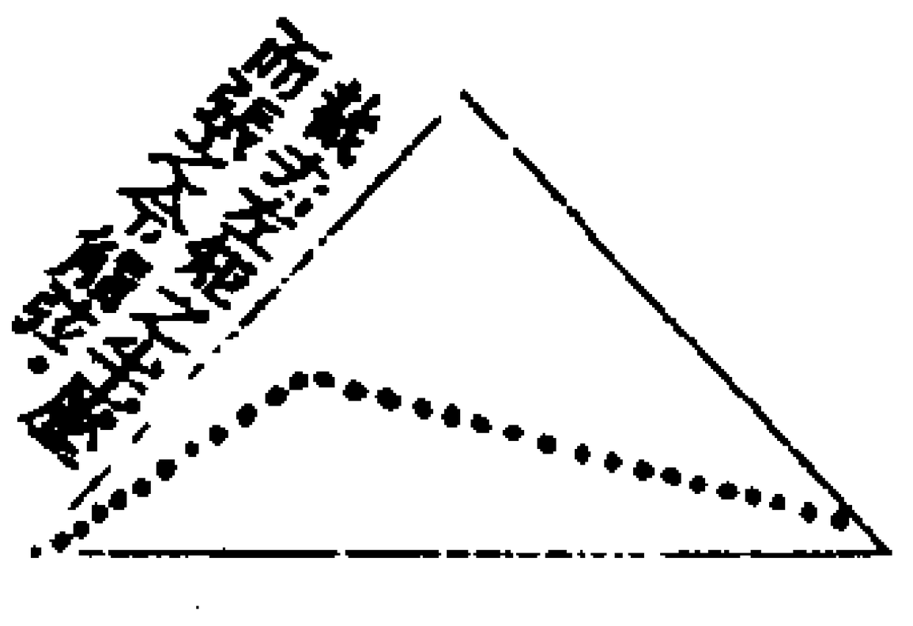
桉注觸弦字。則弦不當易位。但引弦令長少許。乃張句股就之。爲改圖之。其度與原圖不異也。

或又爲新說以解鄭注曰。如一尺爲句。一尺爲股。是爲兩矩。以求其弦得一尺四寸有奇。復以一尺爲股。五寸爲句。是謂一矩有半。乃張句股之兩端。以觸一尺四寸有奇之弦。則句股不中矩而成磬折矣。夫先不論磬體之長短而爲相等之矩以求其弦。既而又舍磬體之長短。而自爲其長短者以觸其弦。鄭君解弦法。恐不如此。桉注兩一矩字。從經文一矩有半句生出。意謂有一矩。乃有一矩半。今吾度兩个一矩。排爲句股形。左一矩爲句。句應磬股之二。二爲一矩。則鼓三應經文之一矩有半矣。向者兩矩求弦法。非磬

之倨句。今据一矩有半之鼓。張而觸弦。則成鈍角而爲磬之倨句也。或說不敢知。圖之以俟閱者之論定。



余初据或說爲擬圖之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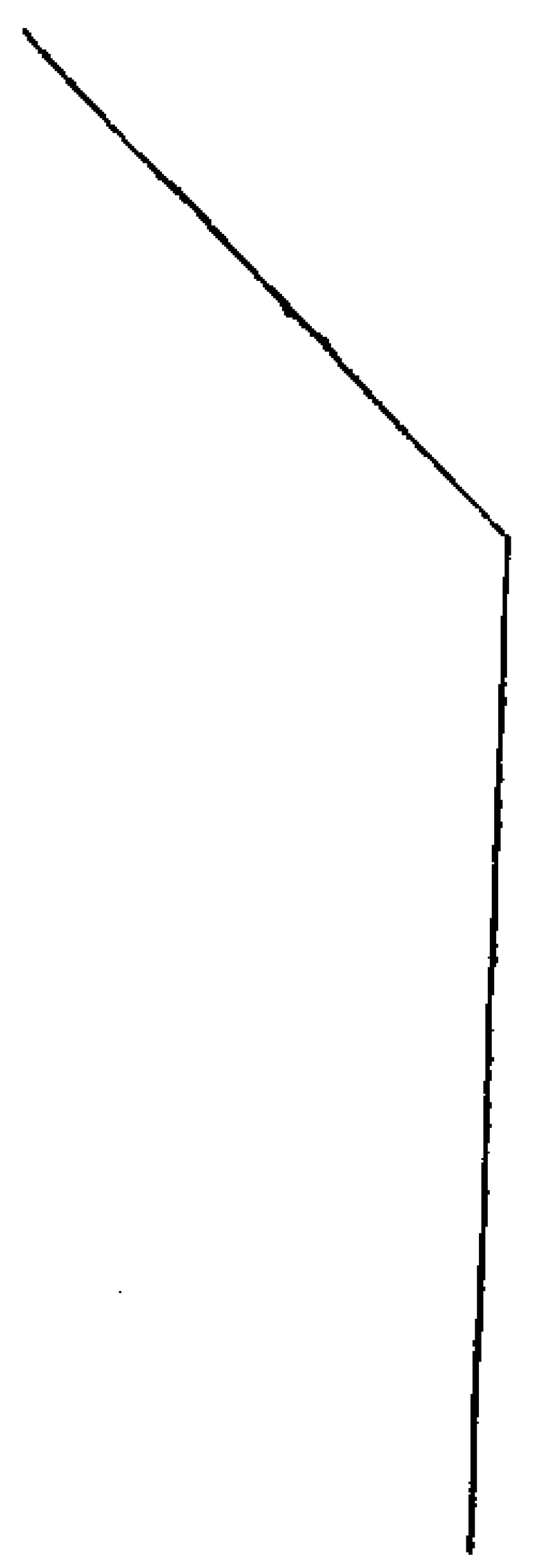
擬圖必令初求之弦易位。與注觸字不合。爲更圖之。弦不易位。亦不加長。但截一尺之句爲五寸。股仍一尺。令句股兩端不齊平者。壓而張之。以觸其不易位之弦。其度與前擬圖不異也。然据磬體則句五寸。股當七寸半。今乃一尺。是磬鼓較長二寸半矣。其意蓋以觸弦法唯定倨句之形。若五寸之句。一尺之股。乃假設之數。不爲典要。不知其與車人爲耒所定之倨句磬折弦其耒體得六尺者長出二寸矣。

瑤田桉磬氏爲磬。但言其倨句之形。不論磬股磬鼓

之長短故据曲矩以一矩有半四字盡之然又恐人之不得其解也因詳列車人之事以明倨句變形之生於一矩而爲一矩有半之磬折舉其例記文之妙可謂明辨晳矣鄭君未審記文所据者爲曲矩而於一矩有半之語演求之以謂磬股二磬鼓三以二爲一矩則三爲一矩有半從此求其說不但得倨句之形竝且股鼓長短之數亦無遺義而所謂弦者亦實爲其所定磬折之弦余所以謂其說之斐然成章也若設股一尺句五寸績㒒齗鶴之計句也股也弦也其形其數皆不應而漫謂鄭說如是不亦誣乎

今以考工記言倨句者排列於左以疏通證明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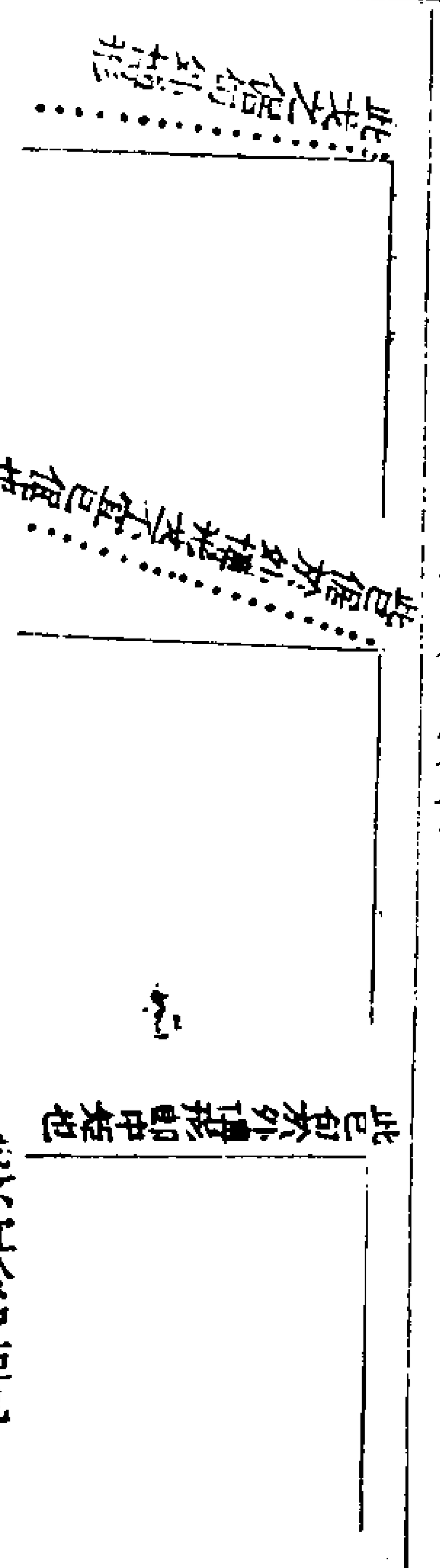
磬氏爲磬倨句一矩有半



此磬折爲曲矩之一矩有半形無事度直矩爲句股求弦觸弦之煩碎

望見磬形即倨句先見故發端即呼之曰倨句望見倨句即倨句之矩法竝見故隨呼之曰一矩有半即目直尋不須辭費欲增一字而不能矣是故見戈便見倨句外博見戟便見倨句中矩見皐鼓便見其中圜之倨句磬折見耒便見其上句中直未安耒頭金處緣外至首弦其內之六尺六寸與步相中之爲倨句磬折矣本非句股何用求弦即具角形不是三邊互測注者開口說度句股便與磬折去而萬里矣

冶氏爲戈廣二寸內倍之胡三之援四之巳倨則不入巳句則不決是故倨句外博



桉此倨句用巳倨巳句夾出外博倨句之義正方曰矩倨於矩曰外句於矩曰內戈之倨句可微倨而不可句故曰外博然亦不可太倨則更不可太句惟外博焉而不入不決之病悉除矣

冶氏爲戟廣寸有半寸內三之胡四之援五之倨句中矩

此戟之倨句中矩形

桉此倨句之正方者。不倨於曲矩。亦不句於曲矩。車人爲耒。庛長尺有一寸。中直者三尺有三寸。上句者二尺有二寸。自其庛緣其外以至於首以弦其內六尺有六寸與步相中也。堅地欲直庛。柔地欲句庛。直庛則利推。句庛則利發。倨句磬折。謂之中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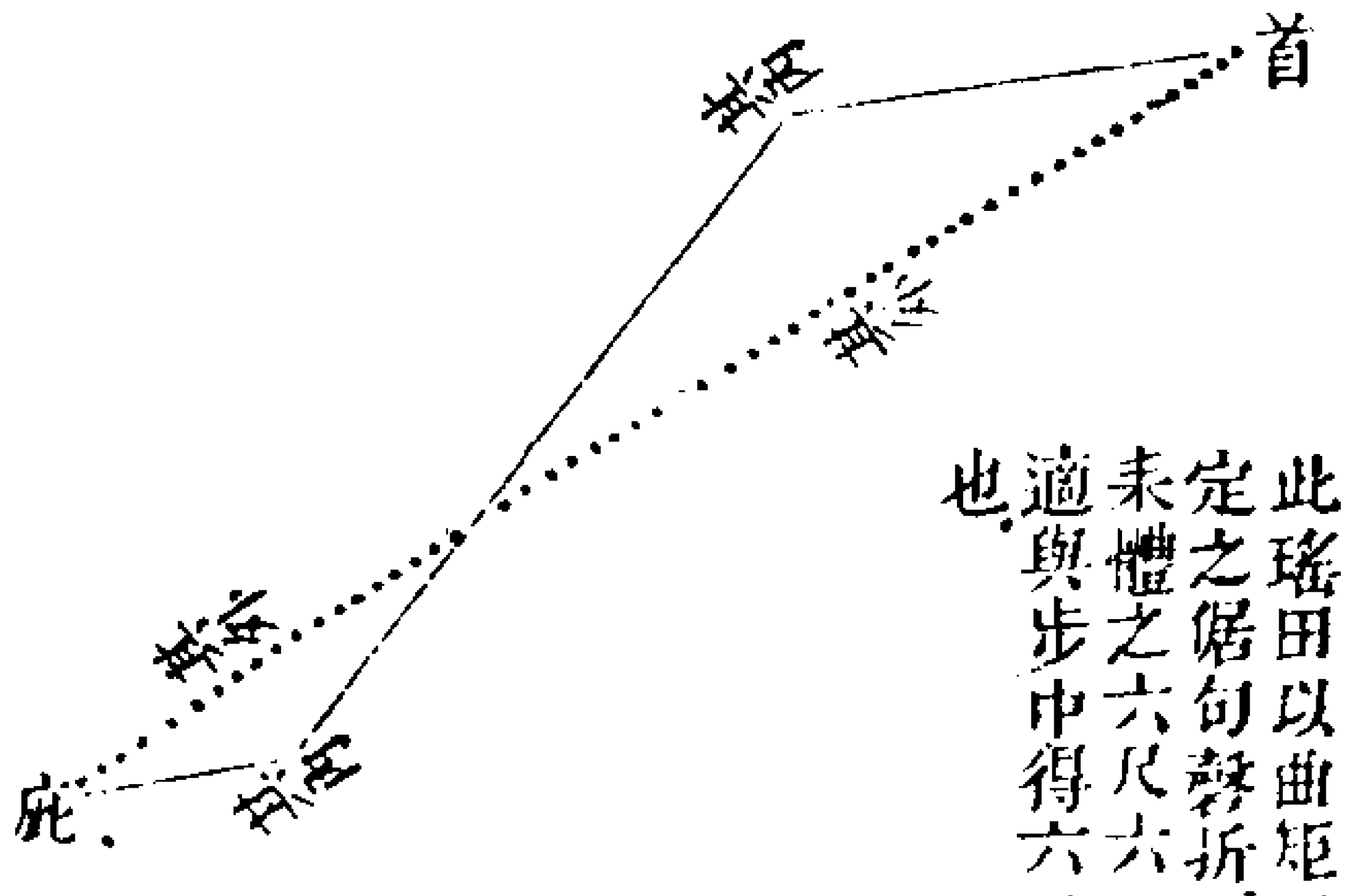
桉据後鄭注。庛讀爲棘刺之刺。刺。耒下前曲接耜。然則耜爲耒頭金。上有銎以貫耒末。庛卽耒末之木以納於耜銎者。故下注云。耕者以田器爲度。宜耜異材。不從先鄭庛謂耒下岐。耒下岐者。後鄭耜廣五寸注。所謂今之耜岐頭兩金也。今指庛爲木材。故宜與耜

金材異也。先鄭以庛爲耜之或文。然觀匠人耜廣二耜兩耜字。皆不从庛。於車人不當異文。宜後鄭以庛爲耒木之末也。又後鄭注云。緣外六尺有六寸。內弦六尺。應一步之尺數。瑤田謂注內外二字誤解。其內六尺有六寸七字。連讀爲一句。自其庛緣其外以至於首以弦十二字。連讀爲一句。內謂本體之實數。耒木三折之六尺有六寸也。外謂空中之虛數。所弦中步之六尺也。此特表弦之之法以示人。謂欲据其內之六尺有六寸而弦之。其法當如何。只須自其庛。緣其外以至於首。如是以弦之。則得其弦之數爲六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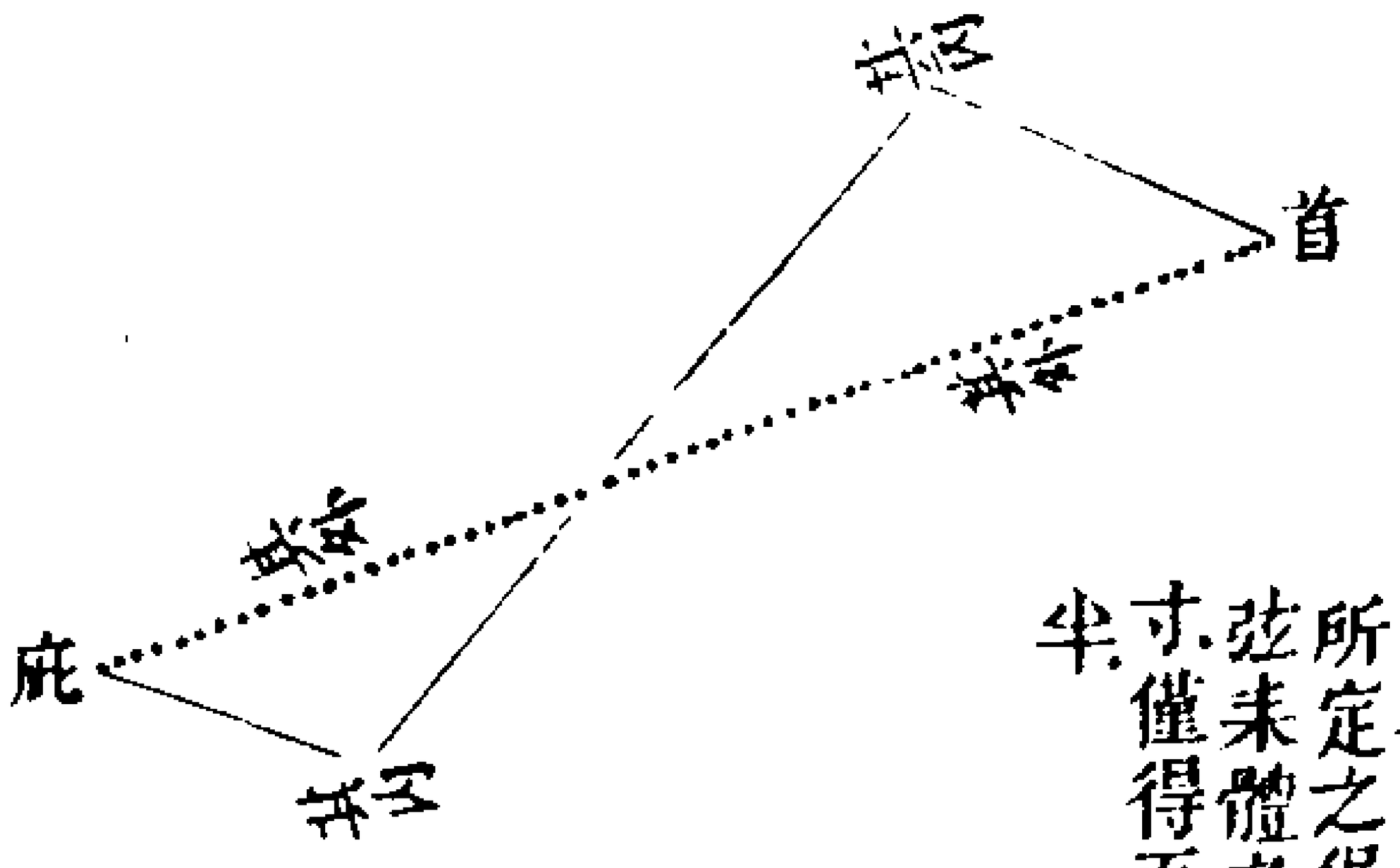
以與步相中也。蓋弦者其外。而所弦者其內。故十九字。又須作一句串讀之。曰自其庛緣其外以至於首以弦其內之六尺有六寸。乃得其外之弦六尺以與步相中。於是耒之倨句矩分。與磬折之倨句矩分。通一無二。故曰車人爲耒倨句磬折也。自鄭氏誤解內外字。二千年來。學者視此經。如神出鬼沒。捕風捉影。無下手處。余涵泳白文。固自文從字順。不須辭費。理順冰釋。更覺其外其內兩其字。鼎鼎乎端如貫珠矣。

又桉直庛。謂倨於磬折。句庛。謂句於磬折。如冶氏爲戈之巳倨巳句。爲倨於外博句於外博也。余嘗製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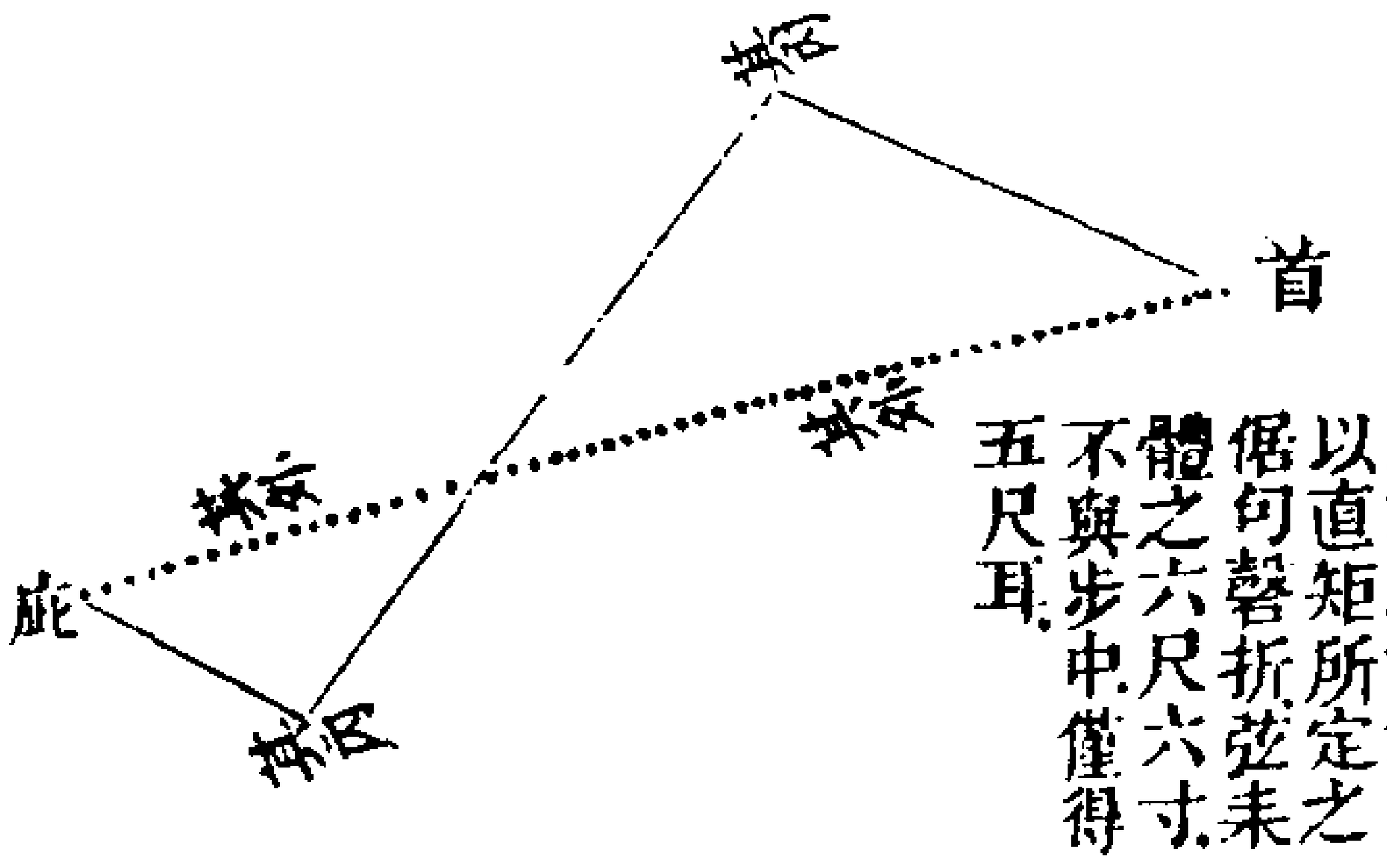
尺度耒木之六尺六寸。而以曲矩一矩有半之磬折。排耒木之三折。弦而度之。與步中而適得六尺。復以鄭氏觸弦法。排其六尺六寸。弦而度之。僅得五尺三寸半。又以戴氏東原解鄭氏觸弦法。排而度之。則僅五尺耳。今又有或說擬鄭氏觸弦法。則又出乎六尺而爲六尺有二寸矣。何据諸君排之。皆不中步。而唯吾所排者爲中步也。然則倨句之法。出於直矩而不出於曲矩明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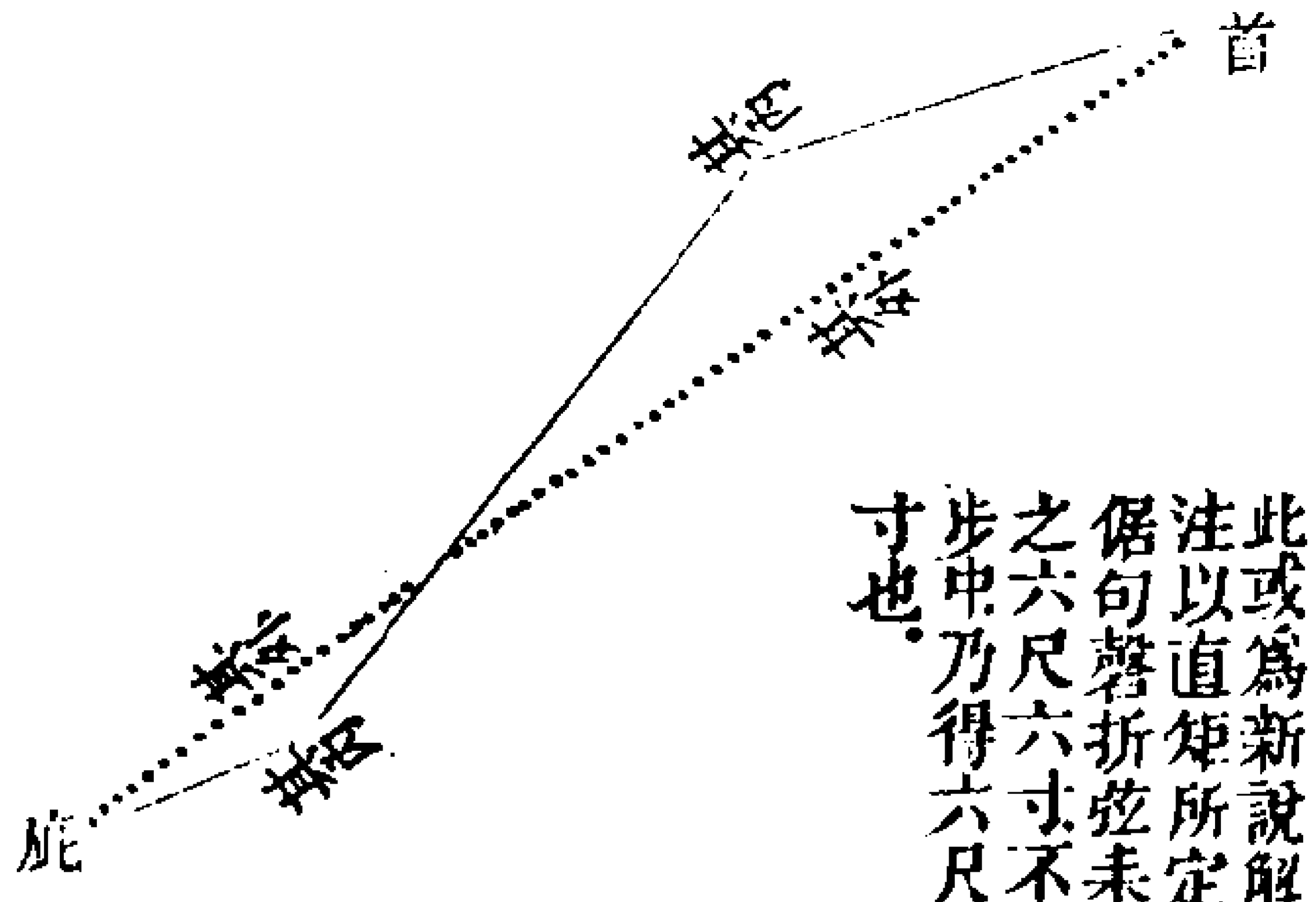
此瑤田以曲矩所定之倨句磬折弦未體之六尺六寸適與步中得六尺也



此據鄭注以直矩所定之倨句磬折弦未體之六尺六寸僅得五尺三寸半



此戴氏說鄭注以直矩所定之倨句磬折弦未體之六尺六寸不與步中僅得五尺耳



此或爲新說解鄭注以直矩所定之倨句磬折弦未體之六尺六寸不與步中乃得六尺二寸也

韗人爲皐陶長六尺有六寸左右端廣六寸中尺厚一寸（注云此鼓合二十版）穹者三之一上三正鼓長八尺鼓四尺中圍加三之一謂之鼖鼓爲皐鼓長尋有四尺鼓四尺倨句磬折

桉鼓之體其紀度處有三鼓長也鼓之面圍徑也鼓版中圍之徑也凡鼓皆合二十版鼓面皆四尺所異者長短之度與中圍圍徑之度耳於皐陶言左右端廣六寸二十版得圍十二尺是鼓面四尺也於鼖鼓言鼓四尺與皐陶左右端互相足也於皐陶言穹者三之一（注云穹隆者居鼓面三分之一則其鼓四尺者版穹一尺三寸三分寸之一也倍之爲二尺六寸三分寸之二加鼓四尺穹之徑六

尺六寸三分寸之二也）見中圍度也於鼖鼓言中圍加三之一（注云中圍加於面之圍以三分之一也面圍十二尺則中圍十六尺徑五尺三寸三分寸之一也）於皐鼓言倨句磬折謂其中圍形中曲矩之一矩有半（注云中圍與鼖鼓同桉鄭氏不明倨句磬折之義故誤以爲中圍同於鼖鼓是皐鼓中圍之徑亦五尺三寸三分寸之一大繆不然矣瑤田考磬折中分之爲兩句股皐鼓通長十二尺分爲兩句股每一句股其股古六尺股六尺者句恒二尺四寸半即是鼓中穹之度倍其穹加於鼓面之四尺爲中圍之徑八尺有九寸鄭氏乃謂其徑僅五尺三寸三分寸之一鼓太長而中圍太促不足以養其聲音恐聲病立見矣）三鼓中圍異數故必別言之也於皐陶言上三正版三折也於皐鼓言磬折謂惟中折而不三折也鼖鼓居中不見中圍版形版但弧曲不折也桉鼓版以弧曲不折爲正以折爲異故於其折者必見折形也三鼓竝言鼓長明其異也故必詳之鼖鼓

已言面四尺皋鼓又言面四尺者以曲矩磬折之穹加於鼓四尺雖不言中圜猶之乎其言之也鄭君不明磬折爲已定之倨句又不明凡未定之倨句不可冒磬折之號又不知用曲矩以度凡倨句之形而分別之以命其名故磬折之倨句前聖持曲矩度之爲一矩有半者原即以一矩有半專屬之磬折以爲千古不易之定名所謂易簡而天下之理得者今乃棄而弗信而出其心裁用句股求弦法度一直矩當磬之股又度一直矩當磬之鼓以求其弦而不應其所臆解之一矩有半者其術於是乎窮窮而復設其一

矩有半者以遷就其初求之句股弦使夫斂者張而侈之短者引而伸之以成其倨句自以爲磬折之倨句得之矣而不知前世聖人又以倨句磬折四字定皋鼓之中圜然則前世聖人是以皋鼓之穹者同於磬折一矩有半矣而鄭君念不及此遂望文而注之謂皋鼓之中圜與鼖鼓同以十二尺長之圜同於八尺長之圜其磬折之廣幾乎倨而直之同一磬折之名也磬氏爲磬之磬折何其太句皋鼓之磬折何其太倨此論不公吾不憑圖其二磬折之異形以見瑤田之弃吹求也余嘗謂古人之文以敷字盡一事而

無漏義記之言皋陶也六尺六寸言其長一事也左右端廣六寸見其面徑一事也中尺見其圜徑一事也無漏義也其言鼖鼓也八尺言其長一事也四尺言其鼓面一事也加三之一言其中圜一事也無漏義也其言皋鼓也尋有四尺言其長一事也四尺言其面一事也倨句磬折言其中圜一事也無漏義也鄭君之注乃謂磬折中曲之不參正也中圜與鼖鼓同以磬折爲異大繆也其意蓋謂鼖鼓不言中圜形是承皋陶亦參正而皋鼓則同其圜唯不參正之異由不明磬折之形因於兩經文義盡令舛誤鼖鼓不

言上三正明不參正而偏謂其參正皋鼓言磬折明其圜不同於鼖鼓而偏謂同其圜文從字順之經輒憑胸臆爲之解說古人省文互見之筆立地出現一涉言思擬議是繩本無結而糾纆之乃緣以結不解矣讀者無慧不能遵道得路未有不爲迷陽郤曲傷其行而傷其足者不亦傎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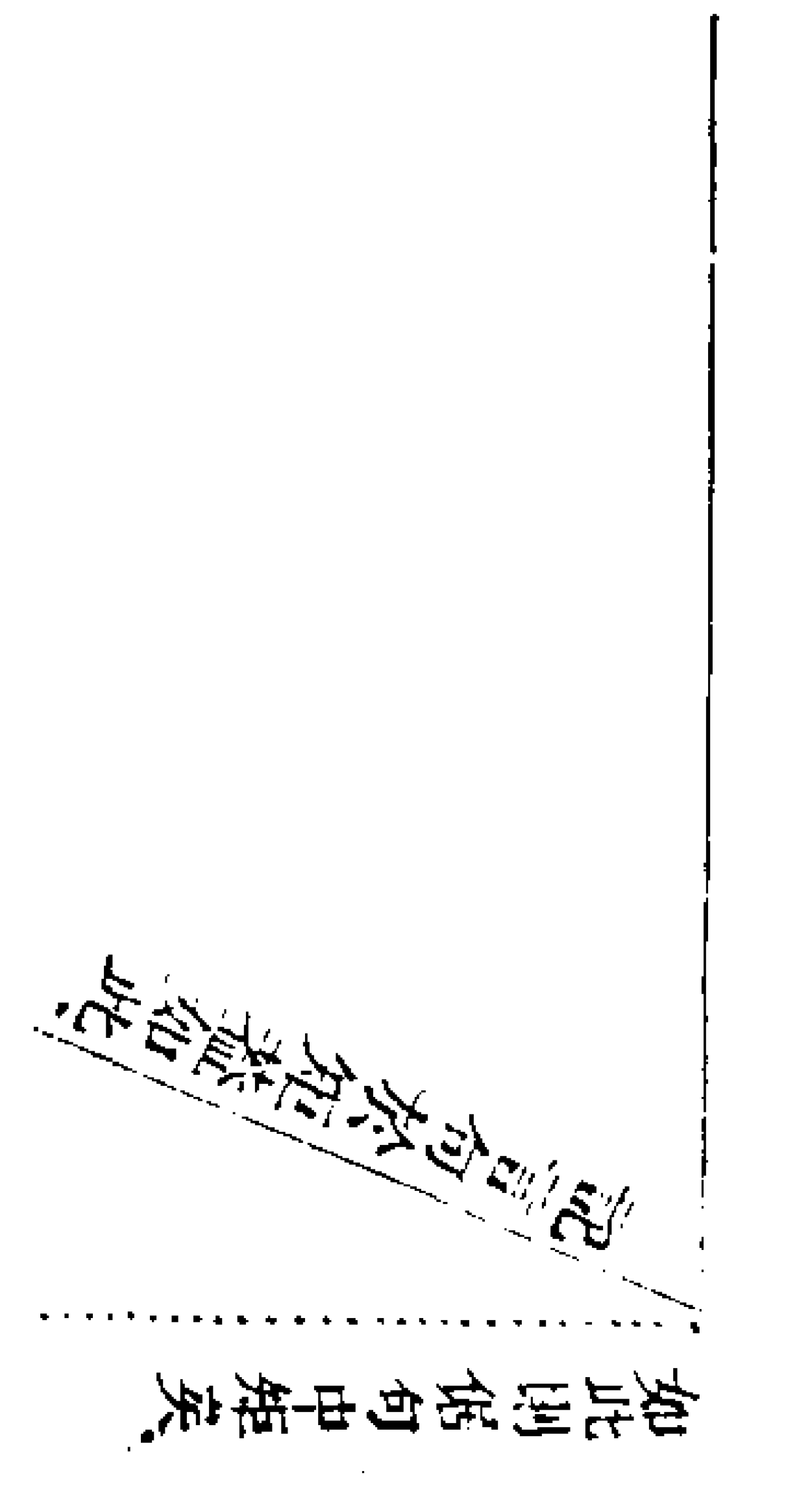
鄭君度矩觸弦以定磬氏爲磬之倨句如此

鄭君皋鼓中圜倨句磬折同於鼖鼓中圜如此

匠人凡行奠水磬折以參伍欲爲淵則句於矩

校奠水止而不行今欲溝而行之爲直溝無益也若爲巳句之溝欲其行而反鬱之亦無益惟用曲矩度其倨句使中乎磬折又非一磬折而巳也參之伍之令多爲磬折之形以奠水之流行無滯而後已（注引司農云溝形當如磬直行三折行五非也）然此可以行奠水而不可以爲潨淵欲爲淵而但爲磬折之倨句不能也卽句之而爲中矩之倨句亦猶不能摶激其水勢而使之過顙在山其淵終不能成惟準曲矩之正方而句之或如倨句之觸形且又句之如倨句之宣形相其來水之緩急與其地脈之所宜而權衡之自能成莫測之潨淵矣（注但言流轉之則其下成淵余以爲徒能流轉而不激而匯之使回旋激擸欲其成淵也難矣）請圖磬折參伍之形又圖曲矩與句於矩之形以明用曲矩爲倨句之義

記言行奠水之曲折當如磬折之倨句以形體言三五者言不一其磬折無定數也司農乃謂直行三折行五紀其直體之數而昧於曲體之形且以三當股二宜以四五當鼓三今但約之以三五何不直云磬折以二三之爲道其實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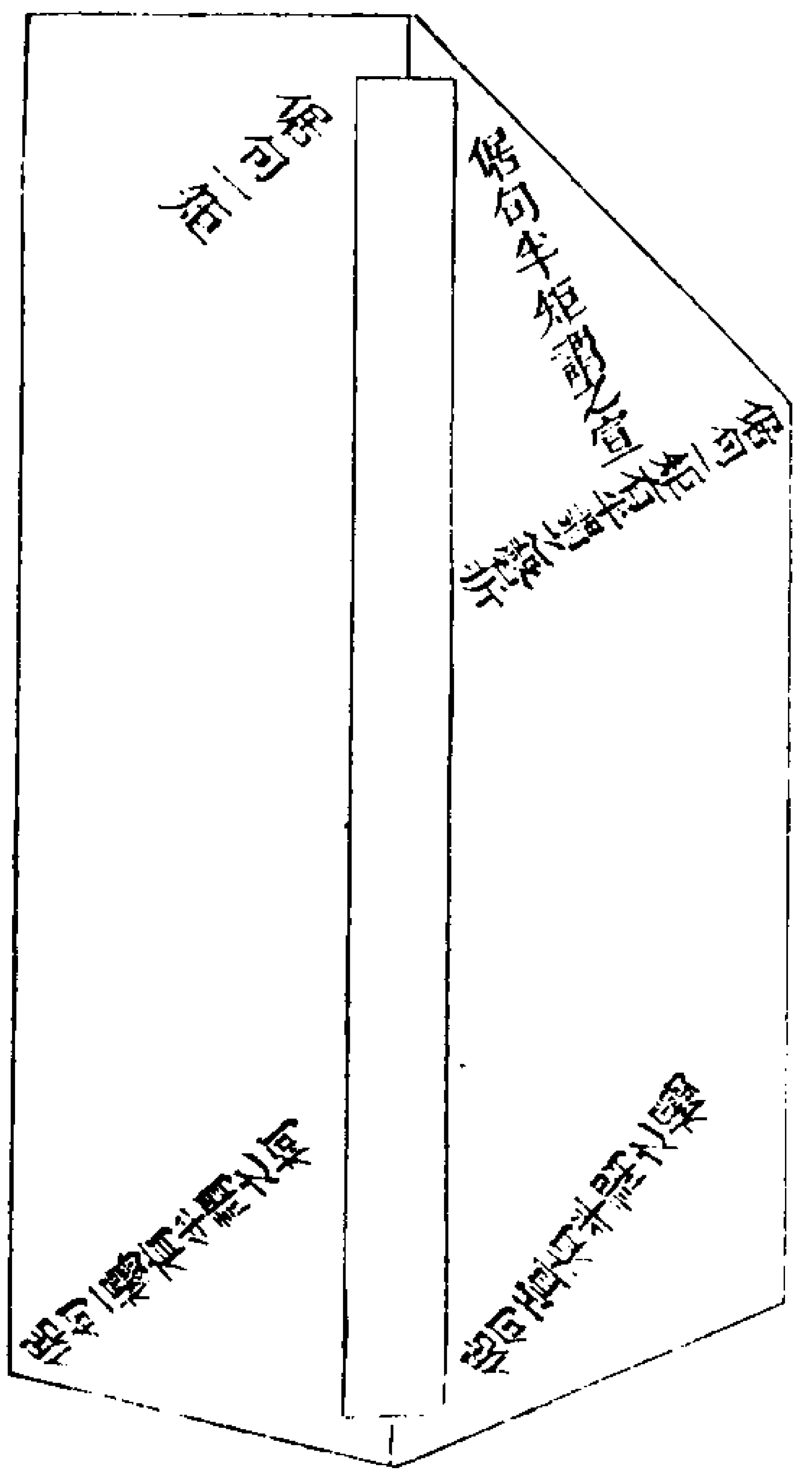


論曰磬折之說目擊而存百名以上書諸方足矣然而聲言之淆安得不裒諸聖燭火不熄詎能掩夜光之明乎採之遺經雅記因而比事屬辭拒彼游談不蹈孤證言之不足且長言之人稱好辯豈其然哉

造倨句矩式

余說磬折之倨句出於曲矩。然曲矩僅一方正之倨句。考工記所謂一矩者也。而車人之事。則據其所謂一矩者判而分之。始於半矩之宣。又遞加之。而終於一矩有半之磬折。所以終於一矩有半者。以再加半矩。即合兩矩而不復有倨句之形耳。是殆欲盡倨句之變形。而因爲之發凡起例也。余於是取考工記之言倨句者。一一論之著於篇。以終磬折之說。使夫渠眦交通。子母鉤帶。亦既經文無賸義。讀者無疑義矣。是故倨句不一形。其或倨於曲矩。或句於曲矩。車人既詳其事。而一事必有其矩。有矩必製其器。工欲善其事。必先有其器。請據車人之成說而爲之。夫器又多乎哉。器一而已。而車人所指倨句之矩法。皆於此一器而取裁焉。嗚呼。得魚忘筌。得兎忘蹄。當其未得。則彼規矩者固巧者之先資耳。不然。倨句二字。且不曉所謂。更何論倨句之器。余之爲是器也。所以貌考工之所傳者期於惟肖耳。夫豈余之自師其心也與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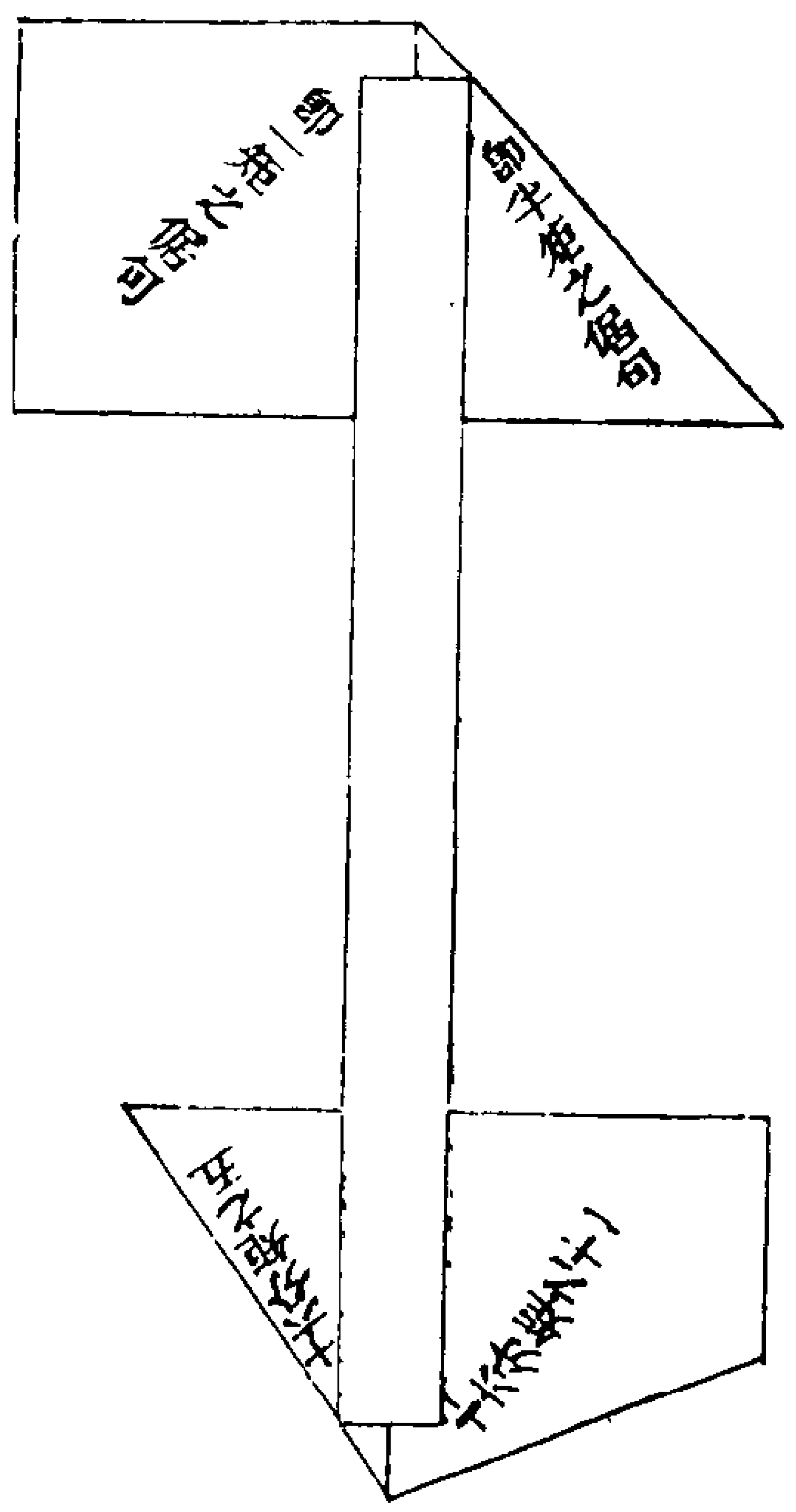
倨句矩



四六尺考

余既造倨句矩式諦觀之憶少日曾見木工有此器而不得其審今不聞木工有是物汪孝嬰曰巧匠今呼細作者有四六尺或卽是乃名匠索觀雖粗工皆有之以不常使藏其行籃中與斧斤繩尺相襍厠人不常見之也取而圖之其一端與余所造者同其一端則左爲十六分一矩之十一右爲十六分一矩之五雖亦倨句中所有之形而爲車人之所不及列然而高曾之規矩猶存於百工之事中者足可寶貴也窮經者葢可忽乎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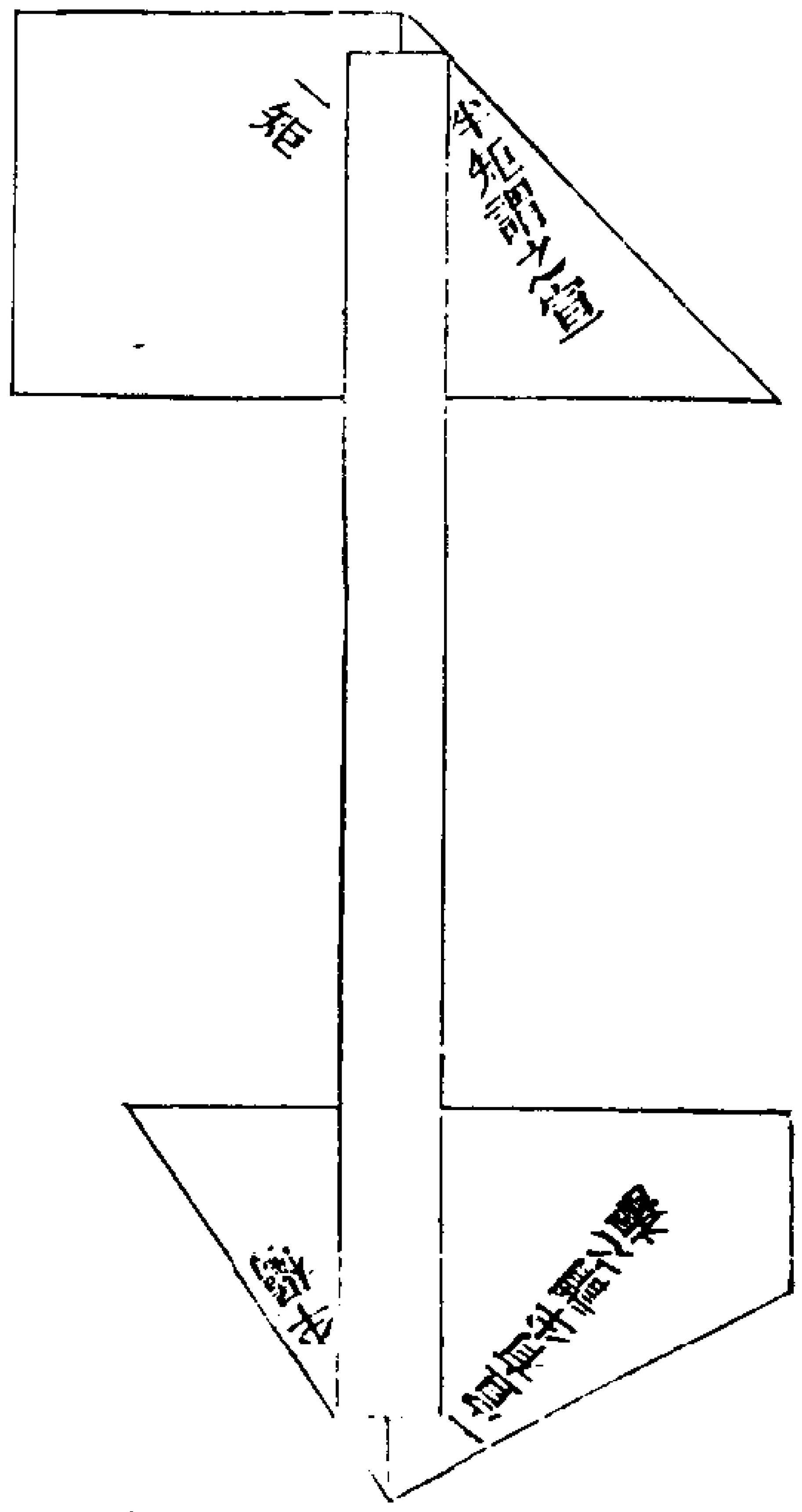
木工四六尺



余察木工之四六尺中爲脊一條兩端鑲其所謂尺者一端與余之新製同其一端則異於余之新製於車人之事無取焉余意此器其初必本之車人吾所謂高曾之規矩存於百工之事中者當不誣也及後世麄工無慧以爲此不過用以造物之有角者耳角形變化無定豈盡於是耶故其一端之一矩半矩者正用之角形是爲角形之根本自當因之其餘則以一矩剖爲兩角形或羸或縮從心所欲用以創物不可勝用矣然而偭規矩而改錯由不知其器之出於車人也幸而其一端之未改者固與車人豪釐不爽也余因此一端而得其彼

一端必左爲一宣有半之欘右爲半欘又其兩端皆有幷義一端左一矩右半矩者幷之卽一矩有半謂之磬折也一端左一欘右半欘者幷之卽一欘有半謂之柯也既爲之正其譌矣乃復取余之新製兩相校焉覺新製尙有所遷就而此之所定則固一成規一成矩無少欠闕焉耳矣至四六二字爲紬繹之義與倨句同五者中數也卽曲矩之正方形所謂五寸之矩盡天下之方也倨乎五則爲六句乎五則爲四曰四六尺者豈非倨句矩之義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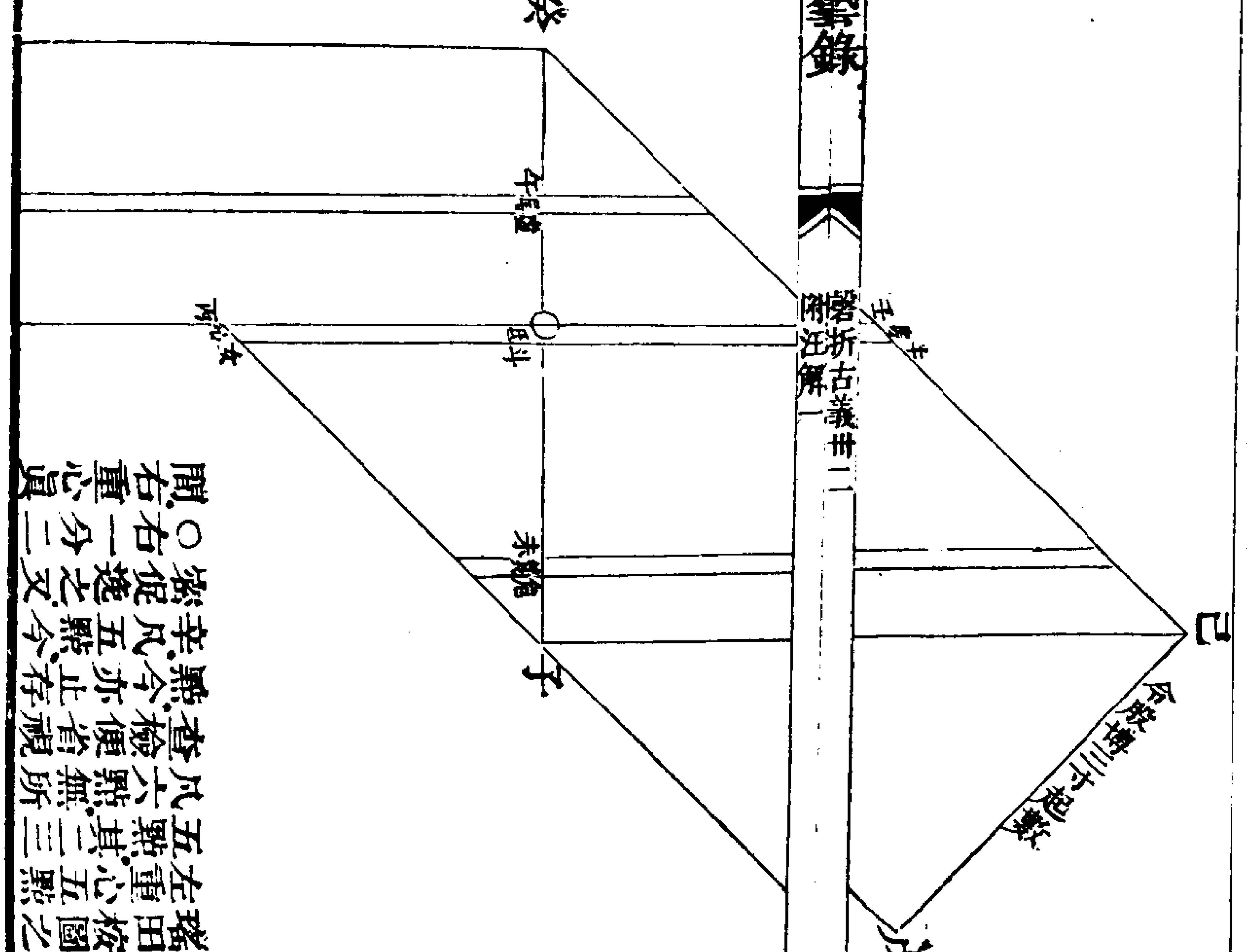
考定四六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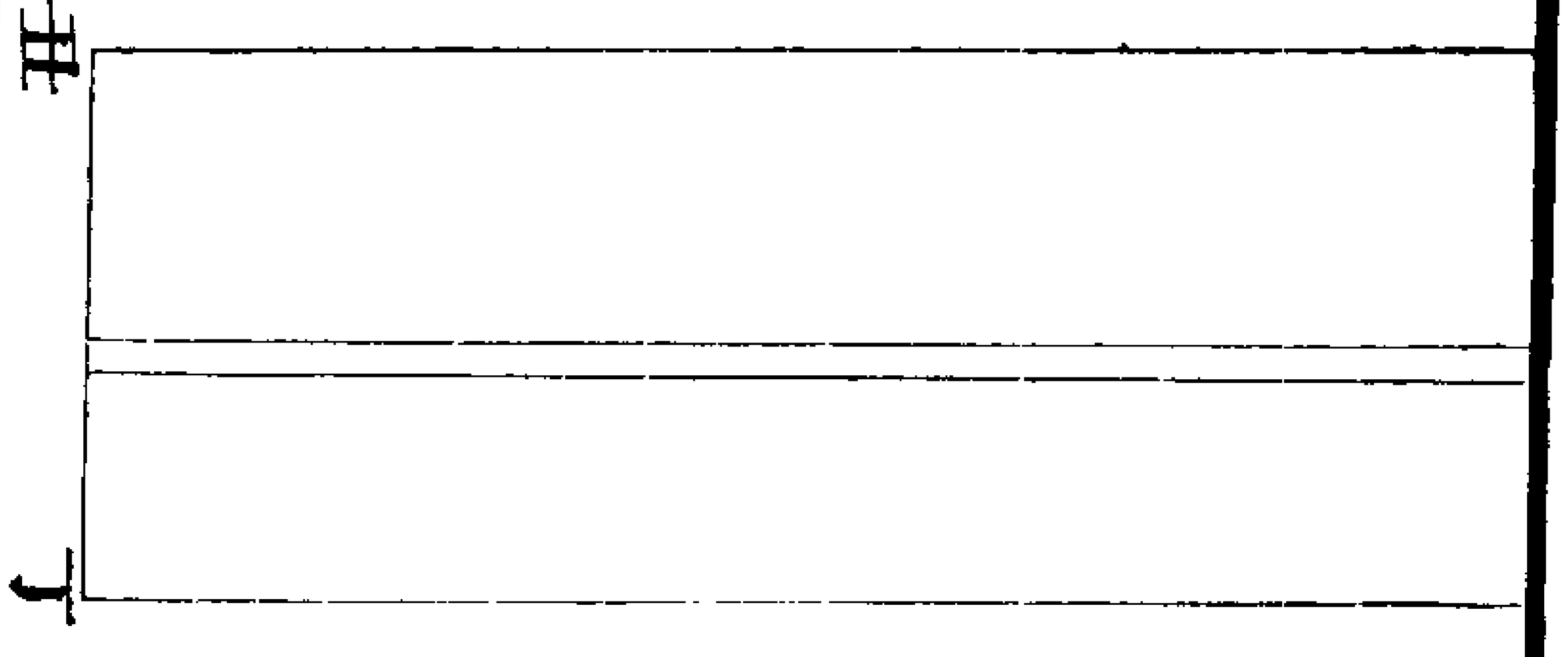

一矩
而倨句弁之爲一矩有半謂之柯

通藝錄考定磬氏倨句令鼓旁線中懸而懸居線右解

汪　萊孝嬰

易疇氏謂于鼓上與鼓右之際設懸。近線不傷線。不使鼓有聲病。論久定矣。一日以居鼓稍右設懸而鼓旁線所以中懸之故。相質。試爲圖解之。


癸
己
子
戊
瑤田按圖之
左重心五點
五點其二三
凡六點無所
查檢便省視
點今亦止存
辛凡五點今
縱促逸之又
○右一分二
間右重心眞



設筭凡五大衡樞從左排右五點曰○卯氐斗甲曰午角尾虛酉右重心五點曰未亢箕危庚共十兩設衡樞曰甲卯左重心丙角右重心曰庚亢用且密促難下筭今止存初四五三設共九點藉也衡樞○上壬點右行斜排曰壬辰房牛乙凡五三點曰壬房牛○下丙點右行斜排曰丙亥心女亦止存丙心女其乙辰辛亥四點亦以無所用且檢圖令股博三寸起數縣孔眞度卽衡樞眞度在擡有奇當氐斗二點間左重心眞度當尾虛二點度當箕危二點間

如圖壬丁爲鼓右邊線欲使此線中縣設當壬丙子癸二線交午之中如○處縣之則子癸爲衡○爲衡樞令股博三寸起數戊己壬丙面一十四寸零一四五有奇爲衡右重率壬丁癸丑面二十寸爲衡左重率右以○癸二寸方求斜得壬癸二寸八分二八四有奇與己癸六寸相減得己壬三寸一分七一五有奇戊子與戊己同子丙與己壬同斜田求積法得數左癸丑與○丁同壬○與○癸同斜田求積法得數○午九分五一六有奇爲衡左重心距樞線四分左重率之一爲帶縱平方積壬丁線一十一寸爲長闊和求得闊根倍之得數○未一寸六分五一六有奇爲衡右重心距樞線二分右重率之一戊己方求斜得己子與壬丙線同四寸二分四二六四有奇除之得數權重之理右重率爲一率左重率爲二率左重心距樞線爲三率推得四率卽爲右重心距樞線今求其四率之數則一寸三分五八有奇前數差多二分九三有奇是右重心見遠必墜而下以輸重于左右墜而下左必遜而斜以受右之重子癸之衡不得平壬丁之線不得直矣然此四率之差僅二分有奇故稍右分許而子癸卽平壬丁卽直也按前法以復推可得設縣之密數焉設在○右二分如甲處縣之則甲爲衡樞乙辛戊己面一十三寸一六五五九七二有奇爲衡右重率乙辛丙丁癸丑面二十寸零八四八五二八有奇爲衡左重率二以分乘壬丙線於初設重率減右加左得數甲酉一寸一分零七九九八有奇爲左重心距樞線四分左重率之一爲帶縱平方積癸丑線九寸爲長闊較求得闊根倍之與甲癸二寸二分相減餘得數甲庚

一寸五分五一六二有奇爲右重心距樞線得數法同初設重按權重之理右重率爲一率左重率爲二率左重心距樞線爲三率求得四率一寸七分五五五五有奇以當右重心距樞線前數差少二分零三四八有奇是右重心見近必昂而起以借重于左右昂而起左必邇而承以補右之重子癸之衡仍不平壬丁之線仍不直而與初設縣勢已相反是失之過右也至右二分而已過是知右于○以取衡平縣直其數不當至二分如甲也

又設在○右一分如卯處縣之則卯爲衡樞戊己辰亥面一十三寸五九零二三五有奇爲衡右重率辰亥丙

丁丑癸面二十寸零四二四二六四有奇爲衡左重率得數法如次設卯角一寸零二九零六有奇爲左重心距樞線。得數法如次設卯亢一寸六分零二九八有奇爲右重心距樞線。得數法如初設後依四率求之得一寸五分四六五有奇。當右重心距樞線、前數僅多五釐六四七有奇不平不直之勢已殺而與初設仍相類是知右于○以取衡平縣直其數固在一分之卯以外也

又設在○右一分二釐如氐處縣之則氐爲衡樞戊巳房心面一十三寸五零五三八三二有奇爲衡右重率。房心丙丁丑癸面二十寸零五零九一一六八有奇爲

衡左重率氐尾一寸零四四八三有奇爲左重心距樞線氐箕一寸五分九一六有奇爲右重心距樞線。復以四率求之得一寸五分八六有奇當右重心距樞線。前數僅多五豪有奇而猶有多則右于○以取衡平縣直。其數猶在一分二釐以外也

更設在○右一分三釐如斗處縣之則斗爲衡樞戊巳牛女面一十三寸四六二九五七有奇爲衡右重率牛女丙丁丑癸面二十寸零五五一五四三二有奇爲衡左重率斗虛一寸零五二七三有奇爲衡左重心距樞線斗危一寸五分八六六有奇爲衡右重心距樞線、依四率求之得一寸六分零七有奇。當右重心距樞線前數已少二釐零四有奇定知衡平縣直。取數當在○右一分二釐有奇也

乾隆丁酉歲

車制考

篆秋艸堂刊本

車制攷　嘉定錢坫

有輻謂之輪輪謂之輮亦謂之牙亦謂之罔亦謂

南陵徐乃昌校勘經籍記

轂大車謂之渠支輪謂之軔

上古聖人見轉蓬而制爲輪輪之爲言綸也言彌綸也說文解字有輻曰輪蓋輪在輻外彌綸周匝故謂之輪彌綸猶綿連也綿者輾也故輪亦謂之輾說文解字又曰輮車軔也枒車网會也釋名輞關西曰輮或曰輾方言輪韓魏之間謂之軑或謂之軝關西謂之轂廣雅軑轂輇輪也輮輋輞也軑本轂輨軝本轂轄以其繫於輪也亦通謂之輪輋即輋字一輪車無輻謂之輇輇亦輪與攷工記注鄭司農云牙輪輮也世間或謂之网又曰渠車輮所謂牙康成曰輪牙也渠网也廣雅又曰轃輞也轃即渠字牙攷工省木网或加車僉同渠言

大車輪者伏生書傳曰散宜生之江淮取大貝如大車之渠渠輿巨通巨者大也兵車乘車輪崇六尺六寸三之圍丈九尺八寸牙圍六之一尺一寸大車渠崇九尺三之圍二丈七尺牙圍六之一尺五寸田車輪崇六尺三寸圍與牙圍準之矣古者車网屈一木爲之故謂之輮輮者揉也言曲揉也攷工記曰揉牙外不廉內不挫旁不腫謂之用火之善揉說文解字作煣屈申木也廉作爁火煣車网絕也皆從火輮與揉通揉與煣同廉與爁通凡木直者煣以曲之曲者煣以直之故兼屈申兩義屈木外恐其廉內恐其挫旁恐其腫三者得則牙能固抱是謂國工荀子曰木直而中繩輮而爲輪其曲中規枯暴不復挺者輮使之然輮謂用火中規言其圜甚如規圜甚則至地者少所謂微至輿記又曰三分其牙圍而漆

其二注不漆其踐地者也漆者七寸三分寸之一不漆者三寸三分寸之二漆所以堅物今踐地者不漆恐其滑而㸐劉僅漆其三分圍之二而已足也說文解字又曰軔礙車也離騷朝發軔于蒼梧王逸注軔楮輪木也國策曰陛下嘗軔車於趙言楮輪也軔本楮輪而屈原言發軔蓋去軔即車可發故揚雄許昚皆謂軔為輪也以（揚雄長楊賦車不安軔許昚以輮為車軔是以軔為輪）楮

與支同

輪輮謂之輻輻近轂謂之股近牙謂之骹其耑建轂中者謂之菑菑謂之弱建牙中者謂之蚤菑蚤齒前卻謂之算算謂之綆亦謂之轢輗

攷工記曰輪輻三十象日月日三十日而與月會輻數象之老子亦云說文解字輻輪輮也輮輻也輪輮似屋構橑故因

以名輮之爲言寮也衆多曰寮言同寮也輻之爲言畐也畐備也凡物備曰畐布帛之廣度曰幅畐又分也兼此兩義言之攷工記注鄭司農曰股近轂者也骹近牙者也股髀也骹脛也人脛細于髀今輻骹細于股取義近借之康成曰菑輻入轂中者也菑弱也蚤當爲爪輻入牙中者也司農又云菑謂建輻也泰山平原所樹立物曰菑博立梟棊亦爲菑菑之爲言立也耕田曰菑言立於田也弱之爲言休也人在水曰休物在水亦曰休故蒲本在水中曰休古休與溺通弱即溺字蚤爪二字通蚤上之又即爪字記曰參分其輻之長而殺其一參分其股圍去一以爲骹圍輻長二尺六寸奇廣三寸五分厚一寸奇殺三分之一近牙者殺也防泥濺耳骹圍三分去一則骹廣二寸三分奇厚大半寸矣轂圍三尺二寸令容三十輻之菑菑厚大半寸菑鑿不均必傷轂矣藪圍一尺三分寸之二（此是藪內圍若藪圍則是一尺五寸十五分寸之八方與賢圍軹圍相應）菑弱雖殺于菑三分之一鑿亦不得傷藪故輻菑因轂圍藪圍爲厚薄者也記又云六尺有六寸之輪綆三分寸之二注謂出於輻股鑿之數也眂其綆欲其蚤之正注謂輪雖算爪牙必正也凡車輪輻向外算謂之綆輪算而菑蚤之鑿不齵者恐其掉也是謂輪之固綆輪算也鄭司農說釋名轢輗猶祕齧也在車軸上正輪之祕齒前郄也軸疑當作轂轢與算通綆算亦聲相轉輗爲齧古人讀軫廣六尺六寸轂在輻內九寸半輻廣三寸半算三分寸之二與軌八尺畧等矣

輻所湊謂之轂轂齊謂之輥以革幬轂謂之軝約軝謂之篆轂空壺中當輻菑謂之藪藪謂之橾大穿謂之賢小穿謂之軹以

金裹賢軹藪謂之釭釭謂之鐧轂耑沓謂之輨亦謂之軑亦謂之錬鐧

老子曰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河上公說無有謂空虛故攷工記注亦云利轉者以無有爲用也說文解字轂輻所湊也言轂外爲輻所湊而中空虛受軸以利轉爲用釋名轂埆也體堅埆也埆古確字爲用之物非堅埆者不可兼此義言之是已康成曰今世轂用雜榆輻以檀牙以橿榆堅木故爲轂輪以柔木爲之橿枋也又檜柔木亦宜輪大車短轂兵車長轂行澤短轂行山長轂謂之暘轂暘之言長也說文解字又曰輥轂齊等也攷工謂之眼注眼出大貌鄭司農讀如限切之限轂含軸如眼兩耑長短齊等兩義並通眼輥古聲同輥轂又聲相轉方言廣雅又謂鋧即車釭小穿

之釭近轂耑故云輥錕亦同字詩毛傳軝長轂之軝也朱而
約之說文解字曰軝車約軝記曰陳篆必正注篆轂約也巾
車孤乘夏篆注故書夏篆爲夏緣鄭司農云夏赤也緣綠色
或曰夏篆篆讀爲圭瑑之瑑夏篆轂有約也康成曰夏篆五
采畫轂約也夏縵即約軝夏爲南方其色赤幬覆革也以革
覆轂而朱約之如圭之瑑然康成曰瑑文飾也鄭司農曰瑑
有圻鄂瑑起許春曰瑑圭璧上起兆瑑也今約轂有兆瑑故
讀如瑑緣與瑑通瑑與篆通篆與軝通四字同古者短轂不
約軝唯長轂有之說文解字楾車轂中空也讀如藪攷工記
注鄭司農云藪謂轂空壺中也康成云壺中當輻菑者也急
就篇謂之轃古聲藪轃相轉藪與楾同廣雅賢大也賢有大
義故大穿謂之賢鄭司農云賢大穿也軹小穿也說文解字

車制攷　四

軹車輪小穿也軹即轂末與轊爲近故或謂轊爲軹鄭司農
云軹轊也釋名軹指也如指而見于轂頭也軹又與軒通夏
官大馭祭兩軹注故書軹爲軒杜子春云文當如此或讀軒
爲簪笄之笄古聲笄軒本同而轉爲軹故笄或音機軒從之
故讀亦近軹杜云文當如此者嫌與轊內同名也轂長三尺
二寸二在外一在內鄭云輻廣三寸半輻內九寸半輻外一
尺九寸圍三尺二寸徑一尺三分寸之二五分轂長去二爲
賢去三爲軹三分長之一爲藪賢圍一尺九寸二分軹圍一
尺二寸八分藪圍一尺十五分寸之九此藪用金裹之故圍
徑與兩穿不合鄭云大穿徑六寸五分寸之二小穿徑四寸
十五分寸之四大穿穿內徑四寸五分寸之二小穿穿內徑
二寸十五分寸之四藪徑三寸九分寸之五穿內徑者已用

金裹之矣藪內與藪外等積無羸不足所謂量其藪以黍以
眡其同者此求積之說與說文解字釭車轂中鐵也方言車
釭齊燕海岱之間謂之鍋自關而西謂之釭釋名釭空也其
中空也輠裹也裹軹頭也鍋與輠同釭輠又聲相轉說文解
字輨轂耑沓也軑車輨也方言輨軑鍊鏅關之東西曰輨南
楚曰軑趙魏之間曰鍊鏅廣雅鍊鏅錧鈦也改車從金亦同
輨軸耑輨轄古亦謂軸耑爲轂故通之既夕注云古文錧爲鎋是錧爲轄錧

輪第一

車蓋杠謂之桯斗謂之部其柄謂之達常以繫杠謂之䊼
攷工記軫之方也以象地也蓋之圓也以象天也人戴天履
地故淮南子曰以天爲蓋以地爲輿記又曰蓋上欲尊而宇
欲卑上尊而宇卑則吐水疾而霤遠注蓋爲雨設乘車無蓋

車制攷　五

禮所謂潦車爲蓋車與儀禮既夕記稾車載簑笠注稾猶散
也散車以田以鄙之車今文稾爲潦古聲稾潦同謂吐水疾
而霤遠故鄭疑之乘車無蓋玉路建大常金路建大旂象路
建大赤革路建大白木路建大戲木路田車大戲不在九旗
中或蓋車即木路與兵車亦無蓋曲禮行前朱雀而後元武
左青龍而右白虎招搖在上急繕其怒注謂畫招搖星于旌
旗上也朱雀旟元武旐青龍旂白虎旗招搖星在北斗杓耑
斗爲帝車招搖在上象之又春秋宣公四年左氏傳伯棼射
王汏輈以貫笠轂服虔解誼曰笠轂轂之蓋如笠所以蔽轂
上以禦矢也杜預注兵車無蓋尊者則邊人作笠依轂而立
以禦寒暑名曰笠轂乘車兵車皆無蓋然則潦車即蓋車是
矣記曰輪人爲蓋達常圍三寸注圍三寸徑一寸也鄭司農

云達常蓋斗柄下入杠中者也桯圍倍之六寸注圍六寸徑二寸足以含達常鄭司農云桯蓋杠也信其桯圍以爲部廣部廣六寸注廣謂徑也鄭司農云部蓋斗也部長二尺注謂斗柄達常也桯長倍之四尺者二注杠長八尺謂達常以下也加達常二尺則蓋高一丈部尊一枚注枚一分蓋斗上隆高高一分也達常徑一寸下入杠中杠徑二寸則鑿外猶餘十分寸之五鑿柄不傷矣部厚一寸而上隆高十分寸之一亦側以上欲尊也記又曰弓鑿廣四枚鑿上二枚鑿下四枚鑿深二寸有半下直二枚鑿耑一枚注鑿深對爲五寸是以不傷達常也下直二枚者鑿空下正而上低二分也其弓菑則撓之平剡其下二分而內之欲令蓋之尊終平不蒙撓也耑內題也部廣六寸四六二尺四寸容二十八弓弓鑿四枚

爲一尺一寸十分寸之二鑿間猶有一尺五分寸之四又廣郎徑弓鑿對有五寸達常上入部中一寸恐達常與弓菑相傷故撓其弓菑使下直二枚又使菑耑削小則兩不相妨矣說文解字輨蓋杠絲釋名杠公也衆又所公共也杠與桯義非正亦借之杠牀前橫木桯牀前几故曰義非正

蓋又謂之橑亦謂之弓弓謂之穹隆或謂之隆強或謂之隆屈或謂之篷亦謂之櫝或謂之筱或謂之䉛或謂之枸簍其上約謂之箹或謂之筤其上竹謂之郎疏弓近部謂之股弓末謂之蚤

釋名橑蓋叉也隆強或曰車弓其上竹曰郎疏蚤藩也說文解字淮南名車穹隆轒方言車枸簍宋魏陳楚之間謂之筱或謂之䈾籠其上約謂之箹或謂之筤秦晉之間自關而西謂之枸簍西隴謂之榼南楚之外謂之篷或謂之隆屈廣雅拘簍隆屈筱篷䈾籠䉛也攷工記注弓蓋橑也弓別十名約別二名䉛榼二字同枸拘二字通玉篇又謂拘爲姑穹隆即䈾籠反語亦弓也攷工記三分弓長而揉其一注六尺之弓近部二尺四尺爲宇曲三分其股圍去一以爲蚤圍注以弓鑿之廣爲股圍則寸六分也蚤圍一寸十五分寸之一三分弓長以其一爲之尊注六尺之弓上近部平者二尺蚤末下于部二尺二尺爲句四尺爲弦求其股股十二除之面三尺幾半也弓長有三等庇軹六尺庇輪五尺庇軫四尺以六尺者準之揉三分之一則近部二尺平下四尺爲宇曲句弦求股股得三尺四寸有奇故曰幾半股者宇上與近部平之數也爲句股和五尺四寸有奇重之爲一丈八尺有奇此謂庇

軹與說文解字有車蓋玉瑵桓譚新論亦言輿輦玉瑵華芝漢書王莽傳或言黃帝時造華蓋以登仙莽乃造華蓋金瑵羽葆瑵即蚤也或飾以玉或飾以金飾則異耳張衡東京賦謂之葩瑵輿服志謂之華瑵葩與華同

蓋衣謂之幏幏謂之幢

說文解字幏蓋衣也廣雅幏謂之幢巾車王后五路皆有容蓋注容謂幨車山東謂之裳幃或曰幢容昏禮婦車有裧注裧車裳幃詩漸車幃裳鄭箋幃裳童容幃裳係于蓋下垂庇兩輢如裳然故既夕記注曰裧者車裳幃于蓋弓垂之裧與幨通又古有通幰車釋名幰憲也裳蔽也在車兩旁蔽幰使不得進却也風土記周禮以拂拭車一義謂施嚴帷幰說文解字鞶車樘結也樘即蹤字車樘其蹤幰與

蓋第二
輿內謂之箱箱謂之轐其深謂之隧
說文解字車輿輪之總名輿車輿也詩毛傳箱大車之箱也
方言箱謂之轐廣雅轐箱也攷工記注鄭司農云隧車輿深
也六尺六寸之車隧深三分去一爲四尺四寸古車蓋用橫
廣也史記袁盎曰天子所與共六尺輿者蓋舉成數言漢制
與工官亦同
隧前謂之式式謂之絥覆式謂之幭鞔式謂之鞎其衣謂之禦
式前謂之軓式上鈴謂之和輿後戶謂之茀其衣謂之蔽
攷工記三分其隧一在前二在後以揉其式注式深尺四寸
三分寸之二以其廣之半爲之式崇注式高三尺三寸三分
軨圍去一以爲式圍注式圍七寸三分寸之一式說文解字
作軾車前也釋名軾式也所伏以式敬者也式軾古字通又
式亦名馮霍光傳加畫繡絪馮黃金塗馮謂式左傳君馮式
而觀蓋人所馮卽謂之馮矣春秋穀梁傳叔孫得臣敗長狄
于鹹斷其首而載之眉見于式范甯註兵車式高三尺三寸
說與鄭合說文解字絥車絥也或作茯鞴釋名鞴伏也在前
人所伏也廣雅鞴謂之軾絥鞴鞴茯犕五字同犕與服同聲
易服牛乘馬許引作犕牛乘馬許夻故鞴與絥亦同聲詩毛傳幭覆式也春秋
昭公二十五年公羊傳以幦爲席何休注幦車覆笭禮玉藻
君羔幦虎犆鄭元注幦覆笭也廣雅覆笭謂之幦說文解字
幭蓋幭也幦桼布也幭有蓋義故云蓋幭蓋者覆也巾車木
車犬𧝎注以犬皮爲覆笭既夕記白狗幦注古文幦爲冪冪
與𧝎同諸經說幭幦𧝎三字同許夻分爲二又冪一讀如縈

士喪禮注幎讀如詩曰葛藟縈之之縈蓋本從冥爲聲轉爲
幭也笭卽軨二字通爾雅輿革前謂之鞎李巡曰謂輿前以
革爲車飾曰鞎郭璞曰以革鞔車軾也鞎齊風謂之朱鞹毛
傳云諸侯之路車有朱革之質而羽飾鞹去毛皮約之以朱
質正也又鞎與椹通夏官司弓矢王弓弧弓以授射甲革椹
質者注故書椹爲鞎椹亦質也國師注杜子春讀椹爲齊人
言鈇椹之椹椹聲與鞎亦同爾雅又云竹前謂之禦李巡曰
竹前謂編竹當車前以擁蔽名之曰禦禦止也孫炎曰禦以
簟爲車飾也此禦或謂之立人或謂之陽門或謂之屏星或
謂之雀目或謂之蔽當當者當也當于前也釋名立人象人
立也或曰陽門在前曰陽兩旁似門也通俗文車當謂之屏
星廣雅陽門箳篂雀目蔽簹也簹箳篂三字皆加竹以其用
竹爲之義同玉篇又以箳篂爲車轓蓋在車前轓蔽也別六
名漢書黃霸爲潁川太守宣帝下詔賜車蓋特高一丈別駕
主簿車緹油屏泥於式前以章有德孔恂傳別駕從事車舊
有屏星刺史欲去之恂曰別駕可去屏星不可省孔恂謝承後漢書有
傳引見輿服志注補屏泥卽屏星與郭林宗別傳昔仲琰爲從事嘗柴
車駕牛編荆爲當屏星本用竹言編荆明其約也然左傳亦
云班荆是古亦或以荆爲之爾雅屏謂之樹屏卽塞門設屏
於門所以蔽容今設於車前象之故李尤軨車銘曰輪以代
步屏以蔽容詩毛傳鞃式中也說文解字鞃車式也蓋車式
中亦以革覆之賈誼書曰在衡爲鸞在式爲和馬動而鸞鳴
鸞鳴而和應詩詁訓曰和設式鸞設衡毛傳以爲鸞設鑣與
賈書詁訓異蓋秦風以爲輶車鸞鑣毛本之爲說也爾雅又

曰輿革後謂之茀竹後謂之蔽李巡曰茀車後戶名也郭璞
曰以革鞔後戶也蔽以簟衣後戶也詩毛傳簟方文席車之
蔽曰茀又鄭箋曰茀之言蔽也車之蔽飾象席文也古茀與
蔽字通故詩翟茀以朝巾車注引作翟蔽以朝蔽茀同物而
聲義又近茀或作箒从竹同
式前謂之軓軓謂之陰
說文解字軓車軾前也攷工記注鄭司農云軓謂式前也釋
名陰蔭也橫側車前以陰笒也詩毛傳陰揜軓也由輈以上
爲軓鄭箋揜軓在式前垂輈上渡深水者必濡陰軓故衛人
以濟盈不濡軓刺夫人今以軌徹之軌當之誤矣究其由來
則軌法也軓亦法也形義皆近後人多見軌少見軓因之而
亂

輿下枕謂之軫軫謂之收其板謂之薦板軫前謂之縮或謂之
育當兩軫之間謂之軫間
攷工記注軫輿也葢輿下前後兩端之橫木通謂之軫故記
曰軫之方以象地白虎奏議亦謂王者仰則觀天俛則察地
爲輿教之道若但在車前與車後則軫不方不得謂象地矣
說文解字軫車後橫木也方言軫謂之枕釋名枕橫在前如
臥床之有枕橫也須合此言之詩毛傳收軫也釋名又曰薦
板在上如薦席也齊人謂車枕以前曰縮沈冀曰育薦板置
薦板薦席也縮與育古聲同軫圍尺一寸軫間六尺六寸許
脊淮南子注曰軫轉也軫有轉義則踞轉而鼓琴不得謂之
衣裝矣太玄經軫轉其道馮衍賦路紆軫而多艱是軫轉也
輿旁揜板謂之輢輢謂之輒其上縮謂之較亦謂之車耳亦謂

之重耳較外藩謂之輒大車之較謂之牝服輢內之軨謂之軹
亦謂之轄式內之軨謂之轛
說文解字輢車旁也輒車兩輢也較車輢上曲鈎也今本作曲銅非
是此依李善文選注輒車耳反出也葢較或謂之車耳以其重較故亦
謂之重耳較即輢上及兩旁之植者橫者也攷工記注較車
輢上出式者古今注曰車耳重較重耳晉文公名取此爲義
應劭漢書注車轓爲輒以簟爲之或用革所以屏蔽塵泥也
又曰車耳反出所以爲之藩屏塵泥也其漢官儀曰孝景帝
六年令二千石朱兩千石六百石朱轓轓即輒所以蔽較故
或謂輒爲較太元積首君子積善至于車耳測曰至於轓也
以其藩于外也又以轓爲箱廣雅轓箱也轓謂之輒因之又
以較爲箱通俗文曰車箱爲較較即牝服因之又以牝服爲

箱說文解字曰箱大車牝服也攷工記注鄭司農曰牝服謂
車箱既夕注牝服箱也諸家說亦並通攷工記注又曰軹輢
之植者橫者也轛式之植者橫者也鄭司農云轛謂車輿轖
立者也說文解字又曰軨車轖間橫木或作轜轖車籍交錯
也轛車橫軨也軨之爲言闌也闌在內也爲輢內式內之通
名或作轜者司馬相如說方言屋梠謂之櫺梠楯也闌檻爲
楯其間木爲櫺車轜似之又轜亦名車闌轜之爲闌猶梠之
爲櫺也聲相轉轖在兩旁如墻亦謂之軹凡物如指而立者
爲菑軹菑聲同轛者對也以式對人而言式內轛亦謂之軨
者諸經說皆是覆軨在式上耳司農以立者爲轛橫者爲軨
許脊以爲軨轛皆橫木失之較長八尺謂之牝服車謂之兩
者風俗通義曰車箱轅及輪兩兩相耦故稱兩古或有兩轅

車攷工記三分車廣去一以爲隧以其隧之半爲之較崇注
自較而下凡五尺五寸三分式圍去一以爲較圍注較圍四
寸九分寸之八三分較圍去一以爲軹圍注軹圍三寸二十
七分寸之七三分軹圍去一以爲轛圍注轛圍二寸八十一
分寸之十四蓋輿崇五尺五寸去式崇三尺三寸則較崇二
尺三寸正輿隧之半相合式深一尺四寸三分寸之二爲句
較崇爲股句股求弦得弦二尺六寸太爲式去較之度較或
作較同服鄭司農讀爲負

鉤軸謂之鉤心其索謂之畢亦謂之轐大車謂之綦

釋名鉤心從輿心下鉤軸也或作枸通俗文曰軸限者謂之
枸枸與鉤同方言車下鉄陳宋淮楚之間謂之畢大車謂之
綦畢或作縪攷工記天子圭中必注必讀如鹿車縪之縪縪

卽畢也畢與必通故必讀如縪又說文解字曰轐車束也轐
卽縪畢亦與轐通綦卽緈字不借謂之綦屐也在人足下綦
在車下象之不借鄭康成作薄借薄與不通說文解字又曰
轉車下索也釋名縛在車下與輿相連縛也縛與轉同攷工
記又曰凡爲輈三其輪崇三分其長二在前一在後以鑿其
鉤注鄭司農曰鉤鉤心彼言大車羊車栢車故置鉤不在輿
心不與乘車兵車同制

輿第三

輿下任正者謂之輈輈謂之轅輈出軓前謂之矦亦謂之胡輈
耑謂之頸承軫謂之踵當兩轐之間謂之當兔輈上五束謂之
粱粱謂之歷錄

輿服志後世聖人觀于天眂斗周旋魁方杓曲以攜龍角爲
帝車于是乃曲其輈故孝經援神契曰斗曲杓橈象成車說
文解字輈轅也轅輈也爰籀文以爲轅字古轅與袁爰三字
通故轅固或作袁而袁盎亦作爰轅之爲言援也釋名轅車
之大援也援卽從爰故爰與轅同爰亦引也轅在車前所以
引也方言轅楚魏之間謂之輈輈之爲言句也言輈上曲可
句衡也詩毛傳曰梁輈輈上句衡也蓋句衡如梁然攷工記
凡任木任正者十分其輈之長以其一爲之圍注任正者謂
輿下三面材持車正者也輈軓前十尺與隧四尺四寸凡丈
四尺四寸則任正之圍尺四寸五分寸之二輈在輿下一面
不見見者兩旁及下三面故謂之三面材在車中故謂之持
車正大行人上公立當前疾矦伯立當前疾子男立當車衡
注鄭司農云前疾駟馬車轅前胡下垂拄地者疾卽矦字形

近故譌物曲而下垂者古通謂之胡胡與矦同聲故亦謂之
矦說文解字胡牛頷垂也釋名胡在咽下垂胡卽喉故詩云
狼跋其胡言狼有胡進而躐之也攷工記戈胡三之援四之
注鄭司農云援直刃也胡其孑戈孑句故戈謂之句兵胡者
句也直刃爲援曲刃爲句然則輈謂之轅者輈言其句轅與
爰通亦言其直者矣記又曰十分其輈之長以其一爲之當
兔之圍注輈當伏兔者也亦圍一尺四寸五分寸之二三分
其兔圍去一以爲頸圍注頸前持衡者圍九寸十五分寸之
九五分其頸圍去一以爲踵圍注踵後承軫者也圍七寸七
十五分寸之五十一前謂之頸後謂之踵象人之頸與踵而
言亦與胡相應詩毛傳曰五五束也粲歷錄也一輈五束束
有歷錄說文解字曰粱車歷錄束交也輈上五處束交蓋歷

錄然所謂據文畫輈金涂五末也（五末徐廣未詳應是東字之譌）記又曰凡
揉輈欲其孫而無弧深注弧木弓也凡弓引之中三中三深
之極也揉輈之倨句如二可如三則深傷其力王弓合九而
成規弧弓亦然令規圜五丈九尺四寸九分之爲六尺六寸
六尺六寸之弓求其矢三則深矣故惟二爲可輈不欲直亦
不可深二在深淺之間與
輈前謂之衡衡謂之軛軛下烏啄叉馬頸者謂之軥軥謂之轅
持衡謂之軏大車之軛謂之鬲持鬲謂之輗縛軛靼謂之䡅衡
上東謂之𨐅或謂之暴載轡謂之轙
傅轂車左銘曰虞氏作車取象璣衡衡者斗弟五星又衡之
言橫也以其橫於輈前象衡之橫在杓上也釋名衡橫馬頸
上也說亦並通攷工記曰凡任木橫任者五分其長以其一

爲之圍注橫任者謂兩軛之間也衡圍一尺三寸五分寸之
一衡長與車廣同取五分長之一爲圍者與軸圍相應說文
解字軛轅前也軥軛下曲也轉軛軥也軏車轅耑持衡者楇
大車軛也輗大車轅耑持衡者釋名楇梔也所以梔牛頸也
馬曰烏啄下向叉馬頸似烏開口向下啄物時也攷工記注
鄭司農云鬲謂轅前鬲許吞作楇軛劉熙作梔皆從木並同
春秋襄公十四年左傳射兩軥而還服虔解誼曰車軛兩邊
叉馬頸者杜云車軛卷者論語大車無輗小車無軏包咸注
曰輗轅耑橫木以縛軛者軏轅耑上曲鉤衡輗軏衡與輈間
之鍵也無鍵則衡與輈不相附而車不可行故學子曰吾不
如爲車輗者巧也用咫尺之木而引三十石之任鍵小而所
用者大矣此鍵亦或名輨巾車注曰車衡輨亦宜有焉連衡

言輨輨卽是鍵軏或作𨊿從元古元與兀同聲故元說文解
字一本作從一兀聲（見戴侗六書故）又髡從元聲一作從兀䯢從䯢
聲一作鎬從𠀤亦聲𠀤與䯢同聲猶兀與元同聲也又軥或
作朐春秋昭公二十六年左氏傳齊子淵捷從洩聲子射之
中楯瓦繇朐汰輈匕入者三寸杜注以朐爲車軛是朐亦卽
軥也說文解字又曰鞙縛軛靼釋名鞙懸也所以懸縛軛也
靷卽鞙字說文解字又曰轙車衡三束也或作䡕曲轅䡕縛
直轅𨏥縛暴直轅車䡕也其上錯以文采謂之錯衡亦謂之
文衡故詩毛傳曰錯衡文衡也說文解字又曰轙車衡載轡
者或作钀爾雅載轡謂之轙郭璞曰車軛上環轡所貫也古
義與獻聲相轉故魯論鄉人儺爲鄉人獻獻有儀音故周禮
儀尊作獻尊是環也亦可從金爾雅又曰鑣謂之钀亦名有

二物與
持輪謂之軸或謂之輻其上束謂之肇軸末謂之軎或謂之轊
或謂之軑軸當轂裏之以金謂之鐧軸耑鍵謂之轄頭靼謂
之軨
說文解字軸持輪也釋名軸抽也入轂中可抽出也方言輨
謂之軸攷工記五分其軫間以其一謂之軸圍注軸圍一尺
三寸五分寸之一軸入轂之圍與穿圍相準大穿穿內徑四
寸五分寸之二小穿穿內徑二寸十五分寸之四今圍一尺
三寸五分寸之一爲徑與大穿穿內徑等其軸耑之圍亦應
與小穿穿內圜等矣轂內與任正同說文解字肇車軸束也
軎車軸耑也或作轊方言車轊齊謂之轆廣雅轊轆轅也玉
篇轆車轊也鐧許吞以爲車軸鐵釋名鐧間也間釭軸之間

使不相摩也然則軸上亦以金裹之矣說文解字又曰舝車
軸頭鍵也轄鍵也鍵轄也釋名轄害也車之禁害也高誘國
策注曰錧轂閡也舝從舛兩左象車兩旁設轄之形轄卽
舝字春秋昭公二十五年左傳昭子賦車轄卽詩車舝亦與
錧同趙岐孟子題詞山陽太守祝睦後碑輨轄皆作錧鎋哀
公三年左傳巾車脂轄釋文云本又作鎋古者車不駕則脫
其轄故詩曰間關車之轄兮毛傳曰間關設轄也淮南子曰
車之能轉千里所者以其要在三寸轄晏子曰無四寸之鍵
則車不行或言三寸或言四寸以準穿圍四寸似長矣乘車
設二轄蔡邕獨斷乘輿皆副轄張衡東京賦重輪貳轄輿服
志乘輿貳轂兩轄是也曲禮君車已駕僕展軨盧植注曰軨
轄頭靼也晏子又曰終年爲車無一尺之軨則不可以馳軨

車制攷　十六

者飛軨也楚辭猗結軨兮太息王逸注曰軨重輪也重輪卽
飛軨蔡邕獨斷曰飛軨似緹油廣八寸長注地畫左蒼龍右
白虎係軸頭蓋亦以韋爲之故曰轄頭靼
輿下展謂之轐轐謂之輹亦謂之伏兔其下韋謂之鞻
說文解字轐車伏兔也輹車軸縛也鞻伏兔下韋也釋名屐
似人屐也又曰伏兔在軸上似之也又曰輹輹伏也伏于軸
上也廣雅鞻轐伏兔也攷工記注轐伏兔也易輿脫輹子夏
傳曰輹車下伏兔也春秋左傳車脫其輹正與易義同今以
牙輻之輻當之誤矣軫與轐幷厚七寸則轐厚三寸十分寸
之五歟
馬杖謂之策筴謂之箠
說文解字策馬箠也箠擊馬也攷工記曰軓前十尺而策半
之注策御者之策也是故策長五尺
靷第四
夾轅兩馬謂之服服謂之中服外兩馬謂之驂驂謂之騑
古者一駕四馬謂之駟騑駟也故鄭公子騑字子駟驂馬亦
稱之者蓋得驂始成駟耳詩毛傳曰服中央夾轅者鄭箋曰
中中服也驂兩騑也許脊以爲驂駕三馬騑驂旁馬王肅云
古者一轅之車夏后氏駕兩馬謂之麗殷益以一騑謂之驂
周人又益一謂之駟于字義近矣準古之制未爲是與服之
爲言負也言負軛也驂或作參古人名參字子輿御者擊其
中則驂應之擊其驂則中應之故國策曰拊驂無笞服彼言
擊其驂則中服不勞笞也蓋旣均馬力齊馬心亦惟其所引
而之矣

車制攷　十七

馬絡頭謂之勒亦謂之羈亦謂之䩭勒靼謂之緬
說文解字勒馬絡頭也羈馬絡頭也緬勒靼也釋名勒絡也
絡其頭而引之也羈檢也所以檢持制之也廣雅羈䩭勒也
王逸離騷賦注革絡頭曰羈羈䩭聲之轉羈與羇同緬在面
上言之
冠謂之弁亦謂之鋑冠飾謂之鍚鍚謂之當盧鋑後鐵謂之防
釳
張衡西京賦璿弁玉纓遺光儵爚薛綜注璿弁馬冠春秋僖
公二十八年左傳子玉爲瓊弁玉纓杜注謂以玉飾弁及纓
古冠弁及纓本有玉飾故周禮弁師掌玉之皮弁會五采玉
璂諸侯及孤卿大夫之冕韋弁皮弁各以其等爲之注會縫
中也皮弁之縫中每貫結五采玉以爲飾謂之璂冕侯伯用

玉九十八子男用五十孤用三十二卿用十八大夫用八皮
弁韋弁侯伯璂飾七子男飾五玉三采孤飾四卿飾三大夫
飾二玉二采又詩旄邱曰褎如充耳充耳塞耳以玉爲之亦
謂之瑱故偕老曰玉之瑱也淇澳曰充耳琇瑩冠本有玉飾
而以爲僭後失之矣唯以爲馬冠纓飾故傳譏之瓊與璚同
蔡邕獨斷曰金鋄馬冠鋄字從亥亥腦蓋也在馬頭上象之
馬融廣成頌直作亥同鋄俗作鑁非章懷太子後漢書注一音無犯切一章子公切俗譌字音
說文解字鍚馬頭飾也巾車注鍚馬面當盧刻金爲之所謂
鏤鍚也詩毛傳曰鏤鍚有金鏤其鍚也鄭箋曰眉上曰鍚刻
金爲之今當盧也人眉上曰揚故詩揚且之皙毛傳曰揚眉
上廣馬眉上名之者因字借其義鍚省作錫從金與鋄同輿
服志曰方釳插翟尾獨斷曰方釳鐵也廣數寸在馬鬉後有

三孔插翟尾其中許眘亦曰乘輿馬頭上防釳插以翟尾鐵
翮象角所以防網羅釳去之防與方同璚弁金鋄或飾以玉
或飾以金飾異名亦從之矣
婁頷謂之鉤膺
詩毛傳膺馬帶也巾車注鉤婁頷之鉤也金路有鉤無鍚鍚
當盧鉤婁頷頤也在頤下鏤金爲之膺之爲言膺也言與
鍚相應故玉路有鍚金路有鉤自象路以下皆無之婁與鏤
同
勒口謂之銜銜外鐵謂之鑣鑣謂之钀鑣飾謂之幩幩謂之扇
汗鑣上鈴謂之鑾
說文解字銜馬勒口中鑣馬銜也幩馬纏鑣扇汗也詩毛傳
幩鑣飾也人君以朱纏鑣扇汗且以爲飾釋名銜在口中之

言也鑣苞也所以在旁苞斂其口也爾雅鑣謂之钀鑣苞古
亦通既夕記注古文鑣爲苞又扇汗一名排抹鑾金鈴也于
寶周禮注和鑾皆以金爲鈴詩毛傳在式曰和在鑣曰鑾鄭
箋曰四馬則八鑾許眘亦云人君乘車四馬鑣八鑾鈴象鸞
鳥聲諸家說鑾皆在鑣唯詩魯訓以爲鑾設衡賈誼亦曰在
衡曰鑾其未然與鑾象鸞鳥聲故或作鸞並通
頸靼謂之鞅鞅謂之纓亦謂之靳亦謂之當胷
說文解字鞅頸靼也靳當胷也釋名鞅嬰也既夕注纓今馬
鞅巾車注鄭司農云纓謂當胷也服虔左傳解誼曰纓如索
帬今乘輿大駕有之纓之爲言嬰也言嬰馬頸所以負軛纓
懸于衡者也無纓則馬與衡不相附而車不可行故太子抽
劍斷鞅鮑永拔佩刀截馬當胷皆所以止車也巾車纓玉路

十有再就金路九就象路七就革路五就就之爲言成也謂
以五采罽飾纓十有再就者十有二成也爲天子之纓飾上
公九就侯伯七就子男五就諸侯之大夫三就蓋馬纓削革
爲之或飾以玉謂之玉纓纓謂之鞅者古聲纓鞅相轉靳或
與靷義相亂
防汗謂之韐
說文解字韐防汗也玉篇作防扞扞與汗同一名障汗障之
言防也一名蔽泥西京雜記武帝得貳師天馬以綠地五色
錦爲蔽泥後稍以熊羆皮爲之又謂之障泥魏百官名黃色
金縷織成萬歲障泥鹽鐵論謂之弇汗今或作弇汗者非是在馬胷前
所以汗蔽塵泥韐從革蓋多以革爲之
著掖靼所以繫輦謂之韅腹帶謂之樊

鞹說文解字作鞶著掖鞥也葢在兩掖旁橫經其下而上繫
于鞌左傳所謂鞹靷鞅靽是也荀子有蛟鞹徐廣曰當馬掖
之革以鮫魚皮爲之劉熙以爲在腹下杜預以爲在背上兩
說未然與巾車注樊讀如鞶帶之鞶謂今馬大帶也樊卽腹
帶以其鞶在服下故讀從之
鞁具謂之鞍鞍飾謂之鞊或謂之韉
說文解字鞌馬鞁具也鞊鞌飾也韉鞌毳飾也韉又作毴毛
盛也尚書史記作氄徐廣音茸並同鞌以革爲之毳飾則以
獸細毛爲之若氈毲然毳獸細毛許眘說
般靶謂之緧亦謂之紂亦謂之曲綯亦謂之曲綸尾下衣謂之
紛
說文解字馬尾靶今之般緧緧馬紂也紂馬緧也方言車紂

自關而東周洛韓鄭汝潁而東謂之鞦或謂之曲綯或謂之
曲綸自關而西謂之紂鞦卽緧字秋之爲言緧也鞦從秋緧
從酋秋酋古聲同攷工記注古書緧作鰌荀子曰楚縣吾前
大燕鰌吾後又作鰌一則改糸從魚一更改酋從叟古聲酋
叟通攷工記攻金之工鮑注鮑書或作鞄說文解字鞄柔革
工也周禮曰柔皮之工鮑氏鞄卽鮑也釋名鞧遒也在後遒
迫不得使却縮也又從革鮑之從魚從革可通則鰌之從魚
從革亦可通矣釋名又曰紛放也防其放弛以拘之也許眘
曰紛馬尾韜也葢以毳爲之在尾下今世猶然
紲謂之繮繮謂之靮在口謂之鞿
說文解字繮馬紲也釋名紲制也牽制之也韁殭也繫之使
不得出彊限也韁與繮同儀禮既夕注曰紲繮也紲與絏同

廣雅靮謂之纆檀弓注靮靷也葢所以引前謂之靷王逸離
騷注韁在口曰鞿韁鞿亦聲相轉
轡謂之鋚鋚謂之靶轡首謂之革革上小環謂之厄
說文解字靶轡革也葢人所靶故謂之靶郭璞爾雅注亦云
轡靶也晉灼音如霸亦謂轡轡首謂之革爾雅文詩毛傳鋚
轡也革轡首也鄭云鋚革轡首垂也鋚革或作鋚勒石鼓文
田車既安鋚勒馯馯玉篇曰鋚與鋚同又與攸通故伯姬鼎
作攸勒古革與勒通故如鳥斯革韓詩作斯勒詩鄭箋又曰
厄以金爲小環往往纓搤之厄在轡首上以金爲之故云金
厄鋚亦有金故或從金
驂馬內轡繫式前謂之軜所以繫軜謂之觼
古者一駕四馬每馬有二轡則八轡矣故聘禮賓覿總乘馬

注總八轡牽之軜之爲言內也說文解字軜驂馬內轡繫式
前也詩毛傳軜驂內轡也驂馬內轡繫于觼唯執其外轡服
馬則執四轡故詩云六轡在手明在手者唯六轡耳大戴禮
記盛德篇云六官以爲轡司會均入以爲軜古內與入亦同
字均入卽均內內者納也說文解字又曰觼環之有舌者或
作鐍鄭云軜之觼以白金爲飾觼以金爲之故或從金古聲
夐與矞同觼之作鐍瓊之作璚其例一也又夐與瞏通故觼
卽環爾雅曰環謂之捐古肙與瞏亦通故狂獧作狂狷狷聲
又近觼捐卽觼與
繫服馬背謂之靷靷謂之䩙亦謂之游環亦謂之靷環靷耑謂
之續服馬外脅謂之脅驅
詩毛傳游環靷環也游在背上所以禦出也鄭箋游環在背

上無常處貫驂之外轡以禁其出釋名游環在服馬背上驂
馬之外轡貫之游移前卻無常處游環者靷也古靷與靳字
形聲相近或亂春秋定公九年左傳如驂之靳以靳爲靷字
譌說文解字靳當膺也靷引軸也引軸即游環鋈以當膺之
靳亂之周禮巾車注纓今馬鞅鄭司農云纓謂當膺士喪禮
下篇曰馬纓三就禮家說纓當膺以削革爲之僖公二十八
年左傳杜注曰在膺曰靷在腹曰鞅廣雅𩌏韅爲之靳兩家
亦以靳爲靷以靷爲靳鞅纓靳實一也左傳子玉爲瓊弁玉
纓張衡以爲馬飾故薛綜云纓馬鞅釋名纓嬰也侯下稱嬰
言纓絡之也說文解字鞅頸靼也盜馬纓稱靳而靳靼名鞅
嬰本人頸飾鞅在馬頸象之故借以名耳哀公二年左傳郵
無恤曰兩靷將絕吾能止之外傳晉語作鞁韋昭曰鞁靷也

是靷又名鞁止者止驂之外出也古四馬車服馬兩首齊驂
馬首稍退驂馬之首正當服馬之膺故服馬背上之靷可以
貫驂之外轡而引之以繫于軸所謂引軸也靷之言引也環
之言還也釋名續續靷端也脅驅在服馬外脅詩毛傳續續
靷也脅驅愼駕具所以止入也鄭云在服馬外脅以止驂之
入一以止其出一以止其入唯其所引而之矣

馬第五

車席謂之茵茵謂之鞋鞲大車之茵謂之轃
說文解字茵車重席也司馬相如說作鞇盇以革爲之故從
革詩文茵暢轂毛傳云文茵虎文也釋名文茵車中所坐者
也用虎皮有文采又作絪霍光傳加畫繡絪如淳注絪即茵
釋名又曰鞋鞲車中重薦也廣雅鞋鞲謂之茵又鞋鞲亦謂
之羅圖淮南覽冥訓曰援絕瑞席羅圖高誘注曰羅圖車上
席是轃大車簀許昚說轃簀亦聲相轉
軨閒匧謂之𨍏
說文解字𨍏車軨閒皮匧古者使奉玉以藏之張衡東京賦
謂之藏弩器輿服志作轓同
所以止旗謂之扃
春秋宣公十二年左傳楚人惎之脫扃服虔解誼曰扃車前
橫木也張衡西京賦旗不脫扃薛綜注扃關也謂建旗車上
有關制之令不動搖曰扃
所以盛膏謂之楇
說文解字楇盛膏器方言自關而西盛膏者謂之鍋鍋與楇
同史記荀卿傳炙轂過髡又作過別錄又作輠過輠亦同又

淳于髡曰狶膏棘軸所以爲滑也膏即狶膏與狶即豨古封
豕字
乘石謂之踐石以几者謂之乘几
夏官隸僕王行洗乘石鄭司農云王所登上車之石也詩毛
傳曰王乘車履石淮南子周公履乘石高誘注人君升車有
乘石毛鄭以周官爲王高以淮南爲君然春秋以後大夫亦
用之矣國策趙武靈謂周紹曰踐石以上皆道子之孝謂臣
也亦踐石士昏禮婦乘以几而易林曰乘几上輿駕駟南游
亦不獨婦乘几矣
登車索謂之綏副綏謂之貳綏綏謂之靶
綏有二正綏君所執詩淑旂綏章是也貳綏僕所執曲禮奮
衣由右上取貳綏是也貳副也說文解字綏車中把也廣雅

靶謂之綏靶與把同綏在車左故傳毅車左銘云正位授綏論語升車正立執綏升車亦尚左輿

器第六

考工記制圖解　經傳補箋

作車行陸因人之事也至周人上輿一器而工聚者爲多考工記注解釋尚疏唐以後學者又專守注罕貫經文元以考工之事今之二三君子既定矣于車工之事猶闕焉因玩辭步算率憑臆揣證牙圍捎藪輪綆車耳陰軓輈深任木衡軏等餘事作輪解弟一輿解弟二輈解弟三革解弟四金解弟五推求車度次弟解弟六解所未明圖顯之作輪圖弟一輿圖弟二輈圖弟三

乾隆五三年儀徵阮元學

輪弟一

察車自始所以運車謂之輪

車者輿輈之總名故老子曰致數車無車車雖有輪輈之分而其用莫先于輪故考工記曰凡察車之道必自載于地者始也是故察車自輪始說文曰有輻曰輪無輻曰輇是輪又爲牙輻轂之總矣考工記曰兵車之輪六尺有六寸乘車之輪六尺有六寸田車之輪六尺有三寸今就兵車乘爲解

輪輞謂牙

考工記曰牙也者以爲固抱也司農云牙讀如跛者訝跛者之訝蓋輞非一木其曲須揉易說卦坎爲矯揉爲弓輪急就篇有輮字或合五而成規或合六而成規經無明文其合抱之處必有牡齒以相交固爲其象牙故謂之牙說文曰牙牡齒象上下相錯之形于車牙牙字則加木作枒解曰車輞會也蓋枒本車輞會合處之名本義也因而車輞通謂之枒此餘義也考工記曰察其菑蚤不齵說文作齵齒蠹也此益可證名牙之義又春秋左氏傳曰輔車相依杜預曰車牙車也車牙與輔車互發其義也　若夫牙寬牙厚之度則有記文可攷記曰六分其輪崇以其一爲之牙圍是牙圍一

尺一寸所謂牙圍者乃輞牙周帀之大圍凡物圍者乃謂之圍牙圍一尺一寸即牙大圍面寬一尺一寸也牙寬同輪崇椁漆內之例就其身平度之　記又曰參分其牙圍而漆其二是漆其近輻之二分寬七寸三分三釐三豪古命分法當云參分寸之一今概用分秒法寸下設分釐豪三位以析之庶比量明晰可以閉門而造　不漆其近地之一分寬三寸六分六釐六豪也此記文本自明確無疑義再由椁其漆內等度推之亦無不合又車人大車輪崇三柯六分輪崇一爲牙圍亦加此法可以互證自鄭康成氏誤註牙圍及漆牙之度即爲言車制者首加一蔽

注曰不漆其踐地者也漆者七寸參分寸之一不漆者三寸參分寸之二令牙厚一寸參分寸之二則內外面不漆者各一寸也繹鄭氏此義葢以牙圍一尺一寸爲牙內外二面及建輻一邊踐地一邊共四面之圍然上下牙邊之厚及內外牙面之寬雖同在此一尺一寸之中而寬厚之數尚無由定乃令牙厚一寸六分六釐六毫兩邊得三寸三分三釐三毫餘七寸六分六釐六毫內外兩面分之以爲牙寬之數是牙寬三寸八分六釐六毫也但以踐地之邊厚及牙面近地之一寸不漆是不

漆者三寸六分六釐六毫爲一尺一寸之參分之一也餘參分之二爲建輻邊厚及近輻之牙面漆也由今論之此說不合者有五考工記凡言圍皆指圍者言之所謂牙圍實指輪輞大圍而言平度之得數不必定即其身而規之也使必即其身而規之則牙內外面及上下邊實長方形不得曰圍其不合一也輪人以牙在輪外踐地而行必須堅固故使之寬一尺一寸乃不匡敝若以記文牙圍一面之一尺一寸爲兩面兩邊之數則牙寬秖三寸許太柞無此理其不合二也小車綆參分寸之二是牙厚二寸記有互文詳綆解條下今乃令牙厚一寸六分六釐六毫是以意命之也豈知記於牙寬已明言之牙厚則存于綆數之中不啻明言之寧待後人以意命之曰令牙厚幾許乎且牙厚一寸許毋乃太薄其不合三也不漆踐地一寸椁其漆內得六尺四寸中詘之三尺二寸爲轂長轂太長應門不能容詳推求車度次弟解軸長條下其不合四也車人言大車轂徑一尺五寸合兩輻長四尺五寸兩牙圍三尺共九尺爲輪崇與輪人相證其制益明若以一尺一寸爲牙四面之數則車人所謂六分其輪

崇一爲牙圍又將何說其不合五也

大車之牙謂之渠

考工記車人曰渠三柯者三鄭司農注云渠謂車輮所謂牙尚書大傳曰散宜生之江淮之浦取大貝大如大車之渠鄭氏注曰渠車輞也是渠即牙也

又案車人大車雖以柯起度制實相同今釋其文並附輪圖於後以資牙圍綆數之互證也車人曰柯長三尺又曰輪崇三柯九尺又曰六分其輪崇以其一爲之牙圍牙寬一尺五寸兩牙共三尺　又曰轂長半柯一尺

（五寸）其圜一柯有半（四尺五寸一尺五寸徑）又曰輻長一柯有半（四尺五寸兩輻長也每輻二尺二寸五分）又曰其博三寸厚三之一（一寸）又曰綆寸又曰渠三柯者三（輪牙外周二丈七尺也大車制㑹故轂徑輪周並用徑一圍三之法不似梓人皆容率也）

轂者輻所湊也轂中空謂之藪

考工記曰椁其漆內而中詘之以爲轂長椁者橫充物內而度之之名也（椁與光廣二聲同轉書堯典光被四表漢書王莽傳及後漢書馮異傳並讀爲橫被四表爾雅桄充也桄卽與橫同義光黃聲相近也光轉聲爲廣廣從黃得聲亦卽有橫義故爾雅曰緇廣充幅方言曰幅廣爲充此卽橫充而度物之義光廣聲再轉卽爲廓方言曰張小使大謂之廓淮南子曰下揆三泉上尋九天橫廓六合並同斯義廓與擴聲亦相近孟子曰知皆擴而充之矣趙岐注曰擴廓也然則考工記椁其漆內之椁卽與光廣一聲之轉知其爲橫充物內而度之之名矣）今案六尺有六寸之輪除去牙上下兩面不漆之三寸六分六釐六豪椁之得五尺八寸六分六釐六豪又中詘之卽爲轂長是轂長二尺九寸三分三釐三豪此兵車之轂至長者也故司馬灋曰成方十里出長轂一乘詩小戎曰文茵暢轂毛傳曰暢轂長轂也記又曰以其長爲之圍是轂長卽轂圍也淮南子曰郢人有買棟者求大三圍之木而人予車轂跪而度之巨雖可而長不足考儀禮注中人捉圍九寸三圍二尺七寸今

轂巨圍二尺九寸三分三釐三豪故曰可也若其轂中空處所以貫軸者則名曰藪藪說文作橾解曰車轂中空也急就篇作轃藪橾轃聲之轉也藪爲中空之物故量亦名之儀禮聘禮記十六斗曰藪是也觀記曰量其藪以黍是轂藪雖不必定如十六斗之多而要爲物中空受物者之名可知先後鄭氏亦並以藪爲轂中空但司農讀藪爲蜂藪之藪康成氏訓爲衆輻所趨皆指轂外建輻之鑿爲言非轂中空之謂矣記又曰以其圍之阞捎其藪鄭康成氏註訓阞爲參分之一此以圍阞爲藪圍誤矣藪爲轂中空處實大穿小穿之通名大穿曰賢小穿曰軹其圍度則記所謂五分轂長去一以爲賢去三以爲軹者也是賢軹之圍卽藪圍安得別出藪圍大於軹而小於賢乎且阞從阜力聲說文解爲地理若易繫辭之扐王制之仂並當訓餘未嘗有參分之一之訓也使果參分之一爲藪圍記何不曰參分轂圍以其一爲藪圍而必變其文曰以其圍之阞捎其藪乎元案阞當依說文作朸木理也今從阜作阞字相假借理阞一聲之轉物皆有理木亦宜然輪人曰穳理而堅疏理而柔

此車工之木必須順理之明證記曰以其圍之阞捎其藪者此言順轂木中直理除去轂中心木而爲藪非言其圍也鄭康成氏注捎除也捎有除去之義史記龜策列傳捎蔑𦃈而去之是也元案捎其藪者乃掘拔去轂木中心以爲藪也輪人捎藪匠人梢溝上林賦捎鳳皇甘泉賦梢夔魖捎梢同義爾雅釋木曰梢梢櫂方言曰櫂拔也文選注引蒼頡篇曰櫂抽也捎藪之捎當訓爲櫂也何以明之匠人爲溝洫凡溝逆地阞地理也謂之不行水屬不理孫謂之不行梢溝三十里而廣倍此文正與輪人文一例匠人言爲溝必順地理除去其土而爲之猶輪人言爲藪必順木理除去其木而爲之也考工記出一人之手其文既已相

同其說安可以互異且細繹經文其曰以其長爲之圍此由直理而言及橫理也曰以其圍之阞捎其藪此又由橫理而言及直理也曰五分其轂之長去一以爲賢去三以爲軹此又由直理而言及橫理也展轉相因益知古人修辭之妙若下文明言賢軹之圍而先又別出藪圍古人斷不若是謬戾惟後人誤解其義故於文體訓詁度數三者皆不合也

𦃈輻以內爲大穿𦃈輻以外爲小穿大穿賢小穿軹穿者軸所貫也大穿者在輻內近輿之藪名小穿者在輻外近轄之藪名大穿圍大小穿圍小蓋輻內之軸任重故不可殺使其穿大而轂弱輻外之軸任輕可以殺使其穿小而轂強且殺軸亦所以限轂使不致內侵也記曰五分其轂之長去一以爲賢去三以爲軹賢大穿金釭軹小穿金釭詳見金解是賢圍當二尺三寸三分零七豪也此轂太薄穿太大無此理故鄭康成氏曰大穿甚大侶誤矣大穿實五分轂長去二也反覆此說實爲可據蓋五分去二其圍一尺七寸六分也此圍不過大轂厚亦不易破矣軸圍一尺三寸二分小於賢圍數不相當者其中爲鐗厚也其訛去二爲去一

者蓋記文偶有缺筆耳理無可疑故從鄭說但鄭氏知一爲二之誤矣而旣以阞圍爲藪圍因又有賢軹之圍毋乃岐錯因遷就爲金厚一寸之說益非豈知賢軹之金不滿穿中剡藪兩末以容金厚而金釭之圍與大小穿之圍同徑其中相平乎

又案小穿之軹卽周禮大馭祭兩軹之軹不嫌與輿內之軹同名戴君東原考工記圖據司農大馭注曰故書軹爲斬謂考工記軹字當依此改爲斬字爲其與輿內之軹淆元案軹名有二在輿在轂本殊大馭之軹故書作斬杜子春云斬當爲軹

已正其誤似未可以故書一軒字畧爲新奇而遽
改周禮大馭祭兩軹考工記記曰軹崇三尺有三寸又曰去三以爲軹三處
之明文也若以爲與輿內之軹涸溍試思輪輻名
轑蓋弓亦名轑輻有菑蚤蓋弓亦有菑蚤車徹名
軌轊頭亦名軌車輢木名軨車轄亦名軨皆是一
名兩處無慮涸溍也綜貫諸義似以作軹爲安
輪轑謂之輻
考工記曰輻也者以爲直指也古者一輪三十輻
老子曰三十輻共一轂淮南泰族訓曰輪不運而
三十輻各以其力大戴禮保傅篇曰三十輻以象
車制圖解　卷一　九
月說並與考工記同記曰輪輻三十以象日月日月三十日合朔遲一舍輪周
三十輻在地遲一尚似之
輻入轂謂之菑入牙謂之蚤
何以謂之菑蚤也菑蚤皆指名也公羊傳曰文十四年
如以指則接菑也四接菑即駢指也儀禮巾柶鬌
蚤蚤即爪也古人命物多就人身體名之也如牙股骹
胡頸踵輹等皆是菑又謂之弱者菑藏不見有似蒲在水
中之弱故鄭氏曰今人謂蒲本在水中者爲弱也
輻廣當與牙廣同見綆附下若其厚則六分六釐六豪
何以明之大車輻博三寸厚三之一是小車之輻

博二寸厚當參分寸之二矣三十輻共厚一尺九
寸九分九釐九豪周遭建於轂圍其兩輻之閒不
寬不柞也若入轂之菑自當更薄而菑末又當削
銳之葢以三十輻共趨轂心若菑厚而豐末轂心
不堅而鑿亦相通故淮南說山訓曰轂强必以弱
輻兩强不能相服又說林訓曰輻之入轂各値其
鑿不得相通荀子引詩曰轂旣破碎乃大其輻此
皆强有餘而固不足也
輻近轂謂之股近牙謂之骹
說文曰股髀也骹脛也考工記曰參分其股圍去
車制圖解　卷一　十
一以爲骹圍司農云言股以喻其豐言骹以喻其
細記又曰參分輻長而殺其一葢人股本豐自膝
以下則向內削而細今輻形正似之也參分輻長
股不殺者二分骹殺者一分也但所殺之圍祇參
分輻傳殺其向外之一分非周圍殺之也此在外
所殺參分之一即綆也所以殺之爲溓泥也
輻骹不滿牙曰綆
考工記曰眡其綆欲其蚤之正也又曰六尺有六
寸之輪綆參分寸之二謂之輪之固鄭康成氏注
此謂綆爲出於輻股鑿之數也又每計徹廣必加

𣪊數賈公彥鑿孔外侵之說誤不足辯近江君愼修目驗今時不殺之輻釋鄭義以爲牙上之鑿不偏但輻用偏蚤入正鑿向內則輻乃外出參分寸之二所以計徹廣必加綆數元案鄭氏此說非是記曰綆參分寸之二謂之輪之固者其意以爲綆參分寸之二則牙厚二寸輪乃固少薄即不固矣牙厚二寸試三分分之每分得六分六釐六豪內一分與輻蚤曲剡處相齊中一分爲蚤鑿外一分當輻骹殺處是曰綆也綆寬六分六釐六豪也輻所殺之骹既與牙邊不相當似乎牙向外出其實

合股之不殺者視之正與牙平並不外出也且所以必殺爲綆者不過爲溓泥之故記曰參分其輻之長而殺其一則雖有深泥亦弗之溓也並無別事謬巧而戴君東原又釋鄭氏輪箅不掉之義以爲輪不綆必左右佹搖綆則重勢注於內無傾掉之患此益非記者之本意大凡轂長穿軸相得者則安轂短而穿軸內寬者則掉若介牙厚出輪外絕無關於掉不掉也再案大車小車皆輻廣同牙厚綆數居牙厚參分之一何以明之車人曰輻博三寸此則大車牙厚三寸可知又曰綆寸則綆居牙厚參分之一可知今輪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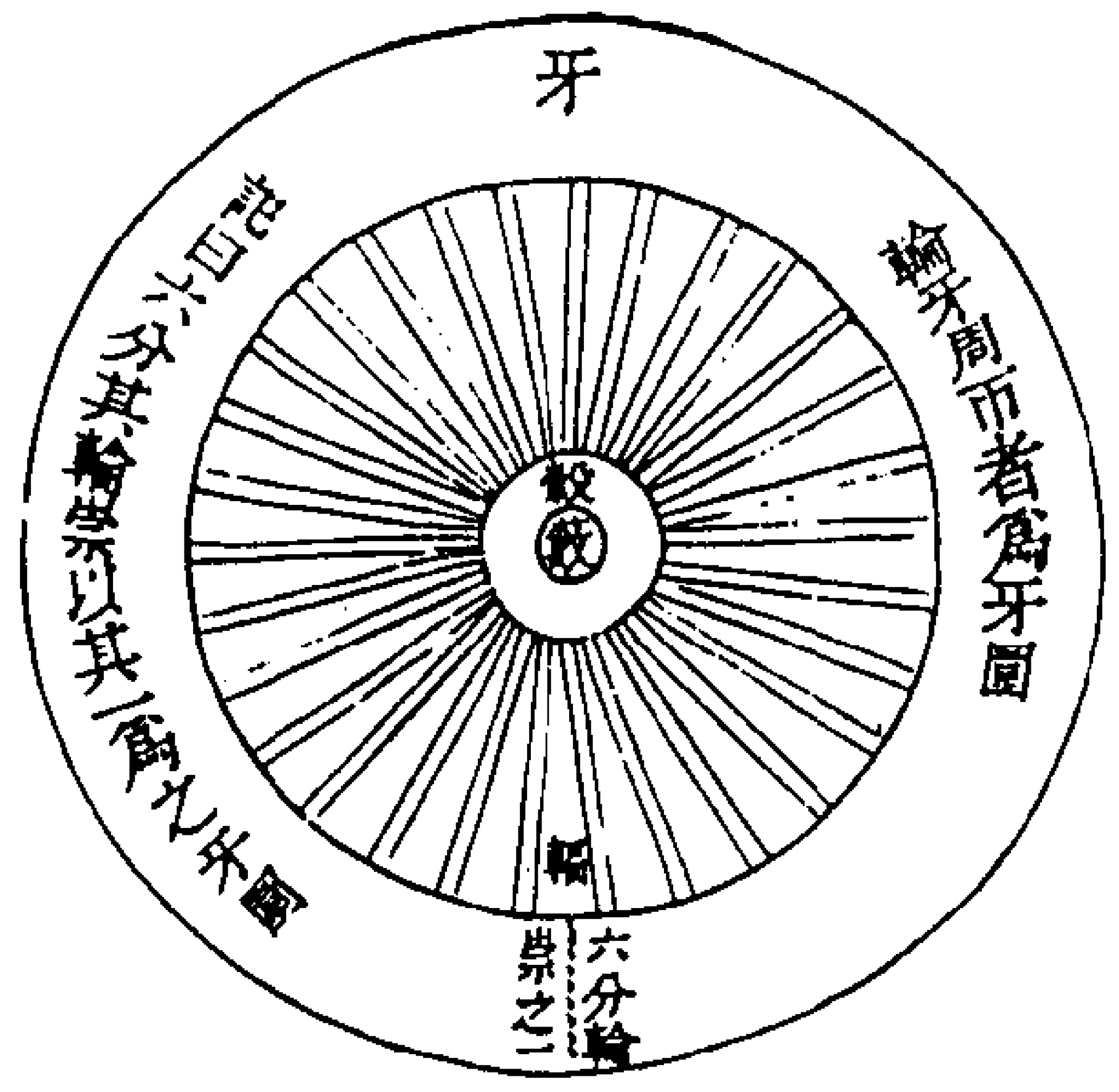
惟舉綆數不言牙厚以有車人之例可互見也且以此制人人皆知可以省文初不料後人如是誤解之也故不細繹車人牙綆之義及輪人輻骹外殺之制則輪綆之說不明而牙厚亦無從起度矣鄭司農讀綆爲關東言餅之餅謂輪箅也蓋漢人呼綆如箅故鄭司農假借箅字以定其聲若說文訓箅之義迥不相涉也

車徹謂之軌

古者經涂九軌軌廣八尺匠人以爲度軌自爲徹迹之名說文曰軌車徹也从車九聲蓋乘車兵車田車等崇卑雖不同而兩輪則同廣八尺不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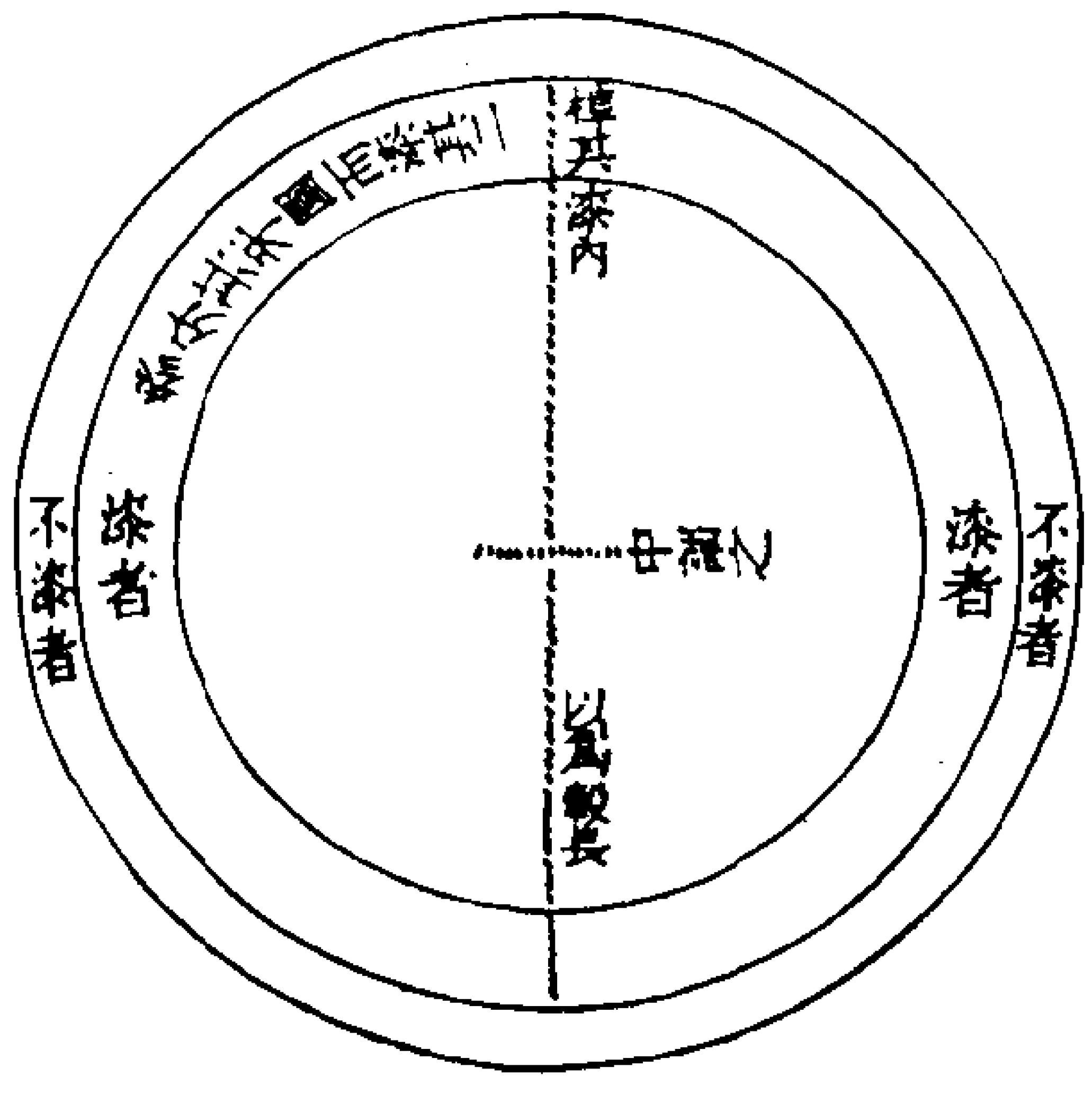
出門不合徹故禮記中庸曰今天下車同軌是也孟子曰城門之軌莊子曰車徹中有鮒魚焉亦並指車迹軌寬八尺比輿兩旁各寬七寸者輪必少遠于輢且以爲輢外設扃建兵地也輻內大穿之轂長九寸一分一釐一豪除去在外七寸餘二寸許藏入輿底鄭氏以輻內二寸半輻廣三寸半綆參分寸之二湊足其數非也小穿轂厚二寸八分若兹其輻廣以爲之弱弱長三寸有是聲予又兩轊頭亦名軌詳見軸解條下

輪圖



牙
輪牙周帀者爲牙圍
記曰六分其輪崇以其一爲之牙圍
轂
輻
六分輪崇之一

漆輪牙桴漆內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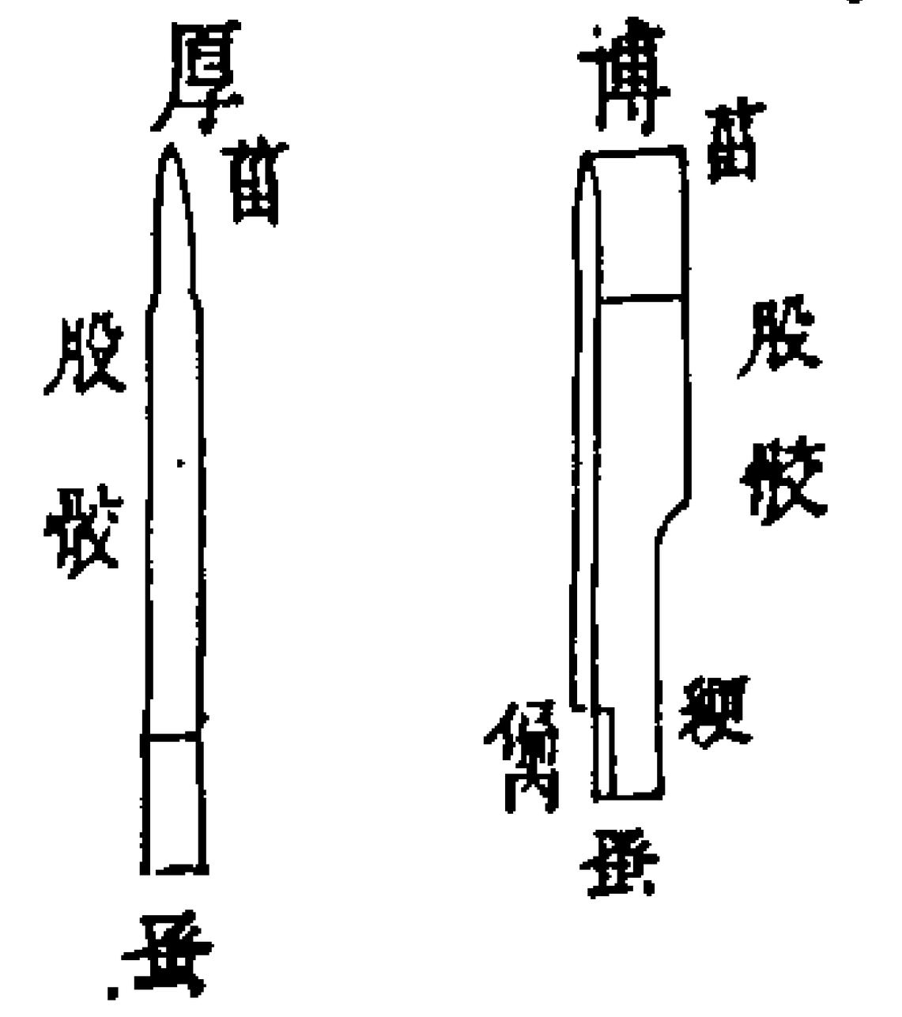


桴其漆內
不漆者
漆者
漆者
不漆者
以爲轂長

輻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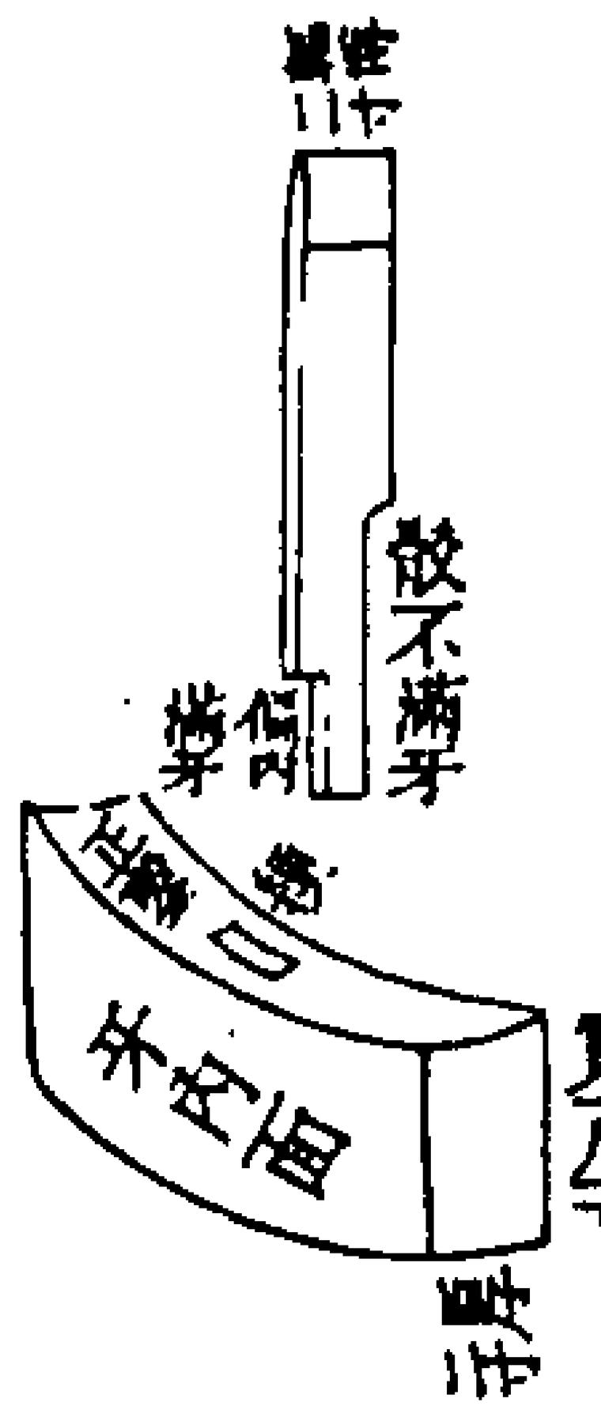
輻博

輻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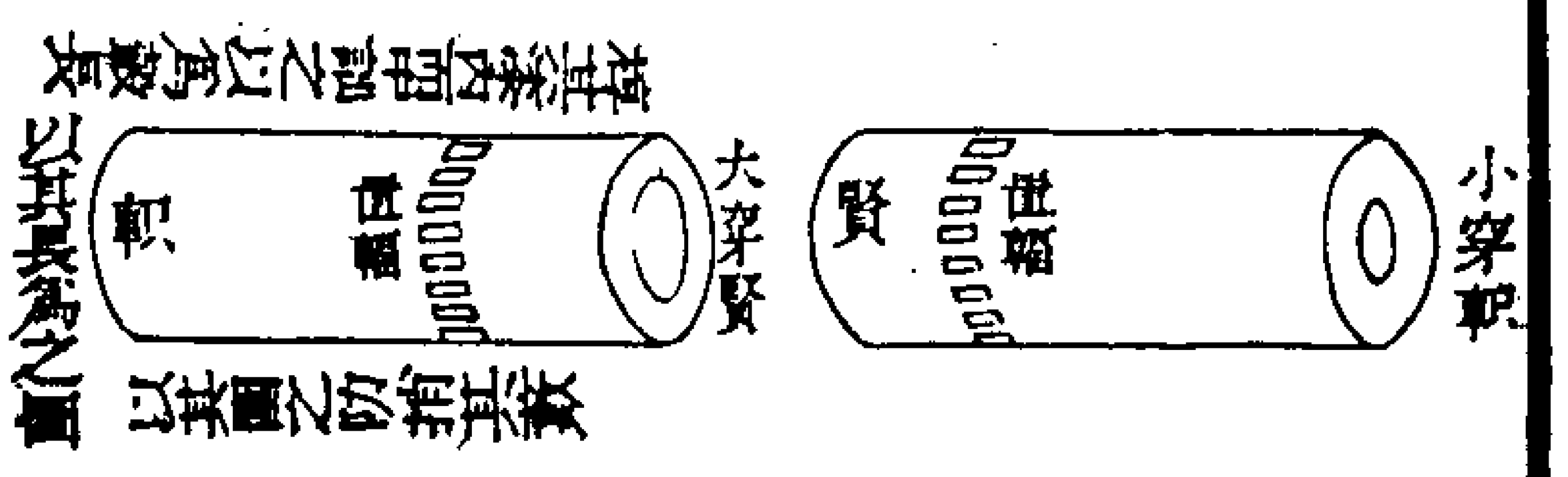
菑
股
骹
綆
偏內
蚤
菑
股
骹
蚤

綆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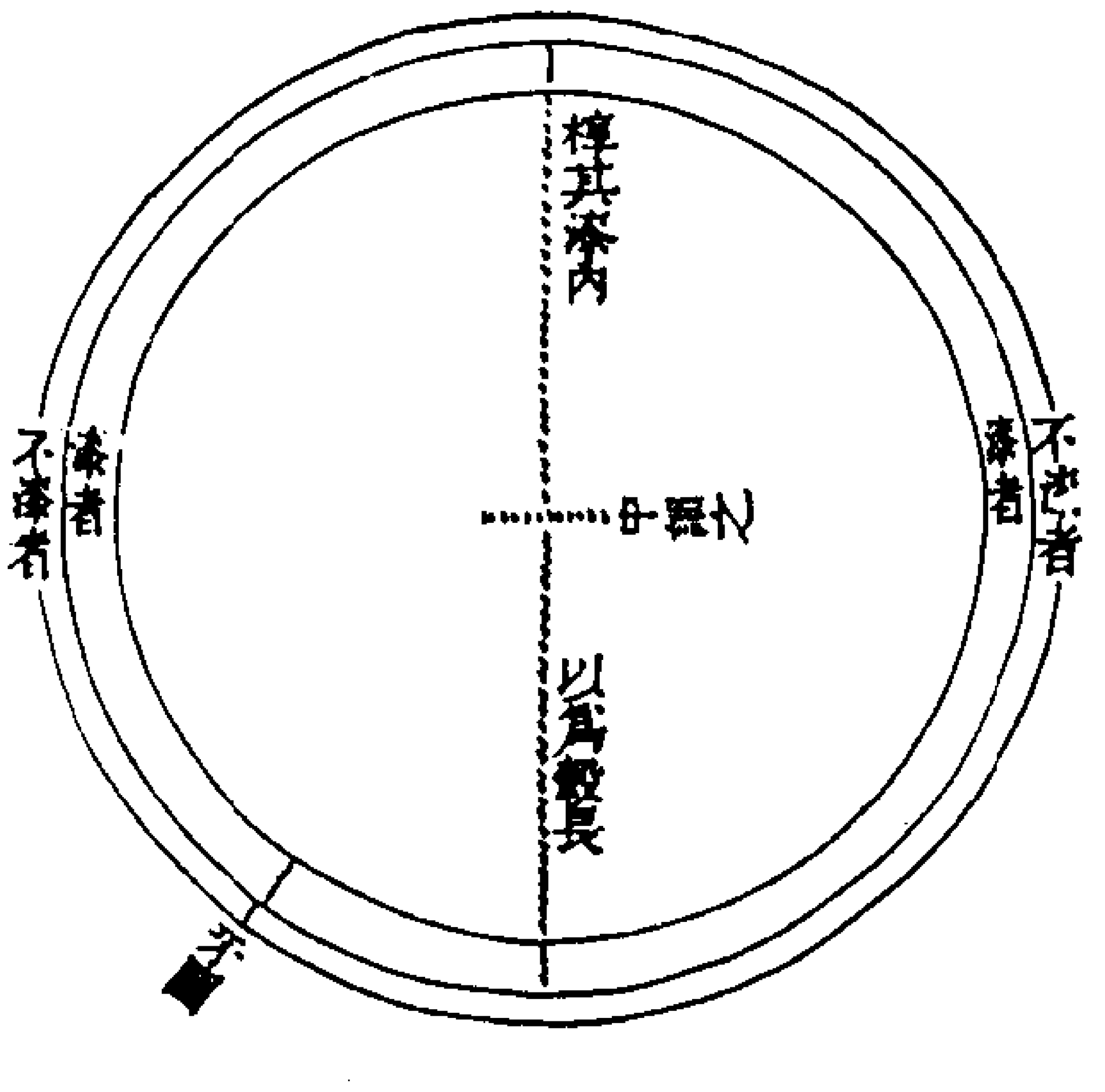
蚤
骹不漸牙
寬一寸
牙內面

轂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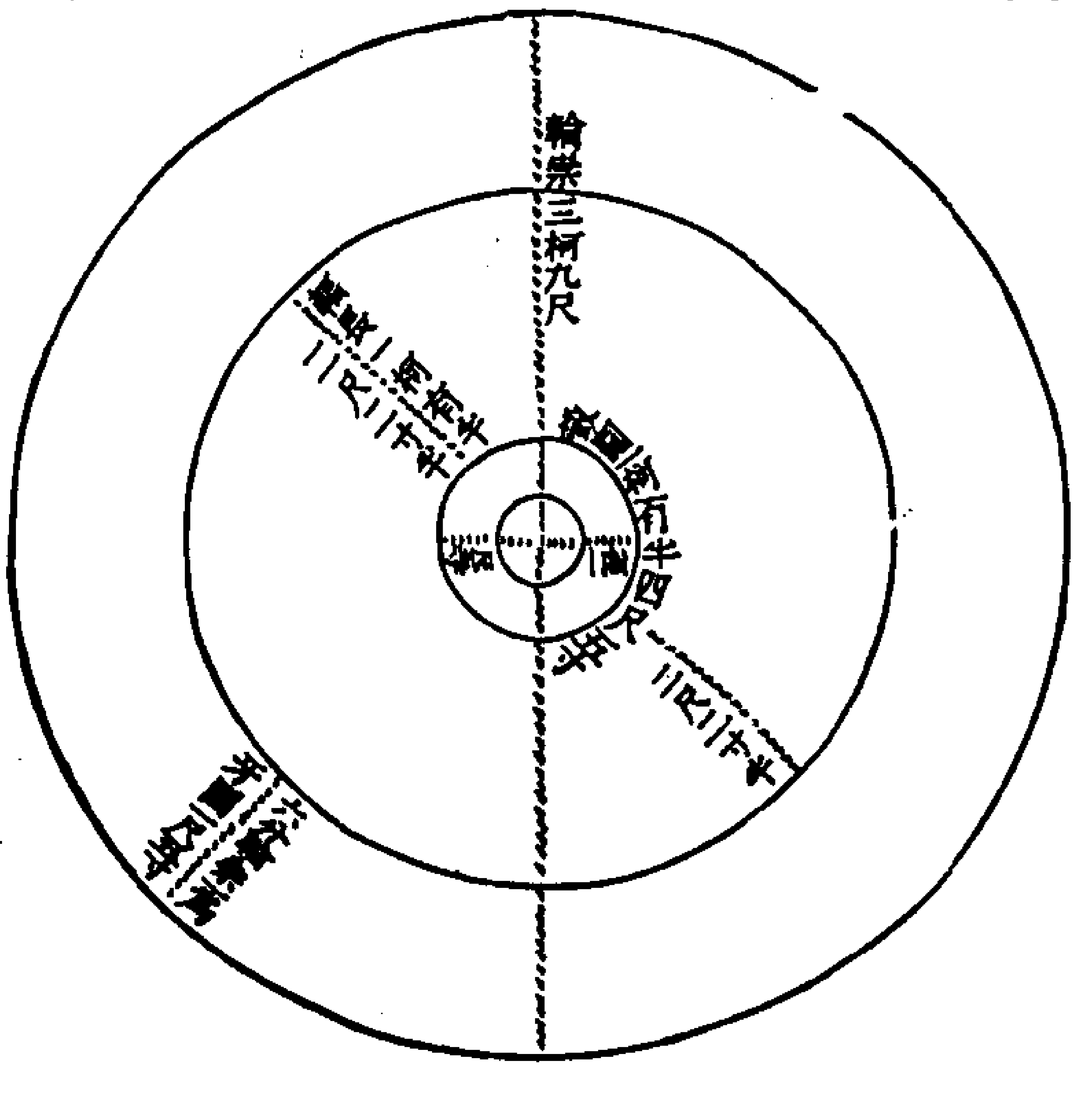
小穿軹
輻菑
賢
大穿賢
輻菑
軹
桴其漆內而中詘之以爲轂長
以其長爲之圍
以其圍之阞捎其藪

鄭注牙圖漆
牙桴漆內圖



桴其漆內
漆者
不漆者
漆者
不漆者
以爲轂長

大車輪圖



又案輪人爲蓋其部斗枚鑿宇曲句股舊說皆不誤故不爲蓋立圖解

輿解弟二

車上受物曰輿

說文曰輿車底也續漢書輿服志曰上古聖人觀轉蓬爲輪行不可載因物生智復爲之輿故輿復于輪輿者軫軨軹轛之總名專謂較式內爲輿者非考工記曰輿人爲車輪崇車廣衡長參如一是輿廣六尺六寸也又曰參分車廣去一以爲隧是隧深四尺四寸也謂之隧者康成氏以爲深如隧宇也車廣橫而兩輪縱故廣輪爲橫縱之名儀禮士喪禮記掘坎廣尺輪二尺周禮大司徒周知九州之地域廣輪之數禮記檀弓廣輪揜坎皆此義也

輿下四面材謂之軫軫謂之收

輿下四面木材爲軫是說戴侗六書故首正之其說曰軫輿下四面木匡合成輿者也考工記曰軫之方也以象地也元案大戴禮保傅篇說同又曰六尺有六寸之輪軹崇三尺有三寸加軫與轐焉四尺也又曰輪人爲蓋弓四尺謂之庇軫又曰五分其軫間以其一爲之軸圍按軫乃四面木獨以爲輿後橫木者非也使軫獨爲輿後橫木則不得言方以象地且軫之兩旁木加于軸故曰加軫與轐爲四尺若輿後橫木安能加轐軸之上乎且庇軫庇輿庇軹

旨指左右兩旁而言非指輿後明矣況記言五分其軫間以其一爲之軸圍若獨爲輿後橫木則不得言間矣康成于軫圍既謂輿後橫木于加軫與轐則又通謂之輿末免自變其說蓋由不察任正衡任之名以任正爲輿下三面材持車正者故獨以軫爲輿後橫木也戴氏此說極確實發漢唐以來之蒙蔽元又案史記天官書曰軫爲車主風索隱引宋均說軫四星居中又有二星爲左右轄車之象也此亦四面爲軫之明證軫木冣大輿底木枕兩輢板皆賴軫相收以爲固而輢較輒亦將就軫爲鑿以樹之也蓋軫所以收眾材者故又謂之收詩秦風小戎俴收傳曰俴收淺軫也中庸振河海而不洩注振收也軫振音義同晏子春秋曰棧軫之車而牝馬卽小戎義也又案車後橫木曰任正自漢以後目軫之名二物溷淆并辨解

輿前衡木謂之式左右板謂之輢

釋名曰軾式也所伏以式敬者也考工記曰三分其隧一在前二在後以揉其式又曰以其廣之半爲之式崇是式長與輿廣等崇于軫三尺三寸其一在旁居輢板上則須揉治而詘之一在前卽式深二在後則輢深也說文曰輢車旁也毛詩作猗蓋

名左右木板通謂之輢式下板亦名輢參分輢隧一在前二在後後高出于前式二尺二寸記曰以車隧之半爲較崇是也輢通高五尺五寸也

輢上反出謂之輒輢立木達輒謂之較

言車制者皆以爲直輢由不解車之有耳也說文曰較卽較字車輢上曲鉤也鉤今本訛作銅文選西京賦七啟注兩引並作鉤又曰輒車兩輢也从車耴聲又曰耴耳下垂也象形春秋傳曰秦公子耴者其耳下垂故以爲名又曰輙車耳反出也合此四者可知車耳之反出矣蓋車輢板通高五尺五寸其下三尺三寸直立軫上軫上之輪崇三尺三寸與直輢前式同高若過此三尺三寸之上則漸向外曲勢反出乎輪之上象耳之耴故謂之輒以其反出又謂之輙至其直立軫上上曲如兩角之木則謂之較重出式上故名重較崔豹古今注曰車較重耳也在車轝上重起如兩角然角較通借此固謂車耳重出式上如兩角之觭勢也重耳卽垂耴之義秦公子名耴衞公子名輒晉公子名重耳魯叔孫名輒字子張鄭公孫輒字子耳皆此義也詩曰寬兮綽兮猗重較兮重較卽重耳之義以喻武公之開張寬廣也記輿

八曰棧車欲弇飾車欲侈侈卽兩耳侈張古制可尋若此輒所以必反出者應劭漢書注曰車耳反出所以屏翳塵泥蓋輪在輢外車驅疾則塵隨而上有輒屏之則塵不及人又考建兵之扃在輢外五兵本可直建因有輒所以迤建記曰戈秘六尺有六寸既建而迤崇于軫四尺則迤而適出于車耳之外矣故曰輒爲車耳較爲兩車耳立木也大約古人重較惟卿大夫之車有之至漢猶然禮士乘棧車棧車者木立軫上不曲如棧也若大夫墨車卿夏縵以上則並名軒有車耳說文軒曲輈藩車左傳鶴有乘軒者三代法物以別等衰端在乎此豈容鴨突毛傳以重較爲卿士之車此實當時舊制戴君東原譏其傅會者非也錢氏坫車制考曰輒上猶謂之較此似猶沿舊說至所引漢官儀曰孝景帝六年令千石六百石朱轓轓卽軓太元積首君子積善至于車耳測曰至于轓也此皆可爲軓字加證元又案蕃與藩同乃車前後之有蔽者如爾雅之竹前籞詩之簟茀是也此字與車耳之轓迥別俗書多誤今太元轓字實當作轓俗本有誤作蕃者又案漢仙人唐公房碑鼠齧軓車被具轓猶作軓

車轖謂之軨轛橫軨也軹直軨也

說文曰轖車籍交錯也軨車轖間橫木司馬相如賦軨或從霝蓋輢內轖木縱橫相結如轖也軨如窗櫺左傳陽虎載蔥靈以逃賈逵注曰蔥靈衣車也有蔥有靈軨所以固輢亦交于軨楚辭九辯曰倚結軨兮長太息涕潺湲兮下霑軾揚雄甘泉賦曰據軨軒而周流兮皆謂此也又轖末亦名軨詳輢解蓋軨爲軹轛之總名軹枝也如枝相交也轛者對也對于人也轛橫交於軹故說文曰轛車橫軨也轛爲橫軨軹直軨可知

輿下鉤軸者爲轐轐謂之䡈䡈謂之伏兔

轐在輿底而銜于軸上其居軸上之高當與輈圍徑同至其兩旁則作半規形與軸相合而更有二長足少鍥其軸而夾鉤之使軸不轉鉤軸後又有革以固之見革解輿底有轐則不致與軸說離矣易曰輿說腹俗訛作輻虞翻曰腹或作輹盧氏曰輹車之鉤心夾軸之物是輹卽轐也或謂之伏兔者以伏於軸上似之也又謂之屐象屐之形

當式下圍輈者曰軓

軓之爲物蓋在輿之前軫下正中略如伏兔爲半規形以圍輈身輈與輿之力在後軫則有任正以持之在前軫則有軓以銜之故左右轉戾不致敗折漢制輿底有維車索方言亦名畢古車制成器堅固無須乎此軓從車凡聲與笵範字通借易繫辭曰範圍天地而不過禮運曰笵金合土法言曰模不模範不範通俗文曰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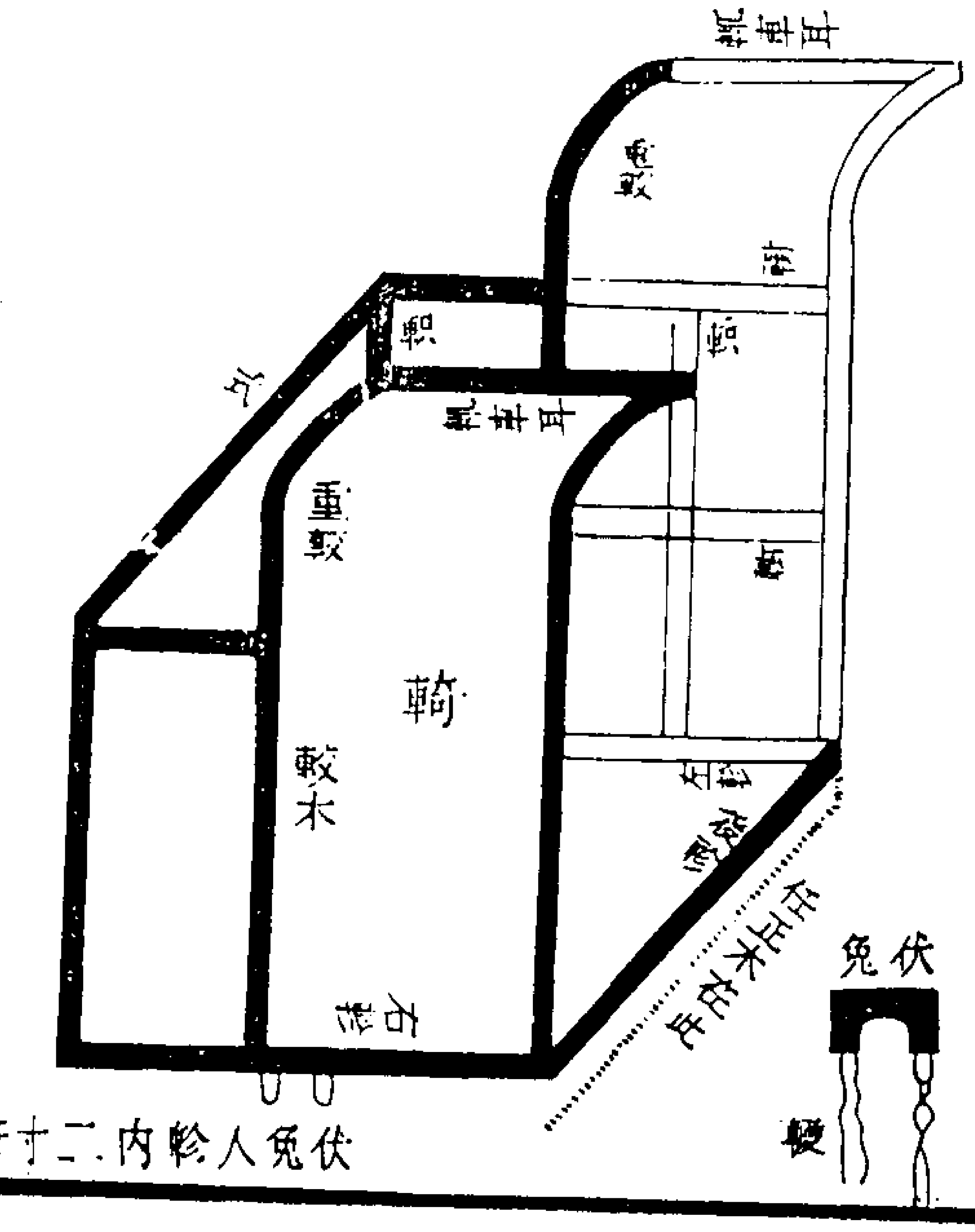
裳曰範廣韵曰範模也釋此諸義自是半規而可栻範物使不過者之名軓在前軫下所以範圍輈身使不過也故記曰環瀳自伏兔不至軓七寸考伏兔至軫一尺四寸許環瀳七寸居其半餘七寸始至軫軓當與軫寬等三寸許與環瀳尚離三寸許故曰不至軓此由內而數至外也記又曰軓中有瀳謂之國輈案軓在輿前人目及見若環瀳則在輿底目不及見故須察之此由外以觀其內也合此二者其地確不可易如此記又曰軓前十尺而策半之此正爲輈身起度試畧移其處亦即不合此經文之可參考而知者至傳說家若鄭司農杜子春許叔重並曰軓車式前也其意謂軓當式前下耳非式上之前別有軓也特以訓辭少晦軓之爲物亦將與任正之木同歸湮失而車不可行矣又周禮夏官大馭祭兩軹祭軌杜子春云軌當爲軓少儀祭左右軌范注范與軓聲同軓之物小而必祭之者因輈身不掉全恃乎此與軹共爲關要故孔穎達曰祭之爲其神助已不使傾危也使渾稱軓爲車式前並無其物則將祭于式上乎抑輿下乎抑輈上乎斯不然矣

又案記者于車工之木中乎度數有定法者必詳言之若輈軓及輢板輿宊橫木陰板輒等工人皆可以意爲之惟取堅固故不言其制非無其物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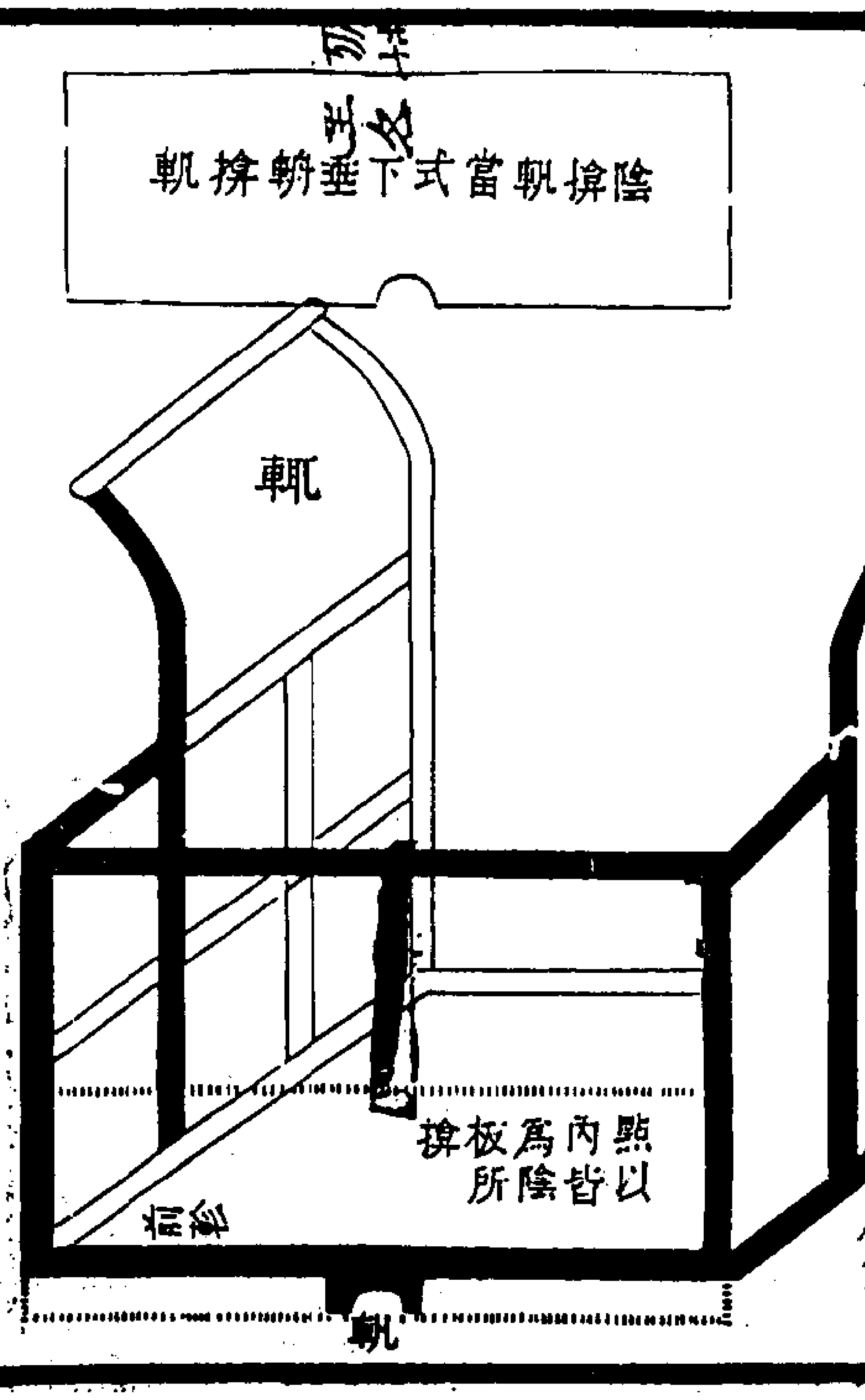
所以揜軓謂之陰

陰者輿前式下板也詩小戎曰陰靷鋈續毛傳曰陰揜軓也箋曰揜軓在式前垂輈上釋名亦曰陰蔭也橫側車前所以蔭笭也蓋輿前後皆空又前軫下有軓以銜輈身此陰板揜乎輈前空處下垂至輈上并軓亦揜之使不見故陰即名揜軓且爲輿前容飾也或直命揜軓爲軓者誤矣

輿圖一



輿圖二



考工記車制圖解卷二　　　　經傳補箋

輈解弟三

曲輮輈

輈者曲輮駕馬者也以其形曲故與舟同聲曰輈輈身通長一丈九尺餘車之材莫大于此木之中輈者少故必須揉治乃中軓前上曲及弧深之度禮運曰山出器車禮斗威儀曰山車垂句孝經援神契曰德至山陵則出木根車皆言瑞運之應山木自生垂鉤之形中乎輈度不須揉治也輈所以必撓曲之者爲登降均馬力也輈人言直輮無撓之弊者三皆所以發明輈不可不撓之義觀直輮之弊可知曲輈之和矣輈身在輿下者正平長與輿隧等四尺四寸若夫出軓以前輈身之長及所撓深淺等度則舊說甚多蒙蔽輈身者任正當兔等圍所據以起度者也考工記雖無明文必有互文見義之處且軓前至輈端之長不定則與前駕馬之地長短無憑揉輈深淺之度不定則又有深則折淺則負之弊記者安得不示人以定法乎要知記文本自簡明可據自鄭康成氏失解之而其度不可求矣今且依鄭注述之其誤可見記曰國

馬之輈深四尺有七寸鄭注曰衡高八尺七寸除馬之高八尺則餘七寸爲衡頸閒也記又曰軓前十尺而策半之鄭注曰謂輈軓以前之長也據此則鄭意以輈深四尺七寸爲輈端直垂下至與軓平處之高得四尺七寸除輪半崇及加軫與轐之四尺不入筭也且以軓前十尺爲輈身之長也後當見諸圖鄭皆以爲一尺夫使軓前十尺爲輈身則輈身不能無撓其撓之數經無明文于是又意爲解曰凡弓引之中參採輈之倨句中二可也中二則參分損一耳卽十尺之曲輈參分損一得六尺六寸六分之

直弦再以輈深之四尺七寸爲句以求其股則股長四尺三寸三分有奇卽使服馬尾近著陰板之前而輈端之衡已近居馬脊中矣有是理乎且國馬高八尺亦就昂首者言之耳中人皆長八尺若馬頸壓衡處高八尺是與人項同高馬再昂首高一丈餘矣古馬猶今馬安有如此高者馬頸至高不過六尺與人肩齊且記明言輈深今解爲輈高于字義亦遠失之又案鄭注曰軓前十尺十或作七令七爲弦四尺七寸爲句以求股股則短矣七非也鄭此注亦自知股太短不足容服馬訂七爲訛字但以七尺

之弦爲非固以十尺之弦爲是矣若以十尺爲弦則輈身絕無撓矣且卽以十爲弦四尺七寸爲句得八尺零八分有奇之股亦尚不足爲驂馬地也由前之說則與前短縮衡亦太高由後之說則與前畧寬輈又無撓幷誤至此皆由誤解記文之故然則記文果何解耶元案記曰軓前十尺此自軓前直引至輈端長十尺也記曰國馬之輈深四尺有七寸鄭司農注云深謂輈曲中此解極精確不刊觀記文一曰凡揉輈欲其孫而無弧深再曰輈深則折淺則負深字皆指曲中者爲言是所謂深

四尺有七寸者乃曲中之度必非輈端下垂之高明矣今以通徑求外周以定輈身中心之長考輈身有圜卽有徑求記者之意其輈身當以徑三寸入筭何也蓋以此三寸合之四尺七寸共深五尺爲半徑合通徑十尺適得平圜之半圜形不差分釐也又輈身既有圜徑之三寸則當有朒有贏今以軓前十尺內減兩端輈身徑共六寸餘九尺四寸之通徑合四尺七寸之半徑求平圜半周得十四尺七寸六分五釐四毫此輈身朒數也若并輈兩端身徑在內爲軓前十尺之通徑合輈身三寸

于深四尺七寸為五尺半徑求平圜半周得十五尺七寸零七釐九豪此輈身外背之羸數也既得羸朒二數再以二數通徑相減為九尺七寸之通徑合四尺八寸五分之半徑（適當輈圜徑中心）得平圜半周一丈五尺二寸三分六釐六豪此輈身中心之長也據今所推則輈身之長實定于輈深四尺七寸及軓前十尺二語之中記文本自簡明可據鄭司農說亦不誤今容推之亦適得平圜中規如此不知康成氏何以必變其說致一往皆謬也又案考工記車人曰凡為轅三其輪崇此雖為大車直

轅起度而小車曲輈亦同此法凡字所括正多也特以輈人既有明文本不必遠據車人之文以為典要然恐輈深軓前等所推之數未足深據則試再以車人之文證之乃益知記者省文互義無不容合也記曰兵車乘車輪崇六尺有六寸三其輪崇得一丈九尺八寸今以所得輈心長一丈五尺二寸三分六釐六豪加輿下輈身四尺四寸共長一丈九尺六寸三分六釐六豪兩數比例差一寸六分三釐四豪但輈身朒數與軓底曲處相齊若輈中心則已占入輿下輈身一寸五分是所差實

一分三釐四豪耳制作之密至于如此古人精心非後人可及也至于輈身之衡去地之高則約六尺何以明之國馬高八尺乾昂首者言之耳若其頸脊之間服軛之處至高不過六尺中人皆長八尺此與人胸相齊今試擇馬之至高者驗之皆如此也漢書景帝紀衛綰奏馬高五尺九寸齒未平（馬正壯也馬十歲外齒平）不得出關此實就頸脊之間高者言之故五尺九寸為極高西漢初較周尺已差大若建初慮俿銅尺則比周尺太大矣

又案記曰田馬之輈深四尺田車之輪六尺有三

寸此為半橢圜形與國馬之輈為正圜者不同故恐輈長三其輪崇或有不合試再推之以軓前為通徑輈深為小半徑求橢圜積得橢圜半周羸朒二數相減得田馬輈心長一丈四尺三寸四分四釐一豪（法詳推求車度次弟解）再加輿下四尺四寸共長一丈八尺七寸四分四釐一豪三其輪崇得一丈八尺九寸差一寸五分五釐九豪復除輈中心占入輿底輈一寸五分亦僅差五釐九豪耳是田馬之輈亦容合也又記曰駑馬之輈深三尺有三寸記不言駑馬輪崇然輈深既以七寸遞減輪數亦必

以三寸遞減（田車輪崇減于兵車三寸）竊訂駑馬輪崇當六尺
也今亦以軓前爲通徑輈深爲小半徑求橢圓積
得橢圓半周羸朒二數相減得駑馬輈心長一丈
二尺八寸零零一豪再加輿下四尺四寸共長一
丈七尺二寸零零一豪三其輪崇得一丈八尺差
二寸零零一豪再除輈心占入輿底輈一寸五分
所差亦僅五分零一豪耳是駑馬之輈亦密合也
由此數者求之可益證軓前輈深之說之非誤而
訂駑馬之輪崇六尺得數于記文所未及者亦不
爲無據矣

又案漢石刻武梁祠像及孔子見老子畫像搨本
皆有二馬車石雖殘闕形尚可辨其車輈出輿下
平至馬尾始昂而上與古緐輈法已不能盡合矣

輈緐軓以上爲矦矦謂之頸
秋官大行人立當前疾司農云疾軓前胡下垂拄
地惠君定宇曰疾乃矦之訛唐石經已然禮說曰
矦伯立當前矦論語疏小雅蓼蕭疏引作矦尚不
誤元案惠說是也胡疾一聲之轉凡物下垂如人
頷者皆曰胡故戈援之下亦名胡也矦謂之頸者
秋官之矦即考工之頸同處異名亦異名同實蓋
軓緐矦以上其圜漸殺矣

輈後投任正謂之踵當伏兔者爲當兔
踵者投任正之中者也記言十分輈長以一爲當
兔之圜是當兔圜最大與任正同記又言五分頸
圜去一爲踵圜者以踵投任正鑿中故殺之也

輈兩端木爲任木前端駕馬爲衡任後端持輿爲任
正
考工記于輈人特出任木之名又言衡任任正之
制漢以來說者多誤鄭康成氏以任正爲輿下三
面材戴侗已辨其爲軫矣而任正之制尚然未覩

元案任木者輈兩端木名衡任者即輈前端之衡
駕馬者也任正者輈後端之橫木當車後持輿之
後軫底者也任木最關重要故考工記于輈人特
曰凡任木（凡字意括兩端而言）任正者十分其輈之長以其
一爲之圜衡任者五分其長以其一爲之圜又恐
拙工之鑿小之故終警之曰小于度謂之無任此
聖人制作之精意也（匠人凡任索約大汲其版謂之無任文意同此）任正
木最大長應與輿廣等橫安車後與輈踵爲內鑿
之投作丅形因而加輈于軸作卄形又加輿于輈
軸上作申形輿後軫與任正交固若一前軫下之

軏規定輈身是輿已安置輈上不傾仄矣而輿底與軸猶相離也于是左右軫內有伏兔者下鉤乎軸是輿又得左右銜制之力不動掉傾脫矣故輈與輿軸三物合一堅固不離全賴此任正之力試以馬引輈輈與任正并力載輿以行而輿下伏兔又夾軸以行輿下之輈欲左右動移而輿底伏兔及軏之力制之軏上輈身欲反側紐戾而輿與任正相合之力又制之此任正之所以爲正也自解者不識車後有任正之木而記又明有任正之名遂以任正歸之軫試思輈別爲一直木軸別爲一

直木縱橫交處非有內鑿之投金革之固也因而加輿于輈加轐于軸無論輈身與轐不足以安輿即輈在輿之下軸之上兩無關繫直可抽出矣縱令有金革以固之百步之中未有不敗折者也以有任正之堅固如彼無任正之紕繆若此究其名物致誤之由總由于輿後橫木爲軫之一訓也考工記軫屬于輿人任正屬輈人本不相涉特以加輿于輈其後軫與任正相合若一又以輿左右前三面皆有板人所不常指名所指名爲軫者惟輿後耳故左昭二十一年張匄抽殳而下子成射之

折股匄扶服而擊之折軫襄二十四年踞轉而鼓琴服虔曰轉軫也此皆獨指輿後之軫爲言世因有車後橫木爲軫之訓遷軫之名于任正矣但考方言曰軫謂之枕郭璞注車後橫木說文曰軫車後橫木也釋名曰軫枕車前若臥牀之有枕就枕生義故變車後言車前是揚許劉三君雖以任正冒軫之名而任正之木尚在故或曰車後橫木或曰如牀有枕皆見其物指其處且象其形也至鄭氏注周禮知軫屬輿不屬輈因舉而歸之輿後而于所謂任正者竟以輿下前三面材當之于是車後絕無此任

正之橫木矣總之漢以前任正因近軫而冒軫之名漢以後歸軫于輿而失任正之木誤之又誤鮮辯久矣

又案近戴君東原謂任正爲輈衡任爲衡與軸考工記凡任木以下三十八字先發下文之意下文乃舉其制故重言衡與當兔之圍此說亦誤以今考之其不合者有四考工記屬文宷省至車工之事尤爲簡潔容有事當明言而省文互見者斷未有先已明言其圍後又重複言之者細檢記中無此文體其不合一也記以衡圍即起于衡長故惟

曰衡任者五分其長以其一爲之圍其字下不必加衡字而任正之圍則起度于輈故曰十分其輈之長以其一爲之圍於其字下特著輈字以別之若任正卽輈身則其下輈字爲贅疣矣其不合二也設使任正爲輈衡任爲衡與軸先言其圍下文不妨再言何以下文惟言軸圍及輈當兔圍獨置衡圍於不論乎其不合三也軸之通長一丈二尺斷不得以當輿下之六尺六寸指名爲軸其兩端之長置不入筭果軸爲五分其長之一則圍當二尺有餘卽與下五分軫間一爲軸圍大相矛盾其不合四也

小車衡大車鬲所以鍵衡謂之軏所以鍵鬲謂之輗衡卽衡任也鬲者大車衡名說文曰輗大車轅端持衡者軏車轅端持衡者論語曰大車無輗小車無軏包咸注輗者轅端橫木以縛軛軏者轅端上曲鉤衡其說非是戴侗六書故曰轅端橫木卽衡也輗乃持衡者此已足正舊說之謬戴君東原又爲之證曰韓非子外儲說墨子曰吾不如爲車輗者巧也用咫尺之木不費一朝之事而引三十石之任元案墨子魯問篇曰子墨子謂公輸子曰子之爲鵲不如翟之爲車轄須臾斲三寸之木而引三十石之任與韓非子所引不同按大車鬲以駕牛小車衡以駕馬其關鍵則名輗軏轅所以引車必施輗軏然後行伸之在人亦交接相持之關鍵故以輗軏喻伸包氏以喻丈之輈六尺之鬲而當咫尺之輗軏疏矣據戴氏說則包說謬矣元又案皇侃論語疏引鄭康成氏注曰輗穿轅端著之軏因轅端著之鄭氏說本不誤集解棄鄭取包可謂無識揚雄太元經曰閑次三關無鍵盜入門也拔我輗軏貴以伸也此卽子雲用論語之義其曰拔則爲衡上之鍵可知且與上關鍵同一義也此皆輗軏爲衡鬲鍵之證也

衡鬲下扼馬牛者軛軛謂之烏啄衡下兩軛曰兩軥衡與車廣等長六尺六寸平橫輈端直木也車人曰鬲長六尺亦直木也若其壓馬牛頸處則別有曲木縛於衡鬲之下以扼馬牛之頸包咸論語注曰輗者轅端橫木以縛軛此雖誤解輗爲鬲而其言軛縛於橫木之下則漢時目驗猶然皇侃疏曰古作牛車二轅不異卽時車但轅頭安枙與今異也卽時車枙用曲木駕於牛脰仍縛枙兩頭著兩轅古時則先取一橫木縛着兩轅頭又別取曲

木爲梔縛著橫木以駕牛軛也即時一馬牽車猶如此也據皇氏說則梔别爲衡鬲下曲木甚明至梁時此制尚存故亦得以目驗而知由此說驗之諸書無不合者急就篇既言軜衡又言軛縛莊子馬蹄篇曰加之以衡梔衡軛爲二物甚明儀禮既夕曰楔貌如軛上兩末楔乃未含飯置尸口中者爲半規形末向上據此可知軛曲半規特末向下耳軛又名烏啄者烏啄合聲爲搤凡以手扼物曰搤搤扼聲轉皆半規曲形之名故詩韓奕曰鞗革金厄厄即軛毛傳訓爲烏蠋也鄭箋說非爾雅蚅烏蠋

即詩所謂蜎蜎者蠋蟲行屈中即名厄也蜎蜎蠋曲貌考工記廬人刺兵欲無蜎亦此義也釋名曰烏啄向下叉馬頸似烏開口向下啄物時也此象形則得矣釋義則甚謬也鬲下駕牛祗用一軛若衡下駕馬則用兩軛故兩軛又名兩軥軥亦以其曲句名之也左襄十四年射兩軥而還昭二十六年中楯瓦繇朐汰輈服虔曰軥車軛兩邊叉馬頸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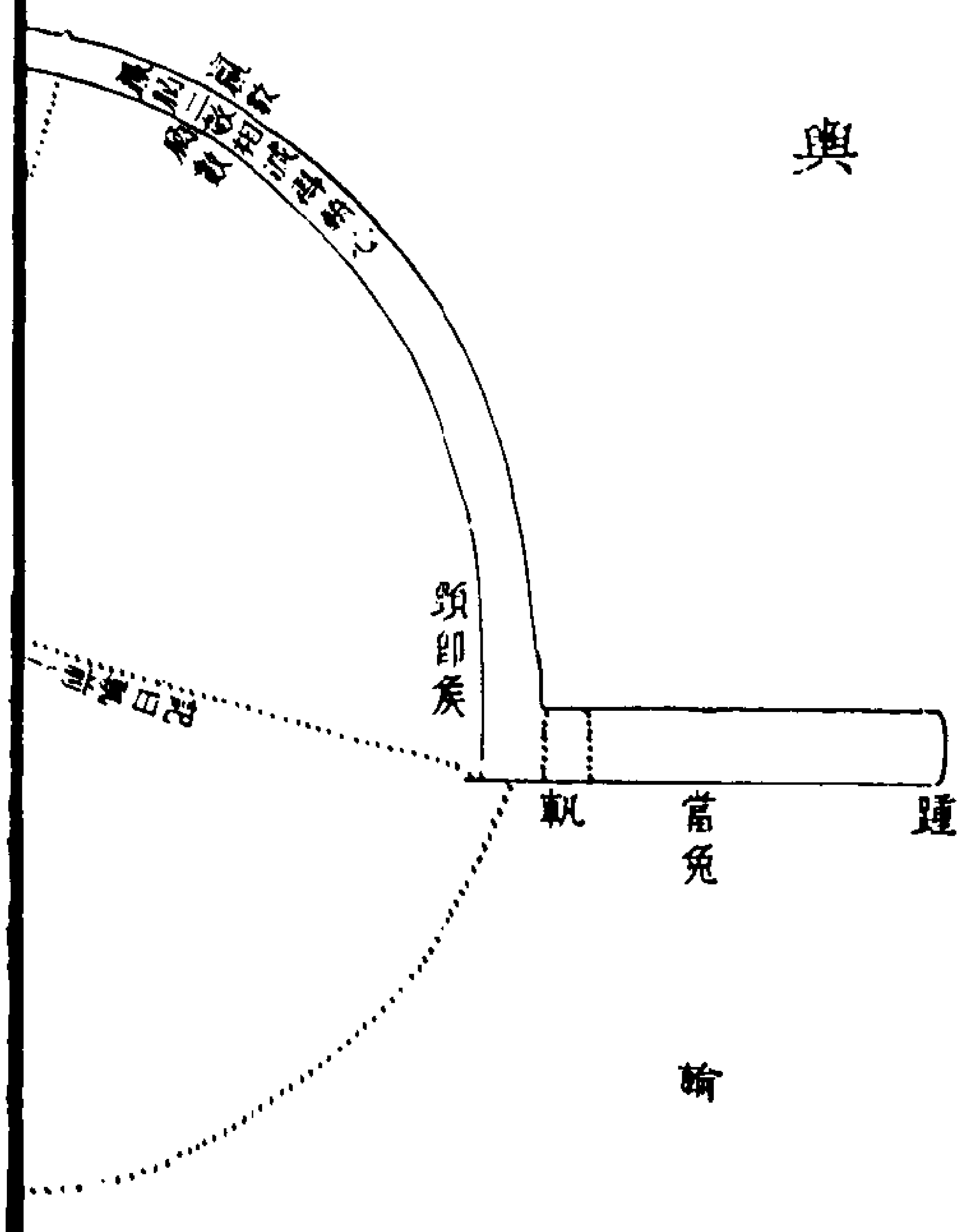
所以貫轂謂之軸軸末謂之軎軎謂之軌軌謂之軹軎上鍵謂之舝舝謂之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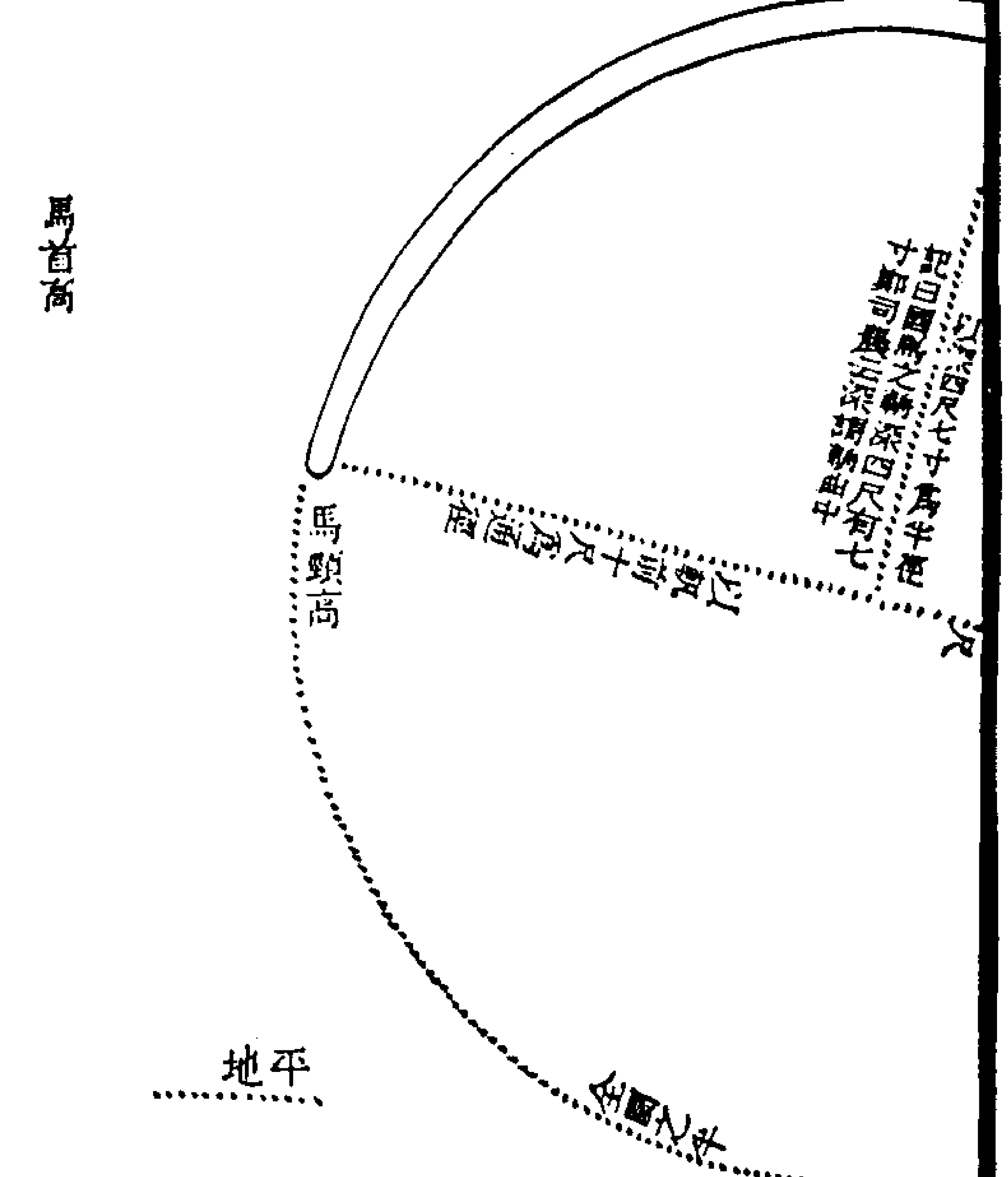
釋名曰軸抽也入轂可抽出也說文曰軸持輪也史記淳于髡傳曰豨膏棘軸所以爲滑也然而不能運方穿蓋軸橫輿底穿兩輪運於穿中膏之乃滑也謂軸末出轂外爲軎者說文曰軎車軸耑象形或從彗作轊軎長而細又在轂外最易相轚故轚從軎晏子春秋曰齊人好轚轂相犯以爲樂史記齊田單宗人盡斷其車軸末而傅鐵籠皆謂此也軎又爲軌爲軹者王先生懷祖曰詩濟盈不濡軌此軌字與少儀同少儀曰祭左右軌鄭氏注曰軌與軹於事同謂轊頭也今本事訛車據正義周較改讀事同爲句

禮大馭祭兩軹與少儀兩軌同處是軌即軹也輪半崇三尺三寸當軌詩曰濟盈不濡軌言其淺也毛傳繇軌以上爲軌上乃下之訛孔穎達等改軌爲軌即惑于上字也此詩有瀰濟盈有鷕雉鳴不濡軌求其牡皆字字相對爲韵極密若改軌爲軌爲合韵則求聲太遠矣元又案曲禮曰國中以策彗卹勿驅塵不出軌此言國中不疾馳塵高不過三尺以上若道上之軌即塵也安得不出乎爾雅曰氿泉穴出穴出仄出也李巡注水從旁出爲氿此甚肖車兩軌之形故名同矣晏子春秋景公爲西曲潢其深滅軌軹本轂末之名今軸末亦名軹者二物相近名即相移釋名曰軹指也如指而見於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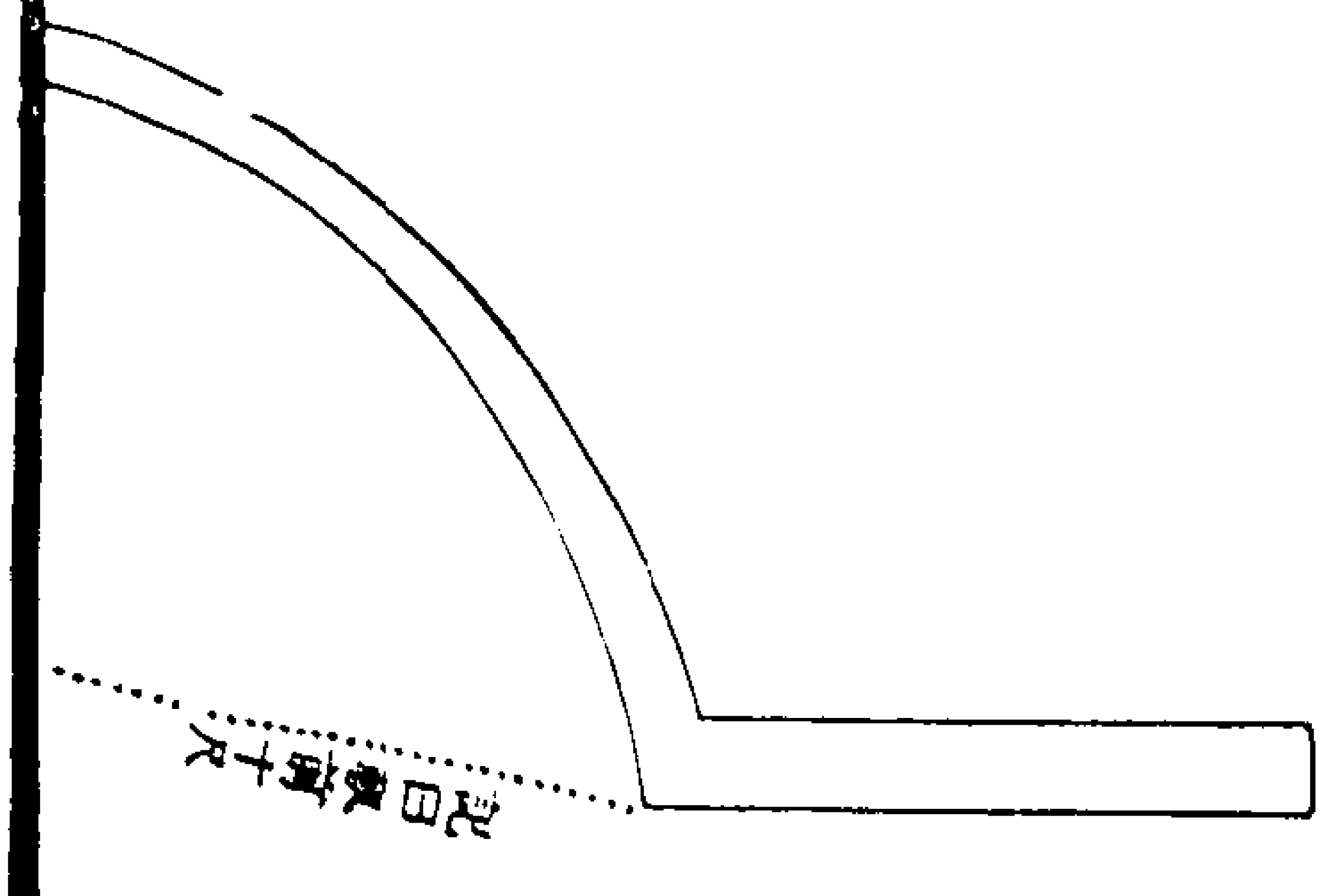
頭卽謂此也謂軎鍵爲䡅者說文曰䡅車軸耑鍵也象兩穿相背从舛禼省聲又轄从車害聲同䡅詩曰間關車之䡅兮是也間關設䡅也非聲詩人從不以雙聲疊韵象聲故睍睆緜蠻皆非聲䡅之長三寸四寸惟所便故淮南子曰夫車之能轉千里所者其要在三寸轄尸子曰文軒六駃題無四寸之䡅則車不行是其證也䡅又爲輪者曲禮曰僕展輪效駕是也馬同年宗璉曰禮先言展輪次言奮衣由右上則輪爲軎末之輪非輿中之輪可知曲禮疏引盧植注曰輪謂轉頭也不誤釋文引盧植注曰謂轄頭靼則誤矣

輈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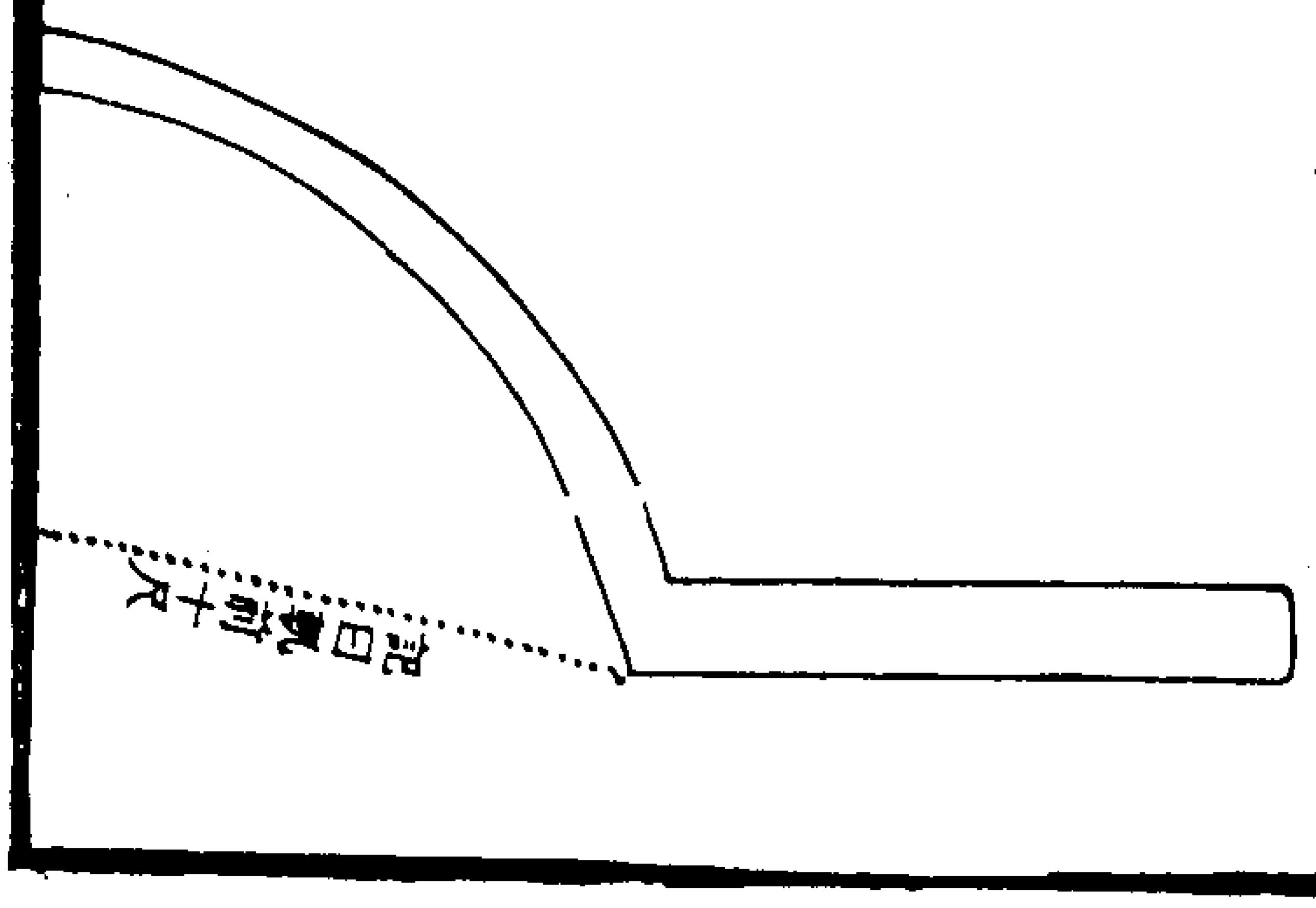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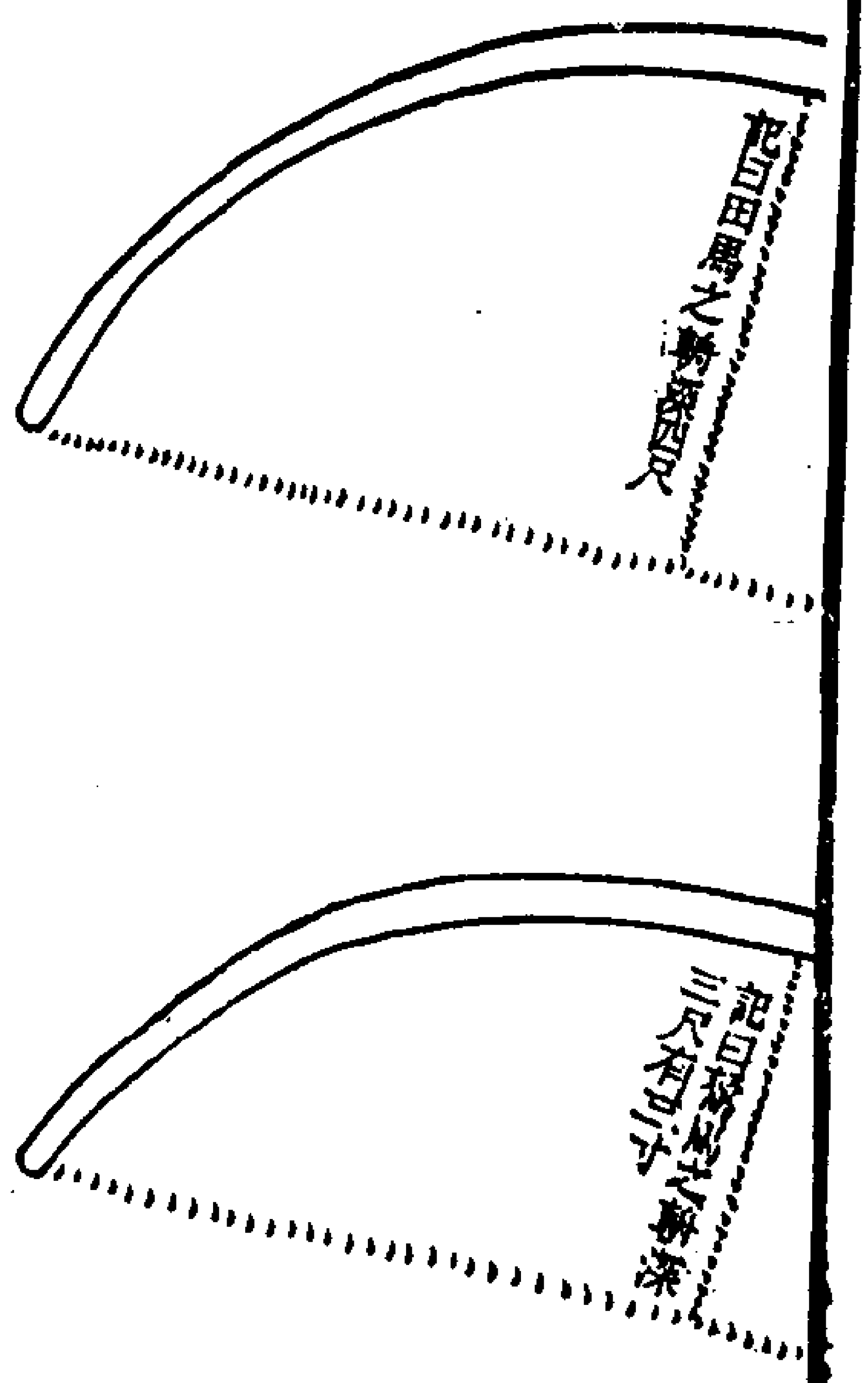


田馬輈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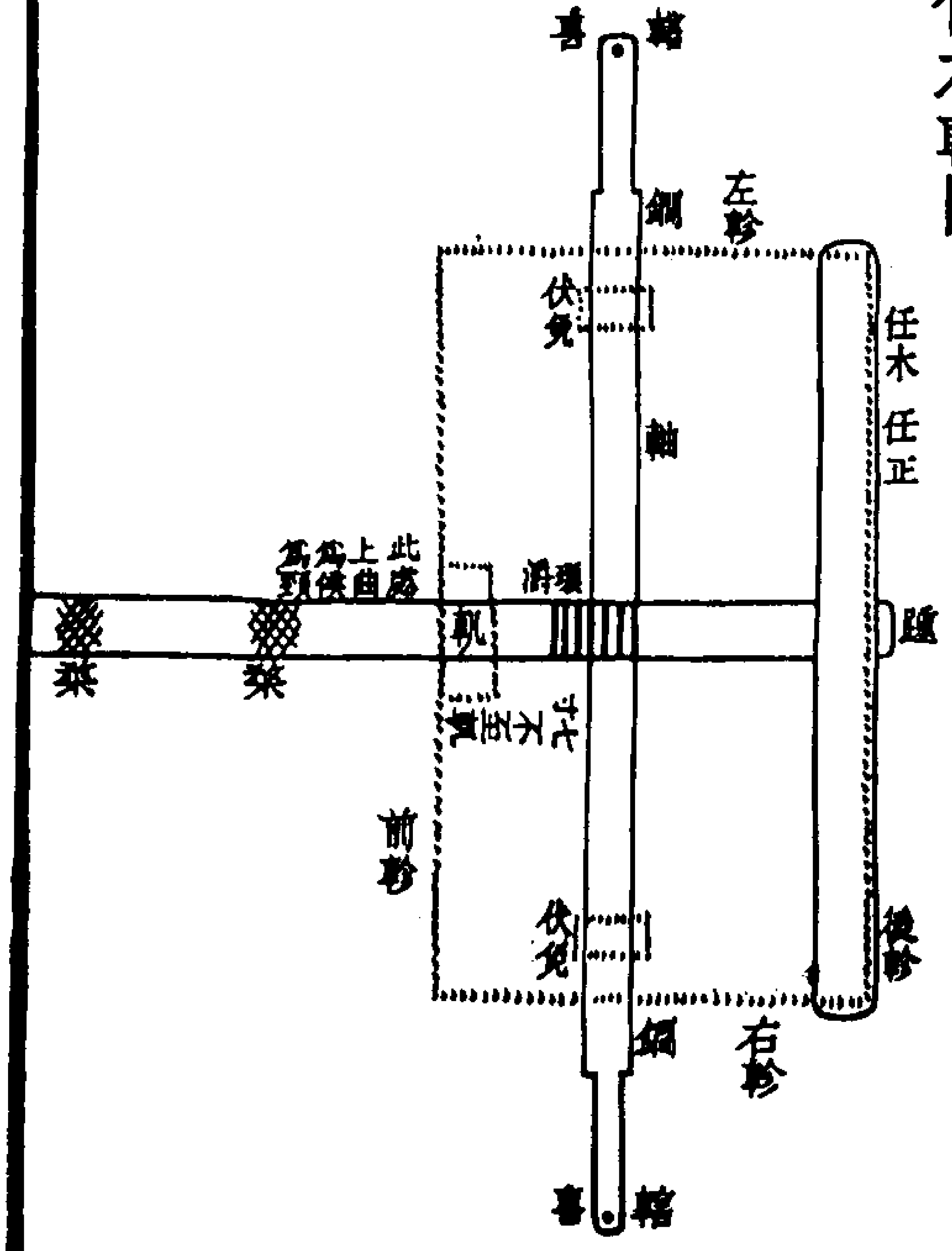


駑馬輈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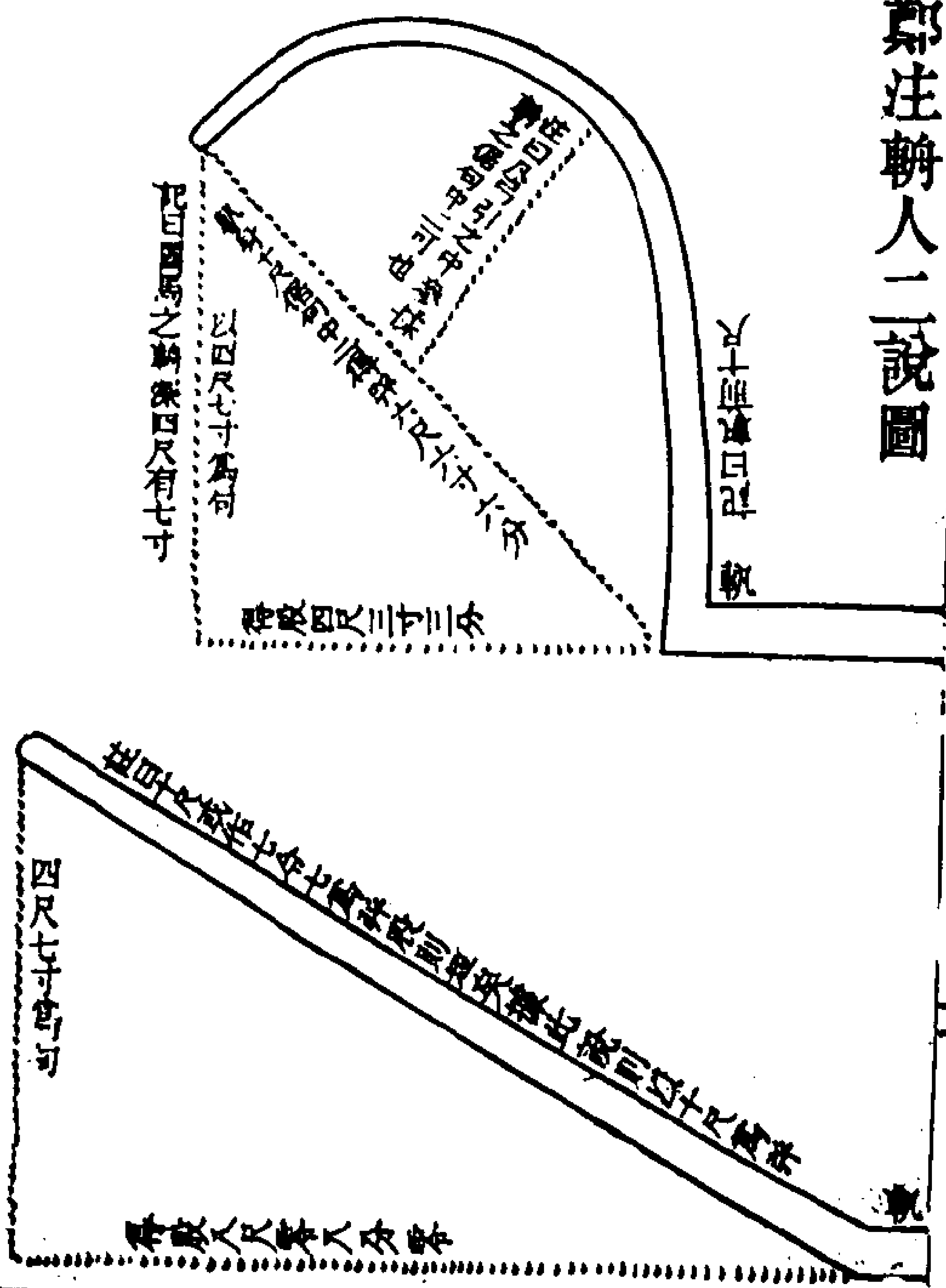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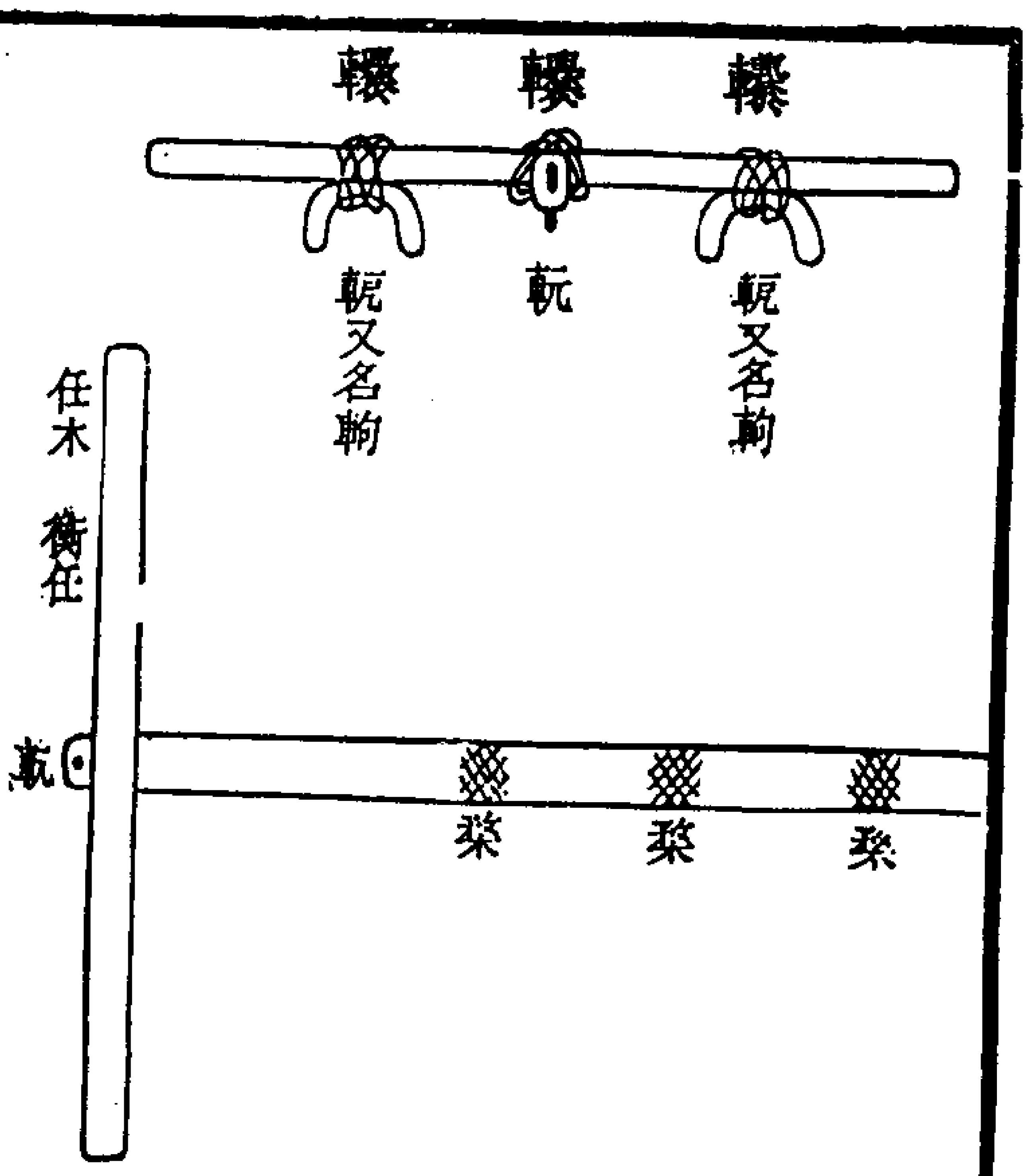

記曰田馬之輈深四尺
記曰駑馬之輈深三尺有三寸

任木軸圖


轄
害
左軫
伏兔
軸
任木 任正
踵
前軫
伏兔
後軫
右軫
轄
害

鄭注輈人二說圖


記曰國馬之輈深四尺有七寸
以四尺七寸為句
四尺七寸為句


軶又名軥
軶又名軥
任木

革解弟四

革漆在轂謂之幬幬謂之緵緵上篆謂之約軝漆在當兔爲環濳輿革前謂之䩞後謂之第革在式謂之鞃在轐謂之轚在輈謂之桊衡束謂之䡊鬲縛謂之鞙

謂革漆在轂謂之幬者考工記曰進而眡之欲其幬之廉也後鄭注曰幬緵轂之革也革急則裹木廉隅見葢轂外有急革裹之以爲固也謂幬謂之緵者周禮春官巾車曰卿乘夏縵是也謂縵上篆謂之約軝者巾車曰孤乘夏篆說文引作䡇是也車有

緵篆孤卿又爲夏采也詩小雅曰約軝錯衡約軝卽篆也謂在當兔爲環濳者記曰良輈環濳自環濳不至軓七寸軓中有濳謂之國輈案自伏兔不至軓七寸是漆伏兔至軓輈身之半也司農讀爲濳酒之濳環濳謂漆沂鄂如環弓人曰寒奠體氷析濳氷析濳則審環又曰角環濳據此則環濳者膠漆周裹如積環矣謂輿革前䩞後爲茀集韵作韍者爾雅釋器文郭璞曰䩞以韋鞔車式茀以韋鞔車後也詩韓奕鞹鞃淺幭毛傳鞹革也鞃式中也是鞃卽䩞也淺幭乃以淺毛虎皮覆式與鞔式之鞹

不同謂在轐謂之轚者說文曰轚者伏兔下革也讀若閔葢加轐軸上又以革縛之使不脫也謂在輈爲桊者詩小戎曰五楘梁輈毛傳曰一輈五束楘歷碌也說文曰歷碌束交也謂衡束爲䡊鬲縛爲鞙者說文曰䡊衡三束也或作𩋡鞙大車縛軛也

金解弟五

金在輪轂謂之錫在穿曰釭大穿釭賢小穿釭軹軹謂之錧錧謂之軑在軸間釭謂之鐗在軎鍵輪謂之轄車環謂之捐衡上環謂之钀

謂在輪轂謂之錫者說文曰錫鍱車輪鐵也葢輪

轂雖是堅木終易敝于沙石故有金以傳其外錫讀如朱干設錫之錫大抵金之緣物而傅其外者皆謂之錫郊特牲朱干設錫謂以金傅干背詩韓奕鉤膺鏤錫謂金傳馬當盧也謂在穿釭大穿釭賢小穿釭軹者說文曰釭車轂口鐵也今口訛作中衆經音義兩引並作口釋名曰釭空也其中空也釭又爲賢軹之總名謂之賢者說文曰臤堅也讀如鏗鏘之鏗古文以爲賢字是賢有堅義也公羊成四年伯臤卒左氏作堅穀梁作賢又漢校官袁良碑賢皆作臤羣經音辨引鄭衆音讀賢爲胡甸切謂軹卽輨輨卽軑者說文曰輨轂端沓也顏師古急就篇注曰錧

轂耑之鐵也趙岐孟子題辭亦曰五經之錧鎋說文曰軑車錧也方言曰關之東西曰轄南楚曰軑離騷曰齊玉軑而並馳漢書揚雄傳曰肆玉軑而下馳並謂此也古車轂中軹以金爲之其形內外周皆圜而薄其長不過四寸許至周末以後乃有以玉爲之者離騷漢書之玉軑是也玉雖堅而易碎如金之內外皆圜則薄矣故琢玉爲外方內圜形今時舊玉中每每有此物俗即稱爲釭頭也戴東原氏謂轄軑爲約轂外端者非謂在軸爲鐗者說文曰鐗車軸鐵也釋名曰鐗間也間釭軸之間使不相摩也吳子兵法曰膏鐗有餘則車輕人方言曰錧軑鍊鏅也廣雅同太平御覽引釋名鐗作鍊元案鍊說文曰冶金也鏅爲鈴鏅耕器皆非車上之金蓋鍊即鐗字鏅即軑字音同兩俗相假耳據此則鏅軑轄一物穿內金也鐗鍊一物軸上金也方言以鍊鏅訓錧軑隨俗相假也謂在軎謂之轄者儀禮既夕記曰犬服木錧錧今文爲轄喪用木轄平日用金可知謂車環爲捐者爾雅釋器曰環謂之捐郭璞注曰著車衆環謂衡上環爲轙者爾雅釋器曰載轡謂之轙郭璞注曰車輗上環轡所貫也說文亦曰轙車衡載轡者高誘淮南子注曰轙所以衡轡義未確元案金革之事考工不詳而錽鋈錫捐等並爲至要故詳解之

推求車度次弟解弟六

案考工記車工之事文省事該其言度數每建首一物明言其度其後或多或少分析推之或畧或闕交互求之加減比例豪釐不差元既因其度數之關于大體者考于解中矣復類其次弟相求之故及未推之事步筭如左

記曰兵車乘車之輪崇六尺六寸得

輪崇六尺六寸

記不言輪周然以輪徑求輪周其數可得古法徑一圍三皆是疏率徑一圍三乃六等邊形每弦與圜半徑相等者考工記大車則用疏率約計之觀車人渠三柯者三可見輪人不言牙周則密率故也隋志載祖沖之所開密率實得古法觀輈弓矢求弧背得數與三其輪崇說合知古人本有密率後人失之耳其率徑一者圍三一四一五九二七今用此求得

輪周二丈零七寸三分四釐零

記曰六分輪崇以其一爲之牙圍今推得

牙面寬一尺一寸

記曰參分其牙圍而漆其二推得

牙面漆者七寸三分三釐三豪

不漆者三寸六分六釐六豪
記不言牙厚今以車人文互校求得
牙厚二寸
記曰椁其漆內而中詘之以爲轂長推得
轂長二尺九寸三分三釐三豪
記曰以其長爲之圍推得
轂圍二尺九寸三分三釐三豪
記不言轂徑葢有圍卽有徑也客率圍周一零零零零零其徑當零三一八三零今用此求得
轂徑九寸三分三釐七豪

記曰五分其轂長去一以爲賢去三以爲軹今依鄭注訂去一爲去二推得
賢圍一尺七寸六分
軹圍一尺一寸七分三釐三豪
記不言賢軹徑今以客率求得
賢徑五寸七分零四豪
軹徑三寸七分三釐四豪
記曰參分轂長二在外一在內置其輻置讀如植立之也置植古同詩商頌置我鞉鼓箋曰置讀曰植論語植其杖而耘漢石經作置其杖而耘輻博同
牙厚二寸除輻博推得

小穿長一尺八寸二分二釐二豪二在外即軹
大穿長九寸一分一釐一豪一在內即賢
記不言輻長今以輪半崇除去牙面寬及減轂半徑求得
輻長一尺七寸三分三釐一豪菑蚤未入算
記不言輻博輻厚今以車人校之求得
輻博二寸
輻厚六分六釐六豪
記曰參分輻長殺其一其一卽骹也推得
輻股長一尺一寸八分八釐四豪

輻骹長五寸七分七釐七豪
記曰參分其股圍去一以爲骹圍今以股博股厚二數推得橢圜圍
股圍五寸一分四釐一豪
骹圍三寸四分二釐六豪
記曰綆參分寸之二今所殺輻博外三分寸之二爲骹不滿牙外邊卽綆也推得
綆六分六釐六豪
記曰竑其輻廣以爲之弱推得
弱長三寸

記不言蚤長今求蚤長約與菑等得
蚤長三寸書說蚤長同牙面寬蚤穿牙外出之加鍥非是鍥乃橫貫牙面制蚤使不脫者若以有鍥必足見足字解爲牙足之足則大謬矣
右輪
記曰輿崇車廣如一推得
輿廣六尺六寸
記曰參分車廣去一以爲隧推得
隧深四尺四寸
記曰參分其隧一在前二在後揉其式推得
式深一尺四寸六分六釐六豪

記不言輢較深今除去式深求得
輢較深二尺九寸三分三釐三豪
記不言式長今求式長與輿廣等得
式長六尺六寸
記曰以車廣半爲式崇推得
式崇三尺三寸
記曰以隧半爲較崇推得
較崇于式二尺二寸較通高五尺五寸
記曰六分車廣以一爲軫圍推得
四軫圍一尺一寸

記曰參分軫圍去一爲式圍推得
式圍七寸六分六釐六豪
記曰參分式圍去一爲較圍推得
較圍五寸一分一釐一豪
記曰參分較圍去一爲軹圍推得
軹圍三寸四分六釐一豪
記曰參分軹圍去一爲轛圍推得
轛圍二寸一分五釐三豪
右輿
記不言國馬輈長案記曰軓前十尺輈深四尺有

七寸由此求正圜半周爲輈身得
輈身中心長一丈五尺二寸三分六釐六豪朒十四尺七寸六分五釐四豪朓十五尺七寸零七釐九絲
記不言田馬輈長案記曰田馬之輈深四尺今以
軓前十尺內減輈身兩端六寸餘九尺四寸爲大
通徑輈深四尺爲小半徑爲半橢圜形求其積當
二十九尺五十三寸九分七十釐八十一豪半橢
圜周十三尺六寸二分一釐三豪此朒數也再以
軓前十尺爲大通徑加輈身徑三寸于四尺共深
四尺三寸爲小半徑爲半橢圜形求其積當三十

三尺七十七寸二十一分二十釐八十八豪半橢
圜周十四尺五寸六分六釐九豪此羸數也以羸
朒二數相減得
田馬輈身中心長一丈四尺三寸四分四釐一豪
記不言駑馬輈長案記曰駑馬之輈深三尺有三
寸今以軌前十尺內減輈深兩端六寸餘九尺四
寸為大通徑輈深三尺三寸為小半徑為半橢圜
形求其積當二十四尺三十六寸三十分五十釐
九十二豪半橢圜周十二尺三寸七分二釐二豪
此朒數也再以軌前十尺為大通徑加輈身徑三

寸于三尺三寸共深三尺六寸為小半徑為半橢
圜形求其積當二十八尺二十七寸四十三分三
十三釐七十六豪半橢圜周十三尺三寸二分八
釐五豪此羸數也以羸朒二數相減得
駑馬輈身中心長一丈二尺八寸零零一豪
記曰十分其輈（國馬之輈）之長以一為當兔之圜推得
當兔圍一尺五寸二分三釐六豪
記曰參分兔圍去一以為頸圍推得
頸圍一尺零一分五釐零
記曰五分頸圍去一以為踵圍推得

踵圍八寸一分二釐零
記曰衡長車廣如一推得
衡長六尺六寸
記曰衡任者五分其長以其一為之圍推得
衡圍一尺三寸二分
記不言任正長今求任正長與輿廣等得
任正長六尺六寸
記曰任正者十分其輈之長以其一為之圍推得
任正圍一尺五寸二分三釐六豪
記言軸長今求兩輪相去八尺為軌兩輪加小

穿長一尺八寸二分二釐二豪再約以一寸六
釐一豪為出轂設牽之地求得
軸長一丈二尺（匠人應門二徹參个注曰二徹之內八尺三个二丈四尺半之為一丈二尺與今所求相合蓋應門容二車也依鄭氏漆輪法則徹廣八尺外小穿各長二尺六寸軸通長一丈三尺四寸應門棖臬間不能容車矣）
記曰五分其軫間以其一為之軸圍推得
軸圍一尺三寸二分
軸徑與大穿徑不相當其中為鐗厚也今以兩徑
數相減求得
鐗金厚七分四釐九豪

右軥

車制圖解卷二終

七錄書館[illegible]

考工記鳥獸蟲魚釋 此殘本也育者以下闕

丹徒陳宗起敬庭著　男　克劬　校錄

鸜鵒不踰濟

注鸜鵒鳥也春秋昭二十五年有鸜鵒來巢傳曰書所無也鄭司農云不踰濟無妨於中國有之釋文鸜公羊傳同本又作鸜左傳同今案穀梁作鸜同左氏彼釋文本又作權此注引左傳文當从左氏作鸜左傳釋文鸜亦有權音本又作鴝案說文正作鴝鵒重文作鴝郭璞注山海經曰鸜鵒鴝鵒也亦見釋文公羊傳非中國之禽也穀梁傳來者來中國也許慎从二傳鄭君駁之見此及公羊疏左傳杜注不在魯界疏云今大河以北皆有鸜鵒與此經合公羊傳宜穴又巢也穀梁傳鸜鵒穴者而曰巢孔穎達曰此鳥穴居今驗猶然公羊疏案斗運樞云有鸜鵒來巢于榆說文今闔似鴝鵒而黃爾雅翼鸜鵒似鵙而有幘成羣多聲字書謂之鴝鵒鳥或曰身首皆黑惟兩翼各有白點飛則見如字書之八云劉向以爲夷狄穴居之禽白羽旱之祥也穴居好水黑色爲主急之應也說者以爲但在濟西不踰濟耳又此鳥本亦巢居不皆穴處又荆楚之俗五月鸜鵒子毛羽新成取養之以教其語俗謂之花鵒今有一種灰色好穿屋瓦以居號瓦鵒

貉踰汶則死

注貉或爲猨謂善緣木之猨也釋文貉依字作貈今案說文貈似狐善睡獸貉北方豸種蓋即禮記蠻貊之貊詩豳風于貉魏風毛傳貉子論語狐貉皆非本字也說文引論語正作貈爾雅釋獸貈子貆郭注其雌者名貔今江東呼貉爲𤟹貏詩疏引此注略異邢疏引字林云𤟹貍類貁謂之𤟹廣雅云𤟹貁也今案廣雅又云㺐𤟹也是貈之異名也釋獸又云貍狐貒貈醜其足蹯其跡𠃨注云皆有蹯掌𠃨指頭處陸氏埤雅引字林云貈似貍善睡與邢疏異疏同說文淮南子貛爲曲穴埤雅曰俗云貛貉同穴而異處貛之出穴以貉爲導今案郭璞云江東呼貉爲𤟹𤟹是江東且有貈與不踰汶遠矣若踰汶據汶北而言則魏風又有縣貆豈地氣古今不同與爾雅翼貉子貊𢕪貊其雌者名貔引詩義問曰形狀與貉異猨通作貈子貆之貆釋異字詳之爾雅釋獸猱蝯善鑡作善援詩角弓疏引鄭氏樂記注云猨獼猴也說文引爾雅亦云蝯善援禺屬陸璣草木疏云猱獼猴也楚人謂之沐猴俗或作母猴一獼猴也或老者爲玃長臂者爲猨猨之白腰者爲獑胡獑胡猨駿捷於獼猴陸佃埤雅云猴性急躁猨性靜緩爾雅翼猨與沐猴相類但靜躁異耳埤雅稱猨臂通肩善嘯好上茂木渴則接臂而飲爾雅翼蝯雄者黑雌者黃善啼其音淒入肝脾

長臂好引氣家語淮南皆云猨五月而生論衡云猨伏於鼠東晳發蒙記曰獺以猨爲婦也莊子曰猨猵狙以爲雌猨之類一爲獑胡即陸璣疏所云一爲蜼爾雅蜼卬鼻而長尾山海經曰鬲山多猨蜼一名狖廣雅云狖蜼也吳都賦注引譙周異物志曰狖似猨類建安臨海北有之說文蜼如母猴孫愐以蜼似猨狖似獼猴羅願非之蓋一物也埤雅又有所謂狨者類猨長尾尾作金色俗謂之金線狨一名猱引詩毋敎猱升木今案猱獼猴也此狨當即蜼之類農師又云獨猨類也似猨而大食猨案說文獨一曰北嚻山有獨㺄獸如虎白身豕鬣尾如馬必非此獸又一㲉大屬腰以上黃腰以下黑食母猴亦非猨屬未詳一爲挺文選四引張載吳都賦注挺猨屬一爲猓子吳都賦劉注猓子猨類猨身人面見人則笑一爲猓然劉注猨狖之類居樹色青赤有文九眞日南有之

輪已庳則於馬終古登陁也

輈人國馬之輈深四尺有七寸注云國馬謂種馬戎馬齊馬道馬高八尺田馬之輈深四尺注田馬七尺駑馬之輈深三尺有三寸注駑馬六尺校人種馬一物戎馬一物齊馬一物道馬一物田馬一物駑馬一物注云種謂上善似母者以次差之玉路駕種馬戎路駕戎馬金路駕齊馬象路駕道馬田路駕田馬駑馬給官中之役爾雅釋畜宗廟齊毫戎事齊力田獵齊足詩我馬既同傳宗廟齊毫尚純戎事齊力尚強也田獵齊足尚疾也廋人馬八尺以上爲龍七尺以上騋六尺以上爲馬詩漢廣傳五尺以上曰駒箋六尺以下曰駒爾雅馬八尺爲龍郭注引廋人文即作騋然則龍與騋通詩株林傳大夫乘駒公羊傳隱元年注天子馬曰龍高七尺以上諸侯曰馬高六尺以上大夫士曰駒高五尺以上龍高與周禮異詩株林傳大夫乘駒埤雅又引緯書言天子乘馬孝經說房爲龍馬見校人注

必縊其牛

說文牛象角頭三封尾之形又云牛爲大物易說卦坤爲牛孔穎達曰坤象地任重而順故爲牛繫辭服牛乘馬引重致遠書康誥肇牽車牛遠服賈牛人共其兵車之牛與其牽旁注牽旁在轅外輓牛也疏云兵車之牛據在轅中者詩小雅我車我牛此經上注大車牛車也釋名羊車今犢車也說文犢牛子也凡馬牛異名見于爾雅說文廣雅者今不具載

必緧其牛後

故書緧作鰌鄭司農云鰌魚字 爾雅說文字皆作鰌釋魚鰌鰼郭注云今泥鰌說文鰌鰼互訓埤雅鰌似鱓而短無鱗以涎自染難握與鰼而爲牝牡莊子所謂鰌與鰼游入江水輒死又引恩平僊譜六鰌謂之蚌孫炎爾雅正義云鰌尋也尋習其泥厭其清水所爲爾雅序爾俗問自孫炎高璉者

龍旂九斿

左傳昭二十九年龍水物也說文龍蟲之長能幽能明能細能巨能短能長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潛淵廣雅有鱗曰蛟龍有翼曰應龍有角曰虯龍無角曰螭龍水經注魚龍以秋日爲夜埤雅龍八十一鱗引陰陽自然變化論曰驪龍之眸見百里纖芥傳說蛟龍畏鐵大戴禮及樂緯皆云鱗蟲三百六十龍爲長詩麟趾疏引左傳服注聽聰知正而名山出龍五行傳皇之不極則有龍蛇之孽

鳥旟七斿

注鳥隼爲旟 爾雅鷹隼醜其飛也翬舍人曰謂隼鷂之屬陸璣云隼鷂屬也齊人謂之擊征或謂之題肩或謂之雀鷹春化爲布穀者是也廣雅鵅鵒鷂子籠脫鷂也宗起案爾雅鷹隼醜則鷹隼二物也陸璣合爲一舍人曰隼一鷂之屬陸璣云隼鷂屬則隼鷂二物也劉熙又合爲一詩采芑疏引說文云隼鷙鳥也邢昺因之今說文無此語隼即鵻字重文玉篇云隼祝鳩也廣韻云隼鷙鳥也說文同鵻據此

則顧氏陳氏皆未見說文有鷙鳥之訓一曰鶉字案鶉即鵻字詩匪鶉匪鳶說文引作鵻云鵰也與詩傳同據此則隼即鵻也案埤雅鵻隼鷹各爲一類亦以隼爲鷂屬又引列子曰鷂化爲鸇鸇化爲布穀布穀冬復爲鷂也似此鷹也隼也鷂也鸇也皆能化布穀然則其類大同而形狀性情或異則種別也

熊旗六斿

注熊虎爲旗 說文熊獸似豕山居冬蟄埤雅云其膽春在首夏在腹秋在左足冬在右足好舉木而引氣莊子所謂熊經鳥伸是也當心有白脂如玉俗呼熊白爍此名陛已詺之爾雅釋獸熊虎醜其子狗絕有力麙說文能熊屬足似鹿能獸堅中釋獸又云羆如小熊竊毛而黃郭注云今建平山中有此獸俗呼爲赤熊孫炎爾雅注熊似豕之獸即今之所謂熊是見宋本春秋疏二十七穴氏注蟄獸熊羆之屬冬藏者也

易兌卦虞翻注坤爲虎革卦注同說文虎山獸之君

爾雅虎竊毛謂之虦貓甝白虎虪黑虎說文甝作虓讀若冪又云虦甝騶鷉黑虎也廣雅於䖘李耳虎也方言虎陳魏宋楚之閒謂之李父江淮南楚之閒謂之李耳注云虎食物值耳而止以觸其諱故然見埤雅埤雅又云虎奮衝破又能畫地卜食山海經海內經幽都之山其上有玄虎

龜蛇四斿

大戴禮甲蟲三百六十龜爲長樂緯同說文龜舊也外骨內肉者也从它龜頭與它頭同天地之性廣肩無雄龜鼈之類以它爲雄象足甲尾之形龜人天龜曰靈屬地龜曰繹屬東龜曰果屬西龜曰靁屬南龜曰獵屬北龜曰若屬注云天龜玄地龜黃東龜青西龜白南龜赤北龜黑龜俯者靈仰者繹前弇果後弇獵左倪靁右倪若東龜南龜長前後在陽象經也西龜北龜長左右在陰象緯也爾雅釋魚龜俯者靈仰者謝前弇諸果後弇諸獵左倪不類右倪不若又云一曰神龜二曰靈龜郭注云涪陵郡出大龜甲可以卜緣中文似瑇瑁俗呼爲靈龜即今觜蠵龜一名靈蠵能鳴三曰攝龜郭注小龜也腹甲曲折解能自張閉好食蛇江東呼爲陵龜四曰寶龜五曰文龜郭注甲有文彩者六曰筮龜郭注云常在蓍叢下潛伏見龜策傳疏引龜策云傳曰上有擣蓍下有神龜又云聞筮滿百莖者其下必有神龜守之七曰山龜八曰澤龜九曰水龜十曰火龜廣雅爪龜也禮運注龜北方之靈信則至矣詩疏一引左傳服注言從又成則神龜在沼中庸注水神則信禮疏引乾鑿度陽氣閉台信之類以證信又爲水行說似不同案鄭氏蓋以信爲言從不主論土德此其異也其爲修母致子則同埤雅龜腸屬于首又云龜善藏久能行氣導引史記龜策傳千歲龜巢於蓮葉之上五行傳貌之不恭時則有龜孽又曰言之不从時則有介蟲之孽招魂露雞臛蠵王注蠵大龜也說文同字又作蝘文選四劉逵注蠵大龜也又吳都賦注引玄中記蠵巨龜也說文它虫也从虫而長象宛曲垂尾形上古草居患它故相問無它也詩斯干箋虺蛇穴處埤雅舊說蛇

以眼聽又云蛇盤向壬爾雅螣螣蛇郭注淮南曰螣蛇又蟒王蛇又蝮虺博三寸首大如擘舍人注江淮以南曰蝮江淮以北曰虺郭注此自一種蛇名爲虺蝮許慎淮南子注蟒蛇虵蛇也埤雅引南越志云巴蛇吞象蚺蛇吞鹿楚辭天問靈蛇吞象王注靈蛇巴蛇也山海經曰巴蛇食象三歲而出其骨

旋蟲謂之榦

鄭司農云旋蟲者旋以蟲爲飾也玄謂今時旋有蹲熊盤龍辟邪月令其蟲鱗注龍蛇之屬其蟲羽注飛鳥之屬其蟲倮注虎豹之屬恆淺毛其蟲毛注狐貉之屬生旃毛也其蟲介注龜鼈之屬大戴禮鱗蟲三百六十羽蟲三百六十毛蟲三百六十介蟲三百六十樂緯同爾雅無足謂之蟲有足謂之豸說文同案此與豸對文則異梓人所謂小蟲之屬也

熊見前

龍見前文選四引方言曰未升天謂之蟠龍

辟邪闕

犀甲七屬

爾雅犀似豕郭璞注形似水牛猪頭大腹庳腳腳有三蹄黑色三角一在頂上一在額上一在鼻上鼻上者即食角也小而不撱好食棘亦有一角者說文犀南徼外牛一角在鼻一角在頂似豕吳都賦劉注犀狀如水牛頭似猪四足類象蒼黑色一角當額上鼻上角亦墮也又有小角長五寸不墮性好食棘口中灑血武陵以南山中有之形似引劉欣期交州記曰犀出九德毛如豕蹄有甲頭似馬吳錄地理志云武陵沅南縣以南皆有犀埤雅引交州記曰犀有二角鼻上角長額上角短或曰三角者水犀也二角者山犀也引異物志云犀體兼五種肉舌有棘常食草木棘刺不啖莖葉也傳說犀之通天者惡影常飲濁水重霧厚露之夜不濡其裏白星徹端可以破水駭雞嗔角即白埋之又云犀性絕蹤一管三毛有鴆處必

行之前足直常倚木而息或曰人氣粉犀

兕甲六屬 爾雅兕似牛郭注一角青色重千斤說文𤉡如野牛而青詩匪兕匪虎疏引許愼云兕野牛其皮堅厚可爲鎧或見異義及淮南注邢疏引作說文誤也邢疏又引交州記曰兕出九德有一角角長三尺餘形如馬鞭爾雅某注亦云兕牛千牛亦兕小雅疏

山以章 **注章讀爲獐齊人謂麇爲獐** 爾雅麕牡麌牝麜其子麆其子解絕有力豜說文麇麞也麞麇屬廣雅麇侎麟誤麞也詩野有死麕釋文麕本亦作麏亦作麇草木疏云麏麞也青州人謂之麏案此疏與鄭說異麏或麏字之誤爾雅又云麠大麃牛尾一角郭注漢武帝郊雍得一角獸若麃然謂之麟者此是也麃即麠又云麠大麢旄毛狗足疏引山海經云女几山異獸多麇麢說文以麢爲大麇麢爲大鹿或字之誤也埤雅引崔豹古今注云麢有牙而不能噬又或曰麐性善驚又曰麐性喜山

水以龍 見前

鳥獸蛇

注所謂華蟲也蟲之毛鱗有文彩者 司服注華蟲五色之蟲又云鷩畫以雉謂華蟲也此疏云言鳥以其有翼言獸以其有毛言蛇以其有鱗以首似鷩亦謂之鷩冕也爾雅鷩雉郭注似山雞而小冠背毛黃腹下赤項綠色鮮明樊光注丹雉也少皞氏以鳥名官丹鳥氏司閉以立秋來立冬去入水爲蜃周禮王享先公服鷩冕以左傳昭十七年疏杜注略同說文鷩赤雉也周禮曰孤服鷩冕邢昺引山海經北山之上鳥多赤鷩郭注即鷩雉也今案雉本鳥也郭璞云背毛黃足有毛尖

以今驗之其爪有鱗文爲雞爪故廣雅云雉野雞也是有鱗也但諸家皆以鷩雉釋鷩冕賈疏獨云首似鷩誤也釋名鷩雉之憋惡者山雞是也鷩憋也性憋急不可生服必自殺故畫其形於衣以象人耿介之節也案爾雅自有鸐山雉故郭氏云鷩似山雉即以爲山雞非也所言性情則是故潘安仁射雉賦云山鷩悍害疾迅已甚蓋山鷩二種其性略同徐爰注惟引郭氏鷩雉注亦非也說文駿鸃鷩也秦漢之初侍中冠駿鸃冠其注淮南子亦云鷩雉也見文選五廣雅鵕鸃鳳皇屬也與許說異

五入爲緅 **注緅今禮俗文作爵言如爵頭色** 疏云爵赤多黑少說文雀依人小鳥也讀與爵同又云飲器象爵者取其鳴節節足足也埤雅引雀賦曰頭如顆蒜目如擘椒又云雀四時有子月令季秋之月爵入大水爲蛤士冠注云其色赤而微黑如爵頭然巾車注雀黑多赤少之色二注必有一誤士冠疏强合之非也

淫之以蜃 **注鄭司農云士冠禮曰素積白屨以魁柎之說曰魁蛤也周官亦有白盛之蜃蜃蛤也玄謂蛤今海旁有蜃** 士冠禮注魁蜃蛤掌蜃序官注蜃大蛤又其職注互物蚌蛤之屬月令季秋之月爵入大水爲蛤晉語作雀入于海孟冬之月雉入大水爲蜃注云蜃大蛤也夏小正晉語作入于淮小正云蜃蒲盧也爾雅釋魚魁陸郭注本草云魁狀如海蛤員而厚外有理縱橫即今之蚶也疏引本草云魁蛤一名魁陸生東海正圓兩頭空表有文陶隱居注云形似紡軠小狹長外有縱橫文理云是老蝙蝠化爲者又引字書云蚶蛤也又蜌蜃郭注云今江東呼長而狹者爲蜃又蚌含漿郭注蚌即蜃也又云蜃小者珧郭注珧玉珧

即小蚌說文蜃雉入海化爲蜃蛤蜃屬有三皆生于海千歲化爲蛤秦謂之牡蠣又云百歲燕所化魁蛤一名復累老服翼所化又云蚌蜃屬又云廣蜌也俯爲蜃圓爲蠣又云蠣蜃屬似蠊微大出海中今民食之詩瞻彼洛矣傳天子玉琫而珧珌士珕琫而珕珌說文珧蜃甲也珕蜃屬鼈人注鄭司農云蠯蛤也杜子春云蠯蜯也廣雅蜌蠯蚌蒲盧也又本草車螯是大蛤桼蜃有十八名蜃也蛤也魁也魁陸也魁蛤也蜡也蜃也蠯一作蜌也蚌也含漿也珧也珕也復累也牡蠣也蠣也蜯也蠍字郎蒲盧也車螯也大者爲蜃爲車螯小者爲珧長而狹者爲蜃圓者爲蠣圓而有文者爲魁陸爲蜡陶注本草又以小狹長者爲魁陸與本草正造未詳又說文蠣似蠊案彼蠊字注海蟲也長寸而白可食未審即蛤否埤雅云蜃似蛇而大腰以下鱗盡逆一曰狀似螭龍有耳有角背鬣作紅色世說雉與蛇交而生蜃此又一物與月令無與山海經曰嶧皋山皋水出焉其中多蜃珧墨子曰楚之明月生于蚌易離爲蚌虞翻曰取外剛內柔也

繅子男執皮帛

注謂公之孤也贄用束帛而以豹皮表之爲飾天子之孤表帛以虎皮說文豹似虎圜文陸璣草木疏毛赤而文黑謂之赤豹毛白而文黑謂之白豹爾雅貘白豹郭注似熊小頭庳腳黑白駁能舐食銅鐵及竹骨骨節強直中實少髓皮辟溼或曰豹白色者別名貘案或說蓋與陸氏同疏引字林曰貘似熊而白黃出蜀郡一曰白豹案此與郭說又微異陸氏似近之說文貘黃黑色餘同字林不云名白豹或者貘自有此獸白豹亦名貘也山海經幽都之山其上有玄豹埤雅豹花如錢黑而小於虎一名程列子曰程生馬古詩曰飢豹食有餘言豹廉有所程皮又引博物志曰豹死守窟淮南子曰蛇能止豹虎見前

宗祝以前馬

注將有事於四海山川則校人飾黃駒校人職文校人又云春祭馬祖執駒鄭司農云二歲曰駒三歲曰駣說文同案此所用不必定爲二歲容三歲之駣亦得通名駒也說文又云馬馬一歲也馵馬八歲也疑皆得通稱駒詩漢廣傳五尺以上曰駒陳風箋馬六尺以下曰駒其義同也隱元年公羊注同毛傳爾雅宗廟齊豪詩吉日傳宗廟齊豪尙純也校人凡大祭祀朝覲會同毛馬而頒之注齊其色也爾雅黃白駁詩豳風魯頌傳同字作皇又駢馬黃脊騝又驪馬黃脊騽說文作驔別訓騽爲豪骭案詩傳豪骭曰驔然則說文驔騽二字互誤也又黃白雜毛駓魯頌傳同郭璞云今之桃花馬說文駓黃馬白毛也秦風傳黃馬黑喙曰騧爾雅但云黑喙騧說文同說文又云驃黃馬發白色者但宗廟尙純當正用黃馬毛傳黃騂曰黃赤黃曰騂蓋騂之近黃者則爲黃黃之近赤者則爲騂非雜色也他文壘言二色不云雜毛者皆宜从此例明堂位周人黃馬繁鬣牲用騂剛黃與騂色近也廣雅有

飛黃穆天子傳有渠黃其純雜未詳詩小雅皎皎白駒爾雅玄駒褭驂此駒之別者鄭讀爾雅玄字不屬駒讀又案黃駒亦當用繁鬣郭璞云繁鬣兩被毛或云美髦鬣

脂者

注脂牛羊屬內則注脂肥凝者說文戴角者脂據此則麋鹿犀兕之類皆脂屬但下文宗廟以爲牲則惟牛羊也內則注又云牛膏薌羊膏羶是牛羊亦得通名膏也庖人注司農云膏香牛脂也杜子春云膏羶羊脂也則以脂言之牛見前此主牲言也王制曰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賓客之牛角尺注握謂長不出膚詩周頌傳社稷之牛角尺曲禮天子以犧牛諸侯以肥牛大夫以索牛又牛曰一元大武注元頭也武跡也內則牛夜鳴則庮注惡臭也內饔同司農云朽木臭也說文膫牛腸脂也重文作膋祭義卿大夫袒而毛牛向耳鸞刀以封取膟膋注云血與腸間脂也郊特牲

取膟膋注云膟間脂也此皆以牛爲脂獸詩取其血膋注膋脂膋也則統言之羊有六種一爲吳羊即白羊也爾雅羊牡羒牝牂郭注謂吳羊廣雅云吳羊牡一歲曰牡翔三歲曰羝其牝一歲曰牸挑三歲曰牂是也說文羒牂羊也牂牡羊也與爾雅異蓋由字誤一爲夏羊即黑羊也爾雅夏羊牡羭牝羖說文夏羊牡曰羭夏羊牝羖牸牀曰羖是也知吳羊白夏羊黑者郭璞注羊牡羒謂吳羊白羝夏羊黑羖羝牡羭黑羝也故知爲黑白之異也夏羊又通名羖廣雅吳羊犗曰羳羖羊犗曰羯劉氏以羖羊與吳羊對稱說文亦云羯羊羖犗也郭璞云今人便以牂羖爲黑白羊名謂此矣然詩小雅俾出童羖箋云羖羊之性牝牡有角則通名爲羖自詩人已然矣一爲羳羊爾雅羳羊黃腹說文同一爲麢羊有二種爾雅麢大羊郭注云麢羊似羊而大角圓銳好在山崖間疏引陶注本草云今出建平宜都諸蠻中及西域多兩角角有一角者爲勝角甚多節蹙蹙圓繞別有山羊角極長唯一邊有節節亦疏大而不入

用羌夷云只此名麢羊據疏所引則角長一邊有節者名山羊也廣雅麢作羚曰羚角一爲羬羊爾雅羊六尺爲羬案此特羊之大者山海經云錢來山有獸其狀如羊而馬尾曰羬注云今大月氏國有此下闕

輪輿私箋二卷坿圖一卷

同治七年孟夏獨山莫氏刊於金陵

序

余所見言車制者自唐賈氏孔氏及宋林鬳齋戴仲達以迄

國朝惠天牧士奇江愼修永方靈皋苞戴東原震段懋堂玉裁金輔之榜姚姬傳鼐程易疇瑤田阮芸臺元凡十餘家他箸者未及見然已愈說愈詳矣今年自入閏五少雨熱酷窮居無憀輒取攷工經注讀之堅守康成往復尋繹時似得解頗繁記識至是三職有者用思畧盡因彙爲輪輿私箋得常覽之省其當否嗟夫經至今日能者無不名鄭學而鄭義轉幾無一是卽此車制其一端也愼修先生云鄭注之精微賈氏猶不能盡通後人可輕破乎是眞能讀鄭注者然吾不得及斯人而持正之矣丁巳八月五日子午山柴翁鄭珍識

輪輿私箋卷第一

遵義　鄭珍　子尹撰

凡為輪行澤者欲杼行山者欲侔

注杼謂削薄其踐地者侔上下等

杼以行澤則是刀以割塗也是故塗不附侔以行山則是摶以行石也是故輪雖敝不甐於鑿

注摶圜厚也鄭司農云不甐謂不動於鑿中也元謂甐亦敝也以輪之厚石雖齧之不能敝鑿旁使之動

澤地多塗山地多石故行澤之輪須削牙如杼使不為塗所著行山之輪須牙上下等使不為石所傷至於行平地其常也雖亦有行山之時亦有行澤之時亦有行平地而值泥似澤遇石似山之時然其車之輪斷不專為行山使牙上下等亦不專為行澤使牙如杼然於輪人必有常度在不杼不侔之閒明矣所以必著此節者正以見常度之不杼不侔也猶之輈人極論大車之轅直無橈乃正以見輈之不直不橈耳必先明此然後知康成說攷工車制確不可易後人紛紛改說止憎多口無益於經

兵車之輪六尺有六寸田車之輪六尺有三寸乘車之輪六尺有六寸

注此以馬大小為節也兵車革路也田車木路也乘車玉路金路象路也兵車乘車駕國馬田車駕田馬

後文輪輿諸事俱不著尺寸先出三車輪崇明根數也

六分其輪崇以其一為之牙圍

注六尺六寸之輪牙圍一尺一寸

三分其牙圍而漆其二

注不漆其踐地者也漆者七寸三分寸之一不漆者三寸三分寸之二令牙厚一寸三分寸之二則內外面不漆者各一寸也

詳玩注文蓋專明牙之踐地不漆一邊之度所云牙厚不兼投輻一邊也注所以必專明不漆一邊者以上文但言六分輪崇一為牙圍其圍之尺一寸者可知而以此尺一寸者分為四面廣狹之數不可知不知四面廣狹數各若干則牙厚牙廣不能定卽漆與不漆之地無從定而下文轂輻諸數出於漆內中詘者皆茫然矣故先云不漆其踐地者以明不漆者在踐地一邊然後接云漆者七寸三分之一不漆者三寸三分寸之二以明漆其二不漆其一之數然後卽不漆之數析之云令牙厚一寸三分寸之二則內外

面不漆者各一寸順文理讀之明明所云牙厚爲就
牙之踐地一邊言非兼投輻一邊謂牙上下同厚也
凡牙之厚其度皆如輻之廣小車輻廣三寸五分則
牙厚亦三寸五分惟踐地一邊須不杼不侔自不能
與投輻一邊同厚其制蓋於牙內外兩邊距地一寸
之處各微微鈲殺而下至牙厚九分一釐三豪三不
盡而止則牙之踐地不削者只餘一寸六分六釐六
不盡合兩邊距地一寸圍之得三寸六分六釐六不
盡居牙圍三分之一不漆是兩邊距地之一寸雖爲
輪之崇自若而牙踐地一邊既不杼不侔則此二寸

者俱踐地矣此注所以筭不漆踐地者必并內外面
各一寸計之也得此不漆之度乃後以漆者七寸三
分寸之一分居投輻一邊及內外兩邊投輻一邊如
輻之廣占三寸五分內外兩邊各占一寸九分一釐
六豪六不盡於是一尺一寸之牙圍其爲四面廣狹
皆得的數自輪之平面視之六尺六寸之崇上下不
漆者各去一寸其餘六尺四寸皆爲漆內而轂輻諸
度之根定矣令者非假設之辭以記無明文由彖互
推得而不敢質言使若假設其數云爾下注令輻廣
三寸半語意亦然此牙圍漆數實言車制要領記與

注俱本明白自賈氏疏不能發明後之讀者先不曉
記之言欲杼欲侔是見常度之不杼不侔因誤解注
云牙厚者爲上下兩面反詆康成競鳴異說皆自成
一家之車而非攷工之車也

或曰謂注云牙厚專屬踐地一邊玩其文誠似據下
注輻廣三寸五分云牙上面厚如其廣求鄭輻廣之
數於經記了無明文究是意擬且軸以承輿轂以函
軸其力惟輻是恃大車任重之車輻廣猶止三寸小
車載輕理宜減少何緣反多五分則投輻一邊奚不
可減其數以增兩面也曰大小車輻廣不同別有說

其云廣三寸五分記雖無明文而康成由輈之軸圍
逆推之又以蓋之鑿深互比之其數實是如此卽不
啻有明文矣何也輪崇車廣衡長三如一車廣卽軫
間而五分軫間以一爲軸圍記之明文也函軸者穿
必與軸等大是一尺三寸二分之軸圍卽轂大穿之
賢圍而五分轂長去一爲賢又記之明文也賢圍函
軸者同軸圍容金者須旁加一寸則圍一尺九寸二
分而於五分轂長爲居其三分是一分有六寸四分
合五分得三尺二寸則轂長轂圍之數見矣倍之六
尺四寸爲輪崇漆內之數則輪內外面不漆者各一

寸見矣而以轂圍之防捎其藪又記之明文也藪爲壺中當輻菑之處其圍居轂圍三之一占轂徑三寸五分五釐五不盡餘七寸一分一釐一不盡是輻鑿之地矣而量鑿深爲輻廣又記之明文也是鑿深之數卽輻廣之數矣而輪人爲蓋鑿深二寸有半寸又記之明文也是鑿深之法矣蓋之部徑六寸中函達常徑一寸而鑿深二寸半對爲五寸則鑿端一枚盡部徑無餘分輻菑之鑿深如其法一畔三寸五分對之則七寸而於轂徑猶一畔餘五釐强不盡者達常居部中常靜不動鑿端雖盡部徑不致弓傷達常轂

於軸常動不靜須鑿端之前畧留餘分使輻不及軸而軸亦不及輻然其爲餘分甚微雖不盡而適盡矣此康成三寸五分之輻爲斷不可增減者也牙上面之厚如其輻廣夫復何疑

或曰三寸五分注雖由記推得終屬輻廣於牙厚何與而云牙上面之厚如之豈亦康成之說乎曰固康成之說也於何見之於其注綆三分寸之二見之注曰三分寸之二出於輻股鑿之數所謂股鑿之數卽輻廣之數也所謂出者牙出也何以知爲牙出以其言出於輻鑿也輻雖有三分之二不殺而終不能出

於鑿故知是謂牙出牙出則不與股鑿正對故輪偏箄若不令牙出卽知與股鑿正對正對則股鑿之廣卽牙上面之厚矣余所述非康成之說而何如曰注云牙厚者是上下兩面此無論輪人斷非專爲牙上下等山行之車說經而實誣經卽康成已云輻廣三寸五分其骹圍殺股圍三之一猶廣二寸一分以股一寸六分零之牙厚倘有五分無安置處而又令牙出於輻股鑿六分有奇則輻骹之二寸奇者止有一寸著牙上此雖婦人童子猶知其不可矣謂康成洞精象數而顧不能知乎乃千餘年讀此注者舉世瞢

瞢雖詆鄭而實誣鄭耳可見鄭注之難讀

程氏瑶田謂記凡言圜而不見橢圜長方縱橫之數者圜者皆圜三而徑一方者皆圜四而徑一牙圜一尺一寸不見縱橫之數其材蓋正方四面各二寸七分半三分其圍不漆其踐地一分除踐地一面則內外面不漆者各四分五釐强椁內中詘得三尺二寸五分四釐强是爲轂長眞度鄭注約畧無根不足憑

余按程氏由讀鄭注不得其解又誤準以大車輻廣三寸厚一寸爲小車亦然因以如注筭者則牙是長方厚止寸許輻骹將突出牙厚之外於筭法動皆齟

齬遂求之磬人言三分股博鼓博者爲長方必言縱橫之例証牙圍不見縱橫必是正方以肆其說不知磬人文止是句法非言圍之例也若但言圍者必是正方卽如程氏定輻廣三寸厚一寸明是長方也記宜見縱横之數矣而止言股圍骹圍何嘗見縱横之數乎然則何以定牙圍必是正方而非長方乎强拉經文一二語就己爲例自詡獨得眞度詆駁前人而不計抵其巇者卽在下文此私勝之蔽也

阮氏元謂凡物圍者乃謂之圍牙圍乃輞牙周帀之圍尺一寸乃大圍面寬之平度不漆近地之一分三寸六分寸六分零椁內中詘得轂長二尺九寸三分零記文本明自鄭誤注首加一蔽而有五不合凡圜皆指圜者如注是長方不得曰圜一牙須堅故寬一尺一寸如止寬三寸許則太窄二鞕三分寸之二是牙厚二寸互文乃合厚一寸許則太薄三依注卽轂長三尺二寸則轂太長應門不能容四大車轂徑一尺五寸合兩輻長四尺五寸兩牙圍三尺共九尺爲輪崇故車人曰六分輪崇以一爲牙圍小車牙圍亦指寬面若以一尺一寸爲四面之數卽與車人違五余按此說尤大謬記諸言圜者輻是長方而言股圍骹圍蓋弓鑿廣四枚明弓是正方而言股圍蚤圍軹轛如窗櫺當兔承輿下亦必皆方而言軹圍轛圍當兔之圍矢之刃決非圓者而言刃圍何以見圜者乃謂之圍方者卽不得爲圍乎不通計

經文而憑肊立例以解古經詆舊說荒蔑甚矣且牙材必用全木或析木揉之寬厚宜畧等始可曲而爲圜如其說是用厚二寸寬一尺一寸之木枋向厚面屈之大車更寬至一尺五寸不曉從何揉得此理勢之斷不能者也又云或合五合六成規合抱處有牡齒交固似牙故曰牙若然輪止六尺六寸高以五六截寬一尺一寸之枋輮接成規一截只長尺許徑可微斫厚面圜之不可揉亦不必揉何以有廉挫腫之病乎處尊貴而談物曲心到固不如目到也其云太窄太薄及以綆數見牙厚以大車證牙寬鄭時固不知經當作如此解宜其不合也惟應門容二徹三个是廣二丈四尺如阮氏云應門容二車依鄭漆輪法則徹廣八尺外小穿各長二尺六寸軸通長一丈三尺二寸卽應門不能容其說誠然然應門必須兩車並行未見出何典記且以鄭計徹廣筭之三分轂二在輻外得一尺九寸兩轂三尺八寸內除兩綆數一寸三分零在徹廣數內餘三尺六寸六分零加徹廣八尺軸通長一丈一尺六寸六分零其出小穿容轄者兩耑不過多二三寸然則卽令兩車並行於二丈四尺之門亦未見其不能容况本無並軌君門之說

又不知所謂依鄭淡輪法者是如何計筭也
當論古人凡創一物必合於物之情理當於人之心目絕無勉强牽就故其制易知易從美善而不可易也卽如輪牙以注云踐地不漆一分之內有內外面各一寸推之知車輞揉治初成其厚本上下相侔也乃先於內外面距邊一寸各畫一規又於厚之外邊中除一寸六分强周畫兩界線然後各卽規外楕殺之至於界線而止則規自成廉堮而輪成不侔不杼之形立而視之輪之面盡於規自規以外皆踐地者非輪面也然後盡漆其輪面既使潻泥易脫易洗又

得飾爲美觀椁內詘中易而且準其爲合情理當心目何如也若如後人所說牙厚上下相等則牙面自是齊平而一截漆之一截棄之入於目既不成象又於無界埒之平面加漆必有過與不及之處詘中取度求準則難自然之與勉强可以定是非矣

椁其漆內而中詘之以爲之轂長以其長爲之圍

注六尺六寸之輪漆內六尺四寸是爲轂長三尺二寸圍徑一尺三分寸之二也鄭司農云椁者度兩漆之內相距之尺寸也

古之爲椁者將葬陳材每四枋縱橫冓如井字層累積之故士喪謂之井椁其納寖周棺亦然云椁其漆內者凡於物之圓圍上取正中徑數若卽圓上量之必有偏左偏右之差但於圓外作一方容圓量其方線如一卽得中徑準數矣今取漆內中徑其方線正是井椁之形故曰椁其漆內此與下捎其藪並其輻廣並以彼象顯此象而此象之形制益明古人文筆之精實有作數十語不及下一字之詳且顯者後人止以閒泛字視之或以艱奧字稱之不得於言如之何講其制也

以其圍之阞捎其藪

注捎除也阞三分之一也鄭司農云捎讀爲桑螵蛸之蛸藪讀爲蜂藪之藪謂轂空壺中也元謂此藪徑三寸九分寸之五壺中當輻菑者也藪者猶言趨也蜂藪者衆輻之所趨也

五分其轂之長去一以爲賢去三以爲軹

注鄭司農云賢大穿也軹小穿也元謂此大穿徑八寸十五分寸之八小穿徑四寸十五分寸之四大穿甚大似誤矣大穿實五分轂長去二也去二則得六寸五分寸之二凡大小穿皆謂金也令大小穿金厚一寸則大穿穿內徑四寸五分寸之二小穿穿內徑二寸十五分

寸之四如是乃與藪相稱也
㸚者分理之名本無專字言地理卽从㸚作㸚言木
理卽从木作朸言指之分卽从手作扐言骨之分从
月作肋因从木又可从艸作芀因从手又可从人作
仂芀仂說文所無王制仂注爲什一此爲三一者以彼喪祭
費不能多至三一此於上下諸數惟三一爲適合故
知是三之一也孔氏正義謂仂者分散之言數亦不
定得其義矣藪說文作棷訓轂中空也讀若藪許君
是取故書本字作藪是取音義皆同字故二鄭卽就
藪字作解急就篇作轈从車與从木義同惠氏士奇
以桑爲㮴誤未確碑本止作桑是轈取棷藪同聲別
增也捎訓除者除去其實使虛而成孔也从手與匠
人梢溝从木同木自大漸小而上其杪爲標梢則梢
以漸殺除而成轂孔之藪亦由大漸除小而成故曰
捎其藪堂蜋子房喜結於標梢上因以名之作字者
以其虫屬配虫爲螵蛸說文只有蟲無螵先鄭讀梢如螵蛸
擬其音而義卽在也賢者說文賢大目也从目臤聲
與此賢音義並同或本是腎字寫者增目成貝或賢
有勝義以兩穿相較此頭之大爲勝遂名賢於義亦
得也軹者凡語止詞曰只轂孔至末而止卽呼爲只

後因加車作軹軸耑錧亦當軸止處又所以止軸之
出故亦呼爲只其作字遂兩同太馭祭兩軹少儀作
祭左右軌以軌聲與軹近借用因又與車徹字同至
兩軹故書作軒以軹字依篆體書之只作𠯑傳久或
增綴或模糊卽成开旁爲軒字經杜子春正定其誤
已明故說文無軒也轂孔自內頭起其圜徑卽漸殺
漸小軸入轂之圜徑如之故孔適相函而運轉其內
頭孔曰大穿外頭孔曰小穿孔內當輻菑處曰壺中
皆俗間熟傳舊名故先鄭舉以通古蜂藪亦俗間言
衆湊意有此語與蜂起蜂聚蜂擁意同後鄭申之云
藪猶趨蜂藪衆輻之所趨者今本藪與蜂藪互易從漢讀考李軌音
藪倉豆反則藪趨音義並與湊同蜂藪是泛語注意
以衆輻湊之亦是蜂藪所以名藪非轂藪卽是蜂藪
也兩穿有內外徑者孔頭必嵌金釭使與軸之鐧相
摩切作孔之時預儲嵌金厚一寸之地圜徑自寬多
二寸深則止足容金自內卽圜徑與軸等大故有內
徑外徑及嵌金之後外亦與軸等大而其孔是金非
仍木也故曰凡大小穿皆謂金也轂孔之長非鑿所
能穿古亦當用鏇法而藪之圜徑不能卽其處量而
規之也當於一頭中作徑三寸五分五釐五不盡之

圜爲藪徑規旁加徑四分二釐二不盡爲賢內徑規
又旁加徑一寸爲賢外徑規凡三規重之於一頭中
作徑二寸二分六釐六不盡之圜爲軹內徑規旁加
一寸爲軹外徑規然後先鏇藪規直而入視鏇具上
度數入深一尺一寸二分五釐卽是藪之正中當輻
鑿心處也乃鏇軹內徑規亦直入至深二尺零七分
五釐交藪之正中又準定鏇具度數從賢內規入勻
殺漸小適交於藪正中又從軹內規入勻添漸大亦
適交於藪正中乃鏇賢外徑規及軹外徑規如金之
佔地而止於是得藪當輻鑿心處圜徑三寸五分五

釐五不盡於轂圜居三分之一其兩廂末捎除者一
廂有三寸五分五釐五不盡以居輻之菑賢外徑得
六寸四分其圜一尺九寸二分於五分轂長爲去二
軹外徑得四寸二分六釐六不盡其圜一尺二寸八
分於五分轂長爲去三
程氏瑤田以藪爲鑿深防爲十分之一圜防爲三寸
二分五釐强用其成數三寸爲鑿深賢軹乃飾轂之
名五分轂長飾其一分別名賢飾其三分別名軹去
其五分之四飾之菑一分不飾以待置輻故曰去一
去三以爲之若如注說大穿小穿穿數必出於圜上

當云五分其轂之圜而記乃出數於轂長且穿則有
圜有徑今所爲者其圜上文言長必不可不見圜字
而不見圜字是賢軹必指飾轂其說甚辨段氏玉裁
注說文車部軝下直據爲車制確說余細繹之其言
大非也以藪爲輻鑿之說始於宋林希逸鬳齋攷工
記解國朝方氏苞周官集注沿之至程氏乃推極其
說余按凡鑿孔記止名鑿若果轂鑿名藪下文宜曰
量其藪深曰輻廣而藪淺曰藪深而輻小曰輪雖敝
不甐於藪使上下文名稱相應何以都不曰藪而曰
鑿則藪之非輻鑿決矣且轂中空之正字作橾與藪

同讀必是倉頡諸篇中字斷非許君因先鄭義新撰
以藪爲輻鑿則橾別作何解豈古人就名立字者亦
非而必待數千年後一程氏始識其眞乎記文凡言
幾分某去若干以爲某者皆是以彼不去之數爲此
之數何緣於此三句文法不變而解獨變文云去一
以爲賢則有四去三以爲軹則有二而謂一分以爲
賢三分以爲軹是以爲者其不去者也何以反云去
且果如此則但云以一爲賢以三爲軹而一分置輻
不言自見豈不簡明顧作此詞意相戾之語乎依文
求之直無一是又謂如注則上下不當言五分其長

言長卽賢軹下不當無圜字夫轂長與轂圍數等記於賢軹要是以彼數見此數長與圍隨舉皆可何以必須言圜賢軹卽是穿之名指言圜穿卽是圜徑非賢軹別是一物須於其上指圜徑也無從言圜自不可言圜文正與輿人三分車廣去一以爲隧一例指言隧已是輿深自不可言隧深三分廣去一爲隧隧自是車之長而非車之廣如程氏將謂隧下必當見深字而上又不當言三分車之廣乎又謂下篆幬筋膠專言飾此去一去三之四分夫四分旣飾矣所云畱一分不飾以待置輻者長居六寸四分如彼說幅

卷一　五十五

廣三寸只占得三寸其餘三寸四分旣無幅可占何以不當篆幬筋膠乎程氏徒負私立異精審如段氏亦惑其說至詡其謂軹爲軝之譌者爲今人勝古人作聰明亂舊章之害如此

阮氏謂防止當訓餘未有三分一之訓此防爲木理當從說文作朸理防一聲之轉以圜防揃其藪者言順轂木中直理除去轂中心木而爲藪也非謂其圜下文明言賢軹之圜卽是藪圜若先又別出藪圜古人斷無此謬戾鄭氏誤解之余按記之所明皆舉其可差錯而不容差錯者爲著其一定之法度若轂之穿孔兩頭度數已定去實成空人誰不知豈慮差錯顧贅此無爲之語乎且以圜防爲順其直理不知穿旣有大小則入穿一二寸卽已不盡順其理矣况防本分理之名雖非定數而實因他數以爲數若謂止訓餘則王制歲之仂三年之仂究餘幾何乎若以理防一聲言防卽是言理則推之王制而云祭用數之理喪用三年之理更成何語乎其解蓋不通也又云先後鄭說藪皆指轂外建輻之鑿爲言夫二鄭何曾以輻鑿爲藪乎知明明注文未之能解也至又非康成金厚一寸之說云賢軹之金不滿穿中剡數兩末

卷一　五十六

以容金厚而金圜與大小穿圜同徑其中豈能相平按正惟以金厚一寸故令穿之外徑增寬一寸爲嵌金之地及其嵌訖金圜自與穿內圜齊平顧如此訾議信乎於注文不全憭也或曰說文橾爲藪正字訓車轂中空阮氏蓋本之豈說文亦非歟曰許君是說字橾本是轂中空雖不切指其處而其物事已無可移二鄭是說經同是轂中空不切指其名數之處卽與賢軹無別而經不明阮氏固未知此

又程氏旣以牙圍一尺一寸爲方徑三分漆二椁內中詘得轂長轂圍同三尺二寸五分四釐一豪六絲

六不盡用轂圍十分之一三寸二分五釐四豪一絲六忽六不盡以捎輻鑿之深因以其數爲輻廣又因之以爲弱自謂此爲眞數注所計者盡是臆度夫藪之爲壺中爲輻鑿阞之爲十分之一爲三分之一且無論孰是孰非就令所得轂圍是眞度則經云以其圍之阞捎其藪者明是以轂圍十分之一三寸二分五釐強捎其輻鑿之深矣文字中間別無商量卽應用其圍數十分之一可也乃又謂止用其成數三寸而取證於車人輻博三寸之文云輪無大小輻廣不得過三寸亦不得不及三寸夫輪輿輈三職諸度皆言若干者卽實是若干何獨於捎藪須懸一浮數令讀者筭者待以車人證之乃知是用其成數乎況經止言圍之阞卽讀者筭者亦止知有圍之阞又何從知是成數非成數乎且十分之一程氏自定之如其說以讀經文車人輻博三寸是經輪人輻廣出鑿深鑿深居轂圍十分之一亦是經必以小車之輻博當同大車之輻博於阞止用其成數安知大車之輻博不當如小車之輻博而所謂博三寸者非止舉其成數乎旣不依注又不依經說經而經亡皆職此之由也

容轂必直陳篆必正施膠必厚施筋必數幬必負幹

注容者爲之形容也篆轂約也幬負幹者革轂相應無贏不足

旣摩革色青白謂之轂之善

注謂丸漆之乾而以石摩平之革色青白善之徵也

治經火養之木爲圓長三尺二寸之形是曰容轂以繩縣之身及兩端之圍皆與繩觸則直矣陳列也篆非一處故曰陳篆其廣狹及幾處無聞當任意爲之無定數也每篆一周以矩準之其高下皆與圍相切則正矣篆說文作𨋎訓車約蓋所據本異

按約轂與幬革是兩事諸家說皆不憭幬革者除置輻處通鞔之所以固轂因以爲飾凡小車皆然無貴賤之別上文云進而眡之欲其幬之廉無所取之取諸急知與輪必取圜輻必取直同是小車通制不得而缺者也篆者謂轂約謂之篆鐘帶亦謂之篆皆指其圍繞一周者據巾車先鄭注篆讀爲圭瑑之瑑夏篆轂有約也參之先鄭典瑞注瑑有圻堮瑑起說文瑑圭璧上起兆瑑知篆以瑑起而名鐘帶亦名因瑑起其制於轂幹刻之令起圻堮一周刻此處微容卽彼處起圻堮其圻堮處卽是篆也當不止一處

刻訖其狀蓋如竹形然後渾體厚播以膠密被以筋
又播膠一層乃以革鞔之令革與容處埌埒處皆緊
相貼切則瑑起者亦隨革瑑起容突分明然後通丸
漆之待乾摩平乃就瑑起上周畫五采其外通朱漆
之此篆之制也以其周繞束轂故曰約非賴此約束
其轂始固之謂據巾車孤乘夏篆卿乘夏縵大夫乘
墨車後鄭注夏篆五采畫轂約夏縵亦五采畫無瑑
爾墨車不畫則篆惟孤以上始得爲之以益觀飾卿
大夫皆不瑑起而卿止於幬上畫五采如篆之周亦
非一處以其不瑑起漫幕然故曰夏縵大夫則不惟

無篆且不畫采而止漆黑之故曰墨車等而下則士
止幬革並不漆是篆爲孤以上專制幬爲上下通制
明矣幬轂古謂之軝詩商頌小雅並云約軝錯衡約
軝與錯衡對文衡是通制明軝亦通制惟助祭諸侯
及方叔元老之衡軝是篆約與錯畫爲異故稱約軝
錯衡毛公采芑傳云軝長轂之軝也朱而約之而鄭
烈祖箋云軝轂飾也飾卽幬革則長轂之軝猶云小
車轂之幬革耳朱而約之乃是解約字蓋孤以上之
轂既五采畫其篆約則篆約之外皆朱漆也故云朱
而約之說文軝長轂也（依采芑正義引是許君元文諸本並作長轂之軝也俗依毛詩增段氏未之正朱而約之今本亦俗改）以朱約之是本毛義非卽以朱爲約（或原同毛）
惟許君意以但言以朱約之其爲幬革
已明而幬者仍是轂非別一物故止訓長轂不若毛
公長轂之軝義全廣雅云轂篆謂之軝（釋文引廣雅云軝轂篆是据元本今作轂謂之軝脫篆字）張揖爲失毛旨詩疏云軝者長轂之
名又據許而違許意矣通藝錄倡爲賢軝轂飾名軝
乃軝字誤之說段氏確信不疑卽用以說軝字於古
義益瞀亂顛倒不足憑
段氏說此記云容如製甲必先爲容之容先爲容轂
之笵盛轂於中以治之飾之陳篆者刻畫其文而以

革縷若絲嵌約之而後施膠施筋而後幬之以渾革
而丸漆之而摩之革色青白而後朱畫之容轂以下
渾轂所同幬而朱之軝所獨按此說仿匠家造嵌絲
器法言轂飾以篆爲若彝鼎上鏤篆文與毛鄭所言
約者極不合徒欲傅會毛義以實去二爲軝之說益
牽强非事理
軝只是幬革爲飾爲長轂上下通制約軝則幬革上
有篆約爲孤以上專制毛許鄭義解是一而惟鄭軝
轂飾也之訓簡而實明蓋幬革卽是飾此飾卽是軝
不兼約字在內毛云長轂之軝卽名以明義許以非

長轂卽無飾只云長轂幬革自不待言義皆太簡故後人易誤會又易傳合賴康成詩禮注乃足通之

三分其轂長二在外一在內以置其輻

注轂長三尺二寸者令輻廣三寸半則輻內九寸半輻外一尺九寸

長上無內外也內外由輻而立則輻之地自在中間故三分轂長擬九寸五分居內一尺九寸居外其中間三寸五分卽置輻之地矣程氏瑶田謂若此則輻廣之中心不當其所分之縫而出而外移卽不得置於轂長外二內一之間譏康成用筭法不審先後余謂輻若如針如錐其置之也自正正在外二內一之間既廣三寸五分於轂長上須占三寸五分之地除去占地其在內在外之數始明如以廣心當分縫一畔廣占一寸七分五釐其一分二分之當此兩畔者為在內乎為在外乎謂能涵泳經文吾不信也輻廣三寸半乃兵車乘車不可增減之實數令之云者以由經推得而經無文故不敢質言使若假設云爾賈疏謂注以捎藪鑿深知之不得鄭旨捎藪鑿深之數於經亦無文注蓋由輈人之明言軸圍者層遞推至牙圍而得之也

記於車總目著輪崇寸尺為輪輿諸度之根各度遂不明言使讀者互求自得則輻之廣厚宜卽於輪輿輈三職中求之後人以其數隱而難求也程氏瑶田乃準之車人輻博三寸厚三之一謂小車輻廣不得過三寸亦不得不及三寸其厚亦是一寸並與大車同文具於彼省於此阮氏元又以自定之牙厚二寸云輻當滿牙其廣二寸大車輻厚三之一小車厚當三之二為六分六釐六豪卽如其說厚三之一者三寸得一寸則三之二者應得一寸三分三釐三不盡云厚六分零是於廣二寸為三分之一非三之二也說之自相矛盾已如此此皆逞私臆而未深求記文也大車小車以有任輕任重之別故其諸制廣狹高卑長短曲直各自為度無一相同不應於輻獨同且輻之所以不同者正有其故惜諸家未之知也大車轂短只一尺五寸其圍之大却四尺五寸制令輻廣三寸卽正中置輻其兩頭止各餘六寸令輻厚一寸三十輻佔轂圍三尺餘一尺五寸兩輻相距尚有五分不鑿空地故輻比小車廣少而厚多小車轂長不止增倍而圍僅三尺二寸制令輻廣三寸半其外二內一者所餘甚長令輻厚七分則兩輻相拒不鑿者只有三分零故輻比大車廣多而厚少其因轂之圍長以增減輻之廣厚為

數雖異而廣少者增厚之厚少者增廣之使其強力
而固則一必比而同之失古人制器之精微矣
凡輻量其鑿深以爲輻廣
注廣深相應則固足相任也
凡者最括之辭包輪人車人六車在內上凡斬轂下
凡揉牙亦然記不著輻廣之數者量其鑿深爲之是
鑿深之數卽輻廣之數也而亦不著鑿深之數者轂
孔壺中當輻菑之藪居轂圍三分之一餘三分之二
之徑卽兩畔輻菑之鑿深是指藪餘徑之數卽鑿深
之數也止發此一句爲率上文已著藪徑而由藪徑

得鑿深卽鑿深見輻廣已不啻詳言之矣車人之止
著輻博三寸亦以有此句爲率卽可由輻博見鑿深
由鑿深得藪徑同一省文之法明乎此益見藪徑鑿
深輻廣三事數同而小車是小車之數大車是大車
之數非輻廣同是三寸於輪人畧之於車人互見之
也凡以柄周繞圓物投之者必深視其圓之徑使投
者相湊相倚衆力如一始固而益固輪人之爲輪爲
蓋其鑿之法是一轂猶蓋斗也輻猶蓋弓也軸猶達
常也蓋斗徑六寸達常徑一寸以達常貫蓋斗中猶
以軸貫轂中也蓋斗之徑除達常徑一寸止餘五寸

猶轂徑除軸當藪處徑三寸五分五釐强則止餘七
寸一分一釐强也蓋斗鑿深二寸五分相對則盡其
五寸猶轂鑿深三寸五分相對則盡其七寸也而蓋
鑿之深無餘分轂鑿尙有一分一釐强未盡者以蓋
斗與達常常靜不動故鑿雖穿通而不傷達常轂與
軸常動不靜故鑿耑一枚之前須稍留五釐强使輻
與軸兩不相及然一畔五釐强其留數甚微雖曰不
盡而其徑亦適盡矣與蓋鑿究無異也
輻廣而鑿淺則是以大扤雖有良工莫之能固
注扤鑿動貌

輻與鑿其深廣如一言一則二見輻廣鑿淺是廣及
度而深不及度鑿深輻小是深及度而廣不及度深
不及度則菑之入轂不固廣不及度則菑之承轂少
力見輻鑿廣深非皆二寸半不可也以此益驗菑是
直入尖筍非鋸筍
故竑其輻廣以爲之弱則雖有重任轂不折
注言力相稱也弱菑也今人謂蒲本在水中者爲弱是
其類也鄭司農云竑讀如紘綖之紘謂度之
玩一竑字而輻柄之形具矣竑字說文所無蓋卽紘
字或因古文系作□與□形近故書漫譌隸寫

遂作立或草書糸與立近隸寫因作立許君據故書止是紘故無竑字先鄭注本已是竑而知其音義故令作紘綖之紘解讀紘者用一條組先以一頭屬左旁冕笄上以一頭繞頭下屈而上屬之右笄垂餘爲飾冠冕訖視之左右組自笄斜下交於頭成尖角形輻菑當入轂處廣三寸半長如鑿深亦三寸半其初雖已削廣之兩面漸殺漸窄以至於端令適與鑿相函而其廣三寸半自若也今於入鑿處起兩邊斜殺以至於端與弓之股端一枚同則是成尖角形之筍與紘形正似故曰竑其輻廣以爲之弱弱所以必紘

之爲尖筍者車輿之重全藉六十輻之力承之而六十輻更迭常直地者止有兩輻輻鑿心之末盡轂徑者止五釐强數徑自鑿心以內漸大以外漸小外過五釐强其內尙不及輻端又鋒薄無餘分若爲方筍卽鑿亦方鑿其投弱也弱兩邊直入上以鋒薄之端撼末鑿五釐之木雖不通猶通也而重任壓於上弱必上僭侵軸轂亦必往下潛移一輻如是卽輻輻如是轂之破折恒由是作惟剡輻廣使如箭鏃前半則弱之兩邊斜交鑿心其投轂也自入鑿至鑿心並負轂迤邐相承一豪不能上僭轂亦一豪不能下移而轂之壓輻以弱兩邊計之直是壓七八寸則輻之承轂愈固而有力故雖有重任轂不折也

江氏永謂受菑之孔必當廣半寸以上方可容菑輻股端當厚一寸有奇使相著不留空際輻輻相扶有力其意蓋以菑爲方筍股端厚一寸有奇於每面曲剡二三分則菑厚半寸以上然後殺薄兩面以爲筍受菑之孔如其廣厚以容之其末剡之二三分兩輻相著不露空際則一輻之左邊一輻之右邊其承菑孔相距之地五六分以致其力其推測甚細戴氏震云菑蓋厚大半寸是約其師說嘗極思之如此則股端之曲承轂股爲

轂限鑿盡一枚之前無論所餘厚薄菑不及傷之但菑是方筍股既爲轂限定卽菑只是塡實其孔於轂身豪無承托之力承托全賴一邊二分弱未剡者以兩輻相距之地厚三分有奇則向內止長三寸餘之一薄木片而兩輻終日運行互相上撼車輿之重又下壓之欲轂之不破折難矣江氏殆未慮及此良由略視竑字雖精思亦不能得耳或曰如子言菑用尖筍更曲剡股端使輻輻相著不愈固乎曰剡曲卽承轂之力在股端不剡曲卽全力在尖筍與其任以五六分之力何如任以七八寸之力耶且剡曲雖作尖

筍終不免上摵之害知者所以不爲也

輻之厚注亦無文所以然者以轂圍三尺二寸須周布三十輻每輻又須有相距之地其厚可約而知也江氏永謂當半寸以上戴氏震定爲大半寸則是六分六釐六不盡於通分法爲三分寸之二也今合股圍骹圍及綆數求之謂當厚七分以推諸數似乎脗合

參分其輻之長而殺其一則雖有深泥亦弗之溓也

注殺衰小之也鄭司農云溓讀爲黏謂泥不黏著輻也

輪崇六尺六寸者除去牙之漆者一寸九分一釐六

豪六不盡不漆者一寸上下牙共除五寸八分三釐三不盡又除轂徑一尺六分六釐六不盡餘四尺九寸五分分爲兩輻之長則一輻除菑爪不計長二尺四寸七分五釐三分之而殺其一則殺者長八寸二分五釐止於廣之向車箱一邊殺狹至爪入牙際其向外一邊不殺兩面近牙處亦稍殺但其數甚微試以人之立驗之由股而至足其前面直下後面自腓腸卽漸斜漸細兩邊亦畧殺焉此下文股骹之所由名也輻所以必有殺者止爲泥之黏著殺者連牙高一尺有奇泥之上及輻至此已深若過是則不能行矣或曰輻之向外者豈泥不能黏何以獨不殺乎曰不黏者謂殺其一邊使細如骹形自然通骹泥不黏著非謂只不黏殺之一面也

參分其股圍去一以爲骹圍

注謂殺輻之數也鄭司農云股謂近轂者也骹謂近牙者也方言股以喻其豐故言轂以喻其細人脛近足者細於股謂之骹羊脛細者亦爲骹

上三分殺一著所殺之長短此著所殺之廣狹輻之未殺者皆股也股廣如一自二分長之下殺之使細則成上股下骹之形其殺數非直斜就向內一邊乃

畧圓漸斜而下至將入牙際骹圍卽於此取之先鄭謂骹近牙者指此此以下則爪也謂股近轂者取其將入轂際以明此之爲將入牙際耳輻股廣三寸五分厚七分兩面廣七寸兩邊厚一寸四分共八寸四分爲股圍三分之一分得二寸八分去其一分有五寸六分以爲骹圍骹兩面不殺則兩邊厚仍各七分共占一寸四分餘四寸二分兩面廣各居二寸一分也

輻爪之長短廣狹經注皆無明文按菑爪爲輻上下之枘其於形制宜同菑既紘其股廣以爲尖筍明爪

亦當紘其骹廣以爲尖笴菑之長既如其鑿深而盡轂之徑明爪之長亦當如其鑿深而盡牙之廣卽其上可知其下經注故不言也且下文云有槷必足見在經已不啻明言之矣詳後說爪所以必爲尖笴者蓋牙之廣三寸弱而踐地一寸又是斜殺則方者止二寸弱若爪爲方笴亦止可長二寸弱如此卽仍不免輻廣鑿淺大扤難固之病又牙厚三寸五分若以二寸一分之方笴投之兩邊不鑿者無幾必不勝爪之揺撼而有破裂之患故必爲尖笴自骹廣兩邊斜殺交於端一分如菑之端長二寸九分强如牙之廣而

其鑿則穿達於外自外視之其廣一分其長七分及以爪投之也牙兩邊漸內漸厚迤邐固抱其爪上雖有重任壓之而爪一豪不能下出此制之所以善也

揉輻必齊平沈必均

注揉謂以火槁之衆輻之直齊如一也平沈平漸也鄭司農云平沈謂浮之水上無輕重

輻牙穀三者皆曰揉蓋並用全木或析木爲之木之經鋸者筋理必不全不堪任力揉說文作煣火槁專字

直以指牙牙得則無槷而固

注得謂倨句鑿內相應也鄭司農云槷搬也蜀人言搬曰槷元謂槷讀如涅从木熱省聲

不得則有槷必足見也

注必足見言槷大也然則雖得猶有槷但小耳

直以指牙謂三十輻投轂訖皆將入牙鑿時也倨輻也句牙也衆菑既投轂乃以牙兩半規交而抱之時倨之枘各指其鑿句之鑿各値其枘兩相應而無豪末偏邪相就之處斯之謂得若少偏斜相就卽不得矣無槷而固甚言其輻之穩固非全不槷也足槷之末也苟鑿枘不應其投也必强一邊使相就則其一

邊必鬆槷有厚薄無長短以不能進爲極鑿枘既有一邊鬆卽槷無不進其末必露出踐地一面待不能進始削其首令齊乎此不得之徵也明乎此然後見輻之兩端既紘其股廣爲尖笴亦紘其骹廣爲尖笴於經固已明白示人特人未之極思耳

賈疏輻直者爲倨牙曲者爲句足乃據槷而言深得鄭旨江氏永以賈氏不能通鄭之精微謂輻爪當作邊笴成倨句形其輻外直下爲倨內曲刻之爲句戴氏震仍之余按注云倨句鑿內相應明倨句不專就枘言江戴蓋止就枘上求合鄭說不知經云直以指

牙是據投轂訖將入牙鑿時言牙之得不得至是而見此時輻直牙曲鄭所謂倨句非指此而何賈氏於鄭之精微固多未盡然此實得之也鄭用牧云足者枘之下枘入鑿中而猶見其足鑿太寬之故程易田亦謂足卽爪爪鑿不相安則合縫處必不相應而爪外露余又按攷工凡稱名前後是一必無既稱爪忽又稱足使人迷惑之事卽以理勢言之爪之入鑿非上抽不外露重壓於上斷不上抽縱不穩固亦止左右動搖槷之者止欲不動搖耳就令鑿太寬槷之則枘滿矣何以有槷而猶必見其足之外露乎此皆不

明輻兩頭並是尖筍其鑿深必盡其徑而牙鑿且穿通踐地一邊成廣一分長七分之孔故鑿枘不相得必致槷見於此孔外不得於經而憑臆揣合宜其義桯杌不安矣

六尺有六寸之輪綆三分寸之二謂之輪之固

注輪箄則車行不掉也三分寸之二者出於輻股鑿之數也

綆者江氏永云非别有一物止是輪偏箄之名是也經自凡斬轂以下言爲輪首明轂次明輻又次明牙三材和而輪成矣輪成其綆斯見故以綆數終焉則綆非於牙上求之不得也注云出者牙出也牙所出於輻股鑿者牙之厚如輻股之廣同三寸五分當其爲受爪之鑿孔距牙外邊六分六釐六豪六不盡起鑿向內邊其廣長如骹之厚七分廣二寸一分兩邊亦斜剡令鑿端廣一分長七分直通於背使容尖筍則向內一邊不鑿者亦有六分六釐六不盡是內外不鑿之地相等而鑿孔正居牙中也及以輻爪指牙中投之向外一邊不殺其直中繩向內一邊所殺廣之一寸四分爪之兩邊槷縫約消六釐六豪强而其半猶當牙上則投訖視之輻股向內一邊有六分六

釐六豪六不盡出牙邊之外牙向外之厚有六分六釐六不盡出股鑿之外而牙自平鑿自中輻自直原正而不偏惟牙厚與股鑿同是三寸五分而上下不正相對則牙厚較股鑿爲偏出矣注曰三分寸之二者出於輻股鑿之數又曰輪雖箄爪牙必正苟得其端緒其旨明若指掌賈疏以後乃皆失之

視其綆欲其蚤之正也

注蚤當爲爪謂輻入牙中者也鄭司農云綆讀爲關東言餅之餅謂輪箄也元謂輪雖箄爪牙必正也

察其菑蚤不齵則輪雖敝不匡

注菑謂輻入轂中者也菑與爪不相佹乃後輪敝盡不匡剌也鄭司農云菑讀如雜廁之廁謂建輻也泰山平原所樹立物爲菑聲如胾博立梟棊亦爲菑匡枉也輪偏出股鑿之名古無正字其聲如綆記卽以綆爲之綆从更聲更从丙聲古讀綆非如今之姑杏切也先鄭讀爲關東言餅而玉篇云綆鄭眾音補管反是關言餅亦非如今之必井切也漢人言輪偏出其聲如篳因又以篳爲之綆與篳只聲有輕重其實一也今言俗言物之偏出爲篳出猶漢之遺語

匠人營國國中九經九緯經涂九軌

注軌謂徹廣乘車六尺六寸旁加七寸凡八尺是爲轍廣旁加七寸者輻內二寸半輻廣三寸半綆三分寸之二金鎋之閒三分寸之一

康成說綆合所注軌度觀之其解益明輻內轂長九寸半只有二寸半者以其七寸入輿下也金者大穿之釭也其去內錯不可太切使之利轉故金錯相去其閒有三分三釐强也軌以兩輪所踐之迹相距之廣爲度其度自以牙外邊所及爲限牙外踐一分則度廣一分假令牙不偏出以三寸半之厚與三寸半之輻股鑿正對卽所踐之迹亦與股鑿正對是兩輪

之閒止有車廣輻內輻廣及金鎋閒之數而軌不及八尺矣今輻股向外一邊不殺直入牙鑿鑿之外邊有六分六釐强是多踐六分六釐强合成軌度八尺故綆數斷不得於股上求之以股廣三寸半有定限雖有殺不殺之別要在輻廣數內不能增多轍迹自與軌度了不相干賈氏於此極無理會疏云鑿牙之時孔向外侵三分寸之二使輻股外篳其語等之夢囈無從致詰不知牙鑿是如何外侵輻股是如何外篳但據其云篳在輻股已於鄭義去若天淵耳

江氏永注謂輪篳則車行不掉實有至理假令牙孔與轂孔正相值牙不稍偏向外則重勢兩平輪可掉向外又可掉向內造車者深明此理欲去車掉之病令牙稍出三分寸之二不正與輻股鑿相當於是重勢稍偏而輪不得掉向內矣但輻入牙之笋不用正而用邊鈌邊向內則牙自偏外上下鑿不相當而菑爪不齵以爪用邊笋故也余按江氏深於理數其發鄭義精矣戴氏震圖說蓋本之阮氏元乃謂綆止爲溓泥並無別事謬巧此非記者本意且牙出輻外亦絕無關於掉與不掉斯言殆難與語此矣嘗卽江說更思之古人輪之有偏篳與穿之有大小蓋相應穿

內大外小則轂之函軸誠如程易田云有外出難安之勢今令牙出於輻股鑿三分寸之二則輻所殺一邊在內者多即重勢注在內輪外半欲外出而內半鎮之內半欲內入而外半鎮之兩相鎮而輪之運轉常中正創物之意或在茲乎似於鄭旨更全

程易田以注旁加之說未審諦而復推明鄭義云据注轂長之數三分之除入輿下七寸當是轂鑿心內三寸六分强外盡輻廣一寸七分半再加綆與金鎋閑僅得六寸四分一釐六不盡而以爲七寸者蓋不先三分轂長而先於轂長內減輻廣以其餘三分之故輻內得九寸半輻外得一尺九寸名爲二在外一在內以置輻實則出於外內之閑五分八釐三豪三不盡然後綜其數計之輻內在輿外者有二寸半輻廣三寸半共得六寸然而殼圍出於股圍輻股廣三寸半厚約一寸三分去一殼圍當六寸其廣當二寸而牙厚止一寸三分寸之二則殼廣突出牙厚之外而牙藏殼股之內矣若直其輻不令偏向外而邪出即不復有綆數於是輻之出於轂而向牙也斷不能直指不得不邪行偏出令出於股鑿三分寸之二乃得綆數焉是注所謂綆者不在牙而在殼也綆在殼則輻不直指笛爪相齺足必外見牙必不固抱矣再加金鎋閑三分寸之一合前六寸爲旁加七寸雖合所謂徹廣實與記文不合程氏謂細繹注意是如此爲兩圖以明其於理難通而自以所更定之轂長三尺二寸五分四釐強牙厚二寸七分半輻廣三寸殼廣一寸六分六釐強於三分轂長外二內一之閑爲轂鑿心令牙鑿心出於轂鑿心六分六釐零此即綆殼廣滿牙外面程氏未明言爪笛是如何据云牙鑿心至牙外面八分三釐三不盡是殼廣之半滿牙也鑿心向內牙厚有一寸九分一釐六豪六不盡除占殼廣內半則不鑿之地有一寸零八釐三豪三不盡鑿不居牙之正中也鑿心向外少亦必留近邊三四分不鑿而殼廣與牙外面齊知程氏意蓋剡殼廣兩邊以爲中笛方整一寸也圖而筭

之自轂內端至轂鑿心一尺八分四釐七豪二絲二不盡即一在內之數程氏以轂不能入輿下故自轂內端筭起又自轂鑿心至牙鑿心六分六釐六不盡即綆數又自牙鑿心至牙外面即半殼廣三事和而倍之又與車廣和之得九尺零六分九釐四豪四不盡以爲不合鄭之徹廣而與記文合余按徹廣八尺自是漢人所共見未誤經文爲凡車不可增減之軌廣兵車乘車苟不如注所旁加別無可以合八尺之數者程氏既不解牙圍漆二之注又堅守徹廣六尺誤本而不信八尺爲軌之說自說悉心布筭細繹鄭注始知其綆在殼必如己說綆乃在牙而不知鄭之綆數本不

在轂輻之向牙亦本不邪行偏出東推西筭於注說
旣見爲難通卽已說亦幾難自信究以同軌之義歸
之於不可解謂當闕疑而已夫其事本屬可疑乃當
闕疑以𣂏若畫一明若示掌之經注已不能眞知而
以私見合之及不合則歸之於闕疑說經如此其亦
當自笑也矣
凡揉牙外不廉而內不挫旁不腫謂之用火之善
注廉絕也挫折也腫瘣也
今試以竹木屈之外急則㬈析是廉也裏急則皺縮
是挫也旁左右暴出是腫也然必筋理全始有此三

卷一

病故知牙材斷不用鋸木也謂小車牙面寬一尺一
寸大車牙面寬一尺五寸者殆難與言此矣疏謂古
者車輞屈一木爲之嘗細思其理若果用一木屈成
一大圜規當建輻時若先投牙鑿待三十輻投訖中
間空處只足容藪徑轂之全徑不能貫過受菑之入
若先投轂鑿輞爲諸輻爪長幾三寸所限斷不能挪
讓得至爪下卽展開合縫亦僅受一二爪而止斷不
能復伸之以受諸爪之入則疏說蓋疏也古當是屈
兩木爲兩半規其兩端各爲筍使相交固玩經文於
善輻之後接云直以指牙牙得則無槷而固知建輻

時是先投轂鑿司農注上菑云謂建輻也其意是謂
先以菑投轂鑿諸輻投訖乃以牙兩半規就爪合之
如是乃於理得於事便也
是故規之以眡其圜也
注輪中規則圜矣
萬之以眡其匡也
注等爲萬蔞以運輪上輪中萬蔞則不匡刺也故書萬
作禹鄭司農云禹讀爲萬書或作矩
縣之以眡其輻之直也
注輪輻三十上下相直從旁以繩縣之中繩則鑿正輻

卷一

直矣
水之以眡其平沈之均也
注平漸其輪無輕重則斲材均矣
量其藪以黍以眡其同也
注黍滑而齊以量兩壺無贏不足則同
權之以眡其輕重之侔也
注侔等也稱兩輪鈞石同則等矣輪有輕重則引之有
難易
故可規可萬可水可縣可量可權也謂之國工國之工
六事皆輪成後攷驗其工致之法圜否見於牙上匡

否見於牙兩邊牙是兩半規合成半規之材長一丈有奇以密率算易向兩邊枉戾故須以萬蔞運而視之萬之有不觸處是枉向外也有稍闕處是枉向內也適相觸則不匡矣注云等爲萬蔞以運輪上則是萬蔞運而輪不運所謂輪上卽指牙邊與眂其輪輪謂牙同蹏乃謂輪一轉一匝不高不下中於萬蔞意蓋以萬蔞冒輪上視輪之運中否以驗其匡不匡與注殆相反江氏謂蹏言見今車輿注同得之實見非也今乃令字之誤爲意擬之詞江氏永云嘗見造車者用木架作一圜與輪同大輪與之並立而運之此正古人用萬蔞之法是矣每上下兩輻當

正中而縣之以繩必爲轂長所閡不能切輻邊也故須從旁縣之旁轂之兩旁也縣繩於兩旁令倚牙面以尺準輻邊至繩上下如一則直矣轂是壺中當輻菑之處如經文自是量藪藪同卽通孔無不同但藪居賢軹之中兩頭皆空非若有底之物目視又不能到其量之古人當自有法玩注云黍滑而齊可以髹髹法意然非思慮所能明矣或曰六事不圓可削之使圓不直可槷之使直不同可鏇之使同匡亦可削使不匡若水之不均權之不侔當如何曰兩轂兩牙材同度同其輕重必一惟輻共六十其數既多材度

雖同斲治似易有差處然在斲治之時已輻輻令平沈必均則兩輪卽有不均不侔亦幾希矣古人按度程效功致物勒工名以考其誠故能六事可驗若此

輪輿私箋卷第一終

輪輿私箋卷第二

遵義 鄭珍 子尹撰

輿人爲車輪崇車廣衡長參如一謂之參稱

注稱猶等也車輿也衡亦長容兩服

參分車廣去一以爲隧

注兵車之隧四尺四寸鄭司農云隧謂車輿深也讀如鑽燧改火之燧元謂讀如邃宇之邃

經注並於車之長無文本疏云隧謂車輿之縱凡人所乘車皆取橫闊以或三乘或四乘故橫則六尺六寸又春官巾車疏云兵車乘車橫廣前後短大車柏

車羊車皆方孔氏詩小戎疏云兵車當輿之內前軫至後軫深四尺四寸大車深八尺兵車之軫較大車爲淺故謂之淺軫知賈孔諸儒並以隧深爲卽車之長也然車箱之下不能適齊軫邊是箱外猶有餘度四尺四寸不能盡之江氏永謂古制蓋用雌雄筍相著如造方箱之法其意殆特欲使箱齊軫邊以適合四尺四寸之數設法可云至矣余竊以爲方箱及斗升等爲物常靜雌雄筍自然堅著車箱是搖動之物人又須踐履其上伏兔所不及承者兩邊各七八寸兩頭一尺有餘其非雌雄筍所能勝理勢易見江說善補疏義而實不能行也近時姚氏鼐乃云記曰軫之方也以象地也蓋軫方六尺六寸曰三分車廣去其一爲隧蓋以二尺二寸爲輿後其前廣如軫而深四尺四寸設立木焉是爲收毛公曰收軫也謂輿深四尺四寸收於軫非謂軫名收此說名爲依經實與經背經於參稱者止舉車廣其車長之不與輪崇衡長如一已見若是正方輿深卽在長上但云三分車長去一以爲隧卽車長輿深並顯何以反取數於廣乎等方不等方要得爲方豈象地定須等方乎毛公以軫訓收明是謂收卽軫如云收是收短於軫必當

增毛傳云收收軫也而可乎段氏因之又增出車後亦有植者橫者以接於輢或其制庳於式之說益非今詳推車度其廣六尺六寸其長輿深四尺四寸後軫廣四寸一分前軓之外廣四寸六分通長五尺二寸七分

參分其隧一在前二在後以揉其式

注兵車之式深尺四寸三分寸之二

以其廣之半爲之式崇

注兵車之式高三尺三寸

以其隧之半爲之較崇

注較兩輢上出式者兵車自較而下凡五尺五寸
式較之制自皇甫侃熊安生諸儒誤解唐孔氏沿其謬其曲禮尸必式疏云古者車箱長四尺四寸而三分前一後二橫一木下去車床三尺三寸謂之爲式又於式上二尺二寸橫一木謂之爲較去車床凡五尺五寸於時立乘如平常則憑較若應爲敬則落手隱下式而頭得俯仰此說背經違注貽誤千年至江氏永糾正之乃復見古制其說云式有通指其地者經云三分隧一在前二在後以揉其式注云式深尺四寸三分寸之二是也有切指其木者經云式圍是

也崇三尺三寸亦並式深處言之故式木不止橫在車前有曲而在兩旁左人可憑左手右人可憑右手者皆通謂之式人立車前三分隧之一皆式之地也揉其式者蓋揉兩曲木自兩旁合於前不欲令折處有稜角觸礙人手如今人作椅子扶手亦揉曲木也其兩端與兩輢之植軹相接軍中望遠亦可一足履前式一足履旁式左氏傳登軾而望是也其制如後世紗帽形前低後高式崇三尺三寸不及人之半腰故御者可執轡射者可引弓而憑式須小俛也如孔氏說試思較若在橫木上則人憑軾首觸較矣較崇

五尺五寸及人之胸射者亦不便於引弓橫木在較下必以筍貫入轛木而轛圍甚小如何能貫式木又如何能登軾式在前陰板之內則車外不見式記如何云苟有車必見其式式上有皮覆之爲髤若在板內如何能覆事事推之皆不合此說謹守經注曲暢旁通最爲精確後有好議者莫之能易矣
按說文輢車旁也則輢止是車兩旁之稱注云兩輢猶兩旁也上出式者謂兩旁之上高出於式之平木此平木爲較猶較前平木爲式式崇較崇並是平木距箱底之高非指豎木承式較者豎木不得有此高

也本疏以較謂車箱兩旁豎者失之江氏永謂輢是兩旁三分隧之二者是也其云輢止是板則非詳康成注考工及他經並不見車兩旁有板處謂旁是板自賈疏其見已然
六分其廣以一爲之軫圍
注軫輿後橫者也兵車之軫圍尺一寸
康成注加軫與轐云軫輿也是非不以軫爲四方庛軫軫閒爲兩旁矣而前注車軫四尺云軫車後橫木別有說此又云然者以此經軫圍獨爲輿後橫木之數也知獨爲輿後橫木之數者以左右前三面材之圍

在下輈人也四方皆軫其圍宜同而後獨異者以輿後止人所登下非若三面範輿任正之外又須於上置闌故其圍狹於三面也四方圍數雖異同連輿底自歸輿人爲之而任正圍不與軫圍同見輿人乃見之輈人者以軫圍出數於車廣任正圍出數於輈長也軫圍一尺一寸兩邊厚一寸四分兩面廣四寸一分長六尺六寸向前一邊中爲槽深七分以受底板兩端爲中筍貫左右任木之鑿達於外自面㮣之以輈踵承其下當軫中爲圓孔連踵通之上大下小合時以一圓木旋轉關之令上與軫面平復以橫㮣鍵其下若解輿則向上旋轉脫之輈與輿固合而不稍移掉傾脫者鉤心之後全賴此晉語咎犯曰臣從君還軫巡於天下還卽旋也旋軫謂此也軫之名轉琴柱之名軫皆由斯義輿上諸材惟軫之四面非正方後人皆以正方筭之又不知軫與任正異圍之所以然經注大旨全失至輈輿固合之故唐以前已無言者阮氏元求其說不得因於輈後端設橫木受踵用承輿後軫底以當任正謂漢以前任正因近軫而冒軫之名漢以後歸軫於輿而失任正之木捨經傳憑胸臆要無當矣

參分軫圍去一以爲式圍

注兵車之式圍七寸三分寸之一

參分式圍去一以爲較圍

注兵車之較圍四寸九分寸之八

式木正圓徑二寸四分四釐强揉一木爲之則善且堅愼修說揉兩木自旁交於前計長八尺餘一木揉之非難似無須兩木也其兩端入較柱其下正中爲鑿以受植轛之枘當折向兩旁處宜各有柱承之前之橫自軓以內長五尺有奇爲通轐不固也宜中介一柱或兩柱分其轐爲兩大格或三大格柱皆正方大如式之圍差互爲鑿視轛半厚以受其枘較木亦正圓徑一寸六分二釐强兩端揉曲向下以與柱銜接前後柱四正方大如上木之圍而銳其前柱自式以上之外廉以揉式推之知不欲觸礙人手同也其受橫植軹及橫轛之鑿各視其半厚爲之較之長自柱以內僅二尺六寸零八釐强而高五尺三寸三分强爲通轐亦不固前後柱上於軓三尺當加一橫方梁大如柱上下差互爲鑿以受植軹如此則植軹不至太長勢危又與較木相配令柱上下牽倚得力又令外闌橫閒之木有所交附否卽內焉立寬長之窗

外焉附長狹之闌皆杌桯不可終日矣式較大小所以異者人立常當式之地式之爲人憑任也比式爲勞故其圍差大

參分較圍去一以爲軹圍

注兵車之軹圍三寸二十七分寸之七軹輢之植者橫者也與轂末同名

參分軹圍去一以爲轛圍

注兵車之轛圍二寸八十一分寸之十四轛式之植者橫者也鄭司農云轛讀如繫綴之綴謂車輿軨立者也立者爲轛橫者爲軹書轛或作軨元謂轛者以其鄉人

名

軹轛凡兩端皆爲偏筍各縱橫相貫如窗櫺然故謂之𨏥陽虎載蔥靈寢其中而逃蔥靈即窗櫺之借以是棧車無革輓故稱蔥靈虎蓋託士車使人不覺也先鄭以𨏥之立者爲轛橫者爲軹按軹圍大轛圍小以二木相交犯大倚小之病經文大小無并正爲設軹轛言故後鄭改之說文轛車橫軨也又以轛爲橫者則必以軹爲直者矣亦失之軹轛同是軨木而大小異者較高於式軹之任力比轛自多故增厚三分有奇所謂惟其稱也

說文軨車轖閒橫木也𨏥司馬相如說軨从霝轖車籍交錯也按車軨車轖一也所謂車籍者籍有承薦義有憑依義軨之材縱橫相交上承式較而爲人所憑倚故訓爲車籍交錯以其交結不解故九辨稱結軨七發稱結轖所以名𨏥者爲其格孔玲瓏所以名轖者爲其枝交固嗇若从竹之笭乃外闌之名以闌木下或用竹閒介成孔亦玲瓏然故曰笭又曰籠說文籠一曰笭也以其似匡匪可盛物又曰篚自與車箱上之𨏥異處因地近形類故軨亦作笭士喪禮注幦覆笭是也隸寫竹頭同艸故字又作苓少儀注幦覆苓是

也要二字不可謂一說文轖注各本俱同李善注七發小顏注急就章引作轖車籍交革也七發注籍又誤从竹革並譌字段氏据之乃以意並改籍字爲車箱交革云凡革鞔謂之轖交革者交猶遮也以去毛獸皮鞔箱外則格孔遮蔽故曰轖引申爲結轖之稱試思七發言中若結轖云若則知結轖者明是物而非虛字枚叔蓋謂邪氣襲逆於中如交結之軨轖耳若革鞔如何結乎

江氏永云軹轛之植者橫者如窗櫺然於輿內貼板爲之以輔板而承式較其植下筍入底板上筍入式

較中閒皆釘之板上相著按此蓋愼修誤執車箱三面是用板造成求安軹轛處而不得故巧爲是處置耳實未之深思也何者經云揉式則式木之爲圜圍必矣圍七寸三分三釐三不盡者其徑二寸四分四釐四不盡凡以方木承圓木圓木必視方之廣狹以消其徑之多少方者始能承之轛圍方五分四釐强則式木之下亦止消其徑五分四釐强而下卽平與方合若下有板又有轛板必約厚一寸左右始足勝任又加轛方五分零則式已消去過半徑矣至較木若是圓者徑一寸六分强若是方者每方一寸二分

强皆不能容板及軹須令突出其外此皆理數易明者以愼修且忽之何耶

按注云軹輢之植者横者轛式之植者横者可見車箱三面止是轖無所謂板也輢式所以止作轖者輿可以輕則輕轖之視板輕數倍格格縱横交結其視板之堅亦數倍古人蓋計之精矣飾車鞔革當鞔貼轖内若糊窗然棧車雖不鞔革觀士喪禮惡車且有蒲蔽則平時有席蔽轖内可知不徒窗格也

車箱三面之下卽軫之左右前三方也其木經謂之軓注云軓法也謂輿下三面材輢式之所樹持車正者是也其字卽法範正字古作軓軓笵許君止載軓笵不取故書借作范範范乃[redacted]正少儀用作軓[redacted]範乃犯軓正字今通爲法範而本義奪矣輿爲車之正軓持此正故謂之任正者注云任正者謂輿下三面材持車正者是也其圍數不見輿人而見之輈人者以其出數於輈長也軓乃輿人所爲而取度於輈長猶之軸乃輈人所爲而取度於軫閒也凡曰範曰模曰型者皆自立規式使彼受範圍而不過之名若止是三方一匡其爲範也不見且箱之兩頭前必不盡前軓之邊後必不盡後軫之邊苟無定限則軓前隧深無準輈長之數亦難取準矣今按經云

任正者十分輈長以其一爲之圍其圍一尺四寸四分由加軫與轐推之軫之厚當一寸四分詳後三面與後軫必上下齊平則任正者亦厚一寸四分其廣五寸八分當前横者長六尺六寸兩頭畱五寸八分爲枘當兩旁縱者長五尺二寸七分後畱四寸一分爲鑿以受後軫前畱五寸八分爲鑿以受横者當刻其中閒向内之上半厚七分廣一寸二分爲偏槽當横者槽長五尺四寸四分當縱者槽長四尺二寸八分三面合之其槽成輢式及底之範此軓之所以名也康成軓法也一語卽名卽義千古不磨後人皆捨名

而思義者矣其槽畱下半厚七分底板等任木之厚
而兩頭鈌邊畱上半七分合時卽上下齊平乃連板
儘外爲鑿诵於背廣長如軓轛之半厚則受軓者向
內有八分弱受轛者向內有九分許不鑿也合軓轛
時以一横下貼板一横上貼式較令輻孔分明則板
受軓轛鉗制不上動矣其受較柱之鑿內畱四分外
侵四分二鑿强受式柱之鑿內畱四分外侵一寸三
鑿强則合材時諸枘皆是偏笱鈌邊向內而箱內立
壁皆齊平無觸礙人手處隧深軓前之數皆得切其
前軓之槽起度矣

車箱之底輈及伏兔是直承底必用横板爲之始克
受其承而兩頭著槽乃有力其厚與軓同一寸四分
兩頭畱其上半之厚刻其下半七分廣亦一寸二分
如偏笱合底時軓之下半與板之上半合卽上下齊
平也其板各於一邊中爲槽一邊中爲笱令諸板互
相銜納惟最後一板入於軫之槽最前一板當槽不
槽而爲偏笱廣厚如兩頭以合於軓其板背正中及
兩旁量伏兔當兔所承處鑿之深四分廣三寸六分
長一尺四寸六分六鑿强以受伏兔當兔之鉤車人
所謂鑿其鉤法蓋大小車相同康成易注以伏兔爲

鉤心之木所鉤之心謂此
車箱外三面皆有闌三面材自軓以外倚寬四寸六
分者所以爲置闌地也此事余嘗反覆求之知古人
臨戎所需一切皆宜在其左右而隧前一分爲人所
憑立隧後二分又登降無常如衞蒯聵九上九下鄭
邱緩有險必下推可見皆不容置物其中觸礙手足
故必於輿外爲闌焉兵器旗物以插闌上金鼓諸具
庋在闌中然後可進可戰非徒孑然一箱也記文不
及之者以非車正横直諸度皆可彷輢式消息之其
制以柱承平板牽以横木交於輢式之梁柱板上穿

孔直軓下釘鐵圜鐶以受插者式外如式之長輢外
如輢之長其名曰扃西京賦旗不脫扃薛綜注扃關
也謂建旗車上有關制之令不動搖曰扃每門解下
之令此門高不復脫扃其說此制甚明然則左傳成
十一年晉人以廣隊不能進楚人惎之脫扃少進馬
還又惎之拔旆投衡乃出可知是旆插於扃楚人初
教之脫去晉人不從迨復教乃拔脫而投之耳正義
謂脫者是闌木殊誤服君左傳注扃横木校輪閒釋文
如此正義引者多脫衍不可讀校與較同横說文闌也横木猶言闌
木非縱横之義此解服君蓋以扃指左右闌爲旆插

其上若其稱一曰車前橫木也是服君前舊說爲指
前闌建旆與服異要可證左右前三面闌木皆扃也
其中名笭又名篚又名籠說文笭車笭也篚車笭也
籠亦曰笭是也其高蓋三尺知者昭十年公卜使王
黑以靈姑銔率吉請斷三尺而用之服君注斷三尺
使至於較大夫旗至較攷工記疏引此服君據禮緯諸侯
旗齊軫大夫齊較爲說緯書此制必本於古決非杜
造服君非不讀攷工記者若依車箱較崇明是五尺
五寸斷齊軫之旗三尺下於較已二尺五寸如何只
得齊較故禮緯所謂較者是指外闌三尺之高新序義勇篇芊尹文稱國君之旗齊軫大夫之旗齊軾新序所載皆先秦故書之文軾高三尺三寸比外闌加崇三寸耳言齊軾猶齊較也可知緯書所言較必非高五尺五寸之較旗插闌上其垂下
者自即就闌高爲度也而闌亦名較者蓋有說左右
闌卑於較似人首之有兩耳因得車耳之稱其崇三
尺比輪高出四寸扃之邊自可加木穹出輪上如今
闌干多有此形說文輒車耳反出也應劭漢書注車
耳反出屛翳塵泥謂此其名又曰輒說文輒車兩輢
也輢訓車旁兩輢猶云重輢取耳下垂也車耳似之
故得此稱鄭公孫輒字子耳魯叔孫輒字子張耳外
出即侈張意名字並相因也又名重耳崔豹古今注

手較重耳也在車轝上重起如兩角然此實就外闌
爲說於較爲重於形爲耳故名重耳以其反出故自
前視之重起如角晉文公之名取此詩猗重較兮毛
公云重較卿士之車江氏永非之謂較高於式一重
故曰重較尊卑皆然此不明古制妄駁舊說按士喪
禮主人乘惡車犬服注云笭閒兵服以犬皮爲之是
足明士車有闌故曰笭閒士以上從可知矣若庶人
所乘詩所謂有棧之車者止以柴木爲箱安得有重
較乎則毛傳爲確不可易左右闌之亦得稱較甚明
禮緯服注信非虛語考工疏云天子與其臣乘重較
之車諸侯車不重較故有三尺之較或可服君誤說
並同夢饗失之遠矣此較輪閒之闌戈殳戟矛建焉
所需諸物庋焉說文楕車笭中楕楕器也楕者狹長
以器置狹長之笭中故曰楕楕器張骼輔躒取胄於
櫜及所鼓之琴韓厥所奉之觴璧皆其器也其式前
之闌金鼓干盾弓矢旗旆皆在焉宣四年伯棼射王
汏輈及鼓跗著於丁寧可見輈之後有鼓鼓之後有
鉦鼓有跗者吳語載常建鼓韋昭注鼓晉鼓也建謂
爲之楹而樹之知古人戰車上是樹楹鼓鼓大跗小
則中多空地鉦乃手所搖攙其大無幾當即繫於跗

昭二十六年齊子淵捷射洩聲子中楯瓦繇朐汰匕
輈入者三寸又見輈之後有盾盾必樹者矢乃中之
詩龍盾之合毛公曰合而載之王肅謂合而載之所
以蔽車盾所以扞身蔽目言蔽車則人不待言可互
證也金鼓之下則置矢房弓弢哀二年趙鞅爲軍將
執金鼓而曰吾伏弢嘔血鼓音不衰成十六年養由
基射呂錡中項死伏弢公子重耳言左執鞭弭右屬
櫜鞬韋昭云左執弓右屬手於房以取矢皆其驗張
侯言師之耳目在吾旗鼓曹劌言望其旗靡衞懿以
不去其旗甚敗知長帥皆各建其旗止在左在右無

明文耳惟襄十八年齊殖綽郭最皆衿甲面縛坐於
中軍之鼓下似鼓下不能容人然闌之長各如其輢
式則左右軓兩縱木當隧前一分及前闌兩端之外
皆有四寸六分空地兩囚坐此鼓在其上非坐鼓下
而何後儒皆不明此制徒向子然一箱多方推說試
思若無外闌輿深止四尺四寸三人並立其中如何
可容建鼓鼓下如何更容兩囚甲冑弓矢諸物如何
可容塞廁輿內干盾如何置前令直輈而當矢矛戟
等如何插輢令不礙人之引弓於實事無一可行則
其不得於古制決矣大抵智者創物必順其自然之

理勢以爲之體而用因以行焉車箱後面空虛兩柱
上宜牽以一横木其輢始固今旣以人由此登下不
可以一横礙之則兩輢壁立高過五尺車行時必有
戰扤不安之勢況又可以鐵圍範邪置輢之上下插
旗物兵器以益危之如賈疏之說耶故於理勢不能
固之於內者可以三尺之闌使相扶相倚固之於外
旣善其體卽善其用斯其所以爲智者歟
車上建鼓一節余久疑之車之辨等衰者止在諸飾
其長短廣狹須求合轍必無貴賤皆同据吳語十旌
一將軍載常建鼓韋昭謂鼓是晉鼓依周禮軍將執

晉鼓之文自不誤但今以韗人計之晉鼓之木長六
尺六寸鼖鼓長八尺面皆徑四尺古之鼓面在兩旁
其樹於笭中面當空處雖不知高下尉要與軾相切
爲晉鼓歟若以面向人木之占地總六尺六寸式內
外分居三尺餘軍將卽須退式後三尺餘擊之則身
必立當箱軫之際若以面向側四尺之面於式內亦
居二尺其木適如車廣軍將居中手必繞出左右兩
人之外乃及擊之若鼖鼓木長八尺面向人則擊者
幾無立處面向側則且出車旁七寸矣皆無可者然
旗鼓師之耳目斷無不建鼓之理反覆繹之夏官言

仲冬教大閱羣吏聽誓訖中軍以鼙令鼓鼓人皆三
鼓司馬振鐸羣吏作旗車徒皆作鼓行注謂中軍中
軍之將也三鼓者鼓人也鼓人師帥旅帥也中軍之
將令鼓鼓人擊鼓以行之夫以大閱修戰法中軍之
將令鼓止用鼙而擊鼓率其卒伍以行者又止是師
帥旅帥則所擊者亦止是提鼙耳臨戰所擊豈得異
是若仲春教振旅此時本主於辨鼓鐸鐲鐃之用故
王以下所執不同然鼓坐作進退亦止是師旅之帥
鼓以行之王及諸侯軍將不過以所執令之如今武
營統領官坐堂皇操演然不必親登車擊鼖晉也路

鼖晉之大既不可建車上晉鼓下爲提然則軍將或
王侯自將必皆建提下則建鼙明矣先鄭注提謂馬
上鼓有曲木提持立馬髦上說文鼙騎鼓也古無單
騎兩家並以漢法況周然卽此可推古提鼙之制其
木必短建車上者跗必曲木折向外令其面適當式
前高或及膺乃便軍將之擊解張御郤克在左以克
傷病乃左手并轡右手援枹而鼓其於勢亦便也賈
氏中軍令鼓疏云將居鼓下以鼖晉圍長笄之人非
居其下不可然如何擊之耶鼓跗木曲卽曲處空多
鉦當掛於跗上伯棼之矢及跗著鉦不虛也

圜者中規方者中矩立者中縣衡者中水直者如生焉繼
者如附焉
注治材居材如此乃善也如生如木從地生如附如附
枝之宏殺也
圜者謂式較上平木方者謂諸柱軹轛中規中矩治
材之善也立者謂柱及軹轛之植衡者謂式較及軹
轛之橫直者謂輿繼者謂闌中縣中水如生如附居
材之善也
凡居材大與小無并大倚小則摧引之則絕
注并偏邪相就也用力之時其大並於小者小者强不

堪則摧也其小并於大者小者力不堪則絕也
軹轛小式較及諸柱大以小縱橫交於大宜鑿枘相
應不令偏邪相就否則摧絕之患作引之謂人扳引
之用力之時謂人憑倚著力
棧車欲弇
注爲其無革鞔不堅易折壞也士乘棧車
飾車欲侈
注飾車謂革鞔輿也大夫以上革鞔輿故書侈作移杜
子春云當爲侈
弇侈謂以軹轛爲轜也棧車不鞔轜須格孔收密乃

固是弇也飾車革輓其格孔可畧張是侈也本疏云弇向內孔氏戍二年疏弇者上狹下濶愼修優孔氏說以就所謂雌雄箭者得車箱上下侈斂夫兩輢壁立五尺五寸不加外闌猶且危之況又可令衆材斜迤乎亦未暇深思焉已

輈人爲輈

注輈車轅也

輈有三度

注度深淺之數

國馬之輈深四尺有七寸

注國馬謂種馬戎馬齊馬道馬高八尺兵車乘車軹崇三尺有三寸加軫與轐七寸又并此輈深則衡高八尺七寸也除馬之高則餘七寸爲衡頸之閒也鄭司農云深四尺七寸謂轅曲中

田馬之輈深四尺

注田車軹崇三尺一寸半并此輈深爲七尺一寸半加軫與轐五寸半則衡高七尺七寸今田馬七尺衡頸之閒亦七寸

駑車之輈深三尺有三寸

注輪軹與轐大小之減率寸半也則駑馬之車軹崇三尺加軫與轐四寸又并此輈深則衡高六尺七寸今駑馬六尺除馬之高則衡頸之閒亦七寸

軓前十尺而策半之

注謂輈軓以前之長也策御者之策也十或作七合七爲弦四尺七寸爲句以求其股股則短矣七非也鄭司農云軓謂式前也書或作軋玄謂軓是軓法也謂輿下三面之材輢式之所尌持車正也

凡任木

注目車持任之材

任正者十分其輈之長以其一爲之圍衡任者五分其長以其一爲之圍小於度謂之無任

注任正者謂輿下三面材持車正者也輈軓前十尺與隧四尺四寸凡丈四尺四寸則任正之圍尺四寸五分寸之二衡任者謂兩軛之閒也兵車乘車衡圍一尺三寸五分寸之一無任言其不勝任

五分其軫閒以其一爲之軸圍

注軸圍亦一尺三寸五分寸之一與衡任相應

十分其輈之長以其一爲之當兔之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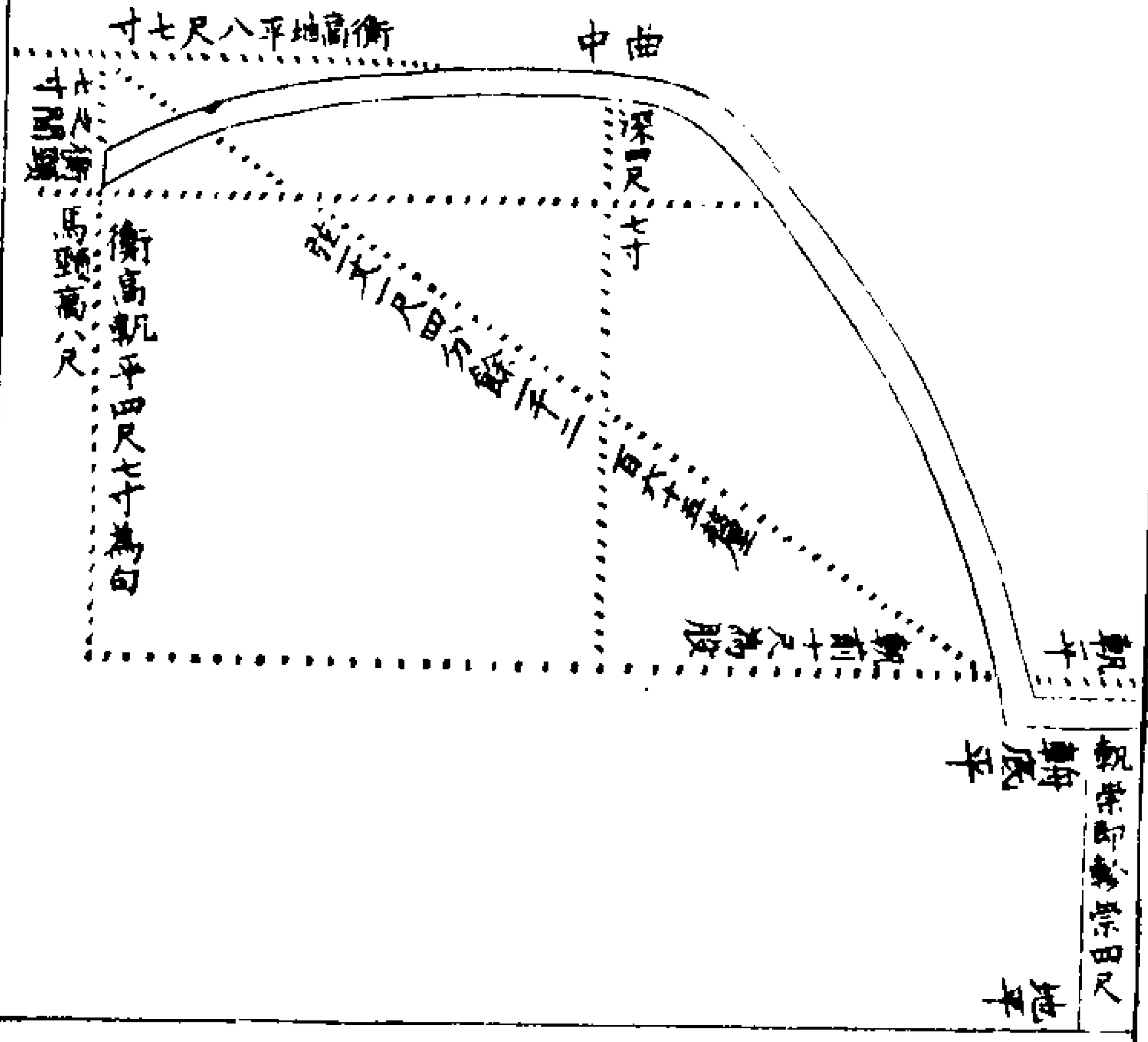
注輈當伏兔者也亦圍尺四寸五分寸之二與任正者相應

參分其兔圍去一以爲頸圍
注頸前持衡者圍九寸十五分寸之九
五分其頸圍去一以爲踵圍
注踵後承軫者也圍七寸七十五分寸之五十一
凡揉輈欲其孫而無弧深
注孫順理也弧木弓也凡弓引之中參中參深之極也
揉輈之倨句如二可也如三則深傷其力
輈深則折淺則負
注揉之太深傷其力馬倚之則折也揉之淺則馬善負之
輈欲弧而無折經而無絕
注揉輈太深則折也經亦謂順理也
輈深先鄭謂輈曲中者輈曲之中也輈曲之中倨句之交也此義後鄭同之故注都不解深字江氏謂鄭姑引在下意實不從非也不知此爲言輈制第一要領軓前十尺由軓前平指至上直輈端之虛度三輈此度皆同同程氏說程氏惟此處所見極確特不能詳解注云謂輈軓以前之長明是平長非斜長也阮氏以十尺爲斜長之弦非蓋輈本曲物其深淺必有底其端末必有限而非平無以立度非軓無以取平故不必各計其弧曲而止以十尺平度爲定合與下四尺四寸通得一丈四尺四寸爲三輈之平長使揉輈者上求準於深度下求準於平度一差卽無不差一合卽無不合而弧曲多少之數皆不待言而自明焉揉輈者必先以平度十尺爲股以各輈深度爲句而求得其弦旣而以深度正中直弦之正中適成十字卽得弧曲之倨句深處爲輈曲之中也乃以輈木平出軓前者直軓之盡處微微揉令前曲而上以至曲中卽微微前曲而下至與十尺平度相直是爲輈頸之端而適與馬領之高齊平則輈成而中度矣乃以衡加於頸端之上頸之圍徑三寸二分衡之方徑三寸三分增衡頸筋膠束革之厚其五分通得高七寸是三輈衡頸之閒也賈疏以衡頸皆圓徑推算又不知二者皆被筋革故餘九分爲消於馬頸之低失之矣江氏以注言頸者是馬頸尤不合以加國馬八尺得八尺七寸加田馬七尺得七尺七寸加駑馬六尺得六尺七寸是爲衡高而適與曲中齊平衡高與輈深是兩事注推三輈衡高皆由軹崇加軫轐而並其輈深得之注文最明阮氏謂鄭解輈深爲衡高謬甚其衡頸之閒七寸卽馬高以上空處凡馬股與領平之後卽斜圜而下此七寸之空於十尺之平長向後必六尺有餘輈之曲始直馬尾其後尚有長三尺餘之地始抵軓前故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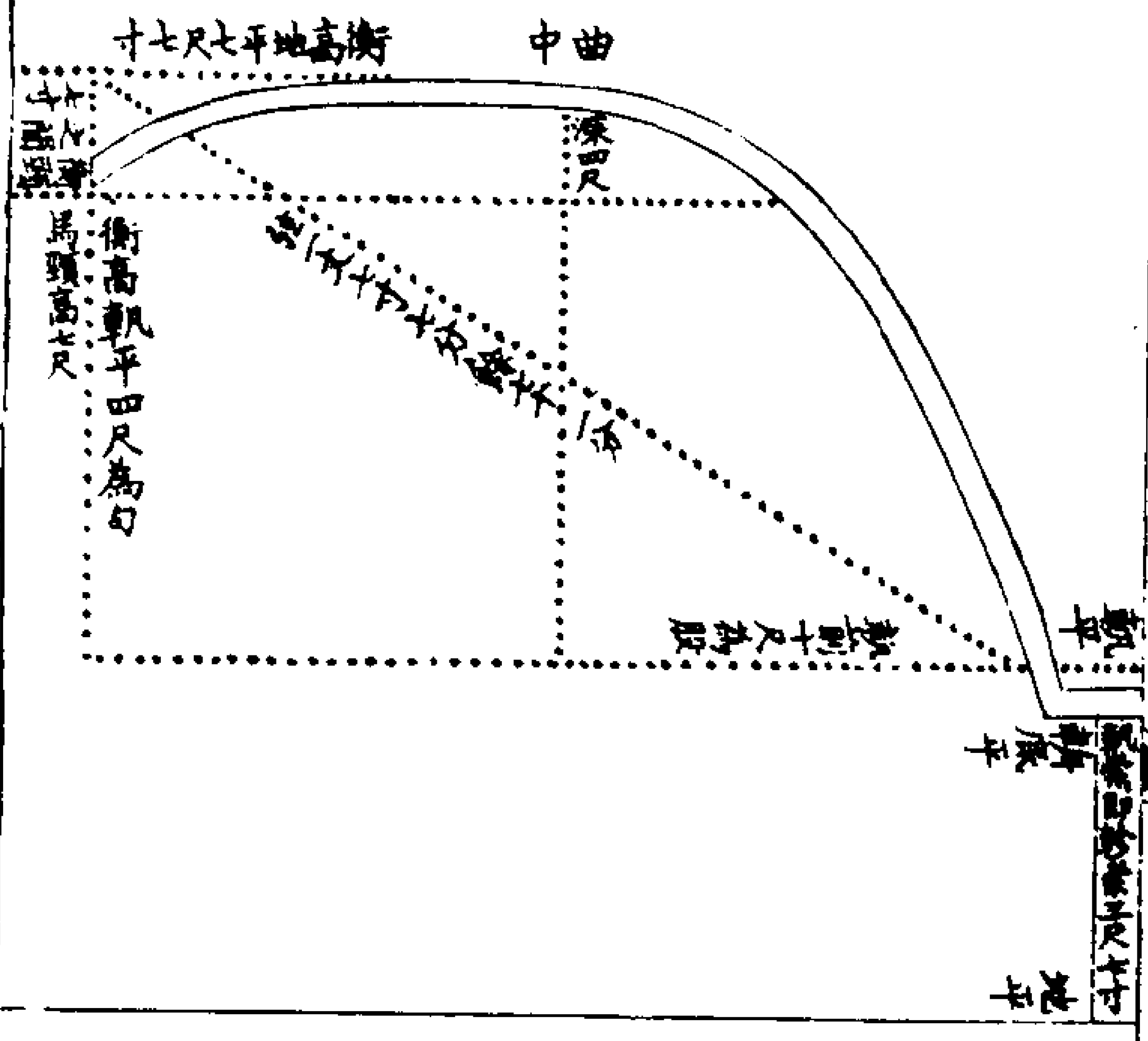
容兩服兩驂無不足之患若田馬駑馬之輈則空處更長矣輈狀擬弧其弦卽以擬弓弦其深之上距至弦之正中卽以擬矢中參者謂凡弓引之其中容矢長三尺所謂弧深也輈之矢止如弧深三之二故曰如二輈之矢以深度約之每寸得四釐二豪五絲強深四尺七寸者中當二尺深四尺者中當一尺七寸深三尺三寸者中當一尺三寸而實度之皆多三寸強注云如二可也可者約畧之詞止欲明三輈固欲似弧而其深度斷不可過與不及耳若中三則深過於深度其輈雖非直上而已傷直馬股時掿拄之輈力不勝必向後裂斷故云輈無弧深又云弧而無折輈深則折也若不中二則又淺不及深度其輈無衡頸間七寸之空必將與馬身平馬股又喜上戴之故云淺則負也輈當兩服之中不直馬背而注云太深馬倚之則折淺則馬善負之者緣路有高下險易卽馬股有橫側退却故有倚其後負其上之時也以此知輈去馬高極空處始有七寸其踞馬尾亦不甚遠所以然者馬之致力在領而領高於軓四尺非與牛領之低同以高者引卑者故轅必曲以就之然形製雖曲其木仍須存其直勢始有勁而當力觀今之犁

轅卽可會古人曲輈法意注一云如三則深傷其力再云揉之太深傷其力皆謂輈過曲不存直勢卽木力無勁耳非謂馬力也且揉直令曲必順木理微曲之若太深將自軓前卽驟令直上此不待馬之掿拄勢無不先裂斷者經曰揉欲孫而無弧深又曰輈欲弧而無折經而無絕蓋諄諄爲不中理不中數者言也然則古人立度舉軓前一丈有餘之木揉令上就馬領以馬領之高爲曲中之節但令不折不負使輈力與馬力相和斯善矣馬身以上空曲雖多無益也且空多必太深太深又理勢所難强强爲之卽不敗亦不堪用此深度平度之所以萬無可增損也今並爲圖以明之阮氏三輈圖國馬之輈直是徑四尺七寸一半圓田馬駑馬之輈直是徑四尺及徑三尺三寸兩半橢圓當兩馬領上之中不惟於馬勢雖致力其空曲高數尺以何用乎卽形狀亦駭觀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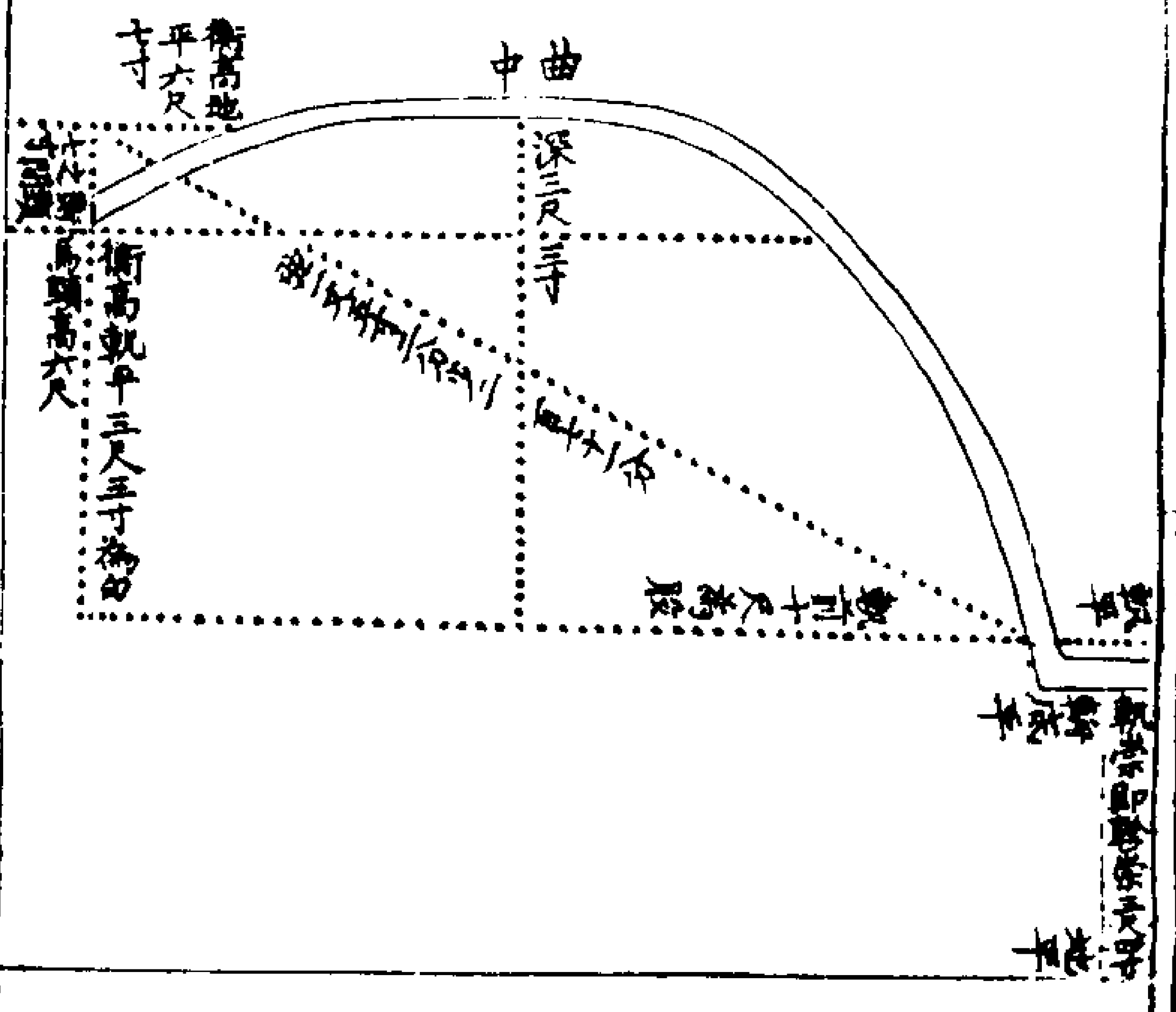
國馬之輈圖


衡高地平八尺七寸
曲中
深四尺七寸
馬頸高八尺
衡高軓平四尺七寸為句
軓前十尺為股
軓平
輈尾平
軓崇即軫崇四尺
地平

田馬之輈圖


衡高地平七尺七寸
曲中
深四尺
馬頸高七尺
衡高軓平四尺為句
軓前十尺為股
軓平
輈尾平
地平

駑馬之輈圖


曲中
馬頸高六尺
軓前十尺為股
軓平
輈尾平
地平

輿空其後面止三面樹軹轛爲箱軓承其所樹故謂之輿下三面材䟽云此木下及兩旁見面上面託著輿板其面不見故云三面材大誤正車正也輿當車之正而軓任之故曰任正者䟽云此木任力車輿所取正亦誤衡卽上衡長之衡衡之任力在兩軛之閒故曰衡任者猶言衡之任者也觀下文五分其長其字卽承上所謂衡而言若衡非車衡則其長所指何長卽經明之知正字雖有直義衡雖是古橫字而任正衡正非以橫直對文也經於輈人始見軓圍者以軫軓同工而異圍軫圍出數於車廣而軓圍出數於輈長自上以來未著輈長卽無從著軓度此旣出軓前十尺則輈長之度已明故卽承軓下著其圍數以與衡軛同是任木故卽並著衡圍此經意也自宋戴仲達以注爲誤云任正者輈衡任者軸任正者十分其輈之長以其一爲之圍卽下十分其輈之長以其一爲之當兔之圍者也衡任者五分其長以其一爲之圍卽下五分其軫閒以其一爲之軸圍者也徑以衡正作橫直解近儒多韙其說戴東原於衡任又增一衡金轄之於任正又增一伏兔余以爲任正者就令是輈輈之當兔當伏兔者也伏兔之長於輿深止

居三分之一輿下四尺四寸之輈對此者爲當兔前後三分之二不當兔矣經又言輈長十一者爲當兔之圍明不當兔卽非此圍矣當兔任正不當兔獨非任正乎然則任正者十分輈長以一爲之圍爲當兔之圍乎不當兔之圍乎抑當兔始得爲任正不當兔卽不得爲任正乎則任正者之非輈決矣（阮氏謂任正若是輈當如衡任卽言其長不應贅一輈字余按下文當兔卽在輈上起圍數亦言其輈之長此不足以破之）衡任者就令是軸無論其長一丈有餘與下文軫閒數不合卽如東原云主任輿六尺六寸者言之然止以任輿論必其承輿之下乃得謂之衡任也而轂入輿下者七寸兩旁合一尺四寸軸皆入轂中矣尙得謂之任輿乎（伏兔之設距兩任正者外邊各七寸轂入輿下七寸適與伏兔相切）以爲任輿則入轂之長誰非任輿者不以爲任輿是承輿下者實止五尺二寸又不與軫閒數同然則衡任者之非軸又決矣世儒要以輪輿輈三職各有專爲三面材宜記於輿人不應輈人爲之而論及其度故必力改鄭說不思經於諸度必先有根數乃見出數於立言亦一定之法非輈人卽不可論輿人事也卽如衡是輈人所爲而衡長之度在輿人見之此將何說耶又如軫方蓋圓及輪輻蓋弓之數旗旟弧旌之斿

皆非輈人所爲而並詳論之此又將何說耶背惑之甚矣

十尺本或作七尺緣篆文十七丨形似而誤康成以句弦求股法正之云令七爲弦則股短意欲見五尺零之股於容馬爲極短不合耳其實就令以七尺爲股亦僅足容服馬而不足容驂馬也阮氏謂康成以七尺之弦爲非當以十尺爲弦不憭注意

七尺爲弦四尺七寸爲句以求股賈疏所算得股五尺三寸餘方一寸誤也今計之弦自乘七七四丈九尺句自乘四四一丈六尺四七二尺八寸又七四二尺八寸七七四寸九分并二丈二尺零九分以之除弦弦餘二丈六尺九寸一分然後以開方求股股方五尺除五五二丈五尺餘一尺九寸一分爲一百八十二寸方之一百寸得廣一寸長一丈中分之以裨前五尺之方一廂得一寸角頭補一寸得方五尺一寸尚餘八十一寸爲八千一百分若作方廣八分長五尺中分之以裨前五尺之方此八千一百分除盡尚少一百二十四分是得股五尺一寸八分弱也凡句股弦自乘必皆成方如賈氏算句自乘先不成方此所由誤

當兔圍一尺四寸四分則方徑三寸六分也輈承輿下者四尺四寸宜廣厚如一而惟著對伏兔處長尺四寸六分強一段之圍明前後不對伏兔者其圍異矣以此推之輿底當處鑿深約四分以受輈與伏兔之鉤入爲固當兔三寸六分之厚約以四分鉤心則在外者仍有三寸二分庪軸上其前後不當兔者當止減上厚四分使與輿底相切兩邊及下面則漸殺矣向後殺至於踵止圍七寸六分八釐向前殺至於頸止圍九寸六分是輈在輿下者正中一段前後漸斂漸窄底則漸收漸上形若舟然此輈之所以名也

當兔承輿中伏兔如庪承兩旁惟中閒當軸一分須厚下爲銜軸地銜軸又須作半規形不可以圜計此外則其圍宜同當兔亦方三寸六分其鉤心庪軸上並同經以兩事度同可以互見而輈在輿下者有當兔不當兔鉤心不鉤心之增減若著兔圍則當兔且不能見今止著當兔之圍不惟可見兔圍卽不當兔者亦並見之矣下文言三分其兔圍卽是伏兔之圍明當兔伏兔其圍一也不然伏兔是主名指輈之當之可省而曰兔當兔豈可省曰兔乎古人文字簡妙每耐人思如此

嘗疑輈及伏兔置軸上輿又置輈及伏兔上四者必管固連合不稍移動而後可行若空空庋著馬一引之卽四者俱離矣如愼修謂兔下疑有足鉗軸如今制而兔當連於底板東原據說文䡝訓車軸縛謂兔下有革以縛於軸芸臺推江戴說謂兔作半規形以銜軸下更有二長足少鍥其軸而夾鉤之鉤後又有革以固之如此伏兔於軸可不相離矣而於輿則不關涉也輈之於輿注言踵後承軫者亦不詳如何承法如愼修計加軫與轐七寸謂後軫在輿下者餘一寸七分半輈踵爲缺曲以承之如此則輈與輿可不相離矣而輈輿與兔軸仍無關涉也玩索經注久之乃知此經特著當兔之圍者正欲見四者之所以連固不稍移動也按車人云凡爲轅三其輪崇三分其長一在前二在後以鑿其鉤鄭司農云鉤鉤心所云心者謂輿底板心其鉤者謂轅鉤板心之處鑿其鉤者視此處應鉤深若干而剡低其前後不鉤者其鉤者自高出也大車然小車當亦然故此經言當兔以別於不當兔而圍特大者以上須留若干爲鉤數也大車兩轅承輿底之旁而對鉤板心無從更加伏兔葢卽以兩鉤心當之則伏兔惟小車有矣鉤心當亦

與兩轅同易輿說輹鄭注云輹伏菟也見釋文縛木輿下與軸相連鉤心之木是也見正義盧氏曰輹車下鉤心夾軸之物見集解並據目驗而言確不可易故此經止言當兔之圍不言兔圍而下乃言兔圍不言當兔之圍明當兔伏兔其用同其度同也由此而言則輿底板心有三處鉤之皆上與輿緊銜兩兔下又鉗夾軸而以革縛定當兔不必更鉗軸自萬萬無出理宜四者管固連合而不稍移動矣愼修已思及之特未實證其制芸臺求其說不得因於輈後端投一大橫木當任正以持輿之後軫又以方木半規形當軓置前軫下正中以圍輈身其爲輈輿計甚至不知兔不鉤心輈雖與輿相連而與軸兔無關仍可以曳輿前出輈不鉤心雖有前之軓後之任正者承軫而軫仍是平平庋著及馬引輈而輈之抽脫自如也

衡頸相加之上下賈疏云衡在輈頸之下其頸於前向下持制衡高之輔孔氏詩五楘梁輈疏云轅從軫以前稍曲而上至衡則居衡之上而向下句之衡則橫居輈下如屋之梁故謂之梁輈余按康成此注三輈皆以軫平幷輈深得衡高其曲中高軫平之數卽衡高軫平之數是衡與曲中適平輈自曲中以往斷

非平指以投於衡必漸曲向下以就衡而漸低於曲中假令衡居輈下其高必不得與曲中平如注筭衡高乃與曲中平知衡必橫居頸上也若如孔賈說輈曲至衡上始向下句之令衡居輈下是未至衡以前皆止曲上而不句至衡上乃向下就衡勢必以頸投衡衡頸乃相連接其向下乃是頸而輈深惟至衡之處乃其曲之最高計其深當在此處自此處句下必數寸始抵衡衡高如何得等輈深則皆違失注義明矣凡言持者皆所持者在持之者上注於軓言持車正者於頸言持衡者以軓承輿下頸承衡下故也卽稱衡頸之閒文次皆衡上頸下亦可見

輈承輿下者宜方揉弧曲者宜圓軫方木承以方則穩衡亦方木而承以圓者蓋路不能平如水兩服之領必互有高下衡不能不隨馬領爲低昂承以方則礙承以圓則活也頸不獨當衡下者凡弧曲皆是秋官大行人謂之侯侯卽喉喉頸一也鄭司農彼注云侯轅前胡下垂拄地者胡亦卽喉也今秋官作立當前疾自唐石經已然惠氏禮說云論語邢疏小雅蓼蕭孔疏並引作前侯蓋疾與古文矦相似故訛自宋至今讀者不悟則自當兔以前漸殺至曲起而上其稜隅亦漸盡就圓矣故頸圜乃當兔前漸殺以至於衡上之數踵圜乃當兔後漸殺以至於軫下之數經於全輈之長就中明當兔圜就兩頭明頸踵圜其閒之漸殺漸小不可以圜定者度數自見非承軫持衡之處突然削小就此圜數也不然當兔而外惟承軫衡處有度餘皆令人莫知其大小經豈如是疏畧乎

輈端橫木言其橫曰衡言其形曰軥曰軛實言之曰兩軥兩軛軥字左傳又借作朐說文軶轅前也軥軶下曲者服君左傳注軥車軶兩邊义馬頸者明軥軛止是衡非衡外又有所謂軥軛也軥者謂其句曲軛說文作軶从戹戹隸省作厄古蓋止用厄字詩韓奕金厄士喪記今文軛作厄是也莊子馬蹄作枙說文無枙而桶注用之小爾雅釋名作梶段氏說文注謂軛假借作鬲非也鬲自是大車轅軛之名後加木說文別有槅字衡所以名厄者爾雅云厄烏蠋郭注蟲如大指似蠶韓子曰蠶似蠋按此蟲吾鄉俗呼看田狗青色旁兩足有尾文兩邊斜披畧似狗巨者輥然如大指喜在豆蔓上不常見其行食一雛之豆亦罕見雙詩東山箋謂蠋特行艮信山東人呼豆蟲郝氏爾雅疏以蠋爲豆蟲卽此軛形似之故謂之厄亦謂之烏蠋毛公金厄傳厄烏蠋也是其明證孔氏疏謂金厄以金接轡之端如厄蟲然全失毛旨因蠋豖聲同變稱烏啄釋名遂謂烏啄向下义馬頸似烏口

向下啄物時望文傅會已失其本義矣其制愼修極意推之云軛直是於衡上當馬頸處缺其木如半月形下別爲鞌作木架上歛下開覆以革如今制以承兩軛覆於馬頸用革束衡而連之其說缺如半月得矣惟其兩邊缺不正得衡之圜徑故計衡圜當在中閒不缺者注所以釋衡任爲兩軛之閒也其云下承以鞌恐未然蓋馬頸時而仰則鬉領直豎時而俯則鶴啄懸垂頸後又非若牛有力柱可以鉤制曲木其勢斷不能㡒鞍於上而衡軛又必當此處置之然則如之何而可余觀今時駕車邊馬用長數寸直木夾貼於肩領之交以繫靷鞅木爲前硯骨抵拒馬之致力前引全恃之古一輈車服馬用軛其必似此歟攷軛狀見於經者惟士喪禮記云楔貌如軛上兩末可由推驗前制彼屈角柶爲楔乂尸口其形如軛特以兩末向上明軛向下有兩末矣計兩末出缺月外必長七八寸許裡平而外圓削如肋骨之形而末須是直者衡既是以直爲橫兩末其長如許必不能即衡木爲之當別製兩末削穹其上貼缺月釘著之復各爲兩穿以受轡鞅之絆駕時衡加輈頸上軛之兩末下過輈頸圍徑三寸二分始與馬頸平是挾者全在空處及鬉肉以下骨張肉容末乃實壓而夾貼於肩領之交爲前硯骨抵拒可使馬致力引輈矣若駕驂馬恐即如今時駕邊馬之法

嘗以馬自駕車之外古人未必不以之馱物馱物用背自然著木駕與今馱鞌同故齊有地名鞌見春秋成二年經及有單騎以後乃踵爲今之騎鞍施之馬身各有相稱斷不可以之講軛也

衡加輈頸之上所以關鍵之者爲輗說文輗大車轅端持衡者軏車轅端持衡者其義甚明韓非外儲說墨子曰吾不如爲車輗者巧也用咫尺之木不費一朝之事而引三十石之任則其木長尺許矣又其形製宜圓著衡輈處皆宜受以圓孔康成論語注曰輗穿轅端著之軏因轅著之（見皇氏義疏）因之云者蓋軏植定在轅上駕時但以衡中孔就而著之若牛車兩轅兩輗駕時乃旋以輗穿鬲貫轅太元經閑次三拔我輗軏足明著時是自上而下也著後俱當以革束定康成注論據目驗確鑿言之絕非肊度自包咸注謂輗者轅端橫木以縛軛軏者轅端上曲鉤衡直是以輗爲衡以軏爲輈大違古義貽誤學者至東原乃明正其謬

引重使前牛之力在柱相牛經注柱當車骨力馬之力在胸故
輈下兩末旣夾貼於肩領之交乃以鞅繞胸橫過緊
絆於末復以鞶直繞腋前上絆末下鞶止是制輈使
不上移馬之前行胸爲鞅所勒制卽一身之力全注
於胸而輈自隨之以前故鞅爲鞁具之極要若無鞅
將恃前硯骨抵輈令前馬必無從致力襄十八年齊
侯駕將走由棠太子抽劍斷鞅乃止足以明之矣鞅
卽今之絆胸說文頸靼也靼柔韋也亦名纓周禮鄭司農
云纓謂當胷元謂今馬鞅是又名靳說文靳當膺也
左傳如驂之靳是又稱鉤膺稱樊纓詩韓奕箋鉤膺
樊纓也是鄭注巾車云樊謂今馬大帶也樊及纓皆以五采罽飾之是以樊纓爲二物賈馬則云鞶纓馬飾在膺前是爲一物箋義蓋依賈馬皆飾以五采罽以帀數爲等
級釋名鞅嬰也喉下稱嬰言纓絡之是其義杜氏左
傳注云在腹曰鞅非鞶說文著腋皮也皮今作鞁依左傳文正義
引段氏云著腋是直者當膺是橫者釋名橫經腹下
之說蓋據鞁鞍者言若駕車以一皮帶自腹前繞出
腋以糸於輈則馬足爲所礙不能行矣杜氏左傳注
在背曰鞶亦非康成注巾車樊纓以樊爲馬大帶或
卽謂鞶歟
車有六等之數車軫四尺謂之一等戈柲六尺有六寸旣
建而迤崇於軫四尺謂之二等人長八尺崇於戈四尺謂
之三等殳長尋有四尺崇於人四尺謂之四等車戟常崇
於殳四尺謂之五等酋矛常有四尺崇於戟四尺謂之六
等
注此所謂兵車也軫輿後橫木崇高也八尺曰尋倍尋
曰常殳長丈二戈殳戟矛皆插車輢鄭司農云迤謂著
戈於車斜倚也酋發聲直謂矛
輿後橫木名軫本以紾轉爲稱小雅方言並云枕謂
之軫釋名亦以軫爲枕以枕是薦首之物車由此登
卽以此爲首名枕止取首意亦緣與軫同聲劉成國
云如臥牀之有枕强說也毛詩謂之收者是指輿下
四方故得以深淺言名收蓋取收固車箱意軫自是
輿後橫木專名軓自是輿下三面材專名軫名可通
於軓軓名不可通於軫以輿下輿後高度如一故可
以軫包之軓者範輿軫固不範輿也康成注軫凡三
處此云軫輿後橫木者著其主名也四面高同言專
處餘可見矣下加軫與轐云軫輿也者以經通言四
面也輿人軫圍云軫輿後橫者以軫軓異圍經所明
是後橫者之度其軓圍在輿人故宜別言之也戴仲
達不明注旨乃謂鄭自知不通而變其說妄矣彼兩

漢經師豈皆不識庛軫軫閒爲兩旁軫方象地爲四方者哉

輢說文車旁也則注云插車輢者止謂插車之兩旁耳自是插於外闌以詩詠二矛例之知四兵左右皆有矣䟽云當皆以鐵圜範邪置於輢之上下乃插而建之容出先刃入後刃則一邪向前一邪向後乃得繹賈氏意已是以輢爲輿板其鐵圜當釘在板上以其說推之四兵宜上下各有兩圜始固又須有向後向前則輿一面有十六將鐵圜布滿兩廂絕無是理

按經文計四兵崇數惟戈是柲之迤高殳戟矛皆直量其柲之實高若都是斜建其長短雖不齊而斜之距必宜上下如一乃彼此不相拒礙柲六尺六寸者斜之則高止四尺以此數差之至酋矛止得崇一丈二尺皆不得如經所云程易田以戈獨迤之餘皆直插先刃後刃亦止戈乃如是其說確矣

古戈制斷當以易田所攷爲定說其刃却柲端橫貫柲鑿則柲端卽盡其長故其崇止以柲計此戈柲一句實言戈爲橫刃一大要領而易田乃忘據之車上所以斜插者以其長止六尺六寸若直插則比人低一尺餘其援胡正當肩臂之閒射御指揮不無觸礙故斜插之其爲思患預防精矣若矛戟高出人上迥不相干詎須斜插乎其插之之所余思外闌扃木廣亦無幾其上不能差互爲孔使邪正之柲得相交過易田以股弦求句得句之迤出者五尺二寸五分弱計當在後軫前軓外面直扃內處各釘一鐵圜筩令斜向輿凡四鐵筩皆足容戈鐏先刃則插之軫後刃則插之軓如此則輿深四尺四寸加軫廣四寸一分軓外廣四寸六分戈自鐵筩斜出闌之連較橫木傍扃內以至高軫四尺之處柲端畧直軓軫之盡比式雖高七寸而以援胡向下斷出柲之上尙高不至妨

其磬控亦不至登降相妨於理勢庶有合乎

六尺六寸之輪軹崇三尺有三寸也加軫與轐焉四尺也人長八尺登下以爲節

注此車之高者也軫輿也鄭司農云軹轊也轐謂伏兔也元謂軹轂末也此軫與轐并七寸田車又宜減焉乘車之軹廣取數於此軹廣八尺旁出輿亦七寸也

伏兔已見輈人省稱曰兔䟽以爲漢時名誤

江氏永算加軫與轐之數云軫方徑二寸七分半自軸心上至軫面總高七寸轂入輿下左右軓在轂上須稍高容轂轉故軸上必有轐庋之輈亦庋輿下者

其當兔方徑三寸六分兩旁伏兔必與之齊平知兔圍必與當兔等大軸半徑二寸二分加轐方徑三寸六分共高五寸八分以密率算轂半徑五寸一分弱中閒距軓七分强可容轂轉以五寸八分加後軫出轐上者約一寸二分總高七寸也輿板之厚上與軫平亦以一寸二分爲率後軫在輿下者約一寸五分半輈踵爲鈌曲以承之按自來說者惟此算極周密余通考車制知軫軓異圍軫廣當四寸一分軓廣當五寸八分厚皆一寸四分令四面上下齊平故曰軫方象地非正等方而後軫獨下於軓一寸五分半也

其輈踵蓋平承軫下有直木關固之亦非爲鈌曲若爲鈌曲踵卽不與軫厚齊須外出四五寸其銜口始固則礙人之登降矣兔圍固與當兔等大方徑皆三寸六分而並須除鉤心入底板之數則高當約三寸二分軸半徑二寸二分是約率以密率算止二寸一分令於輪半崇三尺三寸之上加軸半徑二寸一分轐高三寸二分軫厚一寸四分於七寸尚少三分据說文轐伏兔下革也知兔下有革爲藉不令木與木相摩當兔下應亦不異則革厚約三分添成高七寸爲軫崇四尺軫轐中閒空三分强於轂半徑五寸三分强此約率密率止五寸一分弱入軓下者仍得容轉也設伏兔處愼修以轂入輿下七寸推之云當在軓內八寸閒余計宜距軓內一寸二分設之也

古人一輈車今不復存其輿制言者合此卽失彼合彼又失此非會經傳而取驗實事不能得其眞也車箱形狀據經廣半爲式崇三尺三寸隧半爲較崇五尺五寸式深居隧三分之一江愼修先生謂前高後低如紗帽形其說破千載之積謬足令古制復還更無疑議然自式較而外未盡合於經也余以爲欲明車箱宜先詳箱外四面其前面據左傳宣四年楚皐

滸之戰伯棼射王汏輈及鼓跗著于丁寍丁寍鉦也可見輈之後有鼓鼓之後有鉦鼓有跗明是建者證以吳語載常建鼓韋昭注鼓晉鼓也建謂爲之楹而樹之則戰車上樹楹鼓的是古制又以成二年綦毋張從韓厥寓乘就左右厥皆肘之使立於後推知軍將與其左右兩人是相並而立而金鼓理必置軍將前其爲鼓於周禮諸侯執鼖鼓軍將執晉鼓古之鼓面在兩邊鼖與晉並圍徑四尺鉦之徑無文可知要極小亦必數寸二物若置在箱中卽建鼓可令半出式外而箱內仍占地二三尺軍將必退立左右兩人

二三尺之後於事已不合且如愼修說式下皆板板內又有轛承之矢如何能穿板直入則必若芸臺說輿前後皆空而後可然其說又有陰板揜前空虛下垂輈上矢亦不能如此也又襄十八年平陽之役殖綽郭最皆衿甲面縛坐於中軍之鼓下鼓若在箱中三人之外如何更容得兩囚況又坐於鼓下耶又昭二十六年炊鼻之戰齊子淵捷射洩聲子中楯瓦繇胸汰輈輈入者三寸楯瓦盾脊也可見輈之後又有盾盾必樹者矢乃中之豈樹在式上耶必無是理也然則輿之前面可識矣蓋前軓廣五寸八分以一寸二分範輿其廣尚有四寸六分在箱外乃以此四寸六分之地近邊爲闌其高三尺兩頭交於式之柱軓上釘鐵圜鎣闌上橫木鑿孔與相直用以建旗樹盾成十一年邲之戰晉人以廣隊不能進楚人惎之脫扃少進馬還又惎之拔旆投衡乃出服子愼注扃稱一曰車前橫木也見本疏釋文　此服君前舊說以此闌上橫木爲扃蓋旆插扃內楚人初教之脫去晉人不從迨復教乃拔旆而投之耳孔疏以脫者卽橫木非是西京賦旗不脫扃薛綜注扃關也謂建旗車上有關制之令不動搖曰扃每門解下之令此門高不復脫

扃其說扃制甚明解下者是旗非關與左傳可以參證盾亦樹於上者詩龍盾之合毛公云合而載之王肅謂合而載之所以蔽車是也說文盾所以扞身蔽目言蔽車則人不待言矣淵捷之射汰輈中盾以此其闌約占地寸許中閒有幾及四寸之地鼓跗卽建於中跗旁皆鼓下空地可以置鉦伯棼之射及跗著鉦以此金鼓之旁弓弢在焉哀二年鐵之戰趙鞅爲軍將執金鼓而曰吾伏弢嘔血鼓音不衰成十六年鄢陵之戰養由基射呂錡中項伏弢公子重耳對楚子言左執鞭弭右屬櫜鞬韋昭注云謂左執弓右屬手於房以取矢皆可驗也其箱旁兩面据服君注左傳脫扃云扃橫木校輪閒釋文如此正義所引多譌衍不可讀校與較同若如愼修說車箱如方箱則兩旁整齊外別無地較輪中閒何從置橫木耶然則輿之兩旁可識矣蓋左右軓面廣亦五寸六分以一寸二分範輿亦有四寸六分在箱外其長前出於式盡於前闌後盡於軫而惟以三分隧之二者當較外爲闌焉兩頭植柱與較之柱對各持以一橫木交於較柱其柱上臥平板板鑿楕圓之孔凡四是爲扃軓上亦當孔下釘鐵圓鎣兵器所插在此狀並與前闌同惟孔與鎣楕圓者以出先刄入後刄可隨

宜斜插也前柱既與較柱對立視之則較成兩重故詩言猗重較兮不得如愼修云較高於式一重故曰重較也其高据昭十年公卜使王黑以靈姑銔率吉請斷三尺而用之服君注斷三尺使至於較大夫旗至較周禮冬官疏此服君據禮緯諸侯旗齊軫大夫齊較爲說緯書此制必依於古非出杜造若以記言較崇明是五尺五寸斷齊軫之旗三尺其垂下者已幾及較之中如何止得齊較故知服君所謂較者乃指輿外第二重之高言則闌之高可決其爲三尺前闌僅低於式三寸此低於較二尺五寸矣其闌中名笭又

名篚篚古止作匪說文笭車笭也篚車笭也謂此以扃下或用竹蔽之小孔玲瓏故曰笭又曰籠說文籠一曰笭也以其似匡匪可盛物故曰篚凡需用器具皆庋焉張骼輔躒取胄於橐及所鼓之琴韓厥所奉之觴璧皆出其內說文𨏔車笭中𨏔𨏔器謂此也闌在箱外又卑於較如人首之有兩耳故得車耳之稱其崇三尺比輪高出四寸扃板之邊自可加木穹出輪上如今闌干多作此形說文輒車耳反出也應劭漢書注車耳反出屛翳塵泥謂此其名又曰輒說文取耳下垂也車耳似之故得此稱鄭公孫輒字子耳魯叔孫輒字

子張耳外出卽有張侈意名字並相因也又名重耳崔豹古今注車較重耳也在車轝上重起如兩角然此實就外闌爲說非指正較以其於較爲重於形爲耳故名重耳惟其反出故自前視之其植柱如角然晉文公之名取此芸臺謂輢板直立者三尺五寸過此以上卽向外曲反出輪上象耳之耴故曰輒五兵因有輒所以迺建而適出於車耳之外失其實矣毛公以重較爲卿士之車愼修非之云尊卑皆然是不明此制妄駁古說按士喪禮記主人乘惡車犬服注云笭閒兵服以犬皮爲之又婦人貳車拜服注云拜

緣也狗皮緣服此足明士之車箱外有闌故曰笭閒士以上從可知矣至庶人所乘詩所謂有棧之車者止以柴棧爲箱安得有重較乎故重較爲士以上車毛傳確不可易賈氏攷工疏云天子與其臣乘重較之車諸侯不重較故有三尺之較或可服君誤說其謬又甚於愼修矣至其後面乃空然無物惟有一軫木在下拒其底板据襄二十四年晉張骼輔躒致楚師皆踞轉而鼓琴服君注轉軫也杜注轉衣裝無稽不可從計軓三面不可踞所踞必在後軫此軫若如愼修說底板嵌入軫槽成方箱狀是輢之後端齊軫與兩廂同軫

都入箱中前無餘地則骼躒踞處自然亦在箱中琴之長三尺六寸六分箱之廣除軫所占不過六尺兩人並橫琴於膝其地如何安兩琴以此推之可見箱之後端至軫卽盡軫在外橫拒底板其面寬四寸一分故人可踞其上兩邊又空故可以橫琴尾惟其抵箱一面亦必爲槽以受底板之入而固之此箱外四面可以會通實驗而知者也四面既明然後可詳輿制車箱止有前左右三面則輢式所樹之範自然亦止有三面故注以軓爲輿下三面材疏云此木下及兩旁見面上面託著輿板不見故云三面材失之輿

居兩輪上亭亭正中故謂之正軓持此正故謂之任正者正字雖有直義而經非以任正與下衡任爲一縱一橫對文也後人誤執爲對文乃棄明白注義別求車上橫直之物當之所言皆似細按之實無一確何者注云軓法也卽範圍本字古作軓以故書知之或作軓許君止取此爲正借作笵範範乃犯軷本字笵乃[illegible]本字少儀軓借笵爲之凡曰範曰模曰型者皆自立規式使彼受制而不過之名若軓止是三面一匡其爲範也不見且箱之兩頭前必不盡前軓之邊後必不盡後軫之邊若無定限則軓前隧深無準輈長之數難取準矣今按任

正者十分輈長以其一分尺四寸四分爲圜圍非等方三寸六分也令兩邊厚一寸四分兩面廣五寸八分其向內之厚留其下半七分剡其上半七分其廣一寸二分爲偏槽當前者槽長五尺四寸四分當兩旁者長四尺二寸八分三面合之其槽成輢式及底受制之範乃軓之所以名也箱之底必用橫板始克受其下伏兔及輈之直木相承而兩頭著槽始有力其板之厚亦一寸四分兩頭留其上半之厚剡其下半七分廣亦一寸二分爲偏筍合底時軓之下半與板之上半合卽上下齊平也其板各於一邊中爲槽

一邊中爲筍令諸板互相銜納惟最後一板入於軫以軫先有槽也最前一板當槽不槽而爲偏筍廣厚如兩頭以須與軓合也其板背正中及兩旁量伏兔當兔所承處鑿之深四分寬三寸六分長一尺四寸六分六釐以受伏兔當兔之鉤車人所謂鑿其鉤法蓋大小車相同康成易注以伏兔爲鉤心之木所鉤者謂此其式較之桯正方凡六大大小各視其圜長各視其崇向內一邊留四分外爲鑿以受軹轛橫者之枘軹轛之材亦正方式較上木正圜其下視軹轛之方方之正中爲鑿以受軹轛植者之枘式木用一木

為之則善且堅其折向兩旁處揉曲令成圓角愼修說揉兩木自旁交於前計此長八尺餘一木揉之非難可無庸兩交也其兩端爲枘以入於較之前柱較木兩端亦揉曲向下以與柱銜接而銳其前柱自式以上之外廉以揉式推之知不欲觸礙人手同也其較之柱上於軓三尺加一横梁大如柱上下差互爲鑿一以令軹之植者不至太長勢易危臬一以與較木配令柱上下牽倚得力一以令外闌横閒之木有所交附非此卽內焉以方寸許之兩柱一較函一寛幾三尺高過五尺之窗外焉長狹一闌上插諸兵器而止賴兩横木牽之其勢殆不可終日矣軓連板儘外爲鑿通於背廣長如軹轛之半則受軹者向內有八分不鑿受轛者向內有九分許不鑿也合軹轛時以横者一下貼板一上貼式較令檽孔分明則板受軹轛鉗制而不能上動矣其受較柱之鑿內函四分外侵四分二鑿强受式柱之鑿內函四分外侵一寸三鑿强較柱受横梁之鑿亦內函四分則合材時諸枘皆是偏筍鈌邊向內而箱內三壁皆齊平無觸礙手處棧車以席蔽之飾車以革鞔之當皆在內如以紙糊窗然亦皆無不貼切處而車輿成矣經云圓者中規謂式較木也方者中矩謂軹轛木也皆治材之善也立者中縣謂軹轛植者及式較之柱也衡者中水謂式較木及軹轛横者也直者如生謂全箱也總者如附謂外闌也皆居材之善也居材大與小無并大倚小則推引之則絕謂以軹轛之小交式較及梁柱之大宜鑿內相應不使偏斜相就反之則有推絕之病也引之人援引之注言用力人憑倚用力也棧車欲弇飾車欲侈蓋言轜也棧車不革鞔轜須格孔收斂始固是弇也飾車革鞔其格孔可畧張大是侈也本䟽云弇向內侈向外孔氏成二年䟽云弇者上狹下闊愼修按孔氏說以就所謂雌雄筍者得上下侈斂要皆於理勢不合大抵古人創物必順其自然之理勢以爲體而其用因之出焉如車箱後面空虛兩柱上宜加一横木牽綴始固今旣以人登下由此不能以横木礙之則兩較壁立高過五尺於其行必有戰抗不安之勢古人知其然也乃於外爲高三尺之闌以牽綴之使相扶相倚無稍偏弱旣善其體又善其用皆理勢之自然惟知者能順之耳夫但使兩較壁立猶爲不可況又可令衆材斜迤乎亦未之深思焉矣輿制明然後可詳置輿之法輿之安固全恃

輈與伏兔在軸上承之伏兔之長注以經文自伏兔不至軓七寸推知如式之深是其長一尺四寸六分强適居三分隧中閒一分自庋軸以下刻作半規徑二寸二分以銜軸之半徑不可以言圜也經故以輈之當兔互明之云十分其輈之長以其一爲當兔之圜謂之當兔知輈對伏兔處同伏兔之長者其圜乃如此大餘則小矣圜居輈長十之一則一尺四寸四分者四面等方三寸六分又有筋膠之被約厚一分上下加二分則三寸八分以四分鉤底心承輿尙有三寸四分在軸上此一截前後當刻下四分前盡軓

後盡軫並與輿底平其承輿乃如一以當兔準伏兔其鉤底心者亦四分外亦三寸四分在軸上與當兔同則知其寬三寸六分亦應與當兔同也說文轐伏兔下革也知伏兔下有革藉之不令木與木相摩當兔應亦不異革之厚約一分則當兔伏兔自鉤心外至軸上高三寸五分軸徑以密率算其半徑二寸一分加之高五寸六分軫與軓厚同一寸四分又加之共七寸是爲輪半崇三尺三寸之上加軫與轐得七寸通爲軫高四尺也伏兔半規下芸臺謂更有二長足稍鍥其軸而夾鉤之鉤軸後又有革以固之按康成易注以伏兔爲縛木輿下與軸相連說文亦曰轐車下縛也阮說縛兔之足長合鍥軸夾鉤或亦當然也轂半徑於密率高五寸九釐八絲較軸半徑及伏兔之高五寸六分尙少五分一釐强此五分零空地足容轂入輿下之轉不致與輿底相礙如此輿底有伏兔當兔三處鉤其心又有當兔之前後平承之則輿可以安固不動無前後左右之出入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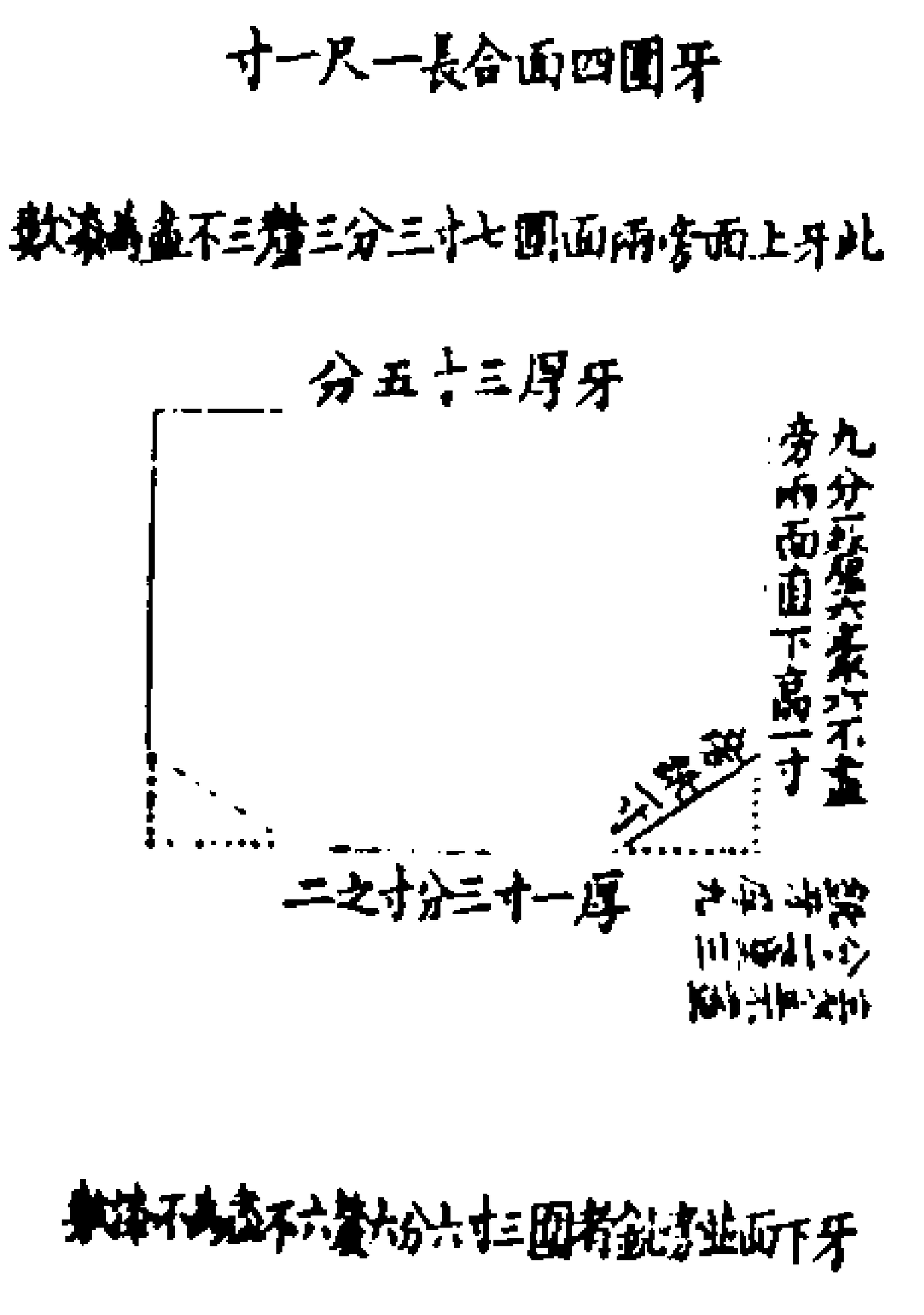
輪輿私箋卷第二終

輪輿圖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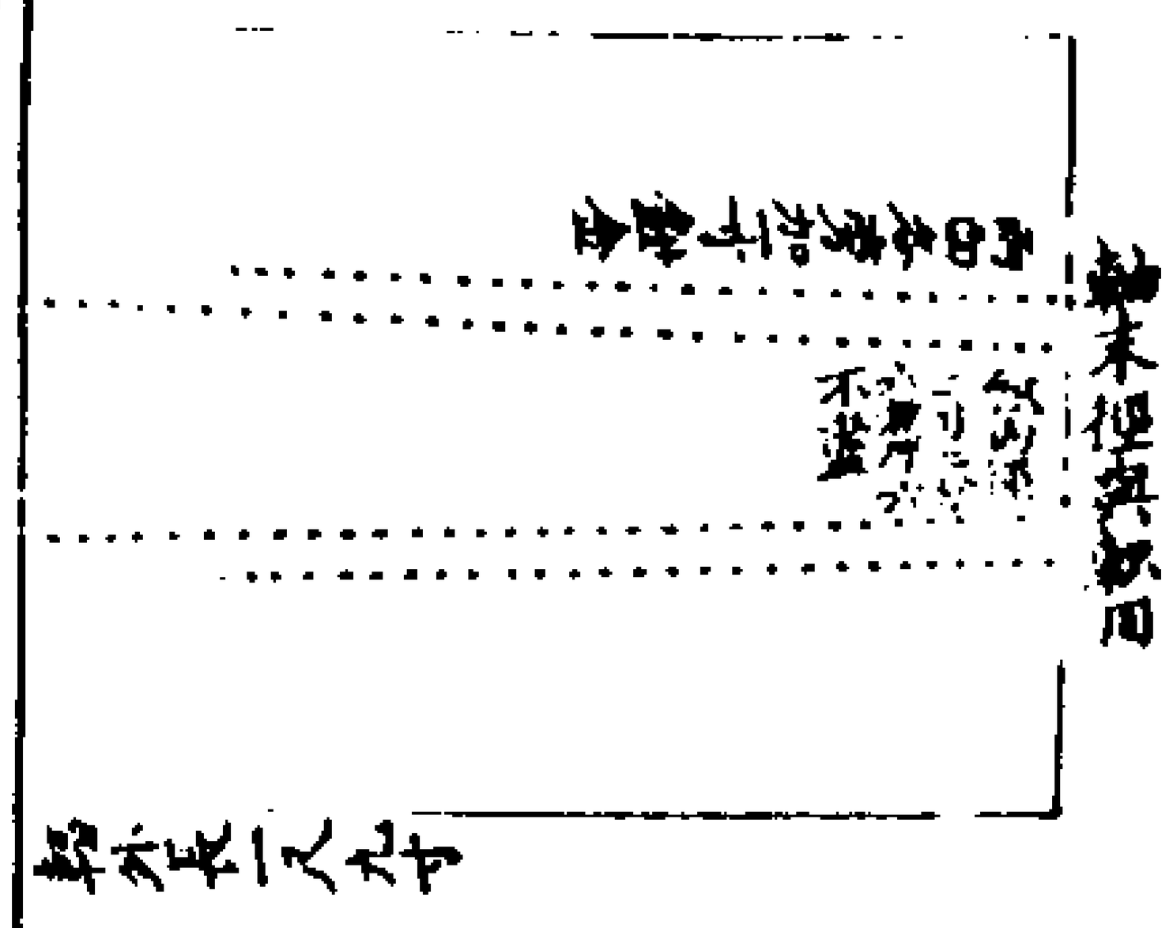
家大人以丁巳歲閒夏秋成此輪輿箋其時脱稿一紙輒舉以示知同讀之同苦昧算術亦未首末通詳多不得解僅識其形製大畧而已今年春夏逐日課錄大人經說小學諸稿副本以備兵燹兹編錄竟爰周詳布算頗盡厥指稿中偶有度數尺寸涉筆誤者並已是正無譌竊以鄭註之精微自賈疏以來不得正解遂如墮雲霧説者日益支蔓得此箋而鄭義瞭若指掌更不患其制不明然語繁數複猶易眩惑心目如再得圖以實之使讀者按圖以求其説似尤簡易省力遂不自揣爲蛇足繪輪輿諸圖敢附之編末亦取便已嘗披讀焉辛酉七月既望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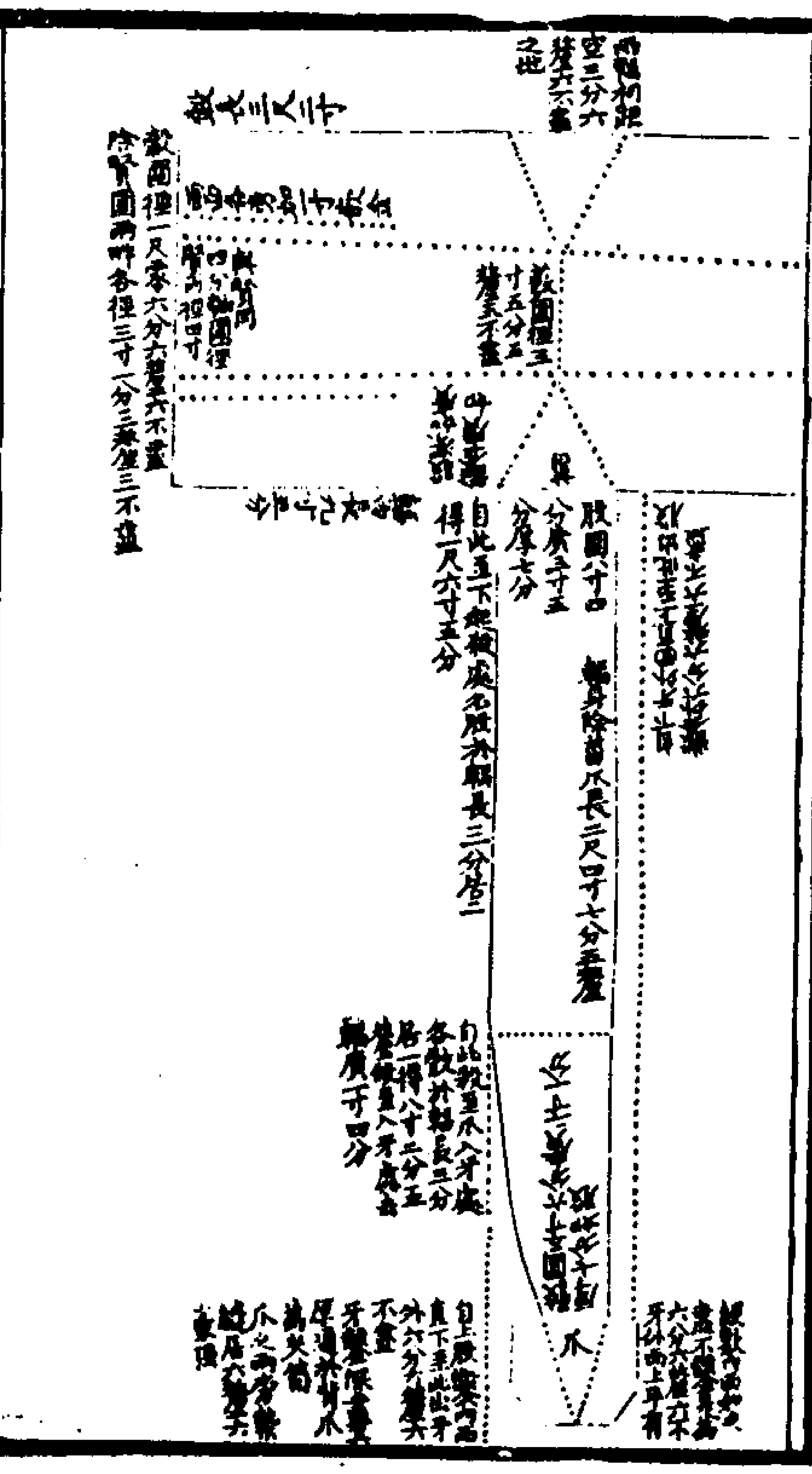
知同敬書

牙圍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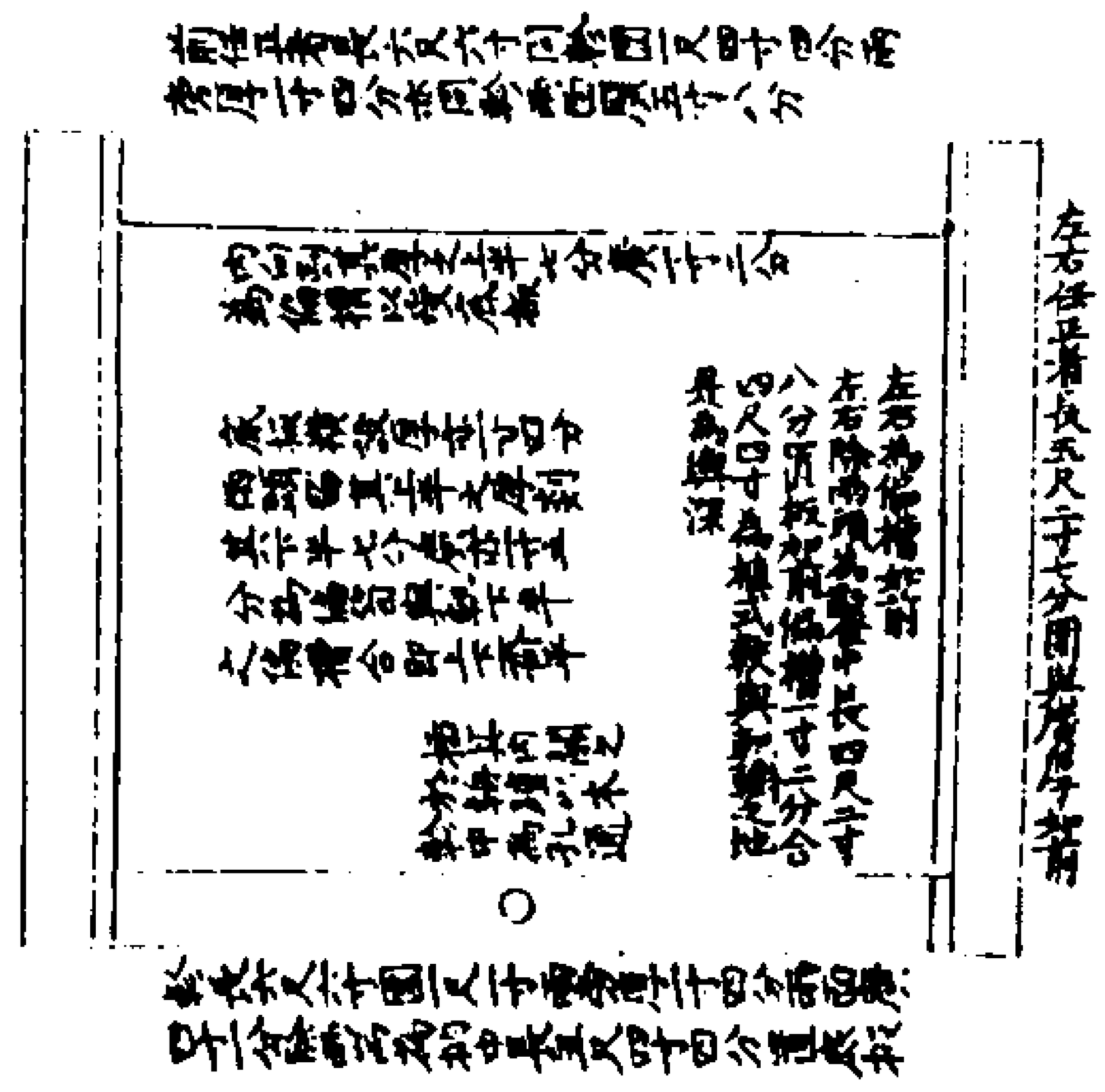

牙圍四面合長一尺一寸
牙厚三寸五分
厚一寸三分寸之二

轂輻牙合材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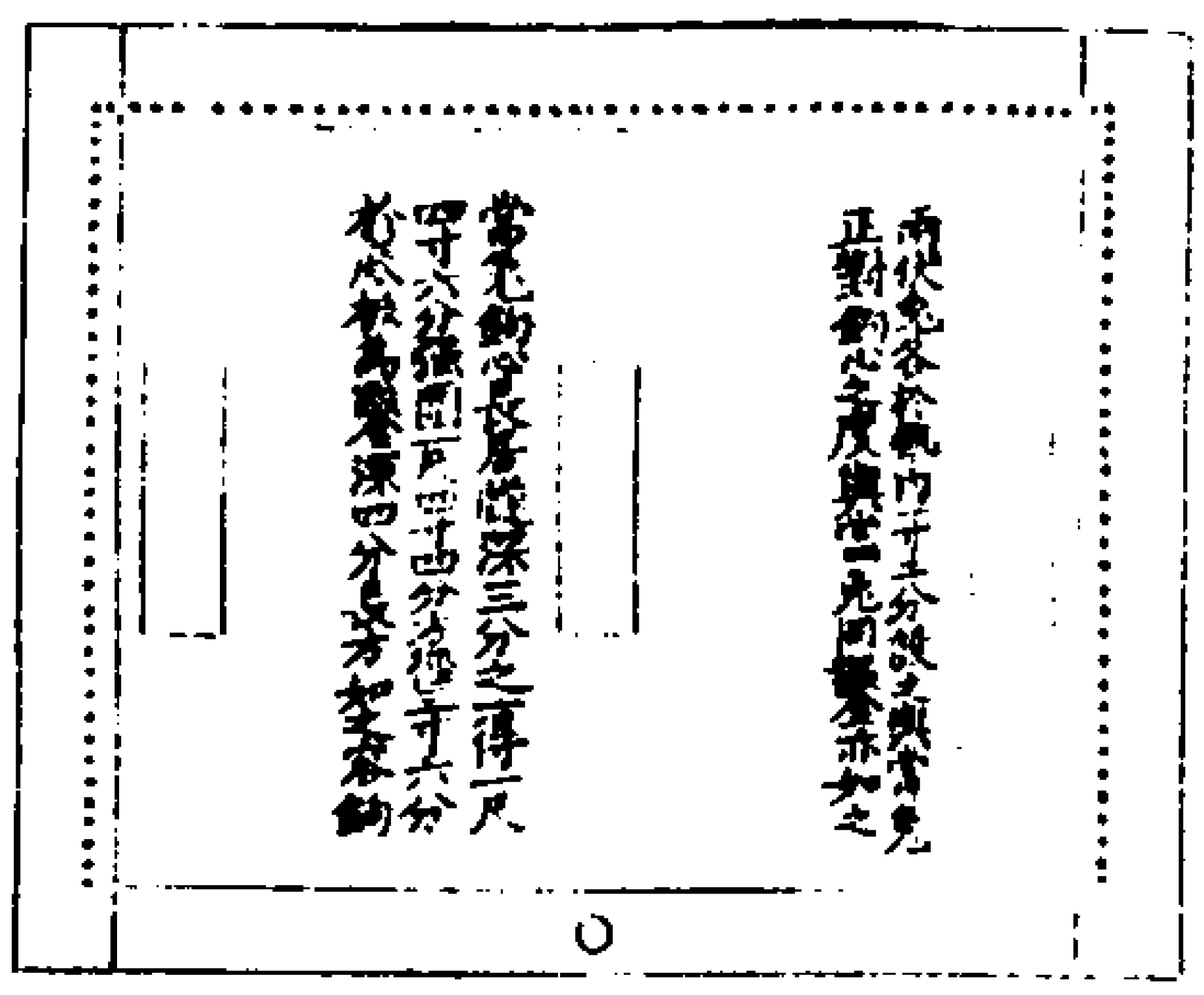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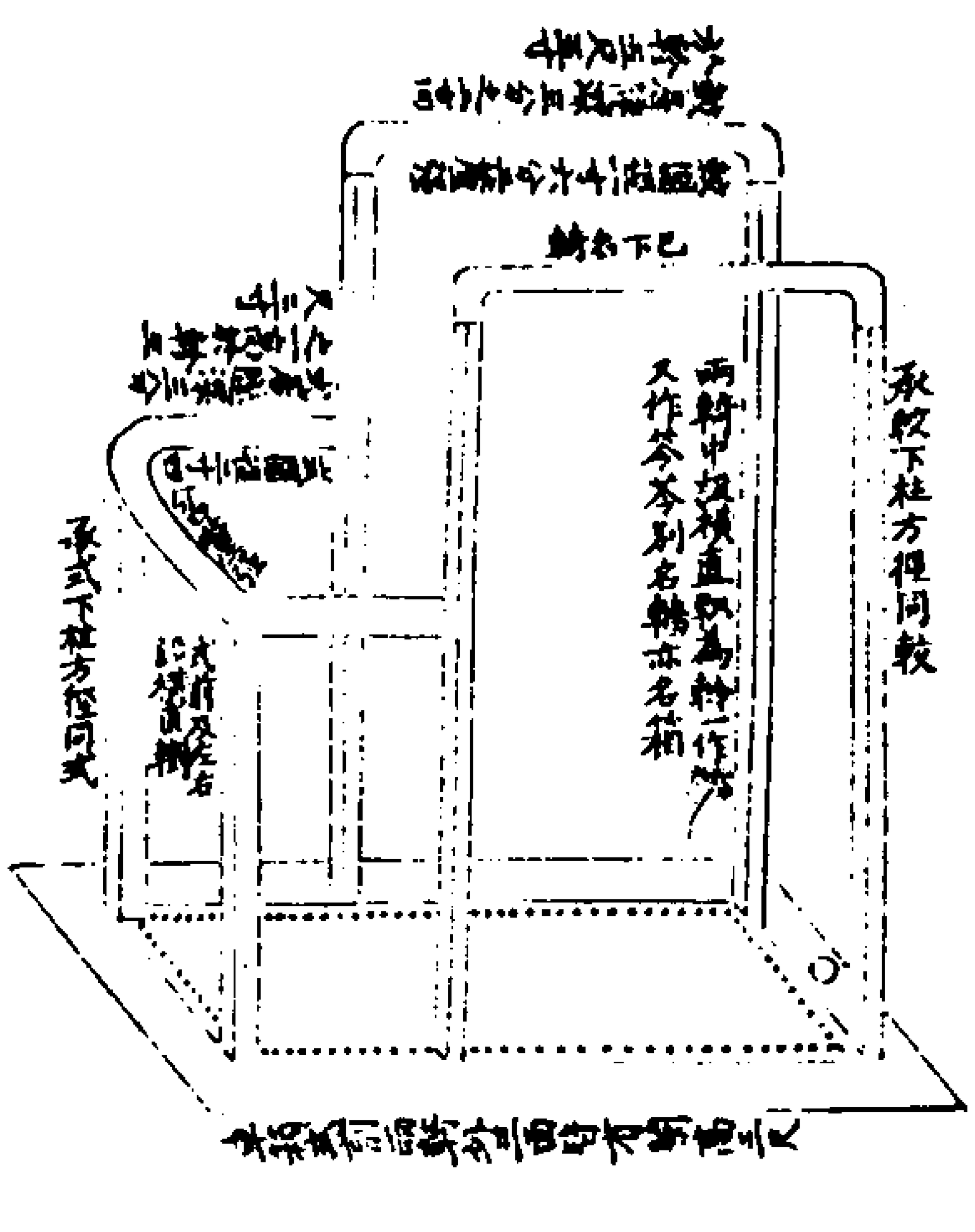
車輿合軫與任正者及受底板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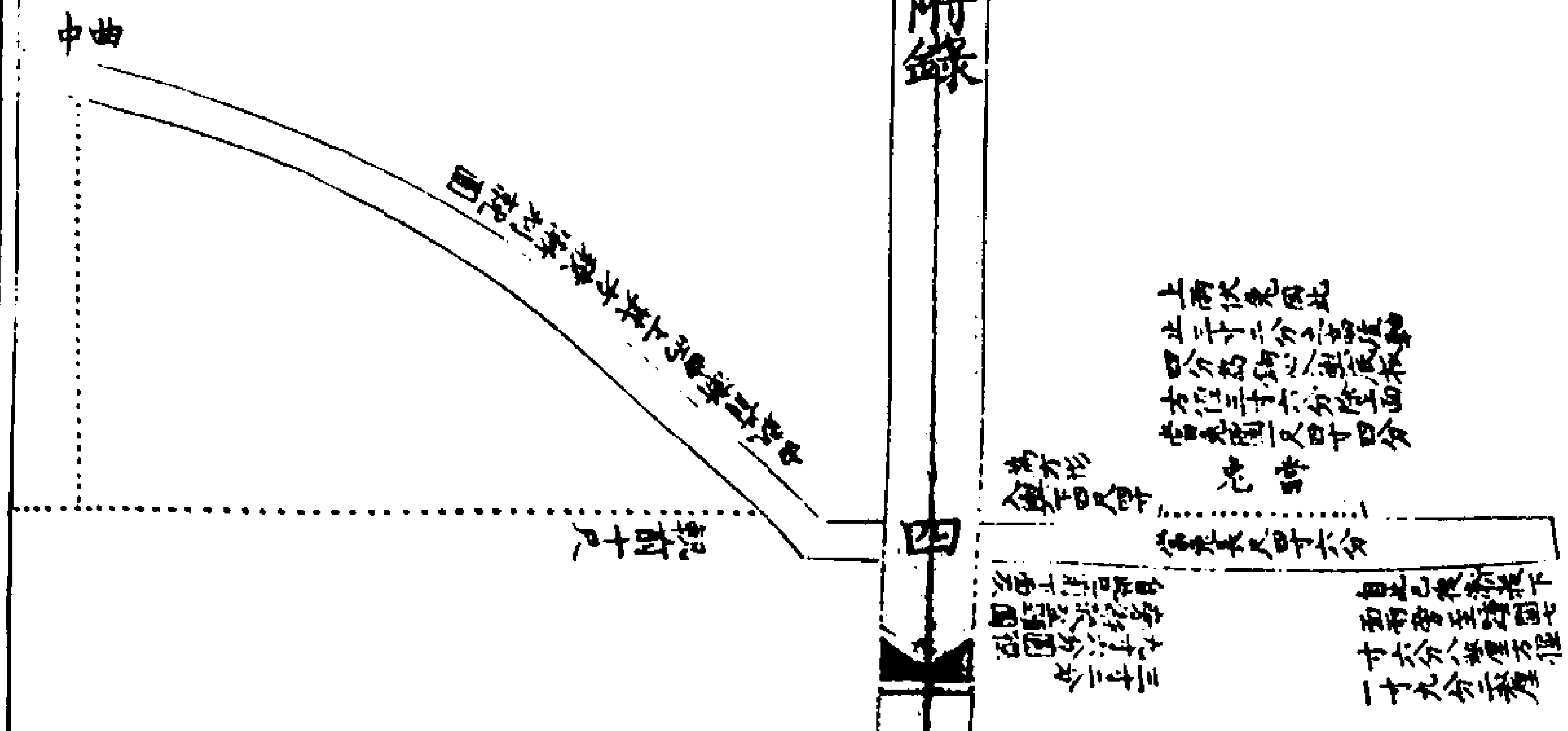
輿底爲鑿受當兔伏兔鉤心圖



車輿全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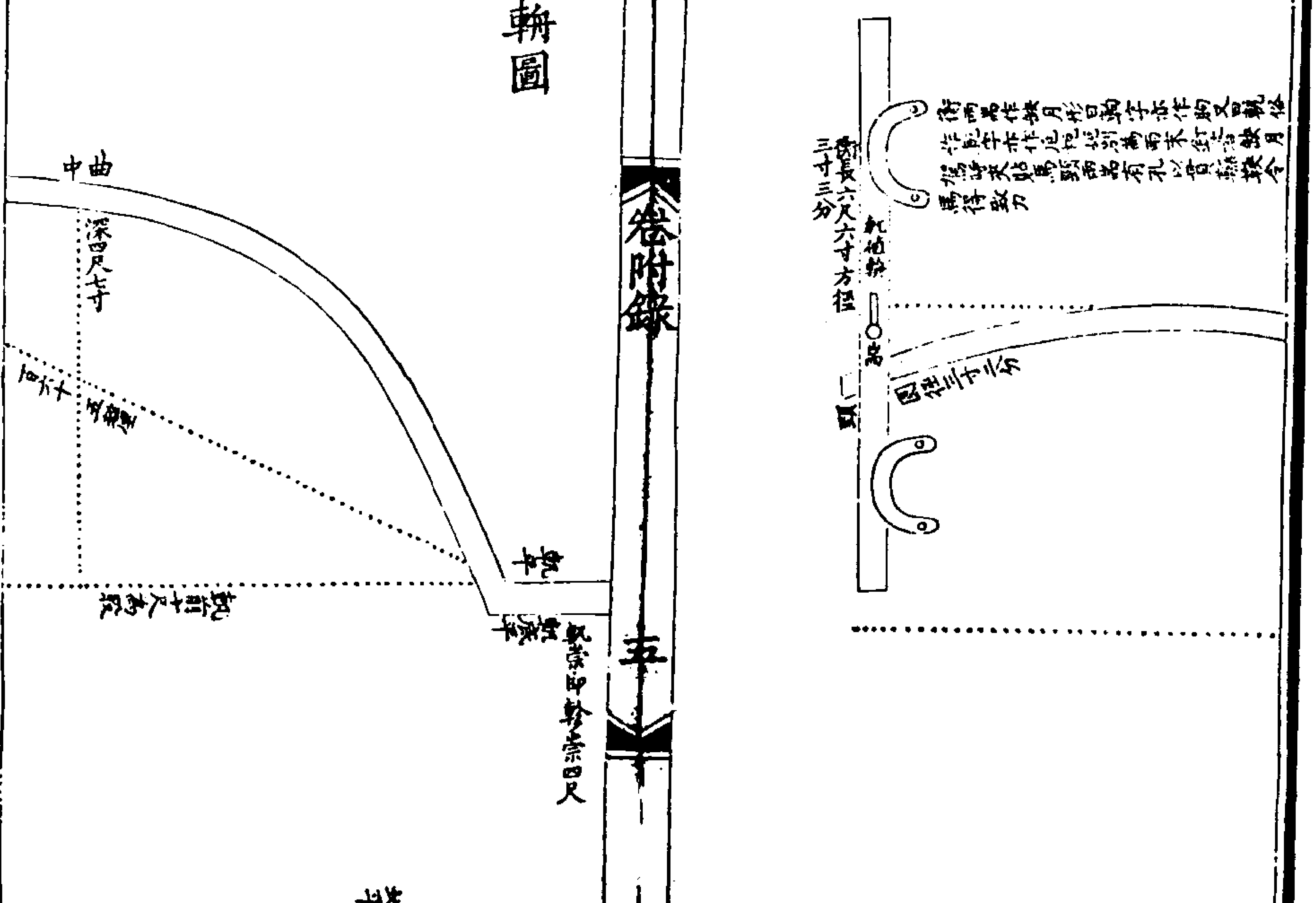


輈合衡度數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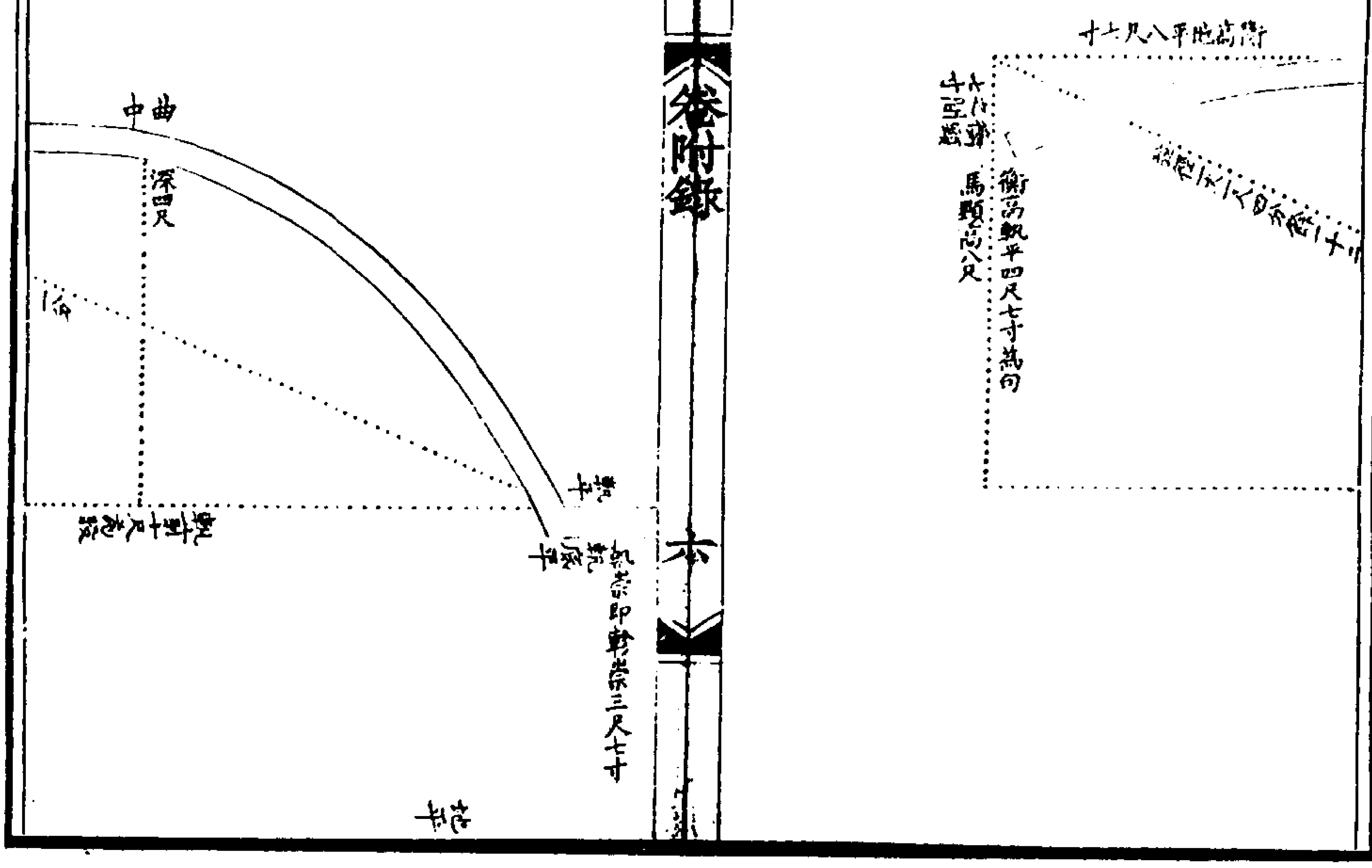
卷附錄 四

國馬之輈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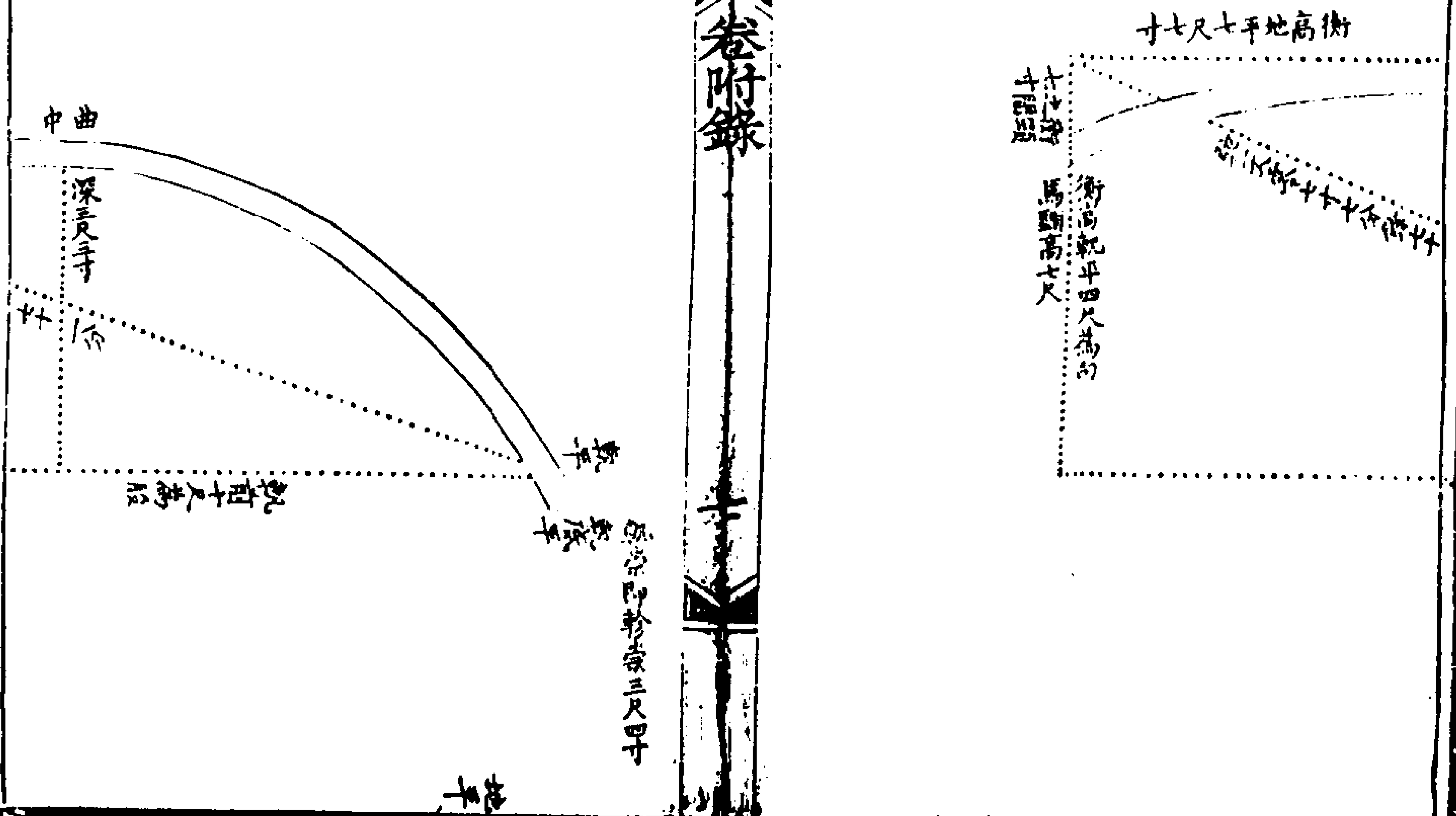

曲中
深四尺七寸
衡長六尺六寸方徑三寸三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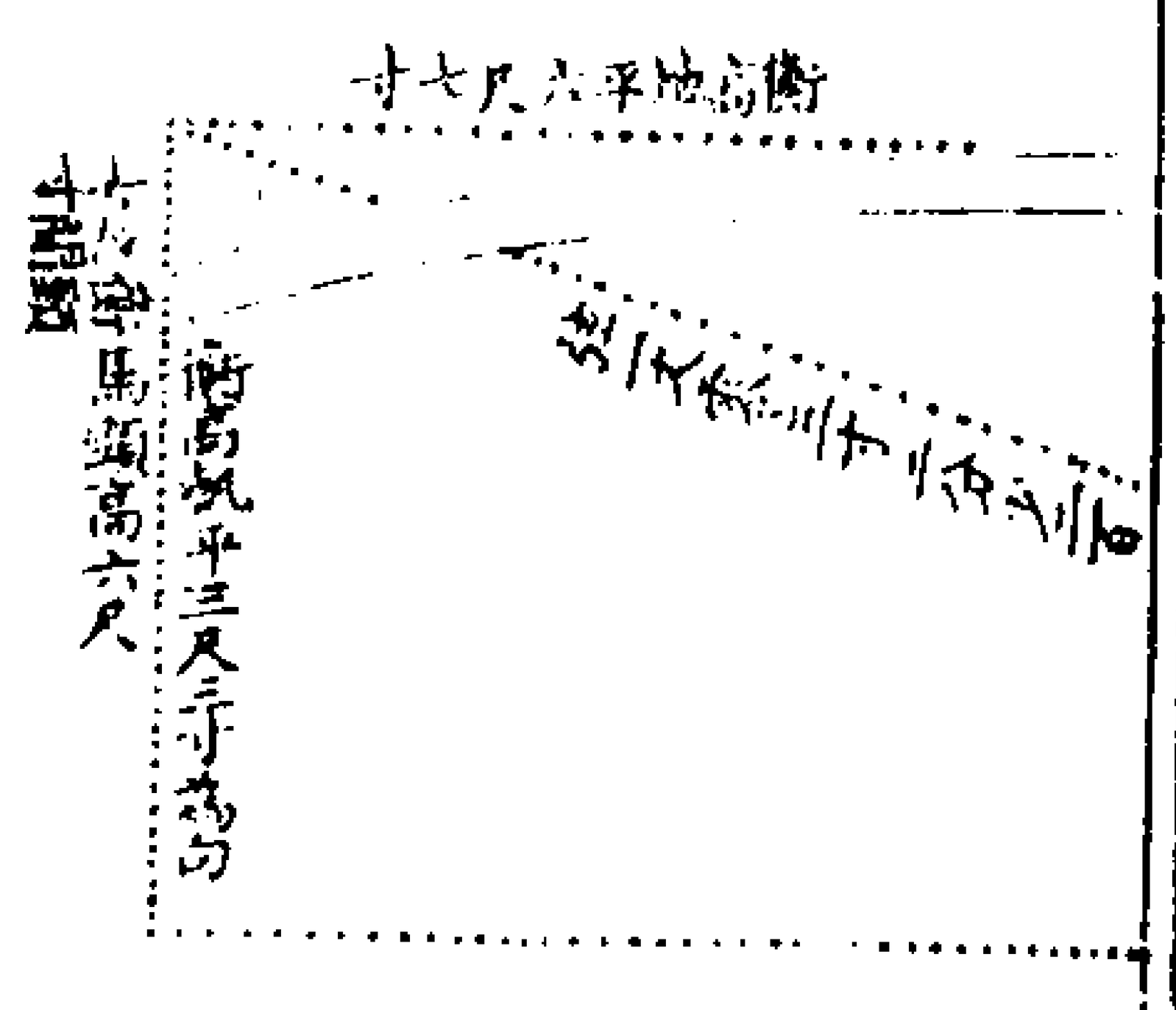
卷附錄 五

田馬之輈圖


曲中
深四尺
輈崇即軹崇三尺七寸
衡高軌平四尺七寸為句
馬頸高八尺

駑馬之輈圖


曲中
衡高軌平四尺為句
馬頸高七尺



輪輿圖終

鳧氏爲鍾圖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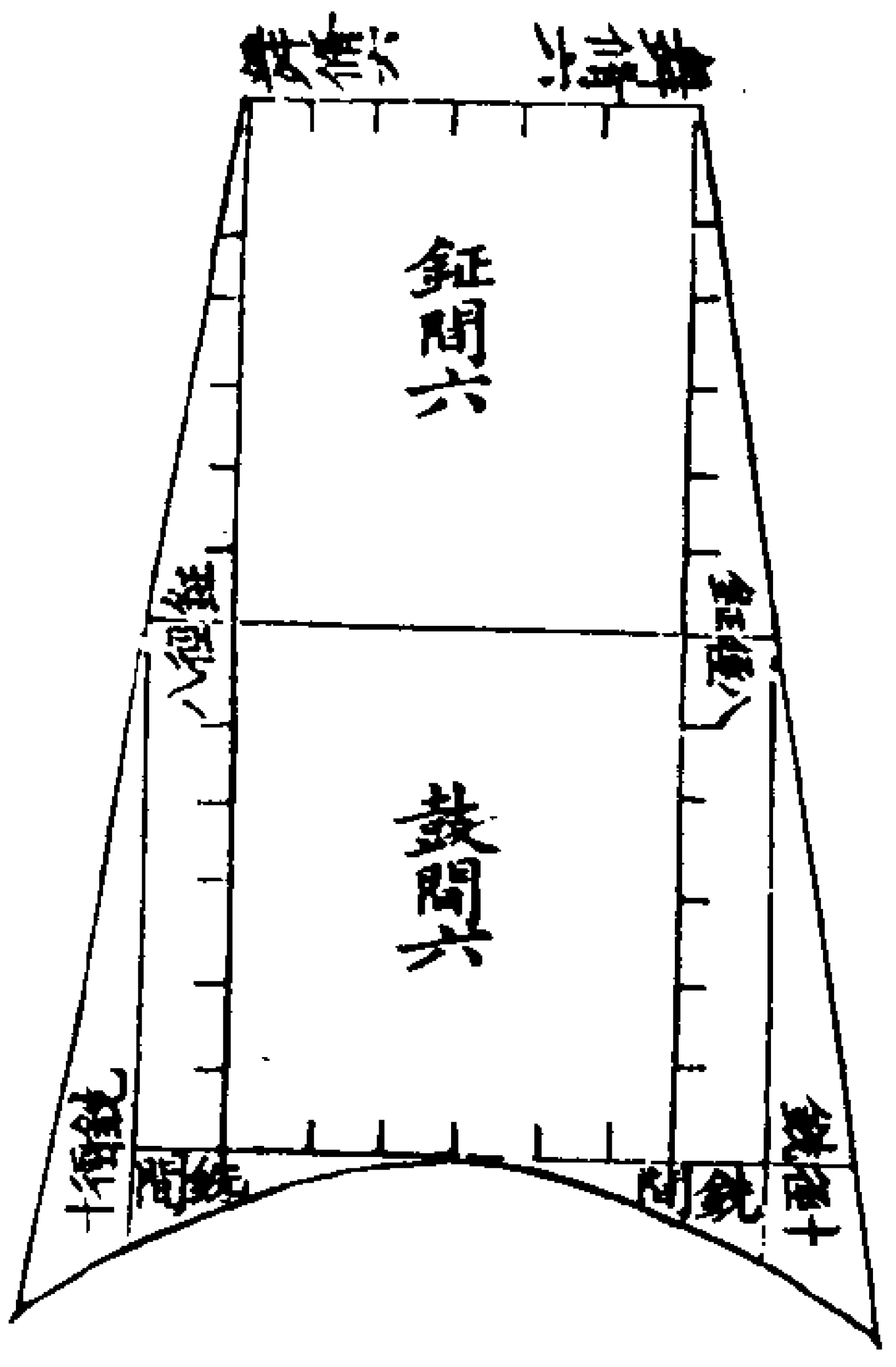
光緒廿年春
貴筑高氏刻
於資州官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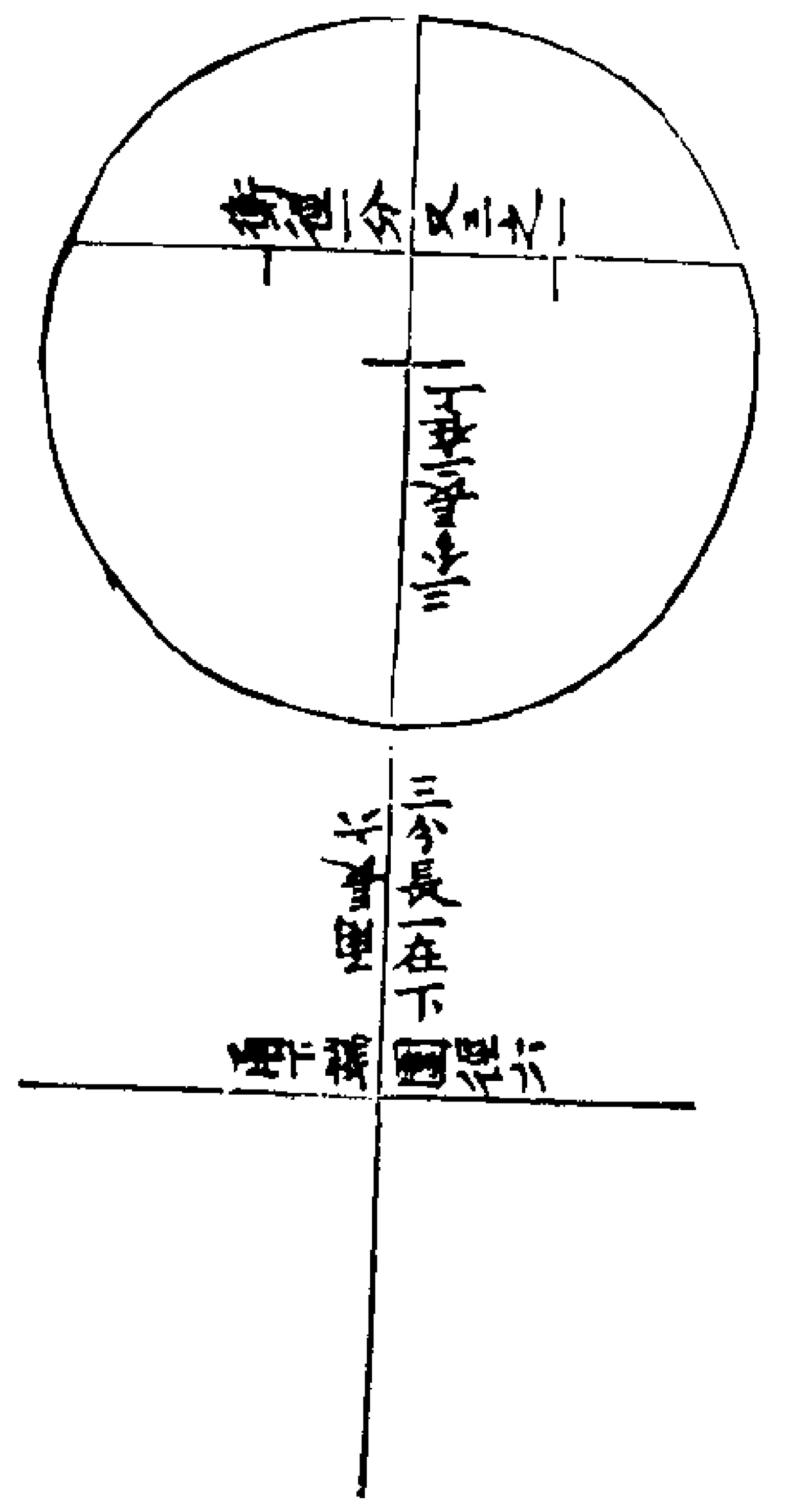
鳧氏爲鍾圖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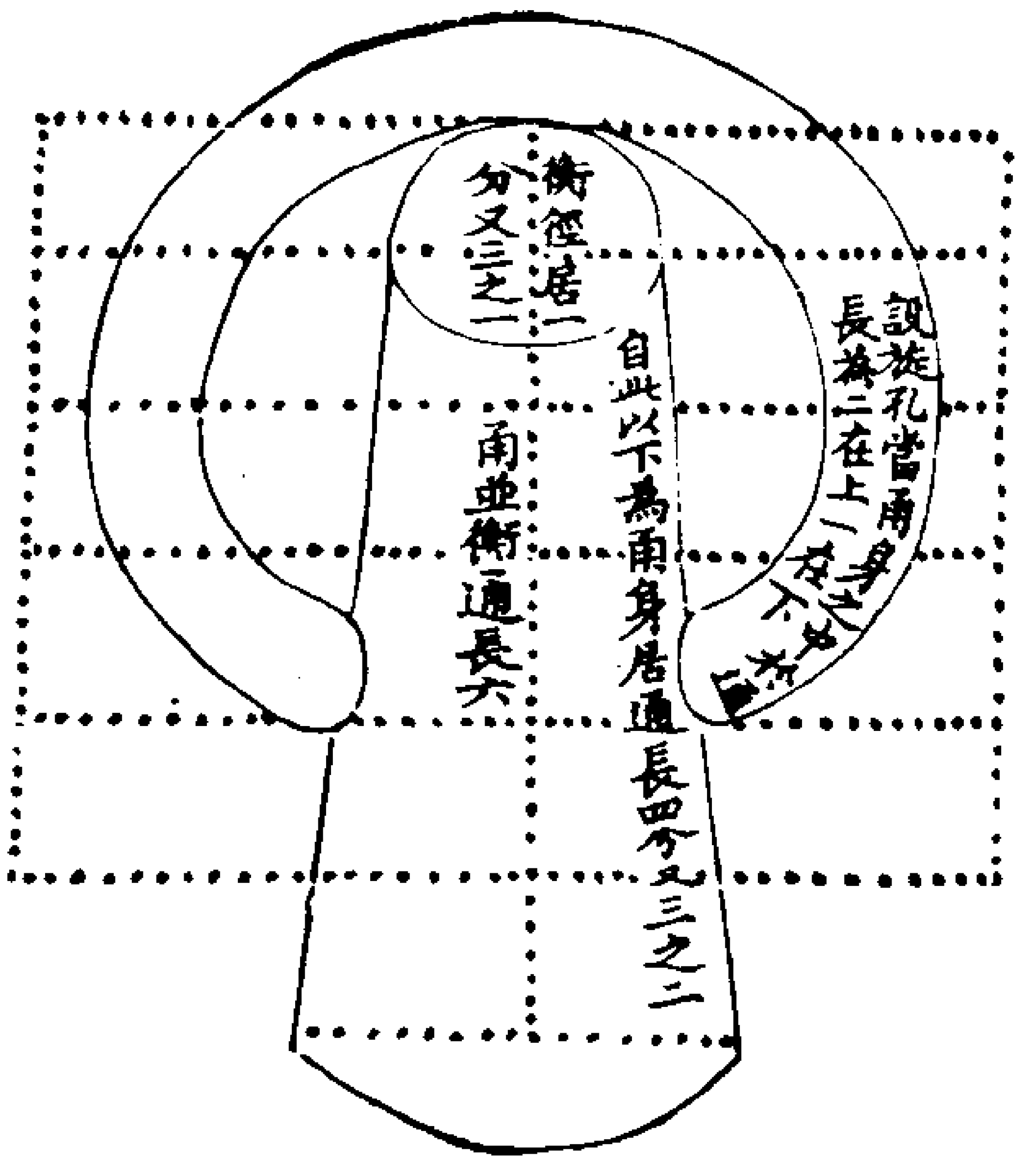
遵義鄭珍子尹

鳧氏鍾制賈疏略且不明宋後至今諸家說鉦峭出讀之皆覺不安因按經注申明之並爲圖焉

鐘身圖






衡徑居一分又三之一
說旋孔當甬身之長爲二在上一在下
自此以下爲甬身居通長四分又三之二
甬並衡通長六

鳧氏爲鍾兩欒謂之銑

注故書欒作樂杜子春云當爲欒書亦或爲樂銑鍾口兩角

欒與樂形近寫誤周禮冢人疏引春秋緯大夫墳高八尺樹以欒草欒亦誤作樂因增艸頭正與此同欒與攣通廣疋曲枅謂之欒亦以曲名也銑之言先也先前也兩角於全體最在前也鍾之長短廣狹自銑起度故釋諸名由銑起

銑閒謂之于于上謂之鼓鼓上謂之鉦鉦上謂之舞

注此四名者鍾體也鄭司農云于鍾脣之上袪也鼓所擊處

于舒于也試言于卽脣橢圜而上寡袪故鍾脣以名鼓鍾體之下半鉦鍾體之上半舞其上覆之頂鉦之言正也以正體又居上半故得鉦名凡脣上皆謂之鼓以當鼓擊而名正擊處爲隧非鼓隧一也舞幠之假借說文幠覆也銑閒卽下以鉦徑八爲之之銑閒也鍾口內空函一平面作十字縱橫量之其兩角相值爲銑徑其正中相值爲銑廣銑之廣居徑之八於

每面脣之各去口角一分處設從篆成四个方以爲之閒是曰銑閒循彼角至此角皆鍾口則脣宜周於口居徑十而云銑閒謂之于是止居八也所以然者鍾脣如人脣然其初自口角褰袪而上所掀甚微必一分以往始見其掀出漸上漸厚至極厚處則口之中也其旁不掀出者因成兩角如㷉展其褰袪者令垂而下則仍與平面齊非脣之厚周口如一亦非特令兩角垂長使口穹曲而上成一大彎空也戴氏震攷工記補注說下以其鉦爲之銑閒去二分以爲之

鼓閒兩句謂鍾兩旁有垂角脣穹曲而上不齊平故中殺於旁四分之一非也脣之褰袪可見者盡在此銑徑八分內故曰銑閒謂之于也由唐宋至今諸儒皆不明此說下文銑閒八或以爲自鉦至銑或以爲體之下半或以爲口之大徑並舍此句求之使經文同一銑閒而上屬鍾脣下屬鍾體宜其紛紛異說各自爲制也

舞上謂之甬甬上謂之衡

注此二名者鍾柄

甬之言涌也鍾柄涌起上出也衡平也甬之頂上平處也

鍾縣謂之旋旋蟲謂之幹

注旋屬鍾柄所以縣之也鄭司農云旋蟲者旋以蟲爲飾也元謂今時旋有蹲熊盤龍辟邪

旋以旋轉名聶崇義云旋卽環是也蟲贏者鱗者也幹本築牆兩邊夾版木也蟲或飾於環之兩邊外畔如牆幹然故名幹欵世傳周紀侯鍾於甬之一面中央近下處附外環爲牛首形以正圓之環貫之周公

華鍾亦尙存半環但非獸形王氏引之因改幹爲斡謂正圓環卽旋半環牛首形卽斡斡是衡旋之紐居甬與旋之閒司管轄故謂之斡斡爲蟲形而旋則否不得以旋斡爲一物珍謂經曰旋蟲則蟲在旋甚明蟲非可旋之物康成據漢制言旋有蹲熊之等亦是謂目見之旋有此等蟲飾非於旋外別有之也無妨古有甬畔設旋如集古錄所云側懸之鍾止不知於何用之至此記上稱旋蟲下止言二分甬長二在上一在下以設其旋明鍾之正制止是一旋貫甬正懸

必執古者僅存異製強經文就之多見其不合矣
鍾帶謂之篆篆閒謂之枚枚謂之景
注帶所以介其名也介在于鼓鉦舞甬衡之閒凡四鄭
司農云枚鍾乳也元謂今時鍾乳俠鼓與舞每處有九
面三十六
篆引書也鍾身帶埒平繞一周如引書故名枚箇也
乳可以箇計又凸起人所摩滑常有光景故曰枚曰
景帶四者于上一介鼓鼓上一介鉦鉦上一介舞舞
上一介甬也于下甬上無可介故無帶以此知下注

衡居一分者非以衡爲別有一處居甬之上江氏永
駁之誣矣若以衡別有一處當云帶凡五所以舉衡
者備數諸名耳謂衍字亦非鍾身正中一帶帶上爲
鉦帶下爲鼓鉦上鼓下又各有一帶俠之乳在篆閒
則宜鉦閒鼓閒皆有矣江氏永戴氏震謂篆枚皆在
鉦據宋宣和所得鍾以非康成不知寶龢鍾已異記
所言矣注云今時鍾乳俠鼓與舞每處有九面三十
六者以乳數經無明文故舉目見者言之俠鼓與舞
鼓指受擊之隧俠鼓謂鼓閒之乳立視之鼓處兩邊

皆乳是乳俠鼓矣俠舞謂鉦閒之乳平視之頂覆兩
下皆乳是乳俠舞矣漢鍾當沿古制
于上之攠謂之隧
注攠所擊之處攠弊也隧在鼓中窐而生光有似夫隧
攠弊今言鉛也鉛故有光鼓中鍾體下半之正中也
設隧以受擊兩面皆然
十分其銑去二以爲鉦以其鉦爲之銑閒去二分以爲之
鼓閒以其鼓閒爲之舞脩去二分以爲舞廣
注此言鉦之徑居銑徑之八而銑閒與鉦之徑相應鼓

閒又居銑徑之六與舞脩相應舞脩舞徑也舞上下促
以橫爲脩從爲廣舞廣四分今亦去徑之二分以爲之
閒則舞閒之方恆居銑之四也舞閒方四則鼓閒六亦
其方也鼓六鉦六舞四此鍾口十者其長十六也鍾之
大數以律爲度廣長與圜徑假設之耳其鑄之則各隨
鍾之制爲長短大小也凡云閒者亦爲從篆以介之鉦
閒亦當六今時鍾或無鉦閒
銑徑當鼓下帶鉦徑當正中帶舞徑當鉦上帶鉦上
帶之上卽頂鼓下帶之下卽口三帶居身之上中下

故諸度攷於此閒者整整一方之名方其處卽名其處曰某閒經不言鉦閒之度而康成知亦當六者鍾身上鉦下鼓以正中一帶爲介則鉦之徑卽鼓之徑也上下均兩半其爲閒也宜同去徑之二分則鼓之閒亦卽鉦之閒經於鉦著徑八而不言閒度於鼓閒著六而不言徑度以兩體相同各舉其一令互明耳漢時或以此經不言鉦閒遂有不爲之者非也鍾身是主面故以橫者爲廣從者爲脩鍾頂是微穹一橢圜平面上下促窄不可如身之析爲兩面自然須通

鉦上帶所圍全頂度之而以橫徑爲脩從徑爲廣其脩度居銑徑之六廣度得銑之四是從橫之差也以是爲率每下一分侈三分之一徑八者其廣六徑十者其廣八廣必少脩之二分上之脩必卽下之廣此鍾體所以成橢圜也經不言有舞閒康成以頂是鍾之本其下諸度皆視之爲率求通體之長必據每閒之方不先詳舞閒之方則經諸閒之方不明卽經之長數不見下文以其鉦閒之長爲鶻突矣銑閒八鼓閒六皆爲去其徑二分今舞廣四亦爲去其徑二分

明廣度卽閒度也舞以從爲廣今卽以其四分者作從篆去其徑二分爲之閒則全頂整成一方從橫恆居銑之四是爲舞閒四所謂四者其方明鼓閒六所謂六者亦其方也不言鉦閒者鉦鼓方同釋經言鼓閒足該之矣經言銑閒而亦不及者銑閒之方在鍾口所函空內有其度而無其體不關鍾之長故不及之諸閒之爲方明積而數之鼓六鉦六舞四凡十六爲鍾口十者之長見矣以此知古鍾之頂當去徑一分處其中度視正中猶未大差蓋自頂心微穹而下

至鉦上帶略成方面以爲橢圜之根惟旁二分乃羨矣若自正中之旁去卽橢圜則中度至去徑一分處殺於正中必多以爲之閒必其方橫四從二不得恆居銑之四也以此又知鍾之體上頂中身下口凡六閒閒皆正方其差以二惟鍾身每面二閒介以從篆上下則止其度不可易耳其閒六者從橫恆居銑之六整整成方不隨面之侈羨矣

以其鉦之長爲之甬長

注並衡數也

鍾柄之長並衡數之猶鍾體之長並舞數之也上文不著鉦長之度此接云鉦之長足明鼓間鉦間方同六上鼓間已足該之矣

以其甬長爲之圍三分其圍去一以爲衡圍

注衡居甬上又小

鍾柄漸上漸小猶鍾體之漸上漸斂也並衡數之通長六下端際舞處粗其圍亦六漸上漸小以至於頂其圍四其平徑一分又三之一

三分其甬長二在上一在下以設其旋

注令衡居一分則三分旋亦二在上一在下以旋當甬之中央是其正

經二在上一在下就甬長作三分明設環之處於通長六實上四下二也注又就環作三分算之一以明環之圍徑一以明環在甬之中央也甬之中央此甬止據直長不並衡數直長四分又三之二其自舞而上自衡而下各當二分又三之一處是甬中央也於此以上下三之一者穿孔通環令孔與環相適則知環之粗徑三之二也其環之徑當必容甬頂出入懸時甬乃正函環中而當甬頂之上又必有空乃得受鍾虡之貫今經云二在上者卽是通長之四分而在環上今以四分亦作三分分得一分又三之一則衡徑一分又三之一者適居其一分是環徑出甬頂上者卽是衡平徑之數合下衡際至孔兩个一分又三之一仍如甬之通長之四則知環徑四矣環四在上甬二在下是三分旋亦二在上一在下也江氏永斥注背經不識鄭旨

薄厚之所震動清濁之所由出侈弇之所由興有說

注說由意也故書侈作移鄭司農云當爲侈

意卽所由然之意謂其意別有書說之此不能具也

鍾已厚則石

注大厚則聲不發

已薄則播

注大薄則聲散

侈則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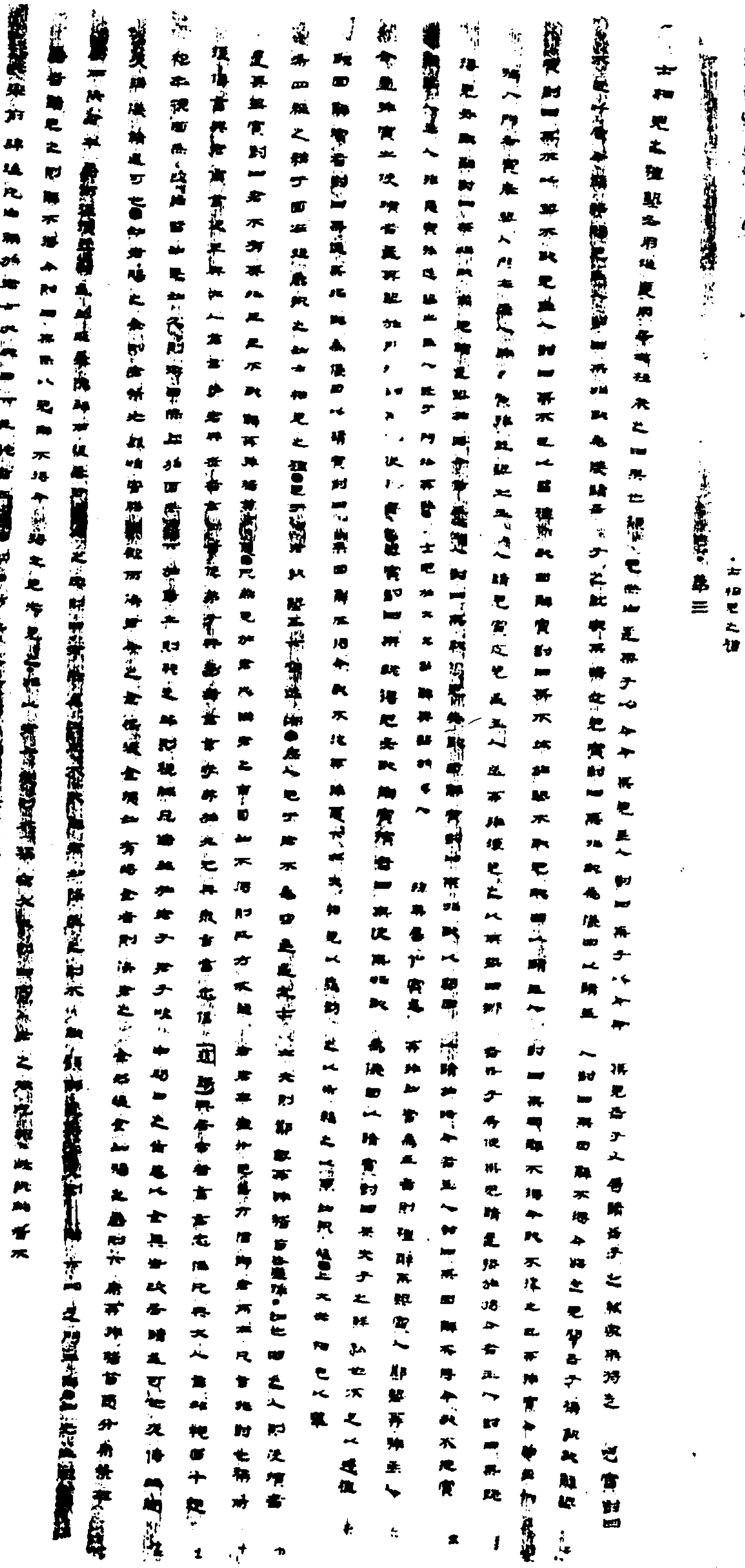
注柞讀爲咋咋然之咋聲大外也

弇則鬱

注聲不舒揚
長甬則震
注鍾掉則聲不正
是故大鍾十分其鼓閒以其一爲之厚小鍾十分其鉦閒以其一爲之厚
注言若此則不石不播也鼓鉦之閒同方六而今宜異又十分之一猶大厚皆非也若言鼓外鉦外則近之鼓外二鉦外一
鼓外鉦外鼓閒鉦閒之外也鼓閒之方六其從篆下底於銑徑銑徑十分於鼓閒之外一旁多二分故曰鼓外二鉦閒之方六其從篆下底於鉦徑鉦徑八分於鉦閒之外一旁多一分故曰鉦外一此經當元作鼓外鉦外或緣書外字誤加門作閒卽成古文閒相沿遂爲鼓閒鉦閒古文閒見說文康成之妙悟蓋已得之特不敢質言耳疏乃妄云鼓外有二閒鉦外惟一閒十分一閒已嫌太厚乃反十分二閒乎近人以不見鉦閒於經皆依此誤文求勝注說或以鉦閒宜寬於鼓閒定爲鉦閒八不知十分六猶太厚十分八則更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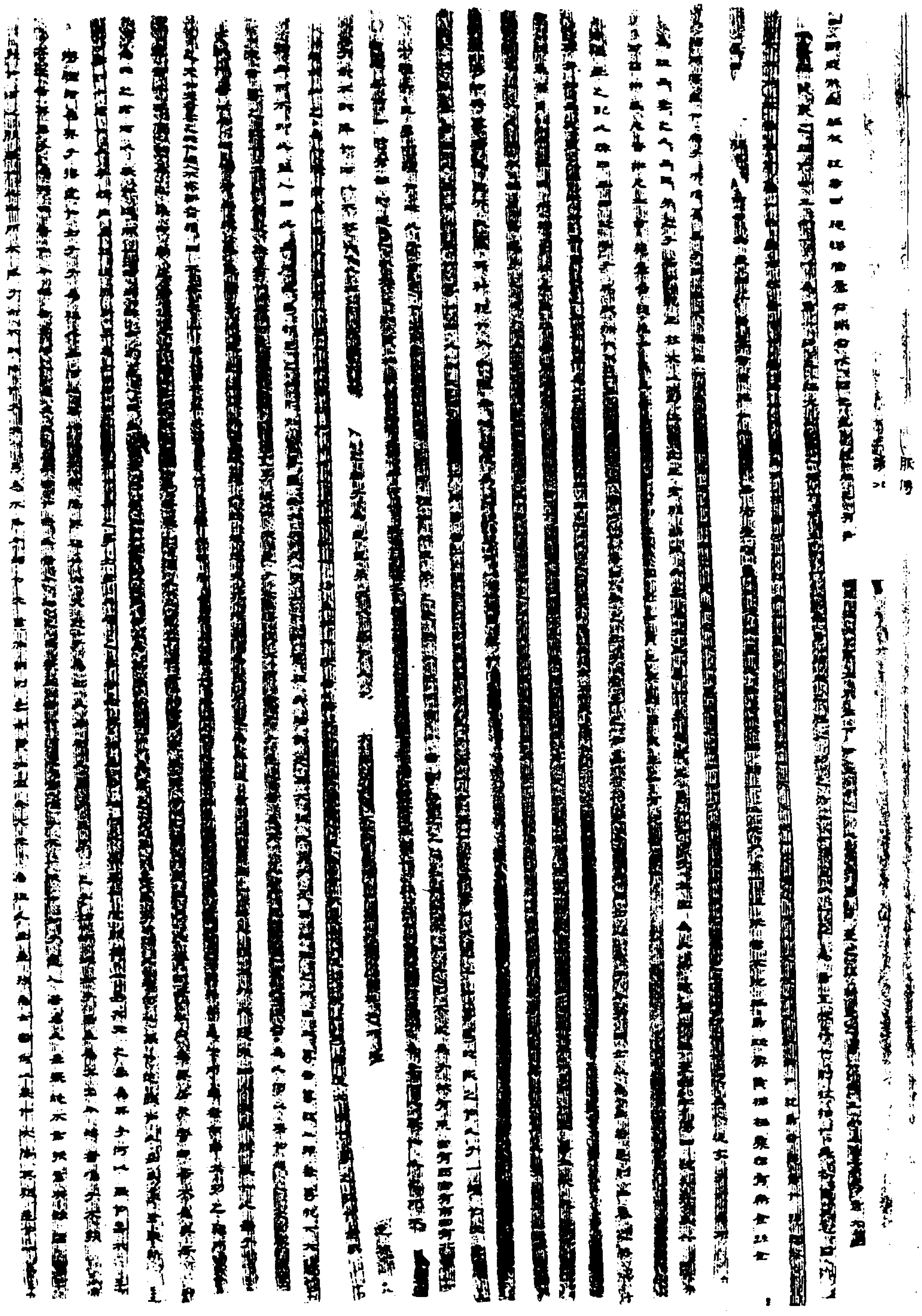
矣或以鼓閒明大於鉦閒定爲鉦閒二不知十分二雖少薄其十分鼓六者石如故也
鍾大而短則其聲疾而短聞
注淺則躁躁易竭也
鍾小而長則其聲舒而遠聞
注深則安安難息
爲隧六分其厚以其一爲之深而圜之
注厚鍾厚深謂窒之也其窒圜故書圜或作圍杜子春云當爲圜

圖版壹　甲本士相見之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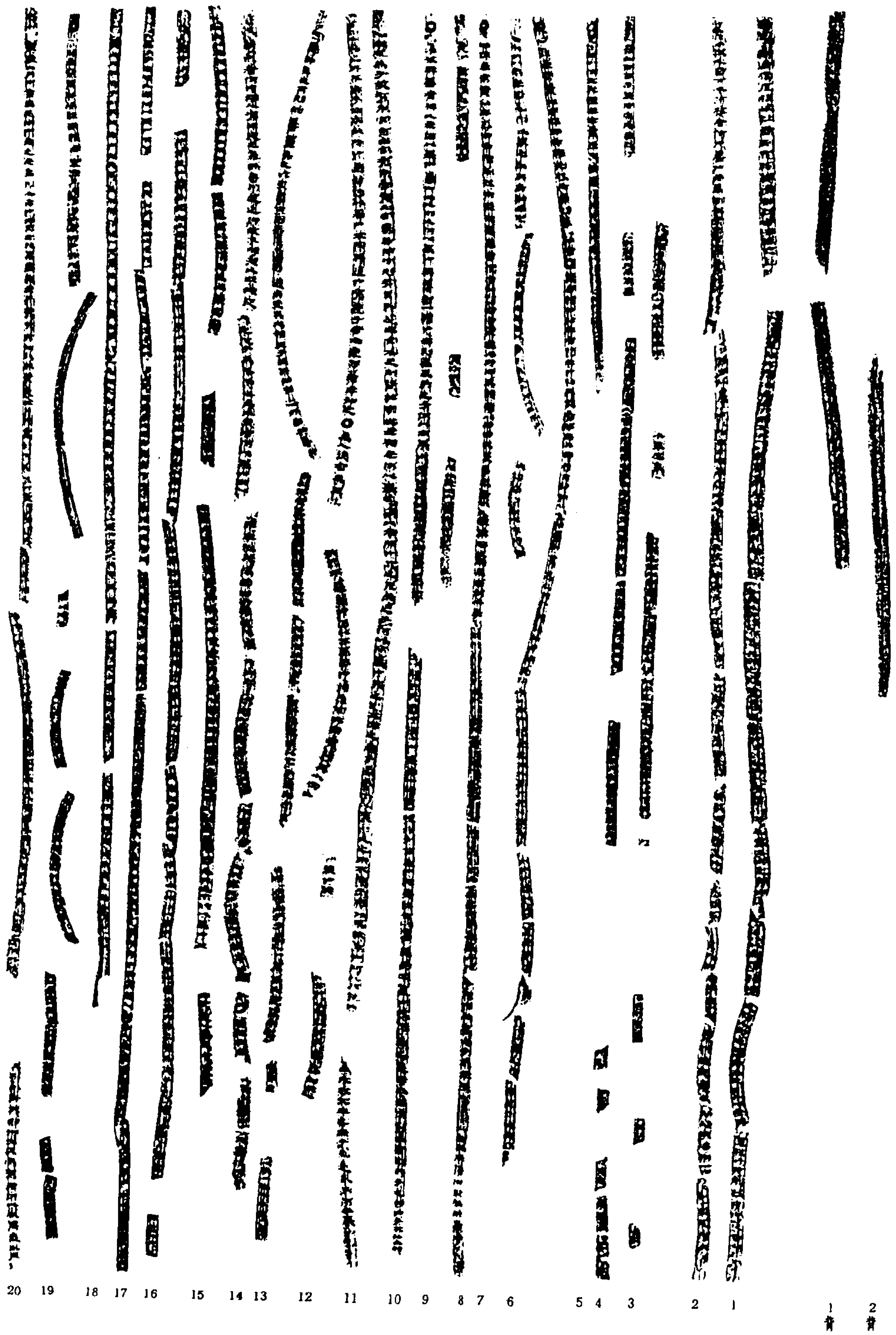
16　15　14　13　12　11　10　9　8　7　6　5　4　3　2　1　1背　2背

圖版貳 甲本服傳（一）



29 28 27 26 25 24 23 22 21 20 19 18 17 16 15 14 13 12 11 10 8 7 6 4 3 2 1 1背 2背

圖版拾捌　乙本服傳（一）


20 19 18 17 16 15 14 13 12 11 10 9 8 7 6 5 4 3 2 1 1背 2背

圖版貳拾　丙本喪服

34　33　32　31　30　26　25　23　19　18　16　15　13　11　10　9　8

一、甲本士相見之禮釋文

·士相見之禮摯冬用雉夏用居左柦奉之曰某也願　見無由達某子以命命某見主人對曰某子以命命　某見吾子又辱請吾子之就家某將走見賓對曰「某」 〔一〕

·第三 （背文）

不足以辱命請終賜見主人對曰某非敢爲儀請吾　子之就家某將走見賓對曰某非敢爲儀固以請主　人對曰某固辤不得命將走見聞吾子稱執敢辤摯 二

·士相見之禮 （背文）

賓對曰某不以摯不敢見主人對曰某不足以習禮　敢固辤賓對曰某不依于摯不敢見敢固以請主人　對曰某固辤不得命敢不從出迎再拜賓合拜主人 三

揖入門右賓奉摯入門左主人拜受賓拜送摯出主　人請見賓反見退主人送再拜復見之以某摯曰鄉　者吾子辱使某見請還摯於將命者主人對曰某旣 四

得見矣敢辤對曰某非敢求見請還摯於將命者主　人對曰某旣得見矣敢固辭賓對曰某非敢以聞固　以請於將命者主人對曰某固辤不得命敢不從賓 五

奉摯入主人拜受賓拜送摯出主人送于門外再拜●　士見於大夫終辤其摯於其入也壹拜其辱也賓退　再拜如當爲臣者則禮辤其摯賓入鄭摯再拜主人 六

合壹拜賓出使擯者還其摯於門外曰某也使某還　摯賓對曰某旣得見矣敢辤賓擯者曰某使某非敢　爲儀固以請賓對曰某夫子之賤私也不足以踐禮 桼

敢固辤擯者對曰某使某非敢爲儀固以請賓對曰　某固辤不得命敢不從再拜受└下大夫相見以鴈飭　之以布維之以索如執雉●上大夫相見以羣「飾之以」 〔八〕

布四維之結于面左短廳執之如士相見之禮●見于　君執摯至下容送俶●庶人見于君不爲容進退走士　大夫則鄭摯再拜稽首荅壹拜●如也國之人則使擯者 九

還其摯賓對曰君不有其外臣臣不敢辤再拜稽首　受●凡燕見於君必辯君之南面如不得則正方不疑　君君在堂升見無方階辨君所在凡言非對也稱而 十

復傳言與君言言使臣與大人言言事君與老者言　言使弟子與幼者言言孝弟於父兄與衆言言忠信　「慈睗」與居官者言言忠信凡與大人言始視面中視 十一

袍卒視面無改終皆如是如父則游目無上於面無　下於帶立則視足坐則視膝凡侍坐於君子君子吹　申問日之蚤宴以食具告改居請退可也夜侍坐問 十二

貳　釋　文　八九

夜膳儀請退可也●如君賜之食則君祭先飯咕嘗膳　飲而俟君命之食然後食授如有將食者則俟君之　食然後食如賜之爵則下席再拜稽首受升席祭卒　十三

爵而俟君卒爵而後授虛爵退坐取屨隱辟而後屨君　爲之興則曰君無爲興臣不敢辟君如降送之則不　敢顧辟遂出大夫則辟下比及門三辟●如先生與　十四

爵者請見之則辟不得命則曰某無以見辟不得命　將走見先見之●非以君命使則不稱寡大夫則曰　寡君之恭凡執敝執敝者不［趨容彌蹙以爲儀執玉者］唯　十五

羓戎舉前肆踵凡自稱於君士大夫曰下臣詑者在　國則曰市井之臣在野則曰草茅之臣庶人則曰刺　草之臣也國之人則曰外臣　•凡千二十字　（十六）

二　甲本服傳釋文

■斬衰常苴絰杖絞帶冠繩纓菅屨者斬者不緝也苴　絰麻之有蕡［者也］苴絰大鬲左末在下去五分一以　爲帶資衰之絰斬衰之帶也去五分一以爲帶大功　［一］

第八　（背文）

之絰資衰之絰也去五分一以爲帶小功之絰大功　之帶也去五分一以爲帶緦麻之絰小功之帶也去　五分一以爲帶苴杖竹也削杖桐也長各齊其心皆　二

服傳　（背文）

下本而杖者何也爵也無爵而杖者何也儋主也非　主而杖者何也輔病也童子何以不杖也不能病也　婦人何以不杖也不能病也絞帶者繩帶也繩纓條　三

屬冠［六升外］縪段而勿灰衰三升菅屨者菅菲也外　納居倚廬寢蕈枕塊哭晝夜無時吹粥朝一溢米夕　一溢米寢不挩絰帶既虞實楄柱糜寢有席食疏食　四

［水飲朝一哭夕一哭而已矣既練舍外寢始食菜果飯素食哭無時爲父何以斬衰也至尊也天子至尊也君至尊也父爲長子何以三年也正體乎上又乃］　［五］（缺）

將所傳重也庶子不得爲長子三年不繼祖也爲人　後者何以三年也受重者必以尊服＝之何如而可爲　後同宗則爲之後何如而可以爲人後支子可爲所　六

爲祖母＝妻＝之父＝母＝昆＝弟＝之子若子衆臣杖不以卽位　近臣君服斯服矣妻爲夫＝至尊也妾爲君＝至尊也女　子＝在室爲父布總晉枅經衰三年●傳曰總六升長六　柒

寸簪枅長尺吉枅尺二寸●繩屨者繩菲也衆臣者何　也曰公卿大夫室老士貴臣其餘皆衆臣也有地者　也　八

［疏衰常資牡麻絰冠布纓削杖布帶疏屨三年者資者緝也牡麻者侍麻也牡麻絰右本在上冠者古功也疏屨者廯類之菲也繼母如母繼母何以如母也］　［九］（缺）

繼母之配父與因母同故孝子弗敢殊也●慈母如母　慈母者何也傳曰妾之毋子者妾之毋母者也父命　妾曰女以爲子命子曰女以爲母若是則生養之終　十

其身如母死喪之三年如母貴父之命也●母爲長子　何以三年也父之所不降母亦不敢降也　十一

●疏衰常資牡麻絰冠布纓削杖布帶疏屨基者間者　曰何冠也資衰大功冠其綬緦小功冠其衰帶緣各　視其冠父在爲母何以基也詘也至尊在不敢信其　十二

貳　釋　文　九一

私尊也父必三年然后娶達子之志也●爲妻何以基　也妻至親也出妻之子爲母基爲外祖父母無服傳　曰絕族無易服親者屬出妻之子爲父後則爲出無 十三

服傳曰與尊者爲體不敢服其私親也父卒繼母嫁　從爲之服報何以也貴終也 十四

●不杖麻屨者祖父母何以基也尊也世父叔父何以　基也與尊者一體也然則爲昆弟之子何以亦基也　旁尊也不足以加尊焉故報之也父子一體也夫妻 十五

一體也昆弟一體也故父子首足也夫妻辨合也昆　弟四體也故昆弟之義無分然而有分者則辟子之　私也子不私父則不成爲子故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 十六

宮異居而同財有餘則歸之宗不足則資於宗世母　叔母何以基也以名服也夫之昆弟之子何以亦基　也報之也大夫之適子爲妻何以基也父之所不降 十桼

子亦不敢降也何以不杖也父在則爲妻不杖大夫　之庶子爲適昆弟何以基也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　降也適孫何以基也不降「其適也有適子者無」適孫= 十八

婦亦如之●爲人後者爲其父母何以基也不貳斬也　何以不貳斬也持重於大宗者降其小宗也爲人後　者孰後也後大宗也曷爲後大宗也尊之統也禽獸 十九

知母而不知父野人曰父母何選焉都邑之士則知　尊禰矣大夫及學士則知尊祖矣諸侯及其大祖天　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尊者尊統上卑者尊統下大 二十

宗者尊之統也大宗者收族者也不可以絕故族以　支子後大宗適子不得後大宗女子子適人者爲其　父母昆弟之爲父後者●爲父何以基也婦=人=不=貳= 二十一

斬=也=者何也婦人有三從之義無專用道之行故未　嫁從父既嫁從夫=死從子爲昆弟之爲父後者何以　基也婦人雖在外必歸宗曰小宗故服基也父者子 二十二

之天也夫者妻之天也婦人不貳斬者猶曰不貳天也婦人不能貳　尊也●繼父同居者何以基也傳曰夫死妻稚子幼　子無大功之親與之適人所適者亦無大功之親所 二十三

適者以其貨財爲之築宮廟歲時使之祀焉妻不敢　與焉若是則繼父之道也同居則資衰甚異居則資　衰三月必嘗同居然后爲異居未嘗同居不爲異居 二十四

爲夫之君何以基也從服也姑姊妹女子=適人無=主=　者=無祭主也何以基也爲其無祭主也●爲君之父母　妻長子祖父母何以基也從服也父母長子君服斬 二十五

妻則小君也父卒然后爲祖後服斬●妾爲女君何以　基也妾之事女君與婦之事咎姑等●婦爲咎姑何以　基也從服也●公妾大夫之妾爲其子何以基也妾不 二十六

得體君爲其子得遂也女子子爲祖父母何以碁也　不敢降其祖也大夫之子爲世父母叔父母子昆〻弟〻　之子姑姊妹女子〻無主爲大夫命婦者唯子不報

大夫者其男子爲大夫者也命婦者其婦人爲大夫　妻者也無主者命婦之無祭主者也何以言唯子不　報也女子〻適人者爲父母碁故不言報言其餘皆

報也何以服碁也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也大夫　曷爲不降命婦也夫貴於朝則妻亦貴於室矣大夫　爲祖父母適孫爲士者何以碁也不降其祖適也公

妾以及士妾爲其父母何以碁也妾不得體君得爲　其父母遂

○疏衰常資牡麻絰無綬者寄公爲所寓寄公者何也　失地之君也何以爲所寓服資衰三月也言與民同　也丈人婦人爲宗〻子〻之母妻何以服資衰三月也尊

祖也尊祖故敬〻宗〻尊祖之義也宗子之母在則不爲　宗子之妻服●爲舊君〻之母妻爲舊君者孰胃也士焉　而已者何以服資衰三月也言與民同也君之母妻

則小君也大夫在外其妻長子爲舊國君何以服資　衰三月也妻言與民同也長子言未去也曾祖父母　何以服資衰三月也小功者兄弟之服也不敢以兄

[弟之服服尊者也大夫爲宗子反以服資衰三月也大夫不敢降其宗也大夫爲舊君何以服資衰三月也大夫去君騷其宗廟故服資衰三月也言與民同也]　[三十四]（缺）

何大夫之胃也言其以道去君而猶未絕也曾祖父　母爲士者如衆人何以也大夫不敢降其祖也女子〻　嫁者未嫁者爲曾祖父母傳曰嫁者其嫁於大夫者

也未嫁者成人而未嫁者也何以服資衰三月也不　敢降其祖也

●大功布衰常牡麻絰無綬者子女子〻之長殤中殤●　何以服大功也未成人也何以無綬也喪成人者其　文儒喪未成人者其文不儒故喪之絰不瀏垂葢弗

成也年十九至十六爲長殤十五至十二爲中殤十　一至八歲爲下殤不滿八歲以下皆爲無服之殤以　日易月以日易月之殤〻而無服故子生三月則父命

之死則哭之未命則弗哭也

●大功布衰常牡麻絰纓布帶三月受以小功衰葛九　月者●大功布九升小功布十一升姑姊妹女子〻適人　者何以大功也出也爲人後者爲其昆弟何以大功

也爲人後者降其昆弟適婦何以大功也不降其適也　姪〻者何也胃我姑者吾胃之姪夫之祖父母世父母　叔父母何以大功也從服也夫之昆弟何以無服也

其夫屬乎父道者妻皆母道也其夫屬乎子道者妻　皆婦道也胃弟之妻婦者是嫂亦可胃母也名者　人治之大者也可毋愼乎大夫爲世父母叔父母子 四十二
昆=弟=之子爲士者何以大功也尊不同也尊同則得　服其親服公之庶昆弟大夫之庶子爲母妻何以大　功也先君之餘尊之所厭不得過大功大夫之子則 四十三
從乎大夫而降也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女子=嫁者　未嫁者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傳曰嫁者其嫁於大夫者　也未嫁者成人而未嫁者也何以大功也妾爲君之 四十四
黨服得與女君同君爲姑姊妹女子=嫁於國君者何　以大功也尊同也尊同則服其親服諸侯之子稱公=　子=不得禰先君公子之子稱公=孫=不得祖諸侯此自 四十五
卑別於尊者也若公子之子孫有封爲國君者則世=　祖是人也不祖公子此自尊別於卑者也是故始封　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封君之子不臣諸父而臣昆弟 四十六
封君之孫臣諸父昆弟故君之所爲服子不敢不服　也君之所不服子亦不敢服也 四十泰
●總衰常牡麻絰既葬除之者諸侯之大夫爲天子何　以也諸侯之大夫時妾見乎天子總者小功之總也 四十八
●小功布衰常澡麻帶絰五月者叔父之下殤●從父昆　弟之長殤問者曰中殤何以不見也大功之殤中從　上小功之殤中從下 四十九
●小功布衰常卽葛五月者外祖父母何以小功也以　尊加也●從母何以小功也以名加也親之服皆緦也　●夫之姑姊妹弟以婦報弟以婦者弟長也何以服 五十
小功也以爲相與居室中則生小功之親焉●君母之　父母從母何以小功也君母在則不敢不從服君母　不在則不服君=子=爲庶母慈己者君子=者貴人子也 五十一
爲庶母何以服小功也以慈加也 五十二
■緦麻三月者緦者十五升陶其半有事其縷無事其　布曰緦●庶子爲後爲其母何以緦也與尊者爲體不　敢服其私親也然則何以服緦也有死宮中者則爲 五十三
之三月不舉祭因是以服緦也●士爲庶母何以緦也　以名服也●貴臣貴妾何以緦也以其貴也●乳母何以　緦也以名服也●從母昆弟何以緦也以名服也甥=者 五十四
何也胃我咎者吾之甥何以緦也報之也聟何以緦　也報之也妻之父母何以緦也從服也姑之子何以　緦也報之也咎何以緦也從服也咎之子何以緦也 五十五
從服也君母之昆弟何以緦也從服也夫之從父昆　弟之妻何以緦也相與同室則生緦之親焉長殤中　殤降一等下殤降二等齊衰之殤中從上大功之殤中從下 五十六

▣公子爲其母練冠麻＝衣縓緣爲其妻縓冠葛麻衣縓　緣皆既葬除之何以不在五服之中也君之所不服　子亦不敢服也君之所爲服子不敢不服也不及知父母　五十桼

與兄弟居加一等何如則可胃兄弟傳曰小功以下爲　兄弟童子雖當室緦童子不當室則無緦服大夫弔　於命婦錫衰命婦弔於大夫錫衰錫者何也麻有錫也　五十八

錫者十五升陶其半無事其縷有事其布曰錫也女　子＝適人者爲父母婦爲咎姑惡枡有首以髽卒哭子　折枡首以枡＝有首者惡枡有首也惡枡者櫛枡也子　五十九

折枡首者折吉枡之首也吉枡者象枡也何以言子　折枡首而不言婦也終之也　六十

三、甲本特牲釋文

●特牲饋食之禮不諏日及筮日主人冠端玄卽位于 門外西面子姓兄弟如主人服立于主人之南西面 北上有司羣執事如兄弟服東面北上席于門中棖 一

第十（背文）

西棫外筮人取筮于西塾執東面受命于主人宰自 主人左贊命命曰孝孫某筮來日某諏此某事適其 皇祖其子尙饗筮者許若還卽席西面坐卦者在南 二

特牲（背文）

卒筮寫卦筮者執以示主人主人受視反之筮者還 東面長占卒告于主人占曰吉若不吉則筮遠日如 初義宗人告事畢●前期三日之朝筮尸如求日之義 三

命筮曰孝孫某諏此某事適其皇祖某子筮某之某 爲尸尙饗●乃宿尸主人立于尸外門外子姓兄弟立 于主人之後北面東上尸如主人服出門左西面主人 四

辟皆東面北上主人再拜尸合拜宗人擯辤如初卒 曰筮子爲尸占曰吉宿祝許若致命尸許若主人再 拜稽首尸入主人退○宿賓如主人服出門左西 面 五

再拜主人東面合拜宗人擯曰某薦歲事吾子將泣 之敢宿賓曰某敢不敬主人再拜賓合拜主人退賓 拜送●厥明日夕陳 鼎于少外北面北上有密桊 六

在其南南順實獸于其上東首牲在其西北首東足● 埶洗于作階東南壺禁在東序豆籩刑在東房南上 几延兩敦在西堂●主人及子姓兄弟卽位于門東如 柒

初賓及衆賓卽位于（門西東面）北上宗人祝立于賓 西北南上主人再拜賓合拜三拜〔衆賓衆賓合〕再拜 主人揖入兄弟從賓及衆賓從卽位于堂下如外位 八

宗人升自西階視壺濯及豆籩反降東北面告濯具 賓出主人出皆復外位宗人視牲告絖雍正作豕宗 人舉獸尾告備舉鼎密告絜●請期曰羹念告事畢 九

賓出主人拜送●冠與主人服如初立于門外東方南 面視則殺主婦視饎爨于西堂下享于門外東方西 面北上●羹念實鼎陳于門外如初尊于戶東玄酒在 十

西實豆籩刑陳于房中如初●執事之柤陳于階閑二 列北上盛兩敦陳于西堂藉用雈几席陳于西堂如 初尸浣匜水實于般中匴巾在門內之右●祝延几于室 十一

中東面●主婦絖枡宵衣立于房中南面主人及賓兄弟 羣執事卽位于門外如初●宗人告有司具主人拜賓如 初揖入卽位如初●佐食北面于中庭主人及祝升祝 十二

先入主人從西面于戶內●主婦浣于房中薦南豆葵　菹蠃醢醢在北宗人遣佐食及執事浣出●主人降及　賓浣出主人在右及佐食舉牲鼎賓長在右及執事　十三
舉魚腊鼎除鼏宗人執畢先入當作階南面鼎西面　措右人陶扃委于鼎北贊者措柤加枇乃比佐食升　甑鼏之執于作階西卒柭加枇于鼎主人升入復位　十四
柤入執于豆東魚次腊直于柤北主婦執而敦黍稷　于柤南北上反兩刑刑芼執于豆南南陳祝洗酌鄭　于刑南遂命佐食佐食啟楅𨛬于敦南出立于戶西　十五
南面主人再拜稽首祝在左卒祝主人再拜稽首●祝　迎尸于門外主人降立于作階東尸入門左北面浣　宗人授巾尸至于階祝延尸尸升入祝主人從尸卽　十六
延坐主人拜綏尸尸合拜執鄭祝鄉主人拜如初祝　命繻祭尸左執爵右取菹擩醢祭于豆閒佐食取黍　稷肺祭授尸尸祭之祭酒啐酒告指主人拜尸鄭觶　十柒
「荅拜祭鉶嘗之告旨主人拜尸荅拜祝命爾敦佐食爾黍稷于席上設大羹湇于醢北舉肺脊以授尸尸受振祭嚌之左執之乃食食舉主人羞肵俎于腊北尸三飯」.「十八」（缺）
告飽祝侑主人拜佐食舉乾尸受振祭嚌之佐食受　加于甑舉獸乾魚一亦如之尸實舉于菹豆佐食羞　庶羞四豆于左南上有醢尸有三飯告飽祝侑如初　十九
「舉骼及獸魚如初尸又三飯告飽祝侑之如初舉肩及獸魚如初佐食盛肵俎俎釋三個舉肺脊加于肵俎反黍稷于其所主人洗角升酌酳尸尸拜受主人拜」　「二十」（缺）
「送尸祭酒啐酒賓長以肝從尸左執角右取肝㨋于鹽振祭嚌之加于菹豆卒角祝受尸角曰送爵皇尸卒爵主人拜尸荅拜祝酌授尸尸以醋主人主人拜受角」　「二十一」（缺）
「尸拜送主人退佐食授挼祭主人坐左執角受祭祭之祭酒啐酒進聽嘏佐食摶黍稷授祝祝授尸尸受以菹豆執以親嘏主人主人左執角再拜稽首復位詩」　「二十二」（缺）
實于左袂卦于季指卒角拜尸合拜主人寫嗇于房　祝以籩受●」延祝南面主人酌獻祝祝拜受角主人拜　送執菹醢柤祝左執角祭豆興取肺坐祭嚌之興加　二十三
于柤坐祭酒啐酒肝從祝左執角取肝擩于鹽振祭　嚌之加于柤卒角拜主人合拜受角●酌獻佐食北面　拜受角主人拜送佐食坐祭卒角拜主人合拜受角　二十四
降反于篚升復位●主婦洗爵于房酌惡獻尸尸拜受　主婦北面拜送宗婦執兩籩戶外坐主婦受執于敦　南祝贊籩祭尸受祭之祭酒啐酒兄弟長以燔從尸　二「十五」
受振祭嚌反之羞燔者受加于甑出尸卒爵祝受爵　命送如初●酢如主人義主婦適房南面佐食繻祭」主　婦坐左執爵右撫祭祭酒啐酒入卒爵如主人義　二十「六」
●獻祝籩燔從如初義」及佐食如初卒以爵入于房●賓　三獻如初」燔從如初」爵止●延于戶內」主婦洗酌致爵于　主人」主人拜受爵主婦拜送爵宗婦贊豆如初主婦　二「十柒」

武威漢簡　九八

受執兩豆邊俎入執主人左執爵祭薦宗人贊祭鄭　爵興取肺坐絕祭嚌之興加于俎坐挩手祭酒啐酒、　肝從左執爵取肝擩監坐振祭嚌之宗人受加于俎　二十八
嬌亦如之延末坐卒爵拜主婦合拜●受爵酌酢左執　爵拜主人合拜坐祭立卒爵拜主人合拜主婦出反　于房●主人降洗酌致爵于主婦延于房中南面主婦　二十九
拜受爵主人西面合拜宗婦薦豆俎從獻皆如主人　主人受爵酢└卒降實爵于匪入復位●三獻作止爵尸　卒爵酢獻祝及佐食洗致于主人主婦嬌從皆如初　三十
受爵酢于主人卒復位○└主人降作階西面拜賓如初　洗賓辟卒洗揖讓升酌西階上獻賓賓北面拜受爵　主人在右合拜薦脯醢執折俎賓左執爵祭豆鄭爵與　三十一
取肺坐祭嚌之興加于俎坐挩手祭酒卒爵拜主人　合拜受爵酌酢鄭爵拜賓合拜主人坐祭卒爵拜賓　合拜揖執祭以降西面鄭于位如初薦俎從執●衆賓　三十二
升拜受坐祭立飲薦俎執于其位辨主人備合拜焉　降實爵于匪●└尊兩壺于作階東加勺南柄西方亦如　之主人洗觶酌于西方之尊└西階前北面州賓賓在左　[三十三]
●主人鄭觶拜賓合拜主人坐祭卒觶拜賓合拜主人　洗賓辟主人對卒洗酌西面賓北面拜主人鄭觶于　薦北賓坐取觶環東面主人合拜賓鄭于薦南揖復　三十四
位●主人洗爵獻長兄弟于作階上如賓義●洗獻衆兄　弟如衆賓義●洗獻內兄弟于房中如衆兄弟義主人　西面合拜更爵酢卒降實爵于匪入復位●長兄弟洗　三十五
觚爲加爵如初義不及佐食洗致主人主婦如初無　從衆賓長爲加爵如初爵止●└嗣舉鄭洗入北面再拜　稽首、尸執鄭進受復位祭酒啐酒尸舉肝舉鄭左執　三十六
觶再拜稽首進受肝復位坐食肝卒觶拜尸備合拜　焉舉鄭洗酌入尸拜受舉鄭合拜尸祭酒啐酒鄭之　舉鄭出復位●兄弟弟子洗酌于東方之尊作階前北　三十桼
面舉觶于長兄弟如主人州賓義宗人告祭升乃羞　賓坐舉觶作階前北面州長兄弟長兄弟在右賓鄭　觶拜長兄弟合拜賓立卒觶酌于其尊東面立長兄　三十八
弟拜受觶賓北面合拜揖復位長兄弟西階前北面　衆賓長自左受旅如初長兄弟卒觶酌于其尊西面　立受旅者拜受●長兄弟北面合拜揖復位衆賓及兄　三十九
弟交錯以辨皆如初義●爲觿爵者作止爵如長兄弟　之義長兄弟州賓如賓州兄弟之義以辨卒受者實　觶于匪　四十
●賓弟子及兄弟弟子洗各酌于其尊中庭北面西上舉觶于其長鄭觶拜長皆　合拜舉觶者祭卒觶拜長皆合拜舉觶者洗各酌于其尊復初位長皆拜舉　觶者皆鄭于薦右長皆執　(四十一)
以興舉觶者皆復位合拜長皆鄭觶于

其所皆揖其弟子弟子皆復其位爵毋筭●利洗散獻尸作及祝如初義降賓　散于匪●主人出立于戶外西面祝東面告利成●尸休祝前主人降祝反　及主人入復位命佐食徹尸
俎＝出于廟門徹庶羞于西序下●延對 （四十二）

席佐食分軌刑宗人遣舉鄭及長兄弟浣立于西階下東面北上祝命當食　遐者舉鄭許若升入東面長兄弟對之皆坐佐食授舉各一膚主人　西面再拜祝曰遐有以也兩遐鄭舉于
俎許若合拜如是者三皆 （四十三）

取舉祭食祭舉乃食祭刑食舉卒食●主人降洗爵宰贊一爵主人升　酌酳上遐遐拜受爵主人合拜酳下遐亦如之主人拜祝曰酳有與也　如初義兩遐執爵祭酒卒爵拜主人合拜
兩遐皆降賓爵于匪上遐洗爵 （四十四）

升酌酢主＝人＝拜受爵上遐卽坐合拜主人坐祭卒爵拜上遐合拜受爵降賓　于匪●主人立于戶外西面祝命徹作俎邊豆執于東序下祝執其俎　出東面于戶西宗婦徹祝邊豆
入于房徹主婦薦俎佐食徹尸薦俎敦執于西北 （四十五）

隅几菲用延入一尊佐食闔牖戶降祝告利成降出主人降卽位宗人告事畢●　賓出主人送于門外再拜佐食徹作俎堂下俎畢出 （四十六）

●特牲饋食其服皆朝服玄冠緇帶緇韠尸祝佐食玄端玄常黃常雜　常可也皆爵韠●扶洗南以堂深東直東榮、水在洗東匪在洗西南順實二爵　觚四觶一角一散壺於禁選于
東序南順覆兩壺焉蓋在南 （四十七）

●明日卒尊冪用却卽位而徹之加勺邊巾却也熏裏褁烝栗擇刑　芼用枯若微皆有滑夏葵各亘棘心枇刻●牲爨在廟門外東南魚　腊爨在其南皆西面饎爨在西辟●甒心舌皆
去本末午創之實 （四十八）

于牲鼎載心立舌撼俎賓與長兄弟之薦自房其餘在東堂●沃　尸浣者一人奉般東面執鉇者西面淳沃執巾者在鉇北宗人東面取巾振之三南面授尸　卒執巾者受●尸入主人
及賓皆辟位出亦如之●嗣舉鄭佐食執 （四十九）

豆鹽●佐食當事則戶外南面無事則中庭北面●凡祝呼佐食許若宗　人獻與旅齒於衆賓佐食於旅齒於兄弟●尊兩壺于房中西牖　下南上內賓立于其北東面南上●宗婦北
堂東面北上主婦及內 （五十）

賓宗婦亦旅西面●宗婦贊薦者執以坐于戶外授主婦●尸卒食而祭　饎爨雍爨賓從尸俎出廟門乃反位●尸俎右肩臂臑肫胳正脊二骨衡　脊長脅二骨短脅膚三離肺一刌肺

三魚十有五腊如牲骨●祝俎脾脰脊　（五十一）

二骨脅二骨膚一離肺[一]●作俎臂正脅二骨衡脊長脅二短脅膚一　離肺一主婦俎縠折其餘如作俎●佐食俎縠折脊脅膚一離肺一　●賓胳長兄弟及宗人折其餘如佐食俎●　（五十二）

衆賓及衆兄弟

內賓宗婦若有公有司私臣皆殽升膚一離肺一公有司門西北面東　上獻次衆賓私臣門東北面西上獻次衆兄弟升受降飮　·凡三千四百卌字　（五十三）

四、甲本少牢釋文

少牢餽食之禮日用丁己筮旬有一日筮于廟門之外主人朝　服西面于門東史朝服左執筮右繇上韇兼與筮執之東面　受命于主人主人曰孝孫某來丁亥用薦歲事于　一（背文）

第十一

皇祖伯某以其肥肥某是尙鄉史曰若西面于門　西繇下韇左執筮右兼執韇以擊筮遂術曰假女大　筮有常孝孫某來丁亥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　、　二（背文）

少牢

以其肥肥某是尙鄉乃舍韇立筮卦者在左坐卦以木　卒筮乃書卦于木示主人乃退占吉則史韇筮史兼執筮　與卦以告于主人占曰從●乃官戒宗人命滌宰命爲酒　三（背文）

乃退若不吉則及遠日有筮日如初［宿前宿一日宿戒］　尸●明日朝筮尸如筮日之禮命曰孝［孫］某來丁亥用薦　［歲事于皇祖伯某以其肥］肥某是以某之某爲尸尙
鄉筮
四（背文）

卦占如初吉則乃遂宿尸祝擯主人再拜稽首祝告曰孝孫某　來丁亥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以其肥肥］某是宿尸拜許主　人有再拜稽首主人退尸送揖不拜若不吉［則遂
改］
［五］（背文）

筮尸●既宿尸反爲期于廟門之外主人門東南面宗人朝　服北面曰請祭期主人曰比於子宗人曰旦明行事主人曰若　乃退●明日主人朝服即位于廟門外東方南面宰宗人　六（背文）

西面北上牲北首東上司馬刲羊司士擊豕宗人告備乃　退●雍人溉鼎杝俎于雍㸑雍㸑在門東南北上廩人溉　甑甗杝與敦于廩㸑廩㸑在雍㸑之北司官溉豆　柒（背文）

籩勺爵柧觶几洗匪于房東堂下勺爵柧觶實于　匪卒溉選豆籩與匪于房中枋于西方●設洗于阼階東南　當東榮●羹鄎雍人陳鼎三鼎在羊濩之西二鼎

在豕鼎之西司馬升羊右辨脾不升肩臂臑肫胳　正脊一脡脊一衡脊一短脅一正脊一代脅一皆二骨以　并脇三胃三舉肺一祭肺三實于一鼎●司士升豕

八（背文）

右辨脾不升肩臂臑肫胳正脊一脡脊一衡脊一短脅一正　脊一代脅一皆二骨以并舉肺一祭肺三實于一鼎●雍人　論膚九實于一鼎●司士有升魚腊魚十有五而

九（背文）

鼎腊一肫而鼎腊用麋卒脀皆設扃密乃舉陳鼎于　廟門之外東方北面北上●司宮尊兩甒于房戶之閒同　棜皆有冪甒有玄酒●司宮設罍水于洗東有科

十（背文）

執匪于洗西南肆●改選豆邊于房中南面如餽之　設實豆邊實小祝設般鉇與匜巾于西階東●主人　朝服即位于作階東西面司宮延于隩祝設几

十一（背文）

于延上右之●主人出迎鼎除密士浣舉鼎主人　先入●司宮取二勺于匪洗之乘以升乃啓二尊之蓋冪鄭　于棜上加二勺于二尊覆之南柄鼎徐入雍正執

十二（背文）

一朼以從雍府執四朼以從司士合執二俎以從司士贊　者二人皆合執二俎以相從入陳鼎于東方當序南于洗　西皆西面北上膚爲下朼皆加于鼎東柄俎皆執于鼎

十三（背文）

西西肆甑俎在羊俎之北亦西肆●宗人遣賓就主人　皆浣于洗長出佐食上私升牢心舌載于甑俎心皆安下　刌上午割勿沒載于甑末在上舌皆刌本末亦午割

十四（背文）

勿沒其載于甑衡之皆初爲之于奧佐食遷甑俎　于作階西西摵乃反●佐食二人上利升羊右辨脾不升　肩臂臑肫胳正脊一脡脊一衡脊一短脅一正

十五（背文）

脅一代脅一皆二骨以并腸三胃三長皆及俎椐舉肺一長終　肺祭肺三皆刌臂臑肫胳在兩端脊脅肺肩在上●下利升豕其載　如羊無腸胃膚其在于俎皆進下司士三人升魚腊

十六（背文）

膚魚　十桼（背文）

用鮒十有五而俎摵載右首進腴腊一肫而俎亦進下　肩在上膚九而俎亦衡載革順卒脀●祝浣于洗升自西　階主人浣升自作●階祝先入南面主人從戶內西面　十八（背文）

●主婦被錫衣移袂薦自東房韭菹湛醢坐鄭于延前婦贊　者一人亦被錫衣移袂執葵菹醢以受主婦主婦不興遂受伓　設于東韭菹在南葵菹在北主婦興入于房佐食上利執　十九（背文）

羊俎下利執豕俎司士三人執魚腊膚俎徐升自西階相從　入設俎羊在豆東豕亞其北魚在羊東腊在豕東直膚當俎　北端●主婦自東房執一金敦黍有蓋坐設于羊俎之　二十（背文）

南婦贊者執敦稷以授主婦主婦興受坐設于魚俎　南有興受贊者敦黍坐設于稷南有興受贊者稷坐設　于黍南敦皆南首主婦入于房●祝酌鄭遂命佐食　二十一（背文）

剮會佐食剮會□二以重設于敦南主人西面祝在左主　人再拜稽首■祝祝曰孝孫某敢用柔毛剛腏嘉薦薌淖用薦歲　事于皇祖伯某以其肥肥某是尙薌主人有再拜　二十二（背文）

稽首●祝出迎尸于廟門之外主人降立于作階東西　面祝先入門右尸入門左宗人奉般東面于庭南一宗人　奉鉇水西面于般東一宗人奉匜巾南面于般北乃　二十三（背文）

「沃尸盥于槃上卒盥坐奠簞取巾興振之三以授尸坐取簞興以受尸巾祝延尸尸升自西階入祝從主人升自阼階祝先入主人從尸升筵祝主人西面立于戶內祝在左祝主人皆拜

妥尸尸不言」　「二十四」（缺）

尸合拜遂坐祝反一南面尸取韭菹辨擩于三豆祭于豆閒　上佐食取黍稷于四敦下佐食取牢一刌肺于俎以授上佐　食上佐食兼與黍以授尸尸受同祭于豆祭上佐食舉尸牢肺

正　二十五（背文）

武威漢簡

脊以授尸佐食䀇上敦黍于延上右之●主人羞甑升自作階置于　膚北●上佐食羞兩刑取一羊刑于房中坐設于韭葅之南●下佐食　有取一豕刑于房中以從上佐食受坐執于
羊刑之南皆芼皆
二十六（背文）

有柶尸扱以柶祭羊刑遂以祭豕刑嘗羊刑食舉三飯上佐食　舉尸牢乾尸受振祭嚌之佐食受加于甑上佐食羞胾兩瓦　豆有醢亦用瓦豆設于醢豆之北尸有食食胾上
二十桼（背文）

佐食舉尸一魚尸受振祭嚌之佐食受加于甑衡之有食上　佐食舉尸腊肩尸受振祭嚌之受加于甑有食上佐食舉　尸牢胳如初有食尸告飽祝西面于主人南屬侑不拜
二十八（背文）

侑曰皇尸未實或尸有食上佐食舉尸牢肩尸受振　祭嚌之佐食受加于甑尸不飯告飽祝西面于主人　之南主人不言拜侑尸三飯上佐食受尸牢肺脊加于甑
二十九（背文）

●主人降洗爵升北面酌酒乃酳尸尸拜受主人拜送　尸祭酒啐酒賓長羞牢肝用柤𥂕執机肝亦𥂕進末　鹽在右尸左執爵右兼取肝擩于柤鹽振祭嚌之
三十（背文）

加于葅豆卒爵主人拜祝受尸爵尸合拜祝酌　授尸主人拜受爵尸合拜主人西面鄉爵有拜上佐食　取四敦黍稷下佐食取牢一刌肺以授上佐食上
三十一（背文）

佐食上佐食以綏祭主人左執爵右受佐食坐祭之有祭酒不興遂　啐酒祝與二佐食皆出浣于洗入二佐食各取黍于一敦上佐食　兼受摶之以授尸尸執以命祝卒命祝祝受以東
北面于戶
三十二（背文）

西以假于主人曰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彊于女孝孫來　女孝孫使女受祿于天宜稼于田牛壽萬年勿替引之主人　坐鄉爵興再拜稽首興受黍坐振祭嚌之詩壞之實于
三十三（背文）

左袂卦于季指執爵以興坐卒爵執以興坐鄉爵拜　尸合拜執爵以興出宰夫以籩受嗇黍主人嘗之納諸內　●主人獻祝設席南面祝再于席上坐受主人西面合拜

薦兩豆菹醢佐食設俎牢髀衡脊短脅腸一胃一膚三魚一衡 之腊兩髀屬于尻祝取菹揺于醢祭于豆閒祝祭俎祭酒啐 酒肝牢從祝受揺于鹽振祭嚌之不興加于俎卒爵 三十四（背文）

興●主人酌獻佐食佐食戶內牖東北面拜坐受爵主人西面 合拜佐食祭酒卒爵坐授爵興俎設于兩階之閒其俎折 三十五（背文）

一膚主人有獻下佐食亦如之其脀亦設于階閒西上亦折 三十六（背文）

一膚●有司贊者取爵于篚以升以授婦贊者于房戶婦 贊者受以授主婦主婦洗于房中出酌入戶西面拜獻尸尸拜受 主婦主人之北西面拜送爵尸祭酒卒爵主婦拜祝受尸 三十柒（背文）

爵尸合拜●易爵洗酌授尸●主婦拜受爵尸合拜上佐食綏 祭主婦西面于主人之北受祭祭之其綏祭如主人之禮不假 卒爵拜尸合拜主婦以爵出贊者受易爵于篚以授主婦

于

房中●主婦洗酌獻祝祝拜坐受主婦合拜于主人之北卒爵不 興坐授主婦主婦受酌獻上佐食于戶內佐食北面拜坐受爵 主婦西面合拜祭酒卒爵坐授主婦主婦獻下佐食亦 三十八（背文）

如

之主婦受爵以入于房●賓長洗爵獻于尸尸拜受爵賓 戶西北面拜送爵尸祭酒卒爵賓拜祝受尸爵尸合拜祝 酌授尸賓拜受爵尸拜送爵賓坐奠爵 三十九（背文）

遂拜執爵以興坐祭遂飲卒爵執爵以 興坐奠爵拜尸合拜●賓酌獻祝祝拜坐受 爵賓北面合拜祝祭酒啐酒奠爵于其延前 四十（背文）

●主人出立于作階上西面祝出立于西階上東面祝告曰利 成祝入尸休●主人降立于作階東西面祝先尸從遂出廟 門●祝反復位于室中主人亦入于室復位祝命佐食 四十一（背文）

一（四十二，背文）

貳 釋 文

徹甑俎降埶于堂下作階南●司宮設對席乃四　饌上佐食浣升下佐食對之賓長二人備司士進一　敦黍于上佐食有進一敦黍于下佐食皆右之于席　二（四十三，背文）

上資黍于羊俎兩端兩下是飯司士乃辨舉饌者　皆祭黍祭舉主人西面三拜餕者餕者鄉舉于柤皆合拜　皆反取舉司士進下刑于上饌有進一刑于次饌有　三（四十四，背文）

進二豆汁于兩下乃皆食食舉卒食●主人洗一　爵升酌以授上饌贊者洗三爵酌主人受于戶內以　授次饌若是以辨皆不拜受爵主人西面三拜饌　四（四十五，背文）

［者籑者奠爵皆荅拜皆祭酒卒爵奠爵皆拜主人荅壹拜籑者三人興出上籑止主人受上籑爵酌以酢于戶內西面坐奠爵拜上籑荅拜坐祭酒啐酒上籑親嘏］　［五］（四十六，缺）

日主人受祭之福胡壽葆建家室主人興坐鄉爵　拜執爵以興坐卒爵拜上餕合拜上餕興出主人　送乃退　•凡二千九百五十四字　六（四十七，背文）

五、甲本有司釋文

有司徹掃堂司宮誑酒乃深尸俎卒深乃升羊豕魚　三鼎無腊與膚乃設扃密陳鼎于門外如初乃義或　于賓以異姓宗人戒或［或出俟］于廟門之外司宮延　［一］（背文）第十二

于戶西南面以延于西序東面尸與或北面于廟門　之外西上主人出迎尸宗［人］擯主人拜尸荅拜主人　又拜或或荅拜主人揖先入門右尸入［門］左或從［亦］　［二］（背文）有司

左揖乃攘主人先升自阼階尸或升自西階西楹西　北面東上主人東楹東北面拜至尸荅拜主人又拜　或或荅拜乃舉司馬舉羊鼎司士舉豕鼎魚鼎以入　三（背文）

陳鼎如初雍正執一匕以從雍府執二匕以從司士　合執二俎以從司士贊者亦合執二俎以從匕皆加　于鼎東枋二俎設于羊鼎西西宿二俎皆設于二鼎　四（背文）

西亦西宿雍人合執二俎陳于羊俎西并皆西宿覆　二疎匕于其上皆宿俎西枋主人降受宰几尸或降　主人辤尸對宰授几主人受二手衡執几揖尸主人　五（背文）

升尸或升復位主人西面左手執凡宿之以右袂推　拂几三二手衡執几進授尸于延前尸進二手受手　閒主人退尸僨几宿之右手執外廉北面坆于延上　六

左之南宿不坐主人楹東北面拜尸復位與或皆北　面荅拜主人降洗尸或降尸辤洗主人對卒洗揖主　人升尸或升尸西楹西北面拜洗主人東（楹東）北面　桼（背文）

鄭爵荅拜降湆尸或降主人辤尸對卒湆主人揖升　尸或升主人坐取爵酌獻尸尸北面拜受爵主人東　楹東北面拜送爵主婦自東房薦韭菹醢坐坆于延

前菹在西方婦贊者執昌菹醢以授主婦主婦不興　受休設于南昌在東方興取籩于房櫁蕡坐設于豆　西當外列櫁在東方婦贊者執白黑以授主婦主婦　八（背文）

武威漢簡

不興受設于初籩之南白西方興退●乃升司馬匕羊　（亦司）馬載載右體肩辟肫胳膈正脅一脡脅一衡脅一　短脇一正脇一伐脇一腸一胃一祭肺一羊肉汁膈
九（背文）

折正脅一正脇一腸一胃一嚌肺一載于南俎司土　匕豕亦司土載亦右體肩辟肫胳膈正脅一脡脅一　衡脅一短脇一正脇一代脇一膚五嚌肺一載于一俎
十（背文）

●或俎羊在肩左肫正脅一脇一腸一胃一切肺一載　于一俎或豕俎左肩折正脅一脇一膚三切肺一載　于一俎阼俎羊肺一祭肺一載于一俎羊肉汁辟脅
十一（背文）

一脇一腸一胃一嚌肺一載于一俎豕升辟脅一脇　一膚三嚌肺一載于一俎●主婦俎羊左臑脅一脇一　腸一胃一膚一嚌羊肺一載于一俎司土一匕魚亦
十二（背文）

司土載尸俎五魚衡載之或主人皆一魚亦衡載之　皆加膴祭于其上卒升●賓長設羊俎于豆南賓降尸　升延自西方坐左執爵右取韭俎擩于三豆祭于豆
十三（背文）

閉尸取糗賓宰夫贊者取白黑以授尸尸受兼祭于　豆祭●雍人授次賓疏匕與俎受于鼎西左手執俎左　廉宿却右手執匕枋宿于俎上以東面受于羊鼎之
十四（背文）

西司馬在羊鼎之東二手執桃匕枋扱汁注于疏朼　荅是三尸興左執爵取肺坐祭之祭酒興左執爵次　賓宿朼俎以升如是以授尸尸却手受朼枋坐祭嚌
十五（背文）

之興復手以授賓賓亦復手以受宿朼于俎上以降　尸席末坐啐酒興坐墳爵拜告指執爵以興主人北　面于東楹東荅拜●司馬羞羊肉汁宿執俎尸坐墳爵
十六（背文）

興取肺坐絕祭嚌之興反于俎司馬宿墳俎于羊俎　南乃載于羊俎卒載宿執俎以降尸坐執爵以興次　賓羞羊燔宿執俎宿一燔于俎上鹽在右尸左執爵
十桼（背文）

受燔播于鹽坐振祭嚌之興加于羊俎賓宿執俎以　降尸降延北面于西楹西坐卒爵執爵以興坐㝔爵　拜執爵以興主人北面于東楹東荅拜主人受爵尸　十八（背文）

升延立于延末几主人酌獻或或西楹西北面拜受爵　主人在其右北面荅拜主婦薦韭菹醢坐㝔于延前　醢在南方婦贊者執二邊檀蕡主婦不興受之㝔檀　十九（背文）

于醢南蕡在檀東主婦入于房或升延自北方司馬　衡執羊俎以升設于豆東或坐左執爵右取菹擩于　醢祭于豆閒又取檀蕡同祭于豆祭興左執爵取肺　二十（背文）

坐祭之祭酒興左執爵次賓羞羊燔如尸禮或降延　自北方北面于西楹西坐卒爵執爵以興坐㝔爵拜　主人合拜尸受或爵降洗或降立于西階西東面　二十一（背文）

主人降自作階辭洗尸㝔爵于匪興對卒洗主人升　（尸升自西階主人）拜洗尸北面于西楹西坐㝔爵荅　拜降浣主人降尸辭主人對卒涫主人升尸升坐取　二十二（背文）

爵酌司宮設席于東序西面主人東楹東北面拜受　爵尸西楹西北面荅拜主婦薦韭菹醢坐㝔于延前　菹在北方婦贊者執檀蕡主婦不興受設檀于菹西　二十三（背文）

北蕡在檀西主人升延自北方主婦入于房長賓設　羊俎于豆西主人坐左執爵祭豆邊如或之祭興左　執爵取肺坐祭之祭酒興次賓羞匕汁如尸禮席末　二十［四］（背文）

坐晬酒執爵以興司馬羞羊肉汁宿執俎主人坐㝔　爵于左興受肺坐絕祭嚌之興反加于汁俎司馬宿　㝔汁俎于俎西乃畝之卒畝宿執膚俎以降主人坐　二十五（背文）

取爵興次賓羞燔主人受如尸禮主人降延自北面　于階上坐卒爵執爵以興坐㝔爵拜執爵以興尸西　楹西荅拜主人坐㝔爵于東序南或升尸或皆北面　二十六（背文）

于西楹西主人北面于東楹［東］再拜崇酒尸或皆荅　再拜主人及尸或皆就延司宮取爵于匪以授婦贊　者于［房東以授主婦主婦洗于］房中出實爵［尊南西］
二十柒（背文）

面拜獻尸尸拜于延上受主婦西面于主人席北拜　送爵入于房取一羊刑坐鄭于韭菹西婦贊者執豕　刑以從主婦不興受設于羊刑之西興入于房取臬
［二十八］（背文）

與段脩執以出坐設之臬在貣西脩在白西興立于　主人席北西面尸坐左執爵祭臬脩同祭于豆祭以　羊刑之柶扱羊刑遂以扱豕［刑祭于豆祭祭］酒次賓
二十九（背文）

羞豕汁如羊汁之禮坐啐酒左執爵嘗上刑執爵以　興坐墺爵拜主婦荅拜執爵以興司士羞豕升尸坐　墺爵興受如羊肉汁之禮坐取爵興次賓羞豕燔尸
三十（背文）

左執爵受燔如羊燔禮坐卒爵拜主婦荅拜受酌爵　主婦主人北荅拜主婦羞臬脩坐墺臬于禮南脩在　貣南或坐左執爵取臬脩兼祭于豆祭司士宿豕升
三十一（背文）

以升或與取肺坐祭之司士宿墺豕升于羊俎之東　載于羊俎卒載乃宿執俎以降或興次賓羞豕燔或　受如尸禮坐卒爵拜主婦荅拜受爵酌以致主人主
三十二（背文）

人延上拜受爵主婦北面于阼階上荅拜主婦設二　刑與臬脩如尸禮主人其祭臬脩祭刑祭酒受豕匕　汁啐酒皆如尸禮嘗刑不拜其受豕升受豕燔亦如
三十三（背文）

尸禮坐卒爵拜主婦北面荅拜受爵尸降延受主婦　爵以降主人降或降主婦入于房主人立于洗東北　面或東面于西階西南尸易爵于匪洎洗爵主人
三十四（背文）

揖尸或主人升尸升自西階或從主人北面立于東　楹東或西楹西北面立尸酌主婦出于房西面拜受　爵尸北面于或東荅拜主婦入于房●司宮設席于房
三十五（背文）

中南面于席西婦贊者薦韭菹醢坐設于延前菹在　西方婦人贊者執糔蕡以授婦贊者不興受設糔于　菹西蕡在糔南主婦升延司馬設羊俎于豆南主婦　三十六（背文）

坐左執爵右取菹擩于醢祭于豆閒以取糔蕡衆祭　于豆祭主婦墺爵興取肺坐絕祭嚌之興加于俎坐　挩手祭酒啐酒次賓羞羊燔主婦興受燔如主人之　三十柒（背文）

禮主婦執爵以出于房西面于主人席北立卒爵執　爵拜尸西楹西北面荅拜主婦入于房尸主人及或　皆就延上賓洗爵以升酌獻尸尸拜受爵賓西楹西　三十八（背文）

北面拜送爵尸墺爵于左賓降●主人洗觶尸或降主　人墺觶于匪辯尸對卒洗揖尸升或不升主人實觶　州尸東楹東北面坐墺爵拜尸西楹西荅拜坐祭遂　三十九（背文）

飲卒爵拜尸荅拜降洗尸降辯主人墺觶于匪對卒　洗主人升尸升主人實觶尸拜受爵主人反位荅拜　尸北面坐墺爵于左尸或主人皆升延乃羞宰夫羞　四十（背文）

房中之羞于尸或主人主婦皆右之司士羞庶羞尸　或主人主婦皆左之●主人降南面拜衆賓于門東三　衆賓門東北面皆荅壹拜主人洗爵長賓辯主人墺　四十一（背文）

爵于匪對卒洗升酌獻賓于西階上長賓升拜受爵　主人在其右北面荅拜宰夫自東房薦脯醢醢在西　司士設俎于豆北羊骼䏿一胃一切肺一膚一賓　四十二（背文）

坐左執爵取脯擩于醢祭之左執爵興取肺坐祭之　祭酒遂飲卒爵執爵以興坐墺爵拜執爵以興主人　荅拜受爵賓坐取祭以降西面坐委于西階西南宰　四十三（背文）

［夫執薦以從設于祭東司士執俎以從設于薦東衆　賓長升拜受爵主人荅拜坐祭立飲卒爵不拜既爵］　宰夫贊主人酌［若是以辯辯］受爵其薦脯醢與升設　四十四（背文）

四十五（背文）

［于其位其位繼上賓而南皆東面其脊體儀也乃升長賓主人酌酢于長賓西階上北面賓在左主人坐奠爵拜執爵以興賓荅拜坐祭遂飲卒爵執爵以興］

［四十六］（缺）

坐埃爵拜賓荅拜賓降宰夫洗觶以升主人受酌降　州長賓于西階南北面賓在左主人坐埃爵拜賓荅　拜坐祭遂飲卒爵拜賓荅拜主人洗賓辨主人坐埃

四十柒（背文）

爵于匪興對卒洗升酌降復位賓拜受爵主人拜送　爵賓西面坐埃爵于薦左●主人洗升酌獻兄弟于阼　階上兄弟之長升拜受爵主人在其右荅拜坐祭立

四十八（背文）

飲不拜既爵旨如是以辨辨受爵其位在洗東南　西面北上升受爵其薦升殽于其位其先生之升折　脇一膚一其衆儀也主人洗獻內賓于房中南面拜受

四十九（背文）

爵主人南面于其右荅拜坐祭立飲不拜既爵如是　以辨亦有薦升●主人降洗升獻私人于阼階上拜于　下升受主人合其長拜乃降坐祭立飲不拜既爵如

五十（背文）

［是以辯宰夫贊主人酌主人於其羣私人不荅拜其位繼兄弟之南亦北上亦有薦脀主人就延尸作三獻之爵司士羞湆魚縮執］

［五十一］（缺）

祖以升尸取膴祭祭之祭酒卒爵司士撫鄭祖于羊　祖南衡載于羊祖卒乃撫執祖以降尸鄭爵拜三獻　北面合拜受爵酌獻或或拜受三獻北面合拜司士

一（五十二）（背文）

羞汁魚一如尸禮卒爵拜三獻合拜受酌致主人主　人拜受三獻東楹東北面合拜司士羞一汁魚如尸　禮卒爵拜三獻合拜受爵尸降延受三獻爵酌以

二（五十三）（背文）

昨之三獻西楹西北面拜受爵尸在其右以尸升　延南面合拜坐祭遂飲卒爵拜尸合拜執爵以降賓　于匪●二人洗觶升賓爵西楹西北面東上坐鄭爵拜

三（五十四）（背文）

執爵以興尸或合拜坐祭遂飲卒爵執以興坐鄭爵　拜尸或合拜皆降洗升酌反位尸或皆拜受舉觶者　皆拜送或鄭觶于右●尸遂執觶以北面于阼階上州　四（五十五，背文）

主人主人在右坐鄭爵拜主人合拜不祭立飲卒爵　不拜既爵酌鄭于阼階上州主人主人拜受尸拜送　尸就延●主人以州或于西楹西或在左坐鄭爵拜　五（五十六，背文）

執爵興或合拜不祭立飲卒爵不拜既爵酌復位或　拜受主人拜送主人復延乃升長賓或州之如主人　之禮至于衆賓遂及兄弟亦如之皆飲于上遂及私　六（五十七，背文）

人拜受者升受下飲卒爵升酌以之其位相州辨卒　飲者實觶于匪乃羞庶羞于賓兄弟內賓及私人●兄　弟之後生者舉爵于其長洗升酌降北面于阼階南　桼（五十八，背文）

長在左坐鄭爵拜執爵以興長合拜坐祭遂飲卒爵　執爵以興坐鄭爵拜執爵以興長合拜洗升酌降長　拜受于其位舉爵者東面合拜爵止●賓長獻于尸如　八（五十九，背文）

初無汁爵不止●賓一人舉爵于尸如初亦遂之于下　賓及兄弟交錯其州皆遂及私人爵無莽●尸出或從　主人送于廟門之外拜尸不顧拜或與長賓亦如之　九（六十，背文）

衆賓從司士歸尸或之俎主人退有司徹●若不賓尸　則祝侑亦如之尸食乃盛俎臑臂肫脡脊衡脊短脅　代脅皆牢魚七腊辨無脾卒盛乃舉牢肩尸受振　十（六十一，背文）

祭齋之佐食受加于肵佐食取一俎于堂下以入鄭　于羊俎東乃摭于魚腊俎俎舍三个其餘皆取之實　于一俎以出祝主人之魚腊取于是尸不飯告飽　十一（六十二，背文）

［主人拜　侑不言尸又三飯佐食受牢舉如儐主人洗酌醑尸賓羞肝皆如儐禮卒爵主人拜祝受尸爵尸荅拜祝酌授尸尸以醋主人亦如儐其綏祭其嘏亦如儐其獻］　［十二］（六十三，缺）

貳　釋文

儀禮　有司釋文

祝與二佐食其位其薦脀皆如賓●主婦其洗獻于尸　亦如賓主婦贩邊于房中執棗糗坐執之棗在稷南　糗在棗南婦贊者執栗脯主婦不興受執之栗在　十三（六十四，背文）

栗東主婦興反位尸左執爵取棗糗祝取栗脯以授　尸尸兼祭于豆祭祭酒啐酒次賓羞牢燔用柤監在　右兼取燔擩于監振祭齋之祝授加于肵卒爵主婦　一（六十五，背文）

拜祝受尸爵合拜祝易爵洗酌受尸●主婦主人北面　拜受爵尸合拜主婦反位有拜上佐食綏祭如賓卒　爵拜尸合拜●主婦獻祝其酌如賓拜坐受爵主婦主人　二（六十六，背文）

［之北荅拜宰夫薦棗糗坐設棗于菹西糗在棗南祝左執爵取棗糗祭于豆祭祭酒啐酒次賓羞燔如尸禮卒爵主人受爵酌獻二佐食亦如儐主婦受爵以入于房］　［三］（六十七，缺）

賓長洗爵獻尸尸拜受賓戶西北面合拜爵止●主婦　洗于房酌致主人└主人拜受主婦戶西北面拜送爵司宮　執席主婦薦韭菹醢坐執于席前菹在北方婦贊者　四（六十八，背文）

執棗糗以從主婦不興受執栗于菹北糗在棗西佐　食執柤臂脊脅肺皆牢膚三魚一腊臂主人執爵右　取菹擩于醢祭于豆閒遂祭邊鄭爵興取牢肺坐絕　五（六十九，背文）

祭齋之興加于柤坐捝手祭酒執爵以興坐卒爵拜　主婦合拜受爵酌以作戶內北面拜主人合拜卒爵　拜主人合拜主婦以爵入于房●尸作止爵祭酒卒爵　六（七十，背文）

賓拜祝受爵尸合拜祝酌授尸賓拜受尸拜送坐祭　遂飲卒爵拜尸合拜●獻祝及二佐食洗致爵主人└主　人席上拜受爵賓北面合拜坐祭遂飲卒爵拜賓　桼（七十一，背文）

合拜受爵酌致于主婦└主婦北堂司宮執席東而主　婦席北東面拜受爵賓西面合拜婦贊者薦韭菹醢　在南方婦人贊者執棗糗婦贊者不興受執棗于菹　八（七十二，背文）

南粿在棗東■佐食執柤于豆東羊擩豕折羊脊脅　肺一膚魚一腊臑主婦升延坐左執爵右取菹擩于　醢祭之祭籩鄭爵與取肺坐絕祭嚌之興加于柤坐　九（七十三，背文）

挩手祭酒執興延北東面立卒爵拜賓荅拜賓受爵　易爵」于匪洗酌作于主人戶西北拜主人荅拜卒　爵拜主人荅拜賓以爵降賓于匪乃羞宰夫羞房中　十（七十四）

之羞司士羞庶羞于尸祝主人主婦內羞在右庶羞　在左●主人降與拜衆賓洗獻賓其薦脅其位其作州　皆如賓體●主人洗獻兄弟與內賓與私人皆如賓　十一（七十五）

體卒乃羞于賓兄弟內賓私人辨賓長義于尸昨獻　祝致作以賓以爵降埈于匪賓兄弟交錯與州無葬　爵利獻于昨獻祝」祝受祭酒啐酒鄉之●主人出立于　十二（七十六）

作階上西面祝出立于西階上東面祝告于主人曰　利成祝入主人降立于階東西面●尸休祝洗尸從遂　出于廟門祝反復位于室祝命佐食徹尸俎佐食乃　十三（七十七）

「出尸俎于廟門外有司受歸之徹阼薦俎乃摹如儐卒摹有司官徹饋饌于室中西北隅南面如餕之設右几厞用席納一尊于室中司宮埽祭主人出立于阼階」　「十四」（七十八，缺）

上西面祝執其柤以出立于西階上東面司宮闔牖　戶祝告利成乃執柤以出于廟門外有司受歸之●衆　賓出主人送于廟門外乃反歸入乃術術牢中之送　十五（七十九）

・凡四千八百字　（背文）

貳釋文

儀禮　有司釋文

六、甲本燕禮釋文

▲燕禮小臣戒與者善宰具官選于傻東樂人縣鈢洗　匜于作階東南當東霤雷水在東匜（在洗西南肆）鈢　腊「匜在其北西面」司「宮尊于東楹之西兩方壺左玄」　「一」

燕禮第十三　（背文）

酒南上公尊瓦泰兩有鄮幕如刼如錫在尊南＝上尊　出旅食于門西兩圜壺司宮延賓于戶西東上無加　席射「人告具小臣設公席于阼階上西鄉設加席公升」　「二」

卽位于席西鄉●小臣入卿夫＝卿夫＝皆入門右北面東　上出立于西方東面北上祝使立于門東北面東上　小臣「師一人在東堂下南面士旅食者立于門西東上」　「三」

公降立于作階之東南鄉𡌴卿＝西面北上𡌴大夫皆　少進射人請賓公曰命東爲賓射人命賓＝少進禮辤　「反命又命之賓」再拜稽首許（若）射人反命賓出立「于　「四」

門外東面公揖卿大夫乃升就席小臣自作階下北　面請執幕者與羞辔者乃命執＝幕＝者升自（西階立于尊）　南北面東「上膳宰請羞于」諸公卿者●擯者「納賓」　「五」

（賓入及庭公降一等）加之公升就席賓升自西階主人　亦升自西階擯右北面至再拜賓合再拜主人降洗　南西北面賓降（階西東面主人辤）降賓「對主人北面」　「六」

（盥坐取柧洗賓少進辤洗主人坐）鄭柧于匜興對賓　反位主人卒洗賓揖乃升主人升賓拜洗主人賓右　鄭柧合拜降盥賓降主人辤賓「對卒盥賓揖升」　「柒」

（主人升坐取柧執幕者舉幕主人酌善）執幕者反幕　主人延前獻賓＝西階上拜延前受爵反位主人賓　右拜（送爵膳宰薦脯醢賓升筵膳宰）「設折俎賓坐左執」　「八」

「爵右祭脯醢奠爵于薦右」（興取肺）坐絕祭嚌之　興加于俎坐梲手（執爵遂祭）「酒興席末坐啐酒降席坐奠爵拜告旨執爵興主人荅拜賓西階上北面坐卒」爵　「九」

「興坐奠爵遂拜主人荅拜賓」（以盥）爵降主（人降賓洗）　南坐（鄭柧）少進辤降主人（東面對賓）「坐取觚奠于篚下盥洗主人辭洗賓坐奠觚于篚興對卒洗及階　「十」

揖」

「升主人升拜洗如賓禮賓降盥主人降賓辭降卒盥揖升酌膳執冪如初以酢主人于西階上主人北面拜受爵賓主人之左拜送爵主人坐祭不啐酒不拜酒」 「十一」（缺）

「不告旨遂卒爵興」坐奠爵拜執「爵興賓荅拜主人不崇酒以虛爵降奠于篚賓降立于西階西射人升賓賓升立于序內東面主人盥洗象觚升實之東北面獻于公公」拜 「十二」

「受爵主人降自西階阼階下北面拜送爵士薦脯醢膳宰設折俎升自西階公祭如賓禮膳宰贊授肺不拜酒立卒爵坐奠爵拜執爵興主人荅拜升受爵以降」 「十三」（缺）

「奠于膳篚更爵洗升酌膳酒以降酢于阼階下北面坐奠爵再拜」稽首公合再拜「主人坐祭遂卒爵再拜稽首公荅再拜主人奠爵于篚主人盥洗升媵觚于賓」 「十四」

「酌散西」（階上）坐奠爵拜賓降（延北面合）拜主人坐祭　遂飲賓辭卒爵拜賓合拜主人降洗賓降主人辭降　賓辭洗「卒洗揖升不拜洗主人酌膳賓西階上拜受爵于」 「十五」

延前（反位）主人拜送爵賓升席坐祭酒遂奠于薦東　主人降復位賓降延西東南面立●小臣自作階下請「媵爵者公命長小臣作下大夫二人媵=」爵=者作「階」 「十六」

下皆北面再拜稽首公合再拜媵爵者立于洗南西（面）　北上序進盥洗角觶升自西階序內散交于楹　北（降作階下）皆奠觶再拜「稽首執」觶興公合再拜「媵」 「十七」

爵者皆坐祭遂卒觶興坐奠觶再拜稽首執（觶）興公　合再拜媵爵者執觶持于洗南小臣請致者　（若君命皆）致「則序進奠觶于篚阼階下皆再拜稽」首公「荅再拜媵」 「十八」

爵者洗象觶升實之序進坐奠于薦南北上降作階　下皆再拜稽首送觶公合再拜●公坐取夫=所媵觶（興以）　州賓賓降「西階下再拜」稽首公命小臣辭賓升 十九

成拜公坐奠觶合再拜執觶興立卒觶賓下拜小臣　辭賓升再拜稽首公坐奠觶合再拜執觶興賓進受　虛觶降奠于匪易觶洗公有命則弗更不洗「反升酌」 「二十」

膳下拜小臣辭升再拜稽首公合再拜賓以旅州於　西階上▲射人作夫=長升受旅賓夫=之右坐奠觶拜（執觶）　興夫=合拜賓坐祭立卒觶不拜如膳觶也則降更 二十一

觶洗升實散夫= 拜受賓拜送夫= 辨受州如受賓州之　禮不祭卒受者以虛觶降鄭于匪●主人洗升實散獻　卿于西階上司宮衆［卷重席設于賓左東上卿升拜］［二十二］

（受柧主人拜送柧卿辤重席司宮徹之乃薦脯醢卿）　升席坐左執爵右祭脯醢遂祭酒不啐酒降席西階　上北面坐卒爵興坐鄭爵拜（執爵興主人合拜受）　［二十三］

（爵卿降復位辨獻卿主人以虛）爵降射人乃升卿皆升　就席●如右諸公則先卿就之如就卿之禮席于作階　西北面東上無加席●小臣有請賸爵（者二夫= 賸爵如初）　二十四

［請致者若］（命長致則）賸爵者鄭觶于匪一人寺于洗南　長致= 者作［階下再拜稽］首公合再拜洗象觶升實　［之坐奠于薦南降興立于洗南者二人皆再拜稽首送

觶］　［二十五］

［公荅再拜公又行］（一爵若賓若長唯公所）州以旅于　西階上（如初大夫卒受者以虛）［觶降奠于篚主人］洗升　就夫（= ）于西階上夫= ［升拜受觚主人拜送觚

大夫坐］　［二十六］

［祭立卒爵不拜既爵主人受爵大夫降］（復位胥薦）主人于洗　北西面脯醢無脀辨就夫= 送薦之繼賓以西　［東上卒射人乃升大夫大夫皆升就席席工于西階上少東

樂］　［二十七］

［正先］升北面［立于其西］小臣入工四人二瑟小臣佐何　瑟面鼓［執越］內弦右相入升［自西階北面東上坐小臣坐授瑟乃降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卒歌主人］　［二十八］

洗就工= 不興左瑟一人拜受爵主人西階上拜　送爵薦脯醢使人相祭卒爵不拜主人受爵衆工（不）拜受　爵祭遂［卒爵辯有脯醢不祭主人受爵降奠］于匪　［二十九］

●公有舉鄭觶唯所賜以虛于西階上如初卒●主人立　于縣中奏南觶白黍黍●主人洗升獻生于［西階上一人拜盡階不升堂受爵降主人拜送爵階前坐祭立］　［三十］

卒爵辨有脯醢弗祭乃閒歌魚麗生由庚歌南有嘉　魚生祟立歌南山有臺生由儀遂歌鄉樂= 周南關雎　葛勝檀耳召南誰蘩采芸采雖大師告于樂正曰正　三十一

歌備樂正由楹內東= 楹之東告于公乃降復位●射人　自作階下請立司正公許射人遂爲司正洗角觶南　西坐鄭于中庭升東楹之東受（命西）階上北面命卿　［三十二］

大夫君曰以我安卿大夫皆對曰諾敢不安司正降　自西階南面坐取觶升酌散降南面坐鄭觶右興北　面少立坐取觶興坐不［祭卒］觶鄭［之］興再拜稽首左　［三十三］

還南面坐取觶洗南面反奠于其所升自西階東楹　之東請徹俎公許告于賓〻　北面取俎以出膳宰徹公　俎降自作階以東卿大夫皆降東面北上●賓反入及　三十四
（卿大）夫皆說屨升就席公以賓及卿大夫皆坐乃安　羞庶（羞大夫）祭薦司正升受命皆（命君曰無不醉）賓　及卿大夫皆興對曰諾敢不醉皆反坐●主人洗升獻　［三十五］
士于西階上士長升再拜受觚主人拜送士坐祭立　飲不拜溉爵其也不拜坐祭立飲乃薦司正與射人　一人司士一人執幕二人于觶南東上辨獻士〻　溉獻　［三十六］
者立于東方西面北上乃薦士祝史小臣師亦就其　位而薦之主人就旅食之尊而獻之旅食不拜受爵　坐祭立飲●如射則泰射正爲司射如卿射之禮　三十柒
［賓降洗］升勝觚于公酌散下拜公降一等小臣辭賓　升再拜稽首公合再拜賓坐［祭］卒爵再拜稽首公合　再拜賓降洗象觚升酌膳坐奠于薦南［降拜小臣辭］　［三十八］
［賓］升成拜公合再拜賓反位●公坐取賓所揚觚興　唯公所賜受賜者如初（受州）之禮降更爵洗升酌膳　上拜爵（小臣辭升成）［拜公荅拜乃就席坐行之有執爵］　［三十九］
者唯受于公者拜司正命執爵者爵辨卒受者興　以州士大夫卒受者以爵興西階上州士〻　升大夫　奠爵拜士合（拜大夫）［立卒爵不拜實之士拜受］大夫拜　四十
送士觚于西階上辨士旅酌●主人洗升自西階獻庶　子于作階上如獻士之禮辨降洗遂獻左右正與內　小臣皆於作階上如獻庶子之禮［無筭］爵士有［執膳爵者執膳］　［四十一］
爵者酌以進公〻　不拜受執散爵者酌以之命所〻　賜者　興受爵降席下奠爵再拜稽首公合拜受賜者以爵　就席坐公卒爵祭后飲執膳爵者受公爵酌反奠之　四十二
受賜者興授執〻　散〻　爵〻　者乃酌行之唯受于公者拜卒　受者興以州士于西階上士升大夫不拜乃飲賓爵　士不拜受爵大夫就席［士旅酌亦如］之●公有命徹［幕］　［四十三］
則卿大夫皆降西階下北面東上再拜稽首公命小　臣辭公合再拜大夫皆辟遂升反坐士終旅於上如　初無筭樂宵則庶子執燭於作階上司宮執燭於西　四十四
（階上甸人執）大燭於庭閽人爲燭於門外賓醉北面　坐取其薦脯以降奏陔所執脯以賜鍾人于門內溜　遂士卿大夫皆出公不送●公與客燕曰寡君有不腆　四十五

（酒以）請子之與寡君須臾焉使某以請寡君〓之私也　君無所辱錫于使臣敢辭寡君固曰不醮使某固以　請寡君〓之私也無所辱賜于使臣敢固辭寡君曰不　四十六
醮使某固以請某辭不得命敢不從致命曰寡君使　某有不醮酒以請子之與寡君須臾焉君況寡君昜　辱賜于使臣〓敢拜賜命　・凡三千六十六字　［四十七］
燕朝服於寢其生狗也享于門〓外東方●如與四方之　賓則公使之于秦門內揖讓升賓爲苟敬席于作階　之西北面有脅不嚌肺不啐酒［其介爲］賓無膳尊無　四十八
膳爵與卿燕大夫爲賓與大夫亦大夫爲賓羞膳者　與執幕者皆士也羞卿者小膳宰也如以樂內賓則　賓及庭秦肆夏賓拜酒主人荅拜而樂闋公拜受爵　四十九
秦肆夏公卒爵主人升受・爵以下樂闋升歌鹿鳴下　管新宮生入三成遂合鄉樂如舞則酌唯公與賓有　祖獻公曰臣敢秦爵以聽命●凡公所辭皆粟階不過　五十
二等凡公所州既拜請旅侍臣●凡薦與羞者小膳宰　也●有內羞●君與射則爲下射袒朱襦樂作而后就物　小臣以巾授矢稍屬不以樂志既發則小臣受弓以　五十一
授弓人上退于物一等既發則對君而迎如飲君燕　則俠爵在大夫射則肉袒如與西方之賓燕揚爵曰　臣受賜矣臣請贊執爵相者對曰吾子毋自辱焉　五十二
有房中之樂　・記三百三文　（五十三）

七、甲本泰射釋文

泰射之儀君有命戒射宰戒官有事於射者射人戒　諸公卿大夫射司士戒士射與贊者前射三日宰夫戒宰及司馬射人　宿視（滌）司馬命量人量侯道與所　[一]（背文）第十四

[設乏以貍步大侯九]十參七十竿五十執乏各去其侯西　十北十遂命量人（巾車張三）侯泰侯之崇見鵠於參　參見鵠於竿竿不及地武不[繫左下綱設乏]　[二]（背文）泰射

[西十北十凡乏用革]樂人宿[縣]于作階東笙[磬西]面其　南笙鍾[其南鑮皆南陳建鼓在阼階西南鼓應鼙在其東]南鼓（西）階之西容磬東面其南[鍾其南鑮皆南]　[三]

陳一建鼓在其南東鼓朔鞞在其北一建鼓在西階　之東南面簜在建鼓之閒桃倚于容磬西或●厥明司　宮尊于東楹之西兩方壺膳尊兩甒在南有豐幕錫　四

若絺綴諸箭蓋幕加勺有反之皆玄酒在北尊士旅　食于西鐏之南北面兩員壺有尊于泰侯之乏東北　兩獻酒執洗于作階東南罍水在東匪在洗西南陳　五

執膳匪在其北西面●有執洗于護者之尊西北水在　洗北匪在東南陳●小臣執公席于作階上西鄉●司宮　執賓席戶西南面有加席卿[席賓東東]上小卿賓西　六

[東上大夫繼而東上若有東面者則北上席工于西階之東東上諸公阼階西北面東上官饌羹定射人告具于公公升卽位于席西鄉小臣師納諸公卿大夫諸公]　[七]（缺）

卿大夫皆入門右北面東上士西方東面北上大史　在竿侯之東北北面東上士旅食者在士南北面東　上小臣陎從者在東堂下南面西上●公降立于作階　八

之東南南鄉小臣陎詔揖諸公卿大夫諸公卿大夫　西面北上揖大夫皆少進●泰射正擯賓者請賓公曰命　某爲賓擯者命賓賓少進禮辭反命有命之賓再拜　九

稽首受命擯者反命賓出立于門外北面公揖卿大　夫升就席●小臣自作階下北面請執幕者與羞膳　者乃命執幕執幕者升自西階立于尊南北面東上　十

●膳宰請羞于諸公卿者●擯者納賓賓及庭公降一等　揖賓賓辟公升卽席奏世夏賓升自西階主人從之　賓右北面至再拜賓合拜●主人降洗洗南西北面賓　十一

[降階]西東面主人辤降賓對主人北面[盥坐取觚洗賓少進辭洗主人坐奠觚于篚興對賓反位主人卒洗賓揖升主人升賓拜洗主人賓右奠觚荅拜降盥賓] [十二]

降主人辤降賓對卒浣賓揖升主人升坐取柧執冪　者舉冪主人酌膳執冪者蓋冪酌者加勺有反之延　前獻賓賓西階上拜受爵于延前反位主人賓右拜　十三

送爵宰胥薦脯醢賓升延諸子執折俎賓坐左執柧　右祭脯醢鄭爵于薦右興取肺坐絕祭嚌之興加于　俎坐捝手執爵遂祭酒興席末坐啐酒降席坐鄭爵　十四

拜告指執爵興主人合拜樂吃賓西階上北面坐卒　爵興坐鄭爵拜執爵興主人合拜●∟賓以虛爵降主人　降賓洗南西北面坐鄭析少進辤降主人西階西東　十五

面少進對賓坐取柧鄭于匪下浣洗主人辤洗賓坐　鄭柧于匪興對卒洗及階揖升主人升拜洗如賓禮　賓降洗主人降賓辤降卒浣揖升酌膳執冪如初以　十六

作主人于西階上主人北面拜受爵賓主人之左拜　送爵主人坐祭不啐酒不拜酒迣卒爵興坐鄭爵拜　執爵興賓合拜主人不崇酒以虛爵降鄭于匪賓降　十桼

[立于西階西東面擯者以命升賓賓升立于西序東面主人盥洗象觚升酌膳東北面獻于公公拜受爵乃奏肆夏主人降自西階阼階下北面拜送爵宰胥薦] [十八](缺)

脯醢由左房諸子執折柤升自西階公祭如賓禮諸　子贊肺不拜酒立卒爵坐鄭爵拜執爵興主人合拜　樂吃升受爵降鄭于膳匪●更爵洗升酌散以降酢于　十九

阼階下北面鄭爵再拜稽首公合拜主人坐祭迣卒　爵興坐鄭爵再拜稽首公合拜主人　鄭爵于匪●主人浣洗　二十

升媵柧于賓酌散西階上坐鄭爵拜賓西階上北面　合拜主人坐祭迣飲賓辤卒爵興坐鄭爵拜執爵興　賓合拜主人降洗賓降主人辤降賓辤洗卒洗賓揖　二十一

升不拜洗●主人酌膳賓西面拜受爵于延前反位主　人拜送爵賓升席坐祭酒迣鄭于薦東主人降復位　賓降延西東南面立●小臣自阼階下請媵爵者公命　廿二

長小臣作下大夫二人媵爵媵爵者阼階下皆北面　再拜稽首公合拜媵爵者立于洗南西面北上遂進　浣洗角觛升自西階徐進酌散交于楹北降阼階下　二十三

皆鄭觛再拜稽首執觛公合拜媵爵者皆坐祭迣卒　觛興坐鄭觛再拜稽首執觛興公合拜媵爵者執觛　寺于洗南●小臣請致者如命皆致則徐鄭觛于匪作　二十四

階下皆再拜稽首公合拜媵爵者洗琢觛升實之徐　進坐鄭于薦南北上降阼階下皆再拜稽首送觛公　合拜媵爵者皆退反位公坐取大夫所媵觛興以州　二十五

賓賓降西階下再拜稽首小臣正辤賓升成拜公坐　鄭觛合拜執觛興立卒觛賓下拜小臣正辤賓升再　拜稽首公坐鄭觛合拜執觛興賓進受虛觛降鄭　二十六

于匪易觶洗公有命則弗易不洗反升酌膳下拜小　臣正辭賓升再拜稽首公合拜●賓告于擯者請旅諸　臣擯者告于公公許賓以旅大夫于西階上擯者作大夫

長升受旅賓大夫（之右坐奠）觶拜執觶興大夫合拜　賓坐祭立卒觶不拜若膳觶也［則降］更觶洗升實散　大夫拜受賓拜（送遂就席大）［夫辯受酬如受賓酬之禮］　二十叁

［不祭酒卒受者以虛觶降奠于篚復位］（主人洗觚）升　實散獻卿于西階上司宮兼捲重席執于賓左東上　卿升拜受觚主人拜送觚（卿辭重席司宮徹之乃薦）　［二十八］

脯醢卿升席諸子執折俎卿坐［左執爵右祭脯醢奠　爵于薦］右興取肺坐［絕祭不嚌肺興］加于俎坐挩手取　爵（遂祭酒）執爵［興降席西階］上北面坐卒爵興坐奠　［二十九］

爵拜執爵興主人合拜受爵卿降復位（辨）獻卿主人　以虛爵降奠于匪●擯者升卿卿皆升就席●若有諸公　則先卿獻之如獻卿之禮席于作階西北面［東］上無　三十

［加席小臣又請媵爵者二大夫媵爵如初請致者若命長致則媵爵者奠觶于篚一人待于洗南長致者阼階下再拜稽首公荅拜洗象觶升實之坐奠于］　三十一

薦南降與立于洗南者二人皆再拜稽首送觶公合　拜●公有行一爵若賓若長唯公所賜以旅于西階上　［三十二］（缺）

夫于西階上大夫升拜受觚主人拜送觚大夫坐祭　如初大夫卒受者以虛觶降奠于匪●主人洗升獻大　三十三

上若有東面者則北上●卒擯者升大夫大夫皆升就　立卒爵不拜既爵主人受爵大夫降復位胥薦主人　于洗北西面脯醢無升●辨獻大夫遂薦之繼賓以西東　三十四

左何瑟後首內弦汙越右相後者徒相入小樂正從　席●乃擲工于西階上少東小臣納工工六人四瑟僕　人正徒相大師僕師相少師僕人士相上工相者皆　三十五

左瑟一人拜受爵主人西階拜送爵薦脯醢使人相祭　之升自西階北面東上坐授瑟乃降小樂正立于西　階東乃歌鹿鳴三終●主人洗爵升實爵獻工工不興　三十六

上工皆降立于鼓北羣工佡于後乃管新管三終卒　卒爵不拜主人受虛爵衆工不拜受爵祭遂卒爵辨　有脯醢弗祭主人受爵降奠于匪復位●大師及少師　三十叁

角觶南面坐奠于中庭升東楹之東受命于公西階　管大師及少師上工皆東東坫之東南西面北上●擯　者自阼階下請立司正公許擯者遂爲司正適洗洗　三十八

上北面命賓諸公卿大夫公曰以我安賓諸公卿大　夫皆對曰若敢不安●司正降自西階南面坐取觶　三十九

升酌散降南面坐鄭觯興右環北面少立坐取觯興　坐不祭卒觯鄭之興再拜稽首左環南面坐睪觯洗　南面反鄭于其所北面立●司射適次但決遂執弓挾　四十

乘矢於弓外見鋏於拊右鉅指句弦自作階前曰爲　正請射遂告曰大夫與大夫士御于大夫遂適西階　前東面右顧命有司納射器射器皆入君之弓矢適　四十一

東堂賓之弓矢與中摶豊皆止于西堂下衆弓矢弗　挾總弓矢楅皆適次而寺工人士與捽人升自北階　兩楹之閒疎數容弓若丹若黑度尺而午射正泣之　四十二

［卒畫自北階下司宮埽所畫物自北階下大史侯于所設中之西東面以聽政司射西面誓之曰公射大侯大夫射參士射干射者非其侯中之不獲卑者興尊］　［四十三］（缺）

者爲偶不異侯大史許若●遂比三偶偶𡜊于次比西　西北卜●司射命上射曰其御於子命下射曰子與某　子射卒遂命三偶取弓矢于次●司射入于次箬三挾　四十四

一个出于次西面揖當階北面揖及階揖升堂揖當　物北面揖及物揖由下物少退詩射射三侯將乘矢　始射竿有射參泰侯再發卒射北面揖降如升之義　四十五

遂適堂西改取一个挾之遂取符簪之以𡜊于所執　中之南東面●司馬師命負侯者執菁以負侯負侯者　皆適侯執菁負侯而𡜊●司射適次作上偶射司射反　四十六

［位上耦出次西面揖進上射在左並行當階北面揖及階揖上射先升三等下射從之中等上射升堂少左下射升上射揖並行皆當其物北面揖及物揖皆左］　［四十七］（缺）

足履物環視侯中合足而𡜊、司馬正適次但決遂執　弓右挾之出升自西階適下物立亐物閒左執付右　執簫南陽弓命去矦負矦皆許若以宮趨直西及乏　四十八

南有若以商適乏擧止授護者退立于西方護者興　共而𡜊司馬出于下射之南環其後降自西階遂適次　舍弓挩決拾襲反位●司射進與司馬交于階前相　四十九

左由堂下西階之東北面視上射命曰毋射獲毋獵　護上射揖司射退反位●乃射上射既發挾矢而后下　射射拾發以將乘矢護者坐而護擧菁以宮偃（菁以）　五十

商護而未舍護卒射右挾之北面揖揖如升上射降　三等下射少右從之中等並行上射於左與升射者　相左交于階前相揖適次擇弓挩決拾襲反位三偶　五十［一］

卒射亦如之司射去符倚于階西適作階下北面告　于公曰三偶卒射反簪符復位●司馬正但決遂執弓　右挾之出與司射交于階前相左升自西階自右物　五十［二］

之後立于物閒西面南揖弓命取矢負矦許若如去　矦皆執其菁以負其矦而𡜊●司馬正降自西階北面　命執楅小臣師執楅司馬正東面以弓馬纚既執楅　五十三

司馬正適次舍弓挩決拾襲反位●小臣坐委矢于楅　北栝●司馬師坐乘之卒●若矢不備則司馬正有但執　弓升命取矢如初曰取矢不索乃復求矢加于楅卒　五十四

司馬正進坐左右撫之興反位●司射適西階西倚符　升自西階東面請射于公公許述適西階上命賓御　于公諸公卿則以偶告于上大夫則降復位而後告　五十五
●司射自西階上北面告于大夫曰請降●司射先降晉　符反位大夫從降適次立于三偶之南西面北上●司　射東面于大夫之西比偶大夫與大夫命上射曰某　五十六
御於子命下射曰子與某子射卒述比衆偶立于大　夫之南西面北上若右士與大夫爲偶則以大夫之　偶爲上命大夫之偶曰子與某子射告于大夫曰某　五十柒
御於子命衆偶如命三偶之辭●諸公卿皆未降述命　三偶各與其偶枱取矢皆但決述執弓右挾之一偶　出西面揖當楅北面揖及楅揖上射東面下射西面　五十［八］
上射揖進坐衡弓却手自弓下取一个兼諸符興順　羽且左還每周反面揖下射進坐横弓復手自弓上　取一个兼諸符興順羽且左還每周反面揖既枱取　五十九
矢審之兼挾乘矢皆內還南面揖適楅南皆左還北　面番三挾一个揖以偶左還上射於左退者與進者　相左相揖退澤弓矢于次挩決拾襲反位二偶枱取　六十
矢亦如之後者取誌射之矢兼乘矢而取之以授右　司于次中皆襲反位●司射作射如初一偶揖升如初　司馬命去矦負矦許若如初司馬降澤弓反位●司射　六十［一］
猶挾一个去符與司馬交于階前適作階下北面請　澤獲于公公許反晉符述命澤獲者執中以弓爲縪　北面●大史澤獲小臣師執中先坐執之東面退大史　六十二
實入筭于中横委其餘于中西興共而妃●司射西面　命曰中離維剛陽觸淳復公則澤獲衆則不與唯公　所中三矦皆護澤獲者命小史小史命護者●司射述　六十三
退由堂下北面視上射命曰不關不舍上司揖司射　退反位●澤獲者坐取中之八筭改實八筭興執而妃　乃射若中則澤獲敛一个澤一筭上射於右下射於　六十四
左若有餘筭則反委之有取中之八筭改實入筭興　執而妃三偶卒射●賓降取弓矢于堂西諸公卿則適　次繼三偶以南●公將射則司馬命負矦皆執其菁以　六十五
負其矦而妃司馬復位龤僕人騷矦道●司射去符作　階下告射于公公許適西階東告于賓述晉符反位●　小射正一人取公之決拾于東坫上一小射正受弓　六十六
［拂弓皆以俟于東堂公將射則賓降適堂西袒決遂執弓搢三挾一个升自西階先待于物北一笴東面立司馬升命去侯如初還右乃降釋弓反位公就］　［六十七］（缺）
物小射正奉決拾以笥泰射正執弓皆以從於物小　射正坐鄭笥于物南述拂以巾取決興贊執決朱極　三小臣正贊但公朱繻卒但小臣正退妃于東堂小　六十八
射正有坐取拾興贊執拾以笥退鄭于坫上復位●太　射正執弓以袂搢左右畏上再下壹左執付右執簫　以授公公親柔之小臣師以巾內拂矢而授矢公稍屬　六十九

●太射正立于公後以矢行告于公下曰留上曰陽左　右曰方公既發太射正受弓而妃枏發以將乘矢公　卒［射小臣］師以巾退反位太射正受弓小［射］正以笥　桼十

受決拾退鄉于坫上復位●太射正退反司政之位小　臣正贊襲公還而后賓降澤弓于堂西反位于階西　東面公卽席●司政以命升賓賓升復延而后卿大夫　桼十一

繼射●諸公卿取弓矢于次中佀決遂執弓晉三挾一　个出西面揖揖如三偶升射卒射降如三偶適次澤　弓捝決拾襲反位衆皆繼射澤獲皆如初●卒射澤獲　桼十二

者遂以所執餘獲適作階下北面告于公曰左右卒　射反位坐委餘獲于中西興共而妃●司馬佀執弓升　命取矢如初負矦許若以菁負矦如初司馬降澤弓　桼十三

如初小臣委矢于楅如初●賓諸公卿大夫之矢皆異　束之以茅卒正坐左右撫之進東反位賓之矢則以　授矢人于西堂下●司馬澤弓反位而后卿大夫升就席　桼十四

●司射適階西澤弓去符襲進由中東立于中南北面　視筭●澤獲者東面于中西坐先數右獲二筭爲純一　純以取實于左手十純則摵而委之敛委異之有餘　桼十五

純則横諸下一筭爲奇奇則有摵諸純下興自前適　左東面坐兼斂筭實于左手一純以委十則異之其　餘如右獲司射復位澤獲者遂盡取賢獲執之由作　桼十［六］

階下北面告于公若右勝則曰右賢減左若左勝則　曰左賢於右以純數告若有奇者亦曰奇若左右鈞　則左右皆執一筭以告曰左右鈞還復位坐兼斂筭　桼十桼

實八筭于中委其餘于中西興共而妃●└司射命埶豊　司宮士奉豊由西階升北面坐埶于西楹西降復位●　勝者之弟子洗觶升酌散南面坐鄭于豊上降反位　桼十八

［司射遂祖執弓挾一个搢扑東面于三耦之西命三耦及衆射者勝者皆祖決遂執張弓不勝者皆襲說決拾郤左手右加弛弓于其上遂以執弣司射先反］　［七十九］（缺）

位三偶及衆射者皆升飲射爵于西階上●小射正作　升飲射爵者如作射一偶出揖如升射及階揖勝者　先升堂少右不勝者進北面坐取豊上之觶興少退　八十

立卒觶進坐鄭于豊下興扭不勝者先降與升飲者　相左交于階前相揖適次澤弓襲反位●僕人師繼酌　射爵取觶實之反鄭于豊上退妃于序端升飲者如　八十一

初三偶卒飲●若賓諸公卿大夫不勝則不降不執弓　偶不升●僕人師降洗升實觶以授賓諸公卿大夫受　觶于席以降適西階上北面立飲卒觶授執爵者反　八十二

就席●若飲公則侍射者降洗角觶升酌散降一等小　臣正辯賓升再拜稽首公合再拜賓坐祭卒爵再拜　稽首公合拜賓降洗璪柧升酌膳以致下拜小臣正　八十三

辯升再拜稽首公合再拜公卒觶賓進受降洗散觶　升實散下拜小臣正辯升辨乃徹豊與觶●└司宮尊矦　于服不之乏東北兩獻酒東面南上皆加勺●埶洗于　八十四

爵西北匪在南東綠實一散于匪●司馬正洗散述實　爵獻服不服不疾西北一步北面拜受爵司馬正西　面拜送爵反位●宰夫有司薦諸子執折祖卒揹護者　八十五
適右个薦祖從之護者左執爵右祭薦祖二手祭酒　適左个祭如右个中亦如之卒祭左个之西北三步　東面執薦祖立卒爵●司馬師受虛爵洗獻鼎僕人與　八十六
巾車護者皆如泰侯之禮卒司馬師受虛爵鄭于匪　護者皆執其薦諸子執祖從執于乏少南服不復負　侯而立●司射適階西去符適堂西澤弓捝決拾襲適　八十泰
洗洗柧升實之降獻澤獲者于其位少南薦脯查折　祖皆有祭澤獲者薦右東面拜受爵司射北面拜送　爵澤獲者就其薦坐左執爵祭脯查興取肺坐祭述　八十［八］
祭酒興司射之西北面立卒爵不拜既爵司射受虛　爵鄭于匪澤獲者少西辟薦反位●司射適西堂但決　述述取弓挾一个適西階簪符以反位●司射倚符于　八十九
階西適作階下北面請射于公如初反簪符適次命　三偶皆但決述執弓徐出取矢司射先反位三偶柙　取泰如初●小射正作取矢如初三偶既取矢諸公卿　九十
［大夫皆降如初位與耦入於次皆祖決遂執弓皆進當楅進坐說矢束上射東面下射西面拾取矢如三耦若士與大夫爲耦士東面大夫西面大夫進坐說］　［九十一］（缺）
矢東退反位偶揖進坐兼取乘矢興順羽且左還每　周反面揖大夫進坐亦兼取乘矢如其偶北面簪三　挾一个揖退大夫與其偶皆適次擇弓捝決拾襲反　九十［二］
位●諸公卿升就席●衆射者繼柙取矢皆如三偶述　入于次擇弓矢捝決拾襲反位●司射猶挾一个以作　射如初一偶揖升如初●司馬升命去侯負侯許若　九十三
司馬降澤弓反位●司馬與司射交于階前倚符于階　西適作階下北面請以樂于公公許司射反簪符東　面命樂正曰命用樂樂正對曰若司射述適堂下北　九十四
面視上射命曰不鼓不舍上射揖司射退反位●樂正　命大師曰泰貍首閒若一大師不興許若樂正反位　奏貍首以射三偶卒射賓待于物如初●公樂作而后　九十五
就物稍屬不以樂志其也如初義卒射如初●賓就席　諸公卿大夫衆射者皆繼射澤獲如初卒射降反位　澤獲者執餘獲進告左右卒射如初●司馬升命取矢　九十六
負侯許若司馬降澤弓反位●小臣委矢司馬乘之皆　如初司射澤弓視數如初澤獲者以賢獲興鉤告如　初復位●司射命執豊執豊賓皈如初述命勝者執張　九十泰
弓不勝者執施弓升飲如初卒退豊與觶如初●司射　猶但決述左執弓右執一个兼諸弦面鏃適次命柙　取矢如初司射反位●三偶及諸公卿大夫衆射者皆　九十八
但決述以柙取矢如初矢弗挾兼諸弦面鏃退適次　皆授有司弓矢襲反位卿大夫升就席司射適次澤　弓捝決拾去符襲反位●司馬正命退楅解剛小臣師　九十［九］

武威漢簡　　一一八

退楅巾車量人解左下剛陟命護者以菁與薦祖退　司射命澤獲者退中與算而妃●公有器鄉觴唯公所　賜若賓若長以旅于西階上如初大夫卒受者以虛　百

觶降鄉于匪反位●司政升自西階東楹之東北面告　于公請徹祖公許述適西階上北面告于賓賓北面　取祖以出諸公卿皆取祖如賓從出授從者于門外　百一

大夫降復位請子正徹公祖降自作階以東●賓諸公　卿皆入東面北上●司政升賓賓諸公卿大夫皆挩屨　升就席公以賓及卿大夫皆坐乃安●羞庶羞大夫祭薦　百二

●司政升受命皆命公曰毋不醉賓及諸公卿大夫皆　興對曰若敢不醉皆反坐●主人洗酌獻士于西階上　士長升拜受柧主人拜送士坐祭立飲不拜既爵其　百三

也不拜坐祭立飲●乃薦司政與射人于觴南北面東　上司政爲上襲獻士士既獻者立于東方西面北上　乃薦士史小臣陟亦就其位而薦之●主人就士旅食　百四

之尊而獻之旅食不拜受爵坐祭立飲主人執虛爵　鄉于匪復位●賓降洗升媵柧于公酌散下拜公降一　等小臣正辤賓升再拜稽首公合拜賓坐祭卒爵　百五

再拜稽首公合拜賓降洗琖柧升酌媵坐鄉于薦南　降拜小臣正辤賓升成拜公合拜賓反位●公坐取賓　所媵柧興唯公所賜受者如初受州之禮降更爵洗　百六

升酌媵下再拜稽首小臣正辤升成拜公合拜乃就　席坐行之有執爵者唯受于公者拜●司政命執爵者　爵辯卒受者興以州大夫卒受者以爵興西階上州　百桼

士士升大夫鄉爵拜士合拜大夫立卒爵不拜實之　士拜受大夫拜送士旅于西階上辯士旅酌●若命曰　復射則不獻庶子乃射命射唯欲卿大夫皆降再拜　百八

稽首公合拜壹發中三矦三矦皆獲●主人洗升自　西階獻庶子于作階上如獻士之禮辯降洗述獻左　右正與內小臣皆於作階上如獻庶子之禮●無算　百九

爵士有執媵爵者有執散爵者執媵爵者酌以進公　公不拜受執散爵者酌以之命所賜所賜者興受爵　降席下鄉爵再拜稽首公合拜受賜者以爵就席坐　百一十

公卒爵然后飲執媵爵者受公爵酌反鄉之受賜者　興授執散爵者執散爵者乃酌行之唯受于公者拜　卒受者興以州士于西階上士升大夫不拜乃飲　百一十一

實爵士不拜受大夫就席士旅酌亦如之●公有命徹　幕則賓及諸公卿大夫皆降西階下北面東上再拜稽　首公命小臣正辤公合拜大夫皆辟升反坐士終旅　百一十二

於上如初無算樂●宵則庶子執燭於作階上司宮執　燭於西階上甸人執大燭於庭閽人爲燭於門外●∟　賓醉北面坐取其薦脯以降奏陔賓所執以賜鍾人　百一十三

于門內溜遂出卿大夫皆出公不送公入驁　·凡六千八百五十八字　（百一十四）

八、乙本服傳釋文

○斬衰常苴經杖絞帶冠繩纓菅屨者斬者不緝也苴經［麻之有］蕡者也苴經大鬲左本在下去五分一以爲帶資衰之　經斬衰之帶也去五分一以爲帶大功之經資衰之帶也去

五分一以爲帶小功之經大功之帶也去五分　一以爲帶緦麻之經小功之帶也去五分一以爲帶苴杖竹也削杖桐也長各齊　（一）

第八　（背文）

其心皆下本而杖者何也爵也無爵而杖者何也儋主也非而不杖者何也輔病也童子何以不杖也不能病也婦人　何以不杖也不能病也絞帶者繩帶也繩纓條屬冠六升外縪段而

勿灰衰三升　菅屨者菅菲也外納居倚廬寢寷枕塊哭晝夜無時吹粥朝一溢米夕一溢米復不　（二）

服傳　（背文）

［說經帶既虞剪屛柱楣寢有席］食疏食水飲朝一哭夕一哭而已矣既練［舍外寢始食］菜果反素食［哭無時］　爲父何以斬衰也至尊也天子至尊也君至尊也父爲長子何

以三年也正體乎上［又乃］將［所傳重也庶子不得爲長子］　三年不繼祖也［爲人後者何以三］年也受［重者必以］尊服＝之　（三）

何如而可爲後同宗則爲之後［何如而可以爲人後］支子可爲所爲後祖［父母］妻＝之父母昆＝弟＝之子若子衆臣杖不　敢卽位近臣君服斯服矣妻爲夫＝至尊也妻爲

君＝［至尊］也女子＝在室爲父布總箭枅緫衰三年○［傳曰總六　升長六寸笞］枅長［尺吉］枅尺二寸［繩屨］者繩菲也衆臣者何也　（四）

曰公卿大夫室老士貴臣其餘皆衆臣也有地者也

○疏衰常資牡麻經冠布纓削杖布帶疏屨三年者○資者緝也牡麻者枲麻也牡麻經右本在上冠者古功也　疏屨者㢑蒯之菲也繼母如母繼母何以如母也繼母之配父與因母同　（五）

故孝子（弗）敢殊也○慈母　如母慈母者何也傳曰妾之毋子者妾子之毋母者也［父命妾曰女以爲子命子曰］　（六）

女以爲母若是則生養之終其身如母死喪之三年如母貴父之命也○母爲長子何以三年也父［之所］不降母　亦不敢降也　（七）

○疏衰常資牡麻經冠布纓削杖布帶疏屨碁者問者曰何冠也資衰大功冠其綬緦小功冠其衰帶緣各　視其冠父在爲母何以碁也詘也至尊在不敢降其私尊也父必三年然后娶

達子之志也○爲妻何　以碁也妻至親也出妻之子爲母碁爲外祖父母無服傳曰絕族無易服　（八）

武威漢簡　一三〇

親者屬出妻之子爲父後則爲「出母無服傳曰與尊者爲體不敢服其私親也」父卒繼母嫁從爲之服報何以也　貴終也　（九）
○不杖麻屨者祖父母何以基也尊也世父叔父何以基也與尊者一體也然則爲昆弟之子何以亦基也旁尊也　不足以加尊焉故「報之也父」子一體也夫妻一體也昆弟一體也
故父子首足也夫妻辨合　也昆弟四體也故昆弟之義無分然而有分者則辟子之私也子不私父則　（十）
不成爲子故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宮異居而同財有餘則歸之宗不足則資於宗世母叔母何以基　也以名服也夫之昆弟之子何以亦基也報之也大夫之適子爲妻何以基也
父之所不降子亦　不敢降也何以不杖也「父在則爲」妻不杖大夫之庶子爲適昆弟何以基也　（十一）
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也適孫何以基也不降其適也有適子者毋適孫=　婦亦如之○爲人後者爲其「父母　何以」基也不貳斬也何以不貳斬也持重於大宗者　降其小宗也
「爲人後者孰」後也後　「大宗也曷爲後」大宗也尊之統也禽獸知母而「不知父野人曰父母何選」　（十二）
焉都邑之士則知尊禰矣大夫及學士則知尊祖矣諸侯及其大祖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尊者「尊統」　上卑者尊統下大宗者尊之統也大宗者收族者也不可以絕故族以支子
後大宗適子「不得」後大　宗女子子適人者爲其父母昆弟之爲（父）後者○「爲父」何以基也婦=　人=　不=　貳=　（十三）
斬=　也=　者何也婦人有三從之義無專用道之行故未嫁從父既嫁從夫=　死從子爲昆弟之爲父後者何以基也婦人　雖在外必歸宗曰小宗故服基也父者子之天也夫者妻之天
也婦人不貳斬者猶曰不貳天也　婦人不能貳尊也○繼父同居者「何」以基也傳曰夫死妻稚子幼「子無」　（十四）
大功之親與之適人所適者亦無大功之親所適者以其貨財爲之築宮廟「歲時使之祀焉妻不」敢與焉　若是「則繼父」之道也同居則資衰基異居則資衰三月必嘗同居然后
爲異居未嘗同居　不爲異居○爲夫之君何以基也從「服也姑姊妹」女子=　適人無=　主=　者無祭　（十五）
主也何以「基也爲」其無祭主也○爲君之父母妻長子祖父母何以基也從服也父母長子君服斬妻則小君也父卒　然后爲祖後者服斬●妾爲女君何以基也妾之事女君與婦
之事咎姑等○婦爲咎姑何以基也　從服也○公妾大夫之妾爲其子何以基也妾不得體君「爲其子」得遂也　（十六）
女子子爲祖父母何以基也不敢「降其祖」也大夫之子爲世父母叔父母子昆=　弟=　之子姑姊妹女子=　無主爲大夫命婦者唯子　不報大夫者其男子之爲大夫者也命婦者其
婦人之爲大夫妻者也無主者命婦之無祭主者也何以言唯　子不報也女子=　適人者爲父母基故不言報也言其餘皆報也何以服基也　（十七）
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也大夫曷爲不降命婦也夫貴於朝則妻亦貴於室矣大夫爲祖父母適孫爲士者　何以基也大夫不敢降其祖適也公妾以及士妾爲其父母何以基也妾不

第 87 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 36 版正內

○疏衰常資牡麻絰無綬者寄公爲所寓寄公者何也失地之君也何以爲所寓服資衰三月也言與民同也丈夫婦人 爲宗〻子〻之［母妻］何以服資［衰三］月也尊祖也尊祖（十八）
故敬〻［宗〻尊］祖之義也宗子之母在則不爲 宗子之妻［服］○爲舊君〻之母妻爲舊君者［孰］胥也士焉而巳者何以服（十九）
資衰三月也言與民同也君之母妻則小君也大夫在外其妻長子爲舊國君何以服資衰三月也妻言與民同也長 子言未去也曾祖父母何以服資衰三月也小功者兄弟之服也不
敢以兄弟之服〻尊者也大夫爲 宗子何以服［資衰三月也大］夫不敢降其宗也大夫爲舊君何以服資衰三月也［大］（二十）
夫去君騷其宗廟故服資衰三月也言與民同也何大夫之胥也言其以道去君而猶未絕也曾祖父母爲士者如 衆人何以也大夫不敢降其祖也女子〻嫁［者未嫁者］爲曾祖父
母傳曰嫁者其嫁於大夫者也未嫁者成人 而未嫁者也何以服資衰三月也不敢降其祖也（二十一）
○大功布衰常牡麻絰無綬者子女子〻之長殤中殤○何以服大功也未成人也何以無綬也喪成人者其文 儒喪未成人者其文不儒［故喪之絰不繆垂蓋］弗成也年十九［至
十六爲］長殤十五至十二 ［爲］中殤十一至八歲爲下殤不滿八歲以下皆爲無服之殤以日易月（二十二）
日易月之殤〻而無［服］故子生三月則父命之死則哭之未命則［弗哭也］（二十三）
○大功布衰常牡麻絰綬布帶三［月受以］小功衰葛九月者○大功布九升小功布十一升姑姊妹女子〻 適人者何以大功也出也爲人後者爲其昆弟何以大功也爲人後者降
其昆弟適婦何以 服大功也不降其適也姪〻者何也［胃我姑者］吾謂之姪夫之祖［父母世父母］（二十四）
叔父母何以大功也從服也夫之昆弟何以無服也其夫屬乎父道者妻皆母道也其夫屬乎子道者妻 皆婦道也胃弟之妻婦者是嫂亦可胃［母也］名者［人］治之大者也可毋
愼乎大夫爲世父母 叔父母［子昆〻］弟〻之子爲士者何以大功也尊［不同也］尊同則得服（二十五）
其親服公之庶昆弟大夫之庶子爲母妻何以大功也先君之餘尊之所厭不得過大功大夫之子 則從乎大夫而降也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女］子〻嫁者［未嫁者爲］世父母
叔父母姑姊妹 ［傳曰嫁］者其嫁於大夫者也未嫁者成人而未嫁者也何以大功也妾爲君之（二十六）
黨服得與女君同君爲姑姊妹女子〻嫁於國君者何以大功也［尊同也尊同則得服其親服諸侯之子］ 稱公〻子〻不得禰先君公子之子稱公〻孫〻不得祖諸侯此自卑別於
［尊者］也若公子 ［之子孫］有封爲國君者則世〻祖是人也不祖公子此自尊別於卑者也（二十七）

試釋文

是故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封君之子不臣諸父而臣昆弟封君之孫臣諸父昆弟故君之所爲　服子不敢不服也君［之所不服子亦不敢服也］（二十八）

○緦衰常牡麻絰既葬除之者諸侯之大夫爲天子何以也諸侯之大夫時妾見乎天子總者小功之總也（二十九）

○小功布衰常澡麻帶絰五月者叔父之下殤○從父昆弟之長殤問者曰中殤何以不見也大功之殤　中從上小功之殤中從下（三十）

［○小功布衰常］卽葛五月者外祖父母何以小功也［以尊加］也○從母何以［小功也以］名加也親之服皆緦也○　［夫］之姑姊妹弟以婦報弟以婦者弟長也何以服小

［功也］以爲相與居［室］中則生小功之親　焉○君母之父母從母何以服小功也君母在則不敢不從服君［母不在則不服］（三十一）

君子＝爲庶母慈己者君子＝者貴人子也爲庶母何以服小功也以慈己加也（三十二）

○緦麻三月者緦者十五升陶其半有事其縷無事其布曰緦○庶子爲後爲其母何以緦也與尊者　爲體不敢服其私親也然則何以服緦也有死宮中者則爲之三月不舉祭因是以

服緦也　○士爲庶母何以緦也以名服也○貴臣貴妾何［以緦也以其貴也］（三十三）

○乳母何以緦也以名服也○從母昆弟何以緦也以名服也甥＝者何也胃我咎者吾胃之甥何以緦　也報之也婿何以緦也報之也妻之父母何以緦也從服也姑之子何以緦也報

之也咎何　以緦也從服也咎之子何以緦也從服也君母之昆弟何以緦也從服也　爲（三十四）

妻之從父昆弟之妻何以緦也相與同室則生緦之親焉長殤［中殤］降一等下殤降二等賓　衰之殤中從上大功［之殤中從下］（三十五）

□公子爲其母練冠麻＝衣縓緣爲其妻縓冠葛麻衣縓緣皆既葬除之何以不在五服之中也君之所不服　子亦不敢服也君之所爲服子不敢不服也不及知父母與兄弟居加一等

何如則可胃兄弟傳曰小功　以下爲兄弟童子雖當室緦𧶠子不當室則無緦服大夫弔於命婦錫衰（三十六）

命婦弔於大夫錫衰錫者何也麻有錫也錫者十五升陶其半無事其縷有事其布曰錫也女子＝適人者爲父母婦爲咎姑惡　枡有首以絰卒哭子折枡首以枡＝有首者惡枡有首也

惡枡者枓枡也子折枡首者折吉枡之首也吉　枡者象枡也何以言子折枡首而不言婦也終之也（三十七）

九、丙本喪服釋文

●喪服斬衰常苴 （絰杖絞帶冠繩纓菅屨者父）諸侯爲天子君父爲長子 ［爲人後者妻爲夫妾爲君女子子在室］爲父布總𥄉笄髽衰三年 （一）
子嫁反在父之室爲 （父三年公士大夫）［之衆臣爲其君布帶繩屨］ （二）
［●疏］衰常牡麻絰 冠布纓削杖布帶疏屨［三年者父卒則］爲母繼 ［母如母慈母如母母爲長子］ （三）
●疏衰常齊牡麻絰冠 ［布纓削杖布帶疏屨期者父在爲］母妻出妻之子爲（母父卒繼）母嫁從爲之服報 （四）
●不杖麻（屨）者祖父母 世［父］母叔父母（大夫之適子爲）妻昆弟爲衆 子昆弟之子大夫之庶子爲適昆弟適孫 （五）
［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女子子適人者爲其］父（母昆弟）之［爲父後者繼］父同居者爲夫之君姑 姊妹女子子適人無主者姑姊妹報 （六）
［爲君之父母妻長子祖父母妾爲女君婦爲舅姑夫之昆弟之子公妾大夫之妾］爲其［子女子子爲祖父母大夫］之子爲世［父母叔父母子昆弟昆弟之子姑姊妹］ （七）
女子子無主爲大夫 命婦者唯子不報大夫爲祖父母適孫爲士者 公妾以及士妾爲其父母 （八）
●疏衰常齊牡麻絰無 綬者寄公爲所與丈夫婦人爲宗子宗子之 母妻爲舊君君之母妻庶人爲國君大夫（在外其妻長）子爲舊 （九）
國君繼父不同居曾 祖父母大夫爲宗子舊君曾祖父母爲士者如 衆人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曾祖父母 （十）
大功布衰常牡麻 絰無綬者子女子女子子之長殤中殤叔父之長 殤中殤姑姊妹之長（殤）中殤昆［弟］之長殤 中殤夫之昆［弟之子］ （十一）
［女子］子之長殤中殤 適孫之長殤中殤大（夫）之庶子爲適［昆弟之］ 長殤中殤［公爲］適子（之長殤中殤）大（夫）［爲適子之長殤中殤其］ （十二）
長殤皆九月纓絰其 中殤（七月）不纓絰 （十三）

武威漢簡　一三四

大功布衰常帶牡麻絰（繆布）帶三月受以小功（衰卽）葛九月姑姊妹女　子子適人者從父昆弟爲（人）後者爲其昆　弟［庶］孫適婦女子（子）　（十四）

適人者爲衆昆弟絰　丈夫婦人夫之祖父（母）世父母叔父母大夫爲世　父母叔父母子昆弟昆弟［之子爲士者公之庶昆弟大夫之庶子］　（十五）

爲母妻昆弟皆爲　［其從父昆］弟之爲大夫者爲夫之昆弟之［婦人子適］　人者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女子［子嫁］者　未嫁者爲世父［母叔父母］　（十六）

［姑姊妹大］（夫大夫之）　妻大夫之子公之昆弟爲姑姊妹女子子嫁於　大夫者君爲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國君者］　（十七）

繐衰常牡麻絰漑葬　除之者諸侯之大夫爲天子　（十八）

●小功布衰常緆麻帶　絰五月者叔父之下殤適孫之下殤昆弟之下殤　大夫之庶子爲適昆弟之下殤爲姑姊妹［女子］子　之下殤爲人後者　（十九）

爲其昆弟從父昆弟　之長殤爲夫之叔父之長殤昆弟之子（女）子子　夫之昆弟之子女子子之下殤爲絰庶孫丈夫　婦人之長殤大夫［公之］　（二十）

昆弟大夫［之］子爲其　（昆弟庶子姑姊妹女子子之長殤）大夫之妾　（爲）庶子之長殤　（二十一）

小功布衰常卽葛五　月者從（祖祖父母從祖父母）報從祖昆弟從父姊妹孫　適人者爲人後爲其姊妹適人者爲外祖父母從　［母丈夫婦］人報夫之［姑姊］（二十二）

妹弟似婦報大夫大夫　之子（公）之昆弟（爲從父昆弟庶孫）姑姊妹［女子子適］　士者大夫之妾爲庶子適人者庶婦君母之父母　從母君子子爲庶母［慈己者］　（二十三）

●緦麻三月者族祖父母　族父母族昆弟庶孫之婦庶孫之中殤從祖姑姊妹　適人者報從祖父從祖昆弟之長殤外孫從父　昆弟絰之下殤夫之叔父　（二十四）

之中殤下殤從母之長　殤報庶子爲後爲其母士爲庶母貴臣貴妾乳母　從祖昆弟之子曾孫父之姑從母昆弟甥壻妻之　父母姑之子舂舂之子（夫）　（二十五）

之姑姊妹之長殤夫　之諸祖父母報君母之昆弟從父昆弟之子之　長殤昆弟之孫之長殤爲夫之從父昆弟　之妻　（二十六）

●公子爲其母練冠麻麻　衣（縓緣爲其）妻縓冠葛麻衣（縓緣皆漑葬除）之大夫　［公之昆弟］大夫之子於兄弟降一等［爲人後者於］　（二十七）

［兄弟降一等報於所］　爲後之兄弟若子兄弟皆在　（二十八）

也國恕一等不（及）知父　母與兄弟居恕一等崩友皆在也國但免歸則［已朋友麻］　君之所爲兄弟（服）室老降一等夫之所爲［兄］　弟服妻降［一等］庶子爲後　（二十九）

爲其外祖父母從母替　無服不爲後如國人宗子孤爲殤大功衰小功衰皆　三月親則月筭如國人改（葬）緦（童）子唯堂室緦凡　妾爲私兄弟如國人大夫　（三十）

弔於命婦錫衰命婦弔於　大夫錫衰女子子適人者爲父母婦爲替姑惡笄有　首以繼卒哭子折笄首以笄布總妾爲女君君之（長）　子惡笄有首布總　（三十一）

●凡衰外削幅常內、［削］幅幅三袧若齋常內衰［外］　（三十二）

●負廣出於適寸適　博四寸出於（衰）衰長六寸博四寸衣帶下尺衽二　（尺有五寸）袂屬幅衣二尺二寸袪尺二寸衰　（三升）三升有半其冠六升以其　（三十三）

冠爲緌緌冠七升齊　衰四升其冠七升以［其冠爲］緌緌冠八升總衰四升　有半其冠八升大功八升若九升小功十升若十一升　•凡千四百七十二［字］　（三十四）

儀禮節解

京山郝敬著　男千秋千石校刻

讀儀禮

夫道莫大于禮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故夫禮未可一端盡也聖賢以禮脩身以禮教人而不舉其數惟曰非禮勿視聽非禮勿言動斯須不可去身非擇目而行禮也有冠昏喪祭則禮行無冠昏喪祭則禮廢如是則禮之行者寡矣凡禮之無目者目所不能盡也

聖人盛德至善從心所欲自然周旋中禮如論語鄉

黨一篇皆聖人從心不逾矩曲禮三千悉由此出惟其有温良恭儉讓之意而後有鞠躬踧踖之容虛文浮格似是而非是象恭也承迷習醉可由而不可知是凡民也故聖人教人以禮而其言禮以約得其要即一拜一揖見古人之精神不得其要雖三千三百木偶而衣冠耳

禮非强作是人道之經緯無禮則無人道孔子曰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仁義生尊親尊親生等殺等殺生禮天地之大德曰生知生之說者則知天知天之說者則知禮天者莫之爲而爲禮者亦莫之爲而爲凡是書所言冠昏喪祭品節秩序皆天理之不得不然其間牽强拘泥煩瑣迂僻强世難行者則時勢古今之異學禮者所以貴達也

聖學端本澄源先立乎其大而小者不能奪故賢人用禮執其上凡民識卑累重既失其大而益忽于小鹵莽滅裂乃禽乃獸故凡民學禮執其下飲食衣服升降揚襲坐起拜立別其嫌而明其微制其外而養其中故曰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學禮者所當默識也

不讀儀禮不見古人周詳縝密之思然善讀者舉其一篇而十七篇要領皆可知讀十七篇而人倫日用品節度數無不在其中矣不善學者執數求多按跡摸擬如鄭玄諸人十七篇猶以爲未足耳

儀禮較周禮切近周禮懸空鋪張儀禮周旋揚襲合下有實地然止于十七篇者用禮之家十七副局面耳推而演之三千三百皆可義起作者借爲式樣使天下後世知禮之爲儀詳密如此非謂世間禮法一一皆有題目如十七篇也

鄉射即鄉飲酒禮大射即燕禮既夕即士喪禮有司

徹即少牢饋食禮其實止十有二篇然不啻詳已昔之作者舉所嘗聞潤色補綴使後世知禮之儀文如是古人陳迹如是非責後世一一拘守亦非士大夫禮存天子諸侯禮亡之謂也大抵冠昏喪祭朝聘燕饗禮之大物止此飲食男女養生送死人生日用止此升降進退周旋裼襲行禮節文止此天子諸侯同此人倫同此儀則隆殺多寡因時制宜孔子所謂殷因於夏禮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而人主為禮法之宗天子諸侯禮難預設若一一定為常制使百世共守則是禮有因無損益雖二帝三王不能參即今

十七篇中世守者能幾何哉

十七篇不言天子諸侯禮鄭康成因冠昏喪虞禮皆稱士遂謂禮獨士存拘也士先四民禮義由士出故言禮繫之士公卿大夫皆士之仕者上而諸侯又上而天子可引而伸參故夫特牲不言士少牢不言大夫士用特牲而不止士也大夫用少牢而不止大夫也但舉隆殺為例耳讀禮者固執不通遂謂天子諸侯禮亡亦猶夫禮經存而樂經亡之陋說也

儀禮非盡先聖之舊也後儒纂述舊聞雜以歷代儀注會蕞成書皆士大夫行禮節目朱仲晦欲以儀禮為經夫儀之不可為經猶經之不可為儀也經者萬世常行儀者隨時損益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經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儀也皆以節文斯五者五者三代相因而儀者所損益可知也世儒耳食朱說爭騁胸臆為纂為考其破裂不足觀也

昔子游譏子夏之門人小子洒掃應對進退抑末參說者病其言過高然亦足以見聖門教人有本末嘗屑屑儀文可知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言禮則曰復曰約言教則曰一曰不多繁文縟節非聖人語上之教是商師之學也

儀禮皆古人虛影學者精神淹貫方有理會若但尋行數墨如鄭康成輩較勘同異辨正文字按本演習如傀儡登場無生機血脉老聃所謂芻狗莊生所謂蜩甲辜負聖人雅言之意

是書詳處太瑣如祭醴始扱一祭又扱再祭執皮內文兼執足三分庭一在南鄉飲工左荷瑟後首挎越內弦牲體肩臂脊脅肫骼一骨二骨之類何其瑣也及其行禮大節目如冠于廟而竟不及其祖禰既冠見母見君見鄉里親戚士大夫而竟不及其父婚禮自壻迎婦降西階以至入室同牢燭出燕息而竟不

言夫婦拜至明日新婦見舅姑饋食醴饗而竟不及夫壻此類又何畧也如謂但舉其槩而已則後儒讀禮何爲往往添補之乎

作儀禮者亦未及親見古人故其辭多罔象如凡禮行于廟竟不言告廟之儀冠冕衣裳皆不定其制度物色廟寢堂階房室戸牖皆不明言其向背使後人猜度影響迄無定論每于篇終引記聞參伍其無晝一之見可知親見古人必不爾

儀禮作于衰世故其儀文雖詳而大綱不淸雖不及天子之禮而時或雜越以大夫亂諸侯諸侯亂天子

往往有之如燕禮稱君爲公其諸侯之禮也諸侯稱公已爲僭矣而其臣又有稱諸公位在卿大夫上者惟天子有三公諸侯之臣貴無加于卿而稱公是亂天子也鄭玄謂爲大國之孤四命此周禮典命之說周禮亦非古也稽古以孟子爲正孟子曰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此周班也何嘗諸侯有臣稱公大國卿上有孤稱諸公者乎鄉射禮諸公席三重大夫席再重按尚書顧命王席亦三重周禮司几筵職亦云王席三重而禮運曰王席五重諸侯席三重今云諸公席三重大夫再重亦亂也周禮天子射三侯九節諸侯七節大射禮諸侯也而侯道九十弓是亂天子也惟天子之事稱大與諸侯射則用大侯稱大射諸侯與其臣射用大侯稱大射亦亂也說者謂士冠士昏士喪皆士禮然冠用爵弁婚乘墨車遣馬有繁纓遣奠用五鼎非容非僭與周衰禮廢諸侯强梁大夫士無等作者承襲其訛非盡先聖之舊也昔夫子作春秋于諸侯名號禮樂亡等皆因之而不變欲直其事以存亂世之蹟示後世是非之公耳禮經正名辨分別嫌明微

烏可以相倣禮襲其[illegible]訛亂也言禮與言春秋異世儒未達耳

讀禮切忌附合凡禮家言非出一人一手世遠傳疑安得盡同但據本文解釋同者自然脗合異者不妨幷存牽强比附失之愈遠鄭玄諸人所以多爲之說而愈紛也

世儒欲以儀禮爲經割諸禮附之嗟夫諸禮家言雖聖人復生不能盡合矣虞夏殷周因革損益尚不相襲以孔子之聖學夏商之禮無徵不信而曰吾從周況世儒款啓欲彌縫新故不同之跡以通之百世所

謂愚而自用。裁及其身者也。就使補輯完備。校勘精切。能必一一可用之今日乎。畧舉其近者。如士冠不論有爵無爵。輒用命服。今可乎。士親迎乘大夫車馬。今可乎。女子既許嫁。笄矣。出教于宗室三月。今可乎。納采使者至門外。主人迎拜。不答。入拜。又不答。今可乎。主人迎賓門外。先入。及階又先升。今可乎。主人門外送賓再拜。賓遂去不顧。今可乎。男女相拜。男拜手伏地。女子直立肅拜。今可乎。士相見。賓五請。始得主人一出。又不升堂。止于大門內一拜。今可乎。臣侍食于君。不待君命先飯。徧嘗飲食。今可乎。侍食于先生

異爵者。先飯而後已。祭可乎。盛服行禮。忽爾袒衣旋襲。又袒。又襲。如是數十次不已。今可乎。尊俎爵觶供饌之具。不設几案。錯諸地。今可乎。食飯不用箸以手。今可乎。書必刀。文必篆。冊必竹簡木板。今可乎。人死三日然後殯斂。今可乎。明器芭筲等無用之物。併納諸壙中。今可乎。凡送幣獻酬之類。賓主不同拜。送者立俟受者拜。而受者又立俟送者答拜。雖君臣父子皆然。今可乎。賓酢主人。不親舉爵。主人自酌以飲。今可乎。食不設主席。主人亦不陪食。今可乎。孫為祖尸。父拜其子。明日賓尸。則子為父客。受其獻酬。今可乎。

舅下堂親洗爵獻新婦。今可乎。婦翁出門再拜送新壻。今可乎。子冠。懷脯見母。母再拜受。今可乎。父母為子喪三年。父在母喪與妻同服。庶子後父。為其母緦麻。今可乎。國君燕卿大夫。僅晉一狗。今可乎。君父死。臣子為謚。幽曰幽。厲曰厲。今可乎。其他大事朝聘祭享。小事拜起坐立。難通行者不可盡舉。必欲一一可信可傳。使人必從。雖聖人復起能乎

昔人謂儀禮難讀。未知文辭難耶。義理難耶。義理不與于他經。文辭煩瑣。詳思自解。三禮惟戴記多名理。周禮多疑竄。儀禮差易。鄭康成拘泥名理。殊非所長

人見其附會多端。以為特詳于制。然紕漏處難可縷二數也。每憑管見。時加檢舉。責使學者自得。非敢與之角短長也。如冠禮緇布冠缺項。本謂冠後有缺未合。約之以組。鄭謂缺讀如詩有頍者弁之頍。圍髮際也。又白屨以魁柎之魁。屨頭也。柎與跗同。足底也。即今之韡樣反頭為底是也。鄭解魁作蜃。柎作注。謂以蜃蛤附屨使白也。又既冠見母于東壁。東壁者。廟中東偏室。東為東壁。西為西壁。士虞禮云。饎爨在東壁西面。特牲記云。饎爨在西壁。子冠母亦在廟。鄭謂母在闈門外。廟中通宮中門曰闈門。則是以闈門之外

爲東壁也古制左廟如鄭說廟不在宅之右乎東壁爲闈門西壁又何門乎昏禮姆纚笄宵衣宵衣謂玄色衣也故特牲饋食禮亦云婦宵衣以其繼喪祭後吉尚玄變于素也鄭改宵作綃引詩素衣朱繡之繡又舅姑醴婦婦疑立于席西凡不正相向曰疑士相見禮亦云不疑君謂不敢邪向君也鄭解疑爲定立之貌又上大夫相見以羔四維之如麛麛小鹿羔小羊鹿野物難馴執之須繩維其足執羔亦當如小鹿四維也鄭謂執麛有成禮執羔如之鄉飲酒禮主人再拜崇酒崇者奬藉之意賓告旨故主人謝其崇奬

已酒鄭云崇充也酒惡相充實也又主人釋服乃息司正謂主人朝服拜謝賓歸釋服即治具勞司正非謂息司正不用朝服也猶聘記云幣之所及勞不釋服皆敏速意鄭謂脫朝服更服玄端而不知玄端即朝服也鄉射記云君射于國則皮樹中郊則閭中大夫兕中士鹿中中者盛算之器刻木似獸形閭中似驢皮樹中似馬即易所謂駁馬也馬有駁樹亦有駁詩云隰有六駁駁樹皮斑駁似馬故云皮樹鄭知閭之爲驢而不知皮樹之爲馬也燕禮主人媵觚于賓媵與賸通猶副也正獻之外謂之媵爵鄭解媵爲送

又疑爲騰字之誤燕禮記云栗階不過二等栗與歷通凡歷階者一足踐一級故曰不過二等過二等則超越失儀鄭謂不盡階二等左右足一發升堂也大射禮連設三侯有干侯參侯大侯參侯立二侯中故曰參干侯在內近而易犯故曰干猶水邊曰河干也鄭謂參作糝干作豻鄉射記侯道弓二寸以爲侯中中即鵠也考工記云侯三分其廣而鵠居一鄭疑其過大乃以侯中爲全侯不知古人射主行禮大其鵠使人易中故鵠本大鳥也鄭云鵠小鳥又鼗倚于頌磬西紘紘者鼗兩旁懸耳繩如冠之有紘而鄭以紘

爲懸磬聘記飧賓不拜沐浴而食之本謂飧熟食禮輕不以君命故賓不拜道途風塵至館沐浴乃食鄭謂沐浴尊君也尊君則何以不拜又上介不襲執圭賓襲執圭公授宰玉裼還玉賓襲還璋賓裼凡執玉單藉曰裼重包曰襲玉有繅而赤手執之曰裼以衣掩其手而併繅執之曰襲故曲禮及聘記曰執玉有藉者裼無藉者襲鄭泥玉藻見美充美以衣裘解謂執玉時或裼裘或襲裘也又君使大夫還玉賓升自西階自大夫左受玉退負右房而立右房即東房升堂以東爲右猶入門東之言入門右也鄭謂右房爲

西房古宮室制未有西房者又聘記大夫來使無罪
則饗之過則餼之本謂大夫以謝罪通好來與假道
經過者或饗之或餼之鄭謂嘉賓則與饗有過則不
饗而餼之將以附合聘義愧厲之説其實非也既飯
而飲酒曰酳酳者胤也繼續之意鄭謂酳之言演也
演安其所食也公食大夫禮鼏鼏若束若編本謂陳
鼎門外防不潔故鼏蓋其鼎而以繩編之束之鄭謂
以茅爲鼏鼏茅可以爲鼏乎覲禮匹馬卓上九馬隨
之謂十馬以一馬居前爲上首九馬弁列于後所謂
庭實之旅也鄭云卓如卓王孫之卓猶的也以素的

一馬爲上書其國名後當識其何產引晉屈產之乘
爲證喪服斬衰苴絰絞帶本謂以苴麻絞爲首絰又
絞爲帶絞帶與絰同故謂之要絰所謂布帶則禮服
之大帶也與要絰異而鄭云要絰象大帶絞帶象革
帶則是以布帶爲要絰也又朝一溢米夕一溢米溢
盈也盈一握曰溢溢之言搤也一手所握曰搤與搹
通鄭謂二十兩曰鎰二十四分升之一也又繼母服
齊衰與因母同因母者嫡母也因嫡而後有繼故繼
謂嫡曰因鄭訓因親也又女子子在室爲父布總箭
笄髽衰三年不言裳同衰可知鄭云婦人衣裳不殊

按詩綠兮衣兮綠衣黃裳又云衣錦褧衣裳錦褧裳
非婦人衣裳殊與又無服之殤以日易月本謂長殤
大功九月者爲喪九日中殤小功七月者爲喪七日
如不飲酒不作樂之類鄭謂生一月者哭一日有如
八歲殤無服不當哭百日乎是毀過于斬衰矣又大
功章爲夫之昆弟之婦人子適人者卽同君繼父之
子也叔伯兄弟俱死而叔伯母猶爲之服鄭以婦人
子爲女子子喪禮幎目用緇幎與冪同遮蔽也握手
牢中牢猶籠也本謂空其中以籠尸手鄭謂幎讀如
縈牢讀如樓又屨綦結于跗跗足下也如花跗弓跗

前云屨魁柎正與此同謂屨底也死者着屨連底束
之使牢固鄭以跗爲足上又襲尸設決麗于掔自飯
持之設握乃連掔本謂將飯含先以決繫麗其指于
腕間使手不旁垂乃施握交臂如生時也鄭于此段
文義全不解又大斂饌毼豆兩其實葵菹芋芋卽所
謂蹲鴟鄭謂齊人語全菹爲芋又卜喪日宗人受龜
示高高猶上也本謂龜甲上可兆之處先以示主人
而後灼周禮大卜亦云眡高猶俗言上頭高處云爾
鄭謂龜甲高起龜板平未聞有高處也喪禮有遣車
卽送葬之乘車鄭謂爲上木偶車納于壙中者又喪

禮主人脫髦猶言散髮也髦與毛同始死孝子投冠
矞笄纚小斂解去笄纚以麻括之旣殯成服解其麻
加冠絰皆所謂脫髦也鄭以髦爲子事父母之飾又
隸人涅厠滌死者便器也鄭謂閉塞溷厠又籩豆實
具設皆巾之謂旣實葅醢果脯之具設必加巾鄭訓
具偶也成偶乃巾二籩一豆不巾旣夕記朔月薦新
則不饋于下室下室卽室也對堂上言曰下鄭謂下
室內堂也又祭前三日筮尸常禮也特牲與少牢同
鄭不解少牢宿與前宿之文遂謂士祭前三日筮大
夫祭前一日筮避君禮也夫用筮同何爲又避其日

乎少牢主婦被錫衣錫遂作緆細布也與錫衰之錫
同朝服布十五升用其半爲錫衰此錫衣則用朝服
布也主人朝服故主婦被錫衣漢人謂曳阿錫是也
鄭欲附會周禮追師之文謂錫衣當作髲鬄他如此
類不可勝記而隱僻譸張皆似此附見各章

今人用字尚象古人用字尚音尚象者辨其點畫尚
音者切其意嚮二者不同然文字以義理爲主苟泥
意假託則愈譸張失真如角柶之柶爲匙也寘厭介
之厭爲壓也孝子圭爲之圭爲蠲也苴刌茅之苴爲
藉也一溢米之溢爲搤也栗階之栗爲歷也閭中之
閭爲鑪也錫衣之錫爲緆也交錯以辯之辯爲徧也
酳爵之酳爲胤也綏祭之綏爲墮也[illegible]
也若此類嚮切而意合故古人隨宜用之若夫緇布
冠缺項之缺以爲頍也騰羞之騰以爲媵也媵爵之
媵以爲騰也握手牢中之牢以爲樓也幎目之幎以
爲縈也酳爵之酳以爲演也純衣之純以爲緇也崇
酒之崇以爲充也旅酬之酬以爲周也參侯之參以
爲糝也錫衣之變而爲髲鬄也羊之變而爲全葅也
若斯之類風影附合譸張爲幻不可從也鄭之訓詁
多此類俗儒一切耳食引以證文字後生不察轉相

師承其誤可勝窮乎

儀禮成于後儒手而古籍亡矣不復見先王朝會盛
典故覲禮秖述其梗槩較諸篇爲畧而愚頗喜其近
情足以折周禮四時朝見之謬篇末又記天子率來
朝諸侯祭告羣神未必盡合古然大槩可覩已鄭康
成偏執周禮明堂位之說補葺附會甚無謂也至如
喪服傳解經一一明允鄭牽强引證反疑傳文爲誤
近代儒者纂三禮併傳剗棄之鄭始作俑也

凡古人禮服通謂之朝服禮服衣裳通謂之端衣多
玄緇亦有纁者裳多用纁亦有素有黃有雜色及大

帶與鞞色。時或變易。而衣色則少有不玄緇者矣。即龍袞亦以玄帛刺繡。故曰玄袞。無繡文者。皆所謂玄端緇衣耳。首服。自士以上。凡大事皆得用弁。自大夫以上。凡大事皆得用冕。至于玄冠。則自士庶人以至天子皆用之。此其大較也。古人服色原不煩瑣。少牢饋食。主人朝服。即是祭服。昏禮卜筮鄉飲燕射聘享皆用朝服。故古人禮服皆稱朝服。爲其可以見君。則無禮不可用也。自周禮五冕之説與。鄭康成極力附會。影響猜度。未必盡合古人之舊。愚于周禮司服辨之詳矣。讀者舉所知。闕所疑。不必如鄭强質也。古人

廟制。前爲堂。堂北爲室。室西南隅爲奥。房與室接。室東爲房。而戶牖皆南向。房室之外。即是堂之北。房室皆有牖有戶。戶皆在牖東。牖皆在戶西。室牖當堂正中。所謂負依處也。堂前爲階。階不中堂。東階當房牖之南。西階當堂之西南。主賓雖行禮于兩階。而堂前無復牖戶之隔。其實皆堂上也。自堂上直下東西兩墻謂之序。序之外堂之下。東西相對。各有堂有室。是爲夾室。即今廂房也。堂下爲庭。庭中有碑。以定日晷。庭南爲門。門內有途。分左右。東西行各數武。折而北當東西階。賓主由此揖讓升堂。門內外東西各有堂

有室。謂之塾。此其大畧也。鄭註皆未分曉。古者燕會席地。坐則兩膝著地。以股貼足。是謂安坐。以兩膝著地。直身起。跪。謂之危坐。安坐。即尸賓及先生長者坐獻酬畢。脫屨升堂坐之類是也。危坐。如聘禮賈人西面坐啟櫝。不起而授宰。特牲少牢宗婦執籩戶外坐之類。即今之跪是也。鄭註亦未分曉。又古者婦人無跪拜。唯喪則稽顙。少儀云。婦人雖君賜。肅拜。肅拜者。立拜也。君賜且立拜。他可知已。故篇中凡婦人拜皆立。而男子答拜則頓首。故婦人必俠拜。初一拜。男子答而起。婦人又一拜。故凡男子拜手。則必奠贄奠爵。

婦人立拜。執贄執爵。昏禮婦執笲棗栗進拜。奠于席。特牲禮。主婦致爵。左執爵拜。有司徹尸酢主婦亦執爵拜。是也。惟昏禮新婦三月廟見則稽首著地。故禮文曰拜扱地。特言扱地者。明其殊于常拜。亦如男子稽顙也。鄭註皆未了然

飯之品。黍稷稻粱。鄭註未分曉。凡稻粱皆粳米。其粒長而大。古人以方器盛之曰簠。黍稷之粒小而圓。古人以圓器盛之曰簋。稻品甚多。其粒最長者可半寸。故以粱名。如屋粱强粱之粱。粳米亦取强梗之意。食之强益人也。又粱者良也。精鑿意。凡米之精而粒長

大者皆稱粱故美食曰膏粱又穀亦有粱其稈穗如蘆葦品最下楚人謂之高粱亦以秸長實大得名也禮記君沐粱則粱米而士亦沐粱則高粱耳凡言黍稷稻粱者皆高粱也稻宜水黍稷高粱宜陸稻南方卑濕處多黍稷高粱北地高陸處多中原地饒黍稷而稻則希有凡宜陸者皆可稱粱言其亮而高也宜水者皆可稱稻言其滔而濕也故古者酒醴多用黍大夫饌賓無稻也黍最早熟暑月可食故名而稷秋孰則今之粟也粟稷二字音義通稷之言謖也尸起曰謖嚴肅之意詩云既齊既稷亦肅意蓋秋氣也穀秋成故曰稷百穀皆秋成故粟者百穀之總名也黍稷稻粱麥為五加菽為六分二麥為七分二菽為八加麻為九九穜之類又細分是謂百穀

儀禮節解卷目

第一卷 士冠禮
第二卷 士昏禮
第三卷 士相見禮
第四卷 鄉飲酒禮
第五卷 鄉射禮
第六卷 燕禮
第七卷 大射儀
第八卷 聘禮
第九卷 公食大夫禮
第十卷 覲禮
第十一卷 喪服
第十二卷 士喪禮
第十三卷 既夕禮
第十四卷 士虞禮
第十五卷 特牲饋食禮
第十六卷 少牢饋食禮
第十七卷 有司徹

卷目終

第38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38 版反內

儀禮節解卷一

郝敬習

儀禮者禮之儀周衰禮亡昔賢纂輯見聞著爲斯儀非必盡先聖之舊然欲觀古禮舍此末由矣篇凡十有七學者苟無恭敬之心讀此書則如觀傀儡耳豈禮所以先記也

士冠禮第一

冠爲成人之始故諸禮首冠古之有德行道藝已仕未仕者通謂之士人未有生而貴者其初皆士也故禮多由士設惟士習于禮所謂由賢者出也據士觀禮而禮皆可知解者遂謂天子諸侯禮全亡不盡然也

士冠禮筮于庿（古廟字）門主人玄冠朝服緇帶素韠即位于門東西面有司如主人服即位于西方東面北上筮與席所卦者具饌于西塾布席于門中闑西閾外西面筮人執筴抽上韇（音獨）兼執之進受命於主人宰自右少退贊命筮人許諾右還（音旋）即席坐西面卦者在左卒筮書卦執以示主人主人受眂反之筮人還東面旅占卒進告吉若不吉則筮遠日如初儀徹筮席宗人告事畢

此擇冠日也筮揲蓍求卦也筮吉日重其事也庿稱廟也筮于門外不于廟中者不敢必神意也主人將冠者之父也玄冠周人委貌之冠玄繒爲之朝服見君之禮服十五升麻布爲之古人禮服通謂之朝服亦即所謂玄端緇衣也帶大帶以繒爲之韠蔽膝以韋爲之門廟門有司羣吏也即宰宗人與筮人卦者之屬西方廟門西北上以次立而南也筮筮策席蒲筵所卦者畫爻記卦刀筆木簡之類具備也饌陳也門中西扉之中闑當兩門閒置木窒門者也閾門限筴著策韇藏筴器上韇蓋也兼執左執筴右執韇進而東向受主人問筮之命也命命筮也宰家臣之長自右傳命自右出少儀云贊幣自左詔辭自右少退不敢并主人也贊命贊相主人以擇日冠子之意命筮也右還回身右轉就門中之席西面坐行筮事也必西面者求神向陰方也卦者執簡畫爻之人居筮人左卒筮十八變畢卦成也反以卦還筮人使占吉凶旅占衆共占也筮遠日上旬不吉則改筮下旬如問甲子不吉則改問甲戌之類如初儀如前所行禮儀也宗人有司掌禮者告事畢告主人也

按上古冠制小止撮髮字從寸詩謂緇撮是也夏冠母追殷冠章甫制皆小周人變爲委貌其制始大此

玄冠則委貌也古人行禮之服通謂朝服鄭氏謂君臣朝視之服玄衣素裳衣從冠色裳從韠色考之不盡然又謂朝與廟異服今筮于廟亦朝服是廟朝服未嘗不相通也大抵周人服色多尚赤纁緇玄皆由赤入故禮服多用之殷人尚白則其所勝色也用最少凡素與白稍異白者素之淨練如雪而素則白之近蒼者耳今人衣無文繡亦稱素吉主玄凶主素故玄冠緇衣不以弔白衣冠不以處吉古今同也鄭謂朝服裳帶韠皆白亦恐未盡然玉藻云君與大夫士帶皆素此云緇帶疏謂素帶而緇禆曲爲附合禮家言難盡同也

按古之卜筮者盛服將事致敬而已無迎神拜送之禮蓋筮龜本受命于人吉凶禍福由人自主蓍龜以象告耳今世俗反聽命于蓍龜而禮亦異矣

主人戒賓賓禮辭許主人再拜賓荅拜主人退賓拜送前期三日筮賓如求日之儀乃宿賓賓如主人服出門左西面再拜主人東面荅拜乃宿賓賓許主人再拜賓荅拜主人退賓拜送宿贊冠者一人亦如之

此肅賓贊也戒預告也賓謂衆賓主人之友也主人既筮得吉日將冠其子預告于朋友望其來教也賓禮辭謙讓也一辭曰禮再辭曰固三辭曰終賓一辭遂許也主人再拜拜其許也賓拜送拜于主人去後主人無荅也後倣此前冠期三日筮加冠之正賓與筮日禮同宿與肅速意皆逼事在越宿故曰宿既筮賓卽速是先信宿也賓如主人服亦朝服也賓西面再拜拜辱也主人乃宿賓致辭也主人再拜拜其許也贊冠者佐賓行冠事者尊亦正賓故主人亦親宿若衆賓戒或不宿或使人宿之也

厥明夕爲期于廟門之外主人立于門東兄弟在其南少退西面北上有司皆如宿服立于西方東面北上擯者請期宰告曰質明行事告兄弟及有司句告事畢擯者告期于賓之家

此冠之先夕爲期也厥明宿賓之明日夕向暮也期明日行禮之期既戒宿又爲期者恐臨事不虞致審也于廟門外冠禮行于廟也兄弟主人之親戚少退不竝主人立也北上以次南也有司皆如宿賓之朝服則主人兄弟同可知也西方門西擯者主人之相禮者請明日之期于主人主人之宰代主人荅以旦日正明行冠事質正也擯者以質明告兄弟及有司宗人告禮畢衆遂退擯者以質明行事往告賓與衆

賓之家
夙興設洗直于東榮南北以堂深水在洗東陳服于房中西墉下東領北上爵弁服纁裳純衣緇帶韎昧䩉各皮弁服素積緇帶素韠玄端玄裳黃裳雜裳可也緇帶爵韠緇布冠缺項青組纓屬于缺緇纚曬上聲廣終幅長六尺皮弁笄爵弁笄緇組紘纁邊同篋櫛實于簞丹蒲筵二在南側尊一甒醴在服北有篚實勺觶角柶脯醢南上爵弁皮弁緇布冠各一匴算執以待于西坫南南面東上賓升則東面

此陳設服器也夙興冠之日早起設洗設器盥手洗爵之水直當也榮屋檐也周人屋四注東西皆有榮洗設于堂下東自洗北望與東榮直對自階至洗如堂之深故曰南北以堂深也陳服陳設將冠者之衣服堂北東偏閒曰房冠于阼階故陳于東房墉牆也西墉房西牆東領衣領向東北上以次陳設自北而南也首爵弁服次皮弁服次緇布冠服爵雀通燕爵玄色以玄緇爲弁士之上服也弁言服者首戴爵弁則身著絲衣纁裳也服在東房弁與冠在西坫服則冠者自阼階入房自著冠弁則賓自西階取以加之也纁赤色考工記三入爲纁下曰裳上曰衣純帛

也衣以帛爲之古禮服多用布爵弁貴服用帛不言色即玄端也凡禮衣色多玄緇三冠同衣但爵弁衣帛耳先言裳後言衣者衣帶同緇故連帶言之七入爲緇即玄色之深黑者韎赤色䩉合皮爲蔽膝即韠也大古無衣以獸皮蔽其前後聖制禮不忘初用皮爲蔽膝此以上皆爵弁服也皮弁以皮爲弁亦存古也色與爵弁同而飾以玉石素積即素裳積折其要閒曰積積素而衣亦玄端也不言裳言積者裳不恒素言素積別于諸裳也周以白爲勝色惟所宜則用之玄端玄衣也禮衣制方曰端玄黃雜裳皆以配玄端爲皮弁服者也玄端素積緇帶素韠可也玄端玄雜等裳亦可也但素積則素韠而雜裳則爵韠耳緇布冠即玄冠所謂委貌也緇布冠不言服同上玄端玄裳緇帶爵韠與皮弁服通故承上接下言之冠後曰項冠武後缺不屬以青組二條繫缺端束之垂餘爲纓也組條也纚以緇色繒韜髮古帛廣二尺四寸纚寬用全幅其長六尺與髮齊也笄簪也所以貫弁冠無笄而有纓弁纓曰紘在旁纓在後纓之組染麻爲青色紘則緇組側飾以纁邊側也竹器方曰篋纚與二笄紘四物同篋紘屬于笄首笄橫弁上紘下繞

項而右上結于笄末不如冠纓屬于缺故別與笄纚同蘐也櫛梳也以理髮竹器圓曰簞蒲筵蒲草席用二東序冠子一尸西醴子一也簞席皆在所陳衣服之南側獨也無並曰側置酒曰尊一甒醴異于醮之設兩甒也甒瓦器以盛醴醴體也酒連糟曰醴貴初質也尊在爵弁服北旣服而後用醴也篚竹器勺以酌酒觶飲酒器爵屬柶匙通形如刀匕長六寸祭以挑醴醴有糟故須柶角爲之取滑也士喪禮楔齒用角柶卽此脯乾肉醢肉醬也南上以尊爲上自南而北首尊次篚次脯醢也二弁一冠各以竹器承之匴

竹器坫言奠也爵物曰坫西階下設坫以三匴承冠弁奠其上賓至使三人執之以待也南面賓自南入也東上以次立而西也坫在西階西賓入自西階升堂行禮于阼賓未升執匴者階下南向自東立而西賓升三人轉向東自北立而南也

按冠三加備三代之禮初用緇布冠服玄端玄裳夏禮忠也再加皮弁服玄端素積素韠商禮質也三加爵弁服玄端纁裳周禮文也鄭謂爵弁爲士之貴服是也謂爵弁亦以皮爲之非也謂爵弁服絲衣是也謂皮弁服全不用絲亦非也自諸侯以上至天子皆用皮弁豈盡布衣乎又謂皮弁尊服素衣裳與弁色同因論語素衣麑裘麑子色白故謂弁用鹿皮衣從弁色夫弁用皮存古意耳据周禮采綦等制皮弁亦華美之甚豈純用獸皮如野服乎獸皮去毛皆白何必鹿子如謂鹿子毛色白弁可以不去毛爲之乎又謂素積則素衣夫素端素裳惟凶禮可用玄端素積玄黃等裳皆吉禮也朝服玄端皆皮弁服故聘禮皮弁朝服賓主通用玉藻云皮弁以日視朝朝服冠卽皮弁玄端卽緇衣未聞素衣也惟蜡爲送終之祭衣裳皆素冠禮成人貴初質裳韠用素衣帶亦不純素

也明堂位皮弁素積裼而舞大夏是衣猶見美也其他朝祭吉禮雖素積素韠亦不用而爲皮弁服同大抵吉衣皆玄緇而弁與冠服通用大夫以上用弁則謂弁服士以下用冠則謂冠服故士喪禮襲尸皮弁服褖衣緇帶特牲饋食記云朝服玄冠緇帶緇韠少牢禮主人皆朝服是皮弁玄冠朝服同也緇布冠不言服承玄端玄裳與皮弁同服甚明非謂素衣獨皮弁而玄衣獨緇布冠也蓋玄爲天色故禮衣冠用之卽黑色之微赤者又謂之爵色緇卽玄色之深黑者故緇衣卽玄端又謂燕衣王制云夏后氏燕衣養老

燕玄鳥故得名名雖四黑則一也故緇冠即玄冠古布今帛上下通用鄭獨以為莫夕君之服拘也論語云羔裘玄冠不以弔檀弓云羔裘玄冠者易之而已可也易之云者但不純玄即玄冠素衣亦可古人衣冠隨宜變通世儒言服色多本鄭說夫儀禮已非古矣而鄭註又非儀禮言禮于今所以難也

主人玄端爵韠立于阼階下直東序西面兄弟畢袗玄立于洗東西面北上擯者玄端負東塾將冠者采衣紒在房中南面賓如主人服贊者玄端從之立于外門之外

此內外賓主即位也玄端爵韠即篇首所謂玄冠朝服也直當也東序堂東牆行禮負牆序立故曰序兄弟主人親戚畢盡也袗單也禮衣皆單即玄端也洗在堂下東南兄弟輩皆立洗東北上自北以次立而南也擯主人使迎賓者負背立也塾門外堂負堂南面立以俟賓也采衣未冠者之服童子尚華飾未加冠猶童子也紒髻通即總角房東房古者廟制堂北為室室東為房房中南面立當戶牖也賓加冠之正賓如主人服玄端爵韠也贊者贊冠者玄端不言韠可知也從之從正賓也外門廟門之外大門也古者廟在大門內左

擯者告主人迎出門左西面再拜賓答拜主人揖贊者句與賓揖先入每曲揖至于廟門揖入三揖至于階三讓主人升立于序端西面賓西序東面

此迎賓也擯者以賓至入告主人主人出迎于大門之外再拜拜迎也揖贊者不拜殺于賓也主人揖先入導行也曲曲徑也凡廟在大門內東入大門向東行為一曲望廟門向北行為二曲每曲主賓相揖至廟門又揖既入門分東西主賓相背一揖當塗向北主賓相見一揖東西行當碑碑在堂下庭中稍北過

此一揖前及階相讓三主尊則主先升賓尊則賓先升敵則主升一等導賓賓乃升凡賓之道難進也序端堂東牆盡頭賓西序負西牆主人負東牆稍南避冠位也

贊者盥于洗西升立于房中西面南上主人之贊者筵于東序少北西面將冠者出房南面贊者奠纚笄櫛于筵南端賓揖將冠者將冠者即筵坐贊者坐櫛設纚賓降主人降賓辭主人對賓盥卒壹揖壹讓升主人升復初位賓筵前坐正纚興降西階一等執冠者升一等東面授賓賓右手執項左手執前進容乃祝坐如初乃冠

興復位贊者卒冠者興賓揖之適房服玄端爵韠出房南面賓揖之卽筵坐櫛設笄賓盥正纚如初降二等受皮弁右執項左執前進祝加之如初復位贊者卒紘興賓揖之適房服素積素韠容出房南面賓降三等受爵弁加之服纁裳韎韐其他如加皮弁之儀

此三加冠也贊者贊冠者盥將行事潔其手也洗在東榮南既盥復西由賓階升過東房立房戶內西面將冠者之左稍南也以南為上冠席主賓俱在南也主人之贊者家臣或親戚輩設冠席于東序適子冠于阼也少北主人在序端却避也將冠者出房戶外

南面立聽賓命也贊冠者取纚笄櫛置席南端奠置也于席端避升降也揖舉手推而進也卽就也古者坐曲膝卽今跪也冠者坐贊者亦坐為櫛髮加纚也賓將加冠降西階往東榮盥主人不安其位亦降賓辭主人主人對不敢不降也賓既盥復由西階升堂過東序筵前坐為冠者正纚起還西下賓階一級取緇布冠執匴者自西階升一等東面以冠授賓冠後曰項冠面曰前進進筵前容從容也將致祝辭從容整儀也祝祝願冠者吉祥也辭見後賓既祝復坐以緇布冠加冠者首賓起復西序之位贊者為結冠纓

卒事冠者起賓揖使入房釋采衣著玄端爵韠不言裳帶卽前所陳緇帶玄黃雜裳皆可也出房南面立者始成人觀衆以容體且待賓再命此初加之禮也賓再揖就席將加皮弁也脫緇布冠再櫛髮未升而先設笄者笄在筵端不與弁同處笄首有紘須先設而理之也賓降西階二等受皮弁皮弁尊于冠降禮重也賓加皮弁還西序贊者為之結紘于笄末卒事冠者起賓又揖使入房著皮弁服玄端帶如故但裳韠易素耳容從容整儀出房南面立觀于衆此再加之禮也賓降三等以下三加爵弁也服以纁裳易素

積以韎韐易素韠不言衣亦玄端但純耳不言賓揖卽筵及適房等禮同也賓降三等者爵弁尤尊降愈重也

徹皮弁冠櫛筵入于房筵于戶西南面贊者洗于房中側酌醴加柶覆之面葉賓揖冠者就筵筵西南面賓受醴于戶東加柶面枋（柄）筵前北面冠者筵西拜受觶賓東面答拜薦脯醢冠者卽筵坐左執觶右祭脯醢以柶祭醴三興筵末坐啐醴捷（建）柶興降筵坐奠觶拜執觶興賓答拜冠者奠觶于薦東

此既冠而醴冠者也三加冠畢徹東序之筵冠者服

爵弁脫皮弁緇布冠于筵間徹筵則弁皮弁冠櫛俱
徹而納之房中更設筵醴冠者于室戶西牖間南向
卽堂中客位也醴于客位以成人尊之也贊冠者洗
觶于房中甒醴在房就房中酌之側特也特一酌無
三醮也柶匙也所以挑醴横覆于觶上葉匙首寬薄
如葉以葉向前柄在後授賓賓以授冠者則柄仍在
後便執也冠者就筵西南面立賓往戶東受醴加柶
柄居前枋柄通賓以醴來筵前北面將授冠者冠者
南向拜于筵西受醴賓還西序東向答拜贊者薦脯
醢冠者取脯醢少許置豆間祭先食又以柶葉挑醴

祭之者三祭則坐于筵間飲則坐于筵末啐微飲也
捷當作建立也未祭覆觶上待用旣祭插于觶中醴
間也降筵出筵西也旣飲執觶起出筵跪置觶于筵
間拜復跪取觶起奠于薦東賓答拜答于西序也薦
東脯醢東南向以左爲東凡觶飲則奠于饌右以便
舉不飲則奠于饌左

按酌醴惟贊者洗觶于房中賓不降洗于東榮禮賓
而簡與醮異也鄭解側酌謂無人爲薦非也言贊者
一酌醴與醮賓三酌酒于房戶間異故側尊與兩甒
亦異也捷柶昏禮作建柶鄭謂捷當作插亦通

降筵北面坐取脯降自西階適東壁北面見于母母拜
受子拜送母又拜

此旣冠見于母也醴畢冠者降筵將入見母跪取豆
間脯爲贄降自西階父在不敢由阼也東壁廟東側
室冠子則父主外事在東序母主內事在東壁子旣
冠入見也拜受拜送皆脯也母拜受而後子拜送母
先拜也古者婦人肅拜少儀云婦人雖君賜肅拜肅
拜者立拜也男子跪拜婦人立拜故古婦人與男子
爲禮必俠拜俠拜者婦人先一拜男子答拜婦人又
一拜也子拜送母又拜卽俠拜也

按父尊母親故凡禮母殺于父禮下餕上餘子受薦
祭脯卽子之餘也豈堪爲贄儀脯必母勞其母拜而
又拜謂敬成人乎何至拜其子乃爲敬也父在阼未
拜而先拜母不後其父乎諸家多爲之辭未見其允
鄭註東壁爲闈門外古廟在宅東由廟中入宅曰闈
門果爾當云適西壁何爲又適東壁乎有事于宗廟
宜夫婦共親之豈父在廟母獨在宅乎非也

賓降直西序東面主人降復初位冠者立于西階東南
面賓字之冠者對賓出主人送于廟門外請醴賓賓禮
辭許賓就次

此旣冠而賓字冠者也醴事畢賓降西階下當西序
東面立主人降東階下復初卽之位直東序西面對
賓立待字也冠者立于西階下之東南面賓之東北
聽賓命也字以代名也辭見後對應也賓出出廟門
也請醴賓主人請設醴酒飮賓也次設醴之處
按主人降復初位鄭謂初至階讓升之位非也
冠者見于兄弟兄弟再拜冠者答拜見贊者西面拜亦
如之入見姑姊如見母乃易服服玄冠玄端爵韠奠贄
見于君遂以贄見于鄉大夫鄉先生
兄弟先拜者見而起敬也時正賓與主人先出兄弟

與贊猶在廟見贊者以客禮拜謝贊者亦答再拜父
之姊妹曰姑女兄曰姊如見母亦北面再拜姑姊亦
俠拜也此以前皆爵弁服將見君與大夫長者則易
緇布冠服玄冠卽緇布冠玄冠玄端卽士之朝服奠
贄謂執贄奠于地乃再拜稽首不敢親授見尊者之
禮也鄉大夫司一鄉之大夫在位者也鄉先生致仕
居鄉者也
按鄭謂贄者後賓出則是拜贊者于廟中也拜贊者
于廟則拜兄弟亦于廟兄弟在廟則拜而父且未拜
也贊在廟則拜而賓且未拜也姑姊不必皆在廟亦
往拜鄉先生不在廟亦往見則是拜者又不必皆在
廟中者也豈拜父拜賓又別有禮與冠于廟而無拜
祖考之禮則是書所言亦禮之太畧通其義而可矣
爵弁士服之貴者初冠無爵自不敢以貴人之服見
君大夫禮也鄭謂助祭然後得服夫助祭則有爵矣
初冠何助祭之有古者士之子常爲士子雖無爵而
成人之始以世業望其子可也若謂獨助祭可服豈
可以私服其子乎鄭又謂易服不朝服非朝事也然
則玄端與朝服異矣要之朝服之緇衣卽是玄端玄
冠卽是緇冠但古用布今用帛若緇冠外別有玄冠

則三加何獨遺之邪
乃醴賓以壹獻之禮主人酬賓束帛儷皮贊者皆與去聲
贊冠者爲介賓出主人送于外門外再拜歸賓俎
醴賓以醴獻賓也一獻謂主人一酌獻賓賓酢主主
酬賓畢卽升席燕以幣送酒曰酬十端曰束凡帛一
匹從兩端卷至中十端爲五匹也儷雙也皮獸皮有
毛者贊者皆與謂凡贊佐冠事者皆得與燕也介次
賓也外門大門也賓旣去主人再拜送徹燕賓之俎
隨賓歸也
按醴用一獻卽側尊側酌之意尚質故簡鄭謂一獻

無亞獻以主婦不從非也主婦獻賓莫先于冠子獻冠賓無主婦他賓又何必婦人乎此禮非古何獨無婦人爲一獻也卽有婦人在如昏禮舅姑共饗婦亦謂之一獻耳

若不醴則醮用酒尊于房戶之間兩甒有禁玄酒在西加勺南枋洗有篚在西勺南順始加醮用脯醢賓降取爵于篚辭降如初卒洗升酌冠者拜受賓答拜如初冠者升筵坐左執爵右祭脯醢祭酒興筵末坐啐酒降筵拜賓答拜冠者奠爵于薦東立于筵西徹薦爵筵尊不徹加皮弁如初儀再醮攝酒其他皆如初加爵弁如初儀三醮有乾肉折俎嚌祭之其他皆如初北面取脯見于母

此旣冠醮子之儀醴有變爲醮者醮釂也盡飲之名醴一酌醮三酌加折俎盛者殺牲較醴多文矣凡禮先質而後文醴與醮皆歷世已行之跡若者隨時不定之辭若醴則用醴若醮則用酒醴濁而酒清醴設尊于房內醮則尊于堂東房戶間筵之東賓主共之也醴一甒無禁無玄酒有勺在篚不加于尊醮酒則兩甒有禁有玄酒在西加勺尊上南其柄便執也承尊之器曰禁禁傾危也水曰玄酒不忘本也玄水色

洗設東榮與醴同但醴盥手不洗爵篚盛爵洗于房內醮則篚盛勺觶堂下洗之西也南順猶南向賓贊由西階下自南取爵便也醴則三加畢後酌薦脯醢醮則始加卽醮用脯醢也醴則贊者洗爵側酌于房中醮則賓降西階過東榮取篚中爵主降賓辭洗爵畢西升酌酒堂上與醴異也冠者升筵坐祭啐酒于筵末拜賓奠觶于薦東立筵西與醴同也醴三加畢一酌卽徹醮則每加一醮始醮所徹者惟脯醢之薦與旣奠之爵其筵與尊不徹以待再醮三醮也再加皮弁醮儀與初同攝重也如官事不攝之攝一爵重酌無酬酢不更爵再洗也加爵弁三醮有乾牲斷折爲俎醴則惟脯醢而已嚌嘗也取乾肉祭而嘗之從皆如初醮之儀用乾肉不殺也三醮畢北面取脯見母與醴同

按鄭云酌而無獻酬謂醮然則醴有獻酬乎謂醮從俗醮古禮非俗也或謂醮不祝或謂醮爲庶子冠皆非也醮與醴同而質文異耳

若殺則特豚載合升離肺實于鼎設扃鼏密始醮如初再醮兩豆葵菹蠃螺醢兩籩栗脯三醮攝酒如再醮加俎嚌之皆如初嚌肺卒醮取籩脯以降如初

此詳言醮禮也上所云醮止于乾肉折俎而不殺牲

此言其盛則殺牲牲用豚特豚一豕也載載之俎升自鑊升鼎也鑊無足而卑鼎三足而高故曰升殺牲解體煑于鑊熟而升于鼎和之以薦也合合左右體離割也胏卽豕肺周人尚肺火德勝金祭食先肺扃鉉也鼎兩旁有鉉反向上以木橫貫蓋上而舉之鼏以壓制鼎蓋如門之扃鼏冪通密閉也始加緇布冠之醮如前醮儀再加皮弁之醮前用脯醢此則脯醢外加兩豆一葵菹一蠃醢葵菹以肉和葵淹爲菹蠃蛤屬圓者爲蠃剉而漬之以酒爲醢外加兩籩一栗

一脯此再醮異于前者也三加爵弁之醮始洗爵再攝酒三如再所異者加豚俎也其嚌之與前嚌乾俎同嚌肺謂祭肺嚌之嚌同而肺異醮畢取脯降見母與前同但前取籩脯此取加籩之脯薦脯既嚌籩脯未嚌他皆如前儀

按此殺豚合升所以異于前之乾肉折俎也乾肉之體不必全特殺則全體凡用牲體吉取右凶取左此合左右同升貴偶也凡言嚌必先祭未有嚌而不祭者既云加俎嚌之又云嚌肺則祭不言可知鄭謂嚌當作祭非也

若孤子則父兄戒宿冠之日主人紒而迎賓拜揖讓立于序端皆如冠主禮於阼凡拜北面于阼階上賓亦北面于西階上答拜若殺則舉鼎陳于門外直東塾北面若庶子則冠于房外南面遂醮焉冠者母不在則使人受脯于西階下

此孤子與庶子冠及母不在廟之儀孤子無父則自爲主在家則成尊在外則童子不可與成人爲禮故戒宿賓客則諸父與諸從兄爲之也主人卽將冠者紒總角也出迎賓拜揖讓入廟升階立于東序端皆如父在爲主之儀三加皆于阼階主位行禮不于房

戸外也凡醴醮拜受拜謝主皆北面拜于阼階上賓皆北面答于西階上據主賓正位異前冠者拜于筵西南面賓拜于西序東面也若用醮禮殺牲舉鼎陳于廟門外當東塾之南鼎北面禮君陳鼎南面喪鼎西面餘皆北面也陳于此舉而後入也父在醮子鼎陳於內叔之也孤子自主陳于外盛之也他儀如前

此孤子冠之禮庶子非適醮不別設筵不于客位卽房戸外冠筵醮之三加三醮同也凡冠子于廟父在東序母在東壁如母偶有故不在子取脯降自西階將往見母使人卽西階下受脯俟他日再見必于西

階者客之也
戒賓曰某有子某將加布於其首願吾子之教之也賓對曰某不敏恐不能共(恭)事以病吾子敢辭主人曰某猶願吾子之終教之也賓對曰吾子重[illegible]有命某敢不從宿曰某將加布於某之首吾子將涖之敢宿賓對曰某敢不夙興始加祝曰令月吉日始加元服棄爾幼志順爾成德壽考惟祺介爾景福再加曰吉月令辰乃申爾服敬爾威儀淑愼爾德眉壽萬年永受胡福三加曰以歲之正以月之令咸加爾服兄弟具在以成厥德黃耇(苟)無疆受天之慶醴辭曰甘醴惟厚嘉薦令芳拜受

祭之以定爾祥承天之休壽考不忘醮辭曰旨酒既清嘉薦亶時始加元服兄弟具來孝友時格永乃保之再醮曰旨酒既湑嘉薦伊脯乃申爾服禮儀有序祭此嘉爵承天之祜三醮曰旨酒令芳籩豆有楚咸加爾服肴升折俎承天之慶受福無疆字辭曰禮儀既備令月吉日昭告爾字爰字孔嘉髦士攸宜宜之于假永受保之曰伯某甫仲叔季惟其所當
此行禮之辭上敘其儀此述其辭戒謂旣筮日預告之也加布加冠也古冠用布病吾子猶言辱吾子宿謂冠前一日速賓始加加緇布冠元服首服也再加加皮弁令善也胡與遐通三加加爵弁黃黃髮耇老人佝僂貌亶誠也時猶新也時格猶言是至湑清也楚齊貌髦士幼俊之稱攸宜猶言相稱假大也甫丈夫之稱伯仲叔季兄弟之序各稱其序字之也
按祝辭雜用詩語多後人補撰爾雅耇老壽說文老人面凍棃色若垢承黃字作解鑿也
屨夏用葛玄端黑屨青絇(渠)繶(意)純純博寸素積白屨以魁柎之緇絇繶純純博寸爵弁纁屨黑絇繶純純博寸冬皮屨可也不屨繐(歲)屨
此記三加冠之屨不與前弁敘者冠屨之別也若夏

月冠則葛屨屨色各從其裳與韠色緇布冠服玄端玄裳爵韠黑屨飾以青絇屨頭飾也絇鉤也屨形上曲如鉤又約拘也戒行也上下縫際曰繶緣邊曰純三者皆用青色博寬也白屨與素積素韠色同魁頭也柎跗同底也卽士喪禮綦結于跗之跗以魁跗之謂以頭爲底如今韈頭反底向上也白屨緇飾惡純素近凶也爵弁服纁裳韎韐故纁屨三屨黑白赤兼三代之尚冬屨非定用皮溫不厭厚皮可也若夏暑止可用葛其麻布四升有半者曰繐喪服有繐衰以繐爲屨近凶大功未可冠子故冠不用繐屨

按鄭解魁爲蜃蛤以蜃灰附屨上使白近鑒本草因之遂名大蛤爲魁蛤魁大也凡物大者皆名魁何獨蛤邪

記○冠義始冠緇布之冠也大古冠布齊（齋）則緇之其緌（蕤）也孔子曰吾未之聞也冠而敝之可也適子冠于阼以著代也醮于客位加有成也三加彌尊諭其志也冠而字之敬其名也委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毋（牟）追（堆）夏后氏之道也周弁殷哻夏收三王共皮弁素積無大夫冠禮而有其昏禮古者五十而後爵何大夫冠禮之有公侯之有冠禮也夏之末造也天子之元子猶士

也天下無生貴者也繼世以立諸侯象賢也以官爵人德之殺也死而謚今也古者生無爵死無謚

記即作儀禮者記之冠義禮記篇名凡言記者記前文所未備後倣此始冠謂始加冠上古白布冠祭而齊則緇布冕尚幽也後世冠用緇帛緌冠變之餘而垂爲飾者緇布冠無緌尚質也雜記曰太白與緇布之冠不飾故引孔子言未聞布冠有緌者敝壞也冠而敝之言但始冠一用布敝即不再製故不用文飾也適子冠于阼以下別記所聞冠必行于東階主位也著明也以明適子成人將代父爲主也客位室戶西牖閒加嘉也三加彌尊謂皮弁尊于緇布冠爵弁又尊于皮弁諭其志謂教立志大成也敬其名以字諱名敬不敢斥名也委貌章甫毋追三者皆緇布冠弁哻收三者皆爵弁而制各異惟皮弁三代共之貴質也古緇布冠小夏爲毋追猶言牟堆小貌殷制稍起而爲章甫甫舊作斧制如斧方而小也至周而大可籠首曰委貌言下委成貌也弁槃也槃大也制大于冠詩云有頍者弁頍傾也覆額貌哻言詡亦大也收斂也斂髮也周制大于殷殷制大于夏弁用皮不忘古也積用素尚其質也無大夫以下明冠禮所以

獨士之義古者男子二十成人始冠十九以下猶童三十而室四十而仕五十爲大夫年五十艾矣故大夫無幼無冠禮而有昏禮者五十再娶則有之大夫旣然諸侯可知古者諸侯二十以前雖繼世猶用士禮必旣冠受王命然後得爲諸侯至夏末傳賢風藐家國天下皆以世繼諸侯有未冠繼立者于是始爲諸侯冠禮非古也微獨諸侯古天子適長子猶士也其冠亦以士未有人始生即貴爲天子諸侯者須有德然後爵以位天子之子非生即宜王必爲士脩德德成繼立所以幼而冠亦士禮也天子且然諸侯可

知諸侯必年長有德象先世之賢然後命爲諸侯方其爲世子冠亦以士而大夫又可知故先王以官爵人因德大小爲降殺生以有德命爵死以有德命謚生無爵而死有謚皆私意今之失禮非古也故古者非成人有德不得爲大夫所以無大夫冠禮耳

按古無大夫冠禮亦附會之說禮所以獨有士者禮莫不始于士也明乎士禮而大夫以上可引而伸之加其等益其數天子諸侯皆可知矣今謂五十爲大夫故無大夫冠禮天子諸侯未聞必五十而後爲其亦無冠禮又何也玉藻云玄冠朱組纓天子之冠緇

布冠繢緌諸侯之冠大戴記云諸侯冠禮四加玄冕春秋傳云公冠用祼享之禮行之金石之樂節之此禮謂皆起于夏末乎焉知士冠之獨始于古也古有士卽有大夫有士冠卽有大夫冠而諸侯天子所損益可知也

儀禮節解卷一終

儀禮節解卷二

郝敬習

士昏禮第二

士昏禮者士娶妻之禮也娶妻以昏爲期日入三商謂之昏必于昏者陽往陰來象男往女來也冠者成人之始昏者生人之始古者冠而後昏故昏禮次冠

昏禮下達納采用鴈主人筵于戶西西上右几使者玄端至擯者出請事入告主人如賓服迎于門外再拜賓不答拜揖入至于廟門揖入三揖至于階三讓主人以賓升西面賓升西階當阿東面致命主人阼階上北面

再拜授于楹間南面賓降出主人降授老鴈擯者出請賓執鴈請問名主人許賓入授如初禮擯者出請賓告事畢入告

昏禮一篇總名下達自天子達于庶人男女之合莫不有禮納采爲六禮之始次問名次納吉次納徵次請期次親迎施受曰納陰陽合之義采擇取也媒氏先通言男父母使人以鴈爲贄采擇此女也鴈鳥隨陽日南而南日北而北故昏禮用之象婦從夫也用鴈爲贄也主人女父也筵設神席也戶西謂禰廟室戶之西以西爲上神道尊右也几以安神右几几

在筵上右昏禮特設神席重祖考遺體不敢事也使

男氏使即賓也玄端吉服至至大門外擯女父所使迎賓者出請使者來事入告于主人凡賓不宿至必請問所事也主人出迎再拜尊陽之義也凡為人使者不敢承拜故不答也揖入主揖賓入大門至廟門升階揖讓之節詳見冠禮阿檐內深處詩云有卷者阿阿者親附之名東面致命致其主采擇之命主人東階北面拜命亦尊陽之義也授授鴈于主人當堂中兩楹柱間神几之南也主北面賓南面陽尊陰卑也賓既授鴈降西階出廟門外主人亦下東階以所

受鴈授家老老家臣之長此以上納采之儀也主人又使擯者出請賓將復有事也賓別執鴈請問女姓氏擯入告主人許而後賓入授鴈降出如前擯者又出請事入告事畢此問名之儀也二禮同時俱舉采其女必問其名歸而加諸卜也先采後問先通其意而后敢問其名禮之序也

出請醴賓賓禮辭許主人徹几改筵東上側尊甒醴于房中主人拜賓于廟門外揖讓如初升主人北面再拜賓西階上北面答拜主人拂几授校拜送賓以几辟北面設于坐左句之西階上答拜贊者酌醴加角柶面葉出于房主人受醴面枋柄筵前西北面賓拜受醴復位主人阼階上拜送贊者薦脯醢賓即筵坐左執觶祭脯醢以柶祭醴三西階上北面坐啐醴建柶興坐奠觶遂拜主人答拜賓即筵奠于薦左降筵北面坐取脯主人辭賓降授人脯出主人送于門外再拜

此問名畢主人醴賓也徹几改筵謂徹去初所設神几改席醴賓仍在戶牖間但以東為上人道貴左也側尊甒醴俱詳冠禮房中東房中此主人再拜專為使者故使者答之異前也几即前所設神几今以優賓拂之以袂致潔也校几足以足授賓受便也賓以

几避不敢當也北面設于席東往西階上答拜示不敢即席就几也主人之贊者酌醴加柶前葉出房授主人主人以醴就筵前西北面獻賓賓就筵拜受還西階主人東階上拜送贊者薦脯醢賓就筵坐祭畢還西階北面坐嘗醴奠觶遂拜主人答拜賓以觶就筵奠于薦東降筵前北面跪取脯將持歸以復命于其主主人辭以不腆且示不敢勞親徹也賓降西階以脯授從者遂出主人送于大門外賓去而再拜也角柶面葉面枋薦東俱詳冠禮建柶謂立柶直插匙于觶中也

按此以下納吉諸禮使者至主人皆醴之儀同
納吉用鴈如納采禮納徵玄纁束帛儷皮如納吉禮請
期用鴈主人辭句賓許句告期句如納徵禮
納吉謂問名歸卜得吉使使告于女家也徵聘也男
氏使人奉幣爲質徵以聘女也玄黑色象陰纁赤色
象陽皆帛也五兩爲束周禮媒氏嫁子娶妻入幣純
帛無過五兩儷雙也有皮帛故無鴈請期男氏既卜
昏期未敢專請期于女氏女氏主人辭從男使者許
辭乃以昏期告女氏也
按問名而後納吉愼重不迫禮之序也乃昏姻之約

自納采問名時定矣故昏辭曰吾子有惠貺室請納
采如必問名始卜倘卜不吉可中廢乎故用禮通其
義而已
期句初昏句陳三鼎于寢門外東方北面北上其實特
豚合升去蹄句舉肺脊二句祭肺二句魚十有四腊一
肫純髀不升皆飪句設扃鼏設洗于阼階東南饌于房
中醯醬二豆菹醢四豆兼巾之黍稷四敦皆蓋大羹湆
泣在爨尊于室中北墉下有禁玄酒在西綌冪加勺皆
南枋尊于房戶之東無玄酒篚在南實四爵合巹謹
此將昏而陳設之儀也期娶妻之日三鼎豚魚腊也

寢壻所居室北面鼎面向北也北上自北陳而南豚
鼎在北也實鼎中實小豕曰豚特豚一豕也合升全
體解折熟于鑊而升于鼎去蹄去四蹄甲舉猶食也
手舉食之也肺爲氣之主脊爲體之正食先舉之將
食先祭之所食之肺脊與所祭之肺皆升之鼎者也
皆二夫婦各一也魚一鼎十四尾凡魚正數十五如
特牲少牢之魚皆十五此少一貴偶也全禽之乾者
曰腊謂兎也肫當作純純一純一雙也少牢云腊一純
而鼎是也髀尾骨內則云兎去尻故不升于鼎而亦
飪于鑊不若豚蹄全去也飪熟也扃以移鼎鼏以覆

鼎見冠禮洗盛水以洗爵房中東偏間也兼巾六豆
共一巾覆之禦塵也黍稷飯也敦器名皆有蓋欲其
温也大羹湆肉汁未和者湆泣通羹沸如泣在爨欲
其熱也尊設酒尊室寢室東爲房西爲室西主陰尤
密于房也墉牆也室中之尊夫婦酌之禁以承尊玄
酒水也葛之麤者曰綌覆尊之巾曰冪勺以取酒南
其柄酌者自南取便也尊于房戶之東外尊媵御酌
之也無玄酒畧也篚竹器以實爵與巹也巹酒器破
一匏爲兩巹象夫婦之合也合實于篚中故曰合巹
四爵兩巹爲六夫婦各三酳此陳設之儀也

主人爵弁纁裳緇袘移從者畢玄端乘墨車從車二乘執燭前馬婦車亦如之有裧襜至于門外主人筵于戶西西上右几女次純衣纁袡然立于房中南面姆纚笄宵衣在其右女從者畢袗玄纚笄被穎絅黼在其後主人玄端迎于門外西面再拜賓東面答拜主人揖入賓執鴈從至于廟門揖入三揖至于階三讓主人升西面賓升北面奠鴈再拜稽首降出婦從降自西階主人不降送句壻御婦車授綏姆辭不受婦乘以几姆加景乃驅御者代句壻乘其車先俟于門外

此親迎也主人壻也據男女家室而言則男爲主人

爵弁士服之貴者纁赤色緇袘緇衣袘言施也衣在上象陽主施也從者壻之從行者也畢玄端謂服皆玄端也墨車黑漆車從車從者所乘車執燭先馬昭昏行也婦車壻家往迎婦之車亦執燭前馬也裧襜通車衣也門外婦家門外主人女父也筵于戶西西上右几設神位于禰廟也女即出嫁之女次首飾周禮追師爲次今鬏髻也純衣絲衣錦屬袡裳也字與襜通詩云終朝采綠不盈一襜今裙也立于房中婦人所有事也南面向陽也姆乳母纚黑繒裹髮也笄加簪以綰髻也宵衣黑色衣女子宵衣猶男子玄端宵小也列采爲夏全黑爲宵猶俗謂青衣爲小衣也在其右在女右詔婦禮也女從者姪娣之從嫁者畢袗玄解見冠禮被猶著也穎絅通麻布禪衣白黑雜文曰黼在其後隨女後也主人女父賓謂壻女父拜迎壻答拜女父先入壻執鴈從入廟女父先升東階壻隨升西階女父西面立壻北面奠鴈于地再拜稽首叩地盡禮也主人不答拜彼有所迎之致敬盡禮者非專爲主人故不答也彼有所爲主而從之行者故主人升則導降則不送也升車之索曰綏尊者升車僕人授綏壻親授婦綏敬之也姆代爲婦辭示不

敢受婦履几以升也景褧通明衣也詩云衣錦褧衣古婦人盛服必尚以明衣中庸謂惡其文之著周禮內司服謂之素紗者也驅壻驅婦車既行然後僕代壻自乘其車先歸大門外俟婦也

按周禮春官巾車大夫乘墨車士乘棧車今士親迎亦墨車則此禮通士以上皆可知也鄭以墨車爵弁爲攝盛也又謂袘與袡皆緣飾言裳不及衣而言裳之緣言衣不及裳而言衣之緣文義未似又謂宵衣猶詩云朱綃新婦衣纁老婦被綃未見其稱女氏主人玄端壻從者亦皆玄端豈僕從與婦翁同服然

則禮所謂玄端可知也凡吉事皆玄凡禮服皆端主人玄衣裳固謂端僕從玄色禮衣亦謂之端如鄭謂玄端必緇帶爵韠然後可則壻之從者盡緇帶爵韠乎納采問名女父亟拜使者不答崇陽抑陰以明夫婦之分也壻親迎再拜稽首女父亦不答使男女自爲將送所以伸女父之尊也壻迎婦必再拜稽首所謂男下女也壻拜于西階然後女出于東方所謂不致敬盡禮不得亟見貞女自重與賢士自守君臣之義夫婦之别其初不苟合如此讀禮者達其義則禮無不行故曰義以爲質禮所尊尊其義此也

婦至主人揖婦以入及寢門揖入升自西階媵布席于奧夫入于室即席句婦尊西南面句媵御沃盥交句贊者徹尊冪句舉者盥句出除鼏舉鼎入陳于阼階南西面北上匕俎從設句北面載句執而俟句匕者逆退復位于門東北面西上贊者設醬于席前菹醢在其北俎入設于豆東魚次腊特于俎北贊設黍于醬東稷在其東設湆于醬南設對醬于東菹醢在其南北上設黍于腊北其西稷設湆于醬北御布對席贊啓會郤于敦南對敦于北贊告具揖婦即對筵皆坐皆祭祭薦黍稷肺贊爾黍稷授肺脊皆食以湆醬皆祭舉食舉也三飯卒食贊洗爵酌酳主人主人拜受贊戶內北面答拜酳婦亦如之皆祭贊以肝從皆振祭嚌肝皆實于菹豆卒爵皆拜贊答拜受爵再酳如初無從句三酳用巹亦如之贊洗爵酌于戶外尊句入戶句西北面奠爵拜皆答拜坐祭卒爵拜皆答拜興主人出婦復位乃徹于房中如設于室句尊否句主人說脫服于房媵受婦說服于室御受姆授巾御衽于奧媵衽良席在東皆有枕北止主人入親說婦之纓燭出媵餕主人之餘御餕婦餘贊酌外尊酳之媵侍于戶外呼則聞

此婦至成昏之儀主人謂壻也導婦升由西階父在子不由阼也媵女從者入室布壻席于西南隅下媵布席入室則婦爲主也夫先入室就奧間席上東面婦入立于尊西南面尊在室北墉下婦立當西北隅也西北爲乾西南爲坤婦乾夫坤交泰之象也御夫從者也沃酌水也盥洗手也夫婦將飲食先盥手御進夫盥媵爲沃媵進婦盥御爲沃故曰交贊相禮者徹去覆尊之巾舉鼎之人將舉鼎先盥手于阼階東南洗中鼏鼎蓋也出寢門外去鼎蓋以鼎入陳東階西向豚腊魚以次自北而南匕以出鼎實俎以載鼎實也執匕俎者各從其鼎入設北面阼階取實載于

俎執匕俟室中設豆乃以俎入三鼎匕三人序進北
退則後者先出便故曰逆退也復位始陳鼎門外東
方北面之位也西上北面以西爲上也贊者先設醬
醬爲味主也席謂夫奧間席東向者也席前坐席前
筵間也王藻云食坐盡前設食不于坐席葅醢在醬
北豆謂葅醢也豆既陳俎入設于豆東在豆之外也
腊在葅東魚在醢東次腊豚在魚北特設無豆并也
黍設于醬外稷又設于黍外漸東也羹汁在醬南此
設夫席也對醬謂婦對席之醬東東席西向者也夫
席在西婦席在東西席醬在南則東席醬在北故曰

對醬也葅醢在醬南以北爲上醬在葅醢北所以尊
醬也黍在腊北當醬之西黍西爲稷在黍外也湆設
醬北西席湆在北東席湆在南也饌陳坐席前夫饌
媵先布坐席夫立席上而後設饌婦則贊先設饌御
後布坐席婦猶立北墉下也贊設饌畢開黍稷敦蓋
會蓋也卻仰置也夫席置會敦南婦席置會敦北贊
告具備揖乃揖婦就東席對坐夫婦皆祭葅醢黍稷
肺贊爲移黍就近爾邇通近也又爲授俎間肺脊夫
婦皆食黍啜湆醬祭則同祭食則同食也祭舉即前
所設祭肺二食舉即前所設舉肺脊二祭之而後食

之也三飯三舉食卒食飯畢也酌酌內尊酳言胤繼
也既飯酌酒繼之慇懃接續也三酳皆贊者男女初
遇代爲獻酢作之合也戶內室戶內祭祭酒也肝從
以肝從獻振以手揮振使淨潔如振幣之振後凡言
振祭倣此嚌嘗也所嚌之餘以實于盛葅之豆再酳
無從無從獻也三酳用巹不用爵也巹解見前三酳
始用巹三接始合也亦如之亦無從獻也贊洗爵將
自酢也夫婦不酢贊自酢亦以作之合也酌戶外尊
不敢參內尊也入戶入室戶西北面拜兼拜兩席也
皆答拜夫婦答也同牢畢夫出室婦復西北隅之位

乃徹饌移于東房如設于室之儀唯尊不徹房有外
尊也說脫同夫婦皆脫禮服也巾帨也婦所以自絜
潔姆授授婦也衽臥席御爲婦設衽于奧媵爲夫設
衽于奧東同奧而有東西變于坐席示交也良良人
至是始成夫婦焉稱良成之也止趾同北止趾向北
首向陽也主人入入室親脫婦纓纓組屬婦所以自斂
飭也燭出晦息也餕食餘也媵餕夫之餘御餕婦之
餘交勞也贊酌戶外尊酳之如室禮也媵侍于戶外
寢室戶外也呼謂有事召呼呼則聞釋所以侍于戶
外之義

按自親迎以至同牢燭出夫婦初見竟無一拜何以明禮是書所言詳處太瑣畧處太疎故知非古之舊矣鄭釋媵御沃盥交謂夫婦始接情有廉恥媵御交道其志此言非也男女之際不患不接患其狎邪無禮始接而媵御贊者周旋其間正導之以禮何謂有廉恥而反交道之惡俗因緣此意媟嫚百出矣匕者復位于門東北面即初陳鼎門外東方北面鄭謂至此乃著其位畧賤也凡既飯繼以酒曰酳酳者胤也繼也鄭謂酳爲演以漱口安食迂也曲禮曰女子許嫁纓言既許嫁則成人衣服佩纓自斂飭也鄭謂示有所繫屬主人所以入脫婦纓附會之說也

夙興婦沐浴纚笄宵衣以俟見質明贊見婦于舅姑席于阼舅即席席于房外南面姑即席婦執笲卞棗栗自門入升自西階進拜奠于席舅坐撫之興答拜婦還又拜降階受笲腵脩升進北面拜奠于席姑坐舉以興拜授人贊醴婦席于戶牖間側尊甒醴于房中婦疑立于席西贊者酌醴加柶面枋柄出房席前北面婦東面拜受贊西階上北面拜送婦又拜薦脯醢婦升席左執觶右祭脯醢以柶祭醴三降席東面坐啐醴建柶興拜贊答拜婦又拜奠于薦東北面坐取脯降出授人于門外

此婦初見于舅姑也夙興昏之明日早起也沐浴潔敬之至也纚笄脫次也宵衣解見前不敢純衣纁袡降如姆服即靡麗示執役也俟俟于舅姑寢門外質明正明贊見贊者以婦入見也舅席在阼示爲主也姑席在東房戶外南面爲內主也即席立于席上笲竹盤盛棗栗爲贄也門舅姑之寢門自門入不敢由便戶也升自西階不敢由阼也手捧贄進至舅席前東面立拜古婦人拜不著地故執贄拜而後奠于席奠贄者不敢親授見尊者之禮也舅坐以手撫摩棗栗示受也起而後答拜婦退席前還向席立拜此見

舅之儀也婦降西階取笲所盛腵脩升進至房戶外姑之席前北面向姑立拜乃奠腵脩于席姑坐舉笲起答拜亦立拜也乃以腵脩授執事者收之不言又拜者婦人相與拜皆立無俠拜也見畢舅姑使贊代爲賓以醴婦亦猶冠之醴子嘉其成也用醴貴初也設婦席于室戶牖間客位也疑立立不安貌敬之至也冠賓醴子南面受觶此東面受者舅與姑在東故向之而拜也贊西階上北面拜送觶如賓也婦又拜贊者男子故婦俠拜也

按新婦見舅姑不敢盛服此禮甚善宵小通說見前

首去次故身著微服示執役卑賤也凡禮用醴貴初質眞率之意設醴言醴猶設尊言尊也鄭于醴子醴婦輒變作禮非也婦疑立于席西以舅在阼姑在房外南面已不敢弃立常以身邪向舅姑曰疑卽士相見禮不疑君之疑鄭謂疑者正立自定之貌亦非也醴贊用男子故新婦俠拜男女不親授受今使男子酌新婦而禮文不言用何等男子婦見父母而其子不以婦入于禮似闕少儀云婦人吉事雖君賜肅拜言婦人無坐拜也故新婦手棗栗服脩拜而后奠若男子坐拜必先奠后拜誠有如少儀所云者矣然以

新婦拜舅立而使其舅坐拜答之于禮未當且舅姑死廟見婦拜扱地今舅姑生拜不當扱地邪鄭註皆未分曉

舅姑入于室婦盥饋特豚合升側載無魚腊無稷并南上其他如取女禮婦贊成祭卒食一酳無從席于北墉下婦徹設席前如初西上婦餕句舅辭易醬句婦餕姑之饌御贊祭豆黍肺舉肺脊句乃食卒姑酳之婦拜受姑拜送坐祭卒爵姑受奠之婦徹于房中媵御餕句姑酳之雖無娣句媵先句於是與始飯之錯

此婦始饋舅姑也婦人之禮孝養舅姑故始至有饋舅姑既醴婦入室婦將致饋先自盥其手特豚合升解見前側獨也側載猶側尊謂俎載獨豚肉無魚與腊也無稷獨黍也并南上舅姑并席于奧東向坐與饌皆自南而北也其他陳設皆如同牢之禮婦贊謂舅姑將食而祭則婦爲贊以成禮也三飯既畢婦酌酒一酳不三也無從無肝從獻此以上饋舅姑之禮畢婦餕舅姑之餘乃布席室中北墉下婦親徹饌移設于北墉席前如初設之禮但以西爲上饌皆自西而東上舅姑也婦先餕舅之饌舅尊也舅辭易醬示別也託謂醬已食餘使更也于是婦乃餕姑之饌從

類也御男侍者贊祭助婦祭也豆中之黍與切肺俎上之舉肺與脊皆御贊之以祭也既祭乃食三飯畢姑酌酒酳婦婦拜受姑亦拜送敬其初也婦跪祭卒爵姑受爵奠之此婦餕舅姑餘之禮也婦既餕而后媵御餕婦自徹饌出布于房中媵與御餕姑亦酳之以媵初至也妾從嫁曰媵女弟媵者曰娣諸侯夫人有二媵長曰娣次曰姪大夫士妻或有姪無娣爲媵同也有娣則當先御食無娣獨姪亦媵也亦當先御食媵既餕於是御乃與食如始同牢交錯媵餕舅餘御餕姑餘也始飯謂昨夕同牢燭出媵御餕也同牢

不言媵先者在婦室則媵御皆從主在舅姑室則媵
初至有客禮也
按鄭謂側載爲右胖載舅俎左胖載姑俎非也禮文
凡側皆訓獨又謂始飯之始作姑亦非也士禮而言
無娣媵士以上可知也
舅姑共饗婦以一獻之禮舅洗于南洗姑洗于北洗奠
酬舅姑先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歸婦俎于婦氏人句
舅饗送者以一獻之禮酬以束錦姑饗婦人送者酬以
束錦若異邦則贈丈夫送者以束錦
此舅姑饗婦與饗送者之禮既受饋而遂饗婦同日

嗣舉也一獻之禮謂主人獻賓賓酢主人主人又酌
自飲復酌以酬賓賓奠爵禮遂終舅姑共成一獻也
不言牲饌文省也有歸俎亦特豚也南洗設于堂下
北洗設于堂上之北婦人洗不下堂也奠酬酬畢奠
爵也舅姑先降自西階婦降自主階舅姑以客自處
以主授新婦示代已也歸俎舅姑使人以饗婦之俎
送婦歸尊前卑名故稱氏也人婦從者此以上饗婦
之禮也送者女父母所遣送女者也男子送者舅饗
之酬之婦人送者姑饗之酬之若女自他邦來嫁婦
人送者不踰境丈夫送者贈之如前禮而饗可知

按舅姑于新婦既醴之又從而饗之醴以成昏之終
饗以成婦之始成終者明其既爲婦成始者明其將
爲代也
若舅姑既沒則婦入三月乃奠菜席于廟奧東面右几
席于北方南面祝盥婦盥于門外婦執笲菜祝帥婦以
入祝告稱婦之姓曰某氏來婦敢奠嘉菜于皇舅某子
婦拜扱插地坐奠菜于几東席上還又拜如初婦降堂
取笲菜入祝曰某氏來婦敢告于皇姑某氏奠菜于席
如初禮婦出祝闔牖戶老醴婦于房中南面如舅姑醴
婦之禮壻饗婦送者丈夫婦人如舅姑饗禮

此舅姑既沒婦廟見之禮必三月者宗廟之祭三月
一舉祭則主婦助獻故先見而後祭也席于廟設席
于禰廟室西南隅曰奧右几設几于席南安神此舅
席也席于北方南面無几姑席也祝主贊辭巫屬祝
將帥婦入皆盥于廟門外象生時沐浴而後見也菜
荇藻之類皇大也尊稱某子字若謚號也婦拜扱地
猶男拜稽首伏地也古婦人拜不坐惟爲喪主拜稽
顙此言拜扱地異于常拜哀敬之至也扱插同卽曲
禮以箕扱地之扱俯伏之狀奠菜于几東席上席中
几北也還回身向席也又拜如舅存見之儀如初亦

扱地此見舅之禮也降堂自室降也由堂下階曰降
由室出堂亦曰降如初禮如見舅禮此見姑之儀也
祝闔牖戶鬼神尚幽無事則閉之老家臣之長醴婦
如舅姑存達神意也不于阼階房戶右無以爲主也
饗丈夫婦人送者皆如舅姑存之禮也
按三月廟見以夫婦共爲祭主非以三月爲限也苟
未三月而及祭期婦可以不與于祭乎與于祭可以
不先見乎醴婦雖待三月廟見饗送者昏畢壻即饗
之矣說者謂亦三月後拘也
記○士昏禮凡行事必用昏昕句受諸禰廟辭無不腆

無辱摯不用死皮帛必可制腊必用鮮魚用鮒必殽全
此以下雜記昏禮補前文之未備者凡行事謂行六
禮之事莫曰昏晨曰昕親迎用昏納采問名納吉納
徵請期皆用昕昕陽始也昏陰終也父廟曰禰男娶
女嫁六禮皆受命于禰廟重親之胤也辭謂六禮相
通之辭不稱不腆不稱辱腆厚也辱汙也以物贈人
自稱不腆謙言薄也賓至主人稱辱謙已汙也男女
匹合不得言薄言汙示誠信也摯謂鴈必用生儷皮
束帛用可爲衣物者同牢醴饗用腊必新乾者鮒鯽
魚性相依附曰鮒殽用全牲體備也

按辭無不腆無辱惟自六禮言耳如壻三月後見婦
父亦稱辱矣鄭遂以不謝來辱解恐非
女子許嫁笄而醴之稱字
女子年十五以上十九以下皆得許嫁既許則加笄
而後嫁笄則父母醴之字之亦若男子之冠也
祖廟未毀教于公宮三月若祖廟已毀則教于宗室
宗法五世共高祖者相爲緦麻六世則親盡而高祖
之主遷其廟毀其子姓兄弟不相爲服則疏矣如族
人女在同高祖五世內適子雖貴爲公侯族人士之
女將嫁必引置宮中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三月

而後嫁若在五世外不與諸侯同高祖則各于大宗
家教之大宗諸侯庶子始封爲大夫者族人始祖也
大宗之子世爲大宗其廟百世不毀子姓世世宗之
故族人士女皆教于其家也
按此禮今難行
問名主人受鴈還西面對句賓受命乃降祭醴始扱一
祭又扱再祭賓右取脯左奉之乃歸執以反命納徵執
皮攝之內文兼執足左首隨入西上參分庭一在南賓
致命釋外足見文主人受幣士受皮者自東出于後自
左受遂坐攝皮逆退適東壁

前言問名未言主人對賓故于此詳之主人于楹間
受鴈還阼階西面乃以女名對賓受命降祭醴謂主
人醴賓賓以醴祭也扱以柶揷取醴也始扱一祭再
扱分二祭禮成于三祭雖三而扱惟再也賓降筵以
右手取脯左手奉之以歸復命于男父也納徵用儷
皮束帛帛則賓自將皮則從者執之兩皮用兩人攝
兼也曲其中以兩手兼執四足毛文向內防損傷也
左手攝前兩足右手攝後兩足皮首向左如執生禽
然曲禮云執禽者左首是也兩人相隨入不并行恐
礙戶也執皮立于庭以西為上北向西為左也參分

其庭之深立處當北二分南一分之間蓋中庭稍南
也堂前曰庭賓奉束帛致命堂上則庭中執皮者手
釋外兩足見其毛文主人于堂上受帛則主人之士
受皮自庭東出執皮者之後前一人受西次一人過
受東執者既釋外足以內兩足授之受者坐而攝其
四足執以逆退歸東壁先受者後行故曰逆退也東
壁猶冠禮之東壁廟中東側室也
父醴女而俟迎者母南面于房外女出于母左父西面
戒之必有正焉若衣若笄母戒諸西階上不降婦乘以
几從者二人坐持几相對

親迎之日父設醴以禮其女于房中而俟壻親迎至
母出房戶外南面立女出于母左父在阼西面戒之
正整也為整其衣若笄教以正也婦登車用几從者
二人相對持几防傾也
婦入寢門贊者徹尊冪酌玄酒三屬于尊棄餘水于堂
下階間加勺
婦至贊者始啟玄酒尊之冪外取玄酒注于尊者三
玄酒水也水色玄屬猶注也酒始于水古人不忘初
用醴必以水況之水貴新昏禮尚新故尊先設注水
于臨事酌成于三故三屬棄餘水不以他用褻也于

堂下階間卽行禮之處也加勺待酌同牢之用也
笄句緇被纁裏加于橋舅荅拜宰徹笄句婦席句薦饌
于房饗婦姑薦焉婦洗在北堂直室東隅篚在東句北
面盥婦酢舅句更爵句自薦句不敢辭洗舅降則辟于
房不敢拜洗凡婦人相饗無降婦入三月然後祭行庶
婦則使人醮之婦不饋
笄以盛摯見舅姑者也被以覆摯緇為表纁為裏橋
笄蓋曲起如橋以被覆其上奉以進曲禮奉席如橋
衡聘禮勞以二竹簋方玄被纁裏有蓋其實棗栗與
此同宰家臣之長前言舅撫摯耳此記宰收之也婦

席婦設饋舅姑之席薦俎豆之屬饌陳設也先設于房中而後薦于室公食大夫禮亦云凡宰夫之具饌于東房舅姑饗婦姑薦脯醢獻爵則舅也婦將酢舅姑洗爵在北堂與姑共洗室在堂北洗在室戶外東南隅房戶之西室外即堂故曰北堂篚以盛爵在洗之東婦酢舅更爵不敢用舅獻已之爵爲已飲而褻也脯醢自薦不敢使人代也舅姑將獻婦洗爵婦不敢辭舅降往洗婦不敢降但避之房中舅既洗婦亦不敢拜謝蓋降階從洗升堂拜洗賓主之禮婦不敢當賓也凡婦人相饗禮無下堂洗篚俱陳堂上故無

降婦入三月然後祭行申明所以三月廟見之故四時之祭三月一舉也庶子之婦醮之以酒舅姑不親醴也婦亦不盥饋養統于適也

按橋制無深義鄭云未聞又以婦席薦爲句謂舅姑醴婦饗婦之席薦非也醴婦之席不在房中尊于房則饌可知何必再記本爲新婦之饋自外來明其停止之處耳房與室接皆在堂北室居中而房在東鄭往往以房室混言由未達古人之制也

昏辭曰吾子有惠貺室某也某有先人之禮使某也請納采對曰某之子惷愚又弗能教吾子命之某不敢辭致命曰敢納采問名曰某既受命將加諸卜敢請女爲誰氏對曰吾子有命且以備數而擇之某不敢辭醴曰子爲事故至於某之室某有先人之禮請醴從者對曰某既得將事矣敢辭句先人之禮敢固以請句某辭不得命敢不從也納吉曰吾子有貺命某加諸卜占曰吉使某也敢告對曰某之子不教唯恐弗堪子有吉我與（去聲）在句某不敢辭納徵曰吾子有嘉命貺室某也某有先人之禮儷皮束帛使某也請納徵致命曰某敢納徵對曰吾子順先典貺某重禮某不敢辭敢不承命請期曰吾子有賜命某既申受命矣惟是三族之不虞使某

也請吉日對曰某既前受命矣唯命是聽曰某命某聽命于吾子對曰某固惟命是聽使者曰某使某受命吾子不許某敢不告期曰某日對曰某敢不敬須凡使者歸反命曰某既得將事矣敢以禮告主人曰聞命矣

昏辭昏禮使者將命與擯傳主人之辭吾子使者稱女父也貺賜也男以女爲室某壻名也某有先人之禮謂壻父有先世舊禮禮必稱先不忘初也使某使者自名此門外告擯者之辭對謂擯入告主人受命出對使者之辭下倣此某之子女父自稱已女也致命使者入升堂致其主之命于女父下倣此醴謂使

者問名畢出擯請獻醴也使者辭擯再請使者乃許子有吉我與在者言男氏得吉女氏同吉也既申受命謂自納采以來重受女父之命也三族謂父昆弟己昆弟子昆弟不虞意外不測也三族有死喪不測則不可以昏惟此一時無虞其期吉也既前受命謂前此皆聽男氏之命今亦聽命也女父再辭使者乃以男氏所卜期告之凡使者致六禮歸反命于主人必言已奉命而往得成事而歸凡在彼交際之儀酬答之辭饗勞之物皆以告于主人也

按古人行禮信以成之非爲口給應對耳有恭敬辭讓之心則信由衷出無所因襲而語必中度凡禮辭撰茸以訓蒙士非典要也苟誦習陳言實意不副心口相違所謂鸚鵡能言忠信之薄烏可與行禮乎

父醮子命之辭曰往迎爾相承我宗事勗帥以敬先妣之嗣若則有常子曰諾唯恐弗堪不敢忘命擯至擯者請對曰吾子命某以茲初昏使某將請承命對曰某固敬具以須父送女命之曰戒之敬之夙夜毋違命母施衿結帨曰勉之敬之夙夜無違宮事庶母及門內施鞶申之以父母之命命之曰敬恭聽句宗爾父母之言夙夜無愆視諸衿鞶壻授綏姆辭曰未教不足與爲禮也

此父命子親迎之辭凡子親迎父命也醮謂以酒酬之解見冠禮子親迎父先以酒食告于禰而醮其子爾相謂婦也婦相夫者也宗事宗祀之事勗勉也帥率同先妣祖母也嗣繼也若順也則法也有常不變也賓至壻至也擯主人使迎壻者請請所事吾子謂婦父命某命壻父也使某壻自稱父使已也將行也某敬具以須婦父敬備以待也衿紟通帨也帨紟之垂者予之紟而結其帨以誌不忘猶書紳係弦韋之意宮事內政也庶母父妾也鞶大帶也男子以革婦人以絲或曰囊也即內則所謂鞶袠宗爾父母謂尊奉父母之命常視衿鞶則省記也

宗子無父句母命之親皆沒已躬命之支子則稱其宗弟則稱其兄若不親迎則婦入三月然後壻見曰某以得爲外昏姻請覿主人對曰某以得爲外昏姻之數某之子未得濯溉於祭祀是以未敢見今吾子辱句請吾子之就宮某將走見對曰某以非他故不足以辱命請終賜見對曰某以得爲昏姻之故不敢固辭敢不從主人出門左西面壻入門東面奠摯再拜出擯者以摯出請受壻禮辭許句受摯入主人再拜受壻再拜送句出見主婦主婦闔扉立于其內壻立于門外東面主婦一

拜壻答再拜主婦又拜壻出主人請醴及揖讓入醴以一獻之禮主婦薦奠酬無幣壻出主人送再拜

此孤子不親迎之禮凡昏禮皆父命親迎則父醮子而遣之宗子嫡長子父沒則母命之父母皆沒則子不親迎而躬命使往迎之支子庶子支子無父母者六禮皆以適子命遣使若弟遣使則稱兄命既不親迎壻亦不得遂往見婦父母俟三月婦廟見壻乃往女氏曰昏壻氏曰姻謙言外者異于內也面見曰覿壻以辭告擯者擯者以主人意對某之子主人自謂其女辱猶枉也就宮就館舍某以非他故壻言已不

同賓客不足枉婦翁就見也主人出門壻入門皆大門也主人以迎賓之禮出壻不敢當先入門內東面奠摯再拜如父子禮不敢親授也主人不答拜示不敢受也壻奠贄再拜即出將往見主婦也擯者復以贄出門請壻受改行賓禮也壻一辭而許之遂以贄入主人乃再拜受贄壻再拜送贄然後乃出見主婦門扇曰扉闔扉合一扇也合左扉立于內遠別也壻立門外東面主婦在東扉也主婦先一拜禮尊陽也壻再拜主婦又拜俠拜也壻出既見主婦出也及主人及壻也主婦薦薦豆也奠酬謂一獻畢奠爵也無

幣殺于賓也凡醴賓皆有幣

按宗子以下論孤子無父母者不得親迎之禮或謂止五禮遣使親迎不廢非也蓋娶妻本父母之命不告而娶之謂不孝父母亡而遣使納采問名猶不忍直行況親迎誰適為主乎親迎則男往見女父母而婦來不得即見舅姑所以必俟妻廟見然後壻可往也此謂為古禮未可知据文義當然耳記云昏辭無辱而主人辭壻又云吾子辱是亦自背其說也雖在六禮之外而婦翁未見猶是昏辭不宜異同故鄭以不謝辱為解其實禮文湊輯記言參伍難盡求合也

儀禮節解卷二終

儀禮節解卷三

郝敬習

士相見禮第三

士相見禮士君子初相接之禮也古之君子論行而結交行苟同矣未遽合也必有介以相見有辭以相命有摯以相將有儀以相敬然後無苟合而免失身之悔無禮而接其交不固獨舉士者分卑莫如士守禮莫如士春秋時孔子不見陽貨七國時孟子不見諸侯皆以其無相見之禮也

士相見之禮摯冬用雉夏用腒左頭奉之曰某也願見無由達某子以命命某見句吾子有辱句請吾子之就家也某將走見賓對曰某不足以辱命請終賜見主人對曰某不敢爲儀固請吾子之就家也某將走見賓對曰某不敢爲儀固以請主人對曰某也固辭不得命將走見聞吾子稱摯敢辭摯賓對曰某不以摯不敢見主人對曰某不足以習禮敢固辭賓對曰某也不依於摯不敢見固以請主人對曰某也固辭不得命敢不敬從出迎于門外再拜賓答再拜主人揖入門右賓奉摯入門左主人再拜受賓再拜送摯出主人請見賓反見退主人送于門外再拜

摯至也見尊者無由達因物自至也士用雉象文明在野也腒乾雉也執禽以頭向左曰某也以下賓與主人擯者相對之辭主人使擯請事于門外賓告以求見之意某子指所先容之人賓先有人道意于主人主人許因以主人之命命賓來見蓋賓之謙辭明不敢徑見也主人對擯者傳主人意以對賓也下倣此某子亦謂先容之人命某見命已往見不敢爲儀言已眞欲就見非爲虛文也此以上擯傳主人之命辭賓而賓再三請見也將走見言將奔走就見稱摯舉摯也不足以習禮謙已不足當隆禮也不依摯謙已卑賤因摯乃敢見也此以上主人辭摯賓再請稱摯也禮隆意篤情至辭恭故主人乃許見入門入大門主人入大門右賓入大門左以東爲右西爲左也摯則東西訝授于門內拜則東西相向也出謂見畢賓出既出主人又請見賓反見主人畱伸款曲也退反見畢退也

按禮辭卽行禮之心辭讓之心人皆有之作者以是道人心所本有達其恭敬之意云爾苟徒依倣其辭無其心是相習爲僞耳故曰非禮之禮大人弗爲其人可與何必三辭不可雖謬爲恭敬終弗屑也賓五

請然後一見見又于大門內不歷階不升堂不交一語輒出既出又請見賓又反見始何其難而終何其亟也鄭謂為將與燕然則始入不延之堂室俟其出而后召之此類煩複于人情未可強通大抵此節之儀春秋戰國以來士之抗節者公卿大夫造門請見其辭如此苟士見于士無貴為此矣

主人復見之以其摯曰嚮者吾子辱使某見請還摯於將命者主人對曰某也既得見矣敢辭賓對曰某也非敢求見請還摯於將命者主人對曰某也既得見矣敢固辭賓對曰某不敢以聞固以請於將命者主人對曰

某也固辭不得命敢不從賓奉摯入主人再拜受賓再拜送摯出主人送于門外再拜

此報見之儀以其摯即以賓初來見雉腒為摯曰嚮者以下擯者請事相告之辭言向者吾子枉辱使我得見子今者之來以原摯還于將命者謙辭也主人即前求見之賓言已既得見吾子矣不敢再見以瀆尊也亦三請後出受其摯不言入門左右等儀與初同也

士見於大夫終辭其摯於其入也一拜其辱也賓退送再拜若嘗為臣者則禮辭其摯曰某也辭不得命不敢固辭賓入奠摯再拜主人答壹拜賓出使擯者還其摯于門外曰某也使某還摯賓對曰某也既得見矣敢辭擯者對曰某也命某某非敢為儀也敢以請賓對曰某也夫子之賤私不足以踐禮敢固辭擯者對曰某也使某不敢為儀也固以請賓對曰某固辭不得命敢不從再拜受

此士見大夫之禮終辭其摯以將不親答也受而不答則疑于君答則疑于敵使人還則疑于待舊臣故終不受也入入大門內一拜不再拜也士答必再拜拜辱不再而拜送再者凡送拜必再也送而一拜惟

喪為然嘗為臣謂士昔嘗為大夫家臣禮辭一辭也辭而后受異于現在為臣者直受之不辭也奠摯奠其摯于地不敢授也主人不送又不終受摯皆待舊臣之禮某非敢為儀擯者述主人命已之辭賤私家臣也踐禮行賓客之禮也

按朋友新知操一禽以將意非傷惠也受其物而稱物以報亦非傷廉也況以卑見尊尤不可無藉而必辭之是不與其進也必使人還之是終不納其款也于人情未宜然亦足以見古人交際之嚴取予之節辭受不苟則人已各得與朋友交終身無怨悔賴有

此耳舉世昏濁清士乃見斯禮所以爲衰世維風而作孟子云交以道接以禮雖孔子受之矣

下大夫相見以鴈飾之以布維之以索如執雉上大夫相見以羔飾之以布四維之結于面左頭如麛執之如士相見之禮始見于君執摯至下容彌蹙庶人見于君不爲容進退走士大夫則奠摯再拜稽首君答壹拜若他邦之人則使擯者還其摯曰寡君使某還摯賓對曰君不有其外臣臣不敢辭再拜稽首受

下大夫對卿而言下也摯用鴈取識時有序也飾之以布衣之也維之以索束縛之也如執雉左其首也

上大夫謂卿也摯用羔取其難進也結于面謂以繩繫四足出背上結于胸前也麛麑通鹿子也周禮獸人夏獻麋鹿野物難馴執必四維之獻羔如獻鹿也始士相見者謂大夫相見摯異而賓主拜送與士同也此以上大夫相見之儀始見于君謂大夫士庶人見君也至下至堂下容容貌蹙恭敬不寧也不爲容不尚容飾也走疾行也此以上臣見君之儀他邦之人鄰國之臣也還摯以將不答故不受也賓不辭非其臣也此以上異邦人見國君之儀

按士相見禮通大夫以上大夫亦士之仕者耳故達于士禮而所損益皆可知矣

凡燕見于君必辯君之南面若不得則正方句不疑君君在堂升見無方階句辯君所在

燕見謂私見非公朝行禮之時君南面臣北面禮也燕見則君有時不南面臣必辯方君不南面臣自正北不疑立邪向也凡言疑者立不定之貌君在堂臣升堂見不論東西階但視君所在君在堂東則升東階在堂西則升西階故曰無方此燕見君之禮也

凡言非對也妥而後傳言與君言言使臣與大人言言事君與老者言言使弟子與幼者言言孝弟於父兄與衆言言忠信慈祥與居官者言言忠信凡與大人言始

視面中視抱卒視面毋改句衆皆若是若父則遊目毋上於面毋下於帶若不言立則視足坐則視膝凡侍坐於君子君子欠伸問日之早晏以食具告改居則請退可也夜侍坐問夜膳葷請退可也

言非對謂自與人言非應答也必坐定從容而後傳言傳猶出也言使臣言禮也言事君言忠也言使弟子言慈也言忠信慈祥各惟其宜也祥善也仕者患不誠故與言忠信始視面觀色而後言也抱胸懷間面之下帶之上也終又視面察其色之從違也毋改

疑視不遊目也衆不止士也若子與父言主孝不主敬遊目可也然上不過面下不過帶致愛致慤也不言謂侍坐無言之時視足視膝皆自視也張口曰欠氣乏也舒體曰伸形疲也問日蚤晚坐久也侍者以食具告將飲食也改居體移動也有一于此侍者請退可也禮卑幼於尊長請見不請退如此則請退亦可問夜問刻數也膳葷食辛物以止睡皆倦徵也

若君賜之食則君祭先飯徧嘗膳飲而俟君命之食然後食若有將食者則俟君之食然後食若君賜之爵則下席再拜稽首受爵升席祭卒爵而俟君卒爵然後授

虛爵退坐取屨隱辟而後屨君爲之興則曰君無爲興臣不敢辭君若降送之則不敢顧辭句遂出句大夫句則辭句退句下句比及門句三辭

君賜食謂侍食于君也主賓敵賓先祭臣侍食則君祭臣不敢祭也先飯不待祭而後飯也飯黍稷也膳肴品也徧取先嘗如宰夫嘗食君乃食也飲水漿所以澆飯三飯告飽而飧則用飲君未飧臣飲而俟君命之食乃食也將食進食也進食者宰夫也有宰夫則侍食者不先嘗惟俟君之所食然後食之君食飯然後食飯君食羞然後食羞君未食不敢先也賜爵

酌酒賜也臣受賜即飲敬君命也授虛爵授于司爵者退既飲食退也始升席脫屨西階下退則跪取著之隱辟隱蔽迴避曲禮謂屛于側也君爲之興爲臣退而起也不顧辭不回顧君告辭也大夫貴與士異禮顧辭而後退退則君與下階則君降及門則君送皆三辭于君也

按臣不敢當賓是已然君未飲食而先食先飲徧嘗不近于草野而饕餮者與此莫論語君祭先飯之迹而緣飾之過未可用也曲禮云長者舉未釂少者不敢飲故燕禮公卒爵而後飲此先卒爵而俟蓋燕主

行禮以讓爲文賜爵主飲以敬爲恭也

若先生異爵者請見之則辭辭不得命則曰某無以見辭不得命將走見先見之○非以君命使則不稱寡句大夫士則曰寡君之老凡執幣者不趨容彌蹙以爲儀執玉者則唯舒武舉前曳踵凡自稱於君士大夫則曰下臣宅者在邦則曰市井之臣在野則曰草茅之臣庶人則曰刺草之臣他國之人則曰外臣

先生長者也異爵卿大夫致仕居鄉論齒故曰先生請見見士也辭辭其以尊就卑也無以見謙己無足以見也走疾行也先見之先往見也

以君命使謂出使他邦致君命稱寡君代君稱也若非君命以已意與他邦人言則不得稱寡君若言及大夫士則稱寡君之老可也老者臣僕之長也執幣謂執幣行禮趨者步數直前不趨緩步也容彌蹙容貌愈恭謹也執玉執圭璋之類舒徐也武步也舉前起足曳也曳踵足跟不離地舒行之貌自稱於君君前臣自稱也士大夫現仕者也宅者致仕家居者也在邦在城郭也市井街衢縱横成井在野居郊外也刺草猶言採薪也

按凡言非對以下三節雜舉士大夫言語交際飲食

之儀雖有尊卑平等之殊皆士相見之禮也

儀禮節解卷三終

儀禮節解卷四

郝敬　習

鄉飲酒禮第四

鄉飲酒禮者鄉之人有事相與飲酒皆得行此禮也鄭謂諸侯之鄉大夫三年大比獻賢能者于其君以此禮賓之賈氏謂周禮黨正大蜡州長春秋習射于州序與鄉大夫士飲國中賢者皆所謂鄉飲酒禮也

鄉飲酒之禮主人就先生而謀賓介主人戒賓賓拜辱主人答拜乃請賓賓禮辭許主人再拜賓答拜主人退賓拜辱介亦如之

此始謀賓也先生鄉大夫致仕居鄉者惟賢知賢故就而謀之大賢為賓其次為介又次為衆賓謀定主人親往戒賓戒預告也請謂致辭始拜辱迎之也終拜辱送之也介亦如之衆賓不親戒

乃席賓主人介衆賓之席皆不屬焉尊兩壺于房戶間斯禁有玄酒在西設篚于禁南東肆加二勺于兩壺設洗于阼階東南南北以堂深東西當東榮水在洗東篚在洗西南肆

此陳設也席設筵席鄉飲于公舍設席于堂上賓西北介西南遵東北主人東南衆賓在賓西席皆不相

速屬各專席也壺以盛酒設酒尊當東房戶間示賓主共也禁以承酒尊斯禁禁無足者玄酒水也在兩壺西篚竹器以盛爵東肆向東陳也洗盛水洗爵之器設于主階下東南洗在階南自階至洗如堂之深此南北之節也榮屋檐周人屋四注有東西檐洗在堂下東南與堂東檐直對此東西之節也篚在洗西盛飫用之爵也堂上之篚盛待用之爵也南肆向南陳也

按古者大饗必于宗廟廟堂後中爲室室東爲房室與房皆有牖有戶牖皆居中戶皆在牖東皆南向故

戶牖間爲堂中賓席在焉賓所立位在堂西階上東向主席在堂東階上西向此廟中之禮也鄉飲酒不行于廟于學宮諸館舍其位次與在廟殊饌席皆在堂上而拜立之位仍在東西階故或退而復位進而升席也

羹定主人速賓賓拜辱主人答拜還賓拜辱介亦如之賓及衆賓皆從之主人一相（去聲）迎于門外再拜賓賓答拜拜介介答拜揖衆賓主人揖先入賓厭（抑）介入門左介厭衆賓入衆賓皆入門左北上主人與賓三揖至于階三讓主人升賓升主人阼階上當楣北面再拜賓西階上當楣北面答拜

此迎賓也羹定肉熟也肉與湆同在鑊謂之羹速賓以羹定爲節不欲勞賓久候也主人親往速賓賓拜辱拜迎也還又拜辱拜送也介亦如之亦親速也主人往速介則正賓已率衆賓至主人不親速衆賓使人代也一相一人贊相也主人揖先入門東西面導賓也厭壓同行先衆曰壓周禮厭翟檀弓畏厭溺論語天厭字與此同賓在介上厭介介在衆賓上厭衆賓也門左謂門西入門北面以西爲左北上以北爲尊也主賓介衆賓皆入門西東面立主先揖賓升堂

行禮而介與衆賓立于門內也三揖謂賓主東西分背一揖當堂塗一揖當碑一揖也三讓謙升階也主人先升導賓也楣檐前橫梁也主人再拜拜賓至也○鄭謂推手曰揖引手曰厭推手向前揖並行者使進令猶然引手向身厭隨行者進則鑿說矣

主人坐取爵于篚降洗賓降主人坐奠爵于階前辭賓對（句）主人坐取爵興適洗南面坐奠爵于篚下盥洗賓進東北面辭洗主人坐奠爵于篚興對（句）賓復位當西序東面主人坐取爵沃洗者西北面卒洗主人壹揖壹讓升賓拜洗主人坐奠爵遂拜降盥賓降主人辭賓對

復位當西序卒盥揖讓升賓西階上疑立主人坐取爵實之句賓之席前西北面獻賓賓西階上拜主人少退賓進受爵以復位主人阼階上拜送爵賓少退薦脯醢賓升席自西方乃設折俎主人阼階東疑立賓坐左執爵祭脯醢奠爵于薦西興右手取肺卻左手執本坐弗繚右絕末以祭尚左手嚌之興加于俎坐捝帨手遂祭酒興席末坐啐酒降席坐奠爵拜告旨執爵興主人阼階上答拜賓西階上北面坐卒爵興坐奠爵遂拜執爵興主人阼階上答拜

此主人獻賓也坐跪也古人席地陳設取爵奠爵必

跪取爵于篚于堂上尊南之篚也洗在東階南下主人降東階往洗爵將酌獻賓賓降西階從主人降也主人臨階跪奠爵階上起辭賓降賓對以不敢不降如聘記辭曰非禮也敢對曰非禮也敢後倣此主人復跪取爵起下階往洗北南向跪奠爵于篚下起而盥手遂洗爵凡洗必盥凡盥洗皆立後倣此賓初降立西序南東面至是又進至洗所東北向主人辭洗主人跪奠爵于篚起對賓復還西階下降立之位東面俟主人跪取爵篚中酌水者西北面兼向主賓也洗畢主人與賓一揖一讓東西升堂賓拜謝洗主人坐奠爵于尊南篚內答拜起復降階盥手將酌酒也洗酌二事禮不相襲故再盥賓降復升與洗同主人將酌故賓西階上疑立疑者立不定貌檀弓曰其反也如疑後倣此主人旣盥手升跪取爵起酌酒獻賓于席前賓席西北故主人西北面獻賓賓西階上拜受獻主人手爵不得答少退避賓起進向席前受爵退還西階主人退還東階拜送爵答前拜也賓手爵亦少退避主人贊者薦脯醢于賓席賓升席自西方執事者解折牲體為俎以進賓方升席未卒爵主人西北向賓疑立賓跪左手執爵右手祭脯醢奠爵于

脯醢西起以右手取肺俎上以左手下執肺本提之卻猶下也遂跪席中以祭繚從旁繚取也周禮大祝有繚祭弗繚謂橫絕之絕肺末少許以祭也末肺端也左手執之右手絕而祭之神道貴右也旣祭上其左手舉肺嚌之人道貴左也尚上同嚌畢起還肺于俎上復坐捝手捝帨通以帨拭手遂祭酒起就席末跪啐酒乃出席西跪奠爵拜告酒旨因啐而知其旨也執爵起還西階主人于阼階上答拜賓于西階上北面跪盡飲起跪奠爵遂拜執爵起主人于阼階答拜此主人獻賓之儀也

賓降洗主人降賓坐奠爵興辭主人對賓坐取爵適洗
南北面主人阼階東南面辭洗賓坐奠爵于篚興對主
人復阼階東西面賓東北面盥坐取爵卒洗揖讓如初
升主人拜洗賓答拜興降盥如主人禮賓實爵主人之
席前東南面酢主人主人阼階上拜賓少退主人進受
爵復位賓西階上拜送爵薦脯醢主人升席自北方設
折俎祭如賓禮不告旨自席前適阼階上北面卒爵興
坐奠爵遂拜執爵興賓西階上答拜主人坐奠爵于序
端阼階上北面再拜崇酒賓西階上答拜
此賓酢主人也賓降洗爵卽洗主人所獻之爵主人

降從賓也洗在堂東階下主降立東序下西面賓坐
爵往洗南北面主人于阼階下東南面辭洗賓對不
敢不洗主人還東階下之位西面立俟賓盥洗升拜
賓又降盥皆如主人獻之禮酢主人東南面者主席
居東南也主拜酢賓答拜薦脯醢折俎祭皆與獻同
主升席自北方由下升也不告旨酒自主出也席前
席南也阼階上北面跪卒飲奠爵拜酢賓答拜皆與
獻禮同主奠爵于東序端將拜也前賓拜告主人酒
旨此主人拜賓崇獎己酒奠于其所而拜嫌于拜卒
爵奠于其篚而拜嫌于禮畢故以爵奠于序端若已

飲之知其薄而謝賓之過獎云爾鄭解崇酒之崇爲
充酒惡相充實歟也
主人坐取觶于篚降洗賓降主人辭降賓不辭洗立當
西序東面 句 卒洗揖讓升賓西階上疑立主人實觶酬
賓阼階上北面坐奠觶遂拜執觶興賓西階上答拜坐
祭遂飲卒觶興坐奠觶遂拜執觶興賓西階上答拜主
人降洗賓降辭如獻禮升不拜洗賓西階上立主人實
觶賓之席前北面賓西階上拜主人少退卒拜進坐奠
觶于薦西賓辭坐取觶復位主人阼階上拜送賓北面
坐奠觶于薦東復位主人揖降賓降立于階西當序東
面

此主人酬賓也凡酬先酌自飲而後酌以奉賓獻用
爵其實一升酬用觶其實三升後倣此篚房戶間尊
南之篚主降洗觶賓亦降而不辭洗者主將自飲也
主既獻賓愛敬無已將再獻而懼其瀆也慇勤致拜
先酌自飲再洗而後敢酌賓賓不拜洗不疑立禮殺
于獻也主向賓席酌酒賓拜于西階上敬之也卒拜
而不進受觶示辭也主人不敢親授進而跪奠觶于
豆西奉以尊者之禮也賓辭不敢當奠且辭不能飲
故跪而舉其觶復西階之位以示親受也受而不飲

仍以辭洗奠于豆東示不復舉也賓既奠解復西階之位主人揖賓降東階下之位將升介也賓亦降西階下當西序端東面立俟介升也

按酬之言仇也嘉耦曰仇怨耦亦曰仇酒以導和亦以伐德不可以不仇也故曰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是故主居東南生氣之陽也好施而不倦賓居西北陰氣之肅也堅栗而有節故賓者來也介者甲也主者吐也僎者順也古人制禮飲以和之禮以節之顧名思義于禮幾矣鄭謂酬之言周也酬何以言周乎

主人以介揖讓升拜如賓禮主人坐取爵于東序端降洗介降主人辭降介辭洗如賓禮升不拜洗介西階上立主人實爵介之席前西南面獻介介西階上北面拜主人少退介進北面受爵復位主人介右北面拜送爵介少退主人立于西階東句薦脯醢介升席自北方設折俎祭如賓禮不嚌肺不啐酒不告旨自南方降席北面坐卒爵興坐奠爵遂拜執爵興主人介右答拜

此主人獻介也承前主人揖降介與衆賓猶在門內主人降至門東與介三揖三讓東西升當楣拜與賓禮同獻用爵前奠爵序端今坐取之介統于賓仍用前爵也介降辭洗與賓同而升不拜洗立不疑禮殺于賓也主人實爵于介之席前席在堂上西南介立西階賓之南主人獻于席前介拜于西階進北面受爵還西階之位主人卽介右北面拜送爵北面而右是介東也介復位主人猶立席前是西階之東也贊者薦脯醢介乃自北升席席西南以北爲下也不嚌肺不啐酒不告旨殺于賓也降席自南方以南爲上曲禮所謂降由上便也卒爵不還西階上主拜亦不還東階卽席成禮皆殺于賓也

介降洗主人復阼階降辭如初卒洗主人盥介揖讓升

授主人爵于兩楹之間介西階上立主人實爵酢于西階上介右句坐奠爵遂拜執爵興介答拜主人坐祭遂飲卒爵興坐奠爵遂拜執爵興介答拜主人坐奠爵于西楹南介右句再拜崇酒介答拜主人復阼階句揖降句介降句立于賓南

此介酢主人也介降西階洗爵將酢主人主人復阼階自介席復也降辭如初如賓酢也介洗爵畢主人盥手將爲介酌酒酢已也介與主東西揖讓升堂兩楹間主介二席之間也介以爵授主人不親酌尊僎賓主共介以下不得專也介還西階上立俟主人自

酌酒于西階上當介右跪奠爵拜受祭飲拜崇酒旨
與賓酢同介不告旨而主人拜崇酒者拜其卒獻爵
而酢己是亦崇重己酒也奠爵西楹將獻衆賓西階
也介降于賓南賓立西階下當序介次之也

主人西南面三拜衆賓衆賓皆答壹拜主人揖升坐取
爵于西楹下降洗升實爵于西階上獻衆賓衆賓之長
升拜受者三人主人拜送坐祭立飲不拜既爵授主人
爵降復位衆賓獻句則不拜受爵句坐祭立飲每一人
獻則薦諸其席衆賓辯有脯醢主人以爵降奠于篚

此主人獻衆賓也介升而衆賓猶在門內今主人下

東階往門內向西南三拜將獻衆賓拜也衆賓之長
唯三人故三拜鄉飲酒義云三賓象三光衆賓皆答
壹拜答者衆也升堂受爵不拜于堂上禮殺人衆也
主人與三賓揖先升取西楹下初奠之爵降洗升實
酒于西階上獻三賓餘衆賓不升受也三賓祭則坐
飲則不坐受爵拜卒爵則不拜不酢主人禮殺也以
爵授主人降復堂下之位立于介南也餘衆賓獻之
堂下受爵亦不拜既爵可知又殺于三賓也每一人
獻謂獻三賓皆席于堂上皆有脯醢之薦不言設而
言薦無折俎也辯徧通獻徧及也言有脯醢不言席

各薦于位也主人以爵降獻禮畢也奠爵于堂下洗
西之篚示不用也

揖讓升賓厭介升介厭衆賓升衆賓序升即席一人洗
升舉觶于賓實觶西階上坐奠觶遂拜執觶興賓席末
答拜坐祭遂飲卒觶興坐奠觶遂拜執觶興賓答拜降
洗升實觶立于西階上賓拜進坐奠觶于薦西賓辭坐
受以興舉觶者西階上拜送賓坐奠觶于其所舉觶者
降

此獻禮成而旅酬始也揖讓升主人與賓揖讓升堂
也厭解見前衆皆升將旅酬也一人主人之贊者也

自堂下升西階舉堂下篚中之觶將以酬賓也酬先
自飲實觶而拜而祭而飲而卒爵又拜皆行禮自飲
以道賓也復降洗觶酌酒奉賓賓拜受舉觶者立西
階俟拜畢進跪奠觶于薦西不敢親授也賓辭辭奠
也跪而受觶興示親受也舉者西階上拜送賓未飲
復跪而奠觶于原所即薦西也不奠于薦東俟樂作
立司正將以酬主人也舉觶者降事暫已下西階也

設席于堂廉句東上句工四人句二瑟句瑟先句相者
二人皆左何去聲瑟後首挎口孤反越內弦右手相樂正先
升立于西階東工入升自西階北面坐相者東面坐遂

授瑟乃降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卒歌主人獻工工左瑟句一人拜句不興受爵句主人阼階上拜送爵薦脯醢使人相祭句工飲句不拜既爵授主人爵句衆工則不拜受爵句祭飲辯有脯醢不祭大師則爲之洗賓介降主人辭降工不辭洗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樂南陔白華華黍主人獻之于西階上一人拜句盡階不升堂受爵句主人拜送爵階前坐祭立飲不拜既爵升授主人爵衆笙則不拜受爵坐祭立飲辯有脯醢不祭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

工告于樂正曰正歌備樂正告于賓乃降

此作樂也設席爲樂正設也堂廉堂邊西階上也東上統于主也工四人二瑟二歌也樂入瑟居先相扶瞽工者二瑟故二人荷何荷通左何荷以左肩也後首瑟首向後挎猶摳也越瑟底孔內弦以瑟弦側向身右相以右手扶瞽也樂正統樂工者相授瑟授瞽工也降相降也鹿鳴四牡皇皇者華小雅三詩篇名工歌則鼓瑟主人酌酒獻工工置瑟于左自右受爵惟衆工之長一人拜即坐受不更起瞽不備禮也工拜受爵于位主人必反阼階上拜送不拜于其右也使人相祭教祭酒與薦也四工卒飲不拜以爵授主人不備禮也衆樂工受爵亦不拜酒則祭脯醢則不祭又簡于四工也大師樂工之長主人獻則洗爵主人降洗賓介皆降禮優于四工也工即大師也不辭洗瞽不備禮也笙以笙吹詩堂下之樂笙爲主磬亦在堂下南陔白華華黍皆小雅逸詩篇名樂即笙磬主人獻獻衆樂師一人衆笙之長也盡階升盡階也階前階下也立飲不拜卒爵禮殺于大師也衆笙謂一人外衆吹笙者受爵不拜脯醢不祭又殺于一人也間歌更代而歌堂上鼓瑟一歌則堂下吹笙一曲歌吹皆詩魚麗南有嘉魚南山有臺小雅三詩篇名

由庚崇丘由儀皆小雅逸詩篇名合樂謂歌與衆音合作關雎以下三章周南之篇鵲巢以下三章召南之篇皆樂章也正歌獻酬正用之歌異于燕終無算樂也備猶完也

按樂以和禮禮節有樂世儒言樂與禮二之謂樂經亡非也詩三百風雅頌皆可弦可歌可吹可舞始非爲鄉飲燕射而作後世節取用之豈其牽强附合謂某詩取某義合某事如鄭說也大抵小雅鹿鳴四牡魚麗國風關雎葛覃等篇正志雅音無所不宜

主人降席自南方側降作相爲司正司正禮辭許諾主人拜司正答拜主人升復席司正洗觶升自西階阼階上北面受命于主人主人曰請安于賓司正告于賓賓禮辭許司正告于主人主人阼階上再拜賓西階上荅拜司正立于楹間以相（去）拜皆揖復席司正實觶降自西階階間北面坐奠觶退共（拱）少立坐取觶不祭遂飲卒觶興坐奠觶遂拜執觶興洗北面坐奠觶于其所退立于觶南

此立司正禮多時久樂作而情洽防其懈也故主人立司正監之降下東階也側獨也賓介不降主人獨

降曰側降作使也後倣此使相禮者一人爲司正記云使能不宿戒也升自西階阼階上北面者西升過東也請安留賓也主人再拜安賓也賓主交拜司正立楹間相拜通其意也階間東西兩階間堂下庭中也鄉射禮云中庭北面是也北面跪奠觶酒庭中表其所事也退拱少立示嚴重也復跪取觶酒不祭自飲拜復洗觶北面奠觶庭中退立觶南以糾失禮者也

按介不得自實觶司正得自實觶者介不敢同于賓而司正不妨同于主司正得專罰也

賓北面坐取俎西之觶阼階上北面酬主人主人降席立于賓東賓坐奠觶遂拜執觶興主人荅拜不祭立飲不拜卒觶不洗實觶東南面授主人主人阼階上拜賓少退主人受觶賓拜送于主人之西賓揖復席主人西階上酬介介降席自南方立于主人之西如賓酬主人之禮主人揖復席司正升相旅（句）曰某子受酬受酬者降席司正退立于序端東面受酬者自介右衆受酬者受自左拜興飲皆如賓酬主人之禮（句）辯（句）卒受者以觶降坐奠于篚司正降復位

此終前旅酬之禮司正既揚觶賓乃取前一人酬已

之觶奠于薦西者往阼階上酬主人拜先自飲不祭不拜卒觶不洗酬禮殺也酌授主人東南面向主席也主人拜受觶賓拜送于主階西凡旅同階亦殺也主人得賓觶未飲西階上酬介主賓介酬畢將及衆賓司正升察衆人失禮者相旅相視旅酬曰某子受酬以序呼而進受酬者降席未受者不得越次皆司正之令立序端立于西序盡頭東面以相也介以觶酬衆賓受介酬者自介右尊介在左也衆人轉相酬則受酬者在左酬者尊受者如賓也辯徧通謂旅酬交徧末一人無所酬以觶降堂下跪奠于洗西篚內

司正降復堂下之位旅畢也

使二人舉觶于賓介洗升實觶于西階上皆坐奠觶遂拜執觶興賓介席末答拜皆坐祭遂飲卒觶興坐奠觶遂拜執觶興賓介席末答拜逆降洗升實觶皆立于西階上賓介皆拜句皆進薦西奠之賓辭坐取觶以興介則薦南奠之介坐受以興退皆拜送降賓介奠于其所司正升自西階受命于主人主人曰請坐于賓賓辭以俎主人請徹俎賓許司正降階前命弟子俟徹俎司正升立于席端賓降席北面主人降席阼階上北面介降席西階上北面遵者降席席東南面賓取俎還旋授司

正司正以降賓從之主人取俎還授弟子弟子以降自西階主人降自阼階介取俎還授弟子弟子以降介從之若有諸公大夫則使人受俎如賓禮衆賓皆降說脫屨揖讓如初升句坐句乃羞句無筭爵無筭樂賓出奏陔主人送于門外再拜

此禮將終徹俎升坐而燕以畢也使二人司正以主人意使也二人主黨代主人致敬一人舉觶于賓一人舉觶于介皆先自飲後酌以進逆降先升者後降立于西階上避賓介拜也皆進二人皆奉觶進薦西奠之奠于賓席西也賓辭辭奠也賓奠薦西介奠薦南皆右便舉也賓曰坐取介曰坐受尊卑異辭也退皆拜送二人退拜送觶也降二人降賓介受不飲仍以觶奠于初處也主人使司正請坐于賓行禮久而安之也賓辭以俎俎禮之盛也少儀云有折俎則不坐當俎而坐是輕之也故賓以俎辭主人遂請徹也弟子卑幼輩降席俟徹俎也賓介主皆北面尚其肅也遵諸公大夫來觀禮者爲主人所遵從曰遵立席東南向尚其和也此言遵而獻酬不及或至或不至也還授轉與也賓從之從司正降西階也諸公大夫即周禮地官鄉老鄉大夫也脫屨脫于西階下也屨

賤不居堂上褻褻不陳坐側故降脫乃升也揖讓如初謂三揖三讓升如初迎賓也坐主賓皆坐席上跪而以股帖足也羞謂胾醢餅餌果核之類無算爵爵行無數以醉爲節猶論語云酒無量也爵無算樂亦無算向者獻酬有節歌笙間合皆三終燕樂無算不拘三也賓出飲畢退也陔陔夏樂章名周禮有九夏客醉出奏陔夏陔言戒也戒失禮也主送門外再拜賓去故無答也

賓若有遵者諸公大夫句則旣一人舉觶句乃入句席于賓東公三重大夫再重公如大夫入主人降賓介降

衆賓皆降復初位主人迎揖讓升公升如賓禮辭一席
使一人去之大夫則如介禮有諸公則辭加席委于席
端主人不徹無諸公則大夫辭加席主人對不去加席
此待遵之禮遵即僎僎選也言威儀選擇可遵從也
諸衆也遵來觀禮俟賓主獻酢成一人洗升舉觶旅
酬將行樂將作然後入不干主人之正禮也席于賓
東設席東北也三重再重公大夫席之等也公如大
夫入謂公入門禮亦如大夫大夫嫌壓賓殺也大夫入禮
見鄉射主賓介與衆賓皆降復初入門左之位待公
入也主人門外再拜迎揖讓升堂獻辭洗拜洗坐祭

坐啐告旨之類皆與賓同辭一席公欲如大夫席再
重主人乃使一人徹去加席大夫如介禮不拜洗不
嚌肺不啐酒不告旨也有諸公同在則大夫辭加席
主人不徹亦不對但委其加席于席末而已無諸公
在則大夫辭加席主人對不敢終不去也蓋公三重
可去大夫再重去無以異于衆人矣
按遵者分尊故居賓左必後至不奪主人之敬也從
命曰遵以尊奉名也從行亦曰遵以後至名也一謂
之僎有至有不至故鄉飲酒義賓北介西主人東無
僎也有僎必後至今世鄉飲僎與賓介偕至非古也

周禮春官司几筵職天子席三重諸侯再重尚書顧
命王席亦三重今云諸公席三重是諸侯之孤用天
子席大夫再重是大夫用諸侯席也禮器又云天子
席五重諸侯席三重若是則諸侯之孤與諸侯同席
亦僭也是書所言多衰世之意春秋以來大夫皆稱
公鄭解公如大夫謂公若大夫非也
明日賓服鄉服以拜賜主人如賓服以拜辱主人釋服
句乃息司正無介不殺薦脯醢羞唯所有徵唯所欲以
告于先生君子可也賓介不與鄉樂唯欲
此賓主相報謝之禮明日鄉飲之明日鄉服鄉飲之

服即朝服記云朝服而謀賓介是也拜賜拜主人飲
己之賜不言介禮統于賓也拜辱拜賓枉辱不言賓
主相迎拜賜不見也主人釋服事畢也乃嗣舉也息
猶勞也飲以酬其勞主人以下詳其禮無介獨賓司
正也不殺不特殺也徵召也衆賓唯其所欲召不如
前謀賓介也先生君子指所欲徵者也告之不宿戒
也賓介不與獨息司正也鄉樂即昨日工歌之樂唯
欲隨意也
按鄉飲之朝服即玄端玄裳緇帶鄭云釋朝服更服
玄端非也聘記勞不釋服謂聘享畢即勞賓不及釋

服敬于事也此云釋服乃息司正謂暫釋朝服治具
從容之辭行禮則仍服之非謂息司正遂不朝服也
主人釋服句結上乃息司正句起下鄭混作一意解
失之鄉樂即小雅國風歌笙等詩鄭云小雅用之諸
侯此獨國風亦非也關雎鹿鳴等篇用無不宜也
記○鄉朝服而謀賓介○皆使能不宿戒○蒲筵緇布
純尊綌冪賓至徹之○其牲狗也亨于堂東北獻用爵
其他用觶薦脯五挺橫祭于其上出自左房俎由東壁
自西階升賓俎脊脅肩肺主人俎脊脅臂肺介俎脊脅
胳格肺肺皆離皆右體進腠

記解見前自此至末皆記也鄉鄉飲朝服禮服謀賓
介謀可以爲賓介者皆使能謂諸有司供事輩惟能
者即使非如賓介先期告戒也蒲筵蒲席純緣邊尊
酒尊綌冪粗葛布巾以覆尊也賓至徹之待酌也易
象艮爲狗東北艮方陽氣所發生飲以養生故牲用
狗烹于東北象陽也獻賓介及衆賓皆用一升之爵
酬及旅酬皆用三升之觶初相敬用爵久相歡用觶
脯乾肉數脯以挺脯乾則挺直籩實五脯皆橫設曲
禮脯脩置者左朐右末半挺直加其上以祭故曰橫
左房即東房脯自房出俎載牲體東壁東側室烹狗

于東北熟而實于俎故自東壁出由西階升堂也凡
俎貴骨骨貴正與前脊正骨也脅肩前骨也臂肩下
骨也胳骼通後脛骨也賓俎用貴主人次之介又次
之周人尚肺肺皆離割而不絕也右體牲脊脅等骨
用右也進腠肉皮向上也
按鄭解牲狗爲取其擇人迂也
以爵拜者不徒作句坐卒爵者拜既爵句立卒爵者不
拜既爵凡奠者於左句將舉句於右句衆賓之長一人
辭洗如賓禮立者東面北上若有北面者則東上樂正
句與立者句皆薦以齒凡舉爵三作而不徒爵樂作大

夫不入獻工與笙取爵于上篚既獻奠于下篚其笙則
獻諸西階上磬階間縮霤北面鼓之
以爵拜謂受爵拜飲已者徒空也作起也拜起必將
酢之無空作者跪而飲其禮隆故既爵拜立而飲其
禮殺故既爵不拜凡爵不舉者奠於薦左將舉者奠
于薦右右便取也左不妨後奠也衆賓之長一人辭
洗如賓禮餘衆不辭禮殺也凡東面立者皆賓介之
屬以北爲上其序自北而南統于賓也若有北面立
者則以東爲上統于主也不言南東面者賓與主當
尊也樂正與衆賓立堂下者有獻爵則皆有薦豆以

五九四

長幼爲薦之先後也舉爵三作謂獻賓獻介獻衆賓
不徒爵謂樂作也禮成于三三爵旣備禮宜少變遵
者可入遵者入而後樂作以觀德也樂旣作則遵不
入大夫卽遵也獻歌工笙師取上篚之爵與賓介同
旣獻奠于下篚與賓介異禮降也歌工席于西階上
故主人于阼階上拜送爵笙在堂下故主人卽西階
上拜送爵與歌工異也磬懸于堂下階間縮從也霤
檐間承溜以東西爲從磬順霤設北向鼓之此申明
前言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之處
按鄭解舉爵三作謂獻賓獻大夫獻工不徒爵謂有
薦非也

主人介凡升席自北方降自南方○司正旣舉觶而薦
諸其位○凡旅不洗不洗者不祭旣旅士不入○徹俎
賓介遵者之俎受者以降遂出授從者主人之俎以東
○樂正命奏陔賓出至于階陔作○若有諸公則大夫
於主人之北西面主人之贊者西面北上句不與句去聲
無算爵然後與
主人席東南介席西南皆以南爲上北爲下故升席
皆自北降皆自南升由下順席也降由上便也司正
主人之屬主人無獻爵于揚觶自飲時薦脯醢于庭

中觶南之位旅旅酬不洗不洗觶也不洗則不祭疑
不潔也旣旅則禮將終士欲觀禮及未旅入可也賓
介遵徹俎以降有司子弟受之上文所謂使能也受
者出廟門外乃授從者主人之俎以東不出廟門也
賓出樂奏陔夏司正命奏陔則賓起及階然後陔夏
作陔者有階級次第示醉而不亂也鄉飲有諸公大
夫同在則公席東北大夫席主人之北西面統于公
也主人之贊如徹冪沃盥薦俎等皆主人之屬亦上
文所謂使能也西面北上立近主人右也以北爲上
遵席在北也不與不與于獻酢也無算爵脫屨升席

始得與燕
按論語云鄉人飲酒卽鄉飲酒也鄭氏謂爲鄉大夫
興賢能而賓之因記有使能之文而失其解也歲時
伏臘賓朋宴集鄉士君子有酒何時不可行禮而奚
必于賓興禹惡旨酒周公作誥兢兢焉至其行禮必
以酒此禮所以防流居敬而作也飲食男女人之性
情聖人因人情易流者爲節其嗜好裁其恣睢而人
道庶幾矣孔子大聖人自惟不爲酒困無量不及亂
盛德之至從心不踰之矩是以難也故行禮以酒其
器以一升之爵二升之觚三升之觶四升之角五升

之散終燕而飲至石醉而歸奏陔夏而出庸詎非盛德之至者與則禮之功用大矣是以其人曰賓曰介賓氷也介戒也位乎西北西北者嚴凝之方敬義之至也能爲賓介然後可與飲酒故觀人者醉之以酒而試其守聖人約人情而制爲斯禮也

儀禮節解卷四終

儀禮節解卷五

郝敬習

鄉射禮第五

洪荒之初禽獸逼人聖王以弧矢爲威教民自衛其來尚矣此男子之業故古者天子至庶人莫不有事于射比其敵也相角而爭聖人制爲禮以教之讓於是乎射禮興焉其爲鄉射何也朝廷之上謂之國邦國之中謂之鄉鄭氏附會周禮以鄉飲酒爲鄉大夫賓興鄉射爲州長教民士大夫欲習射就不可用此禮者何必鄉大夫與州長禮主善俗冠昏以士飲酒習射以鄉皆化民成俗之意鄭謂鄉飲于庠庠鄉學習射于序序州學庠序學校同地異名養則爲庠射則爲序豈養老一學習射又一學也

鄉射之禮主人戒賓賓出迎再拜主人答再拜乃請句賓禮辭許句主人再拜賓答再拜主人退賓送再拜無介

此戒賓也射必有賓教民序也不謀賓無介禮主射將觀德焉非專禮賓也自此以下至立司正多與鄉飲酒禮同

乃席句賓南面東上衆賓之席繼而西席主人於阼階

上西面尊於賓席之東兩壺斯禁左玄酒皆加勺篚在
其南東肆設洗於阼階東南南北以堂深東西當東榮
水在洗東篚在洗西南肆縣玄于洗東北西面乃張侯
句下綱不及地武不繫左下綱中掩束之乏參侯道居
侯黨之一句西五步
此陳設也正賓席在堂上南向衆賓以次相繼而東
皆南向與鄉飲席四隅相對不屬異東上賓統于主
也惟神席上西尊在賓席東是主席西所謂賓主共
也兩壺以下解見前篇縣謂鐘鼓之屬射布曰侯形
似猴也綱張侯繩武足跡中人足跡長尺二寸不及

地武謂侯下去地尺餘侯北面西爲左先張三方不
繫左下綱以左下角向上反掩束之至射而後司馬
命繫之也乏以皮爲之形如曲屛唱獲者所隱蔽一
名容容身于內以避矢矢至此乏故名乏黨偏近也
王藻云侍坐引去君之黨鄉侯去射位五十步蓋三
十丈也三分之而乏偏近侯一分則去侯十丈去堂
上二十丈也西五步謂去侯西三丈避矢道也
按鄭謂士縣惟磬附會周禮士特縣然記云不鼓不
釋周制鼓亦縣也射用樂樂豈獨一磬與又謂侯形
像人不知其爲像猴是以名侯象人而射聖人不爲

象諸侯而射聖王尤不爲也皆迂鑿之說
羹定主人朝服乃速賓賓朝服出迎再拜主人答再拜
退賓送再拜賓及衆賓遂從之及門主人一相去聲出迎
于門外再拜賓答再拜揖衆賓主人以賓揖句先入句
賓厭押衆賓衆賓皆入門左東面北上賓少進主人以
賓三揖皆行及階三讓主人升一等賓升主人阼階上
當楣北面再拜賓西階上當楣北面答再拜
此迎賓也解見前篇以賓猶言與賓賓少進先衆賓
進也皆行主人與正賓同行也正賓升堂而衆賓立
門內左以俟

主人坐取爵于上篚以降賓降主人阼階前西面坐奠
爵興辭降句賓對句主人坐取爵興適洗南面坐奠爵
于篚下盥洗賓進東北面辭洗主人坐奠爵于篚興對
句賓反位主人卒洗壹揖壹讓以賓升賓西階上北面
拜洗主人阼階上北面奠爵遂答拜乃降賓降主人辭
降句賓對句主人卒盥壹揖壹讓升賓升西階上疑立
主人坐取爵實之賓席之前西北面獻賓賓西階上北
面拜主人少退賓進受爵于席前復位主人阼階上拜
送爵賓少退薦脯醢賓升席自西方乃設折俎主人阼
階東疑立賓坐左執爵右祭脯醢奠爵于薦西興取肺

坐絕祭尚左手嚌之興加于俎坐捝帨手執爵遂祭酒
興席末坐啐酒降席坐奠爵拜告旨執爵興主人阼階
上答拜賓西階上北面坐卒爵興坐奠爵遂拜執爵興
主人阼階上答拜

此主人獻賓也上篚堂上尊南之篚以降以爵降往
洗也盥洗盥手而後洗爵既洗升又降將酌酒又盥
手也詳見前篇

賓以虛爵降主人降賓西階前東面坐奠爵興辭降主
人對句賓坐取爵適洗北面坐奠爵于篚下興盥洗主
人阼階之東南面辭洗賓坐奠爵于篚興對句主人反

位賓卒洗揖讓如初升主人拜洗賓答拜興降盥如主
人之禮賓升實爵主人之席前東南面酢主人主人阼
階上拜賓少退主人進受爵復位賓西階上拜送爵薦
脯醢主人升席自北方乃設折俎祭如賓禮不告旨自
席前適阼階上北面坐卒爵興坐奠爵遂拜執爵興賓
西階上北面答拜主人坐奠爵于序端阼階上再拜崇
酒賓西階上答再拜

此賓酢主人也興盥洗凡盥手洗爵必起也主人反
位反從降之位主人升席自北方席在阼北為下也
降席自前自南降便也餘見前篇

主人坐取觶于篚以降賓降主人奠觶辭降賓對句東
面立主人坐取觶洗賓不辭洗卒洗揖讓升賓西階上
疑立主人實觶酬之阼階上北面坐奠觶遂拜執觶興
賓西階上北面答拜主人坐祭遂飲卒觶興坐奠觶遂
拜執觶興賓西階上北面答拜主人降洗賓降辭如獻
禮升不拜洗賓西階上立主人實觶賓之席前北面賓
西階上拜主人坐奠觶于薦西賓辭坐取觶以興反位
主人阼階上拜送賓北面坐奠觶于薦東反位主人揖
降賓降東面立于西階西句當西序

此主人酬賓也取觶將酬更爵也賓不辭洗主先自
飲也再洗辭以將酌已也升不拜洗禮殺于獻也餘
見前篇

主人西南面三拜衆賓衆賓皆答一拜主人揖升坐取
爵于席端降洗升實爵西階上獻衆賓衆賓之長升拜
受者三人主人拜送坐祭立飲不拜既爵授主人爵降
復位衆賓皆不拜受爵坐祭立飲每一人獻則薦諸其
席衆賓辯有脯醢主人以虛爵降奠于篚

此獻衆賓也解見前篇

揖讓升賓厭衆賓升衆賓皆升就席一人洗舉觶於賓
升實觶西階上坐奠觶拜執觶興賓席末答拜舉觶者

坐祭遂飲卒觶興坐奠觶拜執觶興賓答拜降洗升實
之西階上北面賓拜舉觶者進坐奠觶于薦西賓辭坐
取以興舉觶者西階上拜送賓反奠于其所舉觶者降
此獻禮既備而將旅酬之始解見前篇賓反奠于其
所復奠于薦西也不于薦東者將俟射後舉酬主人
也
大夫若有遵者則入門左主人降賓及衆賓皆降復初
位主人揖讓以大夫升拜至大夫答拜主人以爵降大
夫降主人辭降大夫辭洗如賓禮席於尊東升不拜洗
主人實爵席前獻于大夫大夫西階上拜進受爵反位

主人大夫之右拜送大夫辭加席主人對不去加席乃
薦脯醢大夫升席設折俎祭如賓禮不嚌肺不啐酒不
告旨西階上卒爵拜主人答拜大夫降洗主人復阼階
降辭如初卒洗主人盥揖讓升大夫授主人爵于兩楹
閒復位主人實爵以酢于西階上坐奠爵拜大夫答拜
坐祭卒爵拜大夫答拜主人坐奠爵于西楹南再拜崇
酒大夫答拜主人復阼階揖降句 大夫降句 立于賓南
此遵至之禮也大夫即鄉大夫掌一鄉之政者鄉飲
酒禮曰賓者有遵者既一人舉觶乃入又曰樂作則
大夫不入此一人舉觶樂將作故遵入大夫不俟于

門外主人迎亦不于門外別于正賓也賓皆降復初
位復初入門左東向立之位席于尊東在堂東北與
賓夾尊亦南面也升不拜洗以下獻酢之禮與鄉飲
介禮同別于正賓也解見前篇大夫降洗將酢主人
也大夫降立于賓南不以貴奪正賓故立于賓下
按飲與射皆有待遵之禮然遵有至有不至故鄉飲
酒序遵于旅酬禮畢後以不至者而言也鄉射禮序
遵于樂未作之前以至者而言也其義互備世儒于
鄉飲酒禮改補與射禮同則是以遵為必至者矣
主人揖讓以賓升大夫及衆賓皆升就席席工于西階

上少東樂正先升北面立于其西工四人二瑟瑟先句
相去聲者皆左何去聲瑟面鼓執越內弦右手相入升自西
階北面東上工坐相者坐授瑟乃降笙入立于縣中西
面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工
不興告于樂正曰正歌備樂正告于賓乃降主人取爵
于上篚獻工大師則為之洗賓降主人辭降工不辭洗
卒洗升實爵工不興左瑟句 一人拜受爵主人阼階上
拜送爵薦脯醢使人相祭工飲不拜既爵授主人爵衆
工不拜受爵句 祭飲句 辯有脯醢不祭句 不洗遂獻笙
于西階上笙一人拜于下盡階不升堂受爵主人拜送

爵句階前坐祭立飲句不拜既爵句升授主人爵衆笙
不拜受爵坐祭立飲辯有脯醢不祭主人以爵降奠于
篚反升就席
此作樂而獻樂工也鄉飲禮云樂正先升立于西階
東此云工席西階東樂正立工西則是樂正立處西
階猶在西也面猶前也鼓謂手彈處瑟首也荷瑟以
首居前變于飲燕之禮執越猶挎越也笙入吹笙者
入立于樂中當鐘磬之間也縣在東階下立者西面
蓋縣之東也鄉飲之樂歌笙間合此不歌不間不笙
者射禮繁樂畧也工不興瞽不備禮也獻大師洗爵

主賓皆降不言大夫有至有不至禮重主賓也一人
拜受爵者獻衆樂工也不笙亦獻笙者合樂有笙但
不獨奏耳獻笙畧于工獻衆笙又畧于笙
主人降席自南方側降作相爲司正司正禮辭許諾主
人再拜司正答拜主人升就席司正洗觶升自西階由
楹內適阼階上北面受命于主人西階上北面請安于
賓賓禮辭許司正告于主人遂立于楹間以相拜主人
阼階上再拜賓西階上答再拜皆揖就席司正實觶降
自西階中庭北面坐奠觶興退少立進坐取觶興反坐
不祭遂卒觶興坐奠觶拜執觶興洗北面坐奠于其所

興少退北面立于觶南
此將旅酬設司正也射則以爲司馬主人自南方降
席下東階便也司正由楹內適阼階者樂工坐階際
故避楹內餘解見前篇司正由西階降往堂前庭下
奠觶于庭中表所有事也反坐反于退立處坐而飲
也奠于其所仍奠于庭中也退立觶南立于庭中少
南北面察失禮者
未旅三耦俟于堂西南面東上司射適堂西袒決遂取
弓于階西兼挾乘矢升自西階階上北面告于賓曰弓
矢既具有司請射賓對曰某不能句爲二三子句許諾

司射適阼階上東句北面告于主人曰請射于賓賓許
此始請射也凡燕飲之禮既立司正即行旅酬此禮
主射故未旅先請射凡射二人爲耦天子六耦諸侯
四耦大夫士三耦謂之正耦鄉射正耦三用六人司
射選賓子弟有行藝者充之未旅酬先俟于堂下之
西南面立長幼以東爲上序立而西雖有三耦之數
尚未定同耦之人立于此待司射比耦也司射掌射
事者堂西堂下西袒露左臂也凡禮吉凶皆袒左惟
罪人袒右決以象骨爲之著于右手大指以鉤弦遂
以韋爲之一名韝著于左臂以遂弦取弓在手挾矢

指間挾之言夾也夾于第二三指間乘矢四矢每射必四矢象四方也有司主人之執事者不能讓已不善射也

司射降自西階階前西面命弟子納射器乃納射器皆在堂西賓與大夫之弓倚于西序矢在弓下北括衆弓倚于堂西矢在其上主人之弓矢在東序東

此納射器也射器弓矢決拾之類西序堂上西牆括矢端受弦處括言會也矢與弦會也括向北鏃向南順也衆耦之弓倚于堂西階下矢在階上主人弓矢在堂東牆之東

司射不釋弓矢遂以比三耦句於堂西三耦之南北面命上射曰某御於子命下射曰子與某子射司正為司馬司馬命張侯弟子說脫束遂繫左下綱司馬又命獲者倚旌于侯中獲者由西方坐取旌倚于侯中乃退樂正適西方命弟子贊工遷樂于下弟子相工如初入降自西階阼階下之東南堂前三笴菓西面北上坐樂正北面立于其南

此比耦抗侯遷樂待射也司射自初取弓挾矢至是不釋執所事也後倣此三耦俟于堂西南面耦尚未定令司[illegible]于其所立之南北向命之凡耦尊者立右為上射武事尚右左為下御猶侍也前立司正為旅酬今未旅射卽以司正充司馬供射事前張侯不繫左下綱中掩束之今司馬命解其束繫之也射中曰獲報中之人曰獲者旌獲者所執矢中揚旌唱獲時司射將誘射司馬命獲者取旌倚侯北正中取旌由西方射器在堂西也坐取旌偃在地也退旣植旌退立也樂正前降立西階至是適堂西命弟子相瞽遷樂于下避射位也相工如初入左荷瑟右手相同也工降自西階往阼階下東南離堂三笴西面坐矢幹曰笴長三尺是離堂下九尺也必空三笴者避往來

堂東之路也工坐向西以北為上樂正立于工之南北向也

司射猶挾乘矢以命三耦各與其耦讓句取弓矢拾句三耦皆袒決遂有司左執弣右執弦而授弓遂授矢三耦皆執弓搢三而挾一个司射先立于所設中之西南東面三耦皆進由司射之西立于其西南東面北上而俟司射東面立于三耦之北搢三而挾一个揖進當階北面揖及階揖升堂揖豫序則鉤楹內堂則由楹外當左物北面揖句及物揖左足履物不方足句還旋視侯中俯正足句不去旌句誘射句將乘矢句執弓不挾句

右執弦南面揖揖如升射句降句出于其位南句適堂西改取一个挾之遂適階西取扑搢之以反位

此三耦既比司射先自射教之射者禮儀未閑司射挾乘矢命各與其耦揖讓迭取弓矢勿相雜越皆司射命也拾更迭也兼弓把也前納射器弓矢皆在堂西至是有司以授三耦搢插也插三矢于帶間挾一矢于第二指間備先射也一个謂一矢凡奇曰个後倣此中器名木爲之以盛筭射中釋筭故謂中設堂下當西序司射先就設中西南東面立三耦自堂西進由司射之西司射立于三耦北三耦立于司射南

少退故曰西南司射東面立以下皆司射自射以教射也揖進即所立之次東向一揖進當西階逢北向一揖及西階下一揖此堂下三揖也盡階升堂一揖豫作序軒檻之類楹檐柱序淺堂深升序自西階遶楹內東至射位堂則自楹外東至射位鉤遶也畫地爲射位曰物左右二物在堂上弃南向上射右下射左司射一人誘射則虛上物立左物升堂東行當左物北向一揖及物一揖此堂上三揖也以左足先履物右足且不及比方左足立尚未定及轉身南面視堂下侯中逆對乃俯視正足凡射獲者持旌侯西唱獲此教射不計獲故旌倚侯不去也誘射司正射也誘教也將乘矢發四矢也將送也詩云抑縱送忌執弓不挾矢矢發盡也南面揖謂既射揖出物也揖皆如升謂當階下堂等揖與升同也出于其位南謂司射始立于設中西南三耦北今降西階出于原位之南西行適堂西改取一矢挾之示教習也扑以撻犯教者書云扑作教刑搢謂插之帶間反位反三耦北之原位將作射也

按鄭解豫作序序之序以附會鄉州之學非也楹即今廳中四柱負棟者鉤楹謂近檐兩楹內可鉤行古

人堂廂戶皆在後楹間室與房在堂之北後楹中間戶牖室也後楹東間戶牖房也所謂東西階位皆在堂深處而前當兩階非就檐下布席也左足履物以下二語皆七字成文

司馬命獲者執旌以負侯獲者適侯執旌負侯而俟司射還旋當上耦西面作上耦射司射反位上耦揖進上射在左弃行當階北面揖及階揖上射先升三等下射從之中等上射升堂少左下射升上射揖弃行皆當其物北面揖及物揖皆左足履物還旋視侯中合足而俟司馬適堂西不決遂袒執弓出于司射之南升自西階

鉤楹由上射之後西南面立于物間右執簫南揚弓命
去侯獲者執旌許諾聲不絶以至于乏坐東面偃旌興
而俟司馬出于下射之南還旋其後降自西階反句由
司射之南適堂西釋弓襲反位立于司射之南司射進
與司馬交于階前相左由堂下西階之東北面視上射
命曰無射獲無獵獲上射揖司射退反位乃射上射既
發挾弓矢而后下射射拾發以將乘矢獲者坐而獲舉
旌以宮偃旌以商獲而未釋獲卒射皆執弓不挾南面
揖揖如升射上射降三等下射少右從之中等并行上
射於左與升射者相左交于階前相揖由司馬之南適

堂西釋弓說決拾襲而俟于堂西南面東上三耦卒射
亦如之司射去扑倚于西階之西升堂北面告于賓曰
三耦卒射賓揖司射降搢扑反位
此誘三耦初射也旌先倚侯三耦將射乃命獲者執
旌北向背侯立俟司馬命也時三耦猶在西階下西
南與司射俱東面立司射旋身西向上耦二人作射
還旋通轉也作使也使升堂射上射左升堂西爲左
也上射尊先升階三級下射隨之中間一級上射升
堂少西避下射且趨右物便也上射揖揖下射也并
東行向物也上射履右物下射履左物履物正足之

儀皆如前司射所教也俟俟司馬司射命也上射立
右物司馬由其後趨兩物中間時獲者南負侯所居
乏之在西故司射西南面命之簫弰同弓末也揚舉也
以弓弰向南舉之命獲者離侯去避矢也獲者應不
絶聲且諾且趨西至乏之跪而仆旌于地東面乏之在西
也偃猶仆也興而俟起立俟射也司馬既命獲乃由
兩物之間南出遶左物東旋其後降自西階復由司
射位南往堂西釋弓矢襲衣復立西階西東向之位
司馬自北降階轉西司射自西過東司馬在北以司
射爲左司射在南以司馬爲左故曰交于階前相左

司射不升堂由西階東北向上射命曰射無計獲善
射者正已無爭勝之心則發必中慶獵猶爭也不由
拾發獵次爭勝射者所戒蓋初射誘習不釋筭計獲
故以此曉之不命下射統于上也上射揖受命也上
射先發一矢俟再挾矢于弓下射后發拾更迭也下
射既發挾矢于弓上射又發將乘矢各送四矢也射
中則獲者跪而取旌于地舉以唱獲復偃于地舉旌
聲高偃旌聲下聲高爲宮聲下爲商一唱而聲再變
也此三耦初射雖有中否而不計勝負唱獲而不釋
筭故曰未釋獲卒射執弓南向揖出物西行揖及階

揖皆如升上射先降三等下射間等從之亦如升并行上射在左南下東爲左初耦自堂上降次耦自堂下升交遇于西階前南下就西以東爲左北升趨東以西爲左故亦曰相左升者與降者遇相揖降者由司馬位南適堂西釋弓脫決拾襲衣南面立東上以俟如未旅時三耦始俟之位也三耦卒射降亦南面東上立同也司射去扑三耦受教終事將升見賓也賓揖答司射告也退復搢扑執其事也

按鄭解射獲爲矢中人獵獲爲矢傍及獲者獲者去侯居乏遠矢自不及何爲諄諄命之蓋弟子初耦禮度未閑故初射不釋獲使從容比禮以息其張皇好勝之心因事而爲之節文也子云其爭也君子亦有取于此也夫

司馬適堂西袒執弓由其位南進與司射交于階前相左升自西階鉤楹自右物之後立于物間西南面揖弓句命取矢獲者執旌許諾聲不絕以旌負侯而俟司馬出于左物之南還旋其後降自西階遂適堂前北面立于所設楅幅之南命弟子設楅乃設楅于中庭南句當洗東肆司馬由司射之南退釋弓于堂西襲反位弟子取矢北面坐委于楅北括乃退司馬襲進當楅南北面坐左右撫矢而乘之若矢不備則司馬又袒執弓如初升命曰取矢不索弟子自西方應曰諾乃復求矢加于楅

此正射設楅受矢也司射自堂降司馬將升堂交遇西階前相左司馬升堂自右物後進立兩物間獲者在侯西故西南面舉弓推手揖命取發矢于侯獲者應諾執旌趨侯北向立示弟子取矢也司馬由兩物間南行東遶左物旋兩物後降自西階東行至中庭北面立使弟子設楅楅言幅整齊意盛矢使齊也設當中庭南東與洗並肆陳也楅形如交龍前後兩首南北直設弟子委矢楅中括在北鏃在南手循曰撫矢在楅中司馬以兩手左右分四數之乘四矢每發乘矢矢不備有遺也三耦二十四矢乃備索盡也不索卽不備

司射倚扑于階西升請射于賓如初賓許諾賓主人大夫若皆與射則遂告于賓適阼階上告于主人主人與賓爲耦遂告于大夫大夫雖衆皆與士爲耦告于大夫曰某御于子西階上北面作衆賓射司射降搢扑由司馬之南適堂西立比衆耦衆賓將與射者皆降由司馬之南適堂西繼三耦而立東上大夫之耦爲上若有東

面者則北上賓主人與大夫皆未降司射乃比衆耦辯
徧遂命三耦拾取矢司射反位
此將正射比耦也與射言若或射或否也告賓則曰
主人御于子告主人則曰子與賓射主人耦賓尊賓
爲上射也大夫耦士以貴下賤也士即衆賓也西階
上作衆賓射使衆賓降堂西比耦待射也衆賓即鄉
飲三賓司射降適堂西立比衆耦如初誘射三耦南
面立司射北面命也衆耦衆賓及大夫之耦欲射者
皆降不射者否初三耦誘射畢立堂西南面東上今
衆賓欲射者降繼三耦立以次西也大夫之耦衆賓

爲大夫之上射者又立于三耦之上東也人衆地狹
南面不足則折而東面以北爲上也賓與主人大夫
不與衆賓同降司射先告比于堂上至射乃降也衆
賓降畢立定司射乃比衆耦告上射曰某御于子告
下射曰子與某子射不言命辭者與初比三耦同也
辯徧通比耦既徧遂命三耦遍取矢司射反立西階
東面司馬北之位也
按鄭謂賓主人大夫未降志在射非也衆賓欲射者
孰不志在射未降者爲志則降者爲無志乎
三耦拾取矢皆袒決遂執弓進立于司馬之西南司射

作上耦取矢司射反位上耦揖進當楅北面揖及楅揖
上射東面下射西面上射揖進坐橫弓卻手自弓下取
一个兼諸弣順羽且興執弦而左還旋退反位東面揖
下射進坐橫弓覆手自弓上取一个興其他如上射既
拾取乘矢揖句皆左還南面揖句皆少進當楅南句皆
左還北面句搢三挾一个句揖句皆左還上射於右與
進者相左相揖反位三耦拾取矢亦如之後者遂取誘
射之矢兼乘矢而取之以授有司于西方而后反位衆
賓未拾取矢皆袒決遂執弓搢三挾一个由堂西進繼
三耦之南而立東面北上大夫之耦爲上

此正射三耦取矢于楅也始誘射三耦與司射共矢
二十八个是三耦餘一乘也皆收委于楅故就楅取
之拾取上射取一下射取一彼此更迭至四也進立
由堂西南面之位東進立于司馬西南東向也三耦
進立司射惟作上耦餘以次進作使也于上耦前西
面作之既作反西階下東面之位上耦出次東向揖
進當楅北面揖楅在堂下庭中進至楅所揖二人分
東西夾楅上射立西東面下射立東西面上射東面
揖進楅所跪左手執弓弣橫楅北楅直設加弓爲橫
東西以左爲上右爲下右手卻向弓下取楅中矢一

个仰納左手兼弓弣執之卻下而仰也弣弓把也順羽矢羽在北右手卻取矢身左轉向南羽順在北東面南爲上故左轉順楅前首也且興順羽時且起也執弦右手執也退反楅西東面之位揖下射進也下射進左手執弣坐橫弓右手自弓上覆取矢仰納左手其他兼弣順羽左轉反位與上射同獨覆手者仰則羽在南也下射左體北轉西面北爲上順楅後首也耦二人各四矢拾取畢東西相對揖皆左還向南上射在西左旋卽南下射在東左旋自北而東乃南皆揖少進當楅南二人東西進至中皆左還北向楅

各以三矢插帶間挾一矢于右手食指間相揖又左還向南幷行西復位上射于右武事尊右也上耦退西行中耦纔進東行上耦在北中耦在南相爲左進者退者相遇揖上耦退反司馬西南之位三耦拾取矢畢楅中餘誘射四矢第三耦下射兼取不必拾以授納射器之有司于堂西而后反司馬西南之位三耦外衆賓未拾取矢蓋楅中委矢止給三耦衆皆如初誘射授矢堂西不取于楅中也

司射作射如初一耦揖升如初司馬命去侯獲者許諾司馬降釋弓反位司射猶挾一个去扑與司馬交于階前升請釋獲于賓賓許降搢扑西面立于所設中之東句北面句命釋獲者設中遂視之釋獲者執鹿中一人執筭以從之釋獲者坐設中南當楅西當西序東面興受筭坐實八筭于中橫委其餘于中西句南末句興共而俟司射遂進由堂下北面命曰不貫不釋上射揖司射退反位釋獲者坐取中之八筭改實八筭于中興執而俟乃射若中則釋獲者坐而釋獲每一个釋一筭上射於右下射於左若有餘筭則反委之又取中之八筭改實八筭于中興執而俟三耦卒射

此三耦正射也作射揖升與初誘射儀同司射自誘射後改挾一个至是不釋恆于教也去扑將升見賓也前誘射三耦無射獲故不釋筭正射筭獲故請于賓也釋獲釋籌于地計射者所中獲射中也盛筭之器曰中設于堂下當西序司射先立于東示以設處使不過東也北面使不過南也視之示以設中實筭釋獲之法如下所云也鹿中中刻木爲鹿形記云士鹿中筭籌也南當楅楅在庭中設中與設楅東西相幷南與楅齊西當西序直對也獲者設中起立中西東面受筭于執筭者實八筭于中中制鑿背可容八筭一耦八矢一筭直一矢也餘筭橫委中外西地上

筭未向南也共拱同恭貌侯侯射執筭也不貫矢不穿布也禮射布侯中必貫布則釋筭不中不貫則不釋上射受命揖司射退反堂西東面之位釋獲者坐取中內八筭執以待射改取中末餘筭八實于中待再耦也侯侯中也坐而釋獲釋手內筭于中左右地上也每一个謂每中一矢上射釋于中右下射釋于中左八矢不皆中則筭有餘在手者反委于中西與餘筭同處又取中內八筭執侯二耦射更取中末餘筭八實中備三射也執而侯侯二耦中也三耦言卒射不及射儀與一耦同也

賔主人大夫揖皆由其階降揖主人堂東袒決遂執弓搢三挾一个賔於堂西亦如之皆由其階階下揖升堂揖主人爲下射皆當其物北面揖及物揖乃射卒南面揖皆由其階階上揖降階揖賔序西主人序東皆釋弓說決拾襲反位升及階揖升堂揖皆就席大夫袒決遂執弓搢三挾一个由堂西出于司射之西就其耦大夫爲下射揖進耦少退揖如三耦及階耦先升卒射揖如升射耦先降降階耦少退皆釋弓于堂西襲耦遂止于堂西大夫升就席衆賔繼射釋獲皆如初司射所作唯上耦

此賔主大夫及衆耦射也將射則下堂取弓矢袒揖讓比耦而后升賔主人先射大夫次之賔主降則大夫亦降皆由其階謂主人東階賔與大夫西階也堂東堂下東賔主人之弓各倚于其序矢各在其下各往于其所有司各授之也屢言皆由其階別于衆耦升降同西階也主人爲下射下賔也皆當其物賔由西階升當右物主人由東階升當左物也皆由其階階上揖東西降臨階相揖也賔序西主人序東釋射器襲衣各于故處也反位反各階下當序少立相待而升也皆就席主人就阼階西面賔就堂上南面也

此以上賔與主人射之儀也大夫與賔主同降止于堂西賔射畢大夫乃袒執射器由堂西出受射器于堂西也衆耦立于司射西南大夫之耦俱在故大夫出司射西就之也大夫爲下射士爲上射貴下賤也揖進出次揖也耦少退士行少後尊大夫也揖如三耦謂堂下三揖禮與三耦同也及階至西階也耦先升謂上射先升三等大夫間等從之升堂近射事上射以序得先也卒射揖如升射三揖同也射禮堂上下升降皆三揖耦先降上射之序也降階耦少退堂下去射遠尊大夫也釋弓堂西反其故處也耦遂止

于堂西復初立南面之位也大夫升就席升堂上南面尊東之席也此以上大夫之射儀也衆賓繼射皆不言儀與三耦同也釋獲皆如初如三耦也通上賓主人大夫言皆也司射所作唯上耦自二三耦至賓主衆耦以次進不須作也

卒射釋獲者遂以所執餘獲升自西階盡階不升堂告于賓曰左右卒射降反位坐委餘獲于中西興共拱而俟司馬袒決執弓升命取矢如初獲者許諾以旌負侯如初司馬降釋弓反位弟子委矢如初大夫之矢則兼束之以茅句上握馬司馬乘矢如初司射遂適西階西

釋弓去扑襲進由中東立于中南北面視筭釋獲者東面于中西坐先數右獲二筭爲純一純以取實于左手十純則縮而委之每委異之有餘純則横於下一筭爲奇奇則又縮諸純下興自前適左東面坐兼斂筭實于左手一純以委十則異之其餘如右獲司射復位釋獲者遂進取賢獲執以升自西階盡階不升堂告于賓若右勝則曰右賢於左若左勝則曰左賢於右以純數告若有奇者亦曰奇若左右鈞則左右皆執一筭以告曰左右鈞降復位坐兼斂筭實八筭于中委其餘于中西興共而俟

此正射畢而取矢筭獲也卒射謂三耦賓主大夫衆耦射畢所執餘獲謂餘籌在手未釋者升盡階不登堂禮降于司射司馬也左右上射下射也拱而俟俟司射視筭乃數也四言如初謂射畢取矢委楅筭皆與初射同惟大夫之矢束以茅使大夫弃取不煩拾取也握手執處束上于握近鏃勿傷羽也司馬乘矢以四數之如初射也司射立西階西東面今往堂西釋射器也進由中東轉南乃北面視筭釋筭者于中西東面跪取中左右所釋筭數之先數右尊上射也東向南爲右二筭爲純以下皆數法也純雙也一純

以取以雙數取筭于左手執之執滿十雙則縮委于地縮直也順中東西爲縮南北爲横每委異之十雙爲一處也餘純雙不滿十者横委于十純下零一曰奇有奇又直委于餘純下此數右獲之法也數者起過中左東面北爲左亦東面跪但右則取筭數歸左手左則總收地上筭歸左手數以委地其餘縮横皆與右同賢猶勝也執賢獲執其勝黨多獲之筭以告勝也以純數告明言勝幾雙有零數則言勝幾隻鈞同也既告而降總收地上既數之筭取八筭實中內以待再射委其餘于中西釋獲者立中西以俟如初

禮也
按筭獲之法槩左右三耦通計勝負左右非一人而中有多寡或全中或全不中不中者得隱芘而多中者蒙枉罰何以別乎据罰觶勝者與不勝者升是以各耦爲勝負也逐耦而筭何至十純通三耦左右不過十二矢本文或有疑誤不然何告獲與飲罰殊不相應也豈筭獲則併三耦而飲不勝仍分各耦與

司射適堂西命弟子設豐弟子奉豐升設于西楹之西乃降勝者之弟子洗觶升酌南面坐奠于豐上降袒執弓反位司射遂袒執弓挾一个搢扑北面于三耦之南

命三耦及衆賓勝者皆袒決遂執張弓不勝者皆襲說(脫)決拾卻左手右加弛弓于其上遂以執弣司射先反位三耦及衆射者皆與其耦進立于射位北上司射作升飲者如作射一耦進揖如升射及階勝者先升升堂少右不勝者進北面坐取豐上之觶興少退立卒觶進坐奠于豐下興揖不勝者先降與升飲者相左交于階前相揖出于司馬之南遂適堂西釋弓襲而俟有執爵者執爵者坐取觶實之反奠于豐上升飲者如初三耦卒飲賓主人大夫不勝則不執弓執爵者取觶降洗升實之以授于席前受觶以適西階上北面立飲卒觶授執爵者反就席大夫飲則耦不升若大夫之耦不勝則亦執弛弓特升飲衆賓繼飲射爵者句辯句乃徹豐與觶

解

此罰飲不勝者也豐形似豆一謂之坫以大木爲之取豐厚安重承罰爵也楹梁下柱酌不授爵以明罰也弟子降袒執弓其初升袒執弓可知反位反于堂西有執爵者繼酌故不復升也三耦卒射降皆南面立于堂西勝與不勝者俱在至是司射往北面命之勝者袒執張弓以示武不勝者襲執弛弓以示不振卻左手在下仰承而右手取弛弓加左手上遂以執

弣兩手并承弓把皆司射之命反位反西階東面與司馬并立之位司射先反衆隨進也射位始序立作射之位司射與司馬位之西南也及階勝者先升不論上射也及階乃先則堂下行猶如初射也先升先三等不勝者從間一級也升堂北面以東爲右少右避飲者使當豐也立飲謂不祭不拜不備禮示罰也奠觶于豐下奠于地不反于豐上也不勝者先降則勝者少後升後降先以明罰也先飲者降繼飲者升故交相左相揖也下階過司馬位東而南而西釋弓于堂西南面東上立俟終射也有執爵者謂勝者弟

子既升酌反位主人有執爵者繼酌也賓主人大夫不勝飲不執弛弓不親取觶觶必洗必授之席前不反奠殊尊也然飲不于席于西階亦北面亦立飲其示罰同也惟大夫飲耦不升賓主人飲勝者同升可知大夫耦飲大夫不同則賓主人耦飲同可知射爵

飲罰觶辯徧同

司馬洗爵升實之以降獻獲者于侯薦脯醢設折俎俎與薦皆三祭獲者負侯北面拜受爵司馬西面拜送爵獲者執爵使人執其薦與俎從之適右个設薦俎獲者南面坐左執爵祭脯醢執爵興取肺坐祭遂祭酒興適

左个中亦如之左个之西北三步東面設薦俎獲者薦右東面立飲不拜既爵司馬受爵奠于篚復位獲者執其薦使人執俎從之辟設于乏之南獲者負侯而俟司射適階西釋弓矢去扑說決拾襲適洗洗爵升實之以降獻釋獲者于其位句少南薦脯醢折俎有祭釋獲者薦右東面拜受爵司射北面拜送爵釋獲者就其薦坐左執爵祭脯醢興取肺坐祭遂祭酒興司射之西北面立飲不拜既爵司射受爵奠于篚釋獲者少西辟薦反位司射適堂西袒決遂取弓于階西挾一个搢扑以反位

此獻獲者與釋獲者獲者受命于司馬故司馬主獻獲者負侯故就侯所獻之三祭謂祭侯左右中俎之肺與脯之半胾皆用三右个侯北向以東爲右偏側爲个獲者因侯受獻故祭侯南面坐侯北向也左个侯西偏中侯中間侯形四肢牽掣故左右中間宛轉祭之三祭畢移薦俎設于侯西北三步東面立飲盡爵不拜禮簡也獻畢司馬受爵奠于篚北行復位獲者亦移薦俎北行設于乏之南乏之在侯西北十六步有奇辟避通不當乏之前避舉旌偃旌也負侯而俟俟終射也此以上獻獲者也其釋獲者聽命于司射故司射主獻其位在中之西東面薦俎設于其位之南薦

右薦西也就其薦坐卽薦西坐祭起立于司射之西北面立飲司射亦北面立當薦南釋獲者與司射并立在西司射在東也獻畢釋獲者西行避薦反于薦北東面之位

按獲與釋獲者分卑而獻爵薦俎之禮均蓋射以侯爲主以中爲賢獲者司侯釋獲者司中敬其事因重其人雖以歌工笙師爵無不徧獻無不拜旅酬終燕雖主人之贊亦與焉古人飲食之際情至禮恭如此可以達禮之義矣

司射去扑倚于階西升請射于賓如初賓許司射降搢

扑由司馬之南適堂西命三耦及衆賓皆袒決遂執弓
就位司射先反位三耦及衆賓皆袒決遂執弓各以其
耦進反于射位司射作拾取矢三耦拾取矢如初反位
賓主人大夫降揖如初主人堂東賓堂西皆袒決遂執
弓皆進階前揖及楅揖拾取矢如三耦卒北面搢三挾
一个揖退賓堂西主人堂東皆釋弓矢襲及階揖升堂
揖就席大夫袒決遂執弓就其耦揖皆進如三耦耦東
面大夫西面大夫進坐說脫矢束興反位而后耦揖進
坐兼取乘矢順羽而興反位揖大夫進坐亦兼取乘矢
如其耦北面搢三挾一个揖退句耦反位大夫遂適序

西釋弓矢襲升即席衆耦繼拾取矢皆如三耦以反位
此終射取矢于楅也司射與司馬弃立西階西東面
司射在北將適堂西乃出司馬之南而西也將三耦
及衆皆在堂西南面立司射往北面命之使就射位
司射既命先反位衆隨之進各以其耦謂上射先下
射從也射位即司馬西南東面之位立于此而後升
堂射故謂射位云反者初射立此今復于此也司射
作拾取矢者就射位西面使之也惟作初耦其餘以
次進也前射委楅唯二十八矢故三耦拾取餘皆取
諸堂西今賓主大夫衆耦矢皆委楅故自三耦至衆

賓皆取矢于楅三耦爲正先拾如初反射位賓主耦
繼進主自堂東賓自堂西進至東西階相俟南面相
揖行也卒北面謂拾取矢畢北面向楅搢矢也揖退
謂賓主皆北面揖左還退如初也賓主既拾取矢各
就堂東西脫射器升堂就席待射不與衆同立射位
也大夫耦繼進大夫爲下射其耦爲上射立于堂西
故大夫袒決遂往堂西就之也揖進如三耦弃行不
如初升降上射少退也耦東面上射立楅西也大夫
西面下射立楅東也大夫矢以茅束委楅欲其兼取
至是大夫坐而脫之欲與衆拾取也說脫通既起反

西面之位其耦揖進楅前坐兼取四矢順羽左轉興
不欲煩大夫拾故大夫亦進跪兼取四矢北面搢三
挾一揖退禮與衆同詳前其耦反射位大夫獨適堂
西暫脫射器升堂即席與賓主同衆耦繼之拾取與
三耦同反位反射位也

司射猶挾一个以進作上射如初一耦揖升如初司馬
升命去侯獲者許諾司馬降釋弓反位司射與司馬交
于階前去扑襲升請以樂樂于賓賓許諾司射降搢扑
東面命樂正曰請以樂樂于賓賓許司射遂適階間堂
下北面命曰不鼓不釋上射揖司射退反位樂正東面

命大師曰奏騶虞間若一大師不興許諾樂正退反位乃奏騶虞以射三耦卒射賓主人大夫衆賓繼射釋獲如初卒射降釋獲者執餘獲升告左右卒射如初

此終射作樂以射也衆既取矢司射進射位作一耦上射使升司馬命去侯如初司射請以樂樂言以樂相樂非止樂賓也樂正先遷東階下北面立令司射降西階下東面以賓命命之又適兩階間庭中北向堂上命上射曰發矢不與鼓節相應雖中不釋筭即所謂無獵獲也上射揖受命鼓以節歌鄉射樂歌五終鼓五節每耦八矢每節二矢拾發八矢四節多一

初節以聽也矢行應節而中比于樂射之善也樂正東面命大師大師西面坐樂正自北面轉向命之也騶虞國風召南篇名奏以鼓奏歌間猶節也若一謂五節均調長短希數如一大師不興坐而應瞽不備禮也乃奏騶虞以射謂三耦賓主大夫至衆耦皆以樂射也

按周禮射人王射以騶虞今鄉射用王樂則是士大夫用天子樂也鄭引射義云騶虞樂官備謂用此以樂賢附會之說總之詩三百皆可弦歌而國風小雅上下通用天子歌騶虞不必天子獨用也

司馬升命取矢獲者許諾司馬降釋弓反位弟子委矢司馬乘之皆如初司射釋弓視筭如初釋獲者以賢獲與鈞告如初降復位司射命設豐設豐實觶如初遂命勝者執張弓不勝者執弛弓升飲如初

此終射畢取矢筭獲罰飲不勝也禮各如初但釋獲者不復實八筭于中以射事終也

司射猶袒決遂左執弓右執一个兼諸弦面鏃適堂西以命拾取矢如初司射反位三耦及賓主人大夫衆賓皆袒決遂拾取矢如初矢不挾兼諸弦弣以退不反位遂授有司于堂西辯拾取矢揖皆升就席司射乃適堂

西釋弓去扑說決拾襲反位司馬命弟子說侯之左下綱而釋之命獲者以旌退命弟子退福司射命釋獲者退中與筭而俟

此射畢授射器于有司也執一矢兼諸弦示不用也凡矢將用於指間挾之不用幷弦弣執之面鏃鏃向內也矢用則北括內羽外鏃不用反是適堂西謂射耦既降皆復立堂西南面之位司射命各拾取既用之矢還有司也有司即初誘射授弓矢之有司辯徧通衆拾取徧也賓主大夫以下席在堂上者皆復升司射司正皆弟子輩卒事皆反堂下初立之位凡侯

未射左下綱不繫掩束之將射脫束繫之射畢又脫
繫復掩之命獲者與釋獲者皆司馬命之退皆退于
堂西俟俟旅酬也
司馬反爲司正退復觶南而立樂正命弟子贊工即位
弟子相工如其降也升自西階句反坐句賓北面坐取
俎西之觶興阼階上北面酬主人主人降席立于賓東
賓坐奠觶拜執觶興主人答拜賓不祭卒觶不拜不洗
實之進東南面主人阼階上北面拜賓少退主人進受
觶句賓主人之西句北面拜送賓揖就席主人以觶適
西階上酬大夫大夫降席立于主人之西如賓酬主人

之禮主人揖就席若無大夫則長受酬亦如之司正升
自西階相旅作受酬者曰某酬某子受酬者降席司正
退立于西序端東面衆受酬者拜興飲皆如賓酬主人
之禮辯遂酬在下者皆升受酬于西階上卒受者以觶
降奠于篚司正降復位
此射畢復飲舉旅酬也初司正揚觶退立于中庭觶
南未旅而射改爲司馬今射畢旅行復爲司正仍立
觶南以監旅也樂正初自西階命弟子贊工遷東階
下避射今射畢復命弟子贊工升西階東北面坐如
初如其降謂如降往東階時左荷右相也不言樂正
者正樂告備則降立堂下今工反而樂正仍立階下
縣間可知也賓北面坐取觶以下皆旅酬之事與鄉
飲酒同俎西之觶先一人所舉以酬賓賓奠之薦西
者也主人酬大夫與鄉飲酬介禮同解見前長衆賓
之長鄉射無介而有三賓以長幼之序受酬也相旅
相視旅酬賓主大夫酬畢司正升防卑幼失禮也某
謂酬者某子謂受酬者稱子以尊之達酬者之敬也
司正退立序端避後升也在下謂子弟輩立堂下者
卒受者謂末一人司正降復位降反庭中觶南之位
也

使二人舉觶于賓與大夫舉觶者皆洗觶升實之西階
上北面皆坐奠觶拜執觶興賓與大夫皆席末答拜舉
觶者皆坐祭遂飲卒觶興坐奠觶拜執觶興賓與大夫
皆答拜舉觶者逆降洗升實觶皆立于西階上北面東
上賓與大夫拜舉觶者皆進坐奠于薦右賓與大夫辭
坐受觶以興舉觶者退反位皆拜送乃降賓與大夫坐
反奠于其所興若無大夫則唯賓司正升自西階阼階
上受命于主人適西階上北面請坐于賓賓辭以俎反
命于主人主人曰請徹俎賓許司正降自西階階前命
弟子俟徹俎司正升立于序端賓降席北面主人降席

自南方阼階上北面大夫降席席東南面賓取俎還旋
授司正司正以降自西階賓從之降遂立于階西東面
司正以俎出授從者主人取俎還授弟子弟子受俎降
自西階以東主人降自阼階西面立大夫取俎還授弟
子弟子以降自西階遂出授從者大夫從之降立于賓
南衆賓皆降立于大夫之南少退北上主人以賓揖讓
說脫屨乃升大夫及衆賓皆說屨升坐乃羞無筭爵使
二人舉觶賓與大夫不興取奠觶飲卒觶不拜執觶者
受觶遂實之賓觶以之主人大夫之觶長受而錯皆不
拜辯卒受者興以旅在下者于西階上長受酬酬者不

拜乃飲卒觶以實之受酬者不拜受辯旅皆不拜執觶
者皆與預旅卒受者以虛觶降奠于篚執觶者洗升實
觶反奠于賓與大夫無筭樂

此旅酬畢徹俎坐燕以終也使二人舉觶司正使也
二人主人之贊者正禮既成時久賓勞主人欲安賓
坐燕先使二人舉觶再酬與鄉飲禮同解見前賓大
夫辭不即飲者先已一人舉觶酬矣今主人殷勤有
加客不欲盡主人之懽奠于其所而主人遂請徹俎
以安賓解見鄉飲酒再言使二人舉觶即使前二人
申請前未飲之觶奠薦右者賓與大夫乃取而飲之

禮凡坐卒爵必拜既爵此爲燕坐故卒觶皆不拜執
一觶者即二人賓大夫既飲二人受觶實酒賓觶以酬
主人大夫觶以酬衆賓之長者即席間受之交錯以
徧皆坐不拜賓主大夫衆賓席間相酬徧末受者起
席往西階上酬賓主之黨在堂下者衆賓之末酬主
黨大夫之末酬賓黨皆其長先受以次相及酬者不
拜受酬者亦不拜徧旅皆然執觶者主人之黨皆與
酬則酬無不及矣卒受者以虛觶降堂下奠于篚執
觶者取所奠觶洗升酌復奠于賓大夫席前即無筭
爵也無筭樂不限三終也

按禮文多互舉未射以前舉觶云一人以無大夫言
也有大夫則亦二人可知故繼云大夫若有遵者射
以後舉觶云二人以有大夫言也無大夫則亦一人
可知故繼云若無大夫則唯賓凡旅同賓主故解必
用二

賓興樂正命奏陔賓降及階陔作賓出衆賓皆出主人
送于門外再拜

此禮畢送賓也陔樂章九夏之一陔戒也言有階級
不陵亂也解見鄉飲酒禮

明日賓朝服以拜賜于門外主人不見如賓服遂從之

拜辱于門外乃退主人釋服句乃息司正無介不殺使
人速迎于門外不拜入升不拜至不拜洗薦脯醢無俎
賓酢主人主人不崇酒不拜衆賓既獻衆賓一人舉觶
遂無筭爵無司正賓不與徵唯所欲以告於鄉先生君
子可也羞唯所有鄉樂唯欲
此射之明日相報謝也朝服禮服主人不見凡拜賜
無相見也遂從之主人即從賓後往謝賓拜賓于門
外謝辱臨也主人釋服解見前篇無介獨司正為賓
也使人速不親速也鄉飲云不殺此云無俎俎亦有
乾肉者士冠士虞是今并無也主人不崇酒則賓不

告旨可知射飲獻衆賓後二人舉觶乃旅酬又二人
舉觶乃無筭爵今一人舉觶即無筭爵矣無司正惟
擯者耳賓不與謂昨日射禮之賓不與餘見前
記○大夫與預則公士為賓○使能不宿戒○其牲狗
也亨于堂東北○尊綌冪賓至徹之○蒲筵緇布純○
西序之席北上○獻用爵其他用觶○以爵拜者不徒
作○薦脯用籩五膱職祭半膱橫于上醢以豆出自東
房膱長尺二寸俎由東壁自西階升賓俎脊脅肩肺主
人俎脊脅臂肺肺皆離皆右體也進腠○凡舉爵三作
而不徒爵凡奠者於左將舉者於右○衆賓之長一人

辭洗如賓禮若有諸公則如賓禮大夫如介禮無諸公
則大夫如賓禮樂作大夫不入○樂正與立者齒○三笙
一和而成聲獻工與笙取爵于上篚既獻奠于下篚其
笙則獻諸西階上○立者東面北上○司正既舉觶而
薦諸其位
自此至終篇襍記前文之未備而此一節與鄉飲酒
禮記大同鄉射禮賓主皆鄉之處士若有鄉大夫與
射則鄉之為公士者為正賓不以鄉人加尊者也公
士公朝之士西序之席謂衆賓之長三人席堂上者
北上順西序東面自北而南也薦脯用籩乾物實于

竹器也醢以豆濡物實于木器也膱脯也五膱猶鄉
飲記云五挺半膱橫其上待祭也諸公大國之孤卿
爵大夫上三笙一和謂三人吹笙一人歌以和之也
上篚在堂上下篚在堂下獻獲者與釋獲者取下篚
之爵餘解見前篇
按天子上公九命諸侯之最貴者鄉人行禮安得有
公在周之衰也名器無等諸侯僭王而其臣皆比于
天子稱諸公如楚巫臣稱申公沈諸梁稱葉公之類
故儀禮之文非先王之舊矣三笙一和鄭據爾雅笙
小為和爾雅多後人附會三大笙一小笙于義何取

豈四笙弃吹無一歌者乎朱元晦謂笙有聲無辭本
此
三耦者使弟子司射前戒之○司射之弓矢與扑倚于
西階之西○司射旣袒決遂而升司馬階前命張侯遂
命倚旌
射者三耦居先必使弟子爲之以司射將教之也未
旅酬先司射預戒所謂未旅三耦俟于堂西是也司
射弓矢扑皆倚于西階前升降便也司射袒決遂而
升卽前請射于賓之時司馬階前命張侯命倚旌乃
在司射比耦之後此云司射升司馬遂命申明前言
所未備也

凡侯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以虎
豹士布侯畫以鹿豕凡畫者丹質○射自楹間物長如
笴稾其間容弓距隨長武序則物當棟堂則物當楣
熊侯麋侯侯以熊麋皮爲鵠外仍布質正也侯中曰
鵠鵠心曰正虎豹鹿豕則純用布但畫其形耳其正
色皆丹淺赤曰丹楣下柱曰楹兩楹之間堂序中央
也畫兩楹間地爲左右物射者二人分立物中南向
以射物長如笴矢幹曰笴長三尺與人步一跬相應
三尺爲跬六尺爲步從長半步不言橫同也其間謂
兩物相去中間可容弓六尺曰弓卽一步也兩人麗
立中空一步以便射也左足先履物拒其外曰距右
足來合曰隨足迹曰武武長尺有奇兩足收斂迫狹
方可一武也堂序解見前棟脊梁也楣檐上橫梁序
淺堂深棟當堂中央楣則檐宇下矣
按周禮天官司裘云王射虎侯熊侯豹侯諸侯熊侯
豹侯卿大夫麋侯夏官射人職云士豻侯皆與此異
或云彼大射此鄉射然不應大夫士鄉射用天子物
也鄭謂虎豹鹿豕一侯畫二物臣數用偶鑿說也畫
虎則無豹畫鹿則無豕

命負侯者由其位○凡適堂西皆出入于司馬之南唯
賓與大夫降階遂西句取弓矢
命獲者負侯司馬命也由其位謂不出位遥命之命
賤者之禮也司馬立于西階下西南東面凡司射三
耦衆耦往來堂西皆由司馬之南而西惟賓與大夫
取弓矢于堂西下階卽折而西不由司馬之南尊者
可直遂不出卑者之下也賓大夫非取弓矢不往堂
西故申明之
旌各以其物無物則以白羽與朱羽糅句杠長三仞以
鴻脰韜上二尋○凡挾矢於二指之間橫之

周禮春官司常云析羽爲旌雜帛爲物大夫士建物
春秋傳曰采謂之物無物謂士之未命者旌無帛則
不得畫物糅雜也杠旌竿八尺曰仞亦曰㝷以白朱
二色羽雜綴竿首竿長三仞二丈四尺也鴻大鴈長
頸脰頸也韜以綃籠杠如鴈頸三分其竿韜上二㝷
爲一丈六尺餘下不韜者八尺也挾夾同二指食指
中指也大指與食指間亦謂夾夾者或一矢或四矢
二指或左或右皆是
司射在司馬之北司馬無事不執弓○始射句獲而未
釋獲句復句釋獲句復句用樂行之○上射於右

司射司馬位並立西階下東面而司射在司馬之上
司射常執弓挾矢司馬攝職惟有事升堂乃執弓始
射謂初誘射雖中不釋筭計獲復謂二翻射乃筭獲
復用樂謂三翻射乃用樂行行射也位以左爲尊耦
以上射爲尊而上射立右物者賓階在西禮貌于賓
武事尚右侯在南右爲左也
楅長如笴博三寸厚寸有半龍首其中蛇交韋當楅髤
橫而奉之南面坐而奠之南北當洗
楅以受矢其長如笴之三尺也博三寸其寬也厚寸有
半其深也龍首刻首爲龍形也中謂腹受矢處蛇猶

龍也兩龍顚倒交合併腹首居兩端韋皮也當中也
與襠通中衣袴曰襠兩腹各半圜交處脊起如衣襠
撫矢乘之則分委兩腹以韋鞔之如襠衣也髤漆也
橫奉兩手橫舉也奠安置中庭也南北當洗洗在庭
東楅與洗東西相對爲南北之節也
射者有過則撻之○衆賓不與去聲射者不降○取誘射
之矢者既拾取矢而后兼誘射之乘矢而取之○賓主
人射則司射擯句升降卒射卽席而反位卒事
有過謂進退失儀撻之謂司射以扑擊之也衆賓席
于堂上與射則降不與射則觀禮堂上不降也取誘

射之矢謂二翻射三耦末一人兼取楅中誘射四矢
歸堂西前文已具此復記者明先取己四矢畢退更
進也擯相禮也賓與主人射降拾取矢升及射又降
揖升卒射又降釋弓矢升卽席反位以至卒事皆司
射爲擯相也
按鄭註射者有過謂揚矢中人非有傷人之心故輕
其刑撻之于庭非也士君子以禮樂射萬無傷人之
事有則必非無心豈司射之撻可謝其罪乎司射無
官守焉能討罪人用輕刑蓋附會無射獲無躐獲之
解而不知兩謬也

鹿中髤前足跪鑿背容八筭釋獲者奉之先首〇大夫降立于堂西以俟射大夫與士射袒纁襦耦少退于物司射釋弓矢句視筭句與獻釋獲者句釋弓矢

中以盛筭刻為鹿形奉之先首首居前也大夫將射先降立堂西不與衆并立射位堂西則南面射位則東面也袒露左臂也纁赤色襦裏衣袒禮衣見襦不肉袒也大夫射于君所而后肉袒耦謂士為大夫耦則士居右物為上射每既發一矢輒少退避尊也司射主射故終事不釋弓矢未終事釋弓矢惟視筭獻釋獲者則然蓋視筭衆方射畢事少間獻則洗酌拜

必暫去弓矢也

禮射不主皮主皮之射者勝者又射不勝者降〇主人亦飲于西階上〇獲者之俎折脊脅肺臑 東方謂之右个釋獲者之俎折脊脅肺皆有祭〇大夫說矢束坐說之〇歌騶虞若采蘋皆五終射無筭〇古者於旅也語凡旅不洗不洗者不祭既旅士不入〇大夫後出主人送于門外再拜

禮射卽鄉射大射之類張侯射之禮讓為主崇文德也主皮張獸皮射之貫革為主如周禮司弓矢職云射甲革椹質尚勇也子云射不主皮為力不同科古之道是也皮與熊麋虎豹皮侯異此所謂皮無尺度惟獸皮堅厚者射之能貫者勝不能貫者為不勝勝者更與射不勝者卽不復與射不如禮射再三揖讓升降也主人位阼階若受罰爵亦與衆同飲于西階上獻獲者之俎折牲體脊脅肺與臑為之臂下骨曰臑獲者之俎視釋獲者加臑以祭侯左右中三處也東方侯東邊北向東為右解見前皆有祭通獲者言也大夫說矢束解見前騶虞采蘋國風詩篇名凡鄉樂皆用之五終卽五節解見前射無筭言衆賓欲與射唯所欲無定數也於旅也語謂旅酬時衆始交語

前此靜默為敬言古見今不然也不洗不祭情洽禮殺也既旅燕將終故士不宜入大夫後出與後入義同使主人得各盡其敬而賓與大夫得各伸其尊也

鄉侯上个五尋中十尺侯道五十弓弓二寸以為侯中倍中以為躬倍躬以為左右舌下舌半上舌箭籌八十長尺有握握素楚扑長如笴刊本尺

鄉侯鄉射之侯以布為之上个上邊橫幅八尺曰尋五尋橫亘四丈也中中幅侯心也十尺方一丈也侯中心視侯道遠近為廣狹鄉侯去射位五十弓故侯中十尺每弓以二寸為侯中一弓二寸五十弓二五

十尺也躬侯身謂中心之上下倍中謂上下各二丈
舌卽个也倍躬謂四丈卽上个五尋也以其東西各
長出一丈故謂之舌以屬綱也下舌謂下邊橫幅半
上舌謂上舌左右出躬一丈則下舌出躬五尺橫長
三丈也箭小竹籌卽筭每耦八筭以十耦爲率八十
也握手把處猶膚也何休公羊註云側手爲膚膚四
指指寸握四寸長尺有握長一尺四寸也握素謂手
捉處刊削使素握外加梟飾也楚荆也楚爲扑其長
如矢三尺也刊本尺謂削扑手執處盈尺也
按侯形像猴猴性善伺候取立以伺射也猴猴臂長

上兩舌如舒臂下兩舌稍短如足性黠捷善捘矢故
射以像之禮家言射中者得爲諸侯考工記因爲寧
侯不寧侯之辭非古人尚象之義鄭解弓二寸以爲
侯中云弓觳中之博非也

君射則爲下射上射退于物一笴旣發則答君而俟君
樂作而后就物君袒朱襦以射小臣以巾執矢以授若
飲君句如燕句則夾爵君國中射則皮樹中以翿旌獲
白羽與朱羽糅於郊則閭中以旌獲於竟則虎中龍旜
大夫兕中各以其物獲士鹿中翿旌以獲唯君有射于
國中其餘否君在大夫射則肉袒

君與臣射則君爲下射與大夫爲士下射義同賁下
賤也上射與君耦立退物一笴不敢履物中與君幷
也上射先發每發一矢轉身向君以待君發答猶向
也君樂作而后就物爲耦者先就物待也君射袒朱
襦爲耦者肉袒也君不搢矢臨射小臣以巾襲矢執
授君也飮君謂君不勝當飮則耦勝者如燕禮賓媵
觶先自飮奉君君飮又酌自飮故曰夾爵也國中城
中也君燕射于國中皮樹馬也馬皮毛斑駁如樹易
說卦云乾爲駁馬詩云山有六駁榆樹有蘚痕如駁
刻中爲駁馬故云皮樹翿以鳥羽飾旌也獲謂執翿

旌唱獲也白羽朱羽糅而雜之卽上所謂杠長三仞
以鴻脰韜上二尋者也於郊大射於郊外閭驢通刻
中爲驢形也旌旌之有物者於竟與鄰國君射於境
上也會同尚文刻中爲虎畫旌帛爲龍單帛曰旜大
夫以物獲旌用雜帛也士翿旌與君國中旌同無物
有羽故謂之翿而制或有差等耳唯君有射于國中
臣無射于國中近朝市不恭也大夫與君射則肉袒
不袒纁襦嫌于君也

按弓矢五兵之屬射者殺人之事事之爭者射爲甚
子云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射而爭君子不免爭乎

逢豢之濟惡夫非以射與古人制為斯禮委曲周詳其慮深遠善學者達其義可也若夫朝服而彎弓揖讓而袒臂于文亦未甚稱命矦取矢五十步之內非遥而登堂揚弓疾呼至再終射時久列席未徹而薦右一觶直待三射畢登席復舉獲者之俎委諸道旁列饌成塵人不可飲食矣至于拾矢于楅郤手覆手如斯之類虛文多而實意少强世而行其失也勞故夫禮也者非徒習其節文達制作之義而已矣

儀禮節解卷五終

儀禮節解卷六

郝敬習

燕禮第六

燕禮者諸侯與其臣燕飲之禮

燕禮小臣戒與羞（去）者膳宰具官饌于寢東樂人縣（玄）設洗篚于阼階東南句當東霤罍水在東篚在洗西句南肆句設膳篚在其北西面句司宮尊于東楹之西兩方壺左玄酒南上句公尊瓦大（泰）兩句有豐句冪用綌若錫句在尊南句南上尊士旅食于門西兩圜壺司宮筵賓于戶西東上無加席也

此將燕陳設也小臣周禮大僕之屬諸侯亦有之戒猶宿也與與燕諸臣未定為賓皆曰與膳宰掌治膳羞具備也官饌猶言官府酒饌寢東路寢東房鄉飲亦云東壁云左房養由東出也縣縣鐘磬之屬備作樂也洗以盥濯篚以承爵觶阼階東南謂東階下之南卽鄉飲酒禮所謂南北以堂深也霤檐際也雨水下溜謂之霤當東霤鄉飲酒禮所謂東西當東榮也罍水以罍注水所以沃洗在洗與篚之東篚在洗西三物并陳也南肆向南陳此篚實諸臣飲器取南面之義膳篚實君飲器在其北西向陳君席西面也司

宮掌宮內之事尊設酒尊東楹之西堂上近中也兩方壺一酒一玄酒皆以飲諸臣左玄酒水居壺南也南為上上玄酒也公尊君飲之尊瓦大即瓦甒兩亦一酒一玄酒豐形如豆木為之取豐重安穩承瓦大也冪覆尊之巾綌粗葛也錫麻布之洗治光澤者在尊南謂兩瓦大在兩方壺南為上上瓦大也士旅食謂衆士食稟于官者周禮謂府史胥徒孟子謂庶人在官者也設尊門內西兩圜壺皆酒也筵賓設賓席室戶西牖閒客位也東上統于主也加席席上更加坐席尊者之禮君在賓無加席也

按鄉飲射儀二篚一陳堂上一陳堂下此二篚皆堂下臣行禮堂下取爵便也

射人告具小臣設公席于阼階上西鄉向設加席公升即位于席西鄉小臣納卿大夫卿大夫皆入門右北面東上士立于西方東面北上祝史立于門東北面東上小臣師一人在東堂下南面士旅食者立于門西東上公降立于阼階之東南南鄉句爾卿卿西面北上爾大夫大夫皆少進射人請賓公曰命某為賓射人命賓賓少進禮辭反命又命之賓再拜稽首許諾射人反命賓出立于門外東面公揖卿大夫句乃升就席小臣自阼階下北面請執冪者與羞膳者乃命執冪者執冪者升自西階立於尊南北面東上膳宰請羞于諸公卿者射人納賓賓入及庭公降一等揖之公升就席賓升自西階主人亦升自西階賓右北面至再拜賓答再拜

此君與諸臣即位迎賓也周禮夏官射人掌公孤卿大夫之位而燕飲用射故陳設既具則射人告于君設加席公升謂公臨升更加重席也初言西鄉設席也再言西鄉公立也小臣納卿大夫以公命引入也入門右外來東為右北面向君也東上君在東階諸卿以序立而西也士立西方堂下西也東面向君也

北上自北以序立而南也祝以辟除史以稽察皆立于門內之東隨君方也北面朝君也東上以序立而西也小臣師小臣之長東堂下近君聽使令也士旅食者立于門內西東上北面以次並立而西也公降下阼階也爾邇同近也君降階迎卿大夫皆進立庭下卿始入門右北面今轉西面北上以次立而南待獻而後升也大夫皆少進立庭下北面東上如故不西面別于卿也不言士無席堂上也請賓請君命誰為賓也命某命大夫也卿不為賓嫌逼也賓出以賓禮更入也公揖卿大夫公將升揖也乃升君升阼階

也就席君先就席也請執冪請君命執瓦大之冪者
羞膳進君酒者言命執冪不言命羞膳文省也燕主
酒而羞膳者無常位執冪者階上北面特表之也羞
于諸公卿進諸公卿酒者主人宰夫也燕義云設賓
主使宰夫為獻主周禮天官膳夫職亦云王燕飲酒
則為獻主王膳夫上士則諸侯宰夫亦士士代君主
猶孫為王父尸也士立西方故賓西升主人亦從之
升下文云薦主人于洗北西面則主人席堂下東也
賓右主人居賓右北面東為右也至賓至也再拜主
人拜至也

按鄭謂羞膳者不升堂自堂東升自北階房中西面
南上鑿說也斯禮本公燕臣而稱臣亦曰諸公是用
王禮也惟王臣有公諸侯之臣稱公自季世始王燕
飲使膳夫主獻此一人之禮未聞諸侯也飲臣而不
自主賓大臣而主以士簡也天子尊無二上臣代主
可諸侯用之泰也昔齊景公用斯禮饗魯昭公以臣
待魯侯而以王自處昭公所以去之世儒定以為諸
侯燕禮不亦好大之過與議禮者不可不辨也

主人降洗句洗南西北面賓降階西東面主人辭降賓
對主人北面盥坐取觚洗賓少進辭洗主人坐奠觚于
篚興對賓反位主人卒洗賓揖乃升主人升賓拜洗主
人賓右奠觚答拜降盥賓降主人辭賓對卒盥賓揖升
主人升坐取觚執冪者舉冪主人酌膳執冪者反冪主
人筵前獻賓賓西階上拜筵前受爵反位主人賓右拜
送爵膳宰薦脯醢賓升筵膳宰設折俎賓坐左執爵右
祭脯醢奠爵于薦右興取肺坐絕祭嚌之興加于俎坐
挩帨手執爵遂祭酒興席末坐啐酒降席坐奠爵拜告
旨執爵興主人答拜賓西階上北面坐卒爵興坐奠爵
遂拜主人答拜

此主人獻賓也洗在堂東下宰夫降西階往就洗南
西北面向賓也賓降西階東面立主人自洗南遙向
賓辭其降也盥盥手先盥手而後洗觚二升曰觚爵
類取洗西篚中角觚不用爵避正主也賓少進自西
階下進而東也反位反西階下東面之位賓每先主
人升賓尊也既洗又盥將酌盥手也舉冪待酌也酌
膳酌君膳尊之酒代君獻賓故酌君尊反冪既酌反
冪于尊上筵前房戶西席前也主人賓右拜拜于筵
前賓之東也折俎折牲脊脅肩肺為賓俎賓坐左執
爵以下解見鄉飲酒禮

賓以虛爵降主人降賓洗南坐奠觚少進辭降主人東

面對賓坐取觚奠于篚下盥洗主人辭洗賓坐奠觚于篚興對卒洗及階揖升主人升拜洗如賓禮賓降盥主人降賓辭降卒盥揖升酌膳執冪如初以酢主人于西階上主人北面拜受爵賓主人之左拜送爵主人坐祭不啐酒不拜酒不告旨遂卒爵興坐奠爵拜執爵興賓答拜主人不崇酒以虛爵降奠于篚賓降立于西階西射人升賓賓升立于序內東面

此賓酢主人也賓以虛爵降將往洗以酢主人主人降亦自西階從賓也如賓禮如初獻賓拜洗主人賓右答拜也酢主人亦酌膳亦以君尊報獻也執冪如

初既舉反之也酢主人于西階上別于正主也主人不啐酒亦避正主也不拜酒告旨主道也禮賓酢主人則薦脯醢設折俎此臣代君主故無薦無設至獻大夫乃薦主人于洗北也不崇酒避正主敬君尊也賓降立于西階西主人將獻君不敢居堂上也射人升賓君命升也序內堂西序內東面面君也

主人盥洗象觚升實之東北面獻于公公拜受爵主人降自西階阼階下北面拜送爵士薦脯醢膳宰設折俎升自西階公祭如賓禮膳宰贊授肺不拜酒立卒爵坐奠爵拜執爵興主人答拜升受爵以降奠于膳篚更爵洗升酌膳酒以降酢于阼階下北面坐奠爵再拜稽首公答再拜主人坐祭遂卒爵再拜稽首公答再拜主人奠爵于篚

此主人獻公自酢也象觚觚以象骨爲飾實于膳篚者也獻公獻君也公在東階上波東北面公拜受爵獻禮重也主人自西階降往東階下北面拜送爵臣禮也升降不敢由阼避正主也折俎折脊脅肺爲君俎君祭不與取肺祭則膳宰授之既祭則膳宰受之不拜酒不拜告旨也立卒爵不坐也凡男子坐卒爵奠爵乃拜婦人立卒爵執爵拜此立卒爵而奠爵拜

者君禮也升受爵自西階升也更爵改取南篚之觚不敢褻君器也酌膳酒將自酢也君不酢臣主人自酢承君之意也既更君爵仍酌君尊明酢出于君也

主人盥洗升媵觚于賓酌散西階上坐奠爵拜賓賓降筵北面答拜主人坐祭遂飲句賓辭句卒爵拜賓答拜主人降洗賓降主人辭降賓辭洗卒洗揖升不拜洗主人酌膳賓西階上拜受爵于筵前反位主人拜送爵賓升席坐祭酒遂奠于薦東主人降復位賓降筵西東南面立

此主人酬賓媵言酳酬舉也初獻爲正再酌爲媵媵

副也與媵通貳嫡曰媵獻而又酬所以為媵酌散酌
方壺酒散猶雜也君尊為善臣尊為散酌散將自飲
導賓也賓降筵降戶西南面之筵凡酬主人坐祭先
自飲後酌賓禮出于君不敢當坐故賓辭欲直受此
爵無煩主人坐飲也賓不飲酬酒猶必坐祭後奠散
君也賓降筵西東南面立疑立向君也
按鄭註媵爵為送爵本送女作解又謂媵字之誤皆
非也賓自酢主人後立序內至主人酌散賓降自筵
者當主人盥洗升賓已就筵矣或疑降筵為誤非也
初賓酢主畢降立西階君命升立西序內今酬畢不

復降重違君命也不反于西序內避賓位也鄭云不
立序內位彌尊也位彌尊者其禮彌卑鑿說也
小臣自阼階下請媵爵者公命長句小臣作下大夫二
人媵爵媵爵者阼階下皆北面再拜稽首公答再拜媵
爵者立于洗南西面北上序進盥洗角觶升自西階序
進酌散交于楹北降阼階下皆奠觶再拜稽首執觶興
公答再拜媵爵者皆坐祭遂卒觶興坐奠觶再拜稽首
執觶興公答再拜媵爵者執觶待于洗南小臣請致者
若君命皆致則序進奠觶于篚阼階下皆再拜稽首公
答再拜媵爵者洗象觶升實之序進坐奠于薦南北上

降阼階下皆再拜稽首送觶公答再拜
此下大夫二人媵爵為旅酬之始長謂下大夫長者
不言下大夫媵爵下大夫常職也作猶使也北面稽
首拜君命也大夫位在庭下洗在阼階下故大夫就
阼階下北面拜君與即立洗南盥洗角觶以角為觶
序進謂先者洗後者乃進先洗者升立西階上俟後
洗者序進酌散謂先者既酌退立西階上後者乃進
酌也二大夫遞進酌酒于東楹西交相遇于西楹之
北既酌復以序降西階過東階下再拜稽首執觶待
于洗南以俟君命乃洗酌不敢徑進也洗南即阼階

下設洗之南請致請君命二臣致酒或用一或用二
若君命二人皆致二大夫以序進阼階下拜君命也
薦南脯醢南北上謂二觶以序奠自北而南也必奠
薦南者君南面與尋常奠爵薦右異也
公坐取大夫所媵觶興以酬賓賓降西階下再拜稽首
公命小臣辭賓升成拜公坐奠觶答再拜執觶興立卒
觶賓下拜小臣辭賓升再拜稽首公坐奠觶答再拜執
觶興賓進受虛爵降奠于篚易觶洗公有命則不易不
洗反升酌膳觶下拜小臣辭賓升再拜稽首公答再拜
賓以旅酬於西階上射人作大夫長升受旅賓大夫之

右坐奠觶拜執觶興大夫答拜賓坐祭立飲卒觶不拜若膳觶也則降更觶洗升實散大夫拜受賓拜送大夫辯受酬如受賓酬之禮不祭卒受者以虛觶降奠于篚

此君爲賓舉旅也升成拜賓下堂拜未成君命升西階上再拜稽首成禮也君答再拜答于阼階上也君既自飲不酌以虛爵授賓異于敵者親酌授也賓易他爵洗臣不敢襲君器也君命不易遂不洗用尊者之器洗則嫌于不潔也賓以君酬已之爵于西階上轉酬諸臣大夫長卽卿也賓與大夫長皆西階上北

面而賓居右北面東爲右也旅酬酒不坐祭賓獨坐祭此君賜也膳觶卽象觚賓既飲此酒更取角觶洗升實以散尊之酒酬大夫酬不洗爵此獨洗者更觶新之後不復洗也衆大夫轉相酬徧受酬者亦如賓

右坐奠觶拜大夫答拜但不如賓受膳觶坐祭旅酬皆不祭也卒受者謂下大夫末一人無所酬飲于西階上奠爵復位三旅皆自大夫止不及士也

按媵爵有二君以一酬賓一尚在薦南後一人再媵遂成三爵酬不及士堂上無士席三旅後乃徧及也更觶與易觶同鄭云尊言更新之卑言易故之也

主人洗升實散獻卿于西階上司宮兼卷重席設于賓左東上卿升拜受觚主人拜送觚卿辭重席司宮徹之乃薦脯醢卿升席坐左執爵右祭脯醢遂祭酒不啐酒降席西階上北面坐卒爵興坐奠爵拜執爵興主人答拜受爵卿降復位辯獻卿主人以虛爵降奠于篚射人乃升卿卿皆升就席若有諸公則先卿獻之如獻卿之禮席于阼階西北面東上無加席

此主人獻卿也前主人獻賓獻君君舉酬賓敬賓禮成矣乃及諸臣首卿大國三卿卿重席獻則兼捲三卿之重席以待設也賓左賓席東也東上以次而西

也卿升升西階上拜送拜卿右也禮卿重席辭以逼近君避也有脯醢無俎燕禮主羞唯賓與君有俎主人答拜受爵受虛爵也卿降復位復堂下西面北上之位俟君命後升就席也諸公位在卿上大國之孤也席于阼階西北面與賓席對蓋尊統于君君在東階西面則諸公席爲左而賓與大夫席爲右也加席重席之上加坐席臨坐設之優禮也君在故無加加席尊于重席卿辭重席公但云無加席則其重席亦可知也

按諸侯臣稱公衰世之僭也鄭謂諸公爲大國之孤

據周禮典命。而孟子云天子一位公一位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則周禮非古也且使大國有孤亦惟一人何稱諸公鄭又引牧伯三監附會是明用天子禮也君亦稱公何以別乎名分既乖而講于升降之節抑末矣是書所以可疑也

小臣又請媵爵者句二大夫媵爵如初請致者若命長致則媵爵者奠觶于篚一人待于洗南長致致者阼階下再拜稽首公答再拜洗象觶升實之坐奠于薦南降與立于洗南者二人皆再拜稽首送觶公答再拜公又行一爵若賓若長惟公所酬以旅于西階上如初大夫

卒受者以虛觶降奠于篚

此再媵爵于君君再旅酬也每主人一獻則一媵君君爲一舉旅茲小臣又請媵爵蓋主人既獻卿又歸酬于君也二大夫即初命二大夫命長致請君命尊者一人送觶若者不定之辭或一或二或先一後二或先二後一成三爵惟君所命奠觶于篚二人將拜奠也奠于薦南于先媵舉旅所餘一觶之下也公又行一爵即行先媵所餘觶也長謂諸臣之長若亦不定之辭如初謂公飲受虛爵更觶辯酬等禮皆同也大夫卒受亦不及士也

主人洗升獻大夫于西階上大夫升拜受觚主人拜送觚大夫坐祭立卒爵不拜既爵主人受爵大夫降復位胥薦主人于洗北西面脯醢無脀烝辯獻大夫遂薦之繼賓以西東上句卒句射人乃升大夫大夫皆升就席

此主人獻大夫也獻卿畢次大夫大夫不祭脯醢不拜既爵禮殺于卿也坐祭祭酒也獻大夫于西階上不升就席故不祭脯醢至終燕脫屨升席而後祭也降復位反堂下北面東上之位也胥宰夫之屬宰夫本士位西方以爲主人故薦于東階下洗之北也後云士既獻者皆立于東方西面士卑不妨從君東如祖孫

共昭之義所薦止脯醢無脀無俎也脀烝通肉在俎曰脀卿以下皆無俎獨于主人云者主人疑有俎也辯獻大夫遂薦之謂大夫非一人以次獻則薦薦則布席其席繼賓席西以東爲上而西也卒謂獻諸大夫畢射人乃升大夫君命升也大夫非一人得獻者降反堂下北面之位獻皆畢而後同升就賓西之席也

按鄭謂大夫辯獻之乃薦畧賤也獻而後布席非也獻而後布席者惟士爲然大夫獻于西階上獻即布席矣但不就席祭薦所以爲殺于卿而隆于士耳

席工于西階上少東樂正先升北面立于其西小臣納工工四人二瑟小臣左何瑟面鼓執越內弦右手相入升自西階北面東上坐小臣坐授瑟乃降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卒歌主人洗升獻工工不興左瑟句一人拜受爵主人西階上拜送爵薦脯醢使人相祭卒爵不拜主人受爵衆工不拜受爵坐祭遂卒爵辯有脯醢不祭主人受爵降奠于篚公又舉奠觶唯公所賜以旅于西階上如初卒笙入立于縣中奏南陔白華華黍主人洗升獻笙于西階上一人拜盡階不升堂受爵降主人拜送爵階前坐祭立卒爵不拜既爵升授主人衆笙不拜

受爵降坐祭立卒爵辯有脯醢不祭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遂歌鄉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大師告于樂正曰正歌備樂正由楹內東楹之東告于公乃降復位

此三獻後樂作而君三舉旅酬也鄉飲酒記云凡舉爵三作而不徒爵故主人三獻成樂作也席工以下獻工之儀解見鄉飲篇主人洗升獻工獻大師也鄉飲酒禮云大師則為之洗公又舉奠觶舉前長一人所媵觶奠于薦南者前後媵三觶一酬賓再酬賓長三惟公賜卒請旅舉笙入以下解見鄉飲篇縣中所謂磬南北面也樂正由楹內者樂正立工西工坐階際樂正往堂東必由楹內也東楹之東往君阼階上西面之位也降復位立階下縣間之位即鄉飲記云磬階間縮霤北面也

按鄉飲酒用歌工四人鄉人士大夫之禮燕禮亦工四人是諸侯用士樂也周禮夏官小臣四人公燕小臣相工四人其他請媵辭賓之類又小臣則諸侯小臣不多于天子乎故禮言難盡合也

射人自阼階下請立司正公許射人遂為司正司正洗角觶南面坐奠于中庭升東楹之東受命西階上北面

命卿大夫君曰以我安卿大夫皆對曰諾敢不安司正降自西階南面坐取觶升酌散降南面坐奠觶右還北面少立坐取觶興坐不祭卒觶奠之興再拜稽首左還南面坐取觶洗句南面反奠觶于其所句升自西階東楹之東請徹俎降公許告于賓賓北面取俎以出膳宰徹公俎降自阼階以東卿大夫皆降東面北上賓反入及卿大夫皆說脫屨升就席公以賓及卿大夫皆坐乃安羞庶羞大夫祭薦司正升受命句皆命句君曰無不醉賓及卿大夫皆興對曰諾敢不醉皆反坐

此立司正徹俎坐燕也自初燕至此主人獻禮皆備

君三舉爵樂作禮成矣將坐燕以安賓先立司正監之蓋初燕禮嚴終則易懈初酬賓卿大夫人少終酬士人衆故正之以司正也射人爲司正無君命常職也洗觶奠于庭表其事也必南面中庭示明作也楹東受命受君安賓之命西階命卿大夫傳君之命也君曰以我安卽命辭以猶與也我君自謂也賓安則我安望諸臣共畱安賓因以安君懇勲誠切之至也右還右體旋向東將適觶南先東面從觶東而南轉北面也北面少立示嚴重也左還南面將適觶北以左體旋向東自東而北轉面南也往來皆由觶東君

在東從君也南面反奠觶自洗反奠觶亦南向也其所卽中庭初奠之所徹俎安賓使坐也解見鄉飲篇諸臣不敢告徹而司正請達君意也入臣升降由西階膳宰徹君俎降由阼階重君物別于諸臣也以東歸東壁也皆坐乃安君始命安俎未徹不敢坐至是俎徹升坐乃終君安賓之命也羞進也庶羞胾醢炰膾之類大夫祭薦祭脯醢也初獻大夫于西階上未升席故未祭至是升席乃祭也司正升受命受君命也皆命司正以君命徧命也君曰無不醉命辭也

按右還左還與鄉射拾取矢還同鄭謂右還將適觶南先西面往來由觶西非也又云大夫祭薦謂不敢于盛成禮亦非也初薦未卽席非卽席不祭也

主人洗升獻士于西階上士長升拜受觶主人拜送觶士坐祭立飲不拜既爵其他不拜坐祭立飲乃薦司正與射人一人司士一人執冪二人立于觶南東上辯獻士士既獻者立于東方西面北上乃薦士祝史小臣師亦就其位而薦之主人就旅食之尊而獻之旅食不拜受爵坐祭立飲

此主人獻士也樂終而後獻士士卑也士長士之尊者如司正司士等是也拜受不拜既爵禮殺也其他

謂長以下卽祝史小臣等不拜謂受送皆不拜也乃薦謂既獻于西階上乃以脯醢各薦于其位先薦司正等四人先長也司正卽射人爲之故曰一人司士衆士之長四人皆主人拜送觶位庭中觶南與衆士殊也東上以次並立而西也辯徧通獻士獻衆士卽所謂其他不拜者也衆士既受獻于西階上降立于東方西面北上乃各以脯醢薦于其位與獻主人于洗北西面同也祝史小臣師皆衆士祝史立門東小臣立東堂下各就本位薦之也此以上獻士皆堂上方壺之尊也旅食之尊門西兩圜壺也士旅食者立于

門西東上主人就其尊所獻之不拜受爵則旣爵不
拜可知賤故畧也
若射則大射正爲司射如鄉射之禮
此燕而大射之儀也若者不定之辭射與不射唯君
命君射曰大射大射正射人之長也
賓降洗升媵觚于公酌散下拜公降一等小臣辭賓升
再拜稽首公答再拜賓坐祭卒爵再拜稽首公答再拜
賓降洗象觶升酌膳坐奠于薦南降拜小臣辭賓升成
拜公答再拜賓反位
此賓媵爵于君也媵爵本下大夫事賓亦爲之者賓

受君施多矣至是亦致臣子之愛不敢終以賓自處
也飲君而酌散先自飲也公降一等敬其爲賓也賓
洗象觚更爵奉君也
公坐取賓所媵觶興唯公所賜受者如初受酬之禮降
更爵洗升酌膳下拜小臣辭升成拜公答拜乃就席坐
行之有執爵者唯受于公者拜司正命執爵者爵辯句
卒受者興以酬士句大夫卒受者以爵興西階上酬士
士升大夫奠爵拜士答拜大夫立卒爵不拜句實之句
士拜受大夫拜送士旅于西階上辯士旅酌卒主人洗
升自西階獻庶子于阼階上如獻士之禮辯降洗遂獻

左右正與內小臣皆於阼階上如獻庶子之禮
此君爲士舉旅而不卽賜士由貴逮賤也前此君三
舉旅一爲賓再爲卿三爲大夫未及士以下故因賓
媵之爵再舉旅以終惠也受者如初酬如賓初受君
酬拜下易爵等禮同也降更洗爵謂受者旣卒爵不
敢以君爵行旅更洗角觶也前三舉旅君命勿易爵
故不更此無君命將徧及羣下故必更也下拜升成
拜爲堂上賓卿大夫先受公賜者必成禮也其次皆
就席坐行無復拜送立飲之禮前此賓卿大夫相酬
三旅已成此舉爲士以下故可畧也有執爵者謂有

代酌行爵之人坐者可無起也唯最初一人受公賜
爵者拜其餘執爵者所送皆就席坐飲不拜也司正
命執爵者爵辯達君意也辯徧通卒受者興以酬士
亦司正命也堂上之席止于大夫卒受者卽大夫也
席于堂上者坐士立于堂下大夫酬士則起西階上
士升受酬酬者奠爵拜先自立飲實之拜受拜送旅
酬之正禮也始酬士盡禮不得如賓卿大夫就席坐
行也士旅于西階上辯謂自士之長以至祝史小臣
皆徧士旅酌謂衆士自酌酒無執爵者也卒謂酬士
畢也庶子左右內小臣皆君侍從之臣主人于獻士

後皆獻之庶子卽公卿大夫子侍衛者左右君左右詩云膳夫左右正長也內小臣奄士以上三臣在君側就阼階上獻之

按周禮夏官諸子爵下大夫掌庶子之事鄭謂庶子卽諸子誤也庶子未受爵命故不與大夫士同獻酬

無筭爵句士也有執膳爵者句有執散爵者執膳爵者酌以進公公不拜受執散爵者酌以之公句命所賜所賜者興受爵降席下奠爵再拜稽首公答拜句受賜爵者以爵就席坐句公卒爵然後飲句執膳爵者受公爵句酌句反奠之句受賜爵者興授執散爵執散爵者乃酌行之唯受爵於公者拜卒受爵者興以酬士于西階上士升大夫不拜乃飲實爵士不拜受爵大夫就席士旅酌亦如之公有命徹冪則卿大夫皆降西階下北面東上再拜稽首公命小臣辭公答再拜大夫皆辟遂升反坐士終旅于上如初無筭樂宵則庶子執燭於阼階上司宮執燭於西階上句甸人執大燭於庭閽人爲大燭於門外賓醉北面坐取其薦脯以降奏陔賓所執脯以賜鐘人于門內霤遂出卿大夫皆出公不送

此旅酬既畢無筭爵賓醉以出也無筭以醉爲節不限數也士也謂執爵皆士也膳爵君之爵散爵賓卿

大夫之爵酌以進公酌膳尊不拜送也酌以之公酌方壺往俟君命也所賜者興受爵無筭爵之始自君賜賓始也席下席西也再拜卽下云唯受爵于公者拜也大與衆相酬無復拜禮前承君旅降拜升成拜此不降禮將終漸殺也執膳爵者受公爵謂公既飲奠爵受虛爵又酌奠君所俟君再舉也受賜爵者謂賓卿大夫受公賜就席坐飲卒爵起以虛爵授執散爵之士代酌行之也卒受爵者在坐大夫也與上節酬士禮同而此則大夫不復奠拜先飲士亦不拜直受大夫卽還就席禮終而愈殺也士旅酌亦如之謂士受爵與衆相酌皆不拜也公命徹冪公尊瓦大有冪命徹之示欲罄此尊也尊有酒冪罄則不冪欲與諸臣盡歡所以卿大夫降拜稽首也不言賓禮終賓卑卽大夫也大夫皆辟卿可知也不言士士無席堂上也遂升卿大夫升堂反坐也士方旅而卿大夫降旅暫止公辭卿大夫復升士乃終旅于西階之上如初也無筭樂升歌閒合不拘正樂三終之數也宵燕終至宵也甸人掌供薪蒸閽人掌昏閉門大燭門外俟賓出也賓醉燕以醉爲節衆出以賓爲節也取薦脯榮君惠也奏陔奏陔夏之樂陔言階也行有階級

犮第戒失禮也鐘人擊鐘奏夏者賜脯以報之也內
霤門內檐下公不送賓賓本臣始無迎終亦無送也
公與客燕曰寡君有不腆之酒以請吾子之與寡君須臾焉使某也以請對曰寡君君之私也君無所辱賜于使臣臣敢辭寡君固曰不腆使某固以請寡君君之私也君無所辱賜于使臣臣敢固辭寡君固曰不腆使某固以請某固辭不得命敢不從句致命句曰寡君使某有不腆之酒以請吾子之與寡君須臾焉君貺寡君多矣又辱賜于使臣臣敢拜賜命

此君燕鄰國使臣擯往請而客與擯告答之辭擯三

請客再辭乃許私猶屬也謙不敢爲敵也寡君固曰擯再請也寡君君之私以下客再辭也又寡君固曰擯三請也某固辭不得命敢不從客始許諾也致命曰以下擯乃致君命于客也君貺寡君以下客拜命也

按自王道衰禮樂自諸侯出而敵國之禮始重故使臣相命其辭如此是書所以多衰世之意也

記○燕朝服於寢其牲狗也亨于門外東方○若與四方之賓燕則公迎之于大門內揖讓升賓爲苟敬席于阼階之西北面有脀烝不嚌肺不啐酒其介爲賓無膳尊無膳爵與卿燕則大夫爲賓與大夫燕亦大夫爲賓

羞膳者與執冪者皆士也羞卿者小膳宰也○若以樂納賓則賓及庭奏肆夏賓拜酒主人答拜而樂闋公拜受爵而奏肆夏公卒爵主人升受爵以下而樂闋升歌鹿鳴下管新宮笙入三成遂合鄉樂若舞則勺○唯公與賓有俎○獻公曰臣敢奏爵以聽命凡公所辭皆栗階凡栗階不過二等凡公所酬既拜請旅侍臣凡薦與羞者小膳宰也有內羞○君與射則爲下射袒朱襦樂作而后就物小臣以巾授矢句稍屬不以樂志句既發則小臣受弓以授弓人上射退于物一笴稾既發則答

君而俟若飲君句燕則夾爵君在大夫射則肉袒○若與四方之賓燕媵爵曰臣受賜矣臣請贊執爵者相者對曰吾子無自辱焉○有房中之樂

朝服解見鄉飲酒記寢君路寢狗陽物門外東方爨也古寢廟門外皆有爨吉在東凶在西亨于門外盛其禮也四方之賓鄰國卿大夫來聘者公迎公親爲主人也賓爲苟敬賓不居賓位主人故隆其敬也敬賓正也致敬而不爲賓故謂苟敬蓋君燕臣則大夫爲賓四方使臣來聘者皆卿其介皆大夫則以其大夫爲賓而以卿居諸公之位爲苟敬與燕本國賓禮

同也席阼階之西北面卽諸公之位也以本國諸公
之位居鄰國之卿示優禮也有脅謂有俎盛其禮也
不嚌肺不啐酒不爲賓也其介爲賓則嚌肺啐酒無
膳尊君與賓同尊不別設瓦大無膳爵與賓同爵不
更象觚此與燕本國臣禮殊也凡君賜臣燕所燕之
臣不得爲賓爲苟敬如燕爲卿設卿不敢當賓必使
大夫爲賓若燕爲大夫設所燕之大夫亦不敢當賓
必使他大夫爲賓也羞膳謂酌膳尊羞膳與執冪者
皆奉君故皆用士羞卿謂酌卿大夫酒者用小膳宰
卑于士也不言賓謂賓亦用士與君同也以樂納賓

賓之貴者入則樂作肆夏樂章名主人宰夫代爲主
人也賓入至庭則擊鐘鼓奏肆夏及主人獻賓賓拜
告旨而后樂闋以敬賓也主人獻公公拜受爵則又
奏肆夏及公卒爵主人受爵降而后樂闋以敬君也
升歌工自西階升堂鼓瑟歌下管堂下以管吹詩管
簫屬新宮逸詩篇名笙入入庭下三成謂奏南陔白
華華黍遂合聲謂衆音合作也鄉樂二南關雎等六
詩以其爲列國之風鄉邦用之故謂鄉樂勺周頌大
武之詩舞勺歌勺以舞也獻公主人獻公及賓媵解
於公聽命不敢望君必受也凡公所辭辭拜下也栗

階猶歷階凡升階兩足並一級更進曰拾一足一級
曰歷一等一足不過二等過二等則超躐失儀矣凡
公所酬謂公四舉旅受君酬者飲訖自酌降升拜將
往西階上酬卿大夫必以旅侍臣請于君不敢直行
也凡薦謂薦俎羞謂庶羞與前羞膳羞卿異前言酒
小膳宰惟羞卿此則君賓卿大夫薦羞皆小膳宰也
內羞如酏糝實豆糗餌實籩之類自中饋女工出者
外庖所煎和脯醢之類曰庶羞君與射以下解見鄉
射篇稍屬四矢稍稍連屬不絕以授君也志誌通不
以樂志謂君射不必以樂爲節凡射偶同耦揖降發

畢弓猶在手惟君既發小臣卽受弓以授弓人不俟
同耦也若飲君謂君不勝當飲則勝者如燕禮媵觚
于君先自飲及君飲訖又自飲故曰夾爵房中之樂
所謂縵樂也無鐘鼓而有管絃奏之房中詩云左執
簧右招我由房周禮春官旄人掌散樂賓客以舞其
燕樂卽房中之樂也

按鄭解栗階不過二等謂升階不盡二等左右足各
一發升堂非也薦羞者小膳宰謂爲卿以下然則前
云羞卿者小膳宰二語不重出乎房中之樂繫之末
簡其非盡雅樂可知鄭必以二南當之亦非也大抵

此禮之儀多可疑君燕其臣以宰夫爲主以大夫爲賓可也燕他國之臣而君自爲主亦以其大夫爲賓何哉非所尊而故以爲賓非所賓而苟以爲敬苟非君子所以名禮也子云物不可苟合行禮而苟忠信之薄君子弗由也列國之聘必以卿上介必以大夫此五霸之令小國事大國故大國之卿尊于小國諸侯如春秋晉韓起趙孟之聘主君皆屈體下之所謂苟敬非先王之禮也夫以諸侯相聘必使其卿有如諸侯聘天子將誰使乎凡燕爲賓設也先王雖曰我有嘉賓式燕以樂今所燕非所賓所賓非所燕虛文

無實豈敦厚崇禮之義如謂君不可爲主臣不可爲賓則大夫獨非臣與而燕亦可勿設矣先王所爲燕不可見其義可知蓋飲食致養生人之情醉飽興戎無禮節之也一臠之肉一爵之酒即愛敬辭讓之心而仁義之實也雖以臣子之賤奉君父之尊必再拜而后受坐祭而嚌啐卒爵而拜如此其不苟者人亦可以反求而自得矣如以飲食醉飽爾爪牙搏噬禽獸皆然何事于人故文因情設禮由義起義以爲質禮以行之遜以出之信以成之遜出無信好禮無義規規虛文浮格何以言禮故君子名必可言言必可

行君子于言無所苟而已矣國君燕大賓屠一狗事近褻即名其賓爲苟敬殆于鍏裨齊諧不似先王正大典禮崇雅之訓

儀禮節解卷六終

儀禮節解卷七

郝敬習

大射儀第七

大射諸侯與其臣燕而射也凡天子之事稱大諸侯稱大非古也不曰禮曰儀射主儀也射者爭之器行之以揖讓故貴儀子云射者何以射何以聽循聲而發發而不失正唯賢者乎射有儀所以難也記云天子將祭先習射中多者得與於祭夫射中而不失儀承大祭可也鄭謂大射專為祭行不盡然也鄉飲酒有射燕亦有射鄉射先鄉飲酒大射先燕凡射有酒

有賓大射燕射鄉射賓射一也

大射之儀君有命戒射宰戒百官有事於射者射人戒諸公卿大夫射句司士戒士射句與贊者

此將射而戒百官也君有命謂諸侯有命行射戒預告也宰猶尹也百官之長即大宰也有事於射者諸執事者也射人戒諸公卿大夫司士戒士戒欲與射者也贊相禮也

前射三日宰夫戒宰及司馬射人宿視滌司馬命量人量侯道與所設乏以貍黎步大侯九十參七十干五十設乏各去其侯西十北十遂命量人巾車張三侯大侯之崇見鵠於參參見鵠於干干不及地武不繫左下綱設乏西十北十凡乏用革

此張侯也宰夫即燕主人宰膳宰宰夫之屬掌治官饌故宰夫戒之司馬射人皆掌射事滌謂灑埽洗濯量人司馬之屬主量道里遠近侯道謂自堂上去侯所之地乏唱獲者所居解見鄉射侯道遠近各有程量人以貍步量之貍貓屬伺物擬步而發必獲故量侯道謂貍步也三尺曰跬六尺曰步弓長六尺故步亦六尺九七五十皆言步也大侯大射之侯周禮天官司裘云王大射虎侯熊侯豹侯諸侯熊侯豹侯卿

大夫麋侯夏官射人職云王射三侯諸侯射二侯孤卿大夫射一侯士射豻侯今云大侯九十是熊豹侯天子之侯道九十步也參謂參于二侯之間即孤卿大夫所共射之麋侯七十步也干迫近也近易干即士所射豻侯在內近五十步也三侯同道連設由堂而南五十步張干侯又南二十步張參侯又南二十步張大侯參侯立二侯中故曰參大射則君與孤卿大夫士皆在故連張三侯設乏三侯皆設之也西北各侯之西北十謂十步各乏離各侯西侯北皆十步也巾車官名掌車帷裳侯亦巾類故命與量人共張

之三侯道有遠近侯亦有大小大侯最大參侯次之干侯最小侯小則卑侯大則崇崇者遠在外卑者近在內諸侯堂高七級自堂上射故豻外見參之鵠參外見大侯之鵠鵠大鳥鷂鷂足跡曰武武長尺二寸不及地武謂豻侯下綱離地尺二寸以在內最近易見者約之二侯在外可知矣不繫左下綱解見鄉射再言西十北十前言量此言設也乏用革用皮敝矢也

按周禮射人職云王射三侯九節諸侯二侯七節則是大侯九十弓者王射也今諸侯用之稱大射其鄉

大夫侯道用七十得非僭邪鄭謂干侯當作豻侯猶可至謂參侯作糝侯鑿甚矣又謂參侯去地一丈五寸少半寸大侯去地二丈二尺五寸少半寸尤非也考工記云梓人為侯廣與崇方參分其廣而鵠居一鄉射記云鄉侯道五十弓弓二寸以為侯中中卽鵠也二五為十尺則是五十弓之鵠方一丈也三分之則鄉侯高廣凡三丈卽干侯也參侯七十弓高廣三丈四尺大侯九十弓高廣三丈八尺侯在外者漸遠漸高而堂上地又高故其鵠可見鄭疑過大故解侯中為全侯而以大侯全體為高一丈八尺又疑不見鵠故以為張之去地二丈二尺五寸于事理轉謬矣古之射者所重在禮不以中小為能故侯中崇廣取象大鳥乃所以為近情而鄭反謂鵠為小鳥難中又左矣

樂人宿縣于阼階東笙磬西面其南笙鐘其南鎛皆南陳建鼓在阼階西句南鼓句應鼙在其東句南鼓句西階之西頌磬東面其南鐘其南鎛皆南陳句一建鼓在其南句東鼓句朔鼙在其北一建鼓在西階之東句南面句簜業在建鼓之間鼗倚于頌磬西紘

此設樂也宿縣先一夕縣設鐘磬之屬笙磬笙與磬

相次吹笙則鐘磬和之故謂笙磬笙鐘也笙生也列竹于匏象物生出地東為生方故設于東階下東西面謂磬簴縮陳向西也南笙磬之南笙磬笙鐘小而編縣各十有六成一簴鎛大鐘特懸笙鐘與鎛其簴皆橫陳向南建鼓以木貫鼓腹植立卽楹鼓也在東階西與鎛并設南鼓鼓面向南應鼙小鼓樂作先擊朔鼙而應鼙應之然後擊大鼓故謂應鼙在建鼓東當建鼓與鎛之間亦縣設此以上設于堂下東者也頌誦通卽歌也歌則擊磬故謂頌磬頌以告成西成故列于西階下西東面其簴縮陳向東與笙磬對也

其南鐘謂小歌鐘其南鑮謂大鐘鑮鑮在頌磬南簴
皆横設南向與東階同建鼓言一所以殊于東者在
其南又在鑮南其面向東也朔鼙小鼓朔初也賓入
樂初作則西擊鼙西賓位樂由賓作也在其北在建
鼓北亦懸設也又言一建鼓所以殊于西階西者此
建于西階下東向南設也簜竹也簫管之屬在兩建
鼓閒鼗小鼓有耳有柄搖擊不懸設倚置于頌磬東
紘鼗兩旁懸耳纙如冠之有紘鼗倚于磬簴東故其
紘西委也

按東笙西頌皆列磬鐘東階之西西階之東列鼓鼙
皆南向此即周禮所謂諸侯軒懸者也鄭謂諸侯於
其羣臣無三面非也又謂紘爲編磬之繩亦非也

厥明司宮尊于東楹之西兩方壺句膳尊兩甒句在南
句有豐句冪用錫若絺綴諸箭蓋句冪加勺又反之皆
玄尊句酒在北句尊士旅食于西鑮之南北面兩圜壺
又尊于大侯之乏東北兩壺獻酒句設洗于阼階東南
罍水在東篚在洗西句南陳句設膳篚在其北西面又
設洗于獲者之尊西北水在洗北篚在南句東陳小臣
設公席于阼階上西鄉司宮設賓席于戶西南面有加
席卿席賓東東上小卿賓西東上大夫繼而東上若有

東面者則北上席工于西階之東東上諸公阼階西北
面東上

此陳器設席也厥明設樂之明日即射日之朝也兩
方壺飲臣之尊膳尊君飲之尊兩甒即膳尊甒小于
壺膳尊在南方壺在北豐冪蓋勺皆膳尊也錫細布
絺細葛以爲冪巾箭小竹爲尊蓋綴巾于上爲冪加
勺冪上以餘巾反掩其勺皆玄尊謂兩方壺兩甒皆
一水一酒也酒尊在北水尊在南南爲上貴玄酒也
與燕禮尊儀互見士旅食者之尊鄉射設于門西旅
食者立門西也大射較鄉射侯道遠逼近門旅食者
皆立堂下士南避射也故尊改設堂下西鑮之南尊
北面人臣之義也兩圜壺皆酒也又設尊于大侯之乏
東北以獻服不隸僕人巾車獲者之輩無玄尊故曰
酒明所以設尊故曰獻所謂主人就旅食之尊而獻
之者也洗設于阼階下東南罍水在洗東篚奠虛爵
在洗西三物幷陳皆南向膳篚奠君虛爵在洗北西
向以君席在東也獲者之尊即乏側之獻酒設洗以
備獻獻酒在乏之東北洗在尊西北水在洗北篚在洗
南三物直陳皆東向以獲者在西也設席見燕禮卿
上大夫小卿中大夫大夫下大夫賓以大夫爲之有

東面者大夫非一人也諸公謂孤卿餘見前

按鄭註獻酒作沙酒盞也

官饌羹定射人告具于公公升即位于席西鄉小臣師納諸公卿大夫諸公卿大夫皆入門右北面東上士西方東面北上大史在于侯之東北北面東上士旅食者在士南北面東上小臣師從者在東堂下南面西上公降立于阼階之東南南鄉小臣師詔揖諸公卿大夫諸公卿大夫西面北上揖大夫大夫皆少進大射正擯擯者請賓公曰命某爲賓擯者命賓賓少進禮辭反命又命之賓再拜稽首受命擯者反命賓出立于門外北面

公揖卿大夫句升就席小臣自阼階下北面請執冪者與羞膳者乃命執冪者執冪者升自西階立于尊南北面東上膳宰請羞于諸公卿者擯者納賓賓及庭公降一等揖賓賓辟避公升即席奏肆夏賓升自西階主人從之賓右北面至再拜賓答再拜

官饌官司具饌即前篇所謂膳宰具官饌也羹定肉熟也凡禮始羹定爲節射人告具以下多與燕禮同大史掌辭命立于侯東北北面者近君也及士旅食者在士南皆與燕禮殊以大侯道遠逼門故入庭深小臣師詔揖告公揖也不言適既入庭深也言揖諸公卿大夫又言揖大夫者卿爲上大夫也大射正射人之長擯爲擯相命某爲賓命大夫爲賓也公揖卿大夫遂自升就席卿大夫在庭也羞膳者酌君尊者也肆夏樂章名餘解見燕禮

按鄭以官饌屬上讀爲百官各饌其所當共之物恐非

主人降洗句洗南西北面賓降階西東面主人辭降賓對句主人北面盥坐取觚洗賓少進辭洗主人坐奠觚于篚興對賓反位主人卒洗賓揖乃升主人升賓拜洗主人賓右奠觚答拜降盥賓降主人辭降賓對卒盥賓

揖升主人升坐取觚執冪者舉冪主人酌膳執冪者蓋冪酌者加勺又反之筵前獻賓賓西階上拜句受爵于筵前反位主人賓右拜送爵宰胥薦脯醢賓升筵庶子設折俎賓坐左執觚右祭脯醢奠爵于薦右興取肺坐絕祭嚌之興加于俎坐捝手執爵遂祭酒興席末坐啐酒降席坐奠爵拜告旨執爵興主人答拜樂闋句賓西階上北面坐卒爵興坐奠爵拜執爵興主人答拜

此以下十一節皆將射而先燕飲之儀此一節主人獻賓也酌者加勺謂主人既酌酒以勺加冪上又反之謂執冪者舉餘巾反覆其勺也宰胥膳宰之屬庶

子司馬之屬樂闋請自賓入奏肆夏至是乃止闋止也郎燕記云賓拜酒主人答拜而樂闋是也賓入奏肆夏以西方之縣也

賓以虛爵降主人降賓洗南西北面坐奠觚少進辭降主人西階西東面少進句對句賓坐取觚奠于篚下盥洗主人辭洗賓坐奠觚于篚興對句卒洗及階揖升主人升拜洗如賓禮賓降盥主人降賓辭降卒盥揖升酌膳執冪如初以酢主人于西階上主人北面拜受爵賓主人之左拜送爵主人坐祭不啐酒不拜酒遂卒爵興坐奠爵拜執爵興賓答拜主人不崇酒以虛爵降奠于

篚賓降立于西階西東面擯者以命升賓賓升立于西序東面

此賓酢主人解見燕禮主人西階西者從賓降暫立于此擯者以命以君命也

主人盥洗象觚升酌膳東北面獻于公公拜受爵乃奏肆夏主人降自西階阼階下北面拜送爵宰胥薦脯醢由左房庶子設折俎升自西階公祭如賓禮庶子贊授肺不拜酒立卒爵坐奠爵拜執爵興主人答拜樂闋升受爵降奠于篚更爵洗升酌散以降酢于阼階下北面坐奠爵再拜稽首公答拜主人坐祭遂卒爵興坐奠爵再拜稽首公答拜主人奠爵于篚

此主人獻君自酢解見燕禮奏肆夏郎燕記云公拜受爵而奏肆夏公卒爵主人升受爵以下而樂闋是也君受爵奏肆夏以東方之縣也左房東房也凡堂上之薦皆由左房出折俎折牲脊脅臂肺爲君俎自西階升鼎由外入也燕禮酌膳此酌散燕禮主飲故叨君惠大射主禮不敢同于尊也

主人盥洗升媵觚于賓酌散西階上坐奠爵拜句賓西階上北面答拜主人坐祭遂飲句賓辭句卒爵興坐奠爵拜執爵興賓答拜主人降洗賓降主人辭降賓辭洗

卒洗賓揖升不拜洗主人酌膳賓西階上拜受爵于筵前反位主人拜送爵賓升席坐祭酒遂奠于薦東主人降復位賓降筵西東南面立

此主人酬賓也解見燕禮

小臣自阼階下請媵爵者公命長句小臣作下大夫二人媵爵媵爵者阼階下皆北面再拜稽首公答拜媵爵者立于洗南西面北上序進盥洗角觶升自西階序進酌散交于楹北降適阼階下皆奠觶再拜稽首執觶興公答拜媵爵者皆坐祭遂卒觶興坐奠觶再拜稽首執觶興公答再拜媵爵者執觶待于洗南小臣請致者若

命皆致則序進奠觶于篚阼階下皆北面再拜稽首公
答拜。媵爵者洗象觶升實之序進坐奠于薦南北上降
適阼階下皆再拜稽首送觶公答拜媵爵者皆退反位
　此下大夫二人媵爵為君舉旅之始解見燕禮燕禮
　公皆答再拜此或云公答拜者答一拜也媵爵者退
　反位反庭中北面之位
　按大夫初與卿皆入門右北面及公揖卿西面北上
　揖大夫少進則大夫北面進至庭中矣鄭云反門右
　北面之位非也大侯道遠逼門叓與旅食輩既皆不
　在門而二大夫獨立門右乎

公坐取大夫所媵觶興以酬賓賓降西階下再拜稽首
小臣正辭賓升成拜公坐奠觶答拜執觶興公卒觶賓
下拜小臣正辭賓升再拜稽首公坐奠觶答拜執觶興
賓進受虛觶降奠于篚易觶興洗公有命則不易不洗
反升酌膳下拜小臣正辭賓升再拜稽首公答拜賓告
于擯者句請旅諸臣句擯者告于公公許賓以旅大夫
于西階上擯者作大夫長升受旅賓大夫之右坐奠觶
拜執觶興大夫答拜賓坐祭立卒觶不拜若膳觶也則
降更觶洗升實散大夫拜受賓拜送遂就席大夫辯句
受酬如受賓酬之禮不祭酒卒受者以虛觶降奠于篚

復位
　此公初為賓舉旅解見燕禮賓告于擯者請旅謂賓
　請旅于君擯者降西階往阼階下北面請于君君許
　擯者于西階上復于賓而後作大夫長升受旅云旅
　大夫該公卿也大夫長即卿升受旅時卿大夫皆在
　庭卒受者下大夫也復位復庭下北面之位
主人洗觚升實散獻卿于西階上司宮兼卷重席設於
賓左東上卿升拜受觚主人拜送觚卿辭重席司宮徹
之乃薦脯醢卿升席庶子設折俎卿坐左執爵右祭脯
醢奠爵于薦右興取肺坐絕祭不嚌肺興加于俎坐捝

手取爵遂祭酒執爵興降席西階上北面坐卒爵興坐
奠爵拜執爵興主人答拜受爵卿降復位辯獻卿主人
以虛爵降奠于篚擯者升卿卿皆升就席若有諸公則
先卿獻之如獻卿之禮席于阼階西北面東上無加席
　此主人獻諸公卿解見燕禮燕禮獻卿無折俎大射
　盛于燕也不嚌肺事主射自貶于賓也
小臣又請媵爵者句二大夫媵爵如初請致者若命長
致則媵爵者奠觶于篚一人待于洗南長致者阼階下
再拜稽首公答拜洗象觶升實之坐奠于薦南降與立
于洗南者二人皆再拜稽首送觶公答拜公又行一爵

若賓若長唯公所賜以旅于西階上如初大夫卒受者
以虛觶降奠于篚

此再媵爵于君君再舉旅解見燕禮

主人洗觚升獻大夫于西階上大夫升拜受觚主人拜
送觚大夫坐祭立卒爵不拜既爵主人受爵大夫降復
位胥薦主人于洗北西面脯醢無脀辯獻大夫遂薦之
繼賓以西東上若有東面者則北上卒句擯者升大夫
大夫皆升就席

此主人獻大夫解見燕禮

乃席工于西階上少東小臣納工工六人四瑟句僕人

正徒相太師句僕人師相少師僕人士相上工相者皆
左何瑟後首內弦挎越右手相句後者徒相句入句小
樂正從之升自西階北面東上坐授瑟乃降小樂正立
于西階東乃歌鹿鳴三終主人洗升實爵獻工工不興
句左瑟句一人拜受爵主人西階上拜送爵薦脯醢使
人相祭卒爵不拜主人受虛爵衆工不拜受爵坐祭遂
卒爵辯有脯醢不祭主人受爵降奠于篚復位太師及
少師上工皆降立于鼓北羣工陪于後乃管新宮三終
卒管太師及少師上工皆東坫之東南西面北上坐

此三獻畢樂作主人獻工解見燕禮工六人謂太師
少師與上工四人四瑟樂盛于燕也僕人正僕人之
長徒相不荷樂器空手扶之僕人師正之貳也相少
師亦徒相也僕人士正之吏也上工堂上歌工相上
工者四人皆左荷瑟右手相四工前行相太師少師
居後故曰後者徒相授瑟相者授也乃降降西階小
樂正立西階東立階上也獻工解見燕禮主人受爵
降復位復東階下洗北西面之位樂先升歌歌畢二
師四工皆降席立于西階下東建鼓之北太師立與
鼓齊少師及四工皆陪立于後以俟奏管管簫屬前
所設簜也新宮樂章名三終奏三曲畢歌工六人遷

于東坫東南西向坐北上以次而南也坫堂下閣物
處冠禮有西坫是堂東西皆有坫也

擯者自阼階下請立司正公許擯者遂為司正司正適
洗洗角觶南面坐奠于中庭升東楹之東受命于公西
階上北面命賓諸公卿大夫公曰以我安賓諸公卿大
夫皆對曰諾敢不安司正降自西階南面坐取觶升酌
散降南面坐奠觶興右還北面少立坐取觶興坐不祭
卒觶奠之興再拜稽首左還南面坐取觶洗南面反奠
于其所北面立

此將旅立司正以監之擯者即大射正解見燕禮

按燕禮立司正安賓遂徹俎坐燕其情文稱今射尚未舉遂致終燕之辭以此禮專爲燕而射事反輕君始戒百官以射諸臣爲射來所命與所戒不相背與且司正方洗觶司射忽請射少次第蓋本燕與大射二禮剟湊成文知是書非盡禮經之舊矣

司射適次袒決遂執弓挾乘矢於弓外見鏃於弣右巨指鉤弦自阼階前曰爲政請射遂告曰大夫與大夫士御於大夫

此始請射也司射卽射人次謂設帷障爲更衣之次在東堂下洗東南周禮天官掌次所謂射則張耦次

是也挾乘矢於弓外謂左手執弓弣右手橫夾四矢於二指間以大指鉤弦則矢鏃橫見於弣外自阼階前稟命于君也爲政謂司馬周禮司馬掌邦政遂告告選三耦大夫與大夫爲耦不足以士耦於大夫御猶侍也

遂適西階前東面右顧命有司納射器射器皆入君之弓矢適東堂賓之弓矢與中籌豐皆止于西堂下衆弓矢不挾總衆弓矢楅皆適次而俟工人士與梓人升自北階兩楹之間疏數容弓若丹若墨度尺而午射正莅之卒畫自北階下司宮埽所畫物自北階下大史俟于所設中之西東面以聽政司射西面誓之曰公射大侯大夫射參士射干射者非其侯中之不獲卑者與尊者爲耦不異侯大史許諾遂比三耦三耦俟于次北西面北上司射命上射曰某御於子命下射曰子與某子射卒遂命三耦取弓矢于次

此納射器畫物比耦司射既阼階前請射遂適西階前東面立有司司射器者皆士也亦立西階南東面故司射右顧而命之君弓矢適堂上東賓弓矢與中籌豐皆納堂下西衆弓矢與楅納堂下東南次內各近其所也衆弓矢不挾多故也總謂束縛之工人士

工作之官梓人木工爲侯者北階堂後階兩楹之間謂堂中也鄉射記云堂深則當楣是也疏數猶廣狹容弓謂兩物間相去六尺若丹若墨隨用一色畫地爲物射者所立也物以尺爲度一縱一橫曰午莅臨視也埽埽畫處使分明大史掌釋獲者中設堂下西當西序南當楅大史初立俟東北面今立中西東面聽司射誓也時司射立西階前東面轉向大史誓之君與賓耦同射大侯士與大夫耦同射參侯卑者與尊者耦卽與尊者同侯亦如士與士耦同射干侯也比配也三耦始誘射皆士次在堂下東士立次外之

北西向以侯北上序立而南也鄉射三耦立堂西此立堂東者射器在東大射統于君也鄉射器在西統于賓也故鄉射卽謂之賓射可也大射用燕禮卽謂之燕射亦可也

按周禮射人職云王射三侯六耦諸侯二侯四耦大夫一侯三耦今諸侯用三侯三耦與周禮異

司射入于次搢三挾一个出于次西面揖當階北面揖及階揖升堂揖當物北面揖及物揖由下物少退誘射射三侯將乘矢始射干又射參大侯再發卒射北面揖及階揖降如升射之儀遂適堂西改取一个挾之遂取

扑搢之以立于所設中之西南東面

此司射誘射解見鄉射入次取弓矢也堂下三揖堂上三揖升降同也由下物自左物射也少退避君位也君立下物卒射北面揖敬君事殊于鄉射揖南面也設中之西南東面卽鄉射司馬北西面之位餘解見鄉射

按大射衆弓矢皆總入于東次司射適堂西改取一个豈堂西賓之弓矢外別有矢與不然則適次之誤也

司馬師命負侯者執旌以負侯負侯者皆適侯執旌負侯而俟司射適次作上耦射司射反位上耦出次西面揖進上射在左并行當階北面揖及階揖上射先升三等下射從之中等上射升堂少左下射升上射揖并行皆當其物北面揖及物揖皆左足履物還旋視侯中合足而俟司馬正適次袒決遂執弓右挾之出升自西階適下物立于物間左執弣右執簫南揚弓命去侯負侯皆許句諾以宮句趨直西及乏南又諾以商句至乏聲止授獲者退立于西方獲者興共而俟司馬正出于下射之南還其後降自西階遂適次釋弓說脫決拾襲反位司射進與司馬正交于階前相左由堂下西階之東

北面視上射命曰毋射獲毋獵獲上射揖司射退反位乃射上射旣發挾矢而后下射射拾發以將乘矢獲者坐而獲舉旌以宮偃旌以商獲而未釋獲卒射右挾之北面揖揖如升射上射降三等下射少右從之中等并行上射於左與升射者相左交于階前相揖適次釋弓說決拾襲反位三耦卒射亦如之司射去扑倚于階西適阼階下北面告于公曰三耦卒射反搢扑反位

此三耦誘射解見鄉射[redacted]司馬師司馬正之佐負侯者卽獲者鄉射惟一人大射卽周禮夏官服不氏以旌居乏待獲士一人徒四人士負大侯徒負二侯也

旌謂翿旌鄉飲記云君射以翿旌獲三侯三人三旌故皆適侯司射適次自西適東也三耦俱在次北西面立司射往東面作之反位反中西南東面之位上射在左升堂以西爲左趨右物便也視侯中各視其所射侯之鵠司馬適下物由上射後過至下射西南立于兩物間與鄉射同兩手揚弓以命負侯者與鄉射以右手異宮聲大商聲小乏在各侯西北負侯者直趨西當乏之南又趨北不徑趨西北大射禮嚴也授獲者服不氏至乏以旌授其徒居乏之報獲而身退立于西方蓋大侯服不氏親負其徒一人代居乏參侯

干侯則各一徒負侯居乏不相代也司馬正反位反于司射立之南與鄉射同卒射右挾之謂矢發盡左手執弓右手大二指挾弓弦就物內轉向北揖異于鄉射揖南面也射者反位反于次北西面北上之位

餘解見鄉射

司馬正袒決遂執弓右挾之出與司射交于階前相左升自西階自右物之後立于物間西南面揖弓命取矢負侯許諾如初去侯句皆執旌以負其侯而俟司馬正降自西階北面命設楅小臣師設楅司馬正東面以弓爲畢既設楅司馬正適次釋弓說決拾襲反位小臣坐委矢于楅北括司馬師坐乘之卒若矢不備則司馬正又袒執弓升命取矢如初曰取矢不索乃復求矢加于楅卒司馬正進坐左右撫之興反位

此將正射設楅委矢也執弓右挾右手挾弓弦也司馬正北面命設楅亦猶鄉射立于所設楅之南設楅中庭南與洗齊故司馬正北面立其南使設者止勿過南也小臣師設楅司馬正又轉西東面立使設者勿偏西也畢竹簡笏類形如畢星即令如意執以止物曰畢與蹕通止也臣當君前不敢指撝故以弓當笏止其處乘矢不備則師以告正正復命取矢備則

正撫而數之餘解見鄉射

司射適西階西倚扑升自西階東面請射于公公許遂適西階上命賓御于公諸公卿則以耦告于上句大夫則降即位而后告司射自西階上北面告于大夫曰請降司射先降搢扑反位大夫從之降適次立于三耦之南西面北上司射東面于大夫之西比耦句大夫與大夫句命上射曰某御於子命下射曰子與某子射卒遂比衆耦衆耦立于大夫之南西面北上若有士與大夫爲耦則以大夫之耦爲上命大夫之耦曰子與某子射告於大夫曰某御於子命衆耦如命三耦之辭諸公卿

皆未降
此將射比耦也司射比請必升堂者將徧告賓諸公
卿大夫也命賓御于公以君命命也君與賓為耦射
大侯公卿為耦射參侯大夫士為耦射干侯諸公卿
之耦卽堂上比而告之尊故不俟降射位告也大夫
則降適次往堂東立于三耦南三耦立于次北大夫
之上將先射也司射東面向大夫也大夫與大夫謂
多則同耦也卒謂比公賓卿大夫耦畢遂比衆耦衆
耦士也士若有為大夫之耦者則立衆士上大國諸
侯臣一孤三卿五大夫三耦自有餘而時或有與有

不與故大夫不足則以士比之餘解見鄉射
遂命三耦各與其耦拾取矢皆袒決遂執弓右挾之一
耦出西面揖當楅北面揖及楅揖上射東面下射西面
上射揖進坐橫弓卻手自弓下取一个兼諸弣興順羽
且左還旋毋周反面揖下射進坐橫弓覆手自弓上取
一个兼諸弣興順羽且左還旋毋周反面揖既拾取矢
梱之兼挾乘矢皆內還南面揖適楅南皆左還北面揖
搢三挾一个揖以耦左還上射於左退者與進者相左
相揖退釋弓矢于次說決拾襲反位二耦拾取矢亦如
之後者遂取誘射之矢兼乘矢而取之以授有司于次

中皆襲反位
此將射三耦取矢于楅解見鄉射三耦各與其耦謂
各上射與下射也執弓右挾之挾弦也及楅上射立
楅西東面下射立楅東西面通進取矢如鄉射順羽
謂楅直設矢羽在北以左體轉向南羽在北也毋
周謂纔轉向南卽轉向東反面揖謂反原位東面揖
下射使進也下射左還毋周纔轉向北卽轉向西揖
上射使更進也與鄉射周還異鄉射禮貴從容大射
嚴疾梱叩也叩四矢使齊也皆內還謂上射左下射
右皆內向楅轉就本位南面揖幷行適楅南二人皆

左還由西面轉向北揖搢挾矢與鄉射同以與也上
射與下射將東適次二人幷左還則上射轉居北下
射轉居南上射於左東行北為左也餘詳鄉射
按禮事多尚左左為陽生物之主鄭以左還為不背
君鑿也
司射作射如初一耦揖升如初司馬命去侯負侯許諾
如初司馬降釋弓反位司射猶挾一个去扑與司馬交
于階前適作階下北面請釋獲于公公許反搢扑遂命
釋獲者設中以弓為畢北面句　大史釋獲小臣師執中
先首坐設之東面句　退句　大史實八筭于中橫委其餘

于中西興共而俟司射西面命曰中離維綱揚觸梱復
公則釋獲衆則不與唯公所中中三侯皆獲釋獲者命
小史小史命獲者司射遂進由堂下北面視上射命曰
不貫不釋上射揖句司射退反位釋獲者坐取中之八
筭改實八筭興執而俟乃射若中則釋獲者每一个釋
一筭上射於右下射於左若有餘筭則反委之又取中
之八筭改實八筭于中興執而俟三耦卒射
此三耦正射解見鄉射以弓爲畢止其設中之所鄉
射禮云南當楅西當西序以弓爲畢止其地也北面
示設中者不得過南也大史釋獲大射釋獲者大史

也史掌書記筭法故主獲小臣執中以首向前首在
東也大史與小臣退中西東面立司射西向大史命
以釋獲之法中謂矢著侯離附麗也侯舌曰維綱侯
繩曰綱揚觸矢觸地揚起梱叩也復反也矢叩侯還
反于地如此者唯君射爲釋獲衆皆不筭君射不拘
大侯參侯干侯中皆釋獲衆射非其侯中不筭大史
以此告小史小史以告獲者傳司射所命也餘見鄉
射
賓降取弓矢于堂西諸公卿則適次繼三耦以南公將
射則司馬師命負侯皆執其旌以負其侯而俟司馬師

反位隸僕人埽侯道司射去扑適阼階下告射于公公
許適西階東告于賓遂搢扑反位小射正一人取公之
決拾於東坫上一小射正授弓拂弓皆以俟于東堂公
將射則賓降適堂西袒決遂執弓搢三挾一个升自西
階先待于物北北一笴東面立司馬升命去侯如初還
右乃降釋弓反位公就物小射正奉決拾以笥大射正
執弓皆以從於物小射正坐奠笥于物南遂拂以巾取
決興贊設決朱極三小臣正贊袒公袒朱襦卒袒小臣
正退俟于東堂小射正又坐取拾興贊設拾以笥退奠
于坫上復位大射正執弓以袂順左右隈上再下壹左

執弣右執簫以授公公親揉之小臣師以巾內拂矢而
授矢于公稍屬大射正立于公後以矢行告于公下曰
留上曰揚左右曰方公既發大射正受弓而俟拾發以
將乘矢公卒射小臣師以巾退反位大射正受弓小射
正以笥受決拾退奠于坫上復位大射正退反司正之
位小臣正贊襲公還而后賓降釋弓于堂西反位于階
西東面公卽席司正以命升賓賓升復筵而后卿大夫
繼射諸公卿取弓矢于次中袒決遂執弓搢三挾一个
出西面揖揖如三耦升射卒射降如三耦適次釋弓說
決拾襲反位衆皆繼射釋獲皆如初

此君及賓卿大夫士正射賓與君爲耦君將射賓先
自堂上西序東面降立階西東面也初納射器賓弓
矢在堂西諸臣弓矢在東次故賓適堂西諸公卿適
次各取弓矢三耦以南謂大夫立之北司馬師反位
位在西階下東面司馬正之南也隷僕人周禮司隷
之屬埽侯道君將射新之也司射適西階東告賓賓
立西階下西東面君將射賓爲耦故告也坫以閣物
在堂上東小射正授弓授之大射正大射正以授公
拂拭使潔也東堂堂上東君席側也賓降卽前取弓
矢降再言以明待君之儀疏謂取弓矢升再降非也

物北右物之北離一笴不敢先就物也東面立向君
待也司馬命去侯還右乃降者賓物居右司馬出右
物南卽西轉下堂不還左物時君未就物也贊設決
爲君設也朱極以朱韋韜右手指利弦三謂食指將
指無名指三各用一也小射正復位與小臣正同立
俟于東堂也袂衣袖順卽拂也隈弓曲處以衣袖順
弓上下兩隈拂之示整潔也弓仰執故上隈之裏左
右再拂下隈之背一拂之左手承弓把右手捉弓弰
授君君受而親揉之審其安危也小臣師以巾內拂
矢使塵向已也稍屬奉矢稍稍相繼屬不絕也大射

正立當君後望矢道以詔君不及曰留大高曰揚旁
出曰方左曰左方右曰右方也君爲下射賓爲上射
各四矢亦拾發上射旣發挾矢而后下射發與初三
耦同但君不親執弓侯每旣發一矢大射正爲君執
弓侯賓旣發挾矢又授君弓公卒射賓退立物北東
面俟公釋弓矢說決拾襲衣而後降大射正退反中
庭觶南司正之位公旣襲還東階賓乃降釋射器反
升立于階西東面之位君立于阼階席上司正乃命
賓升戶西南面之筵然後諸公卿大夫衆耦相繼升
射降皆反于次北東面之位俟司馬命取矢而後升

也釋獲皆如初[illegible]君賓公卿大夫衆耦而言
按司射反司正之位當在三射畢釋獲者退中與筭
之後此文誤也以袂順左右隈鄭氏謂以袂順放之
非也此節叙君射過自矜貴多衰世驕蹇之風乏先
王恭儉之意人主旣身居下物折節行禮過自矜飾
何以誨下至于三射樂作然後就物不以樂志則所
稱節奏比禮容體比樂者君獨不然焉用射君不用
禮樂而能選士御臣者未之有也孟子曰責難於君
謂之恭吾君不能謂之賊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
人亦此類

卒射釋獲者遂以所執餘獲適阼階下北面告于公曰左右卒射反位坐委餘獲于中西興共而俟司馬袒執弓升命取矢如初負侯許諾以旌負侯如初司馬降釋弓如初小臣委矢于楅如初賓諸公卿大夫之矢皆異束之以茅卒正坐左右撫之進束反位賓之矢則以授矢人于西堂下司馬釋弓反位而后卿大夫升就席司射適階西釋弓去扑襲進由中東立于中南北面視筭釋獲者東面于中西坐先數右獲二筭爲純一純以取實于左手十純則縮而委之每委異之有餘純則橫諸下一筭爲奇奇則又縮諸純下興自前適左東面坐坐

兼斂筭實于左手一純以委十則異之其餘如右獲司射復位釋獲者遂進取賢獲執之由阼階下北面告于公若右勝則曰右賢於左若左勝則曰左賢於右以純數告若有奇者亦曰奇若左右鈞則左右各執一筭以告曰左右鈞還復位坐兼斂筭實八筭于中委其餘于中西興共而俟

此正射畢取矢筭獲解見鄉射賓諸公卿大夫矢皆異束之者小臣取矢即束之也卒取矢畢正謂司馬正左右撫之數衆矢也進束謂既數衆矢而后進所束之矢于楅反位反中西南東面之位賓矢授矢人于西堂下不委于楅也不言君矢其以授小臣于東堂可知司馬釋弓反位即前降釋弓再言以明小臣取矢時卿大夫已升就席也餘見鄉射

按鄭解進束謂整結之示親非也

司射命設豐司宮士奉豐由西階升北面坐設于西楹西降復位勝者之弟子洗觶升酌散南面坐奠于豐上降反位司射袒執弓挾一个搢扑東面于三耦之西命三耦及衆射者勝者皆袒決遂執張弓不勝者皆襲說決拾卻左手右加弛弓于其上遂以執弣司射先反位三耦及衆射者皆升飲射爵于西階上小射正作升飲

射爵者如作射一耦出揖如升射及階勝者先升升堂少右不勝者進北面坐取豐上之觶興少退立卒觶進坐奠于豐下興揖不勝者先降與升飲者相左交于階前相揖適次釋弓襲反位僕人師繼酌射爵取觶實之反奠于豐上退俟于序端升飲者如初三耦卒飲若賓諸公卿大夫不勝則不降不執弓耦不升僕人師洗升實觶以授賓諸公卿大夫受觶于席以降適西階上北面立飲卒觶授執爵者反就席若飲公則侍射者降洗角觶升酌散降拜公降一等小臣正辭賓升再拜稽首公答再拜賓坐祭卒爵再拜稽首公答再拜賓降洗象

觶升酌媵以致下拜小臣正辭升再拜稽首公答再拜
公卒觶賓進受觶降洗散觶升實散下拜小臣正辭升
再拜稽首公答再拜賓坐不祭卒觶降奠于篚階西東
面立擯者以命升賓賓升就席若諸公卿大夫之耦不
勝則亦執弛弓特升飲衆皆繼飲射爵如三耦射爵辯
乃徹豐與觶

此正射飲不勝者解見鄉射司宮士司宮之屬其位
與士共立于西方東面小射正作升飲者司射但命
其儀不親作與鄉射異僕人師繼酌代弟子也猶鄉
射之有執爵者侍射者卽賓公之耦也飲君不敢同

衆為媵爵之禮君飲一臣飲二賓先洗角觶酌散自
飲導君君既飲復酌散自飲所謂夾爵也燕記若飲
君如燕則夾爵是也諸公之耦不勝謂士之為大夫
耦者也餘解見鄉射

司宮尊侯于服不之東北兩獻酒東面南上皆加勺設
洗于尊西北篚在南東肆實一散于篚司馬正洗散遂
實爵獻服不服不侯西北三步北面拜受爵司馬正西
面拜送爵反位宰夫有司薦句庶子設折俎卒錯句獲
者適右个句薦俎從之獲者左執爵右祭薦俎二手祭
酒適左个祭如右个中亦如之卒祭左个之西北三步
東面設薦俎立卒爵司馬師受虛爵洗獻隸僕人與巾
車獲者皆如大侯之禮卒司馬師受虛爵奠于篚獲者
皆執其薦庶子執俎從之設于乏少南服不復負侯而
俟司射適階西去扑適堂西釋弓說決拾襲適洗洗觚
升實之降獻釋獲者于其位少南薦脯醢折俎皆有祭
釋獲者薦右東面拜受爵司射北面拜送爵釋獲者就
其薦坐左執爵右祭脯醢興取肺坐祭遂祭酒興司射
之西北面立卒爵不拜既爵司射受虛爵奠于篚釋獲
者少西辟薦反位司射適堂西袒決遂取弓挾一个適
階西搢扑以反位

此正射畢而獻服不巾車獲者與釋獲者尊侯設獻
尊于侯也服不官名負大侯者服不去侯居乏之尊設
于乏之東北兩獻酒及勺洗篚卽初陳設者散爵類實
五升司馬洗散實爵卽實以獻酒也乏在侯西北各
十步設尊近乏之受爵近侯爵因侯得將祭侯故近侯
受獻宰夫有司宰夫之吏也薦與俎皆為服不也錯
奠也錯薦俎于地卒畢也獲者卽服不右手祭薦畢
復共左手執散祭酒散大故須二手左右中解見鄉
射隸僕人埽侯道巾車張三侯獲者參侯干侯之獲
者服不之屬也不言量人同可知也參侯干侯皆有

一第859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44版 正內

薦俎其獲者皆執其薦俎設于乏南三祭同也于乏
南各近侯也服不負大侯而俟侯三射也其二侯之
獲者皆負侯亦可知司射獻釋獲者大史也大史釋
筭而秩貴于服不故酌堂上之尊釋獲與司射之位
皆在中西東面少南避中也餘解見鄉射
按兩獻尊即篇首初設之尊鄭謂不於初獻設之者
不敢必君射非也獻即獻服不鄭讀作沙迂也
司射倚扑于階西適阼階下北面請射于公如初反搢
扑適次命三耦皆袒決遂執弓序出取矢司射先反位
三耦拾取矢如初小射正作取矢如初三耦既拾取矢

諸公卿大夫皆降如初位句與耦入於次皆袒決遂執
弓皆進當楅進坐說矢束上射東面下射西面拾取矢
如三耦若士與大夫爲耦士東面大夫西面大夫進坐
說脫矢束退反位耦揖進坐兼取乘矢興順羽且左還
毋周反面揖大夫進坐亦兼取乘矢如其耦北面搢三
挾一个揖進大夫與其耦皆適次釋弓說決拾襲反位
諸公卿升就席衆射者繼拾取矢皆如三耦遂入于次
釋弓矢說決拾襲反位
此終射取矢于楅解見鄉射公卿大夫皆降如初位
謂適次北繼三耦以南之位也諸公卿大夫自相爲

耦則拾取矢如三耦若士與大夫爲耦則士兼取乘
矢不敢與大夫拾餘見鄉射
司射猶挾一个以作射如初一耦揖升如初司馬升命
去侯負侯許諾司馬降釋弓反位司射與司馬交于階
前倚扑于階西適阼階下北面請以樂于公公許司射
反搢扑東面命樂正曰命用樂樂正曰諾司射遂適堂
下北面眡上射命曰不鼓不釋上射揖司射退反位樂
正命大師曰奏貍首間若一大師不興許諾樂正反位
奏貍首以射三耦卒射賓待于物如初公樂作而后就
物稍屬不以樂志其他如初儀卒射如初賓就席諸公

卿大夫衆射者皆繼射釋獲如初卒射降反位釋獲者
執餘獲進告左右卒射如初
此終射樂作解見鄉射眡視同貍首樂章名貍之言
不來也即射義曾孫侯氏之詩取射諸侯首不來朝
之義賓待于物謂三耦射畢君將射賓先立物後待
君也稍屬不以樂志謂君射發矢稍稍繼續不以樂
爲節志猶記也卒射降反位謂衆耦繼射者降反次
北之位
按鄭云始射獲而未釋獲復釋獲復用樂行之君子
之於事始取能中課有功終用成法教化之漸也射

用應樂爲難此義得之中庸曰發而皆中節謂之和
故達于射者可與言性情矣貍首不來之說未足據
豈諸侯亦以不寧侯自射乎必若所云惟天子射貍
首耳
司馬升命取矢負侯許諾司馬降釋弓反位小臣委矢
司馬師乘之皆如初司射釋弓視筭如初釋獲者以賢
獲與鈞告如初復位司射命設豐實觶如初遂命勝者
執張弓不勝者執弛弓升飲如初卒退豐與觶如初
此終射畢取矢筭獲罰飲不勝也解見鄉射
司射猶袒決遂左執弓右執一个兼諸弦面鏃適次命

拾取矢如初司射反位三耦及諸公卿大夫衆射者皆
袒決遂以拾取矢如初矢不挾兼諸弦面鏃退適次皆
授有司弓矢句襲反位卿大夫升就席司射適次釋弓
說決拾去扑襲反位司馬正命退楅解綱小臣師退楅
巾車量人解左下綱司馬師命獲者以旌與薦俎退司
射命釋獲者退中與筭而俟
此射畢授射器于有司解見鄉射諸公卿大夫射畢
升就席則士亦反西方之位矣
公又舉奠觶唯公所賜若賓若長以旅于西階上如初
大夫卒受者以虛觶降奠于篚反位司馬正升自西階

東楹之東北面告于公請徹俎公許遂適西階上北面
告于賓賓北面取俎以出諸公卿取俎如賓禮遂出授
從者于門外大夫降復位庶子正徹公俎降自阼階以
東賓諸公卿皆入門東面北上司正升賓賓諸公卿大
夫皆說屨升就席公以賓及卿大夫皆坐乃安羞庶羞
大夫祭薦司正升受命皆命公曰衆無不醉賓及諸公
卿大夫皆興對曰諾敢不醉皆反位坐
此君三舉旅徹俎以燕也君初旅爲賓再旅爲公卿
三旅爲大夫燕禮皆旅于未立司正前禮主射故遲
至此前君射節大射正退反司正之位九字當移置

此節之首司馬正升自西階當作司正多一馬字公
卿取俎如賓禮謂皆親徹俎以出從者不敢入路門
也大夫無俎亦降將同賓公卿脫屨升也餘解見鄉
射
主人洗酌獻士于西階上士長升拜受觶主人拜送士
坐祭立飲不拜既爵其他不拜坐祭立飲乃薦司正與
射人于觶南北面東上司正爲上辯獻士士既獻者立
于東方西面北上乃薦士祝史小臣師亦就其位而薦
之主人就士旅食之尊而獻之旅食不拜受爵坐祭立
飲主人執虛爵奠于篚復位

第　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44版反

此主人獻士也解見燕禮
按燕禮重飲故旅大夫獻士而后射大射重射故射畢而后旅大夫獻士
賓降洗升媵觶于公酌散下拜公降一等小臣正辭賓升再拜稽首公答再拜賓坐祭卒爵再拜稽首公答再拜賓降洗象觚升酌膳坐奠于薦南降拜小臣正辭賓升成拜公答拜賓反位
此賓媵觶于公也賓反位不言降者自堂上反戶西席餘解見燕禮
公坐取賓所媵觚興唯公所賜受者如初受酬之禮降更爵洗升酌膳下再拜稽首小臣正辭升成拜公答拜乃就席坐行之有執爵者唯受于公者拜司正命執爵者爵辯卒受者興以酬士大夫卒受者以爵興西階上酬士士升大夫奠爵拜士答拜大夫立卒爵不拜實之士拜受大夫拜送士旅于西階上辯士旅酌
此君四舉旅徧及士也解見燕禮
若命曰復射則不獻庶子司射命射唯欲卿大夫皆降再拜稽首公答拜壹發中三侯皆獲
此坐燕復射也庶子解見燕禮燕禮旅士徧則主人獻庶子若君有命復射則宜于旅士畢未獻庶子之

先司射命以君命也射唯欲不欲者聽也卿大夫皆降射與不射皆降拜君命也公不辭以賓不與也賓不與以賓為君耦不敢拜唯欲之命也壹發惟發壹矢中三侯皆釋獲以一矢獲難也既釋獲則不獲者罰飲可知
主人洗升自西階獻庶子于阼階上如獻士之禮辯獻降洗遂獻左右正與內小臣皆於阼階上如獻庶子之禮
此主人獻庶子左右正內小臣解見燕禮
無筭爵士也有執膳爵者有執散爵者執膳爵者酌以進公公不拜受執散爵者酌以之公命所賜所賜者興受爵降席下奠爵再拜稽首公答再拜受賜爵者以爵就席坐公卒爵然後飲執膳爵者受公爵酌反奠之受賜者興授執散爵者執散爵者乃酌行之唯受于公者拜卒爵者興以酬士于西階上士升大夫不拜乃飲實爵士不拜受爵大夫就席士旅酌亦如之公有命徹冪則賓及諸公卿大夫皆降西階下北面東上再拜稽首公命小臣正辭公答拜大夫皆辟升反位士終旅於上如初無筭樂宵則庶子執燭於阼階上司宮執燭於西階上甸人執大燭於庭閽人為燭於門外賓醉北面

坐取其薦脯以降奏陔賓所執脯以賜鍾人于門內霤
遂出卿大夫皆出公不送公入驁
此終燕無筭爵賓醉出也解見燕禮公入退適內也
驁樂名九夏之一公退則奏驁夏燕禮無驁殺也
按鄭謂燕在路寢射在郊外公入爲將退迂鑿之說
也古天子至庶人皆從事于射士童學舞羽庵干戚
弓矢金革之事詩書弦誦之業道器一貫然成而無
間也後世文武分途習詩書者爲文閑射藝者爲武
周之興也武王皐弓矢以求文德聖如孔子自謂俎
豆嘗聞軍旅未學古今升降聖人莫之能違矣故古

有射之害則不可無射之禮後世射廢禮遂不講豈
乎后羿逢蒙何世無之天下可以無射不可以無禮
士雖不學射可以不達射禮之義乎

儀禮節解卷七終

儀禮節解卷八

郝敬習

[stamp]

聘禮第八

聘禮諸侯相聘問之禮古帝王盛時貢球歸一諸侯
比肩事天子如詩書所稱巡守述職共惟帝臣未聞
列國無故歲相問殷相聘世相朝也周衰五霸强僭
要脅同盟責以朝貢於是有小國事大國之禮君朝
卿聘单辭重幣名雖脩好其實臣之仲尼所以慨然
而作春秋也去聖既遠後人捃拾遺事爲聘禮其文
彌盛其道彌衰據記久無事則相聘夫無事而聘若

此其盛也有事而聘又何加焉諸侯相聘若此其侈
也聘于天子又何加焉儒者謂周初千八百國也而
皆如斯禮晏嬰所謂師行糧食飢弗食勞弗息方命
虐民爲諸侯憂焉得有無事之日昔齊宣王問交鄰
孟子規以仁義滕文公問事齊楚孟子諷以爲善豈
古有聘禮若斯者而不少稱述乎是書所言諸侯禮
多衰世意非盡先王舊典禮也

聘禮君與卿圖事遂命使者使者再拜稽首辭君不許
乃退既圖事戒上介亦如之宰命司馬戒衆介衆介皆
逆命不辭宰書幣命宰夫官具

此命使臣也大國三卿五大夫聘以卿而大夫爲上介士爲衆介卿執政國有大事講于諸侯君與執政大臣圖之謀定遂遣之使者卽卿旣圖事乃戒上介則上戒不與圖事也戒預告也介副使也亦如之如使者禮辭也宰卽執政上卿司馬主四方故命司馬告衆介[illegible]逆命猶受命衆介不辭輕也幣所齎玉帛皮馬之類書記數也宰夫宰之屬官具有司備行齎也

及期夕幣使者朝服帥衆介夕管人布幕于寢門外官陳幣皮北首西上加其奉於左皮上句馬則北面句奠

幣于其前使者北面衆介立于其左東上卿大夫在幕東西面北上宰入告具于君君朝服出門左南鄉史讀書展幣宰執書告備具于君授使者使者受書授上介公揖入官載其幣舍于朝上介視載者句所受書以行

此授使者幣及啓行之期前一夕展幣授使者使者帥衆介夕造朝管人司門館之人幕帷屬以布地藉幣也寢門外路寢門外正朝也官卽官具之官幣如周禮小行人所合六幣玉帛皮馬皆幣也皮虎豹熊麋等皮北首皮首向北執皮左首陳皮北首也西上乘皮自西陳而東也所奉束帛玄纁加左皮上北向西爲左也凡享禮皮馬陳庭下使者親捧玉帛升堂將命故玉帛曰奉時圭玉未授束帛玄纁與皮馬先夕陳設馬各一人右牽北首幣帛奠于幕上當左馬之前聘主君束帛加璧居先聘夫人玄纁加琮次之使者北面答君命也衆介立于使者左西爲左也東上使者立于東介以次西也卿大夫在幕東避使者也北上上君也君出門出路寢門左君出入由臬左史掌策命書所齎幣讀其數校之也展省視也使者受書授上介按書視載也公揖還內從行官屬以車載幣是夕舍于朝待旦出也上介旣視載所受書

齎以行也

按庭實無常數言皮馬舉重耳夕旣授幣不授玉玉比忠信君之命也不宿于家明日使臣受玉遂行

厥明賓朝服釋幣于禰有司筵几于室中祝先入主入從入主人在右再拜祝告又再拜釋幣制句玄纁束奠于几下出主人立于戶東祝立牖西又入取幣降卷幣實于笲卞埋于西階東又釋幣于行遂受命上介釋幣亦如之

此使臣將行告其家廟厥明夕幣之明日賓卽使者自他國稱賓禰父廟禮出必告天子諸侯將出告羣

廟載其遷主行大夫告禰亦奉其主行釋猶奠也奠
帛于禰告爲君使也告廟用朝服古禮服皆稱朝服
[redacted]筵几以安神室中奧也筵東向几居右主人節使
者在右在祝之右幣以丈八尺爲制黑曰玄赤曰纁
十端曰束每匹捲兩端束五匹也又入祝又入也降
降堂下笲竹器以盛幣行謂道路之神有事道路釋
幣告之既釋幣節帥介受命于朝遂行矣
上介及衆介俟于使者之門外使者載旜帥以受命于
朝君朝服南鄉卿大夫西面北上君使卿進使者使者
入及衆介隨入北面東上君揖使者進之上介立于其

左接聞命賈人西面坐啓櫝取圭垂繅不起而授宰宰
執圭屈繅自公左授使者使者受圭同面垂繅以受命
既述命同面授上介上介受圭屈繅出授賈人衆介不
從句受享句束帛加璧受夫人之聘璋句享玄纁束帛
加琮皆如初遂行舍于郊
此使臣行受命于朝也既釋幣于家乃入朝受君命
遂行周禮司常職通帛曰旜孤卿建旜帥使者帥介
也君使卿進使者重其禮將面命之也君揖使者進
上介同立于使者西接聞君命衆介與聞也賈價通
賈人識物價使典玉啓藏皆賈人櫝藏圭器圭瑑圭

也周禮春官典瑞云瑑圭璋璧琮以頫聘王比忠信
聘義云瑕瑜不揜忠也孚尹旁達信也記云傳信必
面命使者然後授之櫝設于西以其出聘故賓之也
賈人西向跪取敬也繅藻通畫繪以藉玉也繅有組
垂解組以呈圭也不起跪授也屈繅斂繅不使垂也
自公左重玉也曲禮贊幣自左宰授使者北面授也
使者受圭與宰並立同北面也君有命辭執玉以受
也述命循述君命存記也同面授上介上介並立使
者西也上介受書視載故圭亦上介受出以授賈人
藏之行也衆介不從不從上介出也獨上介出授賈

人畢仍入受享享猶獻也即璧璋之類聘問以圭璋
通信享獻以璧琮達幣圭以問君享用束帛加璧于
帛上璋以問夫人享用玄纁加琮于玄纁上半圭曰
璋琮如璧八棱璧琮象天地璧祀天琮祀地加于帛
上帛借玉達也先言束帛後言玄纁玄纁即束帛也
皆如初受璋璧琮如受圭也束帛玄纁先夕已受此
獨受玉既受遂行不復反于家也舍于郊受命之日
即出宿郊外[redacted]斂旜將就道也
若過邦至于竟使次介假道束帛將命于朝曰請帥奠
幣下大夫取以入告出許遂受幣餼之以其禮上賓大

牢積唯芻禾介皆有餼士帥沒其竟誓于其竟賓南面
上介西面衆介北面東上史讀書司馬執策立于其後
此使臣行過他國假道之禮至竟抵他國界上借路
以通也將命奉主君命以請也朝卽所過國君之朝
請帥請人引導也奠幣奠其束帛不敢授而奠于地
自卑也下大夫謂彼國下大夫使者非爲彼來故輕
其禮餼生牲也牢禮尊卑各有常數上賓卽使者餼
以大牢則上介少牢衆介特牲可知米禾薪芻皆謂
之積積唯芻禾無米薪可知士帥遣士引導沒其竟
盡彼國界也誓于其竟誓而後入也卿行旅從戒誓

從行之衆所過勿侵犯司馬主軍法執策示罰也
未入竟壹肄爲壝偉壇畫階帷其北無宮朝服無主無
執也介皆與去聲北面西上習享士執庭實習夫人之聘
享亦如之習公事不習私事
此將至所聘國使臣習儀也壹逐一也肄習也習其
行禮之節累土爲圍曰壝壇壝塲壝土以象壇塲畫
地以象東西階帷其北以象房室爲堂深之節依以
行禮也無宮不爲外垣也朝服見君之服無主不立
主人不敢攝尊也無執不執玉不陳重器也介皆與
北面西上習享習聘享之儀卽後聘享于廟賓入門

左介皆入門左北面西上之禮預習也士謂衆介執
庭實謂執皮庭下禮惟玉帛使者親奉升堂其他皮
馬之類皆實之庭下也習夫人之聘享同于君也公
事爲君聘享之事私事使臣私覿之事
及竟張旜誓乃謁關人關人問從者幾人以介對君使
士請事遂以入竟
此抵聘國境上也張旜揭旗表其至也誓將入境申
禁行旅也境上有關關人守之入必先謁之從者介
也問幾人將供委積之具以介對以介人數對也禮
上公使七介侯伯使五介子男使三介臣代君行與

之介爲輔行重事也關人旣受謁奔告君使者暫止
境上主君使士請問來事遂導以入也
入竟斂旜乃展布幕賓朝服立于幕東西面介皆北面
東上賈人北面坐拭圭遂執展之上介北面視之退復
位退圭陳皮北首西上又拭璧展之會諸其幣加于左
皮上上介視之退馬則幕南北面奠幣于其前展夫人
之聘享亦如之賈人告于上介上介告于賓有司展羣
幣以告及郊又展如初及館展幣於賈人之館如初
此使臣旣入境展幣也入境館于境上斂旜暫駐也
展展視玉帛皮馬之類恐遠道齎持疎虞也退圭圭

旣展卽職不陳設也合諸幣以璧琮合束帛加于左
皮上如初受幣之儀賈人告告展畢也有司賓介之
執事者羣幣聘羣臣及私覿之幣及郊至國門外及
館至國中館舍展幣于賈人之館賓館勞問不暇也
○按入境三展幣不已勞乎雖臣子貢君父儀不及
此此春秋魯鄭事齊楚足恭之禮苟無事而相聘何
若此其極也
賓至于近郊張旜君使下大夫請行句反句君使卿朝
服用束帛勞句上介出請句入告句賓禮辭迎于舍門
之外再拜勞者不答拜賓揖先入受于舍門內勞者奉

幣入東面致命賓北面聽命還旋少退再拜稽首受幣
勞者出句授老幣句出迎勞者勞者禮辭賓揖先入勞
者從之乘皮設賓用束錦儐勞者勞者再拜稽首受賓
再拜稽首送幣勞者揖皮出乃退賓送再拜夫人使下
大夫勞以二竹簋方句玄被纁裏有蓋其實棗蒸栗擇
句兼執之以進賓受棗大夫二手授栗賓之受如初禮
句儐之如初
此主君使人勞賓于郊也使下大夫請行請使臣所
往不敢必其爲已至也下大夫反告君乃執主人之
禮使上大夫朝服束帛迎勞慰其遠來勤劬也上介

出請所事入以勞者之意告賓賓禮辭而后出迎于
館舍門外再拜拜主君之命也勞者不答拜奉使不
敢承其禮也賓揖先入導客也入受受其勞幣也于
舍門內不登堂也勞者奉幣入入門左也致命致主
君之命賓北面聽猶臣也還少退避不敢當也授老
幣賓受束帛以授家臣執事之長曰老出迎賓自出
迎乘皮設賓設四皮于門內親奉束錦以儐勞者束
錦以先皮也禮賓曰儐勞者拜而稽首敬使者如敬
聘君也勞者乃揖賓有司之執皮者出受之以退也
此以上受主君勞之禮也夫人主君夫人使下大夫

降于君也竹簋方竹器似簋而方簋通作筥筥圓筐
方簋圓簠方此似簋而方也被巾也簋有蓋加被覆
之棗蒸則熟栗擇則潔擇選擇內則云栗曰撰之兼
執謂二手各執一簋賓受棗大夫乃併二手授栗賓
受之如始受君勞之禮以禮儐下大夫亦乘皮束錦
如儐君使也此以上受夫人勞之禮
按勞禮行于門賓未卽文也故其致館亦然鄭以爲
侯伯使臣之禮公使臣受勞堂上臆說也
下大夫勞者遂以賓入至于朝主人曰不腆先君之祧
旣拚糞以俟矣賓曰俟閒大夫帥至于館卿致館賓迎

再拜卿致命賓再拜稽首卿退賓送再拜

此賓入而君使人致館也下大夫旣勞賓遂導賓以入至朝門外入告君主人卽主君遠祖廟曰祧掃除曰拚古者行禮必于廟賓適朝以臣禮詣君主人俟于廟以賓待使臣也賓曰俟閒請待主君閒暇行色倉卒休沐而后可進不敢自言閒而言俟君閒婉辭也大夫乃帥引賓至館君使卿致館于賓記云卿館于大夫蓋主于大夫家也卿致命致主君館賓之命也賓迎賓送卽其館迎送不言入于門外致也

按賓至不先授館者主人敏于承事卽掃宗廟以迎

賓未敢以私室褻之也及賓俟閒而後致館體其私也致必以卿重其禮也賓先至朝後適館不敢先卽安也

宰夫朝服設飧飪一牢在西鼎九羞鼎三腥一牢在東鼎七堂上之饌八西夾六門外米禾皆二十車薪芻倍禾上介飪一牢在西鼎七羞鼎三堂上之饌六門外米禾皆十車薪芻倍禾衆介皆少牢

此賓始至館主人饋飧宰夫主膳羞熟食曰飧有腥言熟食賓卽文未舉火饋主熟也無生牽故但謂飧詩云有饛簋飧春秋傳曹僖負羈饋盤飧皆熟食也

飪熟也腥鮮也牛羊豕三牲備爲一大牢以一大牢烹熟爲飪實鼎列于庭下西凡九九者正鼎牛羊豕魚腊腸胃膚鮮魚鮮腊也羞鼎陪鼎也正鼎成禮羞鼎以食又一大牢割鮮爲腥實鼎列于庭下東凡七無鮮魚鮮腊也飪西腥東東生西成也鼎實不止牛羊豕皆言牢者三牲爲主陪鼎三亦牛羊豕堂上之饌豆簋之類皆以八爲數夾夾室今廂房西夾設饌食從者也以六爲數殺也門外米與禾皆二十車共四十車也槀實并刈曰禾供爨曰薪飼馬曰芻倍禾各八十車也上介一牢亦大牢也衆介少牢羊豕無

牛也

按上公之使其介七人則是賓與上介一飧之費米禾薪芻車一百八十乘又衆介六人數半上介亦用車一百八十乘通車三百六十乘也無論薪米狼戾雖街衢充塞何地可容及饔餼之歸愈侈費矣晏嬰所謂飲食若流者其然與

厥明訝賓于館賓皮弁聘至于朝賓入于次乃陳幣卿爲上擯大夫爲承擯士爲紹擯擯者出請事公皮弁迎賓于大門內大夫納賓賓入門左公再拜賓辟不答拜公揖入每門每曲揖及廟門公揖入立于中庭賓立

接西塾

此主君迎賓于廟也厥明賓至館之明日訝迓同皮弁卿大夫以上朝服之冠周禮春官司服云視朝皮弁服次朝門外設帷暫止也廟在朝門內左賓至入次俟陳辭也擯主君所使迎賓者周禮大行人天子待上公擯者五人侯伯四人子男三人諸侯待鄰國賓擯止三人上擯近主君承擯繼之紹擯又繼之擯者出請賓來事公皮弁同賓服出迎大門內闑東也大夫爲上擯延賓入大門內左入以西爲左公再拜賓不答不敢承拜也大門內曲而東爲角門又曲而北爲五廟大門又入爲太祖廟中門每門每曲主賓皆揖及太廟門公揖賓先入俟賓也立庭下南北之中不言面主位東面可知也賓立接西塾近廟門外西堂也門堂曰塾

按旅擯交擯見周禮大行人介紹傳命見禮記聘義皆無明數鄭氏以臆推演難盡据也賓介及境既遣士請事及郊又使大夫問行豈尚不知其爲聘享乎入廟陳幣尚問來事非彌文與主人盛禮延賓故陳擯賓盛儀從見主人故紹介古人交際有居間有先容未專爲請事耳周禮上公賓主之間九十步侯伯五十步子男三十步謂諸侯朝位去天子所立遠近以貴賤爲差鄭謂爲賓主序立之位以考工記應門二徹三个爲三丈六尺末擯末介相去亦三丈六尺合大門之廣賓至末介主至末擯亦三丈六尺穿鑿附會如此世稱鄭精于禮皆此類也

几筵既設擯者出請命賈人東面坐啓櫝取圭垂繅不起而授上介上介不襲執圭屈繅授賓賓襲執圭擯者入告出辭玉納賓賓入門左介皆入門左北面西上三揖至于階三讓公升二等賓升西楹西東面擯者退中庭賓致命公左還旋北鄉向擯者進公當楣再拜賓三退負序公側襲受玉于中堂與東楹之間擯者退負東塾而立賓降介逆出賓出公側授宰玉裼降立擯者出請賓裼奉束帛加璧享句擯者入告出許句庭實句皮則攝之毛在內內攝之入設也賓入門左揖讓如初升致命張皮公再拜受幣士受皮者自後句右客句賓出句當之句坐攝之公側授宰幣句皮如入右首而東聘于夫人用璋享用琮如初禮若有言則以束帛如享禮

此使臣行聘享于廟也几筵所以安神古者大禮行于太廟擯出請命請于賓也賈人東面啓櫝取圭殊

于在國西面者異邦圭爲主也取圭垂繅呈圭也不起授上介敬也襲重包也上介不襲亦手併繅裼執圭屈折其繅以圭授賓賓以衣重襲受圭執之示變也將入致信于主君而擯出辭玉不敢當重器也賓自西塾入廟門左由闑西也北面西上賓立西介以次東也三揖三讓升堂君東賓西上介以下猶立門左也公升先二等主君尊也賓升西楹西東面向主君也擯者從公入至東階下公升堂擯者退立庭中賓執圭堂上東向致聘問之命公西就楹閒受玉左體轉向北將拜擯進近階下贊拜公拜東楹西當楣

楹上橫梁曰楣賓三退避拜負序負西牆側獨也無贊曰側公親受不用贊也襲受玉謂以衣重襲手受敬也當堂南北之中兩楹閒少偏近東凡堂上受授賓主敵則兩楹正中主尊則偏東賓尊則偏西東西相向也擯者乃退出廟門外負東塾立賓既授玉致命下堂介立門左北面西上近東者先出便故曰逆出賓乃出取幣更入行享也公側授玉于宰不用贊親授重也不襲曰裼玉外有繅不襲手裼執授之謹也記云裘之裼見美也詩云載衣之裼單曰裼重曰襲單繅藉玉不襲執繅猶裘見美也降立公降東階

立庭下俟賓也此以上皆行聘之事賓復自廟門外奉束帛加璧璧外有包藉賓手裼捧亦不襲也享獻也庭實皮馬之類實于庭下皮則使人攝攝兼執也左手執前兩足右手執後兩足毛在內防損傷也內攝謂反攝不見毛也入設謂入庭致命乃張設也揖讓公與賓相揖讓賓升堂致其君享獻之命庭下乃張皮見毛主君之士受皮由執皮者後過西客在右受者在左北面西左也賓出將致聘夫人也士受皮庭下者當賓降跪攝皮不敢立示敬也公堂上以所受璧帛親授宰庭實則有司受玉帛則君親故圭璧

皆曰側授無擯贊也如入謂士受皮者亦如初入內攝也右首以首居右獻禽者左首以尊者在左也受者右首避尊也東歸東壁此以上皆行享之事聘于夫人賓更入行聘也享夫人謂聘畢更入行享也皆主君受之若有言謂聘君有事來告則于聘享畢以束帛加書致命如享禮也

按記云凡執玉無藉者襲則有藉者裼也襲裼爲玉甚明鄭解襲裼專爲衣服升降授受須臾不下堂不入文易服何所曲禮裘之裼也見美也裘之襲也充美也倏裼倏襲於義何取然則執王必冬裘而后可

乎
擯者出請事賓告事畢賓奉束錦以請覿擯者入告出
辭請禮賓賓禮辭聽命擯者入告宰夫徹几改筵公出
迎賓以入揖讓如初公升側受几于序端宰夫內拂几
三奉兩端以進公東南鄉向外拂几三句卒句振袂句
中攝之句進西鄉擯者告賓進訝受几于筵前東面俟
句公壹拜送句賓以几辟去聲北面設几不降句階上答
再拜稽首宰夫實觶以醴加柶于觶面枋柄公側受醴
賓不降壹拜進筵前受醴復位公拜送醴宰夫薦籩豆
脯醢賓升筵擯者退負東塾賓祭脯醢以柶祭醴三庭

賓設降筵北面以柶兼諸觶尚擸葉坐啐醴公用束帛
建柶北面奠于薦東擯者進相幣賓降辭幣公降一等
辭栗階升聽命降拜公辭升再拜稽首受幣當東楹北
面退東面俟公壹拜賓降也公再拜賓執左馬以出上
介受賓幣從者訝受馬
此聘享事畢主君禮賓也賓請覿主君辭覿欲先禮
也禮醴通賓主初接一獻曰醴徹几改筵徹神几布
賓筵也公升側受几升東階自受几于宰夫不用贊
也宰夫東壁取几筵故公受几于東序端宰內拂几
不使塵及君也奉兩端使君執几中也君執几中使
賓執兩端猶授柶先面葉也宰夫授几東序端故君
東南向宰夫西北向也君三拂致潔也卒拂畢也振
袂振去袂上塵中攝兩手并執几中也進西鄉鄉賓
也賓在西階上北面君將進授几擯者告賓賓進東
行迎受几于筵前戶牖間東面捧几俟君拜壹拜不
再也送送几賓以几避君拜北面向筵自設几不下
堂西階上再拜稽首答君也宰夫實觶公不親酌也
加柶面枋以匙柄向前也宰夫將代送觶故不面葉
禮敵則贊者面葉授主人主人轉授賓柄在內便賓
執也主尊贊者代授則否詳見士冠禮公側受醴不

用贊自受將以奉賓賓不降壹拜醴尚質也復位賓
復西階上北面擯者退負東塾立于廟門外也醴一
酌一薦無酬酢故擯退庭實設主君設幣酬賓繼薦
設也賓降筵北面將坐啐醴也以柶兼諸觶并執便
啐也尚上同擸葉通柶端寬薄曰葉以葉居上倒執
亦便啐也公用束帛親奉先馬也賓建柶奠觶將降
辭也擯者自東塾進贊君授幣也栗階猶歷階連步
一足一級升急趨命也降拜拜受幣也賓既受幣退
立西階東面俟公拜送公壹拜賓不敢當降避公又
一拜庭實四馬左馬為上庭下北面西為左也賓降

西階親牽西一馬出尊君賜也受左馬則乘馬弁受
矣賓執馬以幣授上介君有司爲牽三馬出賓從者
迎受訝迎也
賓覿奉束錦總乘馬二人贊入門右北面奠幣再拜稽
首擯者辭賓出擯者坐取幣出有司二人牽馬以從出
門西面于東塾南擯者請受賓禮辭聽命牽馬右之入
設賓奉幣入門左介皆入門左西上公揖讓如初升公
北面再拜賓三退反還負序振幣進授當東楹北面士
受馬者自前還牽者後句適其右受句牽馬者自前西
句乃出賓降階東拜送君辭拜也君降一等辭擯者曰

寡君從子雖將拜起也栗階升公西鄉句賓階上再拜
稽首公少退賓降出公側授宰幣馬出公降立
此賓私覿主君也束錦錦十端賓親奉乘馬四馬總
聯八轡賓親牽二人贊居左右兩馬間助牽也禮賓
陳馬每馬一人臣不敢爲賓入門右臣禮也王藻曰
公事自闑西私事自闑東奠幣不敢以授也再拜稽
首皆臣禮擯者辭辭臣禮也賓旣成禮出廟門外接
西塾立擯者取幣有司牽馬出廟門東塾南西面還
幣馬請賓受不敢當臣禮也賓一辭聽命改禮入使
人牽乘馬各居馬西以右手控制便也曲禮曰效馬

者右牽之先入設于庭賓奉幣入門左介皆入公與
賓揖讓升如初之客禮公北面再拜答其始入隆禮
也賓進東楹授幣君拜賓退反西負牆避拜振幣致
潔進東楹北面就君不敢全賓禮也乘馬在庭下北
向牽者四人立馬西士受者亦四人從東來自馬前
適西轉牽馬者後各以右手受轡最西牽者一人卽
由受者前西出次東三人皆自前西乃出也賓降西
階往東階下拜送幣馬私物以臣禮獻也君辭辭臣
禮而賓已下拜君降一等再辭擯致君意止之云寡
君從子言從賓降也禮爲臣降一等從賓降則與敵

者沒階同言此勸賓升也公少退爲恭也公自以所
受束錦側授大宰不用贊其乘馬有司牽出亦受也
公降立俟介覿也
擯者出請上介奉束錦士介四人皆奉玉錦束請覿擯
者入告出許上介奉幣儷皮二人贊皆入門右東上奠
幣皆再拜稽首擯者辭介逆出擯者執上幣士執衆幣
有司二人舉皮從其幣出請受委皮南面執幣者西面
北上擯者請受介禮辭聽命皆進訝受其幣上介奉幣
句皮先句入門左奠皮公再拜介振幣自皮西進北面
授幣退復位再拜稽首送幣介出宰自公左受幣有司

二人坐舉皮以東擯者又納士介士介入門右奠幣再拜稽首擯者辭介逆出擯者執上幣以出禮請受賓固辭公答再拜擯者出立于門中以相拜士介皆辟去聲士三人東上坐取幣立擯者進宰夫受幣于中庭以東執幣者序從之

此介私覿主君也擯者出請公立俟也纖彩曰錦玉錦素光如玉也束十端奉覲奉儷皮兩皮使二人助攝衆介皆奉幣從入門右奠幣稽首用臣禮也擯者辭介逆出禮畢也君使擯執上介束錦使士執衆介玉錦使有司二人舉上介儷皮隨幣出還之不敢受

臣禮也有司出後委其皮門外南面擯者與士執幣前西面請受介皆進訝受幣上介奉幣更入贊者二人前就門北面舉皮先上介執幣從入門左由客位奠皮庭下公卽庭中再拜上介卽庭中授幣退復位門左宰自公左贊公受幣殊于賓幣公側授宰也有司二人坐舉皮受以東此上介私覿之儀亦先臣後賓也擯者又延衆介入衆介皆士故曰士介入門右奠幣稽首而出用臣禮君亦使擯還幣介固辭公遂受士賤也公答再拜答于庭也衆介在外公拜內擯者出立門中贊拜逹其禮于衆介也衆介避不敢當

也主君之士三人坐取三介所奠幣于庭受之少一人者擯執上幣出也擯進執上幣入宰夫中庭受擯者幣士三人執幣以次從宰夫歸于東壁此衆介私覿亦始辭臣而終遂受之也

擯者出請賓告事畢擯者入告公出送賓及大門內公問君賓對公再拜公問大夫賓對公勞賓賓再拜稽首公答拜公勞介介皆再拜稽首公答拜賓出公再拜送賓不顧

此聘享私覿畢賓退也大門內廟門外也公問聘君起居及在國公卿大夫慰賓以遠來勤勞也公再拜

送于賓去後賓不顧去無答也凡主人拜送賓賓皆不顧賓道難進易退也

按行禮無言以默爲恭故古者於旅也語然事畢出門始問主君不已後乎鄭註及大門內爲賓至始入門之位旅擯紹介傳辭問則又迂矣君拜不答故特言不顧以明送賓退之禮因論語賓不顧之文鄭遂据孔子事謂公拜客趨避公命上擯送及告賓不顧公乃還路寢本文絕無此意强附之

賓請有事於大夫公禮辭許賓卽館卿大夫勞賓賓不見大夫奠鴈再拜上介受勞上介亦如之

此主國卿大夫勞賓介也賓請請于在廟禮畢君送之時有事于大夫亦欲通聘問也必請于主君臣無私交也及賓就館卿大夫先至賓不見不承先施也奠鴈謂下大夫繼卿至者賓不見不得親授贄以其鴈奠于館舍上介代受士相見禮云上大夫贄以羔下大夫以鴈上介與下大夫分敵遂代受卿尊主人不見客不奠上介亦不敢受也勞上介亦如之上介異館卿至亦不見大夫至亦奠鴈受也

按鄭謂卿與大夫同奠鴈非也卿與大夫必無同至并勞之事

君使卿韋弁歸饔餼五牢上介請事賓朝服禮辭有司入陳句饔句飪一牢句鼎九句設于西階前陪鼎當內廉東面北上句上當碑句南陳句牛羊豕魚腊腸胃同鼎膚鮮魚鮮腊設扃鼏句膷臐膮句蓋陪牛羊豕句腥二牢句鼎二七句無鮮魚鮮腊設于阼階前西面南陳如飪鼎二列句堂上句八豆句設于戶西西陳皆二以並句東上句韭菹句其南醓醢句屈句八簋繼之黍句其南稷句錯句六鉶繼之牛以西羊豕句豕南牛句以東羊豕句兩簠繼之粱在北八壺設于西序北上二以並南陳句西夾句六豆設于西墉下北上韭菹其東醓醢屈句六簋繼之句黍句其東稷句錯句四鉶繼之牛以南羊句羊東豕句豕以北牛句兩簠繼之粱在西皆二以並南陳六壺西上二以並東陳饌于東方亦如之西北上壺東上西陳醯醢百罋夾碑十以為列醯在東句餼句二牢陳于門西北面東上牛以西羊豕豕西牛羊豕米百筥筥半斛設于中庭十以為列北上黍粱稻皆二行稷四行門外米三十車車秉有五籔設于門東為三列東陳禾三十車車三秅杜設于門西西陳薪芻倍禾賓皮弁迎大夫于外門外句再拜大夫不答拜揖入及廟門賓揖入大夫奉束帛入三揖皆行至于階

句讓大夫先升一等句賓從升堂北面聽命大夫東面致命賓降階西再拜稽首拜餼亦如之大夫辭升成拜受幣堂中西句北面大夫降出賓降授老幣出迎大夫大夫禮辭許入揖讓如初賓升一等大夫從升堂庭實設馬乘賓降堂受老束錦大夫止賓奉幣西面大夫東面賓致幣大夫對北面當楣再拜稽首受幣于楹間南面退東面俟賓再拜稽首送幣大夫降執左馬以出賓送于外門外再拜明日賓拜于朝拜饔與餼皆再拜稽首

此主君歸賓饔餼使卿使上大夫重其禮也韋弁熟

皮爲弁皃鍪之屬戎服之冠縞大衆戎服故其事也
歸送也饔熟食餼生牲朝曰饔夕曰飧始至設飧旣
館歸饔五牢飪一腥二皆饔也生二皆餼也上介請
事請卿事于門外也朝服皮弁服有司入陳就所館
大夫家廟陳設也饔亦有飪有腥亨熟曰飪一牢殺
牛羊豕各一亨之實鼎九先設賓階下禮主饔也陪
鼎副鼎鼎主牛羊豕故以鼎副之卽下文膷臐膮也
階邊曰廉內廉西階級升堂東折角處當對也鼎在
階下北當內廉避堂途也東面鼎皆東向也北上鼎
居北者爲首以次而南也上當碑碑在廟庭中鼎北

與碑齊並西直陳而南也九鼎牛一羊二豕三乾魚
四腊乾禽五牛羊腸胃同鼎六膚純肉七鮮魚八鮮
腊九也扃鼎鉉詳士冠禮及考工記匠人職鼏鼎蓋
膷牛臛臐羊臛膮豕臛有菜曰羹無菜曰臛卽陪鼎
之實也蓋語辭釋所謂陪鼎者陪三牲爲副鼎以上
皆飪鼎也生肉曰腥二牢殺牛羊豕各二并魚腊腸
胃膚皆以生肉爲鼎各二共十四無鮮魚鮮腊少飪
鼎之二也腥設于東從生氣也北當碑東直陳而南
與西飪鼎東西各爲二列以上皆腥鼎也堂上之饌
八豆周禮醓入掌四豆之實菹醢相閒朝事之豆其

實韭菹醓醢昌本麋臡菁菹鹿臡茆菹麇臡凡八也
戶西室戶西堂牖東卽客位也西陳自東設至西皆
二以並菹醢相對兩行橫列也向西陳以東爲上也
韭菹居東北其南爲醓醢醓醢之西昌本昌本之西
麋臡麋臡之西菁菹菁菹之北鹿臡鹿臡之東茆菹
茆菹之東麇臡麇臡之東卽接韭菹也自醓醢曲轉
而西而北故曰屈外圜內方曰簋以盛黍稷八簋黍
稷各四繼豆而西一黍居北其南爲稷二稷居北其
南爲黍三黍居北其南爲稷四稷居北其南爲黍故
謂錯也鉶羹器六鉶牛羊豕羹各二繼簋而西牛居

東西爲羊又西爲豕北一列也豕南爲牛牛東爲羊
又東爲豕南一列也豕牛二鉶南北相錯羊二鉶居
中相當也外方內圜曰簠以盛稻粱兩簠稻粱各一
繼鉶而西粱居北稻居南壺酒器酒八壺順堂西牆
自北而南兩兩相對向南陳也終酒稻粱禮主食成
于酒也此以上皆堂上之饌堂兩廂曰夾西夾西側
室東向也西墉夾室西牆也北上堂在北陳饌自北
始韭菹在西北其東爲醓醢醓醢之南昌本昌本之
南麋臡麋臡之西菁菹菁菹之北鹿臡鹿臡之北卽
韭菹故曰屈六簋黍稷各三繼豆而南黍在西北東

爲稷稷南爲黍黍西爲稷稷南又爲黍黍東又爲稷
故曰錯四鉶牛二羊豕各一繼葟而南牛居西北牛
南爲羊羊東爲豕豕北爲牛二牛相當羊豕并列也
兩簠稻粱各一繼鉶而南粱西稻東豆葟鉶簠皆兩
兩相並而南惟壺近簠在南墉下自西陳而東亦以
兩爲列六壺並爲三列以上皆西夾之饌也東方東
夾室西向室雖東而饌亦如西夾以西北爲上從堂
上與西階也韭菹在西北醓醢在東以下皆與西夾
同惟六壺在南墉下自東而西以順室之西向成主
人東面之義因餼牢在門亦東爲上也此以上東夾

之饌也醯醯醋也醓肉醬也夾陳于庭中碑左右衆鼎
之間二物兼爲腥飪設也十以爲列謂左右直列醯
五行在碑東穀朱居左也醓五行在碑西肉朱居右
也自飪一牢以下至此皆所謂饔也自餼二牢以下
皆所謂餼也二牢謂生牛羊豕各二陳于廟門內西
北面向堂自東而西牛羊豕牛羊豕六牲相間共爲
一行筥竹器半斛五斗也中庭庭下中醯醢之南十
以爲列橫設也四米爲十行自北而南稷獨四行稷
百穀長用廣也此以上皆陳于廟門內者十六石曰
秉十六斗曰藪秉有五藪是二十四石也一車二十

四石三十車共米七百二十石設于門東爲三列每
列車十乘門爲上以次陳而東也禾四百把爲一秅
三秅爲一千二百把一車一千二百把三十車爲禾
三萬六千把設于門西亦門爲上陳而西也薪芻倍
禾則車各六十乘薪芻各七萬二千把也賓朝服此
云皮弁卽朝服之冠也大夫卽君所使卿韋弁者門
卽賓館大夫家之門卿次門外廟在大門內賓與大
夫揖入廟門賓揖先入導行大夫奉束帛執以將命
賓與大夫並行及西階讓大夫先升一等賓從之升
堂北面聽致主君命賓先拜饔復拜餼束帛致命同

拜則殊也大夫辭辭賓降也受幣堂中央賓在大夫
西北面受尊主君也大夫事畢降出賓降以幣授家
老出迎大夫將以禮儐也升階賓先異于始入者始
致君命先大夫今私事先賓也庭實設四馬家老致
束錦堂下皆以儐大夫也賓降受束錦大夫止不降
賄已嫌訝受也賓奉束錦升與大夫東西授受禮敵
也賓致幣有辭大夫亦以辭對拜于當楣受于楹閒
皆敵禮稽首尊君使也東面俟賓拜亦敵禮也執左
馬出解見禮賓
按周禮兵事韋弁服視朝皮弁服皮弁飾以采璂韋

弁無飾非美于皮弁而戎事董于朝事故韋弁服尚
赤皮弁服尚黑皮弁服卽朝服鄭謂朝服與皮弁服
異非也兩夾室在堂東西相向故其陳設皆自北而
南酒近簋以綏饌而縮陳于夾室南墉下鄭謂壺在
北墉下近豆夫堂上之壺旣不近豆而夾室獨否乎
上介饔餼三牢飪一牢在西鼎七羞鼎三腥一牢在東
鼎七堂上之饌六西夾亦如之筥及罋如上賓餼一牢
門外米禾視死牢牢十車薪芻倍禾凡其實與陳如上
賓下大夫韋弁用束帛致之上介韋弁以受如賓禮句
儐之兩馬束錦句士介四人皆餼大牢米百筥設于門

外宰夫朝服牽牛以致之士介朝服北面再拜稽首受
無儐
此歸介饔餼禮降于賓二等三牢饔二餼一也鼎七
無鮮魚鮮腊也羞鼎卽倍鼎堂上之饌六用賓西夾
之數此西夾不殺以東夾全損也米醯醬不殺常用
等也以上皆饔也死牢卽飪腥上介飪腥共二牢米
禾視死牢之數每死牢一從以米禾各十車則米禾
各二十車米四百八十石禾二萬四千把薪芻倍禾
則薪四萬八千把芻亦四萬八千把使下大夫致之
介與賓異館上介亦韋弁受之禮敵也亦以禮儐使

者兩馬束錦也士介四人無饔各餼以大牢用牛羊
豕共十二米各百筥人五十石共米二百石也宰夫
致之士介與上介異館使宰夫使士歸士也宰夫不
言皮弁士以下朝服玄冠也宰夫牽牛則有司牽羊
豕可知無儐士介無幣儐宰夫也
按介與賓饔餼之費用米共一千四百石禾六萬把
薪十二萬把芻亦十二萬把牛羊豕共三十六頭費
亦夥矣周禮掌客職云天子待侯伯之禮醯醢百罋
米百筥今諸侯使臣諸侯禮之與侯伯同是季世之
奢也孔子曰奢則不遜儉則固與其不遜也寧固故

聘禮非先王之書也
賓朝服問卿卿受于祖廟下大夫擯擯者出請事大夫
朝服迎于外門外句再拜賓不答拜揖大夫先入每門
每曲揖及廟門大夫揖入擯者請命庭實設四皮賓奉
束帛入三揖皆行至于階讓賓升一等大夫從升堂北
面聽命賓東面致命大夫降階西再拜稽首賓辭升成
拜受幣堂中西句北面賓降出大夫降授老幣無儐擯
者出請事賓面如覿幣賓奉幣庭實從入門右大夫辭
賓遂左庭實設揖讓如初大夫升一等賓從之大夫西
面賓稱面大夫對北面當楣再拜受幣于楹間南面退

西面立賓當楣再拜送幣降出大夫降授老幣

此使臣問卿因私面也使臣初覿主君卽請有事于大夫既聘其君卽問其大臣皆聘君之命也至是始問者記謂致饔之明日問大夫是也下大夫擯卿使下大夫相禮也擯者卽下大夫大夫卽卿賓不答拜不敢承拜也大夫先入廟門省內事也賓俟于門外擯者請命大夫乃出迎庭實聘君所以享卿者束帛賓親奉以將命也賓與大夫并行及階讓賓先升尊君使也大夫北面聽命降階稽首升成拜皆臣禮與賓受饔餼禮同無儐謂卿無幣儐賓也擯者出請事

賓將復入私面擯入告卿出迎也賓面卿之幣如覿君亦束錦四馬也賓親奉束錦庭實四馬從之賓入門右謙不敢就客階也賓稱面致面見之辭大夫以辭對北面當楣再拜以下與卿致饔餼受儐禮同皆北面稽首者幣交皆君事也

按春秋世五霸主盟其執政大臣權與君侔當世謂媚奥寧媚竈若齊高鮑晉范趙諸侯事之如事君斯禮寖濫觴矣以大夫家用公朝大夫爲擯非威權震主而若是乎好信者盡執爲先王之禮誤矣

擯者出請事上介特面幣如覿介奉幣句皮二人贊入門右奠幣再拜大夫辭擯者反幣庭實設介奉幣入大夫揖讓如初介升大夫再拜受介降拜大夫降辭介升再拜送幣擯者出請衆介面如覿幣入門右奠幣皆再拜大夫辭介逆出擯者執上幣出禮請受賓辭大夫答再拜擯者執上幣立于門中以相拜士介皆辟去聲老受擯者幣于中庭士三人坐取羣幣以從之擯者出請事賓出大夫送于門外再拜賓不顧擯者退大夫拜辱

此介私面卿擯者出請事蓋賓出而介俟于門外也上介特面不與士介俱也幣如覿君亦束錦儷皮也上介親奉束錦贊者二人執皮從入門右降等也曲禮曰客若降等則就主人之階主人辭然後客復就西階是也奠幣再拜不敢親授奠之而拜于堂下大夫辭反幣然後從客禮亦如覿公此上介私面之禮也擯者又出請士介入也衆介卽士介如覿幣各玉錦束也入門右奠幣出與上介同卿始辭終受異也下大夫相禮受幣與相君私覿同解見前擯者又出請事蓋禮畢而賓尚在廟門外故復請終事也擯者卽下大夫也相禮畢去卿拜辱謝也

按上介亦大夫面其主國卿至入門不敢左與士介皆奠幣堂下再拜比于爲臣而主卿所以待者無以

異于主君抑何貴倨甚與殆于魏冉范雎之為卿者子云天下有道政不在大夫是書于大夫禮加詳故知非先王之舊也

下大夫嘗使至者句幣及之句上介朝服句三介問下大夫句下大夫如卿受幣之禮句其面句如賓面于卿之禮句大夫若不見句君使大夫各以其爵為之受如主人受幣禮不拜

此申言賓介問面卿大夫之禮大國三卿五大夫卿皆上大夫皆賓親致命如前禮下大夫皆有幣及若嘗出使至于其國者有故舊之誼則使上介奉幣致

命上介朝服而往其餘下大夫則使士介奉幣不言朝服可知也下大夫受幣如卿受賓幣之禮上介與三介面下大夫如賓面上大夫之禮大夫若不見謂自卿至下大夫或有故不得見賓介者主君各以其爵使人代受幣卿使卿受大夫使大夫受但代受幣不代荅拜代者不敢實承其禮也

夕夫人使下大夫韋弁歸禮堂上籩豆六設于戶東西上二以並東陳壺設于東序北上二以並南陳醙黍清皆兩壺大夫以朿帛致之賓如受饔之禮儐之乘馬束錦上介四豆四籩四壺受之如賓禮儐之兩馬束錦明日賓拜禮於朝

此主君夫人致禮于使臣也夕卽賓問卿之夕夫人禮從陰也籩豆用六周禮籩豆之實八此殺其二戶東室戶東設于東房前夫人為房中之主陳設不中堂避君也西上以西為首豆在西籩繼之而東變于君饌東上也二以並同東陳則異君歸饔重食故有黍稷稻粱夫人歸禮重飲故但酒六壺設于東序與君西序異二以並南陳則同醙酒未泲而濁卽糟也清酒之陳久者黍黍酒酒惟稻黍粱三品內則云飲重醴稻醴清糟黍醴清糟粱醴清糟稻黍粱皆清糟

二壺文義錯見大夫卽下大夫束幣所以酬酒也乘馬束錦賓介所以儐下大夫也禮上介殺賓二等不言士介禮不及也賓拜禮于朝則上介可知

大夫餼賓大牢米八筐賓迎再拜老牽牛以致之賓再拜稽首受老退賓再拜送上介亦如之衆介皆少牢米六筐皆士牽羊以致之

此卿餼賓介也大夫卽卿米謂黍粱稷記云凡餼大夫黍粱稷無稻方曰筐其實五斗老家相士衆宰大牢先牛故老牽之少牢先羊故士牽之

公於賓壹食再饗燕與羞俶獻無常數賓介皆明日拜

于朝上介壹食壹饗若不親食使大夫各以其爵朝服
致之以侑幣如致饔句無儐句致饗以酬幣亦如之
此君燕饗餽獻使臣之數食設飯以食之饗設酒以
饗之食饗于廟燕于寢熊朱曰羞新物曰俶俶始也
明日食饗燕獻之次日不親食謂主君有他故不得
親食使大夫與賓上介爵等者代致勸食曰侑送酒
曰酬皆以幣
大夫於賓壹饗壹食上介若食若饗若不親饗則公作
大夫致之以酬幣致食以侑幣
此大夫享食賓介之數大夫謂主國卿饗食于賓各

一舉于上介或饗或食不兼舉也不親饗謂大夫有
故則公使大夫爲代致之
君使卿皮弁還玉于館賓皮弁句襲迎于外門外不拜
帥大夫以入大夫升自西階鉤楹賓自碑內聽命升自
西階自左南面受圭退負右房而立大夫降中庭賓降
句自碑內東面授上介于阼階東句上介出請句賓迎
大夫還璋句如初入賓裼迎大夫賄用束紡句禮玉束
帛乘皮句皆如還玉禮句大夫出賓送不拜
此主君使卿還玉報贈也玉以表信信達而禮行還
以其信歸之所以受幣還玉玉卽圭璋也掩手曰襲

袒手曰裼執玉之禮襲重裼輕記曰凡執玉無藉者
襲還圭必呈現賓以朝服掩手承之愼重之至也大
夫卽卿大夫奉玉賓先帥入大夫升堂由楹閒南面
賓立庭中碑內聽命後由西階升不敢由阼圭在如
君也升堂西爲左賓由大夫左大夫北面授賓南面
受襲受也自左尊主器也右房卽東房升堂東爲右
賓自大夫左南面受玉卽退東北負房而立俟大夫
先降至中庭賓乃降西階東行由碑內過阼階下東
面授圭于上介此還圭之禮也上介出請大夫奉璋
入璋君夫人所以聘也如初入與還圭同賓裼迎與

受圭異徒手併纓受之曰裼璋不呈故不襲禮殺于
圭此還璋之禮也還玉有幣資送曰賄紡紡絲爲帛
也紡之言防重玉致防護也禮主君報聘君之禮亦
以璧加于束帛乘皮四皮也還玉則併致之授受之
禮與還玉同
按古廟制房與室皆在堂北南向而房在室東故謂
東房無西房也此言右房者升堂以東爲右註疏謂
爲西房誤也玉比德古人以爲信朝覲聘享用之聘
義曰孚尹旁達尹割也玉難割割則孚瑕瑜不相揜
離以爲圭璋旁達而不失其孚故比忠信君子不翰

人之忠以全交也聘享還玉禮之善物非聖人不能作

公館賓賓辟去聲上介聽命聘享句夫人之聘享句問大夫句送賓句公皆再拜公退賓從句請命于朝公辭賓退賓三拜乘禽於朝訝聽之遂行舍于郊公使卿贈如覿幣受于舍門外如受勞禮無儐使下大夫贈上介亦如之使士贈衆介如其覿幣大夫親贈如其面幣無儐贈上介亦如之使人贈衆介如其面幣士送至于竟

此使臣將反主國君臣贈送之禮公館賓公就賓于館將行親送且謝之即還玉之明日也賓避不敢受

上介聽君命于館門外聘享以下凡四事皆公所爲拜者送賓送賓行也皆再拜是八拜也賓從請命于朝以主君有拜四事之命不敢受于其館而更請受命于朝人臣之禮也公辭辭其請也乘禽鵞鴨之屬可羣畜者曰乘聘義云乘禽日五雙至是乃拜者物小賜頻故于臨行併拜三拜報其頻也訝主君所使迎賓客者周禮秋官有訝士記云卿大夫訝此蓋大夫也凡拜賜不親見入告出報皆訝聽之聽待也遂行賓啓行歸也舍于郊始出也古者遠行初出祖祭宿近郊公使卿贈使臣行亦如賓私覿之幣所以報也無儐謂使臣不復以禮物儐卿使下大夫使士皆君使也大夫親贈以下卿私贈也

使者歸及郊請反命朝服載旜禳乃入陳幣于朝西上上賓之公幣私幣皆陳上介公幣陳他介皆否束帛各加其庭實皮左公南鄉卿進使者使者執圭垂繅北面上介執璋屈繅立于其左反命曰以君命聘于某君某君受幣于某宮某君再拜句以享某君句某君再拜宰自公左受玉受上介璋致命亦如之執賄幣以告曰某君使某子賄授宰句禮玉句亦如之執禮幣以盡言賜禮句公曰然而不善乎授上介幣再拜稽首公答再拜

私幣不告君勞之再拜稽首君答再拜若有獻則曰某君之賜也君其以賜乎上介徒以公賜告如上賓之禮君勞之再拜稽首君答拜勞士介亦如之君使宰賜使者幣使者再拜稽首賜介介皆再拜稽首乃退介皆送至於使者之門乃退句揖句使者拜其辱釋幣于門乃至于禰筵几于室薦脯醢觴酒陳句席于阼薦脯醢三獻一人舉爵句獻從者句行酬句乃出上介至亦如之

此使臣反命及還家之禮請反命待君命後入也載旜張旜表其還也禳禳祭祓除不祥致潔敬也公幣他國君所賜使臣之幣私幣他國卿大夫以下之贈

幣西上陳幣先西先公後私先賔後介以次而東也束帛各加于庭實皮左非致命不親執也執圭垂繅呈圭見君脫其繅垂也執璋屈繅璋不呈也上介立于左立賔西也北面西爲左受幣于某宮謂受于其國祖廟如桓宮僖宮之類宰自公左受玉南面東爲左贊幣自左也上介致命亦如之如使者反命之辭致于君也賄幣還玉之幣某子指還玉大夫授宰授于受玉之宰禮玉即報禮之玉與束帛乘皮亦如執賄幣告以授宰也禮幣謂其君初儐禮使臣之幣獨執此言禮者此主君在廟所親授也自郊勞至賄贈

受賜之禮一一盡言于君而猶汝也善嘉歎辭授上介幣使者將拜故以所執幣授之上介受以反于庭實皮左也私幣不告輕也若使臣私有物獻于君則曰君其受以賜予乎不敢當君自用也上介徒以公賜告不執幣告也上賔即使者君答上介拜不言再答一拜也士介亦如之亦答一拜也曲禮曰君於士不答拜此答其勤勞也君使宰賜幣即賜所陳幣臣受外賜不敢私而獻之君父君父還之則拜如更受賜也乃退使介皆退也介皆送使者至門始出俟于其門終歸亦送于其門也退揖介退揖辭使者也使者拜其辱謝介也釋幣于門使者自禮其家門也行爲道路之始出則禮之門爲家庭之限入則禮之筵几薦獻于禰廟告反也門釋幣禰釋奠重禰也室在廟堂之後所謂奥也脯醢薦神也觴爵屬觴酒陳備獻也觴陳則籩豆俱可知席于阼酢主人也奠無尸而酢既獻主人自酢也不于室于阼將與從者爲禮于堂也薦脯醢薦于主席也三獻謂初獻禰主人自酢再獻室老室老酢主人三獻士士酢主人三獻成更一人舉爵酬主人主人不飲奠于薦左更酌酒獻從行家臣獻畢主人舉所奠一人之爵行旅酬以徧

所謂飲至也上介至其家釋幣于門釋奠于禰亦如之

聘遭喪入竟則遂也不郊勞不筵几不禮賔主人畢歸禮賔唯饔餼之受不賄不禮玉不贈遭夫人世子之喪君不受使大夫受于廟其他如遭君喪遭喪將命于大夫主人長衣練冠以受聘君若薨于後入竟則遂赴者未至則哭于巷衰于館受禮不受饗食赴者至則衰而出唯稍受之歸執圭復命于殯升自西階不升堂子即位不哭辯復命如聘子臣皆哭與介入北鄉哭出袒括髮入門右即位踊若有私喪則哭于館衰而居不饗食

歸使衆介先衰而從之賓入竟而死遂也主人爲之具
而殯介攝其命君弔介爲主人主人歸禮幣必以用介
受賓禮無辭也不饗食歸介復命柩止于門外介卒復
命出奉柩送之君弔卒殯若大夫介卒亦如之士介死
爲之棺斂之君不弔焉若賓死未將命則既斂于棺造
于朝介將命若介死歸復命唯上介造于朝若介死雖
士介賓既復命往卒殯乃歸

此聘而遭喪之禮謂使臣所聘之國君喪未入其境
則反既入境遂終聘事其國不郊勞賓無主也使臣
致命于殯宮不于廟不設筵几如事生也聘享畢不

設醴禮賓非正主也主人謂攝主飧饔餼饗食之類
如常禮盡以歸賓賓不盡受受牲饔餼飲食不廢也
賄與禮玉主君所以報聘君者無主君則否賵以答
私覿君喪無覿則否若主君之夫人世子喪則主君
不親受聘享使大夫代受于廟大夫謂卿遭喪謂君
與夫人世子之喪皆大夫攝主而使臣致命主人即
大夫長衣深衣練冠白布冠以受聘享于廟此遭主
國喪之禮也聘君使臣之君使臣未入他國境君薨
則反已入境君薨遂終聘事報喪曰赴私居曰巷赴
未至喪未聞于外故哭于巷衰于館不以凶服出主

入有饔餼受饗食則不就也赴既至主國亦當闕樂
使臣乃衰出以凶服將事廩米曰稍稍受牲牢之類
則不受使臣歸國復命于殯如事生也升自西階殯
在西階也不升堂臣見君于堂下也子嗣君也即位
不哭使臣將致告也辯徧通使介徧以公賜告于殯
如君存盡言賜禮也子臣皆哭告畢也使臣出與介
更入北鄉哭又出袒衣括髮入殯宮門右即位踊此
以上遭聘君喪之禮也若使臣私有父母之喪哭于
館不于公衰而居不以凶服行禮也一食再饗皆不
就饗餼猶受也歸于途使衆介先行已凶服隨之此

使臣遭家喪之禮也君使臣死于他國則主君爲含
斂之具殯之聘享則上介攝之主君親弔則介爲喪
主雖有家臣適子在行不得主也主君歸禮幣取供
喪用不必如賓周禮掌客賓客死致禮以喪用是也
介代受賓禮直受之無復如賓存禮辭所以明代也
主君饗食介皆不就不以飲食爲悅也介歸復命以
使者柩造朝門外終使事也介復命畢出送柩于其
家君親弔視殯畢而後歸此以上遭使臣喪之禮也
大夫介謂上介其喪與使者同士介謂衆介喪則主
君爲棺斂不親弔也此遭介喪之禮也若使者既至

國入館受饔未入廟行禮死則以其柩造主君朝介代爲將命若介死使臣歸復命惟上介以柩造朝欵介則否柩歸雖士介使臣復命出必送柩其家卒殯後歸若上介可知此以上遭賓介喪之禮也

按子云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天下無道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聘享事大之禮社稷之役臣子受命生死以之乃可無辱此讀聘禮者所當知然去皇華四牡之風道德功利古今治亂相違遠矣先王遣使臣以周諮民隱交鄰國以安天下非謂侈行李儀從飲食供帳之盛而已也

小聘曰問不享有獻不及夫人句主人不筵几句不禮句面不升句不郊勞句其禮如爲介句三介

此小聘之禮不享無玉帛庭實也獻隨意獻國所有不及夫人及君而已不筵几不行禮于廟也使臣私覿于庭不升堂主君不使人勞賓于郊其待賓禮如大聘之待上介也三介視大聘少一人也

記○久無事則聘焉若有故則卒聘束帛加書將命百名以上書於策不及百名書於方主人使人與客讀諸門外客將歸使大夫以其束帛反命於館明日君館之○既受行出遂見宰問幾月之資使者既受行日句朝同位出祖釋軷祭酒脯乃飲酒于其側○所以朝天子圭與繅皆九寸剡上寸半厚半寸博三寸繅三采六等朱白蒼問諸侯朱綠繅八寸皆玄纁句繫長尺絢組問大夫之幣俟于郊爲肆又齎皮馬○辭無常孫而說辭多則史少則不達辭苟足以達義之至也辭曰非禮也敢句對曰非禮也敢

此以下皆雜舉前文所未備久無事謂無盟會之類有故謂有事相告卒聘謂聘享事畢名謂書文卽字也編竹簡曰策削木板曰方百字以上辭多編竹書之百字以下方板書之讀其書於廟門外公事使衆

聞也反命爲書以報也君館之者君親適賓館也既受行謂使臣初受君命遠行問幾月之資計行糧也卿行旅從宰制國用故見而問之受行日謂受命啓行日朝同位卽前使者載旜帥以受命于朝使者入衆介隨入北面東上所謂朝位也祖始也始行也釋猶奠也祖祭行神曰軷遠行跋涉故謂軷既祭飲酒于側卽舍于郊之夕朝天子謂諸侯執圭合瑞也剡削也圭形下寬上狹下寬三寸上削寸半上居下半也繅藻通畫韜以藉圭朱白蒼三采相間各再就爲六等諸侯自相問繅朱綠二采天子諸侯繅皆玄纁

縉爲之繫以束繅絇采色組條也問大夫之幣君問
也俟于郊待使者行授之不于朝避君禮也肆陳設
也幣言肆皮馬言齊肆則齊互見也辭謂行禮時對
答之辭無常猶無定唯謙遜和說爲主文勝則史辭
曰者不受而言也對答也各言敢皆謂不敢也此辭
之足達者
按雜記孔疏引朝天子圭以下有兩朱白蒼重言之
正所謂三采六等本文脫三字當補主人使人與客
讀書門外鄭謂人稠處嚴不得審悉又謂見宰問幾
月之資爲君臣謀密未知所之二義皆迂周禮大宗

伯考工記皆云天子諸侯五等之圭各異今云諸侯
朝天子圭繅皆九寸諸侯相問皆八寸相矛盾
卿館于大夫大夫館于士士館于工商○管人爲去聲客
三日具沐五日具浴○飧句不致賓不拜沐浴而食之
○卿句大夫訝句大夫句士訝句士皆有訝賓即館訝
將公命句又見之句以其摯句賓既將公事復見訝句
以其摯○凡四器者唯其所寶以聘可也○宗人授次
次以帷少退于君之次○上介執圭如重授賓賓入門
皇句升堂讓句將授志句趨授如爭句承下如送句君
還旋而後退下階發氣怡焉再三舉足又趨及門正焉
○執圭入門鞠躬焉如恐失之及享發氣焉盈容衆介
北面蹌焉私覿愉愉焉出如舒鴈皇且行○入門主敬
升堂主慎○凡庭實隨入左先皮馬相間可也賓之幣
唯馬出句其餘皆東句多貨則傷于德幣美則沒禮賄
在聘于賄
館不于敵者使賓全其尊使館主人嚴其敬也管人
司館舍之人客謂使臣髮曰沐體曰浴使臣初至館
宰夫致飧不用束帛致命飧禮輕也不致命故賓不
拜沐浴道路風塵自潔清也訝迎客者不以敵與館
同也訝將公命即周禮秋官掌訝職云賓入館次于

舍門外待事于客是也主君既命訝見賓訝又自見
如私面也見以其摯如大夫執鴈士執雉之類賓于
聘享等公事畢乃復見訝復報也以其摯還之四器
謂圭璋璧琮唯其所寶謂擇其最重者以聘也次門
外賓初至之次君謂外諸侯凡諸侯以下各有次賓
次少退不與諸侯次并也上介執圭將行聘執以授
賓如重猶論語云執圭如不勝曲禮云執輕如不克
賓入門執圭入廟門皇莊盛也讓恭遜也對主君將
以圭授之志誠專一疾趨而前如爭先授唯恐遲也
手承圭下使君取上防失墜也俟圭入君手如送往

者到彼而后反也君旣授玉于東楹之間還反面東
然後賓退下西階氣始發舒再三舉足從容數武又
如授時疾趨出廟門顏色正復常也再言執圭更記
所聞也聘而鞠躬敬也享則發氣滿容和也衆介蹌
焉其貌揚也私覿愉愉其容婉也禮畢出如舒鴈徐
翔也爾雅鵞曰舒鴈皇且行盛容緩步也庭實隨入
摯幣者皆魚貫入左先以西爲上也皮馬相間相代
也有皮無馬有馬無皮可者不定之辭賓之幣玉帛
皮馬皆是雖馬受則出付廄餘皆收歸東壁幣美沒
禮文勝掩實也賄在猶在賄如舜在璿璣文王世子

在視寒暖之在察也專尚財賄是聘以賄而已也
按鄭謂館賓必于廟曾子問云公館與公所爲曰公
館若今官舍云爾賓受大禮或假大夫家廟其羣居
未必皆在人廟又謂飧賓沐浴而食爲尊主君夫且
不拜豈以沐浴爲尊受饔受享何獨不然將授志趨
爲句授如爭承爲句下如送爲句皆不成文義賄在
聘于賄讀于作爲云以賓之聘禮爲賄之豐儉皆非
也

凡執玉無藉者襲○禮不拜至醴尊于東廂瓦大太一
有豐薦脯五膱職祭半膱橫之祭醴再扱始扱一祭卒
再祭○主人之庭實則主人遂以出賓之士訝受之○
旣覿賓若私獻奉獻將命擯者入告出禮辭賓東面坐
奠獻再拜稽首擯者東面坐取獻舉以入告出禮請受
賓固辭公答再拜擯者立于閾外以相拜賓辟擯者授
宰夫于中庭○若兄弟之國則問夫人○若君不見使
大夫受自下聽命自西階升受負右房而立賓降亦降
不禮○幣之所及皆勞不釋服

執玉謂執圭璋璧琮皆有繅承藉無藉則以衣揜手
執之曰襲有藉則亦手執之曰裼禮通作醴賓聘享
于廟畢主君醴之賓至則拜醴賓無拜至也東廂東

夾室瓦大瓦尊豐以置尊膱猶脡也橫加也主人之
庭實所以禮賓主人卽使人執送出門賓有司門外
迎受若賓私覿外有方物私獻主君則以聘君之命
將之俟于門外擯入告君禮辭而受如受士介覿之
禮賓不入也兄弟之國謂同姓及與爲昏姻者非是
則聘問不及其夫人君有他故不能見賓行禮則使
上大夫代受上大夫于堂下碑內聽命如卿還玉之
禮右房卽東房升堂東爲右上大夫自賓左受玉右
退東北負房立待賓降乃降不禮不設醴避正主也
幣之所及謂大夫以上聘君皆有問幣卿大夫皆勞

賓祖廟行聘享畢不脫朝服即往勞賓于館先施貴
敏也
賜饔唯羹飪筮一尸若昭若穆僕爲祝祝曰孝孫某孝
子某薦嘉禮于皇祖某甫皇考某子如饋食之禮假器
於大夫肦班肉及廋踈車○聘日致饔明日問大夫夕
夫人歸禮既致饔句而稍宰夫始歸乘禽日如其饔餼
之數士中日則二雙凡獻執一雙委其餘于面禽羞俶
獻比○歸大禮之日既受饔餼請觀訝帥之自下門入
各以其爵朝服○士無饔無饔者無儐○大夫不敢辭
君初爲之辭矣○凡致禮皆用其饗之加籩豆無饔者

無饗禮○凡餼句大夫黍粱稷句筐五斛
羹飪謂歸饔之飪一牢賓以祭于行主腥餼則不祭
也祭則筮一人爲尸昭穆謂子孫古者大事出奉廟
主行子孫臣僕俱一尸者父在則祭祖父沒則祭禰
也僕家臣祝告神者饋食之禮大夫惟少牢有陳設
二厭九飯三獻等禮此雖大牢其禮亦如之假借祭
器于主國卿大夫爵敫禮同也肦頒通分肉也廋車
即周禮廋人掌馬巾車掌車頒及二役則人無不徧
矣行聘之日主君即使卿致饔餼致饔之明日使臣
致命問卿大夫問大夫日之夕主君夫人歸禮于使

臣致饔後旬日乃致稾食宰夫歸乘禽稾食曰稍鶩
鴨之屬曰乘禽如饔餼之數上賓饔餼五牢則乘禽
日五雙士介則間日二雙中日間一日也凡獻禽于
尊者執一雙所以將命也委奠也面前也禽即乘禽
羞食品俶新物比倣也獻數者皆倣執一委餘之禮
歸大禮之日即聘享畢之日使臣請遊觀主國朝廷
宗廟自下門入由便門不由大門非公事避君也賓
與上介士介各以其爵服朝服不敢褻服入也士無
饔謂主君于士介無饔但有餼耳士介亦無幣以儐
君使也大夫不敢辭謂私覿退賓請有事于大夫主

君既禮辭矣及賓問大夫擯無再辭也凡主君有故
不得親饗則使人致之籩豆有正有加君雖不親必
併加籩豆以致不以不親殺也無饔者則無饗禮謂
士介也主國大夫餼賓與上介以黍粱稷無稻大夫
禮卑也
既將公事賓請歸○凡賓拜于朝訝聽之○燕則上介
爲賓賓爲苟敬宰夫獻○無行則重賄反幣○曰子以
君命在寡君寡君拜君命之辱君以社稷故在寡小君
句拜句君貺寡君延及二三老句拜句又拜送句賓於
館堂楹閒釋四皮束帛賓不致主人不拜

聽猶待也苟敬詳燕記無行謂使臣獨聘本國無他往如春秋吳季札來魯則歷聘也重賄所以報其幣也反猶報也曰以下主君館賓拜四事擯者贊禮之辭一拜聘享二拜夫人聘享三拜問大夫四拜送賓行賓釋四皮束帛報館主人也不致不拜鄭云不以將別崇新敬也

大夫來使句無罪句饗之句過則餼之句其介爲介有大客後至則先客不饗食句致之

大夫來使謂外國大夫其君有事使來非專爲聘耳罪謂得罪如魯衛鄭得罪于晉執其大夫是有罪也

則無饗禮無罪謂以好會或謝罪來雖非聘必饗之過謂適他邦過此則餼之以生牲其介爲介享大夫使者之禮也大夫爲賓則其介仍爲介異于聘之以介爲賓以大夫爲苟敬也有大客謂有大國賓後至則先客爲小以饗食致先客而親享大客隆殺之等也

按斯禮起于春秋五霸之季無疑也賓爲苟敬主君不敢饗而賓其上介是苟庚郤犨之賓也無行而後重賄春秋諸大夫之聘絡繹也特往而無行者寡矣大夫奉使有罪被執世儒所謂伯討也其來過者非亡則叛欒盈輩也其大客則晉楚大夫也其先客則魯衛之使也皆衰世之蹟而鄭氏謂使無罪過之臣與嘉賓爲禮賓如有過則不享而與之餼有罪則執之此附會聘義愧厲之說其實非也

唯大聘有几筵○十斗曰斛十六斗曰籔十籔曰秉二百四十斗四秉曰筥十筥曰稯總十稯曰秅杜 四百秉爲一秅

二百四十斗一車之米數所謂秉有五籔者也四秉猶言四把刈禾爲把筥禾秉之數與筐筥異一車之禾三秅蓋千二百把也

儀禮節解卷八終

儀禮節解卷九

郝敬習

公食大夫禮第九

此諸侯食小聘大夫之禮聘記曰公於賓壹食再饗上介壹食壹饗又曰小聘其禮如爲介蓋大聘使卿小聘使大夫公於卿爲苟敬於大夫爲賓篇內六豆六簋簠皆大夫禮故別云上大夫八豆八簋以明六之爲下也食禮獨以小聘言義互見

公食大夫之禮使大夫戒各以其爵上介出請入告三辭賓出拜辱大夫不答拜將命賓再拜稽首大夫還賓

不拜送遂從之賓朝服即位于大門外如聘即位

此始戒賓使本國大夫告賓于館各以其爵敵者往通上下大夫言敵則易相親也上介出請請戒使所事入告賓也三辭賓辭也拜辱拜戒使來辱大夫即戒使不答拜爲人使不敢承其禮也將命致君食賓之命賓再拜稽首受命也大夫還復君命也賓不拜送遂行也遂從之急趨命也朝服即皮弁服即位于大門外即次也如聘即位如聘時廟門外接西塾立也

按鄭謂賓初玄端服入次更朝服以朝服玄端爲二非也又以如聘爲句即位連下具字讀亦非也

具句羹定句甸人陳鼎七當門南面西上設扃鼏鼏若束若編設洗如饗小臣具槃匜移在東堂下宰夫設筵加席几無尊句飲酒句漿飲句俟于東房凡宰夫之具饌于東房

此陳器具也具即下文宰夫之具羹定肉熟也甸人供內外饔之薪蒸者陳鼎于大門外七一大牢無鮮魚鮮腊也詳聘禮當門當大門中南面君禮也西上自西陳而東也扃鼎鉉以受杠移鼎者鼏鼎蓋以繩束鼏編聯于鼎鼎在外防閉欲固也設洗如饗饗食禮

不可考而燕禮洗設于阼階東南饗亦當然槃以盥手匜以沃水供君盥故小臣具之在東堂下與洗近也設筵于室戶牖閒南面饌曰筵坐曰席依曰几不設酒尊禮主食也飲酒飲賓之酒非獻酬也漿飲如周禮漿人之六飲食飯必歠飲皆待于東房凡宰夫之具食品皆是

按鄭謂鼏若束若編以茅爲鼏無据

公如賓服迎賓于大門內大夫納賓賓入門左公再拜賓辟再拜稽首公揖入賓從及廟門公揖入賓入三揖至于階三讓公升二等賓升大夫立于東夾南西面北

上士立于門東北面西上小臣東堂下南面西上宰東
夾北西面南上內官之士在宰東北西面南上介門西
北面西上公當楣北鄉至句再拜賓降也公再拜賓西
階東北面答拜擯者辭句拜也公降一等辭曰寡君從
子雖將拜興也賓栗階升不拜命之成拜句階上北面
再拜稽首

此迎賓也公如賓服亦皮弁朝服也不出大門禮降
也賓入門左賓位也入廟門禮行于廟也大夫士謂
本國大夫士東夾東廂房向西也南謂立東夾西之
南北上自北序立而南也士立門東北面西上小臣

立東堂下南面西上皆相君迎賓賓由西南入也宰
大宰東夾北大夫立之北也內官之士小臣之屬在
宰東北西面立近堂東侍御之屬近君也此以上皆
先入卽位迎賓君與賓西南入故皆西面南上介門
西北面者三介先賓入及賓升堂三介仍立門西以
次而東也當楣當兩楹閒至拜賓至公一拜賓降西
階避公又拜所謂再拜也賓西階下答拜以臣禮答
也擯者辭辭拜下也賓拜不止公乃降東階一等寡
君從子賓栗階俱解見前篇賓升不拜階下拜成也
君命拜不受拜下之禮也北面再拜稽首從君命也

○按鄭謂夾室向南据尚書顧命西夾席南向聘禮
東西夾設饔亦南向而此大夫與宰堂下之位當東
夾室之南北則夾室在堂東傍非南向可知蓋夾室
東西相向而陳設統于堂也

士舉鼎去鼏於外句次入陳鼎于碑南南面西上右人
抽扃坐奠于鼎西句南順出自鼎西句左人待載雍人
以俎入陳于鼎南旅人南面加匕于鼎退大夫長盥洗
東南西面北上序進盥退者與進者交于前卒盥序進
南面匕載者西面魚腊飪載體進奏魚七縮俎寢右腸
胃七同俎倫膚七腸胃膚皆橫諸俎垂之大夫旣匕匕

奠于鼎逆退復位

此鼎入載俎也士謂有司之屬舉鼎謂扛鼎入去鼏
去鼎蓋外大門外次入依門外之次在西者先入也
碑在堂下庭中七鼎陳于碑南皆南向如門外之次
西上上賓也首牛次羊豕魚等橫陳而東右人左人
謂二人共舉鼎前者在西爲右後者在東爲左鼎旣
陳右一人自西抽扃委于鼎西向南遂西出左一人
立鼎東待升肉載俎也雍與饔同旅人卽饔人之屬
俎載鼎肉熟于鼎載于俎故雍人以俎入陳于各鼎
南旅人南面立于鼎北匕削木爲匙以取肉于鼎也

大夫摻匕載肉者言長非一人也將匕盥手洗在阼階東南直堂東霤大夫立東夾南夾在序外立當洗東南故向西盥手北上序進謂在北立者先盥盥卒仍退立進者與退者交于所立位之前皆盥畢序進碑南鼎北南向摻匕舉肉而左人待載者立鼎東西面執俎以載也魚乾魚腊乾禽飪熟也魚腊與三牲皆熟于鼎食禮無腥鼎也載體以下載俎之法體牲體奏膚同皮也魚七七尾縮俎順俎橫設也寢右魚臥俎上首向右也腸胃牛羊腸胃各七四七二十八向一俎禮鼎俎奇故七純肉曰膚割正曰倫橫諸俎直陳之垂長而垂也此以上皆熟于鼎匕載之俎者

大夫逆退謂先進者後退復位復東夾南之位

公降盥賓降公辭卒盥公壹揖壹讓公升賓升宰夫自東房授醯醬公設之賓辭北面坐遷而東遷所公立于序內西鄉賓立于階西疑立宰夫自東房薦豆六設于醬東西上韭菹以東醓醢昌本昌本南麋臡以西菁菹鹿臡士設俎于豆南西上牛羊豕魚在牛南腊腸胃亞之膚以為特旅人取匕甸人舉鼎順出奠于其所宰夫設黍稷六簋于俎西二以并東北上黍當牛俎其西稷錯以終南陳大羹湆不和實于鐙宰右執鐙左執蓋由門入升自阼階盡階不升堂授公以蓋降出入反位公設之于醬西賓辭坐遷之宰夫設鉶四于豆西東上牛以西羊羊南豕豕以東牛飲酒實于觶加于豐宰夫右執觶左執豐進設于豆東宰夫東面坐啓簋會各郤于其西

此設正饌也公降盥將設醯醬降東階下盥手首設醯醬饌以醯醬為主也宰夫由東房出以授公于戶牖閒公南面設于賓席賓辭辭公親也公立設賓跪遷之醯醬宜居東賓為遷于其所不敢煩公也公既設醯醬退立東序內阼階上少東也不當阼示親饌東出也賓立西階上少西亦序內東向疑立不敢正對君也周禮醢人八豆此用韭菹等六醬東醬與醢同處席北而六豆當醬之東南別為二列西上者起西北終西南西韭菹韭菹東醓醢醓醢東昌本昌本屈而南麋臡麋臡西菁菹菁菹西鹿臡鹿臡北接韭菹也士宰夫之屬俎即前大夫七載之俎俎七設于六豆南南北二列始西北牛俎牛俎東羊俎羊俎東豕俎北一列也又西南魚俎當牛俎之南魚俎東乾腊乾腊東腸胃北與豕對此南一列也二三并六惟膚俎接腸胃東獨設無并曰特俎既陳移空鼎出

旅人取鼎上匕甸人舉鼎順西出奠于大門外初陳當門之所也黍稷炊黍稷爲飯盛以六簋陳俎西食主毅西爲上也二以幷兩兩相對爲二列東北上黍當牛俎之西黍西稷稷西又黍交錯以終此北三簋終一列也南陳者東南稷稷西黍黍西又稷此南三簋又終一列也大羹湆牛肉汁也不和無滋味也鐙瓦豆牛汁不和盛以瓦器貴質也大宰奉之公親設重也右手執鐙左手執蓋合蓋執之旣升授後啓也由門入爨在廟門外也反位大宰反東夾北西面之位醬西醬在六豆北大羹設于醬之西賓辭辭公親

也坐遷蹝而遷于其所也大羹之所即醬西公設未定賓安置不敢勞公也鉶小鼎盛鉶羹和牲肉爲湆鼎所謂膷臐膮又謂羞鼎凡四牛二羊豕各一設當六豆西六簋北也東上接豆爲兩列自東而西東北牛牛西羊羊南豕豕東又牛二牛對也飲酒即前俟于東房之飲酒至是實觶加于豐上宰夫舉以設于豆東蓋饌以西爲上觶以右爲飲于豆東食不主飲也簋會簋蓋設則合之避風塵也至是啓會郤于簋西空處云各者六簋六蓋也下而仰曰郤六簋二列每列三蓋合而郤之各置于西

贊者負東房南面告具于公公再拜揖食賓降拜公辭賓升再拜稽首賓升席坐取韭菹以辯擩于醢句上豆之間祭句贊者東面坐取黍實于左手辯又取稷辯反于右手興以授賓賓祭之三牲之肺不離句贊者辯取之壹以授賓賓興受坐祭挩手扱上鉶以柶辯擩之上鉶之間祭祭飲酒於上豆之間魚腊醬湆不祭

此賓祭正饌贊者負東房背房戶立告具告正饌備也公立東序內正當房戶東南贊者南面告公揖食揖賓進食韭菹醢醢居上列爲上豆辯徧通擩揉也以韭菹徧揉于諸醢內合羣味以祭即奠于韭菹醢

醢之北祭先食也賓自坐取菹醢近也贊者取黍稷授遠也東面坐簋西地空也實于左手反于右手授便也六簋徧取合祭也周人祭肺用所勝也凡祭祀之肺切而不斷曰離食肺刌斷不離食便也三肺徧取合幷壹授不再授也黍稷言祭肺言興受坐祭互見也挩手旣祭以巾拭手扱揷同柶匙也鉶羹內有柶賓以柶初揷牛鉶遂徧扱三鉶合其味以祭于牛羊二鉶之北祭飲酒於上豆之間酒在豆東也魚腊醬湆不祭非其盛者

宰夫授公飯粱公設之于湆西賓北面辭坐遷之公與

賓皆復初位宰夫膳稻于粱西士羞庶羞皆有大句蓋句執豆如宰先者反之由門入升自西階先者一人升設于稻南簋西間容人旁四列西北上膷以東臐膮牛炙炙南醢以西牛胾醢牛鮨其鮨南羊炙以東羊胾醢豕炙炙南醢以西豕胾芥醬魚膾衆人騰羞者盡階不升堂授兮以蓋降出

此設加饌既告具又加設致殷懃也粱穀之大者卽今高粱炊以爲飯湆大羹在醬西粱又設于湆西坐遷之卽湆西少遷也公與賓復初位公序內賓階西也宰夫膳稻君不親設也穀以粱爲大故君自設食以稻爲善故宰夫供膳食美曰膳粱西設于粱之西士謂有司羞進也庶羞卽下膷臐等十六品肴美曰羞品多曰庶每品以一大臠加豆上待祭曰大如脯之有橫胾少儀謂祭膴也蓋豆上蓋自門外入蔽風塵也士執庶羞之豆升階右執鐙左執蓋盡階不升堂與宰執鐙同庶羞十六豆執不必多入先者進授又反取之由門入爨在廟門外也最先一人堂上陳設又一人往來取豆授共二人也加豆不與正饌接別設于稻南黍稷西與正饌分正饌東庶羞西其間容人賓于此出入也正饌堂中庶羞偏西故曰旁

十六豆爲四列每列各四始西北爲上屈折而東南西北膷膷牛臛膷東臐臐羊臛臐東膮膮豕臛膮東牛炙炙牛肉牛炙屈而南醢醢西牛胾胾切肉牛胾西醢醢西牛鮨膾曰鮨又屈而南羊炙羊炙東羊胾羊胾東醢醢東豕炙豕炙屈而南醢醢西豕胾豕胾西芥醬芥醬西魚膾以上十六豆所謂旁四列也終魚膾始膷所謂西北上也衆人謂士執羞者騰升也自下升上曰騰羞自門外升階至堂衆人升盡階不升堂自階上授于先者先者反之又授一人設之堂上故謂之騰既授豆啓豆蓋執以下階出廟門也

按鄭解騰羞之騰爲媵爵之媵非也

贊者負東房告備于公贊升賓賓坐席末取粱卽稻祭于醬湆間贊者北面坐辯取庶羞之大興一以授賓賓受兼壹祭之

此賓祭加饌也告備備周于具也粱稻皆加饌卽就也粱在稻東湆在粱東醬在湆東先取粱就取稻奠于醬湆之間以祭坐席末不于席中別于正饌也贊者兼取一授賓兼一祭皆變于正饌禮殺也壹祭不言其所亦醬湆間可知

賓降拜公辭賓升再拜稽首公答再拜賓北面自間坐

左擁簠粱右執湆以降公辭賓西面坐奠于階西東面
對西面坐取之栗階升北面反奠于其所降辭公公許
賓升公揖退于箱擯者退負東塾而立賓坐遂卷加席
公不辭賓三飯以湆醬宰夫執觶漿飲與其豐以進賓
捝手興受宰夫設其豐于稻西庭實設賓坐祭遂飲奠
於豐上

此賓食食也賓降拜將食拜饌也自間坐跪于東西
兩饌之間擁抱也取粱湆二者公所親設食必歠湆
湆正饌粱加饌兼取也降將往食于西階下不敢居
尊也公辭辭降也賓西面跪奠粱湆于西階下轉東

面對對君也奠于階西示欲于此食也既對君西面
坐取粱湆升奠于原所從君命也復降辭公不敢勞
公臨視也公許暫退東廂俟賓食也箱廂通卽夾室
擯退負東塾退立廟門外也卷去重席不敢居隆禮
也公不辭聽也三飯以手三舉飯食食必歠湆肴必
揣醬故曰以醬湆解卽前所實酒觶漿飲卽前俟于
東房之漿飲食畢則飲酒漿解以盛酒漿豐以承觶
賓興受受觶也設于稻西近賓右便取也庭實皮幣
之屬以侑賓食于此時設遂飲飲酒漿

公受宰夫束帛以侑西鄉立賓降筵北面擯者進相幣
賓降辭幣升聽命降拜公辭賓升再拜稽首受幣當東
楹北面退西楹西東面立公壹拜賓降也公再拜介逆
出賓北面揖執庭實以出公降立上介受賓幣從者訝
受皮賓入門左沒霤北面再拜稽首公辭揖讓如初升
賓再拜稽首公答再拜賓降辭公句如初賓升公揖退
于箱賓卒食會飯三飲不以醬湆

此公以幣侑賓食既設庭實宰夫以束帛授公親送
勸賓食曰侑公出東廂仍卽東序內西向立賓聽命
降拜將受幣拜也受當東楹就君也北面臣禮也退
西楹西東面立公將拜送也公拜賓先降不敢俟成

拜也介逆出先賓出也賓在堂三介在門西北面近
門者先出曰逆賓北面揖揖執庭實者示親受也以
出賓以庭實出公降立俟賓反也上介受賓幣受于
門外也從者賓從者訝受皮謂君有司執皮送于門
外賓從者迎受之也賓入門復入也三飯可退矣公
以幣侑待于庭下故賓復入沒霤入門內檐外沒盡
也北面拜稽首謝公幣將告退也拜于門內公在庭
也公辭止其拜留之也揖讓如初升賓升則介亦復
入門西賓再拜將更食也賓降辭公辭其臨視如初
禮也會飯謂黍稷會簠蓋也黍稷六簠皆有會稻粱

無會故初三飯卽食稻粱此食黍稷也三飲初三飯
一飲此三飲則九飯也不以醬湆不用正饌也初食
加飯以正肴此食正飯以加羞皆兼兩饌
捝手興北面坐取粱與醬以降西面坐奠于階西東面
再拜稽首公降再拜介逆出賓出公送于大門內再拜
賓不顧有司卷三牲之俎歸于賓館魚腊不與
此卒食送賓歸俎也公于正饌先設醬加饌先設粱
二者賓親徹以降重君親設也奠于西階下卽向者
賓欲降食之處東面拜卽奠處拜公降再拜降阼階
西面答也介逆出先賓出也卷猶收也俎以三牲爲

主歸三牲之俎歸正饌也乾魚乾腊非三牲不與則
腸胃膚后于魚腊不與可知
明日賓朝服拜賜于朝拜食與侑幣皆再拜稽首訝聽
之
此賓拜賜賜卽食與幣皆再拜稽首四拜四稽首也
訝迎賓將命者聘記云卿大夫訝大夫士訝士小聘大
夫則士訝也聽之謂入告出報也凡拜賜不相見
上大夫八豆八簋六鉶九俎魚腊皆二俎魚腸胃倫膚
若九若十有一下大夫則若七若九庶羞西東毋過四
列上大夫庶羞二十加於下大夫以雉兎鶉鴽如

此言公食上大夫之禮殊于前食下大夫者也大聘
以上大夫食禮八豆加茆菹麋臡八簋加黍稷六鉶
加羊豕九俎加鮮魚鮮腊也魚腊皆二俎謂乾魚乾
腊外加鮮魚鮮腊爲二也魚與牛羊腸胃倫膚三者
各俎所載數以爵爲差用九小國之卿用十一大國
之卿用七小國大夫用九大國下大夫大國下大夫
當小國上大夫下大夫庶羞十六西東四列上大夫
加雉兎鶉鴽四爲二十然陳設之法東西皆不過四
四豆加南爲一列南北五東西仍四也鴽鶉屬田鼠
所化

若不親食使大夫各以其爵朝服以侑幣致之豆實實
于罋陳于楹外二以并北陳簋實實于筐陳于楹內兩
楹間二以并南陳庶羞陳于碑內庭實陳于碑外牛羊
豕陳于門內西方東上賓朝服以受如受饔禮無儐明
日賓朝服以拜賜于朝訝聽命
此君不親食使人致食之禮使大夫上下各以賓爵
如初戒分敵易親也豆實菹醢之屬簋實黍稷之屬
庶羞膷臐之屬庭實皮馬之屬各如公親食之數但
菹醢不用豆實于罋黍稷不用簋盛于筐其陳于堂
上二以并同其南北縮陳楹內楹外異也豆主薦者

自外陳而向北簋主食者自內陳而向南庶羞加饌
故畧以原器陳于庭中碑內不與正饌同登堂也庭
實陳于碑外從其常處但無人執牛羊豕鼎俎之實
不殺故生致之陳于門內不列于庭西方東上與餼
位同也賔朝服受如饗禮謂以皮弁迎于門外再拜
大夫不答拜同但不如受饗有庭實儐使者耳

大夫相食親戒速迎賔于門外拜至皆如饗拜降盥受
醤湆侑幣束錦也皆自阼階降堂受授者升一等賔止
也賔執粱與湆之西序端主人辭賔反之卷加席主人
辭賔反之辭幣降一等主人從受侑幣再拜稽首主人

送幣亦然辭於主人降一等主人從卒食徹于西序端
東面再拜降出其他皆如公食大夫之禮若不親食則
公作大夫朝服以侑幣致之賔受于堂無儐

此大夫相食主國卿食賔之禮也親戒親速不遣使
也迎賔于大門外不于門內也饗禮拜至不可考降
盥受醤先盥後受也受醤受湆受侑幣皆與公食禮
同但公受于堂上此則自阼階降堂受而授者升階
一等主降賔不從爲異公侑幣束帛此束錦賔食于
公執粱湆降西階此執粱湆往西序端不降主辭則
反不奠不對不取也賔食于公卷加席公不辭此主
人辭賔卽不卷受公侑幣再拜稽首公拜送幣無稽
首此再拜稽首主賔同也賔將食于公降堂下辭公
不降此賔降一等辭主人從降食于公卒徹粱與醤
降西階下東面拜此徹于西序端階上拜而後降此
以上皆大夫相食之禮與公食大夫異者也其他俎
豆之數陳設之儀同主人有他故不親食公使大夫
朝服以侑幣致蓋賔客之事國之公事君臣一也賔
受于堂上無儐與受公致食同

記○不宿戒戒不速不授几無阼席亨于門外東方○
司宮具几與蒲筵常句緇布純加萑席尋句玄帛純皆

卷自末宰夫筵出自東房○賔之乘車在大門外西方
北面立○鉶芼牛藿羊苦豕薇皆有滑○贊者盥從俎
升簠有蓋冪凡炙無醤○上大夫蒲筵加萑席其純皆
如下大夫純○卿擯由下句上贊句下大夫也○上大
夫庶羞酒飲漿飲庶羞可也○拜食與侑幣皆再拜稽
首

此記前文之未備不宿戒當日戒也戒不速賔聞戒
卽至不再召也不授几公不親授也無阼席不設主
席也亨于門外饔爨在廟門外也東方貴陽也蒲筵
蒲草爲筵席丈六尺曰常緣邊曰純加重席也萑細

葦八尺曰尋捲席者自下爲末舒席者自上爲本司
宮具筵于東房宰夫設之故自東房出賓之乘車謂
大夫所乘入朝之車曲禮客車不入大門覲禮偏駕
不入王門臣子及朝門外下車則還車北向不稅駕
立以俟也西方賓位也鉶和羹之鼎羹有菜曰芼藿
豆葉苦甜菜薇細豆苗滑味之滑利者内則云滫瀡
以滑之猶今人以豆粉和羹之類賛者賛賓祭俎者
俎升則從升簠以盛黍粱前云宰夫坐啓簋會是簋
有蓋而不言簠蓋于此記簠亦有蓋有冪但黍稷先
設用而稻粱後設不用耳凡炙謂牛羊豕炙炙宜乾
食故不設醬卿謂上大夫擯賛禮者卿擯謂食卿之
擯几賓主升降行禮擯賛之食卿則擯立堂下有事
由下升其立堂上賛禮者食下大夫之擯也公食
下大夫酒飲進于設正饌之時漿飲進于賓三飯之
後如食上大夫加庶羞爲二十則酒飲漿飲再設以
酒漿食庶羞可也食之明日拜食與幣于朝皆再拜
稽首者上大夫與下大夫公食大夫與大夫自相食
同前既云他皆與公食大夫禮同此又特言者拜不
在食日嫌上大夫異也
按鄭解席卷自末謂末有識非也末在卷舒不在席

出自東房謂天子諸侯有左右房非也廟有東房無
西房惟堂館東西房俱有不分天子諸侯也上賛下
大夫謂以下大夫爲上賛非也諸侯之賛多大夫不
言可知

儀禮節解卷九終

儀禮節解卷十

郝敬習

覲禮第十

　諸侯朝見天子曰覲。周衰禮廢，文武攸同之蹟不可詳考。後儒纂緝舊聞，摹為覲禮，記其大畧耳。未若燕射聘食諸侯大夫禮，言之娓娓然，而反足信。周禮大宗伯春朝、夏宗、秋覲、冬遇，皆名家以臆鑿說。諸侯見天子，禮唯有覲。今以覲禮為嚴，曰殺氣；質生氣文，別為朝宗遇，以便不寧侯。是東遷以還頹政，非先王舊章也。鄭玄好信不達，謂三時禮亡，豈其然乎？豈其然乎？

覲禮。至于郊，王使人皮弁用璧勞，侯氏亦皮弁迎于帷門之外，再拜。使者不答拜，遂執玉，三揖至于階，使者不讓先升。侯氏升聽命，降再拜稽首，遂升受玉。使者左還而立，侯氏還璧，使者受。侯氏降再拜稽首，使者乃出。侯氏乃止使者，使者乃入，侯氏與之讓升。侯氏先升，授几。侯氏拜送几，使者設几答拜。侯氏用束帛乘馬儐使者，使者再拜受。侯氏再拜送幣。使者降，以左驂出。侯氏送于門外，再拜。侯氏遂從之。

　至于郊，諸侯入覲至王城郊外。皮弁，朝服之冠。王使人執璧為信。迎勞來覲諸侯。稱侯氏者，君前以侯為氏，不敢自殊也。帷，郊外設帷為次，以受王命。使者不答拜，侯氏為天子拜也。執玉，執璧也。使者不讓先升，尊王命也。使者左還，既東面授玉，以左體轉向南，示將去。少立，以侯還璧也。既通信，還使者璧，復王命也。侯氏降拜，送玉也。止使者，將儐也。侯氏先升，導賓也。授几，則設席可知。使者受几，自設于席左也。左驂，庭實四馬，最西一馬也。馬首北，以西為左。一車四馬，左右兩驂，西為左驂也。使者由西階降，親牽左驂出，餘三馬侯氏士牽送，使臣從者門外受。侯氏遂從使者入于王城。

天子賜舍，曰：「伯父，女順命于王所，賜伯父舍。」侯氏再拜稽首，儐之束帛乘馬。

　此天子賜諸侯館舍。曰以下，使者致館之辭。天子稱同姓諸侯為伯父。順命，順承王命來朝也。儐之，侯氏儐王使。

天子使大夫戒曰：「某日，伯父帥乃初事。」侯氏再拜稽首。

諸侯前朝，皆受舍于朝，同姓西面北上，異姓東面北上。

　某日，謂覲日。帥乃初事，率循故事也。諸侯既至，入覲自有常期。天子必使人告，示賓禮之意。前朝，將入朝

之前次朝門外次舍將覲先次門外以俟衆集也同
姓異姓皆諸侯北上自北序立而南也
按先朝而受次則入覲者衆矣故不曰侯氏曰諸侯
同姓異姓先日戒期比次列舍然後入所以防雜越
也鄭拘周禮謂六服以遠近分至四時異禮或在廟
或在朝或迎或不迎參差煩亂不可爲朝常迂鑿之
說也
侯氏裨冕釋幣于禰乘墨車載龍旂弧韣乃朝以瑞玉
有繅天子設斧依於戶牖之間左右几天子衮冕負斧
依嗇夫承命告于天子天子曰非他伯父實來予一人

嘉之伯父其入予一人將受之侯氏入門右坐奠圭再
拜稽首擯者謁句侯氏坐取圭升致命王受之玉侯氏
降階句東句北面再拜稽首擯者延之曰升升成拜乃
出
此入覲也覲之晨侯氏先自告其行主古者大事出
奉其廟主行有事則告裨猶副也天子衮冕爲正諸
侯以下冕服爲副釋幣奠幣告禰以將入覲也古者
天子受覲于廟所以昭先烈也諸侯入覲告禰所以
率先職也墨車黑漆車周禮大夫墨車諸侯乘之所
謂偏駕不入王門也諸侯金輅象輅各殊所謂偏駕

也不敢偏駕疑于天子之五輅也偏駕不乘故衆皆
墨車龍旂畫龍之旂弧以張旂形如弓韣弓衣瑞玉
公桓圭侯信圭伯躬圭子穀璧男蒲璧天子分封頒
以爲瑞諸侯來朝執以爲信也斧作黼繡黼爲屛風
設于座後天子所依也考工記白與黑謂黼色取西
北金水嚴凝象乾之斷也戶牖之間南面之位古廟
制堂北中爲室牖東爲室戶席在戶牖間左右皆几
優至尊也神几尚右人几尚左左右兼設以安至尊
爲神人共主也衮冕詳見周禮春官司服職衣衮冠
冕也負斧依背黼扆立嗇夫官名嗇穡通郊遂奔走

之吏春秋傳曰嗇夫馳庶人走承命承諸侯入見之
命非他親之之辭詩云豈異伊人兄弟匪他入門右
不敢趨賓位也坐奠玉跪而奠所執之玉于地不敢
親授也擯相禮者謁傳王命使進謁升升堂侯氏降
降西階自西階過東當堂上斧依前北面再拜稽首
所以覲也王不答拜直受也乃出覲事畢也
按此節叙覲禮簡而直情而信無文擯三辭親迎親
送賓主對立遠近步數之法鄭氏僻信周禮穿鑿粧
飾過也嗟乎天冠地履萬古常新雖無此文覲禮可
知況彰彰如是乃引衰世下堂之事以爲三時禮闕

豈不謬哉

四享皆束帛加璧庭實唯國所有奉束帛匹馬卓上九馬隨之中庭西上奠幣再拜稽首擯者曰予一人將受之侯氏升致命王撫玉侯氏降自西階東面授宰幣西階前再拜稽首以馬出授人九馬隨之事畢

此享禮也四享諸侯五等子男同等故四猶下言四傳擯也鄭據周禮大行人廟中將幣皆三享謂古三四字積畫致誤然周禮未可盡據也庭實唯國所有各以其產皆束帛加璧致之奉親奉匹馬卓上謂以一馬居前上首特出曰卓論語云如有所立卓爾一

馬中庭卓立九馬羅列于後先進者從西以次并列而東故曰西上擯者曰予一人傳王命將親受也侯氏升致命升堂致將受之命于王王撫玉以手撫摩其璧不撫帛也撫其玉不親受尊受卑者之禮與昏禮舅氏撫婦之贄同侯氏自奉其玉帛降西階下東面授大宰卽階下再拜稽首送幣不敢授之堂上也王旣受享侯氏自牽其馬出授王人異于常禮主人士受以出也事畢享禮畢

按鄭謂匹馬卓上之卓猶的也以素的一馬爲上書其國名後當識其何產鑿說也諸侯常貢安得異馬如屈產鄭小駟之類者此當世天馬西琛之事奈何以附會古禮

乃右肉袒于廟門之東乃入門右北面立告聽事擯者謁諸天子天子辭於侯氏曰伯父無事歸寧乃邦侯氏再拜稽首出句自屏南適門西遂入門左北面立王勞之再拜稽首擯者延之曰升升成拜降出

此諸侯述職待罪也覲享旣畢黜陟未分懼王或譴乃右肉袒請事凡禮事袒左刑人袒右肉袒袒衣見肉門東邊右也凡刑事尚右聽事猶言待罪告告擯者謁猶請也寧安也乃汝也屏南屏牆南天子屏在

門外侯氏旣得天子命遂出廟門由屏南適門西入廟門左北面復常位也勞安慰也升拜拜謝也

天子賜侯氏以車服迎于外門外再拜路先設西上路下四亞之重賜無數在車南諸公奉篋服加命書于其上升自西階東面大史是右侯氏升西面立大史述命侯氏降兩階之閒北面再拜稽首升成拜大史加書于服上侯氏受使者出侯氏送再拜儐使者諸公賜服者束帛四馬儐大史亦如之

此天子賜命諸侯書云車服以庸詩云何以予之路車乘馬又何予之玄衮及黼使人賜于館舍侯氏迎

于館門外路即車西上車設于西馬在車東車下四
馬馬別設車下無馬故云路下四亞之亞次列也重
賜加賜如金帛器用牲畜之類諸公天子三公師保
傳諸者不定唯所使也篋以盛服命書天子所錫命
侯氏策書上篋上大史掌策命右居諸公右述命宣
讀命辭兩階之間東西兩階中也
同姓大國則曰伯父其異姓則曰伯舅同姓小邦則曰
叔父其異姓小邦則曰叔舅饗禮乃歸
此記天子稱諸侯之辭伯叔父舅尊敬親愛之稱饗
禮饗與燕食之禮周禮掌客上公三饗三食三燕侯

伯再饗再食再燕子男一饗一食一燕歸反國也
按周道盛時小雅伐木歌諸父諸舅燕飲驩洽君臣
胥樂或寵命褒嘉稱謂之間極致優崇先王所以尊
尊親親之誼如是耳至于廟朝行禮辨分以天子父
其臣爲伯爲叔爲舅大邦小邦不復序爵雖兄弟婚
姻不論長幼尊卑槩曰伯叔正名謂何此東遷以後
頹風非文武之舊章文侯之命始作俑矣夫子删書
存之其有所慨也夫
諸侯覲于天子爲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
尺加方明于其上方明者木也方四尺設六色東方青
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玄下黃設六玉上圭下璧南
方璋西方琥北方璜東方圭上介皆奉其君之旂置于
宮尚左公侯伯子男皆就其旂而立四傳擯天子乘龍
載大旂象日月升龍降龍出拜日於東門之外反祀方
明禮日於南門外禮月與四瀆於北門外禮山川丘陵
於西門外祭天燔柴祭山丘陵升祭川沈祭地瘞
此節一家之說凡諸侯入覲天子率之以祀羣神壝
土爲宮于國門外四門每方一門中築土爲壇壇四
方十有二尋每方九丈六尺也壇上去地深四尺方
明四方上下神明以木爲主方四尺上下四旁各一

尺設六色每方一色象天地四方也設六玉每方以
其玉函木上上與東方皆圭上爲天帝東方帝所出
其玉同圭鋭象陽居上璧孔象陰居下璋半圭象半
陽居南璜半璧象半陰居北琥虎形象金猛居西圭
上刻象物生居東上介諸侯之相君之旂即諸侯之
旂置于宮豫識其君朝列之位也上左諸侯各以其
爵自東立而西不言面皆北面可知四傳擯公一侯
一伯一子男同一相禮者各以其等傳命見王于宮
而後從王以祭也馬八尺以上曰龍乘龍以龍馬駕
車也大旂大旗也象謂旂上畫日月交龍之象出由

宮出東門即壇宮東門反祀方明祀于壇上也先朝日後祀方明日爲明主東方生明迎日而反祀于壇上既祀又禮之者祀方明則合羣神而禮則各就其方位南北西門皆壇宮門日爲陽精故於南門月與四瀆陰精故于北門山川丘陵主成物故於西門皆於門外者望其神致禮也祭即禮也祭天神日月燔柴升煙以通之祭山丘陵升高以加之祭川沈物以委之祭地瘞物以實之皆所謂禮皆行于各門之外

○按鄭于此節引周禮四時之說與禮記明堂位牽合秋官司盟謂天子設壇郊外與諸侯同盟本文自明曉被其附合割强不可讀甚無謂也世儒標目以爲大朝覲之禮豈非以耳食者與

記○几俟于東箱○偏駕不入王門○奠圭于繅上

此節記前文之未備几設左右几于戶牖間俟于東廂几藏東夾室待行禮王即席乃設之偏駕解見第四節此申明諸侯乘墨車之義奠圭必于繅上開繅呈圭也申明瑞玉有繅之義

按覲禮在十七篇中獨簡當近情可信鄭註强補遂使天尊地卑明白易見之蹟反謂殘缺未備自騁胷臆增百世禮學疑障可怪也

卷十終

儀禮節解卷十一

郝敬習

喪服第十一

親死曰喪喪失也孝子不忍死其親如親尚在相失云爾服思念也服以表貌貌以象心服心也詩云無思不服易云古者喪期無數書云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喪服唐虞世已然至周乃有五服之等衰麻哭踊之數如是篇所傳後人益推廣之耳

子夏傳

凡篇內傳曰相承謂爲子夏作是未可知也服制斷自大夫以下天子諸侯缺焉是書多補葺于衰世非

盡先王之舊孔氏之遺經也經非盡自孔子出傳安必爲子夏作禮以飾情情發于哀最眞而禮行于喪最質夫子論禮之本曰與其奢寧儉喪與其易寧戚反本從質莫如喪子游云喪致乎哀而止篇內所言義從之等殤降之數布縷之多寡冠衰之易受極其煩雜無乃傷于易而遠于儉與自宿儒不能詳舉其數而欲顓蒙之衆學且習焉難矣說者謂周公制禮監二代而郁郁其斯之類蓋周公懲二叔之不率制禮辨微有之秩序等級自然不容易者是聖作之遺

其煩瑣苛細世所不用者强半豈盡周公之舊與

喪服斬衰(催)裳苴絰(迭)杖絞帶冠繩纓菅(姦)屨者傳曰斬者何不緝也苴絰者麻之有蕡者也苴絰大搹(尼)左本在下去五分一以爲帶齊(咨)衰之絰斬衰之帶也去五分一以爲帶大功之絰齊衰之帶也去五分一以爲帶小功之絰大功之帶也去五分一以爲緦麻之絰小功之帶也去五分一以爲帶苴杖竹也削杖桐也杖各齊其心皆下本杖者何爵也無爵而杖者何擔主也非主而杖者何輔病也童子何以不杖不能病也婦人何以不杖亦不能病也絞帶者繩帶也冠繩纓條屬右縫

冠六升外畢(句)鍛而勿灰衰三升菅屨者菅菲也外納(句)居倚廬寢苫枕塊哭晝夜無時歠粥朝一溢米夕一溢米寢不脫絰帶既虞翦屏柱楣寢有席疏食水飲朝一哭夕一哭而已既練舍外寢始食菜果飯素食哭無時

此斬衰之制喪服惟斬極重斷而不緝曰斬凡凶服上衣曰衰衰摧也衰毀襤褸之狀下曰裳正斬衰裳布三升義斬衰裳布三升半苴包也臃腫粗惡之狀苴絰杖謂絰與杖皆苴絞麻爲大繩圍首曰絰絞取固結緊急之意絰垤也痛憤凸(迭)起之狀麻在首之名絞帶絞麻爲要帶視首絰大小有差亦稱要絰杖以扶毀瘠竹爲之其狀亦苴冠喪冠斬衰冠布六升冠尊稍細于衣冠下不用布武以麻繩一條通屈爲武垂其餘爲纓曰繩纓菅茅屬菅屨結草爲屨傳曰作傳者釋上文之義緝編緝使齊不編緝但斬之耳蕡實也麻之有蕡枲麻之結實者詩云有蕡其實麻結實者根幹粗麤故曰苴搹扼通盈把曰搹或作搤一手所握也本謂麻根首絰以麻連根屈爲兩股并絞以根居左向下左爲陽向下爲天以象父也母喪反是齊衰之絰以下明五服皆有絞帶之制以補經

文之未備齊衰之絰斬衰之帶謂母服之首絰卽父服之要絰凡首絰大于要絰母服降于父服也五服皆有絰而要絰皆居首絰五分之四以爲差分必以五服有五等也帶卽要絰以爲帶卽以爲本服之要絰也削杖削木爲齊衰之杖木用桐哀同于父也削使方象地也杖各齊心長與胸齊也下本杖竹木皆以根居下杖之始設專爲扶病爵在則先貴者無爵則先喪主擔扶也非喪主而哀則以輔病凡斬服皆杖惟童子不杖以其幼小不備禮不能病也婦人亦不杖不迎送拜賓不勞苦亦不能病也條屬以小繩

一條爲冠武通屬無缺也右縫冠合縫偏右大功以上哀重皆尚右小功以下哀輕尚左吉冠武缺在後冠禮所謂缺項也冠六升用六升布爲之八十縷曰升六升四百八十縷也外畢冠縫以邊向外鍛洗治其布水不用灰不尚精潔也衰布三升倍麤于冠其鍛不灰同衰三升則裳亦三升也菲屝同草履也一名不借以其惡賤曰菲納收也收其草緒向外曰外納猶冠之外畢也倚廬倚木檐下爲苫廬編藁曰苫土墼曰塊溢搤通米盈握言食少也虞安也安鬼靈也旣虞則翦除倚廬屏蔽之草加柱楣下畧脩飾也朝夕哭哭有時異于初喪哭不絕聲也練謂期小祥易練冠也舍外寢不居倚廬亦不入內也素食無滋味之和也哭無時無每日朝夕哭之定時但思至則哭也

按五服絰皆絞麻爲之始死麻散垂成服絞據後經文齊衰以下帶皆言布不及麻何也言麻絰則該首要也古禮服有衣卽有帶言衰裳卽包帶篇末記衰裳之制亦不言帶猶言冕弁兼服也但禮服大帶用繒喪服大帶用粗布惟斬衰無布帶與冠纓同齊衰以下冠布武加麻絰布帶加麻帶故絰于斬衰言絞帶于齊衰以下言布帶也鄭謂布帶象大帶絞帶象革帶近是謂布帶爲要絰首絰象緇布冠缺項非也絰主麻帶主布絞帶與首絰同麻故可名要絰而布帶非絞麻安可名絰乎喪冠自有武何爲以絰象之假如環絰加于冠弁上又以何象冠弁乎又解升作登訓成據樂記男女無別則亂升史記作亂登詩云椒聊之實蕃衍盈升一手所把曰升織布牽縷以一手爲一升一指間挾十縷四指四十縷往復則八十縷也又云米一溢爲一升重二十兩二十四分升之一爲一溢非也溢與搤搹弁通謂一握米耳

父傳曰爲父何以斬衰也父至尊也

此以下皆言爲斬衰服之人五服皆先舉其制後歷數其人父不言親人皆知父親而不知父尊知父尊而不知其爲至尊也一氣初化乾道資始雖母亦後之故曰至尊凡禮主敬而尚尊聖人爲禮以義制恩人道所以別于禽獸此也故禮絕于事父尊之至也臣之事君資之而已

諸侯爲天子傳曰天子至尊也

此斬衰也諸侯於天子猶子於父亦至尊也此所謂資於事父以事之者也

君傳曰君至尊也
此斬衰也凡有土之主皆稱君喪則其臣皆爲斬衰
亦猶子於父也
父爲長子傳曰何以三年也正體於上又乃將所傳重
也庶子不得爲長子三年不繼祖也
此斬衰也父爲適長子喪亦斬衰三年蓋其父本宗
子繼祖禰之正體于上又將以宗祀之重傳之是以
三年也乃指父重謂宗祀庶子謂父本庶子非正適
所生長子亦無繼祖之重則不得爲三年喪服小記
云庶子不爲長子斬不繼祖與禰故也

按父爲子喪如父義未甚協
爲人後者傳曰何以三年也受重者必以尊服服之何
如而可爲之後同宗則可爲之後何如而可以爲人後
支子可也爲所後者之祖父母妻妻之父母昆弟昆弟
之子句若子
此斬衰也爲人後者謂爲所後之父服斬傳問何以
三年疑其與親生者有間也受重謂繼宗祀尊服斬
衰之服爲後者必同宗爲其初本一體也支子旁支
之子非適適則各繼其正體也支子旣爲其人之後
卽其人之子於所後者之祖父母卽曾祖父母也其
妻卽母也其妻之父母卽外祖父母也其妻之昆弟
卽舅也其妻昆弟之子卽內兄弟也皆如子之于父
故曰若子所以以父服服之
妻爲夫傳曰夫至尊也妻爲君傳曰君至尊也
此斬衰也妻爲夫服妾爲夫君服皆斬妾接也君主
也妾不敢匹適故稱夫爲君妾從夫如子從父妾事
夫如臣事君其尊同其服同
女子子在室句爲父布總箭笄髽衰三年傳曰總六
升長六寸箭笄長尺吉笄尺二寸子嫁反在父之室爲
父三年

此斬衰也男女稱子對父母爲子也女子重稱子別
于男子之爲子也女子旣嫁爲其父母期已嫁反在
父室父喪亦斬衰三年總以布覆髮猶男子之冠用
六升布笄簪也箭小竹以卷髮髽露紒也男子斬衰
始死投冠脫髦括髮齊加絻女子斬齊衰皆髽男子
成服加喪冠女子成服加惡笄布總衰三年與男子
同不言裳可知六升布四百八十縷也總長止六寸
取覆髻耳喪笄比吉笄短二寸獨于此詳者因明婦
人爲斬衰首服所異于男子者子嫁反以下明此女
子非未嫁之女未嫁與子同該首章爲父倒此旣嫁

反者也既嫁從夫無夫反則父為所天故喪父三年
與子同
按鄭以此章分三節解非也又謂女行于大夫以上
曰嫁行于士庶人曰適人据齊衰三月傳云嫁者嫁
于大夫然則士庶人妻反在父室不當為三年乎又
謂婦人衰不言裳者衣與裳不殊無据或因周禮王
后六服但言衣故附會之與詩云綠兮衣兮綠衣黃
裳此婦人自言己服也又曰衣錦褧衣裳錦褧裳叔
兮伯兮駕予與行此人刺婦人服也安在其為不殊
邪昏禮女純衣纁袡袡卽裳鄭避不殊之證解袡為

衣緣豈有言衣不及裳徒言緣者邪卽本記衣衽尺
寸各殊衽卽裳末別男女也始冠笄男女異記明言
之矣
公士句大夫之衆臣為其君布帶繩屨傳曰公卿句大
夫室老士句貴臣句其餘皆衆臣也君謂有地者也衆
臣杖不以卽位近臣君服斯服矣繩屨者繩菲也
此斬衰也公士謂諸侯之士與大夫之衆家臣各為
其君斬衰三年但加布帶與齊衰以下同屨麻繩不
用菅與不杖期以下同蓋爵貴者恩重盡服爵卑者
恩殺服損也公卿諸侯之卿大夫室老大夫家臣之

長士大夫之邑宰此皆貴臣得盡服餘皆衆臣布帶
繩屨也有地謂諸侯有社稷大夫有采邑衆臣布帶
繩屨皆杖但不以杖卽位異于貴臣杖卽位也近臣
閽寺之屬恩禮又殺于衆臣服無等惟視嗣君服服
耳菲卽屨也
按此亦斬衰但言布帶非遂廢麻也與下疏衰等布
帶同說詳首章
疏衰裳句齊句牡麻絰冠布纓句削杖布帶疏屨三年
者傳曰齊者何緝也牡麻者枲洗麻也牡麻絰右本在
上冠者沽古功也疏屨者藨蒯之菲也

此齊衰三年之制疏麤也斬衰布三升及三升半未
成布至四升始成麤布故曰疏衰裳斬衰先言斬齊
衰後言齊者斬則不復緝齊則先斷後緝牡麻無子
之麻麻無子者根幹稍細異于苴也絰首要絰冠用
布為武垂為纓外加麻絰削木為杖不以苴竹布帶
以同冠七升布為大帶不言絞帶者麻絰包舉矣疏
屨亦以草但菅則未成屨此成屨而麤惡猶疏衰之
於斬衰也斬衰不言三年齊衰言三年者斬皆三年
齊有不三年者三年齊重比于斬者也緝言齊也緝
其邊使齊異于斬也麻無子者曰牡枲麻苧麻可績

有子無子均爲枲非苴麻外別有牡麻但實不實耳
以牡麻連根屈爲兩股弁絞麻根居右向上右爲陰
向上爲地象母也三年之齊冠布七升沽苦通麤也
首服宜精功此用七升布麤功也斬冠六升不言沽
功者未成布也薦蒯皆草而較細于菅
按古者衣必有帶帶用帛雜記云麻者不紳不帛帶
垂紳如吉也今世齊功以下皆以麻帶代大帶與斬
衰同非古也據經惟斬無布帶衰齊以下布帶加絞
帶布帶卽禮衣大帶絞帶代禮衣之革帶也
父卒則爲母

此以下皆言爲齊衰三年之人母喪無父則爲齊衰
三年父在不得伸則齊期耳尊統于父也
繼母如母傳曰繼母何以如母繼母之配父與因母同
故孝子不敢殊也
此齊衰三年也繼母謂適母死父再娶之母如母謂
父卒亦三年也因母卽適母適爲繼因因適有繼適
繼相因故不敢殊
按鄭訓因母爲親母非也
慈母如母傳曰慈母者何也傳曰妾之無子者妾子之
無母者父命妾曰女汝以爲子命子曰女汝以爲母若
是句則生養之終其身如母句死則喪之三年如母句
貴父之命也
此齊衰三年也慈母養育成人之母恩同所生必父
妾父命爲母子乃可雖非父敵父旣命爲己母矣故
曰貴父之命
母爲長子何以三年也父之所不降母亦不敢降也
此齊衰三年也父爲長子斬三年則母不得不爲齊
三年父重母差輕子爲母齊亦輕于父也
按長子與父母同服此制禮者敬宗之義然子爲母
齊三年必父卒然後可母爲長子齊三年則是父在

亦然矣父能厭母而不能降子則母輕母不敢降子
而子降之則母愈輕此亦義之當賛者
疏衰裳齊牡麻絰冠布纓削杖布帶疏屨期者傳曰問
者曰何冠也曰齊衰大功句冠其受也緦麻小功句冠
其衰也帶緣各視其冠
此齊衰期之制絰帶杖屨與三年同重言者明爲義
屈實與三年同情也問者設問也斬衰三年冠皆六
升齊有三年有期不知冠之異同故言齊衰與大功
冠皆從所受受猶接也記云齊衰四升其冠七升以
其冠爲受受冠八升是也言齊衰初喪布四升冠布

七升既葬衰受冠布七升冠更受八升大功初喪冠
布八升既葬衰受冠布八升冠更受九升緦麻三月
小功五月緦麻以小功之冠爲衰小功以大功之冠
爲衰不言受者三月五月則既葬服除故無受傳本
明齊衰而及功緦附見也帶謂布帶不言麻帶同經
也緣謂深衣領袖帶與緣布稍細各視其冠布升數
父在爲母傳曰何以期也屈也至尊在不敢伸其私尊
也父必三年然後娶達子之志也
此以下皆爲齊衰期之人父在爲母齊期至尊謂父
私尊謂母父至尊而子又尊其母故曰私尊子爲父

屈而父爲子伸故子服雖期年已除父娶必三年後
繼以伸其子所不敢伸之志也志謂心喪
按尊尊親親天下之大義子云仁者人也親親爲大
義者宜也尊賢爲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
禮根于仁裁于義凡禮由義起故曰義以爲質禮以
行之知仁而不知義知親而不知尊禽獸是也禮以
別人道於禽獸故禮莫大于尊而親爲次尊父親母
禮之大義也
妻傳曰爲妻何以期也妻至親也
此齊衰期夫爲妻與母降服同母妻非等故傳設問

蓋妻與夫敵體共承宗廟啓後嗣親亦至矣故與母
同服
按爲妻期父在亦期父卒亦期也但父在適子爲妻
期而不杖適婦喪父爲主也庶子則否父没則否
出妻之子爲母傳曰出妻之子爲母期則爲外祖父母
無服傳曰絕族無施服句親者屬句出妻之子爲父後
者則爲出母無服傳曰與尊者爲一體不敢服其私親
也
此齊衰期也妻被出義與夫絕子之於母恩無可絕
雖父在出母猶杖期傳曰以下申明其義蓋出母杖

期似與見在之母無別然出母之服僅止于母若出
母之父母爲子之外祖父母則不爲服矣宗絕族也
傳曰又引古傳語絕族謂不相連屬之族母在內則
母族爲相連母出則族絕服無旁及施旁及也親者
謂母子屬續也孝經云父母生之續莫大焉母子至
親相續無絕所以母雖出子必爲期雖然父絕子屬
不幾于背父乎故惟庶子不繼正體者得服適子爲
父後者則不得服適子後父與父爲體父至尊也達
尊服私親是與至尊二體故不敢
按適子不得服出母此禮過嚴乃所以上義而先尊

也喪服少寧戚之意非必盡古人之舊

父卒繼母嫁句從句爲之服句報傳曰何以期也貴終也

此齊衰期繼母父繼娶非親生適母父死子幼從繼母嫁是始終相依也母喪則子爲期子喪則母亦然以報之傳疑從嫁之繼母何以母子同服蓋生相依而死相棄是無終也生依之死服之所以貴終終其爲母子之義也然則親母嫁從者其服可知

按繼母再嫁于先夫之誼已絕而爲之期使長子繼父者用此禮所云尊者一體謂何血屬之子尚不敢服其私親改節之婦乃食報于他于世俗往往有之于禮近濫傳義本疎闊而註疏力爲周旋未見盡協也

不杖麻屨者

此齊衰不杖期之制麻屨與疏屨異冠絰帶等皆與杖期同

祖父母傳曰何以期也至尊也

此以下皆爲不杖期之人孫爲祖父母不杖期祖父母之親不及父母而論分則父所尊也父所尊故亦曰至尊

按此有父在之正禮父沒適孫爲其祖三年以代父也禮各舉其正者斬衰首父齊衰首母不杖期首祖父母舉其正而凡不備者皆可義推矣

世父母叔父母傳曰何以期也與尊者一體也然則昆弟之子何以亦期也旁尊也不足以加尊焉故報之也父子一體也夫妻一體也昆弟一體也故父子首足也夫妻牉合也昆弟四體也故昆弟之義無分然而有分者則辟避子之私也子不私其父則不成爲子故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宮異居而同財有餘則歸之宗不足則資之宗世母叔母何以亦期也以名服也

此不杖期昆弟之子爲伯叔父母伯稱世者父之兄則小宗也繼世尊之故曰世伯叔父母非尊于祖父母何以與祖父母同服雖不尊于祖父母而實與祖爲一體父至尊又與父爲一體惟其一體所以同服若昆弟之子則我爲世叔父世叔父爲昆弟之子亦期尊爲卑服宜降而亦期何也世叔父非如祖父正尊旁尊也正尊可加尊而降卑旁尊不足以加尊昆弟子爲世叔父母期則世叔父母亦爲昆弟子期以報也雖然皆一體也故父子如頭足夫妻如判合昆弟如四肢父子一體則世叔父與祖非二夫妻一體

則世叔母與世叔父非二昆弟一體則父與世叔父非二所謂與尊者一體也但各有父子不得不分雖分亦終非二分殊而體一辟避同子各事其父故昆弟不得不避之是以分耳宮謂父子各居別宮各事其所尊宗小宗即世父母之宮名服謂旣名爲世叔母不得不從世叔父服服也

大夫之適子爲妻傳曰何以期也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也何以不杖也父在則爲妻不杖

此不杖期也夫爲妻杖期舅爲適婦大功常也大夫適子妻仍期不降何也大夫不以貴降適其于適子

婦大功仍大功也父不降而子又安可降乎所以大夫適子仍得爲妻期然不杖何也父在適婦之喪父主之父爲主子杖是奪其父主不敢也然則大夫庶子爲妻宜如何曰宜大功是父所降也欲爲期不可得也然則大夫庶婦喪亦爲主乎曰否則大夫以上降其妻乎曰否則何以獨言大夫期降自大夫始

按降服有四品君大夫以尊降公子大夫子以厭降公之昆弟以旁尊降爲人後者女子子嫁者以出降夫以尊降者爲辨分以出降者爲情殺可也若夫厭降者已非諸侯大夫而徙以父之所降已亦降旁尊降者已非君公而徙以爲公昆弟于所親亦降則似迂矣故鄭子曰古者無降上下各以其親世運有隆替親有不得不殺恩有不得不窮非古也權其通者惟達人乎

昆弟

此不杖期也昆弟卽兄弟昆同也同本曰昆弟弟也次弟曰弟凡親族齒相若稱兄弟同父稱昆弟後倣此同父相爲期也

爲衆子

此不杖期父爲庶子也若父大夫則降爲大功諸侯

絕矣

昆弟之子傳曰何以期也報之也

此不杖期伯叔父爲兄弟子兄弟子爲伯叔父亦然曰報

大夫之庶子爲適昆弟傳曰何以期也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也

此不杖期也父母于適子三年于庶子期昆弟相爲期大夫于庶子降爲大功于適子不降故大夫之庶子厭于父爲庶昆弟亦大功于適子之爲昆弟者仍期故曰父所不降子亦不敢降適言弟適少于庶者

也
適孫傳曰何以期也不敢降其適也有適子者無適孫
孫婦亦如之
此不杖期適子早死立適子之適子繼宗曰適孫死
則祖爲之期祖爲孫大功常也以其繼體加隆焉若
使適子在等孫耳無適庶之異也其于孫婦亦然無
適子有適孫乃有適孫婦不然孫婦等耳皆大功也
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傳曰何以期也不貳斬也
何以不貳斬也特重於大宗者降其小宗也爲人後者
孰後後大宗也曷爲後大宗大宗者尊之統也禽獸知

母而不知父野人曰父母何算焉都邑之士則知尊禰
矣大夫及學士則知尊祖矣諸侯及其大祖天子及其
始祖之所自出尊者尊統上卑者尊統下大宗者尊之
統也大宗者收族者也不可以絕故族人以支子後大
宗也適子不得後大宗
此不杖期也子出繼宗人則爲本生父母不杖期本
生父母亦以此反服曰報傳疑爲父服斬而降期何
也蓋既爲人後卽爲所後者斬若又爲所生者斬是
二斬也凡繼繼宗也宗爲大則所親爲小故舉宗法
明之大宗自始祖以下適長世世相傳合族人共宗

之小宗謂始祖適子之第二子亦以適長世世相承
五服內宗之大宗百世不遷小宗歷高曾祖考每四
世親盡則遞遷大宗繼祖小宗繼禰各同父以上各
以其四親爲小宗同父之適爲繼禰小宗同祖之適
爲繼祖小宗同曾祖之適爲繼曾祖小宗同高祖之
適爲繼高祖小宗此外則五服窮而不復相統矣以
彼各有五服內繼高祖下者自爲統也族人各有四
宗又共事其始祖之大宗故大宗尤重大宗絕必擇
族人支子繼之大宗尊小宗親小宗輕大宗重也今
人但知親小宗不知尊大宗知親不知尊知父母不

知祖宗則禽獸鄉人而已學士大夫諸侯天子德愈
尊則統愈遠此尊親大小之分也諸侯之大祖謂始
受封之君天子始祖所自出之帝如周人追祀帝嚳
之類上猶遠也下猶近也尊者德隆卑者德薄故所
統有遠近大宗不可絕爲族無統也絕則以支子後
適子不得後大宗各有所後也此見宗嗣至重爲人
子者不可輕爲人後既爲人後則不得復遂其私也
○按古立後惟宗非宗不後非支不後人君子不樂
爲人後惡背親也今世庶絕皆議後其謬者屈宗後
庶其尤謬者一子兩後一後兩子或獨子後人或無

子爭後利死者財產詭道百出貪戾無恥莫斯爲甚
昔夫子射于矍相之圃使子路延射曰敗軍之將亡
國之大夫與爲人後者不入餘皆入夫爲人後者至
與敗軍亡國者比志士仁人所以恥不爲也
女子子適人者爲其父母句昆弟之爲父後者傳曰爲
父何以期也婦人不貳斬也婦人不貳斬者何也婦人
有三從之義無專用之道故未嫁從父既嫁從夫夫死
從子故父者子之天也夫者妻之天也婦人不貳斬者
猶曰不貳天也婦人不能貳尊也爲昆弟之爲父後者
何以亦期也婦人雖在外必有歸宗曰小宗故服期也

此不杖期既嫁之女爲其父母與其兄弟之爲適長
者皆不杖期傳疑于於父宜斬不斬何也婦人既以
夫爲尊無復尊父之義故不貳斬者不貳天也其爲
適兄弟期者適子後父則家之小宗也婦人有故則
將歸焉故爲之期從其所親以殊于大宗之齊衰三
月者也
繼父同居者傳曰何以期也傳曰夫死妻穉子幼子無
大功之親與之適人而所適者亦無大功之親所適者
以其財貨爲之築宮廟歲時使之祀焉妻不敢與焉若
是則繼父之道也同居則服齊衰期異居則服齊衰三
月必嘗同居然後爲異居未嘗同居則不爲異居
此不杖期也前夫子謂母再嫁之夫曰繼父同居則
恩猶父也雖非血屬死亦爲期傳引舊傳明同居之
義見所以爲服非苟也妻穉夫死子幼無親與子再
適人非得已也子稱其人爲同居繼父非泛然同居
也設使子有大功之親則不得依他人爲父使其人
有大功之親則亦不得養他人爲子或私其財貨不
與同利易其宗姓使不得自奉其先祀或使其妻預
既絕之禮使鬼神不享有一於此則恩誼薄烏得稱
父必是數者兼備又獨父孤子終身相依如此眞繼

父矣然後可爲齊衰期年若三者備始同居而後異
居則但可爲齊衰三月若初未嘗同居于前數者無
一焉路人耳三月不可況期年乎
按婦人二夫女德虧矣喪服有繼父叔季委巷之禮
非古聖經制議禮者不可不思
爲夫之君傳曰何以期也從服也
此不杖期也臣爲君斬臣妻爲君期夫之所尊妻從
服也凡從服降正服一等
姑姊妹女子子適人句無主者句姑姊妹報傳曰無主
者謂其無祭主者也何以期也爲其無祭主故也

此不杖期姑於姪姊妹於昆弟女子子於父母適人
死父母昆弟姪爲大功常也若無後爲主則爲期加
憐也姑姊妹于姪昆弟死無主亦然以報也有主姑
姊妹適人者爲大功報不言女子子爲父母本期也
爲君之父母妻長子祖父母傳曰何以期也從服也父
母長子君服斬妻則小君也父卒然後爲祖後者服斬
此不杖期君凡有地者之通稱臣爲君之父母與妻
與長子與祖父母皆期六者皆君至親君服臣從服
君于父母與長子皆服斬君妻于臣爲小君與君同
尊君不降其妻臣從亦期也凡孫爲祖期以有父爲
後也若孫無父後祖亦服斬故君有以適孫繼祖服
斬者臣亦從服期凡從服降一等
按鄭謂此始封之君其祖與父未嘗爲君故臣無服
從君之服是也又謂父卒者爲君之孫宜嗣位早卒
今君受國於曾祖非也父卒爲祖後服斬此禮不專
爲君設凡孫於祖皆然此因臣從服君祖父母期明
君所以服斬之故衛輒繼祖援此禮但此祖父未嘗
爲君嘗爲君則臣亦服斬矣
妾爲女君傳曰何以期也妾之事女君與婦之事舅姑
等

此不杖期女君適妻之通稱婦爲舅姑期妾于正嫡
亦然舅姑于適婦大功庶婦小功
按鄭謂女君于妾無服非也旣云妾事女君如婦事
舅姑則女君視妾姑舅姑視婦可知舅姑于適婦大
功庶婦小功女君于妾亦然
婦爲舅姑傳曰何以期也從服也
此不杖期夫所至尊至親妻從夫服也匪夫則路人
耳誼雖戚不得不謂從
夫之昆弟之子傳曰何以期也報之也
此不杖期姪子爲世叔母世叔母之爲之也亦然故
曰報之
公妾大夫之妾句爲其子傳曰何以期也妾不得體君
爲其子得遂也
此不杖期父母爲衆子常也諸侯絕旁期爲衆子無
服大夫期降一等爲衆子大功妻與夫同體從其夫
降妾不與君同體各遂爲其子期
女子子爲祖父母傳曰何以期也不敢降其祖也
此不杖期前爲祖父母則男女包舉矣此復舉爲女
子子有適人者也不言適人何也嫌異于在室者也
專言女子子明適人在室同也祖至尊也以適人降

則大功與昆弟等昆弟可降祖不可降也然則父母何以降父母降與祖同猶可祖降與昆弟同不可

大夫之子爲世父母叔父母句子句昆弟昆弟之子姑姊妹女子子句無主者句爲大夫命婦者句唯子不報

傳曰大夫者其男子之爲大夫者也命婦者其婦人之爲大夫妻者也無主者命婦之無祭主者也何以言唯子不報也女子子適人者爲其父母期故言不報也言其餘皆報也何以期也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也大夫曷爲不降命婦也夫尊於朝妻貴於室矣

此不杖期也大夫之子厭于父凡旁期以下不得自

逐父所降子不得不降至于父所不降子安敢降也世父也叔父也世叔父之子也兄也弟也兄弟之子也六者皆言男子之爲大夫者也世母也叔母也姑也姊也妹也女子子也六者皆言婦人之爲命婦與無後者也大夫于旁期降于此有加無降故大夫子亦皆爲期然則何不直言大夫言大夫子蓋子之世叔父亦卽父之昆弟也其世叔父之子亦卽父之昆弟子也其昆弟卽父之衆子也其姑卽父之姊妹也其姊妹卽父之女子子也其倫同其爲服可互見也禮爲世叔父母昆弟昆弟子皆期大夫降爲大功而死者皆大夫貴敵則皆從期其世叔父母之子已謂從兄弟大功常也在父謂昆弟之子以彼爲大夫父旣爲期矣子之昆弟子貴者不降又可降父之昆弟子貴者乎故亦爲期父爲衆子期己昆弟卽父衆子以彼其貴父且不降子兄弟貴同者又可降乎此傳所謂男子之爲大夫父所不降子亦不敢降也其婦人之爲命婦者世母叔母見前父之姊妹曰姑女兄曰姊女弟曰妹與己所生女子子四婦者適人死爲大功常也大夫降爲小功以彼爲命婦貴敵則仍大功又以其無後加隆爲期大夫姑姊妹女子如此大

夫子于姑姊妹女子亦然此傳所謂婦人之爲大夫妻者父不降子亦不敢降也無祭主謂無親生子凡服人而人以其服反服之曰報世叔父母與子昆弟昆弟子姑姊妹皆以此服報之爵同親同無後同則其當降不降加等同也惟女子旣適人者于父母不杖期定禮不論貴賤有後無後不在報例

按此章鄭解全未曉暢又謂男女同不報尤非也

大夫爲祖父母適孫爲士者傳曰何以期也大夫不敢降其祖與適也

此不杖期也爲祖父母與適孫期常禮也大夫于期

降況祖父母適孫賤爲士降不可乎蓋祖至尊也適至重也雖大夫不敢以貴降所降惟旁期分卑情輕者而已

公妾以及士妾爲其父母傳曰何以期也妾不得體君得爲其父母遂也

此不杖期與前章妾爲子期義同舉國君及士見凡爲妾者皆得爲父母期也女子子適人者爲父母期前已列此疑妾爲夫與適壓不得遂者言

按鄭謂父母期雖女君不得降以傳體君之説爲誤非也傳未嘗謂女君可降其父母也謂妾之父母君

同凡人妾自爲重服逹君自遂似乎不可耳今以國君之貴尚不厭妾此父母之喪所以爲重傳安得誤鄭之紕繆如此其引春秋紀季姜義皆後儒强作春秋未可如此讀千古鐵障無人點破

疏衰裳齊牡麻絰無受者

此齊衰三月之制蓋齊衰之義服也親不足而尊有餘故爲三月齊衰處之不言冠帶屨與不杖同也不言三月言無受三月可知也禮三月既葬以初喪冠布易故衰曰受受接也義服稍輕三月即除故無受

○按疏衰重于大功大功九月而疏衰反三月何也重其衰所以隆尊也減其日月以殺恩也疏衰三月者分尊恩輕大功九月者分卑而恩重也

寄公爲所寓傳曰寄公者何也失地之君也何以爲所寓服齊衰三月也言與民同也

此以下爲齊衰三月之人寄公諸侯失其國而寄寓他國所寄寓之國君死則爲之齊衰三月首舉寄公明此服義重也與民同謂居此國即與此國民同民爲君服齊衰三月雖寄公不易也

按寄公爲所寓之君服齊衰亦衰世之禮先王盛世何得有寄公

丈夫婦人爲宗子宗子之母句妻句傳曰何以服齊衰三月也尊祖也尊祖故敬宗敬宗者尊祖之義也宗子之母在則不爲宗子之妻服也

此齊衰三月也丈夫謂族人男子與大宗絶屬者婦人謂族人絶屬者之妻與女子子之在室者宗子謂繼始祖大宗祖之正體也尊祖則敬宗服宗子之母與妻敬宗子也宗子母在宗廟之內政母猶主之故不爲其妻服

爲舊君句君之母句妻句傳曰爲舊君者孰謂也仕焉而已者也何以服齊衰三月也言與民同也君之母妻

則小君也

此齊衰三月也舊君嘗仕于其國非故家世官也偶見用而遂去之恩輕誼薄如中下士庶人在官輩與民未遠今不仕與民同服君之母謂民爲本國君之母夫人服也君之妻謂民爲本國君夫人服也國人皆稱小君與君同尊故皆爲齊衰三月非謂舊仕者也

按鄭謂爲小君服恩深于民是以母妻之服指仕焉而已者非也

庶人爲國君

此齊衰三月也鄭氏曰不言民言庶人庶人或有在官者是也義與上章互見

大夫在外其妻長子爲舊國君傳曰何以服齊衰三月也妻言與民同也長子言未去也

此齊衰三月大夫奔他國獨其妻子去妻嘗爲命婦去則與國人同其宗族在舊國其長子或不去則與民同去則無服

按鄭謂古者大夫不外娶婦人歸宗往來猶民鑿説也所引春秋傳非經義先王封建小者不過五十里若大夫皆限境內婚同姓又不通則女亦不足矣

繼父不同居者

此齊衰三月繼父同居解見前不同居謂繼父續生子使其妻前夫之子別居昔嘗同居恩深故爲齊衰三月

曾祖父母傳曰何以齊衰三月也小功者兄弟之服也不敢以兄弟之服服至尊也

此齊衰三月也五服論布斬衰三升齊衰四升總衰四升半大功八升九升小功十升十一升其總衰惟諸侯之大夫爲天子服餘五服父斬母齊祖大功曾祖小功高祖緦麻此常數應爾然大功從兄弟

之服也故不以服祖而以齊衰期年小功尤從祖兄弟之服也豈可以服其曾祖乎故爲之齊衰三月此謂不敢以兄弟之服服至尊也然則高祖又可以緦麻之服服乎亦齊衰可知本文不及高祖世太遠身以上鮮有及者兼子以下則曾祖包舉矣

按齊衰三月專爲尊者之義服功爲兄弟之服緦爲外親之服大較似此

大夫爲宗子傳曰何以服齊衰三月也大夫不敢降其宗也

此齊衰三月前言丈夫婦人爲宗子此又言大夫疑

大夫貴可降耳大夫不降則宗子重可知

舊君傳曰大夫爲舊君何以服齊衰三月也大夫去君歸其宗廟故服齊衰三月也言與民同也何大夫之謂乎言其以道去君而猶未絕也

此齊衰三月也前言舊君謂嘗仕焉而已者此則仕而貴爲大夫者也歸其宗廟謂故家世族誼無可絕以禮致仕非奔放之比前舊君服言與民同者無官削籍本與民同此與民同者致臣而去退自處于編氓者也故傳設言何大夫以明之

曾祖父母爲士者句如衆人傳曰何以齊衰三月也大

夫不敢降其祖也

此齊衰三月承上大夫言大夫曾祖父母爲士大夫服之如衆人齊衰三月不敢降也

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曾祖父母傳曰嫁者其嫁於大夫者也未嫁者其成人而未嫁者也何以服齊衰三月不敢降其祖也

此齊衰三月前言爲曾祖父母則女子在其中矣此疑既嫁與未嫁異特舉之傳知爲大夫妻者承上大夫言惟大夫妻有降服未嫁不降人知之已嫁不降人不知成人乃備禮故曰其成人未嫁者也

按女子嫁者爲其父母降一等不降其祖與曾祖何也尊服自期以上惟齊衰三月耳大功以下服至尊者不用故傳曰不敢以兄弟之服服至尊父母三年可降爲期祖之齊衰期降則大功曾祖之齊衰三月降則無服故齊衰三月者古人濟尊服之窮而通其變不可以復降也故居尊服緦

大功布衰裳牡麻絰無受者

此降服大功之制皆本服斬齊以未成人殤死而降在此者禮殺情切哀重于大功故次齊衰居正大功先其布鏤功麤故曰大功不言冠帶屨與疏衰同不

言月數或七或九其各條無受者七月九月節本衰絰緦限不以既葬易輕服情重也

子句女子子句之長殤中殤傳曰何以大功也未成人也何以無受也喪成人者其文縟辱喪未成人者其文不縟故殤之絰不樛救垂蓋未成人也年十九至十六爲長殤十五至十二爲中殤十一至八歲爲下殤不滿八歲以下爲無服之殤無服之殤以日易月以日易月之殤殤而無服故子生三月則父名之死則哭之未名則不哭也

此以下皆爲殤服大功之人殤傷也夭死曰殤首子

女殤多子女也父母爲男女期童幼未可齊衰故降服大功男女二十冠笄始成人未二十死皆殤而父母于子最切故殤服先于子女繁文曰縟既葬易衰受冠乃所謂縟文也情直禮簡故無受摎作絞猶校庠作膠庠言不絞其帶麻之垂者大功以上小斂襄絰散帶成服後絞小功以下初即絞殤麻雖成服不絞未成人禮簡亦不受之類無服之殤傷之而已不爲之服也以日易月應服七月者哀傷不過七日應服九月者哀傷不過九日如不飲酒不作樂之類子生三月命名以上殤則哭不及三月殤亦不哭

儀禮節解　卷十一　三十一　喪服

按小斂帶散麻以始死哀甚也故成服後即絞殤麻終不絞不尤甚于斬齊邪此禮似未協以日易月鄭謂生一月者哭一日尤非也有如八歲殤當百日哭邪

叔父之長殤中殤姑姊妹之長殤中殤昆弟之長殤中殤夫之昆弟之子女子子之長殤中殤適孫之長殤中殤大夫之庶子爲適昆弟之長殤中殤公爲適子之長殤中殤大夫爲適子之長殤中殤其長殤皆九月纓絰其中殤七月不纓絰

此殤大功也叔父姑姊妹昆弟夫之昆弟之子女子

子適孫大夫庶子爲適昆弟以上七者若成人皆齊衰期君之適子大夫之適子若成人繼體皆斬衰三年今殤皆降爲大功君大夫特言適子者諸侯于庶子絕無服大夫于庶子降一等惟適重長殤九月中殤七月不言下殤降在小功也成人大功首絰不屬皆有纓結項後中殤大功七月首絰如環無纓殺也

按尊屬之殤止于叔父姑自世父以上長于父則無殤父母雖殤不在殤服之等其爲斬齊猶之成人也有如十八之父母死爲長殤四五歲之孤兒九月服即除可乎古者男女年十二以上皆可冠笄苟男已

儀禮節解　卷十一　三十二　喪服

冠娶女已笄嫁雖殤猶成人也喪服小記云丈夫冠而不爲殤婦人笄而不爲殤爲後者各以其服服故魯人不殤童子汪踦變通在時凡禮皆然

大功布衰裳牡麻絰纓布帶三月受以小功衰即葛九月者傳曰大功布九升小功布十一升

此正服大功之制爲成人也情微輕故大殤絰首要絰纓首絰亦如要絰不屬以纓結于項後大功以上皆然獨于此言者以別于前中殤七月不纓絰者也布帶以布爲大帶五服同詳前三月既葬之月以小功布爲衰易始死所服大功衰也大功之冠小功之

衰接其冠布以爲衰曰受卽就也去故就新曰卽去
故麻帶就新葛帶禮旣葬帶絞葛易麻卽葛九月謂
以葛帶絰九月之期也者指下各爲服之人
按雜記喪冠條屬謂冠武連屬不缺則不用纓士冠
禮緇布冠缺項青組纓屬于缺不屬故以纓結之喪
冠無缺別于吉也而首要絰皆不屬首絰有纓大功
以上同惟小功以下首絰屬不用纓所謂環絰也今
世五服首絰皆屬非古也鄭註未曉
姑姊妹女子子適人者傳曰何以大功也出也
此以下皆爲正服大功之人姑姊妹女四者已嫁死

皆大功在室皆期可知故不杖期條不及凡不及者
倣此
從父昆弟句爲人後者爲其昆弟句傳曰何以大功也
爲人後者降其昆弟也
此大功也從父昆弟謂世叔父之子于己爲從昆弟
昆弟以同父爲正雖同父而身出繼宗人則親昆弟
猶從也故其服與從同傳釋爲人後者言苟非爲人
後則親昆弟期然則昆弟爲爲人後者服同可知
庶孫
此大功也庶孫謂衆孫異于無父繼祖之適孫也孫

于祖皆期祖于孫皆大功尊卑之殊也
適敵婦傳曰何以大功也不降其適也
此大功也適婦適子婦子爲父後故父爲其婦大功
雖大夫不降適也
女子子適人者爲衆昆弟
此大功也衆昆弟非適也女子未適人爲衆昆弟期
君父沒昆弟爲父後者雖已適人亦期
姪句丈夫婦人句報句傳曰姪者何也謂吾姑者吾謂
之姪
此大功也兄弟之子曰姪男女之通稱丈夫婦人皆

謂姪也姑爲姪男女大功姪男女爲其姑適人者亦
報以大功
夫之祖父母世父母叔父母傳曰何以大功也從服也
夫之昆弟何以無服也其夫屬乎父道者妻皆母道也
其夫屬乎子道者妻皆婦道也謂弟之妻婦者是嫂亦
可謂之母乎故名者人治之大者也可無愼乎
此大功也夫之祖父母伯叔父母夫爲服期則妻從
夫服降一等爲大功傳言從服者明婦人無常秩所
從尊亦尊所從卑亦卑分尊者從以體夫也故爲夫
之祖父母伯叔父母大功分敵者無從以遠別也故

于夫之昆弟無服嫁于父則爲母嫁于子則爲婦婦人所以嫌疑無常也兄妻非母弟妻非婦服兄弟之妻者無名服夫之昆弟者又何名乎

按檀弓云叔嫂之無服也推而遠之娣姒則相爲服古人欲緣是遠男女之別然男女相爲從服者多矣何獨叔嫂不然同居之戚死而不爲服安在昆弟之爲四體也今禮叔嫂相爲小功近之

大夫爲世父母叔父母子昆弟昆弟之子句爲士者句

傳曰何以大功也尊不同也尊同則得服其親服

此大功也世父母以下五者本皆期服大夫以貴皆

降一等子庶子也爲士者謂世父以下皆爲士士卑故大夫不爲盡服如皆大夫各以所親服期

公之庶昆弟大夫之庶子爲母妻昆弟傳曰何以大功也先君餘尊之所厭不得過大功也大夫之庶子則從乎大夫而降也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也皆爲其從父昆弟之爲大夫者

此大功也諸侯之庶昆弟是先公之庶子爲大夫者與大夫之庶子此二人于所生母與其妻及其同母庶昆弟皆降期爲大功公庶昆弟之降也以其父爲諸侯之餘尊壓之不得自遂也大夫之庶子以大夫之期皆降故從之也苟父之所不降如世叔父與昆弟彼此皆大夫則皆大功貴同也如從父昆弟爲士則降爲小功矣

按鄭氏以皆爲其從父昆弟之爲大夫者别爲一章非也

爲夫之昆弟之婦人子適人者

此大功也婦人子適人者即齊衰三月繼父妻之子也此爲之服者即前夫之昆弟婦所謂娣姒而夫死寡居者也其夫之昆弟死其妻穉子幼與其子適人死則先伯叔母爲大功禮世叔母于夫昆弟之子不

杖期今從其母再嫁降爲大功繼父傳云子無大功之親此其有齊期之親者而亦從母適人故降也

按鄭謂婦人子爲女子子若是則出嫁之姪女齊衰期言昆弟子不杖期言夫之昆弟子則該女子子言期則該出嫁大功不應于此復言昆弟之女子子也言則當直據其夫不宜言爲夫不言女子言婦人義甚明或曰何不舉夫之世父叔父必舉昆弟曰若是于婦人子爲從叔嫂不相爲服故獨舉昆弟也

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傳曰嫁者其嫁於大夫者也未嫁者成

人而未嫁者也何以大功也妾爲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下言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者謂妾自服其私親也

此大功也君猶主也妾謂夫爲君謂嫡爲女君庶子女子子皆夫君之血屬不言長子長子三年大夫不降適也必言君明非妾親生子也大夫女嫁于大夫爲大功不降未嫁無屬降期爲大功君之黨卽大夫庶子與女子子女君同大夫服妾同女君服也世父母以下妾私親皆大功如常妾不體君得自遂也

按此節文義甚明鄭謂有錯簡非也彼以大夫之妾爲君庶子別爲一條安得不疑爲錯簡乎鄭以傳爲不足信世儒纂禮欲併傳棄之鄭實始作俑矣

大夫大夫之妻大夫之子公之昆弟爲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大夫者君爲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國君者傳曰何以大功也尊同也尊同則得服其親服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不得禰先君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不得祖諸侯此自卑別於尊者也若公子之子孫有封爲國君者則世世祖是人也不祖公子此自尊別於卑者也是故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封君之子不臣諸父而臣昆弟封君之孫盡臣諸父昆弟故君之所爲服子亦不敢不服也君之所不服子亦不敢服也

此大功也自大夫以下四等皆以貴得降其所親姑姊妹女既嫁者大功宜降然嫁于大夫則貴敵仍大功也君諸侯尤貴姑姊妹女嫁宜無服然嫁于諸侯則貴敵仍大功也皆尊同故耳諸侯之子下因以尊降親之義推廣言之見尊尊親親並行不悖也諸侯之公子亦庶子之爲大夫者父廟曰禰祖是人謂子孫以始受封者爲始祖也卑別于尊尊別于卑此見尊尊之爲大也始封不臣諸父兄弟再世不臣諸父此見親親之爲大也封君之孫以下明尊親相爲輕重而服之升降所以生也

繐歲衰裳牡麻絰既葬除之者傳曰繐衰者何以小功之繐也

此繐衰之制布細而稀者曰繐卽小功布升數較少故居小功先專爲諸侯之大夫服天子設也縷細其情輕也數少其分尊也天子七月而葬此服既葬卽除故居九月下五月上不言冠帶屨與大功同

諸侯之大夫爲天子傳曰何以繐衰也諸侯之大夫以時接見乎天子

此爲繐衰服之人諸侯之大夫下大夫以上皆是天

子喪而諸侯之大夫往會、既不可以陪臣服斬、又不
可以無服、入見、故爲之繐衰、以時、謂未葬七月內、接
見天子、謂如京師、士庶人皆不得服

小功布衰裳澡早麻帶絰五月者

此降服小功之制、本皆期以下、因殤降、情重故居正
小功先、小功布、布功細于大功也、澡麻、洗治其麻、帶
絰、要絰、明非首絰、麻用洗治、輕也、易服者、易輕者、男
子重首絰、與大功麻同、而要絰稍輕、須洗治也、五月、
小功之限、不言無受可知、以澡麻帶絰五月之期、既
葬不易葛、所以重于正小功

按五服皆枲麻、絞帶與首絰同、至小功以下、絞帶總
細、麻麤連本者不可用、乃加澡湅、既澡則絕本可知、
惟下殤小功以期親降、麻雖澡不絕本、帶麻不絕、首
絰可知、下殤不絕、中長殤可知、殤小功不絕、大功以
上可知、惟小功麻澡、大功以上不澡可知

叔父之下殤、適孫之下殤、昆弟之下殤、大夫庶子爲適
昆弟之下殤、爲姑姊妹女子子之下殤、爲人後者爲其
昆弟、從父昆弟之長殤、傳曰、問者曰、中殤何以不見也、
大功之殤、中從上、小功之殤中從下

此以下皆爲服殤小功之人、叔父至女子子、成人皆
期、下殤、皆降在小功、爲人後者、爲其親昆弟、從父昆
弟、成人皆大功、下殤亦降在小功、獨言下殤、中長其
在大功、傳問中殤何以不見者、殤有長中下三等、功
服惟大小二等、故傳以情輕重、變通于上下之間、大
功小功、謂殤服降在大功者情重、寧以中從上、降在
小功者情輕、則以中從下可也、叔父以下、中殤在大
功、而此又云中殤從下、然則中殤十二三以下者從
小功亦可耳

按三殤之等、分疏煩瑣、故傳融會其旨、此章以殤服
權其中、緦麻章又以成人服權其重、此言大小功、緦

麻亦可推矣、盡以小功律大功、則小功之中殤從下、
始以緦麻律小功、則小功之中殤又從上、以大功律
齊衰、則大功之中殤又從下、情重者升、情輕者降、意
自通融、而鄭註固執作解、所謂惟厖之類不能方者、
其鄭康成之于禮乎

爲夫之叔父之長殤、昆弟之子、女子子、夫之昆弟之子、
女子子之下殤、爲姪、庶孫、丈夫婦人之長殤、大夫、公之
昆弟、大夫之子、爲其昆弟、庶子、姑姊妹女子子之長殤、
大夫之妾爲庶子之長殤

此殤小功也、夫之叔父、成人則大功、今長殤則小功

世叔父母爲姪男女成人皆齊期長中殤則皆大功今下殤則小功姑爲姪男女祖爲庶孫男女成人則皆大功今長殤則皆小功大夫與君之庶昆弟爲大夫者與大夫之適庶子此三貴人各爲其昆弟與庶子與姑姊妹女子子七等成人本皆大功今皆長殤降爲小功凡殤無大夫故大夫于殤無敵貴皆降也大夫之妾爲庶子卽大功章云妾爲君之庶子大功者彼成人也此長殤降爲小功

小功布衰裳牡麻絰卽葛五月者

此正服小功之制爲成人服輕于殤故夫之牡麻洗

治之牡麻不言澡同也絰兼首要不言冠纓屨同也卽就也葛謂三月旣葬以葛帶易澡麻帶所以異于降服小功也衰不變而帶變以故衰就葛帶終五月之期

從祖祖父母句從祖父母句報句從祖昆弟句從父姊妹句孫適人者句爲人後者爲其姊妹適人者

此以下皆爲正小功服之人從祖祖父母者曾祖之子祖之親兄弟也從祖父母者從祖父之子父之從父昆弟也皆爲之小功從祖祖父母與從祖父母亦以小功反服曰報從祖昆弟者父之從父昆弟之子

卽已之再從兄弟亦爲小功從父姊妹者父昆弟之女不論在室適人皆小功孫適人者子之女已嫁者小功在室則大功爲人後者出繼宗人爲其姊妹適人者小功在室則大功如非爲人後則在室姊妹期

爲外祖父母傳曰何以小功也以尊加也從母丈夫婦人報傳曰何以小功也以名加也外親之服皆緦也

此小功也外祖父母者母之父母大畧同姓之服終于小功異姓之服始于緦麻外祖得爲小功以母之所尊加厚也從母母之姊妹丈夫婦人謂母與姊妹所生男女母之男女以此服從母從母亦以此服報

之從母之男女以此服母母亦以此服報之以名謂旣名其爲母則不得以外親服服故加緦麻爲小功也外親之服謂本非骨肉而恩誼相聯特爲緦麻處之故緦麻三月以厚外親亦猶齊衰三月以隆內尊也緦麻以聯其疏齊衰以殊其卑皆止于三月酌天時適其變也

夫之姑姊妹娣姒婦報傳曰娣姒婦者弟長也何以小功也以爲相與居室中則生小功之親焉

此小功也夫之姑是舅之姊妹姊妹謂夫之姊妹娣姒者兄弟之妻相謂也爻適曰娣似姒曰姒以娣自

謂以姒謂彼娣娌之通稱猶男子同輩呼彼曰兄自
稱曰弟也傳以弟長釋之言自弟而長彼也生小功
之親言本非親因同室相親爲小功也
按鄭謂娣姒婦爲兄弟之妻相名是也謂長婦稱穉
婦爲娣婦娣婦稱長婦爲姒婦失之
大夫句大夫之子句公之昆弟句爲從父昆弟句庶孫
句姑姊妹女子子適士者句大夫之妾句爲庶子適人
者句庶婦
此小功也從父昆弟庶孫本皆大功以尊降一等爲
小功姑姊妹女子子本皆期以適人降一等又適士

降二等爲小功大夫之妾爲庶子適人者爲大夫之
庶女子適士者也在室則大功適大夫亦大功今適
士小功所謂從女君服君之黨是也庶婦爲舅姑期
舅姑再降爲小功者爲其殊于適婦也
君母之父母句從母傳曰何以小功也君母在則不敢
不從服君母不在則不服
此小功也妾子稱適母曰君母君母之父母適子之
外祖父母也從母君母之姊妹也妾子于二人情本
不相屬特以君母故不敢不從服若君母不在無服
○按服爲哀節戚爲喪本服由情生貌以飾情仁人
之于喪非以不敢不服服也欲服而不敢服則有之
不欲服而不敢不服則幾乎偷矣君母在不敢不服
斯禮也雖聖人無如之何聖人于禮人情耳人情所
不敢聖人因之尊尊親親所以不得不相爲用也
君子子爲庶母慈己者傳曰君子子者貴人之子也爲
庶母何以小功也以慈己加也
此小功也君子謂君與女君所生子是大夫公子適
妻之子重言子明異于士庶人與妾子之爲子也庶
母父衆妾慈己謂非慈母而有慈養之恩者然無父
命爲母子之義故與慈母殊慈母如母庶母緦麻貴

人降則絕此慈己者分不及慈母而情厚于庶母故
不從降例爲之服小功禮記曾子問疑慈母無服蓋
誤以此母爲慈母如母者耳
緦麻三月者傳曰緦者十五升抽其半有事其縷無事
其布曰緦
此緦麻服之制緦絲通布縷細如絲以爲衰裳麻爲
絰曰緦麻三月而除服最輕者十五升朝服布千二
百縷也抽除其半六百縷也有事謂湅治其縷後織
使滑易也無事其布謂成布則不治也
族曾祖父母族祖父母族父母族昆弟○庶孫之婦庶

孫之中殤○從祖姑姊妹適人者句報句○從祖父從祖昆弟之長殤○外孫○從父昆弟姪之下殤○夫之叔父之中殤下殤○從母之長殤句報

此以下緦麻三月之人族曾祖父母者曾祖之親昆弟也族祖父母者族曾祖父之子祖父之從父昆弟也族父母者族祖父母之子父之從祖昆弟也族昆弟者族父母之子己之三從兄弟也皆親盡無服而骨肉相屬故以族名族屬也大傳云四世而緦服之窮也此所謂四緦麻者也庶孫之婦與適孫婦殊爲之緦則適孫婦小功可知庶孫成人大功長殤小

功今中殤則緦從祖姑是從祖祖父之女父之從姊妹也從祖姊妹是從祖之孫女己之再從姊妹也本皆小功爲出適降一等則緦彼亦皆以緦反服曰報從祖父者從祖祖父之子父之從父昆弟己之再從世叔父也從祖昆弟己之再從兄弟也二者本皆小功長殤各降一等則緦女適人生子曰外孫外祖爲之緦從父昆弟本大功長殤小功下殤則緦出適之姑爲姪大功長中殤小功下殤則緦夫之叔父本大功長殤小功中下殤則緦從母母之姊妹本小功長殤則緦從母之服之也亦然

庶子爲父後者爲其母傳曰何以緦也傳曰與尊者爲一體不敢服其私親也然則何以服緦也有死於宮中者則爲之三月不舉祭因是以服緦也

此緦麻也庶子妾生子父沒無適子而庶子繼體者不得爲所生母盡服服緦耳傳疑太輕引古傳以明正體之義己母非正體是己私親故不敢盡服然臣僕死于宮尚爲哀戚廢祭祀而況所生乎是以爲緦○按嫡庶之分嚴己然子以母貴理亦至公豈得謂爲私親制禮者主尊適而干人情亦甚悶矣宮中有死者非所以況于生我也世儒動引春秋附會春秋

未嘗輕絕人母子後儒鑿說耳

士爲庶母傳曰何以緦也以名服也大夫以上爲庶母無服

此緦麻也庶母謂父衆妾以名以母之名大夫以上分尊故庶母之服降而絕惟士爲緦

貴臣貴妾傳曰何以緦也以其貴也

此緦麻也貴臣貴妾凡臣妾受顧託者家國皆有之

乳母傳曰何以緦也以名服也

此緦麻也乳母哺乳之母外人婦代食子者內則云大夫之子有食母之類非其所生子亦非其父妾本

不名母而以乳得名本無服而以名得服

從祖昆弟之子句曾孫句父之姑

此緦麻也從祖兄弟之子是再從兄弟所生子謂己爲族父母者也曾孫于曾祖以服次論子期孫宜大功曾孫宜小功而爲緦者曾孫于曾祖齊衰三月曾祖爲之小功是反五月矣故不可父之姑祖之姊妹視父爲姪視己爲歸孫歸孫爲父之姑亦緦

從母昆弟傳曰何以緦也以名服也

此緦麻也從母昆弟是母姊妹之子本非昆弟以從母得昆弟名故爲之緦

甥傳曰甥者何也謂吾舅者吾謂之甥何以緦也報之也

此緦麻也姊妹之子曰甥母之昆弟曰舅舅甥相爲緦故曰報之

按母之姊妹與兄弟同也從母小功而舅緦麻者從母近母以名加也

婿傳曰何以緦也報之也

此緦麻也女父母爲婿緦婿于女父母亦緦

妻之父母傳曰何以緦從服也

此緦麻也妻爲其父母期夫從其妻降三等凡妻從夫服降一等子從父降二等夫從妻降三等

姑之子傳曰何以緦報之也

此緦麻也姑之子父黨也是爲外兄弟相爲緦

舅之子傳曰何以緦從服也

此緦麻也母舅之子母黨也是爲內兄弟從從母服也母于昆弟之子大功子從以緦

夫之姑姊妹之長殤○夫之諸祖父母報

此緦麻也夫之姑姊妹成人則小功長殤則緦夫之諸祖父母謂夫從祖祖父母與從祖父母夫有小功服者妻降爲緦諸祖父母亦以緦反服之

君母之昆弟傳曰何以緦從服也

此緦麻也君母適母妻子爲適母之昆弟緦從適母也

從父昆弟之子之長殤昆弟之孫之長殤○爲夫之從父昆弟之妻傳曰何以緦也以爲相與同室則生緦之親焉

此緦麻也從父昆弟之子與親昆弟之孫成人皆小功今長殤皆緦夫之從父昆弟之妻是同堂娣姒也降于親娣姒一等亦緦親娣姒稱同居從娣姒稱同室親疎之差也

長殤中殤降一等下殤降二等齊衰之殤中從上大功之殤中從下

此因上言殤服而總明三殤輕重相權之等亦猶殤小功第二節云上下從之義長中殤稍尊各視成人服降一等下殤尤卑降成人服二等長中併降一等者即中從上寧厚之意下殤降二等者降于長又降于中依常法也齊衰之殤謂成人服本齊衰爲殤降者雖中殤亦從上殤服所謂降一等也大功比齊衰稍輕以中從下可也不言小功緦麻輕重損益視此可知此殤服之大凡也

按鄭謂此妻爲夫之親殤服豈獨夫之親有殤耳

記○公子爲其母練冠麻麻衣縓緣爲其妻縓冠葛絰帶麻衣縓緣皆旣葬除之傳曰何以不在五服之中也君之所不服子亦不敢服也君之所爲服子亦不敢不服也

此以下至末雜記前禮之未備公子謂諸侯妾生子爲其母爲所生母練冠三年小祥之冠以練熟布爲之麻謂以麻爲首要絰麻衣謂以緦麻布爲深衣縓淺絳色再一入爲縓緣衣領袖諸侯妾之子壓于所尊于所生母不得自伸爲此服以變于吉也爲其妻以淺絳帛爲冠變于緇玄冠也絰葛爲首要絰輕于麻也亦以壓于所尊不得爲妻遂也傳言此練冠縓冠等不在斬齊功緦五服之內蓋妾與庶婦諸侯絕無服公子不敢服爲此濟五服之窮非常禮也

大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子於兄弟降一等爲人後者於兄弟降一等報於所爲後之兄弟之子句若子句兄弟皆在他邦加一等不及知父母句與兄弟居加一等傳曰何如則可謂之兄弟傳曰小功以下爲兄弟

前言昆弟至此言兄弟者昆同也同父母者也兄況也增長之名親曰昆弟族曰兄弟婚姻異姓亦稱兄

弟鄭云兄弟猶言族親是也此條所降之兄弟皆指再從小功以下族親大夫公昆弟以尊降大夫子以厭降小功兄弟降一等則緦是以大夫無緦服凡兄弟降皆於士也尊同則不降於士降則絕矣故大夫無緦服爲人後謂出繼宗人則小功兄弟皆降一等其所降之兄弟亦如其降反之所爲後之兄弟謂已所後之父之衆兄弟也之子謂所爲後之父之衆子也於其衆兄弟事之如世叔父於其衆子待之如親昆弟若子即如所後者之親生子也兄弟同在他邦加一等爲其死於外別無親屬也年幼喪父母依兄

弟同居加一等爲其有恩于己也此單兄弟皆内外族親有緦小功服者或本無服而誼重者皆可爲服故傳申明爲兄弟者皆小功以下若大功以上在親者之限不必言加矣

朋友皆在他邦袒免歸則已○朋友麻

同門爲朋同志爲友袒哭將踊而露其左臂也免作絻免冠加布于首也袒衣必免冠先袒後免曰袒免朋友死于外已代主故袒免柩歸則止有主者矣麻

麻經朋友不在五服内既與其喪必爲加麻

君之所爲兄弟服室老降一等夫之所爲兄弟服妻降一等

君謂公卿大夫有家臣者兄弟服謂小功兄弟之服皆旁親也室老貴臣近君一體略示相從之意爲降一等服其餘有司不必服矣夫之重服則妻與同如疏屬小喪則妻降一等前于尊親大喪從服皆有等

此括諸未備輕服言也

庶子爲後者爲其外祖父母句從母句舅句無服不爲後如邦人

庶子爲後者謂父無適子妾生子爲父後者緦麻章云庶子爲父後者爲其母緦故于其母之父母姊妹

兄弟無服蓋與所後者爲體不得復服其私親如不爲父後則君母之黨與己母之黨皆服如衆人邦人猶言衆人

宗子孤爲殤大功衰小功衰皆三月親則月算如邦人

宗子大宗子族人所爲齊衰三月者也無父曰孤宗子父未死年老而傳子代主宗事十九以下死是不孤而殤者也族人不得以宗子殤爲服何也禮有適子則適孫與庶孫同有父在卽是宗子所殤者同于祖宗之適孫耳故不爲宗子殤服必其既爲宗子父死子孤十九以下死者族人乃爲殤服長殤中殤大

功布衰下殤小功布衰皆三月除禮宗子成人死族人男女皆齊衰三月今從殤降爲功衰三月此疏屬無五服之親者也其在五服親内者各以所當服之月算初喪服齊衰三月後各以本服爲受月滿而后除之如衆人算服之常法也

改葬緦○童子惟當室緦傳曰不當室則無緦服也

改葬墳墓有大故遷改也將見其尸柩不可吉服又不可忽爲凶衰故緦凡緦多中表之親童子未當家未與三黨周旋故應無緦惟父死當家之童子親族備禮則有之故傳以不當室反明之

凡妾爲私兄弟如邦人
凡妾通貴賤言私兄弟謂妾父母家諸親族如常人
各以其等爲服蓋妾與夫同體故降其私親妾不體
君得自伸也
大夫弔於命婦錫衰命婦弔於大夫亦錫衰傳曰錫者
何也麻之有錫者也錫者十五升抽其半無事其縷
有事其布曰錫
弔於命婦與命婦弔皆弔其主人之妻也男女弔異
而衰布同錫與緦皆十五升抽其半而錫重於緦錫
易治也治其布使滑易也錫但易其布緦先易其縷

錫之衰在內緦之衰在外故周禮春官司服云天子
以錫服內公卿以緦服外諸侯輕重之等也麻之有
錫言麻布加易治也有又通加也抽除也十五升千
二百縷也除其半六百縷也事猶治也有事無事反
緦而言有事其縷無事其布則緦矣曰錫明所以異
于緦
女子子適人者爲其父母婦爲舅姑惡笄有首以髽抓
卒哭子折笄首以笄布總傳曰笄有首者惡笄之有首
也惡笄者櫛笄也折笄首者折吉笄之首也吉笄者象
笄也何以言子折笄首而不言婦終之也

女子既嫁父母死奔服與婦爲舅姑同惡猶凶也笄
簪也首簪頭也有首言不折也惡笄短不必折其首
凡吉笄長尺二寸凶笄長尺露髮曰髽猶男子免以
布覆髮曰總猶男子冠受布同始死盡去笄總露髮
成服則惡笄布總此女與婦同者也既葬虞卒哭女
子適人者歸夫家則以吉笄易凶笄蓋笄不可更受
又不可純吉用吉笄而去其首此女與婦異者也櫛
笄竹木簪櫛梳也玉藻云沐用樿櫛髮晞用象櫛此
櫛笄謂笄同櫛用竹木也象笄謂笄同櫛用象骨也
周禮弁師云天子諸侯笄簪皆玉則大夫士以下用

象可知女子言折笄首婦不言者婦以惡笄終喪不
用吉笄故不言折
妾爲女君君之長子惡笄有首布總
妾爲女君不杖期爲君之長子三年笄總與上同但
不髽異耳
凡衰外削幅裳內削幅幅三袧鉤若齊裳內衰外負廣
出於適寸適博四寸出於衰衰長六寸博四寸衣帶下
尺衽二尺有五寸袂屬幅衣二尺有二寸袪尺二寸
凶服上曰衰摧也削裁截也幅布邊幅外內謂削邊
縫向外向內凡裳前三幅後四幅每幅三袧袧鉤也

屈折曰袧每幅疊三折衰獨外削者衰以摧爲義裳以常爲義衣貴裳賤衣變裳不變也齊緝其邊使齊異于斬也裳邊緝向內衰邊緝向外負以布一方上聯衰領後垂于背曰負適謂衣領負廣出于領兩旁各一寸領寬四寸由項後出胸前亦以布一方如負聯領當心垂其狀摧然曰衰衰長六寸寬四寸成終數也此衰所由名凡喪服衣皆有衰惟負獨斬齊有論語云凶服者式之式負版者卽此衣卽衰帶大帶凡禮服吉凶皆有大帶衣長出帶下尺使不見裳要也衽裳周圍連幅長二尺又五寸袂袖也屬連也幅

全幅不殺取其方衣二尺有二寸謂自領至帶下袪袖頭橫廣尺二寸

衰三升三升有半其冠六升以其冠爲受受冠七升齊衰四升其冠七升以其冠爲受受冠八升總衰四升有半其冠八升大功八升若九升小功十升若十一升

此畧言五服布縷麤細始終變易之等始言衰斬衰三升謂正斬衰父服三升有半義斬衰君服衰與冠皆初喪始成服之制受謂旣葬以冠布三升及三升半爲衰其冠又接齊衰冠之七升受猶接也齊總傚此大功以下皆以受言降大功衰七升正服八升冠皆十升義服九升冠十一升降小功衰十升正服十一升義服十二升皆以卽葛及緦麻無受也大功不言受者見本章小功無受者五月服除諸侯五月而葬服除無可受也

按喪服雖止及大夫士而天子諸侯下至庶人皆可知士與庶人同禮大夫加于士則諸侯加于大夫天子加于諸侯皆可義推故儀禮十七篇大較備矣鄭謂天子諸侯禮亡然則後世天子諸侯何從受禮乎

儀禮節解卷十一終

儀禮節解卷十二

郝敬 撰

士喪禮第十二

士喪禮者士始遭親喪既殯及三月葬之禮禮始于士通已仕未仕者言非謂此禮絕不可上達亦非大夫以上喪禮亡獨士存之謂

士喪禮死于適的室幠呼用斂衾復者一人以爵弁服簪裳于衣左何去聲之扱領于帶升自前東榮中屋北面招以衣曰皐某復句三句降衣于前受用篋升自阼階以衣尸復者降自後西榮楔屑齒用角柶綴足用燕几

此始死招魂也適室正寢死于適室正終也幠覆也斂衾大小斂之衾喪大記云小斂一衾大斂二衾始死即用其衾覆尸以俟沐浴復招死者魂使反爵弁服純衣纁裳士之貴服簪綴也以裳連綴于衣荷于左肩扱其衣領于帶閒東榮屋東檐死者所居屋自前榮東南角升中屋屋脊北面向幽也皐長聲某死者名復反也三三呼降衣于前擲衣于南檐庭下受受衣篋竹器升自阼階象生還也以衣覆尸上象魂反也喪大記云復衣不以衣尸覆之耳不以斂也既斂廞而藏之復者降自後自檐西北角降也楔齒拄其齒使口開可奉含角柶角爲匙扱米飯含者先屈之以楔其齒燕几燕居所憑几有四足橫其几以足夾制尸足使平直如常便著屨也

按招魂俗禮近誕周禮天官夏采掌之檀弓大喪雜記等篇皆載其事大抵承襲附會爲二氏超生薦亡開路回殺之濫觴非禮之經角柶楔齒燕几綴足古人因便制用亦非不易之典

奠脯醢醴酒升自阼階奠于尸東帷堂乃赴于君主人西階東南面命赴者句拜送

此始死設奠赴告也始死設襲奠用生者禮如進食

然脯醢醴酒日用常需升自阼階自主階也尸東尸右當肩時尸在房南牖下南首以東爲右如生人飲食右便也張帷于堂上爲婦人哭位赴訃通猶報也報凶曰赴赴于君君爲司命親死告君迫切之至主人孝子尊屬主赴者也檀弓曰父兄命赴西階東避正主如死者存南面命主人在堂上赴者在庭下拜送敬君也

按赴告之禮古人雅君今世親族朋友一一赴矣有賓則拜之入坐于牀東衆主人在其後西面婦人俠牀東面親者在室衆婦人戶外北面衆兄弟堂下北面

此始死尸在房之哭位賓弔者孝子拜賓不言賓答
喪拜無答也孝子旣拜則入房不送賓牀尸牀衆主
人死者之衆子弟婦人主婦親者亦婦人即衆主人
妻室在房西衆婦人小功以下內外諸兄弟之妻戶
外房戶外北面面尸也兄弟衆族親小功以下男子
子也婦人堂上故男子堂下北面向尸哭也
君使人弔徹帷主人迎于寢門外見賓不哭先入門右
北面弔者入升自西階東面主人進中庭弔者致命主
人哭拜稽顙成踊賓出主人拜送于外門外
此未小斂而君使人弔之禮徹帷君命升堂也迎于

寢門外不出外門不哭聽君命也主人導賓先入門
右堂下北面以俟賓升主人立堂下中庭弔者致君
問弔之命于堂上主人堂下一拜喪拜不再稽顙頭
觸地成踊三踊者三九乃成踊始死孝子昏迷不備
禮不成踊不迎送此成踊拜送敬君命非君命則否
君使人襚徹帷主人如初襚者左執領右執要入升致
命主人拜如初襚者入衣尸出主人拜送如初唯君命
出升降自西階遂拜賓有大夫則特拜之即位于西階
下東面不踊大夫雖不辭入也親者襚不將命以即陳
庶兄弟襚使人以將命于室主人拜于位委衣于尸

東牀上朋友襚親以進主人拜委衣如初退哭不踊徹
衣者執衣如襚以適房
此賓客弔襚之禮以衣衾贈死曰襚主人如初迎送
弔使衣曰領裳曰要入衣尸入室以衣加尸上孝子
唯君命至出迎送大夫以下弔襚皆不出升降自西
階不忍由主位因君命出遂拜賓不爲拜賓出遇有
大夫則特拜士以下旅拜即位即拜賓之位于西階
下不于階上不踊尸未夷堂不備禮也大夫雖不辭
主入不待辭即入此以上君使與大夫弔襚之禮親
者大功以上之親同財襚不必致命主人直以所襚

衣就房中陳設小功以下內外庶兄弟襚則使人將
命主人牀東拜受襚者委衣尸東牀上避君衣也君
衣加尸上此委尸旁亦不即陳以殊于親者也朋友
襚則親執其衣進不使人將命主人拜受襚者委衣
尸東牀上與庶兄弟襚同襚者退主人哭不踊以殊
于君襚也主人有司徹衣陳設待襲執衣如襚亦左
執領右執要房東房始死斂必于東房不忍遽離寢
所也
爲銘各以其物亡則以緇長半幅䞓稱末長終幅廣三
寸書銘于末曰某氏某之柩竹杠江長三尺置于宇西

階上

此設明旌。物。采色。周禮司常職。雜帛爲物。各以死者生時所建旌幟色爲旌。書姓名于上表其柩。亡。無通賤無旌旗。則用緇帛半幅。尺一寸。赬赤色。末旌尾。終幅。二尺二寸。銘書名。某氏姓也。某名也。尸在棺曰柩。竹杠。以竹爲旌竿。宇檐下。置于宇西階上。柩將殯于此。死者不可識。故銘以識之。檀弓曰。愛之斯錄之矣。

甸人掘坎于階間。少西。爲垼役于西牆下。東鄉。句 新盆槃瓶廢敦重鬲。隔 皆濯。造于西階下。陳襲事于房中。西領南上。不綪。句 明衣裳用布。鬠會 笄用桑長四寸。纋中。

布巾環幅不鑿。句 掩練帛廣終幅。長五尺。析其末。句 瑱用白纊。句 幎目用緇。句 方尺二寸。赬裏著組繫。句 握手用玄。句 纁裏。句 長尺二寸。廣五寸。牢中。旁寸。著組繫。句 決用正王棘。若檡。澤 棘。句 組繫。句 纊極二。句 冒緇質長與手齊。句 赬殺。所 掩足。爵弁服純衣。皮弁服褖象 衣。緇帶。韎韐。竹笏。夏葛屨。冬白屨。皆繶緇約純。組綦繫于踵。庶襚繼陳不用。句 貝三實于笄。稻米一豆實於筐。沐巾一。浴巾二。皆用綌。於笄。句 櫛於簞。丹 浴衣於篋。皆饌于西序下。南上

此尸將沐浴飯含。而陳其具也。甸人。主治田野。周禮有甸師。其徒三百人。掘坎將埋沐浴餘水。垼累墼爲竈。煮水沐浴者。皆于西階方也。盆以盛水。淅米取潘槃以沐浴。瓶以汲水。敦以盛米。著地無足曰廢。鬲釜屬。以煮潘與重粥。重鬲二鬲也。以其縣于重。故曰重。濯。洗滌也。造。至也。陳襲事。陳設襲尸衣裳。衣尸曰襲房。東房。衣領向西。自南陳而北。尸南首。衣陳尸東。領西向尸也。文采曰綪。與綪通。屈折也。陳設屈折成文而始死尚質。陳衣行列不必綪。明衣裳。旣沐浴近體所著明潔之衣裳。用布。還樸也。鬠言會。會結其髮。以簪管之。笄。卽簪。用桑木。桑喪也。首尾闊中狹曰纋中。

布巾。藉尸首以飯含者。環幅廣袤等也。俗畏死以巾蒙尸面。鑿其當口。奉飯非禮也。雜記云。鑿巾以飯公羊賈爲之。禮巾不鑿。掩尸面用練帛五尺。析裂也。末帛端也。裂其兩端。結于腦後。瑱以塞耳。生人弁冕兩旁充耳。用玉石曰瑱。尸以白綿塞耳。幎目。以巾蔽目緇表。赬裏。中著綿。組繫以條爲繫也。握手。縫帛如筩韜尸兩手。玄表纁裏。長尺二寸。寬五寸。牢。猶籠也。空其中。旁寬寸。著綿。以組爲繫。兩手交貫于牢。決。本象骨爲之。著右手大指。射者以鉤弦。死則用木爲之。正猶善也。王棘檡棘。二木皆棗類。必言二木用一。決左

右大拔各一皆有組爲繫措以連屬兩擘也極本韋
爲之射者以韜右手第二三四指大射禮云朱極三
是也尸以纊爲之裹其手指亦用二左右手各一死
者手不屬因生時所有事以爲斂具愛敬之至也冒
以韜尸狀如直囊上曰質以緇帛爲之下曰殺色用
赤質長與手齊殺長及腰可掩足爵弁玄綃爲弁純
衣緇帛爲衣皮弁皮爲弁其服褖衣褖亦緇褖言象
豕也豕黑色緇帶大帶韎韐赤韍詳士冠禮屨言冬
夏隨時用之白屨卽士冠禮所謂以魁柎皮弁服之
屨也繶屨底連際絇屨頭飾純緣屨口三者皆以緇

絛爲之綦屨繫躧足跟庶襚卽前親者庶兄弟朋友
所襚之衣裳皆繼襲衣陳設而不用者襲有限也以
上皆襲尸之具貝以含米以飯及淅潘也笄筐簞皆
竹器四升曰豆首曰沐身曰浴鬠粗葛布櫛梳也浴
衣出浴衣之以乾乃解而著明衣饌陳也西序房中
西牆南上貝米以下皆自南陳而北以上皆沐浴之
具

按鄭解此節之義茫然幎目之幎讀爲詩葛藟縈之
縈握手牢中之牢讀爲樓皆無謂

管人汲不說 脫 繘屈之祝淅米于堂南面用盆管人盡
階不升堂受潘 判平聲 煑于垼用重鬲祝盛 成 米于敦奠
[redacted]貝北士有冰用夷槃可也外御受沐入主人皆出戶
外北面乃沐櫛挋 振 用巾浴用巾挋用浴衣渜 濯 棄
于坎蚤揃如他日鬠用組乃笄設明衣裳主人入卽位
此沐浴也管人主館舍者汲取水于井繘引瓶繩繩
著瓶不解而屈之以盛水授祝祝夏祝浴事記云
夏祝淅米水淘米取汁曰潘煑之以浴尸也受受於
祝祝旣取潘以米實于敦奠于故處暑月以冰淸尸
夷槃平槃以盛冰置牀下大夫以上有之士君賜乃
有外御侍從男子沐卽管人所煑潘受以入房沐浴

主人孝子以下出戶外象生時裸裎子孫離側也挋
拭也渜濡通䊮水蚤爪通揃手足甲曰爪剔鬚鬢曰
揃束髮曰鬠旣沐浴主人乃入卽牀東之位

按鄭謂揃爲斷鬚非也

商祝襲祭服褖衣次主人出南面左袒扱諸面之右盥
于盆上洗貝執以入宰洗柶建于米執以從商祝執巾
從入當牖北面徹枕設巾徹楔受貝奠于尸西主人由
足西牀上坐東面祝又受米奠于貝北宰從立于牀西
在右主人左扱米實于右三 句 實一貝 句 左中亦如之
又實米 句 唯盈 句 主人襲反位

此飯含也周人重喪祭禮兼三代故祝有夏商嘉禮文告則大祝小祝凶喪勞役則夏祝商祝樂記曰宗祝辨乎宗廟之事商祝辨乎喪禮夏商禮忠質宜喪而商爲亡國故凶事用商禮商尚白喪主素至今猶然襲重也祭服爵弁純衣士之祭服在上皮弁服褖衣次之重衣曰襲府尸未飯含先重其衣俟含後衣也主人孝子左袒將有事扱扱衣袂面猶前也右右腋下帶閒盥盥手洗貝將奉含洗柶將扱米建插也巾以承餘粒既飯含卽以掩其口牖房南牖尸首南故北面去其枕使首仰則飯易入以巾藉其首則米

不落牀簀閒徹楔去角柶奠貝于尸西避奠位也主人位尸東將含由尸足北過西不從首敬也宰從從主人主人在牀上宰從之立牀西在主人右佐飯主人左手執柶扱米實尸口內右旁三扱實一貝左中如之九飯三含米曰飯貝曰含先米以藉貝飯爲食貝爲用愛養如生也三含未滿加飯惟盈而止主人奉含畢襲祖衣反位于尸東

商祝掩句瑱句設幎目句乃屨句綦結于跗連絇句乃襲句三稱句明衣不在算設韐帶搢笏設決麗于擘虒自飯持之句設握句乃連擘句設冒櫜之句幠用衾句巾柶鬊舜蚤埋于坎

此襲尸也掩謂旣飯含以所陳練帛掩尸面以纊瑱塞其耳緇巾幎其目練帛外掩之結于項後乃著屨綦屨繫跗屨底絇屨頭繫結于底上連屨頭使牢固也首足既斂乃襲衣裳具曰稱三稱士禮明衣不在算先著布衣裳又加三稱設韎韐大帶搢竹笏帶閒右旁搢插也設決前所陳棘決施兩大指以決繫交麗兩擘掌後骨曰擘麗連也左決連于右擘右決連于左擘使手交如生自飯含府持其擘使不旁垂以便飯至是設握乃連之不設極極無衣但以纊包之

襲畢設冒以韜其身櫜韜也幠覆也衾斂衾覆尸待明日小斂巾沐浴之巾柶扱飯之匙鬊所櫛亂髮蚤爪通所斷手足甲皆埋階閒坎內

按跗猶花柎弓弣皆以柢得名與冠禮以魁柎之柎同鄭謂足上爲跗自飯之飯爲大擘指未知何據射者丈夫之事故襲尸用決極明器用弓矢送死如生愛敬之至禮義委曲鄭解不達

重句木刊鑿之句人置重于中庭三分庭一在南夏祝鬻餘飯用二鬲于西牆下冪用疏布久之繫用靲縣于重冪用葦席北面左衽帶用靲賀之結于後祝取銘置

于重

此設重也重者木不可動之名易卦大過死亡之象
序卦傳曰不養則不可動故受之以大過棺槨之利
取諸此不可動者重之義故設重象死者刊木爲段
以象鬼鑿木爲孔以懸鬲置于殯宮庭中三分庭一
在南置庭下稍南也鬻餘飯以飯含餘米爲粥用二
鬲象人膈上膈下于西牆下陰方也冪以覆鬲久灸
通不復發之意封固久遠至葬埋之不復開矣既夕
禮云皆木桁久之與此同幹蔑係繋繋重鬲冪用葦
席謂以葦席環圍束交向後以左掩上故曰北面左

衽象人也帶以蔑束席外如要帶賀之慶成也幹帶
結于後北面南爲後銘銘旌置于重上識死者姓名
也

按重之設三代已有之檀弓云重主道也殷主綴重
焉周主重徹焉後世遂以葦席爲人形即詩所謂蘧
篨亦招魂之類緣古俗禮流爲怪誕似此者非一端
豈盡先聖之典刑與

厥明陳衣于房南領西上綪句絞句橫三縮一廣終幅
析其末緇衾赬裏無紞膚祭服次散衣次凡十有九稱
陳衣繼之不必盡用饌于東堂下脯醢醴酒冪奠用功
布實于簞在饌東設盆盥于饌東有巾苴絰大鬲下本
在左要絰小焉散帶垂長三尺牡麻絰右本在上亦散
帶垂皆饌于東方婦人之帶牡麻結本在房牀笫夷衾
饌于西坫南句西方盥如東方陳一鼎于寢門外當東
塾少南西面其實特豚四鬄剔去蹄兩胉百脊肺設扃
鼏鼏西末句素俎在鼎西西順句覆匕東柄

此將小斂陳設之儀尸既襲加衾絞曰小斂未棺斂
曰小厥明死之明日陳衣陳小斂衣房東房南領衣
領向南順尸尸在西自西陳而東綪屈也前列自西
東次列又自東西也絞以束衣衾橫三幅直一幅廣

終幅橫直皆全幅古布幅廣二尺二寸橫三則六尺
六寸析裂也末絞兩端裂之以束衾被也在衣外絞
內緇黑色赬赤色同赤色無紞不用組繫以外有絞也
祭服純衣之屬次衾散衣褖衣之屬次祭服古者斂
用禮服以其貴重華潔也十有九稱合陰陽之終數
陳衣親屬之襚衣皆陳設雖多不盡用也以上陳小
斂之衣饌陳也脯醢醴酒小斂之奠饌于堂下皆有
巾冪用鍛治功布爲之實竹器內簞竹器酒醴脯醢
東設盆以盛水將奠盥手也巾以拭手此上皆小斂
之奠具也苴絰絞苴麻爲斬衰首絰其大一搤麻根

向下居左象陽也要絰亦絞麻為之小首絰五分之
一帶即要絰麻散垂不絞牡麻絰齊衰首絰麻根居
右向上象陰二絰父母之喪孝子未成服小斂畢先
加麻絰皆先陳于堂下東婦人絰帶與男子異男子
麻散垂婦人結其麻本凡麻帶皆本下垂唯首絰有
上下本之異在房在東房不與男子服同處堂下此
陳小斂之麻也牀夷尸于堂之牀第席也夷衾制與
冒同較大小斂用冒大斂用夷衾西方盥設盥西階
下舉尸者盥也一鼎特豚也小斂畢將奠先設鼎鼏
門外常鼎北面今西面凶事變也實鼎中實特豚也

髮解也四謂兩肩兩髀各去蹄甲胉脅也兩胉與脊
并四為七體共實一鼎肺周人所尚亦實于鼎扃以
木貫于鼎鉉橫制鼏鼏鼎蓋末扃尾末向西抽扃者
自東出異于食鼎也俎以載肉素俎白木為俎喪主
素俎順鼎西橫設匕以舉鼎肉橫加俎上亦末西柄
東皆小斂之奠具也

士盥二人以並東面立于西階下布席于戶內下莞上
簟商祝布絞衾散衣祭服祭服不倒美者在中士舉遷
尸反位設牀第于兩楹之間衽如初有枕卒斂徹帷主
人西面馮憑尸踊無算主婦東面馮亦如之主人髻括

髮袒眾主人免于房婦人髽于室士舉男女奉尸侇夷
于堂幠用夷衾男女如室位踊無算主人出于足降自
西階眾主人東即位婦人阼階上西面主人拜賓大夫
特拜士旅之即位踊襲絰于序東復位

此小斂夷尸出堂也士親屬供斂事二人盥手並立
西階下以俟舉尸有司布小斂席于房戶內莞蒲席
簟竹簟莞著地上加簟簟上布絞絞上衾衾上散衣
散衣上祭服散衣顛倒置之惟祭服順首足不倒美
者即祭服在中近膚居上既布二士自西階升入房
舉尸首足遷于衣衾上還反西階下以俟乃設牀第

于堂中兩楹間將侇尸出也衽席也如初亦下莞上
簟斂畢乃徹堂上帷將夷尸于堂也馮凭通撫也髻
括通結也親始死孝子投冠存笄纚小斂畢尸將出
盡去其笄纚散髮結以麻袒左臂衣扱于帶右免絻
同免冠以麻布纏頭曰絻父喪免徒首母喪絻以布
孝子免而括髮眾主人絻不括髮于房尸尚未出戶
也婦人以麻結髮為紒曰髽室在房西死于室遷于
房室深于房也士即二士舉舉尸首足男女主人以
下血屬侇夷通不起曰夷故尸居謂夷俟夷衾解見
前如室位男東女西也尸南首孝子北由尸足過西

降堂衆主人謂庶子從降即位于東階下西面婦人
東階上亦西面衆主人徑往即位孝子就賓位拜賓
與大夫士畢而後即位大夫特拜尊也拜士同衆曰
旅襲經者首要經陳于堂東襲于東序之東復西面
之位舉奠也
按鄭謂始死將斬衰者笄纚是也謂將齊衰者素冠
未然父母始死孝子免冠笄纚如罪人所謂徒跣者
也服問云親始死雞斯徒跣雞斯即笄纚不冠曰徒
不屨曰跣周禮罪人徒役不冠飾父母初喪孝子負
罪引慝如囚人何冠屨之有況小斂親死越宿豈尚

從容加冠待既斂而後免邪故叔孫武叔母死小斂
尸出戸始投冠子游譏之既夕禮啓殯丈夫皆髽始
婦人已殯及葬猶不冠而況始死乎既成服乃有喪
冠若始死即素冠又何俟三日然後成服
乃奠舉者盥右執匕卻之左執俎橫攝之入阼階前西
面錯錯俎北面右人左執匕抽扃予左手兼執之取鼏
委于鼎北加扃不坐乃朼載載兩髀于兩端兩肩亞兩
胉亞脊肺在於中皆覆進柢執而俟夏祝及執事盥執
醴先句酒脯醢俎從升自阼階丈夫踊甸人徹鼏句巾
待于阼階下奠于尸東執醴酒北面西上豆錯俎錯于

豆東立于俎北西上醴酒錯于豆南祝受巾巾之由足
降自西階婦人踊奠者由重南東丈夫踊賓出主人拜
送于門外乃代哭不以官
此既小斂之奠也始死孝子昏迷不成禮祝與執事
者代奠舉舉鼎盥將舉鼎盥手左右鼎左右二人共
舉鼎寢門外右人執匕卻向後左人執俎橫持攝即
持也鼎入寢門錯于阼階下西向錯置也置俎鼎西
北向橫設鼎自外入西為左東為右右人既錯鼎左
手執匕右手抽扃以予左手併匕執之右手取鼏蓋
委于鼎北加扃蓋上不跪立委之喪禮質也遂以匕

取肉載于俎右人匕左人受而載之兩髀以下載肉
之序兩端俎東西也亞次也覆反也皮反居下柢本
也肉以骨為本進向尸也既載執匕以俟奠夏祝及
執事盥將升奠也夏祝執醴先升執事者以酒脯醢
俎從俎升丈夫踊要節也凡奠男女踊皆以奠者往
來升降為節甸人徹空鼎出反門外故處初堂下簞
內功布巾待祝于阼階下親受祝與執事以醴酒豆
俎設于堂上尸東如生食右取便也執醴酒者立尸
東北面奠以醴酒為主在豆俎之西南俟豆俎奠而
後奠錯即奠先奠豆俎次豆東奠豆俎者皆立于俎

北南面自西而東以西爲上上尸也豆近尸醴酒錯
于豆南祝乃受巾于東階下升堂羃奠由尸足之北
降西階婦人踊奠者降由重南往東丈夫踊要節也
重設于庭中奠者降復位東必過重南賓出奠畢也
孝子初喪毀困使人代哭喪大記云大夫官代哭士
代哭不以官大夫以上有家臣士無官所親以序相
代也
有襚者則將命擯者出請入告主人待于位擯者出告
須句以賓入賓入中庭北面致命主人拜稽顙賓升自
西階出于足西面委衣如於室禮降出主人出拜送朋

友親襚如初儀西階東北面哭踊三降主人不踊襚者
以褶隸則必有裳執衣如初徹衣者亦如之升降自西
階以東
此將大斂襚之禮告須告主人待也出于足由尸北
過尸東西面委衣于東牀上如襲時襚于室中之禮
朋友親襚不使人如初儀亦如室中之禮既襚西階
上哭踊主人不踊別于君襚也褶夾衣凡斂衣貴厚
必用褶有衣則有裳乃備一稱凡襚執衣及徹衣皆
左執領右執要如室中之禮襚者與徹衣者升降皆
由西階徹者以衣降歸于東壁

按親始死含襲明日乃斂又明日乃大斂三日猶企
其復生也然暴尸累日將有腐敗之憂盛夏暑月此
禮未可盡拘
宵爲燎于中庭厥明滅燎陳衣于房南領西上綪句絞
紟句衾二句君襚句祭服句散衣句庶襚句凡三十稱
紟不在算不必盡用東方之饌兩瓦甒其實醴酒角觶
木柶毼揭豆兩句其實葵菹芋嬴螺醢兩籩無縢布巾
其實栗不擇句脯四脡奠席在饌北斂席在其東
此將大斂陳設之事宵卽小斂之夕燎地燭在地曰
燎手執曰燭厥明謂小斂明日卽大斂殯之日陳衣

陳大斂衣于東房南領西上綪絞俱見前紟單被包
衾外衾褻被二一包絞內一覆絞外庶襚親朋之襚
大斂衣三十稱士禮也君百稱大夫五十小斂十九
稱上下同之紟不在稱數稱必二衾二絞橫縮亦二
皆算稱惟紟一故不算衣雖多用數不必如陳數此
上陳衣衾也東方之饌東階下陳奠具也毼白也白
木爲豆凶事尚素也兩豆一葵菹芋一嬴醢芋士芝
言葵又言芋用其一也兩籩一栗一脯縢邊飾緣邊
曰縢喪器質故籩無縢布巾以覆籩兩籩一實栗不
用選擇內則云栗曰撰之凶事質故不擇一實脯用

四脡數脯以脡脡直也奠席設奠之葦席周禮司几
筵職喪事設葦席斂席大斂藉地莞簟也奠席在饌
北斂席在奠席東皆堂下東所謂東方之饌也
按芋即蜀人所謂蹲鴟其莖葉可菹鄭謂齊語全菹
為芋未可据
掘肂見衽棺入主人不哭升棺用軸蓋在下熬黍稷
各二筐有魚腊饌于西坫南
此陳殯具大斂尸入棺遂殯殯賓也周人殯于西階
上賓之也埋棺之坎曰肂其深見衽棺蓋合際處曰
衽詳見禮記檀弓升棺棺升堂載以輴車蓋棺蓋居

棺下棺遷于坎尸遷于棺而后加蓋便也熬黍稷炒
穀也雜魚與腊置肂中柩旁惑蚍蟻使不侵尸
按熬黍稷魚腊以殯迂闊無當不可用
陳三鼎于門外北上豚合升句魚鱄鮒九句腊左胖句
髀不升其他皆如初燭俟于饌東祝徹句盥于門外入
升自阼階丈夫踊祝徹巾授執事者以待句徹饌先取
醴酒北面句其餘取先設者句出于足降自西階婦人
踊設于序西南當西榮如設于堂醴酒位如初執事豆
北南面東上乃適饌
此陳殯奠之具三鼎豚魚腊門外殯宫門外北上三

鼎自北直陳而南豚合左右體升于鼎[redacted]魚用九鱄
鮒二魚名腊乾禽兔也用左胖別于吉也髀尾骨不
升于鼎其他豚體及匕俎之陳皆與小斂同燭以照
奠于室俟于饌東于堂下東方饌之東也將大斂祝
徹小斂之奠盥手門外入禮彌敬也升自阼階升堂
徹奠也先徹冪巾授執事者于東階下以待再受乃
徹饌祝先取醴酒北面立執事者南面徹餘饌醴酒
後設先取其餘饌先設者先取後設者後取取畢南
面西上立俟執醴者先行從之由尸足北過西降堂
以所徹酒饌如堂上之位改設于堂下西序南與堂

西榮相直俟新奠升室而后去之執醴酒者仍後設
如初小斂奠北面西上俟執豆者既設豆立豆北南
面東上俟設醴酒畢祝先行執事者從之往東堂下
新饌處待事也
帷堂婦人尸西東面主人及親者升自西階出于足西
面袒士盥位如初布席如初商祝布絞紟衾衣句美者
在外君襚不倒有大夫則告士舉遷尸復位主人踊無
算卒斂徹帷主人馮如初主婦亦如之
此大斂也既徹奠將布斂席乃設帷堂上士盥位如
小斂盥于東堂下布席堂東如小斂下莞上簟美者

在外殊于小斂矣在中也祭服矣故在外君襚尊廁
領布之不敢倒置其餘隨宜縱横可也大斂乃用君
襚貴在外也當斂時大夫至則告以主人有事未及
拜非斂時卽降拜也士二人舉尸首足遷于所布衣
衾上復還西階下親形愈斂孝子情愈迫故踊無筭
衾紟結束畢徹堂上帷憑尸如初主人西面主婦東
面也

主人奉尸斂于棺踊如初乃蓋主人降拜大夫之後至
者北面視肂衆主人復位婦人東復位設熬句旁一筐
乃塗踊無筭卒塗祝取銘置于肂主人復位踊襲

此旣大斂殯也蓋闔棺蓋大夫卽前所告大夫後大
斂至主人有事未拜至是乃降西階拜拜畢遂北向
階上視肂柩在肂殯于西階故卽階下視肂殯也衆
主人與婦人各復東階上下之位而主人猶視肂西
階下以所陳熬榖置肂内棺四旁各一筐乃以木攢
棺加塗俟三月葬乃啓孝子不見親形故踊無筭銘
銘旌初置重上今取置肂東不見親所在表之使知
其處也殯畢主人復東階下位踊襲袒衣俟奠

乃奠燭升自阼階祝執巾席從設于奥東面祝反降及
執事執饌士盥舉鼎入西面北上如初載魚左首進鬐
三列句腊進柢祝執醴如初酒豆籩俎從升自阼階丈
夫踊甸人徹鼎奠由楹内入于室醴酒北面句設豆句
右菹句菹南栗栗東脯豚當豆句魚次句腊特于俎北
句醴酒在籩南句巾如初旣錯者出立于戸西西上祝
後句闔戸句先由楹西降自西階婦人踊奠者由重南
東丈夫踊賓出婦人踊主人拜送于門外入及兄弟北
面哭殯兄弟出主人拜送于門外衆主人出門哭止皆
西面于東方闔門主人揖就次

此設殯奠也旣殯奠于室燭卽俟于饌東之燭喪奠
不啓牖奠必侵晨故用燭喪奠皆自阼階升猶生事

之也巾卽祝徹受執事者之巾至是祝仍受之以升
執席者從入室設席于奥尸殯于西階奠設于室西
南隅席向東祝委巾于席降東階取醴執事者舉酒
豆籩士盥手舉三鼎自門外入阼階前西面北上直
陳而南執匕俎扃鼏朼載皆如小斂之儀魚載于俎
左其首以脊鬐進三魚一列九魚三列腊以骨進祝
執醴先升執酒豆籩俎者從之升自阼階丈夫踊要
節也甸人徹鼎出置門外故處醴酒俎豆之奠皆由
楹内入室席向東奠向北以西爲上執醴酒者北面
立俟奠豆籩俎畢乃奠醴酒先設兩豆菹醢菹在右

醢在左可知又設兩籩栗脯栗在菹南脯在栗東卽醢南又設俎豚俎當豆北魚俎又豚東腊俎魚北腊言特者鼎俎尚奇腊無偶故特也已乃奠醴酒于籩南醴在栗南酒在脯南加巾如小斂之奠執饌者既奠出室立戶西戶在室東南立者西上上神席也祝後出闔室戶鬼尚幽也出則祝後降則祝先祝降婦人踊奠者由重南東丈夫踊賓出婦人踊皆要節也兄弟小功以下之親將去哭辭殯出門出殯宮門東方卽倚廬又苫塊之次倚廬之內

君若有賜焉則視斂既布衣君至主人出迎于外門外

見馬首不哭還入門右北面及衆主人袒巫止于廟門外祝代之小臣二人執戈先二人後君釋采入門主人辟君升自阼階西鄉祝負墉南面主人中庭君哭主人哭拜稽顙成踊出君命反行事主人復位君升主人主人西楹東北面升公卿大夫繼主人東上乃斂卒公卿大夫逆降復位主人降出君反主人主人中庭君坐撫當心主人拜稽顙成踊出君反之復初位衆主人辟于東壁南面君降西鄉命主人馮尸主人升自西階由足西面馮尸不當君所踊主婦東面馮亦如之奉尸斂于棺乃蓋主人降出君反之入門左視塗君升卽位衆主人復位卒塗主人出君命之反奠入門右乃奠升自西階君要節而踊主人從踊卒奠主人出哭者止君出門廟中哭主人不哭辟君式之貳車畢乘主人哭拜送襲入卽位衆主人襲拜大夫之後至者成踊賓出主人拜送

此君視大斂卒殯之禮喪大記曰君於士既殯而往爲之賜大斂焉賜加厚也君欲視斂預使告其家主人不敢升堂陳衣衾以待見馬首不哭敬也初哭可知禮喪不迎賓迎賓則不哭門右門東也北面臣禮也衆主人庶子也袒衣變也君弔臣喪巫祝先小臣

執戈辟不祥釋菜于其門告神而後入示崇重也主人辟退卻不前敬也升自阼階君自主也君立阼西面祝背東房牆南面立君側詔禮也喪大記曰君視祝而踊君將哭尸主人由門右進立中庭下北面哭拜稽顙成踊出恐君卽行送之不敢望君畱也自此以下斂尸馮尸視殯視塗視奠并哭尸凡六事君每視一事畢主人輒出送君君輒命反然後乃敢更舉一事也主人復位復門右之位君命主人升行斂事也主人升立于西楹東北面近尸西也升公卿大夫亦君命升繼主人立西楹東主人之左相繼而西使

孝子近尸得自展其事也東上上君也乃大斂畢公卿大夫逆降在西者先降復堂下哭弔之位位詳下節主入降出君又反之將馮尸主人立庭中君堂上坐以手撫尸當心示哀恤也主人庭下拜稽顙成踊出君又反之主人復初立門右之位衆主人退避于東壁南面君將降也東壁猶東廂自門右趨東壁便君降命主人升與主婦憑尸不敢憑君所撫處疑與尊者同也主人降出君又反之將視塗主人入門左殯在西階將趨西也君升堂卽位視塗衆主人亦自東壁復門右北面之位塗畢主人出君又命反將視奠主人升自西階乃設奠執奠者升階及降自重南當丈夫踊之節則祝導君以節而踊要猶節也奠畢主人乃出哭者止君退不敢聒尊也俟君出乃哭廟中殯宮主人不哭送君也辟避道旁致敬也君于車上伏軾答之貳車後車君車必貳備不虞也使異姓之士乘在後後車畢乘則君車行矣主人乃哭拜送襲其袒衣入卽東階下西面之位衆主人皆襲大夫有後至者主人旣就位而後拜禮貴更始不以送君之便拜賓也

按君臨臣喪一體之誼哀敬之情而使巫祝告門小臣執戈前驅後入何爲者也此後世人主妄自驕貴崇尚巫風而爲此非先王哀有喪之禮

三日成服杖拜君命及衆賓不拜棺中之賜

此成服而謝弔賓也三日謂旣殯之明日始死之第四日也云三日者曲禮云生與來日死與往日也孝子服親之喪心無窮而情常迫生者之服四日猶以爲三日死者之期三日已成四日矣杖服時卽杖拜君命及衆賓拜其臨弔也棺中之賜襚也不拜不忍遽死其親之意葬後乃拜也

按拜弔不拜襚鄭註未達三日成服喪禮之大節儀亦不宜大畧

朝夕哭不辟子卯婦人卽位于堂南上哭丈夫卽位于門外西面北上外兄弟在其南南上賓繼之北上門東北面西上門西北面東上西方東面北上主人卽位辟新門婦人拊心不哭主人拜賓旁三右還入門哭婦人踊主人堂下直東序西面兄弟皆卽位如外位卿大夫在主人之南諸公門東少進他國之異爵者門西少進敵則先拜他國之賓凡異爵者拜諸其位

此以下三節皆旣殯以後至葬三月內朝夕哭奠之禮此一節朝奠之位夕可知始死至殯三日代哭不

絕聲殯後無代哭惟朝夕哭于殯宮遂奠焉朝夕節殯明日之朝夕子卯桀紂亡日吉事避哭不避也吉祭避喪奠不避也婦人節位于堂阼階上也南上自南序立而北丈夫謂衆主人兄弟賓客皆助奠者門外殯宮門外西面門東也北上自北立而南外兄弟異姓有服之親在衆主人南亦西面變南上自南立而北不統于衆主人也賓客繼之亦西面變北上自北立而南又不統于外兄弟也其南方北面立者在門東則自西而東以西為上在門西則自東而西以東為上在西方東面立者則自北而南以北為上情

有親疏爵有崇卑相聯而不相混如此衆位既定主人乃節位于東方西面丈夫位之北辟闕同闕殯宮門婦人拊心以手摩其胸丈夫未哭婦人含痛未敢哭也主人拜賓拜于門外也將奠賓入助奠主人先就賓旁三面拜右還首西次南次東拜畢入門哭婦人皆哭踊于東階堂上兄弟以下至衆賓皆入哭于堂下其位與門外同門外言位堂下言人義互見也主人堂下直東序西面卿大夫在主人南則衆主人與兄弟皆少退于主人後可知諸公謂君族及孤卿門東門西皆門內少進別于退立者也他國之異爵謂他國卿大夫有事于本國來弔者異爵爵尊于主人也敵謂他國之賓與本國諸公卿大夫爵同者則主人先拜他國賓而后拜本國賓否則先拜異爵者凡異爵謂他國本國爵尊于主人者拜之皆就其位不敢于本位遙拜也

徹者盥于門外燭先入升自阼階丈夫踊祝取醴北面句取酒句立于其東取豆籩俎南面西上祝先出酒豆籩俎序從降自西階婦人踊設于序西南直西榮醴酒北面西上豆西面錯句立于豆北南面籩俎既錯立于執豆之西東上句酒錯句復位句醴錯于西句遂先句

由主人之北適饌

此將朝奠先徹昨日殯奠徹者祝及執事輩儀與大斂徹奠同解見前徹以昧旦室中暗用燭燭先入徹者從祝先取醴北面立執事者取酒立祝東亦北面次取豆籩俎南面立以西為上取畢祝先出餘饌從之西降改設于序西祝執醴與執酒者立以俟而祝在西先錯豆次錯籩錯俎既錯少立執酒者錯酒于籩南復退立祝乃錯醴于酒西不復位遂先行衆從之適東階下由主人位北往東方新饌將舉以升奠于室也饌朝奠之饌

乃奠醴酒脯醢升丈夫踊入如初設不巾句錯者出立
于戶西西上滅燭出祝闔戶句先降自西階婦人踊奠
者由重南東丈夫踊賓出婦人踊主人拜送衆主人出
婦人踊出門哭止皆復位闔門主人卒拜送賓揖衆主
人乃就次

此朝奠也朝夕奠與殷奠殊惟醴酒脯醢殷奠月朔
薦新之類則鼎俎具入入室如初設如殯奠也酒饌
不用冪巾禮殺于殷奠也皆復位復門外初立之位
卒拜送賓謂內外賓去者拜送畢餘見前

朔月奠用特豚魚腊陳三鼎如初東方之饌亦如之無

籩有黍稷用瓦敦有蓋當籩位主人拜賓如朝夕哭卒
徹舉鼎入升皆如初奠之儀卒朼釋匕于鼎句俎行句
朼者逆出句人徹鼎其序醴酒菹醢黍稷俎其設于室
豆錯俎錯腊特黍稷當籩位敦對啓會卻諸其南醴酒
位如初祝與執豆者巾句乃出主人要節而踊皆如朝
夕哭之儀月半不殷奠有薦新如朔奠徹朔奠先取醴
酒其餘取先設者敦啓會面足序出如入其設于外如
于室

此既殯後及大祥前兩期內月朔之奠生有朔食故
死有朔奠禮盛于朝夕牲用特豚魚腊三鼎與殯奠
同東方之饌亦如殯奠也無籩無脯栗有黍稷主食
也死者月朔猶生者朝夕饔飧爲主瓦敦以盛黍稷
蓋以合敦當籩位以黍稷居脯栗之位也賓客助奠
者主人先拜于門外後入如朝夕哭祝與執事徹宿
奠設于西序南畢乃設新奠舉鼎入階前升肉于俎
皆如殯奠旣朼鼎肉升俎畢置匕鼎內執俎者以俎
行升奠朼者出句人徹鼎其執饌行升之序先醴次
酒次菹醢次黍稷奠于室先豆次俎豚俎魚俎其腊
俎特居北次黍稷在豆南居殯奠之籩位也敦皆啓
蓋仰置敦南最後奠醴酒位皆如殯奠祝立南執豆

者立北共舉巾冪其奠乃出丈夫婦人要節踊如朝
夕哭之儀此以上皆朔奠其禮盛又謂殷奠殷盛也
每月望奠如朝夕不殷奠也五穀新熟薦于殯亦如
殷奠凡徹奠敦皆啓會不用蓋以敦足向前敦形似
獸兩足踞前徹者奉敦足在前南面錯順也設于外
謂設于西序南重言者疑朔奠異于朝夕也

筮宅冢人營之掘四隅外其壤掘中南其壤既朝哭主
人皆往兆南北面免經命筮者在主人之右筮者東面
抽上韇兼執之南面受命命曰哀子某爲其父某甫筮
宅度茲幽宅兆基無有後艱筮人許諾不述命右還北

面指中封而筮卦者在左卒筮執卦以示命筮者命筮者受視反之東面旅占卒進告于命筮者與主人(句)占之(句)曰從(句)主人絰哭不踊若不從筮擇如初儀歸殯前北面哭不踊

此將葬而筮葬地宅即葬地筮揲策求卦冢人掌葬地營度也掘地爲四隅中央如壙指以筮外其壤掘土壤置外旁也中央壤置南不于北葬北首也兆猶初也死者久宅初曰兆兆南即所掘壤南免絰脫首絰禮神求吉故暫脫凶服命筮者傳主人意以詔著策在主人右詔辭自右也韇藏蓍策之器兼策與韇

蓋併執南面尊蓍也受命聽命辭也基猶始也後艱如崩壞之類主人既命卜筮者必述命辭以告蓍龜此不述命喪禮質也中封所掘四隅中央地卦者執簡畫卦之人執卦不示主人示命筮者命自彼出也既受視又反之使占吉凶旅衆也筮者與卦者同衆共占曰從筮人告命者與主人之辭言以此卦占其繇曰從從猶吉也若不從則更擇地筮之小記曰祔葬者不筮宅凡筮宅皆初地殯前北面哭哭于西階下也

既井椁主人西面拜工左還椁反位哭不踊婦人哭于堂獻材于殯門外西面北上綪主人徧視之如哭椁獻素獻成亦如之

此將葬治椁及明器也井椁椁形方如井文工人成椁布于殯宮門外主人西面拜工答其勞也左還左體向西南遶椁視其材制之美惡反位哭歸殯前北面哭也獻材工人獻明器之材木自北陳而南其前列居西主人東面視之布材屈折曰綪解見小斂始成樸曰素成器曰成如之拜工徧視反位哭同也

卜日既朝哭皆復外位卜人先奠龜于西塾上南首有席楚焞置于燋在龜東族長涖卜及宗人吉服立于門

西東面南上占者三人在其南北上卜人及執燋席者在塾西闔東扉主婦立于其內席于闑西閾外宗人告事具主人北面免絰左擁之涖卜即位于門東西面卜人抱龜燋先奠龜西首燋在北宗人受卜人龜示高涖卜受視反之宗人還少退受命命曰哀子某來日某卜葬其父某甫(句)考降無有近悔許諾不述命還即席西面坐命龜興授卜人龜負東扉卜人坐作龜興宗人受龜示涖卜涖卜受視反之宗人退東面乃旅占卒不釋龜告于涖卜與主人(句)占(句)曰某日從授卜人龜告于主婦主婦哭告于異爵者使人告于衆賓卜人徹龜宗

人告事畢主人絰入哭如筮宅賓出拜送若不從卜擇如初儀

此將葬卜日也外位殯宮門外之位門堂曰塾上塾内之北也南首龜首向南席以奠龜楚荊也焞鑽通削荊銳如鑽焌火灼龜曰楚焞燋乾木以生火置焞于燋燃之在龜東並陳也族長族人之長大宗也宗人公有司掌禮者求吉故用吉服占者三人決從違于多也書曰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在其南在族長宗人之南皆門西東面一以南爲上一以北爲上相繼不相統也卜人掌卜事作龜者與執燋者布席者

皆在塾内西待事也東扉門東扇席布作龜之席閾當門中閾門限凡主位在門東西面族長將涖卜故族長卽位門東西面代主人命龜卜人奠龜于席前主人北面免絰以凶服避位左擁之擁絰也涖卜謂西首順人也燋在北便右取也示視同高猶上也視龜甲上灼處周禮大卜眂高卜人以龜授宗人宗人受以示涖卜涖卜旣視高反之宗人執龜少退聽涖卜命來日某喪用柔日若乙丁丑酉之類考稽也洪範云明用稽疑降下也魂歸于土曰降近悔近于悔如雨不克葬之類許諾宗人應也宗人不述涖卜之命遂執龜還就席西面坐命龜起以龜授卜人身負東扉立以待卜人乃坐灼龜作坼兆起以龜兆授宗人宗人以示涖卜涖卜受視反之宗人執龜退東面立與衆共占以告涖卜與主人占曰某日從告辭也異爵爵尊者衆賓僚友之不在者主人乃絰入哭如筮宅亦殯前北面也賓出與卜之賓退歸也

按鄭訓示高示以龜甲高起處龜板無高處訓考作登詩云考卜維王維龜正之其爲稽卜甚明

儀禮節解卷十二終

儀禮節解卷十三

郝敬　習

既夕禮第十三

此篇通前皆喪禮昔人以簡扎太多別為一卷借首既夕二字名篇前篇三月在殯之終此篇將葬啓殯之始其間亦無士三月葬之文所謂既夕哭即接前文卜日既朝哭而言非截然兩篇甚明說者往往以既夕為一禮誤

既夕哭請啓期告于賓夙興設盥于祖廟門外陳鼎皆如殯東方之饌亦如之侇(夷)牀饌于階間二燭俟于殯

門外丈夫髽散帶垂即位如初婦人不哭主人拜賓入即位袒商祝免袒執功布入升自西階盡階不升堂聲三啓三命哭燭入祝降與夏祝交于階下取銘置于重踊無筭商祝拂柩用功布幠(乎)用夷衾

此將葬啓殯也夕葬前二日之夕未葬以前每日夕奠哭此將啓之先日夕奠哭畢主賓皆復門外之位有司請啓殯之期于主人以告賓始筮宅卜日既使人告至是賓集又請告審愼之至也明日早起設盥祖廟門外俟遷奠盥手也父新喪無禰故于祖廟自盥至侇牀皆設于祖廟者以待柩朝也陳鼎如殯如大斂殯殷奠之陳東方之饌饌于堂東瓦甒豋豆之屬亦與殷奠同侇牀尸牀柩朝廟用此正棺于楹間今設于祖廟堂下兩階間設二燭于殯宮門外炤啓殯及徹奠也婦人首不笄曰髽主人男子以下當斬衰者皆免冠不笄不纚徒首髮如婦人不云婦人互見也男子既小斂襲絰帶散垂成服後絞至是復散帶垂如小斂即位于殯宮門外如朝夕哭之儀婦人在內男子未入故不哭主人門外拜賓入即位于堂下主人袒商祝亦免袒升堂啓殯也功布洗治之布商祝執以拂柩自門外入升盡西階三等不升堂立

于階上殯前作聲者三如警使聞也叩塗者三擊使開也乃命主人男女以下哭奠祝以燭入炤徹宿奠降而夏祝升取殯前銘旌置庭下重上二祝往來相交主人見柩哀甚踊無筭拂柩拂塵土幠覆棺也

遷于祖用軸重先奠從燭從柩從燭從主人從升自西階奠俟于下東面北上主人從升婦人升東面衆人東即位正柩于兩楹間用夷牀主人柩東西面置重如初席升設于柩西奠設如初巾之升降自西階主人踊無筭降拜賓即位踊襲主婦及親者由足西面

此遷柩朝于祖廟也檀弓曰周朝而遂葬象生時出

必辭也用軸以輴車載柩行適祖自重至主人從行
之序奠即室中先夕之奠柩行奠從兩燭即前二燭
柩入廟由西階升堂不由阼子道也主人從升亦自
西階升婦人主婦及衆婦入也衆人衆主人也皆不
升堂即東階下西向之位柩升正于兩楹間南向居
中曰正尸北首示朝祖也載柩用夷牀主人立柩東
置重庭下如在殯宮布席柩西設從遷之奠加巾如
在室不奠于柩東鬼神尚西也柩在殯奠亦于室西
與始死奠尸東異始死生事之既殯神事之凡祭室
事皆西也升降自西階奠者升降也主人踊無筭堂

上不必要節也主人降西階拜賓就東階下西面之
位踊襲主人降婦人過柩東由足柩北首以南為足
薦車直東榮北輈質明滅燭徹者升自阼階降自西階
乃奠如初升降自西階主人要節而踊薦馬纓三就入
門北面交轡圉人夾牽之御者執策立于馬後哭成踊
右還出賓出主人送于門外有司請祖期曰日側
此設啓奠薦車馬也柩朝于祖明日遂行遣送用車
馬記云乘車道車槀車併薦于廟榮屋檐陳車堂下
當東檐之南輈車轅上曲如舟北輈輈向堂也車入
時天質明質正也乃滅燭徹從奠設新奠如初亦柩

西也主人要節而踊要猶[illegible]也節升降之節奠者升
主人踊奠者降婦人踊由重南主人踊既奠薦遣車
之馬禮士車二馬纓馬項下繁纓三就以三采纏三
匝馬入廟門北面以兩內轡交結兩圉人左右各持
外轡夾牽之圉人養馬者御者御車者策馬箠哭成
踊主人以下也薦車不言哭馬言哭者方奠車入未
成薦既奠馬入并薦乃哭成禮非既薦車別薦馬也
車停廟中馬右還出啓殯之賓事畢出主人送于門
外有司遂請祖期祖始也始出祭行曰祖凡祖以先
夕柩明日行即朝廟之夕設祖奠象生將出祖也有

司問祖奠早莫主人以日側對日過中曰側
主人入袒乃載踊無筭卒束襲降奠當前束商祝飾柩
一池紐前經後緇齊三采無貝設披屬引陳明器於乘
車之西折橫覆之抗木橫三縮二加抗席三加茵用疏
布緇翦有幅亦縮二橫三器西南上綪茵苞二筲三黍
稷麥句甕三醯醢屑句冪用疏布甒二醴酒句冪用功
布皆木桁句久之句用器弓矢耒耜兩敦兩杅槃匜匜
實于槃中南流無祭器有燕樂器可也役器甲冑干笮
燕器杖笠翣
此載柩陳明器也主人既送賓入廟遂袒將載柩變

也記云賓出匠納車于階間乃昇柩階下載于車上
束之移堂上奠降設于階間當柩車西之前束束有
前後柩北首奠當尸右肩也飾柩謂設牆柳卽今棺
罩詳喪大記池象屋承霤懸柳前一池士禮也上爲
㡛下爲帷紐以聯屬㡛帷喪大記云士纁紐二緇紐
二經卽纁前經南方火色後緇北方水色齊㡛上中
央圓起如臍以三色繒相次爲衣大夫以上加貝喪
大記云君齊五采五貝大夫三采三貝士三采一貝
此無貝說異披以帛繫棺兩旁束上使人持之外連
綍引柩內制棺使不披側也喪大記云士二披用纁

引以大繩引柩屬連也送葬之器曰明器明其爲器
耳不必任用也乘車卽前所薦車直東榮者明器陳
于車西壙上木曰折形同壙口長故橫設容苞筲等
器于北也覆反也仰置之抗木折上受席盛土者橫
三直二陳之抗席三加于抗木上茵藉也著以茅秀
藉柩壙底者麤布爲囊淺黑色翦淺通囊五布皆有
邊幅用全幅也亦如抗木直二橫三陳于席上以上
皆窆具也器卽明器亦陳車西自南而北復自北屈
而南綪屈也茵卽抗席上之茵器接茵北故復舉之
苞葦囊以包牲肉入壙用二羊豕各一筲飯箕竹器

送葬用草爲之記云筲三黍稷麥各一也甕瓦器
瓶屬屑薑桂之屑內則云屑桂與薑醯醢屑三甕覆
以冪甒小瓦器二醴酒各一也功布細布醯醢醴酒
濕物皆用冪木桁木爲架以閣苞筲甕甒等久灸通
詳前篇設重節謂甕甒之類皆固塞堅久以上食器
也用器常用之器敦簋屬杅盛湯漿槃匜盥器流匜
口士無祭田故生無祭器明器亦無祭器若燕間歌
樂之器琴瑟鐘磬之屬有之役器征役之器甲鎧也
胄兜鍪干楯也笮矢服燕器燕閒之器杖以扶身笠
以蔽日翣扇也以招涼皆燕器

按明器之設古人事死如生之意然多藏誨盜爲死
者累古禮有不如今者此類是也

徹奠巾席俟于西方主人要節而踊袒商祝御柩乃
祖踊襲少南當前束婦人降卽位于階間祖還旋車不
還器祝取銘置于茵二人還重左還布席乃奠如初主
人要節而踊薦馬如初賓出主人送有司請葬期入復
位

此設祖奠也將陳祖奠徹遷奠巾與席俟于堂西以
待奠要節見前御柩柩已在階間車上北首商祝今
御柩車轉首南向示將出于時乃設祖奠象行者出

袒也踊襲以下祖奠之儀主人既踊襲其袒衣立柩
東少南避婦人也婦人自堂上降立階間柩車還向
外而所陳明器不動未成行也銘銘旌在庭下重上
祝取置茵上茵與旌同藏于壙而重不藏也重先北
向二人舉重以左體轉東向南柩還重亦還也乃布
席設祖奠與遷奠柩西同柩還遣車將行故復薦焉
祖奠畢賓出主人送于門外有司請來朝柩行之期
主人入復階間柩東前束之位
公賵縣玄纁束句馬兩句擯者出請入告主人釋杖迎
于廟門外句不哭先入門右北面及衆主人袒馬入設賓

奉幣由馬西當前輅北面致命主人哭拜稽顙成踊賓
奠幣于棧左服句出句宰由主人之北舉幣以東士受
馬以出主人送于外門外拜襲入復位杖賓賵者將命
擯者出請入告出告須馬入設賓奉幣擯者先入賓從
致命如初主人拜于位不踊賓奠幣如初舉幣受馬如
初擯者出請若奠入告出以賓入將命如初士受羊如
受馬又請若賻附入告主人出門左西面賓東面將命
主人拜賓坐委之宰由主人之北東面舉之反位若無
器則捂吾受之又請賓告事畢拜送入贈者將命擯者
出請納賓如初賓奠幣如初若就器則坐奠于陳凡將

禮必請而后拜送兄弟賵奠可也所知則賵而不奠知
死者贈知生者賻書賵於方若九若七若五書遣於策
乃代哭如初宵爲燎于門之右
此柩將行而賵贈也公君也助葬曰賵玄纁二色帛
十端爲束馬兩二馬士車用兩馬擯者出請使事主
人釋杖出迎北面袒重君命也使者以公賵馬入陳
庭下重南親奉幣由馬西進當兩階間柩車前北面
致君命輅即柩車不升堂柩在階下也車無漆飾曰
棧周禮士乘棧車車箱曰服賓以所奉幣奠于柩車
左箱尸南首左爲右象生右受也主人在柩東喪贈

不親受故奠之車箱重君賜不以委地也賵畢賓出
主人之宰舉所奠幣歸于東壁士主人之衆有司受
所賵馬出主人送賓復位乃杖迎君命釋杖卒事復
杖也以上君賵之禮賓賵僚友之賵不親致使人將
命主人拜不稽顙不成踊禮殺于君也賓奠賵出擯
者請事若更奠必以羊是士之上牲主人之士受之
如受馬之儀賓又出擯又請若以貨賻是助生者不
奠于柩主人出門外賓東面以器盛貨坐委地主人
宰由主人北西面舉之若無器盛則宰對賓迎受主
人亦不親受也捂猶[illegible]也以上賓客賵奠賻之禮贈

柩行以物贈死者就器現成之器跣奠于主人所陳明器之列乘車之西凡將賵奠賻贈之禮主人必請賓事畢乃出拜送不敢逆賓意也重言者明雖奠賻畢必請也兄弟情親且賵且奠生死兩施可也生者所知相敬不相親幣馬可賵飲食可省也贈以送死賻以助生禮各有宜不可混施方木板書賵贈之人與物九七五書行數遣送也書送葬車徒之數策編竹簡賵少書于板遣多書于策聘記云百名以上書于策不及百書于方是也柩將出主人哀慟與始死同使人相代哭不絕聲如初喪時宵即祖奠之夜為

燎于門內右當柩東以照哭者奠在柩西主人在柩東

厥明陳鼎五于門外如初其實羊左胖髀不升腸五胃五離肺豕亦如之豚解無腸胃魚腊鮮獸皆如初東方之饌四豆脾析蜱醢葵菹蠃醢四籩棗糗栗脯醴酒陳器滅燎執燭俠輅北面賓入者拜之徹者入丈夫踊設于西北婦人踊徹者東鼎入乃奠豆句南上綪句籩句蠃醢南句北上綪句俎二以成南上不綪句特鮮獸句醴酒在籩西句北上句奠者出主人要節而踊

此設遣奠厥明祖奠之明旦陳五鼎羊豕魚腊鮮獸各一殷奠故用少牢如初如前此殷奠之儀實鼎中實左胖左半體不用右殊吉也髀不升于鼎賤也腸胃肺皆羊離肺肺割不絕也豕亦如羊用左胖髀不升凡磔牲皆謂豚解小豕曰豚凡豕不用腸胃豢食同穀也魚乾魚腊乾禽鮮獸兎鹿之屬新殺者皆如初如殯奠魚九腊左胖髀不升也東方之饌饌于東堂下籩豆酒醴皆是四豆即周禮醢人饋食之豆脾析牛百葉蜱蚌也蠃螺同糗乾米餅糟曰醴清曰酒陳器陳昨日所陳明器滅門內右燎二人執燭俠柩車兩旁皆北向以將奠改設舊奠故西亦用燭賓入

助奠主人拜于位不出迎徹舊奠男子踊改設西北婦人踊皆要節也徹者乃適東方之饌取新豆鼎自外入不言朼載可知乃奠于柩西奠始豆四豆南為上綪屈陳也西南脾析脾析北蜱醢蜱醢屈而東葵菹葵菹南蠃醢蠃醢南籩籩北上以次而南棗連蠃醢在北棗南糗糗屈而西栗栗北脯故曰北上綪五俎二列在籩南自南而北兩行直陳不綪屈也西南羊羊北豕東南魚魚北腊惟鮮獸之俎無并在豕腊北曰特醴酒在籩西自北陳而南醴在北酒在南醴在脯西酒在栗西也

按少牢五鼎士葬亦五鼎故禮所謂士者亦通大夫
而言鄭謂大夫以上禮亡此爲諸侯士及用大夫禮
不合則云攝盛非也
甸人抗重出自道道左倚之薦馬馬出自道車各從其
馬駕于門外西面而俟南上徹者入踊如初徹巾苞牲
取下體不以魚腊 句 行器茵苞器序從車從徹者出踊
如初主人之史請讀賵執筭從柩東當前束西面不命
毋哭哭者相止也唯主人主婦哭燭在右南面讀書釋
筭則坐卒命哭滅燭書與筭執之以逆出公史自西方
東面命毋哭主人主婦皆不哭讀遣卒命哭滅燭出商

祝執功布以御柩執披主人袒乃行踊無筭出宮踊襲
至于邦門公使宰夫贈玄纁束主人去杖不哭由左聽
命賓由右致命主人哭拜稽顙賓升實幣于蓋主人拜
送復位杖乃行
此柩行也甸人主設重者抗舉也道廟門外中甬道
倚之謂欹置之道東爲左東主位重主象也倚于道
旁俟虞埋之又薦馬柩成行也馬亦由中道出乘車
道車稾車各從其馬駕于道上西面俟南上上明器
也明器在車前車自南陳而北徹遣奠者門外入主
人要節踊如初所謂入則丈夫踊也徹去奠上冪巾

苞裹俎上牲體如饗賓歸而徹俎送雜記云父母而
賓客之所以爲哀也體取下近足脛者小納壙中便
也取羊豕不用魚腊非正牲也行器謂所陳明器先
行茵最前苞繼之皆如廟中陳設之序車在器後近
柩前也史掌書筭讀昨夕所書賵以筭籌計其數告
于柩衆主人不命哭勿哭混讀也哭者交相止唯主
人主婦不止燭在讀筭者之北讀書執筭西面執燭
南面讀書則立柩在車上也釋筭則坐委籌于地也
讀畢執筭者先出讀者從曰逆出公史公家掌書筭
姓名者帥徒役遣送以其姓名讀于柩命衆毋哭主

人主婦亦不哭敬公史也左讀賵右讀遣所謂[illegible]幣
自左詔辭自右也讀遣畢柩遂行商祝前執布代旌
揮衆同力也主人袒柩出變也踊無筭傷親別也出
廟宮襲衣將就道也邦門城門君使人以束帛贈死
者主人去杖不哭敬君命也北面趨東由左臣禮也
賓由右致命詔辭也賓升柩車以幣加棺上使死者
被君恩也停柩受命畢乃行出國門也
按士葬而公史讀遣出國門而君使人以束帛贈非
士以上不得此故士喪禮不獨爲士設大夫以上皆
可知也

至于壙陳器于道東西北上茵先入屬引主人袒衆主人西面北上婦人東面皆不哭乃窆反主人哭踊無筭襲贈用制幣玄纁束拜稽顙踊如初卒袒拜賓主婦亦拜賓即位拾踊三襲賓出則拜送藏器於旁加見藏苞筲於旁加折卻之加抗席覆之加抗木實土三主人拜鄉人即位踊襲如初

此窆也壙葬穴陳送葬之明器于墓道左右北上綅于壙也茵以藉棺先入壙底引大繩以屬棺懸而下主人袒爲下棺變也不哭禁讙嚻也下棺曰窆送別曰贈帛以丈八尺爲制朋友贈于家主人贈于壙親踈之殊也卒贈畢也拜賓特袒哀甚禮重也主婦拜賓拜女賓即位即墓道東西之位主人東主婦西各向賓拜拾踊更迭踊主先賓後婦人居間賓出送葬者歸乃藏明器于棺旁以柳翣加棺上不見棺見飾曰見乃藏苞筲始陳器苞筲居先藏器苞筲在後加折于壙仰置曰卻以其飾向下乃加抗席覆之加抗木實土者三鄉人鄉里人助實土者即位踊主人將反虞辭墓也襲襲衣

乃反哭入升自西階東面衆主人堂下東面北上婦人入丈夫踊升自阼階主婦入于室踊出即位及丈夫拾踊三賓弔者升自西階曰如之何主人拜稽顙賓降出主人送于門外拜稽顙遂適殯宮皆如啓位拾踊三兄弟出主人拜送衆主人出門哭止闔門主人揖衆主人乃就次猶朝夕哭不奠三虞卒哭明日以其班祔

此既葬反哭而虞祔也既窆實土墳未成孝子以親骸不見寃靈無依遂迎神歸歸不見柩故有反哭有弔賓兄弟衆主人皆在入入祖廟柩自廟出反哭于廟自西階行升自西階也婦人由東別于丈夫也主婦入室反諸其所養也出與主人相向哭更迭成踊入不見親悲慟尤甚故賓弔者曰如之何無可奈何之辭主人拜稽顙哀之至也殯宮死者舊寢啓位啓殯哭泣之位即朝夕哭位婦人在堂南上主人堂下直東序西面北上外兄弟在其南也兄弟出小功以下兄弟同主人反哭畢退也出門闔門皆殯宮門主人就次就倚廬也朝夕哭哭無時也殯雖出未虞祔哭猶故不奠無柩也檀弓曰是日也以虞易奠葬之日一虞間日再虞又間日三虞又間日卒哭明日祔虞卒哭祔皆祭名虞安也安神也禮詳士虞卒哭卒[redacted]無時之哭惟朝一哭夕一哭祔附也以主附于祖班昭穆之序孫祔祖父子不同昭穆也

記○士處適的寢寢東首于北墉下○有疾疾者齊齋
養者皆齊撤琴瑟○疾病外內皆埽徹褻衣加新衣御
者四人皆坐持體男女改服屬纊以俟絕氣男子不絕
於婦人之手婦人不絕於男子之手○乃行禱于五祀
○乃卒主人啼兄弟哭○設牀第當牖衽下莞上簟設
枕遷尸○復者朝服左執領右執要招而左○楔貌如
軛上兩末綴足用燕几校在南御者坐持之○卽牀而
奠當腢偶用吉器若醴若酒無巾柶○赴曰君之臣某
死赴母妻長子則曰君之臣某之某死○室中唯主人
主婦坐兄弟有命夫命婦在焉亦坐○尸在室有君命

衆主人不出○襚者委衣于牀不坐其襚于室句戶西
北面致命○夏祝淅米差盛之御者四人抗衾而浴襢
第其母之喪則內御者浴鬠無笄設明衣婦入則設中
帶卒洗貝反于笄實貝柱右䪼顛左䪼夏祝徹餘飯瑱
田塞耳○掘坎南順廣尺輪二尺深三尺南其壤垼用
塊○明衣裳用幕布袂屬幅長下膝有前後裳不辟長
及轂斛縓綼畢緆夕緇純○設握裏親膚繫鉤中句指
結于擊○甸人築坅坎隸人涅厠次○既襲宵爲燎于
中庭

此以下申記前文之未備此一節始死至含襲之事

適寢謂正室在堂北房在室東士處適寢東首北墉
下平常寢處墉牆也齊心不亂也有疾則專一其心
孝子養親疾亦當專一其心士無故不去琴瑟疾則
徹之亦齊之一事疾甚曰病外內皆埽示變也褻衣
死者病中舊衣御者侍人持體使手足正直男女改
服變也屬纊以新絮著病者口鼻候其息有無男子
死用男御婦人死用女御不使男子持婦人婦人持
男子正終也禱五祀控于鬼神孝子迫切之情此以
上皆未死前之事乃卒始死也不成聲曰啼悲甚也
長號曰哭孝子啼兄弟哭哀有等也設牀第當室中

南牖遷尸也衽布席也復尚左左陽爲生故左手執
衣領招而左楔以角柶楔齒貌謂楔形軛車轅端曲
木以角柶屈中納齒閒兩末外向如軛校几足也几
有板板下有足以几足向南夾尸足板抵足勿令僵
直便著屨也校在南板[illegible]北也御者坐持尸足并几
使直也奠當腢當尸肩用吉器無巾柶始死事如生
也赴報通告凶也室中卽適寢房連室通稱也主人
主婦坐室中尸東撫尸哭兄弟夫婦有貴者亦于室
內坐不與衆兄弟同立堂下不與衆婦人同立戶外
尊之也君命至惟主人出迎拜送衆主人否明繼體

也襚者委衣于牀孝子不親受財也不奠于地故不坐凶事尚質也襚于室始死在室室戶東南襚者戶內西北向戶致主人之命夏祝淅米取潘也差盛以器分別盛潘襢袒通去其裀褥用單簀使浴水下易乾也內御女侍結髮曰鬠婦人襲不用笄如男子襲不用冠便斂也明衣既浴近體所著衣婦人著明衣加帶束之示斂飭在內曰中帶著明衣畢洗貝將含也齒末曰巓以貝柱兩旁大齒使口開易含餘飯飯舍所餘米瑱塞耳瑱不用懸以纊塞耳窾掘坎西階下埋渜濯也南順掘向南統于堂也寬曰廣長曰輪

土壤置坎南階在北也垼竈也幕布為帷幕之布紅色檀弓曰褚幕丹質是也袂袖也屬幅方幅聯屬為袂古布幅廣二尺二寸袂長及膝下也衣下曰裳裳無辟積取其寬圍足殊于生也轂瓠通足尖也縓淺紅色緆緆疑作蔽膝猶今裙用淺紅布緇布緣純緣也送死褻服用紅古今皆然論語不以紅為褻服嫌褻也握手籠裹親膚謂手在握裹鉤卽決以鉤弦曰鉤有組繫鉤中不繫指也指兩手大指擘掌後節以兩決繫交結兩擘使手不旁垂坅坑通築既埋渜濯實土築之肆人徒役涅猶洗也廁便器死者所用涅之不使人惡穢也

按士喪既夕本通一篇故記起自始死世儒欲割記附二篇謬也鄭解婦人明衣中帶爲褌襂然則卽今之裙袴豈婦人獨然而男子否乎又謂裳飾在幅曰縪在下曰緆然則純也下又言緇純文義不類又以繫鉤爲句中字屬下讀云設幄爲左手無決涅廁爲閉塞溷廁皆誤

厥明滅燎陳衣凡絞紟用布倫如朝服○設棜于東堂下南順齊于坫饌于其上兩甒醴酒酒在南篚在東南順實角觶四木柶二素勺二豆在甒北二以幷籩亦如

之凡籩豆實具設皆巾之觶俟時而酌柶覆加之面枋柄及錯建之○小斂辟奠不出室無踊節○既馮尸主人袒髺括髮絞帶衆主人布帶

此記前小斂事之未備者倫猶比也如朝服亦十五升布棜轝通箱類以載酒饌南順向南直陳坫以土爲具閣物在堂下東西隅設棜與坫齊其上棜上篚以盛觶柶勺角觶角爲觶用四朝夕酒醴各二二柶二勺朝夕扱醴酌酒各一豆籩皆二幷設于棜上小斂之奠脯醢一豆一籩此二豆二籩併大斂之奠也凡籩豆既實菹醢果脯備具則皆加巾冪此亦具實

加巾也惟䚡俟升奠乃酌不與籩豆同實柶覆醴上
枋柄通面枋以柄向前錯奠也建插也及升奠乃實
醴插柶將小斂辟去始死脯醢之奠以避斂不出室
即遷于室內也小斂踊不要節室中不備禮也既小
斂主人以下馮尸哭尸將出戶主人乃袒髻髮始死
投冠笄縱至是乃散髮以麻結之絞麻爲要帶齊衰
以下衆主人布帶古者吉服帶多用帛喪帶皆布
按鄭解籩豆實具設謂成偶爲具乃巾非也小斂一
豆一籩必巾檀弓云剥奠謂始死脯醢耳小斂奠陳
鼎有祭肉則不剥奠豈必兩豆兩籩而後巾與

大斂于阼大夫升自西階階東北面東上既馮尸大夫
逆降復位○巾奠執燭者滅燭出降自阼階由主人之
北句東
此記大斂事之未備者小斂于房明日大斂于阼階
上不忍遽離主位也大夫來升自西階立于階東北
面視斂既斂憑尸哭逆降非一大夫後升者前降也
復位位在東階下西面主人位之南巾奠大斂之奠
設于室中奠畢加巾執燭者遂滅燭出此因前文有
執燭者升自阼階不言其降故記之然則主人之位
在東階下之東餕之西也

既殯主人說脫髦三日絞垂冠六升外縪纓條屬厭衰
三升屨外納杖下本竹桐一也居倚廬寢苫枕塊不說
絰帶哭晝夜無時非喪事不言歠粥朝一溢抳米夕一
溢米不食菜果主人乘惡車白狗幦密蒲蔽御以蒲菆鄒
犬服木錧管約綏約轡木鑣馬不齊髦主婦之車亦
如之疏布裧襜貳車白狗攝服其他皆如乘車
此記殯後之事始死之明日小斂又明日大斂殯又
明日成服說脫同髦毛同即髮也喪大記主人小斂
脫髦此既殯云脫髦者小斂脫笄纚麻括髮既殯脫
括麻易冠絰成服也三日即成服日殯之次日小斂

帶麻散垂成服始絞冠布六升四百八十縷也冠縫
著武處曰縪反縫向外變也纓條屬解見前厭壓同
不起也吉冠𢦏起喪冠壓伏衰布三升二百四十縷
也裳同可知屨杖以下詳前篇惡車麤惡無飾主人
喪事出乘白狗皮爲幦覆較上幦冪通蒲草爲蔽
蒲爲矢以策馬菆矢也車上所建兵器之服用犬皮
常車轂端鐵錧喪車木錧升車索曰綏轡馬韁吉用
絲喪用繩約繩也鑣馬銜鐵吉用金喪用木常馬整
剔鬛尾喪馬髦不齊婦車有襜裧襜同車衣也在旁
曰帷在上曰襜麤布爲之貳車主婦從行者載兵器

爲衛臼狗皮爲服攝束之不似主人車列仗于車上
也其他蔽敢錧鑣之類皆如所乘惡車
朔日童子執帚卻之左手奉之從徹者而入比奠舉席
埽室聚諸突布席如初卒奠埽者執帚垂末內鬛從執
燭者而東○燕養饋羞湯沐之饌如他日○朔月若薦
新則不饋于下室
此記殯後饋奠之事朔月月之朔日帚苕帚掃除殯
宮卻向後也奉奉帚隨徹奠者入室徹宿奠比及新
奠舉席埽室以塵壤聚室東南隅近戶曰突埽已執
帚垂末帚杪曰末形如鬛向內示收斂也執燭者東

解見上節燕養猶言常供饋朝夕食羞美味湯沐以
湯洗浴內則云三日具沐五日具浴饌陳設也如他
日如生時也朔月薦新皆殷奠朝夕常奠曰饋若猶
與也朔奠與薦新朝夕奠皆于室室對堂上爲下殷
奠之日常饋可省矣
筮宅冢人物土○卜日吉告從于主婦主婦哭婦人皆
哭主婦升堂哭者皆止○啓之昕外內不哭夷牀輁軸
饌于西階東○其二廟則饌于禰廟如小斂奠句乃啓
此記筮葬地及啓殯之事宅卽葬地冢人掌墓地物
猶相也物色地之可葬者卜日儀見前主婦立東扉

內卜吉則卜人告龜從于主婦主婦哭婦人皆哭啓
之昕啓殯之朝旦外內不哭靜以待事也前文但言
婦人不哭不言男子故記之夷牀以正柩于廟饌于
禰輁軸以載柩適廟饌于殯宮西階廟與殯宮階也
其二廟謂上士祖禰異廟者下士祖禰同一廟死者
父廟曰禰先朝禰後適祖故夷牀先饌于禰奠如小
斂一鼎一籩一豆設奠畢乃啓殯
按前文云陳鼎皆如殯是三鼎兩豆兩籩也今云如
小斂奠是一鼎一豆一籩也前奠于廟此奠于殯宮
前遷奠此啓奠奠而後啓柩適廟奠從卽啓奠也前

未及故記之
朝于禰廟重止于門外之西東面柩入升自西階正柩
于兩楹間奠止于西階之下東面北上主人升柩東西
面句衆主人東卽位婦人從升東面奠升設于柩西升
降自西階主人要節而踊燭先入者升堂句東楹之南
西面後入者西階東北面句在下句主人降卽位徹句
乃奠句升自西階主人踊如初祝及執事舉奠巾席從
而降柩從句序從如初句適祖
此記柩朝祖禰之事二廟先禰後祖重止禰廟門外
將適祖不以入奠啓奠柩出則奠從衆主人東卽位

立于堂下之東西面也奠升從遷之奠升設于柩西遷以昧旦用燭先入者升堂東後入者立西階下東北面既設奠主人降即位乃徹從奠設遷奠徹奠者升則丈夫踊降則婦人踊故曰如初朝禰畢適祖祝及執事舉所設遷奠先降執巾席者從降次柩次主人如初適祖廟之序不言燭適祖晏矣

按鄭謂一日朝一廟適祖當在次日然重止于門外則適禰暫耳將即適祖也本文不言厥明鄭說未然

薦乘車鹿淺幦[illegible]笮革靾洩載旜載皮弁服纓轡貝勒縣于衡道車載朝服稾車載蓑笠○將載祝及執事舉

奠戶西南面東上卒束句前而降奠句席于柩西巾奠乃牆○抗木刊茵著用荼實綏芮上聲澤焉葦苞長三尺一編菅姦筲三其實皆瀹○祖還車不易位○執披者旁四人○凡贈幣無常○凡糗不煎○唯君命止柩于堩亘其餘則否○車至道左北面立東上柩至于壙斂服載之卒窆而歸不驅

此記柩行遣送及壙之事薦乘車見前遣車三乘車以象武道車以象文稾車以象輜重各載死者衣物于上以象寬靈如生鹿淺之淺與俴通單鹿皮爲幎無裏與緣管子曰甲不堅密與俴者同實周禮喪用藻車鹿淺幎是也干盾也笮矢服靾繫馬繩旜通帛旗皮弁服緇衣素裳纓繁纓轡韁也勒絡頭貝飾以貝三者懸于衡備壞也道車文事之車朝服士朝服玄冠緇衣稾草野之稱蓑笠暑雨之具將載將祖奠移柩降階間載于車取起柩西之奠立室戶西南向以避載東上上柩也束載畢執奠者乃前以奠降設于階間柩西加巾羃乃飾柩設牆翣抗木壙上承土者刊削治之不用雕繪也茵藉棺底著著茵內荼茅秀實充滿也綏綏通柔貌澤滑軟也茅著茵中取其充實柔滑葦蘆也編蘆爲苞一編一苞也菅草也筲

飯器其實黍稷麥皆瀹謂熟之祖祖奠還車還柩車以首向外示將行不易位未成行也披解見前外連引左右各二人持之凡贈死之幣束帛器用唯所有無常制糗餈實米豆粉爲之不煎以膏脂要不貴味堩道也柩在道唯君命則止而受其他不爲止也車即乘道稾車至葬地止于墓道左北向西爲左陰方也東上統于墓道先至者東以次而西柩至于壙謂既窆柩窆則載柩之車虛乃斂三車所載皮弁朝服蓑笠載于柩車以歸象形去神反也歸不疾驅所謂其反如疑也

按乘道槀三車卽所謂遣車禮器云諸侯七介遣車七乘大夫五介遣車五乘然則士遣車三乘是也鄭以遣車爲載牢肉之偶車納壙中四隅者据記葦包唯一編與三車不合遂以一編作便易解一編何以成包包長三尺如國君七包大夫五包壙中何能容鹿淺鄭謂鹿皮夏毛淺古者夏不田皮毛爛脫不可用皮唯冬良故詩云一之日于貉未聞夏也又綏澤爲香草亦無据

君視斂若不待奠加蓋而出不視斂則加蓋而至卒事

○旣正柩賓出遂匠納車于階間祝饌祖奠于主人之南當前輅北上巾之○弓矢之新沽古功有弭飾焉亦可張也有柲設依撻焉有韣獨猴矢一乘骨鏃短衛志矢一乘軒輖周中亦短衛

此雜記前文之未備君視斂視大斂禮見前篇加蓋蓋棺也奠在加蓋後加蓋而出是不待奠也加蓋而後至斂不及視矣殯事卒而後出則視奠矣遂匠謂遂人匠人周禮遂人職大喪帥六遂之役而致之納車納載柩之車階間祖廟東西兩階間柩在階間主人在柩東奠在南當柩車前北上上柩也自北陳而南弓矢皆壙中所藏用新不用故沽功不必精好也弭弓稍骨飾之令可張而已柲以竹爲弓檠縛弓裏防折傷也依以韋爲衣纏弓弦撻沓通韋爲之彄沓右手中三指以放弦通作韘詩云佩韘大射禮朱極三韣弓衣猴侯通賓侯之矢能殺物者四矢曰乘以骨爲鏃不用金衛矢羽凡矢長三尺羽居五分之一明器之矢羽短也志矢習射者空發之矢無鏃故不言鏃輖輊通詩云如輊如軒前仰曰軒後俯曰輊矢有軒輊不中以前有鏃重無鏃故軒輊均羽短無鏃設而不用也不用而設所以生事之

按喪禮何郁郁然文美之甚也死者人所畏惡聖人慮後世邪淫者之忘其親而委曲鄭重制爲斯禮所謂惟送死可以當大事故禮無如喪文矣讀斯禮悽然有不忍釋之懷焉乃所謂臨喪之本人皆有之可以觀禮子云喪與其易也寧戚

儀禮節解卷十三終

儀禮節解卷十四

郝敬習

[seal]

士虞禮第十四

虞憂也安也旣葬之日迎神而反憂親魂無歸祭以安之喪禮云三虞卒哭葬後凡三舉虞虞死者魂散殷懃妥侑是以謂虞

士虞禮特豕饋食側亨于廟門外之右東面魚腊爨亞之北上饎爨在東壁西面設洗于西階西南水在洗西篚在東尊于室中北墉下當戶兩甒醴酒酒在東無禁冪用絺布加勺南枋素几葦席在西序下苴刌寸上聲茅

長五寸束之實于篚饌于西坫上饌兩豆菹醢于西楹之東醢在西一鉶亞之從獻豆兩亞之四籩亞之北上饌黍稷二敦對于階間西上藉用葦席匜水錯于槃中南流在西階之南簞巾在其東陳三鼎于門外之右北面北上設扃鼏匕俎在西塾之西羞燔俎在內西塾上南順

此陳牲器也特豕一豕酒醴曰祭黍稷曰饋食賓者主祼賤者主食祭行于堂饋行于室士大夫祭皆曰饋食也側特也側亨一牲飪豕也亨用鑊煑于鑊而后升于鼎于廟門外右殊于吉也吉鼎鑊在門東東面爨與亨者皆向東魚旣刳者腊禽殺者亦熟于爨后升于鼎亞次豕爨也北上豕爨在北炊黍稷曰饎爨東壁東偏室特牲云主婦視饎爨于西堂下其記云饎爨在西壁此在東壁變于吉也設洗主賓盥手洗爵也吉洗在堂下東今在西階之西南篚竹器盛爵尊酒尊室在堂後北墉室中北牆當戶室東北隅也室戶在東南隅當之向明也兩甒一醴一酒酒在東醴在西可知室西爲上醴酒幷用醴饗神酒飲尸未盡變于奠也禁以承尊無禁尊著地也冪以覆尊絺布細布勺以酌酒醴枋柄通加勺冪上柄向南便

取也几以依神用素變于吉也葦席神席西序下堂上西牆下也苴藉也刌斷也茅以藉祭饌設也西坫閣物之具在堂上西兩豆一菹一醢設于堂上西楹之東醢在西菹在醢東可知鉶鼎和豕肉爲鉶羮亞之次于兩豆南從獻豆獻祝也兩亦一菹一醢又次鉶南四籩主婦獻尸祝者又次于兩豆南北上豆以下在西楹東者皆自北陳而南敦盛黍稷器階間東西階間西上自西陳而東黍在西稷在東藉用葦席豆以下皆陳于席上匜水匜盛水以沃尸槃盥器流匜口匜盛水置槃中而匜口向南槃設于西階下洗

南以簞盛拭手巾于槃匜東三鼎豕魚腊陳于門外
西塾南北向直陳以北爲上序而南也扃以移鼎鼏
以蓋鼎匕以升肉俎以載肉在西塾西統于鼎也羞
猶進也羞燔之俎非正俎三鼎爲正從薦爲羞肉曰
燔肝曰炙不言炙可知也在內在西塾內上謂塾內
之北匕與俎皆向南直陳取者北面縮執便也
主人及兄弟如葬服賓執事者如弔服皆卽位于門外
如朝夕臨位婦人及內兄弟服卽位于堂亦如之祝免
澡葛絰帶布席于室中東面右几降出及宗人卽位于
門西東面南上宗人告有司具遂請句拜賓如臨句入

門哭婦人哭主人卽位于堂衆主人及兄弟賓卽位于
西方如反哭位祝入門左北面宗人西階前北面
此卽位布神[illegible]席凡祭用吉服而虞喪祭也故主人
喪服助祭者弔服兄弟衆主人以下及內外兄弟也
葬服主人髽散帶垂衆主人及兄弟免大功以上皆
散帶垂賓僚友助祭者弔服疑衰素冠麻絰帶皆卽
位殯宮門外如朝夕奠主人西面外兄弟在其南賓
繼之等位也婦人主婦以下內兄弟姊妹之屬各以
葬服卽位堂上祝與宗人皆公有司士之僚屬也祝
宜與賓同弔服而以接神加免澡治葛爲首絰要帶

布神席于室西南隅東向几置席右神道尚右東面
南爲右祝布席降出廟門外宗人立門外西東面祝
拜立于其北以南爲上宗人告主人執事旣備請行
禮主人卽門外拜賓如朝夕臨遂入門哭初柩在堂
主人哭臨位東階下西面旣葬不見親主人登堂哀
慕故反哭位在堂上由西階升東面衆主人及兄弟
賓客皆堂下西方東面三虞皆與反哭位同祝入門
左門內之西祝之常位也特牲饋食記云公有司門
西北面東上是也宗人掌禮事詔主人主人在堂故
宗人西階前北面向堂若主人在室則宗人升堂記

云主人在室宗人升戶外北面是也
祝盥句升取苴句降洗之句升句入設于几東席上東
縮降洗觶升止哭主人倚杖入祝從在左西面贊薦菹
醢醢在北佐食及執事盥出舉句長在左鼎入設于西
階前東面北上匕俎從設左人抽扃鼏句匕句佐食及
右人載句卒句朼者逆退復位俎入設于豆東魚亞之
腊特贊設二敦于俎南句黍句其東稷設一鉶于豆南
佐食出立于戶西贊者徹鼎祝酌醴命佐食啓會佐食
許諾啓會卻于敦南復位祝奠觶于鉶南復位主人再
拜稽首祝饗命佐食祭佐食許諾鉤袒取黍稷祭于苴

三取膚祭祭如初祝取奠觶祭亦如之不盡句益句反奠之主人再拜稽首祝祝句卒主人拜如初哭出復位此設饌饗神也尸未入而先饗神所謂陰厭也歆氣曰厭祝盥手于西階下槃內升堂取苴茅于西坫上降洗于西階下復升堂入室設于几東神席上東縮席向東茅順東西直布几在席南苴在几東席前也苴以藉祭佐食祭黍稷豕膚醴皆奠苴上故先設降洗觶升將入室酌醴也止哭鬼神尚幽寂也主人在西階東向將入室以杖倚西序小記云虞杖不入于室主人先祝入室祝從入立于主人左西面向神席

也贊助事者取堂上西楹東兩豆菹醢入薦醢在北則菹在南佐食佐神食者執事衆有司盥手西階下出門外舉鼎鼎自門外入西爲左舉鼎長者居西鼎入由西設于西階下向東神道尚西殊于未葬前鼎設于阼也北上三鼎自北直陳而南每鼎一人執匕俎隨入設于鼎東俎東順匕西柄左人卽長在西者抽扃啓鼏執匕取鼎肉而佐食與右人在鼎東載肉于俎匕載畢匕者逆退後進者前退復西方賓位俎入室豕奠菹東魚俎次豕北醢東腊俎在魚東無對曰特二敦黍稷黍在豕南稷在黍東一鉶設于菹南

佐食設畢出立室戶外之西記云佐食無事則出戶負依南面是也贊者徹鼎門外祝酌醴于北墉下西甒獻神用醴貴初也啓會開敦蓋卻下而仰也復位反立于戶西祝奠觶于鉶南復位復立主人左西面也主人再拜稽首拜死者神靈祝饗告神饗命佐食祭祝命代神祭食也鉤袒捲衣袖露臂也祭于苴于几東茅上三三取以祭純肉曰膚如初如祭黍稷于苴取奠觶取醴也不盡餘醴也益更酌也反奠反觶于鉶南祝祝陳辭告神達孝子之意也卒祝畢出出室主人復西階東面祝復門左北面之位

按鄭云苴以藉祭是也謂孝子爲神疑于其位設苴以定之然何獨虞祭有神耳凡祭皆用茅苴禮文多互見

祝迎尸一人衰絰奉篚哭從尸尸入門丈夫踊婦人踊淳尸句盥句宗人授巾尸及階祝延尸尸升宗人詔踊如初尸入戶踊如初哭止婦人入于房主人及祝拜妥尸尸拜遂坐從者錯篚于尸左席上立于其北尸取奠左執之取菹擩軟平聲于醢祭于豆間祝命佐食墮妥祭佐食取黍稷肺祭授尸尸祭之句祭奠句祝祝句主人拜如初尸嘗醴奠之佐食舉肺脊授尸尸受振祭嚌之

左手執之。祝命佐食邇敦。佐食舉黍。錯于席上。尸祭鉶。
嘗鉶。泰羹湇。泣自門入。設于鉶南。胾。恣四豆設于左。尸
飯。播餘于篚。三飯。佐食舉幹。尸受振祭。嚌之。實于篚。又
三飯。舉胳。格祭如初。佐食舉魚腊。實于篚。又三飯。舉肩。
祭如初。舉魚腊俎。俎釋三个。尸卒食。佐食受肺脊。實于
篚。反黍如初設

此迎尸入而九飯也。形死曰尸。死者不可見。以其親
者一人象之曰尸。古祭必用尸。尸必以孫。無孫取于
同姓。祝迎尸。主人不迎者。尸尊于廟中。出廟。父不迎
子也。既饗神。後迎尸。神降而後尸入也。一人衰絰。象

尸。從者。以衆主人充之。篚。尸受食之器。尸入門。男女
踊。如見親至也。淳尸。猶沃尸。盥尸盥手。尸自門左入
盥于西階下。巾以拭手。延尸。引尸升也。宗人詔踊。告
丈夫婦人踊也。尸入戶。入室也。哭止。神尚寂也。婦人
入于房。入東房。避執事者也。拜妥。拜尸使安也。尸拜。
答拜也。從者。卽一人衰絰奉篚者也。錯篚于席上。尸
左。席北也。尸取奠。取鉶南所奠醴觶。左手執之。擩。擩
通揉也。祭于豆間。祭先食也。饌始菹醢。豆近席。尸自
取俎。敦遠。祝命佐食取之。品物降地曰墮。稷在黍東。
黍在鉶東。肺在豕俎上。佐食併取授尸。祭奠。尸以左

手所執奠觶祭也。祝陳辭。主人拜。尸嘗醴。奠觶于席
前。佐食又舉肺併脊授尸。尸受而揮振以祭。遂嚌之。
左手執肺脊。右手祭鉶。嘗鉶。乃飯。此以下。飯與祭。皆
右手爲之。邇敦。移敦近尸。舉黍。卽舉敦黍。泰羹湇。肉
汁無和者。切肉曰胾。四豆設于左。設于正豆菹醢之
北也。席東向。北爲左。尸飯黍。播放其餘于篚內。三飯
以手三取食。脊骨曰幹。又三飯。舉胳。後足骨曰胳。舉
魚舉腊。皆嚌之。以其餘併實于篚。又三飯。舉肩。豕前
肩。佐食乃取俎上魚與腊。實于篚。每俎各留三个。不
盡取。以待改設陽厭。卒食。九飯畢也。尸九飯。皆以左

手執肺脊。食畢。以授佐食。佐食受。併實于篚。以所邇
黍敦。仍置于鉶東

按記牲體七。而肺爲氣主。周以火德勝金。祭先肺。體
脊爲正。幹爲中。胳爲後。肩爲前。故九飯舉之。陰厭。神
既饗矣。尸食餕神之餘也。九飯卒食。與吉祭禮同。但
其間無告飽拜侑之事。所以爲喪祭。古祭用尸。事頗
迂誕。子坐父拜。形迹亂常。禮以決嫌疑。此何但嫌疑
之間而已。所以不能強世必行也

主人洗廢爵。酌酒酳。卬尸。尸拜受爵。主人北面答拜。尸
祭酒。嘗之。賓長以肝從。實于俎。縮。右鹽。尸左執爵。右取

肝擩鹽振祭嚌之加于俎賓降反俎于西塾復位尸卒爵祝受不相爵主人拜尸答拜祝酌授尸尸以醋酢主人主人拜受爵尸答拜主人坐祭卒爵拜句尸答拜

此主人獻尸而尸酢主人也爵無足曰廢喪器不飾也繼飯飲酒曰酳賓長賓客之長者肝豕肝從從主人薦實于俎賓以西塾之羞俎載肝進實于豕俎而以羞俎降凡羞俎不列于席縮直執也正俎橫執羞俎縮執右鹽鹽居肝右便擩也尸取肝揉鹽中揮振之以祭既祭嚌之以餘肝反豚俎上賓執羞俎降反門外西塾內復西階下東面之位祝受受虛爵不相

爵謂不命主人拜而主人自拜喪禮質也特牲饋食尸卒爵祝受爵曰送爵皇尸卒爵主人乃拜彼所謂相爵也尸酢主人不親酌尸尊不降席醋酢同後倣此

筵祝句南面主人獻祝祝拜坐受爵主人答拜薦菹醢設俎祝左執爵祭薦奠爵興取肺坐祭嚌之興加于俎祭酒嘗之肝從祝取肝擩鹽振祭嚌之加于俎卒爵拜主人答拜祝坐授主人主人酌獻佐食佐食北面拜坐受爵主人答拜佐食祭酒卒爵拜主人答拜受爵出實于篚升堂復位

此主人獻祝與佐食也筵祝將獻祝設席也南面室中北墉下向南祝與佐食皆左右尸因獻尸及廣神惠也祝拜跪受爵敬也主人答拜反室西面位答也祭薦祭菹醢也祭肺必奠爵離肺絕須二手也既嚌反肺于豕俎上肝從次賓從薦也加于俎反肝亦于豕俎上凡羞俎不列于席佐食無豆俎禮殺也主人受爵出以虛爵出室也實于篚以獻尸祝佐食廢爵納于西階下洗東篚內升堂復位主人取前所倚杖復立于西階東面之位

主婦洗足爵于房中酌亞獻尸如主人儀自反兩籩棗

栗設于會南棗在西尸祭籩祭酒如初賓以燔從如初尸祭燔卒爵如初酌獻祝籩燔從句獻佐食皆如初以虛爵入于房

此主婦亞獻尸及祝與佐食爵用足文于廢也房中東房內酌酌酒于室北墉下亞獻尸亞主人獻也自反主婦自還東房取籩兩一棗一栗會敦蓋黍稷在鉶東會郤于敦南籩設于會南棗在西接黍栗在東接稷尸祭祭棗栗于豆間如初如主人初獻之儀賓次賓燔燒肉以虛爵入于房主婦獻畢反東房也

按特牲禮主婦獻尸兄弟長以燔從此云賓以燔從

蓋喪祭兄弟在哀戚中無助奠之禮房室不同處室以事神房以治饌室在堂後房在室東據此儀曉然鄭謂洗于房即昏禮洗在北堂然則主婦洗爵于堂何以云房中棗栗自宜饌于東房豈在堂上乎

賓長洗繶爵三獻燔從如初儀

此賓三獻尸也繶爵爵口足閒有紋又文于足爵

婦人復位祝出戸西面告利成主人哭皆哭祝入尸謖(速)從者奉篚哭如初祝前尸出戸踊如初降堂踊如初出門亦如之

此三獻畢尸出婦人復位出東房立于堂上位西面

以尸將出也祝出戸出室戸主人西階上東面祝西面告利成利養也成畢也言孝子養畢皆哭丈夫婦人盡哭也祝入導尸也謖速意神去謖然從者即始一人衰絰從尸入者也尸出戸下堂出廟門男女哭踊象親去哀慕也

祝反入徹設于西北隅如其設也几在南厞用席祝薦席徹入于房祝自執其俎出贊闔牖戸主人降賓出主人入門哭止皆復位宗人告事畢賓出主人送拜稽顙

此尸既出改設前饌所謂陽厭也尸未入神先降故有陰厭尸既出神未散故有陽厭陰厭在室西南深幽處坤方陽厭在室西北見明處乾方陰厭始自陽入也陽厭終自陰出也祝既送尸反入室徹饌改設西北隅以神席不敢遂去之亦猶喪奠改設于序西南企其厭飫無已也如其設如始陳設之序几在南以席倚几側隱之使幽暗也厞隱也祝薦獻祝之籩豆席筵席皆徹歸東房初自東房出也公食大夫記云筵出自東房既徹主人降堂賓主俱出門外哭者止主賓以下皆復門外之位如始未入即位成禮之終也宗人告事畢即告于門外之位也

記○虞沐浴不櫛○陳牲于廟門外北首西上寢右○

日中而行事○殺于廟門西主人不視豚解○羹飪升左肩臂臑(猱)肫(骨)骼(各)脊脅離肺膚祭三取諸左膉(益)上肺祭一實于上鼎(句)升魚鱄鮒九實于中鼎升腊左胖髀不升實于下鼎皆設扃鼏陳之(句)載猶進柢魚進鬐祝俎髀脰脊脅離肺陳于階閒敦東

此以下雜記前文之未備此一節陳牲器之事沐浴將祭自潔清也不櫛凶事無容也牲豕兼魚腊北首首向北以西爲上豕在魚腊西也寢右右體側臥俎上呈左胖也葬以朝日反而行虞事則日中矣殺殺牲門西陰方凡始殺牲離其前後脛脊脅曰豚解孝

子哀心甚故不視殺羹飪肉飪熟也升升鑊肉于鼎
牲體貴右喪祭用左變于吉也肩前肩肩下曰臂臂
下曰臑肫臀通肫下曰骼脊背脊脅兩胉正祭體九
或十一喪用七耳離肺離而不絕所謂舉肺也膚純
肉膚祭三神祭也肺祭一尸祭也肺之祭者斷切之
所謂刌肺也膉脰肉上鼎北一鼎鱄鮒二魚名士正
祭用魚十五喪用九中鼎陳次上鼎腊乾禽兎也腊
用左半體髀尻骨不以升鼎下鼎居南載載俎進柢
以骨向神吉祭進腠喪奠進柢虞祭猶未吉也鬐魚
脊祝俎薦祝之俎髀豕髀脰頸肉飪膉也祝俎惟四

體不升鼎殺于尸也祝無黍稷陳敦東繞于神也
按牲殺始薦七體謂豚解脊骨前後胵左右脅為七
及薦熟折為二十一體謂體解脊三曰正脊曰脡脊
曰橫脊兩肱各三曰肩曰臂曰臑為六兩脅各三曰
代脅曰長脅曰短脅為六兩股各三曰髀曰肫曰胳
為六共二十一羊豕皆然體不言首首升于室也郊
特牲云用牲于庭升首于室周禮夏官羊人職祭祀
割羊牲登其首然少牢特牲皆不及薦首故禮文難
盡合腊不升髀牲或升髀者腊用全禽惟兎鄭知髀
賤而不知內則之兎本去尻也如以賤何獨牲髀不

然
淳尸盥執槃西面執匜東面執巾在其北東面宗人授
巾南面○主人在室則宗人升戶外北面佐食無事則
出戶負依南面○鉶芼用苦若薇有滑夏用葵冬用荁
有柶豆實葵菹菹以醯醢籩棗烝栗擇○尸入祝
從尸尸坐不說屨尸謖祝前鄉尸句還句出戶又鄉
尸句還句過主人又鄉尸還句降階又鄉尸降階句還
句及門如出戶尸出祝反入門左北面復位然後宗人
詔降○尸服卒者之上服男男尸女女尸必使異姓不
使賤者

淳猶沃也執槃以下皆執事之人前文止言宗人授
巾故此詳之宗人詔主人禮主人在堂則宗人在階
前主人在室則宗人升堂立室戶外詔室事佐食以
衆兄弟為之佐尸食者也室中無事則室戶外負牖
立古廟制堂北為室室戶偏東戶西為牖皆南向卽
北堂中也佐食無事依此立曰負依特牲禮尸將入
佐食中庭北面故尸在室佐食在堂南面鉶和羹盛
以鉶鼎曰鉶羹菜曰芼苦薇葵荁皆菜也滑若今
和肉以粉使滑利也柶匙也以扱羹也棗烝則熟栗
擇則潔皆籩實也尸入室祝從尸主人在祝後與陰

厭主人先祝入異也禮事主敬則坐不說屨少儀云
祭于室中堂上無跣燕則有之尸謖見上祝前導尸
行鄉向同轉面向尸還旋同既向尸復旋行也主人
立西階東面尸由西階降過主人主人致敬尸答故
祝向尸降西階祝前降又向尸及廟門出如出戶又
向尸既送尸祝反入門左北面立初祝即位此今復
位成終也詔降祭事畢告主人下堂也卒者之上服
士爵弁服死以襲故尸服象之必使異姓謂女尸也
男以孫爲祖尸同姓也女以孫婦爲祖姑尸異姓也
不使賤不用庶也無適而後用庶

無尸則禮及薦饌皆如初既饗祭于苴祝祝卒不綏
祭無黍羹湆胾從獻主人哭出復位祝闔牖戶降復位
于門西男女拾踊三如食間祝升止哭句聲三句啓戶
主人入祝從啓牖鄉向如初主人哭出復位卒徹祝佐
食降復位宗人詔降如初
此無尸虞祭之禮曾子問云祭成喪者必有尸則無
尸是殤祭也又謂宗子殤陰厭庶殤陽厭則無尸是
殤虞也禮謂自葬服即位至主人哭出復位及改設
饌至賓出之禮薦饌謂神席前俎豆陳設之類皆與
有尸者同既饗謂祝告神饗命佐食祭于苴祝陳辭
畢此以後有尸則有綏祭及從獻無尸則不綏祭綏
挼同曲禮云大夫綏之綏祭即墮祭解見前無黍羹
湆無胾豆無賓從獻凡尸事始墮祭終從獻無尸則
四事俱無但祝祝卒主人遂哭出復戶外東面之位
祝遂闔牖戶降復門西之位丈夫婦人更迭踊三者
三如尸食九飯頃祝復升堂哭止作聲三乃啓戶主
人先入室祝從乃啓牖鄉向同北窻曰鄉南窻曰牖
如初謂主人西面祝在左與有尸同主人哭出復堂
上西面祝降復門西北面佐食降復西方衆兄弟之
位宗人詔降詔主人下堂也如初如初贊闔牖戶告

事畢也
始虞用柔日曰哀子某哀顯相夙興夜處不寧敢用絜
牲剛鬣香合嘉薦普淖劳明齊洓溲酒哀薦祫事適爾
皇祖某甫句饗句再虞皆如初曰哀薦虞事三虞卒哭
他用剛日句亦如初曰哀薦成事
此記三虞之節與祝辭凡葬用柔日甲丙戊庚壬爲
剛乙丁巳辛癸爲柔奇剛偶柔柔陰也葬之日中虞
用柔日安神宜陰也顯相助祭者詩云肅雍顯相哀
助祭者同哀也剛鬣豕也香合黍也嘉薦菹醢之屬
普大也淖和也大和則豐熟故粢盛謂普淖明齊新

水也即玄酒洩醴通醴也合食于祖曰祫尸柩已葬
神宜歸廟恐寃未離舊寢故虞于寢告使適祖也皇
美大之稱皇祖即死者所祔祖某甫祖字饗勸饗再
虞間一日亦柔日禮同惟辭稱哀薦虞事爲異三虞
又間一日卒哭又間一日祭而卒哭也三虞以前葬
哭如始死晝夜無時卒哭以後如既殯惟朝夕一哭
夕奠一哭曰卒卒晝夜無時之哭也他用剛日謂卒
哭明日即祔祭也卒哭柔日則祔祭當剛日禮與辭
如初但稱哀薦成事爲異三虞皆喪祭卒哭祔漸成
吉故曰成事始言祫告親以所適次言虞俟親度其
可否終言成乃成適祖從容有序事死如生然

獻畢未徹乃餞尊兩甒于廟門外之右少南水尊在酒
西勺北枋洗在尊東南水在洗東篚在西饌籩豆脯四
脡有乾肉折俎二尹縮祭半尹在西塾尸出執几從席
從尸出門右南面席設于尊西北東面几在南賓出復
位主人出即位于門東少南婦人出即位于主人之北
皆西面哭不止尸即席坐唯主人不哭洗廢爵酌獻尸
尸拜受主人拜送哭復位薦脯醢設俎于薦東朐劬在
南尸左執爵取脯擩醢祭之佐食授嚌尸受振祭嚌反
之祭酒卒爵奠于南方主人及兄弟踊婦人亦如之主
婦洗足爵亞獻如主人儀無從踊如初賓長洗繶爵三
獻如亞獻踊如初佐食取俎實于篚尸謖從者奉篚哭
從之祝前哭者皆從及大門內踊如初尸出門哭者止
賓出主人送拜稽顙主婦亦拜賓
此既虞卒哭餞神祔祖也卒哭明日將以主適廟故
卒哭遂餞飲行者曰餞卒哭之祭三獻既畢俎豆未
徹餞尸于舊寢門外尊兩甒以下皆餞禮廟門即寢
門舊殯宮門也餞行于寢門外右陰方少南尸席在
北也洗與水篚皆統于尊陳雖有東南西總之門右
脯四脡變于吉也鄉飲酒禮薦脯五脡乾肉牲體之

乾者斷以爲俎割肉方正曰尹二尹猶二片縮直也
以二尹直陳于俎橫加半尹于上以待祭西塾寢門
西堂尸出祭畢自室內出執几席皆贊者從尸出寢
門外設神席于尊西北東向几在席右賓出復門外
朝夕哭之位繼兄弟西面北上也婦人亦出門外助
餞也皆西面向尸也唯主人不哭將行禮也朐屈也
脯形中屈曲禮置脯脩左朐右末今朐在南尚右變
于吉也授嚌以乾肉授尸祭而嚌之既嚌以還佐食
佐食歸于俎尸祭酒卒飲不酢主人喪禮畧也奠于
南方奠爵薦右也主婦亞獻無從無籩豆從薦也佐

食取俎取乾肉實于篚為尸實也大門寢宮門外之
門寢宮在大門內凡尸尊于廟大門外無事尸之禮
故至大門內止不出大門故不拜送尸出出大門賔
出拜送送于大門外主婦拜賔拜女賔
丈夫說脫經帶于廟門外入徹主人不與婦人說首經
不說帶○無尸則不餞猶出几席設如初拾踊三哭止
告事畢賔出○死三日而殯三月而葬遂卒哭將旦而
祔則薦○卒辭曰哀子某來日某隮祔爾于爾皇祖某
甫尚饗女子曰皇祖妣某氏婦曰孫婦句于皇祖姑某
氏其他辭句一也饗辭曰哀子某圭絜為而哀薦之句

饗句明日以其班祔沐浴櫛搔爪翦用專膚為折俎取
諸脰膉益其他如饋食用嗣尸曰孝子某孝顯相夙興
夜處小心畏忌不惰其身不寧用尹祭嘉薦普淖普薦
溲酒適爾皇祖某甫以隮祔爾孫某甫尚饗○朞而小
祥曰薦此常事又朞而大祥曰薦此祥事中月而禫是
月也吉祭猶未配
此記餞祭以後至祥禫之事喪禮之終也丈夫謂主
人以下親始死男子麻經帶至卒哭脫麻帶易葛帶
廟門外餞畢遂脫也入徹室中祭饌與門內餞饌皆
衆有司主人脫經門外故不與婦人主婦以下婦人

重要經男子重首經易服先輕者故卒哭男子以葛
易帶婦人以葛易首經男不脫首經婦不脫要帶至
小祥男子乃去首經而帶如故婦人乃去帶而首經
如故所謂除服先除重也無尸謂殤不成喪者無尸
可餞猶以室中神几與席陳設寢門外行禮拾踊三
丈夫婦人賔客更迭踊三者三也將旦謂卒哭之明
旦薦卽卒哭日祭餞也卒辭謂卒哭祭之祝辭隮升
也以死者主自殯宮升附祖廟女子子附于祖母子
婦附于祖姑凡祔皆以孫祔祖父子不同昭穆他辭
一謂來日隮祔尚饗等辭同也饗辭勸侑神尸饗食

之辭圭絜通潔也明日卽將旦也班昭穆之次祔祭
則主人沐面浴體櫛髮搔翦手足甲稍脩飾也折俎
獻尸祝外酢席之俎人衆俎多折骨為之吉禮也今
祔祭未純吉主人以下之俎用專膚純肉無體骨俎
貴骨賤肉喪貶于吉也脰膉項肉其他事神事尸等
禮如特牲饋食稍用吉也嗣尸虞卒哭祔相繼同尸
也曰以下祔祭之祝辭稱孝子變于哀也孝顯相助
祭者皆孝也尹祭割肉以祭曲禮脯曰尹祭普薦祖
孫共薦下辭云爾祖爾孫是也尚庶幾也朞滿十二
月一歲之期小祥十三月之祭薦常事小祥祭之祝

辭也又朞二十四月大祥二十五月之祭薦祥事大祥祭之祝辭也中月間一月大祥二十五月間一月則二十六月禫祭則二十七月禫澹也言哀慕平澹是月卽禫月也吉祭卽禫祭也未配新主猶祔祖未入新廟與其配專祀也夫妻合祀曰配

按親初喪設主殯宮三月既葬卒哭以主祔于祖廟時新宮未作無專祠故不忍卽以鬼神事之也故練祥等祭皆無配三年喪畢新宮成遷主禰廟始有配饗禫祭時主猶在祖鄭註未明

儀禮節解卷十四終

儀禮節解卷十五

郝敬習

特牲饋食禮第十五

特牲饋食禮士祭祖禰也特牲一牲卑者先飯曰饋食尊者先灌曰祭祀曲禮曰大夫以索牛士以羊豕雜記云上大夫卒哭成祔皆大牢然則大夫亦時用大牢士亦時用少牢也士喪禮少牢遣奠則大夫豈無用特牲時邪鄭謂曲禮所言天子之士是書爲諸侯之大夫士何据而别夫禮有隆殺牲有大小通上下貴賤用之天子郊天亦特牲也謂大夫之祭隆于

士則可謂大夫專用少牢士專用特牲不盡然蓋士虞後繼以特牲者自凶趨吉也特牲後繼以少牢者自殺趨隆也皆記禮之序故是篇首云冠端玄與兄弟之服辭曰諏事適皇祖不言配皆繼前篇虞後祥禫等吉祭言否則何爲反以士先大夫邪

特牲饋食之禮不諏日及筮日主人冠端玄卽位于門外西面子姓兄弟如主人之服立于主人之南西面北上有司羣執事如兄弟服東面北上席于門中闑西閾外筮人取筮于西塾執之東面受命于主人宰自主人之左贊命命曰孝孫某筮來日某諏此某事適其皇祖

某于尚饗筮者許諾還即席西面坐卦者在左卒筮寫卦筮者執以示主人主人受視反之筮者還東面長占卒告于主人占曰吉若不吉則筮遠日如初儀宗人告事畢前期三日之朝筮尸如求日之儀命筮曰孝孫某諏此某事適其皇祖某子筮某之某爲尸尚饗

此筮日筮尸不諏日不如大夫少牢與有司謀丁已等日但隨所暇日筮食禮畧也冠端玄謂冠與端色皆玄用吉變于前喪祭也門外廟門外西面立主位也子姓猶子孫姓言生子所生也皆在五服內者如主人之服亦玄也詳言服承前篇喪禫除服從吉也

立于主人南西面與主人並立而不統于主人故北上有司羣執事東面北上賓位也席筮席闑西即門中閾門限士冠禮云筴與席具饌于西塾故筮人取筮筴于西塾執之執筴也宰有司之長少儀云贊幣自左詔辭自右喪禮命筮曰皆自右此自左者筮事祖考不敢以卑禮詔之也諏謀也某事承上篇爲祥禫如謀此禫事之類適皇祖即所祔之祖往祭于其廟某子皇祖字尚饗疑辭言庶幾饗之還旋同筮人東面受命畢旋就門中席西面坐卦者寫卦者在左在筮人之南長占占卦先長以次及衆占曰吉告主人之辭曲禮云吉事先近日喪事先遠日此吉祭筮近日若不吉則改筮遠日也宗人公有司掌禮者事畢筮畢祭日既定于祭前三日筮尸某之某指尸父及子名曲禮曰爲人子祭祀不爲尸然則尸之父死者也

按鄭註冠端下言玄者玄冠有不玄端者則朝服也鄭以玄端與朝服異而朝服之緇衣即玄端古者禮服皆稱朝服玄端即禮服又謂有司羣吏爲士屬吏然士何必盡有官職者禮不下庶人庶人奠于寢士無田不祭而奠亦有禮皆可質義而行故士禮變通

于上下貴賤之間有司羣吏惟大夫能備何但初命之士耳

乃宿尸主人立于尸外門外句子姓兄弟立于主人之後北面東上尸如主人服出門左西面主人辟皆東面北上主人再拜尸答拜宗人擯辭如初卒曰筮子爲某尸占曰吉敢宿祝許諾致命尸許諾主人再拜稽首尸入主人退宿賓賓如主人服出門左西面再拜主人東面答再拜宗人擯曰某薦歲事吾子將涖之敢宿賓曰某敢不敬從主人再拜賓答拜主人退賓拜送

此宿尸與賓越宿預戒曰宿祭前二日也北面事神

之禮出門左迎賓之禮辟卻避致敬也東面朝尸也
主人先拜尊尸也宗人祝皆主人之黨宗爲擯相禮
致辭于祝如筮尸宰贊主人命筮之辭卒語末以筮
子至敢宿易前尚饗語祝受宗人辭許諾遂致主人
命于尸賓僚友也宿一人爲從獻之賓歲事每歲時
祭之事前言諏某事此言歲事義互備也涖臨也
厥明夕陳鼎于門外北面北上有鼏棜在其南南順實
獸于其上東首牲在其西北首東足設洗于阼階東南
壺禁在東序豆籩鉶在東房南上几席兩敦在西堂
主人及子姓兄弟卽位于門東如初賓及衆賓卽位于

門西東面北上宗人祝立于賓西北東面南上主人再
拜賓答再拜三拜衆賓衆賓答再拜主人揖入兄弟從
賓及衆賓從卽位于堂下如外位宗人升自西階視壺
濯及豆籩反降東北面告濯具賓出主人出皆復外位
宗人視牲告充雍正作豕宗人舉獸尾告備舉鼎鼏告
絜請期曰羹飪告事畢賓出主人拜送
此省視牲器厥明夕謂宿尸賓次日之夕卽祭之先
夕門外北面當門也北上三鼎自北陳而南棜轝通
形如箱以載獸在鼎南向南直陳獸腊也野禽已殺
者兔屬牲豕牲不在棜以其生也西棜西北首東足

未殺東縛之也洗設于阼階東南堂下也壺有禁在
堂上東牆下豆籩鉶在東房虛器未實皆自南陳而
北几席神座與兩敦饋神之器皆在堂上西主人以
下卽位于門東如筮位賓及衆賓皆主人所宿以助
祭者宗人掌禮祝祝神皆公有司位退于賓而近于
廟主人拜賓廟門外賓尊者一人再拜衆賓輩共三
拜衆賓答一拜答者衆也主人旣拜賓導衆入卽位
堂下如門外之位主東賓西宗人省視壺洗濯及豆
籩不言鉶敦可知壺在東序豆籩在東房宗人自西
階升一一往視及降告濯告旣洗也告具告旣備也

皆告于主人賓主皆出門外省牲與鼎告充告肥也
雍正饔人之長主烹飪者作豕作之使動驗其生也
舉獸尾視腊全也啓鼎蓋視其潔也請期請明日祭
之早晏羹飪以煑肉熟爲節
夙興主人服如初立于門外東方南面視側殺主婦視
饎爨于西堂下亨于門外東方西面北上羹飪實鼎陳
于門外如初尊于戶東玄酒在西實豆籩鉶陳于房中
如初執事之俎陳于階間二列北上盛兩敦陳于西堂
藉用萑几席陳于西堂如初尸盥匜水實于槃中簞
巾在門內之右祝筵几于室中東面主婦纚笄宵衣

立于房中南面主人及賓兄弟羣執事即位于門外如初宗人告有司具主人拜賓如初揖入即位如初佐食北面立于中庭

此饌具設神席衆即位也夙興即祭日早起主人服如初冠端玄如筮服側殺特殺一牲也炊飯曰饎爨竈也視于西堂下饎爨在西壁也亨鑊煑肉也豕魚腊各一爨以北爲上羹飪肉熟也實鼎各自鑊升于其鼎陳如初如初陳北面北上也尊設于室戶外東房戶之西堂北稍東也設玄酒尊在酒尊之西實豆籩鉶以脯醢和羹之類房中東房內如初設南上也

執事助祭者皆有俎陳于兩階間分爲二列自北陳而南先獻者居北也盛兩敦盛黍稷之饎也萑細葦席几席兩敦祝濯時在西堂今如初簞竹器以盛巾在廟門內右內以西爲右尸入于此盥手祝筵几設神几席也室在堂後東面即西南隅奥也纚以韜髮笄簪也宵衣黑色衣詳見士昏禮主人玄端主婦衣色同變于喪也房中婦人所有事南面向堂也佐食佐尸食者以衆兄弟爲之立于中庭俟事也尸將升堂則佐食中庭北面室中當事則戶外負依南面不與衆有司混處敬神事也

按古者廟制前爲堂後爲室室西南隅爲奥室並東爲房房與室同在堂北故房室之外爲北堂室戶偏東近房戶西爲牖當堂正中南向即負依處房亦有戶有牖自房南出爲東階室西南爲西階堂東西兩牆直下爲東西序序外兩旁東西相向各有堂室爲夾室此其大較也鄭謂夾室與堂並南向則凡室在堂左右者皆可名夾矣

主人及祝升祝先入主人從西面于戶內主婦盥于房中薦兩豆葵菹蝸螺醢醢在北宗人遣佐食及執事盥出主人降及賓盥出主人在右及佐食舉牲鼎賓長在

右及執事舉魚腊鼎除鼏宗人執畢先入當阼階南面鼎西面錯右人抽扃委于鼎北贊者錯俎加匕乃朼佐食升肵俎鼏之設于阼階西卒載加匕于鼎主人升入復位俎入設于豆東魚次句腊特于俎北主婦設兩敦黍稷于俎南西上及兩鉶芼設于豆南南陳祝洗酌奠奠于鉶南遂命佐食啓會佐食啓會卻于敦南出立于戶西南面主人再拜稽首祝在左卒祝主人再拜稽首

此設饌祝神所謂陰厭也主人及祝自門外入升堂祝先入室主人從入西面向神席立室戶內也房中東房中薦兩豆一菹一醢取自東房入薦于室醢設

席北葅在南南為上與虞祭同宗人主詔禮事遣佐食與執事者盥手出門外舉鼎宗人亦出主人降與賓皆盥手出舉鼎自外入東為右神事尚右也每鼎二人舉尊者在右主人賓長皆右宗人執畢畢笏類執以指宗人先入立阼階下南向指錯鼎者當東階西直陳而南右人在東錯俎于鼎西加匕俎上左人朼肉右人西載之肵俎載心舌郊特牲云肵之為言敬也主人敬尸之俎心舌亦飪之鼎內佐食載于肵俎主人升堂入室復戶內西面之位豕俎入先設並葅東魚俎次豕東腊俎獨在魚北無並曰特主婦設兩敦黍在豕南稷在黍東魚南黍在西為上兩鉶芼接葵葅而南祝下堂洗爵升堂酌酒于戶東入室奠于兩鉶南佐食啓黍稷敦蓋出室立于室戶西牖下南面士虞記所謂負依也主人再拜稽首尸未入拜神也祝在左致辭達主人之誠卒祝祝畢主人又再拜稽首敬之至所謂陰厭也

祝迎尸于門外主人降立于阼階東尸入門左北面盥宗人授巾尸至于階祝延尸尸升入祝先主人從尸即席坐主人拜妥尸尸答拜執奠祝饗主人拜如初祝命挼墮祭尸左執觶右取葅揳輭平聲于醢祭于豆間佐食

取黍稷肺祭授尸尸祭之祭酒啐酒告旨主人拜尸奠觶答拜祭鉶嘗之告旨主人拜尸答拜祝命爾敦佐食爾黍稷于席上設大羹湆于醢北舉肺脊以授尸尸受振祭嚌之左執之乃食食舉主人羞肵俎于腊北尸三飯告飽祝侑主人拜佐食舉幹尸受振祭嚌之佐食受加于肵俎舉獸幹魚一亦如之尸實舉于葅豆佐食羞庶羞四豆設于左句南上句有醢句尸又三飯告飽祝侑之如初舉骼格及獸魚如初尸又三飯告飽祝侑之如初舉肩及獸魚如初佐食盛肵俎俎釋三个舉肺脊加于肵俎反黍稷于其所

此迎尸入而九飯尸入廟門自外入西為左匜水在門內西尸入北面盥進至西階祝延尸升堂入室尸取祝所奠鉶南觶執之祝勸饗前篇記云孝孫某圭為而哀薦之即此也主人拜祈饗也祝命挼祭命佐食也挼墮通詳見前篇揳擩通揉也肺祭肺刌切以祭者與舉肺異告旨稱美也主人拜拜尸饗也爾邇同移近也佐食設大羹湆于蝸醢北舉肺脊授尸肺離不絕連脊骨手執曰舉周人祭肺肺為氣主脊為正體食所重故尸左手執肺脊右手食黍兼食肺脊曰食舉也肵俎在阼階西羞進也主人親取進設于

腊俎北不假人所以爲敬也尸每三飯一告飽祝侑尸主人拜拜侑也脅骨曰榦獸腊亦舉榦魚全取一皆佐食授尸尸祭嚌皆授佐食佐食受皆加于肵俎猶虞祭皆實于篚也尸乃以左手所執肺脊實于葅豆不實于肵俎者肵俎在腊北遠也庶羞以豕肉和爲異味凡四豆設于大羹北尸在西以北爲左南上上大羹自南陳而北也有醢二醢二羞也少牢兩葅兩醢此宜同醢在葅南四豆直陳不錯故曰南上三飯舉骼豕後足骨曰骼獸亦舉骼魚亦舉一祭脅加于肵俎如初又三飯舉豕肩九飯畢佐食取衆俎之

實盛于肵俎每俎但留三个以待改設陽厭其餘盡入肵俎以歸尸肺脊在葅豆亦取加于肵俎及黍稷于其所先爾于席上今復置鉶東也

主人洗角升酌酳尸尸拜受主人拜送尸祭酒啐酒賓長以肝從尸左執角右取肝换于鹽振祭嚌之加于葅豆卒角祝受尸角曰送爵句皇尸卒爵主人拜尸答拜祝酌授尸尸以醋酢主人主人拜受角尸拜送主人退佐食授挼祭主人坐左執角受祭祭之祭酒啐酒進聽嘏假佐食摶黍授祝祝授尸尸受以葅豆執以親嘏主人主人左執角再拜稽首受復位詩懷之實于左袂挂于季指卒角拜尸答拜主人出寫嗇于房祝以籩受

此主人獻尸尸酢主人角觶屬尸旣卒角祝受虛角曰送爵皇尸卒爵命主人拜之辭祝酌授尸尸不親酌祝不洗角醋酢同主人受尸角退復位佐食授主人黍稷肺授祭嘏假通尸傳神意以福假主人主人進尸前聽神嘏摶黍揑黍飯成團象福祿獨摶黍黍貴于稷尸食惟黍詩言志也詩序云詩者志之所之内則云詩負之言專志也懷藏也袂袖也季指小指左手執角以小指挂左袖口恐拜而遺黍出出室寫傾也嗇穡通卽黍房東房以籩受所寫黍重神貺也

筵祝南面主人酌獻祝祝拜受角主人拜送設葅醢俎祝左執角祭豆興取肺坐祭嚌之興加于俎坐祭酒啐酒以肝從祝左執角右取肝换于鹽振祭嚌之加于俎卒角拜主人答拜受角酌獻佐食佐食北面拜受角主人拜送佐食坐祭卒角拜主人答拜受角降反于篚升入復位

此主人獻祝與佐食筵祝設祝席南面室内當戶獻祝與佐食皆因獻尸及之角卽獻尸之角獻祝之禮殺于尸獻佐食殺于祝角實于篚在堂下旣獻反之升入升堂入室復戶内西向之位佐食獨不設俎者

以兄弟爲之其薦俎醢于兄弟中于後獻衆兄弟時
并設也
主婦洗爵于房酌亞獻尸尸拜受主婦北面拜送宗婦
執兩籩戶外坐主婦受設于敦南祝贊籩祭尸受祭之
祭酒啐酒兄弟長以燔從尸受振祭嚌之反之羞燔者
受加于肵出尸卒爵祝受爵命送如初酢如主人儀主
婦適房南面佐食授祭主婦左執爵右撫祭祭酒啐酒
入卒爵如主人儀
此主婦亞獻尸尸酢主婦變角稱爵更器也北面拜
送室內北面變于主人之西面也宗婦族人婦執兩

籩跪于室戶外主婦受之入設于黍稷南祝贊尸以
籩棗栗祭于豆間兄弟之長者以燔肉實羞俎從主
婦薦尸尸受燔祭之嚌之反于羞俎兄弟長以肵反
燔加肵俎上執虛俎出反門外西塾不備言與前虞
禮互見也祝命送命主婦拜也即前云送爵皇尸卒
爵命主婦拜如主人也酢尸酢主婦亦祝酌授尸尸
授主婦拜受尸拜送與酢主人儀同主婦不祭于室
以爵適東房南面佐食代授祭置黍稷肺于席主婦
手撫之遂祭酒啐之反入室北面卒飲如主人儀拜
尸答拜也

獻祝籩燔從如初儀及佐食如初卒以爵入于房
此主婦獻祝與佐食以燔從者兄弟之衆也皆如主
人獻祝之儀主人豆而主婦籩主人肝而主婦燔其
祭一也獻畢以爵入于房婦爵自房出也
按主婦受尸酢卒爵獻祝當更洗于房而后酌男子
不承婦人之爵
賓三獻如初燔從如初爵止
此賓三獻尸尸奠爵如初如主人獻之儀執事者以
燔從賓獻尸受爵不飲蓋尸旣受三獻祝與佐食亦
受三獻主人主婦僅受一酢故尸止不飲待主人主

婦交致爵而后神惠均也
席于戶內主婦洗爵酌致爵于主人主人拜受爵主婦
拜送爵宗婦贊豆如初主婦受設兩豆兩籩俎入設主
人左執爵祭薦宗人贊祭奠爵興取肺坐絕祭嚌之興
加于俎坐挩帨手祭酒啐酒肝從左執爵取肝換于鹽
坐振祭嚌之宗人受加于俎燔亦如之興席末坐卒爵
拜主婦答拜受爵酌醋句左執爵拜主人答拜坐祭立
飲卒爵拜主人答拜主婦出反于房主人降洗酌致爵
于主婦席于房中南面主婦拜受爵主人西面答拜宗
婦薦豆俎從獻皆如主人主人更爵酌醋卒爵降實爵

于篚入復位
此主人主婦交相獻各自酢也獻酒云致爵者酒本主人物致爵體神意也席于戶內設席于主人所立之位宗婦贊豆亦于戶外坐豆籩皆宗婦贊主婦受以設設俎則宗人也肺離未絕祭則絕之主人主婦一爵肝膰兩從與尸祝同者體神意重祭主也席末坐避尊也主婦受爵受主人虛爵酌醋承主人爵自酌主人避尸不敢酢主婦而主婦達其意也主人自酢倣此主婦左執爵拜不奠爵婦人立拜也主婦以爵反歸東房主人降更洗堂下之爵升酌致主婦也

席于房中獻主婦不于室也南面向堂也房在堂北西面主人之正位從獻亦肝與燔也主人自酢必更爵男女不襲器也酌酢主人酌自酢卒爵不坐夫飲婦爵禮畧也

三獻作止爵尸卒爵酢句酌獻祝及佐食洗爵酌致于主人主婦燔從皆如初更爵酢于主人卒復位
此賓獻祝與佐食及主人主婦遂自酢也三獻指其人卽賓也初賓三獻尸爵止及主人主婦致爵畢賓乃作所止之爵請尸飲作起也尸卒飲賓受爵遂自酢乃酌獻祝獻佐食又洗酌致主人主婦皆如前儀徧終三獻之事也燔從無肝也皆如初一一如前禮佐食無從同也更爵不承主婦爵也酢于主人賓自酢也復位復堂下東面之位

主人降阼階西面拜賓如初洗賓辭洗卒洗揖讓升酌西階上獻賓賓北面拜受爵主人在右答拜薦脯醢設折俎賓左執爵祭豆奠爵興取肺坐絕祭嚌之興加于俎坐挩手祭酒卒爵拜主人答拜受爵酌酢奠爵拜賓答拜主人坐祭卒爵拜賓答拜揖執祭以降西面奠于其位位如初句薦俎從設句衆賓升拜受爵坐祭立飲薦俎設于其位辯主人備答拜焉降實爵于篚

此主人獻賓及衆賓也拜賓爲將獻也如初如視壺濯主人再拜賓答再拜三拜衆賓衆賓答再拜也洗洗爵西階上獻賓主人就賓也禮主祭則賓不專階主賓皆北面以東爲右主人在東也折俎分折牲體實俎主人酌自酢賓不敢敵主人而主人達其意也酢畢賓揖主人自執所祭肺下堂西面奠于其位仍東面立如初其西階上所薦豆俎皆從設于位此獻賓長之禮其餘衆賓升西階受爵坐祭立飲禮殺也豆俎卽堂下本位設之辯偏通衆賓拜受爵主人皆答拜獻畢主人下堂實爵于篚

尊兩壺于阼階東加勺南枋西方亦如之主人洗觶酌于西方之尊西階前北面酬賓賓在左主人奠觶拜賓答拜主人坐祭卒觶拜賓答拜主人洗觶賓辭主人對卒洗酌西面賓北面拜主人奠觶于薦北賓坐取觶還東面拜主人答拜賓奠觶于薦南揖復位

此旅酬設尊主人酬賓承上主人降遂設兩尊于阼階下加勺尊上柄向南便執也西方西階之下將行旅酬不敢用堂上戶東神尊而別尊于堂下也兩壺皆酒人衆也先酌西尊尊賓也酬導飲也酌自飲而后酌飲賓西階前階下也賓位西階下東面主人酬

之同北面而賓在西主人酌西面向賓也奠觶亦西面奠于薦前也主人將酌賓北面拜以臣禮答主人主人奠觶薦北以客禮尊賓賓不敢當坐取觶示親受轉向東拜主人答拜亦西向也奠觶于薦南者東面南爲右示將舉也鄉飲記云將舉者於右揖揖主人復位復東向之初位

主人洗爵獻長兄弟于阼階上如賓儀洗獻衆兄弟如衆賓儀洗獻內兄弟于房中如獻衆兄弟之儀主人西面答拜更爵酢卒爵降實爵于篚入復位

此主人獻內外兄弟期功以下男女兄弟也長兄弟兄弟之長者酬賓而后獻兄弟獻禮成于酬成賓禮而后及其私也獻于阼階上者酌堂上之尊獻禮重于酬也如賓儀兄弟亦執祭以降奠于其位薦俎從設同也衆兄弟分卑如衆賓儀拜受坐祭立飲薦俎設于其位徧同也佐食在衆兄弟中薦俎亦設于此時內兄弟謂女賓及宗婦獻于房中亦如衆兄弟拜受坐祭立飲設薦俎同也內兄弟房中東面拜受爵主人西面答拜更爵自酢皆謂獻內兄弟也入復位入室戶內西向主人之位

長兄弟洗觚爲加爵如初儀不及佐食句洗致句如初

句無從句衆賓長爲加爵如初爵止

此長兄弟及衆賓長加爵于尸也三獻旣備而禮多爲貴故于正獻外有加爵洗觚更器也儀如正獻尸拜受主賓拜送自酢同也不及佐食及祝也佐食本兄弟輩尚未及獻尸故爵不及洗致洗爵致主人主婦如賓初致爵之儀但無肝燔從異也衆賓之中長者一人舉爵如賓三獻之儀尸受衆賓長爵奠而不飲蓋三獻外又受加爵賓及兄弟僅得一獻故尸止爵俟旅酬行神惠均于在庭而后舉耳

嗣舉奠句盥入北面再拜稽首尸執奠句進受句復位

祭酒啐酒尸舉肝句舉奠左執觶句再拜稽首進受肝復位坐食肝卒觶拜句尸備答拜焉舉奠洗酌入尸拜受舉奠答拜尸祭酒啐酒奠之舉奠出復位

此嗣子舉奠于尸主人適嗣也舉奠酬尸也奠即初陰厭祝酌奠于鉶南之觶自尸入祭啐酒奠而未舉至是嗣子入舉以酬尸曰舉奠盥入以下舉奠之儀嗣子盥手入室戶內北面尸執奠觶授嗣子嗣子進受觶復北面之位祭飲尸舉肝亦以授嗣子舉奠即嗣子尸備答拜者重繼體每拜皆答也嗣子卒飲洗觶更酌酒入室尸拜受嗣子拜送尸祭啐之奠之嗣子出復位與子姓共立于堂下東主人之後也

按嗣子舉奠先自飲酌尸尸啐而奠之此旅酬之始故下文兄弟即繼之嗣子酬尸而言舉奠弟子酬長而言舉觶皆尊敬之辭以別于酬衆也

兄弟弟子洗酌于東方之尊阼階前北面舉觶于長兄弟如主人酬賓儀宗人告祭脀烝乃羞

此弟子舉觶于長兄弟也兄弟弟子謂衆子姓各酬其父兄酌東方尊如主人酬賓儀洗酌拜坐祭卒觶更洗酌奠觶長兄弟取觶奠于薦右同也脀烝同肉在俎曰脀始獻衆賓及兄弟內兄弟薦俎各于其位而未及祭至是宗人告使皆祭也乃羞進庶羞即豕肉爲之王制云庶羞不踰牲自尸以下至內賓羞皆及

賓坐取觶阼階前北面酬長兄弟長兄弟在右賓奠觶拜長兄弟答拜賓立卒觶酌于其尊東面立長兄弟拜受觶賓北面答拜揖復位長兄弟西階前北面衆賓長自左受旅如初長兄弟卒觶酌于其尊句西面立受旅者拜受長兄弟北面答拜揖復位衆賓及衆兄弟交錯以辯皆如初儀

此賓與長兄弟衆賓衆兄弟交相酬也賓坐取觶即前受主人酬觶奠于薦南者至是舉以酬長兄弟賓酬兄弟就東階下北面兄弟在右以兄弟亦有主人之誼賓常居西也酌于其尊于東尊也堂下東尊本爲兄弟設西尊爲賓設賓東面向長兄弟也揖復位賓酬畢復東向之位長兄弟復就西階下酬衆賓之長其儀同衆賓又酬衆兄弟衆兄弟又酬衆賓交錯以徧其儀皆同

爲加爵者作止爵如長兄弟之儀

此尸飲衆賓長之加爵也初衆賓長繼長兄弟加爵尸飲長兄弟爵不飲衆賓長爵以已受加爵而衆賓

與兄弟酬未及今既旅及衆賓與兄弟尸可飲矣故加爵之賓長作起其初止之爵請尸飲如長兄弟加爵之儀尸卒爵拜答拜自酢復位同也

長兄弟酬賓如賓酬兄弟之儀以辯卒受者實觶于篚

此賓與兄弟旅酬正爵徧而奠觶也如賓酬兄弟之儀如坐取觶阼階前北面等儀前賓酬長兄弟之觶是受主人之酬奠于薦南者此長兄弟酬賓之觶是弟子舉于其長者也前賓酬長兄弟于阼階前今長兄弟亦酬賓于西階前奠觶受觶拜答拜復位等儀同也辯徧也謂賓亦東階前酬衆兄弟復位衆兄弟

及衆賓亦交錯以徧也卒受者謂賓衆賓與兄弟之衆酬終各有卒觶者各以所卒二觶實于堂下之篚也此交錯一終旅酬之正數以下則無算爵也賓酬不言實觶于篚互見也禮終于此故言之

賓弟子及兄弟弟子洗各酌于其尊中庭北面西上舉觶於其長奠觶拜長皆答拜舉觶者祭卒觶拜長皆答拜舉觶者洗各酌于其尊復初位長皆拜舉觶者皆奠觶于薦右長皆執以興舉觶者皆復位答拜長皆奠觶于其所皆揖其弟子弟子皆復位爵皆無算

此無算爵也前賓與兄弟之衆交弟旅酬徧而神人之懽猶謂未盡洽賓弟子與兄弟弟子各洗爵再酬其長是爲無算爵之始各酌于其尊賓弟子酌西尊兄弟弟子酌東尊中庭北面者其長各在東西階前其弟子各向之也皆西上上賓也爵皆無算謂賓取觶酬兄弟之黨長兄弟取觶酬賓之黨唯其所賜交錯以辯無復多寡限量之數也

利洗散獻于尸句酢句及祝句如初儀降實散于篚主人出立于戶外西面祝東面告利成尸謖述祝前主人降

此佐食獻尸祝祭畢而尸出也利即佐食利養也禮

將終告利成故利終獻以成禮也散爵屬變言散明更器也酢利自酢及祝獻祝耳不致爵主人主婦也如初儀如長兄弟衆賓長加爵之儀其拜受拜送自酢同也尸外室戶外告利成告孝子養禮終也主人降降堂下也

按佐食爲役室中有事不得與衆同加爵事畢乃獻尸亦加爵也正獻三主人主婦賓也加爵三長兄弟衆賓長佐食也獻爲正加爲從嗣子舉奠爲酬不在從獻之數主人立戶外西面坊本作西南誤

祝反及主人入復位命佐食徹尸俎俎出于廟門徹庶

羞設于西序下句筵對席佐食分簋鉶宗人遣舉奠及
長兄弟盥立于西階下東面北上祝命嘗食養食者句
舉奠許諾升入東面長兄弟對之皆坐佐食授舉各一
膚主人西面再拜祝曰養有以也兩養奠舉于俎許諾
皆答拜若是者三皆取舉句祭食句祭舉乃食句祭鉶
食舉句卒食主人降洗爵宰贊一爵主人升酌酳上養
上養拜受爵主人答拜酳下養亦如之主人拜祝曰酳
有與也如初儀兩養執爵拜祭酒卒爵拜主人答拜兩
養皆降實爵于篚上養洗爵升酌酢主人主人拜受爵上養
即位坐答拜主人坐祭卒爵拜上養答拜受爵降實于

篚主人出立于戶外西面
此祭畢而養也養餕同食餘曰餕既祭尸食之餘使
子弟餕示先澤廣神惠也祝反送尸反徹尸俎出廟
門以歸尸徹庶羞設于室中西序使嗣子與長兄弟
餕筵對席設東西席二養相對簋敦也分敦中黍稷
與鉶中和羹二養各一舉奠即嗣子宗人遣嗣子與
長兄弟盥手立西階下俟祝命嘗食養者猶言命餕
者嘗食升入升堂入室嗣子東面尊舉體也授舉授
俎肉手執曰舉尸俎有三膚二養各一養有以以先
澤享此教嗣子兄弟思先也養者置所舉膚于俎應

且拜許諾應聲主人三祝二養三諾三答拜乃取舉
以祭祭食祭飯也次祭舉祭肉也乃食食飯也後祭
鉶羹乃食舉祭皆畢而後食肉也食畢主人降洗爵
宰以一爵助酳二養用二爵也上養即嗣子下養即
長兄弟酳有與與兄弟共飲親親之意也亦如初亦
三祝也二養卒爵並降獨上養升酢主人重嗣子也
嗣子既授爵于主人復戶內北面之位跪而答拜答
主人拜受虛爵也主人出戶外西面俟徹俎陽厭也
○按敦刻爲鬼形遂名簋與筥通器圓曰筥鄭謂敦
有虞氏之簋周曰簋同姓之士得用之異姓用虞敦

餘于特牲少牢皆言敦此兼言簋以爲同姓異姓之
別鑿說也兩養執爵拜當作奠爵男子拜無執爵
祝命徹阼俎豆籩設于東序下祝執其俎以出東面于
戶西宗婦徹祝豆籩入于房徹主婦薦俎佐食徹尸薦
俎敦設于西北隅几在南厞用筵納一尊佐食闔牖戶
降祝告利成降出主人降即位宗人告事畢賓出主人
送于門外再拜佐食徹阼俎句堂下俎畢出
此徹俎改設陽厭也祝命命佐食徹阼俎主人室中俎
改設于室東牆下不即出者尸俎方厭待也祝自徹
其俎出重神惠也立室戶外西待告利成也徹祝豆

籩入于房初自東房出也獨徹祝者主人豆籩𨡕東
序尸豆籩𨡕厭主婦豆籩在房也徹主婦薦俎宗婦
卽房內徹也佐食徹尸薦俎與敦移設西北隅未知
神之所在庶其享之所以為厭室西北隅通明曰屋
漏位乾方故為陽几在南席向東几居右也厞隱蔽
也筵亦席也饌曰筵坐曰席以筵席蔽南牖神尚幽
也戶東兩尊一酒一玄酒納酒尊于室內闔牖戶使
神厭也時主人立室戶外西面祝立戶外東面祝向
主人告利成遂降出主人亦降卽位堂下東賓出拜
送佐食乃升入室徹胙俎胙俎在室東序佐食改設

旣陽厭遂徹之堂下俎賓及兄弟以下之衆俎畢出
各以歸也不言尸俎厭畢歸主神棲于室不遽徹少
牢送賓出婦人乃徹室中之饌也
記○特牲饋食其服皆朝服玄冠緇帶緇韠唯尸祝佐
食玄端玄裳黃裳雜裳可也皆爵韠○設洗南北以堂
深東西當東榮水在洗東篚在洗西句南順實二爵二
觚四觶一角一散壺棜禁饌于東序南順覆兩壺焉蓋
在南明日卒奠冪用綌卽位而徹之加勺句籩巾以綌
也纁裏棗烝栗擇鉶芼用苦若薇皆有滑夏葵冬荁柎
○棘心匕刻○牲爨在廟門外東句南魚句腊爨在其

南皆西面饎爨在西壁○肵俎心舌皆去本末午割之
實于牲鼎句載句心立句舌縮俎
此以下至終篇皆記前言所未備朝服玄冠玄端玄
裳緇帶緇韠卽篇首主人冠端玄自主人以下同也
尸祝佐食亦朝服玄端玄裳但尸服宜少異祝與佐
食近尸與尸同或用黃雜裳可也韠皆爵色黑而微
赤卽玄也南北以堂深言洗在堂下自堂下至洗如
堂北至堂下之遠東西當東榮謂洗在堂下東與東
檐相對篚盛爵觚觶角散皆酒器禁承酒尊棜禁禁
似箱棜與通車箱也兩壺一盛酒一盛玄酒皆虛壺

倒置棜上曰覆以瀝餘水未奠也蓋壺蓋明日卽祭
日乃實酒水著蓋奠畢加巾冪俟主賓以下卽位乃
徹巾加勺覆籩巾用粗布赤裏玄表可知棗用烝栗
用擇以實籩鉶鉶羹芼羹菜苦薇二菜滑和以粉使
滑利也葵菜夏可食荁芋屬冬可食皆芼也棘心棘
木心赤匕匙也以取肉于鼎刻刻文喪匕用桑吉匕
用棘從音類也爨竈也饎爨以炊黍稷西壁堂西偏
室肵俎尸食俎實以牲心舌貴之也午割縱橫割不
斷也實于牲鼎從其類烝之載于肵俎心立舌直縮
直也順俎為直

按衣冠尚玄緇古今同也純黑曰緇玄卽緇微赤者
猶今皁色亦緇也黑爲北方正色故士大夫以上朝
服用緇衣玄閒赤故士庶人以上禮衣通用曰玄端
要之衣皆端端卽衣通謂朝服鄭說紛然
賓與長兄弟之薦自東房其餘在東堂○沃尸盥者一
人(句)奉槃者東面(句)執匜者西面淳沃(句)執巾者在匜
北宗人東面取巾振之三(句)南面授尸(句)卒(句)執巾者
受○尸入主人及賓皆辟位出亦如之嗣舉奠佐食設
豆鹽○佐食當事則戶外南面無事則中庭北面凡祝
呼佐食許諾○宗人獻與旅齒於衆賓佐食於旅齒於

兄弟○尊兩壺於房中西墉下南上內賓立于其北東
面南上宗婦北堂東面北上主婦及內賓宗婦亦旅西
面○宗婦贊薦者執以坐于戶外授主婦○尸卒食(句)
而祭饎爨雍爨○賓從尸俎出廟門乃反位
賓與長兄弟分尊故其籩豆與室中之薦同陳于東
房內其餘衆賓兄弟以下之薦席堂下者皆設于堂
上東以待也沃尸盥酌水與尸盥手槃盛水匜沃水
澆灌曰沃細瀉曰淳振謂揮振之以致潔也三三振
南面授尸尸入北面盥卒盥畢執巾者受巾實于篚
也嗣子舉奠于尸尸授以肝肝宜鹽佐食以豆盛鹽

併授之宗人獻謂主人獻宗人旅旅酬宗人獻旅皆
在衆賓之列佐食以兄弟輩爲之旅酬在衆兄弟列
尊兩壺于東房內西牆待主婦與內賓旅也南上統
于堂也內賓女賓外戚婦及主人姑姊妹之屬立于
其北房內北也東向自南並立而北也宗婦同姓婦
北堂房戶外卽堂北也亦東向自北並立而南也房
在堂東北內賓多而房淺宗婦分卑故接戶外立于
北堂亦猶衆賓立于堂下也男子旅于堂下婦人旅
于堂北與房內主婦與內賓宗婦相旅交錯以徧也
西面謂主婦旅內賓于房旅宗婦于北堂皆西面也

宗婦贊薦助主婦薦豆籩也尸卒食則爨事畢執爨
者祭爨以報也饎爨以炊黍稷雍爨以烹牲魚腊佐
食徹尸俎送出廟門賓皆送終助祭之事也反位復
入門內西向之位與主人爲禮而后去也
尸俎右肩臂臑(猱)肫(脊)胳(格)正脊二骨橫脊長脅二骨
短脅膚三離肺一刌(忖)肺三魚十有五腊如牲骨祝俎
髀脡脊二骨脅二骨膚一離肺一阼俎臂正脊二骨橫
脊長脅二骨短脅(句)膚一離肺一主婦俎觳折(句)其餘
如阼俎佐食俎觳折(句)脊脅(句)膚一離肺一賓骼長兄
弟及宗人折(句)其餘如佐食俎衆賓及衆兄弟內賓宗

婦若有公有司私臣皆殽脀烝膚一離肺一〇公有司門西句北面東上句獻次衆賓句私臣門東句北面西上句獻次兄弟句升受降飲

俎實牲體以骨爲本因尊卑爲數多寡吉牲尚右故尸俎用右肩肩下爲臂臂下爲臑肫作臀股骨也胳骼同脚骨也正脊脊領也骨多併二爲一短脅近肩骨短也肉無骨曰膚離肺肺割未絶者刌肺刌斷以祭者此十一物皆豕俎也魚俎用魚十五尾腊野獸殺者腊俎如牲骨無膚與肺也祝俎祝豕俎髀尾骨脡脊節正脊脡直也祝以下俎不言魚腊同也阼俎主人豕俎觳蹄尖脛不足用觳分折也其餘謂豕脊脅以下及膚肺與魚給足者主婦俎與阼俎同也佐食豕俎觳折共脊脅三骨賓豕俎骼節胳長兄弟及宗人皆胳分折其脊脅膚肺與佐食同也衆賓衆兄弟以至私臣俎豕體骨不足雜餘體備數不必右曰殽脀殽雜也非正體脀言烝升也其膚肺同令皆可祭而食也公有司謂公家有司門西北面東上賓位也獻次于衆賓皆賓屬也私臣私家辟用之臣門東北面西上臣位也獻次于兄弟皆主屬也升堂受爵下堂飲通公有司以下皆然

按牲體數大較然爾膠柱求合則拘矣古人借飲食行禮不貴可食貴以明義禮器云羔豚而祭百官皆足殺一牲而內外賓主隆殺貴賤多寡名數井然辨于刀匕膚寸之微禮義云爾豈謂是足以充口腹乎解者不講于禮義而較骨體貴賤以爲士與大夫牲牢之等末矣凡是書所謂士非盡大夫以下初仕再命之士也冠昏相見皆士兼大夫此禮未嘗名爲士而公有司與私臣豈士家所能備故夫三鼎五鼎士大夫定分其禮有小大天子時乎用少牢諸侯時乎用特牲未仕之士饋食祖禰皆特牲非獨有位之士然耳鄭氏拘牲體謂士俎九體今用十一與少牢同不可解援禮器放而不致爲證亦窮于辭矣

儀禮節解卷十五終

儀禮節解卷十六

郝敬著

[library seal]

少牢饋食禮第十六

少牢饋食者饋食禮之盛于特牲者也鄭氏謂羊豕爲少牢據篇中刲羊擊豕則誠少牢矣然牢本養牲之所豕亦云牢詩曰執豕于牢何獨牛羊稱牢乎羊小于牛曰少豕獨用曰特少則稱牲多則稱牢所由名耳鄭定以少牢爲大夫謂大夫用羊豕士用特牲天子諸侯用大牢此甚拘也其實三牲通上下隆殺非定故曲禮云大夫以索牛是大夫亦大牢也聘及公食大夫禮皆大牢以待鄰國大夫而王制諸侯社稷皆少牢郊而特牲是天子亦有特乎用特牲作者但叙禮隆殺非定特牲爲士少牢爲大夫也賈氏謂儐尸爲下大夫天子大夫用大牢諸侯之大夫不得用尤杜撰大抵是書所載多大夫禮何嘗分天子諸侯周衰禮壞王祭不供典籍湮滅不可考而禮樂自大夫出故其所傳儀節止此然引伸觸類差等而上下之皆可知也

少牢饋食之禮日用丁巳筮旬有一日筮於廟門之外主人朝服西面于門東史朝服左執筮右抽上韇兼與筮執之東面受命于主人主人曰孝孫某來日丁亥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以某妃配句某氏句尚饗史曰諾西面于門西抽下韇左執筮右兼執韇以擊筮遂述命曰假爾大筮有常孝孫某來日丁亥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尚饗乃釋韇立筮卦者在左坐卦以木卒筮乃書卦于木示主人乃退占吉則史韇筮史兼執筮與卦以告于主人占曰從乃官戒句宗人命滌宰命爲酒乃退若不吉則及遠日又筮日如初

此筮祭日用丁巳者丁當也巳自也取當自盡之義曲禮云內事用柔日宗廟事內也丁巳皆偶爲柔或丁或巳筮旬有一日以前月下旬丁巳日筮來月上旬丁巳日是十又一日也必用十一日者一日祭十日齋戒朝服即祭服古公署通謂朝其禮服通謂朝服史掌筮命故筮事屬史左執筮執蓍策也韇藏策器上韇韇蓋兼執兩手共執來日丁亥則筮之日丁丑也必用亥者亥爲天倉受福祿也丁用亥則巳可知巳丑日筮巳亥日亦可也歲事時祭也皇尊稱伯行次某謚號妃其妻也某者妻之謚號配合祭某氏妃之族姓如姬姜之類妃必異姓繫其氏以明之致敬慎也尚饗問之辭史西面神道尚右也下韇韇底

初右手抽上韇出筴今左手執筴右手抽下韇兼執
蓋以叩蓍筴述主人命告之特牲筮不述命此述命
禮盛也人鬼交曰假大筮尊稱有常信之也釋韇貟
韇于地立筮不坐蓍筴長也大戴記天子蓍九尺諸
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士筴短可坐筮大夫以上
筴長須立也卦者畫卦者也就席寫卦須坐在左在
史南也木板也退占卦者退而占也占曰從史告主
人之辭官戒戒衆官亦史戒也宗人公有司掌禮者
凡禮官稱宗尊神也滌濯祭器宰命爲酒祭用酒周
禮天官酒正所謂事酒有事新造者即此也不吉謂

上旬不從也及遠日謂至上旬丁亥又筮中旬丁未
不從至中旬丁未又筮下旬丁巳又不從則止不祭
也曲禮卜筮不過三

宿(句)前宿一日(句)宿戒尸明日朝筮尸如筮日之儀命
曰孝孫某來日丁亥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以某妃配
某氏以某之某爲尸尚饗筮卦占如初吉則乃遂宿尸
祝擯主人再拜稽首祝告曰孝孫某來日丁亥用薦歲
事于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敢宿尸拜許諾主人又
再拜稽首主人退尸送揖不拜若不吉則遂改筮尸既
宿尸反爲期于廟門之外主人門東南面宗人朝服北
面曰請祭期主人曰比於子宗人曰旦明行事主人曰
諾乃退

此筮尸也宿齋宿凡祭致齋三日祭之前三日齋宿
于外前宿一日祭前二日也宿戒尸預告爲尸者已
擇其人明日將筮先告之明日朝謂祭前一日早筮
尸筮男尸象祖考者妃無尸吉則乃遂宿尸即筮吉
之日往宿宿猶戒也祝擯祝相主人傳辭祝告曰下
即擯辭不吉則遂改筮即筮日改也宿尸反即祭之
先夕與諸執事爲期廟門外約明旦行事之期也宗
人掌禮事請于主人主人聽于宗人比猶隨也子指

宗人旦明平明也

按鄭謂祭前一日筮尸與特牲前期三日異者大夫
避諸侯禮夫用尸用筮既同士可三日前筮何獨大
夫不可禮文多錯舉一日至三日皆可筮有不虞則
前一日亦可耳豈特牲小禮從容少牢反造次乎

明日主人朝服即位于廟門之外東方南面宰宗人西
面北上牲北首東上司馬刲羊司士擊豕宗人告備乃
退雍人概(槩)鼎七俎于雍爨雍爨在門東南北上廩人
概甑甗(言)七與敦(對)于廩爨廩爨在雍爨之北司宮概
豆籩勺爵觚觶几洗篚于東堂下勺爵觚觶實于篚卒

概餼豆籩與篚于房中放于西方設洗于阼階東南當東榮

此祭之朝殺牲概器也明日卽祭日朝服祭祀之禮服古者大夫朝祭皆皮弁緇衣記曰大夫弁而祭于已卽位于廟門外視殺牲也司馬司士皆公有司封擊皆殺也告備告旣殺也雍人掌割烹之事概拂拭也爨竈也鼎匕俎皆設于廟門東自北直陳而南以北爲上廩人掌炊黍稷甑以炊甗甑屬有孔匕飯匙敦簋屬以盛飯廩爨在北上穀食也司宮亦公有司主陳設者豆至篚共九器而篚卽盛勺爵觚觶者卒概拭畢也房中之篚盛主婦獻酢之易爵也餼于房中陳設于東房內放置也西方房內西洗以洗爵設于東階下直對東榮

按特牲禮殺執事人寡以預爲敬視牲視濯先日爲之少牢禮盛執事者多以敏爲敬殺牲概器皆當日爲之所以異也疏云大夫避諸侯禮附會鄭說也

羹定雍人陳鼎五三鼎在羊鑊之西二鼎在豕鑊之西司馬升羊右胖髀不升肩臂臑膊骼正脊一脡脊一橫脊一短脅一正脅一代脅一皆二骨以幷腸三胃三舉肺一祭肺三實于一鼎司士升豕右胖髀不升肩臂臑膊骼正脊一脡脊一橫脊一短脅一正脅一代脅一皆二骨以幷舉肺一祭肺三實于一鼎雍人倫膚九實于一鼎司士又升魚腊魚十有五而鼎腊一純而鼎腊用麋卒脀皆設扃鼏乃舉陳鼎于廟門之外東方北面北上司宮尊兩甒于房戶之間同棜皆有鼏甒有玄酒司宮設罍水于洗東有枓設篚于洗西南肆改餼豆籩于房中南面如饋之設實豆籩之實小祝設槃匜與簞巾于西階東

此陳鼎實設器餼也羹定羮肉熟也陳鼎五羊豕魚腊膚也魚腊從羊爲三鼎皆在羊鑊西膚從豕爲二

鼎皆在豕鑊西鑊大釜以煮肉陳鼎就鑊以便升也凡牲肉神俎由鑊升鼎鼎入載俎餘俎卽自鑊載俎以入此鼎皆由鑊升而入載神俎者也右胖右半體髀股骨近竅不升于神鼎餘俎不拘肩右肩肩下爲臂臂下爲臑膊骼後腳骨也正脊後爲脡脊脡直也橫脊脊旁脅旁短脅近前骨短次爲正脅又次爲代脅近要前後相代也正脊以下六體骨多故兼二肩臂五者不言一無全骨也腸胃三皆羊也舉肺不斷以食祭肺刌斷以祭用三主人主婦各一與羊同鼎從其類也君子不食豢腴故豕不升腸胃豕食穀

近人也倫膚豕肉無骨者比次方正九片爲一鼎與豕同鑊而鼎別司士旣升豕又升魚腊魚用十五一鼎體全曰純腊麋已殺者胥烝同升也卒脀升鼎畢也陳鼎自鑊西移近門東塾北面向廟也北上自北直陳而南也甒瓦酒尊房戶之間北堂也㮇以承尊有玄酒一酒一水也罍盛水洗在東堂下水在洗東枓匜屬以沃水篚盛觶南肆向南陳也司宮始摡豆籩陳于房內西今將實改設于房內南面如特牲饋食之豆籩在東房先陳之後實之也小祝設槃匜簞巾于西階下東戶入盥也

按禮文多互見如特牲言腊觶不升則豕觶可知獨尸俎云不用觶則是他牲俎猶用也故祝俎有豕觶少牢神俎言羊豕觶不升則特牲神俎可知少牢腊用麋特牲用兎可知少牢尊兩甒玄酒㮇禁羃不言覆兩甒明日卒奠皆互見也他可類推鄭謂特牲士禮少牢大夫禮二禮絶殊不相通未然

主人朝服卽位于阼階東西面司宮筵于奧祝設几于筵上右之主人出迎鼎除鼏士盥舉鼎主人先入司宮取二勺于篚洗之兼執以升乃啓二尊之蓋冪奠于㮇上加二勺于二尊覆之南柄鼎序入雍正執一匕以從雍府執四匕以從司士合執二俎以從司士贊者二人皆合執二俎以相從入陳鼎于東方當序句南于洗西皆西面北上膚爲下匕皆加于鼎東枋俎皆設于鼎西西肆肵俎在羊俎之北亦西肆宗人遣賓就主人皆盥于洗句長上聲朼句佐食上利升牢心舌載于肵俎心皆安下切上午割勿沒句其載于肵俎末在上舌皆切本末亦午割勿沒其載于肵橫之皆如初爲之于爨也佐食遷肵俎于阼階西西縮乃反佐食二人上利升羊載右胖髀比不升肩臂臑膊骼正脊一脡脊一橫脊一短脅一正脅一代脅一皆二骨以幷腸三胃三長平聲皆及

俎拒句舉肺一長終肺祭肺三皆切肩臂臑膊骼在兩端句脊脅肺句肩在上句下利升豕其載如羊無腸胃句體句其載于俎皆進下司士三人升魚腊膚魚用鮒十有五而俎句縮載右首進腴腊一純而俎句亦進下肩在上膚九而俎句亦橫載革順

此迎鼎入而載肉于俎也主人朝服立阼階下東西面司宮掌陳設布神席于室西南隅曰奧祝接神設几于筵右几以安神神道尚右出迎鼎迎于廟門外士有司司宮卽前尊兩甒者勺以酌酒用二玄酒一也蓋尊蓋冪巾也勺加尊上覆向下南枋柄向南便

執也雍正饔人之長雍府雍正之屬司士贊者助司士執俎者也二人皆合執二俎并司士執爲六俎多一肵俎也相助也從入從司士入俎從匕匕從鼎鼎自門外入東階下主人親視載也陳鼎當堂東牆下設洗之西南鼎皆西向自北直陳而南以羊豕魚腊膚爲序俎居鼎西肵俎居五俎北皆西向宗人遣賓即二佐食三司士就主人東階下朼鼎肉載俎長朼謂長賓先朼長即上佐食佐食二人長爲上利利食也佐食之别號牢即羊豕也心舌羊豕心舌安下切上去本末也安猶平也割下平使立也午割一縱一

横割勿没不斷也猶没階没霤之没盡也舌皆切上下本末欲整也舌順俎横陳故謂横其在俎爲縮與特牲所記非異也心舌無特鼎皆烹于門外雍爨羊豕各自其鑊升于各鼎今亦自各鼎載于肵俎故曰如初佐食獨遷肵俎于東階下西者肵俎尊不與衆俎同處也西縮南北直陳俎面向西末奠不横向南也乃反反阼階東載衆俎也牲體自門外鑊内升鼎時髀已不升此又重言者明獨尸俎不用髀非謂鼎中尚有髀也俎足間横木曰拒肩臂臑膊骼五體居俎兩端象首足横陳也脊脅肺三體居中央便先舉

也肩居上貴前表其爲右也此上皆羊俎下利載豕亦如羊但豕無腸胃皆體也其載于俎皆進下以骨末向神執末食本便也如肩近臂爲下臂近臑爲下他可推司士三人升魚腊膚三俎各一人鮒鯽魚性相附故名鮒十五同一俎縮載順俎直載右首首向東進腴以魚腹向神腊一純見前膚九共實一俎亦如體之横陳革皮也以肉皮向上相順比也

按牲體骨十一并腸胃肺十四其數則二十有一也鄭謂大夫祭十一體是去腸胃肺也謂士當九體是又去膚與肺也腸胃膚肺不在數何爲升于鼎俎既

在數則所謂九與十一二十有一者皆未合也況豕俎如羊而少腸胃則止十二而已大抵特牲以少爲禮大牢以多爲禮槩大夫士猶可謂大夫定十九士定十一恐未然

卒脀烝祝盥于洗升自西階主人盥升自阼階祝先入南面主人從句戸内西面主婦被錫衣侈袂薦自東房韭菹醓醢坐奠于筵前主婦贊者一人亦被錫衣侈袂執葵菹蠃醢以授主婦主婦不興遂受陪設于東韭菹在南葵菹在北主婦興入于房佐食上利執羊俎下利執豕俎司士三人執魚腊膚俎序升自西階相句從入

設俎羊在豆東豕亞其北魚在羊東腊在豕東特膚當
俎北端主婦自東房執一金敦對黍有蓋坐設于羊俎
之南婦贊者執敦稷以授主婦主婦興受坐設于魚俎
南又興受贊者敦黍坐設于稷南又興受贊者敦稷坐
設于黍南敦皆南首主婦興入于房祝酌奠遂命佐食
啓會佐食啓會蓋二以重設于敦南主人西面祝在左
主人再拜稽首句祝祝曰孝孫某敢用柔毛剛鬣嘉薦
普淖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尚饗主人
又再拜稽首
此薦俎入室而陰厭也卒脀升俎畢入入室彼者衣

錫先澤也如錫衰之錫漢人云曳阿錫後袂大袖也
主婦薦豆自東房出親執韭菹醓醢并設于神席南
又取贊者所執葵菹蠃醢陪設韭菹在南葵菹在北
醓醢在韭菹東蠃醢在葵菹東故曰陪設于東羊在
醓醢東豕在羊北陪居蠃醢東魚陪居羊東腊次魚
陪居豕東膚次腊無陪獨居北末故曰特金敦銅簋
以盛黍稷各二始設一黍于羊俎南次設一稷于黍
東當魚俎南次又設一黍于稷南次又設一稷于黍
東當前黍之南敦南首席以南爲上也敦形似獸首
向南祝酌酒奠于薦南啓敦蓋兩兩相重設于敦南

祝致祝辭于神達主人之意柔毛羊也剛鬣豕也嘉
薦菹醢也普淖猶大和黍稷也無尸而饗謂之陰厭
○按鄭註被錫作髲鬄以此禮專爲大夫附合周禮
追師副次之文并其所解周禮亦非也又謂敦飾象
龜有上下甲蓋也
祝出迎尸于廟門之外主人降立于阼階東西面祝先
入門右尸入門左宗人奉槃東面于庭南一宗人奉匜
水西面于槃東一宗人奉簞巾南面于槃北乃沃句尸
盥于槃上卒盥坐奠簞取巾興振之三以授尸坐取簞
興以受尸巾祝延尸尸升自西階入祝從主人升自阼

階祝先入主人從尸升筵祝主人西面立于户內祝在
左祝主人皆拜妥尸尸不言尸答拜遂坐祝反南面尸
取韭菹辯擩于三豆祭于豆間上佐食取黍稷于四敦
下佐食取牢一切肺于俎以授上佐食上佐食兼與黍
以授尸尸受同祭于豆祭上佐食舉尸牢肺正脊以授
尸上佐食爾上敦黍于筵上右之主人羞肵俎升自阼
階置于膚北上佐食羞兩鉶取一羊鉶于房中坐設于
韭菹之南下佐食又取一豕鉶于房中以從上佐食受
坐設于羊鉶之南皆芼皆有柶尸扱以柶祭羊鉶遂以
祭豕鉶嘗羊鉶食舉三飯上佐食舉尸牢幹尸受振祭

嚌之佐食受加于肵句上佐食羞胾兩瓦豆句有醢亦
用瓦豆句設于薦豆之北尸又食食胾上佐食舉尸一
魚尸受振祭嚌之佐食受加于肵橫之又食上佐食舉
尸腊肩尸受振祭嚌之上佐食受加于肵又食上佐食
舉尸牢骼如初又食尸告飽祝西面于主人之南獨侑
不拜侑曰皇尸未實句侑句尸又食上佐食舉尸牢肩
尸受振祭嚌之佐食受加于肵尸不飯告飽祝西面于
主人之南主人不言拜侑尸又三飯上佐食受尸牢肺
正脊加于肵

此迎尸入而十一飯也尸入門左將升西階也坐奠

簞者奉巾之宗人也尸不言衆神也祝反南面迎尸
事畢也祭食以下皆佐食事牢即羊豕切肺三取其
一併與黍兼肺也豆祭即先所換韭菹之祭尸牢即
尸俎羊豕也肺爲氣主脊爲正體故尸舉此二者以
終十一飯祭食唯取黍食重黍也上敦黍當羊俎之
南者也筵上神席上坐曰席餕曰筵主人親羞肵俎
敬也置膚北盡北端也兩鉶一羊一豕羊在韭南豕
在羊南皆芼皆和以菜也祭鉶嘗鉶以下皆右手爲
之左手執肺脊至十一飯畢然後以授佐食也食舉
食肺脊也三飯尸三食黍長脅曰幹切肉曰胾胾兩

豆醢亦兩豆設于葵菹蠃醢之北尸又食舉魚食胾
四飯也又食舉腊肩五飯也又食舉牲骼六飯也又
食不舉七飯也祝至七飯始自南面轉向西侑尸食
獨侑不共主人也尸又食舉牲肩八飯也主人拜侑
尸爲之三飯十一飯也祝侑言主人侑不言爲祝一
飯爲主人三飯親疏異也上佐食乃受尸所舉肺與
正脊同前所舉幹魚腊肩牢骼牢肩併加于肵俎
按特牲尸九飯每三飯必舉腊魚此十一飯腊魚惟
一舉何也特牲體不足故三鼎并舉少牢牲倍故重
牲而畧魚腊鄭謂大夫之禮不過五舉今計始舉肺

正脊次舉幹三舉魚四舉腊肩五舉骼六舉肩是不
止五矣又嘗羊鉶又食胾是不止六矣

主人降洗爵升北面酌酒乃酳尸尸拜受主人拜送尸
祭酒啐酒賓長羞牢肝用俎縮執俎肝亦縮進末鹽在
右尸左執爵右兼取肝換于俎鹽振祭嚌之加于菹豆
卒爵主人拜祝受尸爵尸答拜祝酌授尸尸醋主人主
人拜受爵尸答拜主人西面奠爵又拜上佐食取四敦
黍稷下佐食取牢一切肺以授上佐食上佐食以綏墮
祭主人左執爵右受佐食坐祭之又祭酒不興遂啐酒
祝與二佐食皆出盥于洗入二佐食各取黍于一敦上

佐食兼受摶圖之以授尸尸執以命祝卒命祝句祝受以東句北面于戶西以嘏于主人曰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女孝孫來女孝孫使女受祿于天宜稼于田眉壽萬年勿替引之主人坐奠爵興再拜稽首興受黍坐振祭嚌之詩懷之實于左袂挂于季指執爵以興坐卒爵執爵以興坐奠爵拜尸答拜執爵以興出宰夫以籩受嗇黍主人嘗之納諸內

此主人獻尸尸酢主人也肵謂羊豕肵進末以末向尸使執末換鹽也尸兼取肵兼羊豕也祝酌授尸尸不親酌也取四敦黍稷各取少許也取牢一切肺祭

肺有三皆切綴接通卽墮祭右受佐食受接祭也尸命祝命嘏辭也卒命祝命祝畢也祝受以東尸在室西隅祝席前受尸命遂東就主人戶內之位致嘏也工猶官也云宜稼于田祿自田出周人重農也詩志也詩懷解見特牲納諸內藏于東壁也

主人獻祝設席南面祝拜于席上坐受主人西面答拜薦兩豆葅醢佐食設俎牢髀橫脊一短脅一腸一胃一膚三魚一橫之腊兩髀屬于尻高祝取葅換于醢祭于豆間祝祭俎祭酒啐酒肵牢從祝取肵換于鹽振祭嚌之不興加于俎卒爵興主人酌獻上佐食上佐食戶內牖東北面拜坐受爵主人西面答拜佐食祭酒卒爵拜坐授爵興俎設于兩階之間其俎折一膚主人又獻下佐食亦如之其脅亦設于階間西上亦折一膚

此主人獻祝與佐食獻尸而及祝佐食體神意也拜于席上坐受變常禮也蓋室中獻禮尊祝與佐食因神受賜故拜席上跪受之示不敢當也俎用髀禮殺于神也尻尾骨屬連也戶內牖東室戶在牖東皆南向佐食拜于戶內牖下北向云牖東者對神席在牖西也佐食室中受爵而不設俎俎在堂下兩階之間特牲記云佐食無事則中庭北面俎卽設于其所折

一膚豕肉一片折分也肉在俎曰膚西上上佐食在西也

按古者坐以兩膝著地兩股貼足謂之宴坐賓主席上之坐是也兩膝著地直身起謂之危坐賤者及卑人之坐卽今跪也鄭解混爲一故以祝佐食受獻同尸坐謂祝拜席上坐受爲室中狹非也古室在堂北爲事神行禮陳設之所非狹也禮豈因地狹遂廢

有司贊者取爵于篚以升授主婦贊者于房戶婦贊者受以授主婦主婦洗于房中出酌入戶西面拜獻尸尸拜受主婦主人之北西面拜送爵尸祭酒卒爵主婦拜

祝受尸爵尸答拜句易爵句洗句酌授尸主婦拜受爵尸答拜上佐食綏祭主婦西面于主人之北受祭祭之其綏祭如主人之禮不嘏卒爵拜尸答拜主婦以爵出贊者受易爵于篚以授主婦于房中

此主婦獻尸尸酢主婦有司司祭事贊者助有司主婦贊者婦人也有司不親使贊者與主婦贊者相授厚別也有司贊者立堂下即取堂下爵承以篚升授主婦贊者曲禮曰男女凡喪祭不相授器其相授女以篚房東房戶亦南向在室戶東出酌出房酌酒于房戶間之甒入室戶內主婦肅拜獻尸尸拜受主婦又拜送所謂俠拜也易爵祝更取爵房中洗酌男女不同器也其綏祭如主人禮二佐食四敦黍稷一切肺同也不嘏統于主人也有司贊者受易爵于篚受于九也贊者以授婦贊者入授主婦易爵本自房出仍入于房

主婦洗酌獻祝祝拜坐受爵主婦答拜于主人之北卒爵不興坐授主婦主婦受酌獻上佐食于戶內佐食北面拜坐受爵主婦西面答拜祭酒卒爵坐授主婦主婦獻下佐食亦如之主婦受爵以入于房

此主婦獻祝與佐食也

賓長洗爵獻于尸尸拜受爵賓戶西北面拜送爵尸祭酒卒爵賓拜祝受尸爵尸答拜祝酌授尸賓拜受爵尸拜送爵賓坐奠爵遂拜執爵以興坐祭遂飲卒爵執爵以興坐奠爵拜尸答拜賓酌獻祝祝拜坐受爵賓北面答拜祝祭酒啐酒奠爵于其筵前

此賓長獻尸及祝也不獻佐食將與賓餕也有儐尸故獻禮從簡

主人出立于阼階上西面祝出立于西階上東面祝告曰利成祝入尸謖主人降立于阼階東西面祝先尸從遂出于廟門祝反復位于室中主人亦入于室復位祝

命佐食徹肵俎降設于堂下阼階南

此祭畢尸出主人降立于阼階如初入也尸出于廟門外俟儐也徹肵俎不出門將燅以儐尸也

司宮設對席乃四人養餕上佐食盥升下佐食對之賓長二人備司士進一敦黍于上佐食又進一敦黍于下佐食皆右之于席上資黍于羊俎兩端句兩下是餕句司士乃辯舉句養者皆祭黍祭舉主人西面三拜養者養者奠舉于俎皆答拜皆反取舉司士進一鉶于上養又進一鉶于次養又進二豆湇于兩下乃皆食食舉卒食主人洗一爵升酌以授上養贊者洗三爵酌主人受

于戶內以授次賓若是以辯皆不拜受爵主人西面三拜賓者賓者皆答拜皆祭酒卒爵奠爵皆拜主人答壹拜賓者三人興出上賓止句　主人受上賓爵酢以酢于戶內西面坐奠爵拜上賓答拜坐祭酒啐酒上賓親嘏曰主人受祭之福胡壽保建家室主人興坐奠爵拜執爵以興坐卒爵拜上賓答拜上賓興出主人送乃退

此祭畢而餕尸之餘也對席室中東西對設席乃四人賓者承前篇特牲止二人餕此則兩佐食兩賓四人對猶當也佐食言對賓長言備佐食爲正居右而

賓皆居左蓋室中之事佐食與尸周旋久而闕一獻神惠宜首及賓長助獻因得伴食也席右爲上左爲下東席向西以北爲右西席向東以南爲右上佐食居西席之右進一敦黍于前下佐食居東席之右亦進一敦黍于前故曰皆右之于席上資黍以敦中黍分資兩賓羊俎節四人所餕之俎一賓在上佐食北一賓在下佐食南坐于羊俎兩端居二佐食之左故謂之兩下分黍于俎兩端使二賓餕明無專敦也司士乃辯舉舉羊體徧授四人特牲餕以豕膚少牢餕以羊俎主人三拜賓旅拜也湆肉汁又進二豆湆者初薦尸止二鉶故別進二豆湆于兩賓也主人答壹拜分尊也上賓止獨留不出也上賓居尸位不出戶親酌故主人自酢胡壽猶眉壽老人頷下有胡

按鄭以司士辯舉爲舉膚因特牲餕豕膚也少牢重羊舍羊取豕非禮本意禮畧于特牲以別有儐也賓獻獨不及佐食以佐食得正餕也賓長不得正餕以賓將爲侑也此制禮損益之節

儀禮節解卷十六終

儀禮節解卷十七

郝敬習

有司徹第十七

有司徹承上養事畢有司徹室中饌儐尸于堂之禮儐尸卽繹凡大祭明日繹春秋辛已有事于大廟壬午繹少牢之儐卽祭日也此篇本合少牢為一昔人以簡扎繁析之猶旣夕于士喪也鄭因謂有司儐尸為上大夫不儐尸為下大夫儐與不儐事故適然或祭有大小禮有損益未可据此分大夫之上下也

有司徹埽堂司宮攝酒乃燅尋尸俎卒燅乃升羊豕魚三鼎無腊與膚乃設扃鼏陳鼎于門外如初

此將儐尸而新其饌也承前養旣遂執事者乃徹室中之饌室外為堂埽堂將儐尸也旣祭又儐尸答象神之勞敬養無已也司宮司陳設者攝酒重益酒于尊燅燖同以羊豕魚溫于鑊自鑊升鼎門外廟門外

乃議侑于賓以異姓宗人戒侑侑出俟于廟門之外

此擇侑也侑以輔尸陪賓也議擇人也尸同姓侑必異姓故于賓議旣定宗人遂戒之賓已卽位門內出俟于廟門外將與尸更入也

司宮筵于戶西南面又筵于西序東面尸與侑北面于廟門之外西上主人出迎尸宗人擯主人拜尸答拜主人又拜侑侑答拜主人揖先入門右尸入門左侑從亦左揖乃讓句主人先升自阼階尸侑升自西階西楹西北面東上主人東楹東北面拜至尸答拜主人又拜侑侑答拜

此設筵迎尸與侑戶西室戶西室在堂北戶稍東筵于戶西則堂正中也南面背室牖此尸席也西序堂西牆東面負序此侑席也尸與侑立廟門外皆北面賓禮也西上尸在西主人先入導行也入門右趨東階尸侑入門左趨西階揖謂門內左右分首及當塗當碑三揖乃讓謂及階三讓自主人出迎及拜至皆用賓禮與祭時尸入不迎異所以為儐尸而尸稍卑矣

乃舉司馬舉羊鼎司士舉豕鼎舉魚鼎以入陳鼎如初雍正執一匕以從雍府執二匕以從司士合執二俎以從司士贊者亦合執二俎以從匕皆加于鼎東枋二俎設于羊鼎西西縮二俎皆設于二鼎西亦西縮雍人合執二俎陳于羊俎西並句皆西縮覆二疏匕于其上皆縮俎西枋

此舉鼎俎入廟也陳鼎如初當東序西面自北直陳

而南與始祭同也雍正雍府共執三匕羊豕魚各一也司士與贊者共執四俎尸侑主人主婦共四也四俎亦自北橫設而南以二在羊西尊羊也豕魚鼎西各一欲鼎籩皆有俎不嫌所載異西縮直西順俎橫設雍人又合執二俎並陳于羊俎西共前爲六俎蓋初獻尸用三俎羊正俎羊匕湆俎羊肉湆俎亞獻尸用二俎豕匕湆俎豕脀俎三獻尸用一俎湆魚俎也疏匕疏刻文飾之匕蓋勺類以盛湆用二羊豕各一魚不用重在牲也前二俎在羊鼎西者爲賓羊此二匕俎在羊俎西者爲薦湆皆縮俎疏匕皆順俎橫覆

其上柄在西

主人降受宰几尸侑降主人辭尸對宰授几主人受二手橫執几揖尸主人升尸侑升復位主人西面左手執几縮之以右袂推拂几三二手橫執几進授尸于筵前尸進二手受于手閒主人退尸還几縮之右手執外廉北面奠于筵上左之南縮不坐主人東楹東北面拜尸復位尸與侑皆北面答拜

此授尸几几以奉尸非奉侑尸升降拜侑皆從乃所以爲侑也推拂去塵也拂几則直順便也授几則橫對便也主人二手橫執几執外廉也尸二手受受內廉也廉邊也主人二手執几兩端尸併二手執几中閒授者極慎受者極恭也還旋同既橫受復旋轉直設右手執外廉執主人所執之方設向東曰外筵南向故北面奠于筵上左之謂奠几筵東神几尚右賓几尚左南縮順南直設不坐立奠几高不及地也主人拜拜送几

按記孫爲祖尸祭用之猶曰象神耳既祭又賓是父爲主人而賓客其子獻酬坐拜不一而足雖古人制作有深意于常情亦甚駭矣所以不能使之百世不違也故君子行禮義爲質

主人降洗尸侑降尸辭洗主人對卒洗揖主人升尸侑升尸西楹西北面拜洗主人東楹東北面奠爵答拜降盥尸侑降主人辭尸對卒盥主人揖升主人坐取爵酌獻尸尸北面拜受爵主人東楹東北面拜送爵主婦自東房薦韭菹醓坐奠于筵前菹在西方婦贊者執昌菹醓以授主婦主婦不興受陪設于南昌在東方興取籩于房麷蕡坐設于豆西當外列麷在東方婦贊者執白黑以授主婦主婦不興設于初籩之南白在西方興退

此主人初獻尸主婦以豆籩從獻正祭先薦後獻繹祭先獻後薦祭主食儐主酒豆籩即周禮醢人朝事

之豆籩韭菹醢謂韭菹醓醢昌菹醢謂昌本麋臡臡
亦醢此四豆也麷炒麥蕡炒麻子白炒稻米黑炒黍
米此四籩也韭菹在筵西醓醢在韭菹東昌菹醢陪
設于南接韭菹醢之南也昌在東夾醓醢南麋臡在
西次韭菹南麷蕡在豆西列于外中空二列避二鉶
也麷在東在蕡東蕡西麷東皆對韭西也白黑設于
初籩之南接麷蕡南也白在西蕡南也黑在東麷南
也白西黑東皆對麋臡之西也興退主婦起退歸東
房也
乃升句司馬朼羊亦司馬載載右體肩臂肫骼臑正脊

一脡脊一橫脊一短脅一正脅一代脅一腸一胃一祭
肺一載于一俎羊肉湆臑折正脊一正脅一腸一胃一
嚌肺一載于南俎司士朼豕亦司士載亦右體肩臂肫
骼臑正脊一脡脊一橫脊一短脅一正脅一代脅一膚
五嚌肺一載于一俎侑俎羊左肩左肫正脊一脅一腸
一胃一切肺一載于一俎侑俎豕左肩折正脊一脅一
膚三切肺一載于一俎阼俎羊肺一祭肺一載于一俎
羊肉湆臂一脊一脅一腸一胃一嚌肺一載于一俎豕
脀臂一脊一脅一膚三嚌肺一載于一俎主婦俎羊左
臑脊一脅一腸一胃一膚一嚌羊肺一載于一俎司士

朼魚亦司士載尸俎五魚橫載之侑主人亦橫載之皆
加膴祭于其上
此將進俎而升鼎肉于俎上篇言俎實此復歷言者
尸俎重發體變數更用俎多也司馬朼羊肩臂以下
共十四物載于一俎即司士所執之二俎設于羊鼎
西之第一俎也正脊以下不言二骨並者折爲衆俎
也羊肉湆羊肉連汁者以其重發故肉有湆臑折以
祭俎之臑折分也南俎即司士所執設于羊鼎西之
第二俎上首爲北次爲南司士朼豕肩臂以下十七
物載于一俎即贊者設于豕鼎西之俎也此以上三

俎與後朼魚一俎皆尸俎皆升自阼階下之鼎故皆
言朼羊肉湆不言朼者從上朼羊之文也又雍人所
執二俎陳于羊俎之西者亦不言朼一爲羊朼湆俎
一爲豕朼湆俎湆無肉故不與牲體同敘下文獻尸
乃詳自侑俎以下侑羊豕俎阼羊豕俎主婦羊俎侑
與主人魚俎皆不在前所設六俎之數其俎實亦不
在司馬司士所舉入三鼎之內皆別發之而升自門
外以入因尸俎並及耳其以侑阼主婦俎併尸言者
因羊豕類及猶下文魚俎亦以侑主人從尸言也侑
俎三二羊一豕一魚阼俎主人俎四一羊一羊肉湆

一豕胥一魚主婦俎一羊司士杞魚是尸之魚俎尸
以下俎不一設于堂上者皆止一羊俎其豕魚等俎
皆以其實併于羊俎而各執虛俎降詳見各節橫載
之謂五魚橫陳于俎取一大臠加其上曰膴以待祭
也卒升升肉畢凡尸俎實皆自鼎升
按上文司士贊者與雍人所執六俎皆尸俎文義曉
然鄭以十二俎分配淆亂不可讀牲體貴賤多寡禮
曲而殺不得不詳然祭後重㸑肉已糜爛欲于階下
臨薦之頃一一如法布置以登于俎亦煩且瑣矣用
禮者識其義可耳

賓長設羊俎于豆南賓降尸升筵自西方坐左執爵右
取韭菹擩于三豆祭于豆間尸取麷蕡宰夫贊者取白
黑以授尸尸受兼祭于豆祭句雍人授次賓疏匕與俎
受于鼎西左手執俎左廉縮之卻右手執匕枋縮于俎
上以東面受于羊鼎之西司馬在羊鼎之東二手執桃
匕枋以挹湆注于疏匕若是者三尸與左執爵右取肺
坐祭之祭酒興左執爵次賓縮執匕俎以升若是以授
尸尸卻手受匕枋坐祭嚌之興覆手以授賓賓亦覆手
以受縮匕于俎上以降尸席末坐啐酒興坐奠爵拜告
旨執爵以興主人北面于東楹東答拜司馬羞羊肉湆

縮執俎尸坐奠爵興取肺坐絕祭嚌之興反加于俎司
馬縮奠俎于羊湆俎南乃載于羊俎卒載俎縮執俎以
降尸坐執爵以興次賓羞羊燔縮執俎縮一燔于俎上
鹽在右尸左執爵受燔擩于鹽坐振祭嚌之興加于羊
俎賓縮執俎以降尸降筵北面于西楹西坐卒爵執爵
以興坐奠爵拜執爵以興主人北面于東楹東答拜主
人受爵尸升筵立于筵末
此賓以俎從主人獻尸也賓長上賓羊俎卽司馬所
杞羊鼎西第一俎設于主婦所薦四豆之南賓旣設
羊俎降尸自西楹西升尸西南面之筵坐以左手執

主人所奠爵韭菹麷蕡在北近筵尸自取白黑在南
遠宰夫贊者取授尸以併祭于韭菹之祭間次賓亞
于賓長疏匕卽雍人陳于羊俎西之第一俎覆疏匕
于上者受于鼎西就鼎取湆也左廉俎左邊縮直也
卻仰手向後匕中有湆直設俎上以左手前執俎左
邊右手向後仰執匕柄桃言淘桃匕亦勺似匕以淘
取羊湆于鼎注于疏匕若是者三三挹三注俎載以
進尸與執爵祭肺接上祭白黑遂祭肺祭酒次賓乃
以羊湆進若是以授謂以疏匕與俎授尸如前儀不
變也尸卻右手仰執匕柄左手猶執爵坐而瀉湆于

地以祭乃嘗羊湆以匕授賓覆手手向下初受匕湆將祭仰手執之既祭既嚌覆手執匕以授也賓受虛匕並俎下堂凡加俎不設于堂則直執之蓋儐尸雖羊俎為正奠于堂上其羊肉湆羊匕湆豕脀湆魚俎皆以其實併載于羊俎而以虛匕俎降不與羊俎同設也既進羊匕湆復進羊肉湆者匕湆清汁肉湆有肉用匕同也尸既奠爵祭肺嚌肺及肺于羊俎司馬乃以羊肉湆俎升奠于羊俎南取肉湆併載于羊俎畢縮執虛俎降尸坐執爵興次賓又進羊燔燒肉曰燔以羊燔一片直陳俎上此俎之未陳者以載燔進

尸執燔祭嚌反加于羊俎賓亦執虛俎降此以上主人獻尸從薦者五主婦設籩豆一賓長設羊俎二次賓羞羊匕湆三司馬羞羊肉湆四次賓羞羊燔五

按司馬縮奠俎于羊俎南坊本作羊湆俎南多一湆字誤當删

主人酌獻侑侑西楹西北面拜受爵主人在其右北面答拜主婦薦韭菹醢坐奠于筵前醢在南方婦贊者執二籩麷蕡以授主婦主婦不興受之奠麷于醢南蕡在麷東主婦入于房侑升筵自北方司馬橫執羊俎以升設于豆東侑坐左執爵右取菹擩于醢祭于豆間又取麷蕡同祭于豆祭句興左執爵右取肺坐祭之祭酒興左執爵次賓羞羊燔如尸禮侑降筵自北方北面于西楹西坐卒爵執爵以興坐奠爵拜主人答拜

此主人獻侑也主人酌獻侑不洗爵者承獻尸爵無酢也爵自尊來早無洗自早適尊雖獻閅無酢亦洗主婦以韭菹醢從薦醢常並菹今醢在南菹在北直陳者尸在北統于尸也麷奠于醢之南是蕡屈而東麷在西兩籩相並也司馬執羊俎執前所設侑俎羊左肩以下七物共載者也橫執正俎也儐尸羊俎為正橫執其羊肉羊湆豕脀湆魚以下加俎皆縮執羊

俎設于豆東韭菹之東也此以上主人獻侑從薦者三主婦薦籩豆一司馬薦俎二次賓羞羊燔三降于尸二等無羊匕湆與羊肉湆也

尸受侑爵降洗侑降立于西階西東面主人降自阼階辭洗尸坐奠爵于篚興對句卒洗主人升尸升自西階主人拜洗尸北面于西楹西坐奠爵答拜降盥主人降尸辭主人對卒盥主人升尸升坐取爵酌司宮設席于東序西面主人東楹東北面拜受爵尸西楹西北面答拜主婦薦韭菹醢坐奠于筵前菹在北方婦贊者執二籩麷蕡主婦不興受設于菹西北蕡在麷西主人升筵

自北方主婦入于房長賔設羊俎于豆西主人坐左執
爵祭豆籩如侑之祭興左執爵右取肺坐祭之祭酒興
次賔羞匕湆如尸禮席末坐啐酒執爵以興司馬羞羊
肉湆縮執俎主人坐奠爵于左興受肺坐絕祭嚌之興
反加于湆俎司馬縮奠湆俎于羊俎西乃載之卒載縮
執虛俎以降主人坐取爵以興次賔羞燔主人受如尸
禮主人降筵自北方北面于阼階上坐卒爵執爵以興
坐奠爵拜執爵以興尸西楹西答拜主人坐奠爵于東
序南侑升尸侑皆北面于西楹西主人北面于東楹東
再拜崇酒尸侑皆答拜主人及尸侑皆升就筵

此尸酢主人也祭則主人獻尸尸即酢主人儐則俟
主人獻侑尸乃酢蓋祭尸尊儐尸卑俟主人先伸其
敬而后伸敬主人也下文賔長獻尸致爵主人而后
尸酢賔亦此意主人與尸升侑不升者避尸酢主人
也司宮設主人席堂東牆下與侑席對主人東楹東
北面受爵尸于席前東南面酢主人主婦薦韭菹醢
于主席菹在北醢在南麷在菹西北蕡在麷西當韭
菹之北也長賔設羊俎即前阼俎羊肺祭肺同載者
于豆西于韭菹西主席籩豆之設變于侑席也祭則
主人之席待致爵乃設此尸酢即設者主愈尊故從

獻之數與尸同惟豆籩少二次賔羞匕湆司馬羞羊
肉湆之俎皆即羞尸之匕俎雍人所設于羊俎西者
也肉有湆皆用匕主人嚌肺反加于羊俎司馬乃載
羊肉湆于羊俎執虛俎降與前獻尸同尸酢終主人
奠爵將拜崇酒侑乃升陪尸答拜此以上尸酢主人
從薦者五主婦薦籩豆一賔長設羊俎二次賔羞羊
匕湆三司馬薦羊肉湆四次賔羞羊燔五與尸同主
人所以尊也

按主人嚌肺興反加于俎坊本作加于湆俎多一湆
字誤當刪

司宮取爵于篚以授婦贊者于房東以授主婦主婦洗
于房中出實爵尊南西面拜獻尸尸拜于筵上受句主
婦西面于主人之席北拜送爵入于房取一羊鉶坐奠
于韭菹西主婦贊者執豕鉶以從主婦不興受設于羊
鉶之西興入于房取糗與腵脩執以出坐設之糗在蕡
西脩在白西興立于主人席北西面尸坐左執爵祭糗
脩同祭于豆祭以羊鉶之柶挹羊鉶遂以挹豕鉶祭于
豆祭祭酒次賔羞豕匕湆如羊匕湆之禮尸坐啐酒左
執爵嘗上鉶執爵以興坐奠爵拜主婦答拜執爵以興
司士羞豕脀尸坐奠爵興受如羊肉湆之禮坐取爵興

次賓羞豕燔尸左執爵受燔如羊燔之禮坐卒爵拜主婦答拜受爵

此主婦亞獻尸司宫取爵承于篚授婦贊者以授婦不親授也尊即祭時尊于房戶閒者主婦洗爵出尊前酌酒即尊前西面拜獻尸尸即筵上拜受禮變于主人殺也主婦退就主人席北西向又拜婦人俠拜也羊鉶羊羮之和者奠于韭菹西即前云豆西之外列麷蕡之内也豕鉶在羊鉶西是麷之東也糗乾米餅服脩即脯也糗在蕡西脩在白西南北直陳也二鉶用贊者糗脩皆親執鉶鼎重故特執脩脯輕故并

執也豕匕湆豕肉汁盛以疏匕載以俎即羊俎西之第二匕俎也嘗上鉶嚌羊鉶也羊左爲上司士羞豕脀即前司士所朼載豕右肩以下十七物共載者也受如羊肉湆之禮亦奠于羊俎西併于羊俎縮執虛俎以降等禮同也

酌獻侑侑拜受爵主婦主人之北西面答拜主婦羞糗脩坐奠糗于麷南脩在蕡南侑坐左執爵取糗脩兼祭于豆祭司士縮執豕脀以升侑興取肺坐祭之司士縮奠豕脀于羊俎之東載于羊俎卒乃縮執俎以降侑興次賓羞豕燔侑受如尸禮坐卒爵拜主婦答拜受爵

此主婦獻侑也主婦尊前拜獻侑筵上拜受與獻尸同無薦鉶不祭酒殺于尸也司士執豕脀即前侑俎豕左肩折以下七物共載者也縮執奠于羊俎東載于羊俎縮執虛俎降與前同以上主婦獻侑從薦者三主婦羞糗脩一司士羞豕脀二次賓羞豕燔三亦降于尸二等無鉶無豕匕湆也

酌以致于主人主人筵上拜受爵主婦北面于阼階上答拜主婦設二鉶與糗脩如尸禮句主人其祭糗脩祭鉶祭酒受豕匕湆拜啐酒皆如尸禮嘗鉶不拜其受豕脀受豕燔亦如尸禮坐卒爵拜主婦北面答拜受爵

此主婦致爵主人致送也主婦以受尸虛爵酌酒送主人主人筵在東序西向拜受主婦阼階上北面答拜于主人之西南也前尸啐酒嘗上鉶與拜今主人嘗鉶不拜凡拜爲啐酒也尸拜啐酒在嘗鉶後此嘗鉶不拜爲不拜啐酒上文拜啐酒之拜當是衍字此主婦致爵于主人從薦亦五設二鉶一設糗脩二豕匕湆三豕脀四豕燔五與獻尸同

按鄭謂嘗鉶不拜爲不告旨夫尸告旨惟主人初獻主婦亞獻尸亦不告旨告旨與啐酒同拜既云拜啐酒又云不拜何以其明爲不告旨也

尸降筵受主婦爵以降主人降侑降主婦入于房主人
立于洗東北面侑東面于西階西南尸易爵于篚盥洗
爵主人揖尸侑句主人升尸升自西階侑從句主人北
面立于東楹東侑西楹西北面立尸酌主婦出于房西
面拜受爵尸北面于侑東答拜主婦入于房司宮設席
于房中南面主婦立于席西婦贊者薦韭菹醢坐奠于
筵前菹在西方婦人贊者執麷蕡以授婦贊者婦贊者
不興受設麷于菹西蕡在麷南主婦升筵司馬設羊俎
于豆南主婦坐左執爵右取菹揳于醢祭于豆間又取
麷蕡兼祭于豆祭主婦奠爵興取肺坐絕祭嚌之興加

于俎坐挩悅手祭酒啐酒次賓羞羊燔主婦興受燔如
主人之禮主婦執爵以出于房西面于主人席北立卒
爵執爵拜尸西楹西北面答拜主婦入立于房尸主人
及侑皆就筵
此尸酢主婦必待主婦致爵主人而後酢者尊主人
使先受獻也尸降筵受主婦致主人之虛爵下堂洗
主人與侑從降主婦避于房主人立洗東侑立西階
下尸以所受爵易篚中爵洗男女不襲器也主人揖
先升東階尸侑升西階主人立楹東侑立楹西尸酌
酒主婦出房西面立于主人席之北尸就酢主婦主

婦受爵入司宮設席房中。初主人設席而后受爵主
婦先受爵而后設席禮降也婦贊者宗婦助祭者薦
韭菹醢于房中筵前菹在西醢在東並設也婦人贊
者助主婦者也麷在菹西蕡在麷南二籩直設于豆
西司馬設羊俎即前主婦俎羊左臑以下七物共載
者也豆南當菹醢南蕡東也主婦受爵卒爵則于堂
薦祭以至啐酒羞燔皆于房執爵拜婦人立拜也以
上尸酢主婦從薦者三婦贊者設豆籩一司馬設羊
俎二次賓羞羊燔三主婦與侑同三尸與主人同五
尊卑之等也

上賓洗爵以升酌獻尸尸拜受爵賓西楹西北面拜送
爵尸奠爵于薦左賓降
此賓三獻尸也尸奠爵不舉者三獻禮成欲神惠均
于庭也奠于左示不舉也俟主人獻衆賓以下乃作
止爵
主人降洗爵尸侑降主人奠爵于篚辭尸對卒洗揖尸
升侑不升主人實爵酬尸東楹東北面坐奠爵拜尸西
楹西北面答拜坐祭遂飲卒爵拜尸答拜降洗尸降辭
主人奠爵于篚對卒洗主人升尸升主人實爵尸拜受
爵主人反位答拜尸北面坐奠爵于薦左尸侑主人皆

升筵乃羞宰夫羞房中之羞于尸侑主人主婦句皆右之司士羞庶羞于尸侑主人主婦句皆左之

此主人酬尸也葢禮尸止爵之意將飲賓而先自尸始然不曰獻曰酬者獻終于三酬繼之特牲尸無酬此酬者尸旣爲賓矣主人揖尸升侑不升者酬禮殺于獻不陪也尸奠爵于薦左未卽舉也異味曰羞羞從酬賤味也房中之羞婦工所脩餅餌之類穀物也庶羞雍人所脩胾醢之類牲物也內羞爲陰故右庶羞爲陽故左尸侑主人主婦同也

主人降南面拜衆賓于門東三拜句衆賓門東北面皆

答壹拜主人洗爵長賓辭主人奠爵于篚興對卒洗升酌獻賓于西階上長賓升拜受爵主人在其右北面答拜宰夫自東房薦脯醢醢在西司士設俎于豆北羊骼一腸一胃一切肺一膚一賓坐左執爵右取脯擩于醢祭之執爵興取肺坐祭之祭酒遂飲卒爵執以興坐奠爵拜執爵以興主人答拜受爵賓坐取祭以降西面坐委于西階西南宰夫執薦以從設于祭東司士執俎以從設于薦東衆賓長升拜受爵主人答拜坐祭立飲卒爵不拜旣爵宰夫贊主人酌若是以辯辯受爵其薦脯醢與脀設于其位其位繼上賓而南皆東面其脀體儀也

此主人獻長賓及衆賓也主人拜將獻也門東主位賓門東北面臣禮不敢居賓也主三拜旅拜也賓答一拜賓衆且不敢均禮也主人洗爵先升酌後長賓升禮殺于尸也獻賓西階上賓在堂下也脯爲籩醢爲豆醢在西則脯在東一豆一籩俎設于豆北醢之北也羊骼以下五物爲一俎前敘尸侑主人主婦俎不及賓于此詳之賓祭脯祭肺祭酒卒爵拜皆在西階上旣成禮乃取所祭脯肺降西階下西南坐委于地不敢以賓禮終且避衆賓獻位也賓執所祭降而

宰夫代爲執豆籩從降設于西階西南所委祭之東司士代爲執俎從降設于豆籩之東衆賓次賓其長先升受爵餘各以序升受宰夫助主人酌酒主人親獻不親酌如此以徧其籩豆皆一脯一醢脀卽俎也設于西階下之位繼長賓而南皆東面其脀體隨宜儀宜也度也尊體盡度餘骨可用者用之脀與膚皆豕也俎漸降則無羊

乃升長賓句主人酢于長賓西階上北面賓在左主人坐奠爵拜執爵以興賓答拜坐祭遂飲卒爵執爵以興坐奠爵拜賓答拜賓降

此主人為賓自酢也賓卑受獻而不敢酢主人達其意而升長賓自酌以酢也
宰夫洗觶以升主人受酌降酬長賓于西階南北面賓在左主人坐奠爵拜賓答拜坐祭遂飲卒爵拜賓答拜主人洗賓辭主人坐奠爵于篚對卒洗升酌降復位賓拜受爵主人拜送爵賓西面坐奠爵于薦左
此主人酬長賓也觶在堂下酒在堂上賓位堂下故宰夫洗觶升堂授主人主人受酌酒以降酬長賓于其位主人先自飲導之洗觶升酌復降至賓位賓拜受主拜送賓奠于薦左未即舉也

主人洗升酌獻兄弟于阼階上兄弟之長升拜受爵主人在其右答拜坐祭立飲不拜既爵皆若是以辯辯受爵其位在洗東西面北上升受爵其薦脀設于其位其先生之脀折脅一膚一其衆儀也
此主人獻兄弟兄弟至親同為主故獻于東階上而主人在東階東衆兄弟皆若是以徧兄弟位在阼階下洗東西面北上以序立而南升受爵下而飲其豆籩與俎即設于東階下先生兄弟之長者其俎折脅一膚一衆兄弟隨宜也
主人洗獻內賓于房中南面拜受爵主人南面于其右答拜坐祭立飲不拜既爵若是以辯亦有薦脀
此主人獻內賓謂姑姊妹及宗婦之屬賓主皆南面統于堂也主人在右尊賓也
主人降洗升獻私人于阼階上拜于下升受主人答其長拜乃降坐祭立飲不拜既爵若是以辯宰夫贊主人酌主人于其羣私人不答拜其位繼兄弟之南亦北上亦有薦脀主人就筵
此主人獻其私人凡家臣輩執事在廟者也特牲有公有司此雖私人卿大夫私人亦在公者私人拜堂下而後升堂受爵主人惟答其長拜羣私人不答也

其位繼兄弟之南亦東階下西面主人獻畢由階上就東序之筵
尸作三獻之爵司士羞湇魚縮執俎以升尸取膴祭祭之祭酒卒爵司士縮奠俎于羊俎南橫載于羊俎卒乃縮執俎以降尸奠爵拜三獻北面答拜受爵
此衆獻既徧尸卒三獻之爵也前上賓三獻尸尸以爵未徧奠而不舉今自賓至私人均受獻尸乃起三獻之爵將祭以飲司士乃羞湇魚即前所朼尸俎五魚橫載者也大臠曰膴即前所加膴祭于其上者也司士以五魚併于羊俎執虛俎降三獻即上賓

酌獻侑侑拜受三獻北面答拜司馬羞湆魚一句如尸禮卒爵拜三獻答拜受爵

此賓獻侑也三獻即賓司馬當作司士前司士杕魚侑主人皆一魚即此司馬所主惟羊俎

酌致主人主人拜受爵三獻東楹東北面答拜司士羞一湆魚如尸禮卒爵拜三獻答拜受爵

此賓致爵于主人即酌其獻侑之爵不言獻主人酒自主人出也

尸降筵受三獻爵酌以酢之三獻西楹西北面拜受爵尸在其右以授之尸升筵南面答拜坐祭遂飲卒爵拜

尸答拜執爵以降實于篚

此尸酢賓也尸受賓致主人之虛爵酌以酢賓賓既飲自執虛爵降實于堂下篚中

二人洗觶升實爵西楹西北面東上坐奠爵拜執爵以興尸侑答拜坐祭遂飲卒爵執爵以興坐奠爵拜尸侑答拜皆降洗升酌反位尸侑皆拜受爵舉觶者皆拜送侑奠觶于右

此二人舉觶于尸侑爲旅酬始也二人一酬尸一酬侑侑受爵奠于薦右俟尸行酬而後舉以酬長賓

尸遂執觶以興北面于阼階上酬主人主人在右句坐奠爵拜主人答拜不祭立飲卒爵不拜既爵酌就于阼階上酬主人主人拜受爵尸拜送尸就筵

此尸酬主人即執所受二人舉之觶先自飲遂酌主人酬畢尸就戶西南面之筵

主人以酬侑于西楹西侑在左坐奠爵拜執爵興侑答拜不祭立飲卒爵不拜既爵酌復位侑拜受主人拜送主人復筵

此主人酬侑以尸酬已之爵主人筵在東序尊在房戶閒侑在西楹西主人即筵自飲往尊酌酒之西楹西酬侑畢復東序西面之筵

乃升長賓句侑酬之如主人之禮

此侑酬長賓長賓在西階下侑升長賓舉所奠薦右之觶酬之如主人酬已之禮

至于衆賓遂及兄弟亦如之皆飲于上遂及私人拜受者升受下飲句卒爵升酌句以之其位句相酬辯句卒飲者實爵于篚

此衆賓及兄弟私人徧相酬也皆于西階之上惟私人受爵先拜堂下然後升受下堂飲既飲又升酌就所酬者位酬之徧末受酬一人實爵于篚

乃羞庶羞于賓兄弟內賓及私人

此加羞于堂下及房中不及尸侑主人者前三獻畢
主人酬尸宰夫羞內羞庶羞于尸侑主人主婦而此
則賓以下及私人有庶羞無內羞禮殺也

兄弟之後生者舉觶于其長洗升酌降北面立于阼階
南長在左坐奠爵拜執爵以興長答拜坐祭遂飲卒爵
執爵以興坐奠爵拜執爵以興長答拜洗升酌降長拜
受于其位舉爵者東面答拜爵止

此兄弟之幼者舉觶于其長爲無筭爵之始旅酬畢
主人慇懃未已兄弟之幼者爲主人達其意洗升酌
降爵行于堂下爵止者奠于薦右待賓爵行而后交

錯也

賓長獻于尸如初無湆爵不止賓一人舉爵于尸如初
亦遂之於下賓及兄弟交錯其酬皆遂及私人爵無筭

此無算爵也上賓舉爵獻于尸如三獻尸之初但三
獻司士羞湆魚此無湆三獻則尸奠爵薦左俟衆獻
徧而後作此受爵即行酬不止也次賓一人又舉爵
于尸如二人洗觶之初亦遂之于下如前及賓兄弟
私人也其賓長獻尸之爵及于長兄弟長兄弟亦以
其後生之爵及賓長次賓一人獻尸之爵及于衆兄
弟衆兄弟以其爵徧及私人故曰交錯惟意所適故

爵無算

尸出侑從主人送于廟門之外拜尸不顧拜侑與長賓
亦如之衆賓從司士歸尸侑之俎主人退有司徹

此尸出禮畢也有司乃徹堂上堂下之薦俎

若不賓尸則祝侑亦如之尸食乃盛俎臑臂肫脡脊橫
脊短脅代脅皆牢魚七腊辯無髀卒盛乃舉牢肩尸受
振祭嚌之佐食受加于肵佐食取一俎于堂下以入奠
于羊俎東乃摭于魚腊俎俎釋三个其餘皆取之實于
一俎以出祝主人之魚腊取于是尸不飯告飽主人拜
侑不言尸又三飯佐食受牢舉如儐

此以下申言不儐尸之禮此一節不儐尸而尸食之
事凡饋食于室儐尸于堂少牢儐尸故室中之事比
特牲爲簡至儐尸而後禮備若有故不得儐尸則室
事加詳矣自迎尸入室以後至祝侑尸食以前禮與
儐尸同故曰亦如之尸食以後其禮稍異盛俎謂佐
食取衆俎之實盛于肵俎祭畢歸尸特牲尸九飯畢
則盛俎少牢儐尸則俎重毅故不盛若不儐尸盛俎
如特牲臑以下至代脅皆盛于肵俎者羊豕皆七體
牢即羊豕魚俎十五魚而取其七腊俎左右體全而
徧取其半如牢辯徧通猶全也但無髀尸俎本無髀

也盛畢佐食舉牢肩授尸尸祭嘗之體貴肩故後舉
加于肵居衆體之上並前牢爲八體而羊豕俎各餘
三體以待陽厭此上皆盛于肵俎者也佐食又取堂
下一虗俎入室撫分取也盛肵俎之外魚俎餘八今
撫其五腊餘左半體今撫取外與魚各留三个于本
俎待改設其餘盡取之以出出室也尸不飯以下儀
與儐同受牢舉謂受尸所舉肺脊加于肵俎也
挼食于羊俎東當作魚俎東少牢魚俎在羊東
主人洗酌酳尸賓羞肝皆如儐禮卒爵主人拜祝受尸
爵尸答拜祝酌授尸尸以醋主人亦如儐其綏祭其

嘏亦如儐其獻祝與二佐食其位其薦脀皆如儐
此不儐尸而主人獻尸尸酢主人與主人獻祝佐食
儀皆與儐同
主婦其洗獻于尸亦如儐主婦反取籩于房中執棗糗
坐設之棗在稷南糗在棗南婦贊者執栗脯主婦不興
受設之栗在糗東脯在棗東主婦興反位尸左執爵取
棗糗祝取栗脯以授尸尸兼祭于豆祭祭酒啐酒次賓
羞牢燔用俎鹽在右尸兼取燔揳于鹽振祭嚌之祝受
加于肵卒爵主婦拜祝受尸爵尸答拜祝易爵洗酌授
尸尸以醋主婦主婦主人之北拜受爵尸答拜主婦反

位又拜上佐食綏祭如儐卒爵拜尸答拜
此不儐尸而主婦獻尸尸酢主婦主婦洗爵于房中
出酌入室拜送與儐同其薦籩以下與儐異儐則室
中黍稷設于未迎尸先二黍二稷在五俎南至尸入
主婦亞獻無籩不儐則主婦于送爵後設棗糗栗脯
四籩尸祭籩次賓又羞燔俎尸祭膰加于肵爲異也
尸卒爵主婦受爵祝更爵尸酢主婦上佐食綏祭皆
與儐同主婦反位反戶內主人立之北西向之位
主婦獻祝其酌如儐拜坐受爵主婦主人之北答拜宰
夫薦棗糗坐設棗于菹西糗在棗南祝左執爵取棗糗

祭于豆祭祭酒啐酒次賓羞燔如尸禮卒爵主婦受爵
酌獻二佐食亦如儐主婦受爵以入于房
此不儐尸而主婦獻祝與佐食主婦洗酌祝拜坐受
主婦答拜卒爵坐授等儀同其宰夫薦棗糗祝祭棗
糗次賓羞膰祝祭燔爲異耳獻二佐食亦然
賓長洗爵獻于尸尸拜受賓戶西北面答拜爵止
此不儐尸而賓長三獻尸也儐尸則賓長三獻尸卒
爵酢賓長賓長又獻祝而主人出尸遂起不儐尸則
賓長獻尸受奠而不舉待主人主婦交致爵而后舉
與特牲禮同與少牢儐尸異戶西室戶內西

主婦洗于房中酌致于主人主人拜受主婦戶西北面拜送爵司宮設席主婦薦韭菹醓坐設于席前菹在北方婦贊者執棗糗以從主婦不興受設棗于菹北糗在棗西佐食設俎臂脊脅肺皆牢膚三魚一腊臂主人左執爵右取菹擩于醢祭于豆間遂祭籩奠爵興取牢肺坐絕祭嚌之興加于俎坐挩手祭酒執爵以興坐卒爵拜主婦答拜受爵酌以醋戶內北面拜主人答拜卒爵拜主人答拜主婦以爵入于房

此不儐尸而主婦創室中致爵于主人遂自酢也儐尸則主婦致爵于堂矣司宮設席于室戶內主人立之南其薦二籩二豆五俎主婦受爵自酢皆與儐尸異

按自此以下之禮儐尸皆行于堂不儐尸皆行于室所以異也

尸作止爵祭酒卒爵賓拜祝受爵尸答拜祝酌授尸賓拜受爵尸拜送坐祭遂飲卒爵拜尸答拜

此不儐尸而尸卒賓長之獻爵因酢賓長也尸作止爵謂主人主婦既卒爵尸始飲賓長所獻爵賓拜拜受虛爵祝酌授尸代尸酢賓也不儐則此禮皆行于室

獻祝及二佐食洗致爵于主人主人席上拜受爵賓北面答拜坐祭遂飲卒爵拜賓答拜受爵酌致爵于主婦主婦北堂司宮設席東面主婦席北東面拜受爵賓西面答拜婦贊者薦韭菹醓菹在南方婦人贊者執棗糗授婦贊者婦贊者不興受設棗于菹南糗在棗東佐食設俎于豆東羊臑豕折羊脊脅祭肺一膚一魚一腊臑主婦升筵坐左執爵右取菹擩于醢祭之祭籩奠爵興取肺坐絕祭嚌之興加于俎坐挩手祭酒執爵興筵北東面立卒爵拜賓答拜賓受爵易爵于篚洗爵醋于主人戶西北面拜主人答拜卒爵拜主人答拜賓以爵降奠于篚

此不儐尸而賓獻祝佐食致爵主人主婦也洗賓受佐食虛爵洗也致主婦承主人虛爵則不洗獻祝佐食致爵主人則于室致爵主婦則于北堂堂之北即房戶之外室戶之東也儐尸于堂則主婦席在房中南面今尸在室則主婦席在北堂東面主婦拜于席北東面向室也婦贊者宗婦之助祭者婦人贊者主婦之娣婦其薦二豆二籩五俎皆爲主婦設也易爵于篚賓將自酢男不承女爵也洗而後酌達主人意也

乃羞宰夫羞房中之羞司士羞庶羞于尸祝主人主婦內羞在右庶羞在左主人降拜衆賓洗獻衆賓其薦脅其位其酬醋皆如儐禮主人洗獻兄弟與內賓與私人皆如儐禮其位其薦脅皆如儐禮卒乃羞于賓兄弟內賓及私人辯賓長獻于尸尸醋句獻祝句致句醋句賓以爵降實于篚賓兄弟交錯其酬無算爵

此不儐尸而羞尸祝主人主婦及主人獻賓以下賓長獻尸以下賓與兄弟旅酬無算爵皆與儐尸同房中之羞內羞也主人降拜衆賓將獻而拜也獻祝亦賓長獻也致謂賓長致爵于主人醋謂賓長受尸酢爵

利洗爵獻于尸尸醋獻祝祝受祭酒啐酒奠之主人出立于阼階上西面祝出立于西階上東面祝告于主人曰利成祝入主人降立于阼階東西面尸謖祝前尸從遂出于廟門祝反復位于室中祝命佐食徹尸俎佐食乃出尸俎于廟門外有司受歸之徹阼薦俎乃養如儐

此不儐尸而佐食獻尸祭畢徹俎以養也特牲禮無算爵畢佐食即獻尸命養徹俎陽厭少牢儐尸則佐食不獻尸遂養掃堂儐尸終佐食乃獻尸告利成尸出徹俎今不儐尸則亦無算爵終佐食獻尸與特牲同但先徹俎後命養與儐尸異耳

卒養有司官徹饋句饌于室中西北隅南面如饋之設右几厞用席納一尊于室中司宮埽祭主人出立于阼階上西面祝執其俎以出立于西階上東面司宮闔牖戶祝告利成乃執俎以出于廟門外有司受歸之衆賓出主人拜送于廟門外乃反婦人乃徹徹室中之饌

此不儐尸而改設室中之饋以陽厭也儐尸則禮備而神厭足可無改設不儐尸于是有改設之禮官徹饋謂有司各徹所主之饋如司馬主羊徹羊司士主豕徹豕之類婦人乃徹室中之饌即有司改設者也必婦人徹者歸

儀禮節解卷十七終　萬曆丁巳孟夏京山郝氏刊刻